

叢書集成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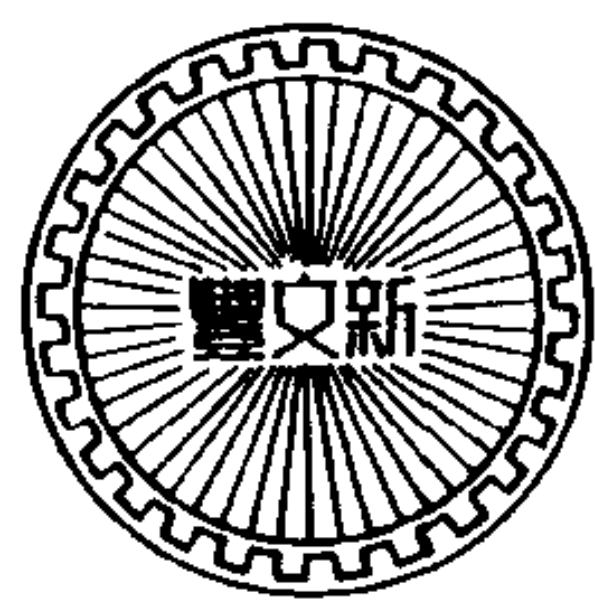
二〇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 叢書集成續編

## 第二〇二冊目錄

文學類



### 詩話

鵬亭詩話一卷附錄一卷	清屠紳撰	江陰	一
蔭椿書屋詩話一卷	清師範撰	雲南	一九
春雪亭詩話一卷	清徐熊飛撰	吳興	三五
藥欄詩話二卷	清嚴廷中撰	雲南	四五
鮑廬詩話三卷	清沈濤撰	嶠南	七一
酌雅詩話二卷續編一卷	清陳偉勳撰	雲南	一一七
梅崖詩話一卷	清郭兆麒撰	山右	一四九
筱園詩話四卷	清朱庭珍撰	雲南	一五九
詩法萃編十五卷	清許印芳輯	雲南	二二五
老生常談一卷	清延君壽撰	山右	五六一
蓉江詩序腋一卷	清顧季慈輯	陶社	五九一
雪橋詩話十二卷(一)(卷一至卷五)	清民楊鍾義撰	求恕齋	六一五

鴉

亭

詩

識

光緒己丑仲秋  
汪陰金氏校刊

序

吾鄉乾嘉時人文極盛與吾家里居最近者為屠笏巖  
刺史刺史崛起田間以弱冠得甲科才名甚盛所交皆  
一時名士既而遠宦滇粵歿於京邸後嗣亦不振興替  
之速若或使之迄今過西觀村者徘徊歎息猶能道其  
軼事其所遺著述惟瑣帖雜記及蟬史二種近年上海  
以鉛板摹印而詩文遺稿鮮有存者光緒己丑夏彥保  
明經在都門見滇西師君範所輯二餘堂叢書中有刺  
史鶚亭詩話二卷彥保并於江上詩鈔中錄笏巖詩十

鶚亭詩話

序

一

五首郵以示余余觀詩話共三十六條不盡論詩每條  
各署姓名而用筆之詼譎庸峭與瑣帖雜記相似疑刺  
史一手所為也書雖小品終勝於小說家言因亟為錄  
本以傳並以詩附於後師君為刺史部民兼門下士其  
序是編以刺史五校鄉閭所得多知名士拳拳遺愛謂  
刺史有以致之今為之重刻雖彩鳳一毛亦足慰才人  
於地下乎 先會祖筆記及他人集中有涉刺史生平  
者併錄附卷後俾閱者有可考焉光緒十五年己丑秋  
仲同里後學金武祥

題詞

乾嘉間江陰屠笏巖刺史撰鶚亭詩話今年淮生運同  
刻之粟香室叢書中持以示余書凡三十六條皆寓言  
儲說之流而名以詩話殆不可解各條雖分署作者姓  
名詞氣則如出一手貌淵奧而實平易與笏巖他所著  
作頗復相類昔人疑篋中集詩皆出次山余於此書亦  
不能無疑也然筆致遒峭可喜孤行則傳否不可知入  
之叢書則廣筵方丈忽見江珧不能不謂為珍味運同  
於鄉先進箸述力為表章固笏巖身後之知己哉光緒  
己丑立秋日越人汪瓊識

鶚亭詩話

題詞

一

鸚亭詩話

栗香室叢書

江陰 屠 紳 賢書

鸚論

謝三錫雪巖

文舉薦衡表鸚鳥累百不如一鸚鸚之為言謂也諾不  
如諤故名斯亭者其詞莊其容粹曰吾效鷹鸚足矣鸞  
鳳雖美盛名易副乎吁此真薦賢之理

小戶逃

孫 縉雲氏

蜀釀自戎瀘至郡嗜飲者較他縣稍便然濡首日益夥  
酒人偏不自量也笏巖來尹痛懲其俗俗以號吹為戒

鸚亭詩話

一

有間招飲郡舍燭未肅寸食箸三四下聞有震地作嘔  
聲者某從隙窺之則尹也遽趨出明日詣郡曰小戶不  
勝大觥故逃遁焉或解嘲云逃者其福猶豫不決而坐  
以受困者悔可追乎某為箴詞酒之國分其曹大戶叫  
小戶逃逃如伏噉叫如鼓刀以敗為勝不在功高

判鬼僕

池映斗挹之

兩窗作危語客以談鬼請予憶在汪芝厓廉使署中僕  
周姓者方午泐於舍北荒院忽踏地作鬼哭聲湯藥者  
針灸者善符錄者禳治未效命且不測廉使偵知之世

僕於庭以丹砂判詞云藐爾青衣在人為僕居然藍面

是鬼不雄誰從馬矢之餘舍砂以射會見烏臺之上秉

筆而詠返我清甯日馭有軒轅之鏡驅其妖蠶星官即

解多之精僕呻吟答云某前客僕也魂留滯不能去周

溺吾面故粹之能以械繫彼三十刻當速去勿敢溷公

矣廉使如所欲二更後始甦詢其事云吾就府君判命

繫庭中耳曾不識臬君也三年廉使卒於戍

映山紅

閻季純希穎

舅氏坦園遺邵日載紅杜鵑數十本植之中庭云此花

鸚亭詩話

二

在江南北則珍貴矣郡中惟此不甚希罕乃至名映山

紅吾故惜之也命雲氏詠詩云映山花艸映朱轡頗似

江南杏雨村安得費長房縮地稍移廳事倚山根星樓

亦屬和云獨倚青琅玕忽逢山躡躅難銷杜宇魂夜夜

吐紅玉似絲落不及雲氏而豔異過之

槐影

孫 緯星樓

月三日文戰于鸚亭不雨而潤硯瑩然也不風而涼衣  
爽然也捧腹而哦仰見槐影蓋堂面西亭而南槐自堂  
而堂自亭而亭無與于客有得乎天而詠主人者必以

槐市翁遷槐里令擢槐安守晉槐卿爲詞槐顧影當自疑也

當局迷

馮承恩奎園

僕遊于龍洞喜其清幽坐巖下引盃自酌從遊一健兒云崖勢欲落不可留遂遷樹下旁有棘刺則又曰棘手物且有掛礙盍退一步噫當局者迷耳老兵果何知

小馮君

孫縉雲氏

五月十三日飲鸚亭眾賓各爲觴政奎園後出一令頗有京兆眉嫵及吏部貳閫思客有譏行檢者奎園曰吾

鸚亭詩話

三

固不識天上人地下鬼小馮君意氣那讓公等耶

捧心吟

馮文暉岱峰

暑熱破吾舌效刁存雞舌故事含雅黃連分許舌無恙矣冒寒結竟日命僕手推久不得解捧心吟云冷空塵腹原非病壘塊消時病自痊吾舌尚存心太苦腐儒莫吃雅黃連

結習

徐玉埜玠卿

奎園好射雲氏爲正直之一日在鸚亭側較勝負奎園屢貫的喜形于色雲氏驟然笑曰君善射乎乃今始善

射乎夫欲多上人者吾輩結習耳觀笏巖射圃詩云能者兼眾勤鸞弧習其天時還問得失以結鬢相綠角勝之思瞠乎後矣

乞毀碑

碑以德以功不以名利汲汲于名猶汲汲于利也營之則以致戾毀之或以禳災癸卯夏郡無雨其明年又以愁霖害稼爲恐尹將禱于神祠戒無宰殺有屠者投牒云牲畜飲食之患也碑碣縉紳之患也請先其大者後其小者尹詰之屠云丙火南向是能燭羣陰暄萬物之

鸚亭詩話

四

宰乃腹負之渠無盛德于民無豐功于國依南郭樹崇碑焉厭火甚矣乞毀之尹拱手稱善

聲色臭味

孫緯星樓

客問何聲最佳余曰小兒嬉笑聲老翁誦詩聲笏巖云聲之惡者市儈罵座聲婆師降神聲也客問何色最佳余曰樹頭風色鏡中山色笏岩云色之惡者被霜花色遭纍銅色也客問何臭最佳余曰寶劍之腥異書之澤笏岩云臭之惡者襍佩而聞腐濁醜而有椒也客問何味最佳余曰竹筍之美戎鹽之清笏岩云味之惡者五

侯之騎萬錢之笈也

手柔

屠 紳賢書

郡將王蘭曉所藏襄陽法書十數本無體不備有妙必  
臻蘭曉不律之事比於決射午餘為字以千計選紙以  
十計大者如椀小視拳握磨視者揮汗拭几者眩頭目  
蘭曉馳驟若風而勇賈餘也余簡以詩云傳道南宮擁  
墨莊今歸王氏貯青箱晴窗健筆一揮灑大將手柔弓  
挽強

倉神傳

屠述瀛南洲

鸚鵡亭詩話

五

余每詣郡必舍于鸚鵡亭癸卯臘既望雪下四鼓聞鸚鵡亭  
西塌牆聲呼僕燭之則空倉被積雪壓而牆倒且地塌  
疑其下有蛇穴或碩鼠出沒也尋之得石匣開視楮澤  
如露字稍漶可讀蓋倉神傳也其詞云神名億庾姓賜  
氏於春秋時在晉曰駢其孥為賈氏所侵世以不顯蜀  
之先有廩君者其宗也廩君死神抱其器自立號護儲  
公躋之盜瀆神雨粟三日助其餉唐宋之世中國虛耗  
神有功於西南夷蒙氏王大理神分遣使者詣郡國化  
為土蠟據大囤困如卮不漏如釜不竭蒙氏喜封之靈

官而圖其像人首而龍身元代版入中土神以蠻血食  
久不願受秩宗禮徙居野人界後子孫日蕃衍猶擁虛  
號而藏富不逮神郡國諸使並頽放無檢神不能左右  
以之豐功駁烈闐然盡矣時有鼠偁黠公子有蛇偁巴  
夫人因護儲族衰乘閒竊發逐神之裔奄有其居神聞  
之而喟然曰吾不能復我邦族也吾其長為野人之神  
矣乎遂不復返也篇中不著作者姓氏攷其語當在前  
代余用焚之而紀其事

虫圭

王懋賞晚蘭

鸚鵡亭詩話

六

孔稚圭艸堂夜坐聞有鼓吹出于沮洳間啟戶叱之一  
青衣持刺前曰虫大將軍圭敬詣足下有頃將軍擲身  
入冠惠文冠後緣袍而前白紵目露芒采口哆然作艸  
木聲扣其世裔曰我之先虫本龜也漢世虫氏龔侯龜  
族未著憶先將軍以一怒思諸侯為名邦矜式其裔亦  
凌夷衰微矣時欲不平則鳴徒聒人耳所謂躁人之詞  
多也何足道哉且趙無恤晉陽城中先將軍含水灌之  
決其竈惜荀瑤之無成也王莽之世宗人子陽躍馬白  
帝城稍自誇大新息侯薄之夫叫囂者不足與圖大伯



業誠未可力爭我輩不得志甘為艸澤之雄耳若春地  
秋蚓屈曲以避當道而卒見惡焉者我欲大聲以疾呼  
矣雖族多不競有逃禪于元陰池者狀貌奇詭雖為僧  
而不免屠戮奚若坐井尊哉又或為鄰里兒所延謂之  
村學究以餬余口何不自振也我以公賞音故相訪且  
以抒其躁妄之詞雅圭默然將軍起如廁杳無所見始  
悟前者鼓吹一語將軍領之而欲以覩縷之說為閣閣  
者解穢也於是稚圭作討虫圭露布

鞠先生諫子文

馮承恩奎園

鵝亭詩話

七

鞠先生者名英少得延年術嘗與木公造陶令三逕訂  
有道交同時柳髯兄弟五君並以風流自喜陶揮之門  
外不獲與二人友唐陸天隨子聚鞠先生之族而願卜  
鄰焉惟杞姓者錯處其間字相望也先生壽既高益孤  
寄無與偶宋王介甫吟楚辭一語以責歐陽九時不能  
辨先生乃悴乎其容知其髦已及也進諸子而戒之曰  
汝曹不殖將自落也其敦而安土以被夫化雨無害枝  
葉以繩而祖武竹君雖老可以寄心荷封家十八姨宜  
款洽而不可以侮益成氏徒口之說母聽之而徒自苦

也金紫之貴天所成黃白之術神所生蜂奪吾魄螳損  
吾形蟬悲風則思命鶴警露則思誠夫惟韜精是能延  
齡吁此真性命圭旨也

說雲

孫縉雲氏

雲可說乎曰可雲無形色天龍之氣為之雲無晦明日  
月之精為之占雲者占龍也占日月也或曰山川出雲  
漢人之說信乎曰何以出則龍也或曰雲行雨施日月  
去遠矣公何引麗乎天者哉曰雲載乎雨其柄在龍而  
能載者日月胚胎之非日月無以呈雲之能也故雲待  
乎生而龍無不生雲有時而盡而日月無盡然則雲之  
象著乎有而雲之理融於無知此則可得而說也

平賊紀畧

池映斗挹之

巖國在西南隅其君長穴居國人以剽竊為生夜出晨  
返禽之者或寢食其皮肉拔其鬚為筆穎建子之歲巖  
破烏斯藏攻小王子城治戎於版屋之上以馳逐搏擊  
逞長技烏斯王赫然怒命苗帥討之苗帥者名多號虎  
頭將軍其先韓國人竄西域因累世為將討巖有殊勳  
將軍生有異質毛被體如毳文采炳若每怒視則目光

八

如炬發聲如裂帛指爪銛利善縛諸部酋惟性嗜嗜書  
寢卓午目細若一髮占時晷無不合又老饒善噉生魚  
宿肉及雞卵獲則飽而嬉其奉命討賊也登板屋逐之  
繼而下蹙叱咤之白鬚上刺賊亟奔竄將軍力掣其項  
殊死鬥三踊而逸將軍怒曰鼠子敢爾乃仰面仆地爲  
受刎狀賊直前扼其吭將軍大吼手足合圍賊度不能  
脫向背旋轉如碌碡毛血赤其庭將軍嚙其首啗之有  
聲賊四肢猶栩栩動將軍尸其體於板屋而露布以告  
諸部也嗚呼烈矣始賊未亡其族語公者居松州戒以  
無跳梁爲人所圖賊勿聽而惑於溷鄉侯一隅自大之  
說故開板屋戮以及於難

鵝亭詩話

九

凝香亭

徐玉埜玠卿

亭在郡廳事之東笏岩所謂東堂者是六月朔既雨而  
霽雲氏命僕施坐具焉時聽城頭鼓聲初下雲漏卵色  
風從蜀葵中來蟲響間作筵揮之而已談則岱峰精於  
理笏岩精於氣雲氏星樓以老莊參之奎園衍朱陸異  
同之旨皆妙諦也又希頴爲淮南神仙之論挹之爲鬼  
董狐祈編合客忘倦有秦聲出於東南者則富游戎小

伶演雜劇也頃之燈光熒於戶外不見其人雲氏曰此  
必竈下嗇夫也其人慙而古知禮法彼不敢逕行吾亭  
察之燈轉出後扉呼之以細語應夫何恭而謹願若是  
或賦其事云凝香亭下清談處疊鼓無聲萬慮澄誰似  
廚頭老居士不眠深夜靜攜燈

參軍鬼語

孫縉雲氏

于寶聞塚中鬼婢之論遂傳搜神儒者供談助而已惟  
傳奇家好演其事一日郡小吏祀社神伶者爲唐太宗  
還魂小說觀者如堵婦豎見閻羅主者列諸牆面人

鵝亭詩話

十

率悚然髮立又刀山血湖諸幻相復以手掩面而啼有  
頃黑雲蔽日欲雨余雖秉儒性茲少惑焉參軍徐玠卿  
云是非妄也吾亦見之參軍故誠懇無誑語曰我未三  
十卽棄舉子業入貲爲郎神后之也會記二十七歲時  
臥病三月卽昏寐不飲食言語醫人患之一夕覺有人  
促予起者似隸卒狀引之出門心悵惘無所適欲還鄉  
不可得所涉皆烟水鄉飛行可絕迹因極憇道旁如經  
宿始甦見城闕闐然進一宮殿頗似曩所歷道院聞呼  
名趨跪于階下殿中深黝不見人惟大聲震震謂爾已

離塵世矣余始哀怖又聞殿中作溫語聲云爾祖掩骼之功不可以無報其益爾算還家可乎余首崩角請於神曰某榜中列名否神云無也輪租起家耳余問祖父母算曰皆可二十四年命前隸送滯魂歸仍如前臥頃之扶病起始能辨室中老幼先大父坐於牀余叩以掩骼故事大父覆然曰此事頗祕爾何由知之余以神貺告然私心竊喜祖父母可延三紀乃今皇帝龍飛之二十四年祖父母相繼卽世余益信神語不復事佔畢輪注今職也嗟乎是可以續干寶之書矣紀參軍鬼語

鸚鵡亭詩話

十一

鴿

謝三錫雪巖

鷄首七宿虞書星鳥之謂風詩薄之比于鴿以其善淫也夫鴿自爲配不若虛蒲慶氏之易內矣則淫而不亂焉惟變童嬖女凭閣之暇觀其友態而悅之者神蕩色駭情一發而理不可以止宜於鴿乎罪之鴿不節於內爲人所詬病士有恣其羽毛而賁賁者輒不自檢則又何也

銛公子

孫思庭坦園

沈休文作齊書夢和帝截其舌斷矣猶之剗荆宮罪之

而已不若從而馳驟之以縱其欲而卽于無忌憚之小人之尤僞久則鑠誠人造則化物非蒼蒼者界以才而奪之福耶若銛公子軼事可以慨矣公子姓金其舌自鼓如笙簧因以銛名族侈大在秦爲謠言氏在楚爲謠氏詠氏闢其教者漢周昌晉鄧艾也銛母夢綉入懷而生銛能言時有神人過其門見之色然駭曰此讒星之精也其舌可柔纖驗之益信神人取匕首刺其舌爲兩兩舌如蝮蛇形既長眊乎其目黯乎其容而舌鋒所指無不靡者又能以兩舌左右卷或面迎而背攻也始公

鸚鵡亭詩話

十二

子交滿州郡競仰其能無何愛其舌者一二爲所刺羣聚而唾其面公子佯忍之而心益險鷙無賴相與搆舌戰之禍其族有純生者卒爲所陷然公子亦疲於奔命矣一夕公子窺鏡見其身亦人也而面毛有角如夜叉兩舌轉側合如環出見舊所與游爭以大槌奮擊或投以澠器公子委頓以死兩舌爲盜所攫丸藥迷路人而銛也鬼不靈矣哀哉

陋辨

馮文暉岱峰

徐玠卿書夢得陋室銘於壁笏巖爲陋辨曰室其外也

心其內也室陋則昏心陋則晦也晦于事則罔晦於理則諄也匹夫之容七尺之塊利盡必營勢窮迺背詔彼厮養驕於儕輩山澤匪情風雲變態求盧過韓得馬忘代氣虧中滿骨靡秀潰顧我則笑陋其警欬受人之憐陋其曖昧惟庸故陋能進而能退也惟庸斯劣有亡而不悔也才不逮夫僉壬惡無殊於大憝聞者齒寒見而心悔陋者不足與談但言之而有慨也若居室之湫隘不能方其梗概也

江僊

徐玉埜玠卿

鶚亭詩話

三

僊有七子貧不能鞠遂去不知所之其初吳門市人也五子俱冠惟二稚尤小日嬉戲無節陽春之月相率鳴紙鳶畏其翁知之也掩戶而謀若有窺於隙者嘆息而去是日失僊所在檢案頭得數十字乃以第六子屬其長君第七子屬其次君命撫之成立餘無所戒舉室號之親串不敢弔亦不敢賀或疑其下海船終身爲島夷也又有傳天台采藥故事往來迷逕者嘖嘖焉人未之測太生刺史其第六子癸酉舉於鄉由廣文權令牧前後垂三十年無讀禮之戚嘗欲以病乞休涉江海歷泰

華求其尊人竟不果勤其官而死爲弄棟神先是其長君爲少尹於嵩少間家已有子成進士由京秩出守乞假還鄉縣人嵩山道院小憩一披髮翁龐眉策杖呼太守與語曰汝憶吳閩江某乎太守失聲曰此吾祖名也叟何以識之翁大笑曰吾非他爾卽吾孫也傳與俗人毋以神仙爲妖妄言訖竟杳太守乃圖仙之像日夕香祝不能已云

十日想

屠紳笏岩

鶚亭詩話

四

忍而已忍之卽入於陰險反不如角之僕詢何藥可治禍急之疾曰惟十思散可僕不之解曰無喜怒愛憎者非人情善有所拂但作十日想渙然而釋蓋理漸足而氣漸平也謂之十思散

金銀花氣

徐玉埜玠卿

花色如黃白二米故名金銀實則耐冬花也一夕於東堂月出時暗之頰而深淺紅者爲蜀葵蒙茸落盡猶舞者爲虞兮已謝餘陳根者爲鼠姑婪尾未殖而葉黃隕者爲菊舉無香氣椒若蘭若夜來香若嗅而疑之雲

氏爲偈語云花香自鼻觀無感更無寂臭味於金蘭得  
非氣者逆笏岩豎指云金銀花笑人人不見金銀妙想  
不可說我身比花身或解之曰此金銀禪也

稗賦

邵倫清鑑堂

亦風亦露時秀時實有艸名稗爲禾所嫉吾謂其熟也  
何得而鋤也何失較錙銖而尚輕以麓糲而爲質祝哽  
者再而三療飢者十之一剔齒而惡其疏齧牙而傷於  
密醴不潔於廚醴不馨於室苟視舌之尙存雖充腸而  
違恤亂曰如苗滿畦兮似穀盈盤以繁有子兮以細名  
鸚亭詩話

圭

柳溪

池映斗挹之

芒部北柳溪小村落也坦園郡伯以公事至其地占四  
絕云竹籬茅舍自清幽客到黃昏古渡頭忘卻征途人  
況瘁今宵且喜枕寒流軒外鳴禽水際烟凌虛閣更  
超然醉來不覺演雲遠疑坐江南載酒船深林仄徑少  
人行漁火星星向晚明何事關心渾不寐憐他夜雨落  
檐聲疊翠環鋪院落西無邊竹樹拂長隄懽然一宿難

爲別何日重來過柳溪馮岱峰父子俱屬和

盜有道

盜亦有道雲氏論其事云前明鄖陽山中多大猾集其  
徒以千計分渠領之有所偵掠一竹矢號召越嶺度溪  
經宿數百里鄖撫闕名某嘗以夏月納涼庭中月黑燈  
耿一物自檐下疾趨梓撫軍則白于思而黑衣人也不  
利匕首如雪撫軍駭極乞所欲日以白鏹二百爲贖物  
者吾貸汝卽如教黑衣人騰而起如鼓翼狀入晦冥不  
見撫軍募善捕人數十輩縣重賞不獲鞭撻血其背妻

鸚亭詩話

六

子械於獄或舉舊獄卒以進年七十餘矣先以老病退  
至是召之來自偁願攜三月糧入山谷盜可致也從之  
老卒肩臥具芒履徑去行數日經一山市人異其語舍  
異其食卒登肆大瞰醉後作惡聲卽有酒家胡數人縛  
之去其渠執訊於庭老卒匍匐以所事告仰睇渠貌圓  
目黃眉面狹而背稜起白髮染綠根尙半露如五六十  
歲人跌坐臯比儼沐猴而冠也然四十年前曾與老卒  
有胠篋之交遂自掖以起亟以竹矢稽其黨越宿引一  
白皙者進謁年可十七八許頤輔若女郎其渠叱之叩

頭謝謂老卒曰是兒即白于思人也前者竊與撫軍戲耳蓋白鬚乃其盜具留老卒信宿而別謂汝歸語撫軍無多榜掠捕人也吾徒已原璧歸趙矣某雖豪客頗嗜名幸以敵國視我誓不負早晚歸命朝廷取都督印如反掌耳老卒惘然出谷見撫軍殊未有言撫軍曰疇昔之夜見黑衣人還所攫而去矣計其時即叩頭謝渠之日也計程三百里遙斯盜也何道也

巴布馬先生

張蔭培翼齋

馬惺至洲于人未嘗有所臧否笏岩初尚疑之後於稠

鵝亭詩話

七

人中見惺至終日無一語冠履秩秩無情容有虎而冠者會與游處歲餘無故輒毀惺至笏岩以告將有以窺惺至也乃俛焉若愧仰焉若思曰吾有過乎哉過也苦不自知也詞色間靜無毫忽愠意家畜一僕爲黠夷所畧入巴布巴布者川南夷落也其酋聞惺至行高放之還時人名之曰巴布馬先生

貪羊

屠 紳笏岩

貪畜性也何怪乎爾弱之肉強之食未聞倒而行之且不食肉而茹毛其饕之奇而不法者耶尉曹翌至馬不

瘠而禿其尾吾疑之翌至云鬚鬚者羊食之矣夫馬尾何害而羊惡之食馬尾何補而羊甘之使長喙主簿而盡若此也不特房駟之精自危凡蠶者無完膚脛者無全體矣然則觸貪羊者宜何如自惜焉

燒香詞

孫 緯星樓

上已城南元寶山遊者駢集謝雪岩廣文作燒香詞云千山寶氣一山浮三月風光三日柔不見天梯舊遊伴南峰尋到北峰頭桃花李花年復年每逢時節禮天元也知心蕩魔難蕩入道風鬢又可憐白面郎從烏撒來鵝亭詩話

末

魚腸美

孫 縉雲氏

泉出山腹中亦此邦之丙穴也魚則龍見而出虹藏而沒旱甚則爍其脂霖多則腐其骨非罾師而能耽耽爲釣者之所咄咄或垂綸於風投餌於月文牽乎荇藻光鑿我毛髮翠金涎流晶盤筋滑受之幸以薑被其澤以脂小戶之胸枝老饕之興勃恨不禱於龍公時能驅以

猿獼者也魚腸之美涇餅之縷柔不厭乎九迴肥必充乎六腑誰能轉之轉隨而苦織諸綺組短長之故難量曲直之形可數精心獨縈潔意自吐膏凝鳳髓珍過龍乳夫魚卒爲人所烹腸雖美而何取哉

無言

馮文暉岱峰

雪岩遠出還郡笏岩出白紙筵書云兩日不面見各默然吾欲叩數君名君不能舉君轉以他事叩吾吾隨舉輒斷如霞起天外因風吹散時雲氏在座高詠落花無言人澹如菊之句

鶚亭詩話

九

二岩

馬洲星空

大岩洞石樹森疏時有虎豹攫人之想然郡北秀蔚以此傳首一蜀士刻石壁云岩何名大問此邦有一山深以不遇爲悵下註云雪岩笏岩岬岬過峻則有之矣如大岩洞之虎豹在山行者滋懼可乎馮子奎圖曰果有文也而虎豹何害

鬼雄

屠紳笏岩

七月夜將半眾星旋西燦銀濯漢蟋蟀之族颯響頻換主人方將追步虛之聲酌沈壘而仰盥有客四人倚戶

永嘆主人揖而進之如見虎豹熊羆而色駭背汗也四入曰僕等生無功德於民而有僞有欺死何憎惡於君而魂之不招酒之不饒君視之如木偶恐得罪於驃姚也主人叱曰汝爲帥而債爲鬼奚雄生徒烈於几上死宜入於盆中塵使出巨化爲飄風呼僕然燭以誅其蹤閣北隅之廚有四木主而塵封廓則黝黑中飾竊紅官銜用其長若挂壁之蜈蚣曰祿與位不知何所折衷焉主人舉烈腥出於戶僕以手掩口求四人立談之處竹柏寂然高臥如故

鶚亭詩話

三

雙鶴堂

程應璜抑谷

鶚亭舊爲雙鶴堂更今名自僕始壬癸之歲邑政多暇於是以前以翔一鶴也亦未有其匹顧茲堂有雙鶴之說何居或云前令君以雙鶴畜于堂陰故名噫左矣爲支遁耶則神駿之勿憐何有于鶴爲林逋耶則未有無梅妻而僅有鶴子者夫名旣無謂謂之支支詞害政僕得而易之矣士貴無雙一鶚已足斯鶚亭之謂乎笏岩故接踵而起者有鶚之風雪岩與僕同好著鶚之論表章前事匪賢者勿爲工固也甲辰冬笏岩以詩話見示

僕詢以鶚亭更名所由笏岩惘惘僕云前此爲雙鶴堂  
乃易於我笏岩曰滔滔者皆雙鶴也宜先生之放鶴而  
薦鶴也僕在鶚亭無奇人無奇事故佳話不一傳笏岩  
則鳴而和者眾矣殆一鶚而鶚鳥從之遊乎行役長淮  
向笏岩索所見詩話搜檢無有疑爲靈鳥攫之而去今  
年笏岩出諸懷而與且請志簡末僕欣然曰諾哉諾哉  
笏岩與僕其合之爲一鶚分之爲雙鶴者哉嗟乎此更  
其亭名之意也

跋

光緒丁亥冬有以二餘堂叢書求售者內有鶚亭詩話  
一種吾鄉屠笏巖先生所輯也時貧甚心欲之而力不  
能購新吾部郎察其隱乃購而置之齋頭因得於課徒  
之暇借而鈔之又詩十五首係從江上詩鈔中錄出者  
附之於後以示吉光片羽皆所珍惜也伏念笏巖先生  
生當極盛之世領鄉薦捷南宮厯官邊省者數十年五  
校海關所得多知名士則其文章政績當必有卓卓可  
觀者乃距先生之歿甫將百年而詢之里人已無人能  
道其詳者卽此區區詩話苟非荔扉氏刻之叢書恐亦  
早已化爲烏有矣則由先生而上推之百年以前之鄉  
賢遺著其湮沒不彰者可勝道哉鄉後學夏勤邦識



附錄

余家半里許西觀村屠氏世業農乾隆壬午癸未屠氏子名紳字笏巖鄉會聯捷授雲南師宗令擢尋甸州牧今任廣州別駕余聞之故老曰善無不報遲速有時屠氏發祥遲之又久矣方笏巖之祖六吉年三十餘僅舉一子尚幼薄暮偶戲鄰人田畔鄰適舉鋤無意間刷兒頂兒立斃鄰大駭已有人犇告六吉鄰望見六吉來自念破家亡身禍在旦夕因大號六吉至曰汝何為者吾兒之死命也命可逃乎何與汝事汝歸休乎吾自收吾

鵝亭詩話

附錄

一

兒即遣人收兒尸若為病故也者鄰深不自安晨夕一炷香願翁速生貴子越歲餘笏巖之父觀文生感謂天道昭彰宜享美報觀文年二十餘讀書通曉翁遣人都時先君子官助教遂師事先君先君以其為善人之後將提挈之居無何暴疾卒先君哭之慟命謂彼蒼蒼天報施或爽矣笏巖幼孤資質聰敏蚤擅才名年十三遊邑庠十九捷鄉薦二十成進士翁以

覃恩膺 誥命德配願氏贈太宜人余又聞之屠氏之發祥也不惟是六吉翁之大善感神也願太宜人佐理

家事待人接物仁厚性成每鄰人來告糴必滿其升斗而不計其值遇貧者則往往負米麥至家而錢又出諸囊底焉如是者數十年不倦其積功累行福報烏可量哉嗟乎翁之善善之大者母之善善之久者大與久其

他概可知矣兩美必合信夫然則科第之不可倖邀而善事之不可不勉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理有固然無足異者歲丁未笏巖遷尋甸州牧入覲回滇過常郡余與晤於蔣潁州太守立庵齋燈昏晝燭鼓打譙樓為余歌赤壁賦余填鳳凰臺上憶吹簫贈之云千古眉山兩

鵝亭詩話

附錄

二

番赤壁而今遇此風流想賦詩橫槊百萬貔貅羽扇綸巾談笑東來鶴西望旌旂君休悵吹簫客去遺響還留悠悠十年報最聽竹馬兒童和此清謳奈青衫寄跡黃卷埋頭愧我從前盛氣蹉跎矣酒也合愁揮攜取江流有聲一葉扁舟迄今魚雁音乖雲山望杳四方奔走故我依然然而每憶浩歌猶覺洋洋盈耳也

守一齋客窗筆記

屠州守紳詩如栽盆紅藥蓄沼文魚

北江詩話

屠刺史紳生平好色正室至四五娶妾媵仍不在此數卒以此得暴疾卒余久之哭以詩云閒情宛似韓光政

醇酒終傷魏信陵蓋傷之也同上

西漢朱司農邑之謂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死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家立祠歲時祠祭不絕東漢文範先生陳寔既卒大將軍河南尹太守刺史皆遣官弔祭比縣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合遠近會葬在千人以上是雖兩漢士風之古民俗之厚然亦兩君者有以致之與夫官不以民爲子而股剝之且魚肉之則其懷博以報也固宜

鵝亭詩話

附錄

三

至所謂師生者此以利爲網彼卽以利爲餌刺墨未燥相視已覺漠然德安余習園先生令溟太和曾攝吾州篆嚴而明敏而決時年未三十人咸頌小余君嘖嘖不去口已未夏五月予返棹浙東謁先生於朗江書院去其治吾州已四十餘年而款款問勞尤以民生爲亟出示雜文數篇余受而藏之且索題大樹書屋圖未及報命而先生已謝賓客江陰屠先生笏巖亦與先生前後宦於溟五校鄉閭予乃其初次首薦者他如段大令琦郭太守晉李大令國章鍾司馬人傑楊大令國棠王進

士藩尹進士佩紳譚大令震楊比部本昌皆知名士先是余先生亦嘗作同考官所錄者則高大令鳳翥李大令敬躋楊大令靈盧教授醇桑梓喜得人羣謂繼此者惟屠笏巖差堪頡頏云余先生懇摯周洽相對如老經師屠先生則負不可一世之概揮金如土避俗若仇於今人中皆不能多見者辛酉春夏間予以選人赴吏部屠先生適候補入都飲酒賦詩晨夕相往來予出京十二日而先生頓卒於客寓遺愛云亡老成凋謝晨星零雨愈用黯然今年秋適有叢書之役爰取篋中所錄鵝

鵝亭詩話

附錄

四

亭詩話並習園藏稿彙而合刻之倘使兩先生亦如世俗之所爲必無文字可傳卽有而予方士苴棄之矣安肯梓之而序之如是其殷殷哉予故於覽朱陳遺事而斷之曰然亦二君者有以致之也甲子小除夕溟西老灌夫師範謹撰於望江縣署齋二徐堂叢書所刻習園藏稿鵝亭詩話合序屠笏巖刺史紳字賢書所居西觀與余居前後相望先曾祖守一齋筆記中嘗紀其先代積累之由今則式微甚矣所著有六合內外瑣言二十卷署泰餘裔孫編蟬史二十卷署磊砢山人撰近年上海以洋板刷印流

傳頗廣洪稚存太史言其詩如蓄沼文魚栽盆紅藥庚申亂後迄未見其詩集也余雜憶鄉居詩云州守風流憶往時忽焉舊澤鮮留遺瑣言蟬史猶傳遍不見文魚紅藥詩粟香隨筆

陸祁生先生崇百藥齋五哀詩哀廣州通判屠君紳云心期鬱鬱向誰陳論定斯人我最真游戲文章都與衍猖狂意氣劇酸辛憐才熱淚傾如水垂老柔鄉葬此身卻悔臨歧殊草草危言含意未全伸卽詠笏巖刺史也其所著六合內外瑣言初名藥蛭雜記吳穀人祭酒有

鵝亭詩話

附錄

五

序乃以吳錫麒署姬金麟其談詭如此粟香三筆

附錄

屠進士紳弱冠卽通籍其爲詩有雋才余最愛其佳禾篇贈何明府云云七古送陳伯玉云云十月朔偕黃仲則飲旗亭云云憶上人某云云近體亦佳記其一聯云風雨十年留鐵甕雲山千古語銅官有笏巖近稿余及趙君味辛爲之序洪北江玉塵集

余里中舊有謝中丞旻園亭百年前極裙屐之盛今其半廢爲因樹庵矣暇日與屠進士笏巖紳游其地因奮筆作聯句云優曇空有嗣屠詞客竟無靈余佛火清宵

鵝亭詩話

附錄

六

靜余山精白晝冥屠因縱酒大醉合成三十韻而返同上臘後一日寒甚午後忽屠笏巖趙味辛黃仲則過訪余拉入酒肆痛飲明日典衣償之作典衣行三君皆和韻以贈屠後雨夜懷人絕句云旗亭風雪便句畱一榼能教五體投我憶洪都狂道士興關親典鷓鴣裘同上屠笏巖芒碭山行有云秦煙蒼蒼漢月白行人屏息過大澤余極賞之以爲不減亭長歸來作天子句同上

附錄

屠大令紳以報最入都話舊賦贈四首

洪亮吉

遠宦迢迢十載餘相逢我亦頷添鬢賢勞已覺官聲起

憂患偏憐壯志虛釜欲生魚推上考書應成蠹少甯居

重來流輩俱清秩莫晒狂奴尙鹿車

一縣無能滿百家水深山瘴路猶賒未妨茅解吟詩鉢

慣聽荒城破曉笳民雜猺獠難定戶官清胥吏厭隨衙

敝衣報政來京闕卻使尋常計吏謹

鵝亭詩話

附錄

七

剪蔬我奉北堂餐市酒君憐阿姊寒

君伯姊適汪氏與余鄰居君恆主其

家五載篝燈通夜紡常時籬落饋春盤青雲志節賓朋

慰綠鬢升沈里巷看今日乍逢先涕下板輿天末羨承

歡

門前都復有青山憂患時時擬閉關客早自憐華鬢改

官貧莫愧俸錢慳間中歌板消年歲

君善度曲歸後谿船遞

往還我亦尙營千載業著書多欲待君刪

聞謝大令聘由固始擢守鄭州卻寄

洪亮吉

太傅園亭我下帷早年蹤迹鎮追隨基爭別墅心尤競

詩學春坊格未卑

王庶子大雀為君房師

製錦乍來遺愛里栽棠

畱伴叔敖碑同官尙有吹笙侶畱滯天涯報最遲

謂屠大令

紳

歲暮懷屠刺史紳

洪亮吉

案牘如山目已迷趁閒偏欲逞篇題縱官刺史無千石

卻學君卿有十妻好友總拋蠻嶂外全家憶住小湖西

所居名西小湖何時共泛南歸棹臥聽溪禽自在啼

檢得屠刺史紳所寄詩追輓一首 洪亮吉

鵝亭詩話

附錄

八

故紙重繙百感興卅年前事杳難憑閑情究累韓光政

酌酒先亡魏信陵曾記竺中重九讌未忘燕市上元燈

詩人循吏談何易一著終當讓義仍

君生平慕湯義仍為人然作吏傷於

酷以此不及

雲南叢書集部之九十一

陰椿書屋詩話

共一卷

雲南圖書館藏板

甲寅年刊

趙州師範

自古帝王能詩者大風秋風而外宋齊梁陳

唐之太宗玄宗天才雄傑實開一代風氣降而宋元明

書冊所存不少可傳之作然未有如我朝之盛者列聖

相承天章炳蔚至今上以萬幾之暇製為初集二集三

四集頒示天下即古來專門名家之士亦未有如是之

富者典型斯在咸泳津涯臣謹就管見所及敬登簡首

題宋徽宗畫云筆端多少江南意何事終成塞北遊冷

語喚醒而道君之失德自在言外豐潤行宮早發云晨

蟾背西指曙馬面東迎坂露光重衢楊風意輕描寫

物情備極精鍊而出之若不經意天縱之聖豈徒然歟

家大人以辛酉第二魁于鄉由丙辰挑選訓導晉寧量

移長蘆石碑廳屢兼越趨化三設分司篆事上接下

不激不隨兩入薦剡俱辭而讓之他人至義利取與之

界尤為斤斤嘗戒範曰吾輩幹事讀書俱不可任天而

棄人子幼時性頗鈍年十四汝祖父以應試卒于楚郡

無叔伯昆弟之助因自思舍此案頭物終無以報吾親

奈日夜明晤旋得旋失遂虔禱于所供大士並作一疏

焚之爐中甫就寢見一人持刀啟胸提予心三洗之而

去醒後汗淫淫在胸臆間且猶作負創痛自是心境豁

然日有進機子之得以承先啟後弗墜家聲皆由神佑

然亦非予之積誠無以致此汝其識之當家君應試時

尚未有詩矣未北上與同年金公式昭結伴著北征集

一卷鎮遠舟中云舟去移山影天來接水光春日游海

澁云望春樓閣烟霄裏修禊亭臺海樹間觀補亭先生

評云莊雅明麗不愧唐音自理謹承東遂不復作戊申

予先還里偶成一絕示範云二十年前宦海游歸來依

舊理田疇去時頭黑今頭白笑看兒孫也白頭一切激

烈感嘆矯飾之詞俱無可著所謂仁人之言其意諄如

也誠者鑒之

石丹崖先生丁卯亞元令蜀之納溪縣縣北臨渝江每

遇淫潦積屍滿岸先生憫之申詳收瘞一時名輩俱有

詩紀其事贊巖七古最為擅場予于庚寅秋從先生談

藝致遠齋竹木松雲清幽峭蒨出示時文二百篇瑰偉

宏麗大類國初諸老業經板行詩有咏史四卷多不及

載其題湖石云斜孔露蕪顛倒月危峯下上即離天是

蓋苦吟而得者至與蘇柏軒夜坐云情話偏長為酒多

又自清切可味

孫布衣夔名髯字髯翁陝西二原人僑寓滇中徐南

岡孫潛村兩先生極爲引重勸其出試辭不就生平著作甚富穿穴漢魏三唐諸大家自成一子庚寅秋謁先生于呪蛟臺問作詩之法出示和李遠失鶴一律有云微吟記共花陰淺起舞還同午夜深不卽不離蓋有所爲而言之也沒後遺稿散佚大爲可惜

劉霽軒師常州武進人庚辰進士令浪穹辛卯分房以予五策呈薦已經取中副考陳純浦謂二題草木生之多用騷語遂棄不錄公極爲惋惜覓予進見時予年未二十公曰吾場中閱文以爲老諸生矣今年尙爾烏足慮來科站看子拔幟而登也後改署趙州又署蒙化廳

蔭椿書屋詩話

三

寄子詩云田園容易歸彭澤婚嫁殊難了向平又云脚色久于同學賤頭銜合以長翁更未幾綠廠務被劾甲午榜發公方出自園園入謁兩主司叩道予名不置喜見顏色若忘身之掛吏議者後竟卒于永昌著有門外集蓋夢樓太守嘗曰子詩尙是門外漢公遂取以名集云

今尋甸刺史屠笏崖先生予甲午實出其房闈中一別音問弗通丁酉春晤于都門示予所疊東麓少寇蛇字韻詩七章以一夕次荅先生喜極且有見贈之作後半律云蒼洱文章于古近蓬萊才望匪今餘起予倍覺

傷離索瓊玖眞同報德蛇時以銅差留滯寓邸吟祀竈詞十章有云玉皇若問人間世莫道儂無香火緣又云勿嫌寒乞眞無賴曾見高僧破竈來擬以付梓子力阻之乃不果

褚筠心先生以丁丑召試成進士入詞館大考一等第二屢典文衡乙未春闈爲子薦卷師接見後備蒙禮遇題予於月圖中二云春序幾人驚婉婉月輪終古擯光華多情濃識中庭露獨賞香憐遶砌花又曾爲子書其黃鶴樓舊作有云境從去鶴飛邊勝詩到無人和處傳句新而極穩景淺而極確予駢枝集皆先生所點定者

蔭椿書屋詩話

四

曹習安先生乃江左七子之一與筠心師同登召試前列宛委山房集其五言云綠樹歇疎雨人家春鳥鳴夕陽千樹暝殘雪一枝斜七言云浪連鐵甕無邊白山到金陵不斷青白露爲霜人乍去碧天如水雁初聞兩岸鳥聲疎雨後一溪花影晚晴初皆膾炙人口者甲辰之役先生誤以子卷爲鶴峯中丞少君極力呈堂出棘後始知爲子因索近作觀之于呈鄉園雜憶四十章許謬蒙獎勵贈以刻燭炙硯二集且爲題於月圖二絕其次云點蒼回首暮雲橫膾有詩懷月露清莫向鄉園添雜憶金波猶似故山明洗盡鉛華獨存眞韻非所謂老去



漸于詩律細耶

錢學使南園少負詩名不自存稿多散寄諸友人處古體清勁質實近體高逸沈鍊乙未乞假還滇其臨漳遇雪云邢臺路轉背初陽日日西行引轡長一雪齊封韓趙地萬山交送濁清漳谷陰冰滑駝顛趾雲際風嚴雁折行欲弔古來征戰地題詩先怯鬼雄傷隨州道中云枯楊風意苦廢寺水痕明又云膾芥魚拋枕羹菘髓褪裙前之雄直後之魄削無不各極其妙才人之筆不可端倪如此

秋海棠開微雨後水芙蓉穠夕陽時晉寧唐約洲先生

臨桂黃詩話

五

句也先生以此得名吾輩多識之者然先生於此道實已成家萬荔郡謂其似許丁卯子則謂其似劉文房集中遊雞足山五古風皇耶欲俱能不失體格即以前二語論之如汪鈍翁白蛺蝶飛芳草外紅蜻蜓立藕花中較此已有雅俗之別操觚者不可不知高羽豐前輩未令餘干時落拓不偶負才忤俗乙未春同上公車舊于樊城眷一妓訪之已死歎歎累日予戲其未必果佳羽豐掀髯狂吟曰枉說當年人不信小桃花在夕陽前又有對酒一絕云萬里悲歌盡春風草葉生徘徊殘照裏往事怯分明誦其詩如見其人

雲龍黃月軒前輩中年中式素以詩自豪其題蘭津橋中四云路窮生造化人過入丹青曉岸雲常戀雄關夜不屬鎮遠云地窄能容市橋高不礙舟辰陽舟中云老奔駝道千山馬寒臥辰江十日舡兒灘結語云夕陽古道無人來溪上一亭危欲墜皆新俊可誦

朝發青山頭暮歇青山曲青山不見人猿聲聽相續南海程濬湟古詩漁洋刪作絕句程深服之蘇丈視北瓶梅云捲簾見青山梅來青山路枝上帶烟霞窗虛化雲去又月夜句云步履行月中人寒影亦溼神韻俱不減前人

臨桂黃詩話

六

蘇丈柏軒為侍御觀巖先生令子篤志力學戊子下第後病有句云青衫命舛囊中穎白髮神勞掌上珠寫情用事殊非苟作者

龔晉崖古從軍行一絕云珠子凌邊夜月昏鶴兒嶺上陣雲屯三千盡有封侯骨畢竟誰拾吐谷渾從戎二十執戈戈百戰餘生膽氣粗飲馬長江休照影恐驚霜雪上頭顧亢壯之氣颯人眉宇

彭大竹林幼即工吟咏天才雄傑然如出土古彝器必略有缺玷方入賞鑑其五古云游鱗不避人物我同一喜此喜字之鍊可與王右丞塔前虎心善善字相敵與

牛灘瀑布云高岸經年雪青天不斷虹渡河云乾坤惟  
此水江漢盡支流响水關云空外濤聲奔日夜馬頭山  
色落西南樂亭道中云東望海翻雲似墨北來天合柳  
爲城皆磊落自喜迴不猶人已亥庚子問以武陵胡羨  
門薦赴會垣客徐雨松先生臬署今中堂孫補山先生  
方守藩伯主賓酌唱相得倍彰後二載挑發粵東羨門  
已卒于滇竹林爲刻其詩四卷傳之近又聞其搜訪楊  
栗亭遺集將以付刊此誼尤爲今人所難者

同年楊栗亭以書卷爲性命體素癯天明就案必丙夜  
始罷著有經腴史肪俱未竣而卒其解中憶二塔鐘聲

李春書屋詩話

七

云流螢度疎箔微雨霽高松坐對竹閒月相思雲外鐘  
秋聲下木葉霜信落芙蓉安得騎玄鶴歸飛駐碧峯又  
有七言云涼月一天荒曉白好花三徑故園黃雖未能  
盡絕依傍然較之託迹宋元者相去不知幾許也

易州司馬袁葦塘總角後卽與竹林唱和一時稱爲彭  
袁古體仿元白近體間染指于溫李乙未同赴公車題  
少陵祠有句云房公終罷相嚴武竟能容十字括盡此  
老一生子謂杜茶村之詠東坡曰蚤讀范滂傳曉和淵  
明詩兩者不知誰優

王聖舉孝廉居榆城之觀音塘人品和粹素稱制藝能

手門下士多成名者予以試事起大理遇暇卽相往還  
出咏史詩一卷屬予點定其咏漢武帝云那知四百年  
文治全仗雄才大畧人東方生云過主數罪三割肉白  
馨四汲黯周亞夫云介冑無拜禮將軍有揖客君前與  
臣前亞夫無乃越遣用成事中自出論斷大得運寶于  
虛之法

許丹山庚子中式年逾五十其嗜書與栗亭同而和易  
過之詩品亦如其人設教飛來寺與聖舉夾洱河而居  
予都門懷人詩云古心古貌超流俗最愛丹山與聖舉  
一水盈盈淡相對講堂雲散暮天鐘令子晉齋已酉拔

陸檉書屋詩話

八

貢亦能詩兼善六法

陳穎村個儻工吟咏嘗自刻印章曰榆城一武生辛卯  
客彌渡同人邀集紫微山房共擬聯句時楊芝翁並視  
北竹林替崖俱在座穎村首唱曰酒樓人去日因斜餘  
皆擱筆蓋用張君房事也後竟落拓以死未及中壽時  
令子明也選貢甫冠卽司訓宜良曾有咏鴈句云雲來  
蘇武廟月落李陵臺戊申冬亦卒于署得年二十九喬  
梓俱負材而俱嗇于命惜哉

溫柔敦厚詩教也卽閒涉諷刺要使言者無罪聞者足  
戒方無戾于三百篇之旨鄉先輩張宜軒稱詩于六十

年前所作甚夥丁亥選授洛陽令有句云渭水同歸河水濁大梁何處覓清流後竟以是罷官

詩讖之說予多不信然亦有不爽者同里金式昭先生立品端方接人和粹設帳三十載癸未謁選改教回滇卒于新鄭嘗有咏佛手柑一絕云託根西土問誰栽百卉曾經指點來屈處原多伸處少一拳半握待人猜生平景況都被此詩道盡又于景忠菴夜坐有句云代僕晨炊冰結甕覓薪夜坐雪堆廬雖一時眞事終嫌寒苦之態逼人

白川李維屏先生以歲荐授姚安廣文歸林後年餘八

陰椿書畫詩話

九

十猶自僂飯予得其畫竹一幅上題七古結云寄君尺幅掛書堂炎天無日不清涼前輩風流于此可見

楊芝翁老於諸生素有三絕之目字已到香光妙處畫極清韻詩亦簡淡予嘗私議其詩不如畫畫不如字先生殊不謂然嘗題龔解元揆翁吟卷有句云太行春碧浮詩眼七字可敵唐人

洪棕巖性類妙詩文皆能以深思達其奧義庚戌同上南宮老鷹崖句云倦客怕談當路虎巖崖猛似脫鞴鷹極有生致又曾見其二塔寺擬趙所園五律云雁聲三塔外秋氣一樓中較所園初唱更佳

趙所園大尹罷官後著有倦圃集大類鍾伯敬詩歸風格五言云秋雨不憐菊離披壓徑黃又云灌花兼課竹無事覺春長七言云疎林矮樹飛黃葉淺渚輕舟漾白沙又云三杯便醉吾衰也半濟逢傾事已而幽思雋旨頗耐尋繹

沙雪湖以開爽之才銳意吟咏素從栗亭羨門遊其舫溪早行五言云溪深遲見曉上馬怯孤峯霧重冰生石雲消雪在松寫景清真雪後夜行云山雪照行路不知寒夜深梅花一萬樹明月生空林結體超逸荊州七言云江風信有雌雄勢人事難憑出沒洲武陵道中云孤

陰椿書畫詩話

十

村人靜烟生竹野渡舫過鳥上汀皆新穩可誦予謂其魄力可企竹林而氣象極似簪崖

嚴解元匡山出筆娟秀予嘗愛其一春書對鏡臺修之句爲麗而有骨庚戌報罷回滇今學使蕭碧畦先生邀與衡文按榆時出關中寄予云十九峰巒笑近人看山何處染緇塵離情似隔迢迢水一夜蒹葭曉月新措詞深婉落墨黠然

汪殿撰雲壑先生督學滇中極傾倒于龔簪崖羅琴山曾合序其集且謂琴山具體王孟簪崖出入于遺山青坵予遂以五律一首寄琴山其次云稱與簪崖子東西

時兩生高兀才自逸王孟格猶清一序堪千古二都敵  
二京望山差後起鼎足不嫌輕望山蓋謂文五也

望山爲西浦難弟負才卓犖能詩古文兼工筆翰性嗜  
酒醉後多罵座人皆畏避然其中坦坦如也會次南園  
先生韻題子竹月圖有云安得延清輝照我讀書室鑒  
我冰雪心淨我躑狂疾使我懷抱舒傾倒謝明月著眼  
竹字頗得鄙意之所在

張大溟洲晉甯人性豪邁丁未客都門時與望山匡山  
過予談詩予回溟溟洲亦往濟南庚戌春同寓宣南坊  
出示東山遊草一卷造語生辣頗多可採者中秋夜舟

藍橋書屋詩話

十一

中獨酌云豈是今宵月偏於此處明長江人萬里短燭  
夜三更姜伯約云若教依魏氏誰肯祀姜公得子如鳴  
鳳知君有卧龍九番承壯志百戰矢孤忠古廟臨流水  
滔滔恨未窮飛來石云來是何年月巖巖坐翠微兄兮  
如有翼吾願跨之飛登泰山極頂石云峭壁撼天風嶼  
巖噴紫霧我登封禪臺喜得振衣處春閨怨云看花鎮  
日小窗凭幾度拈花懶不勝羨煞無愁諸女伴手裁雙  
鳳繡春燈七律勵志句云雞犬最宜防野去牛羊莫使  
入山來九日懷人云送酒人來荒徑晚題鮫客散暮山  
寒如新鷗出林羽毛俊異倘加以學力吾不能量其所

至也

方大夢亭晉甯人朱四笏山石屏人住京日往還甚密  
予曾作老將一律云二十從戎勇冠軍燕然山斷皂鵬  
羣摧堅不肯辭前部犁穴嘗經立異勳苔卧綠沈槍已  
鏽血凝金鎖甲猶殷白頭甘向關門老閒對秋風指陣  
雲夢亭曰十二文中殷字並無此意若必作此意用不  
如移入十五刪則山關間還艱殷俱成妙押一時手  
滑偶致不檢遂易爲苔卧綠沈槍黯黯血消金鎖甲紛  
紛然終當改作以答良友之意也又有本事一律云已  
成清恨復情癡惡耗傳來信忽疑愁易填膺仍諱病藥

藍橋書屋詩話

十二

難及隔枉求醫淒涼被履餘今日辛苦刀砧憶往時我  
未言歸卿便死免教人世有生離笏山曰不教人世有  
生離似覺更緊若免教是幸其死矣二君皆于一字師  
誌之以示不忘

李葦齋爲庚午解元國衡公季子工時藝屢舉不第遂  
逃於酒曾有咏梅句云大力冰霜後元功天地初簪巖  
評曰可匹獨立江山暮能開天地春之句後人極力深  
造稍覺自得之語往往不能出古人意之所到所謂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此類是也予謂沈公身丁鼎革故此  
語彌覺其工若以宗旨論之則葦齋句尤爲近裏

趙二覺齋總角時即與家素人唱和後則每變而愈工  
方夢亭張溟洲何魯崖皆奉爲畏友其步人咏鶴八律  
有句云雲中瘦格羣推丙華表遊踪舊識丁草閣雲團  
珠樹綠桑山日挂島門紅糧熟芝田秋飯石書來閬苑  
體簪花楚塞高樓橫月影黃州斷岸走江聲又于華山  
精舍謁玉峯少宰畫像云軟障高懸歷歲寒九齡風度  
未摧殘白頭歸佛渾閒事說法居然現宰官撫仙湖上  
返征鴻重到僧房謁鉅公石氣青蒼雲氣冷山茶一樹  
接簷紅嘗鼎一臠亦可知味

王雪廬大尹性清曠善詩文尤工鐵筆著紅書二卷不

藍林書畫詩話

三

滅何雪漁程穆情隨意作沒骨畫頗有生趣子趨庭晉  
甯日朝夕請益曾記其寄李澹園云囊空應有債筆禿  
定隨身造句酷似賈長江又題畫意贈予云昂藏自有  
冲霄志瀟灑眞看出世姿絕勝人間最高樹蓬萊山上  
矮松枝雖雲林石田無以過此

晉甯王公覺士宋公亦樂能詩工琴且時作嵇阮遊然  
酒後多不自檢尹相國元長先生總制滇黔時謂覺士  
不減吳江顧我綺亦樂遇試輒冠軍後皆以狂蕩被斥  
王有句云高樓鐵笛殘陽裏吹落江門一派秋宋有句  
云醉後不知身是客家山一枕月明中

蕪水李文五前輩由知縣陞任通政司經歷素以詩酒  
自娛性豪宕老彌嗜學註杜頗費精思然以五倫分體  
甚屬穿鑿先生雖極自負予終不敢阿所好也丁未夏  
六月過先生寓儿上一燈如豆猶跣足袒臂作洛生咏  
不絕未數日鼻垂玉筋跌坐而逝蓋先生篤于至性宜  
其如此過荊州七古有句云以賊攻賊侯所恥文望山  
謂關公心事一語寫出覺南連孫權北拒曹操之言終  
屬機械又有題鳳凰臺一律云不到青蓮不是才才人  
心地九天開澄江淨練古推謝黃鶴白雲今讓崔國浩  
汾陽君不見諷深飛燕我之懷香亭奏罷清平調又

藍林書畫詩話

四

賦離騷上鳳臺予嘗謂先生云大著如林終當以此爲第  
一先生首肯

倪東平前輩原令柳城後補宜城性修潔工賞鑒書臨  
董米時出新意詩不常作間爲之聲調極諧即專門者  
或居其下唐荊洲先生戲稱爲柳生詩其偕友人飲豐  
臺劉園云五年燕市苦摧殘怪底今朝喜欲狂婪尾干  
畦春爛漫紅螺百罰興飛揚桑麻被野分泉澗竹樹成  
村散夏涼極目晴郊思小竈尊前切莫舞山香此亦似  
經鍾鍊者

太和楊松舟年伯赴任河西日過晉甯爲予言太和令

屠雁湖先生都門元夜有句云萬里他鄉人共醉一年  
此夜月初盈蠶下遂有屠初盈之呼予今年元夕亦有  
句云一年又見初圓月萬里同看不夜天未知與屠句  
何似恨不起先生一正之

施竹田布衣爲編修芳谷師從叔少從鶴峯中丞游久  
負詩名硯北嘗誦其句云天銜夜月重梅冷深惹秋風  
落葉多驚秋氣短將軍樹愛月情多姊妹花風雲高閣  
低河漢燈火秋窗見古今俱近大歷十子甲午北上晤  
于金馬坊于素觀其近集遂以二絕投于云夕陽古寺  
三分雪流水孤村數點鴉自有詩人橫幅在不辭千里

蔭椿書屋詩話

卷

看梅花柳市寒深新貫酒月泉歲暮苦徵詩請君好讀  
談龍錄秋谷漁洋舊所師庚戌春文望山于都門誦其  
紫荆里七古氣體豪逸不減玉局公惜篇長未及備載  
段可石同年弱冠卽享盛名落筆敏妙尤工行草成進  
士年近五十素與段玉三王雪廬唱和乙未赴南宮有  
題木洲一律次聯云灘急白飛千古雪江平青熨一痕  
天結聯則有買宅之意同輩皆艷稱之子戊申南還過  
此感成一絕並寄可石云木洲買宅總虛謀雲樹陰陰  
水自流辛苦題詩前進士江天灘雪共千秋

檄亭同年爲游戎陸公仲子能書畫結社碧曉別院

有舡載波光直到門之句夢樓太守極賞之廣爲延鑒  
遂作波光圖遍索諸名人題咏且自號波光以附于趙  
倚樓鮑孤雁之後前歲暴卒年未五十則波光二字早  
萬不壽之徵

陳雪嶺樂亭人性簡傲喜諧謔畫無師授落筆便肖凡  
人世猥瑣鄙褻之事一經描寫無不各極其態曾宿石  
白比禪院有句云沙鳥月明呼客夢野花風定伴僧閒  
頗入靜悟子題其集後云沙鳥月明呼客夢野花風定  
伴僧閒南樓楚雨吳江水各有詩留天地間蓋用張養  
重之與漁洋也年逾六十面色如嬰兒素談引導之術

蔭椿書屋詩話

卷

似亦有得在畿東可稱一奇士  
裴孝廉璞軒丙申歲卽從子遊食貧力學子嘗贈以句  
云積苦攻文朝畫粥息心稽古夜披帷蓋紀實也庚子  
獲雋辛丑亦入額竟爲有力者所擠子戊申南還以詩  
送別有句云十年張翰秋風思萬里成連渤海絃頗能  
不忘其所自

天津太守金質夫梅影四律和者甚夥予亦有作爲南  
園所刪評曰題本纖碎詩卽工何益然如大鴻臚陳澧  
嶼先生月下梅影云鶴背凝香靜不知唐若村文學燈  
下梅影云帳中如見李夫人造語精當似亦可傳

湘潭張鏡湖爲潭嶼先生內姪先生分巡迤西鏡湖在  
其署嘗管聚龍殿劍川蘭州皆所涉歷後于永平總鹽  
筭與予甚契其談詩最重格律銖稱黍度每鮮當意者  
曾有白桃花一律云似爲清明愿未醉夕陽含影艷全  
收三春雪點名園裏二月霜飛古渡頭妝試藥宮誰傳  
粉浪搖湘岸欲迷鷗芳魂不返天台路玉鏡空餘一段  
愁此蓋悼亡之作也託物言情較之潘安仁遺挂猶在  
壁倍覺凄絕

蔭椿書屋詩話

七

謝九默夫南昌人乃尊官參戎少習弓馬二十始知向  
學經史子籍以及陰陽孤虛醫卜相數無不力窮其  
奧甫四旬鬚髮皓然意有弗屑雖對坐終日不交一言  
心所許可者獨得風馳泉湧瀾數下未肯卽休與予交  
最善曾題水仙花六絕句見寄有云沙寒未必栖根穩  
留取幽香寄所思又云應是有香無地著一池清淺憶  
蓬萊西還日以絕句十四章送別其五云一度高歌一  
愴神短蓬風雪馬前春江西坡上如回首應念天涯有  
故人其末云海鶴穩迹尙留送君何異失浮坵苦吟  
從此無人會眞爲團茶憶趙州清轉疎峭大類北宋名  
家予亦贈以一律首云貌如山立句如城天上星辰指  
挈名說劍心同漆園爽吟詩骨比建安清敢因捫虱疑

王猛喜爲聞雞識祖生閱盡炎涼情轉熱十年遼海賦  
孤征次云莫彈長欵嘆無魚緩步何妨且當車白首功  
名誰許共青山事業我終疎霜凝紫塞秋風勁雲鎖遙  
空夜曉虛天地茫茫如此大應容吾輩結縛盧傾倒之  
運不覺探喉而出未知謝四溟盧次梗較渠何如

吳興戴香帆詩才雋上兼工駢體移寓畿南之蘆台場  
西接津門東鄰少海嘗題延秀亭以見意云海天晴雨  
皆宜畫烟水蒹葭大有人又和予秋柳云秋水孤帆栖  
極浦遠天殘照下高城句外遠神正復不淺

蔭椿書屋詩話

末

以詩調之有句云貫魚原有序射雉不嫌多落筆便無  
槍氣嘗著玉垞日記高幾逾尺凡應接往來風雷晴雨  
及一切鄙瑣之事無不具備又撰留仙閣一串珠火裏  
蓮諸小說才情敏妙不在李笠翁之下

集句起于王介甫後亦寥寥近世朱竹垞先生著番錦  
詞疑出鬼工遂多效顰者山陰戴上舍玉亭有古今體  
集唐數百首屬于評點指事彙情絕無補綴之痕可稱  
此道高手然其自作便不見佳嘗記其齡兒詞六絕云  
金絡青驄白玉鞍高楚穠莖門戶慣登壇薛逢閃然欲  
落還收得劉言不見江湖行路難杜甫綵燾高于百尺

樓王建 有遮欄處任鈞留元風飄香袂空中舞李白

百歲皆呈未放休張籍薄粉輕朱取次施羅虬形同秋

後牡丹枝關盼盼忽然笑語半天上劉禹錫著畫工夫人

未知元稹東風無力萬花殘李商隱粉落香肌汗未乾崔

王裊裊橫枝高百尺王建等閒平地起波瀾劉禹錫倚風

如唱步虛詞韋莊晝日飄揚出定時李白倒挂纖腰學

垂柳劉言再三招手起來遲王季羣荒階行盡又重行僧

蘭迴雪從風暗有情顧況舞勝柳枝腰更軟崔开世間

何物比輕盈郭震描寫繩伎曲盡其態

吳百藥先生幼負偉譽嘗往來塞外屢著奇詠辛未成

陰橋書屋詩話

九

進士歷官內閣侍讀後以病耳告休總鹽筴于蘆臺與

家君稱莫逆交有桐華閣詩鈔八卷其老去一絕云老

去翻憐意氣孤枉將甲子瀾泥塗漫言長事袁絲少弟

蓄何曾得灌夫再過薊州云秋到山城朔氣迴寥天大

落雁聲哀先生老去營何事如此風霜數往來慷慨激

越落紙有聲聞同年丁鏡山給諫沒于中州云老去戀

親舊知交已無幾乃當危病中復報故人死憶作相別

時三年速彈指方寄遲君書良晤疑在邇豈期凶耗傳

驚魂生還起前春悼湯公李商隱昨秋哭周子立崖俱往

猶在心何圖君又爾淄淄中岳雲湯湯大河水西日不

可追東流詎能止念之如循環悲來不自救年迫桑榆

間那堪數聞此又哭申笏山中丞兩起句云老罷無多

淚何堪哭到君亦知終到盡身在不無悲所謂驚心動

魄一字千金讀之令人淒然增友朋之重近時作者罕

有其匹

常熟錢公讓山任鹽經歷令子雋選子甲午同年現尹

陝西之郿縣公好飲耽吟每有所作輒與謝默夫商榷

必穩而後示人其運河舟中有句云綠樹一江殘照裏

白頭划槳賣冰瓜較之王阮翁半江紅樹賣鱸魚尤覺

清妙

陰橋書屋詩話

十

元和沈公名光裕王申孝廉曾任石碑廳篤志績學旋

卒于署無子少妻馬孺人撫柩歸蘇藏書數千卷皆已

零落予猶購得大復滄溟二集悉心評註丹墨如新不

愧風雅之士衙齋壞壁上粘津門秋興一律云瀕海林

亭日易沈憑高望遠輒驚心河堤露白王孫草城闕風

溲少女砧庾信江關年事暮仲宣詞賦客愁深飄零仍

結天涯夢每向塵勞憶漢陰聲調悽婉誦之令人寡歡

海寧查二以名家子幼即工吟咏不屑仕進為吳百藥

先生客遂移居遵化州之平安城與予未識面然每向

諸朋好處道予不置曾記其贈張鏡湖一律云風雨舊



晉經揚帆過洞庭瀟湘秋湛湛岫嶺曉冥冥囊貯騷人賦  
賦則懷帝子靈長沙遷客盡雙眼爲誰青兀傲之氣溢  
于言表百藥題予詩月圖七古卽出其手清轉明麗大  
似初唐風格

唐代詩人多出秦晉梁宋間靖康後風氣遂自北而南  
予原籍山西都門所嗜鄉人鮮講韻語者庚子春與陽  
曲折霽山前輩同寓北極菴以全集囑編訂妥帖排稟  
卓然可傳連洋集外鮮有其敵旋補令粵東與彭大南  
池同爲孫補山先生所推重疊記其信陽州題壁下半  
律云雲氣連天來北岳秋聲一夜滿中州可憐桐柏山

蔭椿書屋詩話

三

前月猶照西風鶴鶴樓音響沈雄不亞李北地黃河水  
遶漢宮牆之作慰予下第句云騏驥有時蹶雲霄空後  
高丙午丁未間聞其卒于粵署未識遺詩能不零落否  
辛丑會闈之二場一同號生英姿磊落議論風發歷誦  
其近體詩自爲擊節琅琅可聽中有落木關河圖恨賦  
秋風天地入商聲之句予急起款之始知爲鳳臺苗公  
名令琮以乙酉選貢中戊子副車幸卯魁於鄉會執經  
沈宗伯之門故詩特有原委旋挑入二等補授寧鄉訓  
導青蘊半幅天每設此以爲詩人歇脚之所可歎亦復  
可笑

陽城郭梅崖性洪欽喜作五七字近體詩尹樂亭日曾  
遊石自坵坵故在大海中綠洋間之梅崖得句云觀于  
隨者難爲水自有天來便此山拍手狂呼把杯叫絕張  
鏡湖議其裁對欠工然平心論之亦不失爲好句第嫌  
內竟殊少含蓄耳予次之云空外屢嘘能作市沙頭蟻  
起盡成山又云驚沙到此都成坵積水河期更有山梅  
崖閱之啞然曰君何逼人太甚耶

屈微君悔翁甘肅甯夏人丙辰舉鴻博不遇去遊吳越  
世皆呼爲小屈蓋以別于翁山處士也著有弱水集寄  
意高遠張鏡湖誦其睡燕後半律云深閨香爇簾垂地  
小院人稀日照梁夢裏莫尋王謝宅漢家何處覓昭陽

蔭椿書屋詩話

三

戴香帆亦誦其潼關五律云雄關截雲起得得此閒行  
果扼中原險空憐四塞平日華含岳色風勢壯河聲畢  
世無征戰譙樓角自鳴治熙諸老後巍然成一家  
德州盧雅南先生長不滿二尺而胸中筆下皆具兼人  
之才轉運兩淮日修禊紅橋以繼阮翁之盛嘗手選山  
左詩鈔並刻感舊集諸書宏獎風流四十年來所罕觀  
而吏事精察每蒞任輒傳循卓聲曾以薄譴配新疆有  
句云百年便許朝金闕萬里何辭出玉門後果賜環較  
之紀曉嵐先生相逢不用通名姓出塞詞臣自古無便

許厚敦詩

京江王夢樓先生以庚辰名探花入詞林大考第一晉  
侍讀出守臨安為屬吏所累部議降調其赴省日過晉  
寧獨游段氏竹園主人出紙索書先生即題云晉寧南  
郭外修竹自成林風過戛鳴玉似聞流水琴綠天寒欲  
滴白晝淡生陰而我栖栖者于茲清道心一氣阿成自  
然高妙時子年甫十四亦和云既然居修竹合讓子猷  
看地迴煙痕密天低月影寒况聞減騎從相對倚檀欒  
嘯罷歸來晚神移第幾竿蓋先生咏竹子則咏咏竹者  
雖少作似不草草故記之

蘇梅書屋詩話

三

陳翼叔名佐才不知何許人為勝國時桂王由榔將孫  
可望入滇雖以恢復為名而賊性未悛挾主請封肆行  
殺戮翼叔心傷之遂遁去隱于陽瓜亂定後改道士裝  
手製一石榔榔成適謝世著有天叫集寧瘦居是何甚  
等草其題闕帝宮云漢家無寸土關帝廟長存試問何  
功德殺戮為天尊曹瞞亦殺戮至今鬼猶哭樂府云龍  
死有小龍鳳死有小鳳咏茶花云染紅一塊地遮黑半  
邊天論其詩可知其遇至其送遠曲云臨欲別時不及  
問可過雲遮那座山又有五言云斜月低于樹遠山高  
過天一種清妙之致前後若出兩手俗傳不識字而能

詩恐未必爾

松溪彭公諱印古竹林族大王父也幼負材兵燹中偶  
獲一麗質蓋樂昌紅拂者流懼人物色之鍵戶相守遂  
抱相如疾未四十而終著有松溪集多挺拔語嘗記其  
一絕云一林烟樹裏隱隱兩三家怕有人尋問溪邊不  
種花愈淺愈真宛然唐人聲口

本朝來吾郡詩學首蒙化蓋有退菴先生父子提唱其  
間遂多可觀者退菴尤工書畫九十餘能于燈下作蠅  
頭楷喜寫松鶴飄飄有仙氣山水亦到四大家妙處著  
撫松吟其司諭浪穹口曾題潛龍菴云黃屋青山並渺

蘇梅書屋詩話

毒

茫獨留遺跡小雲堂沈淪哀冕悲皇祖寂寞袞袞老梵  
王燈火半龕懸午夜忠魂一碣臥斜陽傍有希賢  
應能墓 死生  
不盡君臣淚添得彌茶水更長懷古詩可謂及格高出  
許渾劉滄遠甚

張景園孝廉退菴先生從孫詩書俱有祖風嘗渡黃河  
有句云九萬里奔東海潤一千年為聖人清與竹林乾  
坤惟此水江漢盡支流分道揚鑿各極其致

吾鄉張鶴亭幼即能詩丹山聖峯葦塘皆與之善子終  
未識面嘗和楊一川書生八咏韻云天下讓君先放出  
名山埋我不妨窮舌云帳下談兵驚客咏軍中嚼血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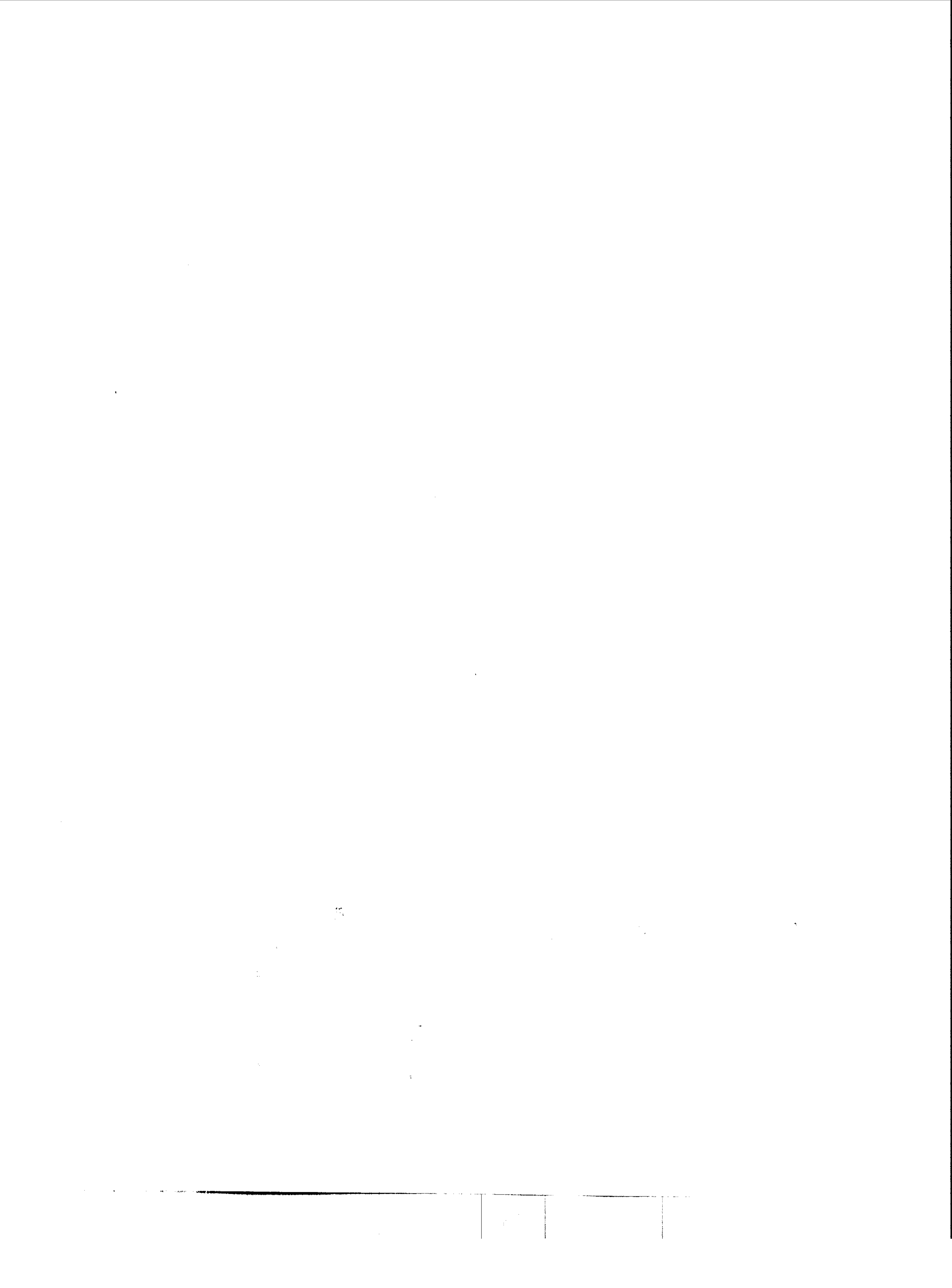
猿啼栗亭極賞之竹林已酉秋陽江懷人云師丹歸去  
紗爲帳張祜狂來酒滿尊與子作對其人想當不俗  
優人得發周姓武進籍三十年都中名曰燕蘭小譜評  
其爲崑班之最予猶及見之香帆嘗誦今宮坊劉存厚  
先生斜橋一絕云去年花底送吳舫綠滿春淮水半篙  
行到斜橋重回首春風一樹野櫻桃情境兩妙蓋卽爲  
此優而作者

安州陳臬使詩才雄傑尤工七言古予曾見其東門行  
驪山溫泉諸作沈鬱處不減遺山道園丁亥寓長蘆運  
使陳潭嶼先生署時有起復之意其閏七夕句云綠宮  
舊樓書屋語

去

再去添絨線烏鵲重來費羽毛較之趙秋谷未必天孫  
思再渡世間兒女漫相猜同床各夢互極其趣

音



英  
司  
慶  
齊  
育  
高

新  
德  
一  
新  
慶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春雪亭詩話

吳興叢書

武康 徐熊飛 雪廬

嘉慶十年冬客乍浦都統西將軍幕府友人以詩卷

相質零篇斷什信手登記並出京時所見郵亭題壁

拉雜書之春雪亭者軍中讀書處也即以顏其端云

乙丑五月偕潘恆軒廷錫出京自劉智廟至曲律店邱

陵蒼然漸有山意日午停驂旅舍憶漁陽舊句補書於

壁曲律店子黃河匡朝來一雨清風靈青松短壑不能

住馬蹄又踏長安街復用其起句和之曲律店子黃河

匡人家臨水開荆柴小車絡繹過橋去入山便覺林泉

佳恆軒亦題一絕云曲律店子黃河匡土墻一帶圍松

春詩話

一嘉業堂校刊

齋好風吹送綠陰滿畫長山鳥鳴啾啾時五月二十日

也後閱詩話知漁洋詩亦題於五月二十日

梁莊御馱日已薄暝索燭讀壁間詩有秀峯一絕云長

隄隱隱柳鬢鬢月落烏嘯送曉驂涼氣侵衣天欲曙馬

蹄聲裏夢江南此詩不知何人所作李墨莊先生鼎元

筆記亦載之

停驂紅花埠旅店幽敞紅窗綠箔搖蕩日影窗隅暗塵

凝壁有絕句云天門曉霞紅上衣阿甄夜跨雙鸞飛玉

樓夢斷縷金雁十二畫屏山翠微

淮南水溢塘岸悉圯舟行洪澤河中渾茫不辨涯涘舟

中以紀災詩賦恆軒恆軒題其後云鏡社湖中放短舫

故人詩句走雷霆老夫不敢高聲誦恐有蛟龍出水聽  
讀之恍在煙波兀兀時也

昔予錄郁心哉詩並述其爲人已采入兩浙輶軒錄矣

今又得丁半間半閒名曙英居乍浦城西隅一椽湫溢

與傭保雜處喜爲詩清新無俗韻吳鑑湖自清溪移居

西郭半閒題其壁云半椽容膝下江鄉插槿編籬護草

堂三徑菊栽陶靖節一船書載米襄陽招邀舊侶開吟

社消受清風坐碧篁我亦南村耦耕者相將朝夕話農

桑

戊午春夏間攜內子陸素心蘭垞讀書上水村之松風

樓蓬門雙掩青苔滿牆深得山居之樂時邵童子樸方

春詩話

二

九歲亦相隨授章句樸穎悟能爲小詩嘗有句云屋上

松風響蕭蕭作雨聲開門人不見山月一池明爲蘭垞

所賞蘭垞有村曉絕句云西風陣陣襲衣裳曉色當窗

鬢影涼獨向枳籬疏立處一村秋露稻花香又作六言

詩口授兒子金鏡云滿院桃花開落重來燕子蕭條一

片斜陽細雨黃昏聲在芭蕉子頗怪其淒颯是秋蘭垞

謝世樸歸平湖卽於其冬殤逝殆詩識也

邱靜齋名永安甘肅迪化州綏來縣人官乍浦巡檢司

善寫蘭竹得顧定之吳仲圭遺意嘗作土山登高記雅

潔不減汪堯峯土山在乍浦北平蕪一簣耳其圖則潘

雪子作也雪子名晨暉乍浦人畫格奇逸在胡飛濤顧

松仙之間乍浦登高者皆向九峯雪子獨與其友披翦  
草蔓就土山登焉蓋不屑苟同乎人也昔與宋茗香丈  
客西冷適遇重九茗香欲矯舊俗訪極低之地往遊客  
曰低則無若東嶽廟地獄中者則大喜與客攜酒往極  
歡而歸故予題雪子土山圖云鵝池翻却登高局地獄  
曾窺變相圖爭似羣公齊拍手眼看秋色落平蕪一時  
諧謔皆可入啟顏錄者也

妹婿陸秋圃 聯奎 詩才清逸與姚素園 五庸 家兩山 元

稱前溪三子嘗客塘栖作水西消夏詞傳誦一時雪  
夜偶得絕句云夜來急霰打窗紗襪被孤眠鄉夢賒未  
識前溪深雪裏明朝幾處有梅花李松匡廣文深賞之

春詩話

未幾秋圃死此詩遂成絕筆

子弱冠客授柳溪時同邑駱寓翁先生 鴻表 客溪南平

湖口香樹先生 錫蕙 居溪東二先生與予有師資之助

每相見輒以學術砥礪前輩古道不可及也寓翁以岐

黃術託迹村舍治病之暇輒下簾讀書五經各有發明

積稿草盈積嘗有村舍絕句云芭蕉陰陰青入簾朝來

忽失南山尖滿林宿霧欲成雨時有鷓鴣啼過檐香樹

居清溪田舍即沈南亭黑蛙齋故址憶其題村店壁云

雪花一丈壓倒牆西家黃犢凍欲僵野夫赤脚出門去

獨木橋邊新酒香雲臺夫子輯軒錄時予求二先生

遺集不得印以此二詩入之

海鹽陳芳華善彈詞以其術著名江湖間嘗屬畫師寫  
玉溪品泉圖陸梅谷先生題云可惜江湖老此身品泉  
歲歲玉溪春不然談笑金門側亦是談諧絕世人

新溪姚前鑑號半帆年甫弱冠以行賈客乍浦學詩於  
朱雅山清超入格秋柳四首寄託高遠一時稱爲絕唱  
他如林皋纓鶴警露草遍蛩吟鶯調風舌煖火鑽柳煙  
新春深水國蛙成市香暖花房蝶作家茶能苦口真良  
友竹抱冬心是我師一峯翠隔東西寺萬竹深藏斷續  
鐘諸句皆不失唐宋人遺意又題畫菊云滴來竹露清  
如許酒作秋花瘦 憐絕勝去年重九日淡煙疏雨矮  
籬邊又嘗作蛩聲賦纏綿淒切似陳隋人風格

春詩話

四

陸鏞號水如乍浦人亦學詩於朱雅山風格峻潔與姚  
半帆並妙秋思絕句云紅藕花殘野渚秋夜涼簾影半  
垂鉤滿庭明月清於水蟋蟀聲中獨倚樓若漁洋山人  
見之應亦賞其超絕也又採梅云雪霽野橋露風香仄  
徑深懷友云孤村一雨後幾處亂蟬鳴訪友云溪水綠  
環戶秋花香隔離咏綠陰云嫩晴村落煙中辨薄暝田  
家畫裏看晚歸云梵鐘送客入深鷗歸鳥先人過小橋  
登山云天開曙色分諸嶺海捲寒聲落午潮皆清新入  
妙後受業於予改名鎔號春林

昔予客天風海濤樓滿洲吳牛彙來訪讀其詩而異之  
今客軍幕亟訪其遺集公子 托思多 以一卷出題曰



筆耕集皆官筆帖式時所作也有午日絕句云老屋嚴  
城畔榴花映戰袍軍中方禁酒飲水讀離騷奇氣橫溢  
與昔所見風色壓邊城悲歌氣不平千金買駿骨西去  
訪荆卿二首同一雄健公名常清滿洲正白旗人

王策字竹君海鹽武生僑居乍浦以租運破其家行賈  
自給嘗有草鞋詩云束芻遙剪水雲寒不借編成兩兩  
看懶托豪門陪鷄舄慣隨野叟狎黃冠板橋秋曉霜初  
滑泥路春深雨乍乾却稱老僧行脚健一肩行李陟平  
蠻予戲之爲王草鞋竹君詩與祝樵雲齊名然佳處實  
出其右如曉過丹陽云鄉夢斷雞聲征帆兼客程檣篙  
新事業詩酒舊經營曉日奔牛鎮山花呂子城前途京

春詩話

五

口水一笑大江橫東平道中云夕陽明曠野秋色滿平  
沙棗落禿村樹風高搖葦花療飢紅豆飯夾路白驃車  
僮僕偏承意揚鞭指酒家西疇卽目云數畝平疇水一  
渠老農分穀播來初阿誰贏得工夫在不事農桑愛讀  
書花發茶蘼興已饒綠楊隄外酒帘高遊人不解農人  
苦醉聽春耕響桔槔例此數首皆非樵雲所及樵雲姓  
祝名萬壽善畫工吟咏嘉善縣武生

昔自都門南歸於垞莊旅店壁見臨江仙詞云山雨綿  
綿泥滑滑停車到處淹留簷聲點滴幾曾休濃雲如墨  
天也替人愁已報歸期期又誤有人望斷高樓輕帆何  
日挂扁舟夢魂千里夜夜大江頭詞後不書姓名絕似

北宋好手

車過張夏於食店見絕句云滿山車走嶽崎路行過前  
村大道平旋轉雙輪沙磧裏有時拉石作雷聲又蒙陰  
旅店題壁云高原長夏雲山靜馬前飛過鷺鷥影風塵  
忘却在他鄉一簑煙雨江南景二詩皆不識姓名大抵  
皆踏槐花者作也

圓通庵僧潤堂陸孝廉錫嘉兄也嘗結夏柳溪庵與予  
多所倡和謝世二十年矣所著詩稿散佚無存記其消  
夏絕句云木魚聲歇黃昏靜月浸寒潭石髮香一點禪  
心照蘿薜淡然相對若相忘

子友朱雅山鐘貧苦自勵嘗作除夕食豆渣爲內子解

春詩話

六

嘲詩遠近傳爲佳話其詩云笑從菽乳擷餘芳也向齋  
盤細較量淡佐簞瓢清況減春回餽釘雪花香嘗新那  
許肥甘口吟苦聊充枯澀腸莫漫誇他方丈食他家夫  
婿侍長楊未輸苜蓿先生饌雅稱蓬蒿處士風惜處竟  
如雞肋棄辨來可與菜根同畧添況味糟糠外別署頭  
銜淡泊中轉卹僅年治廢圃朝朝抱甕灌葵菘子和之  
云玉屑霏微得飽遲貧家終歲是齋期聊同茗粥朝朝  
供略伴藜根頓頓宜滋味辨從糧盡後盤飧陳對雪晴  
時忍飢細嚼梅花片說與屠門恐不知三旬九食耐長  
貧土鏗無煙畏及晨著意鳴薑霜片潔有時鑠釜雪花  
勻齋厨淡泊難爲味臙腑清虛不染塵枯槁浮生堪一

笑在家渾似出家人三詩不存稿偶於故紙中檢得因並錄之

予初客平湖卽與朱雅山邵童溪以詩相砥礪左驂右靳各不相捨童溪方滋集行世已久雅山詩予於壬戌春爲刊行數十首皆神妙之作也童溪所居後園幽竹環繞嘗於筍熟時招雅山及予集遠山一角亭明日子與雅山至平湖招陸野橋來舟中命僕人煮魚燒笋同醉弄珠樓上乘輿題壁云海上海上畸人朱雅山荷花池畔掩柴關前身合是霜林鶴吟對秋風兩鬢斑平生不肯因人熱老屋無煙日影趁難得童溪邀吃筍獨乘戩儼一來過東湖片水往來便湖上魚蝦不值錢捫蝨船窗

春詩話

七

共樽酒大風吹破老晴天野橋近爲吟詩叟更與招尋就綠陰相對不知誰主客水天樓閣共登臨一時狂態可想見也

陸野橋來往尊鄉以詩振起後學得其指授者措語皆有法度嘗以馬雲屏李晴峯詩卷寄予皆超潔入微得三昧集氣韻予一爲題詞一作序歸之頃又寄干槎人林海垞兩君詩槎人山中曉行云亂山行不盡月落曉雲昏草暗若無路雞鳴知有村古泉喧石澗修竹護禪門客道三千里風煙勞夢魂海垞村居詩云柳條煙暖正新晴簾底風和鳥亂鳴紅杏數株含宿雨纔過上巳又清明予既定吳牛彖詩成集參領玉瑤臺亦持其會

祖善公詩屬爲編次善公名泰官乍浦營協領所作詩名草竹軒集卷帙甚多公子常松保亦能詩有自怡集

三卷善公探梅詩云小小山頭寺寥寥一個僧疏花寒帶雪瀑水凍成冰古佛無人禮荒岡覓路登暗香何處發乘興策枯藤常公吳興道中云如此溪山引客心滿蓬風雨過南潯秋來新酒家家熟一隻問鷗伴醉吟皆超出埃壘予與吳牛彖詩並錄數卷寄法時帆師選入熙朝雅頌續集

壬戌冬客褚涇卒歲除日與邵子雨鍾山子邵童溪分題戲作咏物詩暇日閱之皆堪絕倒予咏門神云猛氣射庭戶迎年復送年當關聲勢大由寶世情便蕢燭陳

春詩話

八

新酒桃符散曉煙鬚眉空似戟骯髒倚門前子雨咏韃子云蹴踘翻新戲雄雞斷尾長一錢爭得失五步判低昂曲踊分馳道歡呼溢看場憐渠矜捷足意氣正飛揚童溪咏紙爆云餘響振林樾問君何不平青雲看直上白晝忽長鳴鳥雀窺簷避兒童掩耳驚可憐無實用惟解盜虛聲山子咏面具云本色未諧俗鬚眉點綴宜那能驚鬼魅不自辨雄雌臘鼓登場後村童得意時此中真面目畢竟有人知

慈谿羅適齋名有道幼客吾鄉精於青烏之術事親有孝行嘗重趼胼手葬其先人屬予爲文誌之有過虞氏別業絕句云山影牆頭斷復連園林竹樹景蕭然何時

赤脚驅黃犢篋笠平蕪學種田秋江待渡云月冷江空  
天隕霜蕭蕭木葉下秋塘潮聲未至挑燈坐賓燕南飛  
更幾行野外云巒巒青山接遠空鷓鴣聲斷夕陽中芒  
屨間踏溪邊路最愛清涼雨後風

韓伯水鍾與子樓居相比僅隔一垣嘗於雪夕隔牆談

詩申旦忘倦詩致清越不屑苟同流俗偕予遊永馥庵  
題壁云竹遶柴門翠積池隴頭春信燒痕知暖風開遍  
寒梅樹客話僧寮花熟時其他古今雜體皆本色天然  
多可喜者

長生庵在武康萬山深處林泉竒篠人迹都絕姚素園  
避雨投止三宿而去有題壁絕句云窗前幽竹寫秋音

春詩話

九

階下寒潭印佛心一箇山僧伴詩客空堂瓢笠白雲深  
一夕林中客夢長僧雛三上佛前香他時記取閒眠處  
黃葉空山雨滿廊

仲興集古鍾吾地予下第南歸曾題二詩於旅舍之壁  
門人景蘭臺歸自都門解鞍客店見予詩尙未泯滅亦  
題其後云老梅花底黃茅屋鴻爪匆匆印雪泥席帽隨  
身人被酒三千里外感輪蹄河流殷地此停驂雪滿羊  
羔酒不酣明發扁舟公路浦櫓聲搖夢到江南蘭臺名  
文順天府學諸生

邱靜齋官乍浦司巡檢門庭蕭然嘗賣畫自給予曾見  
其土山登高記頗得南宋人風致近以詩一卷投贈皆

清新出塵絕句更有餘韻題墨竹送人云西湖煙水六  
橋寒未向離亭送玉鞍寫作琅玕圖一幅寄君聊作柳  
條看墨蘭云一卷離騷寄託深國香零落到如今明知  
未合幽人意且與空山結素心

楊梅溪名一鴻江蘇人詩集甚富吳孝廉肇利誦其題

河東君小像云向來煙月總難摹放誕依然見畫圖其  
說前身是楊柳曾聞小字喚靡蕪絳雲樓杏珠空墮紅  
豆莊荒樹已枯誰與春風留鬢影漆還如髮雪如膚  
友人劉瑞圃潮好文喜賓客家有卷勺園擅亭池水石  
之勝構李蔣花隱浩東湖葉亘峯極皆爲之圖一時名  
人俱有題詠嘗客杭州觸暑訪小顛於南屏訪澄谷於

春詩話

十

理安寺吳鑑湖贈以絕句云到來匆匆二十日不是尋  
詩便訪僧記取歸時作圖畫雲山添我一枝藤半月相  
將曲澗東湖邊話別又匆匆祇餘一事真堪惜未看前  
山楓葉紅花隱復作南澗訪僧圖贈之

路擇齋守管居乍浦西郭枳籬蘿屋花木蔥籠顏其室  
曰稻香居客至輒留連忘返同里錢海香椒題其壁曰  
碧玉溪流更向西山光林影望中迷衡門兩板掩深翠  
一烏破煙花外啼擇齋爲蘭江先生子讀書好義問卽  
詩灌蘭菊花時必招一二窮友吟嘯永日嘗作雨中雅  
集圖屬予爲文記之

前輩林漢閣中麟作乍浦竹枝詞百首紀述風土曲盡

纖細猶子雪巖詩格詩致清麗與陸春林姚半帆錢海香齊名題秋意圖云獨坐桐陰背夕暉秋庭涼透碧羅衣不知團扇隨風墮驚起花間蛺蝶飛

金山莊霞軒名一飛積學能文爲沈文恪公所賞嘗肄業國子監以副貢考職未補官卽策蹇歸著作不輟曾以詩稿寄予句如夜風多大吠村雨少人聲墟落人煙少湖田地勢低鳥栖禿樹疑添葉雪舞迴風盡作花荷葉香清煙雨後竹林風好夏秋時諸聯皆清新雋永非風塵人所能道霞軒婿顧五溪名善亦能詩有暮鴉爭禿樹秋色上孤城之句爲一時傳誦

春詩話

十一

上與何聊生作龍灣唱和詩屬予作駢體序之西麓豪於酒醉輒擊節狂歌目空一世顧其詩鍛鍊工細如隋宮云殘冬剪綵花交樹清夜吹簫月滿橋憶得云燕壘泥香春入室蜂衙花暖蜜成家宮詞云堪憐同是金莖露飛作鴛鴦瓦上霜諸語皆深得西崑之妙至咏劍云不知異日爲誰用看汝徒增意氣來則又生氣橫溢矣昔讀馬雲屏詩愛其文外獨絕曾作詩題其卷端然僅見五言一體耳其絕句深得宋人三昧者如過田家云迢迢秋水映清霞茅屋柴門三兩家村犬吠人隨路轉豆花籬外板橋斜約友遊九峯不果復訂吳興之遊云峯泖前期踐未能扁舟且復訂吳興不然猿鶴應騰笑

負却空山老大藤宿橫溪村舍云翦燈殘夜話低徊門外寒潮帶雨來酒醒不知天已曙捲簾黃葉落成堆登香芸閣云雲開雨霽水平溪村樹重重欲望迷詩思忽來吟未穩數聲啼鳥過林西皆語淺韻流卽之靡盡雲屏弟子治勤學早世曾作三江圖考能補前人所未及亦工詩午日絕句云經雨園林綠影交銜泥燕子補新巢江村風景又重午坐覺茶煙出竹梢雲屏名銓子治名鑰

春詩話

十二

當湖陸一帆敦倫年未三十才氣雄鷺易梧岡大令鳳庭極器之老梅詩云曉看庭外半林雪未識老梅何處開酒熟喜憑高閣坐詩成恰好故人來暗香風約出林表古樹月明無塵埃遙憶寒山冰壓谷一枝孤映水邊臺又西湖句云明月有情常在水好雲無處不遮山山圍古寺青千疊江入遙天白一痕皆磊落欹崎一空依傍

葉巨峯詩格淵雋謹守池西家法尤以丹青著名嘗仿古作小冊介予入瓊環仙館雲臺師題其端云石林燕語記陳編文采依然見昔賢想像玲瓏山下在晴窗蘸筆寫雲煙風物江南幾度來溪山如髮水如苔不知粉墨春秋裏可似蕭疏葉楚材巨峯淑配朱蘭貞亦工六法以寫生花鳥稱於時

嘉興武秋樵承烈居漢塘市中閉關下鍵與吳翁肇登

相倡和曾刻秋樵詩鈔一卷爲遠近傳誦未刻稿中佳句甚多如春暖晒蠶子風香焙野茶蘆喧飛野雀岸囓長春潮潮水貫池滿山雲壓竹斜天晴禽語亂山午樹陰圓雞鳴桑葉樹午飯菜花田隔岸野桃落過牆桑葉青諸聯皆深入唐人三昧非皮附王孟者能及吳翁布衣市隱熟精諸史年踰七十猶纂述不休著有諸史窺斑竹香偶著等書嘗題高青邱集云孝陵人比漢高皇翦艾羣雄帝業昌功狗但傳誅信越不聞隨陸遺餘殃詩集甚富秋樵爲刻什一行於世

陸柳漁明經

嗣蓋

能文有義行嘗與同人建瓦山普福

庵掩埋無主骸骸築白沙亭爲往來遊觀之所渡江訪

春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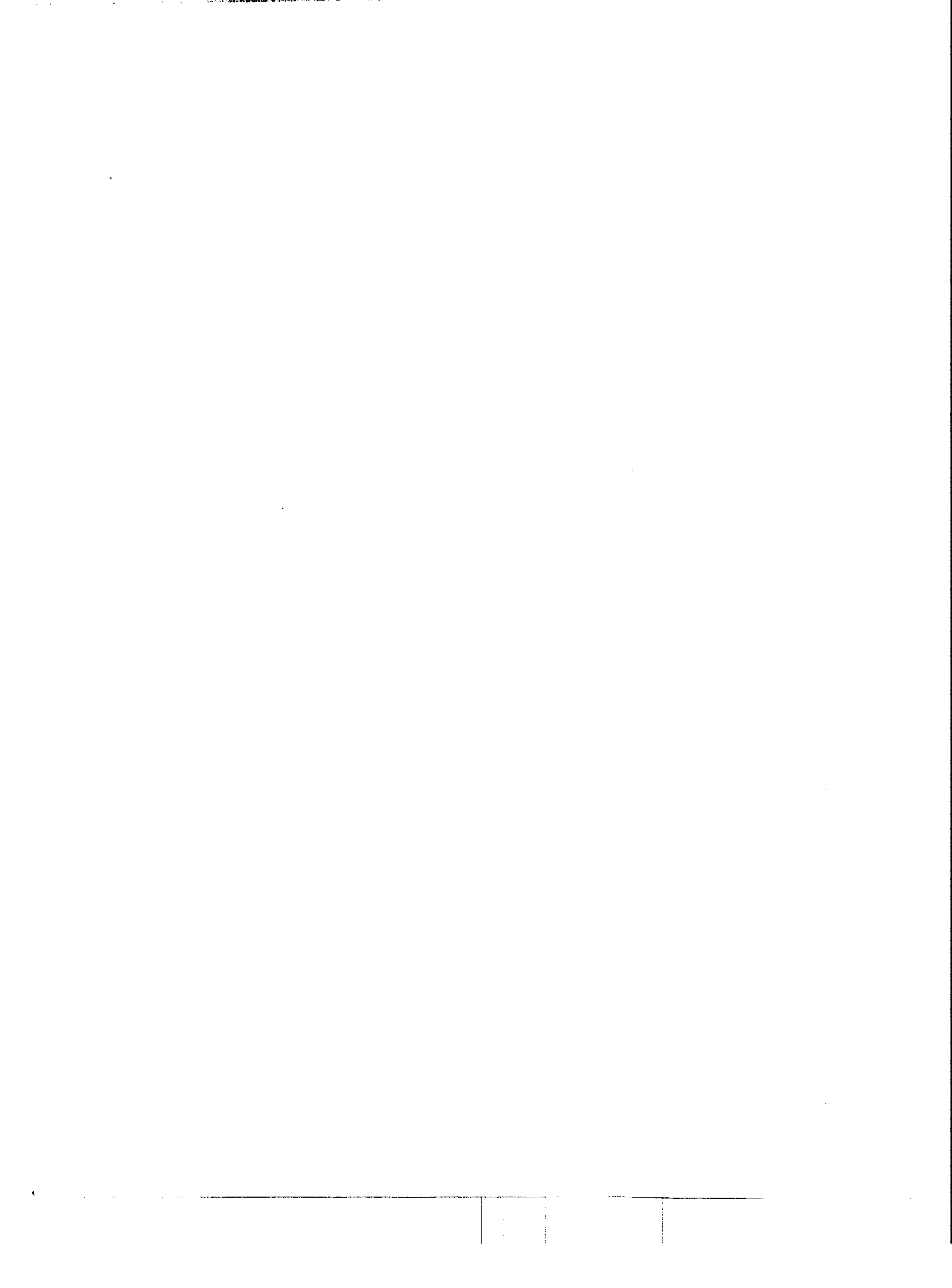
十三

友有曹娥廟詩云千秋曹孝女遺廟在江隈香草埋碑字荒煙冷石臺雨隨淚痕滴潮帶哭聲來誰薦婆娑舞神絃日暮哀幽峭成削絕似潘道遙久客歸桐廬之作雪廬先生未舉鄉薦時極爲阮協揆元所契重蓋阮門諸子無不沽名趨利聲氣之士半出其中惟先生能恬澹自守不失書生本色及館乍浦軍幕一以古學訓迪後進從遊者化之此卷論詩率歸雅正不染隨園之習因錄存以誌所企時間巨寇因祠山社會潛踞廣德恐四安隘口亦難禦守矣危哉咸豐庚申二月十四日庭芬記

春雪亭詩話一卷徐熊飛雪廬撰雪廬字涓揚武康人嘉慶九年舉人少孤母教之成立事母至孝客平湖備歷艱苦益勵志於學行誼文筆卓然有成其詩矢正音而持雅裁清遠峻潔不移於俗駢體文得齊梁初唐之遺學使阮文達公元涖湖雪廬投以啟云春風未至先欣桃李之心時雨將來已動蘭苕之色阮以爲有唐人風範文達及門無不騰達而雪廬獨以孝廉終垂老忽奉特旨授翰林典籍銜亦異數也此詩話雪廬於嘉慶十年冬客乍浦都統西將軍幕府友人以詩卷相質零篇佳句纖悉俱載並出京時所見郵亭題壁選其尤亦收入之斐然可觀署中有春雪亭卽以名其書歲在

春詩話跋

丙辰中元節吳興劉承幹跋



雲南叢書部之九十三

樂  
欄  
詩  
話

卷二

雲南圖書館藏板

甲寅年刊



宜良 嚴廷中

夕陽何處不銷魂馬上黃昏樓上黃昏詞中之精品也

與唐人可憐閨裏月長在漢家營相似平蕪盡處是春

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詞中之神品也與宋人夕陽山外

山相似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詞中之逸品也與

元人新妝滿面猶看鏡殘夢關心懶下樓相似

新柳詩詠者甚多予獨愛章瑄香 深閨未到十分愁

之句瑄香廬江人蘭臺先生 之子先生官武昌鹽

道時先君秉臬楚北同寅中深相契合先君卒後全家

爽 得以扶藪歸里及予今日薄祿自養皆先生力也先生

豈弟慈祥善政在人侍太夫人旋里優游林下瑄香兄

弟聯袂登科瑄香旋成進士官御史天之報施正自不

予與瑄香在武昌一時名流碩士共相往還蘭臺先生

署中如顧劍峯 餘錢香 吳雪鋒 皆為入幕

之賓先君署中則江陰王儕驕先生 主持風雅予嘗

約同人作秋聲詩社黃穀原 均 周築東 史芬洲 福

朝夕過從吟詠唱酬殆無虛日壇坫之盛至今楚人能

言之也惟漢陽常芝仙 道性 屢招不至先君去世後始

來舟中訂交

鮑覺生先生 桂星 一代文人於予尤有知己之感在都

門曾以詩集賜覽惜未錄存先生下世後官貧子幼長

君子堅孝廉又先先生亡遺藁恐一時未能付梓僅記

古詩一首乃辛巳年出都先生為予書扇者錄之以誌

吉光片羽詩云曲徑少人行風吹綠蘿短攜琴選幽石

落日忽已晚高梧起鸞嘯蘭露滴秋坂悠悠山水音空

際出閒婉不待清商彈心期白雲遠

道光壬午赴吳門道經順河集道中見一貴官乘肩輿

張紅蓋前導後隨太平車數乘車中環佩鏗鏘笑語間

藥蘭詩話 甲集 二

雜望之使人意消後讀宋人詩云前隊纓緇衝曉色後

車鶯燕雜春聲歎其工穩

七絕難於雄放張船山先生 送楊荔裳之任川北

道詩可謂雄放矣詩云天外飛書數異才軍容如火萬

山開書生筆墨英雄膽戈馬叢中百鍊來窮邊回首望

烏斯竟過斜陽未可知得句直題天盡處古人無此紀

游詩定有雄才靖百蠻一年來往劍門關三刀不作尋

常夢管領連雲十萬山先生不喜宋儒詩中往往見之

如過眉州云宋時多拘儒惟公有生氣車中云理學傳

應無我輩香奩詩好繼風人汲縣云兒女私情比與殊

詩關君父費踟躕預只作淫奔讀天厄風人遇宋儒  
大抵宋人理學多託空言折服中人則有餘牢籠才智  
則不足當時洛蜀分黨已各挾私見矣

一點緇塵流素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教洗盡千江水  
何似當初未沈時詩佳矣而阻人遷善之心眼前靜境  
未經人道者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微雲澹河漢疏  
雨滴梧桐或問其妙又不能道大約此等句如仙姬神  
女自不以粉黛示人

歷城大明湖對聯甚多無一佳者惟鐵冶亭中丞保四  
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一聯可存金山詩唐

藥欄詩話

甲集

三

宋以來作者甚多予獨愛楊公濟天末樓臺橫北固夜  
深燈火見揚州移置他處不得

隨園詩話載鄭中翰贈內詩云明年春到江南岸楊柳  
青青莫上樓作絕句固應如此著筆方不愧雅人吐屬  
明永樂破金陵建文亡去後宏光亦自金陵出亡徐石  
生二尹鈔金陵懷古云一從燕子飛藩邸又見龍孫走  
舊京此意未經人道

張六琴巡檢諱卿詠老幕云無官操大柄有室守長鯨  
可稱佳句或謂中無老字予應之曰老而無妻曰鰥六  
琴原名詡以字行

詩以在人意中為妙蔣伯生明府因培署汶上縣其尊  
人舊治也畫汶上行春圖徵詩六琴和其原韻云其驚  
措大新官樣私說郎君舊小名

予論詩以柔為主盤空硬語皆矯揉造作為之非正格  
也故於唐之昌黎宋之東坡山谷皆不甚好如皋江黃  
竹干片石詩鈔哀怨絕倫殆於郊寒島瘦外另樹一幟  
者燕子磯云吳楚千秋征戰地乾坤終古去來潮文山  
春眺云孤戍遙連空野燒一樓寒擁亂山鐘客感云貧  
說溫柔空適意愁聞歌吹轉傷心老忽催人愁有據才  
能造命福無權題桃花庵冊子云詞客閒吟荒野月孤

藥欄詩話

甲集

四

僧寒擁破樓霜寄人云有身如蠶繭以寄為生比  
免絲寒夜云古戍凍雲低斷雁空村斜月亂荒雞老狸  
云人鬼叢中亂乾坤劫外存水雲蒸媚骨兒女炫春魂  
疲驢云落葉踏不碎四蹄輕可知均妙予尤愛其暮煙  
凝處失孤村一語畫工所不能到

黃竹袍去詩云袍去一家安將飢換到寒讀之令人失  
笑

道光七年予在歷城蔣竹坪以吳晦亭古人今我齋詩  
刻持贈為摘錄一二以存其人五言如汾江送客云古  
渡落黃葉西風江上愁那堪長病客復送遠行舟海色

黃牛暮灘聲白馬秋相思若汾水于里共悠悠七言如  
六和塔憑眺云絕頂浮圖宿霧開荒荒唐宋舊亭臺錢  
塘努下紅潮伏具嶽霜寒白鴈來社稷金縉和虜策山  
河鐵券定邊才流離瑣尾朝廷小不及婆留闢草萊他  
如買臣云賤干天子易貧悅婦人難村行云遠山遠水  
秋風店黃葉黃花暮雨村又孫夫人廟亂世婚姻成禍  
水七字亦佳晦亭順德人名維彰臨終手書遺札以詩  
稿付其弟子梁章冉辭極哀楚

李易安詞足與李後主並肩予嘗戲謂使易安得配後  
主可稱詞君詞后一老儒作邑曰此等失節婦人雖有

藥欄詩話

甲集

五

數篇佳句亦何足取予笑曰君亦知婦女再醮固是常  
事乎凱風之什孟子以爲親之過小此聖賢之不持苛  
論也國家立法守節者有旌改嫁者無罰此法度之近  
情也君休矣無輕詆詞人時王儕橋先生在座掀髯大  
笑曰是故惡夫佞者然吾不能謂此語之盡非

王儕橋先生一代風雅名重海內試峻堂詩集先君已  
代刊行世矣先生有題茶蘼春去圖二絕後考金石錄  
諸書以易安再適爲傳聞之誤故集中刪去此詩先生  
嘗爲予誦之詩云黃花瘦盡過江東又見瑤階鬪落紅  
細雨忽來香夢冷最難將息是春風覆水何曾再點茶

餞春誰解釀名花茶蘼事了開天棘飛出東牆又一家  
古人詩無自註之理惟眼前紀實語不得不借註以明  
之然詩有因註轉劣者東坡夜泛西湖詩漁人收筒未  
及曉船過惟有菰蒲聲的是湖中將曉靜景乃自註云  
湖中禁魚皆盜釣者豈不令二語索然

毛伯成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抱負語高青邱  
富老不如貧少美游不如惡歸真實語黃仲則賤修不  
如貴天飢聚不如飽散悲墳語若袁子才先生言我明  
日飢我已今日飽言我明日死我已今日好則又曠達  
語也

藥蘭詩話

甲集

六

詩以含蓄不盡爲妙若漢恩自淺胡自深者回休更怨  
楊妃之類則說盡矣予絕愛明袁海叟蘇武泣別圖  
云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詩用替代字最  
可厭如竹日綠篠荷日朱華以及蒼官黃嬾等類令人  
悶悶必如李義山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鬪嬋娟  
始可謂之新巧

盛唐詩如樸玉渾金盎然元氣晚唐詩如雕金琢玉精  
巧絕倫各有所長不可偏廢爭盛較晚皆耳食之論非  
本心語也

蔡文姬將歸別子詩云不謂殘生今卻得旋歸撫抱胡

兒兮泣下霑衣漢使迎我兮四牡駢駢胡兒號兮誰得  
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一步一遠  
兮足難移魂銷影絕兮恩愛遺古音古節三百篇之遺  
也

空林木落長疑雨別浦風多欲上潮與湘潭雲盡暮山  
出巴蜀雪消春水來同一格調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  
吳江一夜生與雲間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同  
一杼軸而皆景中有情卓然名句安見有古今之別耶  
宋人詩話宗韓祖杜令人人生厭黃徹碧溪詩話尊工部  
而抑太白更爲嚶語至謂心術事業可施於廊廟以李

藥欄詩話

甲集

七

杜齊名爲忝竊則全無心肝矣要之少陵自是一代大  
家然何至字字皆經語語皆史如引皇帝二載秋閏八  
月初吉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元年建巳月官有王  
司直以爲史筆森嚴人不易及如此論詩幾於無詩  
少陵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多歡顏香山  
詩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皆不失仁人之  
旨乃碧溪詩話云同合而論則老杜之心差賢古人自  
詠所懷何煩後人爲之評較且又安見老杜之句其心  
遂賢於香山耶此種議論恨不起始皇焚之  
至性至情語似易而實難或以淺目之非知詩者也如

袁子才先生病中贈內云千金儘買羣花笑一病纔徵  
結髮情送女還吳云好如郎在安眠食莫帶啼痕對鼻  
姑此種真摯語在唐惟香山在宋惟放翁耳近代諸公  
集中不多見此

詩用于支字不以新奇出之則可厭如沈桐威之屈戌  
牢鈞防露眼祕辛私授試風懷始稱新巧

宋太學生鄭所南原名某宋亡後易名思肖寓思趙之  
意工墨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  
人奪去汝不知耶坐卧不北向名其居曰本穴世界以  
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

藥欄詩話

甲集

八

空字去工而加十亦宋字也其詩如不知今日月但夢  
宋山川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會別受一人恩皆念念不  
忘君國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會零落北風中尤  
爲蘊藉惟所著一百二十圖詩殊乏意味如三顧草廬  
云若無三顧草廬意剖出心肝賣與誰周處除三害云  
若是不能降自己縱屠龍虎不爲高此類甚多幾於噴  
飯矣

所南父名震後更名起號菊山詩有可傳者如喜靜云  
素來嫌僻靜今漸與相安師友凋零盡年時出處難春  
風雙屐暖夜雨一鐙寒沫泗曾顏輩何曾作好官荆南

留別云來時秋雨滿江樓歸日春風度客舟回首荆南  
天一角月明吹笛下揚州飲馬長城窟起四句云飲馬  
長城窟下見征人骨長城窟雖深見骨不見心

王介甫修三經義成有賜予王雱亦加職元厚之贈詩  
云陳前輿服嘉桓傳拜後金珠有魯公時人稱誦之

朋友之情惟共患苦者尤切蔣竹坪維時白麗萱壽椿

與予在濟南訂交道光丁亥予重游歷下染瘟疫幾殆

竹坪奔走酷暑中爲予尋醫問藥麗萱數夕不寐與家

人秤藥量水此種情誼較骨肉更切也未三年竹坪麗

萱均歿於歷城予有哭竹坪詩載集中聞麗萱訃音予

藥欄詩話 甲集 九

寄聯挽之云此別竟千秋聞暫時蕭寺停棺午夜懷君

梁上月回頭增百感記當日明湖作客一鐙伴我病中

身

紀曉嵐先生吟灤陽消暑錄中一則云南村董天士不

知其名明末諸生先高祖老友也花王閣贖稿中有哭

天士詩四首曰事專知心自古難平生二老對相看飛

來遺札驚投箸哭到荒村已蓋棺殘稿未收新畫册餘

資惟賣破儒冠布衾兩幅無妨歛在日黔婁不畏寒五

岳填胸氣不平談鋒一觸便縱橫不逢黃祖眞天幸曾

怪嵇康太世情開囈有時邀月入杖藜到處避人行料

應塵海無堪語且試驂鸞向紫京百結懸鶉兩鬢霜自

餐冰雪潤空腸一生惟得秋冬氣到死不知羅綺香原

不娶天士寒貫村醪纔破戒老棲僧舍是還鄉只今一瞑無

餘事未要青蠅作弔忙廿年相約謝風塵天地無情殞

此人亂世逃禪聊解脫衰年哭友倍酸辛觀河決滄連

兵氣齒髮滄浪寄病身泉下有靈應念我白楊孤冢亦

傷神予愛其詩抑鬱頓挫一往情深故錄存之

金壽門自題畫蘭云苦被秋風勾引出和葱和蒜賣街

頭士之輕於出處以致流落不偶者讀之應悽愴悲懷

也

藥欄詩話 甲集 十

梁茵林先生章鉅任山東臬使時招張六琴巡檢入幕

後擢江蘇方伯六琴呈詩以部民受業屬吏祿卿書款

頗別致予笑謂六琴曰可對蠻夷大長老夫臣佗

先生在山左愛才如渴在六琴壁上見予詩大加稱賞

後予奉程月川中丞含章檄調赴省將有所委任忽有

季布之毀中丞惑於人言而止時全家棲遲歷下進退

皆難先生一力維持極爲剖白予亦自此得受知於月

川中丞嘗記一日先生謁中丞出執予手語人曰此少

年名士也無輕視之時多官濟濟立階下莫不驚異噫

知已之感何日忘之故予呈先生詩有肯因小吏羈棲

日費盡憐才宛轉心若使銜環酬夙願全家都是報恩禽之句結句人每謂太過絲不知當日情事耳

高密單野甫可基竹石居葉中如月明灘水人千里霧

落空林雁一行疏雨忽來四五點老梅猶著兩三花窗

紙橫斜如補衲簷禽剝啄似敲門俱有劍南風味塞上

曲云雪天高會醉雙鬢忽發軍書夜襲關一曲琵琶聽

未畢前鋒已過賀蘭山

含山蔣世治題紅樓夢詩鮮麗無比惜全詩不能記憶

詩云八座巍峩綺席開軟紅深翠日追陪老多姑息生

淫孽婦有機謀是禍胎相敬如賓真大雅但求不如亦

藥欄詩話

甲集

二

庸才紛紛李豔桃天處猶見清操一樹梅熒熒多難背

慈嚴千里思家百病添孤介自宜情性傲辛酸不覺語

言尖蓋棺始割今生愛同櫛終存未死嫌淒絕葬花詩

一首年年鸚鵡誦珠簾連珠寶帳合歡牀乳字呼來口

亦香未必姻緣成恍惚豈真雲雨盡荒唐綱常總被輕

浮墮家政都曰長厚荒堪笑神仙猶悟道黃冠羽服老

丹房他如一劍酬君真俠烈九原殉主自從容紅裙裊

裊花間解翠鬢茸茸病裏縫空庭寂寞蘅蕪綠香夢沉

酣芍藥紅豁達絕無兒女態恢諧饒有滑稽風絕世紅

顏多命薄敗家子弟總風流之類均不愧名手

無爲州盧小彭大年詠七姊妹花云倘許東風齊遣嫁

竹林都是畫眉人

劉石菴相公一代名臣相業炳耀寰區豈屑以詞章小

技爭長偶讀清愛堂集摘錄數聯以誌景仰詠梅云雪

滿園林無客到月明庭院有香來雁字云虛空不壞寧

愁憂寰宇同文未要箋二語真相度也

相公讀吳梅村集七律云六朝金粉擅風流射策東堂

片玉收事去不無江總恨宦成薄有杜陵愁淒涼法曲

秦淮夜慷慨悲歌易水秋寶玦飄零紅袖泣幾多哀豔

爲君留

藥欄詩話

甲集

三

蕪湖宋溶江公子語以秀才流落臨湖以終佳句如心

同孺子偏離母跡似流民悔讀書未離草莽休言隱徒

博簪纓豈是名當路野僧偏賣酒近山美婦亦擔柴明

月隨人過小市白雲先我宿前山酒但能賒酸亦醉裘

還未與破何妨又江心浪險鷗偏穩船裏人多客自孤

相傳亦溶江句隨園詩話以二語爲丁貫如作未知孰

是

葉琴柯先生紹桂母李太夫人含章吾鄉鶴峯先生因

培之女詩筆沉雄闊大殊無閨閣氣記其題太白集云

靈鳳翔千仞高歌一代中在天猶被謫入世豈能容騰

落高驃騎恩深郭令公再回唐社稷諸將莫言功通首  
一氣卷舒筆墨之跡俱化或謂容字出韻代易爲入世  
豈求通大遜原句矣因思東冬魚虞之類唐人往往通  
用不以爲嫌近日拘儒每有此膠柱鼓瑟之論

姚廣孝初名天禧年十四出家妙智菴名道衍亦能詩  
有京口七律云樵携年來戰血乾煙花猶自未凋殘五  
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壘野  
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顧青青眼倦看  
詩中取材各有所宜雖一草一木亦須位置得當如天  
桃垂柳雅稱閨闈綠竹紅蕉恰宜秘館梧高柏古繪蕭

藥欄詩話

甲集

十三

寺之風光梅老松蒼是深山之點綴白楊只宜墳墓衰  
草應切戰場此其大畧可以類推因物起興卽景生情  
會心人自加選擇耳使顛倒而妄說之幾何不來遲遲  
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竟全大誥之誦耶

以孔子擬人終竟不可惟師弟或偶用耳王安石哭王  
粲詩云斯文信有寄天豈偏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  
木摧竟以孔子擬子矣怪妄如是

丙申十月在香影廊與葉布帆同集布帆以甘泉張幽  
原廷弼紅薇館詩鈔二卷見示中有送先君官甘藩七  
律二首蓋先君任武昌臬使幽原時官參軍也忽忽昔

餘年矣彈指滄桑何堪回首詩云建牙三楚幾星霜帝  
命開藩赴朔方秦塞山川持節到虞廷岳牧策勳揚乘  
輅此日安邊使簪筆當年畫省郎多少蒼生揮淚別攀  
轅江上獻壺漿一輪卿月照關西功業文章互品題韓  
范勳閩華夏重歐蘇名與斗山齊江樓吹笛招黃鶴鄉  
樹穿雲望碧雞貽我新編紅茗詠郎吟字字盡探驪其  
他佳句如兩窗云深巷泥衝雙屐滑荒廚牆圯一鏡昏  
大梁懷古云天餘趙宋殘疆土地是金元舊戰場

江都曹白村原著有樓心菴稿曲欄云珠箔乍開紅一  
角畫廊新約地三弓綠陰云暝色帶煙殘絮盡碧天如

藥欄詩話

甲集

十四

畫亂鶯啼梅影云春情已淡難論色花事全非只辨香  
江都朱二亭質著有二亭詩鈔論者謂五律勝而七律  
亦自不凡也五言如河上酒樓云落日未西下長河水  
自流秋山云高樹下寒葉亂峯歸白雲懷人云江漢三  
年客飢寒入口家寒食云佳節又寒食故人誰少年春  
日云多情又芳草不盡是春山七言如康山云苦心誰  
復知陳實清論終當恕子雲秋日云絕代文章官闕少  
古來憂患布衣多九日云景物又看黃菊放弟兄漸覺  
白頭多晚眺云紅葉多情游子老青山無恙酒人稽話  
舊云四海漫憐知己少九原漸覺故人多

泰州鄒耳山熊下筆有情聲王山齋集中五言似香山

七言似放翁也元旦云開樽集少長拜母學兒童示弟

云當思規戒日卽是愛憐時待雪云若是肯來宜酒後

似曾有約在梅先新蠅云已消扇底三秋恨來結花間

再世緣吳門云春從款乃聲中去愁在湖山畫裏消

錢唐屠琴塢太守傳著有是程堂集五七古不矜才不

使氣和平大雅一洗近世靡靡之音近體自寫性情無

所依傍五言如野店逢人少炊煙近水無亂鐘蕭寺晚

殘照一峯沉水雲能送客魚鳥不知貧鶴唳不知處秋

山第幾重炊煙不出屋春樹欲浮山七言如狂原無奈

藥欄詩話

甲集

五

悲歌裏貧最難堪錢歲時金盡不妨仍結客時清未可

說歸田委巷衝泥雙屐響小樓呼酒一燈寒天教小雨

留三日人共斜陽載一船七絕如紅日半檐山一角晚

潮如雨送江聲暮色到門看不見萬家煙樹一篝燈此

皆未通籍以前句也入翰林後詩筆專務沈著似別開

生面矣

江都王柳村豫予求其稿不得僅記其秦淮雜詩絕句

云似水涼宵眠不穩蟲聲多在豆花村勞勞亭是銷魂

地涼月半蓬人渡江才人舊夢烏啼散誰遣蘼蕪絲到

秋名士美人俱寂寞荷花開冷半湖秋玉笛銀箏聽不

慣一鞭吟徧六朝山五音之商聲七絕之正格也

詩以氣骨爲主有句無章者氣弱有格無調者骨弱兼

之者其惟阮芸臺相國元乎學經堂詩美不勝收摘錄

一二以見一斑月夜拜滕文公廟云停車滕國廟落月

四更天老屋鐙昏壁寒林霜化煙平原五十里殘碣一

千年願與迂儒說聞來試井田甬江夜泊云風雨夜瀟

瀟荒江正起潮遠帆連海氣短燭接寒宵人靜愁聞角

衣輕欲試貂遙憐荷戈者孤島夜蕭寥

安化陶雲汀先生澍以宮保總督兩江勲業赫奕在人

耳目題阮梅叔明經珠湖漁隱圖云此中便合漁人隱

藥欄詩話

甲集

六

何處桃花別問津我本湘西舊漁父回頭三十六灣秋

大有功高百辟心在一邱之意

雲汀宮保吳淞登礮臺詩四首一時和者數百人江夏

陳芝楣中丞鑾和難字韻云帝澤如春知最溥臣心如

水敢辭難二語是大臣心事亦是大臣氣度

江寧楊樂山朝仁人呼楊瘋子著有白雲軒詩草五言

如遠帆衝霧去寒雁破霜來夕陽愁墮水倦鳥欲巢花

七言如懷顧秋碧云鐙下悲歌兒女淚雨中分飯弟兄

心悔從明月思前世笑對梅花問再生春柳云亂遮水

驛疑無路轉過旗亭別有村錢唐袁簡齋太史詠鏡云



照去虛堂疑有路看來如我更無人白門韓奕山云前  
身知爾爲明月來世逢予或美人

予在山東以詩文受知於長樂梁茵林先生藤花吟館  
集中五七古萃韓蘇李杜之精華爲一家真大手筆也  
近體沈雄高古不矜才藻曾賓谷先生所謂質實不佻  
者五言如喜晴云人家落寒翠夕照破昏黃江天寺云  
日華含海氣梵響雜潮聲虎邱云青山開士蹟黃土美  
人魂溪岸待月云酒從良友醉月自故鄉生七言如舟  
中贈齊北瀛云樽酒論文多李白囊琴逐隊幾槐黃揚  
子江清明云十年踪迹東流水幾度清明北固山吳山

藥欄詩話

甲集

七

云蒼茫天水餘陳跡消受名山幾老僧八月十五夜一  
律云西風客子寒不眠夜色欲午花含煙今月古月同  
一照舉頭低頭都可憐六千餘里故山遠二十一回明  
鏡圓此景此情情誰遣空庭衣露森吟肩先生今年開  
府桂林而予解組歸田矣重瞻山斗不知更在何時何  
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陶雲汀宮保所著印心石屋詩鈔沈著巖整中仍復風  
流自賞似甘興霸鼓吹助戰也吾師顧南雅先生以爲  
才大心細識力並到可謂定評五言如關河絲客路天  
地入扁舟古亭收野氣老樹立斜陽江山容醉客風雨

此登樓七言如詠雪云平將世上三义路隔斷人問萬  
里塵江夏云雨氣欲沈雲夢澤江聲直上武昌城途中  
云野色融春蘇草脚人煙分翠上松尖上元云午夜春  
燈隨處好一天明月此宵圓黃鶴樓云乾坤不老風雲  
色今古長流江漢聲

大興朱厚齋太守浩工詞能詩與弟浣岳齊名人比之  
雙丁二陸馬壘山琴一律云摩霄驚鶴自梳翎網到南  
天墮香冥松石之間枯夏草菊山而後壯冬青於今百  
衲閒情賦此關千秋不忍聽承旨亦工雷氏藝趙松雪  
工製琴  
終南先已撰佳銘

藥欄詩話

甲集

六

秦州分司朱浣岳別駕流工畫山水人物無不入妙尤  
善狂草與酣落筆幾欲奪索靖之席與兄厚齋太守友  
千之愛甚篤白頭兄弟唱和一堂人望之如神仙中人  
曾見其題畫一絕云靜對青山太古容四圍蒼翠白雲  
封招提似有招游意送出林端一杵鐘二十八字千鍾  
百鍊而出之非老手不能也

江都葉竟亭觀廷詩筆高雅著有鐵鑑堂集子酒生秀  
才貴會輯遺稿藏於家而無力付梓予爲摘錄數聯以  
傳讀宋史云珠罌作酒天書貴瓦注工讒鬼語靈歷日  
無光頭太重格天有閣脚偏長春夢蚍蜉戀巢穴秋風

蟋蟀門湖山諸葛菜云竟與大名垂宇宙居然小草管  
興亡不辭北伐鋤非種可惜南中地不毛皆警句也酒  
生亦工詩感予采其尊人詩以五律四首見贈末一首  
云馬服遺書在千篇讀未能謳吟本忠孝風雨畏侵陵  
採摭勞明府流傳抵暗鐙餒生稽首謝展卷淚難勝宛  
轉真摯具見孝思也

樂桐詩話

集

苑

宜良 嚴廷中 秋槎

儀徵汪劍潭太守 端光 名重一時詩稿未付梓散失甚

多阮梅叔明經搜羅其詩若干首於所著瀛舟筆談准

海英靈續集琴言集中錄存可謂不負亡友矣丙中秋

梅叔以太守詩四卷示予屬為錄入藥欄詩話中窮三

日夜而盡讀之無體不備清新如朱門寒雨空尋蝶南

浦西風再送人斷井一灣城路壞短籬三尺寺門荒 秋

草 高雅如宦官自古歸名士好句從來得異鄉 題王少

林集 典麗如身如藥樹成仙易性比蓮花學佛難門巷

藥欄詩話 乙集

東風無樓到江關殘雪有書還 本事 超脫如一年明月

登樓少于古重陽作客多 江樓晚眺 雅飭如曲沼東風

三月老小門疏雨一籃輕 芹 楊花酒店看成市春水蠶

家賣過村 河豚 感慨如遲我聲華殊減色寄人籬落不

成行 殘菊 何地更容官乞食此間已是客無衣 暮春遣

古寺詩詠者多矣如劍潭太守之青山前代去黃葉老

僧歸何可多得

錢塘陳魯山孝廉 寓秦 麗京先叔甲子同年也僑居邗

上倡白桃花詩社名著一時著有香草山房詩集黃海

歌云三十六峯芙蓉青朝啟欲上天冥冥忽然雲氣幻

成海松風吹出蛟龍腥貝闕珠宮插天起峯峯都作三

山儼未放成連海上船何緣已到方蓬裏須臾光射海

門東雲收霧卷波濤空老松怪石帶餘潤佛火猶疑魚

目紅其他佳句五言如題畫云夜色淡如此美人思若

何七言如下第云白紵仍縈慈母線黃金空感故人情

稚女云不礙撒嬌尋懊惱也知對客學端莊姊因有壻

時相謔弟恰能行手自將皆性情詩也

儀徵阮梅叔明經 亭 少以蕉花詩得名所謂小欄定有

吟花客淺碧羅衫一樣長是也著有珠湖草堂詩鈔如

藥欄詩話 乙集

新柳云誰家白舫多羅綺何處紅樓不管絃香車云油

碧帷中人似玉小紅橋畔路生香吳山云萬樹紅連斜

照外一峯青插白雲中渡揚子云煙際白帆瓜步驛雨

中綠樹潤州城郊城道中云稻收涼露干畦白柿壓新

霜萬樹紅夜坐寄小雲姪云樂歲尙憂生計拙故鄉較

比宦途安青山有約辭官易黃葉無聲入夢難春草云

楊柳春風調馬地桃花細雨賣餠天均不愧雅人吐屬

甘泉許春卿 之翰 詩以情勝不作人云亦云語與予唱

酬虞山詩六疊韻而筆不懈真健者也有飛來一將

降非詐掃去千軍退始甘之句亦可見其胸次著有說

文堂詩稿題宣城太守卞竹辰漢江曉渡圖云洲橫玉  
露江煙白山挂銅鉦海日紅贈竹辰太守云巡遍九關  
都御史化行千里古諸侯客除李白無前輩仙有麻姑  
對北堂題海上移情圖云四齡未滿曾觀海一曲無成  
也抱琴感某女子事云美滿姻緣貧女少公平媒灼小  
家稀偶成云鬢髮遲蒼天諱老車魚懶唱自瞞貧病歸  
云歸來惹得小妻譁九夏三秋望眼賒歲已將闕忘返  
里身如無病不思家題魏紅豆白桃花冊子云生憐豆  
子相思苦便化桃花不肯紅

儀徵潘小江 宗藝 詩筆清婉如城東暮歸云西風古城  
藥欄詩話 乙集 三

下秋色正陰陰落葉誰家樹殘陽滿地砧寒林云霜重  
忽驚樵徑白煙疏遙見寺牆紅寒鴉云一枝借暖曾無  
地萬樹驚風忽有聲畧帶殘雲棲廢壘亂翻寒日下空  
城秋夜云壯歲也同秋易到卑官翻比夢難成

江都布衣葉布帆 舟 性幽僻而工詩五言如早春云天  
地自生意溪山欲醒時分韻云明月自寒色黃花猶晚  
蕞白蓮云一鷺入無跡滿湖惟妙香七言如夕陽云干  
古關情憐暮景百年多感戀餘暉輓友云風雨不情蓬  
戶掩米薪無計藥煙銷布帆家藏古硯甚多舊時好結  
客極文酒倡酬之樂晚年詩益工而家日貧矣

吳江郭頻伽 慶 蕩湖船摸魚兒詞云一蓬兒花天酒地  
銷磨風月如許吳娃生長吳船上只共鴛鴦爲侶船六  
柱從不識愁風愁雨天涯路輕橈容與問雨寺東西半  
塘前後商畧泊何處 江南好不在中流簫鼓牽人好夢  
無數十年水驛風燈夜負了畫船聽雨臨別語怕紙醉  
全迷忘却秋娘渡重來記取有澹澹窗紗疏疏簾影隱  
隱數聲櫓可謂此題絕唱

天長王用軒 雨春 詩云卽船頭妾船尾卽看風妾看水  
上下吳江一千里吳江夜泊多巨航東鄰誰家紅粉妝  
西鄰何處千金商各對孤燈淒斷腸不如船中妾守卽  
藥欄詩話 乙集 四

不如船中卽伴妾雙宿雙飛雙蝴蝶  
天長程禹山 虞卿 以春草得名如北郭清明早南朝廢  
寺多誠佳句也著有水西閒館詩鈔情文相生百讀不  
厭猶見先輩典型也

作七絕當如雪藕冰梨鮮脆利齒商寶意先生 盤 送王  
穀原遊建康云此去南朝士女非君家舊巷騰烏衣寒  
花一簇斜陽冷不見紅襟燕子飛殘宵還憶景陽鐘碧  
瓦鱗鱗失故踪留與才人作憑弔秣陵老柳孝陵松風  
格尙在漁洋之上

會賓谷都轉 煥 龍王廟聯云其澤巨區其川曰三江其

浸日五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天長秦欄鎮王靜容女史家貧母死依老父為活感懷

云晨炊煙鎖茅簷白夜紡燈搖土壁紅

十日不來隄上望榮花黃過土神祠土神祠三字從何

處得來

眼前語人自道不出耳孫子瀟湘輓陳小雲姬人王紫

湘云第一人間難得事若蘭親哭趙陽臺朝雲嫁得才

人婿誄筆何曾到老泉蓋小雲尊人雲伯暨汪允莊夫

人均均有誄詞也程禹山孝廉題紅袖添香夜讀書圖

云我亦讀書兼好色不會修到此生來均可謂掃空一

切自具機杼

王慈雨吏部欽霖為人豪邁不羈詩筆雄邁如醉鄉日

月無今古色昇神仙有別離又如黃葉滿山攜帚去夕

陽影裏掃秋聲讀此可以見其為人

端木珊堂國瑚著有太鶴山房詩草予最愛其少婦養

蠶如養女老人憐犢勝憐孫

顧秋碧梟三登金山云海日倒懸金鳥下江湖橫捲白

龍來送人入都云初日滄茫千里雪秋風王屋萬重山

又多累自知難擺脫他生何苦再聰明

錢唐金竹籜楷風雅好客一時知名士多與之游尤心

折於予與許春卿每予過訪必為置酒約春卿同集誠

有心人也著有嬾雲草堂詩存五言如過建隆寺云高

樹纒黃葉秋花自晚叢九日云菊催霜氣早秋入酒杯

先懷楊次雲云夢中家十載江上屋三間七言如竹夫

人云應將新筍留為媵合共寒梅喚作妻老吏云老態

漸招同輩笑一官偏滯異鄉人題畫云暮山千疊亂當

戶新月一弓閒到門秋寺云四壁寒蛩宵禮佛滿龕黃

葉畫懸燈秋墻云酸風冷雨悲陳蹟衰草殘煙憶故人

元日云積雪暖融茅屋角寒梅春透紙窗邊

天長陶南濱主事汝與予訂交於揚州為人正而不腐

鐘敲破萬家煙詠梅云小驛疏鐘遊子夢斷橋殘雪去

年人

常熟蔣伯生明府四培詩不存彙隨得隨棄予僅記其

塞外寄予詩云杯酒南園對夕曛軍符忽下急如焚一

州斗大難容我四海交空賸有君送別擬借孤戍去卜

居不願兩家分別來近作添多少罵鬼書兼歎逝交

伯生侍姬董申林妹亦能詩塞外口占云小言原不要

人聞罷繡無聊遣夜分多謝東坡老居士莫添詩案到

朝雲當窗草草貼花鈿一陣鷓鴣沙破粉妍卻比向時嬌

關好亂山青到鏡臺蔭蓋伯生以刊刻詩句論成故首章及之善戲謔兮婉而多風矣

丹徒嚴問樵保庸以翰林改官山東棲霞令道光乙未

正月予權福山尹問樵以勾當公事來福山盤桓旬日

極文酒之樂由是聯譜兄視予侍兒鏡波亦從問樵問

字焉爲人倘儻不羈不屑屑於禮法小節視醜醜輩蔑

如也詩主氣韻近時罕見者如秋陰云睡鶴續殘夢秋

天低壓門風霜助蕭瑟池館易黃昏遠水三分影寒煙

一縷魂誰將好絃管催出月無痕題人出關詩云金戈

鐵甲肅宵分吟苦聲高萬帳聞手筆直追唐出塞頭銜

藥欄詩話 乙集 七

私署古參軍明駝曉刷千山雪健鶻秋擎大漠雲十六

城中多壯士誰人把酒一酬君他如蘆花云秋水不勝

澹斜陽如此紅石城云一抹斜陽空舊院數聲流水已

南朝夜行云霜雞叫曙三更月老馬馱霜一背秋均自

寫性靈不愧名士風流嘗謂官山東二年於古學得一

瞿文泉於詩學得一嚴秋槎予烏足當此而其目空一

切亦可概見

天長戴湘圖狀元蘭芬有戒淫詩三十首奪婦婦一聯

云綠酒紅樓人醉後白楊青冢鬼啼時輕薄兒聞此固

應猛省未亡人聞此亦當淚下殆比之香山燕子樓詩

尤傷心獨絕也

江都符南樵燦詩筆清婉寄鷗館集中佳句甚多五言

如楓橋云寒山孤客夢落葉一船霜塞上曲云河流沈

暮色歸夢認遠陽七言如夜泊云山圍木葉孤城閉舟

泊蘆花夜月高江上云渡尋春水方生處山在斜陽欲

盡邊七絕如秦淮云雲氣煙光覆大隄花枝草色總淒

迷江南多少閒樓閣留與春風燕子棲春波渺渺木蘭

舟舊曲新翻動客愁一片笛聲吹不斷斜陽和夢下西

樓又萬蝶爭春各抱花一語亦奇

長洲王二波嘉福詩有家法寒浦云荒煙白過無人渡

藥欄詩話 乙集 八

畫板紅欹舊日橋寒柝云清霜城郭初傳角微雪人家

各掩門寒潮云廣陵月落人千里瓜步江空雪一天寒

繁云青園蘭語三重幙紅射梅梢一角樓邗江云九十

春如將去客二分月在最高樓郭外云晚花紅上村娃

髻秋蝶黃於野衲衣二波爲楊甫先生之子先生與先

君丙午同年嘉慶初年同居京師與王儕嶠先生張船

山先生汪浣雲先生時相唱酬忽忽四十餘年老成凋

謝矣二波官儀徵守備文人能武亦僅見者

五七律有通首不對者牛渚西江夜是也有通首對者

風急天高猿嘯哀是也有首二句對三四不對者清晨

八古寺是也有隔位對者語掩六幅湘江水鬢繞巫山一段雲是也

安東程與九得齡丙申重九日袖棗花樓詩一卷訪予

於贈玉樓詩格雅近劍南五言如攜籃拾花種縛草護

桐身野鷗閒似客髡柳禿於僧七言如柳邊喚渡鷹人

語沙上修船落斧聲無可再窮翻快活有時連俗總能

醫菱葉浮池暹受月瓜棚倚樹不驚風均有風致

游仙詩以寄託為佳其次則能出新意耳秣陵陳蘋薈

女史傳淑二絕云燕罷瑤池阿母家酒潮初泛臉邊霞

披雲小立罡風裏閒看仙人掃落花雲來雲去自閒閒

藥欄詩話

乙集

九

詩夢詩魂縹緲間清瑟誤彈湘水曲劫灰飛上綠雲鬢

阮梅叔明經以甘泉謝佩禾蓮詩鈔一卷見示秋柳云

涼月拂殘紅蓼岸西風捲碎白蘋洲九日云節當九日

黃花瘦人到中年白髮多

婁縣楊秋堂元顯紅葉云山市煙寒人倚酒江城日落

雁橫天

靈石王青溪鑒邗上游桃花庵詞云新筍過人長新荷

出水香看青青薺麥齊黃從古竹西歌吹地也一樣有

農桑糖多命末二語別有感慨

歙縣何吟香女史佩芬秋雁云高樓怨笛驚秋早古戍

寒筇入夜多關河搖落悲千里湖海飄零恨一生錢秋云江湖風雨三更夢煙水蘆花一段愁秋懷云病起瘦寬銀約指夢回涼透玉搔頭又藻疏魚露脊荷靜鷺舒拳十字亦妙

浣碧女史佩玉吟香妹也春暮云風暖櫻垂紅子重雨

餘苔繡綠花肥卽景云嫩涼先向水邊生紅蓼青蘋景

最清一箇草蟲飛蔌蔌芙蓉裏作秋聲荷花生日後

四日初度云頭銜自署荷花妹恰好生辰第四朝又秋

夜云夜涼雲蘊藉花睡月温存女史有漁父詞氣味逼

近六朝如綠陰四面紅雨一蓑畫橋柳短春鳴花多又

藥欄詩話

乙集

十

如菰煙渺渺楓葉飛飛春水魚小秋江鱉肥古豔如此

一洗脂粉習氣

予倡春草詩於邗江和者如雲女史中如何芷香佩珠

金仙裳雲封張飲香聽蘭皆有和章已刊入春草唱和

集矣惜諸女士詩集未見無從採入

予春草詩一出大江南北諸名士酬和者二百餘人至

有繪春草於扇頭索書原作者亦一時佳話也曹梅農

贈予詩云曾見碧紗籠處處更宜團扇畫家家

誰知姹紫嬌紅外衣被蒼生別有花此前人詠棉花詩

也戴湘圃學士桑林詩云黃鳥一聲暮綠雲三徑寬江

南數千里未有一人寒與此同一寄託乃有目爲粗淺者非知詩者也

泰山詩最難著筆杜工部岱宗夫如何一首亦只齊魯青未了五字耳惟黃莘田云七十二君銷歇盡夕陽驢背話東封不著一字儘得風流矣

嘉興馮勺園令尹登府詞筆直追玉田著有種芸仙館

詞鈔秋草調寄臺城路云池塘夢綠西風裏詩情香番多少翠影俱蛩紅心怨蝶昨夜江南秋到踏春路香記

舊雨清明酒澆蘇小隴笛聲中吹成牛背夕陽照悽迷煙冷一片認六朝金粉舊恨都掃野火空山殘螢身世

藥欄詩話

乙集

十一

無限荒堆寒峭天涯人老恨頭白王孫幾時歸了莫唱薩蕪明年仍遠道

常熟胡松樵長齡秋夜云梧葉煙含深院雨豆棚人話

故園秋又春雨云空山和土葬梅花亦佳

白門徐湘秋蘭生同人泛舟湖上云一片蘆花最深處

有紅樓處有斜陽

予香影廊夜集一聯云蠲肥菊瘦秋如此人去廊空月

奈何頗爲邗上傳誦莊仿周臣和云垂老持螯奈齒何

予爲之拍案叫絕

保山范廉泉仕義以儀徵令調如皋廉而愛民丙申秋

予打槳眞州猶聞父老念舊尹不去口所著廉泉吟藁中如曉起云枝頭百舌弄聲嬌無限心情慰寂寥驚覺春眠人早起恰逢今日是花朝除夕云頻年作吏向滄洲薄宦眞成萬里游今夜長風吹夢去思家人在海東

頭

甘泉陳小雲壽康工七絕贈平山蓮舟上人云打槳人

歸山下路夕陽樓閣倚秋風秋閨云朝來怪得羅衫冷昨夜芭蕉葉有霜

儀徵玉西御僧保工無題詩如竟夜雨聲蕉葉碎一春

風信棹花終憶來眉影猶蛾綠別後衣痕尙酒香疑雨

藥欄詩話

乙集

十三

集中佳句也予贈詩云傳情錦瑟難求解寫怨離騷恐被讒

江都錢竹坡增慕風雅喜交結得人佳句記誦不忘聞

予輯詩話手錄詩藁一紙送閱好句如豆花云夢迴秋

色裏人話晚涼時白蘋云人歸苦竹黃蘆外秋在荒灘

斷港中又白菜肥時霜有味一語亦新

江都王雲浦棟螢苑一聯云大業江山成腐草蕪城宮

殿鎖煙霞爲時傳誦弟尹鴻嘉賓個儻好客所交皆知

名士嘗賦消夏詞十餘章如日長庭院無人過一枕羲

皇一曲琴雅有宋人風致



甘泉王餘堂以孝友聞大江南北無不知有王孝子也  
子瞻峯嘉紹曉峯檀皆能詩瞻峯詩未見其豪曉峯詩  
以峭拔勝平山堂懷古云十三樓隔蘆蕪外廿四橋橫  
煙雨中呈陶雲汀宮保云分陝東西周太保大江南北  
漢諸侯

浙江周蓮蕖廣詠秋海棠云不曾紅豆春拋子何苦西  
風又發枝寄語有情天上月人間無處種相思錢唐陳  
小雲裴之白秋海棠云暝煙紅斷曲闌干獨翦銀燈背  
月看休向水晶簾外立風吹羅袂十分寒二詩風韻相  
似

藥欄詩話

乙集

三

錢唐汪允莊女史閨閣中之仙才也題徐比玉女史花  
卉遺冊云明月三生仙證果優曇一現夢因緣同小雲  
宴坐云葉落鐘鳴悲夢短花飛劍動奈愁何輓姬人紫  
湘云雲中紫鳳長離鳥天上天機薄命花夜月空林呼  
妙子曉鐘殘夢見瑤華畫眉菱鏡花雙笑記曲珠簾月  
二分錦瑟驚絃懷夢草玉簫舊約返生香哀感頑豔濕  
李集中上乘也女史名端小雲司馬室人  
菜花詩以半畝籠供寒士饌一生不上美人頭為最近  
見錢唐屠修伯兼野花云溪畔美人初識面座中佳士  
未知名二詩格調可稱伯仲之間

甘泉嚴芷衫莊游木蘭院詩云一徑入深竹到門聞磬  
聲心隨雲共靜僧與鶴同清高渾似中唐芷衫王書懋  
書專法漢人淮揚之間嘗推獨步予在山東贈程文京  
云升詩有品過漢晉之間士奴命隋唐以後書之句擬  
書聯贈芷衫也

揚州某氏園戲臺對聯云座客為誰聽二分明月簫聲  
依稀杜牧主人休問有一管春風詞筆點綴揚州  
江都張後果文增秋離一絕云疏疏密密更橫斜半倚  
桑陰半豆花細雨斜風村路近寒煙圍住野人家詩有  
畫意

藥欄詩話

乙集

四

諸暨女史傅珊佩蕙工詩能書年廿六歲卒霜鐘云破  
樓僧獨上黃葉寺初晴寒鴉云陣圍村樹黑聲噪夕陽  
斜皆佳  
維揚鹽菜之利富天下二分明月舊為詩人聚會之場  
二十年來都成廣陵散矣諸君零章斷句尚有膾炙人  
口者錄存一二記昔日之風流卽感此時之冷落五言  
如東臺袁敬作承福登樓云院竹青如雨山花紅到秋  
秦州鄒耳山龍曉行云斜月墮征鞍巖關折已殘馬蹄  
驚地滑人面逼霜寒甘泉江鄭堂詩登齊雲山云人與  
鳥爭路僧邊雲住樓山陽周瞻峯詩登海陵城樓云淮

海十年跡高樓萬里心錢唐許季青乃橋渡揚子江云

濤聲吹地轉雲氣挾山飛江都文質谷治寒月云似共

霜俱望裏惟冷不禁空林鶯鶯亂遠寺帶鐘沈七言如

甘泉魏匏生之峻殘雪云已添三尺作新水猶賸一峯

明斜陽江都張老薑錫問居云臣本布衣甘市隱身無

仙骨亦樓居人前說夢真成妄畫裏看山便當游甘泉

張有堂木落葉云過去秋如人老大生來命比士單寒

甘泉馬起安邗溝云春風一片魚鹽地明月千家

歌舞場音泉程半人元生辰病起云乞食農分僧鉢

淨溫書宵映佛燈紅永康熊介茲方受會賓谷中丞席

藥欄詩話 乙集 圭

上云地原東閣延賓處公是南豐再世人過凌芝泉墓

云寒水半篙斜照外新墳三尺畫橋東錢唐陳小雲裴

懷杜樊川云節度憐才名士少國風好色好詩多送

仲文云客裏看花偏送別病中聽雨倍思家滄州張桂

巖賜寧湖上七絕云十里桃花十里溪一層楊柳一層

隄可憐多少閒池館每到春來鳥亂啼

江寧凌芝泉晉詠燕云門在依稀雖有路香泥零落已

無家花魂云幡雖剪紙招來少塚易埋香斷送多芝泉

後客死揚州竟成詩讖

予每得人好句恆記誦不去口恐久而遂忘也錄存於

此以志一嚮之好全椒吳山尊唐云真永難成偏

作猶高才早達或無年甘泉吳待軒漢偶懷云柴門大

吹客初至瓜渚月明朝未來江都趙觀予汝明和自桃

花云春歸瑤島無多日尋到仙源半是雲甘泉王恆舒

雲錦楊家山云梧桐夜月新詩卷楊柳春風舊草堂甘

泉張墨奴景無題云天生一種如花貌成就聰明本

性情初夏云滿地落紅春不管黃梅天氣雨霏霏甘泉

石硯香金泉春陰云肥添草色侵晨露重壓茶煙過午

風東臺袁義竹先忠過六關云四十里聲淮水下兩三

鏡影客船來江都張夢湘長庚寒祚云雪夜驚迴千里

藥欄詩話 乙集 圭

夢霜華敲落五更風

甘泉湯吉人兆福著有妙香亭詩存清新之句極多寄

孤山友人云容於綠萼叢中住鶴向孤山深處飛燐火

云空山月黑殘星亂老屋鐙昏夜雨深柳花云人來漢

苑春初老雪滿河梁客未歸秦淮云兩岸樓臺懸落日

萬家鐙火擁秋潮

白門湯雨生參戎貽汾工書畫善詞曲詩主性靈雁門

署齋元日云時平但食無功瘵身健宜安有福貧擬歸

白門云一船秋冷琴書鶴甚且身歸老病貧客子崖云

馬後斜陽馬前雨出山泉水入山人聞雨生慷慨豪俠

客常滿座上近世之孔北海也著有畫梅樓詩藁

儀徵張訊糕積善和子香影廊詩云王孫春草傷如此

人面桃花喚奈何多情語也

莊仿周年老而與豪相對使人忘倦丙申春同人集龍

興寺仿周卽席和韻云禪關在望行偏遠野路重尋記

頗難一座爲之擱筆

予在邗江多方外交如問樵之琴訥庵之畫智光之釋

典柳橋小支蓮舟純一之詩西竺之好客皆不可多得

柳橋贈予詩云鼓暮聲中日未斜吟箋願到野僧家從

今託鉢沿門去只募籠詩一片紗小支實牡丹云只知

藥欄詩話 乙集

天上神仙好不信人間富貴難蓮舟題送別圖云隄邊

折柳送行舟春盡江南水亂流一曲歌殘人已遠斜風

細雨滿西樓純一白桃花云雲迷洞口人初去月滿仙

源鶴不知皆可謂也

和予春草詩佳句如大地描來存本色疏籬界破屬鄰

家程禹山虞卿淺綠莓苔深巷雨落紅庭院隔簾人劉

雪劉備長能隨地徒盈野生本無名懶著花沈心香慶

紙錢騰起將爲奠頑石安眠待吐羊想見出頭山一角

望穿老眼路三义孟玉生金輝二月新愁寒食雨六朝

舊恨落花天程高生學淵畫本已留金粉地詩懷都寄

夕陽天程小郭學泌東風有主恩原重野燒無情劫轉

新程子馨祖綬小橋流水剛三月細雨微風又幾家程

仲威祖武詩酒闌尋明月地樓臺斜倚夕陽天程

學海幽徑宵沉吳苑雨長門春老漢宮花何浣碧文史

願隨玉樹陪君子敢學名花並美人謝素娟校書紅雨

亂飄林外寺白雲深護洞中天訥庵上人道光丙申作

客邗江名流往還無虛日投贈之作藏之篋笥幾滿摘

錄佳句數聯以誌友朋之雅誼行將刊刻諸公增詩傳

爲藝林佳話也荒菴支帳真無鶴請吏歸裝但有琴史

壽莊梅春草池邊傳麗句桃花門外破閒愁徑多松

藥欄詩話 乙集

菊歸陶令馬踏蓬萊送細候李肅北塾蓬萊仙吏駐揚

州門外湖波繞郭流村舍荒時謀茗飲園林廢處替花

愁許鑑泉遠生久輕餘子慵拈筆一見奇才頓賞心才

雖奪命狂難改酒果澆愁病也甘劉雪盈滄二分煙月

添詩藁六代江山當酒籌陶漢封浦秋燈客館增詩話

明月揚州惜歲華胡松樵長齡十里春風迎杜牧二分

明月伴詩人胡逸夫釋偶就泉石原非隱作到神仙便

不愁釋靈根鳴啼碧血悲貞女草長紅心弔美人何浣

碧女史

江都周徐雲題予詩集云玉册扶靈下殷勤盥手開

盡驅凡響去高揖古人來又云三春花競秀五色繡絲團但有縱橫氣都歸節制師以推許而論予何敢當以詩律而論則可謂精嚴矣

詩以真勝有時隨口說出亦足動人者真故也勞小山長齡 客中示妾云白傳青衫今溼盡果他蠻素對霑衣予每吟此不覺增感

丙申十月與顧秋碧遇於揚州次日以然松閣詩藁十卷屬予點定名篇佳句美不勝收五七古出入於蘇韓李杜而復參以香山義山能寫人不能寫之景能道人不敢道之語真奇才也秋碧有悼蠅詩二十首傳誦江

藥欄詩話

乙集

九

南蓋傷其姬人佩薜而作也如新絲鎮日縹蠶繭香氣私教避麝臍游仙已判成圍客得壻真應喚粉侯抑何工麗梅花帳冷空辜我杏子衫輕合贈君青苔路滑鶻啼樹紅豆風多客掩窗抑何新倩辜他寫翠傳紅意費盡回風舞雪才十丈輭紅花跌宕一庭飛白絮温存抑何雅飭至如香土再搏終隔世仙風可御欲張帆天上果然歸舞隊人間何處覓飛卿又何豪縱也

楊樂山亦有悼蠅句云不堪夢裏逢三月也算花間過一生殆與商竇意先生畧享春風死未甘同一哀婉矣

白門殿額雪女史

蘊玉

秋碧女也年未三十而亡詩有

父風春燕云都無駿馬馱公子可有嬌兒字阿侯幸棲南土休巢幕但咒東風便可人直絕世聰明語予笑謂秋碧曰此等風韻似尙在阿翁之上

富谿汪巢林 士慎 善畫梅暮年雙目失明猶能以意運腕作狂草金冬心謂其盲於目而不言於心信哉著有巢林集七卷金竹籒代刊行世好句五言如朝昏來冷

客風雨落閒門綠暗雲連樹春陰酒病人七言如滿徑草肥春夢裏隔簾花盡雨聲中種竹云沾泥猶帶山中雪衝冷先鉏屋角冰和平蘊藉在香山放翁之間予客揚州半年求羅兩峯 鬼越圖而不得近日葉布

藥欄詩話

乙集

三

帆以兩峯香葉草堂詩一卷相贈其西湖雜詩云梨花開後草離離幾處荒涼卧斷碑誰復來尋蘇小莫西冷橋下立多時倦鞍弓鞋寶髻惹藕花衫子細初縫第三傳矣

儀徵丁雲巢

元端初名兆鶴

江都詩人王柳村弟子著

有寒梅花館詩選落葉云雁飛江上霜霜早山露淮南木已疏秦淮云春老朱樓殘夢短雨晴涼苑野花開懷范雨村云春風小苑仍芳草夜雨空山已落梅江都許鑑泉 達生 著有梧軒詩草望雨云暖雲蒸通漣

荷稻流水車乾見底塘揚州懷古云六宮釵釧埋荒冢  
一朵瓊花賺煬泉賸有流螢輝月觀更無燐火見雷塘  
皆得雅人深致

甘泉沈心齋慶著有玉笥山房詩存秋日卽事云月明  
老圃荒三個人語幽窗聚一鏡秋蘋云明月照殘南澗  
水西風吹冷楚江秋秋苔云霜沾屐印渾無跡露點牆  
陰尙有痕均有風致

白門張子涵詩格高古顧秋碧以其遺藁一卷相示曰  
此亡友遺墨也君其摘入詩話以存其人集中如謝皋  
羽竹如意歌云湘娥醉月啼斷痕血色入節不可捫干

藥欄詩話

乙集

三

年古愁凝欲活不比頽雲浴癡鐵一聲響墜西山頭六  
陵冬青亂摧折招不得冰天魂救不得崖山覆替不得  
丞相死雪不得參軍哭呼嗟斷竹愁續竹安得用作漸  
離筑子涵詩格大半類此殆於温李韓孟外獨樹旗幟  
自成一家者子涵又有移家七菴云賣雨曾無屋蓋茅  
賣珠猶有婢垂髻夫妻畧似將雛燕借得雕梁便壘巢  
閒當輯名人佳句數聯教子弟皆取其啟發聰明者至  
作者姓名則不能全記矣身閒纔覺卑官好老健方知  
如婦賢已無青眼誰憐我倘有黃金再贈人過江烏喙  
新嘗膽別院蛾眉正捧心深院釀花鳩婦雨畫欄垂柳

鼠姑風世專豈惟仙盡矣此身何止佛難圖落日河山  
千古在秋風天地一人無南陽高卧眞名士東漢餘生  
舊黨人舊家王謝空懷土多事巢由更買山日夜鄉心  
皆北向古今汀水獨南流黃金與土眞同價滄海爲田  
只暫時樽前臘酒翻花熟案上春聯帶草書布金地暖  
回春易列戟門高再拜難凡此之類皆如食春韭秋菘  
鮮脆可口

陳南窗本事詩去十里秦淮濛晚煙倚欄人話夕陽天  
感卿一種纏絲意恨不遲生二十年

玉儕嶠先生過祭風臺云世間那有分風術帳下依輕

藥欄詩話

乙集

三

願曲人史筆也

天長陳夢雲鳳飛過潼關云蓮華華嶽峯頭碧河抱潼  
關水色黃

落花詩詠者多矣豈不過傷紅悼紫以新巧見長耳惟  
袁子才太史之清華會荷東皇寵賦泊原非上帝心願  
秋碧之爲有聰明纔墮劫已償恩怨合生天二聯別有  
寄託

甲午年在萊陽以論詩一書與家問樵太史訂交近於  
書篋中見舊稿爰抄錄而存之卽以此爲藥欄詩話自  
序亦無不可東髮受書潛心詞翰偶得古今人名籍

什執手錄而口誦之雖當時亦未能盡解而自覺心悅口適莫知所以然也惟時文一道與性不近故未深究以父兄之期望師友之督責不敢不違心從事如是者年餘覺此道似亦未難一題入手遂著處頗有獨得之語而終非所甚願也入邑庠後旋丁父憂客都門遂取一切制藝文字拉雜而摧燒之專致力於詩詞廿年來此中頗有甘苦嘗自蓄偏私之論未敢舉以告人今爲執事陳之詩餘一事偶爾遺興勿論矣每見今人論詩動謂尊漢魏學六朝咏此真人云亦云耳食之論也漢魏六朝詩骨自高以去三百篇未遠耳然詩中往往取

藥欄詩話

乙集

三

字之晦者句之澀者人之讀之令人口齒不利間有二性情之作可以動人而終覺古人之言情太直未若後人之曲也古人之言情太淺未若後人之深也豈古人之情薄於後人耶抑古人之言拙於後人耶明月照高樓池塘生春草等句皆平平耳何以遂傳誦今古也此中急切索解人不得僕之不知者此其一又有祖工部抱韓蘇以自誇格調者吁僞矣工部一代大家名重今古僕何人斯敢置一喙然竊有鄙見以爲工部之詩壞於宋人之詩話因之以誤後人蓋宋人尊之過甚往往附會穿鑿引某字曰此淵源於某書也引某句曰此

一代之史筆也工部詩誠高矣而何至字字皆書句句皆史且工部當日下筆時又何必字字皆書句句皆史如此其不憚煩遂至後人不體此意不學其沉雄闊大而學其字字皆書不學其忠厚纏綿而學其句句皆史幾至堆砌直率而不自知此非工部之誤後人宋人之詩話誤之也亦非盡宋人之詩話誤之後人以耳爲目自誤之也至詩以溫柔和平纏綿雅麗爲主韓蘇集中無此也韓以排稟爲主蘇亦以排稟爲主韓不善言情蘇亦不善言情韓以文爲詩蘇亦以文爲詩其失一也且二公集中五七古猶可五七律絕則不可短於言情

藥欄詩話

乙集

三

剛而不柔故也盤空硬語詰曲聾牙豈詩之正格哉而宋人祖述之尊崇之此弊遂延流於今而不已僕之不解者此又其一又有所謂館閣體者一詩偶出本不足以驚人乃飾其詞曰此名貴也此端莊也嗟乎此如錦堂命婦畫閣夫人金翠滿頭自誇富貴綺羅徧體自喜矜持而不知旁有澹粧侍兒且啞然偷笑也又有矜淹博而不知死氣滿紙者講對仗而不知語意隔絕者凡此皆近世之所尙而皆僕之所不解也執事江左名流騷壇飛將生平所學與僕畧同用敢爲執事傾吐之得不笑其狂妄否附去拙稿一部望裁正之僕面目在志

思羅隱之間文章亦與面目相似然却是自己面目非  
如蘭陵王狄武襄輩帶假面具嚇人也未審執事閣之  
以為何如吳趨高東川漢文定公後人少孤力學予嘗  
見其東川詩鈔夏日水漲云水氣沉高閣江聲捲暮雲  
書懷云江湖來往孤兒淚機杼悲涼慈母心掃墓云碑  
歎青草埋秋雨門掩孤松黯墓雲

儀徵汪午橋本不常作詩而多可誦之句和予春草云  
青蓮茅店人沽酒綠上湘簾鳥勸糴贈予云百錢拄杖  
沽春酒一棹尋僧入晚煙

庚整詩詠者甚少劉雪暉云活火有心誇再造死灰今  
日竟重然

顧秋碧哭佩湘詩云再世可能成眷屬今生相見有泉  
臺又云奠來杯酒諳卿量繪出容顏教女看更取錦衾  
親覆哀墓門風雨最清寒悱惻纏綿不忍卒讀可與商  
寶意哭環娘詩並傳也

歛縣曹子剛堅好讀書家藏書籍甚富性慷慨不羈詩  
筆乃婉轉宜人采蓮曲云江南五月長新荷女伴招邀  
汎淥波即若歸來沒尋處臨風但聽采蓮歌

顧秋碧繼室王月香女士淑英工鍼黹喜吟詠秋海棠  
云舊夢曾經春剪燭新枝又見月迴廊中元云誰憐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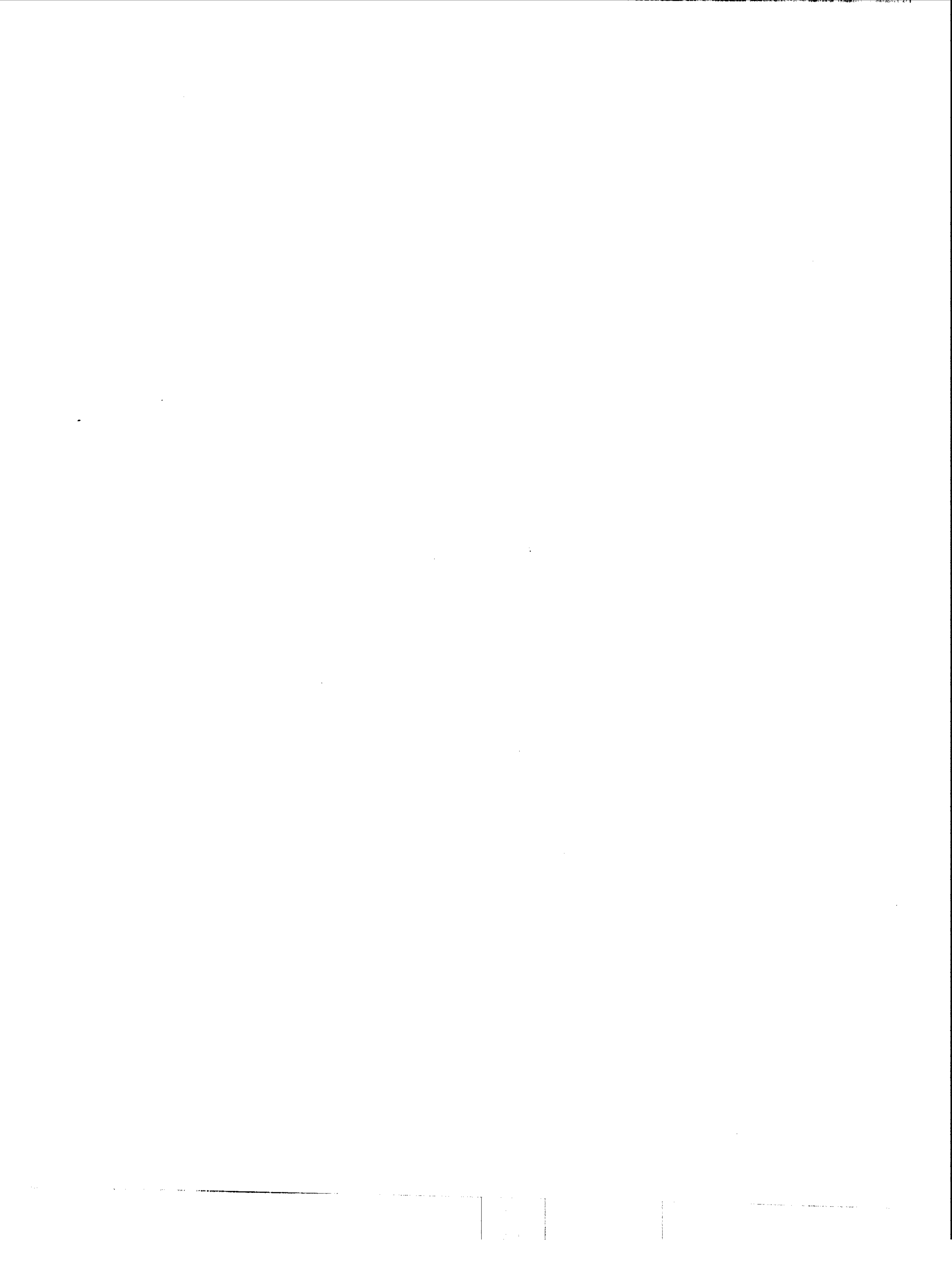
雨蓬門女半夜機聲一盞燈皆清婉有致月香雅好予  
詞曲以為能道人意中語得予紅蕉吟館詩餘一卷日  
夕吟誦不去口不意文字知己乃得之於閨閣可歎也  
王珮湘女士韻蓮秋碧侍姬也年廿七歲卒著有紅鷺  
館詩一卷即事云三分風雨二分煙花事連朝已可憐

簾外輕寒人病起最難將息暮春天秋感云晚風吹送  
幾分秋何處簫聲起暮愁四壁寒蟲殘夢醒月華如水  
下西樓如聞怨竹哀絲使人腸斷紅顏天折於此徵之

甘泉吳冠南彥繪竹屋聽秋圖一時題詠幾徧冠南自  
題一絕云紙窗木榻夢難成竹影蕭疏月倍明夜半西

風吹不定自燒紅燭賦秋聲  
儀徵李獻北壘工書畫精篆刻著有小冰壺室詩存秋  
霜云傲骨能撐花嶠強嚴威漸逼草凋零秋日云蕭疏  
瘦盡千章太黃紫烘成一角山題金竹移花源覓句圖  
云香雪春風才子意西冷夜月酒人歌皆佳句也

雲香雪春風才子意西冷夜月酒人歌皆佳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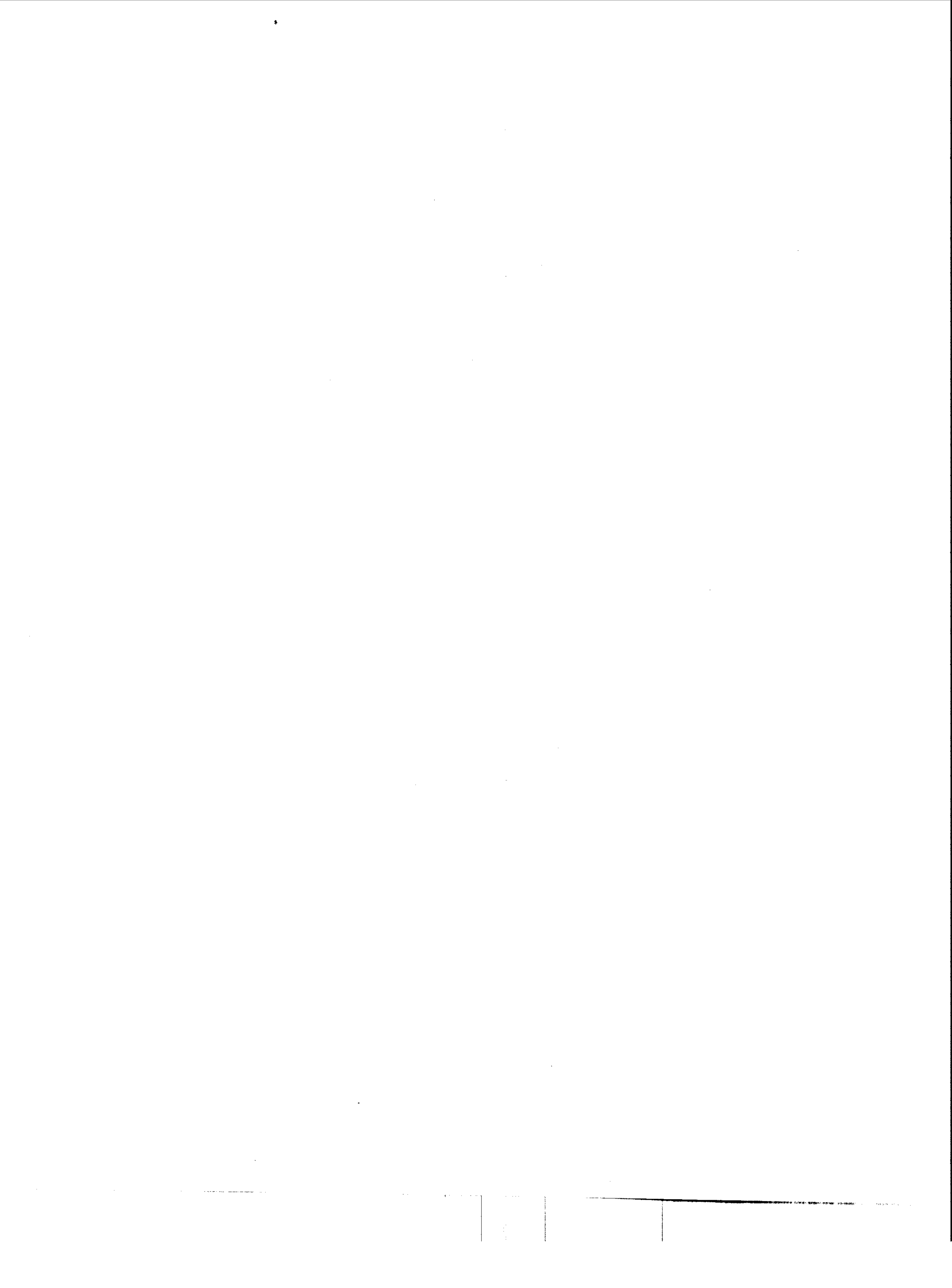




龍

窟

二



自序

詩話之作起於有宋唐以前則曰品曰式曰例曰格曰  
 範曰評初不以話名也天水一朝為詩話者無慮數百  
 家惟梅澗菊莊稍存雋永餘俱難免疵累近賢所作益  
 多或且以之代毛刺濶匾樓雪舟虹每況愈下詩有話  
 而詩亡豈虛語哉余於詩初無所解而儕輩謬以見推  
 別裁品藻輒奮筆古歲月既積評隲遂多聊於瑟居多  
 暇之時刪削舊藁仿漁洋詩話之例編存三卷夫昔賢  
 論詩以不涉理路不落言詮為上乘詩之有話猶不免

鮑廬詩話自序

望雲仙館

筌蹄之見余此年以來既深臯魚之悲復懷騎省之悼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流離瑣尾極人世困厄之境終歲  
 侘傺既不作詩又烏能話詩與話且兩忘之矣然則余  
 之於詩其或將進也夫道光四年焉逢渚灘律中夷則  
 之月柴辟亭長沈濤序於公路浦上之蘆屋寓廬

昔漁洋山人之在京師好以詩獎借後進有一二語之  
 工譽之不去口閒摘其雋句著之於書而其人遂以不  
 朽此其用心至為深厚已大抵詩人之於詩莫不鑄所  
 劇賢模形範物以冀幸身後之名而楮墨不靈往往厄  
 於覆瓿賢者傷之即其生平所見聞標舉一二以存梗  
 槩因而辨論工拙評隲性情以上及乎古之作者皆得  
 寓其知人論世之微意此詩話之作所以與詩相循而  
 不廢也鮑廬太守博雅好古尤工為詩所至輒交其賢  
 豪長者文人墨士相與斟酌醇醲抗墜音節意思所愜

鮑廬詩話吳序

望雲仙館

登諸翰簡歲月浸久成詩話三卷郵書乞序其言不襲  
 前人不逐時好論古之語十裁二三餘皆於師友閒擇  
 其雋永之作載之以寄表章之志吾以是知君之用心  
 猶之漁洋山人也不然第於詩窮極指趣則自嚴滄浪  
 以下皆不免筌蹄之見況其餘哉予與君別八年予學  
 日益荒落而君以治事之暇猶能摩挲古蹟陶寫性靈  
 古人所謂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書中有譽予崔  
 黃葉之語讀之蓋彌增媿也

道光二十一年歲在辛丑五月吳縣吳嘉淦序

鮑廬詩話卷上

嘉興沈 壽撰

嘉善孫福清校刊

林和靖湖村晚興云映竹犬初吠弄船人各歸各一本作合非是詩意言湖上晚來游人已散弄船人亦各歸家耳各字下得簡峭有致若作合字便索然矣且此詩通首寫望合字乃佇想之辭其為淺人妄改無疑

前人游孤山弔和靖詩不一而足韋梅磻獨取徐抱獨之咸平處士風流遠招得梅花枝上魂疎影暗香如昨日不知人世幾黃昏蜀僧北磻之先生一意若雲閒潔

鮑廬詩話卷上

望雲仙館

白都無一點斑名字不須深刻石暗香疎影滿人間余謂一詩固佳然不如黃宜山之墳邊疎影尙橫斜鶴老苔荒處士家獨立東風難著語只攜樽酒酌梅花更有不著一字之妙若吳蘭皋之高風千載梅花共說著梅花便說君未免直犯正位矣又高菊磻孤山雪後云近來行輩無和靖見說梅花不要詩意非不超亦同此病黃詩見咸淳臨安志

歸愚尙書說詩碎語廬江小吏妻詩中別小姑一段悲愴之中自足溫厚唐人棄婦篇直用其語而忽轉二語

云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輕薄之言了無餘味此漢唐詩品之分余案此說本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李太白去婦詞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去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絕唱以余觀之持念恨決絕之詞耳豈若谷風之詩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以上皆羅說宋人每多此種議論不知谷風詩又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何等決絕不我能畜反以我為譬又何等忿恨

鮑廬詩話卷上

望雲仙館

耶此詩本顧況所作見韋毅才調集羅以為太白亦非列女傳載阿谷處女事至子貢授以絺綌五兩處子曰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相拒之辭抑何婉也張文昌節婦吟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正與達情知禮意合而歸愚詆之是必如瞿宗吉續還珠吟方為得體尙成何語耶又王仲初當窗織末句云當窗却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蓋從古語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翻出且青樓倡乃指豪家歌舞者言更非倚市門之比歸愚乃謂人即無志何至羨青樓倡耶是直不

知青樓倡作何解亦太鹵莽

列女傳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

之干宮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日人生要一

死而已何至自苦生離于地止豈如死歸于地下哉乃

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

俱死所載與左氏異唐宋延清息夫人詩可憐楚破息

賜斷息夫人仍為泉下骨不作楚王嬪楚王寵莫盛息

君情更親情親怨生別一朝俱殺身正用中壘之說仁

和錢謝芬吏部枚錢唐陳雲伯大令文述詠息夫人皆

宛廬詩話卷上 三 望雲仙館

主其說余謂詩以敦厚為教傳聞異詞善善固當從長

王井叔春江花月夜云玉樹奇葩燦金波皓月流春簫

吹夢破飛作滿江秋玉臺諸公無此哀艷

鶴林玉露謂趙紫芝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文苑英

華所載唐詩兩句多有之但本作一處耳然此天然澹

泊的是神來之句當非有意相襲也吳江郭頻伽上舍

摩一夜游荻莊云野水欲扶月是花皆有烟句法之妙不

減紫芝

甘泉張淨因女史烟清明卽事云十里紅樓醉管弦揚

州春色最堪憐逢人怕說晨炊斷只道連朝是禁烟蓋

從唐人寒食詩慚愧四鄰教斷火不知廚裏久無烟翻

出語意尤較蘊藉女史為揚州名士黃秋坪之配食貧

相對有梁孟風其治春詞云鶴背腰纏未是仙槐柯螳

穴也非賢不如買箇春風棹載酒裝詩年復年可想見

其高致矣

東臺布衣于秋渚酒居邑之拊茶場窮老苦吟不事干

謁有楊朴魏野之風余嘗赴場句當公事造其廬拒弗

得見旋以詩見投有識公名自未官時之句遂相吟和

宛廬詩話卷上 四 望雲仙館

秋渚母夫人顧有孝行嘗刲股療姑疾京兆朱某堂師

詠其事云鸞羹進啜慈顏露只作尋常菽水看

洪稚存醉翁亭詩一成坯再成英一再曲折山以名注

川曰谿注谿曰谷谿行谷行水聲復與宋晁補之酬李

唐臣贈山水短軸詩大山宮小山霍欲識山高觀石脚

大波為瀾小波為淪欲識山深觀水津句法相似皆用

爾雅稚存此篇全奪胎廬陵集中贈沈遵詩

歷城王秋史云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又

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時人呼為王黃葉

太倉崔不雕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阮亭目為崔黃葉皆見漁洋詩話近人吳清如茂才云寒楚喚征雁空階瘦粉蝶此夜荒山中不知幾黃葉余謂亦當呼為吳黃葉

吳門壇坫之地東莊北郭著美當時乾隆間習庵竹嶼

諸公復有七子之目近時朱酉生綬沈閨生傳桂王井

叔嘉祿潘功甫會沂彭詠莪蘊章吳清如嘉淦章君繡

光徽稱吳門後七子又加曹良甫林堅蔣澹懷志凝褚

仙根逢椿為十子就中西生并叔最為翹楚人又目為

匏廬詩話卷上

五

望雲仙館

朱王以比阮亭竹垞并叔才調宏富西生格律精嚴陳雲伯嘗戲反趙秋谷語云王貪多朱愛好

功甫西湖秋柳詞小紅一去笙歌歇月碎風尖水磨頭

二句頗為時人膾炙余謂不如其細雨濛濛蝶子來七

字尤令人黯然銷魂也功甫為吾師芝軒尚書長君門

蔭承華摘髭科第而為人蘊藉修潔如孤雲野鶴詩亦

冷雋如其人近且杜門逃禪不事進取韻語益造古澹

所進真未可量耳

吾鄉計壽喬學博楠與人夜話云紅燈碧酒消今夕人

語蟲聲共一樓或謂下句本石林詩話吳縣寇主簿題

寺壁詩人語鷄聲共一邱耳余謂不特此也天隨子宿

嘉陵館樓詩月色江聲共一樓不在前乎暗合曩篇不

礙其為佳句學博居秀水之王江涇司鐸某邑後即隱

居不出青鞵布襪與田夫野老相倡酬人以高士目之

詩如寒夜寄葉改吟云一夜因君添別思為風為雪為

梅花頗有逸趣

改吟名樹枝吳江布衣嘗有無題句云如何一樣簾櫳

影只覺今朝易夕陽未免有情感均頑艷矣

匏廬詩話卷上

六

望雲仙館

吾家情畊村叟牽牛花詩云睡起秋屏露未乾殷勤相

對到朝餐山翁野叟閒題品雨過天青一色看不減秦

淮海銀漢初移之作村叟名岸登號單九平湖人有黑

蝶齋詩集其詞選入浙西六家

歐公詩話陳公時得杜集至蔡都尉詩身輕一鳥下脫

一字數容補之各云疾落起下終莫能定後得善本乃

是過字唐子西文錄東坡作病鶴詩五尺長脰瘦軀闕

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闕

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觀此二條可見古人

鍊字苦心

余家舊居城南老屋數椽跡遠尋市齋宇不廣而有竹石之勝先大夫嘗有詩云推窗欲礙數竿竹掃徑更侵片石山爭似園亭春鎖住主人身在玉門關又命不肖和云半牀落葉侵書幌一徑寒雲起研山除却愛閒雙白鷺更無剝啄到柴關一行作吏屋歸他姓化鶴歸來瞻鳥誰止做廬風雨之感能不泫然又余有齋居詩云此君自占三弓地老初應題十竹軒門外樹精來問字窗間石友共忘言庭餘杞菊堪行藥徑有山池便當

苑廬詩話卷上

七

望雲仙館

心遠矣

吳江程竹厂侍御邦憲幼有神童之目年十三賦新秋

云候蟲涼入戶得月樹先人

黃仲則綺懷云玉鉤初放釵初墮第一銷魂是此聲何等旖旎蔣心餘響雁廊云憐伊幾兩平生屐踏碎山河是此聲何等感慨王莪齋夜泊云黃河一夜風兼雨磨鍊英雄是此聲何等悲壯三詩所謂異曲同工莪齋名家相常熟人官給諫時嘗條陳漕弊萬餘言有十不可

之論朝上書夕報可人比之魏文貞十思十漸

主聖臣直一時傳為美談

仲則橫江春詞云門外晴洲香草香浣紗女伴愛春陽柳絲幾尺花千片盪得春江爾許長常熟季問紅土新春晚云鶯漸無聲蝶尙癡卷簾人困日斜時桃花雨後楊花雪蕩得春雲賸一絲二詩句調相似讀者誠未易優劣

苑廬詩話卷上

八

望雲仙館

姜堯章黃巖老皆學詩于蕭千巖皆號白石時有雙白石之稱黃詩集不傳詩人玉屑記其梨嶺遇雨云黑風吹雨又黃昏雞犬數聲何處村身在嶺雲飛處濕不關別淚濺成痕亦不滅江湖諸賢成齋退休集有答賦承豐宰黃巖老投贈詩云吾友蕭東夫今日陳后山道腴詩彌瘦世忙渠自閒又云都邑黃永豐與渠中表間黃語似蕭語已透最上關莫道不是蕭蕭乃墮我前是黃實蕭入室弟子今世皆知重姜黃幾不能舉其姓字故為表而出之

古句曲之句皆作平聲然亦有作去聲者若溪漁隱叢話載宋初黃台留題新安問政山詩草暗碧壇思句曲

松昏紫氣度函關讀如本字其詩係七言長律平弱且  
衍中惟一聯佳句云溪童乞火朝敲竹山鬼聽琴夜撼  
撥

藥名詩起于梁簡文唐張籍宋陳亞皆踵爲之自後作  
者遂多小言破義君子弗尙且如張詩之黃葉霜前半  
下枝陳詩之衣嫌春瘦縮紗裁假字牽合尤爲無工此  
種詩當以渾成爲主吾鄉蔣春雨明經元龍有句云破  
故紙中尋獨活一燈如豆笑空青離合處如羚羊之無  
跡又何嘗不佳耶

宛廬詩話卷上

九

望雲仙館

丹徒李琴夫布衣御與夢樓道人同時齊名歿後無子  
詩稿散佚如臯汪春田觀察爲霖梓其遺集不及什分  
之一如登雲臺山云萬井烟開秋有色一江風定浪無  
花山行卽事云將軍墓冷餘殘碣翁仲年深補斷橋集  
中皆所不載又有枯樹絡秋瓜五字亦妙相傳揚州巨  
商某取婦以折枝畫幅請賀客分題時琴夫在坐得繡  
毬花有綠鬢團樂到白頭之句巨商大喜贈以三百金  
琴夫有句云微雨天如人病酒周含卉云才霽天如人  
醉起句雖相反實一意耳周下句云獨行雲讓鳥先飛

亦佳李下句不稱

明文沈落花唱和詩數十首余於中取二言焉曰美人  
遲暮無家別逐客春深盡族行乾隆間袁簡齋胡稚威  
輩亦有落花詩各十餘首余亦取二言焉曰嬋娟有恨  
生相見弱水無端死欲西一石田句一稚威句

家石田翁五柳先生圖詩典午江山已不支先生歸去  
尙嫌遲寄奴小草連天綠剛剩黃花一兩籬雖從元人  
劉靜修歸來荒徑手自鋤草中恐生劉寄奴二句翻出  
而語意尤較蘊藉

宛廬詩話卷上

十

望雲仙館

白樂天晚春酒熟尋夢得詩還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  
宋人說部皆以小蠻爲酒榼之名余謂小蠻蓋謂小蠻  
榼耳省一榼字語似歇後唐人詩中每有之非酒榼名  
小蠻也白詩又有小花蠻榼二三升之句

今染帛家以青之淺白者爲西湖色蓋卽宋時天水碧  
耳前人罕見入詩亡室墨華道人西湖柳枝詞云儂家  
愛著西湖色莫唱當年今縷衣

墨華道人姓戴氏名小瓊性愛菊又號菊亭頗耽吟咏  
嬾不收拾歿後搜其遺篋僅數十首然皆卓卓可傳墨



華以辛巳七夕病疫歿於當湖余時應官畿輔訃音未至時嘗作秋宵雜咏云別是一般惡滋味不愁不病不魂銷竊訝詩語不祥未數日而得悼亡惡耗詩識之說其或然歟

余與墨華在吳興郡齋甥館嘗有秋宵坐月聯句詩云

把盞邀明月吟商怯素秋清 蟲聲工絮影露氣足清愁

小瓊 煮茗松風靜支頤石磴幽清 涼柯貪徙倚一葉打

人頭小瓊 魏塘金文沙夫人淑 爲繪郡齋坐月圖山陰

吳梅梁同年傑 題云鷗波亭下涼蟾影會照前身五百

鮑廬詩話卷上

七

望雲仙館

年

姊氏采石女史穀 爲余作郡齋坐月第二圖并和韻云

梧竹清陰處涼生一味秋前身天上月不識世間愁對

影尋詩興雙聲寫韻幽何時共酬唱著我屋西頭一時

閨秀題者甚衆以曹墨琴夫人貞秀 四詩爲最佳詩云

詩懷清沁一壺冰官閣聯吟夜翦燈重到鷗波亭外路

沈吳興是趙吳興茗椀熏爐結靜因雲階月地記前身

等閒莫羨高寒處只恐姮娥正妒人坐看銀河絡角斜

更無清夢惱嗁鴉樓臺如此成孤負却笑菰城十萬家

神仙清福證三生墨會靈籟妙得名此去鴛鴦湖水上

月明雙髻想吹笙其他如胡智珠女史相端 云露下空

階碧蘚滋涼生薄袖未會知一雙人影如秋瘦吟到更

闌月墮時許少瓊女史淑賢 云一片虛明月在空雙移

短榻受涼風吟情怪底清於水身坐蟲聲露氣中其妹

定生女史淑慧 云秋空雲散淨絨塵露下高梧落葉新

好是白蘋洲上月飛來剛照比肩人少瓊定生智珠二

女也

謝元暉游東田詩遠樹曖芊芊生烟紛漠漠生乃生熟

鮑廬詩話卷上

三

望雲仙館

之生方與遠樹相對陸放翁詩陂塘秋水瘦墟落暮烟

生亦當爲生熟之生或解爲烟之方生非是長洲董琴

涵編修國華 鷗園觀荷詩重來池館生若烟生烟二字

拆用尤妙

己卯六月余寓居吳門之清蔭禪房招同人作延秋之

會是日會者十三人因以姜石帚詞三十六陂人未到

水佩風裳無數二語分韻琴涵之弟琢卿孝廉國琛 得

十字詩云亭亭西冷雲吹作今雨集新涼禪氣清一甌

試米汁詩成借佛看不語各合十

車半林先生子夜歌云歡來蝴蝶雙歡去鴛鴦隻不喜  
卜金錢生憎單與坵甚合古意先生諱向榮仁和八司  
鐸吾邑最久余總角時卽蒙國士之賞先又有新月  
絕句云斜挂黃昏映綺樓誰家西望咏刀頭却嫌纖影  
珠簾隔塔上雙鉤拜一鉤

昔人盛稱黃唐堂芭蕉詩日不紅三伏天惟綠一巷余  
謂不如吾師阮雲臺宮保句云簾櫳微隔綠逾淨風雨  
不來心亦涼饒有神韻下句尤極體物之妙

隱居通議載宋人陳九阜送別詩曰江邊出相送君去

鮑廬詩話卷上

望雲仙館

我當反裴回未忍還孤帆夕陽遠以爲語短而意甚長  
今觀王柳村石城橋送別一章可以相配其詩曰我歌  
君莫愁君愁我欲泣別路石城橋楊柳西風急止二十  
字而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柳村名豫丹徒人其詩深得  
唐賢三昧故嘗自謂歸愚後身余贈七古一篇中曰頽  
波力挽追正始要使清氣流乾坤又曰讀君詩罷三歎  
息確翁已往今疑存非過譽也

柳村女弟碧雲女史瓊能詩佳句云山靜七絃響花深

一鶴鳴

鎮洋汪耐山司馬丈彥國同官畿輔嘗邀作詩會以擬

唐人咏宮人入道命題余謂此題名作如林在當時已

不盡佳至今日尤難制勝及汪丈詩成警句云一賦西

風白團扇幾番東海碧桃花同人皆爲閣筆汪丈集中

又有近見一詩云近見軍符下九天石壕小吏捉人船

嬌娃不解關山月猶唱紅橋離別絃真有唐人遺意

汪丈嘉禾道中詩云烟雨樓頭正烟雨四圍罨畫抵青

山最切吾鄉風景蓋各郡諸名湖皆有峯巒環繞而鴛

湖獨以平遠取勝昔人謂方萬里出戶卽乘船徐昌穀

鮑廬詩話卷上

望雲仙館

看桑過石門語淺而實切何如此詩之詞意俱工耶又

葉筠潭都轉紹本烟雨樓詩云百步橋南夕照明落帆

亭外晚潮生空江日暮蘋風起吹斷吳船水調聲朱李

權歌而後無復有此神韻

擬唐人塞下曲之佳者錢唐陳曼生司馬鴻壽云白骨

青燐瀚海頭琵琶一曲起邊愁眼前滴盡征人淚并作

黃河地底流其姪小雲別駕裴之云琵琶馬上唱雙鬢

身在龍堆夕照間嗚咽黃河東下水不流春夢入榆關

工力悉敵不愧大阮小阮又吾鄉金芷蘭女史芳英有

七古一篇卒章云將軍手提賊人頭英風凜冽見者愁  
馬行迷路不可識且卧沙場枕白骨似此傑作得之閨  
閣尤難

嘗熟孫子滿原湘紀夢詩云削玉玲瓏指爪長十漿親

勸九霞觴人間久斷麒麟種却被行廚作脯香使楊廉

夫見之必當進牀三叫日雖老鐵無以着筆矣

澹懷少年行云殿伏神駒匣寶刀有金只結五陵豪平

生兒女英雄意笑看紅閨繡戰袍頗近唐人又有林響

聚萬葉水容鮮一鷗山霧白含星斗重海潮黃入水雲

鮑廬詩話卷上

五

望雲仙館

腥皆佳句也

明黃石齋黃金臺詩云宿瘤如有貌想當不自媒覺樂

毅劇辛一齊抹倒

謝文節公橋亭卜卦研前輩題咏極多余甚愛方丈蘭

坻薰二句云無家問南宋此研卽西山十字抵人千百

語

竹枝初不言竹柳枝則專咏柳自唐已然頗不可解今

柳枝詞又或兼言風土比附尤難近見南城會賓谷中

丞煥漢陽柳枝詞真有園客獨繭天衣無縫之妙詩云

楊花滾滾復濛濛生與桃花命略同妾在桃花蒼畔住  
年年寒食雨兼風樓下烟波綠一彎樓中少婦損春顏  
生憎此樹關離別那更當頭大別山

禽言皆雜言短章罕作絕句者宋趙威伯詩話載有二

詩極佳子規云剛道故鄉如此好其如游子不歸何自

從五柳先生死空染千山血淚多著新脫故云蠶繭方

成四月初鳥能早計巧相呼誰知機杼聲纔息已有王

官來索租惜不傳其姓氏

昌黎庭楸詩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

鮑廬詩話卷上

六

望雲仙館

我坐東邊當晝日在上我在中央間此等句法雖古而

實拙近人或效之不已何也

賈長江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三年方得對句然終

不及出語之工固知楓落吳江冷所見自難逮所聞耳

今是堂手錄載賈鳥詐爲高麗使稍人聯詩云棹穿波

底月船壓水中天余謂二語並不佳且離長江詩體甚

遠當出好事者附會

錢唐許青士給諫乃濟擬孟東野聞砧云新寒昨夕至

戶戶傳哀砧秋風一萬里送入游子心不怨軍門箭不

悲關塞笛如何枕戈者淚滿征衫滴又云寄書書不達  
寄衣衣欲裂誰將一片聲敲落千山月欲知聲中悲請  
看指上血血指猶可澣柰此兩鬢雪二詩逼真東野非  
淺學所能到也

昌黎詩云酸寒漂陽尉劉又詩云酸寒孟夫子皆言其  
人非謂其詩也後人遂有郊寒島瘦之論不知東野義  
心苦調其源出於靈均而戍削清奇獨有千古高處并  
遠勝於韓更何論賈東坡小魚鰓之謂直未造其堂  
而嘖其馘耳

鮑廬詩話卷上

七

望雲仙館

放翁云詩到無人愛處工又云俗人猶愛未爲詩然放  
翁未能如此也宋詩能到俗人不愛者庶幾黃豫章乎  
豫章詩如食橄欖始若苦澀咀嚼既久味滿中邊余每  
謂孟詩勝韓黃詩勝蘇世或未之信也

萊陽趙北嵐大令會詩在賈島姚合之間酬李叔裴云  
爲詩如理琴難得是知音吾子有真賞外人嫌苦吟筠  
蘿荒徑窄燈火小廬深回首廿餘載新霜頭欲侵他句  
如抵里後作云還於到家日便典出門衣遣僕北歸後  
獨坐云前路可逢雪此心同過江皆夏肌刻骨而出所

謂成如容易却艱辛者耳

吳縣金手山上舍襄名其集曰三李堂謂瓣香所在青  
蓮長吉義山也然其詩或不盡似豈得其神明而遺其  
面目者歟手山對酒言愁作有云花白頭上絲花紅眼  
中血舊雨新相知生人死離別園林春盡曲云可憐妾  
心如古井井底窺郎見郎影皆似孟東野又絕句云病  
境頽唐小院東難忘人影此簾櫳秋聲總有秋心管一  
葉梧桐一葉風每於紙窗竹屋一燈青熒諷誦再三如  
聽雨淋鈴曲

鮑廬詩話卷上

大

望雲仙館

杭大宗榕城詩話黃莘田侍兒金櫻夜來香絕句云知  
隔絳紗帷暗坐謝娘頭上過來香今觀二句載莘田秋  
江集中香字作風通首云湘簾無月影空濛忽地鮮香  
一陣通知隔碧紗帷暗坐謝娘頭上過來風初不以爲  
金櫻所作杭說未知何據人傳莘田罷官後橐中僅存  
二千金因以千金購十研以千金買妾未知卽金櫻否  
耶

莘田絕句淒入脾肝哀感頑艷者不一而足初月云已  
去還留落似升茗香琴寂露如冰更無人到悄悄坐不

下疎簾不上燈三月十六夜作云傳語吳棉半臂添棟  
花風到晚來尖如何香霧濛濛濕愛忍春寒不下簾對  
晚香玉有感云半分冰簾半瑤簪吹氣都教上枕函記  
得無燈無月夜滿身暗麝白秋衫昔人謂唐茂業得義  
山清峭感愴之一體余於莘田亦云

家石田翁門神詩檢爾功名惟故紙傍誰門戶有常情  
不如國初唐實君日華之將軍自昔名當戶丞相於  
今亦抱關語較典切有味

袁海叟以白燕詩得名靜志居詩話謂不如琴川時大

鮑廬詩話卷上

九

望雲仙館

本之珠簾十二中間卷玉翦一雙高下飛然如徐文長  
之漢將玉門投老入趙如雪夜待人歸典雅渾成亦不  
媿唐人咏物正宗也珠簾二語南濠詩話以為楊廉夫  
作且謂海叟因此作詩當別有所據

楊誠齋送朝士使虜云詩成紫塞三更月馬踏黃河十  
丈冰此等句法又何減唐人耶

誠齋盛稱晚唐黃滔聞雁詩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  
余謂國初阮亭尚書之懷人江上楓初落臥病空堂  
雨易成亦自未肯多讓

謝无逸詩相知四海孰青眼高臥一葦今白頭乃木東  
坡之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葦初白頭耳又詩人玉  
屑載喻汝楫征夫詩殘陽欲落未落處照見人間今古  
愁兩句全見徐仲車淮之水篇而菊莊並存之何也  
平湖朱雅山布衣鍾隱居邑之仁浦高節似李潛夫而  
詩格過之嘗於除夕食豆渣賦詩人因呼為朱豆渣他  
句如城影益春靄山痕交午烟佛屋風懸松頂磬客櫂  
鳥譯島人言皆能搜難抉新誓脫常態

揚州有范凌雲者諸生能詩佳句云病餘黃葉色秋盡

鮑廬詩話卷上

十

望雲仙館

白楊聲

余在如臯得一古研上有篆銘不雕不琢乃存其璞八  
字款曰子昂背又有行書二行文曰人以巧我以拙少  
鋒鋷耐歲月末署其年二字蓋松雪齋中物後為迦陵  
所得余得七古一篇同人題咏甚眾惟嘉應李繡子大  
令繡平及朱西生二詩最佳今錄于此李詩云吳興書  
畫世難到遠法晉唐窺閩輿風流歇絕五百年一研流  
傳等圭瑁此石國初初得之攷古曾經陳與肩水繪  
園中絕烟景論詩說賦才名諫亭亭楊柳拂殘立浩浩

梅花橫筆掃先生昨官如臯城熟惠瓊瑤投所好金錢  
火捺不復言紅絲紫雲亦難傲清蔭禪林六月末名士  
披襟齊脫帽松雪清涼憶天水鷗波蕭瑟思旗纛雖緣  
學士共摩挲頗爲王孫疑節操我未見研難隨聲作詩  
却欲存公評貴戚不同異姓卿九廟爲重一身輕紀季  
入齊經所稱此亦微子朝周情請看淚滴蟾蜍盈崖山  
絕島風雨暗尙有黑龍歸水晶朱詩云至元以前一片  
石五百年歸十經室苔花繡墨生古香天水王孫字深  
刻中間藏者陽羨陳背陰十二銘辭新王孫書畫世傳

鮑廬詩話卷上

三

望雲仙館

寶髯也文章還絕倫十經主人飫經學餘事爲詩氣磅  
礴暇時自寫古研篇鸚鵡雙睛淚應落吁嗟乎六更鼓  
歇蝦蟆死司戶居然作承旨劫外夫妻倒好嬉鷗波亭  
小曾陳此天荒地老滄桑多石不能言如石何憂吟湖  
海有狂客曷不爲汝歌悲歌主人舊住蒼溪渡蓮花莊  
子秋雲暮三年作吏雉臯城水繪園中弔荒樹一物留  
傳若有神風流兩地都非故翰墨因緣自可珍紅羊往  
事未須論卽看老應徵車者亦是東吳少保孫吳縣曹  
稼山靖據湖海紀聞謂此卽吳次尾於永嘉江心得以

贈員巢民者則此研洵可寶矣

繡子言其宗人秋田茂才光昭寄內句云昨夜夢中曾

見汝花陰小立看雙星武進湯雨生都尉貽汾爲作看

星小影嶺嶠一時傳爲韻事

李義山隋宮詩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此

調後人宰相祖襲呂由庚温公挽詩曰地下若逢申執

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見聞見前錄黃姓万俟丞相挽詩

云地下若逢秦相國也應說不到沅湘見清波雜志又

放器之三元樓題壁九原若遇韓忠獻休道如今有未

鮑廬詩話卷上

三

望雲仙館

孫調亦本此然義山自用異聞錄隋煬帝見陳后主故  
事非若宋人之掉虛也

汪鈍翁西山漁父詞云魚價今年逐漸強偶因換酒到

山鄉筭筍箇箇盛魚滿一寸銀魚論斗量自注吳人謂

賤爲強今吳中方音猶然西山謂洞庭之西山唐皮日

休釣侶詩趁眠無事避風濤一斗霜鱗換濁醪注吳中

賣魚論斗觀此則國初濱湖魚市猶尙論斗故竹垞

大湖辰船竹枝詞亦云盼取湖東販船至量魚論斗不

論秤今則盡皆論秤不論斗物價騰踊日甚一日可勝

慨哉

鈍翁有洞庭橘枝詞蓋仿宋之葉水心於竹枝柳枝之外別創一格嘉定王竹所初桐官山東嘗為棗枝詞有云棗花織就簾櫳樣棗核燒為豆蔻香語亦工麗余有蔗枝詞句云郎心却似糖心蔗越壞衷腸口越甜蔗蔗味將變其心先潰俗呼為糖心蔗陳雲伯諱與孫子滿白門柳枝詞歡今何似隄邊柳受盡東風却向西有異曲同工之妙

鮑廬詩話卷上

三

望雲仙館

嶺酒酣書五柳圖詩擲筆悲吟繼以潑淚有江右布商見之曰此吾鄉某編修何為在此敬所趨掩其口不顧而去詩云藜杖芒鞋白布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兒檢點門前柳莫遣飛花過石頭虞山列朝詩亦載其說余謂此係元貢師泰題淵明像詩其首句云烏帽青鞋白鹿裘餘三句皆同流俗附會為此蒙叟竹翁偶未檢玩齋集遂信其說耳又李西涯麓堂詩話記楚人彭民望淵明圖曰義熙人物羲皇上典午山河甲子中恨殺潯陽江上水隨潮還過石頭東意正相反實從真詩奪胎

輟耕錄載揭曼碩先生遇盤塘水仙事仙留詩曰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閑時來喫茶黃土築墻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荆花此詩見張伯雨句曲外史集題為湖州竹枝詞下三句與此詩正同惟第一句作臨湖門外是儂家末句庭前作門前耳大抵神仙鬼怪之詞半出當時附會也

鮑廬詩話卷上

青

望雲仙館

黃山谷次韻劉景文登鄴王臺見思詩平原秋樹色沙麓莫鐘聲任淵注平原今德州山谷是時監德州德平鎮予謂平原二字當讀如江文通恨賦試望平原謂地高平之原不必指地名也沙麓在魏州元城縣東與鄴城相近二語皆指景文登臺時所見之景物耳以空對實正是詩人活潑潑地作地名解轉覺膠柱山谷送舅氏野夫之宣城云霜林收鳴脚春網薦琴高任淵注琴高鯉魚也列仙傳琴高為宋舍人後乘赤鯉見其弟子歐公亦有琴高魚詩案賓退錄今寧國涇縣東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中有種小魚他處所無俗謂琴高投藥滓所化號琴高魚梅聖俞王禹玉歐陽文忠公皆有和梅公儀琴高魚詩然則山谷所云琴高乃指琴

溪之小魚任氏以鯉魚釋之誤矣

焦仲卿妻姓劉見藝文類聚三十一人部閨情類後漢  
焦仲卿妻劉氏為姑所遣時人傷之作詩云云箱簾六  
七十綠碧青絲繩作交文象牙篔簹宛轉素絲繩人賤物  
亦鄙不足迎後人作鄙賤雖可薄猶中迎故人皆與玉  
臺新詠異故人字恐誤當作新人

吾鄉樊桐山人顧列星窮愁苦吟以明經終老嘗自號

退飛又顏其堂曰苦雨然詩學杜陵不為郊島寒瘦之  
態余尤愛其明月詞云十載從戎冷鐵衣秋來知慣幾

鮑廬詩話卷上

圭

望雲仙節

重圍可憐一片關山月長照征人夢裏歸玉宇沈沈漏  
點長陰蟲淒切滿簾霜羅幃不隔玲瓏影照過沙場照  
畫梁絕似王龍標

王孤絳新月詩黃如浮醪酒瘦比壓琴弦刻劃惟肖語  
亦新穎然不如黃仲則之遠鍾林外寺薄霧水西樓能  
於題外傳神余嘗有新月寄內詩云穴鼻始成魄纖纖  
正兩頭痕涼墮秋影眉淺印春愁半面獨窺牖有人乍  
倚樓吹笙今夕夢應逐淡黃流內子謂第二聯刻劃不  
減孤絳第三聯神韻遠過仲則豈其阿所好耶內子嘗

取石湖詞意顏其所居為花影吹笙閣故結聯云然  
余悼亡後咏月云結成萬古可憐色照得幾人無淚痕  
嗚呼碧落黃泉返魂何術綺樓青瑣弔影空憐縱未神  
傷其能理遺乎

桐城姚別峯士陞西陵感舊詩纏綿哀怨名流膾炙錢

唐朱青湖彭湖上遺事詩所謂重訪西陵夕照昏荒烟

迷却葦蘿村傷心只有姚公子哭過枇杷白板門是也

余嘗見其空明閣詩鈔中如五弟有蕭山之游詩以寄  
之云故家星散最酸辛兄弟栖栖異國身又是書來愁

鮑廬詩話卷上

圭

望雲仙節

滿紙可憐貧到汝依人出門含淚初離母長路衝寒獨  
問津未信艱難能早歷十年前是掌中珍宦游記得初  
生汝一瞬滄桑十八年早歲負薪廉吏後重來衣葛故  
人前山陰恐載空回雪父老應遺未受錢好認荒祠拜  
先子江郎橋畔古壇邊字字沈摯與緣情之作如出二  
手又晚步句云僧立暮烟呼野渡馬駝青艸入空城亦  
佳

井叔樓中坐雨詩有比似江湖聽已佳之句余極賞之  
曾記趙璞函亦有句云同是小窗翦燈雨打來篷背倍



瀟瀟非飽閱江湖滋味者不知此二詩之妙

從兄浩字巖莊受業於先大夫並與余同學 先大夫

畜之如子丁丑孟冬 先大夫捐館雒皋官舍兄得信

後一慟幾絕因作哭詩四首中有白日翻疑夢青天訝

忽雷獨推猶子意時向阿戎憐十月纔離別終天隔死

生等句皆從至性中流出

匏廬詩話卷中

嘉興沈濤撰

嘉善孫福清校刊

惰耕邨叟黑蝶齋小牘云秀水朱十嘗效俞羨長古意  
新聲體閒情詩三十首錢塘陸麗京誦之傾倒作望遠  
曲思勝之不敵也一序尤為計孝廉甫草擊節今集中  
止存八首吾鄉馮柳東大令登甫嘗於集外搜得十三  
首其大道青樓百尺高一首頌聯門前種樹名烏柏水  
上飛花是碧桃二句與集中一自神珠別漢皇一首相  
同惟是字為盡字耳竊意二首本屬一首編集時改竄

匏廬詩話卷中

望雲仙館

舊稿故自二句外皆不相同是可見者共止二十首其  
餘十首惜無從搜采得之所云計甫草擊節之序尤不  
可見矣

竹垞檢討詩風懷二百韻及洞仙歌十七首俱道本事  
人皆知之集中又有古意二首有云何用問遺君約指  
于闐玉又云何用問遺君却月裁胸前上首言別時贈  
以約指下首言別後寄以抹胸蓋即風懷詩所謂約指  
連環脫葦絲柏複裝亦本事中之瑣事托為擬古初非  
偶然漫與耳

吾禾三季秋錦而外惟分虎足稱二難詩固抗行詞則  
有過之無不及分虎客閩中某官署其夫人亦能詩慕  
分虎才因越禮焉某官偵知之召分虎與眷屬共飲酒  
半昇一巨棺強二人入之遂葬後園至今土人猶呼為  
鴛鴦冢晷香師聞之蘭泉少寇云分虎與遜公詩倘饒  
香積厨中飯添我新來黃面僧吾鄉盛宜山遠謂此計  
早決烏致有閩幕之變其詩今集中不載

匏廬詩話卷中

二

望雲仙館

故國關河遠高臺日月荒頗聞蘇屬國海上牧羝羊元  
馬伯庸李陵臺詩也始知新城尚書豫讓橋詩似問柱  
厲叔死報莒敖公句法有自

宋裴燕石集小姑賢祠詩離鸞別鵠兩沉冥腸斷廬江  
焦仲卿不見虎邱南畔月至今常為小姑明注虎邱南  
地名小姑賢舊時民家有姑惡新婦欲羅織而去之者  
其小姑悉自摩為已過冀以悟母母悔而止鄉人祠之  
云云今院本雜爨有小姑賢一齣蓋即演此故事  
國初吳天章門前萬里崑崙水千點桃花尺半魚二語  
為新城尚書所稱尺半魚三字乃用甯戚飯牛歌河中  
鯉魚長尺半也風調固佳下字亦俱有來歷商寶意舟

行雜詩平添新漲琉璃潤二寸公蝦半尺魚改尺半為半尺便覺杜撰不僅效顰貽誚耳

戰死玉龍三百萬敗鱗風卷滿天飛英雄語也四萬八千修月戶斧斤餘梯向空飛是才子語上二句宋人張元雪詩下二句近人翟灝雪詩

陳眉公書畫史有王元章自題飛白竹絕句云瀟灑三君子是伊親弟兄所期持大節莫負歲寒盟今竹齋集不載

鮑廬詩話卷中

三

望雲仙館

李義山以對花啜茗為殺風景與燒琴煮鶴同類並譏蓋意謂看花宜飲酒耳故晏元獻煮茶詩未向人間殺風景自持醪醕醉花前是也余量不勝蕉葉而性頗嗜茲嘗反其意曰一甌相對宜清絕風味無如橄欖仙自有惠泉烹日注何須醪醕醉花前

三月三日為上巳亦謂之重三五月五日為端午亦謂之重五九月九日為重陽亦謂之重九至十月十日亦有稱重十者中州集滕茂實天寧節有感詩節臨重十慶天寧古殿焚香祀帝齡注沐梁故老云徽宗本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之十月十日故此詩有重十之句

唐子畏題墨菊云多少天涯未歸客借人籬落看西風蓋本葉靖逸九日詩腸斷故鄉歸未得借人籬落賞黃花葉詩賞字一本作種便覺無味此與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未可改見為望同一消息也

方萬里重陽吟序陶淵明日閑居愛重九之名此閑寂之極感蘇長公曰菊花開時即重陽此曠達之極感潘邠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此哀謝之極感呂居仁曰亂山深處過重陽此羈旅之極感予嘗有詩曰干戈影裏見重陽此亦亂離之極感以上皆方語余謂司空表聖

鮑廬詩話卷中

四

望雲仙館

今朝第七十重陽為桑榆之極感林亦之客船搖舫作重陽為江湖之極感李西涯百年風物幾重陽為登臨之極感余亦嘗有紅塵烏帽又重陽之句豈非鞅掌之極感乎

錢塘屠琴鵬太守倅大雨至拂塵蒼云山上白雲山下水水聲只在隔山聞看來雲水無分別便是青山亦化雲孫子瀟美人障子云霧鬢風鬢秀絕羣碧天如水翦羅袞從中看破離騷旨只是湘江幾片雲霄化伊墨卿太守秉授九松嶺云登程西日落高峯匹馬三關紫翠

重流水不停雲欲暝一僧枯坐九株松東坡云每逢佳處輒參禪作詩能到此境便有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之妙

吾鄉近日詩人以吳丈澹川文溥為第一關中閩游諸

草沈鬱蒼涼尤為獨絕然吳丈亦有極穠麗新艷者相

逢云相逢女伴踏莎回共試簾前鸚鵡杯別有酸心傳

不得暗將釵股刺青梅春情搖蕩木蘭橋楊柳

娉婷學楚腰細到不勝烟雨處送人離別替人嬌二詩

僅見所著筆記中蓋以少作刪去余謂詩緣情而綺靡

鮑廬詩話卷中

五

望雲仙館

麗而不纖故亦無傷風雅也

雲臺宮保師視學浙江時按試吾郡以鴛鴦湖咏鴛鴦

命題嘉興蔣花隱茂才浩詩云莫翻水調傍篷窗莫打

蘭橈過石缸水若打開還再合怕鴛鴦去不成雙有竹

枝欸乃遺意最為是題合作余少時嘗擬作四首有云

烟波偶爾浮家住却被斯湖占小名花隱謂可與竹翁

權歌自從湖有鴛鴦目水鳥飛來定自雙之句下一轉

語

楓裡支酒獲鶴蝨落琴牀孟東野懷南岳隱士句也范

晞文對牀夜語指為貫休又作楓根皆誤孟集作榭亦非當為榭字廣韻十四皆榭卓皆切枯木根出聲類貫休自有石罅青蛇壓楓榭白菌乾之句與此正不相涉懷南岳隱士第一首領聯云藏千尋瀑布出十八高僧昔人以七言律下四字相聯者為折句此其五言之折句乎

貫休經孟浩然鹿門舊居云榭深黃狹小地煥白雲多

樣字字書無放陸魯望樵子詩生在蒼崖邊能讀白雲

養自注山家謂養柴地為養去聲然則榭即養字後人

鮑廬詩話卷中

六

望雲仙館

以養柴之地加木作榭耳

分甘餘話閩中紙織畫山水花卉翎毛皆工設色亦佳

江淮間又有添畫渲染花鳥意態如生茶餘客話往時

見同人作三畫詩蕪湖鐵畫饒州磁畫松江火筆畫也

聞向有王秋山能以指甲拏畫紙點染作色如古名畫

拏畫亦可詠秋山拏畫見余謂如臯貼絨畫山水人物

花草無不工麗尤在諸品之上相傳冒巢民姬人蔡氏

始為之楊蓉裳有董宛君貼梅扇子歌然則冰繪諸姬

皆工錯采當不僅蔡夫人矣

余極愛元人高房山題畫詩雲氣外無出路水聲中有  
人家二語嘗屬姊氏采石女史畫一橫幅臥遊其間他  
日擬於此境營菟裘未知能如願否也

陽湖劉芙初編修嗣維題水閣云一程春雨一程愁小  
閣重簾水上頭依約曉窗人未起賣花聲裏到蘇州尾  
句正如王明之滿天梅雨之例移置他州不得

李長吉下階自折櫻桃花温飛卿碧蕪狼籍棠梨花黃  
山谷只欠一枝蒿芭花李仲修開門自掃枇杷花句法  
固佳花名亦各有宜稱若云下階自折蒿芭花碧蕪狼

鮑廬詩話卷中

望雲仙館

籍櫻桃花便不成語此中三昧漁洋山人以外罕能知  
之吳處厚欲改五月臨平山下路爲六月臨平宋人已  
然况今日乎

明鄱陽劉炳寒夜怨詩月來愁亦來心憐月去愁應改  
樓高月轉遲停筆坐倚熏籠待月落却成眠誰知枕冷  
愁仍在通篇一句五言一句七言古無此體又好古堂  
書畫記王子裕觀泉圖上題云杖策入深澗雨後山泉  
流盍替成來攀予意良優游况有盈樽酒聞言間清謳  
顧瞻松影能不爲留通首五言詩而結聯忽作四言亦

拗格也

唐孫鮪金山寺詩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李翱金山  
寺詩後四句云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題咏處  
流響更無人李子田謂習之唐之名士不應蹈襲同時  
之人余謂此李自用孫語故云誰言題咏處流響更無  
人乃不肯讓崔顥題詩之意新城尚書成都跛道士一  
首大江流日夜孤艇接殘春用費密句乃足之云十字  
須千古何爲失此人正用此體

鮑廬詩話卷中

八

望雲仙館

柳子厚別弟宗一詩結句云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  
門郢樹烟妙處全在烟字宋人俞紫芝竹坡詩話乃謂  
當作邊字又爲之改曰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荆門郢  
樹邊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

陳獨漉姑蘇懷古詩寶劍賜來吳命短美人恩重父仇  
輕汪上湖詩學纂聞謂吳命當作吾命引越絕書子胥  
謂馮同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  
也余謂獨漉詩美人恩重父仇輕乃指夫差言非指子  
胥言則當作吳命爲是不必定用越絕語也且卽以越  
絕語論似亦當作吳命吳命短猶言吳祚不長耳恐獨

灑所見越絕較今本為善

唐劉駕棄婦詩云昨日惜紅顏今日畏老遲老遲云者謂垂老而遲暮也陳章侯自號老遲當取諸此

宋徽宗宮詞云民間財貨雖豐富未識新頒大觀錢是當時年號觀字作去聲讀案易觀卦陸氏釋文云宮喚反又大觀在上釋文云王肅音官夫曰王肅音官則他家皆讀宮喚反矣又以觀天下釋文云徐唯此一字作官音夫曰唯此一字作官音則大觀字徐邈亦音宮喚反矣今人每呼宋大觀為平聲者其難免山陰陸務觀之謂平

鮑廬詩詩卷中

九

望雲仙館

人皆知八月十五為中秋而不知二月十五為中春唐徐凝詩長短一年相似處中秋未必勝中春不寒不暖看明月况是從來少睡人題云二月十五作宋有兩小東坡唐子西風流文采人號為小東坡趙彥文章似蘇軾亦稱小東坡又東坡詩小坡解與竹傳神謂公子過也

顧俠君觀西樓傳奇云翠鈿拾得在荒園月動花梢宿夜魂今日樽前看白美眉尖一半舊嗟痕自注白美木

姬本名也故址在秀野園旁案今院本作穆素微蓋假木之音為穆假白美之義為素微耳樓後為余婦家所得婦翁太守兩軒公生於此樓今不知更屬何姓矣山陰李松雲中丞美棟官翰林時考差試題麥浪有句云一犁新雨露萬頃綠波瀾

仁廟時為皇子閱卷歎賞不置欲擬首進同閱卷官梁文定公引宅相之嫌故置第四

聖意殊未慊也

御極後中丞以郡守入觀

鮑廬詩詩卷中

十

望雲仙館

仁廟憶及此事因為誦此二句遂由監司存擢封疆固知臯颺夔拊遇合之隆非偶然矣中丞金陵懷古詩云西風秋柳王司李流水棲鴉紀阿男頗有三河少年風流自賞之致

上元車秋舫茂才

持謙

七室方蓮漪夫人能詩有句云

飛入湘簾雙燕子一街柳絮一街花秋舫嘗調闌千萬里心云澹烟如絮裏重門花戶遙鏡月一痕十二樓臺暮色昏思沉沉病不分明夢不真蓋為悼亡作也秋舫言茂苑女子陳弱雲莫愁湖題壁云選勝才停湖上棧

秋山寂寂水迢迢憑君莫話盧家事一曲傷心望海潮  
秋船嘗有弔莫愁望海潮詞旗亭傳唱故詩句云然  
石門方鐵珊參軍延珣牽絲畿輔下考左遷浮沈衙官  
怡然自得嘗詠水仙花云托根白石清泉裏寫影湘簾  
裴几前余謂此君自道詩品人品

國初曹顧庵元城竹枝詞云火樹燒殘雪已消春盤雅  
會互相招市酤價重南和縣小瓮紅箋盡姓刁明陸深  
天爵堂筆餘清豐呂氏所釀北酒之最上南和刁氏次  
之亦為北酒之上品今南和猶產酒然釀家已非刁姓

輓廬詩話卷中

七

望雲仙館

清豐則更無復名酒矣

華亭王義士隱陳黃門弟子黃門死難義士收其骨葬  
之蓋王炎午謝臯羽一流又為野哭詩以弔黃門秋風  
零落三千客暮雨寒生十四陵樽前羽檄飛風雨江上  
樓船弔鸛鷺皆佳句也

揚州羅兩峯聘布衣自稱前生花之寺僧分甘餘話沂  
水縣有花之寺不解其義張杞園問之土人云以寺門  
多花卉而徑路窈折如之字形故以為名今觀吾鄉盛  
袖堂明府贈兩峯詩注兩峯每夢入花之寺未知寺在

何處及見山農集始知在沂州寺以女子得名花之郎  
女名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初白老人七十三吟鷄聲驚起兒時夢五十年前二十  
三下句乃用宋詹義語義事載清夜錄義登科解嘲詩  
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  
五十年前二十三又清波雜志引樸樾翁陶朱集云閩  
人韓南老就恩有來議親者韓以一絕示之讀盡文書  
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青衫媒人却問余年紀四十年前  
三十三詞意全同當是一事而傳聞互異耳

輓廬詩話卷中

七

望雲仙館

近世竊鉤之徒竄身都市潛於人叢中割取珮物俗呼  
剪絡二字見明人說部京師則稱為小李國初釋借  
山元璟京師百咏有小李詩都門喧熱名利區白日鉅  
走良可虞中有小李善剽竊如鬼如蜮滿路隅云云按  
田汝成委巷叢談宋時臨安四方輻輳浩穰之區游手  
游食姦黠繁盛有剪脫衣服環珮荷包者謂之覓貼兒  
知此風南宋已然小李之名見葉文莊水東日記  
明楊樞涵故述一條夢芥陸潤玉之女名娟有索其父  
送行詩父不在為代作云津亭楊柳碧毵毵人面春風

酒半酣萬點落花舟一葉載將春色過江南此詩亦何  
減鄭仲賢列朝詩及明詩綜佚之名媛亟錄出之

明趙叔鳴登岱詩天壓星辰從下看海浮天地自東迴  
竹垞以比李獻吉日抱扶桑天橫碣石之語雲臺宮保  
師舟過小孤山詩獨撐江漢成孤注遠壓金焦在下游  
魄力相似語帶身分詩中有人非前賢所可及矣

述征記召伯埭到三救埭十五里三救埭到鏡梁埭十  
五里今召伯北去十里許地名三溝當卽古之三救埭  
溝救一聲之轉耳長樂梁芷林觀察章鉅召伯埭詩云

鮑廬詩話卷中

三

望雲仙館

湖瀕淮流兩道分蕪城北去幾斜曛鏡梁三救無人問  
珍重東山一片雲

井叔悼亡後咏殘月云碧海青天萬古愁誰能看到五  
更頭眉痕宛轉留空鏡扇影淒迷近畫樓玉玦初分魂  
欲斷金波不動淚常流無因得傍高寒處星斗闌干桂  
樹秋華亭改七蕪琦爲作眉圖余調疎影題之  
結句云恁盼他第二回圓不是舊時眉嬾并叔當時說  
爲絕唱豈知今日却成余之詞讖耶

法梧門祭酒式善偶題云荷葉無花葦葉昏板橋石路

宛江村孤蛩莫訴年來怨秋雨秋風客閉門法詩人皆  
以孟韋柳稱之余觀其全集恰純似放翁耳惟此作意  
味深遠不減唐人

渾源張水屋刺史道源工書善畫性不羈人呼張風子  
刺史卽以自號詩未能成家而亦時有佳句梧門祭酒  
嘗稱其庭鋪曉日坐捫風池濯春流婢釣魚二語余尤  
愛其崇化屯署卽景嵐翠一庭山孕屋之句惜對語不  
稱耳又春日過紫荆關云煖律蘇邊州晴光活亂山亦  
佳

鮑廬詩話卷中

四

望雲仙館

陳眉公試茶四言詩竹爐幽討松火怒飛絕似六朝人  
語

引舟百丈令人呼爲繚古人只作牽字讀去聲金党懷  
英高郵道中詩牽閒時掠水元方回聽航船歌阿郎拽  
牽阿奴撐是也然亦有作繚字者孟東野高張繫繚帆  
遠過梅根渚范石湖愛雪歌灘子挽繚拖素虬韓翃送  
齊明府赴東陽詩綠絲帆繚桂爲檣是也牽字亦如字  
讀陳后山寓目云野曠低歸鳥江平進晚牽梅村鳥棲  
山沉香爲笮錦爲牽白玉池塘翡翠船獨灑東湖曲金



環玉腕親持漿錦袖紅靴自打牽牽亦謂之愆元微之  
南昌灘詩船到名灘拽愆遲

徐文長龔山凱歌云短劍隨槍暮合圍寒風吹血着人  
飛朝來道上看歸騎一片紅冰臥鍔衣無首有身祇自  
猜左唬魂魄右唬骸憑將老驛傳番語此地他生敢再  
來較之吾家嘉則狹巷短兵二語尤為奇傑世每以青  
藤與中郎並稱此豈袁所能及耶

昨宵殺蠱三十個亦報將軍破月支文長句也金匱錢  
梅溪派養蠶詞云支持兒女眠初穩十萬生靈正待餐

宛廬詩話卷中

五

望雲仙館

奇趣相似而語較闊大

海昌楊虛谷諫少年工詩早世佳句云春暮殘花猶戀

樹雨深新水欲平田

吾鄉布衣汪一江澗居梅花里隱於市塵人比之做詩

賣米之周青士句如漁艇雨濛濛劃破烟波去野雲閒

共鳥歸樹溪月忽隨僧過橋徐雪廬孝廉尤稱之

近日詩僧皆稱鐵舟小顛余謂顛公故未脫蔬筍氣鐵

道人則江湖結習太重所見惟焦山借筭上人巨超詩

天機清妙截斷眾流兼之戒律精嚴不媿參寥覺範嘗

251 9 9 1/2

記其弁山雜興云竹裏香臺樹裏鐘看山人到碧夫容  
愁他客至無由入山繞一重雲一重秋日山居云十日  
秋光不出門蟲聲如雨落牆根囑他漫掃梧桐葉恐損  
階前碧蘚痕他句如古井無波填落葉斷碑有字絡枯  
藤又西湖船云薄暮繫垂楊寂無人語響一雙白鷺歸  
替作船家長皆極工妙

吾鄉松齋上人居秀水之新塍鎮能詩佳句云松聲聽  
作雨楓葉變成花

余交當湖詩人惟胡瘦山金題屈散園為章二人最密

宛廬詩話卷中

六

望雲仙館

詩亦最工瘦山稱詩鄉前輩服膺吾家南疑所作如田  
家云田家能款客招我就寒烟引水灌魚蕩擔雲補石  
田缺籬屢跡亂古樹鵲巢圓殘照西風裏村村社鼓填  
十杉亭云曲檻俯烟汀迴廊路舊經夕陽明斷塔水氣  
入孤亭薙草蛇遷穴捎花雀墮翎向來華屋感忍對十  
杉亭毘陵懷趙良甫云百里春潮闊寒烟翠不分雪晴  
申浦樹山帶晉陵雲品水過蕭寺尋碑上古墳西齋河  
上月照我夢夫君皆不愧學古堂中得意之作散園詩  
境較瘦山闊大而雋逸遜之然如村居即事云青精飯

熟撥山薇雲確聲中掩竹扉閑煞夕陽烏柏樹野禽無  
數隔溪飛亦可與瘦山相伯仲

瘦山弟東井茂才金勝客夜句云柝聲深巷兩人嚙小

樓燈亦佳東井嘗輯續橋李詩繫繼南疑書而作搜采

甚富余有寄懷詩云鷗盟北郭寄蕭寒鬼唱秋墳伴夜

闌竹屋紙窗燈似豆也應羅拜古衣冠梓桑潛德賴發

幽光故應如顧俠君選元詩故事耳

我園誦其族妹梧清女史鳳輝美人吹簫圖詩云湖山

石畔隱芭蕉無限新愁寄洞簫依約碧桃花下客撩人

鮑廬詩話卷中

七

望雲仙館

腸斷赤闌橋可入返生香集又有水晶簾一闕云春雨

濛濛草色齊繡簾垂暮雲低愁聽林中時有一鶯嗁無

奈落花留不住亂紅飛過小橋西斷腸漱玉不是過也

平湖戈韞石上舍溫如居邑之北郭有紀嬾詩云日長

谿午畫簾斜活火新泉手試茶一枕松聲春睡足不知

開落滿庭花可想見其閒適之趣韞石歸妹於吾宗雲

客秀才步瀛雲客嘗以春草詩得名句云纖纖弱影愁

無力又被東風着意牽幽怨纏綿銷魂絕代讀者已知

其不永年矣

戴石屏云天台山與雁山鄰只隔中間一片雲一片雲

邊不相識三千里外恰逢君陳衡仲云柳絮飛時話別

離梅花開後待郎歸梅花開後無消息更待明年柳絮

飛二詩清空一氣純是天籟此非學力所能到耳

長洲尤二娛廣文維熊端江花船詞心字香熏心字衣

爐灰撥盡焰微微歡來一似收香鳥守定羅襦總不飛

若使阮翁見此當不數彭少宰嶺南竹枝

華亭張遠春文興鏞茉莉花詞未到黃昏先摘取要花

開在玉搔頭此本玉西樵花在美人頭上開而語尤風

鮑廬詩話卷中

八

望雲仙館

韻又方鐵珊題沈樹玉茉莉便面云值得名姝留一盼

憐伊無分上釵梁

國初淮陰布衣杜湘草游西湖詩有黃鸝養就嬌情性

罵得桃花沒處飛之句時人呼為杜黃鸝余謂二句乃

詞曲之最下者何可言詩折楊皇琴身娛俗耳至此若

宋人郭功甫謝家莊上無多景只有黃鸝三兩聲二語

真可稱郭黃鸝豈不較訓狐為雅馴耶又國朝吳天章

悼亡後安昌絕句云蒲葉青青夾塢齊殘雲涼雨郭門

西綠楊盡是傷心樹只遺黃鸝一箇嗁較郭詩尤極淒

怨惜無好事如荆公繪作圖耳

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棲村俗

之氣大率相似今亞棲書不可見貫休詩極有佳句如

怒風吹磬斷杉露滴花開風吹窗樹老日曬膏雲乾乳

鹿暗行棹徑雪瀑泉微濺石樓經僧採樹皮臨絕壑狖

爭山果落空階童子念經深竹裏獼猴拾蝨夕陽中略

舉數聯正未可概以村俗斥之

仁和湯黥山禮祥題畫云似曾相識住橫塘遠遠春山

淡淡妝何事停橈不歸去恐驚三十六鴛鴦頗有神韻

輓廬詩話卷中

九

望雲仙館

張喬宴邊將云一曲涼州金石清邊風蕭颯動江城坐

中有老沙場容橫筵休吹塞上聲河湟舊卒云少年隨

將討河湟白首清時返故鄉十萬漢家零落盡獨吹邊

曲向殘陽二詩試掩其名讀者鮮不以爲右丞龍標然

則初盛中晚之分其亦可以已乎

當塗黃左田尚書鏞雁門關云百戰雄關抵死爭一時

草木識威名而今營卒渾無事閒倚關門聽雁聲寫出

太平景象格調不減唐人

建平龔西原太守文虎詩筆清雋七言絕句頗近江湖

諸賢與余同官畿輔一見相得歿後賴同舟仗助方克

歸櫬其清節可想遺孤不能讀父書詩稿不知流落何

所因於所贈詩扇中錄得數絕以存一斑片羽新秋湖

心亭雜咏云湖波靜不受風驚湖柳何知管送迎要洗

箏琶嘈雜耳扁舟來聽木魚聲樹影湖光綠到天此間

宜佛亦宜仙老僧怕引鴛鴦鳥只種魚苗不種蓮舟中

雜咏云乘興西風一葉舟雲林染翰亦須愁只消幾個

荒蘆雁畫出江天萬斛秋無處高風借羽翰吳綿薄怕

倚闌千船頭葉是樓頭樹恐有新詩細檢看

輓廬詩話卷中

辛

望雲仙館

詩家用乾坤字多廓而腐余最愛國初佚老奚大蒙

詩酒有乾坤之句近人蔣心餘秦淮懷古云南朝幾片

風流地酒色乾坤戰馬場語亦奇崛可喜又張船山太

守問陶讀桃花扇傳奇云秀才復社君聽曲如此乾坤

絕可憐皆化朽腐爲神奇

僧惠崇詠鷺詩棲烟一點明庚溪詩話謂能言其標致

非祇及其羽毛余謂此從雍陶行傍白蓮魚未知句翻

出且亦祇及羽毛耳若文與可靜依寒蓼如畫獨立晴

沙可憐乃真言其標致矣

2016 9 20

7B

海昌陳素菴相國詩千帳美人歌夜月四郊殘鬼哭秋  
星董湖東臯雜鈔舅氏副憲存齋公會云美人當喪亂  
之時對此夜月豈盡歌者欲以悲字易之云云余謂陳  
詩從高常侍壯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二句  
翻出易以悲字豈復成語東亭詩人不應仍此謬論  
南濠詩話元末吾鄉有虞堪勝伯者嘗題趙子昂菽溪  
圖云吳興公子玉堂仙寫出菽溪似輞川回首青山紅  
樹裏那無十畝種瓜田明詩綜載此詩作王孫今代玉  
堂仙自畫菽溪似輞川如此青山紅樹底可無十畝種

抱盧詩話卷中

三

望雲仙館

瓜田字句稍異余嘗見舊鈔鼓棹集正與都元敬所見  
本同前人題子昂畫詩如陶九成水晶宮裏清幽地不  
信無人着釣舟張伯雨張望王孫杳何許年年芳草滿  
江南虞伯生直似故園花石外銅盤和露寫東風皆有  
諷託又史明古題子昂畫蘭云誰道有人和露寫托根  
無地怨東風此與張伯雨之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  
草遍天涯同十感慨朱近修因此遂疑子昂畫蘭亦如  
鄭所翁之不畫土誤矣

嘉應宋芷灣觀察病起看菊云人因秋老心先瘦花

爲名高理不肥下句真能寫出菊花身分較之唐人此  
花開後更無花尤爲蘊藉可喜

嘉善人汪芝亭上舍繼熊黃丈退菴女夫也詩筆清新

酷似其舅惜其早世不能成家余絕愛其湖上納涼絕  
句云驟雨新荷香可憐水風搖動白鷗天鴛鴦不分涼  
如許仍背銀塘兩處眠

大興舒鐵雲位題柳云翠幔高樓定幾家封侯夫婿隔  
龍沙飛揚春夢三千里直到天涯捉柳花若使集中盡  
如此作夫亦何減唐人

抱盧詩話卷中

三

望雲仙館

青浦陳花南司馬謝病後居西湖之梅莊雲山勝處  
魚鳥親人嘗有梅莊雜詩云一峯烟靄一峯雪雲斷山  
迴翠不分日暮捲簾高閣坐黛痕深淺挂斜曛春漲桃  
花港口烟花開花落自年年春光流盡無人管暮雨空  
波冷釣船鳴鳩唳雨濕雲飛石礪寒泉入翠微幽壑更  
無人漱石春風開徧野薔薇世外移家水一灣竹籬雞  
犬傍青山栽花種竹年年事自在焚香晝閉關其境其  
人皆可想見司馬嘗欲以愛女字余聞其女亦能詩今  
未知所適何人

宋朱韋齋丹溪道中秋杭已照眼社酒欲香村香字清  
用得妙然賈島題章博士新居云斗牛初過伏菟蒼欲  
香門是唐人已有的矣韋齋文公之父也

徐凝詩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回只有縣前  
蘇小小無人為送紙錢來今縣治前有蘇小墓後人據  
徐詩謂蘇小當在嘉興不在錢唐然唐人詩言錢唐蘇  
小小者不一而足古詩亦言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西陵卽今之西興六朝時為錢唐地嘉興蘇小或別是  
一人耳白樂天詩揚州蘇小小人見是天斜是揚州亦

抱廬詩話卷中

三

望雲仙館

有蘇小古女子名不嫌相同未可據以為疑也

海鹽吳思亭上舍修句云近山老樹凍猶綠出水晚烟  
低不飛其兄榕園應和亦有句云雲壓炊烟低墮水樹  
移帆影遠浮天真不愧伯仲之間思亭精鑒別收藏甚  
富嘗載古人法書名畫遊游江湖間余在高郵道中贈  
之詩云子京天籟今無閣君更浮萍別構軒載得船游  
吳楚越摸將絹辨宋明元頻年湖海兼忘漫一舸烟波  
獨避喧莫認滄江貫虹月夜深巖社浪珠翻浮萍軒王  
元章舟名

遂寧張亥白廣文問安船山之兄王揚甫嘗稱其遙山  
微辨樹積水遠添明謂詩格出難弟之上

東海半人姓鍾名大源號鏡谿海昌布衣病廢因以鑿  
齒半人自號偃卧一榻中嘯歌不輟亦畸人也詩全學  
放翁平美有餘而庸峭不足余為錄其佳句云一姬掃  
殘雪孤禽啄凍苔

詩人狀難寫之景全在用字之工石曼卿折花移鳥聲  
妙在移字嚴坦叔風池行落葉妙在行字若換箇字便  
不成文所謂好句正須好字耳

抱廬詩話卷中

三

望雲仙館

德清俞劍華孝廉鴻漸溇溪舟中句云孤舟搖暝色雜  
樹瀉秋聲工夫全在瀉字宋人評韓持國一池秋水沸  
龜魚沸字直錢余於俞詩此字亦云

宋潘閬夜涼如有雨院靜若無僧為東坡所愛余謂此  
聯固佳然實本保暹之涼生初過雨靜極忽歸僧脫胎  
成句耳一經點染便覺清出於藍保暹九僧之一  
程魚門送弟之廣陵詩春水方生夜孤帆獨去時不著  
一字而黯然之情見於言外李繡子亦有送弟還里詩  
城晚孤帆出江寒一雁飛功甫嘗稱此一語以為不減

程作

仁和宋小茗廣文咸熙為茗香助教嗣君詩繼家聲不

媿名父之子句如簡麗水廣文云官貧兒代僕暑冷屋

連山與曹少梅泛舟河渚云新漲着橋低礙艇寒瓜眠

屋老經霜皆佳

德清戴芝山茂才丙客吳興郡署以詩酒自豪余在甥

館時倡予和汝相得甚歡尤工倚聲余嘗比之陽羨陳

髡別後十年音耗兩絕今有人自餘溪來云芝山窮老

且病詩稿亦多散佚因於篋衍中錄其途中即景句云

鮑廬詩話卷中

三

望雲仙館

天擁凍雲吞曉日風扶落葉走春冰猶想見元龍湖海

氣也

芝山從弟銅士秀才如琦詩有唐音秋夜懷已生云落

葉下如雨秋燈影欲沉美人此遙夜靜坐弄瑤琴獨雁

隨風去寒蛩伴月吟迢迢烟水闊無限別離心嘗有日

湖寄巢圖余為題七古三首詩長不錄

吳興有城南二隱一奚疑字虛白一王獻字二樵皆以

布衣工詩奚佳句如寒風孤艇小晴雪亂山多遠浦寒

聲驚落雁荒城暝色入清秋皆極志和音雅無山澤癯

枯槁之氣二樵詩不多見友人為誦春苔句云幾番憐  
爾足生意終日對之無俗情亦有逸趣

吳興吾宗東樽秀才名宸工文通經史博覽羣籍詩其

餘事性傲兀少可多否年近不惑遽賦玉樓殊可惜也

余為錄其佳句云斜日隔疎雨亂山生暝烟又有沈燮

者字五亭歸安諸生余嘗賞其紅葉詩繁華秋世界著

色老文章之句又登高云秋來雁比流民少霜後花如

名士稀亦佳

歸安嚴悔庵明經元照高隱餘溪閉關却掃以著書自

鮑廬詩話卷中

三

望雲仙館

娛詩筆疎澹似韋蘇州五律尤清空一氣歸舟云殘年

歸思切孤艇夜隨風梅信故園早客愁烟水空微茫千

嶂白揜莢一燈紅去住皆非計真憐類轉蓬碧浪湖即

景云明滅秋山外參差落照分平橋依廢港孤塔閣餘

雲暮帆去連天沒微鐘隔嶺聞蘋花猶可采我欲問夫

君悔葦有小印香修二字乃其姬人小字即用之押尾

亦韻事也譚細卿女史題悔葦畫扇齋秋怨詞後云藤

蕪詩句橫波墨又見香修小印紅

湘卿名印梅歸邑之菱湖人適同里孫氏十二三時即

有詩名爲茗溪女士之冠所著九疑仙館詩人比之瘦吟樓春日云日暮閒庭靜紅稀綠轉肥離情芳草長曉夢落花飛雲懶常棲楊山濃欲上衣餞春無限恨酒力尙嫌微他句如道中偶成云小病愁家遠新吟怕鬼聞初秋云江鄉雨細將歸燕水國涼新未醒鷗皆有性靈歸安邵餐霞同年謹挽周七橋云東樽死虛臺死嗚呼遂及七橋子造物忌才竟如此才士人人自危矣揚州簫聲凍不起落梅如雪月如水乃不數年餐霞卽繼七橋而死人人自危一語可爲吳中戴逵解嘲矣餐霞詩

宛廬詩話卷中

毛

望雲仙館

五言尤佳訪寺僧道融不值云閒吟杜老詩爲問已公屋犬迎吠溪樹鶴睡倚庭竹杳然空外蹤去來兩黃鶻風鐸定無聲冉冉茶烟綠詩格在右丞左司之間

如臯宗蕙亭秀才

佩鸞

春夜憶平山句云不知此夜簫

聲裏吹到揚州第幾橋頗有纏綿悱惻之致

江都周鑑塘秀才

勳

能詩授徒瓜洲余事至江上鑑塘

以詩來謁爲錄其佳句云秋聲穿樹入雲影隔江飛山

容晴似初烘畫梅意親干久別人

仁和孫秀芬女史

蓀菴

句云坐到夜深人語寂絡絲蟲

響一燈秋余澄江秋夜亦有句云仄月墮半壁幽蟲絡一絲皆與前人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月色如銀庭樹冷一絲和露隨青蟲意趣相似彼以目治此以耳治耳女史夕陽詩流水杳然去亂山相向愁爲稚存編修所賞余謂不如其絕句云一院落花風茶烟澹空綠得左司澹遠之神

秀芬族姊碧梧女史

雲鳳

隨園女弟子也余極愛其春

暮寄妹絕句一詩云落盡楊花草正肥雁書望斷嶺南

稀年來大有閒鷗意祇傍秋江冷處飛

宛廬詩話卷中

毛

望雲仙館

如臯宗杏原明經

孔思

善琴工詩歿後遺稿散佚余於

其從孫少雲

金枝

處見其詩數十首如桃葉渡曉望云

渡口蕩青烟根葉渺何許倏忽渡江雲化作涼秋雨又

暮笳句云壯士得無淚旅人何苦行吉光片羽卓卓可

傳少雲言此僅一月之作耳篇章甚夥後人視之不甚

惜又秘不示人未識何意臯之人有好事者購其詩刻

之不致湮沒失傳亦大功德也

少雲又言東臺周西谷明經

岸

詩筆清峭誦其曉起云

曉起憑欄滄露涼攬衣猶覺酒痕香昨宵貪立階前月

損却一枝秋海棠  
村居云雨過涼生  
行藻肥水光搖碧  
入牕扉夕陽低到芙蓉外  
沒個人呼鴨自歸

鮑廬詩話卷中

无

望雪

鮑廬詩話卷中終



鮑廬詩話卷下

嘉興沈濤撰

嘉善孫福清校刊

竹垞謂玉臺新詠可勘文選之偽製余謂今本文選誤字甚多亦有賴是書以訂正者如曹子建七哀詩云云是客子妻玉臺客子作宕子古宕蕩通用宕子妻即所謂蕩子婦也陸士衡前緩聲歌云遊山聚靈族玉臺遊山作遊仙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云佳麗良可美玉臺良可美作良可羨劉休予擬行行重行行詩遙遙行遠之玉臺行遠之作行遠岐細閱詩意皆當從玉臺為

鮑廬詩話卷下

望雲仙館

是乃選本傳寫之誤惟顏延之秋胡詩云戒徒在昧日玉臺戒徒作戒途案選注引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自當作徒為是蓋淺人不識戒徒之義妄改為途耳

石崇王明君辭延我於穹廬玉臺新詠作窮廬穹窮古字通詩在彼空谷韓詩作穹谷猶言窮谷也陸士衡擬涉江采芙蓉詩穹谷饒芳蘭玉臺正作窮谷

雁門野說南唐後主自撰念家山一曲既而廣念家山破案念家山唐時舊曲見教坊記非後主所自撰陸游

南唐書後主演念家山破日演得之矣

王季友贈山兄章秘書詩云出山秘芸署山水已再春食我山中藥不憶山中人云云見文苑英華二百五十二山兄當為住山隱者之稱貫休禪月集思匡山賈區詩云山兄寒癖甚

楊貴妃縊死馬嵬傳記無異說劉夢得詩貴人服金屑乃用晉書賈后傳趙王倫矯詔遣尙書劉宏等賚金屑酒賜后死故事以喻當日貴妃賜死情事耳或遂疑貴如實服金屑誤矣

鮑廬詩話卷下

望雲仙館

表丈徐鈍菴世編有詩書畫三絕之目寫生花鳥兼擅邊徐之勝與先大夫同學相得嘗擬唐人塞下曲有星馳五百騎夜度萬重山之句先大夫尤亟稱之

先夫夫闇修苦吟不事標榜嘗自擬閉門覓句之陳正字捐館後余因倩鈍菴丈寫閉門覓句圖遺意潘功甫用雙聲疊韻體題之云平生擬下賢聲名日逼迫挂角無端倪精靈自來宅次第狀與妙搜求合繩尺許與正字詩步武鞏儒式希微詰屈思局促嬾慢客豈容百蚊蚋諠譁臥榻側靜影自闌干轉面仍石壁蟋蟀鳴瓦根

苦毒斷履迹門前刺啄聲想像饒如壁欹危木上座展  
轉三十刻董琴涵亦效其體云郊居致蕭寥地偏謝隘  
迫洒然隱侯樓竹木清夾宅却掃散吟襟曠蕩鄙檢尺  
冥搜出奇思逸氣壓昔式酒澆槎枒腸戶絕襍穢客獨  
立斷聞根裴徇秋樹側一室耿心燈無須鑿鄰壁蒼茫  
想高懷妙悟合轍迹伊誰享千金自擬等連璧奉詢納  
楹書麻沙待讐刻二詩用法緻密妙處尤在自然覺少  
陵之卑枝接葉魯望之觸竹穿烟不得專美也

匏廬詩話卷下

三

望雲仙館

仁廟親政相國籍沒卿憐流落人間爲怨詩若干首時  
年二十九矣嗣後不知所終余嘗載其詩續婦人集中  
尤愛其二句云金谷輸入傳墜粉他家夫婿是英雄不  
減豫讓衆人國士之論陳雲伯有卿憐曲七古一篇絕  
似吳梅村

中表朱桂軒上舍仁榮工詩善畫年十八以瘵疾天尊  
人菊邨文刊其遺藁屬爲點定忽忽二十年矣人琴之  
痛每不能忘一日搜篋衍中得其秋荷二律清麗芊綿  
消魂絕代然不載集中不知當時何以刪去亟爲錄出

以補吾過詩曰一湖蕩漾卸紅衣欲望亭亭景已非  
隔浦雨聲聽漸密橫塘露冷采應稀空教葉底鴛鴦睡  
妬煞蘆邊鳧雁飛回憶鮮妍初出水留連相賞忍相違  
花潭蕭瑟見猶憐一片沙明籠曉烟虛想碧筒情渺渺  
重攜蘭棹恨綿綿六銖仙佩歸何處十里香風待隔年  
贏得崔徐傳畫稿鷺絲汀畔越溪邊

匏廬詩話卷下

四

望雲仙館

嚴行禁革又有牽引田主房主者概不準句攝偶閱容  
齋三筆元豐以後州縣權賣坊場而收淨息以募役行  
之浸久弊從而生往往鬻室抵產抑配四鄰四鄰貧乏  
則散及飛鄰望鄰之家必得償乃止是知望鄰之說自  
古有之惟當日用之科歛爲稍異耳余銜恤受代後邑  
之士大夫賦詩贈別宗生金枝一聯云波平瓜蔓綠風  
入秫田清上句卽指余禁革望鄰諸事而語頗蘊藉

余在雉臯銜恤後僑寓邑之靈峯園園爲徐湘浦進副  
觀政別墅水木明瑟極亭臺竹樹之勝一時裙屐風流

之盛幾與水繪園相埒運副次子生莽少尹珠能詩尤善古樂府烏夜啼云樓前月已西城上烏夜啼孤寢不成寐雙眉鬢欲低征人留遠道賤妾守空閨亦有機中錦含悲未忍題得齊梁初唐遺意使君家僕射見之亦當編入玉臺矣

如臯近日詩人無過布衣江片石干居邑之掘港場窮老苦吟聲出金石東坡云秀語出寒餓其洵然歟句如生無我輩情何著久在人間劫未除破廟塵多僧亦黯孤墳樹盡鬼尤貧佛定慈悲知客恨天教飢凍老人才

飽廬詩話卷下

五

望雲仙館

皆經千錘百鍊而出者今臯之後生爲詩淺易盡范黃金鑄賈島乎

庚辰秋余以事至如臯父老爭爲余言沈潔婦事婦某氏夫沈某時村人某甲被殺無主名役承官指同村之人被逮者無算并拘婦誣以與某甲姦婦至役家自縊其夫固鄉愚良懦且啗以重賂事遂得寢余謂此婦之死不惟畏累兼且明志蓋潔婦也用歌其事以俟世之采風者詩云灼灼河陽花桃李春風香倡條多婀娜冶葉何飄揚誰歟女貞木獨抱冬心強農家有女窈窕

姿無雙十三當窗織十五饒田旁二十適所天蓬首泚泚統夫既事耕作婦亦勤蠶桑結言永偕老貞壹無他腸村中有某甲身死被八創屍橫衢路側鄰里皆傍徨官符下鄉來當道盈豺狼兇人置不問無辜橫被殃出符示鄉民一網艾而張捕捉到雞狗驅撲同牛羊縣胥謂沈婦汝可自忖量聞汝有穢行此獄應汝償捉汝官裏去汝承免敲笏婦呼嗥向天此語來何方十三當窗織十五饒田旁二十適所天蓬首泚泚統獄自有主名汝弗自忖量何故將苦李代此甘桃儻縣胥赫然怒貫

飽廬詩話卷下

六

望雲仙館

索聲銀鐺繫婦向城去置婦私室藏謂婦且須與明質汝公堂婦聞無言答默默趨東廂生懼蒙不潔死或留餘芳捐軀明志節作計何慨慷奄奄黃昏後人靜卽空房掩面不敢嗥自斃喉間吭重重一尺布畢命於匡牀官吏聞婦死相顧色倉惶士民痛婦冤淚下何淋浪謂當坐縣胥駢戮正憲章并上婦節行綽楔門閭光農民易受給墨吏多疆梁冤憤竟誰雪夫也胡不良嘗論古循吏懲蠹嚴秋霜毋使妄攀引受牘恒周詳老弱與婦女尤勿輕勾當奈何虎而冠龔贖居堂皇爪牙恣橫行

流毒遍城鄉我來媿舊尹  
芟舍無甘棠忍聞一路哭  
雀鼠聲啾鎗往者不可諫  
來日方苦長寄語賢使君  
戒之慎勿忘陶香泉以為不  
減孔雀東南飛

江陰孔堯山布衣千秋通六書工篆刻嘗游錫山見漢

人孔千秋銅印喜與已名相合囊無一錢典臥具購得

之其癖嗜如此有夢餘小草若干首佳句云春蠶絲已

盡苦殺不成綿甚得齊梁古意嘗著說文疑疑一書謂

說文自漢以來傳寫詰屈亥豕混淆又嘗塗李氏鼎臣

兄弟各附新說熒惑後世故以鐘鼎古文及歷來字學

鮑廬詩話卷下

七

望雲仙館

之書參攷得失臆說頗多而大旨尚不謬於許堯山同

時有姜治夫亦布衣能詩詠雁云關山新月色逆旅舊

蘆花草衣竹田不是過也

嘉興王仲瞿孝廉星少以任俠破家詩文有奇氣又能

為公孫大娘技好談兵法時川楚不靖其座主吳白華

總憲疏薦孝廉能平賊措詞失當幾陷不測

仁廟寬慈謂書生庸妄飭地方官管束而已後屢上春

官不售行益不羈落魄以死詩稿藏陳雲伯處金石千

聲雲霞萬色流鈴擲火誕幻靡涯今錄其稍平易者兜

子巖雷雨云處女白猿公團欒一洞中霓裳奔月入雷

斧駭人紅龍影青天熱魑聲夕照烘鶴鶴伺人過驚落

滿山風書稚存太史大江東去詞後云銅絃鐵撥到江

東胡粉妝花一塞翁除死頭顱孤注擲補天文字女媧

窮身從魑魅荒山後人與辛蘇辣味同誰是關西閒大

漢為君彈唱夜燈紅他句如昭關云此關送盡吹簫客

前路重開乞食天詠錢云生從三日須湯洗死到重泉

要紙杖皆極抑塞磊落之致

張祐金山寺詩落句因悲在都市終日醉醺醺淺率極

鮑廬詩話卷下

八

望雲仙館

矣大興李子文孝廉雲章云嘗見先龍州公手書此詩

結句作悲闌指瓜步帆席去紛紛大勝前語然未知所

本子文謂即公改之龍州公子文尊人名惟寅號廉餘

官粵西龍州司馬有循聲幹才嘗從福文襄王及總督

長白吉公慶先後平苗逆事定不言功人以此高之歎

後子文刻其遺詩句如遠浦明黃葉孤郵點碧烟乾坤

容我老風雨入江寒皆唐人作者之室

楊升庵云古謂使者曰信今之流俗遂以遺書饋物為

信然如廣陵妖亂志所云信物一角附致阿鼻地獄是

古亦以饋物爲信矣又皮襲美詩明朝有物充君信權  
酒三瓶寄夜航白樂天詩紅紙一封書後信綠芽干片  
火前春賈闋仙題朱慶餘所居寄信船一隻隔鄉山萬  
重皆不得謂爲使者青箱雜記載王文正公與楊文公  
爲空門友楊公謫汝州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秤聊表村  
信非以村物爲村信耶

據言温庭筠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凭几每賦一咏一  
吟而已故場中號爲温八吟世皆知飛卿爲八又不知  
又爲温八吟也又李白飯顆山頭一詩據言作長樂坡

鮑廬詩話卷下

九

望雲仙館

前逢杜甫亦異

段家橋見武林舊事霞山趙汝芑夢江南詞亦有滿湖  
春水段家橋之句是南宋時已有此名瞿存齋乃以曲  
江老人爲杜撰何耶張玉筍端午詞段家橋下水如潮  
元人用段家橋者甚多非止思復

惆悵後庭風味薄自鈕明月種梅花劉武子句也薩雁  
門贈答來復上人云手持一鉢走京華乞食王侯宰相  
家今日歸來如作夢自鈕明月種梅花了無公事鉤簾  
坐一樹冬青落細花任斯葦句也方富山田家云晌午

鴉鴉響踏車那邊叢薄有人家老農歇熱藤陰下一樹  
冬青落細花用成語渾如已出此境頗不易到

濟寧王禮思刺史宗敬美人篇云歧途不可立豈敢怨

秋胡然則士君子立身當知所以自處矣

花開蝶滿枝花謝蝶來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干  
瀆對花詩也唐才子傳誤作干瀆且以爲地名屬之唐  
傳誤甚

唐傳詩狂風拔倒樹樹倒根已露上有數枝藤青青猶  
未悟法藏碎金作猛風拔大樹其樹根已露上有寄生

鮑廬詩話卷下

十一

望雲仙館

草青青猶未悟以爲不知何人所作

古詩河漢清且淺李白游太山詩捫天摘匏瓜恍惚不  
憶歸舉手弄清淺誤攀織女機是卽以清淺爲河漢然  
則宋人之鉤輶郭索亦何譏乎爾

如臯詩僧默然卓錫金陵之攝山禁足十二年寂後余  
爲編定其詩錄其尤佳者如雪夜歸山云踏雪歸來臘  
盡時江村道上且吟詩夜鐘撞醒山禽夢飛上梅花占  
一枝初秋云樹裏聲來客倚樓看消頓覺又新秋幾番  
欲去尋雲翦補好袈裟作遠遊皆無酸留氣息

通州徐弁江孝廉錫爵咏紅梅云縱然偶被朱顏誤不  
是人間沒骨花實爲自己寫照也又花朝偶成云儂生  
合以花爲命何不與花同日生風趣可想

柳東居邑之梅花里少時與周桐北鳴盛史竹南蓉屠

梅西之堯結爲四友故號柳東余與屠史二君不甚熟

識桐北歿後搜其遺詩竟不可得柳東通經史著述甚

富詩學宋人夏日云斷雲已起將成雨遠樹全低欲化

烟南湖歸舟云綠陰十里矮於屋白鷺一拳閒看魚南

湖雨後晚眺云半幅藕衣遮小雨一繩菱界殘陽皆

鮑虛詩話卷下

七

望雲仙館

極清新靈活之妙

柳東室人梅卿女史姓李氏工詩早卒嘗咏海棠有紅

淚偷彈羞燭短綠牕遲睡得春多柳東訝其幽艷卽於

是年辭世柳東水龍吟春盡夜有悼詞正東風吹斷芳

心又何苦瀟瀟雨幽憶怨斷之音令人不忍卒讀梅卿

又自題倚梅圖云雪影壓殘鳥夢月痕冷靠花身皆非

世間語也

魏塘雁塔寺天寥上人歲暮雜詩云紙帳生寒布被輕

臥聽凍雨打牕聲北風無力作成雪又被西風吹老晴

極似楊誠齋上人本姓吳名鯤字獨游住吳江之蘆墟

村以縫人爲業喜爲韻語與郭君頌伽黃丈退莽相倡

和其格遂進忽改服爲緇流句益清妙蓋其夙根勝人

所謂詩有別材非關學耳

平湖錢夢虛上舍天樹子夜歌云笑指燈前花開成合

歡樹更下一重帷生怕天光曙極似唐人夢虛精鑒別

收藏書畫圖籍各數萬卷幾與曝書亭天籟閣相埒詩

其餘事也

夢虛室人陸若筠女史錫貞工詩早卒夢虛誦其登弄

鮑虛詩話卷下

三

望雲仙館

珠樓句云綠疎三面柳青入一樓山秋懷云幾點疎花

明瘦石萬條衰柳見秋心皆刻劃幽秀女史有遺畫紫

丁香小燈墨華題云霜毫染出紫綃衣百結同心願竟

違賸有返生香一段只愁還化彩雲飛

東坡出穎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詩我行日夜向江

海云云乃拗體律詩阮亭尙書選作七古誤也

錢塘汪西顛抗紅橋秋禊詞垂楊不斷接殘蕪雁齒紅

橋儼畫圖也是銷金一鍋子故應喚作瘦西湖瘦西湖

三字甚新可配小秦淮

桐鄉蔡浣霞太守 藝場 詩宗盛唐不減高岑王李錄其

鐵馬云秋風蕭瑟度簷牙無限商聲感歲華一夜沙場

消息遠不堪吹入故侯家金吾子云十三夫婿羽林郎

白馬金羈入建章莫奏烏號舊時曲青城門外月如霜

置之空同大復集中當未易猝辨也

雲伯盛稱丹徒嚴麗生上舍 學滄 詩大概如七寶樓臺

以富麗取勝耳閱之頗未能終卷雲伯為誦其柳枝詞

云拋却江南喚奈何今宵棖觸綺愁多一絲澹入春人

影知是眉痕是眼波又斷句云淒清夜雨度中宵滴損

鮑廬詩話卷下

三

望雲仙館

冰荷螭淚消寒到綠天人影瘦春愁不剪似芭蕉余不  
覺絕倒日未免有情哀感頑艷矣

吾鄉王穀原咏蟬云斜陽江浦雨踈樹郭門烟十字頗

近錢劉

江右吳白菴廣文 照 句云散步一溪水應門兩朶雲白

菴與雲衣蘭雪有三吳之目時人皆右蘭雪余終以白

菴為翹楚

皮襲美新秋言懷寄魯望云檜身渾箇矮石面得能顛

渾箇得能皆吳語

錢塘張仲雅大令 雲璈 白桃花詩呼來芳字猶嫌碧斷

盡春魂欲洗紅所謂令人之意也消

查初白楊花詩春如短夢初離影人在東風正倚欄不

如彭甘亭 兆蓀 之大地空香人去去一天遙想夢依依

甘亭晚歲逃禪庚辰冬日無疾跌坐而終鼻垂玉筋洵

有夙因矣

武康徐雪廬孝廉 熊飛 詩筆性靈不如郭頻伽而氣韻

過之如樵逕不逢人秋蟲樹根語汀洲澹容與一鳥破

寒碧標格在襄陽右丞之間雪廬少孤為富湖秦贅遂

鮑廬詩話卷下

四

望雲仙館

家焉時頻伽亦從蘆墟移居魏塘故吾郡一時詩派有

二鶴湖騷客率皆辨香靈芬竹瀝後生亦競規模白鷗

大抵兩寓公之詩雖互有得失要皆無媿作者求其探

源漢魏沿波齊梁合治唐宋以上契與觀羣怨之旨旁

寫嬉笑怒罵之情經術之光發為韻語吾黨固自有人

在也

萍鄉劉金門宮保師題余篝燈圖云三角堂後幾英流

太瘦生今見隱侯關繫六經明晦事望君燈炬照千秋

余雖有媿斯語而先達誘掖獎借之意不勝知我鮑子

之感又嘉善陳小孟編修鴻堪題云十經今樸學六代

古才人

南城陶香泉大令燭午題余坐月聯句圖云由來何地

無吟咏肯信他家有別離頗似唐人句法大令官通州

倅時榜其室曰且食蛤蜊又自撰楹帖曰莫漫觀魚觀

結網何妨有蟹有監州

如畢季學耘布衣標工山水嘗爲余畫載酒訪詩圖余

自題四絕句云種秫公田未瘠貧依然天與一閒身自

攜琴鶴新詩本來訪烟波舊酒人酒痕零落賸詩魂宿

抱廬詩話卷下

五

望雲仙館

艸堆前哭暮雲我倚夕陽江上艸一杯先醉鮑家墳訪

得詩人更得詩歸舟酒醒獨吟時青衫爛作枯霜葉莫

認紅衣是釣師天地間詩幾卷留江湖集小亦千秋只

愁萬馱牛腰重如此蜻蛉載得不同人題者甚衆今錄

其尤佳者家閨生云雙槳去斜日一花開前津蘿幽竹

深窈中有離騷魂誰擘醉吟筆洗此塵俗因穆然太古

意青山白雲人妙趣無字句烟霞與爲鄰眉月照螺黛

笑酌芙蓉春董琴酒云沈侯抱雅尙落落人中奇每攜

一尊酒獨品千秋詩古瑟悟清響暮江多遠思小敷好

風雨都遣下賢知徐雪廬云夕陽飛鳥倦投林出岫雲

歸暝色深尋得新詩答天籟酒酣端合抱山吟風懷澄

澹白鷗知江上芙蓉入楚辭相約小敷山下路一篷秋

色共論詩潘功甫云歛墨川箋贈答時麻家七歲已能

詞十年人比黃花瘦手抱枯琴自訪詩眼冷青天一鶴

斜葫蘆濶遍天涯只知詩盡梅花衲尙有姜叅六十

家八社西湖集勝流品題名字入蕭樓舊時楊柳仍青

眼詞客江湖半白頭歛縣汪已山員外敬云不是疎狂

戀酒徒關心詩派入江湖試憑春甕千頭拆更講張爲

抱廬詩話卷下

六

望雲仙館

主客圖江山勝概足盤桓載酒船容十斛寬却笑瀾橋

驢背上去尋詩境太清寒好擬宸樽島嶼間雲巒相匝

水周環篋中詩是沈千運酒舫何如元次山此外如王

井叔屈段園李子文皆七古長篇不備載

余嘗於邦上書攤市得舊鈔曲洧舊聞以虞山張氏長

塘鮑氏刊本校之俱有異同亦互有得失內夾紙簽數

條自某字至某字第某卷云云合之宋詩紀事所采字

數卷數皆同蓋樊榭山人所藏之本末有樊榭手書數

行公墓在西湖九里松普福寺之旁有碑云宋通司副



使朱公之墓予嘗過之敬賦七言一首今附於此突尤  
殘碑立古阡行人猶記紹興年青衣已見君王辱皓首  
何期使節旋老淚冰天終古恨遺聞曲洧至今傳一坏  
築傍花宮地夕唄晨鐘更惘然雍正八年八月十九日  
錢唐後學厲鶚書其詩見樊榭初集皓首作白髮終古  
作千載餘俱相同蓋後來定本如此然白髮千載不如  
皓首終古遠甚洵乎初楊蘭亭剛剛恰可也

鮑廬詩話卷下

七

望雲仙館

是然石刻作春秋則作春陵者誤任注乃以不狂爲狂  
矣春秋二三策指中興頌天子幸蜀太子卽位靈武數  
語隱寓春秋書法若春陵行次山自敘乃爲諸使徵求  
而作與此碑奚啻風馬牛楊誠齋浯溪賦彼靈武之履  
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范  
石湖中興頌詩亦云絕憐元子春秋法却寓唐家清廟  
詩是宋人皆以漫叟此頌有春秋之義故豫章云然  
少陵老去詩篇渾漫與後人皆誤作興竹垞以爲起于  
楊鍊厓今觀月泉吟社第三十一名陳希邵詩第一首

云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漫興時其第二首云樂  
興第三首云飲興第四首以下懶興引興寄興乘興遣  
興盡興感興皆是興非與是杜詩誤字宋末已然鍊厓  
特踵其誤耳

鮑廬詩話卷下

六

望雲仙館

長洲陶鳧香觀察師樑以翰林出守正定六年不調因  
作忽忽一首云忽忽六年住青山戀長官漸於村老熟  
直作故鄉看牆竹手親種園蔬時獨餐祇應僮僕笑還  
比在京寒時余已奉諱南旋郵筒寄示因作奉懷詩一  
首云未許天門掉臂行六年坐嘯此專城一腔熱血從  
何洒兩腋清風是處生恒嶽割愁森北峙滹沱流夢杳  
南征升沈大抵尋常事吾道如今要主盟師極賞結聯  
二語然詩甫達而師已擢清河觀察矣  
余十二卽受知於長白伊小尹閣部師時師守吾郡招  
至署中借公子鍾仰山學士唱讀書丙子秋余出宰如  
臯師作五言律送行其下半首云宰邑誠良吏卽官應  
列星勗哉勤撫字吾道有箴銘屬望之意甚厚師諱湯  
安著有耐圃詩稿吳丈澹川筆記中錄其括蒼山卽事  
云清秋露冷猿啼樹黑夜風號虎到門以爲不減唐賢

風格

繼蓮龕方伯昌鴛鴦湖歌云鴛鴦湖水淺且清鴛鴦湖上鴛鴦生雙漿送郎過湖去願郎莫忘此湖名絕似鍊匡竹枝方伯閣部師之長君也

揚州張老薑布衣鏐工詩善書兼精篆刻不求聞達窮

老以終佳句如問臘指高樹封門教白雲倚樹看流水尋僧款夕扉自撐艇子延秋色閒與鄰翁話夕陽青山對影孤舟遠獨樹當門野寺秋皆不減逋仙通老余嘗題其遺集云山人野鶴性貌古癯且修自命為老薑取

勉廬詩話卷下

九

望雲仙館

義椒桂伴奈何所為詩抑若重有憂辣少酸味多惻耳聲酸郵云云頻伽以為知言老薑右耳微缺儕輩每戲以乖龍呼之

臨川樂連裳孝廉鈞歷下雜詩云海棠已見委蒼苔急

為紅黎冒雨來春色春情都絕世可憐牆角背人開後

二語為天下失路才人同聲一哭

族兄遠亭大令蓮生為文恪公次君少工倚聲香艸溪

詞嗣響黑蝶詩如寒池蕉雪滿遠出塵擬之前修其君

家之石田翁乎錄其銷夏雜詩云蜻蛉風起過前陂小

坐溪陰理釣絲怪底閒鷗獨無語石磯西畔立多時墨雲飛墮晚涼生雨滴空階夢不成只有芭蕉解人意未秋先為作秋聲石磴迎涼擁素琴坐邀明月上高林曲終忽作松風調一派寒濤瀉碧陰於炎暑塵雜中讀之可抵一服清涼散也

容齋隨筆載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謂客中襟抱十字盡之此詩今見李羣玉集中下尚有愁窮重如山終年壓人頭十餘句據容齋所見則為李頎詩且祇二十字然此四語含蓄

勉廬詩話卷下

十

望雲仙館

無盡的是盛唐名作羣玉蓋用以興起自為足成豈知冗黯平衍難免續臆脛之謂乎

王荆公和微之藥名勸酒詩史君子細看流光元陳孚

交趾驛藥名詩史君子何來山椒遠於役初疑二詩假

史君為使君後見洛中記異錄云絳州碧落觀天尊名

象唐龍翔中刺史李謙為母氏追薦所造也有先黃冠

云李使君即高宗大帝之子其文未刻之前忽有二道

士謁史君云聞君欲篆刻其文我二人即天下之名篆

也請為史君足成之云云諸使君字皆作史君又正定

元氏縣新出土北齊李功曹墓誌有某州史君之語知使君自可作史君初非假史爲使也

荆公遊土山示蔡天啟秘校云桓温適自斃符堅方天厭與蝶捷爲韻案論語天厭之釋文塞也於豔反今荆公作於葉反讀誤又公再用前韻寄蔡天啟云聞子再三歎往往心不厭更以厭讀於葉反亦誤

海昌查梅史大令按落葉詩云低頭一笑渾相識見汝春風綠上時此意爲前人所未道

吳子魚朝鮮詩選有月山大君婷一首明詩綜載之云

鮑廬詩話卷下

三

望雲仙館

是朝鮮女子蒙古博西齋洗馬明辨之云朝鮮制王兄弟封大君婷乃懷簡王子康靖王弟非女子洗馬座主穆鶴舫尙書之外祖也

元栢堂禪師山居詩與禪月集中山居雜咏工力悉敵未易伯仲今摘數聯於此灌蔬月下擔寒浪移石雲邊接斷橋黃狄林中偷果去翠禽籬下引雛飛夜火晴收楓塢葉午茶寒煮石池冰秋竹走筇穿斷石老藤行蔓上枯松真脫盡蔬筍氣也

元妙明子析疑論五卷設爲主客問難其辨論指歸大

抵取諦於牟融理惑篇中兩引牟子皆在三十七篇之外則知宏明集所錄尙非太尉完書矣妙明子名子成字彥美至正間封紫閣大國師白水屈蟠析疑論敘載其鸚鵡詩云學得人言字字明便能巧語爲道情不知身在樊籠裏猶向堂前弄舌輕水心亭云綠芰青荷香滿池環亭冷浸碧琉璃高軒矮榻無纖暑臥看青波浴鷺鷥皆能妙脫蹊迥不落言詮

戴石屏春水渡傍渡夕陽山外山上句乃范鳴道所對

見石屏續集晏元獻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下句乃王君玉足成見復齋漫錄

鮑廬詩話卷下

三

望雲仙館

田山薑論詩云讀郊島皮陸詩如逢幽花異酒別有賞心元暉含英咀華一字百鍊乃出如秋山清曉霏藍翁黛之中時有爽氣摩詰五言律詩恬潔精微如天女散花幽香萬片落人巾幘間見古歡堂雜著

梁溪漫志雍孝聞蜀人崇寧間廷試對策力詆時政闕失駁放後雖授以右列然卒不仕浪迹山林遂遇異人得道政和末變姓名爲道士入內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名廣莫竟不知其爲孝聞也嘗自

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醒自負賢  
人酒天淵難尋處士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羸得蜀  
山青城南老樹如相問不枉翻空過洞庭案王明清揮  
塵前錄孝聞元符末有聲太學崇寧初省試奏名第一  
殿策中力詆二蔡及時政不便者徽宗大怒滅死竄海  
外宣和末上思其忠親批云雍孝聞昨以上書致罹刑  
辟忠誠可嘉特開落過犯授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命  
頒而孝聞死矣於是錄其子子張為右選云云是孝聞  
實以竄死費氏變名賜姓之說及自詠之詩恐均出好

鮑盧詩話卷下

三

望雲仙傳

事者之附會

國初太原傅青主徵君山隸體奇古與鄭谷口齊名詩  
亦雄傑可喜所傳霜紅龕詩鈔頗近白奪山人尤愛其  
病征一首云青外響孤鶻綠中哀亂蟬秋心滿天地病  
骨澹山川開眼見村店支頤問水泉若能來野化真  
飽鳥為義心苦調擲地猶作金石聲也

金匱楊伯夔大令

夔生

為蔡襄農部長君詩詞皆有家

風余尤愛其新柳句云千里家如前日別一年愁莫此  
時多覺陳樗山撰之春風驛路初橫笛夜雨江城恰禁

烟有此旖旎無此清妙也

伯夔弟氏蕊洲女史

芸

詩有家風不媿左芬謝韞錄其

小遊仙詩云清曉琳宮啟玉扉彩霞縹緲護仙衣雙成  
捲起真珠箔放出青鸞逐隊飛明妝晚出蕊珠宮碧縹  
細絢小步工通體花光看不定一層雲影一層風百頃  
瓊田接上清白榆花老易飄零春來却怪濃陰少柳宿  
光中要種星

錢唐吳更生州倅

長卿

以新城尙書卞忠貞公墓詩緬

懷永嘉時流人競南渡又云堂堂卞將軍授命青溪渡

鮑盧詩話卷下

三

望雲仙傳

為重韻然二渡字有虛實之分義各不同正如高山本  
高高門使之高不嫌重複耳昔東坡送江公著詩忽憶  
釣臺歸洗耳亦念人生行樂耳白注二耳義不同故得  
重用古人本有此例曹子建美人篇兩用難字鮑明遠  
行路難兩用息字義皆不同竹垞太史河豚歌急取投  
昇煩丁寧又累客坐久心方寧亦謂二義不同也

更生築城詞云百金償博進千金教歌舞役夫私語人

此是城上土聶夷中田家公子行諸作不是過也海昌

陳受生同年

均

咏史云似聞寡鵠思前匹不信蓮花竟

變驍蓋指嘉慶元二間川楚事

浦江周倬雲明經為漢詩才奇艷與嚴麗生齊名然如虎睛燈遠成蟲響雨空城燒丹甌瞰鼎采藥虎馱囊皆非巖所能及也

吾鄉盛柚堂明府百二詩格清秀頗類姜白石嘗記其夜過平望詩云江豚吹浪夢還驚來去三湘萬里程不信櫻桃湖外月今宵已作故鄉明殊不減小紅低唱之作

東家雜記夫子車從國東門因觀杏壇歷級而上顧弟

鮑廬詩話卷下

畫

望雲仙館

子曰茲魯將滅文仲誓將之壇也觀物思人命琴而歌其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若是則七言絕句始於孔子又衝波傳載蟻穿九曲珠事云夫子遊陳見二女采桑夫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二女曰夫子遊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再來問我采桑娘是聯句亦始於孔子瑣語無稽抑何可笑

詩至九言而止然亦有十言詩懷麓堂詩話引太白詩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余

謂長孫無忌新曲云阿儂家住朝歌下早傳名結伴來遊淇水上舊長情又云迴雪凌波遊洛浦遇陳王婉約娉婷工語笑倚蘭房是初唐已有十言詩矣惟通首仍是七言

今人以出物質錢為當西湖志餘載蜀僧賦湖中漁翁云幾回欲脫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是宋時語已如此後漢書劉虞傳以賞資典當胡夷注丁浪反

古人製墨皆用松烟宋時始用油烟東坡有歐陽季默以油烟墨見餉詩避暑錄話近有授余油烟墨法者用

鮑廬詩話卷下

美

望雲仙館

麻油然密室中以一瓦覆其上即得煤極簡易又云大抵麻油則黑桐油則不黑世多以桐油賤不復用麻油故油烟無佳者春渚紀聞潭州胡景純專取桐油燒烟名桐花烟然潘谷沈珪輩擅名當世仍用松烟為之蒲大韶油烟墨亦和以松烟元朱萬初猶純用松烟今則專用油烟無復易水三衢古法矣元泰忠介公不華桐花烟為吳國良賦云吳郎骨相非食肉朝食桐花洞庭曲洞庭三月桐始花千枝萬朵搖江綠吳郎采采盈頰筐寶之不啻瓊膏粟云云詳味詩意乃吳生以桐花燒

烟爲墨非用油烟與紀聞所云名同實異

東坡贈李方叔詩平生謾說古戰場到眼終迷日五色  
謂李華弔古戰場文李程日五色賦皆用李氏故實中  
州集密國公璫送王生西遊詩溫子徒勞手八叉蘇老  
猶迷日五色以目對手似是誤日爲目蓋當時蘇集傳  
鈔訛誤如葦未暇深攷耳

鮑廬詩話終

雲南被毒部九十二

西

進

毒

部

卷三

--	--	--	--



酌雅詩話自敘

余非能詩者也亦非知詩者也何有詩話顧嘗服膺  
無邪之一言以為是千古言詩極則外聖人之言會性  
情之正而言詩必非佳詩故嘗持此意以論列風雅首  
正者莫如邪說邪說者一釋教一淫辭是也浮屠之說  
聖人之世無之或世誣民莫此為甚程子謂當如淫聲  
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乎入於其中痛切甚矣唐人  
詩中有贈某上人某禪師之作輒獲學者令勿讀此篇  
特以朱子感興論二教詩為篇首朱子論二教亦有輕  
重仙之說詩中或用以寓高致尙可至如丹竈金鼎長  
酌雅詩話 自敘

坐不老白日飛昇荒誕無稽之論宜與釋氏在所闕者  
又或僧寺清潔多可遊賞未嘗不供吟詠而或稱及其  
佛題及其僧德不免為俗語有問於余者曰子之遠佛  
如此詩話中何亦採人僧詩二首余曰苟其有得於道  
不汨沒於其寂滅之談而果得風雅之趣則亦人其人  
而已儒之以笑於此僧者尙多矣何必歸而不受哉至  
若古今淫書不下數十百種今士大夫所同好者莫如  
西廂聊齋紅樓夢是三書者余嘗比之於妓館之污不  
解其何以膾炙人口如此書有餘杭同年盛稱聊齋不  
可不讀者余亟為辨之因著辟蠹令一篇論淫書之蠹

酌雅詩話

自敘

二

人心者甚悉夫芳草美人離騷託興其意在於愛君三  
百篇中淫風不一聖人未之刪者欲以懲創人之逸志  
亦以觀列國之盛衰其必法韶舞而放鄭聲者正以其  
淫也如衛碩人一篇形容至手如柔荑膚如凝脂等句  
可謂揣摩入神抑思其詩固何為而作其用意果何在  
耶後人淫詞雜蕪汚鱗簡編卽不論其人而論其詩已  
不可登大雅之堂已陶詩醇厚古茂大雅之音詩與人  
均堪不朽杜固詩中之聖雖顛沛中不忘蒼生社稷所  
以可傳太白天才東坡大才樂天逸才詩已為人間絕  
唱但樂天東坡多贈妓憶妓之作未免脂粉氣欲於二  
酌雅詩話 自敘

公詩集中去此等篇以全其美少年人或鄙笑之老成  
人未必不稱善也更如元之楊廉夫詩才冠世張士誠  
據吳時東南名士多歸之所不能致者惟廉夫一人是  
其人品高卓為何如而多置姬妾載與俱遊至為香奩  
八體詞題目已多鄙褻不止為文章疵類余猶為深惜  
之故於此篇既以闢異說諸篇弁諸首卽以論羅存齋  
所載鴛鴦傳一段次其後庶幾合程子淫聲美色以遠  
之之意亦得夫子一言以蔽之之旨其餘如嘲風月弄  
草木隨詩人意興所到但有流麗而出於端莊婀娜而  
含於剛健者俱不必棄去總使歸於風雅有補詩道無

蠶人心而已抑嘗竊附己作者不過以抒寫己意爲朋  
儕及于姪輩示教耳非敢云詩也然苟得其意而好尙  
不迷於所往其於世未必無補道光己酉中秋前三日  
酌雅主人自敘

酌雅詩話

自敘

三

詩話卷一

劍川陳偉勳纂

朱文公感興詩論二教二篇云飄飄學仙侶遺世在  
山盜啟元命符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  
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  
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一西方論絲業卑卑喻羣愚流  
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願盼指心性名言如有無捷徑  
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輩極深誠哉繼  
三聖為我焚其書一瞿存齋詩話云論二教之言然亦  
有輕重余謂自漢魏以來詩人感興多矣亦有此興  
致否長夜漫漫何時旦有文公此二篇意興斯為紅日

酌雅詩話

卷一

一

中天余素不言二教者竊不揣固陋步元韻妄擬二首  
非敢有僭踰之志亦以發明朱子之意兼伸景仰之私  
云爾詩曰古有三不朽修煉豈深山但能盡其性焉知  
生死關後人多異術九轉誇神丹此丹一入口飛昇生  
羽翰長生固不易偷生奚足難我懷學仙侶俟命斯心  
安一自有釋氏教天下多顛愚以彼所謂道不過憑空  
虛奈何諸真人反謂中土無至乃譯其語相與幽谷超  
遂令百世下荆棘紛滿途我生雖貧後安能容其書一  
樂天九日思杭州云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  
身又故妓數人頻問訊新詩兩首倩流傳東坡有懷錢

塘云剩看新番眉倒暈未應泣別臉消紅又休驚歲歲  
年年貌且對朝朝莫莫人皆憶效贈妓詩也老杜寄贊  
上人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東坡贈辨才云我比  
陶令媿公為遠公優又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皆寄  
僧贈僧詩也余獨有詩曰拙性難容脂粉氣狂歌不作  
香奩詞篋中今日搜存藁猶喜曾無贈妓詩又有曰名  
士常當寂寞時喜交方外與吟詩生平我獨成偏拗不  
共僧流接一辭嘗有一富僧士類多與往來及其老也  
欲共壽之求序於余余曰和尚乃作壽乎作和尚壽乃  
請我為文乎笑拒之而已

酌雅詩話

卷一

二

宋宣仁太后上仙置道場內殿有長老升法座一僧問  
曰太后今歸何處對曰太后身歸佛法龍天上心在兒  
孫社稷中舉朝稱善夫以太后之事而飯僧內殿已非  
宮闈清肅時事聞依僧一語又舉朝無不稱善斯時舉  
朝尚有一有識者否佛法龍天豈成何語浮屠鄙說浸  
人耳目久矣當此僧升法座時想見大小臣工悚息聽  
命唯唯諾諾光景及其交口稱善不惟阿順逢迎且於  
異端之行更有以生其威而張之敬上之政教如此下  
之風俗可知舉世憤憤吾道能無荆棘耶不獨宋宣仁  
后事已也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吁可慨矣夫迺為之詩

曰道場法座果何事佛法龍天更可異太后宜有母道  
存飯僧乃以憐何罪舉朝稱善我不知宰相以下都兒  
戲吾道荆棘千餘年人心胡爲而此醉

元微之當元和長慶間以詩著名傳入禁中宮人能歌  
詠之呼爲元才子風流蘊藉可知也其作鶯鶯傳蓋託  
名張生復製會真詩三十韻微露其意而意不悟乃謂  
誠有是人者殆癡人前說夢也歸田詩話云余謂鶯  
鶯傳乃淫書也自有此書世之年少讀書人遂溺其中  
不少後世復演爲劇於是村夫俗子及婦孺無知胥感  
此而不禁淫心也自來才子言行多不雅馴况見之著

酌雅詩話

卷一

三

述以誤後人以污名教如此傳者悉詩書中罪魁也宜  
禁而焚之久矣又從而表章之何哉爲之詩曰晚唐長  
慶間才子元微之妄作鶯鶯傳復製會真詩其言實鄙  
猥奈世多貪癡但見讀書人觀之爲意移恍已遇洛神  
忽若來西施心猿復心鴿不禁紛交馳此傳將千年貽  
誤乃如斯比之作俑者厥罪何能辭願并異端書焚使  
俱灰飛

淳南詩話云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蘇  
黃輩會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  
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直發乎性情此詩之正

理也又歸田詩話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  
游山谷詩喻二人才思之異也後山詩如壞牆得雨蝸  
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寥落之狀可想淮海詩如翡翠  
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妝豔冶之情可見二人他  
作亦多類此跡其生平際遇中秦不同信乎各有造物  
也余按二說云云觀於陳秦郊與白之遇可知矣感此  
隨筆書之曰蟲鳴秋草孟東野鶯囀春柳白樂天信皆  
造化中一妙郊寒白俗何論偏秦少游何揮毫速陳無  
已何覓句艱由來質地有敏鈍悲歡遭際各前緣總之  
詩以理性情必得其正方可傳

酌雅詩話

卷一

四

碧溪詩話論李太白云世俗誇太白賜牀調羹爲榮力  
士脫鞵爲勇愚觀唐宗渠渠於白豈真樂道下賢者哉  
其意急得豔詞媒語以悅婦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爲  
玉樓金殿鴛鴦翡翠等語社稷蒼生何賴就使滑稽傲  
世然東方生不忘納諫况黃屋旣爲之屈乎說者以謀  
謀潛密歷考全集愛君愛民之心如子美語一何鮮也  
力士闔闔腐庸惟恐不當人主意挾主勢驅之何所不  
可脫鞵乃其職也自退之爲蚍蜉撼大樹之語遂使後  
學吞聲愚竊謂如謂其文章豪逸真一代偉人如謂其  
心術事業可施廊廟李杜齊名真忝竊也余按黃碧溪

先生名徹字常明宋之君子也廟應清超持論正大觀其詩話可知其為人矣今考太白召見沈香亭應制作清平調三曲頗見優寵得待詔翰林及在禁中與貴妃宴樂妃衣褪微露乳白以手捫之曰軟柔新剝雞頭肉祿山在旁接對云滑膩如凝塞上酥帝續之曰信是胡兒只識酥君臣荒淫如此此何異江總文才豔惑陳後主之後轍祿山作亂明皇播遷有由然矣讀若溪詩話因詠之曰唐室天寶年太白天才妙應制沈香亭三曲清平調優寵博一官翰林子待詔後與楊妃宴乃至捫乳笑淫辭媒褻陳胡兒始尤效謫仙非不仙奈何此作酌雅詩話 卷一 五

開力士庸腐餘脫鞵何足校 瞿存齋云太白詩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是甚胸次少陵亦云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然無許大胸次也余謂不然洞庭有君山天然秀致如剗却是減趣也詩情豪放異想天開正不須如此說既如此說亦何大胸次之有余兩過洞庭雅愛君山之勝遊之數日登西南最高巔觀八百里湖銀濤浩蕩方見所謂氣吞雲夢者豪放處正在於此爰題太白詩後云天地自空曠詩情亦等閒洞庭秋自好何事剗君山

趙子昂以宋王孫仕元朝擅名詞翰嘗書淵明歸去來辭得者珍藏之有僧題絕句於後云典午山河半已墟 褰裳宵逝望歸廬翰林學士宋公子好事多應醉裏書 後人不復著筆蓋僧詩之妙妙在婉詞尤妙在直筆婉詞第四句是也直筆則第三句是起二語謂靖節歸來之故如是歸來之決如是今以宋公子而為元之翰林學士何故又書歸去來辭哉皮裏春秋非僅作游戲伎倆也嘗見子昂畫朝川圖一人題其畫云多少青山紅樹裏豈無十畝種瓜田可謂婉諷又一人云江心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過別船幾於直罵此吟 詞更婉而直酌雅詩話 卷一 六

兼寫子昂醉夢冷極辣極余因是有感矣使子昂而無才亦孰知其無節者乃詩詞文字件件足取人憐憐之甚則惜之甚蓋有才之不可無節如此猶憶丙戌年將應朝考前字臨柳帖先君子命改臨趙松雪動竊語云其人不足學先君作色曰做其字耳豈做其人乎彼時年方壯所見謹嚴中未免固滯故嘗鄙薄其人并其字亦棄去今則有持平之論即論其人亦不作冷諷直罵語於其書歸去來辭也贊詩以正之曰翩翩濁世佳公子柔脆偏逢見節時當日只消歸一字風流今尙耐人思

韓文公有詩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寓意清刻矣然謂之木居士尚有題名尙稱爲士近世且有無名可題者如一石一荆一蕪之類竟有無知人惑詔而祭之而彼亦遂若真有靈焉者大可怪矣戲詠之曰石本非能言棘更無神異不知何時人香火偶奉事遂有陰黠者憑之爲禍崇此物果何奇愚者競禱媚更有巫覡等簣鼓爲樹藏竟使茲傀儡血食享無墜安得霹靂火闖此么麼類赤日常中天天下無邪魅

杜詩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又云生平憩息地必種數竿竹坡云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

酌雅詩話

卷一

七

竹令人俗余曾栽竹數次亦多以臘月讀書處有一小軒名曰有竹居題詩曰有竹有竹可無俗幾千百竿繞我屋春風春雨新翠浴夏日壓簷森眾綠蕭疎秋月涼可掬冬雪枝間零碎玉四時之趣唯我欲中有數椽作家塾老去有書日日讀閒課兒孫願已足

應瑒詩昔有行人陌上逢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往前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嬪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揚廉夫效其體亦有路逢三叟詞云上叟前致詞大道抱天全中叟前致詞寒暑每

節宣下叟前致詞百歲半單眠應詩真質楊因而恢廓之大意已盡余有味乎其言又從而衍之曰昔訪巖山叟歸路樂油汨又遇叟三人百歲體方迥拱立問三叟得此果何修上叟前致詞神獨與天遊中叟前致詞去私以忘憂下叟前致詞寡欲淡所求要哉三叟言所以壽長留

東坡嘗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皆以爲知道之言坡公蓋非知淵明先生者也先生實能樂道非僅知道其詩亦無處非理語何止

酌雅詩話

卷一

八

三者而已嘗於論世知人之下洞觀其始終表裏心跡使斯人而在聖門當不出季次原憲下而其胸次悠然無入不自得之趣在在與浴沂者等至其行藏出處與時消息安貧樂道屢空晏如亦卽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之亞聖人稱蘧伯玉爲君子曰有道則仕無道卷懷先生當晉室將亡劉宋將興之會浩然賦歸去來辭其因督郵之至而引退者特託之燔肉不至之微意實卽不稅冕而行之家風儘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非與嚴子陵歸釣富春山識者以爲能振興東漢一代氣節先生不爲五斗折腰足令聞風者頌廉懦立有功名救

百世下同不朽已特于陵選有道時而顯先生遇無遺  
時而晦耳若其嘗寄興於酒者乃其活潑之懷借此抒  
寫亦非僅劉伯倫酒德頌之爲有識者自能窺其底蘊  
其寓情於菊者正韓魏公所云晚節黃花之意正其撫  
時傲世之心性所見端周子謂菊之愛陶後鮮有聞牡  
丹之愛宜乎眾矣周子豈沾沾取先生之愛菊而已哉  
蓋別有取焉者也知周子之所以愛蓮則知先生之所  
以愛菊矣故陸稼書先生嘗議其笑做東軒南牕寄傲  
之一傲字余嘗爲解之見味道軒至其詩語語理趣  
不可枚舉姑卽數處言之如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

酌雅詩話

卷一

九

可謂守分知足也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大有萬物  
得所氣象也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魚躍鸞飛並無  
纖毫障翳也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日用行習常此  
無損無加也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朝與仁義生夕  
死復何求是實有所得爲天地不虛生之人也及時當  
勉勵歲月不待人終日乾乾自強不息也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卽君子所性富  
貴不淫貧賤不移之大道也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  
古人惜分陰念此使人懼則有進無止欲罷不能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之詣力也詩味皆從理道中流出其詞

則所謂天然去雕飾不待負才使氣有意爲工也詩集  
中半多田間景物不屑屑於風花雪月之談足見古聖  
人幽風無逸稼穡知依憂勤惕厲相傳之心法李麓堂  
稱其詩質厚醇古愈讀而愈見其妙蓋深有味於語言  
文字之外也余昔嘗賦夢見先生詩後又有詠菊詩已  
極闡揚之意今既歷舉先生之詩以想見其爲人更舉  
先生自况語以證之其云樂夫天命復奚疑眞能樂天  
命者也其云羲皇上人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眞羲  
皇以上懷葛之人非三代下人也其云此中人語不足  
爲外人道眞可爲知者道不能爲俗人言也自是而先

酌雅詩話

卷一

十

生之爲先生見矣因更賦之曰先生非詩人論詩固豪  
傑使其出聖門狂狷優同列風浴詠歸來春光共怡悅  
不爲五斗米不屑斯不潔出處行藏間知幾說明哲乞  
食以安貧先生有乞食詩樂道無中熱身世寄桃源覺有天地  
別安能魏晉時一出使腰折寄傲南牕前頑樗扶其劣  
聞風百世下我懷陶靖節  
西湖爲東南名勝士大夫攜酒載妓簫鼓喧闐遊塵萬  
斛矣而以白樂天蘇東坡二鉅公爲首唱自唐越宋以  
迄于今千載一轍有元僧圓至者曉過西湖詩云水光  
山色四無人清曉誰看第一春紅日漸升絃管動半湖

烟霧是遊塵湖內珠被此人探去矣其云清曉第一  
春者分明自語無人見到之意不知前人亦有得此意  
者否余因詠之曰多少西湖載酒別曉看春色問誰曾  
如何領略湖中趣第一還輪者箇僧兩間景物供人勝  
趣不少人人得意處又各不同如此類多矣何獨西湖  
遊人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言孫以避禍也而  
危行仍不可變危訓高峻不言高峻言危者惟高故危  
也余嘗味此言而未能盡其道明楊憲使孟載詩有亂  
世身如危處立異鄉人似夢中來之句危處立三字善

酌雅詩話

卷一

十一

於形容蓋已將夫子危字之意和盤托出矣不禁爲之  
擊節用賦一律云何事憂心悄悄懸祇緣身在最高巔  
樞機未發想榮辱人世何爭任後先急雨狂風穩立脚  
長途重擔硬磨肩應將百尺竿頭進勒馬危崖慎著鞭  
魏仲先野詩身猶爲外物詩亦是虛名隱者語也余謂  
從陰陽之原說起則民胞物與天下皆吾分內身何可  
爲外物從嗜慾之途說來則此語真能透關非了悟者  
不能言又詩以言志以理性情在古人已不廢特後人  
有意近名雖作詩亦猶有名之一念至謂爲虛名則并  
此念而消融之乃真能淡定者矣慕而爲之詩曰隱士

孰稱賢儉然魏仲先無心時飼鶴有夢慣遊仙名已空  
千古身遺置一邊惟將眞質性無欲靜還天仲先閒居  
書事云成家書滿屋添口鶴生孫寇萊公見訪詩驚回  
一覺遊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詩中用鶴與夢事本此  
都南濠詩話元微之題劉阮天台山詩云芙蓉脂肉綠  
雲鬢畫樓臺青黛白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  
人間後元道山云死恨天台老劉阮人間何處却歸來  
正祖此意頗見楊廉夫詩集亦有是作云兩婿原非薄  
伴郎仙姬已識姓名香問渠何事歸來早白首糟糠不  
下堂較之二元情致不及而忠厚過之余謂劉阮事無

酌雅詩話

卷一

十二

是公也亦不足深辨特怪詩人詠之者如二元作意千  
手雷同近世甚有爲之排律試帖者文人氣習大抵爲  
然求如廉夫用意者不可得也余欲一正論之鮮有不  
笑罵其迂者不得已爲引一詩嘗有人作客京師乃別  
娶婦王孟端舍人作詩寄之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  
無心念別離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其人  
得詩感泣不日遂歸余謂劉阮殆不及此人多矣天台  
仙子亦不過新花枝之豔白首糟糠獨不嘗對月  
期乎好事者爲作此詩者立其題目曰天台仙子送劉  
阮還家夫曰還家其有家明矣曰老劉阮元道山則還



時已老初時年少可知年少有家而別到老方歸吾不知豔說劉阮者亦嘗念及其家室作何安頓否二元詩不知何事憶人間人間何戀却歸來使其身遇此事必將老死不歸其精煉少婦轉眼白首不足以當其一盼獨非天下負心人乎列仙傳乃神其說曰劉晨阮肇還家已有七世孫矣吾不知其入山採藥時年少已有子否可笑也此事雖筆墨遊戲亦不宜太涉荒唐爰爲賦之云少年何日到天台應是新婚別亦纔思婦人間今易老那堪夫婿始歸來又賦云天台仙子貌如花兩婿迷中尙憶家假使詩人作劉阮糟糠白首恨天涯因憶

西雅詩話

卷一

三

二十餘年前北上雷益旅次枕上口占兩絕句云月色滿香街春深花睡去孤燈此獨眠蝶夢已深處遊子戀他鄉歌姬列四旁豈非佳麗偶會否共糟糠又邯鄲旅次書懷云遠行何日不思歸爲有糟糠共編衣一宿羅浮終夢耳落花流水是耶非亦同此意  
瞿存齋詩話云汴梁相國寺暇日子與黃體方遊焉將謂有南方花木之盛香茗之供而鄙陋殊甚僧皆戴帽皮鞞髮長過寸言貌粗俗體方呼爲惡僧口占云步入空門見惡僧紅氈被體髮鬚髻子續之曰一言能得君王意安得當年老贊寧蓋宋初贊寧爲寺主太祖至寺

行香曰朕見佛拜是不拜是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大合帝意遂爲定禮余謂自來浮屠多黠慧者見在佛不拜過去佛云云亦其家揣摩極熟衣鉢相傳之語何足稱重或其寺僧傳爲佳話流俗從而附和之耳存齋顧引而稱揚之何也爲續黃體方二語後足成一絕又次韻再得一絕云步入空門見惡僧紅氈被體髮鬚髻由來族類原非我面目那令人不憎又更有許多狡黠僧聞黎新剃不鬚髻渠身已墮空門裏作態炎涼更可憎

西雅詩話

卷一

四

老杜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突兀見此屋吾廬獨受破凍死亦足樂天新製布裘成云安得萬里裘蓋裏周四垠穩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襖成云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心兩爲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二公皆以天下爲心者但白實學杜耳且杜窮而白達所謂穩煖皆如我都蓋洛陽城等句亦未盡見諸行事只留虛語而已夫士生三代下固多有志未逮者然欲使匹夫匹婦皆被其澤亦何道而能然哉余嘗反復思之除却三代井田之法而欲使天下無一夫不得其

所亦空言萬里裘耳井田之說自孟子語滕文公後有  
宋朱子張子慨然欲行之而卒有志未就固知古道之  
不可復行於後世也然士苟有志當未達時浩歌千古  
何不可作快心之論因誦杜白詩與感曰少陵萬間屋  
庇士亦差足樂天萬里裘虛空何處求伊周事業今已  
矣安能一夫無不獲惟有井地大略存相時損益加潤  
澤不須亟奪富人產但令無容連阡陌就中畫作公私  
田給富者租供賦役一夫量授幾許畝一家量占幾許  
宅田中穀稻牆下桑少壯不飢老衣帛士人耕畢還讀  
書數椽風雨聊自適比戶時間機杼聲深秋處處催刀

酌雅詩話 卷一

五

尺衣食既足學校興閭閻胥黨正官師擇作育秀髦胥彬  
彬孝弟力田登百歲父老扶杖多歡聲頌揚明聖手加  
額歌挾續樂春臺屋能自立衣自裁廣廈大裘安用哉  
前人有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波之句閱歷世情語間  
之足戒然獨不云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  
乎橫逆之來固有陰險不可測者然除却三自反之外  
只有禽獸何難之一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  
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聖賢  
之大處如此其存心厚處即此其獨立不懼處亦即此  
若徒畏世情之險不能立定自己脚跟將隨一世爲浮

沈除非做鄉愿之同流合汙而後可則何可也詠懷曰  
世上風波我不作胸中冰炭自然無縱逢三尺紅塵險  
息是非波仍故吾

謝安語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羲之曰年在桑  
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減其歡樂  
之趣王謝風流當時仰若神仙而其自說猶不能盡樂  
如此至其子孫凋謝景况全非矣劉夢得詩云舊時王  
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寥落之狀不真回首惟安  
石逸少二公尚以賢傳至今日人之榮悴亦在人不在  
境矣因論此感作云王謝人瞻一代仙桑榆樂有誰

酌雅詩話 卷一

六

憐惟知絲竹堪娛老未識子孫可象賢淝水有功安石  
著蘭亭一序右軍傳人生莫問枯榮事須立芳名在盛  
年  
李肇國史補載韓愈遊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  
下發狂號哭華陰令百計取之方得下云後公答張徹  
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徑倚巖覘海浪引袖拂天  
星磴躡躡拳踞梯颺颺伶俜悔狂已昨指垂戒仍鐫銘  
賢者豈輕命若此偶出於一時之高興耳善乎邵康節  
先生有曰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凡興到  
時須留不盡之意險處尤不可往易所謂見險而能止

知矣哉此須是慎於始方無悔於終也乃詠之曰遊山  
太高興昌黎已昨指登高興臨危處處皆如此得意十  
分事可至三分止花果半開好酒以微醉美乘興思留  
餘最要謹其始又就韓文公詩賦一首以詠志曰欲睇  
滄海日欲摘曙天星會上華山頂直入青霄青下視九  
點煙豁爾雙眸醒素抱區區志維嶽應降靈但恐高處  
險息心仍自銘

揚軒牡丹詩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護塊利劍斫不斷餘  
妖種此根惡之極矣但未言絕之之道余步其韻得七  
絕云任是楊妃歌舞態憑他西子巧護塊但看尤物爲

酌雅詩話

卷一

七

頑物利劍何難斫此根夫尤物足以移人豈能移我不  
移於物之心但置我心於淡而視此物爲頑天下已無  
足移我者不然今古茫茫餘妖不絕雖利劍亦何可勝  
斫耶

前論牡丹詩謂雖治豔之物以淡視之無足動懷此爲  
根原之論然到此地位究未易言雖袒裊裸裎於我側  
與之借而不自失焉此惟柳下惠能之昔魯男子行過  
兩避路旁一空舍中有一女子繼至欲入男子閉門辭  
以男女之別女子曰何不聞柳下惠坐懷不亂男子曰  
此柳下惠能之我則不能終不之內人稱魯男子善學

柳下惠大程夫子曰中有色心中無色此亦幾聖人地  
位不容易言伊川先生便是整齊嚴肅也嘗曰不見所  
欲則心不亂誠恐既見而不動心之難也故學者非禮  
勿視之功須戒慎於平日尤須斬絕於臨時當豔冶之  
來前宜敬以自守嚴以相絕設有情不自禁處便當存  
不可與不敢之心或閉門而不內甚則踰垣而避之其  
要總在斬斷一念不可稍有游移打過此關方免失足  
有一生館於某家夜半有女自牕窺之生亟吟詩曰招  
被紙牕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邪心頓息明日遂託  
故辭歸此即不可不敬之心踰垣避之之意盛德事矣

酌雅詩話

卷一

六

故淫情竊發惟有一敬字勝之此最是學者下手工夫  
即持之終身可保無失者也因於論牡丹詩後賦長古  
一篇云嗜好濁人易色慾味彌旨者在必棄淡之而  
已矣以淡清心源以敬立心軌但屬非禮處一切嚴視  
履豔冶逼人來此心只如水妖媚百般態爾自爲爾耳  
青天白日下安得此偏僂視之以怪物淫情何自起倘  
猶見爲人應亦懷羞恥嚴氣復正性可懼不可喜天帝  
實臨汝天心常願謹保我清潔無不墮污泥裏打過此  
一關乃足稱佳士所以少年人尤宜慎厥始小小嫌疑  
間也勿涉瓜李坐懷誰不亂慾熾已難止嚴拒且敬避

當學魯男子

碧溪詩話云老杜所以為人稱慕者不獨文章為工其語默所主君臣之外非父子兄弟即朋友黎庶也嘗觀韋應物詩及兄弟者十之二三廣陵觀兄云收情且為歡累日不知飢冬至寄諸弟云已懷時節感更抱別離酸元日寄諸弟云日月昧遠期念君何時歇社日寄云遙思里中會心緒悵微寒食云聯騎定何時吾今顏已老又云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初秋寄云高梧一葉下空齋歸思多聞蟬寄諸弟云緘書報是時此心方耿耿登郡樓寄諸季云上懷犬馬戀下有骨

酌雅詩話

卷一

九

肉情觀此集者雖譏鬪交瘡當亦變而怡怡也余素深於兄弟之情者今已無兄弟矣言念不勝淚流讀韋蘇州詩知其拳拳於手足間者有厚於天性者也因賦此以勸子姪輩為兄弟者人生有散復有聚兄弟一別無聚時安得四海皆骨肉與我筋力常相持嗟我亦將老矣手足之念何窮期今觀庭下棣華鄂交輝一樹連理枝尚念同氣篤天性友恭一室真怡怡上繼祖父作堂構下翼子孫為燕詒

黃碧溪又云余嘗赴京師往辭伯父坐中舉兄弟贈詩詩問人求穩店下馬過危橋之說東坡集見送姪安節

詩言其伯曾有送其父老蘇下第歸蜀云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驢急難之誠意皆相合余官辰沅逾年族弟來相視將行送之云就舍勿令人避席渡江莫與馬同船雖鄙近不工亦可用於畏途也余謂三詩語皆切至惻惻動人直可為座右銘箴非徒行旅格論也因感作持身涉世排律一篇云寬著性中地嚴存心上天平居惟就穩為興最防顛花徑休留憩巖牆肯傍眠路從迷處轉物向愛時捐勉赴程千里勞擔任一肩船頭牢把舵馬上慎揚鞭勿犯紅塵險應憐素履鮮試從身世外靜裏看魚鳶

酌雅詩話

卷一

十

碧溪詩話又云舉人過失難於當其尤者臧孫之犯門斬關惟孟椒能數之臧孫謂國有人焉必椒也其難如此司馬相如竊妻滌器開巴蜀以困苦鄉邦其過已多至為封禪書則詔諛蓋其天性不復自新矣子美猶云竟無宣室詔惟有茂陵求太白亦云果得相如草仍餘封禪文和靖獨不然曰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會無封禪書言雖不迫責之深矣李商隱云相如解草長門賦却用文君取酒金亦舍其大論其細也舉其大者自西湖始其後有譏其諂諛之能死而未已正如捕寇逐盜已為有力者所獲撿其吭而騎其項矣餘人從旁助控

縛耳命謂舉人過失貴舉其尤乃謂有關世道者如召陵之役管仲不責楚之僭王乃責其包茅不入非舍其大論其細者乎夫子論晉文曰譎論鄉愿曰賊春秋筆削斧鉞加誅爲其關萬世之風俗人心矣孟子衛道斥楊墨之說曰邪而務息之韓子原道闢佛老之教曰怪而力排之俱擔當世道與除洪水猛獸之害等封禪書逢君惡所失不小故若溪云然然只宜謂舉人罪案不當謂舉人過失如入過不在此論者則揚其小者且不可况摘其大者乎馬伏波誠兄子書云吾欲汝曹聞人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程子

酌雅詩話

卷一

三

曰君子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至哉言矣故千古之罪有不容誅者當案而斷之一時之過有不可揚者當容而隱之詩以言之曰春秋筆法挾斧鉞一字之間扶世大聖人不爲己甚者於人曷曾毀一个學者學存敦厚心吾日忍汚人面流十分可用自治功半句不可言人過伏波書及程子語願諸萬通銘之座

章蘇州贈李儋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郡中讌集云自慚居處崇未覩在民康識者謂有官君子當切切作此語信矣余以舌耕糊口兼得一家之人

終歲勤動數年來差少負債之苦雖猶未盡清償亦庶幾有一飽之樂惟習見鄉鄰多貧人每欲推解無力爲之奈何讀韋詩詠懷云三冬初過喜逢春暖氣微微覺我身作餽已霑升斗水爲霖欲活萬人縱無經濟存天下何忍飢寒迫里鄰默念東風噓拂遍家家生意十分勻又舌耕居處固何崇况得舉家勤動功日日培將心冀厚年年仗得硯田豐解推無力憐吾邑温飽何情獨我窮苦得一官餘五斗指分那惜俸錢空

可馬温公題趙舍人庵云清茶淡飯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濁酒狂歌之朋非眞朋也眞朋須於清淡中求酌雅詩話

卷一

三

之故求友者於人須慎擇在己宜信宜敬擇慎於始信結於中敬持於終斯得益而友道盡矣若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飲食遊戲相徵逐此中安得佳士哉因發明温公意曰五倫有朋友人世不寂寞但於聲氣中益損宜斟酌或求心性眞或求學識博可與事功同可以身家託要在流俗外遇之於淡泊觀其輕勢利觀其重然諾知其中不欺不忘久要約慎擇既得之先施不可薄情禮俱眞摯文飾可脫略功過相切劘共得苦言藥屈志老成人因依總不惡將懼時亦如安與樂始之以忠信久之以共格締交直到頭到頭只如昨結契有鄰

此雲霞方落落飲食遊戲間肝膽向誰著

張文潛詩云兒童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癡旁笑侮平明  
坐衙鞭復呵賢於羣兒能幾何兒曹鞭笞以為戲翁怒  
鞭人血流地一種戲劇誰後先我笑謂翁兒更賢戲言  
足以風世余於此亦有風詩云公今即為民父母奈何  
日日喜鞭扑人人脫袴露肢體輕笞傷皮重傷肉小民  
所爭亦小事忍使訟庭徹號哭身體慘痛髮膚傷此輩  
誰非父母育古人示辱只蒲鞭德化仁心是民牧得情  
勿喜更勿怒願造蒼生萬人福

石曼卿贈鍼師云臥龍有病君醫取心為生靈不為身  
酌雅詩話 卷一

王逢原云丈夫出處誠何較心痛蒼生為淚垂賢者設  
心如此皆未得行其志余亦有贈醫者詩云今日之人  
不如古今人之病半須補以彼元氣不充腑倉廩難供  
餒腹肚脉俱緩細見各部用藥先宜戒寒苦參耆之劑  
可常主慎勿輕施汗下吐瀉閩省識多窮戶有疾醫之  
戒勿取我亦能醫願未普

范文正公淮上題風云一棹危于葉旁觀欲損神他年  
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公自少立志便要做第一等人秀  
才時已以天下為己任於此倉卒中亦無非康濟斯人  
之心四句詩質厚微婉咀嚼不盡余嘗味之有年矣推

其意步人字韻得若干首誰是旁觀立曾經出險身回

頭思曩日舉手急援人 一 有心同濟物無力獨行仁但

倡樂施事一錢堪救人 二 喚醒迷途客臨歧指點頻俾

來遵大路一指亦扶人 三 報到橋曾斷前途莫問津聊

為支一木一步亦攜人 四 兩家相擊鬪禍結如齊秦果

使圍能解一言堪濟人 五 當世有佳士泥塗遭遇迤揄

揚為薦拔一字可提人 六 且挹升斗水來蘇涸轍麟王

孫縱無報一飯亦矜人 七 安得裘千里蒸為天下春惟

憐寒乞者一衣能活人 八 愛欲周民物先無廢懿親如

憐貧族屬一產足分人 九 胞與同原廣相賙切里鄰誰

酌雅詩話 卷一

家炊不繼一舖足均人 十 隨分儒生事無勞問屈伸若

符霖雨志應澤萬千人

白樂天云實事漸消虛事在銀魚金帶繞腰光又簪纓

假合虛名在筋力消磨實事空功名富貴事事皆虛惟

有筋力為實事老時所覺誠如此言然即筋力尚健亦

豈徒銀魚金帶優游歲月已乎人生自有實事一息尚

存無日非孜孜之候勿徒嘆老而已爰為勵志詩曰老

去思維嘆不禁自摩筋力自長吟蹉跎歲月頻回首悠

忽生平未稱心但悔從前無片善須知此後有分陰人

生在被虛名誤實事端從何處尋老當益壯少年當作

何如用也

幽雅大田之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田  
家豐樂民俗敦龐盛世光景如見少陵詩築場憐蟻穴  
拾穗許村童仁民愛物之言可風可誦余嘗作田園雜  
興詩百首亦言及之而猶略因作兒童拾穗歌曰秋隴  
一望黃雲平千村到處歡聲同雁響寒空正晴日黃雲  
一獲盈郊中幾日登場看露積果如比櫛如崇墉亦有  
餘糧尚棲畝喜來拾穗多兒童不論此輩與彼界三三  
兩兩各西東彼獲遺秉此滯穗夕照滿籃歸不空吁嗟  
此輩悉人子何為獨使其家窮安得餘夫廿五畝十六

酌雅詩話

卷一

三

以上盡歸農老有養兮少有長鯨寡孤獨皆有終年年  
大有家家樂普天一慶公私豐

白樂天登第後歸觀留別同年詩擢第未為貴拜親方  
始榮得志悅親最是人生得意事若其同年中有已失  
怙恃者對此當為泣下勳年五十以前侍具慶下常有  
毛義捧檄之恩今則已矣獨惜我先人未酬之志終屬  
望於我身者未之能慰耳詩以言志曰擢第非所冀捧  
檄非敢期悵望白雲處思以慰親恩郡中未紡織美利  
開何時黨中有庠塾興教將何資親心一一存苦恨終  
無貲諄復勸後人念釋尙在茲吾今亦將老百年從可

知天命竟何如此竟當屬誰當代有名世吾身幸覩之

王介甫詩久請郭璞言多驗老比顏合意更疎乃郭景  
純欲為顏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命  
也守道不回性也人自有性命無勞著龜顏公此言純  
是聖賢心事非真有得於道而起卓於識者不能如此  
介甫徒以意疏為言疏更甚矣詩以簡其意曰命為天  
之理念釋當在茲命為天之數人則何敢知修已天不  
與命也誰能移惟有順受正居易以俟之智不與命鬪  
勇豈與天違存心敬事天樹德須務滋惠迪盡性道天  
命總無私不必問君平無復勞龜著

酌雅詩話

卷一

三

榕城詩話載閩中鄭務鄉方坤詠煖鍋飲獨詩三十六  
韻頗得奇警今錄其結七聯云是物固驅寒內熱亦宜  
省動搖及齒牙輝灼延頰領或作馬脚痔音霄頭病又  
相如有或嘲杜預瘦譬彼嗜酒人腐腸終不醒寄語屬  
消渴疾屬孀此後當亟屏和以冷淘槐啜以甘泉茗物候一轉  
移習習清涼境余嘗作席上銘云已飢方食未飽先休  
醴酒厚味慎勿輕投受之以節節而不流淡泊自甘旨  
趣常留凡飲食固當以淡泊為佳以節為貴也今感荔  
鄉煖鍋詩又於飲食外推開一義但屬眾人所趨者皆  
為熱鬧之場必以冷淡視之乃能得習習清涼境矣因

作五古十我銘曰煖鍋本取煖亦須防其熱凡百熱鬧  
場俱作如是說眾人趨美味我固警饕餮眾人趨美色  
我獨嚴窺竊眾人趨美利我必勵廉潔眾人趨遊戲我  
獨守軌轍眾人趨權勢我自持風節眾人趨智巧我可  
安橫拙眾人尙意氣我勿爭雄僕眾人尙才辯我休逞  
口舌眾人事殘忍我慎無操切眾人盡貪迷我尙思明  
哲理趣無可虧世味無妨缺但屬性分外於物鮮所悅  
嗜慾薰人心淡之如冰雪

榕城詩話載閩中查侍讀嗣琛過建灘詩八首俱極古  
雅前七首曲盡船行之險第八首獨垂警云下水例買  
酌雅詩話

卷一

三

米上水例買鹽買米利無幾買鹽贏倍添利多非汝福  
官府禁最嚴貪心溺不戢終恐羅髯錯往來各有欲輕  
取已不廉擇利莫若輕米賤汝勿嫌嘉哉言矣擇利莫  
若輕五箇字其重利者之五更鐘乎米賤汝勿嫌布帛  
菽粟之言人惟爲所當爲行所當行分內事皆坦途也  
又何有利有不利哉行而爲之辭曰利者義之和大利  
莫如義但爲所宜爲人物意俱遂一儋石亦有數分  
何能溢欲利未必利徒自壞心術二一介無私心一家  
有骨肉次及朋友間便宜占無獨三如賈算三倍錙銖  
取不餘君子重廉讓奇貨安可居四二月賣何絲五月

羅何穀勸彼放債人厚利無多贖五人屋爲我住人田  
爲我耕勸此置產人議價無太輕六貿易論物值誰則  
甘駭癡若與肩挑人無妨我喫虧七國家有例禁明法  
固須慎暗中人不知天理無容欺八

閩中謝編修道承宇又紹釋褐後謁文廟賦詩云六經  
原不爲科名爵判天人在此行今日辦香分獻後驅車  
歸去自分明士人一行作吏頓易初心實爲此闕打不  
過耳此八所言斬截見道分明必不棄天爵必能慎官  
箴者也次韻和之曰讀書原不爲科名行義將持何道  
行幸得斯之能信定不須臨仕婦分明

酌雅詩話

卷一

三

幽詩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幽地寒穫稻差晚又露  
積田間納亦需有時日若寒熱中和之鄉穫稻蚤晚多  
以霜降爲期穫後三五晴日卽納禾納後晴日次第家  
家打稻聲矣築場納稼俱宜晴日嘗賦田家秋晴打稻  
景曰寒入西風甫二分秋空晴色愛斜曛青林一半多  
黃葉碧落些須有白雲日暖午雞鄰舍響霜清晨雁遠  
天聞田間笑語聲歡樂打稻家家婦子勤  
若溪詩話牧之贈阿宜詩一日讀十紙一月讀十箱古  
人讀書以紙計范雲就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又袁  
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余



按一紙一篇也日誦十篇十日百篇百日千篇一年三千六百篇十年不日得數萬篇乎讀書只要立志功夫不間斷破萬卷書不難耳爲之詩曰袁峻果勤學借來書自鈔日計五十紙自課安辭勞阿宜一月讀十箱能記年月計原有餘但勿工夫拋學人貴立志志定成英豪譬陟千仞山有志摩其高一步進一步循途無序消會當凌絕頂天地覽周遭

瞿存齋詩話云昌黎示兒詩云始我來京師只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爲華於我自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前榮饌賓親冠婚之所於庭酌雅詩話 卷一 一

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主婦治北堂僮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爲寢冠講唐虞酒食罷無爲基築以相娛躑躑媚學子牆屏日有徒嗟我不修飾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朱文公云韓公之學見於原道其所以自任者不爲不重而其生平用力深處終不離文字言語之工其好樂之私日用之間不過飲博過從之樂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者觀此詩所誇乃感二鳥符讀書

之成效極至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則已不復言矣其本心何如哉按朱子所以責備者如是乃向上第一等議論俯而就之使爲子弟者讀此亦能感發志意知所羨慕趨向而有以成立不陷於卑污苟賤而玷其門戶矣韓公之子昶登長慶四年第昶生瑄哀瑄咸通四年衰七年進士其所成立如是亦可謂有成效矣詩可以興此詩有焉余謂朱子所言固向上第一等議論存齋所言亦俯就感發子弟之意韓公雖官至侍郎其初攜束書來京歷三十年辛勤方有此日中間艱難空乏已經屢屢此意亦不能不令子孫知之詩所言酌雅詩話 卷一 一

本道家常話俾後人知所省惕知所羨慕以無忘稽古之力亦皆人情所有惟誇張處似有落時趨者娛樂處似未免俗氣者此等處未能檢點誠由於道德心性未底純粹之故今且不論學問之純疵而論創垂之不易爲子孫者其尙知稼穡艱難而自勉於爲善以保其祖宗締造之基庶不至玷辱門戶而堂構可期矣爰以無逸知依之意詩示子姪及孫輩曰父母生我最愛我使我讀書期我賢曩時家業正貧素已有風雨廬數椽今日添修可容膝兼得數畝瘠壤田生意稍蘇未幾歲不幸抱憾此終天憶昔我從授室後舌耕餬口三十年中

問京雒往復數捧檄想爭毛義先文章有命空手回生  
涯依舊理青旌婚嫁半畢半未畢家人作苦還可憐我  
以筆力代耕耨老至仍與書爲緣讀書未必非我福但  
欠德業能光前小心勤事不敢怠懼忝所生心自懸爾  
曹喫飯閒讀書尙念積善世相傳

存齋詩話載高九萬送方秋崖以諫去國詩曰忠言歷  
歷未曾行盡載圖書出帝京餘子但知才可忌先生當  
以去爲榮門闌竹石關心久韶曲溪山照眼明長嘯歸  
與莫惆悵浙江風定自潮平余賞其激昂奇崛更喜餘  
子忌才風定潮平之意不啻搔著癢處爲之擊節不已

酌雅詩話

卷一

三

適作且遜先生傳欲以詩詠之擬卽用其韻而難於京  
字不能強押因想及何叔京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姦巧  
之徒得志橫行氣欲可畏之語遂拈筆詠之曰先生且  
遜將安行戰國言懷何叔京自願無才猶見忌不聞多  
謗便爲榮膺騰幾度乘春醉味爽何時到日明歸去鄉  
關仍似昔一湖風定已波平先生處有存齋又載張光  
彌廬陵人元至元間爲浙省員外張氏專據據吳也  
乘官不仕以詩酒自娛號一笑居士有詩云一陣東風  
一陣寒芭蕉長過石欄杆只消幾度春騰醉看得春光  
到牡丹蓋言時事也齊騰句用此

都南濠詩話云道家言人身中有三尸又謂之三彭每  
庚申日乘人之睡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遷是  
夕輒不睡許郢州詩云夜寒初共守庚申是也椰子厚  
有罵尸蟲文元吳淵穎有三彭傳則儒者亦以爲有是  
說矣嘗記避暑錄話載道士程紫霄云三彭烏有吾師  
託此以懼爲惡者耳遂作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  
常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此足  
以破其徒之惑且道家而肯爲是言尤可貴也余謂天  
人相通天有理人有理人心常凜一天所爲必求合  
於理合於理斯合於天而其合與不合之際雖一念之

酌雅詩話

卷一

三

微人不知而已獨知之已不知而天已知之守庚申之  
說欺誣已甚使所爲皆善何守之有使所爲不善而欲  
蒙蔽以欺天天可欺乎哉紫霄詩善矣而有自信自是  
之意今不敢自信而惕然曰青天何在不自隨人監察肩  
頭信有神但恐焚香難默告心知安用守庚申  
南濠詩話云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深山中  
民俗淳質一村惟朱陳二姓世爲婚姻白樂天有朱陳  
村詩三十四韻其略云縣遠官事少山深民俗淳有財  
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爲陳  
村人死爲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

2024 9 14

姓世世為婚姻親疎居有族少長遊有羣黃雞與白酒  
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  
墓多繞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  
見元孫予每誦之則塵襟為之一灑恨不生其地後  
讀坡翁朱陳村嫁娶圖詩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  
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租夜打門則宋之  
朱陳已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視之又不知其何如也余  
誦樂天詩亦不禁為之神往讀東坡詩又不禁為之太  
息都南濠先生明正德間人云以今視之不知其何如  
則至今更不知何如也賦詩曰朱陳世業杏花村壽考

雅詩話

卷一

三

人多稼娶蕃唐宋至今千百載令人不憶桃源  
存齋詩話云信雲父山東人元兵南為張宏範元帥  
館客文文山被獲宏範命雲父館待之日侍談論頗有  
向南之意贈文山詩云宗廟有靈賢相出黔黎無患太  
皇明文山因教以詩法領悟作樂府云東風吹落花  
紛然辭故枝莫怨東風惡花有再開時文山稱賞因贈  
之云東魯遺黎老子孫南方心事北方身幾多江左腰  
金客便把君王作路人余按雲父樂府寓意深婉不僅  
賦落花即作落花詩亦妙猶記季秋作詩有青林一半  
多黃葉句今初冬而黃葉落矣因賦落葉云昨吟黃葉

猶依樹今日枝開已半空莫道凋零如此易青青轉眼  
又東風

碧溪詩話云寇萊公外傳記公所得厚祿惟務施予寢  
處一青幃三十年有親厚者求之欲其易去公笑而答  
曰彼詐我誠雖做何害實不忍以做獲棄耳斬者魏之  
故魏野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北來願望  
縉紳而言曰無地起樓臺相公安在其清望人所景  
慕如此然永叔歸田錄頗論其侈汰司馬溫公亦云豈  
非奢外而儉內歟余按外奢內儉且勿論其然否今獨  
有味乎不忍以做獲棄之一言而三復之見其有愛惜

雅詩話

卷一

三

物力之意焉有不遺故舊之情焉萊公必非驕奢侈汰  
而至於暴殄者也為諫詩曰萊公一幃三十年不忍令  
以做獲棄官居鼎鼐不為貧至起樓臺尙無地此非侈  
汰所能然亦豈矯情故立異惟樂施與素行乎清望乃  
能感北使因知雷州亦德惠枯竹無心插復翠為丁  
賦雷州後州人祀之插枯竹挂紙枯竹復生仁心所至格天心不忍初心可  
記憶我今有味萊公言銘佩當存不忍字  
漁洋詩話云白樂天自寫其集三本一置東都聖善寺  
一置廬山東林寺一置蘇州南禪院自云願以今生世  
俗文字之因轉為來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予昔亦嘗

以漁洋集一本付楚雲師藏之南嶽一本付拙庵師傳之盤山昨門人劉翰林太乙言欲以八分手書予正續集置之嵩山少林寺亦香山居士後一段佳話余謂古人作書不求炫世異時顯晦聽之而已卽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者豈必置之僧寺付之和尙哉名山卽學堂書院凡讀書名勝處是也其人則講學受業合志同道能見知聞知之人又豈異端所可寄託彼二公者何瑣屑謬戾如此乎爲詠之曰香山居士旣佞佛漁洋老人又佞僧今生來世豈儒語因緣可憐讚佛乘土人當受孔子戒浮圖何自爲友朋楚雲拙庵等和尙師之師酌雅詩話 卷一 詩

之更可憎天下滔滔人夷狄安得周公方且膺一二名公尙如此言距楊墨誰其能君子反經衛正道尙無邪慝庶民興余於詩無所聞何自而有詩話因平昔慣見此等語輒背裂髮豎欲拔劔斫地手援墮入魔道中者而畫出之匪直爲風雅一道挽狂瀾於旣倒而已後生淺學不能望古人項背何敢以筆墨爲口舌訾議古人世有君子原其心而諒之

漁洋詩話又云莊子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有一史後至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之舍使視之則解衣盤礴元君曰可矣此真善畫者也詩文

須悟此旨余語何獨詩文士人奉身入世須有侷儻不羣之概纔處處見真精神若猥瑣齷齪志氣卑靡未免餘子碌碌也爲詠之曰眾史舐筆何齷齪一史後至特英妙不趨不立僮僮然目中何自有權要解衣盤礴旁無人是何胸次誰能料吾欲倚工畫此圖常爲儒生一寫照

酌雅詩話

卷一

詩

詩話卷二

別川陳偉勳纂

白樂天送崔考功云稱意新官又少年秋涼身健好朝天青雲上了無多路却愛徐驅穩轡日鞭可爲少年躁進者戒又有云竿頭已到應難久局勢雖遲未必輸上句爲居高者警下句爲求速者箴夫人惟進德修業及事機之當赴者勉以求之決不可遲若功名進取之地常人以爲遲則必輸豈知局勢云者如奕棋然下子之遲有多少審慎斟酌在此豈爲輸局乎進而言之人事固然天意從可知矣語妙處含皆有味包孕無窮詩之所以能感人者在言之有餘不盡中能與傳難之意三復酌雅詩話

卷二

一

存齋詩話元末姑蘇之被圍也唐伯剛和人沉字韻云玉樓金屋愁如海布襪青鞵醉似泥謂當時居權要者不如處閒散者之樂也葛天民詩亦云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錦帆遊人間無此榮華樂無此榮華無此愁意正相類余謂前詩卽四皓紫芝歌高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意又嵇康秋胡行高貴憂患多之意後詩卽韓文公送李愿歸隱序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之意但彼以直言爲戒此以反面相形指點緊切中含蓄無窮意味微妙可思富貴樂者當奉以

爲箴銘貧賤勤苦者知此亦可無歎羨而自安也抑猶有進者人不可苟富貴亦不可徒貧賤君子非必惡富貴而趨貧賤也聖賢中正之道審富貴而安貧賤玩一審字安字便有多少識量多少心性功夫在若只言可貧賤不可富貴又誰獨可富貴者又古今有德業聞望人何亦多從大富貴出者故必素常學問功夫有可以處富貴而不虛處貧賤而不沒之道由是審乎則隱則見之幾安乎不淫不移之素能守正能見幾能循分盡職能與道爲卷舒富貴可也貧賤亦可也惟其道而已矣惟是人多厭貧賤而貪富貴貪便不明不明便沈溺酌雅詩話

卷二

二

而不能超出不能超出則富貴中之憂患實多有欲如貧賤人之安閒而不可得者富貴固不可貪淫已碧溪詩話林和靖贈人詩云馬從同事借妻怕做官貧怕貧者婦人女子耳大丈夫之不移何阻獲之有子美云長貧任婦愁亦以男子未嘗愁也讓粟不謀妻以明謀及婦人則不得辭也又云浮生有定分飢飽安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樂天云妻孥不悅生怪問而我醉臥方陶然退之曰莫爲兒女態戚戚憂貧賤余謂數言皆自丈夫之言也世間不少奇男子爲此關打不過去做不出人者多矣觀此亦足興亡

碧溪又云漢武帝見顏驥龐眉時首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尙少陛下好少而臣老矣老于爲郎此事尤著竊怪老杜屢傷爲郎白首屢稱馮唐而罕及駟駟既生不遇三君身後又不遇老杜可笑也余謂人生各有際遇遇者唾手功名不遇者終身偃蹇此不可強者也聽其自然可也若溪又云否卦包承小人吉說者謂小人在下者包之小人在上者承之蓋處否當然杜詩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其寄傲疎放

酌雅詩話

卷二

三

擺脫世網所困而化其道者也余謂杜老所言本足開拓心胸推倒豪傑而寄謝二語顯露圭稜猶有罵世之意處否之世以言語賈禍者多矣聖人危行言孫之教允足爲萬世法程

杜詩香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只任字卽人不到處自衆人必曰歎曰媿獨無心任之所謂視如浮雲不易其介者也繼云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傲睨天地茫茫萬頃奚足言哉碧溪詩話云云洵能道出少陵心事而其已之個儻不羣亦可見已

房十里作散子選格序云以六段雙雙爲戲以數多寡

爲進身官職之序而且條其選黜之目焉東坡以流俗狂惑經營儻來惴惴唯恐後於他人何異投散者心動于中而色形于外欲求勝人者哉王逢原彩選詩云卒無及物效惟有高人氣昏昏忘所大擾擾爭其細按所謂選格彩選者卽如今所戲升官圖是也謂之陞選則爲名以之賭錢則爲利此爭名爭利場也今之官場何以異是吁可慨矣且戲爲無益賭博更非所宜近至存勝人之心高人之氣尤爲傷害性情知存心養氣者決不爲此戒之戒之凡屬賭戲者並宜戒

酌雅詩話

卷二

四

瞿存齋云詩社以楊妃襪爲題楊廉夫一聯云安危豈料關天步生死猶能繫俗情題目雖小而議論甚大所以諸人莫及余謂小題發出大議論固詩家作手然此等題可不必作楊貴妃豔惑明皇終以喪身亡國千古殷鑒懲創之唾罵之可也雖其頭面且勿要刻劃乃齒及其所遺之一腳襪而爭賦之以汚吾筆墨乎文人好事不經往往如是存齋又載歐陽文忠公題安徽公主手痕云故鄉飛鳥尚啁啾何處遺知出塞愁青塚芳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爲誰留玉顏自昔爲身累肉食何嘗爲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野草自春秋公主僕固懷恩女唐代宗冊立之以嫁吐蕃此其出塞時襪破百

上手痕云朱子評玉顏二句以議論言之第一等議論以詩言之第一等詩信然余謂此等題目雖詠之可也亦須持論正大於悽惋中寓諷切意如昭君出塞等亦然

賈生終軍欲輕事征伐大抵少年躁銳使絲歷老成當不其然昔人欲沈孫武於五湖斬白起於長平誠有謂哉嘗愛杜老云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又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不用安得務農息戰圖普天無吏橫索錢願戒兵如火既如四海深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其愁歎憂戚蓋以人主

酌雅詩話

卷二

五

生靈爲念孟子以善言戰陣爲大罪我戰必克爲民賊仁人之心易地皆然此碧溪詩話也引證確切議論深沈輕專用兵者當書一逼爲戒

詩貴含蓄有味宋龐右甫過汴京詩云蒼龍觀關東風裏黃道星辰北斗邊月照九衢平似水胡兒吹笛內門前首三句只平敘汴京之盛然句冷然一拍便有無窮感慨無限悽愴所謂節短音長者是也黍離詩以不言正意而佳此以直言之更覺悲壯蒼涼之甚

碧溪詩話靖節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雪此處賦畝而樂堯舜者也堯舜之道卽田夫野人所共樂者惟賢者

知之耳鍾嶸但稱爲風華清美豈直爲田家語其樂而知之異乎眾人共由者嶸不識也黃公可謂靖節知己矣抑非其學問真到明白處性情直到純靜處亦安能知此哉

後村劉克莊絕句云新荆閣黎頂倚青蒲村聽講法華經那知世有彌天釋萬禩如雲座下聽謂小道惑眾而不知有大道也第一語寫胡僧醜態出第二語寫村夫愚態出第三四語借論以伸正論以壓羣邪能言距楊墨者不已爲術道功臣哉余嘗見此輩人聞此等語輒欲與爲一瓣香結習然矣

酌雅詩話

卷二

六

唐文宗夏日與諸學士聯句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東坡謂宋玉對楚王雄風謔其知己不知人也公權小子有美而無規爲續之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所施清陰及四方黃碧溪論此云東坡駁公權極是或謂五絃之薰解愠阜財已有陳善責難意愚謂不然凡規諫之詞須切直分明乃可以感悟人主故盜言孔甘良藥苦口若以薰風自南爲陳善閉邪恐後世導諛獻媚說持兩可者皆得以冒敢諫之名矣淳南詩話則云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謂其有願而無箴乃爲續成之其

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規諷雖臣之美事然燕閒無事從容談笑之誓容得順適於一時何必盡以此而繩之哉且事君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略其細故於平素乃能辨其大利害於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便聞者厭苦而不能堪彼將以正人爲仇矣亦豈得爲善諫邪二說不同如此余謂碧溪所言嚴正之論也淳甫所說諂達之詞也臣之於君於從容談論之暫細故無關大體者固不宜煩碎迫切引繩批根亦不宜一味將順毫無警發此時祇有所諷諫須微婉如東坡願言均所施清陰及四方之意庶幾善矣

酌雅詩話

卷二

七

元虞伯生登滕王閣詩天寒高閣立蒼茫百尺欄杆送夕陽豪邁蒼涼有上下五千年之概信非伯生不能作也栢城詩話載閩中張達字超然領康熙己卯鄉薦第一常挾策遊四方未有所遇登滕王閣題詩云高閣登臨此大觀四山對面屢龍盤愧無詞賦驚閣飾已把文章讓子安人世百年風浩浩長江千古水漫漫南州高士今誰是有客斜陽獨倚欄亦風流蘊藉之作縉瀉自家身分高在含而未露令人聽弦外之響詩法之妙可知矣其詠松濤有月明何處雨風定數聲鐘句亦佳楊仲宏詩風雨五更雞亂叫江湖千里雁相呼不過直

言直語耳而其中有無數時景無窮心事詩中佳境妙處不可勝言

碧溪詩話東坡云通家不隔同年面得路方知異日心乃唐人不赴期集辭云紫陌尋春尙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也余謂古今人情大概可見

碧溪詩話或問鄭紫相國今有詩香答云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此處那得之北夢瑣言載紫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及登膺中外驚駭太原兵至渭水天子震恐渴于攘除紫請于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此人只可置之風雪中令作詩也余

酌雅詩話

卷二

八

謂讀書人迂疎不達時務如此者多故學者平日所講求正心修身須求爲德行實學格物窮理須求爲經義實學揆幾度務須求爲經濟實學本領素裕然後爲有用之學非無用之學也



乾隆間錢塘袁太史子才枚詩學敏妙固應為本朝一大家其才亦不減曹子建一時聲名傾動天下有由然也惟性愛近紅裙喜為笑斜之行至門徒中有殊色者且漁獵而狎昵之此其一已之嗜慾亦孰從而禁之者乃至形諸歌賦傳諸筆墨付諸棗梨欲天下人皆知之而競豔之鄭衛風行廢恥道喪害義傷教莫此為甚而猶欲以豎道一幟自命為風雅之宗吾不知其何可也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其亦幸而不生聖人之世而為所放也此其詩自須刪顧其人恃才目空一世有言及

酌雅詩話

卷三

一

此等正論者必嘗詆而排擯之如云宋蓉塘詩話譏白太傅在杭州憶妓詩多於憶民詩此苛論也亦腐論也關雎一篇文王輟轉反側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也孔子厄於陳蔡何以不憶魯君而憶及門也又云本朝王次回香奩絕調沈歸愚尙書選國朝詩摘錄不錄何所見之狹也嘗作書難之曰關雎為國風之首卽言男女之情孔子刪詩亦存鄭衛公何獨不選次回詩沈亦無以答也唐李飛譏元白詩纖豔不莊為名教罪人卒之千載而下人知有元白不知有李飛又云余戲刻一私印用唐人錢塘蘇小是鄉親之句某尙書見之

大加訶責余初猶遜謝既而責之不已余正色曰公以此印為不倫耶在今日觀自然公官一品蘇小賤矣誠恐百年以後人但知有蘇小不知有公也一座驟然其剛愎自是如此余謂其論蓉裳詩話一段直不成話耳不必與辨作書難沈歸愚一段証經証聖詆淫邪遁具矣乃云沈無以答詎知沈之不屑答耶至謂千載而下百年以後人但知有元白不知有李飛但知有蘇小不知有某尙書塵倒正人自負不朽尤為可惡夫自古賢人君子湮沒而不傳者何限奸邪小人彰彰史冊者又不知凡幾所謂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子才不

酌雅詩話續編

卷三

三

分芳臭而以蘇小自况自恃詩才之必傳則百世下又誰不知有陳後主隋煬帝乎鄭板橋曰昔人謂陳後主隋煬帝作翰林自是當家本吾亦謂杜牧之温飛卿為天子亦足破國亡家乃有幸而為才人不幸而為天子其有遇有不遇也此自是千古不磨之論板橋名燮乾隆丙辰進士為人瀟灑不羈日以詩酒自娛集有家書一卷皆教其子弟有顏氏家訓遺意其為正人可知且又有詩才而所言若是百世下不知杜牧之温飛卿又安知有元白更安知有蘇小乎余謂詩之詖淫而不軌於正者縱極風流冶豔為人所不能為亦陳後主隋

煬帝之流亞耳每見才人放蕩自視不汎不知陳隋二  
主當日自視又何如也子才高才卓識詩可傳者實多  
何竟以淫情自護哉李雨村詩話云尹文端公總制江  
南袁子才門生待之甚厚然有招多辭不往文端頗怪  
之子才寄詩言志云不是師門愛懶行尙書應諒此中  
情聽來官鼓心終怯換到朝鞢足亦驚老眼書衡愁小  
字詩人得寵怕虛名閒時每看青天月長恐雲霧累太  
清雨村又云子才有三不信一不信佛其弟春園設醮  
九華子才戲詠二絕云禪門隨看白雲飛從不燒香惹  
是非生怕佛靈能降福受他恩重要皈依不求自己偏  
酌雅詩話續編卷三

酌雅詩話續編卷三

三

求佛佛手拈花笑不清道我至今心抱歉未曾一粒施  
臺城余謂二篇當爲其詩集中歷卷又出門不信擇日  
葬地不信風水具見卓識  
沈歸愚先生選明詩別裁有劉永錫行路難一首云雲  
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難批云只此數字抵人  
千百袁子才笑之云風蕭蕭兮白日寒是國策語行路  
難三字是題目此人所作只天荆地棘四字而已以此  
爲佳全無意義余謂子才恃才常多刻論信如所言則  
風蕭蕭兮易水寒亦只算自作得易水二字矣後世才  
人之好爲雌黃也如此

子才嘗論本朝文之有方望溪詩之有王阮亭俱爲一  
代正宗而才力自薄近人尊之者詩文必弱詆之者詩  
文必粗所謂佞佛者愚闢佛者迂愚字是也迂字似亦  
有理然竟以爲迂則孟子黜異端韓文公觝邪說是甚  
麼絕大緊要事乃亦以爲迂乎子才不喜佛而以闢之  
者爲迂識不足膽亦不足正由博學而學實不足於本  
原矣

子才論韓侂胄伐金而敗與張魏公之伐金而敗一也  
後人責韓不責張以韓得罪侂胄子故耳嚴海珊詠張魏  
公云傳中功過如何序爲有南軒下筆難冷峭蘊藉判  
酌雅詩話續編卷三

酌雅詩話續編卷三

四

斷簡明  
明天啟間常熟趙某題天聖閣云天在閣中看世亂民  
從地上作人難今世干戈擾攘蒿目時艱同此浩嘆  
許魯齋先生即景云黑雲莽莽路昏昏底事登車尙出  
門直待前途風雨惡蒼茫何處覓煙村明蘇人劉完庵  
爲僉事將致政有憲司索題牧牛圖完庵題云牧子騎  
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濕蓑衣回頭笑指桃林外多少牧  
牛人未歸憲司感悟即挂冠去余謂魯齋先生詩可爲  
輕出操進盲昧不明者之戒完庵詩可爲不早見幾變  
棧不去者之箴士君子進禮退義故難進而易退且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出處行藏皆自有道二詩特以比興  
寫之真是醇而有味

三百篇用賦此興三義而比興居其二其味永矣古詩  
十九首亦多此體若詩中寓有身分者比興更多含蓄  
陶靖節飲酒詩有云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疑霜殄  
異類卓然見高枝用意顯然語特生趣韓魏公罷政判  
北京新進多慢之公嘗作園中詩云風定曉枝蝴蝶亂  
雨勻春圃桔槔閒意趣所至多見於詩本朝無錫秦留  
仙松齡初入翰林賦白鶴詩應制有句云高鳴常向月  
善舞不迎人上願左右曰此是有品者高文良公天人

酌雅詩話續編

卷三

五

名琬字季玉蔡將軍毓榮之女也公巡撫蘇州與總督  
某不合屢為所傾而公卓然孤立詠白燕第五句云有  
色何曾相假借沈思未對適夫人至代握筆云不羣似  
恐太分明蓋規之也蔣用庵侍御罷官後過隨園詠菊  
云名花自向閨中老浮世原宜淡處看自家與隨園身  
分俱在內也如此類者古近體中不勝枚舉偶拈數例  
以見大致

唐時下第士子多為詩刺主司獨章孝標作歸燕詩獻  
侍郎庾泰宣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  
雲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宣諷吟恨遺才及重

典禮闈孝標獲雋又高蟾下第後以詩獻侍郎李昭曰  
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  
不向東風怨未開明年昭知貢舉亦及第本朝落第詩  
程魚門云也應有淚流知己只覺無顏對俗人陳梅岑  
云得原有命他休問壯不如人後可知袁香亭云共說  
文章原有價若論僥倖豈無人又云愁看童僕淒涼色  
怕讀親朋慰籍書王菊莊云親朋共悵登程日鄉里先  
傳下第名皆可與唐人頡頏然讀姚武功云須鑿燕然  
山上石登科記裏是閒名則爽然若失矣余應朝考  
會試四次不遇未嘗有憤懣語乞憐語亦無甚寂寞之

酌雅詩話續編

卷三

六

熊惟隱念堂上人老萬里奔馳不容易耳曾憶道光壬  
午秋闈揭曉自題落卷後二首云不怨今年同考官功  
名僥倖已知難若非清夜糊塗眼兩比何為一段看題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中權故作兩其二云昔年秋闈  
比號走批云中不整以此不售其二云昔年秋闈  
已擅場文章有命總茫茫自知無德知無分正已何知  
較短長嘉慶丙子鄉試已取中不知緣  
何後落至壬午已歷三科矣癸巳禮闈報罷  
後與歐陽米棧比部及同鄉下第兩三人晚步登窰臺  
是日適新科殿試登臺遠眺未免有感米樓英年早捷  
南宮猶以不得館選為恨乃唱一律詩云席蘆啜茗饒  
清興我輩偏慚作賦才余次其韻和之云獻賦金門誰

氏哉偏饒我輩此登臺閣中散步塵囂遠高處流觀意  
境開望切郊原紛正雨正名誰日下震如雷吟詩噉  
茗管消受未必長流有用才米糶少余十餘歲已得部  
曹清秋詩意猶有所未慊正專發其意以相况得失全  
不介意也

袁子才謂詩中理語如文選寡欲罕所缺理來情無存  
唐人廉豈沽名具高宜近物情陳后山訓子云勉汝言  
須記逢人善卽歸又宋人獨有玉堂人不寐六箴時曉  
獸宸旒皆是理語何嘗非詩家上乘至乃月窟天根等  
語便令人聞而生厭矣余謂詩中理語何止此數句而

酌雅詩話續編

卷三

七

數句亦自佳無庸異議乃謂邵子詩爲可厭彼豈能知  
邵子者哉又豈能知天根月窟數句之意者哉夫此數  
語不可以詩求之也明矣卽以詩論亦誰能如此說者  
乾入巽來知月窟始也一陰生也地逢雷處見天根復  
也一陽生也始復消長陰陽氣化循環不息生生不窮  
所以謂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也邵子精  
於易明於天人之理所言言以詩出之者乃詠歎不盡  
之意非欲求工於詩而自列於詩家也今千載下人盡  
尊之爲大儒誰復奉之爲詩人乎子才於晚唐詩人元  
白輩推尊之極卽有人詆其瑕者必強辯壓倒人而後

已千古淫人以才自護而於正人語則厭之氣味不同  
故也月到天心處動中靜也風來水面時靜中動也一  
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此何如理一乎抑詩而已乎宜  
乎更少人知矣

酌雅詩話續編

卷三

八

酌雅詩話後跋

詩話必具史筆誠宋人過嚴之論而衡山文壁序南溪  
詩話乃至謂元辭冷語用以博見聞資談笑而已奚史  
裁抑何陋矣士人著書立說有關世道人心詩話雖只  
論詩然苟歸諸雅正則興感之易有裨世道人心不少  
余觀詩話雜說行於世者多矣惟能持正論者為上乘  
有宋宰相陳俊卿序黃常明先生碧溪詩話云作詩固  
難評詩亦不易酸鹹殊嗜涇渭異流浮淺者喜夸毗豪  
邁者愛道警閒靜之人尚幽渺以至嫣然華媚無復體  
骨者時有取焉而非君子之正論也夫詩之作豈徒以

酌雅詩話

後跋

青白相媿駢麗相靡而已哉要中存風雅外嚴律度有  
輔于時有補于名教然後為得杜子美詩人冠冕後世  
莫及以其句法森嚴而流落困頓之中未嘗一日忘君  
民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以聖人之  
言觀後人之詩則醇醜不較而明矣余因閱諸家詩話  
時出己意竊附其間或又得詩以題其後零碎草藁不  
覺成編爰即以酌雅名之大意在無排異學黜落淫辭  
而凡有益於世道人心者亦各因所觸而推行其說至  
如吟風弄月等詞苟其有得於比興之意有合於風雅  
之旨者亦取而附焉總兢兢奉夫思無邪之一言以

為矩範而已矣詩話云

酌雅詩話

後跋

--	--	--	--	--	--

新刊通志

201/6/201

10/1



梅崖詩話

山右叢書初編

陽城郭兆麒箋

余嘗有句云落日下高樹涼風鳴早蟬一時為諸人見賞復出庚辰七月一日作云涼意起深樹秋心驚暮蟬友人張菊知評云落晚唐做作矣

張菊知壬午下第九日詩云一醉今朝如不醒吟魂隨化菊花魂自是快人本色語又作雁字詩三十章多可喜者如填成雲錦回文字補作媧天煉石銘書到萬年無筆塚影過三峽倒詞源秦政火餘存典冊魯麟獲後續春秋此等何減古人

余兄弟之西再就鄉試抵并日偕友人衛荷二夜飲酒家竟醉時七月既望有句云月明赤墀吹簫夜人醉黃公賣酒壚至今猶想其一時興會

張菊知作桃月源劇余題句云一閑煙霞復幾春荒唐此事認難真心頭別有仙源路免被桃花浪笑人時壬午春余年二十有二次年癸未冬友人田楚白

梅崖詩話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見而悅之以此訂交楚白長余十七歲昔人所謂忘年者與

田楚白與余論詩專宗少陵嘗有詩今忘其發端二語云在野日挑薇蔬少冲天徒羨鴻鵠逾百年歲月過強仕五畝園盧豈避爵欲釣長鱗無巨餌衣虛負聖明勃

梅詩作者如林余獨愛東坡竹外一枝斜更好和靖雪後園林半樹精神骨格和盤托出矣乙酉春正五日謁退齋先生與坐論詩余舉所愛以對先生舉陶句云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華始信二公極力洗發猶有這個在

西筠揚先生正新詩至數千篇門人衛周輔鈔其十之一二付梓以行今記其一云三至邯鄲謁呂祠風塵碌碌如絲愁多好夢從來少願借先生枕片時向閱趙秋谷先生談龍錄謂詩中要有人在因非王漁洋先生奉使祭告南海詩遊子哭窮途之句及讀并門集開卷便道行路難等語亦未辨是鎖院衛文之命官則秋谷詩中亦可謂無人矣

鄉張廉田先生家故貧糶米其為業未嘗多讀書然能為詩題仙人洞有窗外風雲龍虎穴門前芝草鹿麋田之句因以知名陳說巖韓長洲諸先生皆為延舉贈詩勸廉田碑陰

昔人評子美岳陽樓詩謂若無吳楚東南坼句則乾坤日夜浮幾疑咏海矣不若襄陽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為切當不泛然子美直是氣象大力量雄非孟詩可及也

詩以道性情正須有身分在如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開窗却羨青樓婦十指不動衣盈箱等句豈復有詩品耶

陶靖節詩不特於六朝為渾古直有三百篇遺意梁鍾嶸評詩不列上品何也滴殘夜雨心仍苦卷盡秋風葉始舒庚辰咏芭蕉句也

昔年甲申始交楚白荷二雪中集城東之拱辰閣立春正月五日也酒酣即景賦詩余得一番花信梅邊得五日春風雪裏還之句楚白歎賞以為獨得

梅崖詩話

一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珠遂與荷二罷筆

詩中虛字用得妙時直使全篇精神踴躍而出老杜劍外勿傳收薊北一詩是也又通首力量每從一句轉來一句音節每從一字鍊出試取杜集讀之雖其格法變化不一要無能出此考謂詩分前後兩解弗敢知也

甲申十二月一日夜亡友衛俊升田光國招飲鼓三下不休二子頗為道其幽愁抑鬱之況余曰姑飲酒少間縱談古人亦椒山皆失色光國拍案言曰何限人間不平事耶凄然泣下余時大醉不覺痛哭失聲罷酒散去詩云背燈白酒漏珊珊擊唾悲歌天地間不獨傷心如二子樽前一痛為椒山

余舊作閱秋詩有霜凝老樹翻風紫日出寒山捲霧紅之句友人栗蕪臣亟賞之作日出寒山捲霧紅懸韻詩四篇

詩須與會淋漓時援筆疾書自有一種天然音節少頃推敲畧數字而已不然則東坡所謂畫竹者節節而為之豈復有竹乎

李賀詩字字求奇不知一生嘔出幾斗心血如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  
秋雨其極力用意乃爾杜詩何嘗不奇如洗兵馬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  
長不用夢李白魂來楓林青魂去關塞黑等語殊極現成不費力即此已可泣  
鬼神矣

世傳呂純陽詩多後人附會之作故爲神仙門面語以驚人耳余獨愛其數着  
殘碁江月曉一聲長嘯海山秋深夜鶴透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劍寒等語信非  
吃煙火人所能道

田退齋先生有宏與山莊余甲申春雨晨獨遊題詩兼贈退齋云展齒沾花露  
松風帶雨聲獨遊仍載酒春曉一聞鶯野性就雲水荷衣恥聖明深源如不出  
嘆息奈蒼生見者或以爲齋綠是可笑也

徐文長破帽殘衫拜孝陵與老杜麻鞋見天子詩意凄楚正復相似皆所謂言  
下有淚也

### 梅崖詩話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友人栗蕪臣嘗語余古今詩文以忠義顯者當彙成一帙以爲風化之助余意  
欲舉莽操卓懿之流條其惡亦成一帙然且未遑姑俟諸他日耳嘗有曹瞞詩  
云赤壁曾經百戰來雄心末路半成灰綺羅不殉西陵骨寂寞春風銅雀臺秦  
檜云兩宮北狩痛難聞和議輕將天下分奸肉腥臊何可食黃鵠遺恨岳將軍  
賈似道云禍結襄陽固有因蕪湖荔子重遂巡潰師一死何堪贖假手終歸姓  
鄭人

詩要是有爲而作忌死於句下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也如老杜咏螢火詩  
未句云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有此二語不覺上六句粘螢螢火  
矣

嚴滄浪論詩謂如鏡中之相水中之月此正參禪家語也詩固有一種高渾變  
化不可摸擬者然或直抒胸臆亦未可厚非但其用意須得溫厚和平之旨不  
然直瀆夫使酒前已大率用賦不若用比興意有含蓄也故三百篇人而

無禮胡不遘死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等語楊升菴亦嘗  
非之

癸未夢有維揚之遊甲申復夢西子湖作詩云年來擬繪壯遊圖月滿揚州間  
酒壚昨夜依然過江去六橋花柳是西湖

賈漢奎字壬午登甲榜後兩試禮部不中鬱鬱不自得了亥春館余鏡山堂  
有句云歌哭竟何事年華又早春漢奎母老家貧可以悲其志矣

鄉前輩王子正先生字不工畫能詩有句云谷鳥爭鳴樹山雲亂入樓林喧群  
鳥集巖響亂泉飛石染雨痕翠楓沾霜氣丹雪深山失路溪凍水停流雲窅風  
吹猿嘯疾霜林雨滴葉聲乾先生放入武庫客魯山人無知之者

陳誠巖相國字誠著有午亭文編五言近體酷似少陵如普國強天下秦關限  
城中兵車千乘合血氣萬方同紫塞連天險黃河割地雄虎狼休縱逸父老願  
從戎漁洋詩話亦載此詩餘如晚潮移岸艇明月動江樓夜船覺潮響春燈聞

### 梅崖詩話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棹歌舟航通水國燈火宿春河倦客夢迴枕午雞聲近村天低秦嶽觀雲淡魯  
連台海日遼西路天風衝北門海風常欲冷江雨急無聲此類多不能悉載惟  
七言間有出入耳

明詩駕宋元而上之直可追蹤李唐就中如李于鱗王介州諸家益復角力爭  
雄人謂其論有過刻處然究屬正宗以視鍾譚何如高季迪七古大有似太白  
處使人讀之但見才氣縱橫格壘間苦未化耳所謂詩有性情必有學問者豈  
過論哉

詩中對偶句情景比附固也然須寫情時景自在寫景時情並到乃爲上乘如  
捲簾白水隱几青山景也玩惟字亦字情可知矣愁鬢歸心情也說到三湘秋  
色萬里月明景顯然矣餘可類推

又有一聯中上下句分寫情景者亦須寫情句接得景順寫景句喚得情起記  
升菴集載戴石屏句春水渡旁渡夕陽山外山一聯俱用寫景原自無妨若如

原句塵世夢中夢便情景不屬矣

五七言間有起結用對偶者更須不見痕迹起如風急天高猿嘯哀落青沙白鳥飛迴衝口而出音節自佳全無堆垛之態結如一隊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又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以頓挫出之殊不覺其字字屬對又有起結全用對偶者其法亦準此今不悉載

詩須筋脈轉着一問字不得其妙有以虛字作實字用者實字作虛字用者轉接變換意到筆隨非氣盛不能藏虛字於實字之中非神流不能運實字於虛字之內此種可以意會難以言傳姑取顯者論之藏虛字於實字有實接法在綠山碧樹青樓月是也運實字於虛字有頓挫法在回首可憐歌舞地是也須知激宕沉雄在思力音節上論原不拘虛字實字多少之分也

凡詩中說愁說喜開口用字便須露春光幾分非一句道盡之謂也其法或用此用與即景生情使人讀之想其甫下筆時便有低徊不盡含毫溢然之致一

梅鹿詩話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到正面却不肯老實說來恐成意盡須於言下含蓄有絃外餘音方妙沈佺期盧家少婦一詩是也

趙秋谷談龍錄載阮翁酷不喜少陵每引楊大年村夫子語以見意余謂阮翁詩主才調十之八九而以神韻出之故淺者悅其丰秀深者愛其超朗老杜詩何嘗無才調神韻但不以此見長耳或謂杜詩實苦乏神韻曰阮亭神韻使人易見老杜神韻使人難知

往與楚白諸人談詩余謂去聲字爲功於詩大不淺上入聲次之以其最能振調時亡友衛俊升頗以爲英雄欺人余因隨舉矣未自題揚州夢劇南渡大江倚長劍元龍氣撼海門秋之句謂大江大字所謂去聲振調者設易作平上入三聲何如俊升歎服

詩忌意淺字俚句弱調浮氣熟格碎品雜免此數者則忠過半矣詩之有識如明鏡不安台曙後一星孤等語昔人所稱信不誣然白香山年十八病中云年

少已如此此身豈堪老後年七十五是安可概論耶但顯然不祥語戒勿犯可耳

太白七言近體不多見五言如宮中行樂等篇猶有陳隋習氣然用律嚴矣音節亦稍稍振頓七言長短句則縱橫排募獨往獨來如活虎生龍未易捉摸少陵固嘗首肯心醉矣

詩中用典過多昔人有譏點鬼簿瀨祭魚者矣其法只在能化使人不覺其用典方妙能化有反用虛用暗用借用等法最下則正用明用實用如以古人明此我不如竟將我作古人看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是也以我論古人不若反將古人來形我遠婉梁江總還家尙黑頭是也低手用典如唐人滿座馬融吹笛月一樓張翰過江風之句學此等不成直堆砌填塞而已

樂府歌行古詩自然不同樂府質而與古詩淡以遠歌行發揚蹈厲無之不可歌行間用樂府語不失爲鶴立雞群樂府雜用歌行語則虎皮羊質矣古詩之

梅鹿詩話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於近體亦然

文貴濃淡疎密詩亦有之最忌用意太碎筆便掉轉不靈矣如老杜開道長安一詩前六句只完得首句之意第七句魚龍寂寞秋江冷參用此體轉身有力蓬萊宮闕一詩亦與此同他可類推又有句句用意者須看其承接變化愈接愈妙老杜尤慣用此法

詩有一種皮膚似元白而氣味在盛唐間者如漁洋詩話載天啓中朝鮮使臣余尙憲詩早春云玉灘流水繞江涯江上松林是我家昨夜夢尋烏石路山前山後早梅花

竹枝詞風之變也質而不俚斯爲本色

讀盛唐詩五言如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七言如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等作皆用字用句出口咬定使自響確不浮也

元人月泉吟社載第一名羅公福詩不見佳處平平而已如老我無心出市朝

有此一語則東風林際自逍遙不待言矣作者只爲下六句好雨種秧也寒泉澆藥也雲龍放幘也柳橋聽鶯也春草入夢也一切田園雜興俱彙括於首二句中而不覺其鍾鍊之疎也蓋亦一時風氣如此

春雨細和霧暗風鷗入樓花飛揚柳岸人遠木蘭舟歸雁一行曉亂山千點愁夢迷江路迥彷彿是汀洲丙戌春從兄翼修別後詩也讀之增天涯芳草之感明唐子畏詩除解落籍後益復狂放無聊後人不宜襲其窠臼恐有以此賈禍者

詩有自出名字者如有客有客字子美達哉達哉白樂天而也諸侯老病客夜台無李白等句又有直稱他人姓名者如飯顛山前途杜甫惟有山東李太白等句其來亦有自三百篇古詩作誦家父作誦仲山甫永懷張仲孝友寺人孟

子作爲此詩是也  
昔人詠雪詩非鄭谷句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翁披得一簑歸余謂堪畫處三  
梅其詩話

七

山西文獻委員會

字不免落套但說漁翁披得一簑歸畫意在此矣

詩只一片說去自成章法此種似不着意然處乎難矣漁洋在廣陵見成都費密詩擊節賦云成都破道士萬里下峨岷虎口身曾拔蠶叢句有神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十字須千古胡爲失此人是其証也五六自註二句卽密詩

張菊知錦始就童子試日且暮尙未呈卷文宗將時菴先生語之菊知以試詩請得霜葉紅于二月花題竟以此補博士弟子員時試場未有用詩例以故先生頗奇之余贈詩云蚤年妙句吟霜葉半世前身賦玉樓我欲太平無一事酒星同問五湖秋前身句見菊知集自註

李笠翁詩字句多近曲詞不當求之開寶慶曆間就中如仍收此曲歸天上徒累其身非世間頗復橫甚然集中不多得亦非正派

詩中用字如吳楚東南坼拔劍斫河水青天削出金芙蓉等句亦奇闢亦老辣亦現成不善學之終落小家數如鴉閃殘陽金背光做作殆甚矣

余辛巳冬十一月紀夢詩夾道燒紅燭兩行玉鞭駟馬夜飛霜那知一入盧生夢不是龍鐘郭九郎今已六年于茲夢亦不可常得也

詠古詩不涉議論領神言外者爲上乘大開眼孔獨抒見解者次之最下一切套語是也然套語亦不能無人世幾回傷往事一聯映塔碧草自春色一聯推而論之皆套語也但其通首章法運化何如耳

張菊知作鵲橋仙劇自序云婦娥長寡織女短姻余嫌其語涉輕薄作解嘲詩三章云妙舞霓裳環珮輕白榆陰下譜新聲仙宮萬古超塵劫玉露元霜徹骨清一水盈盈風浪稀鵲橋佳會是耶非人間春夢何時醒天上虛傳織女機

丁亥中秋同兄殿元觴月鏡山堂酒酣得絕句云長風捲盡秋雲白一笛吹殘海月明天上人間對酒滿空飛下步虛聲

張菊知語余尤悔菴不直錢虞山而王漁洋並稱不置欲以此定二人優劣余謂士得一知己可以不恨菴置之于董卓豫讓之于智伯死且以之况僅僅道其文章乎漁洋嘗有句云紅豆莊前人去久花開花落幾春風亦爲虞山作也

梅其詩話

八

山西文獻委員會

吾鄉屯城張東甲者人傳其詩咏風不鳴條云柳線輕纏綠花珠暗掃紅咏秋蟬云音催梧葉老響破柳烟愁亦自輕情可喜

太白鳳凰台不及鸚鵡洲然煙開蘭葉香風遠岸夾桃花錦浪生亦近艷矣故崔顥黃鶴樓遂爲絕唱

晚唐詩雕琢太多便覺脂粉汚人其弊只是愛好如許渾凌歊台用三千歌舞等字渲染成章於宋祖實錄未合楊升庵辨之詳矣余謂少陵九重春色醉仙桃亦不免用字輕佻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澗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綠垂風拆符紅綻雨肥梅等句亦只是愛好但通篇骨格自勝使人不覺耳

金主詩一統車書盡混同中原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絕好音節求之唐以後正不多得

新安呂力圖似寢食杜陵者其聞笛云寂寞燈前漫舉杯乍驚別院一聲開誰

將猿鶴深山裏橫吹龍吟夜雨來他日春梅空自落無邊秋柳盡銜哀何須重  
奏關山月陽斷江南人未回

長洲尤太史悔菴著西堂雜俎諸集余愛其明史樂府不減香山集中當以此  
爲上

少陵短于絕句王昌齡諸家乃稱濫觴然詩亦戒太用意太用意則傷巧如玉  
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何嘗不佳顧少陵不爲耳

初唐七言長篇未變陳隋之習以其意纖詞縟致使格卑而氣靡耳故七古當  
以少陵爲法

張籍王建樂府多質實語其佳處在是其短處亦在是

客有南游湖湘間者余作詩寄題二妃祠湘纍詞云蒼梧竹上淚痕留不見香  
魂帝女遊明月自彈湘水悲風長滿洞庭秋當年遺恨入江潭九嘆風吹夜  
月寒圓闔孤魂招不得何人競渡哭蘅蘭

梅崖詩話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余嘗出遊賦詩有鳥啼春水岸人到落花村之句張菊知舉施愚山孤城春水  
岸歸鳥夕陽村似之云阮翁亟賞愚山句惜不及見梅崖此詩也

平陽靈石有衛公紅拂遇虬髯客遺跡余乙酉過其地拜衛公像有斷碑題詩  
云殺人投逆旅下馬遇名姝何事孤寒士能攜女丈夫片言金石契長嘯海山  
孤千古思豪傑猶傳舊酒壚

壬午客并邸誠洪洞楊鄭兩先生旬月間得其爲人後彼此下第余夢二君會  
晤詩云昔時同上酒家樓鹽齏傷心老未休一別音徽汾水雁二年風雨析山  
秋塵埃苦恨無知己清夢時能訪舊遊莫向江籬惜遲暮漫將吾道付滄洲乙  
酉再就鄉試聞已修文地下矣塲屋中埋沒英雄可勝道哉楊諱秉仁鄭諱天  
錫

丙戌孟夏與田楚白衛荀二諸友遊析城諸山登山最高峯俗名斬龍台下瞰  
中州皆平莽地黃河如匹練若有若無現於遠煙宿鷺中荀二得句云目眩疑

無地身輕欲到天余因飛白大書欲到天三字於石壁題曰樵谷五子命工鐫  
之樵谷楚白號也

漢書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絕似樂府歌行語

余丙戌秋重陽後一日登城南澤河岸山虎頭山詩云浩浩此天地茫茫成古  
今百年同俯仰萬感集登臨鷗鷺搏扶意魚龍寂寞心醉從烏帽落歸把菊花  
替友人栗蕪臣雙節賞云但惜題目不稱耳

杜詩語不驚人死不休驚人二字須善體會眼前景口頭話從性情中流出正  
復纏綿動人若一味作險語破鬼胆便易入惡道矣

唐詩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數聲風笛離亭晚揚子江頭楊柳春何  
首二語情景一時具到所謂妙於發端渡江人三字已含下君字我字在三句  
用風笛離亭點綴乃拖接法末句君字我字互見實指出渡江人來且瀟湘字  
秦字回映揚子江見一分手時便有天涯之感作者于此聲淚俱下謝茂秦易

梅崖詩話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作君向瀟湘我向秦楊花愁殺渡江人數聲風笛離亭晚揚子江頭楊柳春何  
也友人喬菊如作古木臥平沙詩有云棲遲老歲月潛伏混龍蛇此豈專賦古  
木耶

徐凝廬山瀑布詩只是太用意太着迹較不如太白落落大方耳東坡少之云  
天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何異  
酒徒罵座耶

亡友衛俊升嘗過余出詩云短燭淚已盡篝爐火尙紅幽衷來百感譙鼓入三  
通貧久骨還傲愁多心轉雄翻憐屈夫子饒舌問蒼穹俊升瓶無儲粟多愁善  
病然才氣縱橫稜稜志節見于詩者如此惜天不假年資懷以沒也悲夫

趙子昂岳墓詩警句云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  
天下中分遂不支子昂元人而其詩如此亦不爲習氣爾矣

子昂宋宗室而仕於元昔人有題其畫云兩岸青山多少地可無一畝種瓜田

此語直令子昂入地矣余嘗於井州市肆見其畫馬題詩云汗血名駒逐電飛沙場深人幾時歸不關微燼西山盡自愛秋風苜蓿肥

淵明詩多見道語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景與意會自成妙處唐人雖專尙聲調用律最嚴然諸家亦有道着處如子厚南洲詩右丞輞川作進乎技矣宋人則直以道學氣爲之耳

杜詩免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又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樂府必如此等始臻妙境

白香山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初不言詩即事爲尊者諱固應爾然詩人立言本以溫柔敦厚爲正香山此歌但叙其事而義自見若如李義山如何四季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便覺輕薄失詩人意矣

同宗任種德客唯久因家焉每一念至胸中輒數日作惡形諸詩歌不能已已嘗有句云酒醒紅葉三更雨夢渡黃河一夜秋懷種德詩也

梅莊詩話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丙戌春余經旬廢筆田楚白簡詩云驚人試一鳴傾耳早春鶯若待花開日紛紛百鳥聲余得詩遂復稍稍拈句數日成帖楚白爲點定

文文山患難中詩如虎頭山故園春草夢舊國夕陽愁十二月二十日作黃沙漫故道白骨委荒邱立春天翻地覆三生劫歲晚江空萬里囚庚辰四十五歲千載方來那有盡百年未半已爲多上元感舊風生江海龍遊涼月滿關山鶴

淚高遺興燕子愁迷江右月杜鵑聲破洛陽烟見艾有感故園丹心老中原白髮新多不類其平時作所謂窮而後工耶

前輩衛鐵峯先生官侍御晚年詩酷肖樂天嘗記其一云入夢匆匆出夢遲邯鄲枕上老垂垂我頭莫怪渾成雪汝髮何緣漫有絲高縉雲鬢亦不惡少簪花

采尙相宜他年攜爾歸山去應免悽惶放柳枝  
作濟川雁州人從宗任種德遊覽余懷種德諸詩附余有只因客鼓河汾棹聞道山藏郭泰身句濟川能文章重意氣種德云

介休城西家林宗墓在壽乙酉過之謁拜作詩云苔鎖豐碑字儼然中郎文筆豈虛傳下車來拜先生墓汾水秋風似漢年

丙戌秋有詩一卷以示田楚白頃失所在楚白爲余言君詩中如一徑落葉滿四山秋雨多曉寒問過雁殘醉起披衣窗風鳴墜葉山雪值開門野渡寒添雨

邊鴻夜帶霜長夜不肯曉孤燈相對愁半庭霜月白一夜朔風高綠醅愁盡初開齋黃葉雨多深閉門斗酒頽扶人似玉洞簫吹徹月如霜庭多落葉無人掃

門近秋山爲客開此類頗復可喜然余已一字不復記憶矣  
唐人金山寺詩板閣懸秋月銅瓶汲夜湖宋人以流字易秋字退字易夜字直點金成鉄矣

翠雨香泥濺綠苔辛夷開了海棠開春風吹遍閒庭院簾幕重重燕子來一字不着情上然道是寫景不得

太白蜀道難鳥棲曲等作昔人謂可以泣鬼神詩中如此種境界煞是難到惟情至然後文至以文生情乃如隔壁聽琵琶耳

梅莊詩話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桃腮柳眼損春嬌自是詞中語流水青山送六朝何嘗不艷要不失爲詩耳第才調用事宗少陵者往往病之

種桃山下野人家桃實秋來大似瓜長把桃葉桃根護不貪顏色看桃花詩有經濟見地與六橋無地種桑麻同意溫李有其香豔無其壯雅故命意立言貴有身分

詩寓規諷乃其本教宜隱不宜顯宜厚不宜薄歸於溫厚和平而止如云萬方類送喜無乃聖躬勞此卽脫胎衛風大夫夙退二句少陵一生尤擅場不信樓

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少露矣亦非泛涉筆者東坡用以譏切時政便有烏台詩案辨吟者不可不知也

東坡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可謂善形醉後書齋中獨坐簾靜風微香烟自直便覺詩思湧現因成一聯吟侍滾滾寸楮上酒氣拂拂十指間

唐人詩託于征婦怨詞者多有皆作婦人女子口中中心中語寫出一種楚楚可憐情致此等亦多以才調取勝其最高則以音節其又高則純乎意味以神韻行之矣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才調也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音節也夫成齋關妾在吳直小兒子語以音節則輕以才調則滑求其意味神韻兼擅他美者還當以盧家少婦爲第一

太白詩白髮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語涉粗豪然非爾便不佳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江城五月落梅花用語皆活相又不大段修飾乃其天分過人處後人不能步其塵如少陵言愁斷無白髮三千丈之語只是低頭苦煞耳故學杜易學李難然讀社後不可不讀李他尙非所急也

春水漁舟繫晚霞江春步步問梅花畫圖還是揚州夢廿四紅橋賣酒家戊戌計借題維揚友人册子癸未步遊廣陵曾作雜劇記之故三句云云

少陵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碗碧碼瑤寒鋪張富貴氣象特避寒儉然用來琥珀碼碯終不免西洋賈客貨貝册子耳若蘭陵美酒二句亦用玉碗琥珀殊不得其可嫌誠者辨之

咏梅詩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一脫稿時當自爲絕今日亦成厭套矣陶靖節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華終是妙句渾成人不能驟擬也

唐人咏貴妃詩多矣六軍誅佞幸天子舍妖姬恁自質實不聞夏殿衰中自誅褒姒回護得楊家有女初長成不言壽邸事餘若海外九州直是搶白唾罵語而太白清平行樂一再用飛燕事略無忌諱何也

故鏡山堂別業余少時讀書處有櫻桃一株花時與諸同人觴咏其下無虛日曾有絕句贈喬藻斯云買醉東風酒數巡小台煙月坐花茵青山別後相思夢

長記櫻桃樹下人又熟時題句早熟仍多味群花未許同不須貪飽食葉底愛

深紅是時辛巳余年二十一不數歲盧江王明府來令吾邑以其半爲書院更

曰仰山樹爲官物無人護之者遂以摧壞死回思往事忽忽如夢可慨也

梅屋詩話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我招明月飲大嚼復狂歌醉眠一片石翠手謝嫦娥亦辛巳鏡山堂詩題園東粉牆間今爲諸生號舍詩多不能悉載具見書堂草

詩中用字妙處能將死景寫活舊事翻新如水田飛白鷺夏木鳴黃鸝本係成語加漠漠陰陰四字寫雨中村居景象何等幽寂蕭蕭馬鳴係經語少陵加一風字作馬鳴風蕭蕭寫軍中景象何等淒壯道是拾古人餘唾不得

北人號南人曰吳儂南人號北人曰倫父其勢常水火北人多賀南人好文相濟則各得然六朝金粉何與於唐虞三代之盛故與其文也寧質古今樂府詩歌所陳大堤採蓮長干子夜等篇浮華輕薄者取焉聖人刪詩而存鄭衛此意也夫

禮部試進士稱綾餅宴蓋唐故事見盧懷讓詩云莫欺零缺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餽來

古詩音節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使人讀之太易是向耐下老嫗覓生活者讀之

過難則亦齶牙信屈不可言詩矣大率五古難于七古七古可以氣勝五古專以神行也

五古上自漢魏無迹可求唐以後稍涉議論矣就中如香山一味真率不宜輕學恐蹈畫虎不成之誚

放翁派源本香山明白顯易然浸以靡矣余嘗效其體云半畝園林數尺牆讀書多暇卽焚香事非著要休關白人遇知交每放狂積久詩述仍未了拖餘酒

債且粗償更憐春夢呼鶯覺取次看花到海棠稿成以示楚白頗復見許然終不欲登之集中也

戊戌計借僑寓永光寺江左程楠村出斷橋小住圖索題成五言絕句一篇嗣得七絕二以塞其請五絕未錄也楠村與同寓者旬日僅識而已意以北人不

知詩及得余作咄咄歎服者久之其同鄉數輩以楠村說項持册子來請日三四至遂不暇給逡巡却謝未幾出都矣詩附記於此雁齒小紅橋東風送玉簫

梅屋詩話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桃花湖上水幾夜又春潮

昔歲同湘南石可儀中翰諸人遊九仙台一時題詩得古近體若干首衛作聖明經劉石以垂永久余詩中流一片石萬古九仙台一聯楚白評云當爲一時諸作之冠然余另有五律一首意與前輩陳午亭作相較實要其結構變化深老故不及也可儀詩云巨石撐天地長川流古今憑欄飛鳥過落日衆山深人事不可極神仙何處尋此生幾兩屐一片白雲心

琴川與余論詩舉閩秀落花句云雨裏驚殘蝴蝶夢風前吹斷杜鵑魂太苦煞矣然不害爲驚語詩忌意盡而興收使人不耐咀嚼耳偶記舊作附後誰借游絲繫落暉無情有恨尙依依曾經羯鼓催都老忍逐曉風吹亂飛畫閣倦欹春女繡綠苔扶起酒人衣年年留得餘香在伴惹韶光莫浪歸

亡友賈漢奎少孤母紡緜勉之讀書壬午舉於鄉提壬辰南宮試需次縣令十年比來京師爲選人以疾歸卒柏鄉邸舍乙巳余自樂亭量移檀州會潮河秋

梓崖詩話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漲有橋役宿泰山宮夜夢與語如曩時歎越日長子緘代役漢奎復見夢并貽余詩病中驅馬出長安淚洒西風八月寒不見故鄉諸父老功名徒作鏡花看按漢奎以甲辰正月與疾出都而詩稱八月緘兒述其夢中所見乘白馬過南天門旋沒火光中豈其鬼故有繫猶往來長安道耶

白香山云李始張態亦尋常大都祇要人擡舉此評妓詩也其說通於用人取士十室必有忠信葑菲無以下體吹求無已安得女皆苧蘿溪盡浣紗哉

梅岸詩話終



雲南叢書集部之九十六

條

園

詩

話

共四本

雲南圖書藏板

甲寅年刊

後園詩話自序

一秋杜門養病。惟與藥爐經卷相伴。甚苦。客寂郡中。同人偕及門二三子。日載酒過從。爭問詩法。予雖無以副諸君厚意。乃以筆代口。述予見聞所及。為詩話四卷付之。各錄一通。用塞其請。雖落語言文字之迹。然渡迷津者。必假寶筏。識歧途者。莫如老馬。姑導先路。未始非學。鑄金鐵之度也。夫無上妙諦。貴心契於言外。拈花微笑。時悟徹三昧。詎復有法可說哉。要所能言傳者。略盡於是。區區之心。亦略盡於是矣。甲

子仲冬月朔。朱庭珍題於臨安郡署。

是編甫脫橐。即為同人持去。轉相傳抄。遂失原本。戊辰客遊昆華。友人爭索觀之。予無以應也。會李韻夷大令。至自開化。攜有抄本。謂得諸臨郡友人。以未覩全豹為恨。徧訪未獲。今幸遇吾子。當為我補成全書。他日請任手民之役。以公天下同好也。出以見示。乃節錄本。僅及其半耳。旅居多暇。可凍增修。歷三月而告卒業。較原橐加益焉。時省園正急。壁壘密於布棋。日夜鏖戰。鎗炮聲震天地。自官吏以迄搢紳先生。莫

不惶惶。有戒心怖色。惟予與韻夷。意氣閒暇。談詩自若。予更圍爐著書。幾忘身在危城也。朔風宵鳴。一燈如豆。攤卷泚毫。苦心淫思。豈非膏以自煎。香以自殘耶。後世若有子雲。固所願也。否則藏諸名山耳。書罷為之三歎。戊辰十二月。醉司命日。又識。

丁丑九月。予客鹽井署。復取舊作詩話。而重定之。刪復補缺。修改字句。逾兩月告竣。至是三易橐矣。珍附記。

古滇朱庭珍筱園氏著

詩也者無定法而有定法者也詩人一縷精蟠天際地上下千年縱橫萬里筆落則風雨驚篇成則鬼神泣此豈有定法哉然而重山峻嶺長江大河之中自有天然筋節脈絡鍼綫波瀾若蛛絲馬迹首尾貫注各具精神結撰則又未始無法故起伏承接轉折呼應開闔頓挫擒縱抑揚反正烘染伸縮斷續此詩中有定之法也或以錯綜出之或以變化運之或不

綴園詩話卷一

明用而暗用之或不正用而反用之或以起伏承接而兼開闔縱擒或以抑揚伸縮而為轉折呼應或不承接之承接不呼應之呼應或忽以縱為擒以開為闔忽以抑為揚以斷為續或忽以開闔為開闔以抑揚為抑揚忽又以不開闔為開闔不抑揚為抑揚時奇時正若明若滅隨心所欲無不入妙此無定之法也作詩者以我運法而不為法用故始則以法為法繼則以無法為法能不守法亦不離法斯為得之蓋本無定以馭有定又化有定以歸無定也無法之法

是為活法妙法造詣至無法之法則法不可勝用矣所謂行乎其當行止乎其所得不止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若泥一定之法不以人馭法轉以人從法則死法矣

滄浪主妙悟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則不能極其至是言詩中天籟仍本人力未嘗教人廢學也竹垞謂必儲萬卷於胸始足以供驅使意主於學正可與嚴說相參何必執片語以詆古人而不統觀其全文哉近代詩家宗嚴說

筱園詩話卷一

二

而誤者挾枯寂之胸求渺冥之悟流連光景半吐半吞自矜高格遠韻以為超超元著矣不知其言無物轉墮膚廓空滑惡習終無藥可醫也其以學為主者又貪多務博淹塞靈機餽釘書卷如塗塗附亦不免有類墨豬不知學問之道貴得其精英棄其糟粕也少陵云讀書破萬卷非謂學乎下筆如有神非謂悟乎味此二句學與悟可一貫矣

自來詩家源同流異派別雖殊旨歸則一蓋不同者肥瘦平險濃淡清奇之外貌耳而其所作詩之旨

及詩之理法才氣未嘗不同猶人之面目人人各異而所賦之性天理人情歷百世而無異也至家數之大小則由於天分學力有淺深臨疇風會時運有盛衰升降天與人各主其半是以成就有高下等差之不齊也夫言為心聲詩則言之尤精者雖曰人聲有天籟焉天不能歷久而不變詩道亦然其變之善與不善恆視乎人力足以挽時趨則人轉移風氣其勢逆以難遂變而臻於上力不足以挽時尚則風氣轉移人其勢順而易遂變而趨於下此理勢之自然

後園詩話卷一

三

亦天運之循環也蓋一代之詩有盛必有衰其始也由衰而返乎盛盛極而衰即伏其中於是能者又出奇以求其盛而變之上者則中興變之下者則愈降古人所謂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是也迨新者既舊則舊者又復見新新舊遞更日即於變大抵先後乘除之閒或補其偏或救其弊恆視其衰而反之此詩道所以屢變亦有不得不然者矣兩漢厚重古淡之風至建安而漸漓至晉氏潘陸輩而古氣盡矣故陶謝諸公出而一變淵明以古淡自然為宗康樂以厚重

獨造制勝明遠以俊逸生動求新而詩復盛宋齊以後綺麗則無風骨雕刻則乏氣韻工選句而不解謀篇淺薄極矣沿至唐初積習未革至盛唐而射洪曲江力起其衰復歸於古太白子美同時並駕中原太白為詩中仙子美為詩中聖屹然兩大狎主齊盟而王孟高岑東川左司諸家並極一時之選羽翼風雅盛矣哉其詩之中天乎大歷以降風調漸佳氣格漸損故昌谷以雄奇勝元白以平易勝溫李以博麗勝郊島以幽峭勝雖品格不一皆能自成局面亦皆力求其變者也即張王皮陸之屬非無意翻新變故者特成就狹小耳晚唐衰極五代詩亡幾掃地盡宋人出而矯之楊劉唱和宗法玉溪臺閣從風號西崑體久而堆垛擗搯貽人口實故蘇子美矯以疏縱梅宛陵矯以枯淡然未饜人望也歐公學韓而以夷猶神韻變其光怪陸離半山學杜而以簡拔短鍊變其沈鬱飛動各自成家一時瑜亮至東坡則天仙化人飛行絕迹變盡唐人面目另闢門戶敏妙超脫巧奪天工在宋人中獨為大宗山谷力求新異夏夏獨造能

後園詩話卷一

四

以奇真生峭瘦勁別開蹊徑雖非東坡匹亦鉅手也  
后山高老簡齋深秀惟江西習氣過重易使人厭二  
晁尚有筆力宛邱頗見氣格淮海輩明麗無骨時近  
於詞無足論矣南渡後江西派盛行推崇山谷而槎  
枒晦澀百病叢生既入偏鋒復墮惡趣江湖一派鄙  
俚不堪入目九僧四靈以長江武功為法有句無章  
不惟寒儉亦且瑣碎卑狹明末鐘譚即此種之嗣音  
草根蟲鳴鼠穴啾唧殊無生氣皆魔道也惟放翁老  
鍊峭潔七古簡而能厚清而能粹七律佳者沈雄近

後園詩話卷一

五

杜真巨擘矣華存詩太多流連光景之作十居七八  
而世人又以平調秀句易於諧俗效之遂減聲價然  
可冠南宋石湖非其伯仲後來惟金代元遺山雄豪  
跌宕足與放翁相抗遺山劍南並稱非無見也金人  
染江西氣習遺山以外無傑出者元人但逐晚唐師  
飛卿長吉二家一代成風虞道園自負漢廷老吏亦  
時無英雄浪得名耳楊范揭三子及金華天水雁門  
不過天桃穠李絕非梅蘭之友鐵崖如倡女豔妝淵  
穎如村婦盛服均之名貴之氣緣忘本逐末故墜而

愈靡也明人惟青邱雄視一代前後七子高語盛唐  
但摹空調有貌無神宜招優孟衣冠之誚蓋拘常而  
不達變故習而成套也公安矯以淺率竟陵矯以晦  
僻其魔尤甚詩運衰而國祚亦盡矣此古今詩升降  
之大略也大約樸厚之衰必為平實而矯以刻劃迨  
刻劃流於雕琢瑣碎則又返而進樸厚雄渾之弊必  
入廓膚而矯以清真及清真流於淺滑俚率則又返  
而主雄渾典麗之降必至鉅釘則矯以新靈久之新  
靈流於空疏孤陋則又返而趨典麗勢本相因理無

後園詩話卷一

六

偏廢其初作者必各有學問才力故能自成一派之  
言以傳於世其後學者固於門戶積習必有流弊故  
能者又返之以求勝要之各派皆有所長亦皆有所  
短善為詩者上下古今取長棄短吸神髓而遺皮毛  
融貫衆妙出以變化別鑄真我以求集詩之大成無  
執成見為愛憎豈不偉哉何必步明人後塵是丹非  
素桃宋尊唐徒聚訟耶執一格以繩人互相攻擊此  
弊始於南宋明代詩人效尤愈啟爭端莊子曰辯生  
於末學此之謂也若別裁偽體斥絕偏鋒魔道則千

古既有定論寸心亦具是非。屬不得已非好辯矣。詩人以培根祇為第一義。根柢之學首重積理。養氣積理云者。非如宋人以理語入詩也。謂讀書涉世。每遇事物無不求洞析。所以然之理以增長識力耳。勿論九經廿一史。諸子百家之集。與夫稗官雜記。莫不有理存乎其中。詩人上下古今。讀破萬卷。非但以博覽廣見聞也。讀經則明其義理。辨其典章名物。折衷而歸於一。是讀史則核歷朝之賢奸盛衰。制度建置。及兵形地勢。無不深考。使歷代數千年之成敗。因革。

微園詩話卷一

七

悉了然於心目之間。讀諸子百家之集。一切稗官雜記。則務澈所以作書之旨。別白其醇疵得失。真偽使無遁於鏡照。而又參觀互勘。以悟其通。而達其變。設身處地以會其隱微。言外之情。則心與古人印證。有不得其精意者乎。而又隨時隨地無不留心。身所閱歷之世。故人情物理。事變莫不洞鑒所當然之故。與所讀之書。義冰釋乳合。交契會悟。約萬殊而豁然貫通。則耳目所及。一游一玩。皆理境也。積蓄融化。洋溢胸中。作詩之際。觸類引伸。滔滔湧赴。本湛深之名。

理結奇異之精思。發為高論。鑄成偉詞。自然迴不猶人矣。此可以用力。漸至而不可猝獲也。

積理而外。養氣為最要。蓋詩以氣為主。有氣則生。無氣則死。亦與人同。昌黎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盛而物之大小。浮者畢浮。氣盛則聲之高下。與言之長短。皆宜。東坡曰。氣之盛也。蓬蓬勃勃。油然浩然。若水之流於平地。無難一瀉千里。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一日數變。而不自知也。蓋行所當行。止所當止耳。是皆善於言氣者。夫氣以雄放為貴。若長江大河。濤

微園詩話卷一

八

翻雲湧。滔滔莽莽。是天下之至動者也。然非有至靜者。牢乎其中。以為之根。則或放而易盡。或剛而不調。氣雖盛。而是客氣。非真氣矣。故氣須以至動。涵至靜。非養不可。養之云者。齋吾心息吾慮。游之以道德之途。潤之以詩書之澤。植之在性情之天。培之以理趣之府。優游而休息焉。蘊釀而含蓄焉。使方寸中怡然渙然。常有鬱勃欲吐。暢不可遏之勢。此之謂養氣。及其用之之際。則又鎮之以理。主之以意。行之以才。達之以筆。輔之以理。趣範之以法度。使暢流於神骨之

閒潛貫於筋節之內。隨詩之抑揚。斷續曲折。縱橫奔  
放。充滿於中。而首尾蓬勃如一。斂之欲其深。且醜。縱  
之欲其雄。而肆揚之則高。渾抑之則厚。重變化神明  
存乎一心。此之謂鍊氣。似乎氣之為氣。誠中形外。不  
可方物矣。然外雖浩然。茫然如天。風海濤有搖。五嶽  
騰萬里之勢。內實淵渟。鍊時骨重。神寒。有沈靜致遠  
之志。帥氣於中。為暗樞。宰若北辰之繫眾星。以靜主  
動。此之謂醅。而後肆。此之謂動。而實靜。故能層出不  
窮。不致一發莫收。一覽易盡也。在識者謂之道。氣詩

後園詩話卷一

九

家謂之真氣。所云鍊氣者。即鍊此真氣也。養氣者。即  
養此真氣也。彼剽而不留。或未終篇而索然。先竭者。  
正坐不知養氣與鍊耳。蓋養於心者。功在平日。鍊於  
詩者。功在臨時。養氣為詩之體。鍊氣則詩之用也。予  
幼作論詩絕句云。正聲自古由中出。真氣從來不外  
馳。略見大意。可參看矣。  
近人主王孟韋柳一派。以神韻為宗者。謂詩不貴用  
典。又以不著議論為高。此皆一偏之曲見也。名手制  
勝。正在使事與議論耳。嚴滄浪謂用典使事之妙。如

鏡中之花。水中之月。可以神會。不可言傳。入謂如著  
鹽水中。但辨其味。不見其形。所喻入妙。深得詩家三  
昧。大抵用典之法。在融化。剪裁運古。語若已出。毫無  
費力之痕。斯不受古人束縛矣。正用不如。只。用。明。用。  
不如。暗。用。或借賓以定主。或托虛以襯實。死事則用  
之使活。熟事則用之使生。渲染則波瀾疊翻。鑄則  
鑪錘在握。驅之以筆。刀駁之以才。情行之以氣。韻俾  
自在。流出如鬼神。神工不可思議。而一歸於天然。斯  
大方家手筆矣。杜陵句云。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減

後園詩話卷一

十

盡鍼綫迹。放翁云。天機雲錦製在我。剪裁妙處非刀  
尺。皆箇中精詣也。學者詳之。  
自宋人好以議論為詩。發洩無餘。神味索然。遂招後  
人史論之譏。謂其以文為詩。乃有韻之文。非詩體也。  
此論誠然。然竟以議論為戒。欲盡捐之。則因噎廢食。  
膠固不通矣。大篇長章。必不可。故事議論。即短篇小  
詩。亦有不可無議論者。但長篇須盡。而不盡。短章須  
不盡。而盡耳。故事即伏議論之根。論議必顧故事之  
母。或敘事而含議論。議論而兼敘事。或以議論為敘



事。敘事為議論。錯綜變幻。俊奇。正相生。疏密相間。開闔抑揚。各極其妙。斯能事矣。人但知敘事中之敘事。議論中之議論。與夾敘夾議之妙。而抑知敘事外之敘事。議論外之議論。與夫不敘之敘。不議之議。其筆外有筆。味外有味。尤為元之又元。更臻微妙乎。夫不盡而盡者。情深於中。韻溢於外。言簡意該。詞近旨遠。如畫家縮本。咫尺具萬里之勢。則不盡而已。深盡之。盡而不盡者。包羅萬有。象妙畢臻。如岱宗之長。五嶽以大山。宮小山。中包無數。峯巒溪澗。如武侯之列八

後園詩話卷一

十一

陣。以大陣藏小陣。中變無數。門戶方圓。任登峯造極。鉤深致遠。終不能窮其曲折。義蘊則無所不盡。而實多有餘不盡也。學者知此。則得大家秘傳矣。嚴滄浪云。學詩入門。須正立志。須高。若入門一誤。即有下劣詩魔。中不可救矣。古人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亦言宗法之不可不正也。五古以神骨氣味為主。愈古淡則愈高。潭火色俱純。金丹始就。故不可染。盛唐以後。習徑戒其雜也。七古以才氣筆力為主。愈變化則愈神明。樓閣彈指。即現虛空。故不妨兼唐宋

諸家。衆長示其大也。蓋五古須法漢魏。及阮步兵。陶淵明。謝康樂。鮑明遠。李杜諸公。而參以太沖宣城。及王孟韋柳四家。則高古清遠。雄厚沈鬱。均造其極。正變備於是矣。七古以杜韓蘇三公為法。而參以太白。達夫。嘉州。東川。長吉。及宋之六一。半山。山谷。劍南。金之遺山。明之青邱。皆有可採。揮灑。凝鍊。整齊。變化。備於以上。各家善取兼師。集眾妙以自成一。家可也。五律以杜為法。參以太白。襄陽。右丞。嘉州。已備其旨。七律以工部。右丞。義山為法。參以東川。嘉州。中山。牧之。須求高壯雄厚。不涉空腔。乃是方家。正宗。中晚風調。放翁秀句。不宜貪學。恐易於諧俗。轉難近古。故也。惟物體。吳體。宗杜。須兼山谷。取其生造。於高老。中時出。瘦勁。以助姿峭。五排專宗老杜。參以義山。此外無可。津涉。絕句。則中盛晚唐。及宋人。皆可兼學。但須以情韻為歸。宿耳。總之。近體易於入時。不可涉平調。為靡靡之音。明七子。浮聲空響。西江派。南宋人。槎枒枯槁。生硬粗率。惡習。及元白。冰之淺直。頽唐句法。皆宜懸為厲禁。不可偶墮其藩。一切近代。廓膚語。小有風

後園詩話卷一

十二

律詩法度不外情景虛實或以情對情以景對景虛者對虛實者對實法之正也或以景對情以情對景虛者對實實者對虛法之變也於是立種種法為詩之式以一虛一實相承為中二聯法或前虛後實或前景後情此為定法以應虛而實應實而虛應景而情應情而景或前實後虛前情後景及通首言情通首寫景為變格變法不列於定式援摺唐人詩以証其說臚列甚詳予謂以此為初學說法使知虛實情景之別則其說甚善若名家則斷不屑拘拘於是詩

筱園詩話 卷一

十五

中妙諦周氏未曾夢見故泥於迹相僅從字句末節著力遂以皮毛為神骨淺且陋矣夫律詩千態百變誠不外情景虛實二端然在大作手則一以貫之無情景虛實之可執也寫景或情在景中或情在言外寫情或情中有景或景從情生斷未有無情之景無景之情也又或不必言情而情更深不必寫景而景畢現相生相融化成一片情即是景景即是情如鏡花水月空明掩映活潑玲瓏其興象精微之妙在人神契何可執形迹分乎至虛實尤無一定實者運之

以神破空飛行則死者活而舉重若輕筆筆超靈自無實之非虛矣虛者樹之以骨鍊氣鎔滓則薄者厚而積虛為渾筆沈著亦無虛之非實矣又何庸固執乎總之詩家妙悟不應著迹別有最上乘功用使情景虛實各得其真可也使各逞其變可也使互相為用可也使失其本意而反從吾意所用亦可也此固不在某聯宜實某聯宜虛何處寫景何處言情虛實情景各自為對之常格恆法亦不在當情而景當景而情當虛而實當實而虛及全不言情全不言景

筱園詩話 卷一

十六

虛實情景互相易對之新式變法別有妙法活法在吾方寸不可方物六祖語曰人轉法華勿為法華所轉此中消息亦如是矣作史者以才學識為三長缺一不可詩家亦然三者並重而識為尤先非識則才與學恐或誤用適以成其背馳也然鍊識之道不外乎得真傳而已傳授既真則千古名家不言之祕若合符契而消息一貫精神相通視萬法皆由心出得力於詩之外精進於詩之中自不難超凡入聖矣釋家最重傳法一脈親

承衣鉢密付。然後能明心見性。得無上菩提。以成佛  
作祖。道家內丹口訣。亦須密得指授。而後能性命雙  
修。三化朝元。五炁聚頂。以證仙班。詩人欲求成名家  
大家。千秋不朽。非得真傳。契自古詩家心法。安可得  
哉。若夫無所師承。而能成家者。自非生知天縱之才。  
未之有也。雖得真傳之後。仍須學養功深。方能成就。  
然心有主宰。其識已精。則用力確有把握。自日見進  
境。故積理養氣。用筆運法。使與取神。皆仗識以領之。  
識為詩中先天理法。才氣為詩之後天。有先天以導。

後園詩話

卷一

十七

其前有後天。以赴於後。以先天為天功。以後天為人  
力。能合天人功力。並造其極。斯大成矣。亦如二氏之  
門。未得道則師度。既得道仍是自度。迨功行圓滿。然  
後能證果。飛昇其理一也。箇中消息。非言語所能盡。  
亦不敢盡筆於書。洩露造化之秘。姑述大致於此。有  
志者宜自求之。今人好看前哲批點諸集。及諸家選  
本評論。各種詩話詩法。以求作詩路徑。而不知虛心  
請業於名師鉅手。不知自古迄今。所有選家詩家評  
語緒論。並詩話中標舉議論法程。皆古人糟粕而已。

原非精華所在。况真偽不一。是非互見。絕無盡美盡  
善者。蓋各大家均自重其道。孰肯輕洩。是以不著專  
論詩文法之書。其著書論詩文法及作詩話者。多非  
專門名家。非自逞臆說。即附會古人。其佳者亦只略  
見大意。引而不發。無堪奉為師法者。若專從故紙堆  
求詩。何能得古大家不言秘旨。傳詩中真消息。三昧  
哉。不過依傍附和。寄人籬下。終身得人之得。而不能  
自得其得矣。嗟夫。昔方虛谷律髓小序云。詩雖小道。  
然立志必高。讀書必多。用力必勤。師傳必真。四者不  
備。不可言詩。河間紀文達公深賞其言。而尤嘉其以  
師傳之真為第一義。謂古今詩人皆有傳授。其能卓  
然成家。自立於當時。不朽於後世者。皆得真傳者也。  
不得真傳。無能自立者。噫。斯言盡之矣。

後園詩話

卷一

十八

詩家之用筆。須如庖丁之用刀。官止神行。以無厚入  
有間。循其天然之節。於骨肉理湊。肯綮處。銳入橫出。  
則批卻導窾。游刃恢恢。有餘無不。迎鋒而解矣。人所  
難言。累百言而不能了者。我須一刀見血。直刺題心。  
以數精湛語了之。則人難我易。倍覺生色。人所易言。

媿媿而道之處彼不經意而平鋪直敘我轉難言之  
慘淡經營加以凝鍊平者側行逆出使之奇直者波  
折迴環使之曲單者夾寫逆層使之厚淺者剝進翻  
入使之深則人易我難無一敗筆自臻精妙完美之  
詣如正言不能警動則反言之或譬喻言之或借賓  
以陪而主自定正寫不見透徹則左右側寫或對面  
著筆以返照之實寫不覺玲瓏則虛處傳神或傍敲  
側擊以射注挑剔之本位無可著力則前後高下兩  
邊襯託或四面烘染以逼取之與夫斷而遙連補出  
後園詩話卷一 十九

容語言慧心人宜於李杜韓蘇四大家密參細求自  
當知吾說矣  
詩有六義賦僅一體比與二義蓋為一種難題立法  
固有不可直言不敢顯言不便明言不忍斥言之情  
之境或借譬喻以比擬出之或取義於物以連類引  
起之反覆迴環以致唱歎曲折搖曳愈耐尋求此詩  
品所以貴溫柔敦厚深婉和平也詩情所以重纏綿  
酣惻醞釀含蓄也詩義所以尚文外曲致思表纖旨

也一味直陳其事何能感人後代詩家多賦而少比  
興宜其造詣不深去古日遠也

孔子曰過猶不及又曰中庸不可能也尚書亦曰允  
執厥中釋氏鍊妙明心歸於一乘妙法道家九轉功  
成內結聖胎同是一中字至理蓋超凡入聖自有此  
神化境界詩家造詣何獨不然人力既盡天工合符  
所作之詩自然如初榻黃庭恰到好處從心所欲縱  
筆所之無不水到渠成若天造地設一定而不可易  
矣此方是得心應手之技故出人意意外者仍在人意  
後園詩話卷一 二十

中也若夫不及者固不足道即過者其病亦歷歷可  
指是以太奇則凡太巧則纖太刻則拙太新則庸太  
濃則俗太切則卑太清則薄太深則晦太高則枯太  
厚則滯太雄則粗太快則剽太放則冗太收則感皆  
詩家大病也學者不可不知必造到適中之境恰好  
地步始無遺憾也

陶詩獨絕千古在自然二字十九首蘇李五言亦然  
元氣渾淪天然入妙似非可以人力及者後人慕之  
往往有心欲求自然欲矜神妙誤此一關遂成流連

光景之習如禪家之頑空不惟不能真空反添空障。有何益哉。蓋自然者自然而然本不期然而適然得之非有心求其必然也。此中妙諦實費功夫。蓋根底深厚性情真摯理愈積而愈精氣彌鍊而彌粹醞釀之熟火色俱融涵養之純痕迹進化天機洋溢意趣活潑誠中形外有觸即發自在流出毫不費力故能興象玲瓏氣體超妙高渾古淡妙合自然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是也。此可以漸臻而不可以強求學者以為詩之進境不得以為詩之初步當於鎔鍊求之。經百鍊而漸歸自然庶不致蹈空耳。若躡等效顰襲其腔調字句皮毛略似神理全非不啻雙鉤填廓則病入膏肓無藥可救矣。

筱園詩話卷一

三十一

作詩先貴相題題有大小難易內中自有一定之分寸境界作者務相題之所宜以為構思命意之標準標準既立子細斟酌於措詞著色使典布局之閒以期分寸適合境界宛肖自然切當不移箇中消息極密極微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七子之浮聲空調正坐不知相題行事一味擊鼓鳴鐘高唱大江東去所以

分寸不合情景不切是為偽詩非真詩也。若真詩則宜剛宜柔或大或小清奇濃淡因題而施自無不合。分際恰到好處者通首並無一語空談一字浪下。銖兩絲毫皆經秤量而出權衡至當安得有膚浮之患哉。魏叔子曰小題大作是俗士最得意之筆。紀文達公曰獅子搏兔必用全力終是獅子之愚。味此兩言益知詩家分寸境界不可稍踰題限。今之粗才動作長篇賣弄筆鋒尤好徵引塗澤自炫博雅費盡氣力轉使人厭亦何益哉。甚至小小賦物一題作數十首與夫一題而和韻疊韻屢步不已者曷不知分量乃爾。

筱園詩話卷一

三十二

詩以超妙為貴最忌拘滯跌板故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謂詩之妙諦在不即不離若遠若近似乎可解不可解之閒即嚴滄浪所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但可神會難以迹求司空表聖所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是也。蓋興象玲瓏意趣活潑寄託深遠風韻冷然故能高踞題巔不落蹊徑超超元著耿耿元精獨探真際於箇中遙流清音於絃外空諸所有

妙合天籟。放翁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亦即此種境詣。詩至此境，如畫家神品逸品，更出能品奇品之上。凡詩皆貴此詣，不止詠物詩，以此詣為最上乘。乃是神來之候，其著想立意用筆運法，無不高妙。若貌姑仙人，迥非塵中美色可比。非以不切題旨，別生枝節為訓也。解人難索，後代詩家未契真詮，誤會秘旨，雖標神韻以為正宗，卻執法相而求形似，抹月批風，淺斟低唱，流連光景，修飾詞華，似是而非，半吞微吐，特作欲了不了之語，多構旁敲側擊之言，故為歇

後園詩話

卷一

二十三

後甘踏虛鋒，自詫王孟嗣音，陶韋的派，而不知馬首之絡，到處可移，狗尾之冠，終難續用，廣鼎飯色，詎足混真，徒枉費心力耳。至近代詠物詩，誤此一關，尤為塵劫詞意，諧俗骨甘，自貶鉛華，媚人色並，非真靡靡之音，陳陳之套，千手一律，萬口同腔，外面似乎鮮妍，風致實則俗不可醫，令人欲嘔矣。不善求超脫，流弊一至於此，初學可不從切實處為下手用功地乎？  
金史文苑傳錄周德卿之言曰：文章徒工於外者，可以驚四筵，不可以適獨坐，以其中無我故也。趙秋谷

深佩此論，以為名言。因謂詩中無我，即非作者必也。詩中有我在焉，始可謂之真詩。無忝作家，乃是傳世。其見誠卓然。近代詩人又多誤會其旨，反益流弊。夫所謂詩中有我者，不依傍前人門戶，不摹仿前人形似，抒寫性情，絕無成見，稱心而言，自鳴其天，勿論大篇短章，皆乘興而作，意盡則止。我有我之精神結構，我有我之意境寄託，我有我之氣體面目，我有我之材力準繩，決不拾人牙慧，落尋常窠臼，蹊徑之中，任舉一篇一聯，皆我之詩，非前人所已言之詩，亦非時

後園詩話

卷一

二十四

人意中所有之詩也。是為詩中有我，即退之所謂詞必已出，陳言務去也。並非自佔身分，不論是何題目，其詩中必寫自家本身，或發牢騷，或鳴得意，或寓志願，或矜生平，即為有我在也。果力能獨造，生面別開，不肯步人後塵，寄人籬下，則無語不自出心裁，亦無詩不自有真我。後人讀吾詩者，無不見我性情，知我心志，我之襟胸，識力學養，才氣畢流，傳於詩矣。何庸處處自佔身分，惟恐人不知耶？今人誤會詩中有我之意，乃欲以詩佔身分，於是或詭激以鳴清高，或大

言以誇識力。或曠論以矜風骨。或憤語以洩不平。不惟歎見不鮮。歎歎可厭。而任意肆志。亦乖溫厚含蓄之旨。品斯下矣。萃之言為心聲。違心之言。矯情之詞。縱自佔地步。終難逃識者洞鑒。何益之有。甚至一花一木。一禽一鳥之微。咏物詩中。亦必夾寫自家身分。境遇以為寄託。巧者不過雙關。縮合。喧客奪主。嫌其賣弄。終不融浹耳。否則牽連含混。賓主不分。咏物卻帶咏人。說人又兼說物。抑或以物當人。以人當物。分寸意境。夾雜莫辨。作一篇似可解而實不可解之語。

後園詩話卷一

二十六

才為可笑。彼方津津得意。自謂可見身分。詩中有我。邇來作家名士。大都病此。嗟乎。詩中有我。豈自佔身分。豫為矜人地步之謂乎。

老莊告退。山水方滋。康樂善遊。精於獨造。其寫山水諸作。千秋絕調。歸愚謂謝公能於山水間適之中。時時愜洽。理趣故。詩品高不可攀。又謂永嘉山水奇麗。康樂詩境肖之。西蜀山川雄險。工部詩境肖之。永柳山川幽峭。柳州文筆詩境肖之。略一轉移。失卻山川真面。所以山水詩以大謝老杜為宗。參以柳州。可盡

其變矣。此論雖正。是知其當。然而未悉其所以然之妙也。夫詩貴相題。尤貴切題。人人知之。作山水詩。何獨不然。相山水雄險。則詩亦出以雄險。山水奇麗。則詩亦還以奇麗。山水幽峭。則詩亦與為幽峭。山水清遠。則詩亦肖其清遠。凡詩家莫不能之。猶是外面工夫。非內心也。即於寫山水中。由景生情。立意以求造語。合符理境。又由情起一波瀾。以求語有風趣。亦非難事。詩家有工候才力者。皆所優為。係由外達裏。上階工夫。尚未登堂。遑問入室。亦非內心也。夫文貴有

後園詩話卷一

二十六

內心。詩家亦然。而於山水詩。尤要。蓋有內心。則不惟寫山水之形勝。並傳山水之性情。兼得山水之精神。探天根而入。月窟冥契。真詮立躋。聖域矣。夫山容水色。却壑林泉。天下山水。同有之景也。琳宮梵宇。月榭風亭。人工點綴。以助名勝。亦天下山水。同有之景也。而或雄奇。或深險。或高厚。或平遠。或濃秀。或澹雅。氣象各殊。得失不一。則同之中。又有異焉。况山者天地之筋骨。水者天地之血脈。而結構山水。則天地之靈心。秀氣造物之智慧神巧也。山水秉五行之精。合兩

儀之撰以成形其山情水意天所以結構之理與山水所得於天以獨成其奇勝者則絕無相同重複之處歷一山水見一山水之妙矧陰晴朝暮春秋寒暑變態百出游者領悟當前會心不遠或心曠神怡而志為之超或心靜神肅而氣為之斂或探奇選勝而神契物外或目擊道存而心與天游是遊山水之情與心得與山水所得於天者互證而潛會默悟凝神於無朕之字所慮於非想之天以心體天地之心以變窮造化之變揚其異而表其奇略其同而取其獨造其奧以洩其秘披其根以證其理深入顯出以盡其神肖陰相陽以全其天必使山情水性因繪聲繪色而曲得其真務期天巧地靈借人上人籟而畢傳其妙則以人之性情通山水之性情以人之精神合山水之精神並與天地之性情精神相通相合矣以其靈思結為純意撰為名理發為精詞自然異香縹紛奇彩光豔雖寫景而情生於文理溢成趣也使讀者因吾詩而如接山水之精神恍得山水之情性不惟

策園詩話卷一

二十七

勝畫真形之圖直可移情卧遊若目覩焉造詣至此是為人與天合技也進於道矣此之謂詩有內心也康樂工部二公以後廣陵散絕已久柳州望門而未深入不足嗣音歸愚翁所論祇能模範山水未能為作表章以附山水知己也

骨有餘而韻不足格有餘而神不足氣有餘而情不足則為板重之病為晦澀之病非平實不靈即生硬枯瘦矣初唐諸人西江一派是也肉有餘而骨不足詞有餘而意不足風調有餘而神力不足則為綺靡之病為膚浮之病非塗澤堆垛即空調虛腔矣西崑

策園詩話卷一

二十八

晚唐派中人及明七子是也必也有骨有肉有筆有書文質得中詞意恰稱始無所偏重矣有格有韻有才有情有氣有神有聲有色殺活在手奇正從心雄渾而兼沈著高華而實精切深厚而能微妙流麗而極蒼堅如此始為律詩成就之詣蓋骨肉停勻而色聲香味無不具足也自盛唐後代無幾人若及此詣便是大家之詩

沈歸愚先生云作古詩不可入律作律詩卻須得古



詩意正如作書者。寫隸篆八分。不可入行草楷書法。作行草楷書。卻須得篆隸八分法。同此意也。人以為妙喻。妙論。予獨不以為然。夫古詩律詩體格。不同。氣象亦異。各有法度。各有境界。分寸。即以使事選材。用意。運筆而論。有宜於古者。有宜於律者。有古律皆宜。粘律皆宜者。是所宜之中。且多毫釐分寸。略差失等。千里作者。相題行事。各還其本來。各成其當然之詣。不亦善乎。何必以五古平淡之味。施之五律。以求高瘦。以七古蒼莽之氣。行之七律。以破謹嚴致和。枯

後園詩話卷一

二十九

槁頹唐之病耶。蓋離則兩美。合則兩傷。近代名家五律。慣作帶對不對。流水之格。七律動作。極體吳體。以求高求峭。皆此種見解。議論誤之也。詩人構思之功。用心最苦。始則於熟中求。生繼則於生中求。熟遊於寥廓。逍遙之區。歸於虛明自在之域。工部所謂。意匠慘淡。經營中。也。每一題到手。先須審題所宜。宜古宜今。我作何體。布置略定。然後立意。立意宜審某意為題所應有。某意為題所應無。某意為人人所共見。某意為我所獨得。某為先路正面。某為

左右對面。孰重孰輕。孰賓孰主。一一審擇。於微分毫。不爽於題之真際。妙諦。一眼注定。不啻立竿見影。然後沈思。獨往。選意。鍊詞。凡人人所共有之意。及題中一切應付供給之語。不思而得者。與夫尋常蹊徑。所有之意境典故。搖筆即來。湊手者。皆一掃而空之。專於題之真際。人所未有。我所獨見。處著想。進入要害。追思路。幾至斷絕之際。或觸於人。或動於天。忽然靈思泉湧。妙緒絲抽。出而莫禦。汨汨奔來。於是烹鍊之。翦裁之。振筆而疾書之。自然迥不猶人矣。所謂成竹

後園詩話卷一

三十

在胸。借書於手。又所謂鶻起兔落。迅追所見。稍縱即逝也。今人憚於費心。非枝枝節節而為之。即以應酬了事。心思尚不能銳入。何能銳出。未曾用心。至思路欲斷之候。何能望有思路湧出之時。安可希得心應手之技乎。紀文達公最精於論詩。所批評如杜詩蘇詩。李義山。陳后山。黃山谷。五家詩集。及才調集。瀛奎律髓。諸選本。剖晰毫芒。洞鑿古人得失。精語名論。觸筆紛披。大有功於詩教。尤太有益於初學。有志學詩者。案頭日

置一編。反覆玩味。可啟發聰明。銷除客氣。自無迷途之患。蓋公論詩最細。自古大才。無不有不由。紀入。高。能。得。力。者。但。須。看。公。批。點。全。本。觀。其。圈。點。之。佳。作。以。為。法。觀。其。抹。勒。之。不。佳。作。以。為。戒。方。易。獲。益。近。有。刊。公。鏡。煙。堂。十。種。者。於。各。集。各。選。惟。專。取。公。所。圈。點。評。賞。諸。作。每。種。僅。十。之。二。三。殊。金。書。矣。何。必。多。此。一。刻。為。哉。

紀文達公曰。孟詩大段相近。而微不同。王清而遠。體格高渾。孟清而切。體格俊逸。王能厚。而孟則未免。

後園詩話卷一

三十一

淺俗。所以不及王也。漁洋於孟頗致不滿。世人誦之。由但見選本諸作。未合觀二集耳。學王不成。流為空腔。學孟不成。流為淺語。學者須從雄厚切實處入手。斯得之矣。又曰。香山微之詩。亦微有不同處。其佳在真切近情。其病亦即在此。二人皆傷於俚直。而香山尤好敷衍。其弊為太盡太滑。太庸太率。不止輕俗。頽唐也。初學效之。非淺滑即粗鄙矣。若根柢既深之後。能別白其鄙俚淺率。而獨取其真樸天然之處。則亦不無取益。又曰。李義山詩。運意深曲。感事託諷。佳處

往往遠。杜非飛卿所可比。肩細閱全集。自知宋代楊劉諸公。但襲其面目。堆垛組織。致招優人持擿之誚。

二馮亦但取其浮豔尖刻之詞。為宗。實不知其比興深微用意。曲折運筆。生動沈著。別有安身立命之處。方虛谷謂學杜。須從山谷后山簡齋入手。是主江西派。一祖三宗之說。乃門戶迂僻之見。決不可從。王荆

公謂學杜。須從義山入手。卻是閭厯有得之言。然學詩者。總須鎔經鑄史。以騷選及八代三唐為根柢。根柢既深。識力既確。然後學義山。而得其用筆運意之

後園詩話卷一

三十一

雄厚深曲。使事屬詞之精切。婉麗最為有益。即兼涉西江。而得其生峭新異之致。亦非不佳。所謂兼收博取也。若根柢不深。則從江西入手。必墮偏鋒。致成粗獷之習。即學義山。不善亦有晦澀迂僻之弊。有浮靡綺縟之弊。有纖佻輕薄之弊。久之習氣愈深。均不可以正理詰矣。此論極確。見解絕高。而以根柢為重。與予意合。故暢行其說。而全錄之。

沈歸愚先生說詩醉語。趙秋谷聲調譜。續譜。王阮亭古詩平仄定體。翁覃溪小石帆亭著錄。及洪稚存北

江詩話。趙雲松詩話。此本朝人詩話之佳者。古人則姜白石詩說。滄浪詩話。懷麓堂詩話以外。鮮可觀者。宋元人詩話最多。而附會穿鑿。最無足取。明人王鳳洲藝苑卮言。可擇取而分別觀之。徐禎卿談藝錄。亦有可取。此外無可存之書矣。又國初朱竹垞靜志居詩話。及阮亭詩話。並所著各種說部中。詩話若干條。近有會萃而合刻之者。亦可助詞壇玉屑也。

筱園詩話卷二

古滇朱庭珍著

雲南叢書集部之九十六

古詩音節。須從神骨片段間。體會其抑揚輕重。伸縮緩急。開閣頓挫之妙。得其自然。合拍五音相間。無定而有定之音調。節奏乃能鏗鏘協律。可被管絃。雖穿雲裂石。聲高壯而清揚。然往而復迴。餘音繞梁。言盡而聲不盡。篇終猶有遠韻。以人聲合天籟。故曰詩為天地元音也。此中妙旨。自非講求平仄所可盡。第不從平仄講求。初學何由致力。漸悟古人不傳之秘哉。

筱園詩話卷二

主阮亭平仄定體。趙秋谷聲調譜。初學宜遵之。始從平仄講求音節。及工夫純熟之候。自能悟詩中天然之音之節。縱筆為之。無不協調矣。  
古詩十九首及蘇武李陵五言詩。皆和平溫厚。高渾自然。始終一氣相生。化盡筆墨痕迹。此詩家元音。五古正宗也。學者宜沈潛反覆。息心靜氣。探討於神味意境之間。以求換骨。不可以字句聲調襲其面目也。醞釀既深。涵養既熟。得其氣息自然。高妙渾厚矣。無縫天衣。斷非凡手。錢綫學陶詩選體及古樂府者。皆

當如此用力。若不求醞釀涵養。自培根本。以期遺貌取神。而但摹仿其句調。誇面目之相似。是蹈偽體。甘步前明李下。鮮輩後塵矣。何益之有。

學古詩以醞釀涵養為上乘功夫。然不但求詩於詩也。求詩於詩。必能超凡入聖。直逼古人。積理於經。養氣於史。鍊識儲材於諸子。百家閱歷。體驗於人情世故。格物壯觀於花鳥山水。勿論讀書涉世。接物縱游。皆於詩有益。詩人觸處會心。貫通融悟。蓄積深厚。醞養粹精。一於詩發之。大小淺深。引之即出。其言有

筱園詩話卷二

物自然勝人。釋氏所謂大地山河。無非妙諦。即詩家工候純熟之界也。此乃化境神工。決不易到。亦決不可不到者。

本朝漢學最盛。皆經術湛深。考據淹博。宗康成而不滿程朱。詩文則非所長也。兼能詩者。顧甯人毛西河。朱竹垞。阮芸臺諸公而已。惟竹垞詩古文。皆成一家言。兼精填詞。詩尤雄視一代。品在漁陽。荔裳。愚山之。上。洵通才也。西河詩文。皆次乘。甯人詩甚高老。但不脫七子面目。氣習其用典使事。最精確切。當以讀書

多故能擅長。芸臺先生詩長於古體。近體殊弱。五古似韋柳。七古似蘇陸。佳作頗有可傳。小清才也。此外如閻百詩。惠定宇。錢竹汀。杭大宗。顧棟高。朱竹君。陳見復。戴東原。則經學考據之業。自足千秋。詩均不工矣。

本朝古文家。惟竹垞精於詩。次則邵子湘。劉海峯兩君。雖未足成家。然尚有才氣。二侯潘次耕。詩足算一家數。而文未成。汪鈍翁詩。格卑才弱。遠次於文。姚姬傳詩。亦不及文遠甚。侯朝宗雖有詩集。淺滑空率。殊

從園詩話

卷二

三

無足觀。古文以才筆勝人。一代罕傳。叔子堯峯。青門均不如也。甯都三魏。詩皆拙劣。靈皋方氏。則終身不能作矣。愚山文非專門。亦頗清雅。此又詩人之兼工文者也。若理學諸公中。詩文可觀者。則湯文正公一人而已。

高文和公味和堂集。袁枚極推崇之。謂一代作手。直駕新城而上。人多疑其妄許。予觀公集中。律詩皆有唐音。能切而不浮。清而不薄。造詣頗深。五古尤高。薊州新城碧雲寺諸大篇。洋洋灑灑。真摯古厚。卓然可

傳。合而論之。五古則勝阮亭。七古則不及阮亭。律詩在伯仲間。祇可隨阮亭肩行。謂勝宋牧仲。田山蘊。湯西崖。陳其年。諸家一籌。則誠然。謂勝阮亭。則阿好也。當與阮亭。趙秋谷。陳澤州。先後並驅中原。為北方詩家四傑耳。至黃辛田。香草齋詩。以尖新見長。專學晚唐。乃小家伎倆。在閩詩中。亦祇充偏裨之列。袁枚以性遊而尊之。尤乖公論。

從園詩話

卷二

四

隨園詩話。持論多無稽臆說。所謂佞口也。如謂律詩如圍棋。古詩如象棋。作古體不過兩日。可得佳構。作律體反十日不成一首。是視律難於古也。渠意謂古詩無平仄對偶。法度甚寬。故以律詩為難。而不知古詩有平仄對偶。其法倍嚴。特非袁趙輩所可夢見耳。又謂詩亦如物。刀鋒貴薄。刀背貴厚。古人杜陵似厚。太白似薄。玉溪似厚。飛卿似薄。並傳千載。何今人論詩。貴厚賤薄耶。而不知詩非物比。以厚為貴。絕無貴薄之理。不惟少陵。玉溪詩厚。太白飛卿。其詩亦厚。自來詩家。無以薄傳者。渠意以色澤詞藻之濃為厚。清者為薄。不知詩之厚。在神骨。意味不在外面之色。

澤詞藻也。又覽聲調譜而失笑。謂詩為天地元音。不  
必拘調。少陵右丞七古。有平仄協諧如律者。韓文公  
有七字俱平俱仄者。阮亭不能以四仄三平之例繩  
之也。不知聲調譜所論平仄。即天地元音。唐宋大家  
無一不合。唐宋詩人無一不知。非自然元音。豈能兩  
朝之人皆暗合耶。迨元明詩人始有知有不知者。其  
傳未顯。阮亭得之於錢牧齋尚書。而秋谷則聞於阮  
亭。又聞於海虞馮氏者也。其中各大家名家詩俱備  
無不合符。故天下遵以為式。非王趙之私論也。凡轉

彼園詩話卷二

五

韻七古。不戒律句。高岑王李元白之七古協律者。轉  
韻詩也。押仄韻七古。亦不忌律句。工部七古協律者。  
押仄韻及轉韻詩也。惟押平韻一韻到底七古。始不  
可攙入律句。下句以四仄三平為式。如五嶽祭秩。皆  
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之類是也。上句落尾仄字。須  
參用上去入三音。亦指平韻七古言之。至七平七仄  
句法。原非所忌。時可攙用。以見變化。如義山韓碑句。  
帝得聖相相曰度。七仄也。封狼生羆羆生貔。七平也。  
譜中方援引以為例子。才豈未之見。何反以之為譏。

耶。大抵子才心粗氣浮。譜中所云尚多不解。惟耳食  
四仄三平一言。惡其例嚴。不便於己。遂輕詆訾。亦不  
知其專為平韻七古立法也。學者付之一笑。勿為所  
惑可矣。

古人詩法最密。有章法。有句法。有字法。而字法在句  
法中。句法在章法中。一章之法。又在連章之中。特渾  
含不露耳。至於連章則尤難。合觀之。連章若一章分  
觀之。各章又自成章。其先後次第。自有一定不紊之  
條理。觀工部秋興諸將。詠懷古迹前後出塞諸作。可  
見以工部之才力。而生平連章七律。只秋興作至八  
首。亦可見古人鄭重矣。自宋後才不逮古。偏好以多  
為貴。動作連章。歟。不休。殊可厭也。宋人作梅花七  
律。至六十首。元人疊咏和韻。亦一題至數十首。近人  
尤好以一題順押上下平韻。作三十首。甚至咏物小  
題。亦多至數十首。且有至百首者。如王蒲衣之無題  
百首。陳其年之梅花百詠。廊港若之赤鸚鵡三十首。  
黎美周之黃白牡丹各二十首。屈悔翁之書中乾蠅  
蝶二十首。春草秋草各三十首。鮑以文之夕陽二十

彼園詩話卷二

六

首。侯坤之水中梅影二十首。以及流傳雁字六十首。淚詩三十首之類。皆七律也。絕無意境。氣格篇法。但點綴詞藻。裁紅翦翠。鉅釘典故。徵事填書。雖字句修飾鮮妍。究無風旨。亦終不免重複敷衍。雖多亦奚以為此。飛道中魔趣。初學戒之。

張船山寶雞題壁十八首。叫囂惡。絕無詩品。以其諧俗故風行天下。至今熟傳人口。實非雅音也。其詩為紀嘉慶初川楚教匪之變而作。蓋傷時事之詩。少陵傷時感事諸篇。其時勢入地。一切合得失分明。

後園詩話 卷二

七

懷抱亦露。故有詩史之目。不止作憂亂憤激之詞也。今船山十八詩。惟滿紙兵戈爭戰。並痛詆當時大吏而已。究竟各省賊勢如何。軍情若何。布置若何。誰功誰罪。孰得孰失。一語不切。莫可考也。作者意欲如何。旨歸安在。亦無可求也。是名有關係。實無關係。雖不作可也。然後來高堰。廣州。桂林。長沙。皆傳有題壁詩。爭相效尤。或仍十八首。或增至三十首。詞旨淺俗。惡劣更甚。無一稍雅馴可觀者。較船山作。又有天淵之隔矣。

九西堂先生。工填曲。其明文新樂府百首。自成一家。足奪鐵崖西涯之席。卓然可傳。詩恃聰明。意欲以才情見長。究非專門正軌。中年後流入淺近。頗傷俚俗。且多游戲率意之作。不足取也。陳其年以四六名世。與吳園次章藻功稱駢體三家。實非吳章可及。詞與竹垞齊名。亦可成家。其詩宗法面目。不脫七子氣習。但非專門。亦不必以詩家繩之。

國初江左三家。錢吳龔並稱於世。嶺南三家。屈梁陳亦齊名當代。然江左以牧齋為冠。梅村次之。芝麓非

後園詩話 卷二

八

二家。嶺南以元孝為冠。翁山藥亭均不及也。錢牧齋厭前後七子優孟衣冠之習。詆為偽體。奉韓蘇為標準。當時風尚為之一變。其識誠高於前後七子。才力學問亦似過之。所為詩長於七言。以七律七古為上。七絕次之。五言則工候甚淺。初學集中佳作較多有。學集乃晚年詩。惟七律尚有沈雄博麗之篇。七古則好以馳騁為豪。五言亦好徵引塗澤。精華竭矣。生平持論多偏而且苛。又阿好推崇程孟陽。是仍黨同代異之私。况既臣事 熙朝。復敢以詩七訕上。致

202 99 158

184

千禁令。遂少嗣音。吳梅村祭酒詩。入手不過一豔才耳。迨國變後諸作。纏綿悱惻。淒麗蒼涼。可泣可歌。哀感頑豔。以身際滄桑陵谷之變。其題多紀時事。關係興亡。成就先生千秋之業。亦不幸之大幸也。七古最有名於世。大半以琵琶長恨之體裁。兼溫李之詞藻。風韻。故述詞比事。濃豔哀婉。沁入肝脾。如永和宮詞。圓圓曲。諸篇。雖情文兼至。姿態橫生。未免肉多。於骨詞勝於意。少沈鬱頓挫。魚龍變化之。鉅觀。惟雁門尚書行。較有筆力。悲歌贈吳季子一作。亦得杜陵神髓。

後園詩話

卷二

九

惜不多見耳。五古如臨江參軍。南園叟。吳門遇劉雪舫。諸作。洋洋大篇。神骨俱肖。少陵較勝。七古多矣。七律佳者。神完氣足。殊近玉溪。五律處處求工。如翦綠為花。終少生韻。取其長而知其短。此平心之論也。至龔芝麓宗伯詩。詞采有餘。骨力不足。好用典。而乏翦裁烹鍊之妙。好騁筆。而少醞釀深厚之功。氣雖盛。然剝而不留。直而易盡。調雖高。然浮聲較多。切響較少。當時幸得才子之稱。後世難入名家之列。三子優劣。見於是矣。嶺南三君。樂亭七古。翁山五律。元孝七律。

當代誇為三絕。梁藥亭七古。雖氣勢雄放。而簡鍊未足。除養馬行。日本刀歌。諸名作外。往往失於奔放。墮入空滑一路。如木瓜上人打鼓歌。則叫囂粗率。近惡道矣。五律矜鍊。猶欠高渾。五古七律。更多平行。又其次也。屈翁山五律。忽而高渾沈著。忽而清蒼雅淡。氣既流盪。筆復老成。不拘一格。時出變化。蓋得少陵右丞襄陽嘉州四家之妙。真神技也。七律佳作。在盛中唐之間。不失高調雅音。七絕學都官庶子。亦頗可玩。惟五七古。則委靡不振。平冗拖沓。吾無取焉。獨陳元

後園詩話

卷二

十

孝詩。雄厚渾成。警策古淡。天分人工。兩造其極。故各體兼善。不容軒輊也。其神骨峻而堅。其格調高而壯。其才力肆而醞。其氣魄沈而雄。其意思深而醒。其筆致爽而粹。其篇幅謹而嚴。其法度密而精。其風韻清而遠。真詩家全才也。五言大篇。如王將軍輓歌。古音古節。古色古香。足為孔雀東南飛嗣音。短篇得力。選體造詣亦深。七古如日本刀歌。柏舟行。木棉花歌。崇禎御琴諸篇。皆力開生面之作。五律如懷翁山浮湘吟。物園居諸章。卓然傑構。七律若作更多。如詠古游



覽諸詩。人人皆知。勿庸多贊。不惟嶺南當推第一。即江左亦應退避三舍。明末國初。作家如林。幾莫與抗衡。可云巨擘矣。

順治中海內詩家。稱南施北宋。康熙中稱南朱北王。謂南人則宣城施愚山。秀水朱竹垞。北人則新城王阮亭。萊陽宋荔裳也。繼又南取海鹽查初白。北取益都趙秋谷。益之號六大家。後人因有六家詩選之刻。宋荔裳詩格老成。筆亦健舉。七古法高岑。王李整齊。雅鍊。時有警語。篇幅局陣。最為完密。五律亦是。

豫園詩話

卷二

十一

王李一派七律。雖不脫七子面目。往往墮入空聲。至其合作。固此地信陽之傳也。所少者變化之妙耳。然而宗法既正。規格復整。固是節制之師。唐賢典。型於斯。未墜。晚年入蜀。詩格一變。蒼老雄肆。異於平時。可為安雅堂集之冠。選家多未採及。豈未見全詩耶。施愚山詩。長於五言。短於七言。五古溫厚清婉。善學魏晉六朝。殊近自然。五律則感唐格調。中唐神韻。兼而有之。造詣不在中山文房之下。歌行七律。多膚廓語。不足尚也。古文清雅。尤長記序。亦可並傳。所謂學人

之詩。洵無愧矣。王阮亭詩。為昭代雅音。執吟壇牛耳者。幾五十年。生平標神韻為正宗。長於用典。工於運法。如良工裁衣。不爽尺寸。老師度曲。悉協管絃。故清俊莊雅。玉潤珠圓。而品復落落大方。絕無偏鋒傍門之病也。然圓於奉法。未窺變化。富於取材。未知獨造。能正而不能奇。能因而不能創。能清麗而不能精深。能高華而不能渾厚。無縱橫飛盪沈鬱頓挫之偉觀。使人目動心折。自成一家。數則可。未足副大家之實。為後人取法也。朱竹垞詩。書卷淹博。規格渾成。才力

豫園詩話

卷二

十二

雄富。工候湛深。造詣實過阮亭。惟時有疏於法處。其精華多在未仕以前。通籍後。近體每流入平易。歌行多長短句。意欲盡捐繩墨。自創一家。如玉帶生歌。興酣落筆。縱橫跌盪。雄奇蓋世。信為長篇絕調。其他往往貪多務博。散漫馳驟。無歸宿處。有類游騎矣。五古得力選體。五律得力工部。七律在信陽北地閒。五排亦得力於杜。其使事精確處。分寸切合。具見用書本領。亦他人所罕及。與阮亭齊名。如老韓同傳。非魯衛也。查初白詩。宗蘇陸。以白描為主。氣求條暢。詞貴清

新工於比喻。善於形容。意婉而能曲。達筆超而能空。行入深出淺。時見巧妙。卓然成一家言。惟氣剽則嫌。易盡意。靈則嫌。無餘詞旨。清倩則嫌。味不厚。局陣寬展則嫌。詣不深。古人所謂骨重神寒者。苦未能焉。且其贈公卿。動為連章。尤好為長篇。急於求知。冗繁皆不暇烹鍊。雖多中年以前之作。究自累詩品。為白璧一瑕矣。雲松詩話。舉梅村初白。以足十家。繼唐宋元明諸大家之後。若統緒相傳。昭代祇此二家。足為正宗者。然宜雅存非之。而人多議其阿好溢美。實無當於公論也。十家者。太白。工部。昌黎。香山。東坡。放翁。及金之元。遺山。明之高。青。邱。國初。則吳。查。二人。趙秋谷詩筆力沈摯。意主刻露。殊少含蓄。醞釀之功。其意境真切。處固勝阮亭。而煨鍊未純。時有率筆篇外。亦無餘味。不及阮亭。處處典雅大方。得失正復相等。心餘識其篇幅窘狹。誠中其病。以筆力之銳入快。出直擊鼓心。而論亦勝於阮亭。然是證辟支佛者之力量。神通非如來正眼法藏。不可思議之大自在神力也。生平與阮亭不睦。至作談龍錄以誚之。然集文阮亭。而於海虞二馮。服膺推崇。竟欲鑄金以事。

後園詩話 卷上 十三

癖同嗜。痴令人莫解。豈以二馮持論偏刻。巧於苛議。前哲輕於詆訾。時流天性相近。故易於契合。耶。秋谷詩長於古體。律詩氣薄而格不高。往往有句無篇。絕少完璧。無可觀也。前明一代詩家。以高青邱為第一。自元遺山後。無及青邱者。不止一變元風。為明詩冠冕已也。前後七子之徒。及青邱同時之楊孟載。袁景文。徐張諸人。視青邱。豈止上下牀之分耶。青邱才力天分。工候皆極。其至所為詩。自漢魏六朝。及李杜高岑。王孟元白。溫李。張王。昌黎。東坡。無所不學。無所不似。妙筆仙心。幾於超凡入聖矣。惜不及四十枉死。未及融會貫通。聚眾長以別鑄真我。造於大成。亦可哀也。然自元至今。所有詩家。無出青邱右者。洵可直繼遺山。為一大宗矣。歸愚翁於青邱時有微詞。而推青田冠明詩。顛倒黑白。殊乖公論。夫劉青田之詩。多皮傅。盛唐已兆。七子先聲。遠遜青邱。稍有識者。不難立辨。豈以其身列佐命。遂可阿附為一代風雅領袖乎。青邱以後。宜以陳元孝繼。雖造詣迥然不同。然同為一代大名家無疑。

後園詩話 卷二 十四

也。

有明前七子中。以何信陽為最。以信陽秀骨天成。筆意俊爽。其雅潔圓健處。非李空同所及。且持論力主。獨造較空同。議論專宗。摹仿謂臨帖。以相似為貴。作詩亦然。者高下相去遠矣。故信陽可云一代清才。空同則粗才也。後七子以王鳳洲為第一。謝茂秦徐禎卿次之。以鳳洲學問淹富。才氣有餘。樂府佳者。饒有漢魏風味。袁江流一篇。洋洋千言。古健樸老。足備詩史。歸愚以學古有痕迹。議之與議青。叩蹊徑。未化皆

後園詩話 卷二

十五

故為高論。過事苛求。實未公允。謝山人徐迪功二人。皆精於律詩。短於古體。律詩尤工五言。謝以鍊勝。殊似嘉州。徐以格勝。殊似襄陽。均自成一隊者。若李于鱗。則空調浮聲。膚詞陳言。觸目生憎。與空同均落剽賊套。襲惡道中。不止有乖雅音也。

何大復答空同書。謂詩感於陶杜。文感於韓歐。而詩之亡。即自陶杜始。文之亡。即自韓歐始。後人執為口實。羣起而攻。此論遂為詬府。其實確有所見。意非盡妄。持放言高論。過易。故招尤叢謗。理無由伸耳。自古

極衰之根。每伏於極盛之中。循環往復。不止詩文為

然。陶杜出而人爭學。為陶杜。韓歐出而人爭學。為韓歐。既未窺見本原。又未洞其得失。於是陶杜韓歐。獨至之詣。不能法也。其不至處。與無心之失。率意之病。則盡法之遺。其內之精。英襲其外之面目。高自位置。流弊百出。不可救藥矣。此非陶杜韓歐之過。學為陶杜。韓歐之過也。極衰始於極盛。理本不誣。大復任意。繼筆。故作大言驚人。而詞不達意。致招掎擊。原屬自取。第不完其言之所以然。一味詆訶。則又耳食之過

後園詩話 卷二

十六

矣。明七子論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戒讀唐以後書。力爭上流。論未嘗不高也。然拘常而不達。變取徑轉狹。猶登山者。一望崑崙。觀水者。一朝南海。即侈然自足。而不知五嶽四瀆。九江五湖。三十六洞天。之奇。天下尚別有無數。妙境界也。則拘於方隅。必不能高涉。崑崙之顛。遠航大海之外。徒自崖而返。望洋興歎已耳。若近代名流。文集或欠流潔。或苦薄弱。詩集貪書卷者。多乏翦裁。融化之功。主神韻者。絕少雄厚生辣之力。

又似專法秦漢盛唐以後詩文專讀宋以後書者也。降而愈下。又不如取法乎上之為得矣。

七子以前。李茶陵懷麓堂集詩。已變當時臺閣風氣。宗少陵法盛唐。格調高爽。首開先派。吾滇楊文襄公。著有石淙類稿。與茶陵同時。提唱風雅。明詩中。起衰復盛之鉅手也。石淙聲名。亞於茶陵。王侯學力。亦遜茶陵一籌。七古才氣。律詩格調。則抗不相下。二公福復古之說。李何從而繼起。大振其緒。王李再繼法席。復行宗風。本一派相傳而下。乃李何欲推倒前人。自

後園詩話

卷二

十七

命。劍霸。王元美。遂獨尊。空同。主盟。中夏。謂茶陵之於李。何。猶陳涉之啟。漢高。文襄則抑而不錄。何黨同伐異。顛倒是非。一至於此。物不得其平。則鳴。是以錢牧齋。又翻前案。力推茶陵。為一代正宗。痛抑前後七子。平心而論。茶陵在明。自是名家。與李何王李。並立無讓。其樂府自成一格。非七子所及。即楊文襄公。亦足與七子。把臂無稍遜也。

楊升菴。學問之博。著述之多。為有明一代之冠。然好英雄欺人。為撰古書。以眩人目。議論考據。時有附會

穿鑿。如雜事秘辛。天祿閣外史。岫嶼碑詞。石鼓全詩。皆杜撰流傳。以己手筆。託名古人。是以並所考古音古韻。後人多不全信。轉自累也。升菴詩才情華麗。惟詞多於意。骨少於肉。有士衡才多之患。且宗法六朝。初唐。苦為所囿。五言尤甚。本非專門。實未深造。不足成家也。七律頗多佳作。然好襲用成句。終不可訓。壯年成漢。足迹徧於三迪。而在迪西尤久。滇中風雅。實開於升菴。故有楊門六君子之稱。當時以媿蘇門六君。文采風流。極一時之選。亦吾滇藝林佳話也。六君子中。以永昌張含。字愈光者。為第一。其詩調高筆健。佳者直可媲美七子。餘人莫及。吾滇詩人。有明當以楊文襄張含為兩巨擘。雄視一代矣。文襄詩。選明詩者。未見全集。所錄不多。皆非其出色得意之筆。愈光詩。選家更未之見。僅採錄一二應酬之作。尤非其佳章也。嘉慶初。保山袁文揆。昆季輯滇詩略。楊張二公。採錄甚多。猶以未窺全豹為恨。後於吾鄉陳海樓大令處。得石淙全稿。乃錄為補遺。至滿一卷。約百數十首。佳篇如林。讀者意滿。惟愈光詩集。板毀於明末之

後園詩話

卷二

十八

首。佳篇如林。讀者意滿。惟愈光詩集。板毀於明末之

亂散亡已久。所選或得於僞傳。或得於地志。竟無可覓其全矣。惜哉。

明代詩人。如林子羽。貝清江。邊華亭。高蘇門。楊夢山。之流。雖附庸風雅。皆秀拔不俗。自有所得。謝在杭。區海若。公文介之屬。亦庸中之矯矯者。均有可觀。若康海。梁有譽。吳國倫。胡元瑞等輩。則庸俗可厭。不足數矣。布衣山人中。如孫太初。王百穀。陳仲儒輩。徒有虛名。無可取者。程孟陽。七律七絕。佳者饒有風調神韻。得力於中。晚唐人。特瑕多瑜少。如沙中檢金。時可一

後園詩話

卷二

十九

遇。救齋激賞溢美。太踰分量。竟謂李茶陵後一人。揚之以抑七子。則誕妄已甚。宜招後人之訾議也。湯若士。為詞曲所掩。沈石田。文衡山。李長蘅。為畫所掩。其詩皆有可觀。頗多佳句。但非專門。故佳作止於秀逸。氣格不大。力量不厚耳。然猶屬雅音。非如唐子畏。祝枝山輩。隨筆任意。墮落野狐禪也。武臣如郭定襄。詩才力縱橫。直可分詩家一席。不止為明代武將之冠。古今名將武臣能詩者。均不及定襄遠甚。咸劉二將軍。拜下風矣。公安袁中郎。昆季。竟陵鍾伯敬。譚友夏。

皆攻七子。變風氣。自成門徑。然論詩入魔。人人知之。勿庸贅論。徐青藤。一時才人。一時狂士。畫品甚高。另開生面。詩文佳者。皆有英氣。生趣。劣者恣野。特甚。實非正宗。不足列入家數。然超出沈嘉則。黃省曾。諸人之上。不啻倍之。末年詩人。惟陳卧子。雄麗有骨。國變後。詩尤哀壯。足殿一代矣。

國初遺老。如湖北杜茶村。變雅堂詩。古體粗率。顏唐劣惡已甚。直門外漢耳。近體枯槁。粗硬膚廓者。與前明閩詩。鄭繼夫。同病。皆不善學杜者也。佳作則頗有

後園詩話

卷二

二十一

氣骨。時詣老境。顧黃公與茶村。同鄉齊名。所著白茅堂集。雖貪多蕪雜。然較勝茶村。尚多雅音。山西顧甯人。傳青主。二徵君。以顧為優。詩甚高。老雄整。雖不脫七子氣習。然使事運典。確切不移。分寸悉合。可謂精當。此則過於七子。青主霜紅菴集。亦有氣格。而遜顧一籌。徐州閻古古。爾梅。獨工七律。對仗極齊整。時有生氣。亦頗能造警句。惟粗率廓落處。太多耳。如西冷子中。則毛稚黃。陸麗京。二人尤為矯矯。然格局殊不高大。多染宋習。其餘更造詣淺矣。

阮翁極賞吳天章詩。稱為仙才。洪昉思。湯西崖。皆及門高弟子也。然天章。蓮洋集。才力單弱。昉思。篇幅尤狹。二人詩造詣淺薄。均乏生氣。短章近體。時復斐然。全集索然。閱半卷。即令人倦而思睡。西崖。詞旨雅馴。清整而欠雄厚。亦無足動人者。山東德州馮大木。詩筆爽俊。阮翁以大木秋谷詩。合選。號二妙集。秋谷以此成名。故後人多議其攻阮亭為過也。大木惜早世。未及深造。時德州田山。驥侍郎。河間龐工部。塏。於阮亭。雖不服從。亦不敢攻擊。另樹一幟。若附庸然。田有

微園詩話

卷二

二十一

才情而雜。龐有意趣而小。皆未成家。宋牧仲才力亦弱。當時名望。與阮翁並稱。因其宏獎人才。故爭相推崇。實非阮翁敵手。亦附庸之小國耳。王西樵為阮亭長兄。故阮翁尊之。然去阮翁甚遠。不過清雅而已。徐東癡。張歷友。皆爾日山左詩家。然徐詩。故求峭削。轉入鼠穴。不如歷友。筆氣俊逸。較有才力也。然後來高密李氏。宗主客圖。其派頗行於齊魯間。卑隘淺弱。視諸人又古民之三疾矣。

沈歸愚先生持論極正。持法極嚴。便於初學。所為詩

平正而乏精警。有規格。法度。而少真氣。襲盛唐之面目。絕無出奇生新。略加變化處。殊無謂也。朱竹君。翁。覃溪。此方之雄。記問淹博。朱講經學。不長詩文。翁以考據為詩。餽釘書卷。死氣滿紙。了無性情。最為可厭。差強人意者。能宏獎風流耳。邊隨園。亦此方詩人。詩尚清穩。無超詣也。歸愚所定吳門七子。惟曹來殷。王蘭泉。二人。後有進境。趙損之。筆頗健。惜早死。餘俱平平。無奇矣。

微園詩話

卷二

二十二

任重。舉鼎折脰。然宗旨規格法律。一出於正。未可深貶。特才氣短。不能副其志耳。姚姬傳。謂其以帖括之餘。攀附風雅。過矣。述其生平門戶。依傍漁洋。而於有明前後七子之徒。及卧子竹垞諸公。遺言緒論。亦多撫拾。故說詩。碎語。所論。雖未入三昧。悟精深微妙之詣。得未曾有。然古今詩。家源流。正變之別。及各體句調。章法。規格。則言之。娓娓。大旨。略具。亦初學發軔之一助。從其言。可望入正路。不致誤於歧途。引入入門。此叟功也。所選諸集。今並盛行。惟古詩源一集。矜慎。

平允。可云公當。蓋生平得力所自。用心良苦。他如唐明詩。及國朝詩之選。徒誇別裁之鑒。未脫門戶之私。罔象失珠。濫收魚目。荆山遺玉。浪採磁硃。按圖索駿。執相求禪。昧密味之中邊。眩寶器之飯色。豈非未得為得。未證為證。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乎。蓋滯於有迹。未能空諸所有。悟無聲無臭之最上乘。故不知詩家神功。聖詣自別具大。而化之之妙。諦也。夫操選政者。以識為要。識不精。則執格律。如奉法吏矣。以貌取詩。所得幾何。

筱園詩話

卷二

二十三

常州四子。黃仲則才力恣肆。筆鋒銳不可當。如驍將舞梨花槍。陷陣萬人辟易。所向無前。自是神勇。又如西域婆羅門。吐火吞刀。變幻莫測。具大神通。仲則七古佳篇。造詣頗似如是。如余忠宣祠焦節婦行。黃山松歌。前後觀湖行等作。其才氣橫絕一時。可謂詩壇飛將。有大神通矣。故當時推其似太白也。然自非大將本領氣度。能不動聲色。立摧強敵。而彌見整暇。如武侯以綸巾羽扇。指揮百萬兵。進退分合。從容自得。又如如穀穀詩說禮。祭遵雅歌投壺。雖為將不失名。

士風流也。佛家貴正眼法藏。不尚神通。拈花微笑時。萬法俱化。不肖以神通見。而自在神通。充滿法身。不可思議。何必演幻法乎。詩家亦然。真正大作者。才力無敵。而不逞才力之悍。神通具足。而不顯神通之奇。敏才氣於理法之中。出神奇於正大之域。始是真正才力。自在神通也。仲則七古。尚未望見此境。然足以自豪。卓有可傳矣。五古殊欠古厚。律詩則不免靡靡之音。蓋天賦奇才。中年早死。故養未純粹。詣未精深耳。楊蓉裳荔裳昆季。學初唐四子。及温李西崑者也。

筱園詩話

卷二

二十四

華多實少。有腴詞未翦。終累神骨之病。蓉裳頗工四六。詩則品格不高。洪稚存以經學考據專長。詩學選體。亦有筆力。時工煅鍊。往往能造奇句。惜中年以後。既入詞館。與張船山唱和甚密。頽然降格相從。放手為之。遂染叫囂粗率惡習。自以為如此。乃是真我。不圖繩墨。獨具天趣也。而不知已入魔矣。損友移人。豈學人亦難免哉。孫淵如早年詩筆頗悍。造語亦多峭拔。惜中年改攻經學考據家業。不作詩矣。如顧嶼沙翁朗夫。劉芙初等。皆淺近狹小。不足言家數。趙雲松。

翼則與錢塘袁枚同負重名。時稱袁趙。袁既以淫女  
教童之性靈為宗。專法香山。誠齋之病。誤以鄙俚淺  
滑為自然。尖酸佻巧為聰明。諧謔游戲為風趣。粗惡  
類教為雄豪。輕薄卑靡為天真。淫穢浪蕩為豔情。倡  
瀆道妖言。以滑詩教之防。一盲作俑。萬替從風。紛紛  
逐襲之去。如雲繼起。因其詩不講格律。不貴學問。空  
疏易於。是輩其詩話。又強詞奪理。小有語趣。無稽臆  
說。便於借口。眼前瑣事。口角戲言。拈來即是詩句。稍  
有聰慧之人。挾彼一編。奉為導師。旬月之間。便成詩。

筱園詩話

卷二

二十五

人鈍根人多用兩月工夫。亦無不可。於彼教自雄。誠  
為捷徑矣。不比正宗。專門須有根柢。學力又須講求  
理法。才氣屢年難深。造成功用力之久。且勤也。是以  
謬種蔓延不已。流毒天下。至今為梗。趙翼詩比子不  
雖典較多。七律時工對偶。但談諧戲謔。俚俗鄙惡。尤  
無所不至。街談巷議。土音方言。以及稗官小說。傳奇  
演劇。童謠俗諺。秧歌苗曲之類。無不入詩。公然作典  
故成句用。此亦詩中蠱賊。其醜不備矣。袁趙二家之  
為詩魔。較前明鐘譚。尚定江湖。九僧。四靈。江西。諸派

朱流之弊。更增十百。實風雅之蠱。六義之罪魁也。至  
西川之張船山。問陶。其惡俗叫囂之魔。亦與袁趙相  
等。若李雨村。調元。則專拾袁枚唾餘。以為能。並附和  
雲松。其俗鄙尤甚。是直犬吠驢鳴。不足以詩論矣。學  
者於此。等下劣詩魔。必須視如砒毒。力拒痛絕。不可  
稍近。恐一沾餘習。即無藥可醫。終身難湔洗振拔也。  
予固知今人多中彼法之毒。其徒如林。此論未免有  
貽眾忌。將為招尤之鵠。然為詩學計。欲扶大雅。不能  
不大聲疾呼。痛斥邪魔。左道。以警聾瞶。而挽頹波。實

筱園詩話

卷二

二十六

有苦心。原非好辯。其詞亦係對症藥石。並未過苛。過  
激。當代詩壇。同志君子。自能諒之信之。  
浙派自西冷十子倡始。先開其端。至厲太鴻而自成  
一派。彼來多宗之。其清俊生新。圓潤秀媚之篇。佳處  
自不可沒。然病亦坐此。往往求妍麗。姿態遂失。於神  
骨不復。氣格不高。力量不厚。無雄渾闊大之局。陣篇  
幅。諧時。則易去古。則遠也。樊榭集中。工於短章。拙於  
長篇。二於五言。拙於七言。七古尤劣。其宗派固於宋  
人。唐風則盡。其用說部叢書中。瑣屑生僻典故。尤



便宋以後事。不惟採冷峭字面。及撮拾小有風趣。諧  
弄入詩。即一切別名小名。替代字。方音土語之類。無  
不倚為詞對。意謂另開蹊徑。色澤新異。別致生趣。姿  
態。雖不猶人也。殊不知大方家數。非不能用此種故  
實字樣。大方手筆。非不能為此種姿態。風趣。乃不屑  
用。並不屑為。不肯自貶氣格。自抑骨力。遁入此種冷  
極別調耳。是小家賣弄狡獪伎倆。非名家之品也。吳  
穀人等。皆係此一派門徑。故洪稚存謂如畫家。學元  
人著色。山水。雖施青綠。渲染。韶秀。而氣韻。未能蒼老。

宋詩話卷二

二十七

境界。未能深厚。誠中。其病。近人吳仲雲尚書。花宜館  
詩。亦是浙派。但無其替代瑣屑諸弊。圓秀冷峭。門徑  
彌小。幸神韻。猶較深遠。亦近代一小名家也。如童二  
樹。劉豹君之屬。均未成家。惟山陰胡天游。稚威。幽峭  
拗折。筆銳而奇。雖法郊島山谷。取徑僻狹。有生翌晦  
僻枯硬諸病。然筆力較為沈著。深刻。亦足以成一家  
文。非樊榭。樸人。仲雲輩所及矣。  
江西詩家。以蔣心餘為第一。其詩才力沈雄。生棘。意  
境亦厚。是學昌黎山谷。而上摩工部之壘。故能自開

生面。卓然成家。七古佳作最多。新樂府亦非近人所  
及。又善敘事。每遇節婦烈女。忠臣孝子。則行以古文  
傳記之法。不惟敘述其事。並將姓氏年月地名之類。  
或順或逆。或前或後。一一點出。其敘事既勃。勃。有生  
氣。而點。其世族名宇。居址。時地。又錯綜參差。具見手  
法。真大手筆也。惜存詩過多。不免貪多好奇。且全集  
所敘忠孝節烈。均祇一幅筆墨。亦覺數見不鮮。其失  
乎之什。頗犯槎枒類放粗硬之病。然自樹赤幟。必傳  
無疑焉。吳蘭雪。香蘇山館詩。筆力雄宕清峭。得力蘇

宋詩話卷二

二十八

陸二家。七古五古。勝於近體。尤長於寫山水名勝。全  
集以廬山紀遊一冊為冠。卓然可傳。無忝名家。惟集  
中應酬詩太多。滿卷公卿。投贈感激之什。十居其七。  
敦後人以為口實。又律詩好貪秀句。不免媚時。自貶  
品格。神完氣足之篇絕少。以此自累。殊可惜也。然在  
近人。亦鐵中錚錚。庸中矯矯者矣。同時嶺南之黎二  
樵。江左之王惕甫。楚南之鄧湘皋。歐陽礪東。西川之  
張雨山。丹徒之嚴麗生。松江之姚春木。皆一時才士。  
各有所長。海內知名。至今人多稱之。先後有集刊行。

然造詣均不如蘭雪。可與蘭雪敵手者。惟閩中張亨甫際亮而已。又皖江有魯通甫。徽州有齊梅麓。皆負才名。亦不及蘭雪也。以上所列。皆嘉道中天下詩家。然蘭雪亨甫為優。此平心之論。非阿好語。試取各人專集細看。則知予論不誣矣。

大家如海。波浪接天。汪洋萬狀。魚龍百變。風雨分飛。又如崑崙之山。黃金布地。玉樓插空。洞天仙都。彈指即現。其中無美不備。無妙不臻。任拈一花一草。都非下界所有。蓋才學識俱造至極。故能變化莫測。無所

從園詩話

卷二

二十九

不有。孟子所謂大而化。聖而神之境。詣也。大名家如五嶽五湖。雖不及大家之千門萬戶。變化從心。而天分學力。兩到至高之詣。氣象力量。能俯視一代。涵蓋諸家。是已造大家之界。特稍遜其神化耳。名家如長江大河。巨廬雁宕。各有獨至之詣。其規格壁壘。迥不猶人。成堅不可拔之基。故自擅一家之美。特不能包羅萬長。兼有眾妙。故又次之。小家則如一印一壑之勝地。其山水風景。未始不佳。亦足怡情悅目。特氣象規模。不過十里五里之局。非能有千百里之大觀。及

重嶺疊嶂。千崖萬壑。令人遊不盡。而探不窮也。然其結構之奇。林泉之麗。儘可擅一方名勝。亦能自立。應就家數也。若專學古人一家。肖其面目。而自己並無本色。以及雜仿前賢各家。孰學孰似。不能稍加變化者。雖有才筆。皆不得謂之成就。只可概謂詩人而已。則又小家之不若矣。

宋人承唐人之後。而能不襲唐賢衣冠面目。別開門戶。獨樹壁壘。其才力學術。自非後世所及。如蘇黃二公。可謂一朝大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半山歐公

從園詩話

卷二

三十

放翁亦皆一代作手。自有面目。不傍前賢籬下。雖遜東坡山谷兩家一格。亦卓然在名大家之列。阮亭選古詩鈔。謂半山微妙不及六一翁。亦故為軒輕。其實魯衛之政。伯仲閒耳。元人一代。無卓卓成家者。大約元詩皆學飛卿長吉。靡靡成風。虞道園不過骨力稍蒼老。風格較簡淨耳。然篇幅窄狹。才力薄而不厚。未能深造。吳淵穎歌行。真意真氣。皆苦不足。惟繁稱博雅。堆垛典故。擘積藻采。以炫外貌。又乏翦裁之妙。融化之功。如塗塗附。非作者也。漁洋知薄楊廉夫之靡

怪。豈。豈。豈。屏。而。不。錄。而。不。知。道。園。之。造。詣。淺。薄。淵。穎。之。鴻。文。無。範。竟。錄。道。園。以。繼。遺。山。採。淵。穎。以。殿。全。集。謂。道。園。老。成。淵。穎。奇。麗。是。為。古。人。瞞。過。夫。云。具。眼。豈。知。道。園。之。才。氣。遠。不。如。高。青。卬。淵。穎。之。筆。力。亦。不。及。楊。鐵。崖。耶。

古今大家。至曹子建始。漢代去古未遠。尚無以詩名家之學。如十九首。不著作者姓氏。蘇李詩。乃情不容色。各抒心所蘊結之意。非欲以立言見長。自炫文彩。其獨絕千古處。正在稱情而言。略無雕琢粉飾。自然

微園詩話

卷上

五十一

渾成深厚耳。兩漢之詩。不可以家數論也。自建安作者。始有以詩傳世之志。觀于桓兄弟之文。可見嗣後歷代詩家。莫不欲以詩鳴。為不朽計矣。古今合計。惟陳思王。阮步兵。陶淵明。謝康樂。李太白。杜工部。韓昌黎。蘇東坡。可為今古大家。不止冠一代一時。若左太沖。郭景純。鮑明遠。謝宣城。王右丞。韋蘇州。李義山。岑嘉州。黃山谷。歐陽文忠。王半山。陸放翁。元遺山。則次於大家。可謂名大家。如王仲宣。張景陽。陸士雲。顏延之。沈隱侯。江文通。庾子山。陳伯玉。張曲江。孟襄陽。高

適夫。李東川。常野。昭。儲太祝。王龍標。柳柳州。劉中山。白香山。梅牧之。劉文房。李長吉。溫飛卿。陳后山。張宛。邱冕。沖之。陳簡齋等。雖成就家數各異。然皆名家也。唯名家之中。又有正副。合分為二等論文之耳。如郊。黃。張。王。賈。杜。猶可附列名家。為則小家。張王亦是小。家。又如劉楨。張華。潘岳等。雖魏晉時人。亦是小家。即。初唐四子。及沈宋二家。並中晚之郎士元。錢起。元微之。李商隱。羅都官。羅江東。馬戴。及宋之秦淮海。梅聖俞。蘇子美。范石湖等。皆小家也。而小家亦有上中下之。微園詩話

卷下

五十二

分焉。其餘旁支別流。不一而足。不可以家數論。只可統名曰詩人而已。元明詩家。前曾論列。茲不多贅。自遺山後。青卬最為名家。可遙繼遺山之緒。蓋在明代。為一朝大家。合古今統論。則為名家。南渡以來。惟遺山高於名家。可列古今名大家中。其餘最高者。可參名家。如明之青卬。元孝是也。餘人皆在小家之列。蓋上下千古。不比一時一地。一朝一代之較。易。雄。長。也。名家。豈。易。言。哉。今之人。動以大家自命。亦可笑矣。本朝滿洲詩人。如夢文。子麟。法梧。門式善。皆清藩不

凡又遼東三老。今惟李鐵君集傳於世。其詩筆峭拔。骨力高瘦。亦近代詩人之傑者。又如吳漢槎之秋笳集。高者近高岑。及初唐四子。次亦七子派中之不空滑者。亦一小作家也。若徐芝仙塞外諸詩。境奇語奇。才力橫絕。在昭代詩人中。另出一頭地。其邊塞詩。可謂獨擅之技。實未易才。稚存蘭泉荔裳諸君。出塞篇什。並多佳章。然均不能及芝仙之奇橫矣。

吳中布衣黃子雲。泰州布衣吳嘉紀。崑山布衣徐蘭。長洲布衣張錫祚。四人均負詩名。其詩卓然可傳。各

從園詩話

卷二

三十一

成家數。可謂我朝四大布衣。黃著有野鴻詩稿。吳號野人。著有何陋軒詩。徐字芬若。一字芝仙。工畫。著有出塞集。今並有刊本行世。予曾見之。獨張之詩集。世無傳者。想未刊本。所以失傳。僅於各選本中。略見一斑而已。張字永夫。吳門高士。亦畸人也。寒餓終身。遺集竟泯。惜哉。又浙中詩人沈方舟者。名用濟。上舍生。客遊四海。終老幕府。詩最沈雄有格。專工近體。其儻者直凌前後七子。而追攀工部。卓卓可傳。沈歸愚尚書。與方舟為同社詩友。為方舟作詩集序。極推崇

之。選其詩入別裁集。評語亦深揚誦。謂其律詩。出梁藥亭上。又謂其登岱及華山七律。高於明七子。傾倒之者至矣。尚書以主持風雅自命。方舟永夫。皆故人也。何不為方舟永夫。刊刻遺集傳世。聽其泯沒。又不多錄入選本。以表彰幽潛。豈非負亡友乎。

閩中近代詩人張亨甫。一代奇才。久負盛名。其集刊於近年。約數千首。七古七律。最多傑作。卓然成家。生平目空四海。於前人亦多不滿。如黃仲則。蔣心餘。翁覃溪。均有些訾議。自謂造詣勝於諸人。視同時吳蘭雪。

從園詩話

卷二

三十一

梅伯言。鄧湘皋。諸君子。亦似皆不已若。獨極口佩服山左高密單明經詩。深恨見其集晚。不及一晤其人。推為我朝詩第一。因手抄其集。分類評選。到處示人。欲為刊行。並欲重刻其集。以傳後人。稱其七古七律。為二絕。堪奉為已師法。而歎世人無能知之者。其傾倒不啻五體投地。夫以亨甫才力。橫絕當時。而推服單君如此。想單君之詩必工。其才力必有大過人者。然竟未得顯於詞壇。重於後世。是可惜也。予偶忘單之名。其詩亦未會見。見亨甫集中題詩。及所作序跋。

而已。據亨甫言。單是乾隆末某科副車。曾官文登訓導。沒於道光初年。詩集十卷。已刊於濟南。未知今尚存否。心殊向往。行將遍訪求之。

麗邑梓人趙鎬刊刻

蘇園詩話卷之三

雲南叢書集部之九十一

古滇朱廷珍菴園氏著

宋人七律，句中好用虛字，每流滑弱。南渡後尤甚。趙松雪力矯其失，謂七律須有健句，壓紙為通篇警策。處以樹詩骨，此言極是。又謂七律中二聯以用實字，無一虛字為妙，則矯枉過正，未免偏矣。詩之工拙，句之欽健，在筆力氣勢，不在用字。虛實也。用虛字者，能莊重精當，使虛字如實字，則這虛為實，句自老成。用實字者，能生動空靈，使實字如虛字，則化實入虛，句自峭拔。是在平日體貼之功。臨文運用之妙耳。用筆果超妙，運氣果雄渾，則勿論用虛用實，皆可成妙句也。何必定忌虛字耶。

純用實字，條句最少，不可多得。古今句可法者，如少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路經滌灑瀨，雙蓬鬢。天入滄溟一釣舟。數聯皆雄渾高壯，氣勢凌跨一切。又復確切老當，景中有情。詩中有我，既非空聲，亦無用力痕迹。真大手筆也。王

右丞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氣象闊大而稍欠精切。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秀健而欠雄厚。又遜一格矣。劉中山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李義山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高唱入雲，氣魄雄厚，亦名句之堪嗣響。工部者，宋人傑句，如東坡之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放翁之四海一家天，應數兩河百郡，宋山川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陳簡齋之晚木聲酣洞庭野，晴天影抱岳陽樓，楊誠齋之千古英雄鴻去外，六朝形勝雪晴中。金元遺山之劫前寶地三千界，夢裏瓊枝十二樓。元人楊仲孚之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明人宋仲敏之禾黍秋周洛邑山河殘，照漢咸陽翠華去。國三千里，玉璽傳家九十年。高青叩之四塞河山歸，版籍百年父老見衣冠。李空同之金縢社稷和戎日，花石君臣棄國秋王鳳洲之夜月旌旗五馬渡，秋風草木入八山。陳卧予之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沒有霜。金陵文武牙籤盡，建業風流玉樹殘。三市銅駝愁夜月，五陵君

馬泣秋風國初錢牧齋之桃葉春流亡國淚槐花秋  
冷故宮煙神愁玉璽歸新室天泣銅人別漢家以上  
各聯或沈雄或悲壯或淒麗或新警雖遜老杜亦卓  
然可傳皆當參看亦可取益也

陳元孝名句極多如咸陽懷古之龍虎片雲終王漢  
詩書餘火竟燒秦黃河之三萬里從星海出一千年  
為聖人清隋隄之十年士女河邊骨一笑君王鏡裏  
頭衡寺之燈前鬼芋穿沙出霽後僧門鑿雪開虎印  
之半樓月影千家笛萬里天涯一夜碓南國干戈征

從唐詩話

卷三

三

士淚西風刀剪美人心鎮海樓之五嶺北來山到地  
九州南盡水連天皆生警雄偉聲出金石即少陵亦  
當激賞洵可傳可法也

朱竹垞之陰洞蛟龍晴有氣虛堂神鬼晝無聲宋荔  
裳之山色古今含玉氣江流天地變秋聲王阮亭之  
魚龍晝偃三巴路蛇鳥秋懸八陣圖亦用實字傑句  
之錚錚有聲者至於用虛字佳句古今尤多錄之不  
勝錄矣

七律貴有奇句然須奇而不詭於正若奇而無理殊

傷雅音所謂奇過則凡也如趙秋谷之客舍二千兩

難狗島人五百一頭顧不惟顯露槎枒絕無餘味亦

嫌求奇太過無理取鬧矣此外如詩話所傳金欲兩

半酬漂母鞭須六百報平王義畫破天煩妹補羿弓

饒月待妻奔皆故為過火語實無取義不可為訓石

破天驚之句出人意者其意仍須在人意中也

凡懷古詩須上下千古包羅渾含出新奇以正大之

域融議論於神韻之中則氣韻雄壯情文相生有我

有人意不竭而識自見始非史論一派唐宋名篇選

從唐詩話

卷三

四

本林立今略摘近代數首為法明人高青邱岳王墓

云大樹無枝向北風十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來

三殿射虜書猶說兩宮每憶上方誰請劍空嗟高廟

自藏弓栖霞嶺上今回首不見諸陵白露中楊升菴

武侯祠云劍江春水綠云云五文原頭日又曠舊業

未能歸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祠宇空秋草西

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

邊華亭文丞相祠云丞相英靈迴未消終帷燈火照

寒飈黃冠天地牽羊禮碧血山河飲馮諶花外子規

燕市水邊精衛浙江湖祠堂亦有西湖樹不遺南  
技向北朝國朝呂履恆金川門云金川北望日黃昏  
聞道燕師入此門不見古公傳季歷祇知太甲是湯  
孫威雷豈為鴟鴞變江漢難招杜宇魂南渡降旗何  
面目西。山。省。恨。舊。乾。坤。宋。聚。業。南。陽。懷。古。云。真。人。白。  
水生文叔名士青山卧武侯水自奔騰趨漢口山猶  
層疊枕城頭時來一夕收銅馬事去經年運木牛歎  
息興亡千載上荒村野廟兩悠悠黃子雲太白酒樓  
巨文章睥睨世無敵湖海飄零氣轉迥六代駭壇餘  
後園詩話卷三 五

尚笙歌殘兵獨障全淮水壯士同揮落日戈六射鬚  
眉澤不動一城人肉已無多而今烏鼠空啼竄暮雨  
靈旗冷薜蘿家叔方伯公丹木先生甲馬營云天心  
厭亂真人出甲馬營同石紐村五季腥風汚日月一  
兒香氣蕩乾坤黃袍開國君臣義金匱傳家母子恩  
南渡文孫承大統可憐引領望中原家兄次民觀察  
紫柏山留侯祠云少時任俠老求仙龍虎風雲壯威  
年天眷漢家成帝業人從秦季得師傳五湖區區開  
先路三顧君恩讓後賢豈有赤松遊世外空餘紫柏  
後園詩話卷三 六

此席一江春色獨登樓為君天特開青嶂題壁人今  
亦白頭猶有浣花草堂在懷鉛直欲錦城遊嚴遂成  
三垂岡云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赤手  
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  
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蔣士銓題南史云半壁銷沈霸業荒髑髏腥帶粉脂  
香皇天好殺非無故亂世多才定不祥六代文章藏  
虎豹百年花月化鴛鴦南朝幾片風流地酒色乾坤  
戰馬場袁枚睢陽廟云刀上蛾眉喚奈何將軍鄰境

滿祠前以上諸作或高渾沈雄或生辣蒼涼或清麗  
超妙均屬蓋代名篇懷古詩中卓然可傳之筆學者  
所當熟玩而以為法者也  
詠古七絕尤難以詞意既須新警而篇終復須深情  
遠韻令人玩味不窮方為上乘若言盡意盡索然無  
餘味可尋則薄且直矣陳元孝題秦紀云謗聲易弭  
怨難除秦法雖嚴亦甚疏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  
有未燒書較元人陳剛中咏博浪椎之如何十二金  
人外尚有民間鐵未消更覺生色鄧孝威咏息夫人



云楚宮慵掃黛眉新。只自無言對暮春。千古艱難惟  
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色羅廣遠意在言外。較唐人  
小杜之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更覺含  
蓄有味。所謂微詞勝於直斥。不著議論。轉深於議論  
也。錢牧齋讀漢書詩云。漢家爭道考文明。左右臨朝  
問亦輕。絳灌但知讒賈誼。可思流汗愧陳平。頗有玉  
溪生筆意。則又著議論之佳者。詩固不可執一格論  
也。

國初閩古古詠漢高帝詩。句云。能通灞上風雲氣。不  
被園詩話卷三

諱山東酒色名。嫚罵原分何等客。腐儒從古使人輕。

又云。英雄本不羞貧賤。歌舞何曾損帝王。造語警快。

其他警句。如殺汝安知非賞鑑。因人決不是英雄。天

哀孝婦三年旱。山畏愚公一夕移。門羅將相文中子。

例變春秋太史公。皆有生氣。獻吳三桂詩曰。力窮楚

覆求秦救。心冷韓亡受漢封。籍家得詩。連下獄。

聖祖愛其才。謂使事雅切。且曰。少陵亦曾有上哥舒

翰詩。一時慕勢。安能逆料其後之猖獗。朕終不以詩

文罪人。時相亦為之解。遂蒙恩宥。赦後謝馮益

都魏柏鄉。兩相國詩云。君相殊恩能造命。湖山歸隱  
好藏身。立言清婉。尤可味也。

元道山詩云。神仙不到秋風客。富貴空悲春夢婆。哀

婉淒麗。情文雙到。故天下後世傳為名句。非僅以秋

風客對春夢婆。為工緻也。玉溪生此日六軍同駐馬

當時七夕笑牽牛。飛卿來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

是丁年。此二聯皆用逆挽句法。倍覺生動。故為名句。

所謂逆挽者。倒撲本題。先入正位。敘現在事。寫當下

景。而後轉溯從前追述。已往以反襯相形。因不用平

筆順拖。而用逆筆倒挽。故名。且施於五六一聯。此係

律詩筋節關鍵處。中晚以後之詩。此聯多隨筆敷衍。

平平順下。二詩能於此一聯。提筆振起。逆而不順。遂

倍精采有力。通篇為之添色。是以傳誦人口。亦非以

馬牛丁甲見長。故求工對仗也。然使二聯出工部手。

則必更神化無迹。並不肩以此日當時來日去時字。

面明點必更出以渾成。使人言外得之。蓋工部以我

運法其用法。入化溫李就法用法。其馭法有痕。此大

家所由出名。家上也。後人學其句。而不得所以然之

妙。僅以字句對仗。求工如宋人。人間化鶴三千歲。海  
上看羊十九年。徒湊兩典切姓。以為工對。究之與其  
人身分。毫不相合。何所取義乎。元人秋千院落春將  
半。夏五園林月正中。楊柳昏黃水西月。梨花明白夜  
東風。徒掇拾華澤字面。串湊成句。不惟景盡句中。了  
無意味。而格卑氣靡。弄巧反拙矣。若明人之春風顛  
似唐張旭。天氣和如魯展禽。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鶯  
上樹一枝花。則卑靡纖佻。已近魔道。近人之月影分  
明三太白。水光蕩漾百東坡。酒瓶在手六國印。花露

從園詩話卷三

九

上身一品衣。事無可奈仍歸趙。人恐相沿又發棠。白  
蛺蝶飛芳草外。紅蜻蜓立藕花中。柳條軟似千行綫。  
荷葉圓於五兩錢。或工整而乏意趣。或雕鑿而入尖  
巧。或寫景瑣屑小而易盡。或取譬淺俚而傷雅。既  
無高格。又失遠神。皆下下乘詩也。不可為訓。學者勿  
為所惑。從而效顰。

使事運典。最宜細心。第一須有取義。或反或正。用來  
貴與題旨相浹。洽則文生於情。非強為比附。味同嚼  
蠟也。次則貴有剪裁。融化使舊者翻新。平者出奇。板

重化。為空靈。陳悶裁為巧妙。如是則筆勢玲瓏。興象  
活潑。用典微書。悉具天工。有神無迹。如鏡花水月矣。  
所以多。多逾善。雖用書卷。而不覺為才情。役便故也。  
不善用者。則以詞累意。其病百出。非好學深思之士。  
心細如髮者。斷不能樹極清之詩。骨提極靈之詩。筆  
驅役典籍。從心所欲。無不入妙也。吳梅村詩云。蘇小  
宅邊桃葉渡。昭君村畔木蘭舟。王阮亭詩云。景陽宮  
外文君井。明聖湖邊道韞家。二聯同一病痛。六桃葉  
渡。不在蘇小宅邊。而昭君村。亦無木蘭舟故實。文君

從園詩話卷三

十

井道韞家。與景陽宮明聖湖。天各一方。風馬牛不相  
及也。上下全無交涉。本各自一事。今乃強以兩典扭  
合。湊成一句。毫不相生。徒取字面鮮妍好看。但修飾  
外面而已。實無意義。融貫於中。前後竟判然兩截。如  
此塗澤支離。真用典苦事矣。梅村阮亭兩大詩家。猶  
犯此病。皆心不細之失。若殷實人。朱竹垞讀書多而  
心思細。則斟酌分寸。決無此累矣。又阮亭三國小樂  
府中一首云。長揖橫刀出。將軍一世雄。頭顱行萬里。  
尖評殺田豐。此首味衰本初事。其病全在三句。夫長

揖橫刀而出。及殺田豐。皆言袁紹事。而第三句忽用公孫康語。史載紹子尚及熙。敗奔遼東。見公孫康。天寒求坐席。康曰。汝頭顱將行萬里。何席之有。是頭顱行萬里。乃紹子熙尚。非紹身也。今用此語。緊承將軍一世雄句。下文又接失計。則似袁紹之頭顱。真行萬里。可失計殺田豐。而貽誤喪身者。然文義相左。與事不符。若謂此句指紹子。則前後皆言紹子。可免無根。後又無接。何以憑空插入。未免突兀少緒。上下竟不相貫。若言紹。則紹未斷頭也。三國事。何致誤記。豈非

後園詩話

卷三

十一

因心思不細。以致詩骨不清。詩筆不靈。故意反為詞所累。弗克暢達耶。予為酌改曰。兒頭行萬里。遺恨殺田豐。只換三字。迥然改觀。詞意顯豁。上下貫串矣。不過用心於一兩字間。斟酌而出。即判若天淵。箇中分寸所爭。毫釐千里。故心細則詞意清。使事切。法自完密。古人重下字工夫。有以也夫。

陳星齋通政。以時文名滿宇內。詩筆頗秀。題畫句云。秋似美人無礙瘦。山如良友不嫌多。西湖晚歸云。山氣昏黃天驟暝。湖光明白月徐來。皆楚楚有致。翁朗

天微君照句云。友如作畫須求淡。山似論文不喜平。與星齋詩約略同調。昔竹垞翁曾譏放翁七律。貪秀句而調多重複。詞意往往合掌。略無變換。謂此與乃詩家六義之一。可偶見而不可屢用。若數見不鮮。轉落窠臼。摘其以如對似之句。多至八十餘聯。以為詩病。其論甚細。學者不可不知。今星齋朗夫二聯。亦未免放翁故轍。此種句法。秀媚工巧。易招人愛。初學往往效之。作手宜以為戒。如朱竹垞所議。今人不可再犯矣。朗夫又有五日泛舟丁卯橋句云。小橋疏柳唐

後園詩話

卷三

十二

人宅落日寒。潮楚客魂。一時傳為名句。又咏帆影云。殘月半痕。巫峽曉夕陽。一片洞庭秋。蓑衣云。煙波雙棹晚。風雨一身秋。柳枝詞云。千里因依。惟夜月。一生消受。是春風。迎來桃葉。如相識。錯認楊枝。是小名。皆佳句也。桃葉楊枝二句。頗嫌尖佻。幸施於柳枝詞。如作小題文。無妨稍巧耳。聞朗夫館稽相國天教公家。最久。相國非朗夫唱和。從不作詩。京師呼為詩媒。亦文苑中佳話。可想見昇平名臣風雅矣。五言長篇。始於樂府孔雀東南飛一章。而蔡文姬悲

憤詩繼之。唐代則工部之北征。奉先述懷。二篇。玉溪  
行次西郊一篇。足以抗衡。退之南山。稍次一格。然古  
香古色。並峙詞壇。皆文章家冠冕也。香山悟真寺詩  
多至百三十韻。在集中亦是鉅製。然雅秀清圓。而乏  
渾厚。高古之詣。用筆用法。又鮮變化。所以不能與杜  
韓李諸詩並立。宋人五古。薄於有唐。古格古意。浸以  
淪喪。又好以文為詩。品逾趨下。終宋之世。短章五古  
各大家。尚有可與唐賢抗衡者。而長篇則無一出色  
大文。可配前哲矣。元人好作長篇。而才力薄弱。詞旨  
後園詩話卷三 十三

沈鬱。神骨色澤。氣味意旨。皆逼古人。而玉將軍歌。神  
骨尤古健絕倫。足為孔雀東南飛。及北征西郊嗣音。  
較王元美袁江流。有過之無不及也。古今大篇。佳者  
舉列於此。各詩皆長。不能錄入詩話。學者當於選本  
及各專集中。細心玩之。

唐人七古。高岑王李諸公。規格最正。筆最雅鍊。散行  
中。時作對偶。警拔之句。以為上下。關鍵。非惟於散漫  
中。求整齊。平正中。求警策。而一篇之骨。即樹於此。兼  
以詞不欲盡。故意境寬然。有餘氣不欲放。故筆力銳  
而時斂。最為詞壇節制之師。至李杜而縱橫動盪。絕  
迹空行。如風雨交飛。魚龍變化。幾於鬼斧神工。莫可  
思議矣。然文成法立。規矩森嚴。箇中自有細鍼密縷。  
絲毫不亂。特運用無痕耳。所謂神而明之。大而化之  
也。歌行至此。已臻絕詣。後人莫能出其範圍。韓退之  
特從奇偉處。力造光怪陸離之境。欲自闢生面。力樹  
赤幟。實則仍係得杜一體。不過擴充恢張。略變面目  
耳。非能外李杜而另創壁壘。以期凌跨也。長古奇而  
篇幅局勢。不寬退之奇。而堂廡意境。甚闊。長古奇儼

後園詩話卷三 十四

專工鍊句。退之奇偉。兼能造意。入理長吉。求奇時露。用力之痕。退之造奇。頗有自得之致。長吉專於奇之一格。退之則奇正各半。不止一體。此退之才力大於長吉。學養深於長吉。處所以能與李杜鼎足而立。為古今大家也。若盧仝輩。則無理求奇。而怪誕過甚。大乖雅音。任華輩尤放恣粗野。均自墮惡道矣。蓋奇過則凡。必也奇而不詭於正。肆而不悖於醇。方不失風雅本意。詩之為道理如是也。玉川子月蝕一詩。退之喜之。修飾刪潤。收入集中。及和陸渾山火詩。效皇甫

從園詩話卷三

十五

湜體。又聯句諸篇。皆一時乘興之作。等於戲筆。非韓公極詣。學韓者須法其專長。勿步此種後塵。致沈淪於迷津中。不能登道岸也。宋元人誤蹈覆轍者。多為後人口實。當以為戒。如前明劉青田二鬼詩。郭定襄山王廟詩。詠泉詩。錢牧齋效月蝕詩。皆學盧仝任華輩。而恣肆太甚。時近粗惡。未竹垞賞之。未為卓見。沈歸愚謂非正聲。力斥其傷雅道。一概擯而不取。自是正論。特識學七古者。才力學力俱強。則當以李杜韓蘇為宗。否則宗法高岑王李。不失正格。勿誤於歧途。

竄入荆榛。致為大雅所棄也。

阮亭先生。長於七絕。短於七律。以七絕神韻有餘。最饒深味。七律才力不足。多涉空腔也。然七律亦間有出色之篇。可傳可法。七絕亦每有落套之作。取厭取譏。總當平心別裁。錄長去短。不必一味推尊。一概攻擊。隨聲附和。自墮門戶之見。如題趙承旨畫羊七律云。三百羣中見兩頭。依然秃筆掃驂騮。竭來清遠吳興地。忽憶蒼茫勃秋南渡。銅駝猶戀洛西歸。玉馬已朝周牧羝。落盡蘇卿節五字。河梁萬古愁。此作不從園詩話卷三

十六

惟氣格雄渾。神韻高邁。如出盛唐人手。而運法用意。亦自細密深婉。首句點題。清出所畫之羊。次句即以畫馬為陪。推開一筆。暗攝下意。謂子昂畫羊。乃以畫馬之法行之也。三四以吳興勃勒對照見意。已隱寓抑揚微諷。見於言下。五六忽用提空一聯。高唱入雲。振拓後半局勢。而以銅駝戀洛。玉馬朝周。兩兩烘託。兩層夾襯。筆則凌空神行。意則風霜嚴厲矣。更以子卿牧羝守節作結。再進一層。氣倍醇厚。意逾充足。而玉馬失節之愆。不必道破。自從反面。明白照出。通篇層

層洗伐。一氣相生。無意不接。無筆不婉。真此題絕唱。漁洋集中七律。罕見其匹。蓋一時興會所至。精心全力。結構而成。幾如初榻黃庭。恰到好處。故歸愚推為詩有春秋。並非溢美。不得以漁洋他作一例視也。七絕。阮亭最為擅長。時推絕技。集中名作如林。較各體獨多佳製。然失手之作。則襲取風調。意味索然。如弔楊妃墓詩云。香魂不及黃綳綽。猶佔驪山土半邱。非套襲感唐王少伯。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向調乎。夫王詩所以妙者。在玉顏寒鴉。一人一從。圖詩話卷三 十七

人各有得力處。即各有不足處。自古及今。勿論名家大家。或詩或文。凡有專集行世者。其人必有擅長處。故能成名。自立當時。流傳後世。亦必有見短處。可以指摘。後人但當平心靜氣。公道持論。取其長。以為法。棄其短。而勿犯則觀古人得失。皆於我有裨益。何庸一概毀譽。固執成見耶。其隨眾毀譽者。如矮人觀場。隨聲附和。無足責矣。吾獨不解近代之詩文家。及操選政者。非無過人之才力學識。而好惡徇一己之私。其所好者。極力推尊。並為曲護其短。其所惡者。深文巧詆。直欲並沒其長。近己者則好之。不近己者則惡之。絕不知有公道。入主出奴。紛爭不已。是誠何心哉。七古以長短句為最難。其伸縮長短參差錯綜。本無一定之法。及其成篇。一歸自然。不啻天造地設。又若有定法焉。非天才神力。不能入妙。太白最長於此。後人學太白者。專務馳騁豪放。而不得其天然合拍之音節。與其豪放中。別有清蒼俊逸之神氣。故貌似而實非也。凡作長短句。先須氣足。意足。筆到。興到。以全力舉之。而行所無事。為第一義。不待言矣。至長短相

附處。音節既貴自然。又貴清脆鏗鏘。可歌可誦。箇中  
自有真訣。須相通篇之機。神氣勢出之。凡三言四言  
五六言。皆短句也。九言十言。十餘言。皆長句也。短以  
取勁。如短兵相接。徑欲其險。勢欲其緊。故用劍筆。抑  
筆擒筆。此筆以收束筋骨。拍合節奏。而後局勢急。魄  
力道寓小。陣於大。陣中氣彌精厲。法彌謹嚴也。長以  
取妍。局欲其寬。勢欲其壯。故用提筆。揚筆。縱筆。及飛  
舞靈變之筆。以舒展筋絡。振盪局勢。作恣態。而鼓氣  
機。掀波瀾。以生變化。而後音節氣勢如風馳雨驟。急  
從園詩話 卷三 十九

靈高而能渾。急而不促。暢而不剝。所謂剛柔相調也。  
所謂醇而後肆也。蓋以人聲合天地元音。幾於化工。  
矣。此七古長短句之極。則神功。李杜二大家後。鮮有  
造詣及者。遺山時一問津。而未能純入此境。嗣後竟  
絕響矣。作七古者。未具絕人之才力學識。勿輕作長  
短句大篇也。  
作樂府須音節古。詞意古。神味氣骨。無一不古。方許  
問鼎。使才力不得。逞書卷不得。鬪筆鋒。矜巧思。一并  
不得。太襲古人。是滄溟輩之優孟衣冠。太離古人。是  
禪家辟支外道矣。必也能如啞吃之拆肉還母。拆骨  
還父。另由蓮花化身。始是真正法身。非色身也。如此  
則上契佛心。立躋聖域。其庶幾乎。  
學老杜詩。有八字訣。曰。學其開闔頓挫。沈鬱動盪。此  
工部獨至之詣。他人莫及。顧開闔頓挫之奇妙。在用  
筆。沈鬱動盪之奇妙。在氣味。求用筆。須悟會於字句  
之先。求氣味。須體驗於字句之外。執杜以求。杜執詩  
以求。詩終莫能得其神髓。惟融杜法於心。決以神明  
契諸方寸。不泥其迹。不肖其形。斯不必執杜法。杜而

無往不與杜合。不屑就詩。求詩自然妙。與詩印則即心。即杜我與古人俱化矣。相遇以天。豈斤斤步古人後哉。

吳梅村詩。善於敘事。尤善言閨房兒女之情。熟於運典。尤熟於漢晉南北朝史諸書。身際鼎革。所見聞者大半關係興衰之故。遂挾全力。擇有關存亡。可資觀感之事。製題數十。賴以不朽。此詩人取巧處也。其詩雖纏綿悱惻。可泣可歌。然不過琵琶長恨一格。多加藻采耳。數見不鮮。惜其僅此一技筆。未能變化。又惜其

後園詩話

卷三

二十一

珣金璆玉。縱盡態極妍。殊少古意。亦欠自然。倘不身際滄桑。不過冬郎香奩之嗣音。曷能獨步一時。趙雲崧題其集云。國家不幸詩家幸。一到滄桑句便工。亦實語也。

錢牧齋詩。以七律為最勝。沈雄博麗。佳句最多。梅村較之。不逮遠矣。如聖代自應無棄物。孤臣猶有未招魂。長吟頗惜齊三士。相對誰知魯二生。吾道非歟何至此。臣今老矣不如人。明日孔融應便去。當年王式悔輕來。親憎言祿催偕隱。友賤求名勸著書。製麻未

是廷臣意。枝卜空煩聖主心。歧途有客遷崖郡。廷辨何人是魏其。出山我自慚安石。作相人終忌子瞻。共和二載仍周室。章武三年亦漢家。周室舊聞遷寶鼎。漢宮今見泣銅盤。勸進虛傳河北表。中興爭望鄯南壇。先祖豈知王氏臘。穹廬不解漢家春。白馬清流傷往事。南箕北斗愧虛名。三吳天日悲青蓋。五國風沙夢翠華。飄零王氣沈金虎。寂寞空山泣玉魚。夢華休續東京錄。劫火猶存北會編。獄中黃霸傳經去。門下朱游和藥來。唐寢春風嘶石馬。晉宮夜雨泣銅駝。皆

後園詩話

卷三

二十二

典切高華之作。一代鉅手。以人累詩。惜哉。牧齋過易水詩云。老大不堪論劍術。要離塚畔有青山。既以要離反形荆卿劍術之疏。又寓功名無成之感。所謂詩中有我也。牧齋吳人。故用要離塚之典。非泛填故實。所以深婉有味。王阮亭題尤展成黑白衛傳奇詩曰。千金七首土花斑。兒女恩仇事等閒。他日與君論劍術。要離塚畔買青山。葉牧齋語。失之遠矣。宋人謂杜少陵為詩史。以其多用韻語紀時事也。楊升菴駁之曰。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詩以



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其體裁意旨。判然不同。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諸道德者也。然其言則琴瑟鐘鼓。荇采芣苢。喬木桃李。鵲巢鼠牙。何嘗有一修齊道德字面。至變風變雅。尤多含蓄。使人言外自得。如刺淫亂。則曰。誰誰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戴翁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敘饑荒。則曰。牂羊殪首。三星在罍。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皮骨乾也。杜詩

後園詩話

卷三

二十三

之含蓄蘊藉。若夫宋人不能學之。乃取其直陳時事。類於訕訕之作。羣相贊歎。又撰詩史名目。以誤後人。而不知詩貴溫柔。斷不容兼史體也。升菴此言甚辨。其識亦卓。然未免一偏之見也。詩道大而體裁各別。古人謂詩有六義。比興與賦。各自一體。升菴所引毛詩。皆微婉含蓄。義近於風。詩中之比興體也。所引杜句。則直陳其事之賦體也。體格不同。言各有當。豈得以彼例此。以古非今。意為軒輊哉。宋人詩多為賦體。絕少比興。古意浸失。升菴以此論議宋人。則可老

杜無所不有。衆體兼備。使僅摘此數語。輕議其後。則不可。如三百篇中。人而無禮。胡不遇死。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魚然于中國。敘怨以為德。皆直言不諱。怨而且怒。了無餘地矣。又豈能以無含蓄而廢之。夫言豈一端而已。何升菴所見之不廣也。學者放開眼孔。上下千古。折衷於六義之旨。兼收其長。勿執一格。勿圓一偏。以期造廣大精深之域。何必是丹非素。執方廢圓。為通人所不取乎。

後園詩話

卷三

二十四

溫柔敦厚。詩教之本也。有溫柔敦厚之性情。乃能有溫柔敦厚之詩。本原既立。其言始可以傳後世。輕薄之詞。豈能傳哉。夫言為心聲。誠中形外。自然流露。人品學問心術。皆可於言決之。矯強粉飾。決不能欺識者。蓋違心之言。一見可知。不比由衷者之自在流出也。古今以來。豈有刻薄小人。倖成詩家。忝入文苑之理。如陰參軍。已為宋臣矣。而陶淵明送之。但曰。才華不隱世。江湖多賤貧。何等忠厚。何等微婉。若出後人手。不知如何淺露矣。少陵哭房瑄。送嚴公。夢李白。寄

王維別鄭虔。其詩無一不深厚沈摯。情見乎詞。友朋風義。何其篤也。昌黎於柳州東野。一往情深。有陶杜韓三公之性情。自宜有陶杜韓三公之詩文也。自宋以降。世風日下。文人相輕。漸成惡習。劉祁作歸潛志。力詆遺山。自護己短。李空同與何大復書。札相爭。往復攻擊。李于鱗因謝茂秦成名。反削其名於吟社。以書絕交。趙秋谷因不借聲調譜之故。集矢阮亭。至作談龍錄以貶之。袁枚與趙翼互相標榜。亦互相刺譏。趙作四六文以控袁。雖云遊戲。而筆端刺毒。與市棍

後園詩話

卷三

二十五

揭帖。訟師刀筆無異。此等皆小人之尤。適以自獻其醜。於人終無所損。君子之交。斷不出此。才人當以為大戒也。

後園詩話卷之四

雲南叢書集部之九十六

古滇朱庭珍後園氏著

沈歸愚曰。王右軍作字。不肯露骨。不屑取姿。獨運中鋒。暗藏於腕。力神韻之間。謂之藏鋒。是以為書家正宗。詩人亦須解此訣。造詣始入精深之域。又曰。詩家變化之功。決不可少。右軍書。結體用筆。絕不雷同。黃庭經。樂毅論。東方畫象贊。無一相肖處。筆有化工也。杜詩亦然。千四百餘篇中。求其詞意犯複者。了不可得。所以為詩聖也。

後園詩話卷四

一

朱竹垞曰。王鳳洲博綜六代。廣取兼收。自以為無所不有。方成大家。究之千首一律。安在其為無所不有也。愚謂高青叩詩。自漢晉六朝。以及三唐兩宋。無所不學。亦無所不似。妙者直欲逼真。可云一代天才。孰學孰似矣。其意亦欲包羅古今。取眾長以成大宗。然中無真我。未能獨造。終非大家之語。可知詩家工夫。始貴有我。以成一家精神氣味。迨成一家言。後又須無我。上下古今。神而明之。象其象。備變化自如。始無忝大家之目。蓋不執我而自然。無處不有真我在矣。

所謂變化者。變化於用意。樹骨使筆。運法之間。非以面目句調。求新遁入別徑。孤穴也。

咏雪詩。最難出色。古人非不刻劃。而超脫大雅。絕不黏滯。後人著力求之。轉失妙諦。如淵明句云。傾耳希無聲。在日皓已潔。寥寥十字。寫盡雪之聲色。後人千言萬語。莫能出其右矣。右丞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閣工部。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一寫城市曉雪。一寫江湖夜雪。亦工傳神。龍標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意境雖佳。非專咏雪也。祖詠終南陰嶺秀。一絕。阮

後園詩話卷四

二

亭最所心賞。然不免氣味凡近。柳子厚。千山鳥飛絕。一絕。筆意生峭。遠勝祖詠之平。而阮翁反有微詞。謂未免近俗。迨以人口熟誦。而生厭心。非公論也。此外無可取者。鄭谷之亂飄僧舍。密灑歌樓。韓退之之對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及銀杯縞帶之句。格意卑俗。皆入詩魔。東坡尖又韻詩。實非佳作。以韻險而語意凡猥。易於諧俗。故得成名。介甫和作。尤墮惡道。後代逐臭之夫。紛紛效顰。步韻用韻。不一而足。殊可噴飯。惟聚星堂禁體七古。誠為高唱。然自古名作。一經效

仿便成窠白亦不必襲迹矣山谷疏密整整斜  
斜之句亦是笨伯劣語東坡阿好強為之解不足信  
也后山雪中寄魏衍詩曰薄薄初經眼輝輝已映空  
融泥還結凍落木更沾叢意在千年表情生一念中  
遙知吟榻上不道絮因風紀文達甚賞之批云前四  
純用禁體工於寫照五六確是雪天獨坐神理其故  
可思結到寄魏仍不脫雪用法亦密予則謂前四句  
直是小兒學語淺而且拙粘滯已甚五六又太廓落  
何以見是雪天未免空而不切一結尤凡俚通首了

微園詩話卷四

三

無可觀雖倖見賞於河間不敢附和亦后山失乎之  
作耳總之雪詩古今鮮有佳什自宋以後尤不足論  
矣

詠梅詩自唐以來多連章累牘以求勝宋人有作七  
律六十首者有為五律四十首者近代且有多至百  
首者其作五七律四首八首十首者不可勝數可謂  
窮形盡相千力萬氣以寫此花矣然佳章逾少百不  
獲一者何哉夫作梅花詩宜以清遠沖淡傳其高格  
逸韻否則另出新意以生峭之筆為活色疏香寫照

不宜矯激後人一味矯激鳴高借寫身分不知其俗  
已甚於此花轉無相涉徒自墮塵劫惡習而已庾子  
山之樹凍懸冰落枝高出手寒唐人錢起之晚溪寒  
水照晴日數蠶來李商隱之素蛾惟與月青女不饒  
霜贈遠虛盈手傷離適斷腸崔道融之香中別有韻  
清極不知寒僧齊己之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皆  
相傳佳句也中惟玉溪素娥青女一聯謂月愛之而  
無益霜忌之而有損用意稍深著色稍麗然下聯即  
放緩一步以淡語空際寫情其餘各聯均出以雅淡

微園詩話卷四

四

之筆不肯著力形容可見梅詩所貴在淡靜有神矣  
宋人林處士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千古名句惜全  
篇俚率不稱雪後水邊一聯更高山谷之賞識誠允  
此後寂然絕響東坡松風亭梅花長句及和秦太虛  
梅花作高唱入雲放翁蜀院梅花亦是奇作然皆七  
古非律詩也律詩則蘇陸二鉅公梅花諸作皆不出  
色况他人乎明高青邱梅花七律皆其少作無一佳  
章所云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則俗而

近惡趣矣。近人嚴海珊作前後梅花共八首。當時雖有盛名。實無超詣。未敢附和。總之。此花有如藐姑仙人。遺世獨立。作者當相賞於色聲香味之外。無煙火氣。有冰雪思。乃足為名花。寫生後代。不以神遇。而以貌求。宜其日遠也。

自來得名之句。有卓然可傳者。有不佳而倖成名者。名篇亦然。蓋非諧俗。不能風行一時。人人傳誦。所以不足為據。若夫卓然可傳之作。當日得名。必其時風雅極盛。能詩者在朝。在野。皆多有之。又值有真知詩

微園詩話卷四

五

而名位俱隆者。激賞獎許所致。不然傑作未易流傳。而所流布於時者。多無可取。古人所謂身後知已易。生前知已難。又謂作者難。知者不易。是也。如太白以蜀道難諸篇。受知於賀監。謂為謫仙人。孟襄陽以八月湖水平一詩。得名。而劉中山西塞山懷古一律。白太傅心折不已。謂獨探驪珠。餘皆擱筆。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奉帚平明。王右丞渭城朝雨。三絕句。俱盛傳一時。熟於歌妓之口。此皆卓然可傳之篇。不愧享大名於古今者也。至香山長恨琵琶二篇。亦一時

風行。名滿天下。至妓人能誦長恨歌。即增身價。到今膾炙人口。離離原上草一律。香山以此見賞於顧况。因而得名。元微之連昌宮詞。流傳宮禁。呼為元才子。與長恨歌齊名。此雖不能如太白諸人之卓絕千古。然得名亦尚無忝。乃名作之稍次一籌者也。嗣後名句。如温飛卿之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鴨夕陽遲。宋人如陳后山之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戴石屏之春水渡傍渡。夕陽山外山。七言唐人如崔司勛黃鶴樓。杜工部登樓。映夜李義

微園詩話卷四

六

山等筆驛。後有感諸篇。此千古傑作。實至名歸。勿庸多贊。名句如韋蘇州之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趙嘏之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宋人梅聖俞之野鳥眠岸有閒意。老樹著花無醜枝。陳簡齋之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明人高青邱之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楊孟載春草詩之六朝舊恨斜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名基以此二句得名。時人呼為楊春草。以上五七律諸聯。皆昔日傳誦之句。各有佳處。以云名句。猶不愧也。若晚唐崔鶯鶯

鄭鷓鴣。雀白鷺。羅牡丹之流。及宋人大小宋落花之什。元人謝宗可蝴蝶之吟。皆倖得名。而詩則卑靡淺俗。意格凡近。了無風骨品斯。矣。又明人如袁海叟。白雁。黎美。周黃牡丹。鄭湛若。赤鸚鵡。及本朝王阮亭。秋柳。亦皆負一時盛名。以為絕作。其實不過字句修飾。妍華風調好聽而已。神骨不峻。格意不高。皆非集中出色之什。不可奉以為式。又晚唐名句。如水面風迴聚落花。綠楊花撲一溪煙。叢荷翻雨潑鴛鴦等語。雖秀句。而寫景狹小。意盡句中。了無格韻。劍南石湖。後園詩話卷四 七

凡五七律詩。最爭起處。凡起處最宜經營。費用。吐峭之筆。灑然而來。突然湧出。若天外奇峯。壁立千仞。則入手勢便緊健。氣自雄壯。格自高。意自奇。不但取調之响也。起筆得勢。入手即不同。人。以下迎刃而解矣。如陳思王之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謝康樂之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謝宣城之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有唐杜審言之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王右丞之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萬壑樹參天。千巖響杜鵑。孟山人之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山暝聽猿愁。滄江急夜流。杜工部之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岑嘉州之送客飛鳥外。城頭樓最高。皇甫冉之暝色赴春愁。歸人南渡頭。溫飛卿之古戍落黃葉。浩然雜故關。韋端己之清瑟泛遙夜。繞絃風雨哀。李玉溪之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馬戴之孤雲與歸鳥。千里片時間。宋人王半山之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客思似楊柳。春風千萬條。陳后山之水淨偏明眼。城荒可當山。晨起公私迫。昏歸鳥

雀催留滯。常思動艱虞。卻悔來陳簡齋之白菊。生新紫黃蕪。失舊青暖日。薰楊柳濃春。醉海棠。葛無懷之月。趁潮頭上。山隨舵尾行。以上諸聯。或雄厚。或緊道。或生峭。或恣逸。或高老。或沈著。或飄脫。或秀拔。佳處不一。皆高格響調。起句之極有力。最得勢者。可為後學法式。作詩宜效此種起筆。自不患平矣。

後園詩話

卷四

九

謂中聲也。此詣惟工部右丞擅長。他人鮮及。乃近體最上。大乘法門。然代不數人。人不數篇。非火候純足。意興兼到。時一得之。難以強求。次者起筆。既得勢。首聯叫捉警策。則三四宜展寬一步。稍放和平。以舒其氣。而養其度。所謂急脈緩受也。不然恐太促太緊矣。三四和平。則五六宜振拓。切忌平拖。順流放過。去一平順。後半即率弱不稱。須人提筆振起。方為得手。要着力。凝鍊。必使成傑。白警語。鎮得住。撐得起。拓得開。勒得轉。以為上下關鍵。乃一篇樹骨之要害處也。五

夫既好結句。則相機取神。切無忽略。草率就勢行之。或推開一步。或追入一層。或反掉以顧首。或紆徐以取姿。或從旁點而正意。不露或翻餘波而遠韻。悠然總要全副精神。赴之如是。則章法完密。無懈可擊矣。若起勢非叫健。係屬平起。則三四不得不著力。凝鍊以求警策。而以五六為筋節。血脉放緩一步。舒上下之氣。通前後之息。結句又用提筆振作。以為歸宿。可也。古人律詩法度。大致多此二式。略拈出以為初學下手用筆之助。然詩家貴參活法。忌泥死法。千變萬化。不可執一律拘。是又在人能神而明之。有定實無定也。

後園詩話

卷四

十

既亭先生所講聲調音節。最為入細。作七古不可不知。所謂以音節為抑揚。以筆力為操縱。二語真七古妙諦也。凡字以輕清為陽。以重濁為陰。用陽字為揚。用陰字為抑。平聲為揚。仄聲為抑。而陽中之陰。陰中之陽。與夫字雖陽而音啞。字雖陰而聲圓者。箇中又各有區別。用時必須逐字推敲。難以言盡。作平韻一韻到底。七古不惟上句落腳之字宜上去。入三聲。閉

雜用之。不可犯。復即下句。四仄三平。亦須酌其音而用之。總須鏗鏘金石一片。宮商無啞字。啞韻雖聲重。聲梗滯。其間自然協調。至押仄韻七古。上句落腳平字。須調於上下平。輕重之閒。落腳仄字。須避下句押韻本聲。如押入韻。則用上去二聲。不可再用入聲字。以犯下句韻脚之聲。押去上韻亦然。攙雜互用音節。乃妙。至轉韻七古。或六句一轉。或四句一轉。八句一轉。不可多寡過於懸殊。致畸輕畸重。總須勻稱。所押之韻。亦要平仄相閒。至中間忽夾一段。句句押韻者。從園詩話卷四

須一滾而出。如濤翻雲湧。又須急其節拍。為繁音變。詞若風馳雨驟之交。至即古駢賦中亂詞之遺也。斟酌平仄陰陽。啞而選擇用之。參差錯雜相閒成音。此即五聲迭奏之意。人籟上合天籟矣。若夫用筆之道。貴神。神日然。不可恃才馳騁。當筆陣縱橫。一掃千軍之際。而力為駕馭。莫令一往不返。使縱中有擒。伸中有縮。以剛固。推為收。放。抑揚。此七古用筆之妙。訣。先生其先得我心乎。

律詩。以情景交融為上。情景相對次之。一聯皆

一聯皆景。又次之。然一聯皆寫情。則兩句須有變幻。不可一律致犯合掌之病。一聯皆寫景。亦然。或上句寫遠。下句寫近。或上句寫所聞。下句寫所見。總寫一句。自有一句之意境。兩句迥然不同。卻又呼吸相應。此為至要。情景交融者。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打成一片。不可分拆。如工部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捲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村春雨外急。鄰火夜深明。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山鬼吹燈滅。廚人語夜闌。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痊。從園詩話卷四

十二

丞白雲迴望。合青霞入看。無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大壑。隨階轉羣峯。入戶登常建。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嘉州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等句。皆是向中有人。情景兼到者也。情景相對者。如工部白首多年病。秋天一味涼。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宋之問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顧况一家千里外。百舌五更頭。等句。一句情對一句景是也。至一聯皆情。一聯皆景佳句。詩家更多。不可勝數。其兩句寫成一例。意



境合掌。不可為訓者。如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一聯。王介甫以寫景。略無變幻。兩句一律。少之上句。既為風定。花猶落。而以鳥鳴。山更幽。作對。謂如此。則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不致合掌。便成寫景。名句。所論入微。初學詳之。

律詩中二聯。不宜一味寫景。有景無情。固非好手。所為。景多於情。亦非佳處。蓋詩要文質協中。情景交化。始可深造。入微。若南宋晚唐之詩。竟有八句皆景者。是最下乘。禪當以為戒。劍南石湖平調詩。尤多誤犯。

從園詩話 卷四

十三

此病不止一律中。只鍊一聯佳句。而首尾多未完善。令後人疑先得句。而後足成篇。故多率筆。羣為口實也。近代詩家。工五律者。莫如屈翁山。施愚山。二君。工七律者。自劍南遺山後。明則青邱牧齋。我朝則陳元孝為第一。時人則閩中張亨甫際亮。亦工此體。二君皆一代天才也。

短章貴醞釀精深。淵涵廣博。色聲香味俱淨。始造微妙之詣。大篇則當如天馬騰空。神龍行雨。縱橫跌宕。變化神明。莫可端倪。始見才力之奇。故五七古各有

界限。而長篇短幅。造詣取境。又各不同。相題行事。各還其真。則兩得其勝。苟拘彼以例此。一有所偏。易位而施。則兩美俱失矣。孟山人王右丞。均工於短章。五古擅美一時。而王阮翁選三昧集。竟標為正宗。揚以立教。其選不取李杜。又所選五七古詩鈔。李僅取其古風。杜仍不錄。視杜為五古變體。惟敘述時事。當效法杜耳。此外凡作五古。皆宜宗王孟章柳一派。以為復古。而神韻無窮也。固哉王叟之論。詩廢晉楚。而尊魯衛。竟欲舉一格。以繩古今。天下豈通論耶。宜其詩

從園詩話 卷四

十四

泚泚易盡。自以為味淡聲稀。已造高古之詣。而不知反啟平庸之弊。如禪家誤守頑空。並非真空。澈悟也。後人才力弱者。腹笥孤陋者。羣借口以文過飾非。自相神聖。不復可以正理詰矣。始作俑者。非阮翁乎。南宋四大家。當時稱尤蕭范陸。謂尤延之。蕭東夫。范石湖。陸放翁也。然三人皆非放翁匹。而延之尤卑。後蕭之詩失傳。乃以楊誠齋代之。改為尤楊范陸。而蕭之姓氏與詩。幾泯滅無聞。身後名之顯晦。亦有幸有不幸焉。然誠齋詩。淺俗鄙滑。頽唐粗硬。純墮惡趣。真

江西派中魔魁。竟負虛名。浪傳至今。殊不可解。東夫詩。雖亦染江西派習氣。而風骨稜稜。較誠齋為雅音。矣。僅傳其咏梅花句云。百千年。薛著枯幹。一雨點。花供老枝。又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又云。懸崖雪。墮警孤鶴。壓屋雲。涼眠定。僧筆意。峭力求生。造在拗體中。亦斬新耳目之句。歸愚先生。乃貶其意象。孤子入於。體未免是。非素之習。所見不廣。夫言豈一端。體各有當。拗律吳體。皆以生峭。奇逸為工。本避熟求新。乃作此體。何得以常法繩之。

後園詩話

卷四

十五

孔陵孟廟。皆最難著筆。以題目太大。至聖亞聖德業。形容莫罄。有非贊頌所能舉似者。况韻語拘於格律。限於體裁。尤難以片言居要。故自古罕出色之筆。唐明皇夫子何為者。栖栖一代中一篇。只淡淡著筆。純以咏歎出之。可謂得神。亦詩家另行一路。避熟求新之法也。此外詩話所稱。陽虎可能同面目。祖龍空自燼詩書。亦只工對。未為高唱。近人大興舒鐵雲孝廉名位。著有瓶水齋詩集。嘉慶中頗負盛名。一時才士也。其集有謁曲阜孔陵七律警句云。劫火紅燒秦月。

令史才。青削魯春秋。出家仙佛開生面。入殼英雄到白頭。可謂夏夏獨造矣。又題尊經閣句云。壁中絲竹紅羊劫。殿上文章白虎通。亦鍊得有聲有色。孟廟詩作者較多。尤少傑構。朱竹垞過鄒謁廟二律。亦無奇處。所云爵頒公一位。鄰擇里三遷。好句不過如此。惟黃野鴻子雲。一律最佳。詩云。歇馬餘殘照。循牆謁闕宮。衣冠王者並。俎豆聖人同。戰國風趨下。斯文日再中。低徊撫松柏。惆悵仰龜蒙。通首氣格蒼渾。歸愚謂一字不粘著。孟子七篇。及荀孟世家中語。自然精切。

後園詩話

卷四

十六

不易五六戰國斯文一聯。天下傳為名句。楹聯叢話。隨園詩話。皆載田進士穎實過鄒。夢入孟廟。見柱間獨懸金字大書一聯云。戰國風趨下。斯文日再中。晤而記之。明旦謁廟。徧覓楹柱。並無此聯。問人亦無知者。不解何故。後十年遊吳中。偶得野鴻集閱之。乃集中謁孟廟詩五六兩句也。豈孟子在天之靈。愛此二語。而書為楹聯。懸以自娛耶。亦一奇事。然此二句。正自不愧。他人千百言。不能出其範圍矣。予幼年謁廟。亦有二律。中有句云。致君堯舜業。濟世孔顏心。又云。

三邊慈母訓百里聖人居初頗愜意及見黃詩不覺  
有失。

詠物詩最難見長處處描寫物色便是晚唐小家門  
徑縱刻劃極工形容極肖終非上乘以其不能超脫  
也處處用意又入論宗仍是南宋人習氣非微妙境  
界則宛轉相關寄託無迹不黏滯於景物不着力於  
論斷遺形取神超相入理固別有道在矣少陵畫鷹  
寫馬之篇孤雁螢火之什著劍倚衣之作皆小題咏  
物詩也而不廢議論不廢體貼形容仍超超元著刻  
後園詩話卷四 十七

亦妙絕時人學者可知所取法矣  
詩所以言志又道性情之具也性寂於中有觸則動  
有感遂遷而情生矣情生則意立意者志之所寄而  
情流行其中因託於聲以見於詞聲與詞意相經緯  
以成詩故可以章志貞教怡性達情也是以詩貴真  
意真意者本於志以樹骨本於情以生文乃詩家之  
源也詩家之先天至修詞工夫如選聲配色之類皆

後起粉飾之事特其末焉耳詩人首重鍊意以此慘  
淡經營於方寸之中以思引意以才輔意以氣行意  
以筆宣意使意發為詞詞足達意而意中意  
躍其欲現情悱惻其莫窮斯言之有物衷懷幾若揭  
焉故可以感動後人以意逆志雖地隔千里時閱百  
代而心心相印如見其人所謂言為心聲人各有真  
是也後人不肯稱情而言意與心違匿情激志以形  
於言不惟喜怒哀樂均失其真即言與人亦迥不相  
符言偽而辭亦安用之此古人所以多真君子而後  
後園詩話卷四 十八

人所以多偽君子也豈非速朽之道安望傳哉  
學詩須由上而下自源及流從古至今入手尤須力  
學上游先熟三百篇駢選古詩以次並及唐宋若宋  
以後詩博覽之以廣見聞參証得失不必奉為師法  
如是則勢順雖為其難終能深造自立若由今而古  
自後代而溯前人則逐末忘本其勢逆雖為其易終  
無所得決不能自立成就一家之言也  
體物之功鑄局之法斷不可少此須沈心入理於經  
史諸子推求研究又於古大家集盡力用一番護身

處地反覆體認工夫。又於物理人情細心靜驗。始能  
消除客氣。不執成見。以造精深微妙之詣。得漸近於  
自然。從古大才人。未有不由細入悟。而能深造自得。  
者。近代名流。多自用聰明。客氣主事。不能深究古人  
隱微。少細心會悟工夫。宜其造詣淺近。去古日遠。正  
堪公所謂狂花客慧者也。譬之無根之水。雖暴其涸  
可立而待。何足恃乎。

詩家以不登應酬作為妙。此是正論。而袁枚非之。謂  
李杜蘇韓集中。強半應酬詩也。萬里之外。情文相生。

後園詩話

卷四

十九

又可廢乎。今若可刪。昔可無贈。誰謂應酬詩不能工  
耶。噫。此借以文已過。強詞奪理之言也。夫朋友列五  
倫之一。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周易亦有取焉。勿論贈  
答唱和之作。但有深意。有至情。即是真詩。自應存以  
傳世。不得謂之應酬。即投贈名公鉅卿。或感其知。或  
頌其德。或紀其功。或述其義。但使言由衷發。無溢美  
逾分之詞。則我係稱情。而施彼亦實足當之。有情有  
文。仍是真詩。即其人無功德可傳。而實能略分忘位。  
愛士憐才。於我果有深交厚誼。則知己之感。自有不

容已於言者。意既真摯。情自纏綿。本非違心之詞。亦  
是真詩。均不得以應酬論。所謂應酬者。或上高位。或  
投泛交。既無功德可頌。又無交情可言。徒以慕勢希  
榮。逐利求知。屈意頌揚。違心諛媚。有文無情。多詞少  
意。心浮而偽。志躁以卑。以及祝壽賀喜。述德感恩。謝  
餽贈。敘寒暄。徵逐酒食。流連燕遊。題圖贊像。和韻疊  
章。諸如此類。豈非詞壇干進之媒。雅道趨炎之徑。清  
夜捫心。良知如動。應自忸怩。不待非議及矣。是皆誤  
於應酬二字者也。則不登應酬之作。所以嚴詩教之

後園詩話

卷中

二十

防不濫作應酬之篇。所以立詩人之品。何可少也。考  
袁枚一生。最工獻諛時貴。其集具可覆按。直藉詩以  
漁利耳。乃故作昧心之語。以飾已過。亦可醜也。後生  
勿受其愚。

洪稚存經術湛深。工於考據。其詩初宗法選體。時能  
造句。不負過人才力。中年以後。身入詞林。與西川張  
船山同館交好。唱和甚密。降格相從。頽然放筆。縱恣  
叫囂。前後判然如二手矣。夫以稚存學問才力。俯視  
一時。一為船山所累。遂染其習氣。縱筆自恣。詩格掃

地况不如雅存者。擇友取益。詎可不慎。何苦舍己素守。徇人嗜好。致失故步。有損無益耶。聖人戒損友。而禁友不如己者。有以也夫。

詩不可入詞曲。尖巧輕倩語。不可入經書。板重古奧語。不可入子史。俚語。不可入稗官。鄙俚語。不可入道學。理語。不可入遊戲。趣語。并一切禪語。丹經。修煉語。一切殺風景語。及爛熟典故。與尋常應付公家言。皆在所忌。須掃而空之。所謂陳言務去也。自宋以來。如邵堯夫。二程子。陳白沙。莊定山諸公。則以講學為

微園詩話

卷四

詩。直是押韻語錄。其好二氏書者。又以禪機。丹訣為詩。直是偈語。道情矣。此外講考據者。以考據為詩。工詞曲者。以詞曲為詩。好新穎者。以冷典僻字。列名瑣語入詩。好遊戲者。以稗官小說。方言俚語入詩。凌夷至今。風雅掃地。有志之士。急須別裁偽體。掃除羣魔。力扶大雅。上追元音。勿為左道所惑。誤入迷津。若夫邑人歧途者。宜及早回頭。捐除故技。更求正道。如康崑崙之於段師。雖夫之東隅。猶可救之桑榆也。南宋遺民詩。以謝皋羽。歸震集為最。筆力生峭。遠非

汪水雲。鄭所南。輩比矣。谷音二卷。所輯皆逸老詩。中多佳句。亦復可傳。元遺山所輯中州集。意在備一代掌故。若詩則佳章寥寥。多無足觀。國初若王阮亭所選之感舊集。陳其年之篋行集。皆同時人詩。雖去取未盡精當。而評隲平允。體例頗嚴。足成一家之書。可供採擇也。

南宋人詩。如楊誠齋。尤廷之。戴石屏。劉後山。曾茶山。周益公輩。皆浪得虛名。粗鄙淺率。自墮惡道。披沙揀金。百不獲一。尚不若九僧四靈輩。雖規模狹小。力量

微園詩話

卷四

淺薄。而秀削不俗。猶多佳句也。詩道至此。誠為大阮。姜白石在宋末元初。獨為翹楚。其詩甚有格韻。雅潔可傳。方虛谷詩與人品。並皆下劣。無可節取。較白石天淵矣。

浙江吳牧騶。仰賢。以癸丑翰林。散館。改官吾滇。知羅次。昆明兩縣。遷牧武定州。權守廣南。權地東兵備道。所至皆有惠澤及民。以忤上官。引疾歸。生平愛才如命。其詩宗法昌黎。香山。玉溪。東坡。綽有筆力。近日一作手也。錄其題吳和甫學使紀遊圖七古云。使君文

采今歐蘇華裙惹戀翔天衢讀書中祕探經郭李嶠  
才子天子呼星軺遠泣窮九隅燕秦晉衛齊楚吳竹  
王杜宇聞見殊足迹但未踰蒼梧碧雞金馬仙之區  
兩街使命萬里趨五華駐節雙輪扶乾揚風雅開榛  
蕪峒花犵鳥皆沾濡歲在執徐寇張弧赤丸白槌紛  
塞途諸生戎服短後襦蠻觸相爭胡為乎使君蒿目  
意不愉遣興忽寫卧遊圖鴻泥雪爪無處無一一俱  
倩丹青摹雲山咫尺方蓬壺輒與快馬兼飛鱸左攜  
吟囊右茗盃從遊又有詩僧癯原註謂岩栖上人今年秩滿  
當還都春水方長思菰鱸故鄉云有桑田腴男耕女  
織亦可娛遂初誓將狎菰蘆鳳書飛下雲彩鋪  
汝為學士帝曰俞林泉未許歸樵漁送公朝天  
歌驪駒願公少留宏遠謨他時校士遊西湖六橋煙  
柳應未枯昆明懷古詩云白哲通侯舊建牙包胥痛  
哭到天涯入關壯士追秦鹿出塞單車載帝靶故妓  
分香猶有夢奸雄拔扈已無家淒涼新府滄桑換興  
廢誰憐井底蛙此詩咏吳逆三桂故事乃懷古四章  
之一次句指其求援師於我朝三句指破走闖賊

後園詩話卷四

二十五

四句指以兵執桂王於緬五句指陳圓圓六句言其  
叛亡結則弔其某海故宮通首使事雅切音節清蒼  
亦合作也

趙秋谷與阮亭不睦久遂成仇至作談龍錄以詆刺  
之獨心折二馮幾欲鑄金崇奉其好惡殊不可解查  
秋谷之服膺馮氏阿好溢美其說本於常熟吳修齡  
會三過吳門訪求修齡所著圍爐詩話而不得大以  
為恨予觀二馮所著鈍吟老人集默菴小刻並所評  
才調集及吳氏詩話諸書不覺大笑乃知秋谷之篤

後園詩話卷四

二十四

嗜真如嗜痴不可以正理詰矣修齡集矢牧齋至為  
正錢錄以譏牧齋詩文深文巧詆指摘不遺餘力與  
秋谷掎擊新城作談龍錄後先一揆所著詩話於有  
明前後七子及明末之陳卧子曹能始錢牧齋吳梅  
村周櫟園諸家無不吹毛索疵訶詬萬端而獨推崇  
馮氏詩為六百年所無奉為一代宗匠其持論與秋  
谷同符故秋谷隱宗明祖欲援吳以振其軍蓋性情  
豁刻筆鋒犀利伸臆說以亂公論阿私好以排異已  
二人同病所以投契如是其實吳氏議論乖謬有似

市井無賴痛毀賢士大夫。而推尊村塾學究。又似淳蕩子弟。妄議莊姜。明妃不美。而以所私娼女為天人。肯道黑白。大抵此類。豈足當識者一哂耶。二馮宗法晚唐。崇尚西崑。其詩卑靡無格。惟以心思尖巧見長。不過冬郎武功。端已嗣音。其佳者略窺飛卿水部門徑而止。去玉溪且千百里之遙。况李杜王孟乎。秋谷好惡拂人之性。其議誠不足辨矣。

前明畫家。以文沈唐仇為最。仇十洲。工北宗人物。山水樓閣。而不能詩。直一畫師耳。唐子畏則負才名。與

文衡山沈石田皆有詩集矣。然子畏詩。縱筆率意。俚俗頽唐。與解大紳輩同墮野狐禪魔道中。不足言詩也。衡山詩有佳句。惜多劍南石湖平調。語秀而格不高。古詩徒肖選體形貌。絕少生氣。亦非詩家當行。惟石田秀拔不羣。時饒格韻。洵畫家之能詩者矣。山雨乍來。勃溜溼溪雲。欲墮竹梢低。此一聯善寫微雨之景。當時稱之。都南濠錄入詩話。又賞其落花詩。孫退谷庚子消夏記。亦賞其愛日歌。七十生日作兩長篇。歎為奇絕。

升菴壯年戍滇。老而未返。於三池足迹迥徧。滇中山水景物。多入題詠。足備後人採擇。足資地志考據。滇中風雅。實倡於此。惜其論詩。專主六朝初唐。以齊梁綺麗為宗。詞勝於格。肉多於骨。有春華而欠秋實。終非上乘禪耳。况其學不專於詩。往往疎於法律。又多空調浮響。究難與專門名家爭勝負於千古。特其讀書既多。著述最富。不惟論說考證。多具卓識。即以詩言。其佳章好句。亦多可取。略摘一二於此。五言如涼風天末樹。明月海邊樓。海光浮樹杪。山翠滴牀頭。葉

響非關雨。林香不待花。平沙盤馬路。殘雪射雕天。七言如嶺上聞猿孤。枕泪壁間見。揭故鄉情。摧頽杜甫歌。采鳳憔悴玉。衰望碧雞。江山平遠難為畫。雲物高寒易得秋。渴虹下飲玉池水。蛻日平分蒼嶺霞。皆可玩也。雙塔寺名五華山。名升菴。郊行云。山田疊樓梯。玉池若嶺皆在大理。

二十六

王阮亭題畫云。蘆荻無花。秋水長。淡雲微雨。似瀟湘景。

王阮亭題畫云。蘆荻無花。秋水長。淡雲微雨。似瀟湘景。

雁聲搖落孤舟遠。何處青山。是岳陽。露筋祠云翠羽。明璫尚儼然。湖雲祠樹碧於煙。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楊妃墓云。巴山夜雨卻歸秦。金粟堆邊草不春。一種傾城好顏色。茂陵終傍李夫人。蠟磯靈澤夫人祠云。霸氣江東久寂寥。永安宮殿莽蕭蕭。都將家國無窮恨。分付潯陽上下潮。此四絕皆以神韻制勝。意味深遠。含蓄不露。阮亭集中最上乘也。

蔣心餘響蝶廊云。不重雄封重豔情。遺蹤猶自慕傾城。憐伊幾緡平生屐。踏碎山河是此聲。題畫云。孤亭危坐意蕭然。千尺松濤響亂泉。可惜隆中卧龍子。肯將丞相換神仙。不寫晴山寫雨山。似呵明鏡照煙鬟。人間萬象模糊好。風馬雲車便往還。用意沈著。又七絕中之飛將也。

花宜館詩。錢塘吳仲雲尚書所著。其題招子庸明府畫竹。題宮庶侯明府畫山水。及藤花歌。七古三大篇。皆筆力俊逸峭拔。卓卓可傳。近體亦多佳什。好句甚多。如水似妙文。千折鷗如熟客。再三來出奇花有。騎人色。向晚雲無出岫心。秋士性情蛩獨語。故山消。

鶴長饑。小澗得雨換新綠。亂樹初芽生暖煙。皆有。湖南石湖平調七律語意亦復可觀。李五洲先生五丁峽詩云。雙崖翠影侵天合。萬竅雲根入地空。歸愚宗伯賞之。謂能狀奇景。抵人千百。然下句更勝出句。二語未能恰稱也。歸愚又賞明人趙鶴登岱句云。山壓星辰從下看。海浮天地自東迴。謂胸中不知吞幾雲夢。對句果寫得闊大雄偉。出句頗嫌空泛。從下看三字。湊而稚率。微有愴氣。亦未稱也。大抵名句。須上下相稱。不得已而對勝於出。終非作。

宋手段。若出勝於對。直是村夫子伎倆矣。古來大手名句。無不二語皆工。精力相敵。字字經稱量。鎔鑄而成。安有此病。朱竹垞賞工鳳洲金山寺句云。淮海東來三百里。大江中湧一孤峯。王阮亭賞程夢陽句云。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此二聯便一律。句稱不忝傑句矣。近來古文。天下盛宗桐城一派。其持法最嚴。工於修飾。字句以清雅簡淨為主。大旨不外乎神韻之說。亦如王阮翁論詩。專主神韻。宗王孟章柳之意也。而自



種。其。精。古。文。正。宗。自。秦。漢。以。後。唐。宋。八。家。繼。之。八。家。後。明。歸。太。僕。有。光。繼。之。太。僕。以。後。則。桐。城。三。家。方。侍。神。靈。舉。劉。廣。文。海。峯。姚。郎。中。姬。傳。繼。之。此。外。文。人。皆。不。得。與。文。章。之。統。如。國。初。三。家。侯。朝。宗。魏。叔。子。汪。堯。峯。諸。人。概。斥。為。偽。體。所。見。殊。謬。夫。文。章。公。器。雖。有。宗。派。無。所。謂。統。也。其。入。理。純。粹。敘。事。精。嚴。措。詞。雅。潔。運。氣。深。厚。法。度。完。密。而。意。味。高。古。者。即。係。文。章。正。宗。初。不。以。人。地。時。代。限。也。必。欲。秘。為。絕。詣。據。作。一。家。私。傳。不。惟。誕。妄。抑。且。孤。陋。矣。此。不。過。拾。宋。儒。唾。餘。傳。道。統。

補遺詩話

卷四

二十九

之說以自撐持門戶耳。習氣相沿。未免可笑。殊不足與深辨。予論詩絕句。中一首云。乾嘉文筆重桐城。方氏劉姚各有名。我向蓬萊看東海。一盃不愛鑑湖清。深於文者。當與吾言契合也。

東坡一代天才。其文得力莊子。其詩得力太白。雖面目迥不相同。而筆力之空靈超脫。神肖莊李。如魯男子之學柳下。九方皋之相馬。其性情契合。在筆墨形色之外。蓋以神契以天合也。故能自開生面。為一朝夫作手。後人效法前人。當師坡公。方免效顰襲迹之

病。如西崑揚劉諸公之學李玉漢。明前後七子之文學秦漢。詩學少陵東川。肖形象聲。摹仿字句音調。直是雙鉤填廓而已。嗚呼愚哉。

詩人用筆。要提得空。放得下。轉得快。入得透。出得輕。又要能剛能柔。能大能小。能正能奇。能使死者生。能使斷者續。能使笨者靈。方盡用筆之妙。蓋以一筆作數筆用。又以數筆作一筆用也。此須如庖丁之用刀。游刃於虛。以無厚入有間。故迎刃而解。批卻導窾。官止神行。雖一日解十二牛。猶若新發於硎。精藝入神。

補遺詩話

卷四

三十

非可盡以言傳。學者目擊道存。悟滋三昧。得用筆之妙於天。忘用筆之法於手心之所。至筆亦至。馬心所不至。筆先至。馬筆中有筆。筆外亦有筆。即無筆處。無非筆。而有筆處。反若無筆。如是則筆等神龍。足補造化。天不能限。人何能測乎。

雲南叢書集部之九十四

詩法萃編

共十五卷

雲南圖書館藏板

甲寅年刊

詩法萃編序

妙取筌蹄奔高宜百萬層詩文高妙之境迥出繩墨蹊徑之外然舍繩墨以求高妙未有不墮入惡道者故知詩文不可泥乎法之迹要貴得乎法之意且貴得乎法外意乃善用法而不為法所困耳詩法莫備於三百篇一篇一法其體主乎四言變而為楚騷之九歌九章亦一篇一法其體又主雜言繼之者漢人樂府眾體具而雜言夥詩法亦出奇無窮魏晉宋人尚五七言詩法日拘以隘而四言雜言之體衰齊梁人偏講聲病流極陳隋詩法愈隘且卑而

詩法萃編

卷首 自序

五七言之體又衰唐人沿用五七言別齊梁體為律詩而古詩五七言外參用四言雜言太白鳴皋歌天姥吟蜀道難遠別離子美北征出塞三吏三別兵車行桃竹杖引退之瀧東董生行等篇直追楚騷兩漢樂府而子厚平淮夷雅退之平淮西碑元和聖德及琴操諸詩更軼楚漢而追兩周於是唐詩有復古之盛卓然為百代楷模宋人起而極盛難繼盡翻窠臼變態百出觀者有詩到蘇黃盡之歎而古意浸微至明七子倡復古學矩漢規唐句摹字仿遂成偽體而古意浸亡夫文章猶易道乘機入化惟變所適

所謂法之意法外意者悉由法變而與之相反即與之相成唐人之詩變而日近乎古故可法宋人之詩變而日遠乎古故可借以參變而不可奉為專師明七子守法不變既不足法且當引為覆車之戒此詩法大關鍵初學宜先知之者若夫說詩以教學人虞書言志後孔子之訓事父事君與觀羣怨溫柔敦厚知道無邪卜子之訓吟咏性情三文誦諫孟子之訓以意逆志論世知人是皆詞約義精為千古說詩之祖後世尚五七言專其說者始於六朝之鍾氏詩評唐宋元明踵而為之以詩話著錄者無慮數百

詩法萃編

卷首 自序

家大抵談格調或病空疎瑣碎陳軌則或病膠固穿鑿蒐章摘句多病蕪雜校短量長多病乖僻如斯之類僅資流覽無取師法不侵今纂是編采擷菁英溯源詩序次錄漢魏六朝論文之篇於詩有關會者次錄鍾氏詩評遞及唐宋前明以至我朝之詩話擇尤者凡十餘種為初學批卻導窾索隱探賸門徑室堂歷然在目要惟微言靡不賅若學者誠能遵孝遠忠厚培詩本枕經昨史深養詩源因取是編習之察之熟之復之漸進頓悟化裁變通神明於法之中攝霍於

法之外屢變愈上，不懈而及於古，庶幾幸觀厥成也。不然，以靡薄蕞陋之軀，欲假是編求詩，譬諸執鉤竿以釣魚，鉤無餌，餌竿無絲，綸鉤竿雖設，究屬虛器。詩法雖具，是謂徒法為鈞不成。況欲得魚為詩不成，敢望高妙言念及此，有志雅道者，當奮然興起矣。

肯

光緒十有九年癸巳秋八月，石屏許印芳麟象自序於滇會經正書院之樸學齋。



詩法萃編 卷首 自序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詩法萃編目錄

卷之一

詩經序

附詩序辨

周卜子

詩傳序

宋朱子

典論論文

魏曹丕

與吳質書

前人

與楊德祖書

魏曹植

文章流別論

晉摯虞

卷之二

詩法萃編

卷一

宋書謝靈運傳論

梁沈約

答陸厥問聲韻書

前人

齊書文學傳論

梁蕭子顯

文心雕龍上

梁劉勰

原道

宗經

辨騷

明詩

樂府

神思

體性

卷之三

文心雕龍下

梁劉勰

風骨

通變

情采

鎔裁

聲律

章句

儷辭 比興 夸飾 附會 物色 知言

卷之四

詩品

梁鍾嶸

卷之五

樂府古題要解

唐吳兢

卷之六上

杼山詩式

唐釋皎然

與元稹論文書

唐白居易

附錄唐人雜說

詩法萃編

卷一

目錄

卷之六下

二十四詩品

唐司空圖

附錄論詩雜文

卷之七上

滄浪詩話上

宋嚴羽

卷之七下

滄浪詩話下

宋嚴羽

卷之八

白石道人詩說

宋姜夔

臞菴詩評

宋 敖陶孫

附錄宋人雜說

卷之九上

談秋錄

明 徐禎卿

附錄明人詩話

卷之九下

秋圃橫餘

明 王世懋

摘鈔帶經堂詩話

以下皆本朝人

新 城 王士正

卷之十上

詩法彙編

卷一

三

然燈記聞

新 城 何世璠

卷之十下

師友詩傳錄

廣 甯 邱廷槐

卷之十一

古夫于亭詩問

長 山 劉大勤

卷之十二上

聲調譜

益 都 趙執信

卷之十二下

談龍錄

益 都 趙執信

卷之十三

詩學纂聞

錢 塘 汪師韓

卷之十四

說詩碎語上

長 洲 沈德潛

卷之十五

說詩碎語下

長 洲 沈德潛

詩法彙編

卷一

四

詩法萃編卷一

齊梁以來始有詩話而先哲詩序乃詩話之標準以前名人論文論詩之篇又詩話之標準附詩序後錄為前卷為學詩者導先路焉

石屏許印芳麟篆選抄並校刊

詩經序

先哲卜子夏作○謹遵○欽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詩法萃編卷一詩經序

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成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別作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朱註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也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又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太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者聲樂部之名也謂之三經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謂之三緯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蠹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起興如關雎兔置之類是也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雅頌之

詩亦以是三者為之也又曰詩中說興處多近比如關雎賦比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雎賦比則不入題了如蠹斯羽一句便是說那題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就蠹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又曰比興之中各有兩例與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義者則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全不取其事者學者隨文會意可也又曰比意雖切而義淺興意雖濶而味長鶴林吳氏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謂雖而下總百十六篇皆繫之興風七十六雅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子曰興也而比賦不稱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子曰興也而比賦不稱蓋謂賦猶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絲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類弁一詩而與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講諫言之者無罪矣

詩法萃編卷一詩經序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警喻不斥言也主詞文雅也諷諫不直諫也韓氏云此解風之一字有此二義也風者詩之本家故上文以風領賦比興而綴雅頌於後此復專言風詩之義言風而雅至於王道衰而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孔疏王者政教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歌其大事制為大體述其小政制為小體詩體既異樂音亦殊有大雅小雅之聲玉政衰變雅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朱註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即至商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實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曼十二篇為變大雅豳康昭以後所作今從之歐陽永叔曰風之變自夷懿始

2024 09 20



雅之變自幽厲始。因學紀聞云：大雅之變作于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于羣臣家父孟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于清議之下。而世道益降矣。鄭淵仲曰：正變之說。經無明文。惟出於詩序。以美善為正。刺者為變。詩之有變。蓋言事雖變。而終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欲往而不果。大車之詩。畏之而不戰。戔之詩。反之而自悔。如斯之類。皆變之正也。聖人存其詩者。見夫王澤雖衰。中人以上。猶能以禮義自限。中人之性。雖有時不善。而終歸乎善。中人以下。其用心之謬。行己之乖。能反而為善。聖人亦錄其詩。所以勸善也。程元問文中。曰：幽風何以為變。風也。周公之時。亦有變風乎。曰：若其請。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孰能正之哉。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變。而克正。危而克。始終不失其國。史明乎得失之。本惟周公之繫之。幽遠矣哉。國史明乎得失之。人倫之廢衰。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

詩法萃編 卷一 詩經序

懷其舊俗者也。國史謂采詩之官。軒太史漢書稱又。自考正也。變體諸詩。皆太史所采。錄者上文。言變。此乃承上而著。國史采詩之意。非以變風變雅為作。去聲。同。諷。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凡詩之作。皆發情止義。此獨言。見先王教澤。人人之深且遠也。變風如。是以言一國之事。此變雅可知。變詩如此。正詩又可知矣。是。以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此下平。疏風雅。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言雅仍帶風說。雅字。粘合。政字。講。本孔疏詳見上。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又變風變雅注。

者也。朱註。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此三者。人若行之。則與廢之。則衰。又鄭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又詩緯。沈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按詩序。末分講。頌而總結之。曰。是謂四始。可見四始。原指風雅頌四詩。言故以是謂之。字直接上文。其文。本無。漏。何。待。補。綴。而乃。拋。荒。本。文。亥。運。臆。說。史。記。附。會。四。詩。首。發。明。已。屬。牽。強。詩。緯。串。合。五。行。更。是。旁。門。曲。徑。惟。引。鄭。康。成。與。哀。所。由。之。說。明。白。正。大。決。出。原。文。亂。者。反。而。求。之。本。文。其。義。自。明。此。類。是。也。又。按。掉。以。輕。心。自。交。公。所。云。六。義。實。微。為。詩。者。不。風。日。花草而已。如此。稱。詩。於。世。道。人。心。絲。毫。無。補。之。間。

詩法萃編 卷一 詩經序

與草木同腐耳。志在不朽者。當抗心希古。勿為習俗所囿矣。右一篇為大序。按程子云。詩大序。其文。作此。以教學者。程子之言。得其實矣。然詩。公自稱。其。出。於。子。夏。西。河。設。教。洙。泗。乃。子。夏。述。聖。人。之。言。以。教。人。而。人。遂。傳。為。子。夏。公。以。後。皆。無。異。詞。今。從。眾。說。標。題。下。子。姓。宗。下。子。傳。經。之。功。又。以。見。聖。人。之。心。但。期。經。學。傳。於。萬。世。而。竊。比。老。彭。不。居。作。者。之。名。也。關雎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首句著全詩之義。次句點風詩。活用包下風教之義。用之二句。明本詩之作用也。孔疏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遂歌。

鄉樂周南關雎。風。風也。敎也。上風字。謂風詩也。下風字。申  
是用之。邦國也。風。風也。敎也。明取象於風也。敎也。者。取象  
於風之實義也。語意。風以動之。敎以化之。此。著風敎之作  
一。申。勿作辨對看。風以動之。敎以化之。用。以象言之。則  
曰。風。用之以鼓動萬物也。以事言。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  
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  
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敎。故繫之。召公。二。南。為風詩正  
首篇。周。序。關雎。而論及。二。南。雖。離。騶。騶。各。舉。首。尾。篇。各。所  
以。論。其。全。詩。也。二。南。繫。名。周。召。因。先。著。其。繫。名。之。義。周。者  
周。國。也。召。者。召。邑。也。召。與。邵。同。自。北。而。南。句。解。二。南。字。之  
義。也。二。南。皆。文。王。時。詩。文。王。為。周。西。伯。本。諸。侯。也。而。行。王  
政。化。民。故。曰。王。者。之。風。其。化。自。周。國。而。及。南。方。故。曰。南。之  
南。文。王。分。岐。周。故。地。為。召。公。奭。采。邑。使。之。布。於。南。方。諸  
國。故。曰。諸。侯。之。風。而。皆。奉。行。文。王。之。政。故。曰。南。之。風。也。南。之  
南。文。王。分。岐。周。故。地。為。召。公。奭。采。邑。使。之。布。於。南。方。諸  
國。故。曰。諸。侯。之。風。而。皆。奉。行。文。王。之。政。故。曰。南。之。風。也。南。之  
南。文。王。分。岐。周。故。地。為。召。公。奭。采。邑。使。之。布。於。南。方。諸  
國。故。曰。諸。侯。之。風。而。皆。奉。行。文。王。之。政。故。曰。南。之。風。也。南。之

詩法萃編 卷一 關雎序 五  
方。故。謂。之。召。南。文。王。行。王。政。詩。近。乎。雅。而。本。詩。侯。之。國。體  
實。是。風。故。仍。編。為。風。周。南。比。例。召。南。在。文。王。三。南。召。南。召  
公。奭。之。詩。周。南。合。稱。周。南。之。詩。至。武。王。有。召。南。召。南。文  
王。比。於。天。子。不。應。各。風。詩。與。召。公。奭。為。偶。而。行。王。政。周  
公。也。既。食。采。于。周。又。與。召。公。奭。夾。輔。王。室。推。行。王。政。與。王  
時。無。異。故。以。周。南。繫。之。周。公。名。繫。周。公。而。詩。皆。文。王。書。以  
周。南。無。美。周。公。之。詩。召。南。始。終。皆。召。公。行。化。之。詩。天。子。召  
之。詩。總。而。論。之。二。南。皆。著。文。王。太。姬。風。化。之。詩。天。子。召  
王。政。故。序。詩。者。申。明。大。旨。一。則。曰。王。者。之。風。再。則。曰。先。王  
之。所。以。為。敎。本。詩。有。所。分。別。也。鄭。箋。妄。分。優。劣。以。召。公。為  
聖。召。公。為。賢。孔。疏。竟。以。周。南。為。周。公。詩。疑。其。無。美。周。公。之  
作。朱。注。竟。以。文。王。時。之。周。為。天。子。之。國。皆。于。本。義。不。合。故  
詳。辨。之。周。召。二。公。皆。姬。姓。周。公。名。且。文。王。子。武。王。弟。在  
武。王。定。天。下。為。成。王。左。相。官。太。師。封。國。於。魯。元。子。伯。禽。就  
國。餘。子。封。小。國。有。六。人。樊。蔣。邢。茅。胙。祭。是。也。公。薳。諡。為。文  
公。世。世。以。次。子。代。為。周。公。留。相。王。室。召。公。名。奭。周。之。支。族  
巡。行。南。國。政。績。最。著。武。王。時。封。國。北。燕。亦。以。元。子。就。國。成  
王。時。召。公。官。太。保。為。右。相。與。周。公。分。陝。而。治。陝。以。西。召。公

主之陝以東周公主之召公薳諡為康公亦世以次子代  
為召公留都相王宣王時其孫虎最賢卒諡穆公秦滅諸  
侯姬姓之國燕獨後亡召公之德有以延之也可見二公  
皆一代偉人何可妄分優劣又按周召在北周南南漢江  
南漢廣汝墳甘棠行露諸篇必有出於楚人歌謠而周  
樂師潤色之者聖人編詩以二南為首是二南為周人作  
詩之始厥後十三國有詩而楚無詩或有之而不足  
末年屈宋勃興離騷振響猶是楚風變雅之遺是楚  
周詩之終自屈宋以來騷人詩客多生江漢雖由地  
之澤漸被者深矣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其行政之始也人君行政始于正己終于正人能正  
而後能正其終正己之大道先行于妻子二南之化  
南推本於閨離后妃之德召南推本於鵲巢夫人之  
齊人之德本於后妃召伯之化本於文王大德所  
齊家以治國平天下者其道在是其基亦在是聖人

詩法萃編 卷一 關雎序 六  
為周南召南。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進賢  
即此意也。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進。賢  
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以。不。進。賢  
篇。末。折。入。本。位。以。關。雎。之。義。作。收。二。南。為。王。之。本。而。雎  
又。二。南。之。本。大。旨。在。求。賢。內。助。故。云。憂。在。進。賢。而。不。進。賢  
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進。賢。而。不  
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始。也。如  
夫。人。之。行。不。俾。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進。賢。而  
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雅。之。詩。如  
揮。大。旨。可。謂。闕。深。矣。詩。本。性。情。要。貴。持。之。以。正。不。則。言  
反。常。哀。樂。過。中。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關。雎。之。詩。情。兼。哀。樂  
聖。人。稱。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詩。序。稱。其。不。淫。其。色。無。傷  
善。之。心。正。與。聖。言。互。相。發。明。惟。其。得。性。情。之。正。故。為。風。詩  
正。經。之。首。篇。可。以。垂。教。萬。世。也。序。文。哀。字。一。作。衷。亦。思。念  
也。然。與。下。句。意。複。聖。人。論。此。詩。原。兼。哀。樂。仍。用。哀。字。為。是  
右一篇為小序 關雎篇首於義未安朱子集傳析其

總論全籍者為大序其專論風詩二南關雖者初為小序至今遵之此說詩者依毛傳原本止作一篇梁昭明太子蕭統著文選一書百抄詩序亦依原本未嘗分析邵子湘曰文選托始於子夏為是聖門文序之賢而此篇實千古論詩之祖亦後世羣書作序之始也○嘗考史漢及諸傳記漢代詩學有齊魯韓毛四家毛詩晚出註訓獨精其學雖出子夏而傳自趙人荀况戰國時孟子而外况為大儒時人尊仰號曰荀卿嘗以子夏詩學授魯人毛亨作註訓傳更授趙人毛萇漢人稱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毛萇當武帝之世帝立五經博士齊魯韓三家詩皆立學官毛氏未得立河間獻王劉德知之深而好之篤乃立毛詩博士於國中即以萇傳授其學行於世漢時東海衛宏字敬仲從九江謝曼卿受毛詩史稱其作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行於世然鄭康成云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真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外序為子夏所作毛公及宏增廣而潤色之耳齊魯韓三家亦皆有序其說多乖事理毛詩

序說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子夏往不其書既出學者各三家而從之自漢迄唐悉遵毛序趙宋時雪山王質著詩總聞始出新意去序論詩鄭樵和之著詩傳辨妄刪小序而自為之序朱子詩傳亦從其說且解鄭衛諸篇多淫詩直謂淫者所自作是三百篇中有非法之詩其將何以垂教萬世後儒有辨正之者茲錄其文於後以示初學俾知有所折衷云

馬貴與端臨曰鄭夾漈專詆詩序朱晦菴從其說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斷其果為何人所作先儒多疑之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詩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雅頌之作其意易明序者之詞可畧至於風之為體比興

之辭多於序述諷諭之意浮於指斥有連章累句而無一語露作詩之意者而序乃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授有源孰能億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乎夫芣苢之序以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撷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莊公也而其詩語則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愛桓叔之辭耳如斯等類是詩之賴序以明者也又如鴉羽陟岵之詩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芣薇之詩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四詩之旨辭同意異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芣薇不得為正雅矣古序願可廢耶

又曰詩之可刪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詩傳攷之其指以為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苢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猗猗兮。狡童。褻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篇也。詩之為用在美刺。善者美之。惡者刺之。出於詩人之本意。未有為善而自美。其善為惡而自刺。其惡者淫奔之詩。聖人不刪。正以詩人作刺。足以為戒。其詩決非淫奔之人所自作也。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刺奔。溱洧刺亂。其義總歸於思。無邪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將以邪視之。如下以木瓜為美。齊桓公不以采芣為懼。譏不以遵大路。兩為思君子。不以褻裳為思見正。不以子衿為刺。校廢。不以揚之水為閔無臣。而俱指為淫奔。謔浪。要約。答之辭是也。此七詩者。其辭比之他詩。少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交涉。婦人事。而可謂之淫邪乎。又考左傳。季札聘魯。觀周樂。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也。使其為里巷狎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之。又左傳載列國聘言賦詩。固多斷章。

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必致入譏諷。如鄭伯有賦。鵲之奔奔。寤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至於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高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羔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褻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褻裳。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也。而賦詩者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歌詩。未嘗不施之於燕喜。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丹鉛總錄云。朱子誤以聖人所稱。鄭聲淫為鄭詩。邪淫。故解詩多指為淫詞。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日。淫水。雨過於節。曰淫。而聲溢於樂。曰淫聲。其義一也。非謂鄭詩邪淫也。或曰。凡樂非雅者。皆謂之鄭聲。故聖人概稱為鄭聲。亂雅。漢書亦云。鄭聲於朝廷。其義亦通。京山郝仲輿曰。朱子痛詆小序。以為無理。凡序云美某人。刺某事。必責詩中有某人某事。以徵之。不然。即斥為妄語。若辭類他人他事。即以他人他事當之。惟以切直為主。作詩如此。但可謂之記事文字。何稱為主文。諷諫乎。蓋詩有咏古而意在傷時者。如七月。信南山。采芣之類是也。有言乙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椒聊之類是也。有全代其人立言。因而見意者。如卷耳。江有汜。采芣。

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序其人之事，其失自見者。如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為其人之言者。如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篇寓言，全不露正意者。如鴟鴞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直至末章方明說者。如載馳有頌者。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露者。如楚茨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漸切者。如旌邛四月之類是也。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如凱風之類是也。有章首辭意已盡，後數章但變文疊韻者。如穆木螽斯黃鳥無衣絲蠻之類是也。有前文但敘事後，文乃代其人立言寫意者。如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意，後數章皆託他人之言者。如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反言，至末始見正意者。如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可見詩人寓意深微，立言溫厚，雖或即事直陳，亦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不盡之旨。後世騷賦，尚有風人遺意。至近體詩興，而辭意淺薄，每多徑情直發，而古意盡失。朱子欲以後世作詩之法，解三百篇，故與古序多所抵牾。且詩可以觀古之詩人，必有感於政事而後作。

太師陳詩，必有關於政事而後采。從古序之說，則詩無一篇無關繫者。從後儒之說，則其閒雜有里巷狹邪之歌，男女狎褻之作，朋友贈答之空言，文人閒適之浮辭，而又貢之天府，播之宮懸，公卿大夫會盟燕喜，猶歌其詩，以見志。此事之必不可信者也。此說開發，主文諸諫諍之可悟，作詩之法。又按詩辭，固多微婉，亦有不嫌直露者。行露之詩，曰：「不從柏舟之詩，曰：「死靡他。」貞婦誓心，出言斬絕，乃見操守之固，防禦之嚴，其他忠孝節義，可以類推。至若牆茨道中，醜蠃蝮蝎，指昏姻之懷，發其覆而攻其惡，以見隱秘之事，終不可掩，而相鼠刺無禮，曰：「胡不遄死。」巷伯刺謔人，曰：「投畀豺虎，深惡而痛絕之。」所以垂戒邪慝，尤切至矣。此皆不嫌直露者。在三百篇中，亦止百分之一。學者相題行文，偶一為之，可耳。按丹鉛總錄云：詩小序以子衿為刺學校廢，以菁莪為樂育人才，朱傳皆以為非。及作白鹿洞賦，有云：「廣菁莪之疑問，又云：「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二語為問，先生答曰：「舊說亦不可廢。」又按柏舟小序，以為為仁人不遇，朱傳極貶之。孟子引此詩，憂心悄悄，二句，朱注：孟子仍用序說，可見其未嘗不從小序也。蓋朱子註詩，只是另成一家言，以備參考。如歐陽公說春秋，蘇氏說易，王氏經義字說之類，宋人舊述往往如此。原非欲盡廢諸家之說，獨伸己見，以為萬世之準。後儒尊朱子之學，其中實有未安者，仍當改從舊說也。是編首抄大序，因原本牽連，關雎小序，故併抄入，其自葛覃以下諸序，詳見毛傳，全經茲不備錄。

詩傳序 先哲朱子作心名熹字元晦，臨川人。原籍徽州。故新安郡也。宋祀孔廟，我朝升列哲位。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

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  
容。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  
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  
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  
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  
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  
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  
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  
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  
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  
之典。降自昭穆而後。昭王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  
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  
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  
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  
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  
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  
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  
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

詩法萃編卷一詩傳序

三

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  
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  
其發於言者。樂而不流於淫。哀而不病於傷。是以二篇獨  
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  
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  
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  
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  
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  
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  
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  
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人之  
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  
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  
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  
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  
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  
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予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  
以冠其篇云。

詩法萃編卷一詩傳序

十四

毛公詩傳簡練精密後人推闡之者數十家東漢鄭玄  
作注謙其詞而名曰箋唐孔穎達據二劉疏作正義皆  
於毛傳多所發明紕繆亦少故並列於學官此外諸家  
純駁相半宋人多出新意不遵毛鄭朱子博采眾說而  
參以己意著為集傳不用毛傳舊序仍併大小序為一  
編然後為之辨說書既成自為序文只論詩學不言傳  
注得失手法絕高其發揮詩教本義與學詩指趣寓意  
高文與大序波瀾莫二外如大學中庸章句兩序肅括  
闕深亦朱子文之精粹者後學不可不讀也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卷一 詩傳字

五

典論論文魏文帝曹丕子桓作子桓典論十二篇  
論古今典章人事此篇論文章及七子優

也。劣。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  
之。與。弟。超。書。曰。武。仲。傳。毅。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  
能。自。休。夫。人。善。此。字。應。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  
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官。之。于。金。斯。不  
自。見。之。患。也。言。千。金。謂。自。貴。重。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  
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  
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即。所。云。建。於。學。無

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  
免不自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  
見之累而徐幹亦有斯累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  
匹也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  
玄猿漏卮員扇橋賦雖張衡蔡邕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  
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  
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  
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雄班固也常人貴遠賤近  
向聲背實又患聞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

詩法萃編卷一 典論論文

六

奏議宜雅書。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  
能之者偏也唯遠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  
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檢法至  
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  
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  
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  
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  
名自傳於後飛馳謂鳥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  
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

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淮南子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徐幹著中論二十篇。

邵子湘曰文非一體通才始能備善通才既難人又苦不自知故須論定此一篇之大旨末段推重文章因歎人不能強力世鮮通才職此之故勉人之意深矣曹子桓憑乃父詐力假禪讓名篡漢人品本不足道而

詩法萃編卷一 與論論文

雅好文學以著述為務卒以成名論文一篇謂文以氣為主乃千古不易之論後來韓昌黎答李生書蘇頌濱上韓太尉書論文貴養氣其說益精子桓辨別文體謂詩賦欲要蓋猶紐於漢賦積習不究風騷本原故論詩亦欲其要遂開六朝風氣後學於此宜知鑑戒至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闇於自見謂己為賢此數語直是道盡惡習其評論七子亦允當學無所遺辭無所假是七子真本領末論文章傳世為不能強力而苟安者痛下鍼砭可作勸學箴也許印芳識

與吳質書 吳略云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與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按魏志質字季重文帝與書時帝為太子質為元城令

三月三日不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嘆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離同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面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其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撰定也觀都凡也觀

詩法萃編卷一 與吳質書

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閒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披瀝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續一作獨惜其體弱不足起其



文至於所善古今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臨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或又燭作秉

詩法萃編

卷一

與吳質書

九

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述造不之不音浮亦與否通於邑之於音巫與嗚咽通

子桓感親故凋零因爲撰集遺文復加論定俾傳於世此書敘意外又與王朗書曰夫人生有七尺之軀死爲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瘞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於是論撰所著文章集諸儒講論經義侃侃無倦蓋自揣功德無聞惟立言猶可冀倖萬一死之日得謚爲文亦厚幸矣君子疾沒世無稱讀其書者能勿怵然動心乎許印芳識

與楊德祖書

魏陳思王曹植子建作。與略云楊修字德祖謙恭才博植與書論文人優劣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頗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吾王謂然操也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

詩法萃編

卷一

與楊德祖書

十

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火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若人謂敬禮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

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持以撫直利病昔田巴毀五帝  
罪三王皆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  
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  
息乎人各有好尙蘭蓀蕙之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逐  
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眾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  
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  
必有可采擊較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  
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  
執戟之臣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藩侯猶庶幾

詩法萃編卷一 與楊德祖書 三

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  
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  
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  
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此要之皓首豈今日  
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  
懷植白

子建此書抗志立功不徒以文人自命且夫有德而後  
有言忠節如陶杜雖處窮約文章必傳若無忠節縱能  
立功且能立言人亦唾罵耳學者可不勉哉許印芳識

文章流別論 晉人摯虞仲治作。文章流派分別之  
處各有源委此文辨而論之以曉人也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志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  
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  
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  
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  
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  
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  
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述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

詩法萃編卷一 文章流別論 三

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  
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  
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而象之以爲歌舞或以頌形或以  
頌聲苟無其德徒飾形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  
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相類而  
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後傳毅顯  
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頌亦  
如司馬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詩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洵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為之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

詩法萃編

卷一 文章流別論

三

詩

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晉初人去古未遠其辨詩之為用及句法長短悉本舊說過江後日遠日忘矣

七

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為客主先言出輿入轆蹇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宴安之毒厚味煖服淫囁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滯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游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辯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為匡勸雖有甚秦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

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誇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辯者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

賦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前世為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

詩法萃編

卷一 文章流別論

三

詩

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于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富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也孫卿本姓荀名況時人尊之為卿漢人避諱改荀為孫仍當作荀也

箴

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于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為之解。署曰百官箴。

銘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煩。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為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鐘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

詩法萃編

卷一 文章流別論

五

也。李尤為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筆竿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而潤色。亦可采錄。竿同

誄

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做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為哀公為孔子誄。

哀辭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為之。率以施於童孺。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為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為主。緣以歎息之。

碑

文。此謂雜文。非專名文也。漢人有客難。賓戲等篇。難以悉數。故舉其大概耳。碑。廟之宏。緩。優。大。應。賓。之。淵。懿。溫。雅。達。旨。之。壯。厲。慨。慷。應。閉。之。綢。繆。契。濶。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矣。

圖識

圖識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碑銘。

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于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也。

詩法萃編

卷一 文章流別論

五

石流別論。凡十一條。論列雖少。文約義精。張天如云。此論窮神盡理。劉勰雕龍。鍾嶸詩品。緣此起義。評論日多矣。又云。李伯仁。尤銘詞八十餘。多體要之作。仲治譏其穢病。蓋文以少為貴。多者難於見工也。愚按。仲治辨詩之為用。謂詩以四言為正。三言。漢郊廟歌多用之。六言。樂府亦用之。五言。七言。皆俳諧倡樂所用。其卑靡如此。後世詩格。專意為此。誰復知其卑靡哉。有志之士。酌古準今。長短參用。庶使大雅之音。不盡泯滅耳。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卷一終

石屏許印芳麟篆選抄并校刊

宋書謝靈運傳論 梁人沈約休文作。宋書劉宋史書也。與趙宋史書稱宋史不同。休文修宋書至靈運傳。因著此論。

專是論詩。以靈運等詩故也。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

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詭譎。

紛披風什。 按詩。鹿鳴之什。題注云。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今俗用風詩篇名。而亦稱什者。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

祖習如風之散。如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倬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雄班彪。崔駰蔡邕。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 張

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 獻帝 曹氏基命。三祖。 魏武帝。文帝。明帝也。 陳王。 曹植。 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 甫始也。後猶繼也。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 班叔皮。孟堅。 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

相慕習。源其流所始也。 蔡風。 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也。 詭。變。 降及元康。 惠帝。潘岳。陸機。特秀律異。 班固賈誼。體變曹植。 曹植。 王粲。 王粲。 自星稠繁。文綺合。 二語謂對偶。漸盛也。 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專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 老子為柱下。謂道德經也。莊子內篇。其數有七。 馳騁文辭。義輝乎此。自建武。 建武。宋書。比子義熙。安帝。歷戰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 宋書。比不寄言上德。 即老。託意玄珠。 即莊子。道德經上德不德。是黃帝遊赤水登崑崙。道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 殷仲文。始草

詩法萃編卷二

宋書謝靈運傳論

孫許之風叔源

孫許之風叔源。 謝靈運。大變太元之氣。 太元。晉武。爰逮宋氏。 年。謝靈運。聲靈邁之。與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相節。 外音。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此云浮切。即是輕重。今曲家猶解講。陰陽清濁。一簡之內。音韻盡殊。 一行。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 先士。先代。文之士也。 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又正以

2024099142

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原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  
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  
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  
如曰不然請待來哲通篇論詩自垂範後昆以上歷論  
諸家下文獨抒己見當分別觀之

孫月峯曰評論歷來作者頗得大槩其意所獨貴則在  
音調耳遣詞未甚鍊淨然亦微有華采

邵子相曰論詩學源流最詳細可依據其言聲律處是  
休文獨得之秘以齊梁聲病開唐人近體之先者

方伯海曰由屈宋而漢魏文體三變由西晉東晉而宋

詩法萃編卷二 宋書謝靈運傳論 三

文體又三變然其體裁總不遠乎古初沈休文始嚴四  
聲之辨古體方變為近體今之五七言律是也學者競  
趨於是遂至數典而忘其祖屈宋以下槩置不觀是休  
文以窺古人不傳之秘為功之首予謂以啓學者茂古  
之弊又罪之魁也且三百篇中若云遣調莫過於十五  
國風若云設色孰加於東山七月及二雅三頌遂欲以  
此矜為獨得將靈均以後許多巨手盡行放倒此乃從  
來文士相掩惡習若據其言為信誠然乎哉

答陸厥問聲韻書厥與約書謂前賢似不都闡聲韻  
約云未觀近於誣乎約答書辨之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  
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  
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

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  
而聖人不尚何外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

哲立言之所法也且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  
自古詩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

其中參差變動所味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  
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

詩法萃編卷二 答陸厥問聲韻書 四

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頗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  
安得忽有嗶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

之作故大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  
雖云炳若綉錦常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

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輸  
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此

聲韻非立言之所急其妙繫於天機其說口不能盡休  
文明知此理而必標為宗旨遂開律詩門戶若非唐人

復古詩道掃地矣方氏所以斥為罪魁也許印芳識

齊書文學傳論

梁蕭子顯景陽作。齊書蕭齊史書也。子顯撰齊史著此論以辨文體也。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性靈。遷乎愛嗜。

機見殊明。賞悟紛雜。若子柏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昞摘句褒貶。顏延圖

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

而下筆殊形。吟咏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鷲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

詩法萃編 卷二 齊書文學傳論 五

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策。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

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摘。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

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陽讚。白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為允。王褒

儻約束。哲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五言之製。獨秀眾品。習翫為理事。久則漬。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

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

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

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

者。雖眾。總而為論。畧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準的。而疎慢闊緩。膏肓

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由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傅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

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觀二例。頓失精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

詩法萃編 卷二 齊書文學傳論 六

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

天機。參之史傳。應思辨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唇利吻。不雅不俗。獨申

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惟識有不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

故兼之者鮮矣。

史稱蕭景陽好學。工屬文。性愛山水。不畏鬼神。為伐社文。以見其志。又著鴻序賦。沈約以為幽通之流。梁武簡

文並重其人然頗自負才氣簡潔賓客爲吏部尙書見九流人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之後出守吳興卒有司請諡武帝手敕云恃才傲物宜諡曰驕正與沈約懷情不盡宜諡曰隱同一惡名可作文士金鑑矣景陽嘗輯後漢諸史爲一書又撰齊書後漢書失傳惟齊書行世文學傳論歷舉漢魏以來名篇而論次之至論五言之秀特標文章宗旨云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可謂要言不煩又論文有三體自晉宋間人開出風氣謝客迂回應傅拘制指斥不誣明遠長於樂府矯健奇要實是

文並重其人然頗自負才氣簡潔賓客爲吏部尙書見九流人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之後出守吳興卒有司請諡武帝手敕云恃才傲物宜諡曰驕正與沈約懷情不盡宜諡曰隱同一惡名可作文士金鑑矣景陽嘗輯後漢諸史爲一書又撰齊書後漢書失傳惟齊書行世文學傳論歷舉漢魏以來名篇而論次之至論五言之秀特標文章宗旨云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可謂要言不煩又論文有三體自晉宋間人開出風氣謝客迂回應傅拘制指斥不誣明遠長於樂府矯健奇要實是

文心雕龍

不劉勰作和作。原書四十九篇。茲選其論及總論之於詩尤關切者。抄十餘篇。並抄附於後。俾學者易於尋繹云。

原道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元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旁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

踰造工之妙。草木實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等瑟。泉石激韻。和若珠璣。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讚神明。易象惟先。庖羲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縷之寶。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繩。文字始炳。炎曠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益稷



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勳德  
彌綽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  
絲碎炳曜符采復隱精義堅深重以公且多材振其徽烈  
嗣詩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  
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啓而千里應席珍  
流而萬世響爲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風姓  
暨于孔氏元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  
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  
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

詩法萃編

卷二 文心雕龍

九

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涯日用  
而不賈易口鼓天下之動存乎碎碎之所以能鼓天下者  
乃道之也也謂詩之屬說文訓爲齊言切韻而使之齊也  
又按古制制字多書爲制此制字疑即制字

贊曰

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元聖炳耀仁孝龍圖獻體龜書  
星貌天文斯觀民得以倣

記批云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於道明其本然識  
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體之原所以截斷眾流自  
漢以來論文者罕能及此彥和以此發端所見在六  
朝文士之上梁文藻日競雕華彥和標目然以爲  
宗是緊繫爲人處  
末段即載道之說

宗經

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  
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邱歲  
歷綿曖條流紛糅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於是易張十  
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于性  
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  
微望謨卓絕墻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無錚  
錚之細響矣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

詩法萃編

卷二 文心雕龍

九

中事隱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記言而訓詁茫  
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  
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訓詁同書摘風裁  
與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禮以立體據事制  
範章條繼曲執而後顯採掇片言莫非寶也春秋辨理一  
字見義五石六鶴以詳畧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  
婉章志晦諒以遂矣尙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卽暢春秋  
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文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  
也至根柢繁深枝葉峻茂碎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

往者雖舊餘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前修運用而未先  
可謂大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  
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  
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  
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  
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故文能宗經體  
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  
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  
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

詩法萃編卷二 文心雕龍

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  
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正采歸本不其  
懿歟

贊曰  
三極彝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鎔匠文章。  
奧府淵哉鑠乎羣言之祖。  
紀批云本經術以為文亦非六代文士所知世稱大  
謝作詩善用經語不過割剝字句耳。尚書春秋四  
語括盡兩經然此上疑脫數句。論說辭序十句強

為分析亦如鍾氏之品詩動稱源出某某也。黃批  
云承學之徒輒輕言西漢而後無文章直至韓退之  
始起八代之衰耳抑知八代中固有具如許眼力能  
為如許評論者乎。○紀云余按此書只善論文耳如  
以其文論之則不脫六代俳偶之習也此評不允  
按彥和此書首篇原道二篇徵聖三篇宗經徵聖篇  
據經立論仍是宗經故不再抄其語有精當者摘附  
宗經篇後以備參觀

詩法萃編卷二 文心雕龍

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  
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知繁  
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之周孔則文有  
師矣

贊曰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為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  
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黃批云每簡隱顯作法皆本乎經後來文家偏有所  
尚互相排擊殆未尋其源也。○紀批云每略四語精  
微所謂文無定格要歸於是  
論經文變化處足補宗經漏義贊亦工緻許印芳識

辨騷楚詞為騷相沿之誤也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矚然渙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沉江昇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王逸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馴虬乘

詩法萃編卷二 文心雕龍

騷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賈賤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說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護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美女詭

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

雜座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制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辨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環詭而惠巧招魂招隱羅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

詩法萃編卷二 文心雕龍

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汾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竄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贊曰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遊  
實勞。金相玉式。艷溢鎔毫。

紀批云。辭賦之源。出於騷。浮豔之根。亦濫觴於騷。題  
中辨字。極為分明。博徒謂博學之徒。黃批云。後  
人學騷。酌奇玩華。而失墜真實者。李昌谷之歌詩也。  
明詩

大舜云。詩言志。歌咏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  
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

詩法萃編 卷二 文心雕龍 五

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  
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元鳥在曲。黃帝  
雲門。理不空絃。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  
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  
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  
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珞磨之句。故商賜二子。以  
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  
以為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秦皇  
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文。

考武愛文。相梁列韻。駱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

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詩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

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

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

閩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

篇。則傳毅之詞。比類而推。兩漢之作。予觀其結體。散文質

而不野。婉轉附物。悵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

怨詩。清田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之初。五言騰

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

月。狎池苑。述思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

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

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

峻。阮旨遙深。故能各為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

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

術。采繹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

妍。此其大畧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

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理一揆。莫與爭雄。

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老莊

詩法萃編 卷二 文心雕龍 六

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度含其潤。茂先激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公幹。然詩有恆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為易。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柏

詩法萃編卷二 文心雕龍

七

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圖。故不繁云。

贊曰

民生而志。詠歌所合。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其昇。政序相參。英華彌綉。萬代永耽。

紀批云。首段雖是習見語。其實詩之本原。莫踰於此。後人紛紛高論。皆是枝葉工夫。○大舜九句是發乎情。詩者七句是止乎禮義。○質而不野。四字括盡漢人佳處。○張衡怨篇。清曲可味。曲字作婉字解。○懷慨六語。是建安人本領。○正始乃魏人年號。詩雜錄

心言其宗。尚老莊也。晉承魏弊。玄理淵志。宋革晉體。優采爭奇。齊梁以後。此風又變。惟以塗飾相尚。側豔相矜。而詩弊極焉。○四言一段立論。卻局於六朝習徑。未得本原。夫雅潤清要。豈詩之極則哉。○難易四語。甘苦有得之言。凡事如是不獨詩也。

樂府

樂府者。聲依咏。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闕。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娥謠于飛燕。始為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

詩法萃編卷二 文心雕龍

十

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槩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盲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咸。衰季。杞鑿微於興。廢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響泆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闕其不遺。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司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

曲麗而不經。赤雁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  
穎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迺及元成。稍廣  
洋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  
文。而律非夔曠。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  
節平。觀其北上。眾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  
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  
地遠於晉世。則傳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  
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  
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資。

詩法萃編卷二 文心雕龍

十九

矣。故知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在聲。聲師務調其器。樂  
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  
詭。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  
歌。婉變怨志。誅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  
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晚奇辭切。至則捐悍。雀躍詩聲。  
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  
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  
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  
協。子建之衡。咸有佳。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

調。蓋未思也。至於軒岐鼓吹。漢世饒挽。雖戎喪殊事。而並  
總入樂府。繆襲所制。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  
故畧具樂篇。以標區界。

贊曰

八音摛文。樹辭為體。謳吟坳野。金石雲陛。韶響難追。鄭聲  
易啟。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紀批云。務寒淫濫四字。一篇編領。○雅聲八字。貫下  
十餘行。非單品秦漢也。○杜華雜曲。房中。尚末至於  
不經。赤雁羣篇。郊祀。亦不得口之為靡。此論過當。蓋

詩法萃編卷二 文心雕龍

二十

深惡塗飾。而矯枉過正也。○聲詩自古本判。不始於  
漢。黃批云。至漢始判。非也。○故知以下。折出本旨。其  
意為當時宮體。尚輕豔。而發觀玉臺新咏。乃知彥  
和識高一代。○黃云。詩為樂心。六句語語透宗。○紀  
云。豔歌以下。論以聲被詞之意。亦不當時之弃古詞  
也。增損古詞。此樂府多不可讀之故。後人不知其增  
損。遂乃妄解文義矣。○魚。瞠目之貌。魚。子政。劉向  
古人用樂。必歌詩。詩之作也。務遵雅道。秦燔樂經。雅  
樂失傳。雅道自在。天壤後有作者。詩合雅道。樂可不

必苛求。孟子所云。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漢人樂府。繼三百篇而。安世房中歌。郊祀歌。精純奇奧。直可續經。彥和高談古樂。拘泥鮮通。意謂古樂既亡。所用皆俗樂。詩亦皆俗詩。高雅如漢之房中歌。郊祀歌。悉斥為靡。要。不經。擬漢而作者。更勿論已。此等迂謬之說。後學宜明辨之。許印芳識。

神思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

詩法萃編卷三 文心雕龍

三

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神居霄臆。而志氣統其。屬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極機極方。通則物無隱貌。屬鍵將塞。則神有逸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擇辭。然後使立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闕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

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合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蕩毫揚雄。輕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駮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接續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

詩法萃編卷三 文心雕龍

三

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一忠。理鬱者苦。辭滯者傷。亂然則博聞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買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織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闕。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

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贊曰

神。用。象。遇。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制。勝。

紀。批。云。思。理。一。段。皆。甘。苦。之。言。虛。靜。二。字。妙。入。微。茫。而。補。出。積。學。酌。理。方。不。是。徒。騁。聰。明。蓋。惟。觀。理。真。則。思。歸。一。線。直。湊。單。微。所。謂。用。志。不。分。乃。疑。於。神。○神。思。方。運。一。段。發。出。馳。騫。其。思。之。弊。正。是。鞭。緊。上。文。○意。授。一。段。意。在。游。心。虛。靜。則。湊。理。自。解。與。象。自。生。非。

詩法萃編

卷二

文心雕龍

三

是。教。人。不。必。冥。搜。力。索。讀。者。勿。以。詞。害。意。可。也。○黃。批。云。遲。速。由。乎。稟。才。而。遲。常。勝。速。枚。舉。速。而。百。賦。無。傳。馬。卿。遲。而。賦。皆。在。人。口。其。優。劣。見。矣。○紀。批。云。博。聞。二。語。指。出。本。原。工。夫。下。文。又。補。出。刊。改。乃。工。一。層。及。思。入。希。夷。妙。絕。蹊。徑。一。層。神。思。之。理。乃。括。盡。無。餘。體。性。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儻。氣。有。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

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

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銘。式。經。誥。方。軌。備。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元。宗。者。也。精。約。者。數。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熠。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圃。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

詩法萃編

卷二

文心雕龍

三

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倣。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儻。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畧。哉。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斷。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絲。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鼓。得。其。環。中。則。



隔。轉。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可。兩。用。此。道。也。

贊曰

才性異區。文體繁詭。辭為膚根。志實骨髓。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疑真。功沿漸靡。

黃批云。由文詞得其情性。雖並世。猶難之。況異代乎。如此鑒裁。千古無兩。○紀批云。此亦約畧大槪言之。不必替確。百世而下。何由得其情性。況人與交絕。不類者。又不知其凡幾耶。○末段歸到慎其始習。指出

詩法萃編

卷二

文心雕龍

三

實地工夫。蓋才難勉強而學可自為。故篇內才學並衡。結穴則側注學力也。○贊語凝字。當作疑。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是也。後人或作疑。或作疑。皆不知而妄改耳。

首段陶染句下。從紀批本。刪去冗詞十句。較為簡淨。又按八體之分。亦有優劣。蘇綽輕靡。並屬下品。初學氣浮識淺。不以二者為戒。反以為法。習與性成。終身受病。彥和故以學慎始習。誥誠後生也。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卷二終

文心雕龍

石屏許印芳麟篆選抄并校刊

風骨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惛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其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辭。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登守氣。剛健既實。輝光

詩法萃編卷三 文心雕龍

乃其為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操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羣才韜筆。乃其骨髓駿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為辭宗。迺其風力道也。能鑿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至。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時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

可勝。竝重氣之旨也。夫輩翟備色。翺翥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之采。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鷲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萃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驕。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畧舊規。馳騫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

詩法萃編卷三 文心雕龍

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贊曰

情與氣偕。辭共體並。文明以健。珪璋乃騁。蔚彼風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

紀批云。辭之待骨。四語比喻精確。○黃批云。豐藻克瞻。四語即後文所云。雉竄文囿也。○紀云。無務繁采。之采。作選擇解。○黃云。氣是風骨之本。紀云。余按氣。即風骨更無本末。此評未是。○采乏風骨。是主筆風。

骨之采是陪筆。閉合以盡其意耳。○黃云風骨又必從經典。子史中出。始能曉變昭體。有意新詞奇之妙。○紀云才鋒既雋。往往縱橫踰法。故又補骨采未圓一段以防其弊。

此篇意本魏文論文以氣為主。而創風骨之說。語皆精透。務益守氣一語。又示人養氣工夫也。許印芳識。

通變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

詩法萃編卷三

三

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歛不竭之源。然練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疎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縟於虞代。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學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詩章。瞻望魏采。確而論之。則黃唐。清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

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疎古。風末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畧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菁。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菁。矯說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躋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竝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畧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鬚光若長離之振翼。迺脫穎之文矣。若乃離齷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處閒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詩法萃編卷三

四

贊曰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可久。通則不之。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紀批云。齊梁間風氣綺靡。轉相神聖。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彥和以通變立論。然求新於俗尚之中。則小智師心。轉成纖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徵。故導其返而求之於古。蓋當代之新聲。既皆濫調。則古人之舊式。轉屬新聲。復古而名曰通變。蓋以此爾。○黃批云。論楚漢而下。語尤切中。○紀批云。才穎之士云云。

詩法萃編 卷三 文心雕龍

五

乃文士通病。蓋由時近者易摹。年遠者難剽。耳。○軒。看出轍終入籠。內變而不失其正。亦是此意。○枚乘一段言前代佳篇。雖巨手不能凌越。以見漢人之當師。非教人以因襲宜善會之。○贊末望今二語。文家要言。○劉揚劉向揚雄也。檠栝并木。虹洞與瀕洞同義。虹音閏。與他音不同。宛虹音洪。龍也。長離鳳也。情采。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華葍。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鞞同犬羊。犀兕有皮。

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符魚網之上。其為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

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為詩章。神理之數也。考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麗。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孔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

詩法萃編 卷三 文心雕龍

六

淫侈者。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詠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為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

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  
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  
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况乎文  
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  
經采監辭說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  
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褻衣惡文大章賁象窮白貴  
乎反本夫能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  
正而後摘藻使文不減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  
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詩法萃編卷三 文心雕龍

七

贊曰

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其華乃瞻吳錦好渝舜英  
徒豔繁彩寡情味之必厭

紀批云文因情以專采故曰情采齊梁文勝而質亡  
故彥和痛陳其弊即可作千載鐵砭○鉛黛一段乃  
一篇之大旨○黃批云詩人什篇一段此真篤論後  
之作者一段痛扶爲文造情之弊古今文人讀此而  
不汗下者有幾人耶○紀批云趙鉛山詩中有人之  
論源出於此○印芳按詩中須有人在詩外尙有事在  
皆先聲名言趙著談龍錄取以立論耳

銘裁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  
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可職在銘裁  
槩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銘剪裁浮詞謂之  
裁裁則益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  
斲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二意兩  
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贅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  
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章制鳴筆先標三準履端  
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

詩法萃編卷三 文心雕龍

八

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質節文繩墨以外美材  
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  
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句有可削足  
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畧之體遊心竄  
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畧適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數爲  
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數才數者善  
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數者辭殊而義顯字刪而意闕  
則短乏而非畧辭數而義重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  
西河文士張謐以爲文繁而不可刪濟畧而不可益若二

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畧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傾袖。巧猶難繁。况在乎拙。而文賦以爲榛楛。勿翦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也。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溢。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贊曰

篇章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汎濫。權衡損益。斟酌

詩法萃編卷三 文心雕龍

九

濃淡。甚繁。翦穢。地於負擔。

紀批云。思緒一段論鎔。卽鍊意也。位體之位。作安字。解字句一段論裁。卽鍊詞也。兼蘇略兩層。其理乃足。善刪二語精深。黃批云。唐宋大家文。兩句道盡。

聲律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合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察人聲。聲非效器者也。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抗喉矯舌之

差。攢唇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山內聽難爲聰也。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述。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聯。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竝轉。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迥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唇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碎靡於

詩法萃編卷三 文心雕龍

十

耳。累累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媸。寄在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毫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若夫宮商大和。管諸吹籥。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籥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籥之謂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舉舉而推。可以類見。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

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鐘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圓。訛音之作甚於柄方。免乎柄方則無大過矣。練才洞鑿。剖字鑽響。識踈濶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

贊曰

標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習臆。調鐘唇吻。聲得鹽梅。響滑。榘槿割棄。支離宮商難隱。

紀批云。此篇即沈休文與陸厥書而略言之。後世近

詩法萃編

卷三 文心雕龍

十一

體詩遂準。此定制齊梁文格卑靡。惟此學獨有千古。鍾記室以私憾排之。非公論也。○黃云。疊韻謂二字同在一韻。雙聲謂二字同一字母。○紀批云。吃文一段論聲病。妙參活法。○句末韻脚有譜可憑。句內聲病涉筆易犯。非精究音學者不知。故往往闕之。斐然而誦之。拗格彥和特抽出另言。以此之故。○宮商一段深入一層。言宮商雖和。又有自然勉強之分。○詩人一段又言用韻不可參以方音。○切韻四語。比喻確長風二語。言自然也。○印芳按。紀批褒沈太過。貶鍾亦非。論詳本書後。茲不贅及。

章句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菁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夫裁文匠筆。篇有大小。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

詩法萃編

卷三 文心雕龍

十一

而有抗墜之節也。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蠶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勝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附葦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唯祈父擊鼓。以二言爲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

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篇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各體長篇。成於兩漢。魏晉而降。固隨時承用矣。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雖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

詩法萃編 卷三 文心 雜論

而魏武尚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考。乃割句之舊體乎哉矣。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况章句歟。篇中尋字。作考字解。

贊曰

斷章有檢。積句不恒。理資配主。辭忌失朋。環情節調。宛轉相騰。離同合異。以盡厥能。

紀批云。裁文一段。論章法。當與鎔裁篇論鎔一段參看。筆句一段。論句法。但考字數。義未發明。改韻以下。

類及押韻。換韻持論。特精末講語助。卻無甚高論。

印芳按。章句之義。他篇有發明者。定勢篇云。近代詞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反正而已。故交反正為乏。詞反正為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詞而出外。同互不常。則新色耳。然舊練之才。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逐奇而失正也。練字篇云。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將成字妖矣。又字忌重出。若兩字俱要。則甯在相犯。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

詩法萃編 卷三 文心 雜論

儷辭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儷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頰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有揚。馬張蔡崇。盛儷辭如宋晝吳治。刻形鑲法。儷句與深。采竝流。偶意壯逸。韻



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割毫析釐然契機  
者入巧浮假者無功故儷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  
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  
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  
同者也張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翔翔乎書圃此言對  
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鄒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  
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賦云鍾儀幽而楚奏莊  
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粉榆光  
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留臆言對所以為易也  
詩法萃編卷三 文心雕龍 五

贊曰  
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載炳燦聯華鏡靜  
含態玉潤雙流如彼珩珮  
紀批云駢偶於文家為下格然其體則千古不能廢  
在六朝尤為時尚故別作一篇論之○較量四對精  
論不磨○黃批云許丁卯輩詩格之卑只為正對多  
耳○紀云後半篇內又以事對四語未妥當改云指  
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又言對事對各有反正如此  
束上起下文義乃順○黃云張華一段首言重出之  
病次言不均之病三言孤立之病四言庸冗之病○  
紀云張華六句申反對正對也是以十二句申言對  
事對也若氣以下就四對推進一步謂對偶雖合法  
若無骨采亦不足貴黃批以四病並列失其旨矣  
比興  
詩文宏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  
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  
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  
例以生比則蓄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託諷蓋隨時之義

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興之託論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雖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惡於拙。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屬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蟪以寫號呼。漉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豎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賦兼比興。炎漢離盛。而辭人各詠詩刺。道衰。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

詩法萃編

卷三

七

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逕信舊章矣。夫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箏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閒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鵬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糺纏。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愛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鄒舞。蠶曳。藉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揚班之論曹。

劉以下圖狀山川。彭寫雲物。莫不織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又安仁登賦云。流金在沙。季鷹禊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為貴。若刻鵠類。則無所取焉。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渙。

詩法萃編

卷三

六

○比之為義。以下賜發比義。○黃批云。漢以後。非特興義銷亡。即比體亦與三百篇中之比。差別大抵是賦中之比。循聲逐影。擬諸形容。如鶴鳴之陳。誨鴟鴞之諷諭也。○紀云。事理切至。固好。亦有太切。轉成滯相者。言不一端。要各有當。文無定體。要歸於是耳。比興為詩家奧境。詩之賦篇。每不及比興之善。同一刺淫亂也。以分章言。新臺前章賦而寡味。末章用比。乃入佳境。以全篇言。溱洧中語。嫌褻露。殆有苦葉蘊藉深婉。妙全在比。同一送別也。燕燕之興。情深韻。

遺讀者感涕渭陽之賦較之則平鈍矣同一思君子也風雨之興情景交融筆意紆曲遵大路之賦較之則淺直矣同一懷人也褰裳賦而鄙陋東門之墀賦而坦率兼葭白駒合賦比興而渾化之醞釀而出蘇邈深厚遂為懷人絕調若夫比興分體義例不一以比而言螽蟴蠅鼠比物類也切磋琢磨比事類也通篇比而義興一意相承綠衣敝笱是也比而不露正意風凰梧桐是也每章比而又比鶴鳴是也比義不變詞調屢變鴟鴞是也比承興來層出不窮角弓是也比興會通一章一義白華是也以興而言關雎鹿鳴興以物也伐木采薇興以事也一物一章章首引興是常法兩義引興如河水之流水飛雉小宛之原菽輿蛤兩義申遞反覆咏嘆如伐木之鳥鳴章氓之桑沃章一義兩義中閒引興如有駉之振鷺小弁之伐木祈薪賦前賦後用比興如巧言之寢廟章皆變法也至若通篇引興一章一義四月采芣是也興義分章中多一章兩義又兼比義者小弁是也學者觸類研窮窺其奧秘庶可寓言矢音乎許印芳識

夸飾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繁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崧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鴉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如茶味之苦甯以周原而成飴茲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

孟子所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鷓明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環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可驗窮飾則飾猶未窮又子雲校獵鞭宓如以餉屈原張衡羽獵困元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罔兩惟此水師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其事義駭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焜耀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燃聲

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躡而羞弱。步碎入。燁燁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馮。談歡。則字與笑竝論。感則聲共泣。借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替。而駭聳矣。然飾竄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且剪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

夸飾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傾崑。詩法萃編卷三 文心雕龍

取珍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紀批云。是以一段先從六經說入。分兩層。鉤剔語有斟酌。非劉子元感經之比。○黃批云。因夸成狀。沿飾得奇。昌黎詩句多如此。○紀云。文質相扶。點染在所不免。若字字撫實。有同史筆。實有難於措手之時。彥和不廢夸飾。但欲法泰。法甚。此持平之論也。

漢後詩歌。每以夸飾得奇。章句不可枚舉。傑構多者。唐則韓二李。太白有魚龍百變之觀。宋金之蘇黃。陸元。其後勁也。黃氏獨舉昌黎。辟且陋矣。許印芳識。

附會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滙際。彌綸一篇。使新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後品藻元黃。擢振金玉。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經思之常數也。凡本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自百慮於一致。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繁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見。周密表裏。詩法萃編卷三 文心雕龍

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蓋者。理襲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增銳精細。巧必踈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多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為事。賦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冥接附者。甚眾。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文節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四牡異力。而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

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竝理事之不明。而辭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會辭切理。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績。寄深寫遠。若首唱榮華。而腰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巽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于此矣。

詩法萃編卷三

贊曰

詩統開闢情數。稱量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紀批云。附會者。首尾一貫。使通篇相附。而會於一。卽後世所謂章法也。○才量以下三行。尙可刪節。○整派一段。爲命意布局時言。○銳精云云。此謂有句無篇者。○通製一段。爲行文時言。○豆合黃未詳。俟考。○改章二語。甘苦有得之言。○絕筆一段。言收束不可苟。且詩家以結尾爲難。卽是此意。

前有定勢。裕裁諸篇。參講章法。此篇論附詞會義之術。中段意旨。卽總術篇贊云。乘一總萬。舉要治絲也。後論字句。改易首尾。勻稱之難。意亦周密。許印芳識。

物色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元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慧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炎。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

詩法萃編卷三

文心雕龍

三

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元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藻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漉漉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嘒嘒學草蟲之韻。皎日曄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竝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環

聲。橫。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榮。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摘。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親。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道。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

詩法萃編卷三 文心雕龍

三

而。入。興。貴。附。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雖。澁。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泉。壑。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杏。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飄。飄。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紀批云。隨物宛轉與心徘徊八字極盡流連之趣會。

詩法萃編卷三 文心雕龍

三

得。此。情。方。無。死。句。○。摘。表。四。語。言。字。面。冗。雜。此。病。易。犯。近。體。尤。忌。之。○。形。似。一。段。論。刻。畫。之。病。六。朝。多。有。○。黃。批。云。陳。子。昂。謂。齊。梁。閒。采。要。競。繁。而。奇。興。都。絕。正。坐。此。也。○。紀。云。物。有。數。語。入。微。之。論。因。方。數。語。乃。脫。化。之。法。○。黃。云。化。臭。腐。為。神。奇。秘。妙。盡。此。○。又。云。入。興。貴。開。亦。妙。論。天。下。事。那。件。不。從。忙。裏。錯。過。文。亦。然。矣。○。紀。云。四。序。四。語。尤。精。凡。流。傳。佳。句。都。是。有。意。無。意。之。閒。偶。得。一。二。語。絕。無。連。篇。累。牘。苦。心。力。造。之。事。○。篇。末。拖。此。一。尾。煙。波。不。盡。○。文。心。四。十。九。篇。每。篇。有。贊。諸。贊。之。中。此。為。第。一。正。因。題。目。佳。耳。

知音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

亦深排孔璋。彭禮詩潤色。歎以為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出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唇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語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何徒。輕言負誚。况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河間。而賞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抑人者。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偽造。真者。樓護是也。晉韻之議。豈多哉。夫麟鳳與麀。雜懸絕。珠玉與礫石。迥殊白。日垂其照。青時寫其形。然魯臣以麀為麀。楚人以雉為鳳。魏氏以夜光為怪石。宋客以燕。為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詩法萃編卷三

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質。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醜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親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閔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

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辨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華。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疎內。眾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歎然內懌。譬春臺之熙。眾人樂解之止。遺客蓋聞蘭為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翫澤詩法萃編卷三

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

洪鐘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廼訂。流鄭淫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誤。既徑。

紀批云。起如。難字。乃一篇之骨。○黃批云。世人多賤。同而思古。老杜不薄。今人愛古人。所以度越百家。○紀云。鑒照數語。總束上文。切指其蔽。確有此三種。○麟鳳云云。此似是而非之見。雖相賞識。究非知音。○篇章以下。又進一層。會已數語。洞見千古。撥結。○圓

照三語。扼要之論。探出知音之本。○綴文一段言音本易知。乃彌覺知音不逢之可傷。

知音之難。此文切指其蔽矣。而義有未盡。蓋文人相輕。其病根於器小。識淺。故於所長。慮人勝已。緣此而爭名。而忌才。排擊。詆毀。無所不至。不獨同輩相妬。妒也。卽貴爲天子。亦與匹夫爭名。場之利。梁武且然。隋煬尤甚。帝王如此。況士大夫。究之才者爲仇。不才者附勢。外勢雖盛。內實孤立。好勝遇敵。身名俱敗。可爲太息。吾願世之居高位。握文印者。恢廓意度。網羅遺

詩法萃編卷三

三

飲卑已尊人。隱惡揚善。大則蘭芷升庭。檳楠交讓。次則桃李盈門。菘芥並蓄。視之如韓門。諸子朋友。卽是師弟。視之如蘇門。諸子小屈。終以大伸。桂棟柏梁。相輔爲強。屋烏兼愛。身名俱泰。是則不爭名而名愈彰。不忌才而才愈顯。聞斯義也。其亦怦然動心乎。許印芳識。梁武帝父子忌才。詳見劉顯劉之遂傳。

詩法萃編卷三終



詩法萃編卷四

詩品 印芳按梁書本傳係詩評序文與書稱詩品與品皆論列之美與表聖詩品

梁鍾嶸詩品

石屏許印芳麟篆校刊

卷上 六朝文有生忍者初學讀之或不知其句讀此書亦有在忍句茲悉點出以便初學印芳識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如雲之頌厥義夏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予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

詩法萃編卷四詩品

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咏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陸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

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

氣贊成厥美然彼眾我寡不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轍潘空後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

詩法萃編卷四詩品

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戲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

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嬾閨淚盡、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黜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眾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

詩法萃編 卷四 詩品

三

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交流矣、觀王公招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校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為稱首、況八絃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

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較議、敢致流別、矇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古詩 印芳按此論漢無名氏詩、陸機擬者十九首中、詩並載昭明文選、此書引以為據、非論陸詩也

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幾乎一字千金、此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漢都尉李陵 印芳按兩漢詩人、枚馬張蔡、傳毅孔融、皆不錄、蘇李並稱、不錄、子卿、疎謬甚矣

詩法萃編 卷四 詩品

四

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漢婕妤班姬 印芳按兩漢能詩婦人、可考者、十餘人、何僅收班姬及徐淑耶

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魏陳思王曹植

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

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魏文學劉楨

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真一作

魏侍中王粲

印芳按仲宣同時詩人尙有陳孔璋琳名在七子中何以遺之

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晉步兵校尉阮籍

印芳按晉初名賢能詩者有東廣微哲何以不錄

詩法萃編

卷四

詩品

五

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方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年註解法言其志

晉平原相陸機

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詞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尙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飶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晉黃門郎潘岳

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為深余嘗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晉黃門郎張協

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沖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蔥菁音韻鏗鏘使人味之疊疊不倦

晉記室左思

詩法萃編

卷四

詩品

六

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譏論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沖及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

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尙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為累若人興多才高而學博寓目輒書內無之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迴句處處閒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

靈運生於曾穉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治音雅奉道之家淨室也

卷中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日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筆前謝建尤為繁密於

詩法萃編

卷四

詩品

七

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始同齊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苴靈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疎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贖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鷟愛士逢士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會無品第矚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始集輕欲辨彰清濁

倚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

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為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敘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魏文帝

即芳按文帝時甄后亦能詩塘上行又五言之最警策者何以不錄

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製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銜衡羣彥對揚厥弟者耶

詩法萃編

卷四

詩品

八

晉中散嵇康

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評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晉司空張華

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艷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

魏尚書何晏晉馮翊太守孫楚晉著作王贊晉王司

徒據張翰晉中書令潘尼王贊一作讚又作璣此數人當置應璩後方合大京平叔鴻雁之篇風規見矣子荆零雨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累札良亦無聞季應黃華之唱正叔綠縈之章雖不具美而文彩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事同駁聖宜居中品

魏應璩印芳按此人當置魏文帝後方合大京

祖襲魏文善爲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

晉清河太守陸雲晉侍中石崇晉襄城太守曹摅

詩法萃編卷四詩品

九

朗陵公何劭

清河之方平原始如陳思之匹白馬於其哲昆故稱二陸季倫顏遠並有英篇篤而論之則陸爲最

晉太尉劉琨晉中郎劉湛

其源出於王粲善爲懷展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旣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晉宏農太守郭璞

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

中興第一翰林以爲詩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壤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晉吏部郎袁宏

彥伯詠史雖文體未道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

晉處士郭泰機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宋參軍顧邁宋參軍戴凱之

泰機寒女之製孤怨宜恨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世基橫海顧邁鴻飛戴凱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觀此五子

詩法萃編卷四詩品

十

文雖不多氣調警拔音許其進則鮑昭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斂曰宜哉

宋徵士陶潛

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淨一作靜長讀去聲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

其源出於陸機尙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

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秀逸、是經  
縮文雅才、若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  
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君

王徽、宋征虜將軍王僧達、僕射之射音夜

其源出於張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課  
其實錄、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託乘後車、  
征虜卓卓、殆欲度驂、駟前、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

詩法萃編卷四詩品

十一

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戀未騁、秋懷擣衣之  
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爲綺麗歌謠、風人第  
一、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  
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卽成池塘生春草、故常  
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參軍鮑昭

印芳按明遠本名照、唐避武后諱、作昭、後代刻書、相沿不陟、非也、

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諷、詭合茂  
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  
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尙巧似、

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昭、

齊吏部謝朓朓從日月之月

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  
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道、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  
詩端、而末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爲後進士子之所  
嗟慕、朓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齊光祿江淹

交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五言、成就於謝朓、初淹  
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  
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  
爾後爲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梁衛將軍范雲、梁中書郎邱遲

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邱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  
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

梁太常任昉

彥昇少年爲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  
好、既篤、文亦道變、若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  
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

效其如此弊矣。

梁左光祿沈約印芳披隱侯列中品已不為屈南史猶稱其進報宿憾史書可盡信哉

觀休文眾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於時謝朓未道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閩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剪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為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意淡於江也

卷下

詩法萃編卷四詩品

三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為體式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曰古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

賈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鑿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閩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昭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詩法萃編卷四詩品

西

漢令史班固漢孝廉鄺炎漢上計趙壹

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文勝托咏靈芝之觀懷寄不淺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武帝魏明帝

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敵不如丕亦稱三祖

魏白馬王曹彪魏文學徐幹

白馬與陳思答贈偉長與公幹往復雖曰以筵扣鐘亦能閑雅矣

魏倉曹屬阮瑀、魏文學應瑒、晉頓邱太守歐陽建、晉中書令嵇含、晉河南太守阮佃、晉侍中嵇紹、晉黃門

奏據  
元瑜以下七君詩並平典不失古體大檢似而二嵇微優矣

魏光祿勳繆襲、晉中書張載、晉司隸傅玄、晉太僕傅咸、晉散騎常侍夏侯湛

孟陽詩乃遠慙厥弟而近超兩傳長虞父子繁富可嘉孝冲雖日後進見重安仁熙伯挽歌唯以造長爾

詩法萃編 卷四 詩品

五

晉驃騎王濟、晉征南將軍杜預、晉廷尉孫綽、晉徵士許詢

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風尙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沿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

晉徵士戴逵、晉東陽太守殷仲文

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爲華綺之冠殷不競矣

宋尙書令傅亮

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矣美一作美

宋記室何長瑜、羊曜璠、宋詹事范曄

乃不稱其才亦爲鮮舉矣

宋孝武帝、宋南平王劉鑠、宋建平王劉宏

孝武詩彫文織綵過爲精密爲二藩希慕見稱輕巧矣

宋光祿謝莊

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於范袁然興屬閑長良無鄙促也

宋御史蘇費生、宋中書令史陵修之、宋典祠令任善

詩法萃編 卷四 詩品

未

緒宋越騎戴法興

蘇陵任戴並著篇章亦爲摛紳之所嗟咏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宋監典事區惠恭區姓音謹

惠恭本胡人爲顏師伯幹顏爲詩輒偷筆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及大將軍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

兼記室參軍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未作雙枕詩以示謝

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以爲謝法曹造者大將軍見

之賞歎以錦一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表所製請以錦

之賞歎以錦一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表所製請以錦



賜之

晉道猷上人、宋惠休上人、齊釋寶月、印芳按音尚有慧遠何以不錄

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昭恐商周矣、羊曜璠云

是顏公忌昭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庾白二胡亦有清句、行

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慧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

之、廓子賈、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齊高帝齊征北將軍張永、齊太尉王文憲

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張景雲雖謝文體、頗有古

意、至如王師文憲、既經國圖遠、或忽是雕蟲

詩法萃編卷四詩品

十一

七

齊黃門謝超宗、齊潯陽太守仰靈、鞠齊給事中郎劉

祥、齊司徒長史檀超、齊正員郎鍾憲、齊諸暨令顏則

齊秀才顧則心

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

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唯此諸

人、傳顏陸體、用固執、不如顏諸暨、最荷家聲

齊參軍毛伯成、齊朝請吳邁遠、齊朝請許謐之

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悵、吳善於風人、答贈許長於短句

詠物、湯休謂遠云、吾詩可為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

爾湯可為庶兄

宋鮑令暉、齊韓蘭英、印芳按此皆才女、晉人謝道韞有雪詩、登魯詩、何以不錄

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昭常答

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蘭英綺密

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

玉階之賦、純素之辭、未足多也

齊司徒長史張融、齊詹事孔稚珪

慧光紆緩、誕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德

璋生於封谿、而文為雕飾、青於藍矣

詩法萃編卷四詩品

六

齊甯朔將軍王融、齊中庶子劉繪

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只有

所短、譬應變將畧、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臥龍

齊僕射江祐、祐弟江祀

祐詩猗猗清潤、弟祀明靡可懷

齊記室王巾、齊綏遠太守卞彬、齊端溪令卞錄

王巾二十下詩、並愛奇、漸絕慕袁彥伯之風、雖不宏綽、而文

體勦淨、去平美遠矣

齊諸暨令袁淑

擬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常語徐太保尉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批著、不爾、便飛去、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梁中書郎范縝、

欣泰子真、並希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梁秀才陸厥、

觀厥文、緯具識丈夫之情狀、自製未優、非言之失也、

梁常侍虞羲、梁建陽令江洪、

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頌之、洪雖無多、亦能自迴出、

梁步兵鮑行、梁晉陵令孫察、

詩法萃編 卷四 詩品

九

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賞至到耳、

詩品總評

南史云、鍾嶸嘗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蓋道宿憾、以此報之也、

蘭莊詩話云、鍾嶸品陶潛詩、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

古辭、興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知言矣、而真之、

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顧右於潛、耶、論者稱、

嶸洞悉言理、曲臻雅致、標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

及也、吾獨感於處陶焉、

王弼州世貞曰、吾覽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

謂允矣、詞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出於何者、恐未盡然、適、

甄昉約濫、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魏武屈第乎下、尤為、

不公、少損連城之價、吾獨愛其評子建骨氣奇高、詞彩華、

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嗣宗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

表、靈運名章迴句、處處閒起、麗典新聲、絡驛奔會、越石善、

為悽愴之詞、自有清拔之氣、明遠得景陽之傲、詭含茂先、

之靡、曼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並美、跨、

兩代而孤出、玄暉奇章秀句、往往警道、足使叔源失步、明、

詩法萃編 卷四 詩品

三

遠變色、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

朓、此數評者、贊許既實、措撰尤工、

王阮亭士正曰、鍾嶸詩品、余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乖謬、

不少、嶸以三品銓敘、作者自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乃以、

劉楨與曹植並稱、以為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鷃、

之與鯀、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植與王粲反居上品、他、

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

照、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

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譌、千秋、

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嶮譏其以楚、  
相鐘乖、反彌甚、至謂陶潛出於應璩、郭璞出於潘岳、鮑照  
出於二張、尤陋矣、又不足深辯也、

鍾氏詩品凡三卷、取漢魏晉宋齊梁六代稱詩者百二  
十三人、卷中自序分上中下三品、評騭優劣、公允者由

此論定于秋、乖舛者悉經後賢駁正、而見聞之陋、著錄  
之疎、猶有不可不辨者、兩漢文章、與三代同風、尤在歌

詩、歌詩繼三百篇而作、尤在樂府、高帝創業、垂統、歌詩

亦開風氣、所作大風歌、編入樂府、為三侯之章、侯字通

詩法萃編卷四詩品

也、歌有三兮字、即項羽垓下歌、亦編樂府、謂之力拔山

操、操去聲、歌武帝嫺吟咏所作瓠子歌、秋風辭、李夫人

歌、蒲梢天馬歌、亦皆播之絲竹、至如高帝唐山夫人所

作安世房中歌十六章、上擬二雅者也、武帝命司馬相

如等作郊祀歌十九章、上擬三頌者也、采之趙代之謳

秦楚之謠、如君子行、長歌行、艷歌行、東門行等篇、上擬

十五、漢樂府之盛、於此可見、而長卿等所為

歌詩亦不少矣、樂府外、五言古詩十九首、世傳首篇及

中間數篇、枚乘作孤竹篇、傅毅作是枚叔固五言大作

手、鍾氏乃云枚馬之徒、吟咏靡聞、何耶、鍾氏謂四言每  
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此特據魏晉以下而言耳、先

秦以上、詩皆主四言、而參之以雜言、以其賒促、均調、修  
短合度、體方而韻圓、語莊而氣和、是即荀子所謂詩止

中聲者、故足尚也、兩漢去古未遠、詩多四言、如高帝鴻  
鵠歌、朱虛侯章耕田歌、韋孟諷諫詩、在鄒詩、東方朔誠

子詩、司馬相如封禪頌、蔡邕樊惠渠歌、皆名作、此外佳  
篇、載樂府房中歌、郊祀歌、內以及分題見詩、如善哉行、  
笙篴引者、指不勝屈、而焦贛、崔篆之合撰、易林、揚雄之

詩法萃編卷四詩品

太玄經、祖述大易、尤為專家、漢人四言固較五言為盛

矣、四言而外、又有雜體家數、如四皓紫芝歌、楊惲南山

歌、淮南小山招隱篇、馬援五溪深行、梁鴻五噫歌、張衡

四愁詩、蔡邕琴歌、亦漢詩之不可磨滅者、若夫五言之

作、不登郊廟、采自閭閻、華仲治所稱、俳諧倡樂、多用之

者、而詞人愛好、爭相倣效、遂成專體、規矩於西漢、恢拓

於東京、至建安而始盛、其實乃漢詩之盛也、魏詩之盛也、

時當漢季、曹氏父子、並工文翰、王徐應劉、陳阮輩、為之

羽翼、孔北海氣體雖高、孤立漢廷、么絃抽響、不絕如縷、

孟德詩雄渾蒼勁爲建安第一而篇什無多子建詩沈健而兼華美篇什又富焜耀雅俗之耳目宜乎領袖羣英垂輝千載後代言詩者咸稱建安或從魏號稱黃初要皆宗仰子建奉爲模楷鍾氏極力推尊至比於人倫之有周孔僭且妄矣彼惟以曹魏爲依歸故於漢京作者畧而不詳自序所錄止於五言而無一語及於樂府意謂漢人論文詩樂分體如劉子政是也五言古詩不宜闖入樂府蓋一思詩本樂章自虞廷典樂言志彰教久矣秦滅雅樂徒造仙詩漢立樂府雅道猶存其詩并包眾體

詩法萃編卷四詩品

三

孕育百家學漢人詩舍此則無由窺其全豹樂府五言之工者多無名氏其可考者張衡同聲歌繁欽定情篇而外如羽林郎篇之辛延年董嬌嬈篇之宋子侯飲馬長城窟行之蔡中郎梁甫吟之諸葛公婦人如白頭吟之卓文君陌上桑之秦羅敷皆五言妙手樂府無詩而以五言古詩名世者蘇李枚乘傅毅班固鄒炎趙壹秦嘉徐淑而外更有遠送新行客篇之孔北海悲憤詩之蔡文姬合之樂府可考之人爲五言者凡十餘家鍾氏乃云不過數家已屬孟浪又云婦人有二尤疎謬矣彼

既不知有唐山文君羅敷文姬又不知有賦盤中詩之蘇伯玉妻古怨歌之寶芝妻怨詩之王嬙篋篋引之麗玉而僅僅知有班姬徐淑何其隘也且錄班姬而稱其團扇詩此篇固樂府也樂府詩篇如許之多何獨取一團扇詩也漢京作者既多遺漏魏晉宋齊亦未該括於魏不錄陳琳爲軍飲馬賦爲工樂府也於晉不錄東哲爲其補亡詩工四言也錄音之帛道猷而不錄同時之慧遠錄宋之鮑令暉而不錄魏之甄后晉之謝道韞始未見三人五言爾謗陋如此猥欲網羅今古辨彰清濁將誰欺乎雖然鍾氏於魏晉以下詩流可謂擇之精而語之詳矣褒貶羣材語多切實撰著之工名宿推許而且議事類之彙編謂同書抄病聲律之拘攣謂傷真美如斯議論切中膏肓傳教後生足當藥石若欲自當塗而上瞰兩漢作者之堂奧必有大雅君子除五言之僻見滌獨學之陋習博考郭集樂章馮編詩紀宋郭茂倩詩集明馮惟訥詩紀輯詩最富搜采羣玉撥拾碎金闔以外自高武二帝訖蜀漢宗臣闔以內自唐山夫人訖中郎思女仍依三品詮次諸家別爲漢京詩評足補仲偉前闕庶幾洋

詩法萃編卷四詩品

三

既不知有唐山文君羅敷文姬又不知有賦盤中詩之蘇伯玉妻古怨歌之寶芝妻怨詩之王嬙篋篋引之麗玉而僅僅知有班姬徐淑何其隘也且錄班姬而稱其團扇詩此篇固樂府也樂府詩篇如許之多何獨取一團扇詩也漢京作者既多遺漏魏晉宋齊亦未該括於魏不錄陳琳爲軍飲馬賦爲工樂府也於晉不錄東哲爲其補亡詩工四言也錄音之帛道猷而不錄同時之慧遠錄宋之鮑令暉而不錄魏之甄后晉之謝道韞始未見三人五言爾謗陋如此猥欲網羅今古辨彰清濁將誰欺乎雖然鍾氏於魏晉以下詩流可謂擇之精而語之詳矣褒貶羣材語多切實撰著之工名宿推許而且議事類之彙編謂同書抄病聲律之拘攣謂傷真美如斯議論切中膏肓傳教後生足當藥石若欲自當塗而上瞰兩漢作者之堂奧必有大雅君子除五言之僻見滌獨學之陋習博考郭集樂章馮編詩紀宋郭茂倩詩集明馮惟訥詩紀輯詩最富搜采羣玉撥拾碎金闔以外自高武二帝訖蜀漢宗臣闔以內自唐山夫人訖中郎思女仍依三品詮次諸家別爲漢京詩評足補仲偉前闕庶幾洋

洋洋大觀舒放眉眼莘莘胄子開拓心胸更尋漢賦而究楚騷因法雅頌而追韶夏詩壇盛事跋予望之許印芳識  
作仲洽一

詩法萃編 卷四 詩品

雜

詩法萃編卷四終

2024 77172

詩法萃編卷之五

樂府古題要解

唐 吳 兢西齋原本

石屏許印芳麟篆校刊

樂府之興肇於漢魏歷代文士篇詠實繁或不觀於本章便斷題取義贈夫利涉則述公無渡河慶彼載誕乃引鳥生及九子賦雉班者但美繡頸錦臆詩天馬者惟敘驕馳亂躡類皆若茲不可勝載遞相祖習一作積用為常欲令後生何以取正余頃因涉閱傳記與諸家文

詩法萃編

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集每有所得輒疏記之歲月積深以成卷軸因編次之目為古題要解云爾

江南曲

右江南曲古詞云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又云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蓋美其芳晨麗景嬉遊得時若梁簡文桂楫晚應旋唯歌遊戲也又有采菱曲等疑皆出於此

度關山

右關山古詞曹魏樂奏武帝所賦天地閒人為貴言人君

當自勤勞省方黜陟省刑薄賦也若梁戴嵩云昔聽隴頭吟平居已流涕但敘征人行役之思焉

長歌行

右古詞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言榮華不久當努力為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曹魏改奏文帝所賦西山一何高言仙道洪濛不可識如王喬赤松皆空言虛辭迂怪難信當觀聖道而已若晉陸士衡逝矣經天日復言大運短促當乘閑長歌不與古文合

薤露亦曰薤 蒿里行亦曰蒿 亦曰泰山吟行

詩法萃編

卷七 樂府古題要解

右喪歌舊本出於田橫門人歌以薤橫一章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詞云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已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二章言人死精魄歸於蒿里詞云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今乃不得少踟躕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亦呼為挽柩歌左氏春秋齊將與吳戰于艾陵公孫夏使其徒歌虞殯杜預註云送葬歌也則喪歌不自田橫始矣復有泰山吟行亦言人死精魄歸於泰山薤露蒿里之類也

雞鳴

右古詞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初言天下方太平蕩子何所之次言黃金爲門白玉爲堂置酒作倡樂爲樂兄弟三人近侍榮耀道路其文與相逢狹路閒行同終言桃傷而李仆論兄弟當相爲表裏若梁劉孝威雞鳴篇但詠雞而已

對酒行

右古詞曹魏樂奏武帝所賦對酒歌太平其旨言王者德澤廣被政理人和萬物咸遂若梁范雲對酒心自足則言但當爲樂勿殉名自欺也

鳥生八九子

右古詞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閒言鳥母生子本在南山崖石閒而來爲秦氏彈丸所殺白鹿在苑中人得以脯黃鵠摩天鯉魚在深淵人可得而烹煮之則壽命各自定分死生何歎前後也若梁劉孝威城上鳥一年生九鷓但詠鳥而已不言本事

平陵東

右古詞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此漢翟義門人

所作也義丞相方進之少子字文中爲東郡太守以王莽篡漢起兵誅之不克而見害門人作歌以怨之

陌上桑

右古詞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舊說邯鄲女子秦姓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爲趙王家合羅敷出采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其歌詞稱羅敷採桑陌上爲使君所遮羅敷盛誇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與舊說不同若晉陸士衡詩扶升朝暉等但歌佳人好會與古詞始同而未異

短歌行

右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陸士衡置酒高堂悲歌臨觴皆言當及時爲樂又舊說長歌短歌大率言人壽命長短分定不可妄求也

燕歌行

右晉樂奏魏文帝秋風蕭颯天氣涼別日何易會日難二篇言時序遷換而行役不歸佳人怨曠無所訴也

秋胡行

右舊說魯有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

家於路傍見婦人採桑美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耕不如見公卿吾今有金願以與夫人嬾曰嬾人當採桑力作以養舅姑不願人之金秋胡歸至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婦婦至乃向採桑者婦也婦惡其行因東走投河而死後人哀而賦焉

### 苦寒行

右詞樂奏魏武帝北上太行山備言冰雪溪谷之苦或謂北上行蓋因魏武帝作此詞令人效之

### 董桃行

詩法萃編卷五樂府古題要解 五  
右古詞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大難言言五嶽之上皆以黃金爲宮闕而多靈獸仙草以求長生不死之術令天神擁護人君以壽考也舊說董桃行後漢遊童所作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炯戒焉陸士衡和風習習薄林宋謝靈運春虹散綵銀河但言節物芳華可及時行樂無使徂齡坐徙而已晉傅休奕著歷九秋篇十二章且敘夫婦別離之思亦題云擬董桃行未詳也

### 塘上行

右前志云晉樂奏魏武帝蒲生我池中而諸集錄皆言其詞魏文帝甄后所作嘆以讒訴見棄猶幸得新好不遺故舊焉

### 善哉行

右古詞來日大難口燥唇乾言人命不可保當樂見親友且求長生術與王喬八公遊焉又魏文帝詞云有美一人婉如清揚言其妍麗知音識曲善爲樂方令人忘憂此篇諸集所出不入樂志

### 東門行

詩法萃編卷五樂府古題要解 六  
右古詞云出東門不願歸言士有貧不安其居者拔劍將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共鋪糜不求富貴且曰今時清不可爲非也若鮑昭傷禽惡弦驚但傷離別而已

### 西門行

右古詞云出西門步一作少念之始言醕酒肥牛及時爲樂次言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末言無貪財惜費爲後世所嗤諸家樂府詩又有順東西門行爲三七言亦傷時顧陰有類於此也

### 煌煌京洛行



右晉樂奏魏文帝天桃園無子空長言虛美者多敗又有韓信鳥盡弓藏子房保身全名蘇秦傾側賣主陳軫忠而有謀楚懷不納吳起智小謀天郭生古之雅人燕昭臣之及仲連高士不受千金等語若宋鮑昭鳳樓二十重梁戴嵩欲知佳麗地始則盛誇帝京之美而末言君恩歇薄有怨曠沈淪之嘆也

艷歌何嘗行 亦曰飛鶴行

右古詞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來言雌病雄不能負之而去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雖遇新相知終傷生別離也

詩法萃編 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七

又云何嘗快獨無憂不復為後人所擬也

步出夏 一多門行亦曰離東字

右古詞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此篇出諸集不入樂志始言婦有容色能應門承賓次言善於主饋終言送迎皆合於禮若梁簡文隴西四戰地但言辛苦征戰佳人怨思而已

野田黃雀行 即按題下所解之詩係筮侯引而黃雀行乃高樹多悲風一篇也

右晉樂奏魏曹植置酒高殿上始言豐膳樂飲盛賓主之獻酬中言歡樂極而悲嗟盛時不再終歸於知命而不復

憂焉

滿歌行

右古詞為樂未幾遭世險其始言逢此百罹零丁荼毒古人遜位躬耕遂我取願次言窮達天命智者不憂莊周遺名各垂千載終言命如鑿石見人當自娛以頤養保此百年也

權歌行

右晉樂奏魏明帝辭云王者任大化備言平吳之勳若陸士衡遲遲春欲暮又如梁簡文帝妾住在湘川但言乘舟

詩法萃編 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八

鼓權而已

雁門太守行

右古詞云漢孝和帝時洛陽令王君當時廣漢郡人王渙字稚子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使氣力數通輕剽少年晚改節博學通於法律舉茂才除溫令政化大行人畜牧於野輒云以付稚子終無失盜遷兗州刺史一年除拜侍御史轉洛陽令獄訟止息發摘奸伏如神元興初病卒老少咨嗟奠醑以千數及喪西歸至弘農人多設祭於路吏問其故言我平常持租詣洛陽有司鈔截恆亡其半自王

君在事不復見侵枉故來報耳人思其德立祠在安陽亭有食酒肉輒往弦歌而祭之後鄧太后下詔褒美拜其子石爲郎帝事黃老之道悉毀諸祠廟惟渙及卓茂廟存焉按其歌詞歷述渙本末與本傳合而題云雁門太守行所未詳也若梁簡文帝輕霜中夜下備言邊城征戰之思蓋依題焉

### 白頭吟

右古詞體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又云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始言良人有兩意故來與之相決絕次言別於溝

詩法萃編

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九

水之上

一作北

敘其本情終言男兒當重意氣何用於錢刀

也一說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若宋鮑照直如朱絲繩張正見平生懷直道唐虞世南葉如幽徑蘭皆自傷清直芬馥而遭鑿金點玉之謗君恩以薄與古文近焉

以上樂府相和歌案相和而歌並漢世街陌謳謠之詞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之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部更遞夜宿本十七曲後爲十三曲今所載之外復有氣出唱精列東光引等三篇自短歌行以下晉荀

勛採擇舊詞施用以代漢魏故其鼓廢焉

### 殿前生桂樹

石樂府鞞舞歌漢代燕音用之外又有關東有賢女篇章和二年中篇樂久長篇四方皇篇共五篇並章帝造舊說鞞舞卽巴渝舞按高祖自蜀漢伐秦閬中賈人爲前鋒勇而善鬥好歌舞帝觀之曰武王伐紂之歌也使工習之閬中有渝水因號巴渝舞其歌有四篇實非鞞舞而鞞舞古詞散亡魏晉人改造新曲曹植所作五篇最著詳見本集

### 白鳩篇

詩法萃編

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十

右其詞首章曰翩翩白鳩載飛載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按晉楊泚舞序云自到江南見有白符舞或言白符鳩舞察其詞旨乃吳人思孫皓虐政思從晉也齊史載其本歌云平平白符一作鳧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言晉爲金德符與鳩皆合也則上翩翩白鳩之詞蓋從晉人改也

### 碣石篇

右晉樂奏魏武帝詞首章言東臨碣石見滄海之廣日出入其中二章言農功畢而商賈往來三章言鄉土不同人性各異四章言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

已也

淮南王篇

右古詞淮南王自言尊淮南小山所作也舊說漢淮南王安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適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歌其詞實言安仙去

以上樂府拂舞歌按拂舞前史云出自江左復有濟

濟獨祿等共五篇今讀其詞除白鳩一篇餘並非吳

歌未知所起

濟濟獨祿二篇詳見晉書樂志獨祿之祿他書作流

白紵舞歌

詩法萃編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七

右古詞盛稱舞者之美宜及芳時為樂其譽白紵曰質如

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耀巾拂塵按白紵

出吳地舞宜是吳舞周處風土記吳黃龍中童謠云行白

者君追汝句驪馬後孫權征公孫淵浮海乘船舶白也今

歌和聲猶稱行白紵馬歌詞傳晉世凡三章不著名氏或

以為張華作或合二章為一章並誤梁武帝令沈約改作

四時白紵更增夜白紵凡五章後之擬者沿為例矣

句音溝

上之回

右漢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出遊幸焉其

歌稱陸遊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皆美當時事也

臨城南

右其詞大略言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得葬為烏鳥所食願為忠臣朝出攻戰而暮不得歸也

巫山高

右其詞大略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若齊王融想像巫山高梁范雲巫山高不極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遠望思歸之意也

君馬黃

詩法萃編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七

右初言君馬黃臣馬蒼一馬同逐臣馬良終言美人歸以

南歸以北駕車馳馬令我心傷也

芳樹

右古詞中有云如人之子愁殺人君有他心樂不可禁若齊王融相思早春日謝朓早發華池陰但言時暮眾芳歇絕而已

有所思

右其詞大略言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遣君雙珠璣瑠簪聞君有他心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

而與君絕也若齊王融如何有所思梁劉繪別離安可再  
但言離思而已

雉子班

右古詞中有云雉子高飛止黃鵠飛之以千里雄來飛從  
雌視若梁簡文帝如塲時向隴但詠雉而已

臨高臺

右古詞大略言臨高臺下有江水清且寒江有香草日以

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吾主壽萬年若齊謝朓

千里常思歸但言臨望傷情而已一作古詞言臨高臺下  
見清水中有黃鵠飛翻

詩法萃編

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三

關弓射之令  
我主萬年

釣竿

右舊說有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者其妻思之而為釣竿  
歌每至河側輒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遂傳以為樂  
曲若劉孝威釣舟畫彩鷁但稱綸釣嬉遊而已

以上樂府鏡歌案漢明帝定樂有四品最末曰短簫  
鏡歌軍中鼓吹之曲舊說黃帝所造以弔武揚德周  
禮所謂玉天捷則愷樂軍大獻則愷歌是也鏡如鈴  
無舌有柄執而鳴之以止擊鼓故愷歌用鏡自上之

同以下九曲外又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雍離上陵  
將進酒聖人出上邪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行  
十三曲共廿二曲多敘戰陣事魏改十二曲使繆襲  
為新詞尙可觀吳及晉宋所改皆浮夸矣

橫吹曲

橫吹曲有黃鵠吟一作隴頭吟出關入關出塞入

塞一本關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一本關望行人十曲魏

以來傳此十曲又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驄馬驄馬

兩雪劉生八曲合為十八曲一本多豪俠行古劍行  
洛陽公行三題非也

詩法萃編

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古

劉生

右劉生不知何代人觀齊梁已來所為劉生詞者皆稱其  
任俠豪放周遊五陵三秦之地或云抱劍專征為符節官  
所未詳也

以上樂府橫吹曲有鼓角周禮以鼗鼓鼓軍事用角  
舊說云蚩尤氏帥魍魎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帝始  
命吹角為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涉沙  
漠軍士聞角悲而思歸於是減為半鳴而更悲矣又  
有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有雙角即胡

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唯得摩訶兜勒  
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一本多其  
法二字  
乘輿以爲武樂東漢以給邊將又有出關入關出塞  
入塞黃覃子赤之楊黃鶴吟隴頭吟折楊柳望行人  
等十曲皆無其詞若關山月以下八曲後代所加也  
王昭君

右舊史王嬙字昭君漢元帝時匈奴入朝詔以嬙配之號  
甯胡閼氏一說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  
其形案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  
詩法萃編卷五樂府古題要解

萬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及  
後匈奴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之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  
人悚動左右天子方重失信外國悔恨不及寤案其事畫  
工有杜陵毛延壽畫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  
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狗馬人形不逮延壽下杜陽望樊青  
尤善布眾色皆同日棄市籍其資財漢人憐昭君遠嫁爲  
作歌詩始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嫁烏孫王昆  
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然晉  
文王諱昭故晉人改爲明君石崇有妓曰綠珠善歌舞以

此曲教之而自製王明君歌其文悲雅我本漢家子是也  
琴操載昭君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以  
其有異於人求之者皆不與年十七獻之元帝元帝以地  
遠不之幸以備後宮積五六年帝每遊後宮昭君常恐不  
出後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盡召後宮昭君乃盛飾而至  
帝問欲以一女賜單于誰能行者昭君乃越席請往時單  
于使在旁帝驚恨不及昭君至匈奴單于大悅以爲漢與  
我厚縱酒作樂遣使者報漢送白壁一雙駿馬十四胡地  
珠寶之類昭君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之歌單于死子

詩法萃編卷五樂府古題要解

六

世達立昭君謂之曰爲胡者妻母爲漢者更娶世達曰欲  
作胡禮昭君乃吞藥而死關氏音烟支胡稱其也單于  
音蟬紆胡稱其君猶漢言天子  
子夜歌

右舊史云晉有女子曰子夜所作聲至哀晉武帝太元中  
瑯琊王軻家有鬼歌之後人依四時行樂之詞謂之子夜  
四時之歌吳聲也

前溪歌

右晉車騎將軍沈玩所造舞曲也

烏夜啼

右宋臨川王義慶造也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爲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叩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兖州刺史因作此歌故其和云籠窗窻不開夜夜望郎來亦有烏棲曲不知與此同否

石城樂

右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爲竟陵守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而爲之詞云生長石城下開窗對城樓城中美少年出入相依投

詩法萃編

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七

莫愁

本作莫愁樂右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故石城樂和中復有莫愁聲其辭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古歌亦有莫愁洛陽女與此不同

襄陽

本作襄陽樂右宋隨王誕始爲襄陽郡元嘉末仍爲雍州刺史夜聞諸女歌謠因爲之詞曰朝發襄陽城暮至大隄宿大隄諸女兒花艷驚郎目若裴子野宋畧稱晉安侯劉道產爲雍州有惠化百姓歌之謂之襄陽樂蓋非此也

以上樂府清商曲也按蔡邕云清商曲其詞不足採著其曲名有出郭西門陸地行車夾鍾朱堂寢奉法等五曲非止王昭君等一說清商曲南朝舊樂也永嘉之亂中朝舊曲散落江左無復宋梁新聲元魏孝文帝篡漢收其所得南音謂之清商樂卽此等是也隋平陳因置酒清商署若巴渝白紵等曲皆在焉

日重光 月重輪

右爲漢明帝樂人所作也明帝爲太子時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

詩法萃編

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六

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光耀如星霽潤如海太子比德故云重焉

上留田行

古今註云上留田此云上留蓋傳說之誤未知孰是

右舊說上留田地名此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隣人爲弟作悲歌以諷其兄因以地名爲曲蓋漢代人也

相逢狹路開行

亦曰長安有狹邪行

右古詞相逢狹路開道隘不容車其說

艷歌行

右古詞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言燕倚堂藏夏來兄弟

乃流宕在他縣主人婦為綻衣服其夫見而疑之也

怨歌行一日怨詩行

右古詞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言周公推心輔政一叔流言致有雷雨拔木之變梁簡文帝十五頗有餘自言姝豔而以讒見毀又曰持此傾城貌翻為不肖事與古文意同辭異班婕妤好執扇詩亦云怨歌行不知與此同否

飲馬長城窟行

右古詞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傷良人流宕不歸或云秦邑之詞若陳琳水寒傷馬骨則言秦人苦長城之役也

詩法萃編

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九

君子行

右古詞云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言君子雖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以遠嫌疑也

君子有所思行

右陸機命駕登北山鮑昭西山登雀臺沈約晨策終南首其旨言雕室麗色不足為久歡晏安醜毒滿盈所宜敬忌與君子行異也

朝歌行

右古詞三七言言雖甚奇寶器不遇知己終不見重願逢

知己以託意焉

豫章行

右陸機泛舟清川渚謝靈運出宿告密親皆傷離別言短景馳容華不久傅玄苦相篇苦想為女言盡力於人終以華落見棄亦題曰豫章行

門有車馬客行

右曹植等皆言問訊其客或得故舊鄉里或駕自京師備敬市朝遷謝親戚彫喪之意也

猛虎行

詩法萃編

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十

右陸士衡渴不飲盜泉水言從遠役猶耿介不以艱險改節也

齊謳行

右舊說齊人以歌其地陸士衡營邱負海曲述齊地之美

吳趨行

右舊說吳人以歌其地陸士衡楚妃且勿嘆是也

吟行會者會稽越地也越人以地命之日會吟行

右謝靈運六引緩清唱其致與吳趨行同也

從軍行

右皆述軍旅苦辛之辭也

出自薊北門行

右其詞與從軍行同而兼言燕薊風物及突騎悍勇之狀與吳趨行同也

結客少年場行

右言輕生重義慷慨以立功名也

東武吟行或無行字

右鮑昭主人且勿喧沈約大德深且曠傷時移世異芳華徂謝而已

詩法萃編卷五樂府古題要解

苦熱行

右備言流金鑠石火山炎海之艱難也亦有苦寒行在前相和曲內

放歌行

右鮑昭蓼蟲避葵藿之類言朝廷方盛君上愛才何為臨路相將而去也

西長安行

右傅休奕所思兮何在乃在西長安其下因敘離別之思

怨歌行朝時篇

舊說此曲始於班姬絳扇詩曹植擬作為君既不易篇解已見前

右傅休奕昭昭朝時日皎皎晨明月蓋傷十五入君門一別終華髮望不及偕老猶望死而同穴之義

昇天行

右曹植日月何肯留鮑昭家世宅關輔曹植又有飛龍仙人上仙錄與神遊五遊遠遊龍欲昇天等七篇如陸士衡緩聲歌皆傷人世不永俗情險艱當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其源蓋出楚詞遠遊篇也

鳳將雛

右舊說漢世樂曲名也若晉應璩百一詩云言是鳳將雛

詩法萃編卷五樂府古題要解

非魏晉曲明矣

楚妃歎

右陸士衡吳趨行云楚妃且勿嘆明非近題也非關晉曲明矣

白馬篇

右曹植白馬飾金羈鮑昭白馬駢角弓沈約白馬紫金鞍皆言邊塞征戰之狀一作事

空城雀

右鮑昭雀乳四散空城之阿言輕飛近集免傷網羅而已



半度溪

右言戰而半涉溪水見迫所言皆嶺南地又有武漢深亦此類傳為漢伏波將軍馬援作

起夜行

右其詞意常念曠昔思君之來也

獨不見

右皆言思而不得見也

夜夜曲

一作夜夜引後說為昔昔曲

右皆言獨處自傷之意也

詩法萃編

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三

攜手曲

右言攜手行樂恐芳時不留君思將歇也

陽春曲

右傷時也

關山月

右皆言傷離別也

博陵王宮俠曲

右見陳琳作及張華集言俠客重義輕死俠骨聞香也

新成長樂宮曲

一作新成安樂宮

右備言雕飾刻鏤之美因及居處逸樂以致諷焉

大垂手

右言舞而垂其手亦有小垂手及獨搖手也

行路難

右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多以君不見為首

蜀道難

右備言銅梁玉壘之險又有蜀國篇與此頗同

秦王卷衣曲

右言咸陽春景及宮闕之美秦王卷衣以贈所歡也

詩法萃編

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四

輕薄篇

右言乘肥衣輕馳逐經過為樂與少年行同意

妾薄命篇

右曹植日月既逝西藏蓋恨冥和之歡不久如梁簡文名都多麗質傷良人不返王嬙遠聘盧姬嫁遲嬙即王昭君也

苦哉行

印芳按此題下引魏文帝詩乃善哉行解已見前而題稱苦哉行豈另有此名目耶

右魏文帝上山采薇薄暮苦飢傷役艱辛也

悲哉行

右陸士衡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謝惠連羈人感淑節  
緣感欲回轍皆感時傷別而已

以上樂府雜題案自相逢狹路閒行已下皆不知所  
起自君子有所思行已下又無本詞仲尼稱不知則  
闕不失為君子今但據後人所擬採其意而註之如  
曹植有鴛鴦種葛篁篔引少年行東海人生歡坐玉  
殿門有萬里客丹霞蔽日美女白馬名都盤石驅車  
門雞結客奔婦篇擬氣出唱為惟乾對酒行為於穆  
精列行為兩儀陌上桑為望雲有所思為嗟佳人善

詩法萃編

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五

哉行為日苦短長歌行為鰕鮒蒲生行為浮萍惟漢  
行為太極苦寒行為吁嗟飲馬長城窟為扶桑嗟生  
豫章行為窮達薤露行為天地秋胡行為在昔妾薄  
命為日月平陵東為閭闔泰山梁父吟為八方等篇  
自弃婦篇以上亦多是擬古所作後人不復繼作故  
並不錄若傅休奔有女秋蘭車遙遙燕人美謝靈運  
順東西門行前有樽酒行陳歌越謠等行前後聲代  
後移歌等歌諸家集復有城上麻攜手雍臺送歸夾  
樹度易水胡無人行桐栢山華陰山老年行近吳均

輩多擬此等並自為樂府皆不見古詞亦並闕之以

俟知者

思歸引一日雜  
拘操

右舊說衛有賢女邵王聞其美一作賢請聘之未至而王薨  
太子曰吾聞齊桓公得衛女而霸今衛女賢者欲留之大  
夫曰不可若賢女必不我聽若聽必不賢則不足取也太  
子遂留之果不聽拘於深宮思歸不得援琴而歌曲終繼  
而死晉石崇亦有思歸引但歸河陽所居若劉孝威胡地  
思良馬備言思歸之狀而已

詩法萃編

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五

雉朝飛

右舊說齊宣王時處士犢沐一作木子所作也年七一作五未  
無妻出採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仰天  
而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  
歌以自傷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將軍陰叔  
一作之妹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特異于餘妓善為新聲能  
傳此曲至魏明帝崩出降為尹更生妻若梁簡文帝晨光  
照麥畿但詠雉而已一作  
作牧犢

走馬引

右樽里牧恭所造也為父報讐殺人而藏匿山谷之中有天馬夜降鳴其空乃奔逃入沂澤中援琴而彈之為天馬之聲因以

### 別鶴操

右舊說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無子父母將為之改娶妻聞鶴聲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而歌曰將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漫攬衣不寐兮食忘食後人因傳以為曲焉母一作兄鶴一作鶴

### 水仙操

右舊說伯牙學鼓琴於成連先生三年而成至於精神寂寞情志專一向未能也成連曰吾師有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入海求之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吾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頸四望但聞海水汨沒瀟瀟之聲山林窅冥羣鳥悲號愴然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之曲終成連刺船而還伯牙遂為天下妙手

### 公無渡河

本筮篋引

右舊說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

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攜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溺死於是其妻援箜篌而鼓之作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而死當奈何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舊史稱漢武帝滅南越祠太乙后土令樂人侯暉依琴造坎言坎坎節應也侯工人之姓後語訛坎為空也

以上樂府琴曲案上諸說多出琴操等書琴操紀事好與本傳相違今兩存者以廣異聞也

### 長門怨

右為漢武帝陳皇后作也后乃長公主嫖女字阿嬌及衛子夫得幸后退居長門宮愁悶悲思聞司馬相加工文章奉黃金百斤令為解愁之辭相如作長門賦帝見而傷之復得親幸者數年後人因其賦為長門怨焉

### 婕妤怨

右為漢成帝班婕妤作也婕妤徐令班彪之姑況之女美而能文初為帝所寵愛後幸趙飛燕姊姊冠於後宮婕妤自是恩薄恐得罪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因為賦及統

扇詩以自傷後人傷之為婕妤怨及擬其詩

### 銅雀臺

右舊說魏武帝遺命令其諸子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中於臺上施八尺總帳朝脯上酒脯棗糒之屬每月朝十五輒向帳前作妓樂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後人悲其意而為之詠武帝在時嘗鑄銅雀置於臺上因以為名後人賦詩又以臺名云

### 四愁 七哀

右四愁漢張衡所作傷時之歌也其旨以所思四方之地  
詩法萃編 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完  
比朝廷美人為君子珍珠為仁義巖險雪霜為讒諂其源出於楚騷七哀起於漢末曹植明月照高樓王粲南登灞陵岸皆名篇釋詩者曰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聞目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一事而具此七者故曰七哀也

### 同聲歌行

右漢張衡所作也婦人自言幸得充閨房願勉供婦職不離君子思為筦簟在下以蔽匡牀思為衾幃在上以衛霜露繾綣枕席沒齒不忘焉蓋以喻當時士君子事君之心

也

### 定情篇

右漢繁欽所作也言婦人不能以禮從人而自相悅媚乃解衣服玩好致之用敘綢繆之志若臂環致拳拳指環致殷勤耳珠致區區香囊致扣扣跳脫致契濶佩玉結恩情自以為志而期於山隅山陽山西山北終而不答乃自傷悔焉

### 合歡詩

右晉楊芳所作也婦人言虎嘯風起龍躍雲浮磁石引針陽燧致火皆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我情與君亦猶形影宮商之不離也常願食共並根穗飲共連理杯衣共雙絲緝寢共無縫稠坐必接膝行必攜手如鳥同心如魚比目利斷金石密逾膠漆焉  
楊芳一作方

### 招隱篇

右招隱本楚詞漢淮南王小山等所作也言山中不可以久留後人改以為五言若晉左思杖策招隱士等篇最為首出晉王康琚及其致謂之反招隱舊說淮南書有小山亦有大山政有大小猶詩之有大雅小雅焉

藁砧今何在

右古詞藁砧今何在藁砧跌也問夫何處也山上復有山重山爲出字言夫不在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問夫何時當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

連句一作聯

右起漢武帝柏梁宴作人爲一句連以成文皆七言詩詩有七言長篇始於此也

愛妾換馬

右其詞有淮南王作者不知是劉安否

詩法萃編卷五樂府古題要解

三

白君之出矣

右出漢徐幹室思詩其第三章云白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無有窮已時後人擬之作比體焉

離合詩

右起漢孔融離合其字以成文也

盤中詩

右蘇伯玉妻所作盤屈書之其起句云山樹高鳥鳴悲末云當從中央周四角是也

迴文詩

右蘇若蘭所作迴復讀之皆成文也

百年歌

右自總角至百年外歷述其幼小丁壯耆耄之狀十歲爲一首陸士衡作共十二首敘至百二十時也

步虛詞

右道觀所倡備言眾仙縹緲輕舉之美

道里名詩

右道如漢孝文帝稱北走邯鄲道里如高祖居中陽里之類集以爲詩也印芳按前載離合迴文已非正體此下載道里諸詩尤爲瑣碎聊以備數不可學也

詩法萃編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三

星名

右據天文志所載也

郡縣名

右據地理志所載也

卦名

右據周易所載也

藥名

右據本草所載也

姓名

右據古人之知名者

相名

右據相書所載若山庭月角是也

宮殿名

右若三輔黃圖等所載

草樹鳥獸名

右見於紀錄者皆可用也

歌曲名

右據樂府所載

詩法萃編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針穴名

右據醫家明堂所載

將軍名

右據職官所載

車名

右據周禮漢官儀所載

船名

右若左氏傳吳餘艘之類也

無名

右言本無名氏若無是公鳥有先注之類

寺名

右若白馬青龍之類也

蓼

右從一至十也

八音

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六甲

右十二辰是也

詩法萃編卷五 樂府古題要解

十二屬

右十二辰所配

六府

右水火金木土穀

按漢武帝時始立樂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譜此蓋樂府之所肇也自漢迄唐作者焱起雲合從未有能彙成一編者惟唐史臣吳兢纂采漢魏以來古樂府歌謠分為十卷惜乎不傳傳者僅古題要解二卷於傳

記及諸文集中采其命名緣起令後人知所祖習又有樂府解題不著撰人名氏與吳兢所撰差異今人混爲一書謬矣但太原郭氏諸敍中輒引樂府解題不及古題要解不知何故余家藏是書凡三本一得之虞山楊氏一得之錫山顧氏二氏素稱藏書家不意施朱傳墨校訂數遍其間脫簡訛字尙多於几上凝塵既得元版頗善但會吟行俱誤作吳吟行按會謂會稽謝靈運詩咸共聆會吟故云其致與吳趨行同也如採薇操亦曰晨遊高舉琴曲註中引吳兢云云茲集中不載豈逸文

詩法萃編卷五樂府古題要解

三

尙多耶海隅毛晉識

吳兢汴州人少勵志貫通經史方直寡諧魏元忠薦其才堪論撰詔直史館修國史私撰唐書唐春秋敘事簡核人以董狐目之其摛據樂府故實與正史互有異同堪與國史補並垂不朽云晉又識

詩者樂之歌也雅樂亡於秦世漢立樂府乃俗樂爾然樂非古音詩含古意音祀之篇師雅頌諷諭之什祖風駁質實而雜恢奇道壯而兼婉媚四言雜言既循舊典自製鴻篇三五七言更播新聲各標專體後代詩格

悉出其中魏人踵武小變規模孟德四言最勝子建而下五言獨多或擬舊題或製新曲晉宋迄唐相沿爲例擬舊之工極於明遠太白製新之善無過少陵香山準斯以求互有得失高者足爲楷式下者可備觀覽宋郭茂倩蒐羅衆作兼采謠諺意專輯詩不復論樂書凡百卷河梅詩海學詩而不沈潛游泳於其中必爲後世聲律所困習氣所拘徒馳騁乎末流終身無出人頭地之日然古人文章皆有爲而作樂府創始各有來歷學者沿流溯源得其意旨之所在於是諷而誦之以審其音

詩法萃編卷五樂府古題要解

三

節搖而曳之以會其神理觀其敘事而知用筆之法觀其寫景而知換筆之妙觀擬者之異同而悟參變之術觀創者之美惡而悟制奇之方然後酌古準今可擬舊可製新並可借舊題以寫新事而入門用功當先求之解題諸書如歷代樂志及琴操技錄樂錄歌錄樂苑之類唐以後采衆說而彙爲一編者吳西齋古題要解頗爲典核樂府古題不盡可解吳氏此書擇其要者而解之然要者不盡於此其卷末載聯句離合盤中回文暨名號諸詩是雜體而非樂府未免濶而濫矣所解諸題

亦不盡得其詳。凡解一題，必先引其創始者。吳氏於豫章行，不引古辭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云云，而引陸士衡等所擬諸詩於猛虎行，不引古辭飢不從猛虎食，而引陸士衡所擬渴不飲盜泉水，如斯之類，豈非數典而忘其祖乎？蔡邕琴操記事詳盡，吳氏於走馬引抄蔡氏文中，開刪三十餘字，使人讀之不甚了了。又有誤解他詩者，曹植野田黃雀行，係高樹多悲風，一篇吳氏引置酒高殿上，乃空侯引，非此題也。借古題以寫胸臆，兼寫時事，始於曹公，如陌上桑，本羅敷事，詩皆五言，孟德擬此題，託言游仙，且作三七言體，起句云：駕虹霓，乘赤雲，登彼九疑，歷玉門，通篇用此格調，既不依本事，又不依本體。吳氏解此題，末附擬作之異，不引此詩，而仍引陸士衡詩，豈非疎畧此外題解亦多，此病特以秋林素所推重，其解古題已得大概，可以教導初學，有志於古者，此書既熟，更購郭氏全集讀之，自得其詳，並得吳氏未解諸題之詳，而詩學日起有功矣。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卷六上

杼山詩式

唐 釋皎然 詩式原序  
石屏許印芳 麟篆校刊

明勢

高手述作如登荆巫觀三湘鄢郢之盛紫回盤礴千變萬態或極天高峙萃焉不羣氣勝勢飛合杳相厲或修江耿耿萬里無波歛出高深重複之狀古今逸格皆造其極矣

明作用

作者措意雖有聲律不妨作用如壺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時時拋擲綫似斷而復續此為詩中之仙拘忌之徒非可企及矣

明四聲

樂章有宮商五音之說不聞四聲近自周黜沈約作備宮商暢於詩體輕重低昂之節韻言情高此未損文格沈休文酷裁八病碎亂音聲故風雅言盡後之才子天機不高為沈生弊法所汨惜然隨流溺而不返矣

詩有四不

氣高而不怒怒則失於風流  
力勁而不露露則傷於斤斧  
情多而不暗暗則蹶於拙鈍  
才膽而不疎疎則損於筋脈

詩有四深

氣象氤氳由深於體勢  
意度盤礴由深於作用  
用律不滯由深於聲對  
用事不直由深於義類

詩法萃編卷六 杼山詩式

詩有三要

要力全而不苦澁 要氣足而不怒張

詩有二廢

雖欲廢巧尚質而思致不得直  
雖欲廢詞尚意而典麗不得遺

詩有四離

雖期道情而離深僻 雖用經史而離書生  
雖尚高逸而離迂遠 雖欲飛動而離輕浮

詩有六迷

以虛誕而為高古 以緩漫而為冲澹

以錯用意而為獨善 以詭怪而為新奇

以爛熟而為穩約 以氣少力弱而為容易

詩有六至

至險而不僻 至奇而不差 至麗而自然

至巧而無迹 至近而意遠 至放而不迂

詩有七德德一作得

一識理 二高古 三典麗 四風流

五精神 六質幹 七體裁

詩法萃編卷六 折山詩式

詩有五格

不用事第一

作用事第二其有不用事而指意不前者入第二格

宜用事第三其亦有宜用事而格稍下者居第三

有事無事第四此於第三格中稍下故入第四

有事無事情格俱下第五情格俱下有事無事可知也

李少卿并古詩十九首

自漢之初王澤未竭詩教在焉昔仲尼所刪詩三百篇初

傳卜商後之學者以師道相高故有齊魯四家之目其五

言周時已見濫觴及乎成篇則始於李陵蘇武二子天與

其性發言自高未有作用十九首辭精義炳婉而成章始

見作用之功蓋前漢之文體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

草傅毅蔡邕所作以此而論前漢明矣

鄴中集

鄴中七子陳王最高劉楨辭氣偏正得其中不拘對屬偶

或有之語與興驅勢逐情起不由作意氣格自高與十九

首其流一也

文章宗旨

詩法萃編卷六 折山詩式

康樂公早歲能文性穎神徹及通內典心地更精故所作

詩發皆造極得非空王之道助耶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安

敢私焉曩者嘗與諸公論康樂為文直於情性妙於作用

不廢詞彩而風流自然彼清景當中天地秋色詩之量也

慶一作雲從風舒卷萬狀詩之變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

其氣正其體貞其貌古其詞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調逸其

聲諧哉至如述祖德一章擬鄴中八首經廬陵王墓臨池

上樓識度高明蓋詩中之日月也安可攀援哉惠休所評

謝詩如芙蓉出水斯言頗近矣故能上躡風騷下超魏晉

建安製作其椎輪乎

用事

詩人皆以徵古為用事不必盡然也今且於六義之中略論比興取象曰比取義曰興義即象下之意凡禽魚草木人物名數萬象之中義類同者盡入比興關雎即其義也如陶公以孤雲比貧士鮑照以直比朱絃以清比玉壺時久呼比為用事呼用事為比如陸機齊謳行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此規諫之忠是用事非比也如康樂公還舊園作偶與張邴合久欲歸東山

詩法茲編卷六 好山詩式

五

此敘志之忠是比非用事也詳味可知

語似用事義非用事

此二門未始有之而弱毛不能知也如康樂公彭薛纒一作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或可優負競豈足稱達生此蓋商推三賢雖許其退身不免遺議蓋康樂欲借此成我詩非用事也如古詩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曹植贈白馬王彪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又古詩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上句言仙道不可借次句讓一作求之無效下句略似指人如魏武呼杜康為酒蓋作者存其毛粉不欲委曲傷

平天真並非用事也

取境

或謂詩不假修飾任其醜朴但風韻正天真全即得上等予曰不然無鹽闕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則喪自然之質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閒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時意靜神王佳句縱橫若不可遏宛若神助不然蓋由先積精思因神王而得乎

詩法茲編卷六 好山詩式

六

重意詩例

兩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樂公覽而察之但見情性不覩文字蓋詣道之極也向使此道尊之於儒則冠六經之首貴之於道則居眾妙之門精之於釋則徹空王之奧但恐徒揮斧斤而無其質此伯牙所以歎息也曠昔國朝協律郎吳兢與越僧玄監集秀句二子天機素少選又不精多采浮淺之言以誘蒙俗特入瞽夫偷語之便何異借賊兵而資盜糧無益於詩教矣

跌宕格二品

越俗

其道如黃鶴臨風貌逸神王杳不可羈郭景純游仙詩左  
挹浮邱袂右拍洪厓肩鮑明遠擬行路難舉頭四顧望但  
見松柏園荆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  
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顛顛似人髡飛走樹閒啄蟲蠹  
豈憶往時日一作天子尊念茲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  
不能言

駭俗

其道如楚有接輿魯有原壤外示驚俗之貌內藏達人之  
詩法萃編卷六 村山詩式 七  
度郭景純游仙詩姮娥揚妙音共厓領其頤王亮志道情  
詩昔我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為無  
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飢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賀知章  
放達詩落花真好些一醉一回顛盧照隣勞作詩城狐尾  
獨東山鬼面參覃

澹沒格一品

淡俗

此道如夏姬嘗墟似蕩而貞采吳楚之風雖俗而正古歌  
曰華陰山頭百尺井下有流泉徹骨冷可憐女子來照影

不見其餘見斜領

調笑格一品

戲俗

漢書云匡鼎來解人頤蓋說詩也此一品非雅作足為談  
笑之資矣李白上雲樂女媧弄黃土搏作愚下人散在六  
合間濛濛若沙塵

對句不對句

上句偶然孤發其意未全更資下句引之方了其對語一  
句便點不假下句此少相敵功夫稍殊請試論之夫對者

詩法萃編卷六 村山詩式

八

如天尊地卑君臣父子蓋天地自然之數若斤斧跡存不  
合自然則非作者之意又詩語二句相須如鳥有翅若惟  
擅工一句雖奇且麗何異於鴛鴦五色隻翼而飛者哉

三不同語意勢

不同可知矣此則有三同三同之中偷語最為鈍賊如漢  
定律令厥罪必書不應為鄒侯務在匡佐不暇采詩致使  
弱手蕪才公行劫掠若評質以道片言可折此輩無處逃  
刑其次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詩教何  
設其次偷勢才巧意精若無朕迹蓋詩人偷狐白裘于闔

域中之手吾亦賞後從其漏網

偷語詩例

如陳後主入隋侍宴應詔詩日月光天德取傅長虞贈何  
劭王濟詩日月光太清上三字同下二字義同

偷意詩例

如沈佺期酌蘇味道詩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取柳惲  
從武帝登景陽樓詩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

偷勢詩例

如王昌齡獨游詩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雁悵彼飛有翅

詩法萃編卷六 析山詩式

九

嗟此罹憂患取嵇康送秀才入軍詩日送歸鴻手揮五絃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品藻

古來詩集多有不公或雖公而不鑒今則不然與二三作  
者懸衡於眾製之表覽而鑒之庶無遺矣其華瞻如百葉  
芙蓉商菖照水其體裁如龍行虎步氣逸情高脫若思來  
景過其勢中斷亦有如寒松病枝風擺半折

辨體有一十九字

夫詩人之思初發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

則一首舉體便逸情思一作情志等字亦然故各歸功一字偏

高偏逸之例直於詩體篇目風貌不妨一字之下風律外

彰體德內蘊如車之有轂眾輻歸焉其二十九字括文章

德體風味盡矣如易之有彖辭焉今但注於前卷中後卷

不復備舉其比興等六義本乎情思亦蘊乎十九字中無

復別出矣

高風韻清

忠臨危不

氣風情耿

逸體格開

節守道不

情緣境不

貞放詞正

志立心不

思語多含

德詞溫而

達心遠曠

意結日意

靜非如松風不動林狹

遠非謂森森望水沓沓

誠檢束防

悲修其

力體裁勁

閒情性疎

怨詞理棲

皎然盛唐詩僧吳興人字清晝姓謝氏靈運十世孫也

居杼山有詩名世稱晝公評其詩者謂在唐諸僧之上

顏魯公為刺史集文士撰韻海晝預其論著嘗作古體

詩十數篇求合章蘇州章大不喜明日獻其舊製乃極

稱賞云向不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粹可至也晝大其鑿藪之精六朝以來詩人爭尚用事然或不善驅使往往意為詞掩又守四聲八病之說動多拘忌真意寢失其陋劣者抄襲名篇攘奪佳句貽譏盜竊罔知愧恥晝乃著詩式論列用事不用事之優劣指示拘守聲病之流弊又著偷語偷意偷勢三例以偷語為鈍賊垂戒來學可云痛切其他論說皆中窾會惟論文章宗旨以乃祖康樂公為詩中日月未免阿其所好揄揚太過耳許印芳識

與元稹論文書

唐白居易樂天作元字微之詩與白齊名號元和體各有長慶集行世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人之文六經首之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騷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故聞明良之歌則知虞道昌聞五子之歌則知夏政荒下至商周異代同揆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察時政下不以詩道人情至於諂上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凋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皆不過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仿偃抑鬱不暇及他於時六義始缺矣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為喻諷賢姦則引香草惡鳥

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意什二三焉晉宋以還得者益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歌者百無一二於時六義寢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憫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歸花先委露之什要則要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於時

詩法萃編

卷六

興元論論文書

十

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閒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觀縷格律盡上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僕嘗憤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量才力欲振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口

味。嘗。讀。其。賦。雖。百。十。其。賦。指。之。不。差。則。知。宿。昔。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以。來。晝。課。賦。夜。課。書。閒。又。課。詩。不。遑。寢。息。以。至。口。舌。成。創。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鬢。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年。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詩。時。務。每。讀。書。史。多。

詩法萃編

卷六

興元論論文書

十

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卽。位。宰。輔。有。正。人。屢。降。璽。書。訪。入。急。病。僕。入。翰。林。拜。左。拾。遺。月。請。諫。紙。啟。奏。之。間。有。可。救。濟。裨。補。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次。以。塞。言。責。下。以。復。吾。生。平。之。志。豈。圖。言。未。聞。而。謗。已。騰。志。未。就。而。悔。已。生。况。謂。僕。實。爾。詩。眾。口。藉。藉。以。爲。非。宜。聞。哭。孔。戡。詩。眾。而。賑。賑。盡。不。悅。聞。秦。中。吟。權。貴。相。日。而。變。色。大。率。如。此。不。可。獨。舉。不。相。與。者。號。爲。沽。譽。爲。詆。訕。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爲。非。其。不。我。非。者。

202 99 192

184

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  
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卽足下。足下又十年  
來。困躓若此。嗚乎。豈四始六義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  
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  
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  
讀書屬文外。其它懵然無知。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  
章。固其宜也。日者聞親友閒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  
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婦女  
之口。每有咏僕詩者。此誠雕篆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  
詩法萃編 卷六 與元稹論文書 十五

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  
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謂之感傷詩。又有五  
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謂之雜律詩。凡十五  
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常盡致於執事。古人云。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  
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  
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  
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  
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兼濟之志也。  
詩法萃編 卷六 與元稹論文書 十六

謂之閑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  
律。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嘆。率然成章。非平生所  
尚。它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夫貴耳賤目。榮古  
陋今。人之大情也。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要之外。頗近興  
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  
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  
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不過雜律。與長恨歌以下耳。時之  
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  
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



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我。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神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一詠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焉。又非仙而何。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傲軒鼎者。又以此也。僕常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割。截或失於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鑑。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錄。簡當否。得其中矣。况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今且各纂詩筆。粗爲卷第。待與足下

詩法粹編

卷六

與元稹論文書十七

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按自詩規。諷得失。每觸忌諱。稱自詩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此書云八百首。但據謫官時所編而言耳。

樂天忠君愛國。如杜子美。詩亦神似子美。史稱其意存諷賦。篇時之病。補政之闕。識者比之風騷焉。今觀其論文一書。自敘平實。而底裏盡露矣。書作於謫官江州司馬時。題目論文。實專論詩。首段從人心交感處。溯詩之源。著詩之用。詩道之大。與治道相維繫。疏解精密。義蘊闕深。非尋常詩流所及。後又追敘少年苦學。力文。至神疲形病。猶未窺作者之域。長而加以閱歷講求。始知詩

合爲事而作。足見詩得真詮。甚難。後進之士。烏可以輕心掉之。書中。歷言詩道崩壞。已之憤發。振起而賦咏。上聞實欲兼濟天下。繼言詩人屯窮。已之忘懷。順處而守道。待時不患愛我無人。作詩指歸。及生平志節。具見於此。至論當代詩人。惟與杜公神合。志通。稱道之際。口不言師。心則以杜爲模範。書內所引石壕花門之章。宋門酒肉之句。此類皆白詩藍本。白更擴而充之。隨事納忠。諷諭詩。遂有百數十首之多。可謂善學少陵。而欲自成一家。數不可不變面目。白則變爲流易一派。遠遜杜之沈

詩法粹編

卷六

與元稹論文書十八

雄高老。是又不善變矣。流易之外。更有二病。一曰少變化。杜詩格調。無雷同者。能變化也。白詩篇法。往往犯複。如秦中吟十首。類皆著力後半。結句見意。數見不鮮。使人生厭。二曰太周切。白和答微之詩序云。每下筆時。輒相顧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理太周則詞繁。意太切則言激。與足下爲文。所長在此。所短亦在此。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引所作。稍刪其繁。而晦其義焉。白詩貪多好。盡常病。冗沓淺露。序言真有自知之明。此書之末。亦論及此病。而卒未能刪其繁。而晦其義。知過不改。大爲畢

生之累世之學白詩者。尙其鑒此三失哉。許印芳識。

又按此書大旨。祖述三百篇。持六義以相糾繩。故於列代詩人。少所許可。風雪花草之談。尤切中流俗人病。正言使悟。喚醒聵聵不少。然如陶公。大謝。明遠。小謝。太白。五家吟咏情性。各見天真。點染風華。不乏理致。其最著意之作。或賦或比。亦皆寄興深遠。如陶公種桑長江邊。大謝潛虬媚幽姿。明遠傷禽惡弦驚。小謝大江流日夜。太白蟾蜍薄大清。此等篇什。各有賦比興。合於風雅之義。太白樂府。諷諭尤多。餘四家諷諭較少。人各有心境。詩法萃編卷六。與元種論文書十九。

遇亦自不同。安可執方隅之見。概量古今人哉。讀此書者。慎勿隨聲附和。妄議前賢也。印芳又識。

附錄唐人雜說

陳伯玉子昂與東方左史虬書云。東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要競。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思古之人。常恐遷。頽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於解三處見明公咏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覩於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解君云。張茂先何敬祖。今東方生與之比肩。僕亦以為知言也。故感歎雅製。作修竹詩一首。

詩法萃編

卷六

附錄唐人雜說

三

當有知音以傳示之。詩見本集。茲不贅及。

士人造道志識為先。伯玉此書識議超卓。志氣高遠。宜其振頽靡而追風雅。昌黎為士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信非虛語。劉後村云。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首倡高雅。冲澹之音。一掃六代之纖弱。超於黃初建安矣。子壽太白王孟韋柳諸公。繼出。皆自子昂發之。觀其感遇諸篇。皆蟬蛻翰墨畦逕。使人讀之。有眼空四海。神游八極之興也。高彥恢云。伯玉詩音響冲和。詞旨幽遠。渾渾然有平大之意。若公輸氏。

當巧而不用者也。故能掩王盧之靡韻，抑沈宋之新聲。繼往開來，中流砥柱。上遏貞觀之微波，下決開元之正派。嗚呼！盛哉！二說足以發揮伯玉書意，故錄之。許印芳識。

孟榮本事詩云：李太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太白又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而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併優哉，故以詩戲子美云：飯嶺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

詩法萃編

卷六

附錄唐人雜說

三

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楊升菴云：觀太白全集，七言律詩絕少，以此言之，未窺六甲先制七言者，可發深省矣。唐之七言律，梁陳之樂府詩也。樂府起自漢人詩，兼眾體，原無挨板之法。流極至於齊梁陳隋，遂有五言八句七言八句之樂府詩，限以聲律，限以對偶，拘束甚而古意亡矣。唐人復古，學漢魏人，而別齊梁體為律詩，不得與古詩相混。好古之士，猶厭薄而不為。故陳李一集律詩殊少，七律更少。至朝廷大典禮，尚沿梁陳舊習，以七

詩法萃編

卷六

附錄唐人雜說

三

律為樂章，龍池諸篇全載唐史。當時御製及應制之作，亦多七律。風會所趨，材傑輻湊，名章俊語，聞見日出。而雲卿龍池首發奇弄，司勳鶴樓繼踵，縱筆古律，並用。遂創一代高格。太白欲以鳳皇鸚武角力，爭勝摹擬者，迹有同效。曠可知。七律非其所長矣。論者謂七律較五律，但多兩字，而構造之難十倍。五律如挽強弓，少開滿者，開至十分滿，尤不易得。盛唐人力能挽強者，以王維李頎高適岑參四家為最。厚詰雄秀，超妙高出，三家之上。然猶未盡其能事。少陵擴而大之，變而通之，植騷雅之幹於對偶聲律之間，用法甚嚴，取境甚寬，運之以縱橫排奐之筆，行之以渾灑流轉之氣，游刃有餘，無施不可。全集中得詩百七十首，單章優矣。連章尤勝。平調美矣。拗調尤奇。自有七律以來，此老開出特地。乾坤千百世，當奉為矩矱。視彼之小道，可觀君子不為者，豈不倖矣。太白天才豪放，不奈拘束於此體，不甚留意。目觀少陵諸作，斂才就範，而能舒卷自如，無拘束態。吾知其帖然心服，歎賞不置。烏有是非顛倒，反譏其拘束者乎。孟榮傳飯嶺詩，姑妄言之爾。即太白併優之說，亦但可論梁

陳而不可論盛唐後之學者專工樂府古詩如東野長吉不作七律亦足名家若從事於斯即當師法少陵且當參之盛唐以後諸名家用廣其益未可概以俳優視之也許印芳識

少陵論詩有六絕句大旨在別裁偽體多師爲師攀屈宋親風雅掣鯨碧海勿沾沾於翡翠蘭若學者無不誦習之矣此外更有要義貫徹首尾亦於其詩見之八哀詩云詞林有根柢謂詩文各有本源無容襲取故嘗自述曰讀書破萬卷謂以博學爲先務也又曰熟精文選理萬卷中特

詩法萃編

卷六 附錄唐人雜說

三

標此書且著其理謂自選學入門也又曰語不驚人死不休謂吐棄凡近自鑄偉詞也凡詩宜如此刻意淘洗而一篇之中尤貴濃淡相參有警策語特立檣柱始能出人頭地若隨筆勇行無警策處覽之者一望白蕓黃茅何處覓琪花瑤草一路平岡順壑何處見水簾霞標篇什雖多不足當人一盼六朝詞客有攻書學生著述富而無可采錄者正坐此病杜牧懷志氣出失言以自助後學志在不朽即當奉爲鍼砭也夫詩語驚人道在日新天壤間見見聞聞無日不除舊布新詩亦與之俱新不必作意矜奇自

有驚人之句新之一字杜屢言之如曰猥誦佳句新又曰新詩句句好稱人亦曰岑參多新詩稱嚴武曰詩清立意新其餘不可枚舉詩欲生新功在創造然創造非難安穩爲難善求新者錯綜變幻中關鍵法密斷削鍛鍊後斧斲痕化如是而後能穩可以成句可以成篇故曰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詩之不穩爲有瑕也初脫稿時往往瑜瑕互見去瑕留瑜貴乎能改故曰新詩改罷自長吟詩之爲瑕有病在形貌者有病在神骨者形貌之病心粗者亦知之神骨之病心細者乃知之心之入細又必再三推勘積

詩法萃編

卷六 附錄唐人雜說

四

久閱歷乃能得之故曰重與細論文又曰晚節漸於詩律細詩律入細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矣於是有發乎至情痛於淋漓者有出於天機自然高妙者所謂意慳關飛動篇終接混茫此等並是入神之筆杜蓋屢自信之曰下筆如有神曰詩興不無神曰詩成覺有神曰詩應有神助詩至入神詩之聖矣雖然君子之爲詩也借寫胸臆而已杜詠懷云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又曰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其立志之遠且大未肯作三代下人物又何封以詩人自命故曰詞賦工無益又曰文章一小技於道

示為尊杜自貶損其詩如是東坡所謂詩外尚有事在也。世人僅以詩人目之非知杜者亦豈知詩者耶後生學杜當致力於大本大源之地也。

杜集論詩之句悉後學之津梁然詞約義豐亦言近指遠淺人未易測識茲摘切要者闡釋其義詮次成篇以示初學入神以前其說有七其功關一不可大神是七者歸宿處此境非學可至惟當涵養以俟之耳又按少陵進鵬賦表總敘平生述作自許為沈鬱頓挫此四字乃杜自成大家真寶本領蓋惟才思沈鬱則不著一浮

詩法萃編卷六附錄唐人雜說

詞而積之為渾雄發之為悲壯亦惟音情頓挫則不使一直筆而抑之為拗折揚之為奇矯如此之作杜集美不勝收他人偶一有之大家則十有三三耳在杜如飛將軍猿臂善射乃其天性後人當以學力追逐之學而未至於此亦終不能入神境也許印芳識

昌黎樊紹述墓誌銘略云樊紹述既卒愈從其家得所著書七十餘卷雜文詩賦千二百餘篇日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畢具海含地負放恣橫縱無

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乎紹述於斯術可謂至極者矣銘曰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人哉莫覺屬神祖

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歸其妙造自然即誌所云不煩繩削而自合也

沈歸愚曰韓公於他人之文從無傾倒至斯者又所載卷帙如許之多而今所傳紹述文惟絳守居園池記一篇又極僻至不可句讀與所稱不煩繩削文從字順者不合豈只傳其僻至而文從字順者俱亡失耶不然

詩法萃編卷六附錄唐人雜說

以公之修辭立誠不應反言之以誤來學也○愚按自必義畫卦始有文字歷朝著作有創無因唐虞三代之書不相蹈襲尚存十三經可為證據詞必己出一語總括文字體要剽賊二語切指漢後通病物極必反天生韓公以紹斯文之統而起八代之衰所作文字鎔經鑄史自開堂奧惟不蹈襲古人是以追逐古人紹述為文有志於此公為作墓誌銘發明此旨以詔來學若論文格誌銘所推許者惟公足以當之必如歸愚之說粘滯樊氏以勘離合毋乃刻舟求劍乎

答李胡書略云。將漸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愈之所為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如是者亦有年。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而務法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

詩法萃編 卷六 附錄唐人雜說

矣。吾又懼其雜也。進而重之乎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乎仁義之途。游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乎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待用於人者。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陳言者古書中舊文也。去之者不襲其字句也。與詞必已出同意。汨

音其水流也。从子日之曰與。日月之日音密音骨者不同。

答劉正夫書略云。為文宜師古聖賢人。師其意。不師其詞。文亦無難易。惟其是爾。夫百物朝夕所習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視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周秦而降。漢朝名人。莫不能為文。獨賈董匡劉揚馬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顯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若聖人之門。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因循

詩法萃編 卷六 附錄唐人雜說

者曰其舊循其常不變易也。賈董匡原文遺漏。今為補之。

儲同人曰。答劉正夫是作文要旨。答李胡是用功節奏。二書闕一不可。沈歸愚曰。師古師意。惟其是三層。即是立異。立異即是能自樹立。又必用功深。而後收名遠。指示作文要旨。深切著明矣。若不師古。或師古而不師其意。必至剽竊字句。剽說雷同。不能立異。又何能自樹立。若務立異而不師古。必至詭幻百出。文品日趨於下。師古立異。用功不深。意味淺薄。未足名家。皆非能自樹立者也。

答尉遲生汾書略云。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詞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所能言者。皆古之道也。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子欲仕乎。其往問焉。若獨有愛於古之道。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詩法萃編

卷六

附錄唐人雜說

完

沈歸愚曰。文必本乎其實。猶白賁無飾。自然致飾而亨也。若其實不存。如木無根。水無源。立見其枯涸而已。入手一段。論文之義已盡。所謂古之道也。末云繼今以言。引而申之。爾豈外此。別有文章之道耶。

以上四條。雖論古文義。通詩法。蓋文字根柢在經史。而立德又立言之大本。昌黎論文曰。必出入仁義。又曰。行之乎仁義之途。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所謂慎其實。而有諸中者此也。夙昔懷仁抱義。又能沈酣古籍。取著華而為文。即以餘力為詩。上者追逐雅頌。如琴操諸詩。

詩法萃編

卷六

附錄唐人雜說

三

及元和聖德詩。平淮西碑詩是也。次者追逐漢樂府如灌吏篇。董生行是也。又次者追逐陶謝如秋懷。南溪始泛。縣齋有懷。答張徹諸詩是也。又次者追逐李杜如雉帶箭。汴泗交流。聽穎師彈琴。和送盤谷子。訓雲。夫望秋作等篇是也。凡此皆由根柢深。故枝葉峻茂。後之讀其詩者。往往舍本求末。且妄生訾議。謂其以文為詩。不合體格。獨不思三百篇固宇宙大文字也。如國風之七月。東山谷風。氓篇。小雅之小弁。楚茨。大雅之生民。抑戒。魯頌之泮水。閟宮。此等長篇。純乎以文為詩。先民有作。體格如是。聖人刪訂。垂為典則。久矣。唐詩名為復古。上者仰瞻漢魏而已。惟昌黎大手筆。追逐雅頌。風格之高。突過李杜。論者反譏其以文為詩。陋矣。謬矣。學者胸有定識。不為浮言所惑。庶幾涵養泉源。而洪濤濬發乎。許印芳識。

昌黎論當代入詩。深嘉射洪曲江諸公。力能復古。而尤推崇李杜。故其薦士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李杜雖負重名。時人猶以私意窺測。妄分優劣。公特駁正之。調張籍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

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具此卓識。又出以公心。可為千秋定論。篇末自述云。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此可見其宗仰。李杜神合志通。而公之詩。實能於李杜外。拔戟成隊。大槪意主生造。詞貴渾成。其自得之妙。一見於醉贈張秘書。云險語破鬼膽。高詞絕皇墳。至寶不雕琢。神功謝鉏耜。再見於薦士詩。云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纂。三見於送無本師云。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淡。此皆自道所得。以教後學。而仍不外詞必已出。文從字順之旨。又按詩。生造須放。

詩法萃編

卷六 附錄唐人雜說

三

膽為之始。能截斷眾流。別開宗派。公送無本師云。無本於為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示之以難。仍然勇往。始所謂詩膽大於天者。無難赤手縛麒麟矣。然既鼓勇前進。又當慘淡經營。精純鍛鍊。始能造渾成地位。若恃才鹵莽。疵類必多。公嘗稱崔立之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又贈立之詩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輸不盡。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蠖蚓。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以黃金擲虛牝。褒獎而兼惋惜。蓋為鹵莽人痛下鍼砭也。此外詩句。有不言詩文。而可悟用筆之法者。雉帶箭云。將

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此可悟詩文澹澹法。聽穎師彈琴云。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此可悟詩文頓挫法。至云餘事作詩人。則又與少陵文章一小技之言。同聲相應矣。許印芳識。

李文饒德裕論文云。沈休文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得閒。旨則未遠。未可以言文外意也。古之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尤。詞寡累句。古辭如金石琴瑟。尚于至音。今則如絲竹鞀鼓。迫于促節。即知聲律之為弊也。久矣。又云。世有

詩法萃編

卷六

附錄唐人雜說

三

非文章者。曰詞不離於風雅。思不越於楚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予曰。譬如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其所以為靈物者也。嘗為文。箴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杼柚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績。彌不足貴。如彼璞玉。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其大旨如此。揚子云。杼柚。作也。東齊之地。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工作之名也。

文饒之言。皆論詩。其意以自然為宗。故謂聲律有害于至音。雕繪有傷于良寶。而日月常新之說。精確不磨。學者當思日月常見。何以能光景常新。參透此中消息。則



無窮出清新矣。許印芳識。

施希聖

肩吾

睦州人。元和十年進士。嘗以豫章西山乃十

二真仙羽化之所。心慕之。因卜隱其間。爲詩奇麗。有西山集。其自序畧云。二十年辛苦烟蘿松月之下。或時學龜息。飲而不食。腸胃無滓。形神益清。見天地六合之奧。凡奇兆異狀。闕乎心目者。銳思一搜。皆落我文字網中。

右說親切有味。朱子嘗言。今人做詩不好。只是不識之故。所以不識。又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百工技藝。

詩法萃編

卷六

附錄唐人雜記

三

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若心裏鬧。如何見得到。做得精。朱子之言。卽是施說意旨。所以教人養心也。昌黎論文。教人養氣。養氣之道。在集義。養心之道。在寡欲。二者皆養文之源。皆宜法孟子學者。勿以老生常談而忽之。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卷六下

二十四詩品

唐司空圖表聖原本

石屏許印芳麟篆校刊

雄渾

大用外腴真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為雄具備萬物橫絕  
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非強  
來之無窮

沖淡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荏苒  
在衣閱音修篁美曰載歸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脫有形似  
握手已違

纖穠

采采流水漾漾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  
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隣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不盡  
與古為新

沈著

綠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子

遠行所思不遠若為平生海風碧雲夜渚月明如有佳語  
大河前橫

高古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汎彼浩劫宵然空蹤月出東斗好風  
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虛佇神素脫然畦封黃唐在獨  
落落玄宗

典雅

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  
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

其曰可讀

洗鍊

如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淄磷空潭瀉春古鏡  
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氣載歌幽人流水今日  
明月前身

勁健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真茹強蓄素  
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實  
御之以終

詩法萃編卷六下 二十四詩品

二

綺麗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淡者屢深霧餘水畔紅杏  
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樽酒滿伴客彈琴取之自足  
良殫美襟

自然

俯拾即是不取諸隣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  
歲新真與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雨采蘋薄言情悟  
悠悠天鈞

含蓄

詩法萃編

卷六 二十四詩品

三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已若不堪憂是有真宰與之  
沈浮如漾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  
萬取一收

豪放

觀化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強天風浪浪海山  
蒼蒼真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後引鳳凰曉策六鼈  
濯足扶桑

精神

欲返不盡相期與來明澗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柳

樓臺碧山人來清酒深杯生氣遠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  
伊誰與裁

縝密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水流花間清露  
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爲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猶春於綠  
明月雪時

疎野

惟性所宅真取弗羈控物自富與率爲期築室松下脫帽  
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爲若其天放

詩法萃編

卷六 二十四詩品

四

如是得之

清奇

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時雪滿竹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履  
尋幽載瞻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心淡不可收如月之曙  
如氣之秋

委曲

登彼太行翠繞羊腸香露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聲之  
於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澹泮鵬風翱翔道不自器  
與之圓方

實境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清閒之曲碧松  
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遇之自天  
冷然希音

悲慨

大風捲水林木為摧適苦欲死招憇不來百歲如流富貴  
冷灰大道日喪若為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蕭蕭落葉  
漏雨蒼苔

形容

詩法萃編卷六二十四詩品

五

絕佇靈素少迴清真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變態花草  
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得似  
庶幾斯人

超詣

匪神之靈匪幾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莫至臨之  
已非少有道氣終與俗違亂山喬木碧苔芳暉誦之思之  
其聲愈希

飄逸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緱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惠中令色

細細御風蓬葉汎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期之  
欲得愈分

曠達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如尊酒日往  
烟蘿花覆茆簷疎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歌孰不有古  
南山峨峨

流動

若納水輪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體如愚荒荒坤軸悠悠  
天樞載要其端載聞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無來往千載

詩法萃編卷六二十四詩品

六

是之謂乎

司空表聖、虞鄉人、唐季登第、官舍人、天下將亂、告歸、隱  
王官谷、朱溫篡唐、召為尚書、不應、聞哀宗被弑、不憚數  
日卒、後人作詩弔之云、泉石殉君王、蓋隱逸中節義人  
也、生平酷好吟咏、有杏花絕句云、浮世榮枯總不知、且  
憂花陣被風吹、儂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只賞詩、其  
矜重如此、所著詩文有一鳴集、文有與李生論詩書、謂  
味在酸醎之外、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王右丞、韋蘇州、  
澄澹精緻、格在其中、因自舉所得句、如暮聲花院閉、幡

影石壇高松日明金像山風響木魚川明虹照雨樹密  
鳥衝人暖景雞聲美微風蝶影繁此類皆有味外味其  
教人爲詩門戶甚寬不拘一格嘗撰二十四詩品分題  
繫辭字字新創比物取象目擊道存然品格必成家而  
後定如雄渾高古之類其目凡十有二至若實境精神  
之類乃詩家功用其目亦十有二竊嘗會通其義究厥  
終始詩興所發不外哀樂兩端或抽悲慨之幽思或騁  
曠達之遠懷佇興而言無容作僞其作用有八先從實  
境下手次加洗鍊工夫敘事要精神寫情要形容意要

詩法萃編卷六二十四詩品

委曲法要縝密而總歸於氣機流動出語自然其深造  
之境有二溫厚微婉則有含蓄之美刻摯切至則有沈  
著之美所造既深始成家數分門別戶加以品題雄渾  
第一高古次之豪放第三勁健第四起謂五飄逸六清  
奇七冲淡八疎野九典雅十綺麗十一纖穠十二末一  
品外貌多內功少要貴麗而樹骨濃而澤古方可成家  
故其疏麗在濃淡之間疏濃在與古爲新也試以此說  
讀此書詩域之秘鑰可得其竅必開矣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卷六終

附錄表聖雜文

與李生論詩書

文之難而詩尤難古今之喻多矣愚以爲辨於味而後可  
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  
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中華之人所以充  
飢而遠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醢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  
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淳澁淵雅  
皆在其中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  
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

詩法萃編卷六司空圖雜文

妨於道學哉賈固信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大  
抵附於蹇澁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噫近而不浮遠  
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竊嘗自負既久而愈  
覺缺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銷又人  
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上句云隔谷見雞又雨微吟足思  
花落夢無悽又夜短猿悲滅風和鵲喜靈得於山中則有  
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  
於江南則有日帶潮聲晚烟和楚色秋一作或鼓和潮暗  
同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得於塞上則有馬邑經寒

慘鵬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驛驢思故第。鸚武失佳人。又鯨鯢人海。迴魑魅棘林。幽得於道宮。則有碁聲花院。開幡影石壇。高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山風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原。則有暖景雞聲。美微風蝶影。繁又遠。陂春早。滲猶有水禽飛。上句云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得於樂府。則有晚妝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憶遠。則有客來當意慳。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瀆於淺澗。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言云。逃難人多

詩法萃編

卷六

司空圖雜文

九

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言絕句云。甲子今重數。生涯只自憐。殷勤元旦日。敲午又明年。七言絕句云。故國春歸未有涯。小樓欄檻別人家。五更惆悵。回孤枕。猶自殘燈夢落花。皆不拘於一概也。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豈容易哉。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倘復以全美為上。卽知味外之旨矣。勉旃。司空表聖再拜。

表聖論詩。味在酸醎之外。因舉石丞蘇州。以示準的。此

是詩家高格。不善學之。易落空套。唐人中。王孟韋柳四家。詩格相近。其詩皆從苦吟而得。人但見其澄澹精緻。而不知其幾經淘洗。而後得澄澹。幾經鎔鍊。而後得精緻。學者於一切陳腐之言。浮淺之思。芟除淨盡。而後可入門徑。若從澄澹精緻外。貌求之。必至摹其腔調。襲其字句。未有不落空套者。所謂優孟衣冠也。然欲淘洗鎔鍊。而不知審端致力之方。或竟探之茫茫。索之渺渺。雖極雕肝鏤腎。亦終惘恍而無憑。蓋詩文所以足貴者。貴其善寫情狀。天地人物各有情狀。以天時言。一時有一

詩法萃編

卷六

司空圖雜文

十

時之情狀。以地方言。一方有一方之情狀。以人事言。一事有一事之情狀。以物類言。一類有一類之情狀。詩文題目所在。四者湊合。情狀不同。移步換形。中有真意。文人筆端有口。能就現前真景。抒寫成篇。卽是絕妙好詞。所患詞不達意耳。此際宜用淘洗鎔鍊工夫。凡我見聞所及。有與古今人雷同者。人有佳語。卽當闕筆。或另構思。切忌拾人牙慧。人無佳語。我當選以精心。出以果力。眼光所注之處。吐糟粕而吸菁華。畧形貌而取神骨。此淘洗之功也。興酣落筆。如黃白合冶。大氣鼓鑄。成篇之

後細檢瑕疵。平者易之以拗峭。板者易之以靈活。繁者易之以簡約。疎者易之以縝密。啞者易之以鏗鏘。露者易之以渾融。此鎔鍊之功也。功候深時。精義內含。淡語亦濃。寶光外溢。樸語亦華。既臻斯境。韻外之致。可得而言。而其妙處。皆自現前實境得來。表聖所云。直致所得。以帶自奇也。其自舉所得。亦多警句。如松涼夏健人。樹容鳥衝人。暮聲花院閉。落葉穿破屋。得劍乍如添健僕。小爾花韻午晴初等句。皆現前實境。而落筆時。若無淘洗鎔鍊工夫。必不能著此等語。日此而推。王章諸家詩。

詩法萃編

卷六

十一

能出奇之故。可默會矣。自表聖首揭味外之旨。逮宋滄浪嚴氏。專主其說。行爲詩話。傳教後進。初學之士。無高情遠識。往往以皮毛之見。窺測古人。沿襲摹擬。盡落空套。詩道之衰。常坐此病。愚思發其蘊。而振救之。因抄表聖書。詳論如此。許印芳識。

與王駕評詩書

王生足下。來伎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類。而後神躍而色揚。今之贊稅者。反是。若即醫而斬其病也。唯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耳。以是率人以謾。莫能自

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工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較量哉。國初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甯。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夏。若清風之出岫。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勅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閻仙東野。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逾稀淺矣。然河汾麟符之氣。宜繼有人。王生寓居其間。浸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借乃詩家之所尙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尙

詩法萃編

卷六

十二

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撐霆裂月。劫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怍也。一本有道之。不疑四字。

首段痛扶文人。護短之病。而以學詩護短。爲死於詩語。甚痛切。蓋學詩本欲流傳千載。然必攻去其病。詩乃得工。可以流傳不朽。若諱疾忌醫。不願攻去。詩病既多。無可傳者。究與草木同腐。雖苦吟百年。亦何益哉。中間論有唐一代詩人優劣。蓋據一時所記憶者。畧舉數人。以伸其說。故人多遺漏。而論中晚唐人。殊乖公允。大曆十數公。雖不及李杜王韋。置之其次。皆無愧詞。而云元白

力勅氣屏乃都市豪估。貶之太過非公論也。閻仙東野並擅天才。東野才力尤大。同時惟昌黎伯與之相敵。觀集中聯句詩可見。兩人生李杜之後。避千門萬戶之廣衢。走羊腸鳥道之仄徑。志在獨開生面。遂成僻澁一體。而東野古詩神旺興來。天骨開張之作。不特追逐李杜。抑且希風漢京。劉得仁輩。豈能望其項背。表聖相提而論。蓋止取其律詩。又止摘句稱佳。恰是劉得仁輩身分。故云時得佳致。亦足滌煩。持此以評東野。正如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卽以之評閻仙詩。亦未允協。閻仙律詩固多首尾完善之作。古詩亦有沈鬱頓挫者。表聖未之知也。嚴滄浪論詩宗法表聖。而極力推尊李杜。謂郊島輩如蟲吟草間。肆口詆譏。尤爲妄誕。晚唐人温李詩名最盛。義山高作。直逼老杜。此外如杜牧之。馬虞臣。羅昭諫。皆晚唐中矯矯者。表聖乃云劉得仁後。所聞逾褊淺。豈未見温李諸人之詩耶。書末謂王駕五言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所尚。此語足爲後學模楷。詩家題目各有實境。詩人構思必按切實境。始能掃除陳言。獨抒妙義。初學不明此理。題目到手。輒以浮泛之詞。應酬了事。此題

之詩可移之彼題。而彼題之詩又可移之此題。受病日深。終身不可救藥矣。許印芳識。

與極浦談詩書

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談哉。然題紀之作。目擊可圖。體勢自別。不可廢也。愚近作虞鄉縣樓及柏梯二篇。誠非平生所得者。然官路好禽聲。軒車駐晚程。卽虞鄉入境可見也。又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清。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其柏梯之作。大抵亦然。浦

公試爲我一過。縣城少留。寺閣足知其不恠也。豈徒雪月之間哉。佇歸山後。看花滿眼淚。回首漢公卿。人意共春風。上二句哀多如更聞。下至於塞廣雪無窮之句。可得而許也。鄭雜事不罪章。指亦望呈達。知非子狂筆。書內所舉近作。原非出色之詩。而自夸如是者。喜其著題也。可見古人作詩。以真切爲貴。初學之士。宜先講明此理。從真切處用功。門路不差。自有升堂入室之日。慎勿視爲老生常談也。書之尾段。頗嫌冗雜。末十一字。事理未詳。難分句讀。表聖自號知非子。此書自夸其詩。故



云狂筆許印芳識

題柳柳州集後序

金之精。鑄考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聲。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為文為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愚觀文人之為詩。詩人之為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術其功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鬥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勦敵也。嘗觀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揭電。奔騰於天地之間。物狀奇變。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所作。亦為詩法。卷六。司空圖釋文。一五。

適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搜研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澁。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世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云。

此篇品評諸家。語皆愜當。其論兼善之功。既專一語。意猶隱晦。宜增三字。作既專攻他技。意始明透。其意蓋言

嬖而繫戀所尚之詩文。既而專攻他技也。首段議論謂作者為文為詩。必當兼善。其實古來詩文專工者多。兼善者少。如韓吏部根柢深厚。古文擅長。直起八代之衰。其視詩歌。僅同末技。故嘗自道云。餘事作詩人。蓋以全力為古文。以餘力為詩。而詩雖夏夏獨造。自成一。家。究不如其文。汪洋渾涵。雄視百代。柳州之亦與。學皆不逮。韓而詩文亦能兼善。古文較優。詩則邊幅太狹。不及韓之瑰璋。李杜三公皆專工於詩。妙處非韓柳所及。雖亦能為古文。而菁華既竭於詩。文筆遂少光燄。太白之文

詩法卷六 司空圖釋文 十六

可讀者多。子美之文可觀亦少。且有拙澁繁贅之病。其詩較太白尤為登峯造極。詩愈工而文愈拙。物莫能兩大。亦有數存焉爾。而詩序特佳。如八哀詩。公孫劍器行。同元使君春陵行人日。追酬高蜀州。諸篇序文皆妙。當其下筆。詩語既不草草。詩序亦必加工鍛鍊。而非夙昔能為古文。下筆時縱極鍛鍊。亦難入妙。是知專攻吟咏者。亦宜學為古文。詩中敘事。並須行以古文筆法。不但序文也。總而論之。才大之人。無施不可。其間必有精神專注。獨出冠時之技。欲工他技。仍須用專注工夫。深入

聞與始能兼善而兼善之技終不如專工者之神。變  
化輝光日新。足見業貴專精。尤貴深造。泛鶩淺嘗。乃學  
者之大患也。噫嘻。慎之。許印芳識。

詩賦贊一本無贊字

知道非詩。詩未為奇。研昏鍊爽。夏魄淒肌。神而不知。知而  
難。狀。渾之八。根。捲之萬。象。河。渾。沈。清。放。恣。縱。橫。濤。怒。靈。巖。  
掀。翻。倒。鑿。空。擢。壁。瑤。冰。擲。戟。鼓。照。呵。春。霞。溶。露。滴。鄰。女。  
有。嬉。補。袖。而。舞。色。絲。屢。空。續。以。麻。絢。鼠。革。叮。叮。熒。之。則。穴。  
蟻。聚。汲。汲。積。而。成。垤。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歷。詆。一作該自  
字。非。是。

詩法萃編

卷六 司空圖雜文

十七

是非吾心也。有一作自成。一作賸賸。

此篇全為後世詩家發揮詩筆之奇。入手作翻案語。撇  
開知道。點出奇字。以下逐層摹寫。始之以陳言務去。刻  
意苦吟。終之以手握造化。元氣與伴。中間下筆有神。醜  
而後肆。赫赫乎金石千聲。雲霞萬色。鄰女八句。以寒儉  
細碎諸家襯托。其奇益見。遂乃揚扈風雅。比諸日星。結  
言。歷詆自是非吾心也。殆以入手翻案。語似詆諆。特解  
釋之耳。愚按。文為載道之器。孔子贊鴟鵂蒸民。二詩以  
為知道。一則明乎治亂安危之機。一則究乎天人性命。

之理。是固知道之大者。推而概諸三百篇。或通諷諭而  
盡忠孝。或申美刺而著勸懲。見淺見深。無非知道之人。  
後之學者。舍道無以為詩。於道苟無所知。於詩即無所  
解。縱解謳吟。發乎性情。必不能止乎禮義。辟如國風好  
色而淫。小雅怨誹而亂。豈非風雅罪人。又其甚者。馳騁  
末流。踵麗增華。李士恢云。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  
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此等詩並無性情。何論禮義。昧  
者不知其弊。方且詫為新奇。豈知詩之奇者。不離乎道。  
三百篇中。已無奇不有。試為畧陳。梗槩履武生子。並徵

詩法萃編

卷六 司空圖雜文

十八

獸字鳥翼之跡。此據事直書而奇也。郊禱靈應。遂撰降  
鳥生商之文。此因事附會而奇也。聖女德均天妹。良翰  
生本嶽神。此以夸飾見奇也。帝謂文王如接鬻。文王  
咨殷如聞太息。此以假託見奇也。考室考牧。占夢告祥。  
小東大東。占星告病。此以設想見奇也。小弁比興參差。  
不拘義例。鶴鳴四比成章。不露正意。斯干駢偶。單句貫  
穿。裳華咏嘆。豈句迭更。文王銜尾。聯章有警。植首分段。  
魚要用短。伐檀用長。此以變格見奇也。緇衣每章。夾一  
言兩句。碩人末章。非疊字六句。生民連用十寶。鴟鵂連

用九子。東漢連用九我。北山連用十二。或此以創調見奇也。東山以隔句合韻。采芑以三句合韻。蒸民之百辟。章前後合韻。中間換韻。江漢之租。豈章。百叶以音合前章韻。此以合韻見奇也。至如小戎之寫戎器。碩人之寫美質。東山之寫閭情。無羊之寫牧狀。分明如畫。已見筆墨之奇。而大明生民。縣皇矣。公劉七月。諸篇詳敘。有周一代祖德宗功。王業農政。鉅細畢舉。突過史筆。正如范蔚宗自評其文體大思精。實天下之奇作。詩筆之奇。至此無以復加。讀者輒望洋向若。而歎而河。渾沈清不足。

言矣。然如上文所陳據事直書諸法。後學祖述。加以活變。徂往出奇制勝。惟大明諸篇。闔深肅括。後人學之。不至者。由於見道淺而筆力弱。又作用不熟。有恢張無變化。遇好題目。亦不能盡題之能事。若夫理學名儒。見道宜有深者。而詩亦不逮古人。因其高談性命。薄視秘文。偶然拈筆。直以理語爲詩。且以語錄爲詩。自三百篇以至三唐。無此體格。陳腐鄙俗。墮入惡道。表聖云。知道非詩。詩未爲奇。此類是矣。而以之論三唐以上之詩。實屬悖謬。學者誤信其說。舍道求奇。必將妄逞筆鋒。橫發論。

識。寄愁埋憂者。不難叛散五經。滅奔風雅矣。一言不習。流弊無窮。安可不駁正其失。以祛後學之惑哉。許印芳

又按楊升菴集。載表聖此贊首句。作自知非詩。且解之曰。自知非詩。乃是詩也。詩未爲奇。乃是奇也。句法亦險怪。此蓋因原文未妥。而改知道爲自知。且曲爲之說。然細玩文義。反不通順。不如仍舊之爲愈也。印芳又識。

詩法萃編卷七

滄浪詩話上

宋嚴

羽儀卿原本

石屏許印芳

詩辨

印芳按滄浪辨詩謂當以漢魏晉盛唐為師此至當不易之論後學宜當辨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和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也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

詩法萃編卷七滄浪詩話

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吾評之非僭也辨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若以為不然則是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

之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又盡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隱者倘猶於此而無見焉則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功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由入門

詩法萃編卷七滄浪詩話

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又曰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王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詞朝夕諷咏以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諸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從頂顛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印芳按段未講學詩次第而根柢在讀書窮理詳見後段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

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淒婉、澤平聲

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

其大概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沈着痛快、

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

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詩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

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

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

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

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且其

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

之反覆、終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

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然則近

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國初之

詩、尚公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

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

人、平澹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

詩法萃編卷七 拾遺詩話

四

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  
人、平澹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  
矣、山谷用工、尤為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為江西宗  
派、近世趨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  
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  
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  
法眼之無傳久矣、唐詩之說未唱、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  
也、今既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得  
非詩道之重不幸耶、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

禪以為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後捨漢魏

而獨言盛唐者、謂詩體餘體格博覽羣書自知之雖獲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五言、三變而

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五言起於李陵、蘇武、或

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傅、章孟、六言起

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

以時而論、則有

建安體

漢末年號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

黃初體 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

正始體 魏年號諸公之詩

大康體 晉年號左思潘岳二張二陸諸公之詩

元嘉體 宋年號諸公之詩

永明體 齊年號諸公之詩

齊梁體 而前之

南北朝體 與齊梁體一也

初唐體 唐初諸公之詩

盛唐體 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

詩法 編卷七 論源詩詩

大曆體 大曆十才子之詩

元和體 元白諸公

晚唐體 溫李諸公

本朝體 通前後而言之

元祐體 蘇黃陳諸公

江西宗派體 山谷為之宗

以人而論則有

蘇李體 李陵蘇武也

曹劉體 子建公幹也

阮嗣宗體

左太沖體

張景陽體

陶體 淵明也

謝體 靈運也

鮑明遠體

謝玄暉體

徐庾體 徐陵庾信也

沈宋體 佺期之

陳拾遺體 陳子昂也

王楊盧駱體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張曲江體 始與文獻公九齡也

太白體

少陵體

高逵夫體 常侍適也

岑嘉州體

孟襄陽體

王右丞體 王維也

五

六

韋蘇州體韋應物也

韓昌黎體

柳子厚體

韋柳體蘇州與儀曹合言之

李長吉體

溫飛卿體

李義山體即西崑體也

盧仝體

白樂天體

詩法萃編卷七 李長吉詩話

元白體微之樂天其體一也

杜牧之體

張籍王建體謂樂府之體同也

賈浪仙體

孟東野體

杜荀鶴體

東坡體

山谷體

后山體后山本學杜其語似之者但數篇他或似而又不全又其他則本其自體耳

王荆公體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

邵康節體

陳簡齋體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異

楊誠齋體其初學半山后山體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已而盡棄諸家之體而別出機杼蓋其自序如此也

又有所謂

選體又選詩時代不特體製隨異今人謂五言古詩為選體非也

柏梁體漢武帝與群臣共賦七言每句用韻後人謂此體為柏梁體

玉臺體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若何謂繼此者為玉臺體其實則不然

西崑體即李商隱體兼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也

詩法萃編卷七 倉浪詩話

香奩體韓偓之詩皆裙裾脂粉之語有香奩集

宮體梁簡文帝詩傷於綺靡時號宮體其體製尚或不一然大概不出此耳

有古詩

有近體即律詩也

有絕句

有雜言長短句也

有三五七言自三言而終以七言隋鄭世翼有此詩秋風滿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

有半五六言晉傅玄鷓鴣生寒北之篇是也

有一字至七字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又隋人應  
為法故不詔有三十字凡三句七言一句九言不足  
列於此也

有三句之歌高祖大風歌是也古華山畿二十五  
首多三句之詞其他古詩多如此者

有兩句之歌荆軻易水歌是也又古詩有青驄白馬  
共戲樂女兒子之類皆兩句之詞也

有一句之歌漢書抱鼓不鳴童少平一句之歌也又漢童  
一句也○即芳按漢人一句歌前後叶韻自成章法抱鼓

句鳴與平叶是也後引之句不叶韻原詩亦不止一句

有口號或四句或八句

有歌行古有鞠歌行放歌行長歌行短歌行  
又有單以歌名者行名者不可枚述

有樂府漢武帝定郊祀立樂府採齊楚趙魏之聲以人樂  
府以其音詞可被於絃歌也樂府具備眾體兼統

詩法萃編卷七 滄浪詩話

九

原名故

有楚詞屈原以下仿楚詞  
者皆謂之楚詞

有琴操古有水仙操琴操德源所作別鶴操高陵牧子所作  
○即芳按琴操多為聯舉一示人下餘倣此

有謠沈炯有獨酌謠王昌齡有登  
樓謠穆天有白雲謠也

曰吟古詞有離頌吟孔明有  
梁父吟相如有白頭吟

曰詞選有漢武秋風詞  
樂府有木蘭詞

曰引古曲有霹靂引  
走馬引飛龍引

曰詠選有五君詠唐儲  
光義有琴鳴詠

曰曲古有大堤曲梁  
簡文有烏樓曲

曰篇選有名都篇京  
洛篇白馬篇

曰唱魏武帝有  
氣出唱

曰弄古樂府有  
江南弄

曰長調

曰短調

有四聲平上去  
入也

有八病四聲設於周韻八病嚴於沈約八病謂平頭上尾  
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之類作詩正不必

拘此法

又有以曠名者古詞有楚妃  
嘆明君嘆

詩法萃編卷七 滄浪詩話

十

以愁名者文選有四愁樂  
府有傷處愁

以哀名者選有七哀少  
陵有八哀

以怨名者古詞有寒夜  
怨玉階怨

以思名者太白有  
靜夜思

以樂名者齊武帝有春樂  
宋魏質有石樂

以別名者非有別名如  
非有別名如

有全篇雙聲疊韻者東坡經  
字韻詩

有全篇皆平聲者天隨子夏日詩全平梅聖  
俞酌酒與婦飲詩全仄

有律詩上下句雙用韻者第一句第三五七句押一仄韻  
第二句第四六八句押一平韻



者唐章碣有此體不足為法漫列於此以備其體耳又有四句平入之體四句仄入之體無關詩道今皆不取也

有轆轤韻者雙出雙入

有進韻退韻者一進一退

有古詩一韻兩用者文選曹子建美女篇有兩難字謝康樂述祖德詩有兩人字後多有之

有古詩一韻三用者文選任彦昇吳范僕射詩三用情字也

有古詩一韻六七用者古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重用二十許韻者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夢取六七部韻者韓退之此日足可惜篇是也凡公謂退之過寬韻則故旁入他韻非也此乃用古韻耳於集韻自見之

詩法萃編卷七 滄浪詩話

有古詩全不押韻者古來遺曲是也○印芳按無韻不成詩此則前五句叶韻只是句不叶耳

有律詩至百五十韻者而本朝工黃州有百五十韻五言律

有律詩止三韻者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益詩漢家今自驚當今天子聖不戰四方平是也

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少陵多此體不可概舉

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唐東南望青山水國遙縹緲爭利涉末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石城標又水國無邊際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

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少陵多此體不可概舉

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唐東南望青山水國遙縹緲爭利涉末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石城標又水國無邊際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

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唐東南望青山水國遙縹緲爭利涉末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石城標又水國無邊際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

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唐東南望青山水國遙縹緲爭利涉末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石城標又水國無邊際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

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唐東南望青山水國遙縹緲爭利涉末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石城標又水國無邊際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

有後章字接前章者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之詩是也

有四句通義者如少陵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是也

有絕句折腰者

有八句折腰者

有擬古

有聯句

有集句印芳按集句始於傅咸蓋偶一為之後人效尤竟有專功剽竊積成卷帙刊行者其流弊可勝言耶

有分題古人分題或各賦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題得某物也或曰探題

有分韻

詩法萃編卷七 滄浪詩話

有用韻

有和韻

有借韻如押四支韻可借五微或八齊韻是也

有協韻楚詞及選詩多用協韻

有今韻

有古韻如退之此日足可惜詩凡古韻也蓋選詩多如此

有古律以古調作律詩最高雅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五言九疑後人每認爲古詩謬矣

有今律純用律體者

有領聯第二聯也

有頸聯第三

有發端起

有落句結句也

有十字對 劉省虛滄浪千詩

有十字句 常建一經通幽處

有十四字對 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

有十四字句 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又

也○印芳按此舉前半散行用古調作律體者其純用律

有扇對 又謂之隔句對如鄭都官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

詩法法編卷七 滄浪詩話

是也蓋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印芳按

有借對 孟浩然厨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太白水春雲母

不須開是也○印芳按借對者名假對借揚爲羊借楠爲

有就句對 又曰當句對如少陵小院迴廊春寂寂

海氣秋是也前於文亦多此體如王勃詩

論雜體則有

風人 上句述其語下句釋其義如古子

藁砧 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安山何

五雜俎 見樂府組

兩頭織織亦見

盤甲 玉臺集有此詩蘇伯玉妻

迴文 起於寶酒之妻織

反覆 舉一字而謂成句無不押韻反覆

離合 字相拆合成交孔融漁父屈節之詩

建除 其詩雖佳蓋鮑本工詩非因建除之體而佳也

字謎

人名

卦名

詩法法編卷七 滄浪詩話

數名

藥名

州名 如此等詩只成

又有六甲十屬之類以及藏頭歇後等體今皆削之

而不備惠洪天厨禁符最爲誤人今此

卷有旁參二書者蓋其是處不可易也

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

五曰俗韻

有語忌有諸病諸病易除語忌難除語病古人亦有之惟

語忌則不可有

須是本色須是當行行音

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

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

不必太着題不必多使事

押韻不必盡有出處用事不必盡拘來歷

下字貴響造語貴圓

意貴透徹不可隔靴搔痒語貴虎酒不可拖泥帶水

最忌骨董最忌趁貼

詩法萃編卷七

五

語忌直意思淺脈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

詩難處在結裏譬如番刀須用北人結裏若南人便非本色

須參活句勿參死句

詞氣可韻頗不可乖戾

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

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

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堆筆而成既識羞

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

頭頭是道矣

看詩須着金剛眼睛庶不眩於旁門小法禪家有金剛辨

家數如辨蒼白方可言詩荆公評文章先體

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已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

而不能辨則真古人矣

滄浪所講詩法指點親切其論五七律絕之難易亦煞

有見地惟謂律詩難於古詩則大謬不然夫所謂律詩

即齊梁以來卑靡之古詩唐人別之為今體勿容淆亂

古體者也周秦以上之詩主四言體其作者如周召召吉

詩法萃編卷七

十六

甫仍叔家父大都聖哲之徒兩漢人詩無體不備魏晉

宋人多五言體其作者如枚馬蘇李曹植阮籍陶潛謝

靈運亦皆淵雅之士降而齊梁陳隋人文凋敝求如晉

宋閒左大沖鮑明遠者亦不可得僅謝宣城一人高出

任沈陰何之上其詩多五言又多律調而沈休文浮聲

切響之說盛行於世於是古詩亡而律詩興唐人銳意

復古始因齊梁體定為律詩與古詩截然分界盛唐人

陳子昂張九齡王維孟浩然高岑李杜中唐人韓孟郊

韋柳諸公五言古詩師法漢魏晉宋七言古詩各出機

行卓然成家、韓柳又古文大手、四言詩上追雅頌、詩道  
大昌而陳章韓孟四家、鄙薄律詩、不多作、此外諸家、律  
詩較駁、往往參用拗調、不肯純作律體、律含古意、足爲  
百代楷模、晚唐律詩、日加細密、古詩又衰、李義山韓碑  
一篇外類、皆靡靡之音矣、綜覽列朝詩家、凡古學深遠  
者、律詩游刃有餘、專工律詩、則必不能兼工古體、故嘗  
謂律詩八句、限以五七言、又限以平仄、俳偶、縱然能爲  
老杜之連章大篇、長律百韻、究竟只如四瀆分流、峻湍  
疊浪之區、各有涯涘、古詩兼綜眾體、變動不居、自雅頌  
風騷下迄漢魏晉唐、如四大海水、浮天無岸、萬怪惶惑、  
深求之、則風波窮年、望洋興歎、淺嘗之、則妙手偶得、一  
滴亦知鹹味、安得謂放棹江湖、難於乘桴溟渤耶、如以  
滄浪之言爲然、將使學者、日惟斤斤於平仄相粘、俳偶  
相配、古學荒廢、根柢淡薄、齊梁陋習、復見於今、風氣又  
愈趨愈下矣、後學勿爲所惑可也、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卷七 論律詩話

詩法萃編卷七終

詩法萃編卷之七

滄浪詩話下

宋 嚴 羽儀卿原本

石屏許印芳麟篆校刊

詩評

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諸人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此見解，方許具一雙眼。

盛唐人有似蘊而非蘊處，有似拙而非拙處。

詩法萃編卷之七

五言絕句，以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

荆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

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概耳。

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

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

望其題引而知其為唐人今人矣。

大曆之詩，高者尙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晚唐之下

者亦墮野狐外道鬼窟中。

或問唐詩何以盛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尙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尙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尙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謝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即芳按此語未盡然

詩法萃編卷之七

二

黃初之後，惟阮籍、嵇康、左思、陸機、潘岳、張協、為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思、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

顏不如鮑，鮑不如謝，又中子獨取顏非也。即芳按鮑不如謝，此詩未允

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與共集方知之。

或是在盛唐為最下，已濫觴晚唐矣，或是在晚唐之詩有絕似晚唐者。

權德輿之詩却有絕似盛唐者，權德輿或有似章蘇州劉長卿處。

冷朝陽在大曆才子中為最下，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劉

滄呂溫亦勝諸人，李頎不全是晚唐，閒有似劉隨州處，陳

陶之詩在晚唐人中最無可觀，薛逢最淺俗。

大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

涉、李益耳。

大曆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吾所深取耳。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大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

詩法萃編 卷十 論詩 三

美有一二妙處，太白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

白不能為子美之沈鬱，太白夢游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

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

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少陵如節制之師，

少陵詩法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

所謂集大成者也。

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大白天仙詩多卒然而

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

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

李杜數公如金龜摩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直轟吟草

閒耳。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

之詞耳。

玉川之怪、長吉之瑰詭、天地間，欠此體不得。

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

不懽。

楚詞惟屈宋諸篇當讀，此外惟賈誼懷長沙、淮南王招隱

詩法萃編 卷十 論詩 四

探嚴夫子哀時命，宜熟讀，餘篇亦不必讀也。

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九妙。

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然也。

讀騷日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涕洟滿襟，然後為識離

騷，否則如夏金撞磬耳。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休

九諷不足為騷。

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

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唐詩僧有法震法照無可護

國靈一清江無本齊己貫休也

集句惟荆公最長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絕無痕迹如蔡

文姬肺肝間流出即芳按詩文貴創造集句抄寫何短全失制作本意王雖擅長不可為訓也

擬古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

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

餘人雖謝康樂擬郭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至於劉玄

休擬行行重行行等篇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

其自體耳玄休他處作休玄

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

詩法萃編卷中論詩話

五

本朝諸賢乃以此而用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即芳按

習近世尤甚和之不已號為疊韻牽強支湊在所不免情志既失面目亦非滄浪謂其最害人詩直藥石之言

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耶

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爲之艱澀耳即芳按東野自成一家艱澀正是獨得處

孟浩然之詩諷咏之久有宮商金石之聲

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爲第一

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別離之作往往能感動激

發人意

蘇子卿詩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游子吟冷冷一

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

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今人觀之必以爲一篇重複之

甚豈特如蘭亭絲竹管絃之語耶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

也

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

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一連六句皆用疊字今人必

以爲句法重複之甚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

任昉吳范僕射詩二首中凡兩用生字韻三用情字韻大

子值狂生千齡萬恨生猶是兩義猶我故人情生死一交

詩法萃編卷中論詩話

六

情欲以遣離情三情字皆用一意

天廚禁鬱謂平韻可重押若或平或仄則不可彼但以八

仙歌言之耳何見之陋耶詩話謂東坡兩耳韻兩耳義不

同故可重押要之亦非也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

豐沛都與君共朝翔元后蓋指曹操也至南鄉謂伐劉表

之時豐沛都喻操譙郡也王仲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

一由我聖君聖君亦指曹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願厲朽

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于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尙存而

二子之言如此。曰元后。二曰聖君。正與荀或比曹操為高。光同科。或以公幹平視美人為不屈。是未為知人之論。春秋誅心之法。二子其何逃。印芳按此論有禪于詩教不小。

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蘇子卿云。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劉公幹云。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杜子美云。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往往是此意。至如高適夫。贈王徵云。吾知十年後。子多黃金。金多何足道。又甚於以名位期人者。此達夫偶然漏逗處也。印芳按達夫詩。及言致謝。豈直言者。箴規尤切。洽。深。義之。誠。會。其。意。矣。

少陵與太白。獨厚於諸公。詩中凡言太白。十四處。至謂世人皆欲殺。言意獨憐才。醉眠秋。其被攜手月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避齋閑覽。謂二人名既相逼。不能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

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行重行行。樂府以為枚乘之作。則其他可知矣。

文選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作一首。玉臺作兩首。自越

詩法華編 卷七 論詩 七

鳥巢南枝以下。別為一首。當以選為正。

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兩篇。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此詞。岩岩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文選飲馬長城窟行。古詞無人名。玉臺以為蔡邕作。

古詞之不可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漫不可解。又古將進酒。芳樹石榴。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讀之茫然。又朱鷺。雉子班。艾如張。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豈非歲久文

詩法華編 卷七 論詩 八

字件訛而然耶。

木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切切。又作嘒嘒。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唧唧。當從樂府也。

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作願借明駝千里足。西陽雜俎。作願馳千里明駝。足。漁隱不考。妄為之辨。

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類。已似太白。必非漢魏人詩也。

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韋元甫名字。郭茂倩樂府有兩篇。其後篇。乃元甫所作也。



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爲班姬年作  
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解題作遠望  
陰陽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治子解題作田疆固野子  
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雖多亦  
奚以爲

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篇云爾從  
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幾菊替薇葉已  
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余謂此篇誠佳  
然其體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漫取以  
詩法萃編卷十 滄浪詩話 九

入陶集爾  
文苑英華有太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一首乃晚唐  
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送友生游  
峽中其三送袁明甫任長江集本皆無之其家數在大曆  
貞元間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兩後望月一首對雨一  
首望夫石一首冬日歸舊山一首皆晚唐人語又有秦樓  
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太白皆是後人假名也

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崢嶸丞相府  
清切鳳皇池羨爾瑤臺鶴高樓瓊樹枝歸飛晴日好吟弄

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若游  
絲願托周周羽相銜漢水湄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  
是盛唐人之作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絕近浮俗決  
非太白所作必誤人也

迎旦東風寒驟發決非盛唐人氣象只似白樂天言  
語今世俗圖畫以爲少陵詩漁隱亦辨其非矣而黃伯思  
編入杜集非也

少陵有避地逸詩一首云避地歲時晚鼠身筋骨勞詩書  
詩法萃編卷十 滄浪詩話 十

遂墮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健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  
下會見出腥臊題下公自註云至德三載丁酉作此則真  
少陵語也今書市集本並不見有

舊蜀本杜詩並無註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體其開卷  
有公自註而已今豫章庫本以爲翻鎮江蜀本雖分雜註  
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也寶慶間南海漕臺開雕杜

集亦以爲蜀本雖刪去假坡之註亦有王原叔以下九家  
而趙註比他本最詳皆非舊蜀本也

杜集註中坡曰者皆是托名假借漁隱雖嘗辨之而人尙

疑者蓋無至當之說以指其偽也。今舉一端將不辨而自明矣。如楚岫八峯翠，註云景差蘭亭春望詩，千峯楚岫碧。萬木郢城陰，夫五言始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漢以前五言古詩，尙未有之。甯有戰國時已有五言律句耶？觀此可以一笑而悟矣。雖然亦幸而有此漏逗也。

杜註中師曰者，亦坡曰之類，但其間半偽半真，尤爲殺亂惑人。此深可嘆，然具眼者自然識之耳。

崔顥蜀城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秦川以下別爲一首。郭茂倩樂府止作一首，文苑英華亦止作一首，當從樂府。

詩法萃編卷十 滄浪詩話 十一 英華是矣

玉川子天下薄夫，苦耽酒之詩，荆公百家詩選止作一篇。本集自天上白日悠悠，懸以下別爲一首，當從荆公爲是。太白詩斗酒渭城邊，爐頭耐醉眠，乃岑參之詩，誤入太白。塞上曲，騶馬新誇紫玉鞍者，乃王昌齡之詩，亦誤入昌齡。本有二篇，前篇乃秦時明月漢時關也。

孟浩然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貞元元和間人，而浩然終於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不似浩然，必誤入也。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太甲之義始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與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至於杳杳東山攜漢妓，亦無義理，疑是攜妓去，蓋于美每於絕句喜對偶耳。臆度如此，更俟宏識。

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閒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輩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孟浩然止增數首，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定，取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於大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況唐人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

詩法萃編卷十 滄浪詩話 十一 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詠劉昫盧綦毋潛劉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名家，李杜韓柳四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荆公當時所選，當據宋次道之所有耳。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斂衽而莫敢議，可嘆也。

荆公選本有一家，但取一二首而不可讀者，如曹唐二首，其一首云：年少風流好丈夫，大家望拜漢金吾。閑眠曉日聽啼鴉，笑倚春風仗曉轡。深院吹笙從漢婢，靜街調馬任奚奴。牡丹花下鉤簾畔，獨倚紅肌捋虎鬚。此不足以書屏。

韓正可作閭巷小人談笑之資又買劍一首云青天露  
雲霓泣黑地潛驚鬼魅愁但可與師巫念誦耳

予嘗見方子通墓誌唐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  
今則世不見有惜哉

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之詩東坡刪去後二句使子厚  
復生亦必心服謝朓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雲去蒼梧  
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巖平聽方籍茂  
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予謂廣平聽方籍茂  
陵將見求一聯刪去只用八句尤爲渾然不知識者以爲

詩法萃編卷十 滄浪詩話  
何如

詩話之作宋人最夥後學奉爲圭臬者羣推滄浪嚴氏  
書嚴氏辨詩明哲詩評詩法大較的當臚列詩體考證  
事實亦較詳核其借神喻詩道貴妙悟因言詩有別材  
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正從妙悟指示學者  
非教人廢學故又云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  
至學人胸中書理既多因疑而悟愈疑愈悟妙緒旋抽  
別材別趣緣此而有淺人誤會其旨竟欲廢書以俾弋  
獲謬矣妄矣嚴氏又云學詩以識爲主語尤中的蓋作

詩如作史宜兼才學識三長而識見未真才學兩廢嚴  
氏雖知以識爲主猶病識量不足辟見未化名爲學盛  
唐準李杜實則偏嗜王孟沖淡空靈一派故論詩惟在  
興趣於古人通諷諭盡忠孝因美刺寓勸懲之本義全  
不理會並舉文字才學議論而空之蓋一思詩駁爲咏  
歌之祖周公之七月生民召公之鴛公劉卷阿尹吉甫  
之崧高常武屈宋之九歌九章九辯招魂孰非以文字  
才學議論爲詩者漢司馬相如等造郊祀十九章多爾  
雅之文當時李延年輩必集會五經諸儒相與講習誦

詩法萃編卷十 滄浪詩話  
讀乃能通知其義其以文字才學議論爲詩更可見矣

唐人李杜韓三家鼎足稱伯青蓮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少陵讀破萬卷下筆有神李詩如梁甫吟蜀道難鳴皋  
歌天姥吟杜詩如奉先詠懷北征丘車行冬狩行諸篇  
其才學議論均足摧倒一世昌黎古學最深才力尤大  
出續餘爲詩董生行直追兩漢樂府所擬琴操及平淮  
西碑詩元和聖德詩又皆上追兩周枚馬李杜悉非敵  
手何況王孟以下嚴氏謂孟襄陽詩獨  
出退之之上非也嚴氏舉漢唐爲  
法於漢唐人鴻篇鉅製未能細意尋繹深探原本啓迪

後學正是見詩不廣，參詩不熟，所取興趣，大抵流連光景，風雲月露之辭耳。何足貴乎？其評論諸家優劣，亦有未當者。大謝樂府了無意味。古詩以排偶制勝，句法以生造見奇，而堆砌太多者，有蕪雜之病。琢磨未精者，有牽強之病。嚴氏謂無篇不佳，是愛忘其醜也。孟貞曜詩從變風變雅中來，其才力與昌黎相敵。讀兩人聯句詩，乃知之。昌黎薦士，推重正非漫然。因生李杜諸人後，欲自成一派，避而走孤高峭嶮之路，刻意苦吟，遂病艱兀。其神來之作，如游子吟、列女操、游終南山、聞砧送蕭鍊

詩法萃編卷之六 論詩話

五

師。以上見送遠吟。此是律詩之類，簡練超拔，古味盎然，幾乎一字千金。浪仙在元和、中元白詩體，尚輕淺，乃獨變格入僻，以矯豔俗。較諸帝靡波流者，語出莊子，帝與頽通，或作莽，又作草，皆誤。相去遠矣。昌黎奇其才，贈詩云：天恐文章中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豈妄許可哉？其詩艱兀如貞曜，人謂孟長五古賈長五律，而賈寄遠篇，刻摯拗折，字字沈著，乃五古之極工者。寄韓潮州寄題靈隱寺，又七律之工者，是無體不工矣。五律憶江上吳處士，寄田中丞，皆題氣流行，置盛唐人中，亦推高唱。此外佳章凡數十，其句法如

身事幾時遂，蘭花又已開。日午路中客，槐花風處蟬。秋風落葉之句，皆對偶一氣，而捲簾黃葉落，鎖印子規啼，從老杜鉤簾宿鷺起，九藥流鶯，一聯化出。尤耐咀嚼。至如吳山侵越眾，隋柳入唐疎，旅情斜日後，春色早煙中，地侵山影掃，葉帶露痕書，皆大方家數。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流星透疎木，走月逆行雲，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則夏夏生新，自饒奇趣。惟螢從枯樹出，蛩入破塔藏，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祠，此類意境太狹，乃賈詩下乘。他人倣之作細碎詩，賈之真面，不如是也。貞

詩法萃編卷之六 論詩話

六

曜集中更無此種。孫僅敘少陵詩云：郊得其氣，欲得其奇，僻可謂知言。嚴氏未窺二家堂奧，信口詆譏，斥為蟲吟草間，何啻夢囈。且嚴氏偏嗜王孟一派，抑知王孟固常句，鍛月鍊，亦如貞曜浪仙之刻苦乎？雲仙雜記稱孟襄陽眉毫落盡，王右丞走入醋齏，皆苦吟所致。惟其鍛鍊精純，痕迹融化，一皆出以自然，故為高妙。後人不見前人鍛鍊之苦，而但喜其自然之甘，往往襲其句調，摹其形貌，致有僞孟叔敖之誚。推之學李杜諸人，學漢魏晉人，無不皆然。嚴氏眼光，照不到此，又復拘守唐格。

嘗議蘇黃變唐人風獨不聞昔賢之論文章乎蕭子顯曰事久則黷文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李德裕曰文章譬諸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故爲靈物宋濂曰文章必自名一家而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則屋下架屋終爲人之臣僕數公之言皆深知文章得失者也古人惟深知此理故唐虞三代各出己意文體迭新乃至詩三百五篇騷二十五篇一篇一意格調亦無雷同者由漢迄唐境界日闢家數益多在方屏氣餒者必謂前有千門萬戶後難出其範圍矣蘇黃

詩法卷之七 論浪詩話

七

竟能自出己意一變唐風故能成家與唐人並傳於世若不能變必至描頭畫角如明七子之學盛唐錢受之賦爲嬰兒學語且謂讀書種子至此而絕錢氏言雖過當實由七子自貽伊戚我

朝王文簡公

即漁洋山人

取嚴氏喻禪宗旨選定唐賢三昧集

其所爲詩亦拘守唐格不知通變爲後世所譏是皆嚴氏分唐界宋之說先入爲主有以誤之也夫七子文簡其才與學高出尋常萬萬而識有未到貽誤終身前車屢覆後車可鑒矣學者讀嚴氏書當知學詩以多讀書

多窮理爲根柢而取法漢唐更當上溯雅頌風騷以養其源下攬宋金元明以參其變凡有撰著以務去陳言辭必己出爲第一義稍近生剽亦無妨久而妙造自然可以成家頡頏古人嚴氏所謂大乘禪正法眼藏其在斯乎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卷之八

白石道人詩說

宋 姜夔

夔堯章原本

石屏許印芳麟篆校刊

大凡詩自有氣象體面血脈韻度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脈欲其貫穿其失也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

作大篇尤當布置首尾勻停腰腹肥滿多見人前面有餘後面不足前面極工後面草草不可不知也

詩法萃編卷八 白石道人詩說

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精思而作雖多亦奚以爲

雖刻傷氣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過拙而無委曲是不敷衍之過

人所易言者易言之人所難言者我易言之自不俗

花必用柳對是兒曹語若其不切亦病也

難說處一說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

僻事實用熟事虛用

說理要簡切說事要圓活說景要微妙

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

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有開闔乃妙

喜詞銳怒詞戾哀詞傷樂詞荒愛詞結惡詞絕欲詞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惟關雎乎

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詞者也乍敘事而閒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名家者各有一病大醜小疵差可耳

篇終出人意表或反終篇之意皆妙

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

詩法萃編卷八 白石道人詩說

曰歌行悲如蛩蟻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詩有出于風者出于雅者出于頌者屈宋之文風出也韓柳之詩雅出也杜子美獨能兼之

三百篇美刺箴怨皆無跡當以心會

陶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

語貴含蓄東坡云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謹于此清廟之瑟一唱三嘆遠矣哉後之學詩者可不務乎若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

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

體物不欲寒乞

意中有景景中有意

思有窒礙涵養未至也當益以學

歲寒知松柏難處見作者

波瀾開闔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陣

方以爲正又復是奇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

紀極而法度不可亂

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捨文無妙聖處要自悟

詩法萃編卷八白石道人詩說

三

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吟詠情性如印

印泥止乎禮義貴涵養也

沈着痛快天也自然與學到其爲天一也

意格欲高句法欲響只求工于句字亦未矣故始于意格

成于句字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清欲古欲和是爲作者

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

曰自然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象外孤寄曰意高妙寫

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剝落文采知其

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一篇之妙全在末句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

意盡辭不盡若夫辭盡意不盡刻溪歸櫂是已辭意俱不

盡温伯雪子是已所謂辭意俱盡者急流中截後語非謂

辭窮理誦者也所謂意盡辭不盡者意盡于未嘗盡處則

辭可以不盡矣非以長語益之者也至如辭盡意不盡者

非過意也辭中已彷彿可見矣辭意俱不盡者不盡之中

固已深盡之矣

一家之語自有一家之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韻聲

乃是歸宿處模倣者語雖似之韻則無矣鷄林其可欺哉

詩法萃編卷八白石道人詩說

四

詩說之作非爲能詩者作也爲不能詩者作而使之能詩

能詩而後能盡吾之說是亦爲能詩者作也雖然以吾之

說爲盡而不造乎自得是足以爲能詩哉後之賢者有如

以水投水者乎有如得魚忘筌者乎噫吾之說已得罪于

古之詩人後之人其勿重罪余乎

南宋姜堯章深於詩學尤善填詞詞即詩家長短句依

按譜填詞務協聲律故此體亦稱樂府本名平仄而定爲譜作者

詩餘趙宋時作家最多前後朝代無及之者高雅超妙

脫盡恆蹊自號白石道人道人謂學道之人六朝編流

稱道人詩家黃魯直稱山谷道人書家趙子昂稱松雪道人畫家吳仲圭稱梅花道人此類多有與道家之稱

道人道士不同 尊仰之者呼為白石老仙所著詩餘之  
初學宜知之 外有詩一卷末附詩說三十餘條語語精緻中有意旨  
深微者初學粹難領會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積學有年  
細釋其言始能解悟一篇之妙條內引王子猷剡溪掃  
道存事詳莊而堯章著書惜墨如金因之條件簡約不  
無漏義學者於此書之外尚須搜討名賢論說庶幾博  
通其義也許印芳識

按羅景綸鶴林玉露云姜堯章學詩於蕭千巖方虛谷  
云堯章  
即千巖 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影

詩法萃編 卷八 白石道人詩說 五

雁圍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楊誠齋喜  
誦之堯章嘗以詩送誠齋自墨場中老斲輪真能一  
筆掃千軍云誠齋報以詩曰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  
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為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云  
南湖謂張功甫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時黃巖老亦號  
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白石又亞谷獲  
書云夙愛姜白石蕙花多處別開門及人生難得秋前  
雨乞我虛堂自在眠句近人搜刻其集詩詞合編殆無  
一篇不佳詩說最精若著墨句句可圈杼山詩式表聖  
詩品談私錄說詩碎語亦然讀者加圈可也

道人道士不同 尊仰之者呼為白石老仙所著詩餘之  
初學宜知之 外有詩一卷末附詩說三十餘條語語精緻中有意旨  
深微者初學粹難領會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積學有年  
細釋其言始能解悟一篇之妙條內引王子猷剡溪掃  
道存事詳莊而堯章著書惜墨如金因之條件簡約  
不無漏義學者於此書之外尚須搜討名賢論說庶幾  
博通其義也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 卷八 白石道人詩說 五

詩法萃編卷八終



附錄

雁卷詩評

宋 敖陶孫器之原本

石屏許印芳麟象校刊

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  
 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  
 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  
 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幽暗合音微孟浩然如  
 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  
 詩法萃編 卷八 雁卷詩評  
 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皆著實元微之如李龜  
 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  
 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鷄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  
 韓退之如囊沙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  
 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劔卧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  
 郊飲醅獻秋如時有諷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露晚孤吹  
 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宋朝  
 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  
 如四湖八璉正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

險絕為功山谷如陶宏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  
 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  
 傷婉弱后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沖寂自妍不求識賞  
 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  
 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社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  
 莫能擬議

六朝來評詩撰語輒用譬喻蓋仿袁昂書評而為之松  
 雪齋最劣敖臞菴最優敖氏之評上起建安下迄北宋  
 擇尤品題凡二十八人其首舉孟德而歸宿於子美鑑

詩法萃編 卷八 雁卷詩評

七

裁尤精蓋四詩精純作由聖哲欲求嗣音曠世難遇降  
 而求之兩漢元狩前盛建安後昌樸茂奇要之篇積成  
 卷軸而孟德雄高沈鬱盡擯眾工後世詩家此為極品  
 君子不以人廢言故評詩而首屈一指若夫典午以還  
 詩有孟德醜乃忠愛與之相反而且兼綜六代包孕三  
 唐體具詩家正變諸格者惟子美一人敖氏特示標準  
 導啓後學評語雜糅如滿屋散錢首尾貫之以繩意旨  
 昭然若揭近代王元美稅苑危言洪雅存北江詩話雖  
 負重名所擬詩評亦病煩碎不及敖氏之簡貴元美謂

敖氏評語爽俊而穩妥。惟稍爲宋人曲筆耳。按敖氏南  
宋人名陶孫字器之。膠菴其號也。爲太學生時。以詩痛  
趙忠定。汝愚之死。韓侂胄下吏逮治。遂亡命。韓敗。出應  
試。登第爲吏。史彌遠當國。敖氏致仕而老矣。彌遠廢立  
之際。錢塘書肆陳宗之能詩。江湖詩人與之游。刊江湖  
集行世。宗之詩有云。秋雨梧桐王子府。春風楊柳相公  
橋。哀濟邸而謂彌遠也。或嫁名爲敖氏所作。集中有劉  
潛夫落梅詩。言者亦附會論列。劈江湖集板。二人皆坐  
罪廢錮。詔禁士大夫作詩。越十年。彌遠死。詩禁乃解。世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八

儒見敖氏評詩首舉孟德。疑非正人。予故表章一二軼  
事。以釋羣疑。而難類者。或誤以敖陶爲地。孫爲氏。器  
之爲名。韻府字尾。收其詩。評稱爲孫器之。偶失檢察。  
當更正之。許印芳識。敖氏宋史無傳。事見方回律髓。

詩法萃編卷之八

附錄宋人雜說

歐陽公六一詩話云。聖俞嘗語予曰。詩家雖率一作意。而  
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  
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  
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餅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  
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  
官清馬骨高。爲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  
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於意。  
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若嚴維柳塘春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九

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物一作物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  
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  
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  
外乎。

右說甚得文章秘要。惟引證但及律詩。又多狹小之句。  
不足以發其蘊奧也。古人文字善寫難狀之景。經傳子  
史皆然。不獨詩歌。其篇章難以悉數。就習見者舉其一  
二。如馬第伯封禪儀記云。某等先之山虞。觀祭山壇。且  
食上山。道峻峭。乍步乍騎。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

南向涉望無不觀。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窅如無道徑遙望行人樹影相亂或爲白石爲白雪頃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將到天關自謂已至也問道中人尙十餘里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俯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窅窅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紐索可得而登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

詩法萃編 卷八附錄宋人雜說

脣焦五六步一休。蹠蹠據頤地不避溼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晡後到天門東上一里餘得封所得員臺臺上有壇向壇再拜謁日入下山薄暮時頗微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前先知踏道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文之善寫情狀無過於此。又如鄒道元水經注記臨沮縣青溪水云水源出縣西青山故以青溪爲名。尋源浮溪奇爲深峭盛宏之云稠木旁生凌空交合危巖一作傾崖俗訛恒有落勢此語屢見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游者常苦一作若

目不周龍情不給賞是以林徒棲托雲客宅心泉側多結精廬焉又記西陵峽引袁山松之言云常聞峽中水寒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及予爲郡踐躋此境始信耳聞不如親見其疊嶂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詞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矣此善寫山水勝槩也又如嵇含南方草木狀云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桐葉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調直亭

詩法萃編 卷八附錄宋人雜說

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觸動似舉羽扇以培天又萬震象贊云象之爲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逾豨鼻爲口役望頭若尾馴良參教聽言則跪服重致遠行如邛徒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此善寫物狀也而紀國家大事左氏最工敘戰又最工城濮邲鞍鄆陵諸篇寫照如生史漢學之敘鉅鹿垓下昆陽諸大戰神色俱在歎觀止矣以上文篇凡作詩歌亦須具此手筆始能入妙如周雅斯干無羊二篇寫居室畜牧歷歷如繪楚詞湘君湘夫人少司

命山鬼漢樂府練時口華燧燧朝龍首赤蛟等篇寫鬼神  
神情狀超忽飛動如見如聞蓋從雅詩楚茨篇脫化而  
出加以奧思穠采發為靈響幽光是皆精心結撰之作  
若夫天籟自鳴人力不與者如曹孟德觀滄海云秋風  
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  
裏人皆知海水浮天載地究竟景象如何不能言也孟  
德以雄才賦大海兩相彌發著語不多已寫出浮載景  
象又如斛律金敕勒歌云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  
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此以土人言  
詩法萃編 卷八 詩錄宋人雜說 三

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于何全詩敘其義勇生氣  
勃勃結語深致惋惜餘音繞梁又如韓退之雉帶箭云  
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  
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  
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  
五色離披馬前墮全篇寫實境字字跳躍紙上真神筆  
也又如盧允言咸寧王部曲娑勒擒虎歌云陰方于  
才三十纜才同譯語受詞蕃語掛捨鞍解甲疾如風人忽  
虎蹲虎人立欬然扼額批其頤爪牙委地涎淋漓既蘇  
復吼拗仍怒果協英謀生致之曳白深叢目如電萬夫  
失容千馬戰傳呼賀拜聲相連殺氣騰陵陰滿川沈疇  
愚云中閒寫縛虎何減太史公敘鉅鹿之戰又如迺易  
之答祿將軍射虎行云猛虎磨牙當路嗥日光駸駸  
尾搖據鞍此雙背裂鳥飛木落風蕭蕭金銷雕弓鐵  
絲箭滿月弦開正當面雕翎射沒錦毛推屋石崩騰  
血濺萬人歡笑聲震天剖開一箭當心穿虎既剖箭鏃  
及老持杯馬前拜祝公眉壽三千年此寫射虎與縛虎  
不同一語不可移易而皆善寫生可謂異曲同工亦有

同賦一題各騁才力者如岑嘉州杜少陵同登慈恩寺塔岑詩起句云塔勢如涌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中段云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走似朝東又云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杜詩起句云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中段云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起皆突兀通首魄力雄渾是岑杜本色而自出機杼不相蹈襲又皆寫眼前實境未嘗索諸題外可見宇宙間妙境無窮惟妙手乃能領取其他紀天地之變記山水之異如劉夢得天壇遇雨云清晨登天壇半道逢陰晦疾行穿雨過卻立視雲背自日照其上風雷走於內澗漾雪海翻槎牙山碎蛟龍露鬚鬣鬼神含變態萬狀互生滅百音以餘會俯觀羣動靜始覺天宇大山頂自品明人閒已露霏豁然重昏斂渙若春冰瀆反照入松門瀑流飛縞帶遙光泛物色餘韻吟天籟洞府撞仙鐘村墟起夕靄卻見山下侶恍如迷世代問我何處來我來雲雨外山行涉巖

詩法萃編

卷八 詩法萃編

西

宋人雜說

每見山頂有日山半有雨變態百出口能言之而手不能寫之此詩能寫奇景結更超邁山水詩大謝最工石門新居云早聞夕焮急晚見朝日暎二語甚奇而含意未伸孟貞曜游終南云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峯夜留景深谷晝未明山中入自正路險心亦平長風驟松柏聲拂萬壑清即此悔讀書朝朝近浮名章法老練意境不凡起四語即從謝詩化出得此發揮謝意始明然已青勝于藍孟又有陔哀詩起句云上天下天水出地入地舟直書所歷奇語獨造筆力雄肆晚盡拘囚習氣而下文不稱可惜也少陵發秦州以後紀行諸詩絕幽鑿險銳入鏡出奇正相生首首句稱茲摘其尤警策者如萬丈潭云山危一徑盡崖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澹黑如海潭底清見光炯碎孤雲到來深到作飛鳥不在外鐵堂峽云峽形藏堂墜壁色立積鐵徑摩挲蒼蟠石與厚地裂青陽峽云巖過破角來天窄壁面削巖西五里不奮怒而我落龍門關云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崖駕高浪浩浩自太古此等情狀前人未能寫到有寫到者孔德璋太平山云石險天貌分林

詩法萃編

卷八 詩法萃編

五

宋人雜說

交。日。容。缺。沈。休。文。早。發。足。山。云。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  
圓。庖。子。山。咏。畫。屏。云。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人。孟。襄。陽。  
采。樵。云。橋。崩。臥。查。擁。路。險。垂。藤。接。各。得。一。二。語。讀。之。不。  
滿。人。意。自。少。陵。大。啓。爾。宇。謝。客。詩。外。別。有。天。地。昌。黎。東。  
坡。放。翁。遺。山。諸。大。家。繼。起。恢。張。變。化。處。悉。師。少。陵。惟。面。  
日。不。同。耳。我。

胡。村。傑。林。立。學。少。陵。而。得。其。神。意。者。如。王。言。遠。棧。道。中。作。  
云。馬。走。山。樹。巖。飛。鳥。出。其。下。王。漁。洋。朝。天。峽。云。往。往。歷。  
人。頂。駭。此。欲。崩。石。天。柱。山。云。陟。嶺。如。累。碁。下。谷。疑。入。甕。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六

心。俯。尻。益。高。足。縮。口。先。送。王。黃。淵。日。千。尺。嶂。綠。胡。孫。愁。  
行。云。東。南。得。高。壁。路。隘。不。任。趾。亂。峽。無。全。天。坤。軸。忽。崩。  
圯。陳。良。可。上。丹。霞。山。海。山。門。云。鍊。紐。繼。鉤。梯。手。腕。參。足。  
力。納。趾。踵。外。垂。高。尻。面。內。迫。張。損。持。過。觀。瀾。亭。道。絕。緣。  
壁。行。云。身。非。郭。侯。骨。暫。作。壁。開。步。強。牛。虻。虻。曳。有。時。探。  
獲。驚。李。吳。堂。出。鳥。石。山。後。失。道。云。直。壁。磔。枝。幹。漸。極。安。  
得。仰。兩。袖。競。翅。張。冒。棘。先。用。藥。導。者。未。識。誰。後。趾。躡。前。  
緬。人。禽。盡。無。音。但。聞。碎。響。響。周。迂。村。游。天。都。峯。云。行。經。  
陰。洞。中。况。忽。陷。深。井。須。臾。從。井。出。再。首。露。頂。張。超。然。

下。建。溪。諸。灘。云。前。舟。歟。然。沒。初。見。各。驚。詫。歟。復。出。白。浪。  
回。旋。去。如。射。性。命。寄。篙。師。與。石。爭。一。罅。涉。險。魂。屢。飛。出。  
險。舌。頻。咋。盛。青。巖。十二。碁。云。羣。峯。東。奔。流。虎。牙。怒。相。向。  
峽。泉。落。九。天。洶。洶。翻。海。藏。棹。舟。出。井。底。篙。師。氣。先。喪。眾。  
工。謔。如。猿。百。丈。緣。壁。上。木。末。縱。飛。騰。山。凹。迭。升。降。一。鼓。  
更。作。氣。千。篙。力。誰。讓。上。峽。過。灘。云。大。石。疊。逼。逼。小。石。攢。  
劍。戟。牽。舟。逼。灘。下。凜。若。阻。兵。革。長。篙。拄。峯。腰。遠。纜。走。山。  
脊。鳴。鼓。策。眾。工。銳。進。不。盈。尺。一。絲。中。逆。斷。百。里。供。一。擲。  
諸。詩。歷。奇。險。之。地。寫。難。狀。之。景。各。肖。其。地。佳。處。全。在。真。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七

切。正。如。杜。之。語。語。著。實。但。不。及。其。沈。雄。耳。然。如。朱。竹。垞。  
雁。門。關。中。段。云。層。冰。如。玉。龍。萬。丈。懸。蜿。蜒。飛。光。一。相。射。  
我。馬。忽。不。前。健。筆。陡。插。精。采。四。溢。非。杜。無。此。神。力。又。如。  
徐。芬。若。大。松。山。起。句。云。一。峯。飛。入。雲。雲。故。推。之。出。一。峯。  
飛。出。雲。雲。故。攬。之。入。寫。形。寫。意。奇。恣。之。極。前。無。古。人。矣。  
此。外。雜。詩。如。謝。仁。祖。大。道。曲。云。陽。春。二。三。月。柳。青。復。桃。  
紅。車。馬。不。相。識。音。落。黃。埃。中。喧。雜。之。况。如。在。目。前。又。如。  
馬。三。如。卽。目。云。山。田。高。於。屋。牛。在。屋。上。耕。柯。石。菴。勸。農。  
云。牛。背。一。鴉。立。夕。陽。人。力。鉏。直。書。現。景。簡。而。畢。達。此。等。

句。拙。中。藏。巧。效。易。實。難。以上皆五言古詩至七言之佳者。如少陵閬山歌中聯云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此分上下用偶句寫之也憶昔行尋小有洞云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此合且暮作一筆寫之也陪姚通泉泛江後段云三更風起寒浪涌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此從平緩中換筆突接實寫危悚之狀他人但能言船簸星搖人色變耳色之不動尤有分別初時恣意取樂賢者亦失其常度斗然臨危則人人斂敢而肅靜矣詩律之細如此又王兵馬使二角鷹起句云悲臺蕭颯石籠從哀壑杈枒浩呼洶中有萬里之長江回風陷日孤光動詩之暗起者貴從題嶺取神養鷹有呼鷹臺此詩明點臺字呼字鷹行殺令故所在之地臺曰悲臺壑曰哀壑臺使石巖籠從而高俯臨絕壑老樹杈枒下通萬里長江烟波浩渺中振臂大呼聲勢洶涌回風倒吹日陷波開孤光搖動不已臺前景象如此森聳不言鷹而全神已露所謂頂上圓光也注欠分曉特疏明之又如大食刀歌前段云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

轉曰木怒號冰翼雪滑傷哀狻錯碧巖鷓鴣膏銛鋒已瑩虛秋濤鬼物撒振辭坑壕蒼水使者捫赤條龍伯國人罷釣鼈此點題後分層設色細寫題面也前寫殺氣衝激寒光慘慄刀甫拔鞘天若避之而增高後寫銛鋒朗照妖魅駭走刀偶捫條龍伯亦懼而罷釣自來咏刀劍無此奇偉後惟陳元孝梁藥亭日本刀歌最佳陳詩云白日所出金鏡流鏡之性剛金性柔鑄為寶刀能屈伸屈以防身伸殺人星流電激光離合日華四射瞳瞳溼陰風夜半刮面來百萬愁魂鞘中泣梁詩云龍形虎氣生氣驕選本嫌氣字夜改為虎視認矣抽出天上星搖搖又云陰晴不定刀氣色風雷閃怪吼牆壁中段云相傳國王初鑄時金生火克合日期鑄成魘魅罔兩伏通國觸體作人哭人頭落地飛紙輕水光在水鋪欲平國王恃刀好戰伐把刀一指震一國詩並奇警可追少陵此題先有歐陽文忠詩意在搜訪遺書而忽略本題未及寫刀之奇至梁陳始發其蘊詩有後來居上者此類是也昌黎亦是大手筆而咏物都不草草如赤藤杖歌中段云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髮血淋漓又言義和操火鞭暝

到西極睡所遺後段云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電著壁搜  
蛟螭中四語冥搜造奇紫扣西南夷地後二語化用典  
故貼切赤杖字故佳他如鄒鞏贈簞詩細寫實境遊青  
龍寺詩寫紅葉則多假象形容皆刻意經營之作詩  
有直寫難工者莫善於此且宜量用比體法本雅詩昌  
黎聽穎師彈琴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  
昂猛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濶遠隨飛揚喧  
啾百鳥羣忽見孤鳳皇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  
丈強嗟予有兩耳未省聽絲篁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三

旁推手遮止之溼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勿以冰炭置  
我腸琴聲無形此詩卻從無形處摹寫情狀故假象設  
詞純用比體層次分明句法變化前八句明點所比人  
物九句十句比山而不言山亦變化法且避志在高山  
窠臼前八句獨造此二句亦然十句中起伏頓挫筆筆  
傳神不但妙寫情狀後來東坡兩作聽琴詩大絃篇差  
勝而襲用騶忌管仲語不及韓之獨造惟連韓筆法作  
百步洪詩則又獨擅勝場詩之前半云長洪斗落生跳  
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磔

磨有如兔起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  
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千  
渦十句一氣七用比體寫輕舟南下之狀第二句點清  
眼目先用一比作引隨接水師二句參用賦體略作停  
頓再用如字領起疊比之句前兩句一前一比後兩句  
一句兩比較諸韓詩之兩句一比者筆法屢變所以為  
妙四山二句寫足氣勢仍參用賦體與上水師二句相  
配比中夾賦亦化板為活之法以上二詩可為比體程  
式東坡善寫物狀有水車詩前半云翻翻聯聯銜尾鴉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三

笨笨確確蛻骨蛇分疇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鍼抽稻芽  
上二寫車下二寫水皆妙鴉蛇之比尤為逼肖其妙處  
全在造句精工連用疊字寫其狀並寫其神若無此精  
思銳筆難以鴉蛇為比亦常語耳又有秧馬歌中段云  
我有桐馬手自提頭尻軒昂腹脇低背如覆瓦去角圭  
以我兩足為四蹄聳踊滑汰如鳥鷺束藁縛秧皆可齎  
日從畦東走畦西山城欲閉聞鼓驚忽作的盧躍檀溪  
歸來挂壁從高棲了無芻秣飢不啼此題與水車皆難  
著筆太質則俗太巧則纖粘滯者病頑鈍摸索者如猜



謎此詩摹寫詳實點綴生動題本奇器詩能有題不求奇而自奇矣至咏真馬或題畫馬少陵各造其極東坡有追逐之者如題韓幹十五馬云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鬣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初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俯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題之繇較杜詩九馬幾於加倍詩之簡僅及杜詩之半短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詩

筆出奇全以精練制勝入手便斬盡枝葉橫空而來先寫六馬分爲二馬一馬排句而以老蒼二句爲波瀾次寫八馬合而飲水分而渡水微流句特爲傳神而以最後一馬爲歸宿詩自奇意于此趨勢點畫點詩而以世無知已作收反掉有力與起筆相稱結構效次悉用杜法妙能加以變化絕無摹擬痕迹而通篇寫狀如生是作者眞實本領宜其自許爲作詩如見畫也此外傑作如陸放翁醉後草書歌云墨翻初若龍驚怒字瘦忽作蛟螭僵寶刀出匣揮雪刃大崩破浪馳風樓紙蠶蠶筆

霹靂響婦女驚走兒童藏張園海棠云池臺掃除凡木盡天地眩轉花光紅慶雲墮空不飛去時有絳雪紫微風蜂蝶成團出無路我亦狂行走迷西東元遺山游黃華山寫水簾云懸流千丈忽當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擊散飛雹日脚倒射垂長虹驪珠百斛供一瀉海藏翻倒愁龍公輕明圓轉不相碍變見融結誰爲雄歸來心魄爲動蕩曉夢月落春山空汎舟大明湖云長白山前繡江水展放荷花三十里看山水底山更佳一堆蒼烟收不起四詩皆善寫物狀至我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詩

朝許鶴沙游峩眉山歌寫佛光云須臾報道佛光現蒼茫雲海蒸奇變爛似卿雲暈若虹林巖五色增蔥蒨金橋突兀駕虛空髮鬚珠眉繡髮容忽然雲散光亦滅惟有朝暾蕩漾倒挂金芙蓉顧湘南海山亭觀落日歌云羲和鞭日聲隆隆朱輪丹轂雙碾空途窮猝入大瀛海回光倒燭深潭龍海水忽涌沸銀濤相撞春欲吞不吞吐不吐但見萬里鎔紅銅陽侯驚詫海若笑幻出萬象眞無窮天矯一金虵獨臥洪波中連蜷曼窈千萬丈小虵無數蜿蜒來相從飄飄海山亭結構當海衝我來露頂

坐放眼開心胸霞收景滅忽不見皎皎玉鏡升天東二  
詩寫奇景如在目前又沈倫翁磨盤山云回頭不見入  
山處此身已向盤中住百千旋折眼生花三五迴環神  
失據才思左往復右行正欲仰登先俯注後段云山遠  
不踰三十里山高不越萬餘步從卯至酉歷未窮自壯  
至老陟猶誤世人不省行路難請過磨盤山上路詳寫  
磨盤情狀起一句已入妙境合下五句發抒題義後以  
從卯三語總敘一筆更無餘蘊矣又黃唐堂水碓云轉  
輪在水稻在屋棟杵如塵米如玉誰其爲之機與軸坎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西

曰在地杵在水橫貫輪心輪運瀑以溪之水代人足列  
杵五六杵齒齒一杵入曰一杵起圓輪迫杵水迫輪急  
急晨昏春不止溪女鬢插山花紅列坐白旁如課功從  
容揜袖簸揚畢勞逸不與我鄉同我來如聽一部之水  
樂輪音爲商杵音角此詩隨物賦形可與東坡水車秧  
馬二詩並傳沈歸愚云描寫難狀之情正於瑣屑處見  
筆力此古文敘事手也熟精左史者能之讀此評益信  
學詩必兼學古文始能敘大小事曲折盡致也前詩之  
外敘事寫景更有警策者如岑嘉州走馬川行云輪臺

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又云  
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  
輪臺歌云四邊伐鼓雪海涌三軍大呼陰山動白雪歌  
云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  
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衛節度赤驃馬歌云騎將獵向南  
山口城南狐兔不復有草頭一點疾如飛卻使蒼鷹翻  
向後太白憶舊游云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  
聲夢游天姥吟云列缺霹靂叩巖崩摧洞天石扇訇然  
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風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五

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迴車仙之人  
兮列如麻少陵雙松圖歌云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  
陰雷雨垂短歌行云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  
開丹青引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花卿  
歌云子璋髑體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韋蘇州學仙  
吟云千鈞巨石一髮懸臥之石下十三年昌黎沐泗交  
流敘擊毬云毬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絃黃金羈側身  
轉臂著馬腹霹靂應手神珠馳永貞行敘風土之惡云  
蠻俗生梗瘴癘烝江氣嶺嶺昏若凝一蛇兩頭見未曾

怪鳥爭鳴命人憎。蠱蟲羣飛夜撲燈。雄虺毒螫墮股肱。  
食中置藥肝心崩。左右使命詐難憑。慎勿浪信常兢兢。  
酬盧雲夫望秋作云。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  
函。終南曉望。踞龍尾倚天。更覺青巉巖。李昌谷夢天云。  
遙望齊州九點烟。一泓海水杯中瀉。上雲樂云。飛香走。  
紅。滿天春花龍盤盤。上紫雲雁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  
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東坡馬上寄子由云。登高同。  
首。龍坂隔。惟見鳥帽出。復沒。臘日游孤山云。出山同望。  
雲木合。但見野鴨盤浮圖。二詩同。月夜與客飲杏花下。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云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寒衣步月踏花。  
影。炯如流水涵青蘋。舟中夜起云。微風蕭蕭吹菰蒲。開。  
門看雨月滿湖。舟人水鳥兩同夢。大魚驚竄如奔狐。以。  
上皆古詩。至律詩之佳者。五律如王摩詰。冬晚對雪云。  
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題韋給事山居云。大壑隨階。  
轉。羣山入戶登。使至塞上云。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  
送邢桂州云。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曉行巴峽云。水。  
國舟中市。山橋樹杪行。送晁監還日本云。鼉身映天黑。  
魚眼射波紅。孟襄陽題義公禪房云。夕陽連雨足。空翠。

落庭陰。顏魯公登平望橋云。際海兼葭色。終朝鳧雁聲。  
張曲江望廬山瀑布云。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開。岑嘉。  
州題高冠草堂云。湖水吞樵路。山花醉藥欄。宿龍吼灘。  
云。水烟晴吐月。山火夜燒雲。早秋登嶺州西亭云。亭高。  
出鳥外。客到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圍萬嶺低。張正言。  
游雲公禪寺云。簷下千峯轉。窓前萬木低。綦毋季通題。  
靈隱寺山頂院云。塔影挂清漢。鐘聲扣白雲。太白送人。  
入蜀云。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少陵村夜云。村春雨。  
外急。鄰火夜深明。瞿塘兩崖云。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根子規云。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春歸云。遠鷗浮水。  
靜。輕燕受風斜。送秦希魯都尉云。身輕一鳥過。槍急萬。  
人呼。劉文房餘干後溪云。夕陽山向背。春草水東西。白。  
香山渡淮云。孤烟生乍直。遠樹望多圓。韓昌黎獨釣云。  
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寶遺直過擔石湖云。日銜高。  
浪出。天入四空無。張承吉登廣武原云。地盤山入海。河。  
繞國連天。虎邱東寺云。寺門山外入。石壁地中開。俯砌。  
池光動。登樓海氣來。賈浪仙偶作云。獨樹依岡老。遙峯。  
出草微。送唐環歸市水莊云。地侵山影掃。葉帶露痕書。

他詩又有樹送無可上人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  
影掃青苔句送無可上人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  
李義山題鄭大有隱居云石梁高瀉月樵路細侵雲賄  
張書記云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沈山許文化塞外書事  
云殘日沈鵬外驚蓬到馬前馬虞臣鶴雀樓晴望云鳥  
道殘虹挂龍潭晚照移張象文送董卿知台州云夜蚌  
侵燈影春禽雜櫓聲表聖送文涓云川明虹照雨樹密  
鳥衝人宋子京秋霽云斜陽鳥外落新月樹端生王正  
美塞上云沙平寬似海鷗遠立如人王介甫歲暮云城  
雲漏日晚樹凍寒春深即事云縱橫一川水高下數家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元

村東坡仙游潭云光搖巖上寺深到影中天游蔣山云  
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陶商翁早行云照枕殘雞月  
吹燈落葉風張文潛鷓鴣日云疾風鳴夜谷晴水動浮星  
又云雪意千山靜天形一雁高唐子西雜詩云片雲明  
處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陳簡齋渡  
江云搖楫天平渡迎人樹欲來放翁舍南野步云野色  
連收網邊愁入搗衣葛無懷訪端叔提幹云月趁潮頭  
上山隨舵尾行大江中夜滿雙櫓半空鳴戴石屏野望  
云春水渡旁渡夕陽山外山衍劉文房意趙紫芝題薛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元

氏廬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上用香山語元遺山  
少林雨中云鐘魚四山靜松竹一燈深張希孟書所寓  
壁云穴垣驚暗笳搶地惜幽花何太虛雨後晚行云水  
明疑有月烟淡欲無山倪雲林垂虹亭云飛雲忽入戶  
去鳥欲窮天楊孟載岳陽樓云春色醉巴陵關于落洞  
庭甘彥初何梅閣山居云一瓢風外樹雙屐雨中山李  
空同泰山云日抱扶桑躍天橫碣石來許伯誠遠左雪  
望云凍雲連海色枯木助風聲道華仲春虎邱云疎  
鐘不知處人影在花林謝茂秦榆河曉發云朝暉開眾  
山遙見居庸關雲出三邊外風生萬馬開元夕道院云  
夜火分千樹春星落萬家吳明卿高州雜詠云一日更  
裘葛三家雜漢夷吳非熊宿碧峯寺云僧歸殘磬外客  
夢亂山中屈翁山羅浮雜咏云松風無大小吹得石樓  
飛一片水簾影紛紛落翠微又云雨將雙嶽合晴以一  
泉分又云明月白成水梅花香在天客建陵云一壁橫  
天盡千峯歷水飛樓在喬木倒影滿平沙陽朔道中  
云半天青是石石出輒成峯又云人聲喧野水鳥影下  
寒鐘春山草堂云一水穿雲直孤花吐日明陳元孝舟

發中湘云石積水光碎竹多風響長江上云暮雲高不  
動白鳥立無鄰秋晚雜興云池花向影落河雁帶聲飛  
藤云可憐無尺土亦復著高花潘雪帆邯鄲道中云風  
力能飛石河冰不陷車施愚山觀潮云聲驅千騎疾氣  
捲萬山來鄧元照贈鳳皇山成菴禪丈菴名鳳巢云側  
身同蟻進牽臂學猿騰陸次山自七盤上雞頭關云七  
盤蟻旋磨百折馬行空吳長庚昭州卽事云舟向猿邊  
下人於鳥上行汪舟次香爐峯云天近無棲鳥藤枯有  
挂猿黯淡灘云神工較分寸鬼伯待須臾陸義山江漲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三

云槽聲來木杪帆影度城樓趙秋谷赴登州云遠海高  
於岸空烟聚作雲邵子湘江急云江急雨冥冥江豚吹  
浪腥濤奔遠岸白峯逐去帆青陸雲士登岱云海吸長  
河遠天包大地圓汪扶晨上蓮花菴云意想不到處峯  
巒忽盡開黃菴山延川道中云奔濤時鬻岸盤燈半臨  
空馬踏雲頭上人行石腹中梁藥亭秋潭云徹來無可  
說碧極不知深韓莊早行云星光連馬眼冰氣上人鬚  
顧書宣天平山云偉石皆人立敬厓忽鳥驚何雪芳望  
接筍峯云鉤梯仙鬼半鎖索死生交沈方舟發建陵云

水聲飛弩下山勢門雞雄梁藥亭著梧菴云水聲飛弩下舟勢拔山高方舟此詩上句與之暗合非涉其也行經將軍猛虎諸灘云舟擲波心去人穿石窟來方勺湖江夜有懷云江星動魚脊山果落猿懷黃野鴻那孺望海云一氣涵諸夏層波走百蠻七律如宗子放安樂公主山莊云水邊重閣含飛動雲裏孤峯類削成蘇廷碩望春宮應制云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王右丞九成宮避暑應教云隔窗雪霧生衣上捲幔山泉入鏡中送方尊師歸嵩山云山壓天中半天上洞穿江底出江南瀑布杉松常帶雨夕陽彩翠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三

忽成嵐新昌里訪呂逸人云城上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少陵城西陵泛舟云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返照云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閣夜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送李秘書云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灑灑云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白帝城最高樓云峽坼雲埋龍虎臥江清日抱龜鼉游陶岷西塞山下回舟云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劉文房自夏口至鸚武洲望岳陽云漢口夕陽斜度烏洞庭秋水遠連天

韋蘇州鞏洛舟行云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  
中皇甫孝常早朝云曙色漸分雙闕下漏聲遙在百花  
中盧允言晚次鄂州云估客晝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  
潮生戴幼公宮詞云春風鸞鏡愁中影明月羊車夢裏  
聲朱巨川尋隱者不初行竹裏惟通馬直到花間始見  
人韓昌黎元日朝回云金爐香動螭頭暗玉佩聲來雉  
尾高柳子厚別舍弟宗一云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  
盡水如天寄盧衡州云兼葭漸漚合朝露橋袖玲瓏透  
夕陽柳州峒氓云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墟人

詩法萃編

卷八 詩法萃編

三

劉夢得松滋渡望峽中云巴人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  
鳥道回送源中丞使新羅云烟開鼉背千尋碧日浴鯨  
波萬頃金始聞秋風云馬思邊草拳毛動鵬盼青雲倦  
眼開白香山西湖晚歸回望孤山寺云烟波澹蕩搖空  
碧樓閣參差倚夕陽元微之重夸州宅云人聲曉動千  
門闌湖色背涵萬象虛賈浪仙寄題天台靈隱寺云人  
在定中間螺蚌鶴曾棲處挂獼猴杜樊川題宣州開元  
寺水閣云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街西云  
游騎偶同人門酒名園相倚杏交花朱慶餘南湖云野

船著岸俛春草水鳥帶波飛夕陽許丁卯咸陽城東樓  
云溪雲初起日沈關山雨欲來風滿樓晨起白雲樓云  
山翠萬重當檻出水光千里抱城來趙渭南長安秋望  
云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羅鄴出塞曉發  
云白草近關微有路濁河連底凍無聲司空表聖歸王  
官谷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李山甫寒  
食云有時三點兩點雨到處十枝五枝花方雄飛郝氏  
林厚云鶴盤蓮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鄭若愚少  
華甘露寺云飲潤鹿喧雙派水上樓僧踏一梯雲羅昭

詩法萃編

卷八 詩法萃編

三

諫憶九華故居云黃菊倚風村酒熟綠蒲低雨釣船歸  
泊淮口云秋涼露露侵燈下夜靜魚龍逼岸行韓致堯  
春盡云細水浮花歸別浦斷雲含雨入孤村劉威游東  
湖玉處士園林云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  
宋子京寒食假中作云草色引開盤馬地簫聲催暖賣  
錫天王介甫金山寺會宿云近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  
臺只見燈王平甫宿廬山樓賢寺云千山月午乾坤晝  
一壑泉鳴風雨秋楊公濟甘露寺上方云雲捧樓臺出  
天上風飄鐘磬落人閒米元章望海樓云三峽江聲流

筆底六朝帆影落樽前咏潮云天排雲陣千軍吼地湧  
銀山萬馬奔東坡題斯飛閣云野潤牛羊連雁鷺天長  
草樹接雲霄出頴口初見淮山云長淮忽迷天遠近青  
山久與船低昂山谷咏雪云夜聽疎疎還密密曉看整  
整復斜斜題胡逸老致虛菴云山隨宴坐圖書出水作  
有意風雨來題落星寺云詩人畫吟山入座醉客夜愕  
江撼牀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題落星寺  
嵐漪軒云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雲溪石  
云蛟鼉出沒三萬頃雲雨縱橫十二峯張文潛初夏云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蝶衣晒粉花枝午蛛網添絲屋角晴韓子蒼冬日書事  
云倦鵲遶枝翻凍影飛鴻摩月墮孤音呂紫微雨後至  
城外云江村過雨蓬麻長野水連天鶴鶴飛唐子西春  
日郊外云山好近知餘積雪水生看欲到垂楊陳簡齋  
巴邛書事云晚木聲酣洞庭野晴天影抱岳陽樓四年  
風露悲游子十月江湖吐亂洲雨晴云牆頭語鵲衣猶  
溼樓外殘雷氣未平觀江漲云暈浪併翻孤日去兩津  
橫捲半天流龍鬣雜怒爭新穴鷗鷺驚飛失故洲范致  
能初歸石湖云行人半出稻花上宿鷺孤明菱葉中樓

攻媿游龍井云水真綠淨不可唾用昌魚若空行無所  
依用水陸放翁度浮橋云九軌徐行怒濤上千艘橫繫  
大江心南定樓云江山重複爭供眼風雨縱橫亂入樓  
泊公安縣云無窮江水與天接不斷海風吹月來游山  
西村云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修覺寺  
云山從飛鳥行邊出天向平蕪盡處低自烏龍廟歸云  
雨過湖落雙虹白謂水如雲合山餘一髮青東園新竹  
云清風掠地秋先到赤日行天午不知王梅溪題湖邊  
莊云夕陽茅舍客沽酒明月下橋人釣魚方秋屋夢尋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梅云馬蹄殘雪六七里山嘴有梅三四花元遺山頴亭  
云春風碧水雙鷗靜落日青山萬馬來寄答商孟卿云  
冷猿挂夢山月窸老雁叫羣江渚深楊仲宏宗陽宮望  
月云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浩無聲劉伯溫追和  
音上人云夜永星河低半樹天清猿鶴響空山周煥文  
西津夜泊云臥聽海潮吹地轉起看江月向人低浦長  
源送人之荆門云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裡河流漢水聲  
李西涯南園秋風云秋隨萬馬嘶空至曉送千旂拂地  
來游岳麓寺云萬樹松杉雙徑合四山風雨一僧寒莊

定山羅漢寺云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碍牆沈  
石田寫懷寄僧云明河有影微雲外清露無聲萬木中  
趙鶴登岱云山壓星辰從下看海浮天地自東迴謝茂  
秦中秋宴集云江漢光翻千里雪桂花香動萬山秋陳  
元孝宿羅浮飛雲峯云暗積落花歸上界倒懸明月照  
西峯宿靈洲山寺云漁依別港燈侵閣鶴宿高單影在  
泉贈岑梵則云高柳秋陰籠日薄小堂寒磬出花遲答  
梁顯若云窮海見聞唯白浪孤城表裏出青山登鎮海  
樓云五嶺北來峯在地九州南盡水浮天送人歸瓊州

詩法萃編卷八附錄宋人雜說

云桃柳過雨垂空地玳瑁乘潮上古城送沈方鄴之羅  
浮云高瀑倚風時作雨遠峯含日半成霞送美山上人  
游南岳云燈前鬼芋穿沙出霽後僧門敲雪開施愚出  
登岱云九州積氣樽前合萬里浮雲杖底來了飛濤變  
嶺見長城云隨陽雁斷天疑盡背日峯高夏苦寒孫樹  
百鼓山望海云鳥藏諸國晴時見風捲洪濤靜夜聞  
茵次虎邱酒樓云七里水環花市綠一樓山向酒人青  
朱竹垞南鎮云絕壁暗愁風雨至陰崖深護鬼神朝丁  
雁水新淦舟行云柳邊過雨鷺窺網花外夕陽人倚樓

孫子常瞿塘云雙崖積鐵封三峽眾水排山爭一門梁  
藥亭閣夜云哀壑有光星在底明河無影月臨空湯西  
崖峴山亭云一磴自穿雲氣入萬峯爭送雨聲來王百  
朋冷泉亭云春秋閱盡水常冷風雨到來山欲飛錢玉  
友關山道中云鳥隨落葉下枯樹人帶夕陽穿亂山李  
玉洲五峯峽云雙崖翠影侵天合萬竅雲根入地空登  
蓬萊閣云波閒萬怪時噓氣天外三山口御風威青嶼  
白蓮云半江殘月欲無影一岸冷雲何處香絕句之佳  
者五絕如摩詰書事云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

詩法萃編卷八附錄宋人雜說

蒼苔色欲上人衣來闕題云溪清白石出天寒紅葉稀  
山路元無雨空翠溼人衣王少伯題僧房云棕櫚花滿  
院苔蘚入閒房彼此名言絕空中闕異香太白越女詞  
云鏡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波滌滌新波滌滌景雨奇絕  
少陵絕句云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  
過宿誰家盧允言塞下曲云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  
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李端拜新月云開簾見新月  
即便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禱帶張文姬溪口雲  
云溶溶溪口雲纔向溪中吐不復歸溪中還作溪中雨



張南軒題東渚云。團團陵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卻下碧波中。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元遺山。山居雜詩云。瘦竹藤斜挂。鵲花草亂生。林高風有態。苔滑水無聲。陳孚遠。歸帆云。日落牛羊歸。渡頭動津鼓。烟昏不見人。隱隱數聲櫓。劉青田。玉階怨云。長門燈下淚。滴作玉階苔。年年傍春雨。一上苑牆來。朝鮮人。僕遜山雨云。一夜山中雨。林端風怒號。不知溪水長。只覺釣船高。謝皆人。宿山園云。小雨松徑寒。人歸夜深火。宿鳥棲未安。驚飛落山翠。密雪望云。人行大寒吠。密雪迷村影。欲叩酒家扉。山橋一蓑冷。趙開夏。踏雪云。踏雪訪山樵。山樵踏雪去。一路草鞋痕。尋入松深處。七絕如王少伯。長信秋詞云。捧帚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西宮春怨云。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太白。送孟浩然之廣陵云。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望天門山云。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向北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

詩法法編

卷八 雜錄宋人雜說

美

詩法法編

卷八 雜錄宋人雜說

美

詩法法編

美

來岑嘉州春夢云。洞房昨夜春風起。遙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少陵解悶云。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女得錢留白魚。劉文房。過鄭山人所居云。寂寂孤鶯啼杏園。寥寥一犬吠桃源。落花芳草無尋處。萬壑千峯獨閉門。劉夢得。石頭城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湖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楊柳枝詞云。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枝殘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許丁卯。謝亭送別云。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崔魯華。清宮云。草遮回磴絕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陸天隨。春夕酒醒云。幾年無事傍江湖。醉倒黃公舊酒壚。覺後不知明月上。滿身花影倩人扶。白蓮云。素蘂多蒙別艷欺。此花端合在瑤池。無情有恨何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寇平仲。江南曲。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張文潛。蓮花云。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鬥紅妝。輕步凌波踏月

鏡社世昌雨中荷花云翠蓋佳人臨水立檀粉不勻香  
汗溼一陣風來碧浪翻珍珠零落難收拾陳希元吳淞  
江云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才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  
忍去西風斜日鱸魚香碧瀾堂云茗溪清淺雪溪斜碧  
玉光涵一萬家誰向月明中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東  
坡題西林壁云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  
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澄邁驛通潮閣云餘  
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鷓沒處青  
山一髮是中原秦少游淮上絕句云橫笛何人夜倚樓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四

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絕壁笛聲那得到只愁斜日  
凍蜂知放翁涼雨舟中熟睡至夕云舟中一雨掃飛蠅  
半脫綸巾臥翠簾清夢初回窻日晚數聲柔櫓下巴陵  
遣山雪香亭雜咏云苦才多思是春風偏近騷人悵望  
中啼盡杜鵑枝上血海棠明日更應紅趙子昂絕句云  
春寒惻惻掩重門金鴨香殘火尚溫燕子不來花又落  
一庭風雨自黃昏李滄溟和人明妃曲云天山雪後北  
風寒抱得琵琶馬上彈曲罷不知青海月裴裒猶作漢  
宮看沈嘉則凱歌云銜枚夜度五千兵密領軍符號令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四

小庭月色近中秋涼風吹墮雙梧影滿地碧雲如水流  
渺渺孤城白水環船艙人語夕陽閒林梢一抹青如畫  
知是淮流轉處山宗汝霖華陰道上云烟遮晃白初疑  
雪日照爛斑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隴柳絲如織映人  
家菅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  
柳分明摩詰輞川圖陳簡齋春日云朝來庭樹報鳴禽  
紅綠扶春上遠林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  
蕭千巖古梅限韻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  
枝醜怪驚人能媚媚斷魂只有曉寒知又云百千年蘇

明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塞曉亭咏白芍  
藥云珠簾入夜捲瓊鉤謝女懷香倚玉樓風暖月明嬌  
欲墮依稀殘夢在揚州王漁洋真州絕句云江干多是  
釣人居柳陌菱塘一帶疎好是日斜風定後半江紅樹  
賣鱸魚大雪行唐夢嶺云皖公山色望迢遙皖水清冷  
不上湖青笠紅衫風雪裏一林烏相馬蕭蕭彭羨門廣  
州竹枝詞云木絲花上鷓鴣啼木絲花下牽郎衣欲行  
未行不忍別落紅沒盡郎馬蹄張蕭亭夜雪云斗室香  
添小篆烟一燈靜坐似枯禪忽驚夜半寒侵骨流水無

聲山。然。姜。西。溟。惜。花。云。一。春。強。半。爲。花。愁。萬。點。風。飄。  
付。亂。流。賸。有。垂。楊。吹。不。斷。絲。絲。綿。恨。上。高。樓。汪。東。山。田。  
家。樂。云。短。籬。低。屋。板。橋。西。十。畝。桑。陰。接。稻。畦。滿。眼。兒。孫。  
滿。簷。日。飯。香。時。節。午。雞。啼。儲。沆。雲。有。訪。云。未。遇。幽。人。又。  
獨。還。食。看。落。日。立。溪。灣。隔。溪。幾。處。炊。烟。動。遮。斷。寒。林。數。  
崑。山。徐。芬。若。出。關。云。憑。山。俯。海。古。邊。州。旂。影。風。翻。見。戍。  
樓。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宋。玉。才。蘇。臺。柳。  
枝。詞。云。十。里。珠。簾。映。碧。流。絲。絲。金。線。拂。船。頭。闔。門。過。去。  
盤。門。路。一。樹。垂。楊。一。畫。樓。又。有。句。云。不。如。飛。絮。隨。流。水。

詩法萃編

卷八

謝家宋人雜說

望

化作浮萍箇箇圓。舒雲亭題杏花春雨圖云。淺深春色。  
幾枝含翠影。紅香半欲酣。簾外輕陰人未起。賣花聲裏。  
夢江南。以上諸詩古律備體。鉅細畢舉。善寫情狀。可爲。  
後學楷模。至於語含不盡之意。如風詩伐檀篇。刺在位。  
貪鄙無功受祿。通篇但言君子非其力不食。而刺貪意。  
已悚然。言下。莫楚篇。刺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但羨草。  
木無知之樂。而人有知之苦。已怒然。言下。猗嗟篇。刺魯。  
莊公不能防閑其母。爲父報讐。通篇稱其威儀。技執之。  
美。每章以猗嗟字起。贊歎中寓惋惜。篇末以禦亂作結。

微詞不意含蓄之至。又如雅詩鶴鳴篇。陳善納誨。豈用。  
比體不露正意。手法絕高。白駒篇。刺不用賢。殷勤款留。  
不聽其去。欲使君相自生悔悟。意極深厚。他如簡兮之。  
思美人。兼葭之從伊人。高瞻遠矚。尤有千秋懷抱。而反。  
覆咏嘆。讀者亦爲之低徊不去矣。後人法風雅而爲詩。  
或言在此。而意在彼。或言有盡。而意無窮。如古詩十九。  
首。阮公咏懷諸篇。觸類引伸。佳作不少。好學深思者。當。  
自得之。不再詳引也。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

卷八

謝家宋人雜說

望

東坡稼說送張琥云。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  
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上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  
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節抄。  
博厚二語。乃學道要言。學詩文者。亦當以博厚爲根本。  
也許印芳識。

與謝民師書云。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  
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  
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  
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  
妙。如繫風捕影。能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

遇也。而況能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抄前段

沈歸愚曰：行雲流水數語，即東坡自道其行文之妙。行所當行，二語是辭達的解。了然之說，以心為主，惟能了然於心，故能了然於口與手也。的音

與黃魯直書云：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為奇怪，蓋出於不得已耳。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爾。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乃宜不

詩法萃編

卷八附錄宋人雜說

留

知公謂然否。

差音流又音叙去聲較也左傳云使不帆風差輕也

題柳子厚詩後云：詩須有為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舍此而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知詩病者也。以上皆詩文要旨

覺釋先生詩集序云：先生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切中當世之弊，澁乎如五穀，可以療飢，斷乎如藥石，可以伐病。申前段之義

書吳道子畫後云：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

意於法度之中，奇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

書蒲永昇畫後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流，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以手捫之，謂有窪隆，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開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甯院壁作瀾灘水石四堵，營度終歲，終不肯下筆。一日蒼黃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鶴跳

詩法萃編

卷八附錄宋人雜說

留

賦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死五十餘年，成都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予臨壽甯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自立，永昇今老矣，其畫難得，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此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沈歸愚曰：前文出新意云云，千古行文之妙，不出此二語。此文活水死水，亦可悟文法中開窾黃入寺一段，尤

能狀出神來之候。蓋古今妙文。無有不成於神來者。天機忽動。得之自然。人力不與也。神來之先。當積之以精思。養之以浩氣。此文所云。營度終歲。不肯下筆。是也。當其神來。不可遏抑。作者亦不能自主。此文所云。急索筆。墨奮袂如風。不擇貴賤。頃刻而成。是也。

文與可畫筍管谷偃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蠲腹蛇蚶。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欲畫者。急起從之。振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墨

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稍縱則逝矣。質筍谷在守州時畫其竹。東坡為之作記。

右一段記與可論畫竹之法。胸中先有成竹。其神始全。振筆急追所見。其意始真。與前兩段皆義通詩文。故錄之。先生又有題與可畫竹詩云。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惟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竊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凝神。此取莊子用志不紛。乃凝於神之義。贊與可畫詩。文入神時。亦復如是。又題王主簿畫折枝詩。前六句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

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此言詩畫貴傳神。寫意畫徒求工於形似。便是凡筆。詩家咏古咏物。用典措詞。粘滯題面。辟如雕壙人物。縱然摹象逼真。只是土木形骸。那有一毫生氣。古人篇章。有能傳神寫意者。取而研究揣摩。有所悟入。庶可脫換凡骨耳。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墨

釋惠洪冷齋夜話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言孔明出師表。令伯陳情表。伯倫酒德頌。淵明歸去來詞。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知文章以意為主。意以誠為主。老杜謂之詩史者。其文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唐玉川子醉歸詩曰。昨宵村飲歸。仆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曠驚著汝。本朝有仿其意。咏擣衣石者曰。小池昨添水三尺。失卻擣衣平正石。今朝水退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憶。音亦俗讀異。其妙處皆在誠實也。

右說的當。足以發明修辭立誠之旨。文首孔明令伯詩。首少陵杜氏。蓋以忠孝至性發為至文。動天地。感鬼神。婦孺為之隕涕。誠之不可揜如此。學者欲立其誠。當以忠孝為本也。許印芳識。

羅景綸大經 鶴林玉露云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為徒作。彼有雕繪塗澤無益勸戒者。固為枉費精力。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爾優游。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如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懽喜。不開口笑是癡人。此等詩可謂流要曠達。詞旨俱美。然讀之者必將起其頹惰放廢之意。而汲汲於趁時光取快樂。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為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勸晉僖公以自虞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且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乎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豈見不及此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葉石林謂牛李樹黨相攻。樂天脫然無累。雖不汲汲於仕進。而志在恬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然樂天非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朱文公云。人多說樂天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窺見其微矣。樂天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吳

所交游。如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與李文饒不相能。一聞崖州之貶。便作詩賜快之。豈非此心未忘。猶有偏黨乎。慕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樂天忠君愛國如少陵。所作諷諭詩百數十篇。實寓勸懲之意。惟閒適感傷諸詩。排悶合歡。每有頹唐之作。羅景綸窮其流弊。為放達人下鍼砭。良有益於後學。至謂樂天愛富貴而畏禍。亦是確論。緣其畏禍。故不染朋比貪汙之習。而身名俱泰。高於元稹諸人。惟以李文饒之貶為快。是其所短耳。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吳

鶴林玉露又云。顧況弃婦詞末段云。原文誤為太。憶我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別小姑去。小姑如我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如谷風篇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猶反顧其家。戀戀不舍乎。乃知國風溫柔敦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仿佛也。自來咏昭君者多矣。白樂天云。漢使卻回頻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為高出眾作之上。亦謂其有戀戀不忘君之意也。歐陽公此題詩。自以為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王荆

公詩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垂翅青冥。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為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篇為法。如小宛之為臣。凱風之為子。綠衣之為婦。柏舟之為宗。臣雄雉之為征。婦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游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失畏威敬怒之意。如茲游最奇絕。所欠惟一死之類。不已甚乎。又作韓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辛

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文公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為詆訐。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此習氣。如李師中送唐介之貶所詩云。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此類十有八九。不知君臣義重。國家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忍。者非以一去為難也。此論精矣。景綸又論荆公詩云。信如此說。苟夫其視樂天黃金贖賊眉之句。蓋天淵懸絕也。又云。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詩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等句。非有所譏刺。徒以

則孫王巧為。君所忌嫉。亦至殺身。則詩之為禍。真可畏哉。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若君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買禍也。而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亦不免。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才出獄。便賦詩云。卻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渡江以來。詩禍殆絕。惟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鄒五欠經綸。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此是落梅詩。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辛

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一作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係陳宗之詩。誤為敖器之。此與劉潛夫詩皆指史彌遠廢太子竝立理宗事說。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誦素心詩。  
以上二條。持論嚴正。所言詩病。賢者不免。可為後學鑑戒矣。或曰。逐臣弃妻。不應絕情所天。自矜名節。理固然矣。若夫詩以美善刺惡為義。因見刺惡。實禍引以為戒。將使為詩者有美無刺。可乎。曰。不可。聖人傳經。大旨在於興衰撥亂。故存詩三百。美少刺多。作者雖賢。不傳名氏。

20240917

211

聞有傳者都無後世才向氣干譽諸病是以罄其志  
 之所欲言近於居下訕上卒無以詩獲罪者後世詩家  
 莫感於唐以詩諷諭莫多於香山亦無矜才諸病雖遭  
 讒害僅謫江州司馬後復召用以刑部尚書致仕北宋  
 時新法病民東坡上書言其不便神宗弗聽又以詩託  
 諷冀有補於國愛君之心如香山而緣詩得禍較香山  
 尤烈者以其圭角太露意氣太豪聲名太高為羣小所  
 深嫉也子由與外人論詩曰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聞者避之然召禍之由不獨此也  
 初與王安石議事不合補外通判杭州沈括素同館  
 閣奉命察兩浙與之論舊乞手錄近詩一通歸而籤貼  
 以進云詞皆訕對其後姦黨緣此指摘詩語誣為誹謗  
 逮赴臺獄鍛鍊久之欲真諸死地賴神宗明恕曹太后  
 及吳充王安禮復居閒排解但謫黃州團練副使而子  
 由亦以救兄貶官一時名賢夙昔交往為詩案所累坐  
 罪黜罰者自司馬君實以下凡二十八人從古詩禍未  
 有如是株連者出獄賦詩云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  
 名不厭低塞外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悔悟之  
 情見乎詞矣然猶未能改過也哲宗朝宣仁后輔政黜

姦進賢召為翰林學士輒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  
 游貽書戒之曰官非御史職非諫議而好是非人危身  
 觸諱以游其閒殆猶抱石以救溺也聞此良箴不能虛  
 受方且戲侮正人與伊川交惡兩家門下士樹黨相攻  
 程黨攻蘇尤力賴宣仁后保護出典方州尋召為兵部  
 尚書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陳后山寄詩諷之曰  
 經國向來須老手有懷何必到壺頭遙知丹地開黃卷  
 解記清波沒白鷗蓋慮其進用不已必有後患而坡未  
 能急流勇退也俄而宣仁后崩小人復用盡逐元祐諸  
 賢仍誣坡以文字誹謗遂落職謫惠州前繫臺獄歎命  
 如雞出獄即寄詩筆如神人謂其豪氣未除及謫惠州  
 縱筆題句云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不特  
 豪氣未除抑且矜心未化姦黨聞之以為貶鼠未足也  
 再貶昌化水土毒惡居四年徽宗立更三大赦始放歸  
 中途瘴毒大作卒於常州雖終內地實死瘴鄉視香山  
 之優游卒歲判若霄壤矣南渡後無詩禍至寶慶初史  
 彌遠矯詔廢太子竝為濟陽王而立理宗旋殺竝天下  
 冤之錢塘書肆陳宗之能詩與江湖詩人游刻江湖集



行世集中詩有哀濟邸而請彌遠者並遭貶斥宗之亦坐流配。劈江湖集板詔禁士大夫作詩許其改業為長短句。填詞也。本名詩餘。此事見方虛谷律髓梅花詩評。可謂詩之一厄也。由宋人詩禍觀之詩之召禍由人自取所作之詩亦多愆咎。蓋刺惡之詞凡六等。上等有。三曰婉諷。委曲譬諭無一直接語。曰諷諫。此與依違言在彼。使人讀之其失自見。下等亦有。三曰嘲謔。形容人短。以資談笑。曰醜詆。緣飾罪狀。惡言排擊。曰絞訐。攻陰私壞人名節。上三等溫柔敦厚詩皆無召禍之道。下三等筆舌刺人勝蜂蠆尾怨毒所發禍機莫測。故夫刺惡召禍由人無養晦保身之術亦由不善為詩興戎自口。然則刺惡之詩非不可作也。奈何欲使詩人無刺乎。近代詩家稱東坡為千古一人。漁洋山人語。其以詩賈禍亦可為千秋金鑑。故特引之以戒後學。慎勿偏袒名賢愛而不知其惡也。許印芳識。

又按唐代以詩取士。貴重詩人。非有大故不加刑戮。晚唐處士周朴。刻意苦吟。名重當世。避亂福州。寄食烏石山僧寺。黃巢寇閩。得朴脅之降。朴曰。我尚不仕天子。肯從賊。遂被殺。巢陷長安。入城之夕。有人作詩。貼三省。

門罵之。次日盡搜京師識字人。屠之。朱文公云。詩莫威於唐。亦莫慘於唐也。事見唐詩紀事。及晦菴詩說。嗚乎。朴以布衣。杖節死難。可謂死得其所。詩壇有光。當與羅昭諫。司空表聖之竊約守義。並傳千載。至長安人以詩罵賊。不自貴重其翰墨。又不識苟全性命之理。此非真詩人。殆伏波所云。天下輕薄子。平日嬉笑怒罵。動輒譏而為詩。以此施之衝天大將軍。取快一時。而禍大作。首領莫保。且殃及多士。再見阮儒之慘。男兒識字。憂患始。其信然耶。古來詩禍。莫烈於此。附書鶴林玉露後。誥誡同人。縱然詩膽大於天。聞此噩耗。當亦不寒而慄矣。印芳再識。

又云。胡澹菴銓。上章薦陸放翁等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誓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楊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魏晉以來。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以及唐初。自為一等。自唐初沈宋諸人。定著

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未大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漢魏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古詩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絕行。遺興詠懷。北征出塞。三吏三別。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孟韋柳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詩法萃編。卷八。附錄宋人雜說。葉。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屏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諭欲漱六秋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人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閒風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

又曰。作詩不學漢魏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曉暎底。一作時底。俗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舉似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窗幽。臥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潛發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概見矣。朱子論詩。洞曉源流。見地尤高。所作二絕句。一則談理不腐。一則語淡味濃。逼近摩詰矣。又按陳文蔚諸人錄。詩法萃編。卷八。附錄宋人雜說。葉。先生論詩雜說爲一卷。精當者十有六七。予欲收入此編。而所見傳本多訛字。往往不成文理。既無善本校正。未敢訛以傳訛。故甯舍旃。許印芳識。又云。楊誠齋嘗言。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巧耳。至於吟咏情性。當以易詩二經及楚騷爲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古今體詩。不必一一以韻爲較。況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支字韻通。尤字韻與蕭字韻通。

言之及此方是經雅

右說謂古今體詩不宜拘禮部韻是矣然必詳考韻書辨明古韻今韻之分而且溯源於六書之諧聲轉注灼知古韻分合通轉之故用古韻時始無寬而失濫嚴而失隘之弊蓋自伏羲畫卦以來文章莫盛於唐虞詩歌用韻之例可於其時驗之堯典曰克明俊德叶篤此韻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叶星此去聲轉平聲也百姓昭明叶崩此江韻轉東韻也協和萬邦叶崩此江韻轉東韻也黎民於變時雍此古文韻語之似詩歌者七句成章凡三叶韻古韻皆是本音

中有一字數者即六書轉注之屬其音隨義而變或隨時隨地而變其轉變也亦各有自然之音非由勉强

或強分爲二謂古無叶音而排訾之非通論也短句後收以長句雙句後束以單句皆活法也詩文用韻貴轉換此則牽上搭下又轉韻之活法可見古人著作原無挨板程式講聲韻者烏可膠柱鼓瑟耶古文協韻堯典開先舜典而下繼之者不可殫述詩則下有康衢擊壤上有卿雲南風并見古詩源選本中而虞書所載喜起明良二語皆三句成章皆有叶韻喜起詩照叶喜平聲轉上聲也明良詩明叶芒庚韻轉陽韻也南風歌則四句成章下

兩句皆叶韻温叶温去聲轉平聲也財叶資灰韻轉支韻也合堯典克明章觀之古人用韻之例可概見矣厥後夏傳五子歌商傳頌五篇周傳易詩兩經暨楚騷荀賦其他經傳子史亦多有韻之文所用之韻必有傳本後乃亡於秦火漢人据典籍所載講求古韻必仍蒐輯成書所作詩賦及協韻文字悉用古韻魏晉宋相承不變齊梁間周顒沈約講四聲切韻古韻浸失其傳約著四聲譜亡於陳隋間隋陸法言述約本旨撰切韻五卷是爲今韻之始唐孫愐正謬補闕名曰唐韻宋陳彭年

等重修名廣韻宋祁等增修名集韻至丁度等奉詔編輯禮部韻略專爲科舉而設簡約馴雅南宋毛晃又增修互注遂爲今韻善本後之韻書雖互有異同大都因仍禮韻而增損之也唐韻原日二百六部宋劉淵併爲一百七部元陰時夫中夫併爲一百六部

宋劉淵併爲纂事類名韻府羣玉通行至今唐宋人律詩各用現行今韻古詩仍用古韻而古韻無成書唐人精通古韻有少陵昌黎香山柳州數家然亦散見篇什考訂爲難至宋吳才老核網羅千載研究聲律撰爲韻補古韻始有

成編借其未能祖述經典附益百氏諸聲分部斷然自  
為一書是以仍借今韻考訂古韻以通韻轉韻合其部  
以四聲互用切響同用叶其音證之於古確有依據故  
朱子釋詩注騷蓋從其說明楊升菴慎推廣吳書換轉  
注古音略足補才老所未備言古韻者以二書為權輿  
而陳季立第挾焦竑古無叶音之說著毛詩古音考顧  
亭林炎武起而和之著音學五書於易詩兩經皆著本  
音不言叶韻我

朝音學多宗顧氏閻潛邨若璩尤阿所好妄詆叶音為不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識字周松霽著論駁之云亭林之所謂本音即季立  
之所謂古音季立之所謂古音即才老之所謂叶音季  
立暗相勦襲亭林稱引加詳其實不過就韻補一書改  
頭換面而已入室操戈何以令人心服與盧抱經論音韻書松霽  
發此公論透快之至然著述之難互有得失才老考訂  
古韻是其首功而韻補所注各部通轉不盡允協如云  
侵先通鹽引書亦有謬誤者如陽韻叶音收身字引  
通覃咸之類證荀子成相篇誤分句  
讀後有邵子湘增注引亭林正之宜矣至所收叶音諸  
楚詞九章乃得確證也亭林故作翻案改讀本音遂多  
字援據典籍音切合韻亭林故作翻案改讀本音遂多

不合其合者必是偏旁聲近或是四聲轉用此外之字  
即使經有明文如易蒙比彖傳以應叶中屯恆象傳以  
禽叶窮叶終詩七月以陰叶泅蕩之篇以諶叶終召旻  
以類叶中此類皆斥為無稽不合古韻其他子史百家  
更勿論矣悖謬若此乃泥古不通之過也其音學五書  
唐韻正蒐討尤勤繁稱博引欲正唐韻以復古韻而意  
見有極偏蔽者如尤侯幽部古韻相通亭林謂侯有胡  
音古與魚虞為一韻今必割出侯韻使歸魚虞不得與  
尤櫛相通於是凡讀从侯韻之音一切反之使从魚虞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毛詩侯字韻亦變音以就之此悖謬之尤者而持之甚  
堅牢謂非偏蔽而何倘無明眼人駁正其失不幾迷誤  
後學乎亭林同時柴虎臣紹炳著古韻通毛稚黃先舒  
著韻學通指邵子湘長蘅著古今韻略皆於古韻有所  
發明毛西河奇齡非毀顧氏自創古今通韻每韻三聲  
通押又通及所通之三聲汎濫無歸大乖古訓矣後起  
音學多通說文最著者江慎修永戴東原震段懋堂玉  
姚秋農文田張皋文惠言孔臯軒廣森戚鶴泉學標  
朱豐芑駿聲苗仙麓慶龍翰臣啓瑞十家中江苗之學

較諸家尤深。江氏古韻標準詳辨細剖無微不至。于古韻分合通轉多所發明。于吳楊陳顧之失多所駁正。固已有功韻學。而經典用韻不拘一格。詩韻則如用兵。變化多端。而出奇制勝。學者不師其奇變。但解規撫。膠木芼苒等篇。守其挨板之法。勢必至如隨園所譏。點點蠟燭。薄言點之。傳為笑柄。江氏特撰詩韻舉例一卷。於毛詩用韻變例詳舉十之六七。引證雖不盡的當。詩有中後不換韻。其換韻之句。並另叶韻者。刑于寡妻二句。是也。嗟我婦子。日為改歲。亦是換韻。白叶。江氏以為開句。非也。字有以義為音者。易震爻。躬義為身。即讀身與鄰叶。詩東山。婦義為還。即讀還與山叶。江氏以為無韻。亦非也。

詩法基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三

非又思齊三章。廟保為韻。臨讀隆與宮叶。臨讀也。四章。珍瑕為韻。其音未詳。式入為韻。本自分。五章。德教相叶。亦屬句讀。造義為韻。即讀始與上叶。以上詩句。無不韻者。江氏謂三四五章皆無韻。誤矣。此外瑕。疏不能補。然得多失少。足為學人指示塗轍。學者即此擴充。講貫可識音節變化之妙。並可悟章句結構之法。獲益多矣。苗氏精諧聲之學。嘗著說文建首字讀。能發許書奧秘。而說文聲訂補正。缺謬八百餘字。功亦不細。因之考訂古韻。自亭林以迄石臞。晚出者立說益密。分部益多。去古亦益遠。惟亭林古音表。初分十部。猶為近古。而戈麻分部。非古。耕清青蒸登分部。亦非古。乃撰說文聲讀

380

表併戈麻入支齊。併耕清青蒸登入東冬。約顧氏書為七部。古韻之寬得其實矣。古韻純任自然。故韻例從寬。實分部遂少。今之繼亭林而講音學者。雖於古韻頗有發明。而要不免以細碎之法。繩古人。且強古人以就己。界限嚴而門類紛。分部至二十以外。一字出入。斤生迷。音段借。漸斷。辨爭。加以異說歧出。紛如聚訟。後七部。可以息。翠隊而定一尊矣。惜乎於顧氏。江不入陽之說。未能辨正之也。按吳越春秋。載塗山人為大禹家嘉夷。來賓為王云云。龐與王叶。江入陽也。此外。降與葉叶。見楚詞。東君篇。雙與光叶。見樂府。吳王女紫玉歌。輶與長叶。見樂府。長歌行。仙人騎白鹿篇。韓昌黎承用此例。四言。年淮四。律詩。五言。有此日。足可惜。篇又按江陽入聲韻。覺藥是也。少陵青陽峽詩。用藥韻。參入覺韻。韻字。是覺通藥也。柳子厚唐鏡歌。虎李篇。用覺韻。

詩法基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三

參入藥韻。字略。字是藥通覺也。覺藥既相通。江陽有不通者乎。才老注云。江古通陽。非孟浪也。顧氏謂江不入陽。蓋沿舊。讀塗山歌。江陽相通。虞夏已然。又證之紫玉歌。東皇篇。仙人騎白鹿篇。周漢亦無不然。顧氏長于考据。明知江陽相通。詩騷有此篇章。唐人承用。有昌黎詩可證。而故變其說。專攻昌黎。謂唐以上。江陽不通。唐以下。江始入陽。昌黎篤于好古。而不知古音。所作此日。足可惜。詩。江陽合韻。因江而並通東冬。因陽而並通庚青。用韻錯雜。最為不倫。李安溪。光地。駁之曰。顧氏音學。質之於古。合者為多。至聲氣之元。歌樂之用。古人所以

協律同文之本。則有未能明者。蓋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原為一部。以其元乃一氣所生。而用之以叶歌曲。則收聲必同。故也。真文元寒刪先及侵覃鹽咸皆然。昌黎此詩。正用東冬等一部。極本窮源。得古韻之精意。其學博而見卓矣。顧氏之顯為譏斥。未免苛訾也。此說出而韓詩之論定。江陽相通之論亦定。

純皇帝御選唐宋詩。錄安溪說。附韓詩後。足見韓詩用韻。可為程式。而邵子湘述李天生因篤之言云。歌者度。尚必有譜。杜韓卽詩家之譜。我輩學詩。舍杜韓奚宗哉。

詩法彙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音

真篤論也。學者服膺此言。胸有把握。一切夸誕之詞。膠固之說。不能惑亂其心。高談經韻者。抹殺子史百家。墨著之書。兼有夸誕膠固。守一隅者。責人則足以就履所之。病讀音宜守之。然後綜覈羣編。折衷一議。談韻非徒考古。期于有用。凡擬風雅頌。作四言詩。而參以三五六七言。如漢人安世房中歌。郊祀歌。唐韓昌黎擬琴操諸詩。元和聖德詩。平淮西碑詩。柳子厚平淮夷雅。又或擬先秦以上箴銘頌贊。荀賦楚騷之屬。此類並應從苗氏聲讀。表用七部之韻。若擬作漢魏以下五七言古詩。文選諸古賦。雜體有韻諸古文。此類宜取邵子湘古

今韻略檢選用韻。其韻今古合編。子湘增字增注。古韻分通韻叶韻。通韻可多用。叶韻可參用。叶韻兼收吳楊二書。不盡的當。宜審擇之。子湘增韻亦有牽強者。如于今于嗟乎。屬虞亦如其樂。只且于胥樂兮等句。章末綴單句。咏嘆以前後章。豈句為音節。在本章。並不入韻。子湘于詩字不言叶于虞字。並注有叶音。未免牽強。不可為訓也。又例言云。詩以杜韓為宗。而於韓之江陽合韻。無所發明。其他通例亦未詳備。今考眾說。酌定通例。詳著左方。

平聲韻

東冬相通。江轉東。吳氏不言。江通陽。說詳支微。

詩法彙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音

齊佳灰相通。歌麻半轉入支。魚虞相通。麻半轉入魚。尤半轉入虞。真文元寒刪先相通。蕭肴豪相通。尤半轉入蕭。歌麻相通。佳半轉入麻。陽通江。又見。庚半轉入陽。以陽為主。而庚從之。轉聲相也。庚青蒸相通。虞半轉入尤。蕭半轉入尤。侵覃鹽咸相通。

上去聲仿此

入聲韻

屋沃相通。即東冬。覺轉屋。覺即江。覺藥相通。藥即陽之入。

入。○質物月曷黠屑相通。○陌錫職相通。

即庚青。○緝合葉洽相通。○餘韻無入聲。

右通例久經先輩考核辨正。所通之韻寬嚴得中。用之

無弊。若欲復古。在人發憤耳。如漢郊祀歌。日出入篇云。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

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耶。謂何。此二

可讀。沈與何叶韻。若池仍讀馳。何可。吾知所樂。獨樂六

龍。六龍之調。詩車攻篇。調與龍叶韻。如毛。使我心若訾黃。其

何不徠下。當讀汝以叶韻。若義訓順者。本音弱。其他講

詩法註編。卷八。附錄宋人雜說。

義尚有若汝二音。今之訓順者。本音不能叶韻。因借若

汝二音以叶韻。古人六書。所以有假借之例也。倘執本

音以求之。此丞相匡稚圭。衡所改撰也。全篇寫武帝求

仙意。起筆破空而來。四時字排宕而下。十七字作一句。

以冬合韻。筆力雄肆。之至中後。與峭收筆。簡老其用韻

之妙。池何韻上下互叶。調若韻牽上搭下。皆得毛詩用

韻變法。而池何若下之聲。有兩讀。調韻叶龍之當讀。為

同。又與毛詩車攻篇。屈子離騷。東方朔七諫。之調同。相

叶。若合符節。可見有大作手。能作好詩。能用古韻。則能

復古。江氏標準。謂韻書但能考古。不能復古。又於同字

下附辨說云。車攻篇調同非韻。離騷七諫皆誤認為韻

而效之。稚圭此詩。江氏讀漢書未之見也。倘見此詩。又

必以調龍相叶為誤矣。音學家每有以此種謬說明眼人

宜細辨之。許印芳識。

附錄韻補誤注通韻。

庚青蒸通真。○侵通真。○覃通刪。○鹽通先。○咸通刪

○諸韻各有數字。通真刪先部。後人止可承用已通之

字。收入各部叶韻。不可借口於數字相通。遂欲併通

也。全韻。

右皆才老誤注通韻。顧亭林各已駁正。坊間俗本韻書

詩法註編。卷八。附錄宋人雜說。

詩韻集。仍沿舊說。注通韻字樣。初學不知其紕繆。作古

詩古賦箴銘贊頌之屬。誤遵用之。濶亂甚矣。茲特錄為

專條。以戒初學。許印芳識。

又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古之詩人有深識者。如陶

彭澤。杜少陵。亦皆兼有憂樂。如采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

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履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

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

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以杜詩言之。如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此七言之拙者也。杜嘗有句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乎。

又曰。唐明皇令韓幹觀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廐馬萬匹。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每過太僕廐舍。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

儲神。賞其神駿。久久則胸中有全馬。信意落筆。自起妙耳。曾雲巢無疑。工畫草蟲。年逾愈精。余嘗問其法。有所傳乎。雲巢曰。妙處無法。可傳也。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耶。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紙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右說論畫其義通於詩文。故錄之。許印芳識。

又曰。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

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若啜之。隨意

讀周易。國風。離騷。左氏傳。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歐文。數

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

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

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閒。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

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

茗一杯。出步溪邊。解后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

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

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

詩法萃編

卷八

雜錄宋人雜說

矣

而月印前溪矣。味于西詩語。可謂妙絕。然詩語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也。管蒼也。鷹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恩恩駒隙影耳。烏知此語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右一條。衍于西詩意。全從風景寫出。山居之樂。前寫山

靜佳境。在蒼蘚六句。後寫日長佳境。在紫綠六句。語語

親切。寫景。即是寫意。此由筆妙。亦由學養。兼到心識。其

妙而達之。筆端耳。人間佳境。奚止山居。摹寫不佳。徒負



翰墨因舉是篇。引人入勝。餘可類推。許印芳識。

吳可藏海詩話曰。畫山水者。有有形病。有無形病。有病可醫。無形病則不能醫。詩文亦然。凡可以指瑕鑄改者。有形病也。混然不可指摘。不受鑄改者。是無形病。不可醫也。右說。挾摘入微。所謂無形病者。病在神骨也。詩文摹古。規格已備。機調已熟。加以修飾潤色。彌縫益工。故無瑕可指。自深識者觀之。形兒是而神骨非。不免優孟衣冠之謂。他人摹古。或肖或不肖。瑕瑜互見。改去其瑕。尙有成就之日。此人摹古。通肖外視之全體。是瑜內考之全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三

詩法萃編

體是瑕。欲改則無待於改。惟有弃之。其當其下。筆構思。揣摩古人。煞費心力。辛苦一生。迄無成就。明七子派及漁洋派。常犯此病。學者所當深戒也。許印芳識。

又曰。學詩當以杜為體。以蘇黃為用。杜之妙處。藏於內。蘇黃之妙。發於外。川工學杜。妙處難到。惟學蘇黃。較易耳。

又曰。凡裝點者。工夫在外。初讀之似好。再三讀之。則無味。要當以意為主。輔之以華麗。則中邊皆甜。東坡敘陶詩。所謂外枯中膏。質而實。綺而實。腴是也。裝點者。外腴而中枯。或秀而不實。如晚唐詩。失之太巧。只務外華。而氣弱格

卑流為詞體矣。

又曰。凡詩切對求工。必氣弱。甯對不工。不可使氣弱。紀曉嵐云。以上二說。足以救西崑濃艷之失。

又曰。學詩如治經。當以數家為率。以杜為正。經餘為兼。經如太白。右丞。韋蘇州。退之。子厚。小杜。坡谷。四學士之類。學者能貫穿出入。諸家之詩。與諸體俱化。便自成一家。而諸體具備。若只守一家。則無變態。雖千百首。皆止一體也。又曰。凡詩須看一篇立意。乃有歸宿處。如童敏德木筆花詩。主意在筆之類是也。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三

詩法萃編

又曰。歐公云。古詩於散行中。時作一對。則體格峭健。余題王晉卿畫春江圖。累十數句。事窮意盡。輒續以寫景一聯。云。寒煙凝白鷺。暖風搖青蘋。便覺意境有餘。

又曰。凡作詩文。其閒敘俗事。多則難下語。

又曰。蔡天啓座有客云。東湖詩叫呼而壯。蔡云。詩貴不叫呼而壯。此語大妙。

又曰。七言律詩極難做。蓋易得俗。是以山谷別為一體。

又曰。七律一篇中。必有剩語。一句中必有剩字。如荆公詩云。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如此造句。便無剩

字

又曰荆公詩。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上四字出語輕清。下三字出語典重。以輕清配典重。不墮唐末人句法中。蓋唐末人詩多輕佻耳。

又曰東坡詩。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又盧襄詩。眼饒正得看山飽。梅瘦聊須著雨肥。善用飽肥二字。評上聯不害。下二語直村學中捉對耳。蓋先下饒瘦字。便是有意求奇。不如上聯自然合拍也。

右說不妥。評語駁之甚當。原書不著評者姓字。亦太疎略。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三

又曰曾吉甫詩云。金馬門深曾草制。水晶宮裏則開中。冷二字不閒。故不冗。若云金馬門中。水晶宮裏。則閒了中裏二字。句便冗弱。昌黎所謂六字當語一字難也。

又曰韓子蒼云。絕句如小家事。句中著大家事。不得如黃山谷。蟬詩用虎爭及支解字。此家事。大不當入小詩中。虎爭語亦怒張。乏風流醞藉之氣。唐人少伯太白夢得牧之最工。絕句妙用輕筆。黃用重筆。宜其鉅錚耳。

王從之若虛。淳南詩話曰。吾舅周德卿昂嘗論詩云。文章以意為之主。詞語為之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世俗

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此論可謂深中其病矣。又曰。以巧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使人不厭。唯甚巧者。乃能就拙為巧。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亦名論也。附金人詩話

又曰柳誠懸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有美而無箴。乃為積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規諷雖臣之美事。在燕閒無事。從容談笑之際。容得順適於一時。何必盡以此繩之。且事君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略其細。故于平素。乃能辨其大利害於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使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三

聞之者。厭苦而不能堪。彼將以正人為仇矣。亦豈得為善諫耶。

又曰唐子西語錄云。詩須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故謂之詩律。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作者未能繼幽。設險往往避難。而趨易。文章不工。每坐此也。又云。吾作詩甚苦。吟哦累日。僅能成篇。初未見可羞處。明日取讀。疵病百出。輒復苦吟。累日。反覆改正。稍稍可觀。數日再讀。疵病復出。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也。觀此二說。足見前輩立法之嚴。用

24169 冊 202

心之苦。而猶恨詩不能奇。後之學詩者。烏可鹵莽從事哉。  
又曰。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  
知詩人。夫所貴於畫者。為其似耳。畫而不似。則如勿畫。命  
題而賦詩。不必此詩。欲作何語。然則坡之論。非歎曰。坡蓋  
論妙於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意不窘於題。而要不失  
其題。世人不本其實。無得於心。而借此論。以為高畫山水  
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託雲烟杳靄。謂之氣象。賦詩者  
茫昧僻遠。按題而索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貴爾。一有不  
然。則必相嗤點。以為淺易而平常。不求是而求奇。真偽未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知先論高下。亦自欺而已矣。豈坡公之本意哉。

又曰。鄭厚云。魏晉以來。作詩唱和。以文寓意。近世唱和。皆  
次其韻。不復有真詩矣。詩之有韻。如風中之竹。石間之泉。  
柳上之鶯。牆下之蛩。風行鐸鳴。自成音響。豈容擬議。夫笑  
而呵呵。歎而唧唧。皆天籟也。豈有擇呵呵而笑。擇唧唧而  
歎者哉。慵夫曰。鄭厚此論。似乎太高。然次韻實和詩之大  
病也。詩至宋人。已少真性情。而又專以此相尚。才識如東  
坡。亦不免波蕩而從之。集中次韻詩。幾有三之一。雖窮極  
技巧。傾動一時。而害於天全者多矣。使蘇公而無此其去

古人何遠哉。

又曰。黃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為名  
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魯直好勝。而恥其出於前  
人。故為此強詞。而私立名字。夫既已出於前人。縱復加工。  
要不足貴。然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心。語意之間。豈  
容全不相犯哉。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為嫌。異者  
不以為夸。隨其所自得。而盡其所當然而已。至其妙處。不  
專在於是也。故皆不害為名家。而各傳後世。何必如魯直  
之措意耶。

詩法萃編 卷八 附錄宋人雜說  
右金國王氏。淳南詩話。與北宋吳氏。藏海詩話。皆有深

識名論。發前人所未發。故采王氏說。附吳氏後。以資學  
者講習云。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卷八終

詩法萃編卷之八上

談秘錄

明 徐禎卿

石屏許印芳麟篆校刊

詩理宏淵、談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略而言、卿雲江水、開雅頌之源、烝民麥秀、建國風之始、覽其事迹、與廢如存、閱彼民情、困舒在目、則知詩者、所以宣立憲之思、光神妙之化者也。先王協之於宮、徵被之於箏、絃奏之於郊社、頌之於宗廟、歌之於燕會、諷之於房中、蓋以之可以格天地、感鬼神、

詩法萃編

卷八

一

神賜風教、通世情、此古詩之大約也。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孝武樂府、壯麗宏奇、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風、各懷剗削、美哉歌咏、漢德雍揚、可為雅頌之嗣也。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里、棄妻思婦、嘆吟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童謠發於閭巷、亦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五言、而歌詩之聲微矣。至於含氣布詞、質而不采、七情雜遣、並自悠圓、或閒有微疵、終難毀玉、兩京詩法、譬之伯仲、墳簞所以相成、其音韻也、魏氏文學、獨專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朴易解、曹王數

子才氣慷慨、不詭風人、而特立之功、卒亦未至、故時與之、闡化矣。嗚呼、世代推移、理有必爾、風斯偃矣、何足論才、故特標極界、以俟君子取焉。

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譬如錢體為圓、鉤形為曲、箸則尚直、屏則成方、大匠之家、器飾雜出、要其格度、不過總心機之妙、應假刀鋸以成功耳。至於眾工小技、擅巧分門、亦自力限有涯、不可強也。姑陳其品第、而為言郊廟之詞、莊以嚴戎兵之詞、壯以肅朝會之詞、大以離公讌之詞、樂而則夫其大義、固如斯已。深瑕重累、可得而言、崇功盛德、易

詩法萃編

卷八

二

夸而乏雅、華疏彩繪、易淫而去質、干戈車革、易勇而亡警、靈節韶光、易采而成靡、蓋觀於大者、神越而心游、中無植幹、鮮不眩移、此宏詞之極軌也。若夫款款贈言、盡平生之篤好、執手送遠、慰此戀戀之情、勗勵規箴、婉而不直、臨喪挽死、痛旨深長、雜懷因感、以咏言、覽古隨方、而結論、行旅迢遙、苦辛各異、遶遊晤賞、哀樂難常、孤孽怨思、達人齊物、忠臣幽憤、貧士鬱伊、此詩家之錯變、而規格之縱橫也。然思或朽腐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備、詞或綽缺而未博、氣或柔穢而未調、格或秀亂而未叶、咸為病焉。故知驅蹤靡

常城門一軌。揮斤污鼻。能者得之。若乃訪之於遠。不下帶。粧索之以近。則在千里。此詩之所以未易言也。

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既動於中。必形於聲。故喜則為笑。啞憂則為吁。戲怒則為叱。咤。然引而成音。氣實為佐。引音成調。文實與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實賾。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羸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羸揚。必因質以禦其侈。此詩之流也。繇是而觀。則知詩者乃精神之淨英。造化之秘思也。若夫妙

詩法萃編

卷九 談批錄

三

騁心機。隨方合節。或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敘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楛。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以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匠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乃因言求意。其亦庶乎有得與。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程也。陸生之論文曰。非知之難。行之難也。夫既知行之難。又安得云知之非難哉。又曰。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之所知固

魏詩之渣穢耳。嗟夫。文勝質衰。本同末異。此聖哲所以感歎。翟朱所以興哀者也。夫欲拯質。必務削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然非通論也。玉韞於石。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匪無質。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為衰。若乃文質雜興。本末並用。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敝也。不可以悉矣。

夫情能動物。故詩足以感人。荆軻變徵。壯士瞑目。延年婉歌。漢武慕歎。凡厥含生。情本一貫。所以同憂相瘁。同樂相傾者也。故詩者風也。風之所至。草必偃焉。聖人定經。列國

詩法萃編

卷九 談批錄

四

為風固有以也。若乃欲歎無涕。行路必不為之興哀。想難不膚聞者。必不為之變色。故夫直慙之詞。譬之無音之絃。耳何所取聞於人哉。至於陳采以眩目。裁虛以蕩心。抑又末矣。

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歌聲雜而無方。行體疏而不滯。吟以呻其鬱。曲以導其微。引以抽其臆。詩以言其情。故名因昭象。合是而觀。則情之體備矣。夫情既異其形。故詞當因其勢。譬如寫物繪色。俾盼各以其狀。隨規逐矩。圖方巧獲。其則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圓環之大略。

也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之杆軸文如鑄  
活透手而遷從衡參互恆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強能  
也

朦朧萌坼情之來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  
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頡頏疊貫  
韻之齊也混沌貞粹質之檢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高才  
閒擬濡筆求工發旨立意雖旁出多門未有不由斯戶者  
也至於垓下之歌出自流離煮豆之詩成於草率命辭慷慨  
概並自奇工此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詩之權例也傳曰

詩法萃編

卷九

談稿錄

五

疾行無善迹乃藝家之恆論也昔桓譚學賦於揚雄雄令  
讀千首賦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詩賦屬精譬  
之稀裕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識誦之功何能益也故古詩  
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  
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  
崇辭雖或未盡臻其奧吾亦罕見其失也嗚呼雕績滿目  
並已稱工芙蓉始發尤能擅麗後世之感宜益滋焉夫未  
覩鈞天之美則北里爲工不味關雎之亂則桑中爲雋故  
匪師涓難爲語也

夫詞士輕偷詩人忠厚上仿漢魏古意猶存故蘇子之戒  
愛景光少卿之厲崇明德規善之辭也魏武之悲東山王  
粲之感鳴鶴子恤之辭也甄后致頌於延年劉妻取譬於  
睡井縉縉之辭也子建言恩何必衾枕文君怨嫁願得白  
頭勸諷之辭也究其微旨何殊經術作者蹈古轍之嘉粹  
刊佛靡之剽輕豈直精詩亦可以養德也鹿鳴頌弁之宴  
好黍離有獲之哀傷民蚩農風之悔歎蟋蟀山樞之感慨  
柏舟終風之憤懣杖葛藟之憫恤葛屨祈父之譏訕黃  
鳥二子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雞鳴之戒惕太

詩法萃編

卷九

談稿錄

六

東何草不黃之困疵巷伯鶉奔之惡惡綢繆車羣之歡慶  
木瓜采芣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伐  
檀七月之勤敏棠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婉變氣辭  
哲匠縱橫畢由斯闕也

詩之辭氣雖由政教然支分條布略有徑庭良由人士品  
殊藝隨遷易故宗工鉅匠辭淳氣平豪賢碩俠辭雄氣武  
遷臣孽子辭厲氣促逸民遺老辭玄氣沉賢良文學辭雅  
氣俊輔臣弼士辭尊氣嚴閹童壺女辭弱氣柔媚夫倖士  
辭靡氣蕩荒才嬌麗辭淫氣傷

七言沿起。成曰柏梁。然甯戚扣牛已肇南山之篇矣。其爲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瑀辭。與五言略異。要而論之。滄浪擅其奇。柏梁宏其質。四愁騁其雋。燕歌開其靡。他或雜見於樂篇。或援格於賦系。妍醜之間。可以類推矣。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縱橫格軌。各具風雅。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自有工醜。然而並驅者。託之軌度也。

夫哲匠鴻才。固由內穎。中人承學。必自述求。大抵詩之妙

詩法萃編

卷九 談雅錄

七

軌。情若重淵。奧不可測。辭如繁露。貫而不雜。氣如良駟。馳而不軼。由是而求。可以冥會矣。

樂府往往敘事故。與詩殊。蓋敘事辭緩。則冗不精。翩翩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郭門。視孤兒行。太緩弱不逮矣。

詩不能受瑕。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顧自絕殊。如塘上行云。莫以賢豪放。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棄捐慈與。莫以麻棄賤。棄捐菅與。荆浮萍篇則曰。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本自倫語。然佳不如塘上行。

古詩句格自質。然大入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日鼓瑟。鏡歌辭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草。日以蘭黃。鶴高飛離哉。翻絕工美。可爲七言宗也。昌黎山谷最於句法用意。卽此類也。氣本尙壯。亦忌銳逸。魏祖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猶曖曖也。思王野田黃雀行。譬如錐出囊中。太索露矣。

樂府中有如呼稀。伊阿那諸語。本自亡義。但補樂中之音。亦有豈本語。如曰。賤妾與君共。舖糜共舖糜之類也。

詩法萃編

卷九 談雅錄

八

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道深勁絕。不若漢鏡歌樂府詞。

樂府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南小山之賦。氣韻絕峻。不可與孟德道之。王劉文學。皆當內手爾。內同納一作袖

章仲班傳。輩四言詩。儻縛不蕩。曹公短歌行。子建來日大難。工堪爲則矣。白狼檠木詩。三章亦佳。緣不受雅頌困耳。

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衰世叔運。終鮮粹才。孔融懿名。高列諸子。視臨終詩。大類銘箴語耳。應瑒巧思。透逸。失之靡靡。休璉百一。微能自振。然傷媚焉。仲宣流落。慷慨有懷。西

京之餘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鏘非風人度也阮生優緩  
有餘劉楨錐角重峭割曳綴懸並可稱也曹丕資近美媛  
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整栗亦有憾焉若夫重熙鴻化  
蒸育叢材金玉其相綽哉有斐求之斯病殆寡已夫

古詩降魏辭人所遺雖蕭統簡輯過冗而不精劉勰緒論  
亦略而未備況夫人懷微詩自享千金法言懿則遂見委  
廢至於篇句零落雖深猶幸有存者可足徵也故著此篇  
以標準的粗方大義誠不越茲後之君子庶可以考已  
客論曰傳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蓋傷之也降自桓靈廢

詩法萃編卷九

九

而禮樂崩晉宋工而新聲作古氣沉滯蓋已甚焉述者上  
緣聖則下摘儒玄廣教化之源崇文雅之致削浮華之風  
敦古樸之習誠可尚已恐學士狎耳目之翫譏瑣尾之文  
故序而系之俾知所究

古今學道人未有無良師友而能超凡入聖者也前明  
引正開詩人倡復古道宗法漢魏盛唐李空同何大復  
爲之長二子皆中州人南人惟徐迪功與之抗行徐名  
禎卿字昌穀一字昌國吳縣人著有迪功集朱竹垞云  
迪功少時詩學六朝始撰鸚武五集類靡靡之音及見

空同初猶崛強既而心傾意寫營壘旌旗忽焉一變是  
時李何並陳未決雌雄迪功精銳無多能以偏師取勝  
遂成鼎足觀竹垞所記其獲益於良師友者不已大乎  
而王麟洲稱賞徐詩比之孟襄陽且以同時之中州高  
蘇門相提並論謂二君詩大不同而皆工於用短成一  
家言徐以高韻勝高以深情勝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  
興二君必無絕響是青出於藍乃更勝於藍矣蓋李何  
各詡兼長英華襍之於外而常不足徐高各守偏長精  
氣斂之於內而猶有餘不足者易竭有餘者耐久理固

詩法萃編卷九

十

然也迪功既有自得之妙以其所得著談稅錄陳大樽  
謂皆深造之言王漁洋亦云譚稅是吾師信可心發後  
學矣讀此錄者卽以當良師友之切劘可也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卷九上終



附錄明人詩話

李西涯東陽麓堂詩話云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

乃為合格然律猶可閒出古意古卻不可涉律前人古涉

律調如大謝白雲抱幽石律綠篠媚清漣律亂流趨正絕

孤嶼媚中川皆律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皆律銅陵映

碧澗律石磴瀉紅泉律小謝等去蒼梧野律水還江漢流

律寒城一以眺律平楚正蒼然律停琴仁涼月滅燭聽平

歸鴻皆律葉低知露密崖斷識雲重皆律此等句雖傳誦

一固已移於流俗而不自覺若律閒出古五律首聯如

詩法萃編卷九附錄明人詩話

摩詰中歲頗好道律晚家南山陲古邛為東風何時至古

已綠湖上山律少陵將軍膽氣雄律臂懸兩角弓古中二

聯如孟襄陽泊舟潯陽郭古始見香爐峯律心馳茅山洞

古日極楓樹林律尾聯如劉挺卿幽映每白日律清輝照

衣裳古七律首聯如沈雲卿龍池躍龍龍已飛古龍德先

天天不違律少陵主家陰洞細烟霧律留客夏簟青琅玕

古灑灑既沒孤根深古西來水多愁太陰皆古中二聯如崔

司勳黃鶴一去不復返古白雲千載空悠悠律少陵南渡

杜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鼙皆古尾聯如少陵安得務

農息戰門律普天無吏橫去索錢古此類在律體中風格

最高不以古律雜用為嫌也

又曰詩貴鍊意尤貴以淡為濃以近為遠就唐而論如陳

射洪云霸圖悵已矣驅馬復歸來李東川云了然潭上月

適我胸中機王少伯云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岑嘉州

云不見林中僧微雨潭上來近代詩家直抄此太白云

東風吹山花安可不盡杯長留一片月挂在東溪松願隨

夫子天壇上閒與仙人掃落花少陵云燈影照無睡心清

開妙香鉤簾宿鷺起九藥流鶯囀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

詩法萃編卷九附錄明人詩話

竹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孟襄陽云落日池

上酌清風松下來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王右丞云我

心素已閒清川淡如此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返景入

深林復照青苔上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坐看蒼苔色

欲上人衣來王安石有詩蘇州云草木雨餘長里闌人

到稀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

淮南秋雨夜高齋聞雁來韓昌黎云蟲鳴室幽幽月吐窓

回回柳柳州云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風劉隨州云欲掃

柴門迎遠客青苔黃葉滿貧家此皆以淡為濃者也又如

射洪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高逵夫云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魯酒千鍾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岑嘉州云殘虹挂陝北急雨過關西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王少伯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王右丞云窓中三楚盡林外九江平太白云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閒少陵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龍媒去盡鳥呼風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遶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何當擊妖鳥毛血灑平蕪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香山云一叢深芭花十戶中人賦聶坦之云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此皆以近為遠者也以淡為濃愈淡則愈濃以近為遠愈近則愈遠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又曰古律詩各有音節句法皆限以字數求之不難惟樂

府中長短句字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播之律呂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不足以言樂今泥古人聲調平側同長短句字摹仿而不敢失非惟格調挨板抑且心思滯塞無以發人之才氣性情若往復諷詠體會涵濡久而自有所得得於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夢游天姥吟杜子美兵車行劉少府山水障歌桃竹杖引皆極其操縱易嘗摹仿古人聲調而奇變之中和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順委曲乃如是固非初學所能到然學而未至於是亦未可與言詩也又曰宋人好談詩法而得法者鮮惟嚴滄浪宗法漢唐所論超越塵俗真若有所得者其所為詩徒得唐人體面絕少警策之處有句云空林木落常疑雨別浦風多欲上潮逼真唐句他作未能稱是予嘗謂天下事識得十分只做六七分蓋往往而然然未有識分數少而作分數多者故識先而力後也又曰陳公甫論詩專取聲最得要領潘禎應昌嘗言其父

受於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為最優蓋可以兼眾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為宮韓退之之詩為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予初欲求聲於詩不過心口相語聞潘言始自信以為昔人先得我心

又曰詩有三義賦止居一而比與居其二比與興皆託物寓情而為之者也蓋正言直述則易於窮盡而難於感發惟有所寄託形容摹寫反復諷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而不自覺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論

五

又曰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悲壯語短而意益長彈缺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飲恨之意後世窮技極力愈多而愈不及予嘗題柯敬仲墨竹云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難簡更難君看蕭蕭只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畫法與詩法通者此類是也

又曰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盛唐人善用虛字其開合呼應悠揚委曲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冗弱散緩不復可振亦當深戒此予所最留意者夏正夫嘗語人曰李西涯專在虛字上用工夫予聞而避之

又曰律詩起承轉合皆有法但不可泥若泥於法而為之則樟柱對待四方八角無圓活生動之意安能入妙欲求入妙必待法律既熟從容閑習之餘或溢而為波或變而為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強致也

又曰昔人以打起黃鶯兒三日入廚下為作詩之法後乃有以谿迴松風長為法者猶論學文以孟子及伯夷傳為法要之未必盡然亦各因其所得而人之耳所入雖異而所至則同若執一以求之甚者乃至於廢百則刻舟膠柱之類惡可與言詩哉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論

六

又曰劉草窗原博己已歲有詩云胡雁南飛又北旋上皇消息轉茫然孤臣自恨無容地逆虜誰能共戴天王行有時知石勒謝玄何日破苻堅京城四塞山河固一望龍沙一涕漣聞者傷之今所刻本如此者蓋不多見也

又曰羅明仲嘗謂三言詩亦可為體出樹處二韻追子題扇予援筆立成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又因圍碁出端觀二韻予應之云勝與負相為端我因君得大觀一時戲劇偶記於此

三言詩原是專體長篇始於漢人樂府練時日篇短篇

始於周末諸謠諺。如吳夫差時童謠云。梧宮秋。吳王愁。二句成篇者也。魯連子引諺云。心誠憐。白髮玄情不怡。豔色嫵。四句成篇者也。後二句。漢書引諺云。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工藏。敵國破。謀臣亡。六句成篇者也。又古諺云。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四句成篇而不換韻。西涯所記兩詩。卽是此格。語簡意足。邊幅不容直可追逐。古人而猥以戲劇目之。未免溺情於後世之五言七言。而輕視三代兩漢之三言四言。俗障未除。便非真正詩人。學者立志復古。五七言外。當學周漢三言四言。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 明人詩話 七

言詩積以歲月。自有入妙之作。慎勿自暴自棄也。許印芳識。

又曰。仄韻古詩。上句末字類用平聲。惟杜子美多用仄聲。如玉華宮。哀江頭。諸篇。已可概見。其音調起伏頓挫。獨爲矯健。似別出一格。回視純用平聲者。便覺萎弱無生氣。後則韓退之。蘇子瞻學之。故亦健於諸作。此雖細故。末節蓋舉世歷代而不之覺也。偶一啟鑰。爲初學導之。若用此太多。過於生硬。則又矯枉之失。不可不戒也。  
詩家用字。以平對仄。以仄對平。上下相配。謂之相粘作。

平韻詩。上下句相粘。上下聯又相粘。謂之爲律。亦韻詩。下相粘。言稱律詩者。本非正格。不可學也。古詩則以上下相粘爲禁忌。以上詩不分古律。原無禁忌。自唐以下。詩分古律。禁忌遂嚴矣。惟詩不換韻者。上句末字以平仄相參爲定法。而有多少之分。平韻詩。上句宜多用仄。落少用平。落仄韻詩。上句亦宜多用仄。落少用平。落平韻詩。落法。人多知之。仄韻詩。落法。人鮮知之。老杜詩律最細。運用此法。最爲精密。五古上句末字。平仄參半。錯雜用之者。短篇如游奉先寺。四押仄韻。上句兩用。仿遣興豐年篇。此六。夢李白首篇。八。青陽峽。十。長篇如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 明人詩話

大

劍門。十一。佳人。十二。兩當縣吳侍御宅。十八。三川觀水。漲。二十。上句末字。平仄參半。相開用之者。短篇如望岱。嶽。四押仄韻。上句一用平。落二用仄。落三又平。落四又仄。落他詩。仿此。羌村第二首。水閣。朝霧。簡嚴。明府。此皆六。龍門閣。八。長篇如萬丈潭。十四。仄落多於平。落者。短篇如羌村首篇。六押仄韻。上句兩長篇如留花門。共十四韻。上句六。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共十六韻。上句六。仄落少於平。落者。短篇如玉華宮。五。用平。落十。用仄。落。畫鷁行。押十韻。上句六。用平。落。三。用仄。落。長篇如送。不。待御。二十。白。水。高。齋。三十。奉。先。詠。懷。五。十。北。征。七。十。

此等大篇制勝在意境筆力而音節不必再求拗峭故上句仄落僅有十分之四與他詩之仄落多者皆可奉為程式至於短篇如夢李白第二首押入韻上句六用平落兩用仄落仄落太少杜集偶一有之此類學之有病未可借口於杜也七古調法與五古稍有不同短篇如悲陳陶悲青阪閩山歌夜歸皆四韻八句後半上句皆參仄落句後苦寒前篇四韻止七句上句亦參仄落句發韻中亦四韻八句上句卻三用仄落句長篇如虎牙行共九韻上落五用仄落末綴憶昔後篇開元全盛日也共十一韻一單句遂無上句憶昔後篇上句五用平落六用仄落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三

憶昔行北尋小有洞也共十三韻上句仄落皆多於平落可以為法外有可歎篇共十七韻上句十太少便不足法後來韓蘇學杜仄韻詩意主拗峭專取上句仄落多者學之韓集五古短篇如秋懷南溪仄韻諸篇以及送石處士送李正字二篇大都上句仄落多於平落長篇如懸齋有懷四十一韻上句仄落二十薦士亦四十一於平落長篇如懸齋有懷四十一韻上句仄落二十岳陽樓別竇司直四十六韻上句大篇如南山十二句岳陽樓別竇司直仄落二十五句大篇如南山詩一百二韻上句仄落六十三句與杜大篇七古如如感春我所思篇四韻上句河南令舍池臺四韻上句三用仄落

長篇如游青龍寺二十韻上句寄盧仝三十三韻上句蘇集五古短篇如梵天寺次僧守詮韻三押仄韻上句月苦熱六韻上句與王郎觀荷花首篇亦六韻上句三峽橋十韻上句長篇如司馬君實獨樂園十三韻上句僧清順垂雲亭十四韻上句虎邱寺十四韻上句入陣十五韻上句贈裴醫王彥若二十韻上句李氏園三十韻上句巫山三十九韻上句七古短篇如攜妓樂游張山人園四韻上句大風留金山六韻上句辛丑別子由馬上賦寄八韻上句書林逋詩後起伏龍行聚星堂六用仄落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三

雪皆十韻上句宿蟠龍寺亦十韻上句落字平仄相長皆五用仄落宿蟠龍寺又通篇排對另成一格長篇如九日黃樓作十二韻上句定惠院東海棠十四句九用和孔毅父久旱甚雨首篇十五韻上句和蔡景繁海州石室二十韻上句石鼓歌三十韻上句落二句杜韓而加以合三大家之詩而研究聲律可見仄韻上變化恢張者合三大家之詩而研究聲律可見仄韻上向之貴仄落確然無疑而少陵所云瘦硬通神昌黎所云排奐橫空者機關半繫乎此西涯既窺奧秘又以為細故末節謬矣所引詩篇亦太疎略故承其說而推闡之詳引詩篇為左證俾學者開拓心胸增長識力焉許

又曰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不如千崖秋氣高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不如春入燒痕青燒去謂其簡而盡也又曰儒生詩俗日頭巾氣釋子詩俗日餽餽氣閨秀詩俗日脂粉氣脫此三氣始入雅道至於富貴人焜煌瑰璋之詩謂之臺閣氣貧賤人高逸恬淡之詩謂之山林氣作者或窮或達於此二氣必有其一方是真詩人

又曰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於野臺閣詩多失於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惟摩詰太白子美無此二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三

病若玉川子之山林則純乎野矣香山居士之臺閣則近乎俗矣沉其下者乎

又曰作涼冷詩易作炎熱詩難作陰晦詩易作晴霽詩難

作閒靜詩易作煩擾詩難貧詩易富詩難賤詩易貴詩難

非詩之難詩之工者為難也

又曰趙子昂書畫絕出詩亦清而其谿上詩日錦纜牙樁

非昨夢鳳笙龍管是誰家意亦傷甚題岳忠武王墓日南

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句雖佳刻與己意逸若

秦越至獻元世祖日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赤報皇元

則掃地盡矣後人題其畫者有日兩岸青山多少地豈無十畝種瓜田詞猶婉諷至云江心正好看明月卻抱琵琶過別船則幾乎罵矣夫以宗室之親辱於夷狄之變已不免貽譏當世而其才稔之美正以見其乏德耳才烏足恃哉然南渡中原之句若使他人為之其深厚簡切誠莫有過之者不可廢也

又曰七言律詩李太白集止二三首孟襄陽集止二首孟東野集無一首皆以古詩名天下傳後世詩亦奚必以律為哉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三

又曰人但知律詩起結之難而不知轉語之難第五句第七句尤宜著力如許渾詩前聯說景後聯又說景殊乏意味耳

楊用修慎升菴詩話日少陵論詩絕句云不及前賢更勿

疑遞相祖述竟先誰別音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

師此示後人以學詩之法前二句戒其愈趨愈下後三句

勉以學乎其上也蓋謂今人不及前賢以其遞相祖述日

趨日下無能為之先者必也區別裁正一切浮偽之體而

上與風雅相親始知淵源所自前賢皆可為師是轉益多

師而汝師端在是矣。此說精妙。杜公復生。必蒙印可。然非予之說也。劉須溪語。而予衍之耳。

又曰。庾子山詩。爲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之曰。綺艷。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予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纖。子山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纖。所以爲老成也。如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艷清新。槩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子美何以服之。

詩法註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三

詩法註編

如此。

又曰。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卻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如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此卽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詩云。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云。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云。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皇山。此卽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之詩傳。解爲託言。而不以爲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如唐人閨情詩之正矣。若知其爲思望

之詞。則詩之寄興。轉深。而唐人又淺矣。詩人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說耳。

又曰。唐人劉采春詩云。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此本詩之何斯遠斯句。其疏云。君子行役於遠方。謂適居此一處。今乃復去。此更往他方也。章蘇州詩云。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此本詩之沈彼相舟句。其疏云。舟載渡物者。今乃不用。而與眾物汎汎然俱流水中。喻仁人之不見用也。他詩類此者。尙多。三百篇爲後世詩人之祖。信不誣矣。讀注疏者。苟能觸類引伸。

詩法註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三

詩法註編

有所感悟。詩之妙境。豈有窮哉。

又曰。鍾仲偉云。四言文約義廣。取效風雅。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劉潛夫云。四言尤難。三百篇在前。故也。葉水心云。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詩。雖文辭互伯。輒不能工。合數公之說論之。所謂易者。易成也。所謂難者。難工也。方元善取韋少翁自責詩。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以爲使經聖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章耳。予獨愛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

賦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下粉榆。天命不愆。疇敢以渝。隸釋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真可繼三百篇矣。或曰。唐山夫人房中樂歌。何如。曰。是直可以繼關雎。不當以章句摘也。曰。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嵇叔夜。目送鴻鴻。何如。曰。此直後世四言耳。工賦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尋丈也。

又口四言句。如江文通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取諸目前。不彫琢而自工。可謂天然之句。他如梁元帝。蕩婦秋思賦。秋水文波。秋雲似羅。唐羅昭諫。蟋蟀賦。美人在何。素影流波。與子伫立。徘徊思多。抑其次也。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三

又曰。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李太白用其意。衍為楊叛兒歌。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辭留妾家。博山爐中沈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古樂府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太白衍之云。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古樂府郎今欲渡。畏風波。太白衍之云。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太白反其意云。春風

復無情。吹我夢魂散。此等篇章。各有點化。楊叛兒篇。即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樂府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李光弼。將子儀軍。旗幟益精明。又如神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豈生吞義山。拆洗杜詩者比乎。

右引諸詩。皆化用古樂府者。非擬作樂府也。擬作有兩派。一則按題發。攝古意。如太白烏夜啼。戰城南。長相思等篇是也。一則借題諷刺時事。兼寫懷抱。如太白遠別離。蜀道難。梁父吟等篇是也。學者揣摩樂府。宜取太白集中樂府全卷讀之。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三

又曰。世以劉須溪為能賞音。以其於文選詩及李杜諸家。皆有批點也。予以為須溪元不知詩。其批文選詩首云。詩至文選為一厄。五言盛於建安。而勃舉為甚。此言大本已迷矣。須溪徒知尊崇李杜。而不知文選諸家。又李杜之所自出。予嘗謂須溪。乃開剪裁羅段鋪客。元不會到蘇杭南京機坊也。

又曰。盛宏之。荊州記。敘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少陵最能行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微懼。唐漫天虎鬚怒。



歸州長年行最能。太白下江陵。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雖同用宏之語而優劣判然。今人謂李杜不可以優劣論亦太憤憤。杜是七古。李是七絕。

詩家用典各有興會。盛宏之記峽江之迅速。少陵目觀其事而興會不佳。詩只挨抄盛記原文。以寫長年行舟之能。太白身歷其境。而興會森舉。詩能鎔化。盛文自鑄。偉詞千里一日之句。可謂等閑言語。變瑰奇。此句寫足迅速之意。後二句點染襯托。並寫出迅速之狀。真入神。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之筆較諸杜詩固勝一等。李之勝杜。在化用舊文。杜之遜李。在挨抄舊文。此顯而易見者。然以一詩之勝負。遂定兩家之優劣。則又不可。蓋李之才高。杜之才大。既是詞場勍敵。詩之飄逸沈鬱。又各造其極。而不能相兼。李以飄逸見優。而杜不能為。杜見劣矣。杜以沈鬱見優。而李不能為。李見劣矣。兩家迭見優劣。究竟孰為優。孰為劣。如兩兒辨日。各有至理。雖有聖者。莫能定其是非。嚴滄浪謂李杜未可以優劣論。斯言最當。升菴之說亦只就詩論詩耳。豈可概論李杜全集哉。許印芳識。

又曰。文章好奇是一病。好奇之過。反不奇矣。元次山亦有此病。本集十一卷。文有大唐中興頌一篇。足名世矣。詩有河溪招隱七言古。湖南歛乃曲五絕句。已入選本。又與瀼溪鄰里五古云。修竹多夾路。扁舟皆到門。東坡常書之。此外亦無留良矣。春陵行及賊退示官吏詩。雖為杜公所稱。取其志。非取其詞也。

右一條論好奇之過。甚當。王元美云。奇過則凡。即此意。旨而以之論元次山。則非也。次山事迹。備載顏魯公所撰墓表。較史傳尤詳。自少不羈。年十七始知書。受學於宗兄德秀。嘗作說楚賦三篇。國子同業中。行子蘇源明見而駭曰。子居今而作真淳之語。難哉。然世自澆淳。何傷元子。即此一端。可知其事必師古矣。至天寶十二載。登高第。歷肅代兩朝。累官道州刺史。容州都督。本管經略使。左金吾衛將軍。御史中丞。所至行古人之政。叛亡來歸。盜賊懷畏。受代時。百姓詣闕請留。為立生祠。年五十而卒。朝野悼惜。魯公表墓云。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身重於今。銘碑云。允矣全德。今之古人。贊及文章。但云炳文華國耳。歸來子曰。次山性耿介。有變。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宗兄德秀嘗作說楚賦三篇。國子同業中。行子蘇源明見而駭曰。子居今而作真淳之語。難哉。然世自澆淳。何傷元子。即此一端。可知其事必師古矣。至天寶十二載。登高第。歷肅代兩朝。累官道州刺史。容州都督。本管經略使。左金吾衛將軍。御史中丞。所至行古人之政。叛亡來歸。盜賊懷畏。受代時。百姓詣闕請留。為立生祠。年五十而卒。朝野悼惜。魯公表墓云。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身重於今。銘碑云。允矣全德。今之古人。贊及文章。但云炳文華國耳。歸來子曰。次山性耿介。有變。

道。憫。俗。之。意。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聳。牙。自。稱。聲。與。故。其。見。於。文。字。者。亦。冲。澹。而。隱。約。譬。古。鐘。磬。不。諧。於。里。耳。而。詞。義。微。妙。翫。之。脩。然。有。塵。外。之。趣。沈。歸。愚。曰。次。山。詩。自。寫。胸。臆。不。描。摹。古。人。而。奇。響。逸。趣。在。唐。人。中。月。關。門。徑。二。子。之。論。可。謂。知。言。今。讀。次。山。詩。月。夜。讌。會。篇。有。序。云。文。章。道。喪。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道。是。耶。又。篋。中。集。序。云。風。雅。不。作。幾。及。千。年。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詞。不。知。喪。其。雅。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

詩法法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三

流。俗。之。中。強。據。於。已。溺。之。後。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兵。興。於。今。六。載。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故。編。於。篋。中。者。凡。二。十。四。首。又。其。酬。孟。武。昌。士。源。詩。云。古。之。賢。達。者。與。世。竟。何。異。不。能。救。時。患。諷。諭。以。全。意。詳。味。次。山。之。語。意。在。上。追。風。雅。因。事。託。諷。以。救。時。患。集。中。補。樂。歌。系。樂。府。恭。官。引。喻。灑。淡。舊。游。喻。舊。部。曲。招。孟。武。昌。諸。詩。可。為。證。據。合。政。績。觀。之。但。見。其。好。古。未。見。其。好。奇。至。春。陵。行。賊。退。示。官。吏。二。詩。忠。厚。惻。怛。尤。得。古。君。子。作。歌。告。哀。之。

意。同。時。少。陵。後。來。香。山。此。等。篇。什。二。家。尤。多。讀。者。但。有。歎。賞。不。聞。譏。評。升。菴。既。誣。次。山。好。奇。又。獨。貶。此。二。詩。以。無。過。為。有。過。以。足。法。為。非。法。慮。其。迷。誤。後。學。故。詳。辨。之。許。印。芳。識。

又。曰。近。有。士。人。熟。讀。杜。詩。予。聞。之。曰。此。人。詩。必。不。佳。所。記。是。甚。勢。殘。善。元。無。金。鵬。變。起。手。局。也。因。記。宋。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曰。章。七。終。不。高。從。門。入。者。非。寶。也。此。可。與。知。者。道。

書。法。通。於。詩。法。學。古。望。有。獲。慶。訣。有。二。一。曰。探。源。王。虛。舟。云。名。家。秘。事。各。有。所。出。亦。各。有。所。蔽。米。書。故。從。大。令。出。吾。即。以。大。令。法。臨。之。自。不。落。米。家。習。氣。世。人。就。米。學。米。未。得。其。利。先。受。其。病。矣。一。曰。取。神。古。人。臨。帖。貴。神。似。不。貴。形。似。米。臨。智。永。真。草。千。文。外。貌。絕。不。類。永。岳。珂。既。跋。其。後。又。為。之。贊。云。永。之。法。妍。以。婉。蒂。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逼。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祖。視。不。澆。閉。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二。公。之。說。皆。要。訣。也。然。此。惟。上。智。及。積。學。之。士。乃。能。領。會。耳。中。材。及。初。學。仍。當。束。之。以。規。矩。循。序。漸。進。無。容。躐。等。以。求。學。書。不。可。

詩法法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三

廢臨摹學詩廢誦習哉許印芳識

又曰門外獨兒吠知是蕭郎至刻鞞下香階冤家今夜醉  
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猶勝<sub>平</sub>獨睡時此  
唐人小詞也前輩言觀此可知詩法或以問韓子蒼答曰  
只是轉摺多蓋八句而四轉摺也

詩文深厚者可以歷久不磨然非塗脂傅粉稱博引  
而為之也必能運以精思健筆反正開合層波疊浪有  
轉無竭始能深厚而短篇尤見力量如沈休文別范安  
成云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三

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沈歸愚云一片真氣流出可句轉字字厚去十九首不  
遠評語甚當詩亦八句而四轉折而品格高雅卓然典  
型矣許印芳識

又曰五言詩起句最難昔人種謝宣城工於發端如大江  
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雄歷千古矣唐律多以對偶起雖森  
嚴而乏高古宋周伯弼選三體唐詩取起句入韻之王者  
二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又江天清更愁風柳入江樓  
是也語雖工而氣衰颯予愛梁人柳惲汀洲采白蘋日暖

江南春吳均春從何處來拂水復驚梅梁元帝巫山巫峽  
長垂柳復垂楊唐張柬之淮南有小山羸女隱其間王維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杜甫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  
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雖律也而合古意皆起  
句之妙可以為法

五言起句之妙猶不止此最警策者如漢人擬蘇李詩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魏曹植驚風飄白日忽然歸  
西山又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又明月照高樓流光  
正徘徊徐幹人麈不有初想君能終之晉陶潛衰榮無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三

定在彼此更共之又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宋謝靈  
運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湯惠休明月照高樓用子建句  
舍君千里光齊謝朓佳期期未歸望望下鳴機梁范雲  
如何有所思而無相見時庾肩吾御亭一回望風塵千  
里昏唐王維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那為東風何時  
至已綠湖上山岑參雷聲傍太白雨在八九峯又塔勢  
如湧出孤高聳天宮李賀波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杜  
甫孤雲亦羣游神物有所歸韓愈李杜文章在光燄萬  
丈長柳宗元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此散行者也漢

人古詩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魏劉楨亭亭山上松  
琴瑟谷中風晉曹據富貴他人合資賤親戚離陶潛萬  
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又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謝  
混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宋謝靈運昏且變氣候山  
水含清暉鮑照傷會惡弦驚倦客惡離聲又木落江渡  
寒雁還風送秋唐李白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杜甫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韋應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  
清香孟郊短松鶴不巢高石雲始棲又閑于獨鶴心大  
于高松年此拔偶者也以上皆錄鑄二語領起全局若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三

夫興會淋漓四句六句一氣湧出者漢人古詩生年不  
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魏曹植為  
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又見疑患又轉  
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回叅舉吹我入雲中高  
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阮籍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皋  
蘭被徑路青巒逝駸駸又襄桐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  
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又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蕭  
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晉左思鬱鬱湖底松離離山上  
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傾郭璞雜縣寓魯門風暖將

為災吞舟浦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  
臺陶潛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  
自偏宋謝靈運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  
棲川作淵沈鮑照蠹蟲避葵藿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離  
巖安知曠士懷北周庾信聘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直  
言珠可吐甯知炭可吞又悲歌渡燕水弭節出陽關李  
陵從此去荆卿不復還隋孫萬壽大夫懸周廟王子泣  
殷墟自然心斷絕何關繫慘舒唐李白小時不識月呼  
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青雲端又鸞乃鳳之族翺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三

翔紫雲霓文章輝五色雙在瓊樹棲一朝各飛去鳳與  
鸞俱啼杜甫九載一相見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  
子山之阿又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  
鳴風蕭蕭又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  
賊先擒王又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  
前狻又啼又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  
葉墜我前朽骨寒我後又為蔓草纏又昔者與高李講  
與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  
飛藿去併何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孟郊慈母手中

綫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又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峯夜留景。深谷晝未明。山中人自正。路險心亦平。起筆之高古奇崛。至此諸詩無以復加。然非一氣讀之。其意不完。其妙不顯。世人研究起法。用在一句兩句。心胸何由開拓耶。外有降格入律者。如魏應瑒。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晉傅玄。志士惜日。人知夜長。王讚。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陶潛。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宋鮑照。蓼蟲避葵藿。冒苦不言非。又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齊劉繪。別離安可再。而我更重之。梁元帝。楊柳非花樹。依樓自覺春。北周王褒。秋風吹木葉。還似洞庭波。庾信。昨夜烏聲春。驚鳴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唐陳子昂。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常建。賢達不相識。偶然交已深。李白。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又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又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舫。中流鶩鷺鳴。又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杜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唐人詩話 美

甫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皆勅。草應物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皆勅。錢起。山色不厭遠。我行隨趣深。皆勅。劉駕。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皆勅。諸詩並佳。青蓮尤勝。八代詩無律體。原可不拘。自唐人體分。今古法律森嚴。諸詩既入律體。何可濫充古詩。後之學者。作律詩讀。可也。五律起句之妙。唐人最多。如陳子昂。故鄉杳無際。日暮且孤征。王維。五湖千里外。況復五湖西。又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又萬國仰宗周。衣冠拜冕旒。孟浩然。山冥聽猿愁。滄江急夜流。張說。西岳鎮皇京。中峯入太清。岑參。送客飛鳥外。城頭樓最高。五排有起句。亭高出。此杜甫。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又落日在簾鉤。溪邊春事幽。又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又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劉長卿。荒村帶晚照。落葉亂紛紛。紀唐夫。落無處不紛紛。錢起。楚鄉飛鳥外。獨與片帆還。子鶴若到與此同妙。并州北。誰能不憶家。溫庭筠。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馬戴。孤雲與歸鳥。千里片時閒。數語一氣者。如明皇赤帝收三傑。黃軒舉二臣。由來丞相重。分掌國之鈞。首聯次聯。盧照鄰。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相看萬餘里。共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唐人詩話 美

211 / 212

26 B

倚一征蓬。張說禮樂逢明主，韜鈴用老臣。恭憑神武策，遠靖鬼方人。張九齡宗臣事有征，廟算在休兵。天與三台座，人當萬里城。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宋璟丞相邦之重，非賢諒不居。老臣愚且憊，何德以當諸四語。徐堅至德撫遐荒，神兵赴朔方。帝思元帥重，爰擇股肱良。崔顥征馬去，翩翩城秋月。正圓單于莫近塞，都護欲臨邊。劉春虛道出白雲，盡春與詩溪。長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王維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峯。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又絕域陽關道。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胡沙與塞塵。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又天官動將星，漢地柳條青。萬里鳴刁斗，三年出井陘。又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孟浩然木落雁南渡，北風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遙隔楚雲端。岑參片雨過城頭，黃鸝上戍樓。紫花飄客淚，邊柳挂鄉愁。高適驅馬薊門北，北風遶馬哀。蒼茫遶山口，豁達胡天開。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首對起三儲光義，高天風雨散清氣。在園林，況我夜初靜。四散行。李白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當軒鳴綠琴，散行。

高士傳君與古人齊。又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四語直下不用排偶。又寶塔凌蒼蒼，蒼蒼攀覽四荒頂。高元氣合標出海雲，長杜甫莽莽萬重山。孤山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又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又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又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又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又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魏耕心未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麻數屯。劉禹錫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韓愈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況與故人別，那堪羈宦愁。李德裕昔賢懷井邑，為有挂冠期。願我飄蓬者，長隨泛梗移。王貞白山色四時碧，溪光七里清。嚴陵愛此景，下視漢公卿。僧齊已拔劍繞殘樽，歌終便出門。西風滿天雪，何處報人恩。散行。又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亦散行。格諸作各，有妙境。要以蒼莽高渾雄傑，突兀峭拔矯健排臬沈著。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策中原仗老臣，魏耕心未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麻數屯，劉禹錫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韓愈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況與故人別，那堪羈宦愁。李德裕昔賢懷井邑，為有挂冠期。願我飄蓬者，長隨泛梗移。王貞白山色四時碧，溪光七里清。嚴陵愛此景，下視漢公卿。僧齊已拔劍繞殘樽，歌終便出門。西風滿天雪，何處報人恩。散行。又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亦散行。格諸作各，有妙境。要以蒼莽高渾雄傑，突兀峭拔矯健排臬沈著。

爲上悲壯豪放。樸老莊重。次之清遠道勁。岩逸脫洒。又次之青蓮。襄陽。昌黎。三家。往往以古爲律。格調最高。少陵長律尤善敘事。請先王廟。起步五韻。包掃一切。可謂宏括而氣韻沈雄。究非三河少年可比。學者多師爲師。相題取勢。神而明之。可以奪胎換骨矣。許印芳識。

又曰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響絕矣。六朝至初唐。止可謂之半格。律詩既別爲一體。作者本自分曉。品者亦當區劃。近人高棅。選唐詩正聲。首列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李太白。去國登茲樓。懷歸傷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暮秋。崔暉。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劉春虛。松色照空水。經聲時有人。皆拗律句也。而可混入古詩乎。譬之新寡之文君。屢醮之夏姬。美則美矣。謂之初筵室女。則不可於此有盲灼。取以冒充。苟有孱培。必受其欺。高棅之選。誠盲灼也。頃見蘇州刻本。某公之序。謂正聲其格高。其選嚴。噫。是其孱培乎。

此論甚正。足以挽救末流之失。世之借口六朝初唐。以拗律爲古詩者。幸聞此言。亟宜改絃更張矣。許印芳識。又曰。七平七仄句。如吐舌萬里。唾四海。宋玉大七變入白。

水出甲。書一月。普見一切水。一切水。月二月。攝佛。離徒飛。得非纖羅。文桃花梨花。差開。崔有客。有客字子美。杜白。然渾成。可以爲法。

又曰五律用語助詞。易入於腐。故唐人罕用。王右丞云。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孟襄陽云。重以觀魚樂。因之鼓枻歌。雖用語助詞。而語皆脫洒。無頭巾氣。故佳。宋人黃陳輩效之。如且然聊爾耳。得也。白知之。又如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腐氣熏人。豈止學步郎耶。效贖西子已哉。

又曰晚唐七律。李義山爲大宗。義山而外。惟杜牧之爲最。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宋人評其詩。豪而艷。若而麗。於律體中。特寓拗峭。以矯時弊。如登九華樓。云晴江灩灩。含淺沙。高低遠。郭帶秋花。牛浦魚村。山月上。鷺渚。鷺梁溪。日斜爲郡。異鄉徒泥酒。杜陵芳草。豈無家。白頭搔殺倚柱遍。歸棹何時。軋軋鴉。讀此等詩。前評信不妄矣。牧之與張祜唱酬。祜和此詩云。江城高柳鳴曉鴉。風簾半鈎。清露華。九峯聚翠。宿危檻。一夜孤光懸冷沙。出岸遠。暉帆欲落。入溪寒。影雁差斜。杜陵歸去春應早。莫厭青山。謝朓家。拗峭處。亦樵牧之三四語。尤工。綴律詩。寓拗峭。以矯時弊。法出盛唐人。而少陵備極變態。

2017-1-10

小杜效之惜不多作升菴引證此條卻是深通此道者讀其全集七律氣格最高大抵宗仰少陵多作拗體惟樂府題如關山月塞垣用齊梁體變而為初唐諧調詞意精工有青出於藍之妙詩載本集不備錄拗體之佳者如昆陽望海云昆明波濤南紀雄金碧混漾銀河通平吞萬里象馬國直下千尺蛟龍宮天外烟巒分點綴雲開海樹入空濛葉樣波浪非吾事已斬魚竿狎釣翁關索嶺云關索危嶺在何處狃梯鳥道凌青霞千年廟貌猶生氣三國英雄此世家月捷西來武露布天威南向陣雲餘行客下馬一甬酒候旗風偃寒吹笳以上半格夏日幽居云維摩丈室誰與同隱几焚香長夏中槐花細酒驚黃雪芭蕉斜扇青鸞風蚊雷無賴鼓昏黑螢火多情流暝紅罌池過雨積新溜一部鳴蛙何太雄祿豐縣西蘭谷云響水關水繞蘭谷蘭之猗猗環谷芳瑤濁玉溪涌神瀆綠葉紫莖滴帝漿湘纍采作美人佩尼父嗟為王者香懷哉千古雨不見獨立蒼茫蕪大荒以上全格少陵七言長律有拗體釋詞篇是也升菴亦嘗擬作如高曉積雨始晴遲簡西學云長湖射雨萬鏃雄屋角掛龍

池飲虹亭亭玉筋繞山閣森森銀竹圍屏風織女下機絲罽野鮫人入市珠跳空畫圖未盡輞川妙詞賦詎信陽臺工停雲已拖楚練白倒景忽放燕脂紅綠蟻幸自盈殼落黃雞不用歌玲瓏此亦全格諸詩學杜不襲貌而得神長律寫積雨及始晴之狀比義層出不窮而大氣包舉參以頓挫之筆化盡堆排之迹在此體中可稱妙手若與牧之校量才力同一富健而意境之恢廓變化牧之有不及焉至姚姬傳論今體詩謂升菴七律專取齊梁為極則色韻雖古氣則躓矣此論殊不的當蓋升菴詩兼工眾體七律尤工正以骨氣挺拔筆力遒勁縱橫排宕不為律縛斯為能者耳今乃謂其色韻古而氣則躓殆未嘗細讀其全集也許印芳識又曰洪邁容齋隨筆云七言律大抵多引韻起若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棲地僻經過少是也然猶是對偶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老杜舍南舍北皆春水苦憶荊州醉司馬等章是也葉晦叔嘗送予詩云此地相從驚歲晚登臨況是客歸時却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人於生別易為悲梅花開落清江上黯淡西風



涼雨。並。即。用。此。體。也。予。謂。聯。叔。此。詩。前。六。句。宛。轉。關。生。言。情。懇。到。後。二。句。收。入。景。中。有。詞。盡。意。不。盡。之。妙。可。謂。善。學。古。人。矣。

又曰。老杜滕王亭詩。有鶯啼脩竹。犬吠白雲之句。雲犬用淮南王事。脩竹用梁孝王事。人皆知之。然梁園脩竹。本無鶯啼字也。後見晉人蘭亭會詩。孫綽句云。啼鶯吟脩竹。游鱗戲澗濤。乃知老杜用此語。未見孫詩。疑杜生造湊。拍因此。而悟後學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而凡律詩屬對。用典配合。務須各有依據。錄兩悉稱。有一不稱。必當擇典。另詩法萃編。卷九。附錄明人詩話。聖。

待人之培擊矣。

又曰。韓石溪語予云。杜詩中言雲龍虎臥。日抱龍羅游者。乃登高臨深。形容疑懼之狀。蓋指山木蟠拏。灘石波盪耳。非真有龍虎四物也。予曰。悟舊註之非。即以杜證杜。如江光隱現。龍羅窟。石勢參差。烏鵲橋。同此形容。同此解詁。東坡赤壁賦云。蹠虎豹。登虬龍。亦是此意。豈真有烏鵲虬豹哉。

又曰。韓文公以論佛骨。貶潮州數月。量移袁州。往來韶州。

留別刺史張賈詩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虞翻骨相屯。以忠直自比。而以姦佞待人。豈聖賢謙己恕人之道哉。考賈之為人。亦無姦佞似江總者。若以文才論。何不以鮑照何遜為比。而必曰江總乎。此乃韓公偶失檢點處。而宋人多學之。謂之占地步。如此居心。心術先壞矣。何地步之有。

又曰。絕句四句皆對。起於晉人顧愷之。四時咏春水滿園。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是也。詩者誤也。杜工部七言絕句。兩箇黃鸝一首。實祖其體。然語意不相聯屬。即是律詩中四句不成章法。洪邁所選唐絕萬首。惟章蘇州劉隨州詩絕妙。蘇州登樓寄王卿云。踏閣攀林恨不同。楚雲滄海思無窮。對法數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隨州過鄭山人所居云。寂寂孤鶯啼杏園。寥寥一犬吠桃源。落花芳草無尋處。萬壑千峯獨閉門。後二語亦二詩語。雖排對意則一貫。所以為妙。其餘如李巨山送司馬承禎還山云。蓬閣桃源兩地分。人閒海上不相聞。亦當法。一朝琴裏悲黃鶴。何日山頭望白雲。柳中庸征人怨云。歲歲金河復玉關。朝朝馬策與刀環。三春白雪歸青冢。萬里黃河繞黑山。亦其次也。宋詩有六一翁。六一居士。歐陽公自稱六一居士。

詩法萃編。卷九。附錄明人詩話。聖。

中作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  
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妙造自然可以繼武唐賢

絕句出自古樂府如枯魚過五絕全對者晉顧愷之四

時咏按題分寫不嫌其板後人效之而妙者齊孔稚圭  
游太平山云石險天貌分林交曰客缺陰湖落春榮寒  
巖留夏雪全寫異境不嫌其雜梁庾肩吾咏長信宮中  
草云委翠似知節合芳如有情金山板迹少併欲上階  
生何遜送別云客心已百念孤游重千里江暗雨欲來  
浪白風初起江總哭魯廣達云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

詩法萃編卷九附錄別入詩話

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唐岑參九日思長安故園  
云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開  
王之渙登鶴雀樓云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  
里目更上一層樓劉方平長信宮云夢裏君王近宮中  
河漢高秋風能再熟團扇不辭勞盧綸贈李果毅云向  
日磨金鏃當風著錦衣上城邀賊語走馬截鵬飛全寫  
之狀語雜而意不雜司空曙送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  
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柳宗元江雪云千山鳥  
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張祜宮詞云

故園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令  
狐楚從軍行云胡風千里驚漢月五更明縱有還家夢  
猶聞出塞聲沈如筠閨怨云雁盡書難寄愁多夢不成  
願隨孤月影流照伏波營數詩皆語平意側一氣貫注  
凡作拈偶文字解此用筆自無板滯雜湊之病七絕全  
對者唐初人撰郊廟樂章每參用此體而乏警策樂府  
之外佳作頗多升菴所錄皆上駟也然猶有遺珠如王  
勃九日登高云九月九日望鄉臺起用古調唐人他席  
他鄉送客杯人今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那平

詩法萃編卷九附錄別入詩話

杜審言南遷渡湘水云遲日園林悲昔游今春花鳥作  
邊愁獨憐京國人南望不似湘江水北流高適營州歌  
云營州少年厭原野狐裘蒙茸獵城下魯酒千鍾不醉  
人胡兒十歲能騎馬張潮江南行云茨菰葉爛別西灣  
蓮子花開不見還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皇山  
四詩皆一氣貫注與上文所引諸詩同一筆法故為增  
入絕句有古今之分此條所引押仄韻者至於少陵絕  
句樸老生晴於龍標伯供奉太白右丞摩諸家外片開堂  
奧七絕散行者贈花卿諷刺不露江南逢李龜年感傷

不露二詩皆意在言外。妙處何減王李。而全首排對亦多佳作。平調如漫成云。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跳平聲。拗調。刺音辣。如解閣云。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當句對。法星雨。又假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女得錢留白魚。參用古調。如夔州歌云。漢東漢西一萬家。江北江南春冬花。背飛鶴子。遺瓊菜。相趁鳧。羅入蔣牙。通首串遞。如論詩絕句云。才力應難跨數公。前舉庾信及唐初四傑。立論此句承上文說。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若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全用一闕數

詩法萃編

卷九

詩法萃編

聖

詩法萃編

詩亦皆一氣貫注。杜集傑構。亦不止此。後來黃山谷元。遺山李空同諸家。皆奉為師法。足見少陵絕句。亦是正宗。未可以黃鵬白鷺一詩為湊拍。而并抹撥全集也。許印芳識。

又曰。薛能柳枝詞云。和花香雪九重城。夾路春陰十萬營。惟向邊頭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此詩意謂粉飾太平。於京師而廢弛防守於邊塞也。首句本集作和花烟樹。一作趙松雪書作和花香雪。唐三體詩誤作和風烟雨。非也。當從本集及松雪所書始有味。

又曰。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此薛濤在高駢席上所作樂府也。有諷諭而不露得詩人之妙。李杜見之亦當拜服。

又曰。唐末沈彬入塞詩云。年少辭家事。冠軍戍樓閒。上望星文生。希沙漠擒虜。虜死奪河源。答聖君。焉觀敗兵眠血草。馬驚冤鬼哭。愁雲功多地。遠無人。紀漢關。笙歌日又曛。此詩說盡邊塞之苦。郭茂倩樂府亦載之。而句字與本集有不同者。本集所載為勝。特具錄之。

按沈歸愚唐詩別裁集。沈彬字子文。高安人。有閒居集。詩法萃編。卷九。詩法萃編。聖。詩法萃編。

十卷其塞下詩云。寒葉聲悲秋欲霜。寒山數點下牛羊。映霞旅雁隨疎雨。向磧行人帶夕陽。邊騎不來沙路失。國恩深後海城荒。胡兒向化新成長。猶自千回問漢王。歸愚云。邊塞詩防其粗豪。此首最見品格。後半說武備廢弛。胡人窺伺。而措詞微婉。得之唐末。尤為僅見。愚按前賢每言詩須有為而作。子文此詩為廟堂懷隱憂。較之前詩為將士告勞苦者。意尤深。至因併錄之以教後學。許印芳識。

又曰。嚴儀卿謂馬虞臣詩為晚唐之冠。信哉。其薊門懷古。

云荆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時。日暮蕭條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雅有古調。至如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雖柳吳興無以過也。

又曰孔子論五諫而從其諷。晏子春秋戰國策劉向說苑所載諫以諷而從者不可勝數。諷諫之旨文章家惟司馬長卿上林賦得之。長卿之旨又惟揚子雲校獵賦得之。子雲愛王摩詰溫泉寓目和韋五郎詩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繞。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回。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吳

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內皆離宮矣。此語可謂肆而隱。奢而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結語欲韋郎效子雲獻賦。則其諷諫可知。言之無罪。聞之當戒。得子雲之旨者其摩詰乎。

又曰周子濂溪集和費令游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之言。所以不可及也。今之人口為懷山之言。暗行媚寵之計。居僧曇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之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曾有幾人

歸其嘲笑宜矣。見一人之向。尚有含羞。

又曰宋詩不及唐詩之盛。然其中豈無可匹休者在。選者之眼力耳。如冠平仲南浦云。春風入垂楊。烟波漲南浦。落日動離魂。江花泣微雨。蘼子由旅行云。猿狖號古木。魚龍泣夜潭。行人已天北。思婦隔江南。朱文公雨夜云。孤燈耿寒微。照此一窓幽。臥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數詩妙處不減唐人。至如張南軒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霏霏半空雨。東澗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卻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吟伐木詩。伫立以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李

望子日暮飛鳥啼。門前長春水。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舸。水清魚可數。初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此五詩尤有王裴輞川造意。誰謂宋無詩乎。

又曰張文潛蓮花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鬥紅妝。輕步凌波踏明鏡。杜祁公雨中荷花詩。翠蓋佳人臨水立。檀粉不勻香汗溼。一陣風來碧浪翻。真珠零落難收拾。劉美中夜度娘歌。菱花炯炯垂鸞結。爛學宮妝勻膩雪。風吹涼髮影蕭蕭。一抹疎雲對斜月。三詩摹

寫人物分明如畫。寇平仲江南曲烟波渺渺二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此衍柳惲詩意而神味雋永青勝於藍亡友衍仲默景明常言宋人書不必收宋人詩不必觀予一日書此四詩訊之曰此何人詩答曰唐詩也予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觀之宋人詩也仲默沈吟久之曰細看亦不佳可謂偏強矣

唐宋人詩各有所長並傳千古宋詩足匹唐人不止絕句以七絕論亦不止升菴所錄四詩如東坡題僧惠崇畫春江小景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莫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至

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書李世南畫秋景云野水參差落漲痕疎林敲倒出霜根扁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和孔密州東欄梨花云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二株雪一作一株人生看得幾清明題澄邁道中云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香奩天低鷓鴣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山谷謫黔州宿歌羅驛夢李白誦竹枝詞三疊云一聲望帝花片飛物律萬里明妃雪打圍活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頭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

古句杜鵑無血可續物律何日金雞赦九州命輕人鮮囊頭船州多險灘最日瘦鬼門關外天亦對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皆言杜鵑古樂府有此

筆法詩實山谷作託言託言放翁重陽云照江丹葉一林霜折得黃花更斷腸商略此時須痛飲細腰宮畔過重陽劍門遇微雨衣上征塵雜酒痕遠游無處不銷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楚城云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閉事只有灘聲似舊時涼雨舟中熟睡至夕云舟中一雨掃飛蠅半脫綸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至

中臥翠藤清夢初回窓日晚數聲柔櫓下巴陵夜歸偶懷故人獨孤景略云買酒村場半夜歸西山落月照柴扉劉琨死後無奇士獨聽荒雞淚滿衣沈園感舊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鶯鴻照影來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絲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泫然此憶前妻之作妻失園見之未幾下世翁再游此地追感賦詩也以上絕句或超妙或深婉或含蘊或沈著要皆語近情遙有絃外音以之追配唐賢蓋無愧色其餘名家亦多可采不能備述許印芳識卷終

又曰學詩者談及唐詩、動輒稱好、豈知唐詩有極惡劣者、如薛逢、戎昱、盛唐之下者也、羅隱、杜荀鶴、晚唐之下者也、李山甫、盧延遜、又其下下者、其詩如一箇禰衡容不得、如一領青衫消不得、如我有心中事、不向章三說、昨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如餓貓窺鼠穴、飢犬舐魚砧、如世亂奴欺主、世亂又時衰鬼弄人、如木牛浮鼻渡、沙鳥點頭行、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愁、如莫將閒話當閒話、往往事從閒話生、此類皆下淨優人口中語、而宋人方采以為詩法、入全唐詩話中、使觀者曰、是亦唐詩之一體也、如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五

詩法萃編

稱燕趙多佳人、其閒有跛者、眇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一種可乎、

盛唐晚唐有劣詩、中唐惟白香山詩篇最富、好詩固多、劣詩亦復不少、五律七律、每有率易淺滑、頽唐鄙俚、諸病如初冬寄夢得云、起戴烏紗帽、行披白布裘、爐溫先暖酒、手冷未梳頭、送牛相公出鎮云、紅旆擁雙節、白鬢無一莖、萬人開路看、百吏立班迎、不如來飲酒、云、幾盞衣中物、刀鎗面上痕、又云、且滅心中火、休磨笑裏刀、歸履道宅云、眼下有衣食、耳邊無是非、看嵩洛有歎云、榮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五

詩法萃編

華急如水、憂思大於山、開入節灘云、我身雖沒心常在、暗施慈悲與後人、書賀微之云、地遠官高親故少、些些笑語與誰同、得微之書、知通州事云、努力安心過三考、已曾愁殺李尚書、尚書李實先又云、舉日爭能不惆悵、高車大馬滿長安、此等劣句、不能悉數、其全首惡劣者、律髓所收感興二首、紀批云、純是打油、不足指摘、又放言五首、紀批云、皆俚詞野調、又讀禪經一首、紀批云、竟<sub>是禪門傷頌</sub>、不以詩論、讀律髓刊誤者、留心檢察、茲不備錄、香山原是大家、而瑕瑜互見、學者愛而知其惡、弃

瑕瑜斯為善學古人矣、許印芳識、

又曰、陳文惠公堯佐、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纒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西風斜日鱸魚香、後人於其地立鱸香亭、和詩者百餘人、皆不及也、又碧澗堂詩云、蒼溪清淺雲漢斜、碧玉光涵一萬家、誰向月明中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二詩曲盡東南之景、後之作者無復措手、按鱸香指氣味、言聞其香而不忍去、詩語本自明了、善寫風物之美、在此一字、溫公詩語亦作鱸香、後人改香為鄉、立鱸鄉亭、詩語遂不明了、亦不見風物之美矣、

又曰宗忠簡岳忠武以忠節戰功冠於南宋戎馬倥傯筆  
視想無暇也然忠簡有華陰道上二絕句其一云管茅作  
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  
輞川圖忠武有游齊山絕句云年來塵土滿征衣得得閒  
吟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盡馬蹄催趁月明歸又題湖南  
僧寺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合前二詩觀之唐  
之名家不過如此嗚呼二公其可謂全才乎  
又曰蕭東夫古梅限韻絕句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  
挂珊瑚枝醜怪驚人能媚媚斷魂只有曉寒知又云百千

詩法萃編

卷九附錄明人詩話

至

年薛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絕壁笛聲那得到只愁斜  
日凍蜂知甚有風裁

東夫名德藻號千巖三山人南宋詩人四大家之一也  
初與楊誠齋同官湖湘誠齋盛稱其詩遂與尤延之表  
范致能成大陸務觀齊名號為尤蕭范陸官至福建  
帥參尋卒方虛谷謂其詩苦硬頓挫而極其工使不早  
死雖誠齋詩格猶出其下詩板舊在永州傳者罕焉蓋  
千巖詩戛戛獨造而骨硬味苦絕無甜熟軟媚語以故  
知之者鮮好之者尤鮮久而失傳並佚其名氏易以湯

誠齋改稱尤楊范陸蕭之詩傳至今者古梅絕句外方  
虛谷律髓錄其次韻傳惟肖一首入宦情類詩云竹根  
蟋蟀太多事喚得秋來籬落閒又過暑天如許久未償  
詩債若為顏肝腸與世苦相反巖壑瞋人不早還八月  
放船飛樣去蘆花叢外數青山起句生新而自然虛谷  
評為奇峭紀批亦稱好三四粗拙五六刻意做出而不  
佳七句太淺俗八句亦無味由此觀之其詩亦瑕瑜互  
見惟咏古梅通章完美枝韻四語可以雄視百代矣許  
印芳識

詩法萃編

卷九附錄明人詩話

至

又曰謝皋羽翹髮集詩皆帶綴奇峭有唐人風未可概  
以宋人視之也予尤愛其鴻門譙云天雲屬地汗流雨杯  
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為楚中有楚人為漢舞鸚鵡  
潭光雌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  
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服賀集有此題詩  
不及此遠甚元楊銑崖維楨樂府亦有此題詩愈不及皋  
羽矣其他如短歌行云秦淮沒日如沒鵝白波漾空溼弦  
月舟人倚棹商聲發洞庭脫木如脫髮建業水云太白入  
月魚腦滅武昌城頭鼓統統海上曲云水光生雲起如葑

神龍下宿藕絲孔明河篇云。羣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草。葵女城頭玩月。華星君冢上無啼鳥。俠客歌云。潮動西風吹。牡荊離歌。入夜斗西傾。伏飛廟下蛇。含草青。拭吳鉤。入匣鳴。效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白。衣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詩如。驛花殘。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秋井。陰花冷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鷄啼。苧蘿戍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隣。通燈下索。鄉夢戍邊回。柴關當太白。藥氣近樵青。暗光珠母徙。秋影石花消。下方聞夕磬。南斗掛秋河。雖未足望開元天寶之蕭牆。而可以據長慶寶曆之上座矣。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

三

又曰。蜀后村集中三樂府效李長吉體。人罕知之。今錄於此。其一。李夫人招魂歌云。秦王女兒吹鳳簫。淚入星河翻。鶴橋素娥刻襪踏玉兔。回望桂宮一點霧。粉紅小蝶沒柳烟。白毛老仙方瞳圓。尋愁不見入香髓。露花點衣碧成水。其二。趙昭儀春浴行云。花奴一隻髻垂耳。綠繩夜汲露桃葉。青桂寒烟溼不飛。玉龍呵暖紅薇水。翠靴踏雲雲帖妥。燕釵微卸香絲鬢。小蓮夾擁真人紅。梅犯雪敲一朶鸞。錦屏風畫水月。鵝鵝抱頸啞蘭葉。劉郎散却金餅歸笑引。

香翰護疑蝶。其三。東阿王紀夢行云。月青露紫翠衾白。相思一夜貫地脈。帝遣纖阿控紫鸞。崑崙低下海如席。曲房小帷雙杏坡。玉兔吐麝薰錦窠。軟香蕙雨夜釵溼。喬雲三尺生紅鞵。金蟾吞漏不入咽。柔情一點蒼薇血。海山重結千年期。碧桃小核生孫枝。精移神駭屏山知。三作皆佳。不可云宋無詩也。

又曰。正德戊寅。予訪余方池。編脩於武侯祠。見壁間有詩云。劍江春水綠。法法五丈原。頭日又飄舊業。未能歸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祠。宇空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

三

統不慙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後。有題云。此詩始終皆武侯事。子美或未過之。方池不以爲然。予曰。此亦微顯關。幽不隨人觀場者也。惜不知其名氏。

沈歸愚明詩別裁集。收此詩入升菴詩內。評云。古來武侯廟詩。以此章爲最。情韻聲律。無一不合也。愚按。武侯廟詩。有老杜丞相祠堂一首。諸葛大名一首。發揮深至。已盡題之能事。元人此作。特申習彥威大旨。以正統乎蜀耳。然意自正大。格律亦復老成。在元人中。惟趙松雪有此風力。歸愚大加稱賞。謂古來此題。以此詩爲最。豈



更優於杜詩乎。必不然也。蓋偶失檢點耳。當增一語云。老杜詩外。以此章為最。則無語病矣。許印芳識。

又曰。元陳孚遠。歸帆絕句云。日落牛羊歸。渡頭動津鼓。烟昏不見人。隱隱數聲櫓。識者以為不減王右丞。

又曰。劉文靖公。因書事絕句云。當年一綫魏袍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上聽啼鵑。宋子虛。

又曰。史絕句云。投老歸耕白下田。青苗猶未罷民錢。半山春色多桃李。無奈花飛怨杜鵑。二詩皆言宋祚之亡。由於安石而含蓄不露。子虛詩尤深婉。可為諷刺之極則矣。子虛。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李  
以絕句咏史。凡三百餘首。頗多佳作。詳見本集。

又曰。七律咏物最難工。唐李羣玉人日梅花詩。半落半開臨野岸。團情團思媚韶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對夕陽。甚有思致。玉鱗句尤奇。金人孫鐸咏玉簪花云。披拂。

西風如有待。徘徊涼月更多情。鄭子照咏酸醪云。玉斧無人解。修月珠裙有意欲留仙。羽士王子可咏西瓜云。一片。

冷沈潭底月。半灣斜捲隴頭雲。皆極體物之工。元武伯英咏燭剪云。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為一時所賞。國朝古廉李公時勉咏剪刀云。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

賞國朝古廉李公時勉咏剪刀云。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

裁時燕掠霞。深院響傳春。畫靜小樓工。罷夕陽斜。公之直節清聲。而詩嫵媚如此。信乎賦梅花者不獨宋廣平也。

又曰。宋末蕭冰崖落梅詩云。玉龍戰退鹿胎。漸好在晴沙。野水看舞翠。夢回仙袂遠。射鵰人去露簷寒。連環骨冷香。

猶暖。如意痕輕。補未完。誰在高樓吹笛處。輕衫當戶獨凭闌。此詩工緻似李義山。不類晚宋之作。後六句皆用美人。

事。甚奇。當表出之。唐詩云。新柳圍林鶯。羣色落梅田地鹿胎。斑起句鹿胎本此。

又曰。古有七言三句之詩。意足詞贍。盤屈於二十一字之中。最為難工。遍檢前賢詩。作者不過數首而已。宋謝舉羽。

寄鄧牧心云。杜鵑花開桑葉齊。戴勝芋生藥草肥。九鎖山人婦未歸。洪武中詹天雁寄友人云。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溼衣不可去。又古步虛詞云。三十六。

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踞雲語天風。颺颺吹玉笙。近日雲南提學彭綱詠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風吹綠葉翠翩翩。露出幾枝紅鸚鵡。亦風韻可愛也。刺桐花雲南名鸚鵡。

花花形酷似之。彭公此詩本四句。命吏寫刻於匾。遺其一。

句復誦之。自覺意足。乃不更改。余聞之。晉甯侍御唐池南。

七言二句之詩古歌謠多有之如孔子臨河歌楚聘歌獲麟歌檀弓成人歌漢高帝大風歌其最著者也後人

繼作如趙飛燕歸風送遠操阮籍大人先生歌晉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謠此類皆可由樂府詩集抄讀奉為師法升菴所錄太疎略矣許印芳識

又曰元天日出釋子明本中峯一作高峯有九字梅花詩云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古梅野樹獨

臥寒屋角疎影橫斜暗上書窗敲半枯半活幾箇擬蓓蕾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辛

欲開未開數點含香包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

故把新詩嘲晉甯唐池南詩謂余曰此詩不佳影亦不可

言敲又後四句有齋飯酸餛氣屬余作一首乃口占云玄

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藥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

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窗下來歌殘水調沈珠明月浦

舞破山香碎玉凌風臺錯恨高樓三弄四雲笛無奈二十

四番花信催近見盧贊元醉離花詩云天將花王國艷殿

春色醉醺洗妝素頰相追陪絕勝濃英綴枝不韻李堪友

橫斜照水攬先梅瑤池董雙成浴香肌露竹林嵇叔夜醉

山類風流何事不入錦囊句清和天氣直挽青陽回亦九字律也詩亦有思致以李花為不韻體物真切前人亦未道及

長句詩造句甚難要不可減作短句乃能入格明本咏梅花作九言體詩雖不佳而句句渾成不可減字升菴及盧贊元詩雖有佳句其不佳者尚有湊拍之病可以減字學者宜細辨之許印芳識

又曰滇中詩人永樂間稱平居陳郭郭名文號舟屋詩有唐風三子遠不及也如竹枝詞云金馬何曾半步行碧雞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奎

那解五更鳴鴉家夫婿久離別恰似兩山空得名又登碧

雞山太華寺一聯云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

一時閣筆信佳句也但全篇未稱耳其全集予嘗見之如

此二詩亦僅有也事詳明詩綜

王元美世貞秋苑危言曰天地閒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

若泯若沒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

之言理者也志表紀傳史之正文敘記碑碣史之變文詔

誥奏疏史之用論辨說解史之實贊頌箴誅史之華然頌

卽四詩之一贊銘箴誄皆其餘音也附之於文有所未安

惟其沿也姑從眾

天地閒無非史此語精透之至惜乎後文敷衍未能暢發義蘊也許印芳識

又曰世人於選體五言古詩談及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者勿論彼時諸公即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

貞元而後乃堪覆瓿大抵詩以專詣為境以饒美為材師匠宜高摛拾宜博也

又曰西京建安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歧級可尋無色聲可指三謝固

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極妙亦自然

又曰七言歌行源出樂府至唐始暢其發也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捲絢爛一入促節則淒風急雨竊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坂明珠走盤收之則如囊釋一擊萬騎忽斂寂然無聲

又曰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場三也而收為尤難如作平調舒徐綿要者結束須為雅詞有一唱三歎意勿使不足前路奔騰洶涌驅突而來者結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若中作奇語峻奪人魄者須命上下文語脈相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 明人詩話 三

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迹方成篇法此是秘密大藏印可之妙

元楊仲宏載云七言古詩最忌平鋪直敘須是陽開陰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為奇方以為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則天下無敵備此法者惟李杜也其論最精元美起伏頓挫之說深得此意矣許印芳識

又曰七言律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結頗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佳之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 明人詩話 三

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斂有呼有應大抵一開則一合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難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虛有實有沈有響虛響易工沈實難好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此是法極無迹人猶能之至境與天會未易求也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興與境詣神合氣完使之然楊仲宏云七言律難於五言律七言下字較粗實五言

下字較細嫩。七言若可截作五言，便不成句。須字字減，不得所以句要藏字，字要藏意。如聯珠不斷，方妙。此說較之元美，似乎淺近，以之教導初學，實為切要。故附錄之。許印芳識。

又曰：絕句詩最難工。五言尤甚。離首卽尾，離尾卽首，而腰腹亦自不可少。古來入神之作，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緩。吾嘗讀維摩經，得此法。一丈室中，置恆河沙諸天寶座，丈室不增，諸天不減。又一刹那，音定作六十小劫，須如是乃得。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三五

楊仲宏曰：絕句之法，要婉曲回環，刪蕪就簡，句絕而意不絕。多以第三句為主，而第四句發之。有實接，有虛接。承接之間，開與合相關，反與正相依，順與逆相應。一呼一吸，宮商自諧，高手落筆，起承二句已自超脫。若無精思妙筆，卽用平直敘起，從容承之，為安至於宛轉變化工夫，全在第三句。於此轉變得好，則第四句如順流之舟矣。元美前說，按全章而講結構之法，乃詩家通義也。仲宏此說，主第三句講轉變之法，乃詩家捷訣。三唐絕句，不盡如此。然十有六七，與之符合。初學宜從此入。

手許印芳識

又曰：謝茂秦論詩，五言絕當學少陵日出籬東水，亦如宋人以杜之遲日江山，要為法。此皆村學究教小兒號嘍者。若金昌緒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與謝通明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二詩不惟語意高妙，其篇法圓緊，中間增一意，不得易一字不。起結極斬絕，然中自紆緩無餘法。而有餘味，以此求之，有餘師矣。楊用修云：金昌緒詩，唐樂府也。便有神聖工巧。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三六

又曰：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又曰：義眉山月歌，是太白佳境。然四句中有五地名，使後人為之不勝痕迹矣。益見此老鑪錘之妙。又曰：三百篇詞意聲律，無法不備。後人騷賦古選，樂府歌行，千變萬化，不能出其境界。吾嘗摘其章句，以見法之所自。外有逸詩古歌謠諺，箴銘辭賦，其語可入三百篇者，漢魏人詩，有極得三百篇遺意者。又楊用修所錄漢魏逸句，子史雜書語，可入詩，尚有遺漏者。余悉蒐輯，誦習以廣師。

資。又有全書可采者。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雖以數術爲書。要皆四言。專家猶是三百遺法。學有餘力。參觀二書。不無裨益也。

又曰。秦始皇時。李斯所撰嶧山碑。三句始下一韻。是采芑第二章法。琅邪臺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老子明道若昧章法。

文字用韻。義例多端。兩句爲聯。下句用韻。或兩句皆入韻。此常法也。三句爲聯。第三句入韻。乃是變法。此格罕見。惟小雅采芑篇用之。若三句爲聯。句句用韻。又三句。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李

一換韻。詩無此格。惟老子同異章。明道若昧一段用之。史稱秦皇東游。所至名山。羣臣刻石頌德。其地則泰山。琅邪臺之朶。東觀漢記。會稽文凡六篇。序亦用韻。泰山刻文亦稱嶧山碑。琅邪臺刻文兩句一押韻。餘五篇三句一押韻。以此變格自成一家。元美稱其法采芑篇是矣。然采芑前三章皆用此法。今但舉第二章。非也。至謂琅邪臺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尤謬誤矣。又按盛唐岑嘉州七言古詩。句句用韻。三句一轉。元次山大唐中興頌。亦作此體。顏魯公金石文字銘詞頌。常仿此體。而

加變化。尤爲善學。古人讀者賞其新奇。而不知其師法所自。元美此條以之解三家詩文。則確然矣。許印芳識。又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韓子之言信然。然易卦爻辭及十翼繫辭多協古韻。一片宮商。易固兼詩體矣。推之於書。門良喜起。五子之歌。明著爲詩。外有韻語。短如無忘無荒。二句。德日新。四句。長如佑賢輔德。六句。無偏無陂。十四句。此類亦是詩體。會通取益。是在善學者。又曰。韋孟立成。四言詩。載本傳。雅頌之後。不失前規。繇而能整。故未易及。徐昌穀少之。吾所不解。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李

又曰。曹公莽莽。古直悲涼。子桓小藻。自是樂府本色。子建天才流麗。雖譽冠千古。而實遜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詞太華也。又曰。孟德樂府。東臨碣石篇最佳。其辭亦有所本。司馬相如上林賦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馬融廣成頌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羽獵賦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同是襲上林意。而子雲語奇。孟德語壯。者能自鑄偉詞。青勝於藍也。季長全無鑄鑿其詞。并襲其韻。所謂偷語鈍賊耳。

又曰劉宋詩家並稱顏謝而優劣判若霄壤湯惠休云康樂如芙蓉出水延年如錯繡鏤金今觀其詩延年豈惟病雕琢抑且病煩濫如應詔曲水讌作四言詩起句道隱未形治彰既亂云云八句分章皆泛語與應有毫髮干涉耶至於東宮釋奠之篇起句云國尚師位家崇儒門老生板對唐律賦之不若矣

又曰四言詩之有言頭不始顏延年蓋二陸諸君爲之備也如皇太子宴宣猷堂應令詩士衡起句曰三正迭紹洪聖啓運凡十六韻始及皇太子大將軍宴會詩士衡起句

詩法五編

卷九

詩法五編

卷九

詩法五編

卷九

詩法五編

曰皇皇帝祐誕隆駿命凡八韻始入晉亂齊王問平之又如士衡贈斥邛令詩答賈長淵詩潘安仁爲賈長淵贈士衡詩應吉甫華林園宴集詩起句皆不善題通套乃爾更不必多費此等語但預作一言頭百凡宴會贈答可舉以貫之矣若韋孟之諷諫陳思之責躬應詔仲宣之贈蔡睦士孫萌文穎叔夜之幽憤贈秀才入軍越石之答盧諶靖節之贈族祖甯有是耶其他如仲宣思親云穆穆顯妣德音徽止閭邛冲三月宴云暮春之月春服既成裴季彥大靖曰日躔星紀大呂司辰開口見咽豈不快哉而文選未

收不免滄海遺珠之歎前引諸詩靖節贈族祖外都已入不精耳其美而未收者選昭明此集美惡兼收蓋由識鑑亦不止後引三詩也

詩文斬盡枝葉直起直收是老法亦有有用總管之筆領起全局者文如尚書論征伊訓周官洛誥諸篇詩如卷阿板蕩崧高烝民諸篇其首節首章或總敘事由或總挈大義或高踞題巔或遠溯題源要皆緊扣題位一絲不溢三百篇後漢魏四言猶多作者傑構亦多晉宋作者少傑構亦少且有僞體出乎其間元美所摘陸士衡四言諸篇起句泛講事理詞復冗長使人讀之不知是何題目少陵所謂僞體也延年郊祀歌語皆典切亦四言之工者而讌曲水詩襲士衡體遂墮惡道後學輾轉做倣風雅掃地矣元美指摘前疵正爲後學痛下鍼砭凡古詩起句皆當以此爲鑑戒不獨四言也許印芳識又曰淵明詩托旨冲澹其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來琢之使無痕迹耳後人苦一切深沈取其形似謂爲自然謬以千里

詩法五編

卷九

詩法五編

卷九

詩法五編

卷九

右說的當唐之王孟章柳亦復如是其詩皆由極苦而得極甘其得意語極新美又極自然學者用洗鍊工夫

送渾成境界。不求似陶。乃真是陶。王孟諸家亦然。若但從自然處求之。得其皮毛。不過優孟衣冠耳。許印芳議。又曰。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意專論文。未引子建仲宣子荆正長之詩。謂此四家。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然則少陵以前。固有詩史之稱矣。唐書贊少陵。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近人楊用修駁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詩刺淫亂。則曰。離離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雁子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三

脩蓋不知也。

六經與史相表裏。詩以韻語紀時事。或美或刺。義主勸善懲惡。與春秋之褒貶子奪。同一指歸。詩史之稱。其義蓋出於此。楊升菴舍文義而言文體。謂經史分體。無容混淆。尚書春秋。卽史卽經。詩則判不相入。未可稱之爲史。其說偏僻。已非通論。至引毛詩比興語。以譏杜詩之賦語。尤乖舛矣。宜乎元美駁之也。許印芳議。

又曰。實境詩。於實境讀之。哀樂之情。便自百倍。陸士衡之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傅休奔之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三

張季鷹之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曹顏遠之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語若卑弱。而皆實境所就。故不忍多讀。

又曰。謝宣城既工發端。且撰造精要。風華映人。洵一時之傑。其不如康樂者。匪直材力小弱。康樂語俳而氣古。宣城調俳而氣今。

又曰。謝茂秦謂小謝澄江淨如練。澄淨意復。欲改爲秋江淨如練。余不敢以爲然。蓋江澄乃淨耳。

又曰。李杜光燄千古。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

造爲宗以奇拔沈雄爲貴其歌行之妙讀之使人飄揚欲  
僊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歔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  
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種語累語置之附謝閉便覺僞父  
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  
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  
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閉一爲之  
可耳不足多法也太白七律謂鳳皇臺鸚鵡洲詩子美  
七絕謂江畔尋花夔州歌諸詩也  
太自古樂府窈窕惘惘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太  
白樂府未嘗貌襲古人故卓然成家○十首以前少陵較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  
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合各極其  
則吾不能不服膺少陵○太白不成語者少子美不成語  
者多如無食無草舉  
家聞若效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亦不必  
曲爲之護正使瑕瑜不掩是真大家○青蓮擬古樂府以  
己意已才發之神到之作妙絕千古然尚沿六朝舊習不  
如少陵樂府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  
本來面目耳○太白鸚鵡洲詩效贖黃鸞可厭鳳皇臺詩  
吳宮晉代二句亦非作手集中七律既少亦無全盛者摘

其佳語惟得兩結句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鳳臺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卻向帝城飛送賀監  
歸四明○七言  
排律創自老杜然已不得佳蓋七字爲句東以聲偶八句  
之作氣力已盡矣又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篇調  
卑則易冗而傷句合璧猶可貫珠益艱也○老杜吳體諸  
作以歌行入律亦是變體不宜多作多則傷境  
又曰王孟並稱王實勝孟王詩由工入微不犯痕迹所以  
爲佳閉有失點檢處如閉居詩青白字複出塞詩兩馬字  
煞那獨坐詩白髮意複雙鬢皆白璧之瑕孟詩構思極苦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既成乃得超然之致皮生摘其佳句真足追配古人第其  
才弱不能爲七言專工五言復不能爲長篇此其所短也  
又曰盛唐七律老杜外應推高適岑參王維李頎四家王  
尤備美居延城外篇甚佳若非兩馬字犯複當足壓卷自  
雨中春望敕賜櫻桃九成宮避暑送楊少府詩篇外往往  
不拘常調至酌酒與裴迪篇四聯皆用仄起法尤不可學  
不拘常調謂上下聯不相粘也唐人七律上下句皆忌  
失粘惟上下聯不忌失粘盛唐諸家兩聯三聯不粘者  
右丞獨多出塞作送方尊師皆三聯不  
粘二聯不粘者不可枚舉其詩既佳不以



為嫌酌酒篇語意淺露已屬下乘。又四聯不粘病屬偏枯。尤不足法。至如老杜拗律亦有四聯不粘者。今朝腸用平起調春日春起結並參拗句古句化板為活不為盤篇全用仄起調起結並參拗句古句化板為活不為偏枯此類可以偶一為之也許印芳識

又曰劉隨州號五言長城如幽州白日寒句不可多得惜十章以還便自雷同不耐檢又岑參李益詩篇不多而結法深意雷同者幾半此外名家亦多不免惟杜集絕少重出全集止未息豺狼門驛始信少陵如淮陰將兵多多益辦耳

詩法萃編 卷九 詩法明人詩話 五

又曰李長吉詩師心自用故爾作怪亦有出人意表者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穉此君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又曰張為主客圖稱白樂天為廣大教化主白詩出語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長然極有冗易可厭者少壯時與微之作諷諭詩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後生詩道未成慎勿輕看最能易人心手

又曰晚唐陳嵩伯陶隴西行可憐無定河邊骨云云用意工妙至此可謂絕唱惜為前二句所累筋骨畢露令人厭憎若王子羽翰涼州詞蒲桃美酒一首便是無瑕之璧盛

唐人地位不凡乃爾

又曰嚴滄浪云詩不必太切予初疑此語及讀子瞻詩如詩人老去孟嘉醉酒各二聯方知嚴語之當又近一老儒嘗咏道士號一鶴者云赤壁橫江過青城被箭掃使事非不貼切而味之殆如嚼蠟耳

又曰剽竊模擬詩之大病然有神與境觸師心獨造偶合古語者如客從遠方來白楊多悲風之類前後重出原非剽竊不妨並存模擬亦有入妙者擬古之作能與古人分道騁力窮勢盡態不惟敵手且無痕迹如江文通擬越石

詩法萃編 卷九 詩法明人詩話 五

傷亂淵明田居惠休怨別斯為妙肖若近日李獻吉打鼓鳴鑼何處船等句學杜七律依樣畫葫蘆令人一見匿笑再見嘔噁矣剽竊之病唐人尚少宋人漸多西崑諸公先已得捨義山為優伶所侮弄至王半山則苦色上衣之句全襲朝川甘心作偷語鈍賊黃陳效尤此風遂盛如李太白有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句黃魯直全襲其語而改上句為人家圍橘柚改此兩字醜態畢具晁无咎極稱贊之尤不可解陳無已苦心學杜而好用杜句杜云暗飛螢自照陳則云飛螢元失照杜云文章千古事陳則云文章

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陳則云乾坤著腐儒杜云寒花只暫香陳則云寒花只自香既竊之又改之欲文其過而皆點金成鍊與黃魯直所改同病其過彌彰矣

又曰唐自貞元以後藩鎮富強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游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贊通或上章陳頌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滿沐而干旄之吏多不能分別黑白隨意支應故剽竊雲擾詔諛泉涌取辦俄頃以為捷使事餽釘以為工至於貢舉本號詞場而牽壓俗格阿趨時好上第巍我多是將相私人座主密舊甚乃津私禁嚮自比詩法萃編卷九附錄明人詩話

優伶關節倖璫身為軍吏下第之後尙爾乞憐主司冀其復進是以性情之真境為名利之鉤途詩道日卑甯非其故

士習壞詩道亦壞事理之必然者是在居高位主文衡者正直是與痛抑奔競庶幾頹風可挽不然江河日下伊於胡底耶許印芳識

又曰薛徐州詩差勝蔡邕州其侏矜則相類蔡之譏四皓日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薛之譏孔明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二子功名不終亦略相

等當是口業報業同

又曰晚唐李昌符婢僕詩五十韻本是五路敬延本

子詩一百韻本是小兒詩五十韻皆可鄙笑者然曲盡形容頗見才

致昌符至以取上第敬延觸怒上官沈河而死詩人幸不

幸乃如此要之死者可用為戒

按全唐詩錄李昌符字巖夢有詩名咸通時與張喬許

棠輩同稱十哲而久不第因出一奇作婢僕詩五十首

傳之公卿間是年登第路德延儋州巖相之猶子光化

初擢第天祐中授拾遺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辟掌書記

詩法萃編卷九附錄明人詩話

甚尊禮之德延浮薄動多忤物友謙解體德延乃作小

兒詩五十韻以刺之元美此條敘述二事字有異者蓋

誤記也許印芳識

又曰少陵贈汝陽王排律結句云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

登於題頗無關涉為韻所強耳後學不解事翻以為法至

李北地所謂鄭繁騎驢無功行縣騎驢行縣既非實事鄭

繁王績又非通人生俗無謂大可戒也近人謝茂秦每有

此病蓋不學之故

又曰元季業詩者道園以典要為貴鍊崖以奇崛見推我

明既興立赤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無過季迪。骨氣之雄次及伯溫。而孟載景文子高輩為之羽翼。翩翩乎一時之選也。樂代熙朝風不在下。斥沈思於宇外。撫流景於目前。逞志則滔滔大篇。尚裁則宋宋數語。其後成宏之際。頗有俊民。稍見一斑。號為巨擘。然趣不及古。中道便止。搜不入深。遇境隨就。即事分題。一唯拙速。和章屢押。無患才多。北地矯之。信陽嗣起。昌穀上翼。庭實下毗。敦古昉自建安。拔華止于三謝。長歌取裁李杜。近體定軌開元。一掃叔季之風。遂窺正始之途。豈不媿哉。然而正變雲擾。剽擬雷同。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完

信陽之舍筏。不免良箴。北地之效顰。甯無私議。以故嘉靖之季。尚詞尚理。各從所好。浸淫諸派。瀾為下流。中興之功。則濟南為大矣。今天下人握夜光。途遵上乘。然不免邯鄲之步。無復合浦之還。則以深造之力。微自得之趣。冥昔人有步趨華相國者。以為形迹之外。學之去之。彌遠。又有人學書。日臨蘭亭一帖。或規之曰。從門而入。不成書道。然則情景妙合。風格自上。不為古役。不墮蹊徑者。最也。隨質成。分。隨分成。詣門戶。既立。聲實可觀者。次也。若名為閨。繼實。則盜魁外。堪皮相。中乃膚立。以此言家。久必敗矣。伯生號。

道園楊維禎字廉夫。號鍊崖。高啓字季迪。號青邱。劉基字伯溫。封誠意伯。諡文成。青田人。世稱劉青田。楊基字孟載。袁凱字景文。劉崧字子高。永樂太。宗年號洪熙。仁宗年號是時。詩尚臺閣體。故云風不在下。成化憲宗年號。宏治孝宗年號。是時詩家。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諡文正。長沙茶陵人。世稱李茶陵。亦以長沙呼之。文內俊。民謂茶陵也。繼茶陵而起。有李何徐邊四家。是為宏治四傑。李夢陽字獻吉。號空同。諡景文。家居慶陽。本漢北地郡。世稱李北地。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信陽人。世稱何信陽。徐禎卿字昌穀。官迪。與郎稱徐迪。功。進貢。字庭實。號華泉。與王九思。王廷相。康海。三家。合之。為前七子。至世宗嘉靖年間。有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為後七子。攀龍。世稱李歷下。亦以濟南呼之。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李

右一條論詩無大謬。敘事有乖。公允。明詩自永樂以後。尚臺閣體。久而冗沓。庸廓。形模徒具。真意寢亡。是時起衰。有人李空同。詩所云。我師崛起楊與李。力挽一髮回千鈞者。是也。李即西涯。相國楊謂石淙。相國。名一清。字菴。別號石淙。卒諡文。清公詩皆風雅正宗。並喜汲引士。襄雲南安。宿州人。清公詩皆風雅正宗。並喜汲引士。類石淙。提學陝西。徵諸空同。召置門下。所著石淙類稿。空同為之評。謝行世。然公出入將相。以勳業顯。詩乃餘事。西涯專工。稽苑。主持文柄三十餘年。論者稱其大韶。一奏俗樂。俱廢。網羅羣彥。導揚流風。興起何李。厥功甚偉。然皆不如空同一髮千鈞之語。深切著明。空同目空四海。而獨推尊楊李兩公。必有使之心悅誠服者。公道。

在人不可泯滅也。元美昔公行私，蔑視楊李，並不舉其名氏。但云頗有俊民，稍見一斑，輕薄如此。公道何存，且其意之所屬，在前後七子，而以中興大功，歸之濟南，尤為孟浪。蓋明中葉詩號中興，實由楊李起，衰繼有李何，復古駁駁成一代之盛。王李特充後勁，爾李之才與學，又不如王詩亦摹古落套，出王之下。七律雖負重名，高華多沈實，少惟七絕別具神解，較王差勝。以小詩擅長而論功，且推為大功，豈非孟浪。元美卮言後有一條云：長沙公自少為詩，有聲，既得大位，愈喜，擢拔少年英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全

俊一時爭慕，歸之雖模楷不足，而鼓舞攸賴。長沙之於何李也，其陳涉之啓漢高乎。如此稱述，聊補前闕。然陳涉漢高之語，儼人不倫，而且抑揚太過，究非公論。惟晚年論西涯樂府甚當，其說云：余嚮者於李賓之擬古樂府，病其太涉議論，乃一史斷耳，欲求合作，十不得一。自今觀之，奇格創造，名語量出，縱未可被之管絃，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若使字字求諧於房中，鐘吹之調，取其聲向斷爛者而摹仿之，以為樂府，如楚擬古豈非西子之貽耶。耶之步哉。此說既知西涯擬古之善，又知他人

擬古之弊。元美具此識力，故擬樂府不盡求合古人，頗能參以活變，自成面目，有可與古人並傳者。然非晚年無此解悟也。按錢牧齋云：元美少年氣盛，為李于鱗輩牢籠，推挽門戶，既立聲價，復重雖欲自下，勢不能也。晚年閱世日深，讀書漸細，虛氣銷歇，浮華解駁，於是泮然汗下，澹然夢覺，而自悔其夙昔之乖謬。嘗云：作卮言時，年未四十，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為定論。行世已久，不能復秘，惟有隨事改正，勿誤後人。元美虛心克己，不自掩護，如是。今人未嘗盡讀其書，徒奉卮言為

詩法萃編

卷九 附錄明人詩話

全

金科玉條，其亦陋而可笑矣。牧齋此說，可為元美解嘲，而後學之讀卮言者，當知擇善相從。凡嘗西涯樂府者，亦可息喙矣。元美號鳳洲，別號舟州，有舟州四部稿，文繁難讀，故牧齋云然。許印芳識。又曰：顏氏家訓云：古今文人多陷輕薄，緣文字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忽於持操。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旁若無人，加以砂礫之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於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余少時真有神厲志凌之病，今老矣，追悔前非，惟當捫舌。  
詩法萃編卷九上終

詩法萃編卷九下

秬圃擷餘

明 王世懋校美原本

石屏許印芳麟篆校刊

詩四始之體。惟頌專為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它率因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無定。以故說詩者。人為說。若孟子荀卿之徒。及漢韓嬰劉向等。或因事傳會。或旁解曲引。而春秋時王公大夫賦詩。以昭儉汰。亦各以其意為之。蓋詩之來。固如此。後世惟十九首。猶存此意。使人

詩法萃編卷九 秬圃擷餘

擊節詠歎。而未能盡究指歸。次則阮公詠懷。亦自深於寄托。潘陸而後。雖為四言詩。聯比牽合。蕩然無情。蓋至於今。錢送投贈之作。五言七言。限以四韻。援引故事。麗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攣極矣。豈所謂詩之極變乎。故余謂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當以質之識者。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者。謂盛唐詩。即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以一家言。未盡古今之變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為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

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為。用矣。剪裁之妙。千古為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為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馬浮牛溲。咸成鬱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後。而欲令人毀靚妝。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故事。願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為故事所使。如禮家云。轉法華。勿為法華轉。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宋人使

詩法萃編卷九 秬圃擷餘

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我朝越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未嘗為之也。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倣。時隔一塵。即為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為三。謝縱極排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第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况此道乎。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為病者。摘瑕者因而酷病之。

將併古人無所容非也。然今古寬嚴不同。作詩者既知是瑕不妨併去。如太史公蔓辭累句常多。班孟堅洗削始盡。非謂班勝於司馬。顧在班分量宜爾。今以古人詩病後人宜避者。略具數條。以見其餘。如有重韻者。若任彥昇哭范僕射一詩。三壓情字。老杜排律。亦時有誤用重韻。有重字者。若沈雲卿天長地濶之三。何至王摩詰尤多。若暮雲空積玉。靴角弓二馬。俱壓在下。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青白。重出此皆是失檢點處。必不可借以自文也。又如風雲雷雨等字。有二聯中接用者。一

詩法萃編

卷九

雜論

三

二三四數目字。有八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為法。邪此等病。盛唐常有之。獨老杜最少。蓋其詩即景後必下意也。又其最隱者。如雲卿嵩山石淙前聯云。行漏香爐。次聯云。神鼎帝壺。俱壓實字。岑嘉州雲。騎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句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意重。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鏡中五六。林下巖前。在彼正白。不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揶揄。至於失聲之句。摩詰嘉州特多。殊不妨其天然。就至美中。亦覺有微缺陷。如吾人不能運。便自誦不流。不為可也。至於首句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

不可學。印芳按首句出韻。若借押通韻。無妨礙也。此條之末。如晉三語。疑有脫誤。當求善本再校之。

六臣註文選。極鄙謬。無足道。乃至王導謝玄同時。而拒苻堅。諸如此類不少。惟李善註。旁引諸家句字。必有援據。大資博雅。然亦有牽合古書。而不究章旨。如曹顏遠思友人詩。清陽未可俟。美引詩以為清揚婉兮。人之眉目閒也。然於章法句法。通未體貼。其詩本言霖潦玄陰。與歐陽子別句。朔而思之甚。故曰。寒裳以應潦也。清陽未可俟。猶曰。河清難俟耳。蓋以清陽反霖潦。玄陰也。其意自指日出。或即青陽。而誤加三點。如上寒裳。誤作寒裳字耳。何必泥毛詩。

詩法萃編

卷九

雜論

四

清揚令句不可解耶。又如風之訓為鷗。而李陵晨風自從風解。翠微者山半也。古詩亦有別用者。豈可盡泥。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而逗。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絲變。如四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變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于美全集。半是大曆以後。其間逗漏。實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礪溪句。隱隱錢劉。盧李閒矣。至於

大庾十才子其閒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為大家特高於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不失為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淺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則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吾不能為掩瑕雖然更千百世無能勝之者

詩法萃編

卷九

秋間撰餘

五

何要曰無露句耳其意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日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辭而隱然言外何嘗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盡至使吹聲之徒羣肆掃剝遐哉唐音永不可復噫噫慎之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為律者然不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輩不知苦辣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好古薄後世律而不為不知律尚不工豈能工古徒為兩失而已詞人拈

筆戍律如左右逢源一遇古體竟日吟哦常恐失却本相樂府兩字到老搖手不敢輕道李西涯楊鐵崖都曾做過何嘗是來

唐人五言古就中有酷似樂府語而不傷氣骨者得杜工部四語曰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不必其調云何而直是見道者得王右丞四語曰會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

太白遠別離篇意最參錯難解小時誦之都不能尋意緒范德機高廷禮勉作解事語了與詩意無關細釋之始得

詩法萃編

卷九

秋間撰餘

六

作者意其太白晚年之作邪先是肅宗卽位靈武玄宗不得已稱上皇迎歸大內又為李輔國劫而幽之太白憂憤而作此詩因今度古將謂堯舜事亦有可疑曰堯舜禪禹罪肅宗也曰龍魚鼠虎誅輔國也故隱其辭托興英皇而以遠別離名篇風人之體善刺欲言之無罪耳然幽囚野死則已露本相矣古來原有此種傳奇議論曹丕下壇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太白故非創語試以此意尋次讀之自當手舞足蹈

李于鱗七言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轂之海內為詩者爭

事剽竊紛紛刻鷲至使人厭余謂學于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又宜兼學盛唐何者老杜結構自爲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人名自以意象聲響得之政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成爲韓爲柳吾却又從韓柳學便落一塵矣輕薄于遠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也

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往得聯多而韻不協勢既不能易韻以就我又忍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題行爲眾律然聯雖旁出意盡聯中而起結之意每苦無餘於是別生

詩法萃編卷九

七

支節而傳會或卽一意以支吾掣矜露肘浩博之士猶然架屋疊床貧儉之才彌窘所以秋興八首寥寥難繼不其然乎每每思之未得其解忽悟少陵諸作多有漫興時於篇中取題意與不局豈非柏梁之餘材初爲別館武昌之剩竹貯作船釘英雄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取裁談禘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篇中不可重犯故事此病犯者故少能拈出亦見禘嚴然吾以爲皆非妙悟也作詩到神情傳處隨分自佳下得不覺痕迹縱使一句兩入兩句重犯亦自無傷如大白峨眉山月歌四句

天地名者五然古今目爲絕唱殊不厭重蜂腰鶴膝雙聲登韻休文三尺法也古今犯者不少甯盡被汰邪

于鱗選唐七言絕句取玉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爲第一以語人多不服于鱗意止擊節奏時明月四字其必欲歷歷遠當於王翰葡萄美酒玉之渙黃河遠上二詩求之晚唐詩萎蕪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着盛唐惟青蓮

詩法萃編卷九

八

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王上晚唐挾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逗宋詩之徑聲調卑處開詞曲之門今世五尺之童纖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自附初盛有稱大厯而下色便赧然使誦其詩果爲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晚唐詩人如溫庭筠之才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者但須真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遊迹詩第二句雜一古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開山二字最不古。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合也。重上一山字。四不合也。余謂必有誤。苦思得之曰。必開士也。易一字而對仗流轉。盡祛四失矣。余兄大喜。遂以書稱勉。卮言。余後觀郎士元詩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乃元襲用頎詩。益以自信。詩稱發端之妙者。謝宣城而後。王右丞一人而已。郎士元詩起句云。暮鐘不一。聽落葉。豈堪聞合掌。可笑。高仲武乃云。昔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沮矣。若謂出於譏戲。何得入選。果謂發端工乎。謝宣城地下。當爲撫掌大笑。

崔郎中作黃鶴樓詩。青蓮短氣。後題鳳皇臺。古今目爲勦敵。識者謂前六句不能當。結語深悲慷慨。差見勝耳。然余意更有不然。無論中二聯不能及。卽結語亦大有遜言。詩須道興。比賦如日暮鄉關。興而賦也。浮雲蔽日。比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孰爲當乎。日暮鄉關。烟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愁耳。故曰使人愁。烟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逐客自應愁。甯須使之青蓮才情。

標賦萬載甯以余言。吾輩大有所短。寸有所長。竊以爲此詩不逮。非一端也。如有非我者。則不敢辭。

常徵君贈王龍標詩。有松陰露微。月清光猶。爲君之句。膾炙人口。然王子安詩。日暮山色。水靜。爲君起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二詩句雅。堪作配。未易優劣也。

錢員外詩。長信宜春句。於晴雪妙極。形容膾炙人口。其源得之初唐。然從初竟落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關。何者。愈巧而愈遠。

杜必簡性。好矜誕。至欲衙官屈宋。然詩自佳。華於子昂。質

詩法萃編卷九 秋風

十

於沈宋一代作家也。流芳未泯。乃有杜陵。其家風盛哉。然布衣老大。許身稷契。屈宋又不足言矣。

一日偶誦賈島桑乾絕句。見謝枋得註云。旅寓十年。交游歡愛。與故鄉無異。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渡桑乾而望并州。反以爲故鄉也。不覺大笑。拈以問玉山程生曰。詩如此解。否。程生曰。向如此解。余謂此島自思鄉作。何曾與并州有情。其意恨久客并州。遠隔故鄉。今非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并州。又是故鄉矣。并州且不得住。何況得歸。咸陽此島意也。謝註有分毫相似否。程始嘆賞。以爲聞所未聞。

不知向自聽夢中語耳。

古人云秀色若可餐。余謂此言惟毛嬙西施昭君太真曹植謝朓李白王維可以當之。而司馬長卿夫婦各擅尤以爲難。至於平原清河急難並秀飛燕合德。孿生雙絕亦各際其盛矣。近世無絕代佳人。詩人乃似不乏。

詩有必不能廢者。雖眾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洵洵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我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大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能以深情勝有秋閨愁婦之態。更

詩法萃編卷九 雜類類條

十一

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所謂成一家言。斷在君采稚欽之上。庭實而下。益無論矣。

高李遺才情有餘。使生弘正李何之間。絕塵破的。未知鹿死誰手。楊張徐故是草昧之雄。勝國餘業不中與高作僕。子美而後能爲其言。而真足追配者。獻吉于鱗兩家耳。以五言言之。獻吉以氣合于鱗。以趣合夫人語。趣似高於氣。然須學者自詠自求。誰當更合。七言律獻吉求似於句。而求勝於骨。于鱗求似於情。而求勝於句。然則無差乎。曰噫。于鱗秀。

余嘗服明卿五七言律。謂他人詩多於高處失穩。明卿詩多於穩處藏高。與于鱗作身後戰場。未知鹿死誰手。

家兄讞獄三輔時。五言詩刻意老杜。深情老韻。便自旗鼓。中原所未滿者。意多於景耳。青州而後。情景雜出。似不必盡宗矣。

每一題到。茫然思不相屬。幾謂無措。沉思久之。如瓴水去。空亂絲抽緒。種種縱橫。全集却於此時。要下剪裁手段。甯割愛勿貪多。又如數萬健兒。人各自爲營。非得大將軍方畧。不能整頓。攝服使一軍無譁。若爾朱榮處。貼葛榮百

詩法萃編卷九 雜類類條

十二

萬眾求之詩家。誰當爲比。

生平閉目搖手。不道長慶集。如吾吳唐伯虎。則尤長慶之下乘也。閻秀卿刻其悵悵擁鼻二詩。余每見之。輒恨恨悲歌不已。詞人云何物是情濃。少年輩酷愛情詩。如此情少年那得解。友人張伯起詩云。而今秋老春情薄。漠漠寒江水自流。袁魯望亟爲余稱之。伯起於是時年。僅強立。其於情故早達。此道中項彙甘羅也。今伯起風流如故。而魯望已數載異物。悲夫。

世人厭常喜新之罪。夷於貴耳賤目。自李何之後。繼以于

蘇海內爲其家言者多。遂蒙刻鵠之厭。驟而一士能爲樂府新聲。僥強無識者。便謂不經人道語。目曰上乘。足使者宿盡廢。不知詩不惟體。顧取諸情性。何如耳。不惟情性之求。而但以新聲取異。安知今日不經人道語。不爲異日陳陳之粟乎。嗚呼。才難。豈惟才難。識亦不易。作詩道一淺字。不得解道一深字。又不得其妙。政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

嘗謂作詩者。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卽以充役。故每不得佳。余戲謂河下輿隸。須

詩法萃編卷九 雜圖類

三

驅遣另換。正身能破。此一闕。沉思忽至。種種真相見矣。閩人家能佔畢。而不甚工詩。國初林鴻高廷禮唐秦輩。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遠甚。無論季迪。其後氣骨峻峻。差堪旗鼓。中原者僅一鄭善夫耳。其詩雖多。模杜猶是邊。徐薛王之亞。林尙書貞恒。修福志志善夫云。時非天寶地靡拾遺。殆無病而呻吟云。至以林銑傅汝舟相伯仲。又云。銑與善夫頗爲鄉論所訾。過矣。閩人三百年來。僅得一善夫詩。卽瑕當爲掩。善夫雖無奇節。不至作文人無行。殆非實錄也。友人陳玉叔謂數語却中善夫之病。余

謂以入詩品。則爲雅譚。入傳記。則傷厚道。玉叔大以爲然。林公余早年知己。獨此一段。不敢傳會。此非特爲善夫。亦爲七閩文人吐氣也。

吳郡王世懋字敬美。號麟洲。與兄元美世貞並有文名。衡陽王船山夫之夕堂。永日緒論云。曹子建之於子桓。有仙凡之別。而人稱子建。不知有子桓。王敬美風神蘊藉。高出元美數等。而俗所皈依。獨在元美。觀敬美論詩。大有玄微之旨。其云。河下傭者阿兄。卽是揮毫落紙。非雲非烟。爲五里霧耳。如送蔡子木詩云。一去蔡豈誰倒。

詩法萃編卷九 雜圖類

四

屢可憐。王粲獨登樓。恰好安排一呼。卽集非河下傭。而何船山此論。發明敬美意旨。卻深中元美隱病。詩家切姓用事。果與題稱。亦可偶一爲之。動輒援以爲例。贈送諸律中。各請同姓。二古人作賓主。落套生厭。在名家尤是惡習。特爲痛下鍼砭也。此外諸條。大較平允。閒亦有精透語。惟推崇元美及二李空同。有過當處。宜分別觀之。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卷九下終

帶經堂詩話 國朝王士正 貽上著。士正字子真一字  
諡文簡山東新城人其名左从示右从真避諱作正所  
著詩文總名帶經堂集詩尤擅長有漁洋詩話三卷其  
雜著各書亦多論詩之條海鹽張宗相合廣為之分類  
彙編成三十卷題曰帶經堂詩話今更補抄切要者刊  
示來學云

予六七歲始入鄉塾受詩誦至燕燕綠衣等篇便覺振觸  
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稍長遂頗悟興觀羣怨之旨  
燕燕之詩許彥周以為可泣鬼神合本事觀之家國興亡  
之感傷迺懷舊之情盡在阿堵中黍離麥秀未足喻其悲  
也宜為萬古送別詩之祖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五

宋景文筆記云雅詩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顏之推愛之昔  
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謝玄愛之許謨定  
命遠猶辰告謝安石以為佳語有雅人深致愚按玄與之  
推愛意易識太傅所謂雅人深致終不能喻其指

按王船山 夫之 夕堂永日緒論云詩不能作景語又何  
能作情語古人絕唱句多是景語而情寓其中以寫景  
之心理言情則身心中獨喻之微輕妥拈出謝太傅於  
雅詩取許謨定命遠猶辰告以此八字如一串珠將大  
臣經營國事之心曲寫出次第故與昔我往矣四句同

一達情之妙此說頗能發明詩指故附錄之許印芳識  
顏之推標舉王文海籍若耶溪詩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  
幽以為自小雅蕭蕭馬鳴二句得來此神契語也學古人  
勿襲形模正當尋其文外獨絕處

三百篇述情賦景類化工之肖物如燕燕之傷別竹竿之  
思婦兼葭之懷人小戎之寫征夫碩人之寫美人七月之  
寫春女東山之寫離居之狀遠婦之情遂為漢魏六朝唐  
宋人之祖至無羊篇之降阿飲池或寢或訛養笠負饑屣  
肱來升字字寫生恐史道碩戴嵩畫畫于擅場未能如此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六

盡態極妍也

書曰詩言志故文中子曰大風漢高帝歌安不忘危其霸心之  
存乎秋風漢武帝詞樂極哀來其悔心之萌乎王元美危言云  
語去孔子不遠

詩以言志古之作者如陶靖節杜工部韋蘇州之屬其詩  
具在試以平生出處考之莫不各肖其為人所以可貴而  
可傳尚友千載者自能辨之也

汾陽孔文谷天允云詩以達性然須清遠為尚薛西原蕙  
衍其說云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澗清也表靈物莫賞

真誰爲傳遠也。以上謝康樂句。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左太明月照高樓含君千里光。湯惠清遠兼之也。要其妙在神韻矣。神韻二字。余向論詩首爲學人拈出。其語已先見於此。司空表聖撰詩品凡二十四。有謂冲澹者曰。遇之匪深。卽之愈希。有謂自然者曰。俯拾卽是。不取諸鄰。有謂清奇者曰。神出古異。澹不可收。是品之最上者。余最喜其品含蓄。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又品纖穠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境絕妙。正與戴容州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八字同旨。纖穠不足以盡其蘊也。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七

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答曰。如太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孟襄陽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常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精舍近。日暮空聞鐘。詩至此。色相俱空。正如鈴羊挂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釋氏言鈴羊挂角。無跡可求。古語云。鈴羊無此子氣味。虎豹再尋他不著。何異九淵潛龍。千仞翔鳳乎。此是前言注脚。不獨喻詩。亦可爲士君子保身防患之法。

嚴滄浪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爲近之。如玉裴朝川絕句。字字入禪。他如太白。卻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常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劉挺卿。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妙諦微言。與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等無差別。通其解者。可語上乘。

捨筏登岸。禪家以爲悟境。詩家以爲化境。詩禪一致也。何大復與李空同書中引此語。正自言其所得耳。顧東橋以爲英雄欺人。誤矣。豈東橋未到此境地。故疑之耶。

三百篇既亡。而楚詞興。楚詞不競。而古詩作。學士大夫將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六

百兩漢以邇風雅之濫觴。舍楚詞無由入。是以東坡山谷教人作詩之法。亦唯曰熟讀三百篇楚詞。曲折盡在是矣。夫詩之道。有根柢焉。有興會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鏡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鈴羊挂角。無跡可求。此興會也。本之風雅。以導其源。沂之楚騷。漢魏樂府。以達其流。博之九經三史。諸子以窮其變。此根柢也。根柢殖於學問。興會發於性情。兼斯二者。又幹以風骨。潤以丹青。諧以金石。故能銜華佩實。大放厥詞。自名一家。

鏡中六句。以嚴滄浪妙悟空靈之說講興會。殊欠精切。

蓋興會之來。必有事物感觸於心。然後喜怒哀樂形諸  
咏歌。或悱惻纏綿。餘情不盡。或痛快淋漓。意盡而止。此  
詩之實境。亦詩之真境。其言有物。不可偽為。若以妙悟  
空靈之說。主持之。變實為虛。是蔑興會矣。空腔滑調之  
病。伏根於此。後學讀漁洋書。不可不知此病也。許印芳  
識。

樂府之興。或謂始於漢武。非也。按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  
三侯之章。大風歌有三兮字兮。與侯通。故云三侯。又令唐山夫人為房中歌。  
西京雜記。又稱戚夫人善歌。出窈入窈。望歸曲。則樂府始

詩法萃編

卷九 帶聲室詩話

九

於漢初。至武帝增天馬赤白麟等十九章。以李延年為  
協律都尉。集五經之士。相與次第其聲。通知其意。而樂府  
始盛。東漢之末。曹氏父子。兄弟雅擅文藻。所為樂府。悲壯  
與嘯。有西漢遺風。際及江左。古意寔微。而清商繼作。於是  
楚調吳聲。西曲南弄。雜然興焉。遠於有唐。李杜韓柳。元白  
張王。李賀孟郊輩。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齊梁。不襲漢魏。因  
事立題。號稱樂府之變。考開元天寶以來。官掖所傳。梨園  
子弟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為。絕句耳。  
如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昭陽日影之句。至今艷稱之。

而右丞渭城朝雨。流傳尤眾。好事者至譜為陽關三疊。他  
如劉禹錫。張祜。篇章尤難悉數。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絕  
句擅場。即唐三百年之樂府也。然又多翦截律詩。別立名  
字。殊不可曉。如右丞風勁角弓鳴。一首。截取前四句。名戎  
渾揚子。談經處。一首。截取前四句。名崑崙子。是也。

漢樂府鼓吹二十二曲。今所存朱鷺以下諸篇。是也。魏繆  
襲。吳韋昭。晉傅玄。皆擬之。率淺俗。無復古意。其詞尤多狂  
詩。如襲之平南荆。以下所引皆繆襲。關神。昭之關背德。玄  
之宣受命。惟庸蜀等篇。猖狂吠讀之。髮指而左。克明郭

詩法萃編

卷九 帶聲室詩話

九

茂倩。皆取以附漢曲之後。何其謬也。無已。甯取柳宗元謝  
翱耳。二家所擬。無頗。倒是非諸病。  
古樂府不可輕擬。滄溟諸人。病正坐此。前人擬古。莫妙於  
陸機。江淹。馮班。云。江陸擬古。如縛猛虎。禽生龍。急與之角  
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古。如牀上安牀。但覺怯處。種種  
不逮。此論良是。若傅玄。艷歌行云。一顧傾朝市。再顧國為  
墟。呆拙之甚。所謂點金成鏡手也。王弼州云。平子四愁。干  
古絕唱。傅玄擬之。不知變化。大是笑資耳。玄又有日出東  
南隅。一篇。汰去菁英。竊其常語。尤可厭者。本詞使君自有

婦羅敷自有夫綽有餘味乃益以天地正位之腐語正如  
低措大記舊文不全時以己意續貂罰飲墨水一斗可也  
諒哉

莊子云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有  
一史後至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之舍使視之則解衣盤  
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詩文須悟此旨

越處女與向踐論劍術曰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司  
馬相如答盛覽曰賦家之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詩家  
妙諦無過此數語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主

唐德宗使段善本授康崑崙琵琶善本奏曰且遣崑崙不  
近樂器十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耳崑崙如其言後乃盡  
段之稅知此者可與言詩矣

僧寶傳石門聰禪師謂達觀曇穎禪師曰此事如人學書  
點畫可效者工否者拙何以故未忘法耳如有法執故自  
爲斷續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此道人語亦吾輩作詩文  
真訣

佛印元禪師謂眾曰昔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  
其語見卽罵曰汝口不用反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學者

漁獵語言文字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卽狂吾輩作詩文最  
忌裨販所謂汝口不用反記吾語者也

南城陳伯璣允衡善論詩昔在廣陵評余詩譬之昔人云  
偶然欲書此語最得詩文三昧今人連篇累牘牽率應酬  
皆非偶然欲書者也書法通於詩法又如坡翁稱錢唐程  
奕筆云使人作字不知有筆此語亦有妙理

蕭子顯云登高極目臨水送暘早雁初鶯花開木落有來  
斯應每不能已須其自來不以力構王士源序孟襄陽詩  
云每有製作仙輿而就余生平服膺此言故未嘗爲人強  
作亦不耐爲和韻詩也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主

書家謂索靖西晉有一筆飛白書畫家謂戚文秀北宋畫  
清濟灌河圖中有一筆長逾五丈自邊際起通貫波濤之  
閒超騰回摺毫不失序余謂文家亦有此訣惟司馬子長  
之史韓退之蘇子瞻之文李杜韓蘇之歌行大篇足以當  
之

新唐書如近日許道甯畫山水是真畫也史記如郭忠  
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  
之外也右王楙野客叢書中語得詩文三昧司空表聖所

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也

吳道子畫鍾馗左手捉鬼右手第二指扶鬼眼時稱神妙或以進蜀主孟昶甚愛重之一日召示黃筌謂曰若以拇指招鬼眼更有力試改之筌請吳畫婦數日別畫一用拇指者并吳本進納昶問之對曰道子所畫一身氣力色貌俱在第二指臣今所畫一身氣力意思併在拇指是以不敢輒改此雖論畫實詩文之妙訣讀左國史漢諸書須具此識力始得其精義所在也

宗姪茂京原邢庚戌進士今為禮科都給事中太常煙客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畫

先生孫也畫品與太常頡頏一日秋雨中攜畫見過因極論畫理謂畫家之有董巨猶禪家之有南宗董巨後嫡派元唯黃子久倪元鎮明惟董思白耳又謂凡為畫者始貴能入繼貴能出要以沈著痛快為極致余難之曰元鎮思白畫家所謂逸品也子云沈著痛快者安在給事笑曰否否見以為古澹閑遠而中實沈著痛快此非流俗所能知也余曰子之論畫至矣雖然非獨畫也古今風騷流別之道固不越此唐宋以還自石丞以逮華原營邱洪谷河陽之流其詩之陶謝沈宋射洪李杜乎董巨其開元之王孟

高岑乎降而倪黃四家以逮近世董尚書其大蘇元和乎非是則旁出其詩家之有嫡子正宗乎入之出之其詩家之捨筏登岸乎沈著痛快非唯李杜韓孟東野有之乃陶謝王孟浩然而下莫不有之子之論畫也通於詩矣

宋景文筆記莊子云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遠矣讀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愚謂秦風蒹葭之詩亦然姜白石所云言盡意不盡也

宋景文云左太冲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叔夜手揮目送之語愚案左語豪矣然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畫

他人可到嵇語妙在象外六朝人詩如池塘生春草清暉能娛人及謝朓何遜佳句多此類讀者當以神會庶幾遇之○顧長康云手揮五絃目送歸鴻難兼可悟畫理歐陽公云秋霖不止文書虛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蘇公云歲云莫矣風雪凜然紙牕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閒得少佳趣此等寂寞風味富貴人所不耐而余最喜之政苦一年中此境不多得耳二公蓋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歐公有刑部海棠及刑部看竹詩今刑部詎復有此游觀之勝耶



東坡居士在僊耳作十八大阿羅漢頌余最愛其二頌第九尊者云飯食已畢。撲鉢而坐。童子若供。發籥吹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第十六尊者云盆花浮紅。篆煙繚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橫。點瑟既希。昭琴不鼓。此閒有曲。可歌可舞。此二頌真契拈花微笑之妙者。又一頌第十五尊者云薪水井曰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得非自寓之詞耶。

姚寬西溪叢語載洛陽董氏蓄一雷琴。中有銘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焦堯新建陳士業述之於寒詩法萃編卷九帶經堂詩話

夜錄云能理會此段。便是義皇以上人。余謂四語不減東坡羅漢贊。嘗喜伯牙水仙操。敘事絕妙。而琴曲有聲無意。義欲以此補之。

王山史宏撰嘗取漢俞益期俞一作寄韓康伯牋云檳榔樹其內窻其外勁。其屈如伏虹。其申如絕繩。稠直亭亭千百。如一步其林則寥朗。其陰一作則蕭條。信可長吟遠想。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澗樹海南。遼然萬里。弗遇長者之。日令人恨深也。

葉石林避暑錄述張景修言云。往以九月望夜。道錢唐。與

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時。已夜分。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閒。蕤蕤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座中不勝寒。索衣無所有。以空米囊覆其背。以為平生得此無幾。此一段文字。非東坡不能道。景修字敏叔。常州人也。

雪二日夜乍晴。上嘯臺東望。林木蒼茫。宛然范寬倪迂之。會樵唱軒落成。初移筆。研几榻。燭下作書。寄內兄賓公。山中書竟。偶錄宋人絕句。地爐檟檟燈火青。熒熒莫風味。恨不與賓公同之也。

詩法萃編卷九帶經堂詩話

蘇頌濱樓賢寺記。造語奇特。唐人如夢得子厚。妙於語言。不能過之。文云。入樓賢谷。谷中多大石。巖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涌。窮水之變。石壁之址。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檐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蔥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余游廬山至此。然後知其形容之妙。如名手作畫圖。後人不能及也。張宗相曰。以上諸條。有不涉詩語者。詳味語意。無非詩家妙境。故錄之。

門人洪昉思。問詩法於施愚山。先述予夙昔言詩大旨。

愚山曰子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樓縹緲俱在天際予即不然嘗作室者飯餐木石一須就平地築起洪曰此禪宗頓漸二義也

五言詩句夏五子之歌鬱陶乎予心商周風雅頌古帝命武湯誰謂雀無角老馬反為駒之類實為權輿至漢蘇李十九首純用五言成篇體製始備自後作者日眾唯曹子建阮嗣宗左太冲郭景純最為挺出江左之世淵明獨為近古康樂以下其變也唐則陳拾遺李供奉韋左司柳柳州獨稱復古少陵以下又其變也綜而論之則劉勰所謂詩法萃編卷九 帶經堂詩話

結體散文質而不野漢人之作莫不可追魏晉作者慷慨磊落清峻遙深抑其次也宋初以還極貌寫物窮力追新文勝而質衰矣

盛唐人五言之妙多本阮籍郭璞陶潛謝靈運謝朓江淹何遜邊塞之作則出鮑照吳均唐人於六朝文字率攬其菁華汰其蕪蔓可為學古者之法

陳后山云韓文黃詩有意故有工若左杜則無工矣然學左杜先由韓黃入此語可為解人道

朱少章詩話云黃魯直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

地庫家所謂更高一著也此語入微可與知者道難為俗人言

徐敦立初埽編記陳去非語人云本朝之詩慎不可讀者梅聖俞也不可不讀者陳無已也如此議論殊不可解去非之學杜亦予所未解也去非即簡齋無已即后山陳說為門戶起見因病偏僻狹隘漁洋不解陳之學杜亦有杜疎之失許印芳議

中唐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予謂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獻吉得杜體鄒繼之得杜骨他如李義山陳無已陸務觀袁海叟輩又其次也陳簡齋最下後詩法萃編卷九 帶經堂詩話

村詩話謂簡齋以簡嚴埽無編以雄渾代纖巧其品格在諸家之上何也

明初詩人共推高季迪為冠而大復獨以海叟為冠空同許為知言今讀袁詩古體學魏晉近體學杜皆具體而微耳遠躋之青邱生之列未免失倫故予謂從來學杜無如山谷者山谷詞必已出不屑神賦杜語后山簡齋之屬都未夢見况其下如海叟者乎

右二條所舉學杜大家名家尚有遺漏大家如白香山呂居仁汪彥章曾吉甫周尹潛之屬是也評語亦不盡的當其重貶簡齋尤

爲荒謬。蓋簡齋學杜。師意不師詞。無世俗剽掠描摹之弊。淺人見其貌不似杜。以爲必非學杜。或且訾其不善學杜。豈知其皮毛剝落盡。惟有真實在。古體清迥絕俗。而不及山谷之雄厚。其才分學力。兩有所細故也。律體則銳入。銳出游刃有餘。而專工洗鍊。卓然成家。平生傑作。元人方虛谷律髓一書。已收十之六七。我

朝紀。臨風先生律髓刊誤。持論最公。亦最確。即可據爲斷案。簡齋五律。如道中寒食。云斗粟淹吾駕。浮雲笑此生。有詩酬歲月。無夢到功名。客裏逢歸雁。愁邊有亂鶯。楊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完

花不解事。更作倚風輕。紀批。後半意境筆路。綽有工部神味。而又非相襲。故佳。雨詩云。沙岸殘春雨。茅檐古鎮官。一時花帶淚。萬里客憑欄。日晚薔薇重。樓高燕子寒。惜無陶謝手。盡日破憂端。雨中云。北客霜侵鬢。南州雨送年。未聞兵革定。從使歲時遷。古澤生春靄。高空落暮鷺。山川含萬古。鬱鬱在樽前。紀批。前詩清新而深穩。後詩意境深闊。逼近老杜。妙是自運本色。不似古人。精確。全潭道中云。晴路盤輿穩。舉頭閒望賒。前岡春泱泱。後嶺雪槎枒。海內兵猶壯。村邊歲自華。客行驚節序。同眼

送桃花紀批。後四句。雄深圓足。結語尤有神味。晚晴野望。長律七八句云。兵甲無歸日。江湖送老身。結句云。天意蒼茫裏。村醪亦醉人。紀批。兵甲一聯。誠爲高唱。結亦沈摯。此等詩入之杜集。殆不可辨。感事長律。前半云。喪亂那堪說。干戈竟未休。公卿危左衽。江漢故東流。風斷黃。周。北。帝。雲。移。白。鷺。洲。在。金。陵。後四句云。世事非難料。吾生本自浮。菊花紛四野。作意爲誰秋。紀批。此等真有杜意。乃氣味似非形兒。似也。外如等閒生白髮。耐久是青燈。孤鶯啼永晝。細雨溼高城。春生殘雪外。酒盡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完

落梅時。暖日薰楊柳。濃春醉海棠。浮世身難料。危途計易非。皆五律警句。七律如登岳陽樓云。洞庭之東江水西。起用古句。簾旌不動夕陽遲。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萬里來游還望遠。三年多難更憑危。白頭弔古風霜裏。老木滄波無限悲。紀批。意境宏深。逼真老杜。除夜云。城中爆竹已殘更。朔吹翻江意未平。多事鬢毛隨節換。盡情燈火向人明。比量舊歲聊堪喜。流轉殊方又可驚。明日岳陽樓上去。島烟湖霧看春生。紀批。氣機生動。語亦清老。結有神味。次韻樂文卿故園云。故園

歸計。虛空啼鳥。驚心處處。同四壁。一身長客。夢百憂。  
雙鬢更春風。梅花不是人。開白日。色爭如酒。面紅且復。  
高吟置餘事。此生能費幾詩筒。紀批絕有筆力。三四。  
江西調好。在新而不野。觀江漲云。漲江臨眺。足銷憂。倚。  
杖江邊地。欲浮暈。浪併翻。孤日去。兩津橫。捲半天流。龍。  
鼉雜怒。爭新穴。鷗鷺驚飛。失故洲。可爲一官防快意。眼。  
中惟覺欠扁舟。紀批雄潤稱題。語皆獨造。醉中前半云。  
醉中今古興亡事。詩裏江湖搖落時。兩手尙堪杯酒用。  
寸心唯是鬢毛知。原批三四絕妙。紀批醉中十四字一。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三

篇之意妙於用作起句。若作中閒排聯。便不見筆氣之。  
挺力量之大矣。此外警句如巴邛書事云。四年風露侵。  
游子十月江湖吐。亂洲雨晴云。牆頭語。鶻衣猶溼樓外。  
殘雷氣。未平題東家壁云。高柳光陰初罷。祭嫩。毛羽。  
欲成花。送客出城西。云斜日滿川。分眾色。暮林無葉寄。  
秋聲。春夜感懷云。江湖氣動春。還冷鴻雁聲。同人。不眠。  
秋日客思云。老去事多。藜杖在夜深。秋到葉聲長。對酒。  
云。燕子初歸。風不定。桃花欲動。雨頻來。次韻周升潛感。  
懷云。五年天地無窮事。萬里江湖現在身。傷春云。孤臣。

霜髮三千丈。每歲烟花一萬重。上句用太白語。除此二。  
句用成語外。餘皆洗鍊而出。無一凡近油熟語。亦無生。  
硬晦涩病。其對偶慣用活變之法。無愧大方之家。如訪。  
天經智老云。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晚步。  
鄭倉臺上云。世事紛紛人老易。春陰漠漠絮飛遲。對酒。  
云。官裏簿書無日了。樓頭風雨見秋來。是非袞袞書生。  
老。歲月悠悠燕子回。舉酒君子亭。云。春風浩浩吹游子。  
暮雨霏霏溼海棠。方虛谷云。客子杏花以下諸聯對法。  
皆是一我一物一情一景。以虛對實。以輕對重。是爲變。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三

體其法始於老杜。蓬鬢對菊花。詩篇對花鳥。賈浪仙善。  
用此體。如以聚會對雷雨。身事對蘭花之類。後賢更推。  
廣之。翻窠換臼。至簡齋而益奇也。紀批。世事紛紛一聯。  
意境深微。勝客子光陰二句。春風浩浩一聯。從杜詩風。  
吹客衣日杲杲。二語化出。卻無痕迹。又勝世事紛紛二。  
句。合觀二評。可見其善學少陵矣。至總論詩品。虛谷評。  
十月詩云。簡齋詩獨是格高。可及子美。紀批。簡齋風骨。  
高出宋人之上。虛谷評。是又評對酒詩云。簡齋詩譽得。  
自是別紀批。簡齋風骨高秀。實勝宋代諸公。虛谷之評。

卻非阿好。二評疊次推許。與劉後村之言符合。而紀批尤善。闡發妙諦。如云。意境筆路。綽有工部神味。而又非相襲。故佳。又云。真有杜意。乃氣味似非形兒。似又云。逼近老杜。妙是自運本色。不似古人。如此解悟。可謂透關之至。漁洋攻詩。未嘗透過此關。宜其不解簡齋之學。杜矣。又按明初詩人。學古有獲。可稱具體而微者。惟青田青邱二家。袁海叟學魏晉及杜。不過有古人一體。漁洋謂其具體而微。意欲抑之。反過譽之。與論簡齋語皆荒謬。未免迷誤。後學不可不駁正之也。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重

蘇文忠作詩。常云效山谷體。世因謂蘇極推黃。而黃每不滿蘇詩。非也。黃集有語云。吾詩在東坡下文。潛少游上。雜文與无咎伯仲耳。此真自知之明。可證俗說附會之謬矣。野老記聞。載林季野論魯直詩。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張巨山。陳評山谷詩云。譽者或過其實。毀者亦損其真。皆非知魯直者。魯直自以爲出於詩與楚詞。過矣。蓋規撫漢魏以下者也。佳處往往與古樂府玉臺新詠諸人所作有合。古律詩。酷學少陵。雄健太過。遂流而入於險怪。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語耳。此論極公。但以山谷

爲似玉臺新詠。儼非其倫矣。

曹東畝論詩曰。四靈詩如啖玉腴。雖爽不飽。江西詩如百寶頭羹。充口適腹。余謂此齊人管晏之見耳。四靈如韮材。窘於方幅。江西以山谷爲宗。然東坡云。魯直詩如啖江瑤柱。多食則發風氣。

林艾軒論蘇黃。譬如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去。若女子便有許多妝裹。此坡谷之別也。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詩如長江大河。飄沙捲沫。枯槎東。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壑。澗澤靈沼。可飲可濯。無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重

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耳。余謂由前所云。唯杜子美。蘇子瞻。足以當之。由後所云。則宣城水部。右丞。襄陽。蘇州。諸公是也。大家名家之分在此。朱文公與徐賡載書云。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惟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集中名篇。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歎不能已。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金不得做好官也。文公詩學頗邃。故能識放翁詩佳處。若洛陽劉文靖公。謂李杜只是酒徒。真孟浪語也。

劉公子節之。孔和詩云：少陵詩竭情。右軍書趁媚。譬如今雅琴。乃是古鄭衛。此語固頗高。何以處衰季。多巧傷元化。偽古愈可畏。強擬皇娥篇。勦取响屐字。不如求真至。辛澹皆河味。旨哉言乎。

古樂府詩云：百金買寶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劇于十五女。等是快語。而有令人骨騰肉飛者。此類是也。

徐五源世溥云：樂府詩江陵去揚州。三千二百里。已行一千三。所遺二千在此。有何情何景。而古質雋永。味之不盡。凡作六朝樂府。當識此意。故錄其語。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羅明仲嘗持扇限韻乞李賓之題。三言詩。李援筆書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其意致頗近古。作吾邑高士徐夜字東癡。少時作樂府云：轆轤鳴井深。淺樓高高去。何遠。長白黃山人者。善琵琶。嘗為譜之。視西涯作尤高古矣。三十年前。余初出交。當世名輩。見夫稱詩者。無一人不為樂府。樂府必擬漢鏡歌。非是者弗屑也。無一人不為古選。古選必擬十九首及公讌。非是者弗屑也。余竊惑之。是何能為漢魏者之多也。歷六朝唐宋。以詩名其家者。甚眾。豈其才盡不。今若耶。是必不然。故嘗著論以為。唐有詩。不必

建安黃初也。元和以後有詩。不必神龍開元也。北宋有詩。不必李杜高岑也。二十年來。海內賢智之流。矯枉過正。或乃欲祖宋而祧唐。至於漢魏樂府。占選之遺音。蕩然無復存者。江河日下。滔滔不返。有識者懼焉。

余題華子潛巖居稿曰：向嘗與學子論詩。云：工於五言。不必工於七言。工於古體。不必工於近體。觀鴻山及唐孟襄陽輩。可悟。今人自古樂府古詩十九首以下。無不擬者。乃妄人也。

曹頌嘉承祭酒嘗語余曰：李杜韓蘇四大家歌行。千古絕。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調然。語句時有利鈍。先生長句。乃句句用意。無瑕可攻。擬之前人。殆無不及。余曰：唯句句作意。此其所以不及前人也。四公之詩。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行乎其所以不得。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余詩如鑑湖一曲。若放翁遺山以下。或庶幾耳。

詩好修飾字句。則外重內輕。形貌盛而神骨衰。必不能追逐古人。漁洋自考。洞見其弊。可謂得失寸心知矣。何又大言不慚。自比放翁遺山耶。放翁歌行。精練之至。遺山歌行。豪放之至。漁洋集中。未見有此篇什也。許印芳

議

謝公問玉十猷云何為七言詩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二語已盡歌行之妙是時七言作者未盛子猷又不以詩名而其言如此

唐人省試應制排律率六韻四傑及陳杜沈宋王孟高岑諸家贈送游覽之作漸增至十餘韻杜子美及元白二家增至數十韻最多者百韻偶一為之耳近日詞林進詩動至百韻夸多鬥靡失古意矣

全國翰林學士趙秉文嘗述黨承旨懷英論詩云律詩最難工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有一字不經鑪錘便如一屠沽兒廁其間也按此乃五代時人劉昭禹之說而黨述之耳

右說專論七律按唐詩紀事劉得仁謂五律詩如四十字賢人著一箇俗子不得詩家以為名言劉昭禹又持其說以論七律也得仁中唐時人乃貴主之子長慶中即以詩名後卒未遇嘗作蓮花峯試帖詩第三聯云翠拔千尋直青危一朵穠珠句甚工惜不多見許印芳識同年劉吏部公賦云七律較五律多二字耳其難什倍譬

開硬弩祇到七分若到十分滿古今亦罕矣余最喜其語因思唐宋以來為此體者何翅千百人求其十分滿者唯杜甫李頎李商隱陸游及明之空同滄溟二李數家耳

右說論詩不謬惟引證家數有疎謬之失唐人擅長七律者老杜外王摩詰為第一李東川配之並稱王李其實李不及王也今獨舉李而不舉王豈非疎乎中唐作者劉夢得劉文房皆巨擘宋之東坡山谷簡齋金之元遺山亦皆巨擘而皆不舉何多疎也明人七律高青邱楊新都陳大樽陳獨漉又皆巨擘而又不舉乃舉空腔

偽兒之李空同李滄溟疎且謬矣以此傳教誤人不淺故詳辨之許印芳識

或問詩工於發端如何應之曰古詩如謝宣城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高常侍將軍族貴兵且強漢家已是渾邪王杜工部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律詩如工部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王右丞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是也律詩貴工於發端而承接二句尤貴得勢如懶殘履衡岳之石旋轉而下此非有伯昏無人之氣者不能也如萬壑

樹參天。千山響杜鵑。下卽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開下云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下云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清瑟怨遙夜。繞絃風雨哀。下云孤燈聞楚角。殘月下草臺。此皆轉石萬仞手也。

七言律。有以疊字益見悲壯者。如老君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是也有以疊字益見蕭散者。如摩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啼黃鸝。介甫山鳥白呼泥滑滑。行人相對馬蕭蕭。是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五  
也。詩蕭蕭馬鳴。悠悠旌旆。楊柳依依。雨雪霏霏。乃用疊字之始。後人祖之。受用不盡矣。

七言律句神韻天然。古人亦不多見。近代如高季迪。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楊用修。江山平遠難爲畫。雲物高寒易得秋。曹能始。春光白下無多日。夜月黃河第幾灣。李太虛。節過白露猶餘熱。秋到黃州始解涼。程孟陽。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柳南隨筆云。此句本戴此易作。釋蒼雪。一夜花開湖上路。牛春家在雪中山。此皆神到不可湊拍。余昔登燕子磯。有句云。吳楚青蒼分極。

浦。江山平遠入新秋。或亦庶幾爾。

予少時五律有一聯云。山雲遙變夏。水草靜當軒。汪茗文。程周量皆喜之。六合李聖一侍郎。獨云。律詩對偶。須字字相稱。軒字恐對夏字。不過余深服之。又余少時。最好李太白。牛渚西江夜。孟襄陽掛席幾千里。諸篇數數疑之。董玉蚪侍御。文驥。規余云。律詩須句句做。未可但馳逸氣。余亦深服之。此皆余五十年論文益友。今俱宿草。追思愴然。聊記之以示來者。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四  
虞伯生集。送袁伯長扈駕上都詩。中聯云。山連閣道晨留

輦。野散周廬夜屬囊。以示趙承旨子昂。趙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矣。虞深服之。蓋鍊字鍊句之法。與篇法並重。學者於此。可悟三昧。

謝玄暉。洞庭張樂地。李太白。黃鶴西樓月。二詩同是絕唱。唐人劉綺莊詩。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回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妙處不減謝李。徐昌穀洞庭葉未下一篇。尤爲清警。右四詩皆奇作也。

謹案謝李劉三詩。各出手眼。不相蹈襲。所以爲佳。徐昌



穀詩摹古落套當懸諸戒律未可與彼同論也許印芳識

唐人詩之多者李白杜甫外唯退之樂天為最退之詩可選者多不可選者少去其不可者甚難樂天詩可選者少不可選者多存其可者亦難宋人之詩多者莫如子瞻務觀子瞻貫析百家及山經海志釋家道流其搜集異諸書從筆驅遣無不如意如風雨雷霆之驟合砉礮轟擊角而成聲融然有度其用實處多而用虛處少取其少者為佳務觀閑適寫村林茅舍農田耕漁花石琴酒事每逐月日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聖

記寒暑讀其詩如讀年譜然中間勃勃有生氣中原朱定夢寐思建功業其真處多雕鏤處少取其多者為佳元白二集瑕瑜錯陳持擇須慎初學人尤不可觀之白傳古詩晚歲重複什而七八絕句作眼前景語卻往往入妙如上得籃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之類似出率易而風趣天然非彫琢可及數木在華州東出羅敷谷又北邈集靈宮西余過其地憶白詩亦為之流連而不發也余嘗讀杜子美八哀詩鈍滯冗長絕少剪裁而後村詩話先已言之謂其每篇多蕪詞累句或為韻拘殊欠條暢不

如飲中八仙之警策蓋八仙歌每人止三兩句八哀詩或界押二三十韻以此知絲不如簡大手筆亦然又云八哀詩崔德符以為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韓子蒼以為筆力變化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唯葉石林夢得謂長篇最難魏晉以前多用短篇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敘事傾倒為工八哀本非杜集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北海蘇源明篇尤多累句刮去其半方善石林此評累句之病為長篇者不可不知右皆確論與余意脗合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聖

往讀退之雪詩龍鳳交橫飛及銀杯縞帶之句不覺失笑近讀蘇子美雪詩有云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綴我頤天公似憐我兒古巧意妝點使莫借欲令學此兒女態免使埋沒隨灰埃據鞍照水失舊態客質潔白如嬰孩更為噴飯子美詩極為歐陽公所推許與石曼卿海聖俞齊名而其俚惡乃至此何耶子美嘗自言平生不幸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所謂人苦不自知耳盛唐人萬楚五日觀妓詩最為惡劣李滄溟持格律極嚴而獨取此詩殊不可解盧綸為大庾十才子之冠而其體

駙馬都尉詩云、鴛鴦殿裏參皇后、龍鳳樓前拜至尊、  
已甚、韋毅選才調集、猶取之、亦是笑柄。

謝在杭擊澗、小草齋詩話、殊多憤憤、啟發人意、處絕少、如

云、詩境貴虛、故仙語勝、釋語勝、儒夫仙語如步虛詞等、

最易生厭、釋語入詩、最近風雅、今乃反之、豈非強作解事

者、如云、明詩遠過於宋、又云、本朝僅數名家、力追上古、然

刻畫摹擬、已不勝其費力、其他作者、雖復如林、上乘雋語、

人不數篇、要其究竟、尚不如宋、宋人有實學、而本朝多剽

竊、故也、二說自相矛盾、當以後論為尤、又云、國初詩林、鴻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高啟尚矣、鴻意盛唐、而啟雜出、元白長吉、夫鴻之為盛

唐、屬耳、安得與啟並論、而且語有軒輊、此直齊人之知

有管晏而已、又云、李西涯樂府、野狐外道、夫西涯樂府、雖

屬變體、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此即王、分州語、分州晚年、尚爾服

膺、遠斥之為外道、可乎、約略駁正數端、以例其餘、

高季迪、明三百年詩人之冠、冥然其明、如曲云、君王貴殺

毛延壽、留畫商巖、夢裏賢此三家村、講究語、所謂下劣詩

魔、不知季迪何以墮落如此、而旨者、反以為警策、其後有

彭三吾者、云畫師休盡殺、夢裏要人圖、竊季迪語、亦入魔

道、又胡虛白、咏綠珠云、枉費明珠三百斛、荆釵那及嫁梁

鴻、郎瑛稱之、皆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若歐陽永叔明

妃曲、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所謂詩論亦自

近腐、

錢牧齋尚書謙益、撰列朝詩、大旨在尊李西涯、貶李空同、

李滄溟、又因空同而及大復、因滄溟而及分州、索垢指癢、

不遺餘力、夫其駁滄溟、擬古樂府、擬古詩、是也、并空同、東

山草堂歌、而亦疵之、則妄矣、所錄空同集詩、亦多泯其傑

作、黃省曾吳人、北學於空同、則擯之於朱凌谿、應卷、顧東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橋璘輩亦然、予竊非之、偶著其略於此、牧翁於予、有知己

之感、順治辛丑、序予漁洋詩集、有與君代興之語、寄予五

言古詩云、勿以獨角麟、儼彼萬牛毛、今三十餘年、先生墓

木拱矣、予所以不敢附會先生、以誣前輩者、亦欲為先生

之諍臣云爾、

海鹽徐豐厓咸、詩談云、本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至宏

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復繼之、白是作者、森起於今、為烈、當

時、前輩之論如此、蓋空同大復、皆及西涯之門、錢牧齋撰

列朝詩、乃力分左右祖、長沙何李、界若鴻溝、後生小子、竟

不知源流所自。誤人不淺。

史斷自胡致堂管見而後。以東阿下文定公讀史漫錄為最。竟陵鍾退谷史懷多獨得之見。其評左氏亦多可喜。詩歸議論尤多造微。惟嫌其細碎耳。至表章陳昂陳治安兩

人詩尤有特識。而耳食者一概吹聲可歎也。  
說文野希者作罪知錄論唐人詩尊太白為冠而力斥子美。謂其以村野為蒼古。稚魯為典雅。粗獷為豪雄。而總評之曰外道。李則鳳皇臺一篇亦推絕唱。狂詩至於如此。醉人罵坐令人掩耳不欲聞。

詩法萃編 卷九 希經堂詩話

巖

嚴滄浪借禪論詩特拈妙悟二字發前人未發之秘。而錢牧齋駁之。馮班字定遠所著鈍吟雜錄多拾牧齋牙慧。因極排詆滄浪不遺餘力。如周興來俊臣輩文致士大夫鍛鍊周內無所不至。不謂風雅中乃有此羅織經也。昔胡元瑞作正楊駁升菴識者非之。近吳修齡又作正錢錄以駁牧齋。余在京師亦嘗面規之。若馮班雌黃之口。又甚於胡吳輩矣。此等謬論為害於詩教非小。明眼人自當辨之。至敢言滄浪為一窳不通一字不識。則尤似醉人罵坐聞者唯掩耳走避而已。

愚按古今著述之家各有得失。得者固當推許。失者亦當辨駁。見有所失而不辨駁。必致迷誤。後學為害不淺。未可專以尊崇先輩。忠厚包容為貴也。胡元瑞馮定遠

吳修齡之駁前人條件多端。有能切中其病者。即大有功。其妄下雌黃者。即是罪過。在明眼人分別之耳。漁洋能指駁者之失。而不言其所得。已非公道。且其意在籍人之口。不許言議。前輩公道益泯。如此居心。適激眾怒。蹈瑕抵隙。謗者蠶起。漁洋身後得謗。不亦宜乎。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 卷九 希經堂詩話

巖

唐宋以來作桃源行最傳者。王摩詰韓退之王介甫三篇。觀退之介甫二詩。筆力意思甚可愛。及讀摩詰詩。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強。不免面赤耳熱。盛唐所以高不可及。  
益都孫文定公廷銓咏息夫人云。無言空有恨。兒女祭成行。語語令人頤解。杜牧之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則正言以大義責之王摩詰。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斷一語。此盛唐所以為高。  
唐人章八元題慈恩寺塔詩。回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

似出籠卻極矣。乃元白贊之不容口。且曰。不意嚴維出此弟子論詩至此亦一劫也。盛唐諸大家有同登慈恩寺塔詩。杜工部云。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又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高常侍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岑嘉州云。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又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此數公者。如大將旗鼓相當。皆萬人敵。視八元詩。真鬼窟中作活計。殆奴僕僮隸之不如矣。元白豈未覩此耶。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吳

何遜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生。佳句也。杜甫偷其語。改四字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論者乃謂青出於藍。可笑也。

晚唐人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元人詩。布穀叫殘雨。杏花開半村。皆佳句也。然總不如石丞興。關啼鳥換。坐久落花多。自然入妙。盛唐高不可及如此。

愚按曉來布穀二聯。已是自然入妙。石丞妙詩甚多。漁洋引興關一聯。只是清穩。未見其妙也。許印芳識。

吳梅村詩話云。嘗與陳臥子共宿。問其七律何句最爲得意。臥子答以禁苑起山名。萬歲複宮新。戲號千秋一。聯然。余觀其全集。殊不止此。如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左徒舊宅猶蘭園。中散荒園尙竹林。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川出霸才。石顯上賓居柳市。竇嬰別業在藍田。九月星河人出塞。一城砧杵客登樓。四塞山河歸漢闕。二陵風雨送秦師。諸聯沈雄瑰麗。近代作者未見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時瑜亮。惟有梅村耳。

唐人七律拗體有二種。其一。落中自成音節。如老杜。壯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諸篇是也。其一。置句拗第幾字。則偶句亦拗第幾字。抑揚抗墜。讀之一片宮商。如許渾之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趙嘏之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是也。

張宗柎附識。許高盧先生之說云。漁洋所言前一種。卽老杜集中所謂吳體。大抵入句皆拗。至後一體。唐人最多。然每首只拗一聯耳。又云。查初白先生嘗論古詩有二種。一種莽莽蒼蒼。音節自然入古。如老杜兵車行之類是也。文成法立意到筆隨。殆不可以平仄求之一種。

類是也。文成法立意到筆隨。殆不可以平仄求之一種。

追琢推敲。循音按節。使人讀之。抑揚高下。鏗鏘如出。金石杜韓蘇集中。不可枚舉。古詩聲調。要不越此二種。其說與此條相類也。愚按。高盧謂拗律前一種。即杜所謂吳體。語最明確。蓋吳體乃拗體。變格八句皆拗。正格拗句。參用一聯二聯。或止拗六句。正格拗句。只用一聯。總之。有四句變格。其變格之法。上下句不相粘。如杜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是也。上下句相粘者。拗法必變。如杜扶桑西枝對斷石。洛水東影隨長流。對字隨字。是正格拗法。又拗桑字水字。乃變格也。方虛谷律

詩法萃編 卷九 帶聲室詩話 吳

隨拗字類所講矣。體亦即拗律。而紀批刊誤固執偏見。謂吳體拗律。是兩種語。欠的當。不足為據矣。許印芳識。學詩大法。有四六經廿一史。其言有近於詩者。有遠於詩者。然皆詩之淵海也。節而取之。十之四五。雁結設諧之習。吾知免矣。一曰典。蓋瀟湘洞庭。不必感山結水。李龍眠作陽關圖。意不在渭城車馬。而設釣者於水濱。忘形塊坐。哀樂嗒然。此詩旨也。次曰遠。詩三百五篇。吾夫子皆常弦而歌之。故古無樂經。而由庚華黍。皆有聲無詞。土鼓鞀。非所以被管絃。叶絲肉也。又次曰諧音律。昔人云。楚詞世說

詩中佳料。為其風藻神韻。去風雅未遠。學者由此意而通之。搖蕩性情。暉要萬有。皆是物也。又次曰變。以則昔人謂竹枝歌。詞雖鄙俚。尚有三緯遺意。山谷聞人歌劉夢得竹枝。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夢得後。工此體者。無如楊廉夫。虞伯生。他如黃土作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黃魚上得青松樹。阿儂始是棄郎時。等句。皆入妙。近見彭羨門。孫適嶺南竹枝。深得古意。詩云。木棉花上鷓鴣啼。木棉花下牽郎衣。欲行未行。不忍別。落紅沒盡郎馬蹄。妾家溪口小迴塘。茅屋藤扉。嬾粉牆。記取榕陰最深處。閒

詩法萃編 卷九 帶聲室詩話 李

時來過。與檳榔。半年水宿。牛山居。冬採香根。夏採珠。珠好須從蚌中覓。香燒還仗博山爐。又山陰徐滅。越中竹枝云。向踐城南春水生。水中門鴨白。呼名伯勞。飛遲燕。飛疾郎進城時。儂出城。皆本色語也。唐人柳枝詞。專詠柳。竹枝詞。則泛言風土。如楊廉夫西湖竹枝之類。前人亦有一二專詠竹者。殊無意致。宋葉水心。又創為橘枝詞。三言記永嘉風土。第一首專咏橘。如柳枝體。第二第三首。泛言風土。如竹枝體。近汪鈍翁。亦擬作二首。其一云。郎行時節。橘花零。南風吹來香滿庭。今年橘實

大如斗勸郎莫羨楚江萍。

伍瑞隆字鎮山香山。人作枝詞云。蝴蝶花開蝴蝶飛。鴝鵒草長鴝鵒啼。庭前種得相思樹。落盡相思人未歸。

世人作詩文沿襲謬誤而不察。如稱曹操曰曹公。稱漢昭烈反曰劉備。予前已斥其非。又如桓溫晉之逆臣。子立篡位。偽諡溫宣武皇帝。劉義慶世說既有此稱。後人因仍不改。昔曰桓宣武。竟忘其為亂賊偽號。可怪也。玄又嘗上溫廟號曰太祖。然則後世亦可稱太祖耶。

入米盧郎。或云八采。按太平廣記。止是八詠耳。北魏高祖廟號曰太祖。然則後世亦可稱太祖耶。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山陵詔魏收劉逖。祖孝徵。盧思道各作挽詞。尚書令楊愔詮之。收四首。劉祖各二首。被用。盧獨取八首。時號為八詠。盧郎才名雖高。而詩出哀輓。非佳事也。

偶看鍾繇戎略帖。因憶亡友韓郎中詩。聖秋。姬人某氏。好臨摹法帖。獨廢鍾書。韓詰所以對曰。季漢正統。關侯忠義。而斥以賊帥。狂諱甚矣。書雖工。抑何足道。韓有詩記其事。云。誰知太傅千年後。敗關端從戎路開。

江盈科進之。咏張浚一絕句云。禹聖安能蓋繇凶。曲端冤與岳飛同。何人為立將軍廟。更把頑金鑄魏公。余昔於慈

仁寺市觀浚墨迹極劣。因題一詩。跋其後云。巴西白骨接符離。二十年閒幾喪師。太息長城君自壞。軍中空卓曲端旗。宋岳侍郎珂著程史。述曲端本末甚詳。

張宗柎附識。袁中郎宿朱仙鎮。絕句云。祠前簫鼓賽如雲。立石爭劉弔古文。一等英雄含恨死。幾時論定曲將軍。每過其地。諷誦此詩。悲惋移時。殆與江僉事作同為直道之遺也。

余嘗謂古今冤獄。首漢淮陰。次則明之傅穎川耳。永昌王端簡公宏。字玉銘。為戶部尚書時。嘗屬余選其鄉人張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舍馬山集。余尤喜其題穎川侯祠云。父老爭傳傅穎川。當時功業冠南滇。平蠻壁壘蒼山外。破國旌旗白石邊。祇見荒祠通落日。不聞遺像照凌烟。陰風古樹無窮恨。長為英雄弔九泉。此作足稱詩史。讀至結句。可泣鬼神矣。傅公宿州人。余過其地。亦弔之以詩云。躍馬千山外。呼鷹百戰場。平蕪何莽蒼。雲氣忽飛揚。寂寂通侯里。沈沈大澤鄉。穎川湯沐盡。空羨夥頤王。陳涉亦產此。地漢高帝猶為涉置守。豈以穎川之賢。且有大功於明。而養報遠不逮涉。故悲之也。

豫讓不報中行氏而報知伯此種意念只從恩怨起見非天理民彝之正余昔題國士橋一絕句云國士橋邊水千年恨未窮如聞柱厲叔死報莒敖公此詩自謂可以敦薄元人金仁山道學不工詩而廣箕子操一篇特工其詞曰炎方之將大地之洋波湯湯翠華重省方獨立回天天無光此志未就死矣死南荒不作田橫橫來者王不作幼安婦死其怨欲作孔明無地空翱翔唯餘箕子仁賢之意留滄茫穹壤無窮此恨長千世萬世聞者徒悲傷吳師道跋云宋末為相者曾聘先生置館中先生以奇策干之不果詩法萃編卷九帶經室詩話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室詩話

蓋

蓋

蓋

牛僧孺以詩謁劉夢得夢得為飛筆尋竄僧孺深憾之至作相後才吐劉愧悔以戒子孫故王建云人怪考詩嚴余生平於朋輩詩文就質者佳惡必直言無隱諒者固多抑豈無怪其嚴者故刑部尚書魏敏果公每有所作必屬余指其瑕即欣然改定嘗以手札報謝云於論文談稅之中見吾心不欺之學魏公講學故作此語然不欺二字實談執根柢耳汪鈍翁在京師好談訶文章時前輩無得免者後進以詩文請質亦無恕詞余每勸之故友計甫草東嘗序余門人汪蛟門集云鈍翁性情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雖百責育不能掩其口也其所稱述於當世人物之眾不能盡人焉阮亭性和易寬簡好獎引氣類然以詩文投謁者必與盡言其得失不少寬假此數語頗得余二人梗概施愚山又謂余公好獎引人物自是盛德然後進之士學未有成得公一言便自謂名士不復虛懷請益非公誤之耶余思其言亦極有理襄城李來章嘗執經余門下工為古文戊辰下第與中牟冉觀祖同居嵩下從逸菴耿先生講學各有詩一卷皆談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室詩話

蓋

蓋

蓋

理者。余曉之曰。詩三百。主言情。與易太極說理。判然各別。若說理。何不竟作語錄。而必強之爲五言七言。且牽綴之。以聲韻。非蛇足乎。荆川之徒。撰白沙定山及荆川詩。爲三妙集。擬附邵康節擊壤集後。以爲詩家正脈。執林傳爲笑柄。詎可踵其陋哉。

陳伯璣嘗語余。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妙矣。然亦詩與地肖。故爾若云金陵城外報恩寺。豈不可笑。余曰。固然。卽如滿天梅雨。是蘇州。流將春夢過杭州。白日澹幽州。風聲壯岳州。黃雲盡角見并州。澹煙喬木隔絳州。皆詩法。萃編卷九帶經堂詩話

詩地相肖。若云白日澹蘇州。流將春夢過幽州。不堪絕倒耶。

古今來詩佳而名不著者多矣。非得有心人及操當代文柄者。表而出之。與草木同腐者何限。宋歐陽文忠。勸夷陵許州法曹謝景山。以詩送之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才華蜀錦張。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明岳文肅正外謫。欽天監博士馬軾。送以詩云。五嶺瘴高烟蔽日。兩孤雲溼雨鳴秋。又云。祭罷鰲魚歸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鉤。右二詩。使當時專門名家。操觚腐豪。未必能道也。

明詩至楊升菴。另闢一境。真有六朝之才。而兼六朝之學。者其詩如咏柳。垂楊垂柳。縮芳年一篇。世共知之。又古意。凌波洛浦。遇陳王。鷓鴣詞。秦時明月。玉弓懸關。山月迢迢。賤妾隔湘川。出關擬唐人。狼弧芒角正彎環。塞下曲。長榆塞上接龜沙。諸篇工妙天成。不減前作。又青蛉行。寄內絕句。亦絕妙。大抵皆自古樂府出。益都王遵坦。太平論。明詩獨推新都爲性之者。亦自有見。○夜夜月爲青冢鏡。年年雪作黑山花。唐人尉遲匡詩也。匡以詩干李林甫。反遭斥辱。雲溪友議具載其事。而未見全篇。升菴補作。塞上曲。極詩法。萃編卷九帶經堂詩話

工今載集中。○升菴成滇游其門者。自六學士外。六學士。山士雲。王鈞。菴廷表。胡在軒。廷祿。張鼎。山舍。李中溪。元陽。唐池。南鏡。皆友人也。又有隱士董難。難字西羽。太和人。嘗輯轉注古音。著韻譜。滇志列隱逸傳。曾見其題玉局寺一詩。極佳。詩云。杜鵑枝上春可憐。杜鵑聲裏雨如煙。萋萋滿日芳草碧。杳杳一髮青山懸。忽悲麥秀客游次。卻憶棟風花信前。惆悵池塘綠陰樹。鷺心一曲南薰絃。風格宛似升菴。宋姜夔堯章白石集。余鈔之。近百首。蓋能參活句者。白石在詞家爲大宗。詩亦能深造自得。自序同時詩人。以溫潤



推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蕭千巖俊逸雅陸放翁  
白石游於諸公間故其言如此其詩初學黃太史正以不  
深染江西派為佳

南海屈翁山大鈞少為諸生有聲於奔走學浮屠法居羅

浮久之出游吳越又數年忽加冠巾游秦隴與秦中名士

王無異宏撰李天生因篤為友作華嶽百韻詩固原守將

某見而慕其才以甥妻之自因原至代州上谷再游京師

下吳會自金陵歸粵詩尤工於山林邊塞一代逸才也同

時陳恭尹字元孝王邦畿字說作梁佩蘭字芝五王鳴雷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字震生陳子升字喬生皆廣州人工詩元孝詩尤高如雜

憂在湘水古色滿衡陽映花谿路閉漱水石根虛積雨江

漢綠歸心楊柳初三徑草生微雨後數家門掩落花中鄉

山小別吟兼夢水驛多情浪與風枕柳過雨垂空地玳瑁

乘潮上古城之類皆得唐人三昧翁山詩余嘗為選百篇

以為唐宋以來詩僧無及者余嘗語程職方可則云君鄉

東粵人才最盛正以辭在嶺海不為中原江左習氣熏染

故尚存古風耳

近日釋子詩以滇南讀徹蒼雪為第一如一夜花開湖上

浴牛春家在雪中山如亂流落葉聲兼下聽徹寒扉不上

關皆警句其弟子秋皋有句云烏啼殘雪樹人語夕陽山

柏梁臺詩大官令云枇杷橘栗桃李梅七字填實句法本

之史游急就篇後人多效之如韓文公陸渾山火云鴉鴟

鵬鷹雉鴟鷂蘇文忠公韓幹牧馬圖云雕駟駟駟駟駟駟

是也然皆施於歌行耳若鄧林云鴻鵠鵠鵠鵠鵠鵠鵠

鯨鯨鯨鯨鯨鯨律詩則非矣又如韓詩五言有蚌螺魚

鼈蟲句也人效之者盧全云鰓鮪鮪鮪鮪鮪鵝鵝鵝鵝蔡

襄云弓刀甲盾弩筋皮毛骨羽此種句法閒作七言可耳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五言即非所宜解人當自知之

韓退之詩於莽鹵繹徽帖妥等字多倒用蓋本諸三百篇

裳衣稷黍瑟琴鼓鐘之類語有據依非同杜撰若黃魯直

以西巴為巴西則趁韻耳

兄西樵考功作憶茶雞詩有湖夢汨三韓之句或疑汨字

所出汪鈍翁編修晚曰杜詩吳楚東南坼坼字汨字正以

獨造為奇沈歸愚曰西樵又有晚晴詩云雄風涼大

陸魯望咏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白一作曉風清欲墮

時語自傳神不可移易若溪漁隱乃云移作白牡丹亦可

或又謂咏白芍藥亦可此真盲人道黑白也余在廣陵題  
露筋祠有句云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正候  
其意

或問余古人雪詩何句最佳余曰莫踰羊孚贊云資清以  
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陶淵明詩云傾耳無希  
聲在目皓已潔王摩詰云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祖詠

云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章蘇州云怪來詩思清人骨  
門對寒流雪滿山此為上乘若温飛卿白馬夜頻驚三更

灞陵雪亦奇作也近人唯見熊雪堂侍郎文舉云輸與黃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堯

巖僧補衲滿天風雪未開關一語差佳至韓退之之銀杯  
縞帶蘇子瞻之玉樓銀海已僮矣下至蘇子美既以粉

澤塗我面又以珠玉綴我頤則下劣詩魔適足噴飯耳  
咏物之作須如禪家所謂不黏不脫不即不離乃為上乘

古今咏梅花者多矣蘇白靖疎影暗香之句獨有千古黃  
山谷謂不如雪後園林才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而坡公  
竹外一枝斜更好七字識者以為文外獨絕高季迪高士  
美人之句亦是俗格此其故可為解人道耳

趙子固梅詩云黃昏時候朦朧月清淺溪山長短橋忽覺

坐來春益益因思行過雨瀟瀟雖不及和靖亦甚得梅花  
神韻

咏物詩最難超脫超脫而復精切則尤難也黃山谷咏猩  
狸毛筆云生前幾兩屐身後五車書超脫而精切一字不  
可移易

宋元憲景文兄弟少賦落花詩得名刻畫可謂極工然沈  
石田青樓粉暗女子嫁朱門烏啼賓客稀更不刻畫而有

言外意若李義山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則尤妙也近  
人徐元歎一首云花意寒欲去登樓送所思將分香與恨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李

似與遠入期野水斷村路孤烟生竹籬吾徒從此逝忍見  
豐陽時妙亦不減唐人

藥花入詩多新異余嘗喜陳白沙詩恰似溪窮處山山枳  
殼花楊夢山詩記得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共銜杯皆未

經前人道及者又讀南宋姜白石集一絕云憐君歸索路  
迢迢到得茅齊轉寂寥應歎樂關經雨爛土肥抽盡縮砂

苗亦佳又閱升菴先生集有句云滿城幾日黃梅雨開遍  
金釵石斛花亦新余丙子使蜀山路中見白芨花白質紫

點內吐黃鬚極可玩因得句云西風盡日濛濛雨開遍空

山白菱花

吳天章 題倪雲林秋山圖云經營慘淡意如何渺渺秋  
山遠遠波豈但穠華蕭桃李空林黃葉亦無多

此畫理之與詩文相通者學者細參許印芳識

翰菴和尚名同揆明相國文肅弟震亨之子少為諸生

名果字園公出世後常住雲南大理府著洱海叢談云三

塔寺內有黃華老人草書石刻字大如碗相傳以檳榔殼

蘸醬汁書之老人宋元間人自江右來此久之仙去其詩

即挂鏡臺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人道高歡避暑宮 云四章也士正按黃華老人即金國

翰林修撰王庭筠字子端此四詩真蹟石刻在山西汾州

府學近人朱翰林彝尊吳徵士震皆親見之蓋大理人李

中溪元陽侍御摹刻於點蒼而滇人附會為仙耳

尤悔菴在史館作明史樂府雖擬李西涯而往往駕出

其上又嘗作外國竹枝詞百首俗而能雅亦多佳篇

吳天章過真定賦詩云鎮州荷花一萬柄正對城門是酒

家下馬當爐更斟酌醉臨明鏡看吳娃風格殆不減楊廉

夫余與海內論詩五十餘年高才固不乏然得隨者終屬

天章也

古今武人詩如沈慶之曹景宗輩猶有文士風獨北齊高

敖首詩龍鍾千口牛蟬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

婦此等語斷非文士所能道若解律金風吹草低見牛羊

則樂府絕唱矣

作詩用事以不露痕迹為高往日董玉虬御史文舉外遷

隴右道留別余輩詩云逐臣西北去河水東南流初謂常

語後讀北史魏孝武帝西奔宇文泰循河西行流涕謂梁

禦曰此水東南而朕西上乃悟董語本此深歎其用古之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妙

或謂作詩使事必用六朝以上為古此說亦拘墟不足憑

要之唐宋事須選擇用之不失古雅乃可

張宗柎附識許嵩廬先生云即使六朝以上事亦須選

擇用之乃佳

詩用雜語經語最不易下坡公寫杜詩至致遠思恐泥句

停筆謂學人云此句不足法王敬美云管子建後作者多

能入史語不能入經語謝康樂出而易詞莊語無不為用

然則用經固以康樂為宗也

余最喜武林毛馳黃先舒咏西施絕句云別有深恩爾不  
得向君歌舞背君啼此意未經前人道過

周操園侍郎亮工示友云海水羣飛百丈高同君城上擁

弓刀戰癘莫向燈前看恐惹霜華上養毛輓楊秀才云唾

池新詞破錦囊高樓君自拜滄浪文人命薄將軍死誰賦

城南舊戰場

陳說嚴柳國廷敬與余論詩獨宗少陵略記其一律云晉

國強天下秦關限域中兵車千乘合血氣萬方同紫塞連

天險黃河割地雄虎狼休縱逸父老願從戎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屈翁山客代州詩三年為客渡滹沱聽盡悲笳出塞歌白

髮不愁明鏡滿秋霜只怨雁門多蘊藉宛轉不滅李益

鄧州彭禹峯方伯而述雄豪磊落陳同甫一流人也詩多

軍中之作如戰壘荒城蒙段外華風邊月漢唐年白露鬢

江凋木葉黃沙羯鼓下營州千盤路吐檳榔鴨一線天開

玳瑁池此例數十句皆有磨盾橫槊之風

粵西夷俗男女昏媾皆以歌詞相酬和同年吳再渠洪嘗

撰粵風續凡一卷凡民歌猺獠狼蚤布刀扇歌皆具其詞

雖侏儸頗有樂府清商子夜讀曲遺意民歌如胡蝶思花

不思草兒思精妹不思家兩岸人烟相對出只隔青龍水

一條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科舉秀才取紅

豆相思及早辦前程黃菊花開九月九枝枝葉葉有孃名

猺歌蠻歌亦多可采其餘獠狼諸歌則非譯不能通曉矣

唐人五言絕句往往入禪有得意忘言之妙與淨名默然

遠磨得髓同一關捩觀王裴朝川集及祖詠終南殘雪詩

雖鈍根初基亦能頓悟程石隴有絕句云朝行青山頭暮

歇青山曲青山不見人猿聲聽相續余每歎絕以為天然

不可湊拍不少時在揚州亦有數作如微雨過青山漠漠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寒烟織不見秣陵城坐愛秋江色青蕭條秋雨夕蒼茫楚

江晦時見一舟行濛濛水雲外江雨後明月來照見下山

路人語隔溪烟借問停舟處惠山下鄒山堂振

挂寒樹遙送江南人雞鳴哨帆去焦山曉起送又在京師

有詩云凌晨出西郭招提過微雨日出不逢人滿院風鈴

語早至天皆一時佇興之言知味外味者當自得之

右一條所錄五言絕句冲淡靜穆已得摩詰風格惟微

妙不及摩詰耳沈歸愚云摩詰輞川集及鳥鳴湖諸咏

聲息臭味迥出常格之外任後人摹仿不到其故難知

此真閱歷深透之言。然洋洋沾沾自喜。猶未悉此中甘苦也。許印芳識。

余在真州作絕句云。江干多是釣人居。柳陌菱塘一帶疎。好是日斜風定後。半江紅樹賣鱸魚。在廣陵有綠楊城郭。是揚州句。江淮閒多寫為圖畫。後入蜀行夾江道中。望我眉三峯。在烟雨空濛中。賦詩云。沈黎東上古。隄為紅樹蒼。藤竹亞枝騎馬青。衣江上路一天風。雨望我眉及入粵。大雪行灤山。唐婆嶺。即事賦詩云。皖公山色望迢迢。晚水清冷不上潮。青笠紅衫風雪裏。一林楓柏馬蕭蕭。常欲命畫詩法萃編。卷九。帶還堂詩話。

師為寫二圖。未果。每以為憾。

右所錄詩風調高雅。寫景入畫。可為後學模楷。漁洋詩七絕為第一。此見一斑矣。許印芳識。

近人言詩好立門戶。某者為唐。某者為宋。李杜蘇黃強分畛域。如蠻觸氏之鬥於蝸角。而不自知其陋也。唐詩三百年。一盛於開元。再盛於元和。退之舉操。上追三代。李觀之言曰。孟郊五言其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下顧二謝。李翱亦云。蘇屬國李都尉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皆能兼其體。而有之。今人號為學唐詩者。語以退之舉操。東野五言能。

舉其目者寡矣。歐梅蘇黃諸家。其才力學識。皆足凌跨百代。使俛首而為拾拾吞剝。禿屑俗下之調。彼豈不能耶。其亦有所不為耶。

本朝詩者數十家。大都為結納之具。風雅一道。江河日下。皆若輩為之。唯錢牧齋先生吾多集。施愚山藏山集。葉詠菴獨賞集。陳其年篋衍集。卷帙不多。猶有殷璠高仲武唐選之風。陳伯璣允衡所撰國雅。初甚矜貴。不妄入一篇。後遂汎濫。可惜。其詩慰一編。先已成書。乃可傳。蓋無所矜狗。

故也。上元龍賢字半千。纂詩選。率收近體。專宗晚唐。亦不至入惡道。

古來詩文選本。昭明而下。唯姚鉉唐文粹。卓然可觀。非他選所及其錄。詩皆樂府古調。不取近體。尤為有見。余嘗取而刪之。與英靈閣氣諸集刪本。都為十種。並行於世。唐人詩曰。河岳英靈集。中興開氣集。篋中集。御覽集。國秀集。極玄集。又玄集。搜玉集。才調集。共九集。東坡云。詩文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謂執文志。載劉伶集三卷。伯倫非他無文章也。鍾惺謂劉伶。春虛詩之傳世者才十四首。余親獨孤及三賢論及殷寅所歎。挺。

卿之長不止於詩。詩亦豈止十四首。但此一頌十四詩。足以不朽其人。他作不必傳。正如白頭花鈿滿面。不如美人半妝耳。山谷豫章集詩最多。而晚年自刪。止存三百八篇。徐昌穀自定迪功集。亦止三百餘首。二公正得此意。余生平為詩。不下三千首。門人盛誠齋侍御。曹我眉祭酒。為撰精華錄。意存簡貴。然所取尚近千首。愧山谷昌穀多矣。僕自弱冠。薄游京輦。浮沈江介。入官中朝。常與當代名流。服襄陽。駕自虞山。婁江諸遺老。流風未沫。老成具存。咸相與上下其議論。頗窺為文之訣。加名師益友。近在家庭。忽忽不自知其樂也。彈指已往。才如夙昔。遂多死生契濶之感。憶昔與先兄西樵考功。從容燕語。每舉選詩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之句。憮然久之。詎謂中年備歷斯境。自考功云亡。恆欲編綴遺文。以報地下。日月既逝。人事屢遷。感子桓來者難誣之言。取篋衍所藏平生師友之作。為之論次。名感舊集。自虞山而下。凡若干人。詩若干首。又取向所撰錄神韻集一編。芟其什七。附焉。通為八卷。存歿悉載。竊取篋中收季川中州登敏之之例。以考功終焉。唐元次山撰篋中集。收其弟季川詩。金元遺山撰中州集。收其兄西樵詩也。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三

余在揚州日。兒子啟涑兄弟初入家塾。因摘五七言唐律及絕句授之。名神韻集。頗約而精。如皋冒丹書見而好之。手抄七律一卷。攜歸。其後泰州繆肇甲。黃泰來刻之。非完書也。集中有陳其年太史及啟涑等。增入數十篇。亦非本來面目矣。

順治庚子冬。余在揚州病起。以公事渡江往毘陵。與京口別駕程崑命康莊同游金焦北固及鶴林招隱竹林寺海嶽菴諸名勝。詩有過江集。辛丑春。以例往松江。謁直指次游墅。聞鄧尉梅花盛開。遂輕舟入太湖口。自光福玄墓留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矣

聖恩寺四宜堂賦詩。漁洋山在鄧尉之南。太湖之濱。與法華諸山相連。綴巖谷幽邃。筍屐罕至。登萬峯而眺之。陰晴雪雨。烟鬟鏡黛。殊特妙好。不可名狀。余入山探梅。宿聖恩寺。還元閣上。與是山朝夕相望。若有夙因。乃自號漁洋山人云。是役也。前後得詩六十餘篇。題曰入吳集。余自少癖好山水。嘗憶古人身到處莫放過之言。故在揚州日。於金陵京口梁姑蘇諸名勝。皆於簿書期會中。不廢登臨。而公事亦無濡滯者。吳梅村師謂余在廣陵日。了公事。夜接詞人。以擬劉穆之。余豈敢望古人。若山水之癖。則庶幾

近之耳

余為總憲堂內臺時蒙

恩賜

御書帶經堂三大字。蓋用漢御史大夫兒寬故事也。余因取杜子美細雨騎鉏立江猿吟翠屏句意。作騎鉏圖。其後飲人汪文治洋度自廣陵以騎鉏圖索題。亦用帶經故事。余為賦絕句云。曾向歐陽受尚書。生涯常憶帶經餘。披圖卻愛林和靖。五字春陰入荷鉏。春陰五字。乃和靖小隱詩題句也。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九

白樂天自寫其集三本。一置東都聖善寺。一置廬山東林寺。一置蘇州南禪院。自云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圖。轉為來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余亦嘗以漁洋集一本付楚雲師藏之南嶽。一本付拙菴師藏之盤山。昨門人劉太乙翰林青藜言欲以八分手書余正續集藏之嵩山少林寺。亦香山居士後一段佳話。

評杜

高都護驄馬行。子美壯年之作。無一字不精悍。

天育驃騎歌。矯矯二句。畫出神駿。時無句無限感慨。

語盡之

醉時歌。相如二句。應芟結似律。不甚健。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西樵云。此非完美之篇。五句方知

二字與驃士二句不相叶。末四句二截。一作末八不相續。

中間一段。則誠奇語耳。泰山五字。更是登高奇句。

飲中八仙歌。無首無尾。章法突兀。然非杜詩之至者。

要人行。結處意在言外。三百篇之旨也。

漢陂行。結處本漢武秋風詞。妙在絕不相似。古人之善摹如此。

詩法萃編

卷九 帶經堂詩話

九

漢陂西南臺。錯磨二句。刻畫

哀江頭。亂離事。只敘得明眸兩句。清渭以下。以唱歎出

之筆力。高不可攀。樂天長恨歌。便覺相去萬里。明眸兩

句。虛寫亂離。亦是唱歎。不是實敘。印芳按起四語。已是

唱歎之筆。通篇以唱歎寫哀字意。漁洋但言清渭以下。未

免疏謬。長恨歌。乃是一體。與杜各自成家。兩家各有所長。

但格分高下耳。謂其相去萬里。貶之太過。亦非公論。

簡薛華醉歌。氣酣以下。忽然生色。

喜晴。久旱雨亦好。既雨晴亦佳。人人胸臆閒語。公先探

而出之耳。

送樊侍御赴漢中。征憇趁韻。後漢更列帝。不妥。唐雖遭亂。然非滅而更興。不得以後漢為比。

送韋評事。結弱。

徒步歸行。平正通達。而嫌淺易。

玉華宮。後亦奪末。竟刪四句。更警。印芳按。此詩篇法。老成不可增減。王評妄言。後幅奪末。欲刪四句。結四句定不可刪。唯美人四句。勉強可刪。然此四句。係詩中實事。有此則詩不浮泛。刪之則前後皆空腔。可以通用矣。

詩法萃編

卷九

圭

洗兵馬。杜集七古之極整。要可法者。

病後遇王倚飲。另是一體。

前出塞。九首。只是一首。

鳳皇臺。心血一段。似出孟郊手。印芳按。此評的當。足見東野善學少陵。

陳拾遺故宅。聖賢日月推崇太過。

桃竹杖引。酷似太白。

入哀詩。入詩多。累句世儒猶稱之。皆揣骨聽聲者耳。余居易錄論之。已詳不贅述。

上水遣懷。窮迫二語真切。回幹明受授五字已足。不必贅下四句。

歲晏行。起四語喜其氣老。只在參錯中。

以上評古詩

李監宅。頗含諷意。屏開二句俗。

房兵曹馬。落筆有瞬息千里之勢。批峻字。今人以為怪矣。

畫鷹。西樵公命意精警。句句不脫畫字。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河溢。利涉想蟠桃句太遠。與題無干涉。

干涉。

詩法萃編

卷九

圭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淹留二語。感慨跌宕。無所不包。

望岳。無一語與前人登華雷同。

得舍弟消息二首。此等皆杜之可存者。不得以其平近而忽之。

蒹葭。句句貼切。用筆太拘。

少年行。直書所見。不求語工。但覺格老。

贈工侍御契四十韻。自敘處太多。氣格亦覺散緩。謁先主廟。起步宏整。力侔二句。包舉尤大。



偶題○前半氣勢甚雄、惜後半多滯語、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鋪敘

成篇難得如此整贍、霧雨句指自己、馨香句指鄭李、

洞房○洞房宿昔諸詩、俯仰盛衰、自是子美絕作、

酬韋韶州○起筆老、

對雪○囊罄不應有銀盞、

以上評律詩

詩法萃編卷十上

然燈記聞

漁洋夫子口授

新城何世璠濟菴述

石屏許印芳麟篆校刊

七月初四日晚師云學詩須有根柢如三百篇楚詞漢魏

細細熟玩方可入門

脫盡時人面孔方可入古

為詩且勿計工拙先辨雅俗品之雅者譬如女子靚妝明

詩法萃編卷十 然燈記聞

服固雅粗服亂頭亦雅其俗者縱使用盡妝點滿面脂粉

總是俗物

古詩要辨音節音節須響萬不可入律句且不可說盡像

書札語

韻有陰陽陽起者陰接陰起者陽接不可純陰純陽令字

句不亮

為詩各有體格不可拘泥如說田園之樂要學陶韋摩詰

說山水之勝要學二謝若道一種艱苦流離之狀要學老

杜不可云我學某一家則勿論那一等題只用此一家風

味也

為詩須有章法句法字法章法有數首之章法有一首之

章法總是起結血脈要通否則痿痺不仁且近攢湊也句

法老杜最妙字法要鍊然不可如王覺斯之鍊法反覺俗

氣可厭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蒸字撼字何等響何

等確何等警拔也

為詩先從風致入手久之要造於平淡

為詩總要古吳梅村先生詩盡態極妍然只是欠一古字

論世詩要蘊藉又要旁引曲喻使人有諷詠不盡之意不

詩法萃編卷十 然燈記聞

可只將舊事排說

為詩須博極羣書如十三經廿一史次及唐宋小說皆不

可不看所謂取材於選取法於唐者未盡善也

律句正要辨一三五六一三五不論怪誕之極決其終

身必無通理

為詩結處最要健舉如王維詩迴看射雕處千里暮雲平

何等氣概

詩要洗刷的淨拖泥帶水便令人厭觀

為詩出語要典不可杜撰

詩要清挺纖巧濃艷總無取焉

為詩須要多讀書以養其氣多歷名山大川以擴其眼界多親明師益友以充其識見璩問曰是則然矣但寒士僻處窮巷無書可讀而又無緣游歷名山大川常恨不得好友與之切磋則奈何曰只是當境處莫要放過時時著意事事留心則自然有進步處說畢歎曰吾縣風雅衰極澹菴汝當努力

為詩學要窮源溯流先辨諸家之派如何者為曹劉何者為沈謝何者為陶謝何者為王孟何者為高岑何者為李

杜何者為錢劉何者為元白何者為昌黎何者為大曆十才子何者為賈孟何者為溫李何者為唐季何者為北宋何者為南宋析入毫芒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不然胡引亂竄必入魔道一日論及方山謝公詩曰方山清漪可愛但少嫩些

三

七言律宜讀王右丞李東川尤宜熟玩劉文房諸作宋人則陸務觀若歐蘇黃三大家祇當讀古詩歌行律句至於七律必不可學讀前諸家七律久而有所得然後取杜讀之譬如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也此是究竟歸宿處若驟學

之鮮不蹟矣即芳按歐蘇黃三大家七律儘有佳篇可學漁洋此說偏辟太甚豈可傳教後學哉七月初六日薄晚乘涼院中璩執古樂府中江南可採蓮一首進質曰如此詩寄託何在師曰此不可解然但見其古或者當時尙有關文亦未可知因言古樂府原有句有音在當日句必大書音必細注後人杜沿之久并其細注之音而誤認為句附會穿鑿至於摹擬剽竊毫無意義而自命為樂府使人見之欲嘔如南中某公作樂府有妃呼豨豨知之之語夫妃呼豨三字皆音也今乃認妃作女認豨作豕一似豕真有知豈非笑談唐人樂府惟有如太白

詩法萃編 卷十 然燈記問

四

蜀道難鳥夜嘯子美無家別垂老別以及元白張王諸作不襲前人樂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真樂府也後人擬古諸篇總是屬物璩曰李杜諸作固無假竊然第未見其中有如古之所謂無字之音不識被之管絃其音將何如師曰恐亦未必可被之管絃璩曰古樂府之所謂音即如今之工上四尺乎師曰然

又曰如伯牙水仙操一序妙絕然其詩則殊不可解料是其中有缺訛處此等處必欲以意求之則鑿矣又如逢逢白雲一東一西一南一北此亦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之類料是其中有缺處然在今日但見其古如杜子美杜鵑行首四句便是從此詩脫化得來

又曰學詩先要辨門庭不可墮入魔道

七月初八日登州李鑑湖來謁問曰某頗有志於詩而未知所學學盛唐乎學中晚乎師曰此無論初盛中晚也初盛有初盛之真精神真面目中晚亦有中晚之真精神真面目學者從其性之所近伐毛洗髓務得其神而不襲其貌則勿論初盛中晚皆可名家不然學中晚而止得其尖

詩法萃編卷十 然燈記問

五

新學初盛而止得其膚廓則又勿論初盛中晚均之無當也堪進曰然則三昧之選前不及初而後不及中晚是則何說是非欲人但學盛唐而不及中晚之意乎師曰不然吾蓋疾夫世之膚附盛唐者但知學為九天閭闔萬國衣冠之語而自命為高華自矜為壯麗按之其中毫無生氣故有三昧集之選要在剔出盛唐真面目與世人看以見盛唐之詩原非空殼子大帽子話其中蘊藉風流包含萬象自足以兼前後諸公之長彼世之但知學為九天閭闔萬國衣冠等語者果盛唐之真面目真精神乎抑亦優孟

叔敖也苟知此意思過半矣

右何端簡公所述先司寇公論詩語兆森從何氏鈔得為鈔本與願學者共之亦如司寇所云詩如龍然此其一爪一鱗而已王兆森識

世傳何端簡公乃漁洋高弟嘗記所授詩法為然燈記聞一卷凡二十三條末一條論學唐人之弊深切著明識量所到高出明七子之上明七子無此識量故學唐人得其皮毛貽優孟衣冠之誚漁洋有此識量宜其無膚廓病矣而詩少真意亦染七子習氣趙秋谷輩羣起

詩法萃編卷十 然燈記問

六

而攻之所謂眼高手低心有餘而力不足者然漁洋伐毛洗髓之論實是詩家藥石學者宜書諸紳且即以漁洋為鑒戒庶免蹈此覆轍乎王兆森識

詩法萃編卷十終

詩法萃編卷十下

師友詩傳錄

廣甯郎廷槐梅谿問

新城王士正阮亭

平原張篤慶歷友

鄒平張實居蕭亭答

石屏許印芳麟篆校刊

問作詩學力與性情必兼具而後愉快愚意以為學力深始能見性情若不多讀書多貫穿而遽言性情則開後學

詩法萃編

卷十

師友詩傳錄

一

油腔滑調信口成章之惡習矣近時風氣頽波惟夫子一言以為砥柱

王答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性情之說也揚

子雲云讀千賦則能賦此學問之說也二者相輔而行不

可偏廢若無性情而侈言學問則昔人有譏點鬼簿獺祭

魚者矣學力深始能見性情此一語是造微破的之論

張歷友答嚴羽滄浪有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

非關理也此得於先天者才性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

神貫穿百萬眾出入由咫尺此得於後天者學力也非才

無以廣學非學無以運才兩者均不可廢有才而無學是

絕代佳人唱蓮花落也有學而無才是長安乞兒著宮錦

袍也近世風尚每苦前人之拘與隘而轉途於長慶劍南

甚且改轍於宋元是以愈趨而愈下也有心者急欲挽之

以開寶要不必藉口於宗歷下轉令攻之者樹幟紛紛耳

張蕭亭答有問王荆公者杜詩何以妙絕古今公曰老杜

固嘗言之矣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黃山谷謂不讀書

萬卷不可看杜詩看尚不可況作詩乎韓文公進學解上

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

詩法萃編

卷十

師友詩傳錄

二

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

工異曲熟此其庶幾乎夫曰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

趣非關理也為讀書者言之非為不讀書者言之也

問古詩十九首乃五古之原按其音節風神似與楚騷同

時而論者指為枚乘等擬作枚之文甚著其詩不多見且

秦漢風調自殊何所據而指為枚作耶又蘇李河梁亦有

十九首風味豈漢人之詩其妙皆如此耶求明示其旨

王答風雅後有楚詞楚詞後有十九首風會變遷非緣人

力然其源流則一而已矣古詩中迢迢牽牛星庭中有奇

樹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等五六篇玉臺新詠以爲枚  
乘作冉冉孤生竹一篇文心雕龍以爲傳毅之辭二書出  
於六朝其說必有據依要之爲西京無疑河梁之作與十  
九首同一風味皆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也嬴秦之  
世但有碑銘無關風雅

張歷友答昔人謂十九首爲風餘又曰詩母若自列國之  
詩涵詠而出者如太羹醕酒非復泛齊醴齊可埒其在楚  
騷之後無疑況乎騷亦出於風也而五言則漢世乃大顯  
十九首中如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

詩法萃編

卷十

師友詩傳錄

三

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七章玉臺  
皆以爲枚乘作冉冉孤生竹文心雕龍以爲傳毅驅車上  
東門樂府作驅車上東門行文選以十九首爲二十首蓋  
分燕趙多佳人以下自爲一章也然相其體格大抵是西  
漢人口氣一篇中有驅車上東門游戲宛與洛故論者或  
以爲似東漢人口角斷其非枚乘者殊不知西京人亦何  
必不游戲宛洛耶此真見與兒童鄰矣至如蘇李河梁錄  
別其風味亦去十九首誠不遠亦非東京以下所能涉筆  
者

張蕭亭答騷之變爲五言也風調自別十九首或謂楚騷  
同時或謂枚乘等作既考無確據故不書作者姓名觀青  
青陵上栢一章內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兩宮南宮北  
宮也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又明月皎夜  
光一章內玉衡指孟冬如促織鳴東壁白露露野草秋蟬  
鳴樹闌元鳥逝安適等語所序皆秋事乃漢令也漢書曰  
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  
也其爲漢人之作無疑至於蘇李河梁詩可與十九首相  
頡頏東坡先生謂爲僞作亦必有見然氣味高古縱不出

詩法萃編

卷十

師友詩傳錄

四

蘇李定漢之高手所擬江文通善於擬古亦不能及真僞  
勿須深辨總之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渾純厚雅  
漢武樂府壯麗宏奇垓下歌於流離白頭吟於閨闈其他  
可以類推矣

問樂府之體與古歌謠彷彿必具有懸解另有風神無蹊  
徑之可尋方入其室若但尋章摘句摹擬形似終落第二  
義如穆天子傳之白雲謠湘中記之帆隨浦轉古樂府之  
獨漉獨漉水清泥濁之類神妙天然全無刻畫始可以稱  
樂府魏晉擬作已非其長至唐益遠矣夏蟲語冰非覺夏

誕乞指示之

王答樂府之名始於漢初如高帝之三侯唐山夫人之房中是矣郊祀類頌鑄歌鼓吹類雅琴曲雜詩類國風故樂府者繼三百篇而起者也唐人惟韓之琴操最為高古李之遠別離蜀道難烏夜啼杜之新婚無家諸別石壕新安諸吏哀江頭兵車行諸篇皆樂府之變也降而元白張王變極矣元次山皮襲美補古樂章志則高矣顧其離合未可知也唐人絕句如渭城朝雨黃河遠上諸作多被樂府正得風之一體耳元楊廉夫明李賓之各成一家又變之

詩法萃編

卷十 師友詩傳錄

五

變也李滄海詩名冠代祇以樂府摹擬割裂遂生後人詆毀則樂府甯為其變而不可以字句比擬也亦明矣來教必具懸解另有風神無蹊徑之可尋乃入其室數語盡之張歷友答樂府自樂府歌謠自歌謠不相蒙也樂府不特另具風神而亦具有體格古今之擬樂府者皆東家施捧心伎倆也雅頌為樂府之原西漢以來如安世房中歌郊祀十九章鑄歌十八曲不惟音節不傳而字句亦多魯魚失真然其辭之奇迥乎神筆豈操觚家效顰所可施無論近代即魏晉而降如繆襲鼓吹曲陳思王鼙舞歌

者之白紵拂舞等歌亦豈彷彿其萬一乎至唐世法部如伊涼甘州之屬多采名輩絕句其中音節今亦不傳然而歌謠者古逸也樂府者正樂也不祇神妙天然而叶應律呂非可騁辭縱臆為之者觀漢之大樂其初皆掌之協律都尉李延年非苟然也固知古詩可擬而樂府必不可擬此錢虞山所以譏歷下為古官錦也

張蕭亭答古之名篇如出水芙蓉天然艷麗不假雕飾皆偶然得之猶書家所謂偶然欲書者也當其觸物興懷情來神會機括躍如如兔起鶻落稍縱則逝矣有先一刻後

詩法萃編

卷十 師友詩傳錄

六

一刻不能之妙況他人乎故十九首擬者千百家終不能追蹤者由於著力也一著力便失自然此詩之不可強作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能因言求意亦庶乎其有得歟

問蕭選一書唐人奉為鴻寶杜詩云熟精文選理請問其理安在

王答唐人尚文選學李善注文選最善其學本於曹憲此其昉也杜詩云云亦是爾時風氣至韓退之出則風氣大變矣蘇子瞻極斥昭明至以為小兒強作解事亦風氣遷

嬗使然耳然文選學終不可廢而五言詩尤為正始猶方圓之規矩也理字似不必深求其解

張厯友答文之有選自蕭維摩始也彼其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藝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賾義以彙舉事以羣分所謂畧其蕪穢擷其精英事出於沈思義歸於翰藻觀其自序思過半矣少陵所云熟精其理者亦約略言之蓋唐人猶有六朝餘習故以文選為論衡枕祕舉世咸尚此編非必如宋人所云理也

張蕭亭答夫文選一書數逾千祀時更七朝楚國詞人御

詩法萃編 卷十 師友詩傳錄 七

蘭芬於絕代漢朝才子經聲於遙年虛元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詠於圭陰化馬東騫煥風流於江左誠中葉之詞林前修之筆海也然而聲音之道莫不有理關理敷詞成於意興嚴滄浪云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宋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不善讀者三復厥詞周知祕旨目無全牛心無留義體各不同理實一致採其精華皆成本領故楊載曰取材於選效法於唐馬伯庸曰枕籍騷選死生李杜又昔人曰文選爛秀才半皆少陵熟精文選理之義也

問李滄溟先生嘗稱唐人無古詩蓋言唐人之五古與漢魏六朝自別也唐人七言古詩誠掩前絕後奇妙難蹤若五古似不能相頡頏滄溟之言果為定論歟

王答滄溟先生論五言謂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此定論也常熟錢氏但截取上一句以為滄溟罪案滄溟不受也要之唐五言古固多妙緒較諸十九首陳思陶謝自然區別七言古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三家橫絕萬古後之追風躡景惟蘇長公一人而已

張厯友答世無印板詩格前與後原不必其盡相襲也厯

詩法萃編 卷十 師友詩傳錄 八

下之詩五言全做選體不肯規摹唐人七古則專學初唐不涉工部所以有唐無五言古詩之說也究竟唐人五言古皆各成一家正以不依傍古人為妙亦何嘗無五言古詩也初唐七古轉韻流麗動合風雅固正體也工部以下一氣奔放宏肆絕塵乃變體也至如昌谷温李盧全馬異則純乎鬼魅世界矣若以絕句言則中晚正不減盛唐又非可一概論

張蕭亭答五言之興源於漢注於魏汪洋乎兩晉温濁乎梁陳風斯下矣唐興而文運丕振虞魏諸公已離舊習王



楊四子因加美麗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  
宋之新聲蘇張之手筆此初唐之傑也開元天寶間則有  
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  
精緻儲光羲之直率王昌齡之深澗高適岑參之悲壯李  
頎常建之超凡大曆貞元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  
閒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下及元和雖晚唐之變猶  
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是皆名家擅  
場馳騁當世詩人冠冕海內文宗安得謂唐無古詩至於  
七言前代雖有唐人獨盛他人勿論如李太白之蜀道難  
詩法萃編 卷十 師友詩傳錄 九

此可以意會耳

張厯友答珊瑚鈞詩話云猗裁遷抑以揚永言謂之歌步  
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兼此二者謂之歌行如古詩中  
長歌行短歌行燕歌行是也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  
辭卽詞也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品秩先後而推之  
而原之謂之引如笙篪引霹靂引之類是也煌然而成篇  
謂之篇章也者順理之名斷章之謂也吁嗟慨想悲憂愁  
思謂之吟長吟密詠以寄其志謂之詠憂深思遠一唱三  
歎變而不滯謂之歎古相和歌有吟歎曲蓋兼斯二者之

詩法萃編 卷十 師友詩傳錄

九

詩法萃編 卷十 師友詩傳錄

十

遠別離長相思烏栖曲陽琴歌梁園吟天姥吟廬山謠等  
篇杜子美哀江頭哀王孫古柏行劍器行漢陂行兵車行  
洗兵馬行短歌行同谷歌等篇皆前無古而後無今安得  
謂唐無古詩乎試取漢魏六朝製量比較氣象終是不同  
謂之唐人之古詩則可滄溟先生其知言哉

能也見徐伯臣樂府原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始於康衢  
而流於俚俗者也刺美風華緩而不迫如風之動物謂之  
風幽憂憤排寓之比興謂之騷始於靈均而暢於宋玉唐  
景諸人者也七哀八哀之類本於哀時命流於哀江南哀  
江頭者也幽思激切謂之怨擬錄別之類謂之擬琴曲曰  
弄凡此者亦不盡七言也五言長短歌本無定則非如元  
人詞曲方按音律宮譜也

張蕭亭答白石詩說云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  
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蛩曰吟通乎俚俗

日謠委曲盡情曰曲談藝錄云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  
大義固自同歸夫情既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物  
繪色倩盼各以其狀隨規逐矩圓方故獲其則此乃因情  
立格持守圍環之大略也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  
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縱衡參互恆度自若  
此心之伏機不可強也嗚呼盡之矣

問樂府五七言與五七言古何以分別學樂府宜宗何人  
王答古樂府五言如孔雀東南飛體如山上雪之屬七言  
如大風拔下飲馬長城窟河中之水歌之屬自與五七言  
詩法萃編卷十 師友詩傳錄 十一

古音情迥別於此悟入思過半矣  
張厯友答西漢樂府隸於太常爲後代樂府之宗皆其用  
之於天地羣祀與宗廟者其字句之長短雖存而節奏之  
聲音莫辨若擗據其皮膚徒爲擬議以成其腐臭耳何變  
化之有後人但讀之而得其神理玩其古光幽色可也不  
必法其篇章字句蓋樂府主紀功古詩主言情亦微有別  
且樂府閒雜以三言四言以至九言不專五七言合之五  
七言古詩其神韻聲光皆足以飫儉腹而被詞華故學詩  
而不熟於漢魏六朝者皆僞父也何必其有定宗乎

張蕭亭答樂府之異於詩者往往敘事詩貴溫裕純雅樂  
府貴道深勁絕又其不同也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  
淮南小山之賦氣韻峻絕但可爲孟德道之王劉文學輩  
皆當內手矣如曹公之短歌行子建之來日大難皆獨步  
千古句法如鏡歌之臨高臺以軒江有香草日以蘭黃鶴  
高飛離哉翻等句皆工美可宗降而六朝工拙之間相去  
無幾頓自殊絕至唐人多與古詩無別惟張籍王建猶能  
近古而氣象雖別亦可宗也內手與  
納手同  
問七律三唐宋元體格何以分優劣

詩法萃編卷十 師友詩傳錄 十二  
王答唐人七言律以李東川王右丞爲正宗杜工部爲大  
家劉文房爲接武高廷禮之論確不可易宋初學西崑於  
唐卻近歐蘇豫章始變西崑去唐卻遠元如趙松雪雅意  
復古而有俗氣餘可類推

張厯友答七言近體則斷乎以盛唐十四家爲正宗再羽  
翼之以錢劉足矣西崑吾無取焉宋元而下姑舍是  
張蕭亭答七言律詩五言八句之變也唐初始專此體沈  
宋精巧相尙然六朝餘氣猶存至盛唐聲調始遠品格始  
高如賈至王維岑參早朝倡和諸作各臻其妙李頎高適

皆足為萬世法程杜甫渾雄富麗克集大成天寶以還錢  
劉並鳴中唐作者尤多韋應物皇甫伯仲以及大曆才子  
接跡而起敷詞益工而氣或不逮元和以後律體屢變其  
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出常情之外雖不足鳴大雅之林  
亦可謂一倡三歎至宋律則又晚唐之濫觴矣雖梅歐蘇  
黃卓然名家較之唐人氣象終別至於元人品格愈下雖  
有虞陽揭范亦不能力挽頹波蓋風氣使然不可強也况  
詩家此體最難求其神合氣完代不數人人不數首雖不  
敢妄分優劣而優劣自見矣揭范一作范揭

詩法萃編

卷十 師友詩傳錄

三

問五古句法宜宗何人從何人入手簡易

王答古詩十九首如天衣無縫不可學已陶淵明純任真

率自寫胸臆亦不易學六朝則二謝鮑照何遜唐人則張

曲江章蘇州數家庶可宗法印芳按何遜卑弱非鮑謝敵手豈可相提並論舉以為法

張厯友答五言之至者其惟十九首乎其次則兩漢諸家

及鮑明遠陶彭澤駸駸乎古人矣子建健哉而傷於麗然

抑五言聖境矣章蘇州其後勁也陳子昂遁入道書矣

張蕭亭答漢魏古詩如無縫天衣未易摹擬六朝綺靡實

鮮佳篇故昔人謂當取材於選取法於唐宋文公謂學詩

當從韋柳入門愚謂不盡然盛唐詩或高或古或深或厚  
或長或雄渾或飄逸或悲壯或淒婉皆可師法當就筆性  
所近學之方易於見長嚴滄浪云入門須正立志須高行  
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  
問竹枝柳枝自與絕句不同而竹枝柳枝亦有分別請問  
其詳

王答竹枝泛詠風土柳枝專詠楊柳此其異也南宋葉水  
心又辨為橋枝詞而和者尙少

張厯友答竹枝本出巴渝唐貞元中劉夢得在沅湘以其

詩法萃編

卷十 師友詩傳錄

古

地俚歌鄙陋乃作新詞九章教里中兒歌之其詞稍以文

語緣諸俚俗若太加文藻則非本色矣世所傳白帝城頭

以下九章是也嗣後擅其長者有楊廉夫馬後人一切譜

風土者皆沿其體若柳枝詞始於白香山楊柳枝一曲蓋

本六朝之折楊柳歌辭也其聲情之儂利輕雋與竹枝大

同小異與七絕微分亦歌謠之一體也竹枝柳枝詞詳見

詞統

張蕭亭答竹枝柳枝其語度與絕句無異但於句末隨加

竹枝柳枝等語因卽其語以名其詞音節無分別也

問七言長短句波瀾卷舒何以得合法

王答七言長短句唐人惟李太白多有之李滄溟謂其英雄欺人者是也或有句雜騷體者總不必學乃為大雅

張歷友答按長短句本無定法惟以浩落感慨之致卷舒其閒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因自然之波瀾以為波瀾易所云風行水上渙乃天下之大文也要在熟讀古人詩涵泳而自得之耳昔人云法在心頭泥古則失是已然而起伏頓挫亦有自然之節奏在

張蕭亭答七言長篇宜富麗宜峭絕而詞不冗波瀾要宏

詩法萃編

卷下

師友詩傳錄

七

開陡起陡止一層不了又起一層卷舒要如意警拔而無鋪敘之跡又要徘徊回顧不失題面此其大略也如柏梁詩人各言一事全不相屬讀之而氣貫貫串此自然之妙得此可以為法若短篇詞短而氣欲長聲急而意欲有餘斯為得之長篇如王摩詰老將行短篇如王子安滕王閣最有法度

問七古平韻仄韻句法同否

王答七言古平仄相間換韻者多用對仗閒似律句無妨若平韻到底者斷不可雜以律句大抵通篇平韻貴飛揚

通篇仄韻貴矯健皆要頓挫切忌平行

張歷友答七古平韻上句第五字宜用仄字以抑之也下句第五字宜用平字以揚之也仄韻上句第五字宜用平字以抑之也下句第五字宜用仄字以揚之也七言古大約以第五字為關捩猶五言古大約以第三字為關捩彼俗所云一三五不論不惟不可以言近體而亦不可以言古體也安得謂古詩不拘平仄而可任意用字乎故愚謂古詩尤不可一字輕下也

張蕭亭答詩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此所謂句法也以氣

詩法萃編

卷下

師友詩傳錄

七

韻清高深渺者佳以格力雅健雄深者勝故甯律不諧而不得使句弱甯用字不工而不可使語俗七言第五字要響所謂響者致力處也愚竊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皆響又何分平仄哉

問七古換韻法

王答此法起於陳隋初唐四傑輩沿之盛唐王右丞高常侍李東川尚然李杜始大變其格大約首尾腰腹須銖兩勻稱勿頭重脚輕脚重頭輕乃善  
張歷友答初唐或用八句一換韻或用四句一換韻然四

句換韻其正也此自從三百篇來亦非始於唐人若一韻到底則盛唐以後寢多矣四句換韻更以四平四仄相開爲正平韻換平仄韻換仄必不叶也

張蕭亭答或八句一韻或四句一韻或兩句一韻必多寡勻停平仄遞用方爲得體亦有平仍換平仄仍換仄者古人實不盡拘亦有追篇一韻末二句獨換一韻者雖是古法宋人尤多

問五古亦可換韻否如可換韻其法何如

王答五言古亦可換韻如古西洲曲之類唐李太白多有

詩法萃編卷十 師友詩傳錄

七

張慙友答五言換韻十九首中已有然四句一換韻者當以西洲曲爲宗此曲係梁祖蕭衍所作而詩歸誤入晉無名氏不知何據也

張蕭亭答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生年不滿百皆換韻魏文帝雜詩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曹子建去去勿復道沈憂令人老皆末二句換韻不勝屈指一韻氣雖矯健換韻意方委曲有轉句卽換者有承句方換者水到渠成無定法也要之用過韻不宜重用嫌韻不宜聯用

也

問字中五音何以分別古人作詩原以爲歌誦其宮商角徵羽乃其旨要如有不叶終未合法宜於何書探討

王答詩但論平仄清濁詩餘亦然惟元人曲則辨五音故有中州韻中原韻之別

張慙友答古人作詩動叶律呂今人但求工於字句可耳若必欲動叶律呂而其詞不工亦無用處不知五音之精微不過於等攝門法通廣局狹處辨之此是識字學問與

詩歌古文詞無甚關切若作詞曲分四聲爲三音則非精

詩法萃編卷十 師友詩傳錄

六

於九宮十三調者不能若但作詩與詩餘卽陰平陽平亦可不計況五音乎蓋五音之學原於五行通於五味發於五臟叶於唇舌齒喉齶之間其門法多端又有濁聲法以盡四聲之變非數言可盡愚實未暇問津夫亦謂雕蟲小技抑壯夫所不爲矣

張蕭亭答五音分於清濁清濁出於喉齒牙舌唇如公噴貢穀喉音屬宮之宮中腫眾祝齒音屬宮之商恩惚詭簇牙音屬宮之角東董凍篤舌音屬宮之徵蒙蒙夢木唇音屬宮之羽此其一隅也清濁分而五音自判矣今人作詩

但論平仄而抑揚清濁多所不講似亦非是試述一例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飽飯二字皆仄轉作飯飽黃昏二字皆平轉作昏黃則不諧矣雖然三百篇而後未必盡被管絃但求寫意興而已故甯使音律不叶勿使詞意不工此杜律之所以多拗體也不特詩爲然傳奇之曲乃必用之謳歌者湯若士先生四夢多不合譜有改其牡丹亭以叶音律者先生題詩曰醉漢瓊筵風味殊道仙鐵笛海雲孤縱饒割就時人景終愧王維舊雪圖此亦可作一證

詩法萃編

卷十

師友詩傳錄

九

問律古丑七言中最不宜用字句若何

王答凡粗字纖字俗字皆不可用詞曲字面尤忌卽如杜子美詩紅綻雨肥梅一句中便有一字纖俗不可以其大家而概法之

張歷友答詩雅道也擇其言尤雅者爲之可耳而一切涉纖涉巧涉淺涉俚涉佻涉詭涉淫涉靡者戒之如避醜毒可也然則如之何曰麗以則屏溫入又放韓致堯其庶幾乎

張蕭亭答王敬美先生曰律詩句有不可入古者古詩字

有必不可爲律者又曰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雜至苦心摹倣時隔一塵卽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縱極排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惟詩亦然況鄙俗之言不與之語乎

問七言五句古六句古其法若何

王答七言五句起於杜子美之曲江蕭條秋氣高也昔人謂貴詞明意盡愚謂貴矯健有短兵相接之勢乃佳

詩法萃編

卷十

師友詩傳錄

十

張歷友答古體之限句非古也然七言五句者漢昭帝淋池歌是也六句者古皇娥歌是也要只以簡古爲主此外無法矣然皇娥歌或以爲後代擬作亦在然疑之間耳張蕭亭答七言五句或第四句既合之後復拖一句掉轉使餘韻條然或二三句雙承第四句方轉以取第五句之勢中間似當如律法前後起結三四兩句如律中兩聯總之宜孤峭中有悠揚之致

問五言六句古作法五言亦有五句古否

王答五言短古詩昔人謂貴詞簡味長不可明白說盡楊

仲宏曰五言短古只是選詩首尾四句所以含蓄無限  
張厯友答五言六句古齊梁間多片之唐人劉文房龍門  
八詠亦善此體然幾於半律矣特以其參用仄韻故亦仍  
爲古體大約中聯用對句前後作起結平韻仄韻皆可用  
也五言古五句體惟劉宋前溪歌爲然其詞曰黃葛結蒙  
龍生在洛溪邊花落逐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此  
詩頗爲創格妙有餘韻或以爲車騎將軍沈充所作舞曲  
也

張蕭亭答五言長篇宜富而贍短篇宜清婉而意有餘五

詩法萃編

卷十

師友詩傳錄

三

句樂府閒有似無定體與會所至無不可也

問秦漢風味與三唐何如

王答秦詩具於詩之秦風漢人蘇武李陵枚乘傅毅之作  
去國風未遠六代惟陶彭澤三唐惟韋蘇州二公可以企  
及

張厯友答秦詩所傳者不多皆古逸歌謠耳漢人詩風味  
醜茂高渾中具見淡泊豈唐人所能徑造然唐人詩有過  
於六朝者有不及六朝者風格一正絕去淫哇此所以過  
也若中晚而下氣體漸薄漸削則又不及六朝之濃且厚

矣六朝尙不及何況兩漢

張蕭亭答高廷禮曰詩自三百篇以降漢魏質過於文六  
朝華浮於實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惟唐爲然李本甯  
曰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  
渤尾閭矣將安所益乎由二公之言觀之時代不同風氣  
自變苟法嚴而辭諧意貫而語秀皆爲絕倡未可以先後  
論也

師友詩傳錄一卷郎梅谿記其所受於王張三先生之  
詩法也一人問三人答各抒所見可爲後學導引者十

詩法萃編

卷十

師友詩傳錄

三

有八九蕭亭諸說皆平允顧其閒有所答非所問者如  
問長短句而答以七古長篇問古樂府而答以古詩十  
九首此類殊欠分曉厯友所答有極透徹者亦有極偏  
僻者如云古詩不可一字輕下五古以第三字爲關樞  
七古以第五字爲關樞其論平仄韻七古上句抑揚之  
法並確而精又論唐人五古云世無印板詩格唐詩各  
自成家正以不依傍古人爲妙可謂明通而論七古謂  
昌谷溫李盧全馬異純乎鬼魅世界既厚誣長吉飛卿  
義山卽貶盧馬亦過當矣又論樂府不及阮亭之洞悉

利病胸有把握徒見近代李滄溟輩摹古之失因而懲  
羹吹齏固執偏見謂樂府必不可擬古今擬者皆東家  
施捧心伎爾然則曹氏父子之擬漢人胡遠太白之擬  
漢魏以下昌黎之擬兩周琴操亦皆東施捧心乎此真  
坐井觀天之見也阮亭答語皆簡當然亦有紕繆處太  
白長短句學古樂府而參以騷體恢張變化遂擅千古  
之奇阮亭引滄溟語謂其英雄欺人且云或有句雜騷  
體者總不必學乃爲大雅此等議論正與厯友同一紕  
繆竊恐迷誤後學故指其瑕而附書之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

卷十

師友詩傳錄

三

詩法萃編卷十下終



詩法萃編卷十一

古夫子亭詩問一作師友詩傳續錄

長山劉大勤問

新城王士正答

石屏許印芳麟篆校刊

問

蕭亭先生嘗以平中清濁仄中抑揚見示究未能領會

答

清濁如通同清情四字通清為清同情為濁仄中如入聲

詩法萃編卷十一古夫子亭詩問

有近平近上近去等字須相間用之乃有抑揚抗墜之妙

古人所謂一片宮商也

問

五言古七言古章法不同如何

答

章法未有不同者但五言著議論不得用才氣馳騁不得

七言則須波瀾壯澗頓挫激昂大開大闔耳

問

嘗見批袁宣四先生詩謂七古一韻到底者第五字須平

此定何耶抑不盡然耶

答

一韻到底第五字須平聲者恐句弱似律句耳大抵七古句法字法須撐得住拓得開熟看杜韓蘇三家自得之

問

古詩以音節為頓挫此語屢聞命矣終未得其解

答

此須神會以粗迹求之如一連二句皆用韻則文勢排宕即此可以類推熟子美子瞻二家自了然矣專為七古而

詩法萃編卷十一古夫子亭詩問

發

問

唐賢三昧集序羚羊挂角云云即音流絃外之旨否間有議論痛快或以序事體為詩者與此相妨否

答

嚴儀卿所謂如鏡中花如水中月如水中鹽味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皆以禪喻詩內典所云不即不離不粘不脫曹洞宗所云參活句是也熟看拙選唐賢三昧集自知之矣至於議論敘事自別是一體故僕嘗三五七言詩有二

體田園邱壑當學陶韋鋪敘感慨當學杜子美北征等篇也

問

律詩論起承轉合之法否

答

勿論古文今文古今體詩皆離此四字不可

問

律詩中二聯必應分情與景耶抑可不拘耶

答

詩法萃編卷十一古夫于亭詩問

三

不論者非拘泥者亦非大概二聯中須有次第有開闔

問

律中起句易涉於平宜用何法

答

古人謂玄暉工於發端如宣城集中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是何等氣魄唐人起句尤多警策如王摩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之類未易枚舉杜子美尤多

問

謝茂秦論絕句之法首句當如爆竹斬然而斷古人之作

亦有不盡然者何也

答

四溟詩說多學究氣愚所不喜此段亦不謂然

問

七言絕五言絕作法不同如何

答

五言絕近於樂府七言絕近於歌行五言難於七言五言最難於渾成故也要皆有一唱三嘆之意乃佳

問

詩法萃編卷十一古夫于亭詩問

四

沈休文所列八病必應忌否

答

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之類一時記不能全須檢書乃可條

答

問

蕭亭先生論詩修辭為要辭佳而意自在其中未達其旨

答

以意為主以辭輔之不可先辭後意

問

樂府何以別於古詩

答

如白頭吟日出東南隅孔雀東南飛等篇是樂府非古詩十九首蘇李錄別是古詩非樂府可以例推

問

唐人樂府何以別於漢魏

答

漢魏樂府高古渾奧不可擬議唐人樂府不一初唐人擬梅花落關山月等古題大概五律耳盛唐如杜子美之新

詩法萃編卷十一 古夫于亭詩問

五

婚無家諸別潼關石壕諸吏李太白之遠別離蜀道難則樂府之變也中唐如韓退之琴操直遡兩周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勅為新樂府亦復自成一體若元楊維禎明李東陽各為新樂府古意浸遠然皆不相蹈襲至于唐人之王昌齡王之渙王建張祜諸絕句楊柳枝水調伊州石州等詞皆可歌也

問

王孟詩假天籟為宮商寄至味於平淡格調諧暢意興自然真有無跡可尋之妙二家亦有互相異處否

答

醫之釋氏王是佛語孟是菩薩語孟詩有寒儉之態不及王詩天然而工為五古不可優劣

問

蕭亭先生曰所云以音節為頓挫者此為第三第五等句而言耳蓋字有抑有揚如平聲為揚入聲為抑去聲為揚上聲為抑凡單句住脚字必錯綜用之方有音節如以入聲為韻第三句或用平聲第五句用上聲第七句或用去聲大約用平聲者多然亦不可泥須相其音節變換用之

詩法萃編卷十一 古夫于亭詩問

六

但不可於入聲韻單句中再用入聲字住脚耳此說足盡音節頓挫之旨否 印芳按七古長篇入聲韻單句亦可用入聲字住脚但不宜多耳平聲做此

答

此說是也然其義不盡於此此亦其一端耳且此語專為七言古詩而發當取唐李杜韓三家宋歐蘇黃陸四家七古諸大篇日吟諷之自得其解

問

又曰每句之間亦必平仄均勻讀之始響亮古詩既異於律其用平仄之法於無定式之中亦有定式否

答

毋論古律正體拗體均有天然音節所謂天籟也唐宋元明諸大家無一字不諧明何李邊徐王李輩亦然袁中郎之流便不了了矣

問

唐賢三昧集所以不登李杜原序中亦有說究未了然

答

王介甫昔選唐百家詩不入者李杜韓三家以三家篇目繁多集又單行故耳

詩法萃編卷十七古夫于亭詩問

七

問

宋詩不如唐者或以氣味厚薄分耶

答

唐詩主情故多蘊藉宋詩主氣故多徑露此其所以不及非關厚薄

問

宋詩多言理唐人不然豈不言理而理趣自在其中歟

答

昔人論詩曰不涉理路不落言詮宋人唯程邵朱諸子為

詩好說理在詩家謂之旁門朱較勝

問

昔人論七言長古作法曰分段曰過脈曰突兀曰樞柱曰讀歎曰再起曰歸題曰送尾此不易之式否

答

此等語皆教初學之法要令知章法耳神龍行空雲霧滅沒鱗鬣隱現豈令人測其首尾哉

問

有以尖岔二字評鍾譚王李者何如

詩法萃編卷十七古夫于亭詩問

八

答

王李自是大方家鍾譚餘分閭位何足比擬然錢牧齋宗伯有言王李以矜氣出之鍾譚以昏氣出之亦是定論

問

詩中用典故死事何以活用

答

昔董侍御玉虬文外遷隴右道龔端毅公鼎學禮部尚書及余輩

賦詩送之董亦有詩留別起句云逐臣西北去河水東南

流初以為常語徐乃悟其用魏主此水東流而朕西上之

語款其用事之妙此所謂活用也

問

鍾嶸詩品云吟咏性情何貴用事白樂天則謂文字須雕藻兩三字文采不得全直致恐傷鄙朴二說孰是

答

仲偉所舉古詩如高臺多悲風明月照積雪清晨登隴首皆善即目羌無故實而妙絕千古若樂天云云亦是而其自為詩却多鄙朴特其風味佳故雖云元輕白俗而終傳於後耳

詩法萃編

卷七

古法于亭詩問

九

問

有謂詩不假修飾苦思者陳去非不以為然引蟾蜍影裡清吟苦舴舻舟中白髮生等句為證二說宜何從

答

苦思自不可少然人各有能有不能要各隨其性之所近不可強同如所謂書檄用枚舉典冊用相如又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牧齋云揮毫對客曹能始閉閣焚香尹子求皆未可以此分優劣也

問

范德機謂律詩第一聯為起第二聯為承第三聯為轉第四聯為合又曰起承轉合四字施之絕句則可施之律詩則未盡然似乎自相矛盾

答

起承轉合章法皆是如此不必拘定第幾聯第幾句也律絕分別亦未前聞

問

作律詩忌用唐以後事其信然歟

答

詩法萃編

卷七

古法于亭詩問

十

自何李王李以來不肯用唐以後事似不必拘泥然六朝以前事用之即多古雅唐宋以下便不盡爾此理亦不可解總之唐宋以後事須擇其尤雅者用之如劉後村七律專好用本朝直是惡道

問

孟襄陽詩昔人稱其格韻雙絕敢問格與韻之別

答

格謂品格韻謂風神

問

少陵詩以經中全句爲詩如病橋云雖多亦奚爲遺問云致遠思恐泥又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之句在少陵無可無不可或且歎爲妙絕苦效不休恐勿流於腐何如

答

以莊易等語入詩始謝康樂昔東坡先生寫杜詩至致遠思恐泥句停筆語人曰此不足學故前輩謂詩用史語易用經語難若丹青二句筆勢排宕亦自不覺耳

問

詩法萃編

卷十一

古夫于亭詩問

十一

羅隱詩雲中鷄犬劉安過月下笙歌煬帝歸人謂之見鬼

詩然歎

答

二句最劣此雖詭語亦定論也

問

詩有平仄字一句純用而音節自諧者如桃花梨花參差

開有客有客字子美此遵何法

甲芳按全平全仄之句總以句法渾成調法諧暢爲

人格桃花句乃唐人崔魯詩有客句老杜詩楊升菴引之爲式此書舉問二詩皆七言句而漁洋答以五言亦乖舛矣

答

五平五仄體自昔有之頗近遊戲甲芳按五平五仄法何詩之中可用一句兩句耳五平五仄則可純用其體聯綴成章昔人擬作亦有佳篇游戲之說未盡然也

問

右丞鹿柴木蘭柴諸絕自極淡遠不知移向他題亦可用

柴向皆否俗作寒

答

摩詰詩如參曹洞禪不犯正位須參活句然鈍根人學渠不得

詩法萃編

卷十一

古夫于亭詩問

十一

問

荆公謂漢人語仍以漢人語對用異代則不類此定式否

答

在大家無所不可非定式亦非確論也如以左氏國語檀弓國策語對漢人語何不可之有推之魏晉已下皆然古人又謂經語對經史語對史語差有理

問

詩中用古人及數目病其過多若偶一用之亦謂之典鬼簿筭博士耶

答

唐詩如故鄉七十五長亭紅蘭四百九十橋皆妙雖筭博  
士何妨但勿呆想耳所云典鬼簿乃忌堆垛高手驅使則  
不覺也

問

太白送羽林陶將軍詩蕭亭先生謂古有六句律體疑此  
即是而諸選皆入七言古中何也

答

六句律體於古有之升菴先生撰六朝律體記曾載之今  
詩法萃編卷十一古夫于亭詩問  
非  
記憶不真矣

問

六朝清平調本是樂府而諸選皆入七言絕句何也

答

如右丞渭城朝雨亦絕句也當時名士之詩多取作樂府  
歌之中晚間如伊州石州涼州楊柳枝蓋羅絳穆護砂等  
亦皆絕句耳

問

短歌行長歌行似非以句之多寡論

答

又有滿歌行豔歌何嘗行之屬當時命名之旨即吳兢解  
題亦不能盡通曉更有長歌續短歌之名皆非以詞之繁  
簡也三曹樂府多以起句首二字命題如惟漢十四世所  
任誠不良即名唯漢行是也

問

七言古用仄韻用平韻其法度不同何如

答

七言古凡一韻到底者其法度悉同如仄韻詩單句末一  
詩法萃編卷十一古夫于亭詩問  
十四  
字可平仄間用平韻詩單句末一字忌用平聲若換韻者  
則當別論

問

古詩換韻之法宜何如

答

五古換韻如折梅下西洲一篇可以為法李太白最長於  
此七古則初唐王楊盧駱是一體杜子美又是一體若仿  
初唐體則用排偶律句不妨也

問

古詩忌頭重脚輕之病其詳何如

答

此似為換韻者立說或四句一換或六句一換須首尾腰腹勻稱無他秘也

問

五言忌着議論然則題目有應用議論者只可以七言古行之便不宜用五言體耶

答

亦自看題目何如但五言以蘊藉為主若七言則發揚蹈詩法萃編卷七古夫子亭詩問  
五  
厲無所不可

問

或論絕句之法謂絕者截也須一句一斷特藉斷絲連耳然唐人絕句如打起黃鸝見松下問童子諸作皆順流而下前說似不盡然

答

所謂截句謂或截律詩前四句如後二句對偶者是也或截律詩後四句如起二句對偶者是也非一句一截之謂然此等拘迂之說總無定取今人或竟以絕句為截句尤

鄙俗可笑

問

排律之法何如

答

唐人省試皆用排律本只六韻而止至杜始為長律中唐元白又蔓延至百韻非古也其法則首尾開闔波瀾頓挫八字約略盡之

問

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作法何如

詩法萃編卷七古夫子亭詩問  
六

答

七言排律即唐人作者亦少近人唯見彭少宰羨門賦至百韻

問

排律有多至幾十韻者與短篇作法同否

答

章法一也特短篇波瀾少耳

問

竹枝詞何以別於絕句



答

竹枝詠風土瑣細詠諧皆可入大抵以風趣為主與絕句迥別

問

竹枝與柳枝相類否

答

柳枝專咏柳竹枝泛咏風土竹枝詞古人閒有專咏竹枝乃引柳枝之例然不過偶一見耳非原旨也

問

詩法卷編 朱子古夫于亭詩問

七

五言短古似與五言絕相類但中多二句然則中二句或如律中領聯頸聯應實耶

答

此不必拘

問

有一字至七字或一字至九字詩此舊格耶抑俗體耶

答

格則自昔有之終近遊戲不必措意他如地名人名藥名五音建除等體總無關於風雅一笑置之可矣

問

樂府是就其題直賦其事耶抑借以發已意耶

答

古樂府立題必用一事如琴操亦然後人擬者眾則多借發已意

問

今人作樂府有用其題而絕不與題相照顧者何也

答

古如董逃行與漢末事實更無關涉雁門太守行乃頌洛

詩法卷編 朱子古夫于亭詩問

六

陽令王稚子耳不始今人

問

天馬引天馬行之辨

答

天馬行是琴曲

問

又云鍊句不如鍊字鍊字不如鍊意意何以鍊

答

鍊意或謂安頓章法慘淡經營處耳

即芳按鍊意乃詩文要訣不但安頓章法

意之所在不外情景兩端要貴淨掃陳言從現在境地摹  
寫實情真景實切勿泛濫樸勿華富簡勿繁富勿滯如  
此詢洗不必有意求奇自然無窮出清新久而痕跡融化  
始之鉤深索隱者終則歸於平淡可以自成一家矣鍊意  
要訣大旨是在是  
初學宜知之

問

昔人論詩之格曰所以條達神氣吹噓興趣非音非響能  
誦而得之猶清氣徘徊於幽林遇之可愛微徑迂迴於遙  
翠求之逾深是何物也

答

數語是論詩之趣耳無關於格格必高下論如坡公咏梅

詩法萃編卷十一古夫于亭詩問 九

竹外一枝斜更好高於和靖之時香疎影林又高於季迪  
之雪滿山中月明林下至晚唐之似桃無綠葉辨杏有青  
枝則下劣極矣 印芳按似此二句乃宋人石  
曼卿詩漁洋稱為晚唐誤矣

問

昔人謂韻不必有出處字不必拘來歷其然豈其然

答

杜子美蘇子瞻詩無一字無來歷善押強韻莫如韓退之  
却無一字無出處也

問

虞待制謂詩有十美第二為拋擲何為拋擲

答

亦不解或謂撒脫耳

問

范德機謂廣唐人李淑詩苑六格為十三如一字血脉二  
字貫穿三字棟梁等名目不幾穿鑿乎

答

以上三條皆涉穿鑿說詩不必爾

問

詩法萃編卷十一古夫于亭詩問 十

蘇李詩似可以配十九首論者多以為贗作何也

答

錄別真出蘇李與否亦不可考要不在古詩十九首之下  
其為西漢人作無疑

問

高岑似亦微不同或高優於岑乎

答

唐人齊名如沈宋王孟錢劉元白皮陸皆約略相似唯李  
杜高岑迥別高悲壯而厚岑奇逸而峭鍾伯敬謂高岑詩

如出一手大謬矣

問

王季友詩似晚唐語而所以異於晚唐者何居

答

王季友詩不多在盛唐自是別調亦非諸大家名家之比  
又如篋中諸人皆別調也

問

元人詩亦近晚唐而又似不及晚唐然乎否耶

答

元詩如虞道園便非晚唐所及楊鐵崖時涉温李其小樂  
府亦過晚唐他人與晚唐相出入耳晚唐如温李皮陸杜  
牧馬戴亦未易及

問

明人詩可比何代弇州可比東坡否

答

明詩勝金元才學識三者皆不逮宋而弘正四傑在宋詩  
亦罕其匹至嘉隆七子則有古今之分矣弇州如何比得  
東坡東坡千古一人而已唯律詩不可學

古夫子亭漁洋山人所居之亭也劉君問詩山人答之  
大較平正可以啓迪後學惟謂東坡律詩不可學是乃  
乖辟之見乾隆以來論詩最公允者首推紀曉嵐先生  
其評點前人詩文集多所發明東坡詩集亦有批本集  
中五七律詩佳篇不少儘可奉為師法學者取紀批蘇  
詩讀之自能分別弃取而漁洋之說不足為據矣許印  
芳識

詩法法編卷十一古夫子亭詩問

三

益都趙執信

石屏許印芳麟篆校刊

聲調譜論例 印芳按標題概指全書而所列諸條多論樂府讀者詳之

古樂府須知其題意明其比興使氣味音節皆得古人之致可矣其詩有轉韻一韻長短句近體絕句之不同不可選也須細會之 印芳按樂府各有體制當分別引證發後學何云不可選耶

新樂府皆自製題大都言時事而中含美刺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此詩家真實本領近代名公亡之久矣亦宜全讀不必選也其體同古樂府少近體讀少陵所作自見

漢人歌謠之采入樂府者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多言當世事少陵所作新題樂府題雖異於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紛矣總而言之制詩以協於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為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詠古題六也并少陵之新題樂府而為七古樂府盡此矣唐末有長短句宋有詞金有北曲元

有南曲今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歌皆樂府之餘裔也樂府不難知而今人都不解請具言之太白祖述騷雅下逮梁陳七言無所不包奇之又奇而字字有本諷刺沈切自古未有也後人宜以為法樂府本詞多平美魏晉宋齊樂府取奏多聲牙不可通由樂人於不合宮商者增損其文又或有聲無文聲詞混填至於不可通者非本詩如是也李于鱗乃取晉宋齊隋樂志所載截而句擬之生吞活剝謂之擬樂府而宗子相所作全不可通陳子龍效之讀之使人失笑王阮美論歌行云有奇句奪人魄者直以為

詩法萃編卷七上聲調譜

歌行而不知其為擬古樂府也樂府詞體不一漢人承離騷之後故歌謠多奇詭魏武悲涼慷慨與詩人不同而史志所載亦有平美者班婕妤團扇青青河畔草皆樂府也鍾伯敬承于鱗之說遂謂奇詭聲牙者為樂府平美者為詩至謂古詩某句似樂府樂府某句似古詩謬之極矣古來言樂府者惟宋書最詳整其次則隋書及南齊書晉書樂志不及也郭茂倩樂府詩集為詩而作刪諸家樂志作序甚明白而無遺誤作歌行樂府者不可不讀律詩後譜略採數首不外於前所謂舉一隅也集中所選

雖不盡當要須熟讀以接風騷遠則印芳按古詩全未道及論律詩止此一條凡平聲俱用○仄聲俱用●與律句同者不著筆近體中不拗者亦不著筆印芳按詩句須為圈出初學乃易省覽茲加尖、以分別之聲調前譜

五言古詩印芳按漢魏盛唐人五古可法者多矣此引中唐人為式未免卑陋學者取其論說可也秦越人洞中詠于鶴

扁鵲得字仙處傳是西南峯三平年年山下人下句是律字必平○第三字長見騎白龍上註言凡下句是律之調非亦拗以別律如此非謂此句而此句末也洞門黑無底同律日夜惟雷風三清齋將入時平裁

詩法萃編卷三聲調譜

星兼抱松拗律句○拗在第三字石徑陰且寒平地響知遠鐘古似行山林三外間葉履聲重上句不律下句律此句律底礙更俯身四字仄漸遠晝夜四同時時白蝙蝠律飛入茅衣中三行久路轉窄四靜聞則為律矣水淙淙但願逢一人平自得朝天宮三

總之兩句一聯中斷不得與律詩相亂也

息舟荆溪入陽羨南山遊善權寺呈李功曹羊士謩結纜蘭渚曉紫崑平上仄連岡晏溫值初霽二四平○仄得此句去繞山河長三獻歲冰雪盡細仄在律詩泉在則為失調

路傍行披松杉四入激瀾橫石梁層閣表精廬律飛費切雲翔冲襟得高步清眺極遠三方潭嶂積仄佳氣蕙英多平早芳二句律中拗具觀澤仄國秀重使春心傷三念蓮平煩平促塗與澤國句榮利驚隙光勉君脫冠意共匿無何平鄉三平○印芳按前引平韻詩此又引平韻而仄韻詩全不引證豈教人專學平韻耶

七言古詩印芳按七古當引漢唐為式此引蘇詩又皆平韻到底者偏辟太甚學者節取其說可也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再次前韻為謝蘇軾

朱顏發過如春醅胸中黎棗初未栽丹砂未易掃白髮赤松卻欲參黃梅寒溪本自遠公社拗律白蓮翠竹依崔嵬

詩法萃編卷三聲調譜

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發如五臺飲泉鑑面得真意亦律坐視萬物皆浮埃欲收暮景返田里亦拗逆溯江水窮離堆還朝豈獨羞老病自歎才盡傾空壘諸公渠渠若夏屋吞吐風月清隅隈我如廢井久不食古甃缺落生陰苔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寒光開遙知二月春江闊律雪浪倒捲雲峯摧石中無聲水亦靜云何解轉空山雷欲就諸公評此句律要識憂喜何從來願求南宗一勺水往與屈賈滿餘哀和蔣夔寄茶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第五字平第六字仄扁舟渡江適吳越。此字不可三年飲食窮芳鮮。此三字平第四字必仄

以救之此法人多不知。金盞玉膾飯炊雪。此四字必仄海螯江柱初脫泉。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浮輕圓。自從捨舟入東武。沃野便到桑麻川。翦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

盤筵廚中蒸粟埋飯甕。大杓更取酸生涎。拓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故人猶作舊眼看。謂我好尚如當年。

沙谿北苑強分別。拗水脚一線爭誰先。清詩兩幅寄千里。上句雖不論亦宜少拗乃健。此正謂第五字拗也紫金百餅費萬錢。即六字獨令

末一字吟哦烹噉兩奇絕。律只恐偷乞煩封纒。老妻稚子不知愛。律一半已入薑鹽煎。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媿妍。知君窮旅不自釋。因詩此二字寄謝聊相鐫。

樂詞印芳按秋谷論例謂樂府不可選而此。樂詞卻選入且獨選長吉數首殊不可解。

正月李賀。上樓迎春新春歸。六字皆平暗黃著柳宮漏仄。遲薄薄淡露弄野。六字皆仄第七字用平。寒綠幽風生。平短絲。律句第五字用平

叶以錦牀曉卧玉肌冷。露臉未開。平對朝暝。官衙柳

帶不字堪折。蚤晚菖蒲勝縮結。

三月。東方風來滿眼春。花城柳暗愁煞人。複宮深凝竹風起。新翠舞衿淨如水。光風轉蕙百。拗餘里暖霧驅雲撲天地。軍妝宮妓掃。拗蛾淺搖搖錦旗。夾城暖曲水飄香去不歸。梨花落盡成秋苑。此二句亦宜少拗乃健。謂二句俱律也

五月。雕玉押簾額。輕縠籠虛門。井汲鉛華水。律扇織鴛鴦紋。三迴雪舞涼殿。甘露洗空綠。第一句同此二句皆拗律也羅袖從徊翔。平

香汗滴寶粟。七月。星依雲落冷。句露滴盤中。句。三好花生木末。律衰蕙愁空。句。圓。三平。第三字。夜天如玉砌。池葉極青錢。二句僅厭舞

九。衫薄稍知花。句。簾寒。句。曉風何拂拂。律北斗光闌干。

離宮散螢天似水。竹黃池冷芙蓉死。律月綴金鋪光脈脈。涼院虛庭空淡白。二句亦律露華飛飛風草草。翠錦斑爛滿層道。拗雞人罷唱曉。瓊瓏鴉曉金井下疏桐。二句亦律

詩法萃編卷三聲調譜

十月

玉壺銀箭稍難傾，律缸花夜笑疑幽明，碎霜斜舞上羅幕。  
燭龍兩行照飛閣，珠幃怨臥不成眠。律金鳳刺衣著體寒。  
第五字仄與長眉對月關，律律

五言律詩印芳按五律專引晚唐人為式，亦是僻見未化其論說有可取者不可廢也。

句溪夏日送盧霽秀才歸王屋山將欲赴舉杜牧

野店正宜平，分泊繭蠶初。宜仄而平第一引絲，第三字亦可不救。宜平行人碧溪渡，宜仄拗句。第四字拗。今人不繫馬綠楊枝，宜平而平。第五字拗。論者非繫馬綠楊枝，宜平而平。第五字拗。論者非繫馬綠楊枝，宜平而平。第五字拗。

詩法萃編卷上聲調譜

妙悠悠心此字必平所期此必不可不救因上句第三第

三字平聲救之否則落調四字皆當平而反仄必以此第  
矣上句仄仄平仄亦同秋山念君別拗同第惆悵桂花  
時印芳按上句五仄下句不救者  
古人每有之不得斥為落調也  
落花李商隱

高閣客竟去拗句小園花此字拗亂飛此二句同前參差連。  
曲陌迢遞送斜暉，腸斷未忍掃同起眼此字穿仍欲歸同  
句芳心向春盡同前第三所得是沾衣句第七句

平平仄仄仄下句仄仄平平律詩常用若仄半仄仄  
仄則為落調矣蓋下有三仄上必有二平也印芳按仄

亦是拗律古人律詩每有此調未為失也

律詩平平仄仄平第二句之正格若仄平平仄平變而

仍律者也即仄平仄仄平則古詩句矣此格人多不

知者由一三五不論語誤之也印芳按此說的確世

七言不過於五言上加平平仄仄耳拗處總在第五第

六字上七言之五六字即五言之三四字可以類推

起句第二字仄第四字平者如仄仄平平仄或平仄平

平仄或平仄仄平平俱可若平仄平仄仄則古詩句矣

印芳按平仄仄平平謂起便押韻者原文不著明未免

鶻突至於平仄平仄仄亦是拗律句稱為古詩誤矣

詩法萃編卷上聲調譜

起句仄仄仄平仄或平仄仄平仄唐人亦有此調但下

句必須用三平或四平如仄平平平仄平

上句第三字平下句第三字可仄若上句第三字仄下

句第三字斷宜平此在首聯唐人亦有不拘者若二聯

則必不容不嚴矣印芳按唐人首聯二聯皆有不

聲調後譜

五言古詩印芳按此引盛唐人平仄韻詩為式足補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塔岑參

塔勢如湧出拗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

塔勢如湧出拗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

元。厭。神。州。句。峙。嶽。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五。七。層。摩。蒼。穹。下。  
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湊。爭。朝。東。青。槐。夾。  
馳。道。句。宮。觀。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  
原。上。萬。古。青。濛。濛。淨。理。了。可。悟。五。勝。因。夙。所。宗。勅。誓。將。挂。  
冠。去。覺。道。資。無。窮。結。四。句。文。選。體。印。芳。按。勝。因。句。乃。古。  
無。一。聯。是。律。者。平。韻。古。體。以。此。為。式。前。譜。中。亦。具。矣。

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王。維。

秋。色。有。佳。興。况。君。池。上。開。起。二。句。在。律。詩。中。則。為。悠。悠。西。  
林。下。自。識。門。前。山。千。里。橫。黛。色。數。峯。出。雲。閒。嵯。峨。對。秦。國。

詩。法。萃。編。卷。三。聲。調。講。

勅。律。合。沓。藏。荆。關。殘。雨。斜。日。照。夕。嵐。飛。鳥。還。勅。律。故。人。今。

尙。爾。歎。息。此。頽。顏。末。二。句。入。律。盛。唐。人。時。有。亦。黏。勅。律。句。調。也。

青。谿。

言。入。黃。花。川。每。逐。青。谿。水。句。隨。山。將。萬。轉。句。趨。途。不。無。百。

里。句。聲。喧。亂。石。中。色。靜。深。松。裏。二。句。濛。濛。汎。菱。荷。勅。律。澄。

澄。映。葭。葦。句。我。心。素。已。閒。清。川。淡。如。此。勅。律。請。留。盤。石。

上。律。句。上。字。仄。合。垂。釣。將。已。矣。下。句。便。非。律。體。

近。體。有。用。仄。韻。者。仄。韻。古。詩。卻。自。不。同。只。在。黏。聯。及。上。句。落。字。中。細。玩。之。

秋。登。萬。山。寄。張。五。五。浩。然。

北。山。白。雲。裏。我。心。素。已。閒。并。此。隱。者。自。怡。悅。勅。律。相。望。試。

登。高。句。心。隨。雁。飛。滅。句。愁。因。薄。暮。起。仄。字。此。句。落。字。

調。興。是。清。秋。發。句。時。見。歸。村。人。平。沙。渡。頭。歇。勅。律。天。邊。樹。

若。薺。仄。字。第。三。字。用。仄。亦。江。畔。洲。如。月。律。句。正。以。上。句。

清。秋。句。同。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末。二。句。入。律。

平。平。仄。平。仄。為。勅。律。句。乃。仄。韻。古。詩。下。句。之。正。調。也。

夏。日。南。亭。懷。辛。大。山。光。忽。西。落。第。五。池。月。漸。東。上。散。髮。乘。夜。涼。開。軒。臥。閒。傲。

詩。法。萃。編。卷。三。聲。調。講。

同。起。句。俱。荷。風。送。香。氣。第。五。字。仄。竹。露。滴。清。響。第。三。字。仄。

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感。此。懷。故。人。中。宵。勞。夢。想。句。律。

開。元。天。寶。之。間。鉅。公。大。手。頗。尙。不。循。沈。宋。之。格。至。中。唐。

以。後。詩。賦。試。帖。日。嚴。古。近。體。遂。判。不。相。入。然。盛。唐。諸。公。

詩。亦。無。四。句。純。律。者。今。人。不。得。藉。口。也。印。芳。按。盛。唐。人。

者。往。往。有。之。四。句。用。勑。律。上。下。相。黏。者。尤。夥。後。人。卻。

不。得。藉。口。實。此。語。謂。無。四。句。純。律。者。亦。謬。說。也。

七。言。詩。印。芳。按。此。引。唐。詩。為。式。較。勝。前。諸。惟。內。有。

扶。風。豪。士。歌。李。白。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句。古。



白骨相撐如亂麻。辭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  
東方日出曉。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  
醉扶風。豪士家。將轉韻處。微入律。參之。第扶風豪士天。  
下奇。平韻。仍用。意氣相傾山可移。拗律。作人不倚將軍勢。  
飲酒豈願尚書期。雕盤綺食會眾客。吳歌越舞香風吹。原  
嘗春陵六國時。參之。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  
明日報恩知是誰。二句近律。然音調妙絕。參。撫長劍。一揚  
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脫我帽向君笑。忽二短句。飲君酒。爲  
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拗律。橋邊黃石知我心。結以張良

詩法萃編 卷五 聲調譜  
相屬

此歌行之極則。神變不可方物矣。印芳按太白歌行最  
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燭照。通首在此山水壁畫歌。  
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情。洪波洶湧山崢嶸。皎  
若丹邱隔海望。赤城九字句。只以光中乍喜嵐氣。仄  
減。謂逢山陰晴。四字後雪迴溪碧流寂。無喧又如秦人月。  
下窺桃源。調法見了然不覺清心魂。疊韻祇將暈嶂鳴秋  
猿。與君對此歡未。仄歇。放歌行吟達明發。完韻卻願海客  
揚雲帆。便欲因之向瀛渤。拗律

末句亦是仄韻。七言古詩正調與五言同。  
夢遊天姥吟留別。印芳按此篇全是雜  
海客談瀛洲。烟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  
可觀。元觀此可知轉韻。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  
城。天台四萬八千丈。拗律。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  
夢吳越。拗律。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  
溪。謝公宿處今何在。淥水蕩漾清猿嘯。脚著謝公屐。  
身登青雲梯。五平。半壁見海日。五仄。空中聞天雞。五  
千巖萬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

詩法萃編 卷五 聲調譜  
上

慄深林兮驚層巖。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  
靂。邱壘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六字句四字青冥浩蕩  
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  
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迴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  
魄動。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此四  
六言若非下句用。世間行樂亦如此。拗律古來萬事東流  
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字  
俱妙訪名山。多一句用韻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  
不得開心顏。甚妙甚味之

樂遊園歌杜甫。印芳按以下引杜詩皆七古專體有轉韻者有不轉韻者宜分辨之。

樂遊古園翠森爽。煙絲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

秦川對酒平如掌。二句律。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律。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句律。閭闔晴

開。蕩蕩。字妙。曲江翠幕排銀榜。句律。拂水低徊舞袖綠。雲清切。歌聲上。律。詩。卻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

數莖白髮那拋得。句律。百罰深盃亦不辭。句律。絕妙。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

蒼茫自詠詩。二句律。印芳按那字作何字解者古人所用平聲。此詩數莖句乃律調非拗調也。

詩法萃編卷三

漢陂行在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漢陂。天地黯慘忽異

色。六。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句律。事殊興

極憂思。集。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二句律。主

火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散亂棹謳發絲管

調。秋空翠來。二句拗。沈竿續蔓深莫測。菱荷花淨如拭

物。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二句律。半陂已

南。純浸山動影。窈窕冲融開。此處平下。船舷暝戛雲際寺。

水面月出。蓋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羣龍趨。湘

水。面。月。出。蓋。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羣。龍。趨。湘

水。面。月。出。蓋。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羣。龍。趨。湘

如漢女出歌舞。句律。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二句律。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已盡轉韻之格調矣。印芳按七古轉韻變化因心此詩調後幅平韻換平末四句兩句一換稍見奇變轉韻格調於此得其大概何云已盡耶

丹青引

將軍魏武之子孫。于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

采風流今尚存。少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

右軍。少。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

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句律。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

筆開生面。句律。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

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句律。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

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句律。迴立閭闔生長風。詔謂

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

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轉韻句要緊

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半律句。以第一

弟子韓幹早入室。六亦能畫馬窮殊相。半律。幹惟畫肉不

畫骨。六忍使驂驪氣凋喪。句律。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

畫骨。六。忍。使。驂。驪。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

畫骨。六。忍。使。驂。驪。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

畫骨。六。忍。使。驂。驪。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

士亦寫真。即今飄泊干戈際。律屢覩尋常行。平最路人。律  
劫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  
劫終日坎壈纏其身。篇中貌字皆讀莫。描寫形狀也。  
劫結句看字。若讀平聲。即是古調。

寄韓諫議注

今我不樂。思。苦。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娟。娟。隔。秋。水。濯。  
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玉。京。  
羣。帝。集。北。斗。或。騎。鸞。騎。鳳。凰。芙。蓉。旌。旗。煙。霧。樂。影。動。倒。  
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暈羽。人。稀。少。不。在。旁。似。聞。昨。  
者。赤。松。子。劫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落字。  
用平。

詩法萃編

卷三 聲調譜

五

八

律。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豈。敢。色。難。腥。腐。餐。楓。  
香。周。南。留。滯。古。所。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為。平聲。  
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通篇。  
平韻不轉格。妙不板排。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韓愈。印芳按。七古平  
體。眾人聯句者。漢武帝柏梁臺詩是也。一人成篇者。  
魏文帝燕歌行是也。世人概指為柏梁體。其義亦通。  
昌黎此詩。係柏梁體與七古專體不同。秋  
谷引入七古中。漫無分別。未免雜亂矣。

皇甫補官古責渾。時當元冬。澤乾源山。狂谷很相吐吞風。  
怒不休。何軒軒。擺磨出火。以自燔。有聲夜中驚。莫原天跳。

地。踔。顛。乾。坤。赫。赫。上。照。龍。崖。根。截。然。高。周。燒。四。垣。神。焦。鬼。  
爛。無。逃。門。三。光。弛。墮。不。復。噉。虎。熊。麋。豬。逮。猴。獾。水。龍。鼉。龜。  
魚。與。龍。鴉。鴟。鵂。鷹。雉。鴟。鴞。燄。飛。奔。祝。融。告。休。酌。  
卑。尊。錯。陳。齊。去聲。玫。闕。華。園。芙。蓉。披。猖。寒。鮮。繁。千。鐘。萬。鼓。咽。  
耳。喧。攢。雜。啾。噉。沸。騰。填。形。幢。絳。旃。紫。纛。旛。炎。官。熱。屬。朱。冠。  
禪。髻。其。肉。皮。通。陛。饜。積。胸。垤。腹。車。掀。輾。緝。顏。鞅。股。豹。兩。鞬。  
霞。車。虹。勒。日。轂。輻。丹。裝。縵。蓋。緋。繡。帑。紅。帷。赤。幕。羅。帳。騰。盃。  
池。波。風。肉。陵。屯。鈐。劄。巨。壑。頽。黎。盆。豆。登。五。山。瀉。四。罇。照。照。  
醕。醕。笑。語。言。雷。公。擘。山。海。水。翻。齒。牙。嚼。齧。舌。腭。反。電。光。礮。

詩法萃編

卷三 聲調譜

六

九

禪。賴。日。暖。項。冥。收。威。避。元。根。斥。棄。輿。馬。背。厥。孫。縮。身。潛。喘。  
拳。肩。跟。君。臣。相。憐。加。愛。恩。命。黑。螭。偵。焚。其。元。天。關。悠。悠。不。  
可。援。夢。通。上。帝。血。面。論。側。身。欲。進。叱。於。閻。律帝。賜。九。河。湔。  
涕。痕。劫律。又。詔。巫。陽。反。其。魂。徐。命。之。前。問。何。冤。火。行。於。冬。  
古。所。存。我。如。禁。之。絕。其。殮。女。丁。婦。王。傳。世。婚。一。朝。結。讎。奈。  
後。昆。時。行。當。反。慎。藏。存。律視。桃。著。花。可。小。壽。月。及。申。酉。利。  
復。怨。助。汝。五。龍。及。九。鯤。溺。厥。邑。囚。之。崑。崙。皇。甫。作。詩。止。睡。  
昏。辭。誇。出。真。遂。上。焚。要。子。和。增。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  
古詩平韻句法。盡於此中矣。柏梁句句用韻。雜律句其。

中猶不用韻之句偶入律調下句救之也。印芳按此謂句用韻中有雜用律句者必參以古句方不失調亦如不用韻者偶入律調上下以古句救之也原文吐屬不

此篇各種句法俱備然中有數句雖是古體止可用於柏梁至於尋常古詩斷不可用轉韻尤不可用用之則失調當細辨之如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是也又如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以其乖於音節耳。印芳按此說禁人用下四平詳考古羅中義山之詠神聖功書之神一人全集偶有一二句宋詩亦然足見秋谷此說確當不易後學宜遵守之

詩法萃編

卷五

律調

七

石鼓歌

張○生○手○持○石○鼓○文○起句不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  
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後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  
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  
萬○里○禽○獸○皆○遮○羅○鑄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懸岷峨從  
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神  
守○護○煩○搗○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  
密○讀○難○曉○拗律字○體○不○類○隸○與○駢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  
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眾仙下 珊○瑚○碧○樹○交○枝○柯○金○

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  
編迫無委佗孔子西行不到秦律句 倚披星宿遺羲娥嗟

子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律句  
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左右輔為我量度掘白科濯  
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甄苞席裏可立致十鼓  
祇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部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  
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尙填咽坐見舉國  
來奔波刺苔剔薛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煩大厦深簷與  
仄蓋覆律句 經歷久遠期無它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

詩法萃編

卷五

律調

七

激徒媿嬰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抄日銷月鑠  
就埋沒拗律 六年西顧空吟哦義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尙  
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左介太平  
無事日柄用儒術崇邱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辨口如  
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拗律 嗚呼吾意其蹉跎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與南望愁羣山攢天冤冤凍相映君  
仍寄命於其間秩卑俸薄食口眾豈有酒食開客顏殿前  
羣公賜食罷驂騑踣路驕且閑稱多量少墜我密拗律 豈

念幽桂遺榛菅幾欲犯嚴出薦口第四字平氣象碑元未  
可六攀歸來隕涕掩關卧拗律心之紛亂誰能刪六詩翁  
懔悴刷荒棘拗律清玉刻珮聯玦環脂遮眼卧壯士大  
昭掛壁無由彎乾坤惠施萬物遂獨於數子懷偏慳朝欬  
暮暗不可解我心安得如石頑

押韻強穩開宋人法門

韓碑李商隱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六  
坐法宮中朝平四夷律淮西有賊五十載野狼生羆羆六

詩法萃編卷七聲調譜

九

生七羅平不據山河據平地拗律長戈利矛日可麾帝得聖  
相相日度七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拗律陰  
風慘淡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拗律儀曹外郎載筆隨  
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眾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七  
功無與讓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詞愈  
拜稽上首蹈且舞七金石刻畫臣能為古者世稱平大手  
筆近律此事不繫於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領天  
子頤拗律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  
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

丹墀表口臣愈味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  
斗拗律負以靈鼈盤以螭律相拗句奇意重喻者少護之  
天子言其私長纆百尺我碑倒拗律靈沙大石相磨治公  
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  
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煊赫此字流瀆熙此  
註明第四字必仄以前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  
躋願書萬本誦萬徧口角流沫右手砥傳之七十有二代  
以為封禪王檢明堂基

七言古不轉韻平聲格已盡矣八韻可推印芳按平韻

詩法萃編卷七聲調譜

十

引諸詩已得大抵仄韻七古格調卻有不同處宜  
另講究方見分曉仄韻可推一語未足為據也  
齊梁體印芳按齊梁體乃古詩衰極變為律詩之濫  
觴大雅弗取此譜引詩可為戒不可為法也  
和杜麟臺元志春情沈佺期  
嘉樹滿中園氛氳羅秀色不見不黏仙山雲倚琴空太息  
沈思若在夢緘怨似無憶青春不黏坐南移白日忽西匿  
蛾眉不黏返清鏡閨中不相識末二句古體亦  
宿東亭曉興白居易  
温温土爐火耿耿紗籠燭獨抱一張琴夜入東齋宿折窗  
聲度殘漏此句卻黏不簾影浮初旭頭癢曉梳多眼昏春

睡足負暄簷宇下第五字散步池塘曲南雁去未迴東風  
來何速雪依瓦溝白第五字草繞牆根綠何言不黏萬戶州  
太守常幽獨

若上句末字平及下聯與上聯相黏便是仄韻律詩也

邊笳曲温庭筠

朔管迎秋動末字雕陰雁來早上郡不黏隱黃雲天山吹白  
草嘶馬不黏渡寒積末字朝陽照雪堡江南戍客心門外芙蓉老

晴雲李商隱

詩法萃編 卷三 聲調諸

緩逐煙波起如妬柳絲飄故臨飛閣度欲入迴波銷三榮

歌憐畫扇做景弄柔條更奈天南位牛渚宿殘宵次句與末句上

下不黏只本句調

半格詩印芳按詩名半格原非正體前

小閣閒坐白居易

閣前竹蕭蕭第五字閣下水潺潺律拂簾卷簾坐清風生其

開五字靜聞新蟬鳴遠見飛鳥可平惟此詩此還古體

但有巾掛壁第五字而無客叩關二疏返故里第五四

老歸舊山古句吾亦適所願第五字求閒而得閒後六句齊梁

下黏末字上下諸

五言律詩

今夜鄜州月杜甫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  
霧雲鬢溼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  
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送遠

詩法萃編 卷三 聲調諸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

城四句與前首草木歲月晚五仄字木月二字入聲妙

無調關河霜必平雪清別離已昨日唐後無因見古人情

印芳按世俗談詩妄稱律體忌孤平孤仄看老杜此詩第

七句何嘗不用孤平又如病馬云物微意不淺亦是結句

螢火云幸因腐草出擣衣云亦知成不返皆起調也村雨

云世情只益睡韓昌黎獨釣詩云露排四岸草皆中聯也

登裴秀才小臺作王維

遠林際落日下不見此簷開好客多乘月應門莫上

與諸子登峴山 孟浩然

人事有代謝，四往來成。平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  
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廣陵逢薛八

士有不得志，五五樓樓吳。必楚閒廣陵相遇罷，彭蠡泛舟還。  
檣出江中樹，波連海上山。風帆明日遠，何處更追攀。

與前譜合看盡之矣。印芳按五律拗法不盡於此秋谷之言未足信也

七言律詩

望嶽

詩法萃編

卷上

聲調講

詩法萃編

卷上

聲調講

詩法萃編

卷上

聲調講

詩法萃編

卷上

聲調講

詩法萃編

卷上

聲調講

西嶽峻嶒竦處尊，諸峯羅立如兒孫。安得二安得仙人九節杖，字不黏。拄到玉女洗頭盆。勸車箱人谷無多路，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西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印芳按此詩律拄到句是古調，唐人拗律，前四句每參用古調，秋谷考核未周，見解未確，既引此詩為拗律程式，遂指拄到句為拗句，未免先

前四句拗，後四句諧，正體也。拗律上下句，亦須帶黏。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起句即拗，今俗云必還如何遜在揚州。  
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

為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所思

苦憶荆州醉司馬，同謫官樽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觀字仄，眠字必平，此字救上句，亦救本句。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平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滪頂堆。

第七句本是正黏，因第五句不黏，此句亦不黏矣。

此種詩不可不學，不可專學，不學則無格，專學則滑矣。

印芳按後人學此種詩，徒摹腔調，幾成濫竽，清字是其病根，學者所當深戒也。

小寒食舟中作

詩法萃編

卷上

聲調講

詩法萃編

卷上

聲調講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鶻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閒幔，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

山青萬。此字可仄，第五字仄，上二字必平。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印芳按雲白句第五字仄，第三字又仄，唐宋人以此拗法，未為失調，秋谷之說非通論也。

凡拗律詩無八句純拗者，其中必有諧句，如上四拗，下四諧，上六拗，下二諧，或中間拗，前後諧，若不黏不諧，定是古詩。印芳按此說謬甚，唐人律詩八句皆拗者多矣，盛唐人且多參用古調，詳見予所訂詩譜中。

五言絕句

古怨 孟郊

古怨 孟郊

古怨 孟郊

試妾與君淚、兩處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爲誰死、此四句齊體

送別

丈夫未得意、行行且低眉、素琴復彈會、有知音知、此古絕句  
兩句爲聯、四句爲絕、始於六朝、元非近體、後人誤以絕句爲絕律、詩故致多此一門、

七言絕句

橫江詞 李白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

詩法萃編 卷七 聲調譜

此風波不可行、樂府也

山中問答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古詩也

山中與友人對酌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

朝有意抱琴來、勸體也、後二句譜

聲調續譜 印芳按續譜引樂府雜言、柏梁體詩以補舊譜之闕、而於聲調無所發明、徒作抄胥爾、

樂府

印芳按樂府詩兼眾體、此御單引五言、而樂府五言聲調與古詩不同、處又無見解、抄詩備數而已、

怨詩行 曹植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一借問、歎者誰、自云、蕩子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二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飢、君作高山柏、妾爲濁水泥、三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四浮沈各異路、會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五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流止任東西、六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解

詩法萃編 卷七 聲調譜

樂府

樂府惟漢魏中著解者多、蓋樂府自三百篇出一解猶

風雅中一章耳、大都不著解者、通爲一章、意句不得重

複、前後縮應、森細著解者、詞意循環、相生如我之棄婦

詞第二首、亦可四句爲一解也、印芳按以章解論、樂府太粗淺矣、

欲知樂府源流、非檢郭茂倩樂府不可、印芳按此譜何不檢數篇示人、

雜言 印芳按舊譜引太白天姥吟、雜言體、此譜專門標題、卻只引詩、不講聲調、可怪也、

寄杜拾遺 任華

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與君別來已多時、何嘗一日不相思、杜拾遺知不知、昨日有人誦得數篇黃絹詞、吾怪異奇特、借問果然稱是杜二之所爲、勢攫虎豹、氣騰蛟



崎滄海無風似鼓蕩，華嶽平地欲奔馳。曹劉俯仰慚大敵，沈謝逡巡稱小兒。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個。諸人見所作，無不心膽破。郎官叢裏作狂歌，丞相閣中常醉臥。前年皇帝歸長安，承恩闊步青雲端。積翠扈遊花匱匝，披香寓直月團欒。英才特達承天睭，公卿無不相欽羨。只緣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卻為掾。如今避地錦城隅，幕下英寮每日相隨提玉壺。半醉起舞將毳毳，低乍昂若無古人制禮。但為防俗士，豈得為君設之手。而我不飛不鳴亦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己。亦曾讀卻無限書，拙詩一句兩句在人。

詩法萃編

卷十一

聲調譜

五

耳如今看之總無益，又不能崎嶇傍朝市。且當事耕稼，豈得便徒爾。南陽葛亮為友朋，東山謝安作鄰里。閒常把琴弄，悶即攜尊起。鶯囀二月三月時，花發千山萬山裏。此時幽曠無人知，火急將書憑驛使。為報杜拾遺。

此詩題上元有雜言二字

雜言所以不列於譜者，以其句法即同於五七言古詩句法也。八九十一字句，不過因七言古詩擴而充之，亦只在末四字中尋筋節，其轉韻處與轉韻歌行同。三四字句不拘，可以意會耳。

既無定局，字句多寡長短皆任意。從何譜之，舉一隅以三隅反可也。印芳按：雜言亦稱長短句，其詩原無定局，譜宜引數篇字疏句解，指示初學，使知此體變化多端。不是印板文案，必須胸有把握，然後隨手剪裁，修短合度。如此教人，方有門徑可尋。秋谷但引詩篇，不講格調，初學讀之，俱個門外，無路可入。而猶日舉一隅以三隅反，夫一隅未見，何以能反三隅哉。

蜀道難 李白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邈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峩峩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

詩法萃編

卷十一

聲調譜

五

棧相鈞連，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渡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巒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問君西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見百鳥號古木，雄飛呼雌。遶林閒，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砢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

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蚤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青蓮集他作尚多此種實鼻祖也印芳按此等語論語於學詩者毫無裨益矣

柏梁體

筮篔引

王昌齡

盧溪郡南夜泊舟夜聞兩岸羌戎謳其時月黑猿啾啾微雨霑衣令人愁有一遷客登高樓不言不寐彈筮篔彈作

詩法萃編

卷三

聲韻譜

羌

入匈奴戰未休律句黃旗一點兵馬夜亂殺胡人積如邱瘡

病驅來役邊州仍披漠北胡羊裘顏色飢枯掩面羞律句眼

匪淚滴深兩眸思還本鄉食羴牛欲語不得指咽喉或有

強壯能伊嚶意說被他邊將催律句五世屬蕃漢主留碧

毛氈帳河曲遊囊駝五萬部落稠敕賜飛鳥金兜鍪為君

百戰如過籌靜埽陰山無鳥投律句家藏鐵券特承優律句

黃金十觔不稱求九族分離作楚囚律句深溪寂寞結苦幽

草木悲感聲颼颼僕本東山為國憂律句明光殿前論九疇

竊讀兵書盡冥搜為君掌上施權謀洞曉山川無與傳律句

少紫宸詔發遠懷柔律句搖筆飛霜如奪鈞律句鬼神不得知其由憐愛蒼生比蚍蜉朔河屯兵須漸抽盡遣降來拜御溝律句便命海內休戈矛何用班超定遠侯律句史臣書之得已不

此詩正同陸渾山火句法假借處此詩更同印芳按舊

火詩原是名篇柏梁句法已畧備矣此譜空候引詞完譜陸渾山

氣弱不足為法若云句法相同則此譜不免是牀架屋而韓詩外柏梁體名篇不少何不

另取格調變化者為譜教人耶詩講聲調始於沈約前此詩人未有不曉宮商音律者

特未嘗專意研究耳休文附和周顒專講四聲八病及

詩法萃編

卷三

聲韻譜

辛

浮聲切響諸法遂肇律詩之體遵其說者古變為律汎

濫及於陳隋古意寢亡唐人別之為今體而古體仍用

漢魏晉人舊調詩道復歸於正由是古今體界畫森嚴

無人不講聲調自唐迄明知詩者以成法轉相授受閉

門造車出門合轍詩之工拙或不同其聲調則無不同

然未嘗見有著為譜者或有之而不傳耳著譜傳世始

於我

朝趙秋谷宮贊秋谷得譜於漁洋而漁洋不言所自且戒

勿妄傳人秋谷出而公之於世意甚善也而每偏執一

隅之見未匯其全、又或但講常法、不知通變、譜雖有三、實多疎畧、予刻是書、輒加小注、以匡其謬、又嘗博考古來詩家聲調、別著詩譜詳說、教導初學、願與同志共斟酌之、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卷十二下

談龍錄

益都趙執信秋谷原本

石屏許印芳麟篆校刊

余幼在家塾竊慕為詩而無從得指授弱冠入京師聞先達名公緒論心忤忤焉每有所不能慨既而得常塾馮定遠先生遺書心愛慕之學之不復至於他人新城王阮亭司寇余妻黨舅氏也方以詩震動天下天下士莫不趨風余獨不執弟子之禮聞古詩別有聲調往請問司寇斯詩法萃編卷十二下談龍錄

詩法萃編

卷十二下談龍錄

一

詩法萃編

卷十二下談龍錄

二

詩法萃編

錢塘洪昉思身久於新城之門矣與余友一日並在司寇宅論詩昉思嫉時俗之無章也曰詩如龍然首尾爪角鱗鬣一不具非龍也司寇晒之曰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或雲中露一爪一鱗而已安得全體是雕塑繪畫者耳余曰神龍者屈伸變化固無定體恍惚望見者第指其一鱗一爪而龍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於所見以為龍具在是雕繪者反有辭矣昉思乃服此事頗傳於時司寇以告後生而遺余語聞者遂以洪語斥余而仍侈司寇往說以相難惜哉今出余指彼將知龍印芳按盧雅雨云兩說相參是一是詩法萃編卷十二下談龍錄

矣今則悍然不信其不信也由不明於分之之時又見齊  
梁體與古今體相亂而不知其別為一格也常熱錢木庵  
良擇推本馮氏著唐音審體一書原委頗具可觀不  
頃見阮翁雜著律詩為格詩是猶歐陽公以八分為隸  
也

詩之為道也非徒以風流相尚而已記曰溫柔敦厚詩教  
也馮先生恆以規人小序曰發乎情止乎禮義余謂斯言  
也真今日之針砭矣夫

或曰禮義說近乎方嚴是與溫柔敦厚相妨也余曰詩

詩法萃編 卷十一 詩法

固自有其禮義也今夫喜者不可為泣涕悲者不可為歡  
笑此禮義也富貴者不可語寒陋貧賤者不可語侈大推  
而論之無非禮義也其細焉者文字必相從順意與必相  
附屬亦禮義也是烏能以不止耶

崑山吳修齡論詩甚精所著圍爐詩話余三客吳門徧  
求之不可得獨見其與友人書一篇中有云詩之中須有  
人在余服膺以為名言夫必使後世因其詩以知其人而  
兼可以論其世是又與於禮義之大者也若言與心違而  
又與其時與地不相蒙也將安所得知之而論之

修齡又云意喻之末文則炊而為飯詩則釀而為酒飯不  
變米形酒則變盡噉飯則飽飲酒則醉醉則變者以樂喜  
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凱風小弁之意斷不可以  
文章之道平直出之也至哉言乎

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奉使祭告南海著南  
悔集其首章留別相送諸子云蘆溝橋上望落日風塵昏  
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又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斷猿  
不識請宦遷客更作何語其次章與友夜話云寒宵共杯  
酒一笑失窮途窮途定何許非所謂詩中無人者耶余曾

詩法萃編 卷十一 詩法

四

被酒於吳門亡友顧小謝以安宅漏言及此坐客適有入  
都者謂司寇遂以告也斯則致疏之始耳

客有問余者曰唐宋小說家所記觀人之詩可以決其年  
壽祿位所至有諸答曰詩以言志志不可偽託吾緣其詞  
以規其志雖傳所稱賦列國之詩猶可測識也矧其所自  
為者耶今則不然詩特傳舍而字句過客也雖使前賢復  
起烏測其志之所在

德州田侍郎翰霞行視河工至高家堰得詩三十絕句  
南士和者數人余適過之亦以見屬余固辭客怪之余曰

是詩即我之作亦君作也客曰何也曰徒言河上風景徵引故實誇多鬪靡而已孰爲守土孰爲奉使孰爲過客孰爲居人且三十首中重複多矣不如分之諸子客憮然而退凡一題數首者皆須詞意相副無有缺漏枝贅其先後亦不可紊也顧小謝每舉少陵兩過何將軍園林詩以示學者余謂此詩家最淺近處不見文選所錄魏晉人詩分章者尋其首尾如貫珠然近人試爲兩首都無次第不潛心也

詩法彙編 卷十一 談龍錄

五

小謝有消夏錄其自敘頗詆阮翁阮翁深恨之然小謝特長於機辯不專詩學其持論彷彿金若采耳不足爲阮翁病然則阮翁奚爲恨之曰阮翁素狹修齡亦目之爲清秀李于鱗阮翁未之知也

山陽閻百詩若璩博學者也唐賢三昧集初出百詩謂余曰是多舛錯或校者之失然亦足爲選者累如王右丞詩東南御亭上莫使有風塵御詭卸江淮無御亭也孟襄陽詩行侶時相問潯陽何處邊潯誤潯潯陽近湘水潯陽則遼絕矣祖詠詩西還不遑宿中夜渡京水京誤涇京水正

當圃田之西涇水則已入關矣余深韙其言寓書阮翁阮翁後著池北偶談內一條云詩家惟論輿會道里遠近不必盡合如孟詩暝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灣在南康云云蓋潛解前語也噫受言實難夫遙指云者不必此夕果泊也豈可爲潯陽解乎

百詩考據精核前無古人好爲詩自謂不工然能知其指歸余與申論三昧集曰右丞云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諸家曲爲之解當闕疑也儲光羲云山雲拂高棟天漢入雲流下句雲字定誤不輕改正可也漫而取之使人學之

詩法彙編 卷十一 談龍錄

六

可乎李頎緩歌行夸炫權勢乖六義之旨梁鎰觀美人臥直是淫詞君子所必黜者百詩大以爲然比歲阮翁深不欲流布三昧集且毀池北偶談之刻其亦久而自知乎詩人貴知學尤貴知道東坡論少陵詩外尙有事在是也劉賓客詩云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有道之言也白傅極推之余嘗舉似阮翁答曰我所不解

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顯攻之每舉楊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語客又薄樂天而深惡羅昭諫余謂昭諫無論已樂天秦中吟新樂府而可薄是絕小雅也若少陵有聽之干

古矣、余何容置喙、

青蓮推阮公、謝少陵親陳王、稱陶謝庾鮑陰、何不薄楊王盧駱、彼豈有門戶聲氣之見、而然惟深知甘苦耳、至宋代始於前輩有過情之論、未若明人之動欲掃棄一切也、今則直汨沒於俗情積習中、無真是非矣、後人復畏後人、將於何底正、

清新俊逸、杜老所重、要是氣味神采、非可塗飾而至、然亦非以此立詩之標準、觀其他日稱李又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其自詡亦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則其於庾鮑諸

詩法萃編 卷三 談龍錄

七

賢、咸有分寸在、

司空表聖云、味在酸鹹之外、蓋概而論之、豈有無味之詩乎哉、觀其所第二十四品、設格甚寬、後人得以各從其所、近非第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極則也、嚴氏之言、甯堪並舉、馮先生糾之盡矣、

唐賢詩學、類有師承、非如後人第憑意見、竊嘗求其深切著明者、莫如陸魯望之敘張祜處士也、曰、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豔發、輕薄之流、合謀得譽、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讀樂府錄、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開出、講諷怨誦、

與六義相左、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此為才子之最也、觀此、可以知唐人之所尚、其本領亦略可窺矣、不此之循、而蔽於嚴羽、嚙語何哉、印芳按、題目乃活字、眼審之日、且詩人即景言情、無一假借、鉤深索隱、探驪得珠、是為善題、目佳境如此、則語無雷同、皮毛脫盡、不可刊置他處、乃第一等真詩、故為才子之最、魯望又嘗自撰甫里先生傳、中敘詩學云、少攻詩、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穿穴險怪、卒造平淡、而後已、數語亦精緻、可與題目佳境之說、互相發明、學者於此、二說會通、解悟不難、起凡入聖也、

余讀金史、文藝傳、真定周昂、德卿之言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詞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余不覺俛首至地、蓋自明代迄今、無限鉅公、都不曾有此論、到胸次、嗟乎、又何尤焉、

詩法萃編 卷三 談龍錄

八

攻何李王李者、曰、彼特唐人之優、孟衣冠也、是也、余見攻之者、所自為詩、蓋皆宋人之優、孟衣冠也、均優也、則從唐者勝矣、余持此論垂三十年矣、和之者數人、皆力排規撫者、余曰、亦非也、吾第問吾之神、與其形、若衣冠、聽人之指、

似可矣。如米元章著唐人衣冠，故元章也。苟神與形優矣，無所著而非優也。是亦足以賜曩者談龍之指也。模與始學爲詩，期於達意久而簡澹高遠，與寄微妙，乃可貴。倘所謂言見於此而起意在彼，長言之不足而詠歌之者也。若相競以多意已盡而猶刺刺不休，不憶祖詠之賦終南積雪乎。音

句法須求健舉，七言古詩尤亟。然歌行雜言中，優柔舒緩之調，讀之可歌可泣，感人彌深。如白氏及張王樂府，具在也。令人幾不知有轉韻之格矣。此種音節，懼遂亡之奈何。

詩法萃編 卷七 談龍錄

九

長篇鋪張必有體裁，非徒事拉雜堆垛。余昔在都下，與德州馮舍人大木廷樞並得名，日事唱和，會有得諸葛銅鼓者，大木先成長句二十韻，余繼作四十韻，盛傳於時。皆爲閣筆。江都汪主事蛟門懋麟，王門高足也。內崛強阮翁適得浯溪磨崖碑，蛟門亟爲四十韻以呈阮翁，贊之不容口。以示余，余覽其起句曰：楊家姊妹顏妖狐，遽擲之地日詠中興而推原天寶致亂之由，雖百韻可矣。更堪作爾語乎。阮翁爲之失色者久之。印芳按：盧雅甫云：時賢夸多門靡，動輒千言，競取冗長，何關體要。故先生持此論以矯之。至詠中興，不得不推原天寶，只須舉大綱於起處，或轉處，數語括之，毋事掃掃過當，喧客奪。

主則諱矣。楊家姊妹一詩，百尺梧桐閣全集已刪去。前輩之虛心服善於此，亦可見也。

獎掖後進，盛德事也。然古人所稱引必佳士，或勝己者，不必盡相阿附也。今則善言諛者，斯賞之而已。後來秀傑，稍露圭角，蓋罪謗之不免，烏覩夫盛德。

文章原本六經，詩亦文也。余意尤重春秋，非春秋則取舍乖而體不立矣。昔人所爲致嚴於一字者，取諸春秋也。余曾爲先叔祖清止公行實，中間頗有所諱，阮翁爲益數行，余自是甘自疏。

本朝詩人，山左爲盛。先清止公與萊陽宋觀察荔裳琬同

詩法萃編 卷七 談龍錄

十

時繼之者，新城王考功西樵士禱及其弟司寇而安耶曹禮部升六貞吉，諸城李翰林漁村澄中，曲阜顏吏部修來光敏，德州謝刑部方山重輝，田侍郎馮舍人，後先並起。然各有所就，了無扶同依傍。故詩家以爲難。秀水朱翰林竹垞彝尊，南海陳處士元孝恭尹，蒲州吳徵君天章奕及洪昉思皆云然。

詩家用字最忌鄉音。今吳越之士每笑北人多失黏，而鄉音之失，南中尤甚。是小節也。而殊費淘汰。阮翁昔嘗謂余曰：吾鄉若老夫與子與修來，庶免於僞之誚也。相與一笑。



或問於余曰：阮翁其大家乎？曰：然。孰匹之？余曰：其朱竹垞乎？王才美於朱而學足以濟之，朱學博於王而才足以舉之。是真敵國矣。他人高自位置，強顏耳。曰：然則兩先生殆無可議乎？余曰：朱貪多，王愛好。

嘗與天章昉思論阮翁，可謂言語妙天下者也。余憶敖陶孫之目陳思王云：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馮先生以為無當，請移諸阮翁。

次讀詩以意赴韻，雖有精思，往往不能自由。或長篇中一二險字，勢難強押，不得不於數句前預為之地，紆迴遷就。

詩法萃編 卷三 談龍錄

十一

以致文義乖違，雖老手有時不免。阮翁絕意不為可法也。元白皮陸竝世頡頏，以筆墨相娛樂，後來效以唱酬，不必盡佳，要未可廢。至於追用前人某詩韻，極為無謂。猶曰：偶一為之耳。遂有專力於此，且以自豪者。彼其思鈍才庸，不能自運，故假手舊韻，如陶家之倚模製，漁獵類書，便於牽合。或有蹉跌，則曰韻限之也，轉以欺人，嘻，可鄙哉。強為七言長古詩者，如瞽者入市，唱叫不休，強為五言短古詩者，如貧士乞憐，有言不盡，皆足以資笑噱。若近體詩之塗朱傅白，搔頭弄姿者，勿與知可也。

千頃之陂，不可清濁。天姿國色，麤服亂頭，亦好。皆非有意為之也。儲水者期於江湖，而必使之深洞澄澈，是終為涸。沼耳。自矜容色，而故毀其衣妝，有厭棄之者矣。免於此二者，其惟吳天章乎。

天章絕口不談詩，獨與余細論，甚相得也。出詩卷，屬余評。鷹余以飢驅少暇，請俟異日。今天章已下世，其詩卷余不可得而見矣。愧負良友，悲夫。

昉思在阮翁門，每有異同，其詩引繩削墨，不失尺寸，惜才力窘弱，對其篇幅，都無生氣，故常不滿人，亦不滿於人。

詩法萃編 卷三 談龍錄

十二

漁洋詩風格出自大家，惟於言志本旨不甚理會，故不免浮泛空滑之病。趙秋谷取吳修齡詩中有人之說，著談龍錄以攻其短。後之讀漁洋詩者，弃短取長，始見廬山真面目，則秋谷此書雖出一時私憾，而實漁洋功臣。且可為學詩者千秋金鑑。夫學詩者無不用典求雅，摹古求高，而辭多意少，貌合神離，窮年苦吟，陰受漁洋之病，而不自知其非。讀此書而翻然悔悟，去偽存真，不朽之業，於是乎在其有益於後學，豈淺鮮哉。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卷三下終

詩法萃編卷十三

詩學纂聞

錢塘汪師韓韓門原本

石屏許印芳麟篆校刊

余於詩非童而習之也、少嘗偶為之而未嘗學、學在通籍以後、夫學則師古、人已矣、因而博觀古人之作、沿波討源、粗有一知半解、間與朋徒尊酒論文、凡以明體裁之辨、訂沿襲之訛、而無取乎一句一字之稱美、昔者子貢問于孔子、不學詩、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

詩法萃編卷十三 詩學纂聞

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古之學詩、不必其自為之也、然且不暇、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其為用力於孝悌信者耶、宋後文人好著詩話、其為支離瑣屑之談、十且六七、而余復尤而效之乎、余過矣、雖然、以志余過、上湖居士汪師韓自題

三有

古今人說詩多端、約舉之則惟三有已耳、其始作也有感焉、詩以言志、而理情性也、後人兢兢於五忌八病、或日課一篇、或共疊一韻、有無病而呻吟者矣、有在戚而嘉容者

詩法萃編卷十三

33 B

矣、志不存、性情不見也、其方作也有義焉、周官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大序謂之六義、有是義、則興於詩、學夫詩、漢魏唐宋之詩、皆可興、皆可學也、無其義、則賦之言鋪、頌之言誦、兩言盡矣、比興風雅、闕如也、六闕其四、未有其兩、獨存者也、鍾嶸詩品序論賦比興之義曰、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賦也、論興字別為一、其既成章也、繹然似以去聲之興字、解為平聲之興字矣、其既成章也、有我焉、一入有一人之詩、一時有一時之詩、故誦其詩、可以知其人、論其世也、若彼我之無分、後先之如一、闕闕混混、詩奚以進於經史哉、

詩法萃編卷十三 詩學纂聞

四美四失

宋元後詩人有四美焉、曰博、曰新、曰切、曰巧、既美矣、失亦隨之、學雖博、氣不清也、不清則無音節、文雖新、詞不雅也、不雅則無氣象、且也切而無味、則象外之境、窮巧而無情、則言中之意、盡枯楊生華、何可久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其旨遠、其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可與言詩、必也、其通於易

讀書

二百篇漢魏之作、類多率爾造極、故嚴滄浪曰、詩有別才

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後人傳誦其語然我生古  
人之後古人則有格有律矣敢曰不學而能乎依法則天  
機淺憑臆則否臧凶離之兩傷此事固履之而後難也且  
夫詩尚比興必傍通鳥獸草木之名既不能無所取材則  
不可一字無來歷矣關關呦呦之情狀敦然沃若之精神  
鄭夾深特著論以明之其要歸於讀書而已傳曰不學博  
依不能安詩讀詩且不可不博依也而顧妄比於古婦人  
小子之爲詩也哉

綺麗

詩法萃編卷三詩學卷間

魏文帝典論曰詩賦欲麗陸士衡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  
劉彥和明詩亦曰四言正體則雅澗爲本五言流調則清  
麗居宗以綺麗說詩後之君子所斥爲不知理義之歸也  
嘗讀東山之詩矣周公但言惓惓不歸及勿士行枚數言  
而已足矣彼夫獨在桑野瓜在栗薪伊威在室蠨蛸在戶  
町疇近廬舍而鹿以爲場熠燿乃倉庚而螢以爲蟲未至  
而婦嘆于室既至而親結其綱皆贅言也又嘗讀離騷矣  
屈子但言國無人莫我知及指九天以爲正亦數言而可  
畢矣彼夫駟玉刺戒鸞皇飲咸池登閨風索處如而求簡

三

狄占靈氛而要巫咸始之秋蘭秋菊終之瓊瑰瓊靡皆空  
談也是則少陵之侏句無如老夫清晨梳白頭昌黎之佳  
作莫若老翁真箇似童兒一二三四五六七固唐賢人日  
之著題枇杷橘栗桃李梅且漢代大官之本色香山長慶  
集必老嫗可解也鄭谷雲臺編必小兒可教也古樂府之  
魚戲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浣花集之杜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  
杜鵑洛陽無杜鵑元劉仁本之蕨其東山有蕨其南山有蕨其西山有蕨其北山有蕨  
蘇明袁中郎之西湖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同一排比  
也晉之懷儂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蘇之靜坐無事此靜坐一  
詩法萃編卷三詩學卷間

詩法萃編卷三詩學卷間

四

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同一直率也刻畫而有唐之虞延遜垣  
易而有明之莊定山幾於風雅掃地矣省官乎思乙若抽  
淵淵乎言長不足起輪困之詞揚縹緲之音典論文賦之  
言竊謂未可盡非也

詩集

詩有一人之集止一題者阮步兵集四言十三篇五言八  
十篇其題皆曰詠懷應休璉詩八卷總謂之百一李夔亦  
有百一詩集二卷再如王建宮詞百有四篇錄出別行宋  
珪亦有宮詞又合二王花藥夫人爲三家宮詞和凝宋白  
張公庠周彥質王仲儀有五家宮詞合三家五家又益以

宣和御製及胡羅虬比紅兒詩此外別無他作是也詩有  
偉為十家宮詞羅虬比紅兒詩此外別無他作是也詩有  
一集止為一事者梁元帝為燕歌行羣下和之有燕歌行  
集唐睿宗時李適送司馬承禎還山詩朝士和者三百餘  
人徐彥伯編而序之謂之白雲記宋朱壽昌為蒲州倅士  
大夫作詩送之有送朱壽昌詩三卷是也詩有一集止一  
體者崔道融唐詩二卷皆四言詩是也詩有數人倡和因  
繼而為一集者白香山與元稹劉夢得有還往集因繼  
集元劉又與李文饒有吳越唱和集李逢吉韓珙令狐楚  
之斷金集皮日休陸龜蒙之松陵集段成式溫庭筠崔皎

余知古章蟾徐商諸人之漢上題襟集是也宋以後尤不  
可勝數宋如洪皓張邵朱弁使虜得歸集道開唱和之作  
名翰軒集東坡守穎與趙令時德麟陳師道無已  
唱和有汝陰唱和集李時亮與陶弼相慶和有  
李陶集朱子與張敬夫林擇之有南岳倡酬集至如詩體  
相同者元白之為元和體溫李段之為三十六體溫李段  
行第俱非有成書也逮宋而楊大年與錢劉號江東三虎  
詩宗李義山體謂之西崑體大年復編敘十七人之詩為  
西崑酬唱集十七人者楊億大年錢惟演希聖劉筠于儀  
李宗諤呂武陳越損之李維仲方丁謂公言  
才術元賓張詠復之舒雅子正錢惟濟嚴夫量迥明遠呂  
崔遵度堅白薛映景陽又任隨劉鷗劉秉其字俱無考  
居仁推黃山谷為詩家宗祖而合二十五人之作為江西

詩派二十五人者陳師道無已潘大臨那老謝逸無逸洪  
朋龜夫洪野駒父健節德操徐俯師川林敏修子來  
洪炎玉父汪革信民李錡希聲韓駒子蒼李彭商老鼂冲  
之叔用江端友子我揚符信祖謝適幼樂夏倪均父林敏  
功子仁潘大觀仲達主直方立之高荷子此則唐以前所  
未有也詩有和古一人之詩成集者東坡和陶集是也明  
冀中州張楷式之周詔希正  
俱有和陶集楷又有和唐集

雜擬雜詩之別

選詩以雜詩雜擬分為二類雜詩者十九首蘇李詩及諸  
家雜詩是也李善注曰雜者不拘流  
例過物即言故云雜也雜擬者凡擬古做古  
諸詩是也擬古類取往古名篇規摹其意調其止一二首

者既直題曰擬某篇而其擬作多者則雖概題曰擬古仍  
於每篇之前一一標題所擬者為何篇此所以別於詠懷  
詠史七哀百一感遇遊仙招隱雜詩也文選所載陸士衡  
擬古詩十二首所擬者行行重行行今日良宴會迢迢牽  
牛星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明月何皎  
皎蘭若生朝陽青青陵上柏東城一何高西  
北有高樓庭中有奇樹明月皎夜光十二篇謝康樂擬魏  
太子鄴中集詩八首所擬者魏太子王粲陳琳曹子建  
劉楨應瑒阮瑀平原侯植八篇劉休  
元擬古詩二首所擬者行行重行行  
明月何皎皎二篇江文通雜體詩三十  
首所擬者古離別李都尉從軍班婕妤詠扇魏文帝遊宴  
步陳思王贈友劉文學感遇王侍中懷德穆中散言志阮  
詠史張黃門苦雨劉太尉傷鶻盧中郎感交郭宏農遊仙

孫廷尉雜述許徵君自序殷東陽賦謝僕射游覽陶徵  
君田居謝臨川遊山顏特進侍宴謝法曹贈別王徵君養  
疾袁大尉從駕謝光祿郊遊鮑無不顯然示人是以謂之  
參軍戎行休上人怨別三十篇  
擬此意後人不識也今觀唐以後詩凡所謂古風古意古  
詞與夫覽古詠古感古傲古紹古依古諷古續古述古者  
都不知其所分別古人名作惟鮑明遠擬古八首陶靖節  
擬古九首靖節東方有一士一首容齋三筆云未嘗明言  
所擬何詩然題曰擬古必非若後人漫然為之者矣鮑集  
別有  
紹古辭七首學古一首古詞一首又有擬阮公夜中不能  
寐擬青陵上柏各一首學劉公幹體五首學陶彭澤體  
一首李杜之集李有擬古杜有述古  
韓文公有古意古  
風二首俱是七言雖俱

詩法萃編卷三詩學集解  
七

不言所擬然李之擬古乃在古風二卷之外而杜稱李陵  
蘇武是吾師夫豈率爾操觚者耶有唐一代惟韋蘇州擬  
古八首古意獨存如辭君遠行邁擬行行黃鳥何關關  
重行行  
青河綺樓何氛氳擬西北嘉樹初綠  
有奇樹月滿秋夜  
長擬明月春至林木變  
歲云暮有客天一方擬客從  
遠方來白日  
淇上沒擬明月何皎皎後人刻章詩者但存擬古之題而於每首  
所擬篇名概從刪削後人遂不知其旨趣所在後人所作  
其謂之擬古謂之雜詩一而已豈知擬古與雜詩原自有  
別雜詩從其異故六子皆有雜詩而義各不同雜擬從其

同故謝陸諸人皆依古以為式也宋洪文惠選擬古詩每  
篇首句直用古詩如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迢迢牽牛  
星青青河畔草等作詞未為工而古意不失錢希白作擬  
唐詩百篇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  
離本集或有事跡斯亦見之本傳然僅於許顛詩話見其  
擬張籍上裴晉公及擬盧仝二詩顛謂擬古當如此相似  
方可傳餘詩未之見也明薛蕙亦有擬古詩王弇州四部  
稿又做江薛作擬古七十首白李都尉至休上人凡二十  
九自蘇屬國至韋左司凡四十一而闕古別離一章欲另

詩法萃編卷三詩學集解  
八

為後十九首故不更擬至如高彥俠擬唐諸作雖云得聲  
調而遺神明不可謂非古人之用心矣乃若永樂閒蕙谿  
張楷式之有和唐集竹垞詩話謂不獨律詩踵韻至歌行  
古風并絕句亦和之同時餘姚陳贊雜誠亦然其集未見  
然觀竹垞謂人雖至愚不愚於此則夫塵容俗狀又不可  
不知所戒也按四部稿無後十九首又宏治中吳江  
崔澂淵甫有和唐詩三百七十餘首  
樂府  
七言律詩即樂府也舊唐書音樂志載高龍池樂章十首  
一姚崇二蔡季唐文粹亦  
作姚崇三沈佺期四盧懷慎唐文粹亦  
作沈佺期

五姜皎六崔日月唐文粹七蘇頌八李久九姜晞十裴璠

唐文粹十一人之作皆七言律詩也沈佺期盧家少婦一詩

即樂府之獨不見陳標欲馬長城窟亦是七言律詩謝靈

新曲崔融從軍行蔡孚打毬篇俱直是七言長律揚升菴

草堂詞選序曰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詞之瑞鷓鴣也宋陳

年送中國公生為尼七律湘野七言之仄韻即填

詞之玉樓春也仄韻七言嘗考三百篇之聲歌亡於東漢

曹操平劉表獲漢雅樂即杜夔所而絕於晉魏太和

舊樂推得鹿鳴騶虞伐檀文王日篇而絕於晉左延年改

鹿鳴篇常作至晉泰始五年行禮詩而鹿鳴亦

絕漢魏之樂府亡於東晉賀循云自漢氏以來依倣此樂

曲折又無識變於唐宋之長短句日知錄云至唐而詩亡

者難以意言變於唐宋之長短句日知錄云至唐而詩亡

國傳云夏之樂器與商則唐也然則樂而亂於金元之南

之聲亡蓋亡於中原而不亡於外而亂於金元之南

北曲前此文心雕龍雖分詩與樂府為二日昔子政論文

具樂篇以然其論元成以後之樂章辭雖與文而律非變

曠又論子建士衡之篇俗稱乖詞奈何觀之擬樂府者妄

用填詞之法以求合而如賀裳黃公藏酒園詩話中有樂

府古詩不宜並列一條云凡編詩者切不宜以樂府編入

七言古豈知所謂樂府者古詩亦是律詩亦是既不知其

音何從議其體乎且七言古固從樂府出者也漢代所傳

大風歌謂之三侯之章垓下歌謂之力拔山操其他曰歌

曰行曰操曰辭未有不可被之絃管者至唐始有徒詩者

耳竊謂今人於詩不妨以古樂府之題寫我胸臆劉彥和

詩而不必兢兢句字間也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四韻長歌

杜集行次鹽亭懸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云長

歌意無極好為老夫聽此詩四韻耳而謂之長歌解者以

為節短韻長按樂府有長歌行短歌行言人壽命長短初

非辭句多少之謂也公詩當是用此

柏梁體

文心雕龍云聯句其韻柏梁餘製按國學紀聞云列女傳

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如此然則聯句自三百篇已有矣今

人以七言每句用韻者為柏梁體豈知每句用韻創於虞

廷之賡歌而盛於詩若風之卷耳後三章考槃清人還著十

畝之閒月出素冠雅之車攻前三章頌之長發前五章皆是

特非七言耳七言如吳越春秋所載樂師扈子窮劫之曲

十八句楚昭王采葛婦何苦之詩十三句歸國越軍河梁

之詞十句句踐雖似趙長君擬作亦後漢人也漢高祖大風歌在柏梁前魏文帝燕歌行在柏梁後至如拾遺記望娥白帝子兩歌遠在少昊時明是王子年偽撰晉人筆耳

回文 集句 賦得 限韻 次韻

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又傅咸有回文反覆

詩咸字長庚濫崎有回文詩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

妻非也同字元陳繹會詩譜謂傅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

篇皆集詩經語或謂集句起於王安石非也明馮惟訥詩

紀統論云劉琨有胡姬年十五沈約有江離生幽渚謂古

詩法萃編卷三詩學纂聞

詩為題自梁元帝始者非也按元帝有得涉江采芙蓉

等北齊劉晝緝綴一賦名為六合魏收譏其愚集句之賦

後世所無康熙閒有僧中洲京口人住黃山三十年集成

語為黃山賦凡八千七百言毛西河極歎賞之為序以傳

至若詩家直說謂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始為押

韻太子謂按當時和詩祇是同所用十韻非若後人之次

韻也次韻創自元白元微之上令狐相公詩啓云某與同

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詩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

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

別創新詞名為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觀此可知次韻之名由此起矣若限韻為詩古人謂之賦韻亦曰成韻如曹景宗之競病二字及容齋續筆所稱後主文集內之得某某幾字凡數十篇是也

詩句

詩不以句之多寡論也然三百篇之詩章八句者為多外此則十二句而止耳唐律限以八句雖體格非古不可謂非天地自然之節奏也風雅之詩獨賓之初筵一詩有多至章十四句者至若烈文有警俱十句執競載見俱十句時邁

詩法萃編卷三詩學纂聞

臣工俱十句離十六句閔宮十七句那烈祖元鳥俱二十句良耜二十句載芟三十句之多者皆頌也頌故以鋪張揚厲為體孔

疏所謂直言寫志不必殷勤者也近有作詩話者謂齊梁

以來樂府限以八句不復有詠歌嗟歎之意夫齊梁以來

樂府固是不如漢魏然其所以不如者豈八句之謂且亦

何嘗限以八句哉未之考耳

頌可無韻

頌者詩之一體而王子淵聖王得賢臣頌韓文公伯夷頌

皆不用韻因思周頌之文多有求其韻而不得者後儒強

爲叶之恐是本無韻也。此義古人未曾言及。顧甯人雖謂詩有無韻之句，亦但指一句，非謂全篇且不專指頌也。

史記贊用韻

史記贊往往有用韻者。若南越尉佗傳、循吏傳、兩贊人共知之。又若魏其武安侯列傳一贊，其用韻亦顯然者。以變遜亂爲韻中，以權賢延言爲韻後，以哉來爲韻。

古賦用韻法

揚子雲甘泉賦，其八神奔而警蹕，今以下五韻，下以裝梁。攘旂章五字，與行兵狂三字共一韻，而其上句前則以蹕。

詩法萃編卷三 詩學纂聞

十三

詩法萃編卷三 詩學纂聞

戚叶後則以轆沓合叶，蓋因一韻有三四句，故用隔句用韻之體。其源雖出於詩之兔兎魚麗，而在賦體之兩句一韻者，未嘗有也。左太冲魏都賦，其軍容弗犯以下四段，每段收句云：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此句上以毅室肆爲韻，而賢聞二字相叶，又以引起下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此句上以退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此句上以山張儀張祿亦足云也。此句上以厄蓋每段八句，前六句各自爲韻，而收句用聞紛芬云四字，又共爲一韻。後人作賦不解是法矣。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之亂，凡七段，每段三句，上二句四言，下一句不第兮字只。

三言首段三句，宮崇鴻三字共一韻。次段上二句，釐疑二字爲韻。第三句從字，又與首段鴻字爲韻。三段上二句，蹇嶮二字爲韻。四段上二句，藹霽二字爲韻。而此兩段之第三句，傾冥二字，又共爲一韻。五段三句，蔚瑋晷三字，又共一韻。與首段相同。至六七兩段，惟各第三句，有朽二字爲韻。其上二句皆無韻。後來唐人有效之者，通體一例，似此首腹尾變換者，無有也。

通韻

律詩不出韻，古詩可用通韻，一定之理也。近乃有上江詩律，詩不出韻，古詩可用通韻，一定之理也。近乃有上江詩律。

詩法萃編卷三 詩學纂聞

十四

詩法萃編卷三 詩學纂聞

人作詩話謂五古可通七古，不可通。其說尊杜謂杜詩七古通韻者，僅數處，必是傳寫之訛。以余考之，殊不其然。杜詩七古如王宰畫山水圖歌，中用東韻，而有中有雲氣隨飛龍句，又君不見簡蘇後，用東韻，而有一斛舊水藏蛟龍句，歲暮行亦東韻，而云今年米賤大傷農，又云割慈忍愛還租庸，龍農庸三字皆冬韻也。醉爲馬墜一篇，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之前半，又久雨期王將軍不至之前半，俱屋沃通用，而久雨詩又有云，人生會面難再得，得在職韻，本不通而叶用也。又如陪王侍御登東山最高頂，中用腫韻。



而云四座賓客色不動，乃董韻也。古柏行末段用送韻，而云萬牛回首邱山重，又云古來才大難為用，重用俱宋韻也。病後過王倚飲，用霰韻，而云多病沈年苦無健，乃願韻也。若夫悲陳陶，用紙韻，而末云日夜更望官軍至，乃寘韻，寄狄明府，用霽韻，而中云太后當朝多巧計，乃霽韻，是又上去兩聲通轉矣。蓋韻雖可通，亦不可雜。凡唐人詩皆然，豈獨杜詩亦不獨七言為然矣。今謂杜詩七古無通者，杜集其在，豈皆錯誤耶。且當時李杜並名，李詩通韻者多矣，後人竝稱杜韓，韓詩亦有之矣。况七言不始於唐，自漢魏詩法萃編卷三 詩學集聞 五

以來有之，漢魏之七言，其用韻與五言同也。何為少陵有心立異乎。詩話又謂七古通韻始於蘇詩，余觀廬陵宛陵，半山山谷，無不通韻，其他尤不勝數。何得獨咎蘇詩。竊觀古人之作，其長篇一韻到底者，多不通韻，而轉韻之詩，乃有通韻者。蓋轉韻用字少，故反不拘，不轉韻者用字多，故因難見巧。由是推之，如江佳文咸等窄韻，不肯通，其東冬魚虞刪先庚青等寬韻，則常通。又如陽韻無通，而有江庚韻內數字可通，尤韻無通，而有魚虞韻內數字可通，亦此意也。然此亦文人之見，若論其理，但要下字確不可易，苟

確矣。雖通何礙，若其勉率支湊，雖不出韻，何取。即如青蓮瀟陵行之結處，用庚韻，而云黃鸝愁絕不忍聽，聽在青韻，昌黎記夢之起處，用元韻，而云百二十刻須臾閒閒在刪韻，設欲改去聽字，閒字，卻用何字耶。

### 長篇轉韻一氣

鮑明遠梅花落一篇，前云中庭雜樹多，偏為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以上麻韻也。後云露中能作實，搖蕩春光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露花無霜質，以上質韻也。霜中露中一氣轉韻，求之前人，若漢鏡歌戰城

詩法萃編卷三 詩學集聞 六

南一章云，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種，君何食，願為忠臣，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以得字叶上北食，而思字卻從轉韻，後則太白扶風豪士歌云，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為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亦其體也。

### 七言轉韻首句

七言古詩轉韻，漢張平子思元賦系詞，其肇端矣。轉韻之首句，古無不用韻者。惟江總持詩，有雲聚懷清四望臺，宛歌來時向月別姝娥，新入姝人應命二句無韻，此在唐以前者，唐

七古以少陵爲宗、少陵集中、惟先生有道、出義皇、醉時或從十五北防河、兵車行君不見東吳顧文學、醉歌行先帝侍女八千人、舞劍器行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桃竹杖行憶昔霓旌下南苑、哀江頭此六處轉句無韻、其他名人集中、偶一有之、如太白之匈奴以殺戮爲畊作、戰城南喬知之之南山羣羣兔絲花、古意和東坡之不羨白衣作三公、賀朱壽昌虞伯生之丹邱越人不到蜀、題墨國中風景偶相似、柯博等是也、然一篇中只偶一句耳、今人有至連轉皆出韻者、竟與五言古一例、音節乖舛甚矣、

詩法萃編卷三 詩學集問 七

律詩通韻

律詩亦有通韻、自唐已然、而在東冬魚虞爲尤多、如明皇儀王峻巡邊長律、乃魚韻、次聯用符字、十聯用敷字符、敷皆虞韻也、蘇頲出塞五律、乃微韻、次聯用麾字、則支韻也、杜陵寄賈嚴兩閣老五十韻、乃先韻、末句用鴛字、則元韻也、又崔氏玉山草堂七律、乃真韻、三聯用芹字、則文韻也、劉長卿登思禪寺五律、乃東韻、三聯用松字、則冬韻也、戴叔倫江鄉故人集客舍五律、乃冬韻、三聯用蟲字、則東韻也、閻邱曉夜渡淮五律、乃覃韻、次聯用帆字、則咸韻也、魏

兼想送張兵曹五律、乃東韻、首聯用農字、則冬韻也、宋若昭麟德殿長律、乃東韻、四聯用濃字、五聯用宗字、濃宗皆冬韻也、耿漳紫芝觀五律、乃冬韻、首聯用風字、則東韻也、釋澹交望樊川五律、乃冬韻、首聯用中字、則東韻也、至如李賀追賦畫江潭苑五律、雜用紅龍空鐘四字、此則開後人轉轆進退之格、詩中另爲一體矣、其東韻之有宗字、魚韻之有胥字、必是唐韻原是如此、非屬通韻、如耿漳詣順公問道五律之末聯、王維和晉公扈從溫湯長律之第八聯、楊巨源聖壽無疆詞長律其八之末聯、司空曙和常舍

詩法萃編卷三 詩學集問 六

人集賢殿長律之第三聯、俱用東韻、而有宗字、李白鸚鵡洲一章、乃庚韻、而押青字、此詩唐文粹編入七古、後人編入七律、其體亦可古可今、要皆出韻也、金元人律詩通韻尤多名家之集、如元遺山望王李歸程、乃虞韻、中聯用徐字、寄楊飛卿、乃冬韻、中聯用蟲字、華不注山、乃刪韻、末聯用寒字、虞伯生還鄉、乃支韻、末聯用如字、陸天錫五言如寄石民瞻、之用庚青、七言如酌桂芳庭、之用青蒸、皆是進退格、至五言寄王御史、乃真韻、而首聯用垠字、七言病中夜坐、乃文韻、而末聯用喧字、又如楊廉夫益府白兔、用寒

刪出都其二用支微喬夫人鼓琴用庚青亦皆進退格至如嬉春體楊子休官一章前四句用刪韻還山二字後四句用寒韻彈殘二字直是轉韻律詩矣是則通體通韻者唐以後人尤多或是古韻或是誤記或另一體非可概論也唐律第一句多用通韻字蓋此句原不在四韻之數謂之孤雁入羣然不可通者亦不用也進退格乃是兩韻相間而成亦必韻本相通非可任意也

七言律有散體

唐人五言四韻之律多不對者七言無之乃有七言長律

詩法萃編

卷三 詩學纂問

九

而不对者如李義山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三秀才聽

雨夢後作初夢龍宮寶鏡然瑞霞明麗滿晴天旋成醉倚蓬萊樹有箇仙人拍我肩少頃遠聞吹細管聞聲不見隔飛烟逡巡又過瀟湘雨打湘靈五十絃管見馮夷殊悵望鮫綃休賣海為田亦逢毛女無慘極龍伯擊將華嶽蓮恍惚無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斷還連覺來正是平階雨獨背寒燈梳手眠此詩調諧響協

若編入古體則凡筆力孱弱者皆得援以藉口矣故斷其為長律而無疑也至馮鈍吟謂義山有轉韻律詩此乃指偶成轉韻一篇特古詩之調平而似律者耳

謝詩累句

謝靈運詩鮑昭比之初日芙蓉湯惠休比之芙蓉出水敷

陶孫比之東海揚帆風日流麗至梁太子與湘東王書既謂學謝則不得其精華但得其冗長且謂時有不拘是其糟粕矣而必先言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鍾嶸詩品既見其以繁蕪為累矣而乃云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後人刻畫山水無不奉謝為崑崙虛不敢異議甚矣其耳食也文中子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此泛言文耳南史齊武陵王烜詩學謝靈

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為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其稱述安仁士衡延之蓋不免局於時尙而謂康樂不辨有首尾一語卓識冠絕千古余嘗取其全集讀之不但首尾不辨也其中不成句法者殆亦不勝指摘四言如居德斯頤積善嬉謔又云悲至難錄又云戚戚懷

詩法萃編

卷三 詩學纂問

十

虞俱善行留樂牢膳豈伊攸便隴西行六言如循聽一何轟轟又云誠知運來詎抑俱上五言如邇朱白即類近縞潔必阜又云心曉形跡畧畧邇誰能了俱相鼻感改朔氣眼傷變節榮悲哉和樂隆所飲戲馬寘欲軍所調鄰里相送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晚出衾枕味節候寒開野窺臨登池上樓按此

一韻文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湖中情用賞為美斤竹  
選刪去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湖中情用賞為美斤竹  
天枉特兼常廬陵王貞休康屯適顧望脰未捐登臨  
醜狀不成惡初發鑑止流歸停初去成貸遂兼茲石首城  
善貸且成老子自己為誰纂道中寡欲不期勞田南樹園  
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石門容心非外獎又云豈顧乘  
日養詩王榮急觴盪幽默陳棲集薄質又云清論事  
究萬美話信非一徐官渡廁一卒應愛深憂在情又云連  
統騰埒并白石堦瑣有凝汗冬憑雲肆遙脉延州權去朝  
道東晨遊肆所喜又云樵拾謝西瓦遊嶺極目瞰左闕廻  
詩法萃編卷三詩學集開

何也其詩又好重句疊字如云騎人感淑節緣感欲回沈  
悲哉朽貌改鮮色悴容變柔顏變改苟催促容色烏盤桓  
行長歌否桑未易繫秦茅難重拔桑茅迭生運語默寄前哲  
折楊茗茗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垂經綸  
下又接云委講綴道服改服康世屯屯難既云康尊主隆  
斯民德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其羈心積秋晨長積  
展遊眺七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斷絕雖殊念俱為  
歸慮款道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攢念攻別心且  
發清溪陰海火逝首秋節明經弦月夕月弦光照戶秋  
詩法萃編卷三詩學集開

易出聽為 陳思王贈友云日夕望青閣 以青樓為青閣 豈非湊韻 又

云辭義麗金臚 易金玉為金臚 亦湊韻也 劉文學感遇云橘柚在南園

因君為羽翼 以羽翼說樹 王侍中懷德云嚴風吹若莖 文

注以若莖為若木 斯可笑矣 然 嵇中散言志云曠哉宇宙

惠雲羅更四陳 下句不 潘黃門述哀云徘徊泣松銘 松是

銘是誌銘 二字 張黃門苦雨云水鶴巢層費 注云巢層費

相連則詞不其 郭宏農遊仙云隱淪駐精魄 此用

必有本也 而詞則支綴 納隱淪之列 真疑異人之精魄 又云矯掌望煙客 煙客二

即郭璞語也 合成一句 則乖隔 愛其新語 當 孫廷尉雜述云憑軒詠堯老 堯及老子也 又

時則生進耳 然不倫矣 又

詩法萃編 卷三 詩學纂聞 三

云南山有綺皓 綺里季特四皓 又云傳火乃薪草 用莊子

傳之語而 陶徵君田居云稚子候檐隙 易候門為候 謝臨

草字湊韻 川遊山云石壁映初暎 初暎即初陽之謂 故以顏特進侍

宴云瑤光正神縣 赤縣神州豈可 又云山雲備卿 寓池卉

具靈變 因改靈芝為靈變 又云巡華過盈填 以盈尺之

用對兼 謝法曹贈別云觀子杏未偏 款睇在何辰 意本淺

金抽劣 謝法曹贈別云觀子杏未偏 款睇在何辰 意本淺

滯 王徵君養疾云水碧驗未黠 金膏靈詎緇 緇抽滯 袁太

尉從駕云雲旆象漢徒 漢徒謂如天漢 謝光祿郊遊云徙

樂逗江陰 樂者行樂也 又云煙駕可辭金 置身煙景而金

加徒字則拙 印不足羨也 然

詞抽 三十首中 蘇詞累句 居其半 史稱淹在禪靈寺 夢張

景陽索去 正錦宿冶亭 又夢郭璞索去 五色筆 自爾才盡

後人震於其名 莫之敢指耳 他若謝惠連 秋懷之頗悅 鄭

生 鄭用後漢鄭均 范彥龍贈張徐州之何獨顧衡闈 改

為關特 劉休元擬行行重行行之遙遙行遠之 歐陽堅石

臨終之子 欲居九嶷 文選所錄 類此甚多 要皆不足為法

也

杜詩字句之疵

詩至少陵 謂之集大成 然不必無一字一句之可議也 讀

詩法萃編 卷三 詩學纂聞 三

其全集求痕覓瑕 亦何可悉數 卽如岱宗夫如何 齊魯青

未了 望嶽 起 利涉想蟠桃 臨邑舍弟書至 以臨邑更

尋嘉樹傳 冬日懷李白 屏開金孔雀 褥隱繡芙蓉 又云門

闌多喜氣 女塔近乘龍 李監宅 此道逢麴車 口流涎 飲

八仙歌 殘杯與冷炙 到處潛悲辛 贈韋左丞 語涉卑

形容失體 翠柏深留景 紅梨迴得霜 真元皇帝廟 下

比夸鄙兩失 翠柏深留景 紅梨迴得霜 深迴二字 開後

人捧句 雲泥相望懸 送韋書記 公與書 卑枝低結子 何

軍山林 才兼鮑照 愁絕倒 簡薛華 絕倒說愁 要

卑低此出 揚升菴 難為解之 要不足法 此輩感恩 至羸

隨君侍君側 哀江頭 同隨侍三字 豈出 法

此輩感恩 至羸

停何足操官軍臨賊境排按垣竹埤梧十尋題省垣壁

出或曰垣竹埤梧高皆十尋或曰按垣桃花細逐楊花落

黃鳥時兼白鳥飛曲江對酒作尉窮谷僻白水崔少

窮僻我貧無乘非無足偏側行酒酣懶舞誰能拽詩罷長

吟不復聽題鄭著作兩句第五橋頭流恨水黃陂岸北

結秋亭同上恨水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

同上上句情絕數金憐俊邁不歸數金或謂當作數

重復下句如派數金憐俊邁齡然與對句總角愛聰明

谷掌矣或謂數讀上聲因首句云河間尚征長懷十九泉

秦州雜詩其十四仇池壁色立積鐵鐵堂峽五仄文

有泉九十九眼則去八下壁色立積鐵似量韻讀

詩法萃編卷三詩學錄

章差底病赴青城縣或以差讀楚懈切謂病除也言雖

言文章之不利差在何病乎或以差是差錯病如聲病

章何敢於貧雖各異解要足語不分明一夜水高二尺強

數日不可更禁當春水生長吟野望時又云排悶強裁

詩江亭一首內長吟裁詩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可

重復或以爲照應者非也海棕行十字觀者貪愁

酒對舉俗派蒼稜白皮十抱文梓州登樓

擊臂飛畫角鷹身無卻少壯跡有但羈棲率率不成句

依舊已銜泥同上依舊即不復知天大望兜率寺

知說月留門不欠客應吾道舍諸歸草堂神翰顧不一體變

鍾兼兩入其鄭處鍾謂鍾繇鍾會父子青袍白馬有何

意至後下梅花欲開不自覺同上下見愁汗馬西戎

暹又云將軍且莫破愁顏諸將愁歸揖生衣臥寄章有

三字不貫申或云程生水黃鶯並坐交愁淫白鷺羣飛太

衣而猶臥波乃曲解也並交爆散魑魅泣崩東嵐陰火爆

劇乾遺問戲呈並交爆散魑魅泣崩東嵐陰火爆

字太被喝味空頻不遠詞滿坐涕滢滢又云伏臘涕漣漣

鑿府詠見叢菊雨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秋興兩

強白頭吟望苦低垂同上望萬古雲霄一羽毛詠懷古

詩法萃編卷三詩學錄

紆曲而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似類書問子能來宿

今疑索故要期嚴明府起居八座太夫人送敢

居高士差柴門差字費解或云敢一時今夕會江樓夜

時今夕枕帶還相似柴荆卽有焉移居東屯對無食無

見一婦人呈吳郎無數春筍滿林生三絕句無古人已

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柏學士茅屋上句引富貴

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同上似村塾中語歡劇

提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舍弟赴藍田歡後日排

南喜傷神散北吁續得觀書南喜傷神散北吁喜北吁不成語經過憶鄭驛舟中寄鄭

南喜傷神散北吁喜北吁不成語經過憶鄭驛舟中寄鄭

無勞生繫一物恐種以上所錄皆人所共見者然固  
無害於杜之大也擬諸聖人其亦猶周公之過孔子之不  
悅於子路歟

### 杜有變文軼事

杜詩用字有變文取意者如與嚴二郎奉禮一首云別君  
誰暖眼暖眼無人乃爲冷眼者眾也可歎一首云近者扶  
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姓柳扶眼非卽反目之謂乎其述  
時事每有史所不載者裴氏箋注所考如太子張舍入遺  
織成褥段一首云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鼎爲鄠州刺

詩法萃編卷三詩學彙編

毛

史而岐陽之死不知其何以死也又秋日荆南寄薛尚書  
云滄口師仍會兩關憤已據薛景仙於收東京時曾師滄  
口史無此事乃亦有使事顯然而後人故爲曲解如過南  
嶽入洞庭湖云才淑隨廡養分明是用樂府邯鄲才人嫁  
爲廡養卒婦而後人注杜顧引蒯通傳云隨廡養之役者  
失萬乘之權漢書蒯麻取薪者養養人者也因泥看隨字無及邯鄲事者  
耳

### 論杜戲爲六絕

杜集戲爲六絕乃公論詩之詩而人多不明其句法如首

章云今人嗾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乃詰問之言今  
人詆毀庾信之賦豈前賢如庾者反畏爾曹後生耶次章  
云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晒未休輕薄爲文四字乃  
後生晒四家之語非指後生輩爲輕薄人也三章云縱使  
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漢魏近風騷五字相連言

盧王亦近風騷但劣於漢魏之近風騷耳又一解盧王操  
翰墨劣於漢魏九字相連言盧王比之漢魏則劣然其於  
風騷之言則近矣五章云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辭麗句必  
爲鄰今人愛古人五字相連言古人之清詞麗句今人愛  
詩法萃編卷三詩學彙編

美

之其意原不可薄但其根柢淺陋齊梁且不能及又安知  
所謂屈宋哉古人謂屈宋也六章云遞相祖述復先誰言  
後生所祖述者僞體也僞體不知所自來故曰復先誰末  
句云轉益多師是汝師多師指盧王言如盧王之近風騷  
乃汝所當師者也此解蓋聞之茶陵彭閣老

### 韓文公詠雪

自謝惠連作雪賦後來詠雪者多騁妍詞獨韓文公不然  
其集中辛卯年雪一詩有云翕翕陵厚載譁譁弄陰詠雪  
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論是非詠雪  
贈張籍一章有云松篁遭挫抑糞壤獲饒榮隔絕門庭遠  
拚排陞級纔豈堪神嶽鎮強欲效靈梅日輪

厚欲側坤軸壓將頽龍  
魚冷登苦虎豹餓號哀  
所以譏貶者甚至又酬崔立之詠

雪一章有云泚泚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亂亦含諷

刺豈直為翻案變調耶嘗考雪之詠於二百篇者凡六若

采薇遺戍役也自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出車勞還率也日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俱不過紀時語耳信南山一詩刺幽

王不能修成王之業而因追慕成王之時曰上天同雲雨

雪雰雰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以明其澤之普徧焉此猶

於比興之義無與也其他若邶之北風刺虐也曰北風其

涼雨雪其雩則以喻政教之酷暴矣頌弁諸公刺幽王也

詩法萃編卷三詩學集用

元

日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則以比政教之暴虐自微而甚矣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曰雨雪漉漉見晁曰消則又以雪比

小人多而以日能消雪喻王之誅小人矣其後張衡四愁

詩效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為

小人韓公之放才歌謠正是詩騷苦語又韓和侯喜詠筭詩亦全作諷刺語

劉隨州別嚴士元詩

友人有曾遊於何義門先生之門者嘗言劉隨州詩細雨

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先生家有宋粟本乃是閒

花滿地落無聲蓋花已落地更何可聽古人不沾沾以聽

對看也余始聞而信之繼思古人寫景之詞必無虛設此

詩題是別嚴士元唐詩鼓吹作李嘉祐詩毛西河唐七律選從之以為誤入劉集不知何故考

長卿嘗為轉運使判官以知淮西鄂岳轉運留後鄂岳觀

察使吳仲孺誣奏貶播州南巴尉會有為辯之者除睦州

司馬是詩應是赴睦州時道過閩閩城因有別嚴之作其

言細雨溼衣看不見者以比浸潤之譜閒花落地聽無聲

者聞官之挫折無足重輕不足聳人聽聞此於六義為比

第六句草綠湖南萬里情乃追憶湖南時事末句青袍今

已誤儒生其為遷謫後詩無疑矣如云花落不可云聽則

詩法萃編卷三詩學集用

三

如大火聲西流流火又有聲耶一人遷謫正何必以滿地

為喻哉又言義門謂長卿過賈誼宅詩云秋草獨尋人去

後寒林空見日斜時乃是用鵬鳥賦中庚子日斜及主人

將去二句余按此乃徐興公之言亦非義門創見也至謂

幾日浮生哭故人一句昌黎衍之以作殿中少監馬君墓

誌遂成絕調夫昌黎用意之深更有過於長卿者余自讀

唐宋文醇本乃益歎其妙昌黎豈乞靈長卿者乎

劉夢得金陵懷古詩

劉夢得金陵懷古詩當時白香山謂其已探驪珠所餘鱗



爪何用以今觀之王濬樓船所詠纔一事耳而多至四句  
前則疑於偏枯山城水國蘆荻之鄉觸目盡爾後則嫌其  
空衍也抑何元白閣筆易耶余竊有說焉金陵之盛至  
吳而始著至孫皓而西藩既摧北軍飛渡興亡之感始甚  
假使感古者取三國六代事衍爲長律便使一句一事包  
舉無遺豈成體制夢得之專詠晉事也尊題也下接云入  
世幾回傷往事若有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在其筆底者山  
形枕水之情景不涉其境不悉其妙至於蘆荻蕭蕭履清  
時而依故壘含蘊正靡竊矣所謂驪珠之得或在於斯歟

詩法萃編卷三詩學纂聞

三

李義山錦瑟詩

李義山錦瑟一篇說者但以爲悼亡之作或遂以錦瑟爲  
女子之名其於一絃一柱句難通則有改五十爲十五廿  
五者或又作斷絃解瑟二十五絃斷則五十絃矣然於藍  
田日暖句覺雜出不倫卽指藍田爲葬地何以有生烟之  
喻耶按舊唐書義山仕宦不進坎壈終身裴庭裕東觀奏  
記曰商隱自開成二年登進士第至大中十二年以鹽鐵  
推官死則錦瑟乃是以古瑟自況漢書郊祀志秦帝使素  
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師古

曰秦帝秦昊也世所用者二十五絃之瑟而此乃五十絃  
之古製不爲時尚成此才學有此文章卽已亦不解其故  
故曰無端猶言無謂也自顧頭顱老大一絃一柱蓋已半  
百之年矣曉夢喻少年時事義山早負才名登第入仕都  
如一夢春心者壯心也壯志消歇如望帝之化杜鵑已成  
隔世珠玉皆寶貨珠在滄海則有遺珠之歎惟見月照而  
淚生煙者玉之精氣玉雖不爲人採而日中之精氣自在  
藍田追憶謂後世之人追憶也可待者猶云必傳於後無  
疑也當時指現在言惘然無所適從也言後世之傳雖可  
自信而卽今淪落爲可歎耳詩中雖虛文無一泛設眾解  
紛紜似皆無當卽世傳東坡四字分解應亦假托也

詩法萃編卷三詩學纂聞

三

許丁卯中秋詩

嘗侍茶江彭先生於東園中秋對月先生舉許丁卯七律  
示余曰子謂何如余逡巡不敢妄對先生曰此詩意境似  
平格律實細首云待月東林月正圓月從東出待在未出  
之時旣出則月正圓也次云廣庭無樹草無煙寫月之明  
一句盡矣三云中秋雲淨出滄海此特補點中秋以別於  
他月之望四云半夜露涼當碧天半夜月正當頭也五云

輪影漸移金殿外、月是而西移矣、六云鏡光猶挂玉樓前、將落而猶未落也、結云不辭達旦殷勤望、一墮西巖又隔年、隔年又以醒中秋之意、八句次第寫盡達旦之景、此唐律所以勝於後人、不然輪影鏡光、玉樓金殿、抑何塵容俗狀歟、

蘇詩補注

施注蘇詩世稱善本、自商邱宋氏所藏闕十二卷、邵長蘅李必恒爲之補注、而施注益形其不可及、邵李所補者皆是鈔襲王注、恐人之議之也、乃特作王注正譌、刻之卷首、

詩法萃編卷三 詩學彙編

三

其所指摘不過字句傳寫之訛耳、至如王注所闕所訛、並未能改正增益也、即如太白山下早行詩云、馬上續殘夢、乃直用劉駕詩、藝苑卮言嘗舉之、補注於此句無注也、又如次韻朱公掾初夏詩云、諫苑君方續承業、王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按南史之無其人、後周樂運字承業、運爲內史、鄭譯所銜、及隋文爲丞相、鄭譯爲長史、左遷運、滎陽令、運發憤、錄夏殷以來諫爭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覽而嘉焉、因學紀聞嘗論之、誤以周爲隋耳、補注仍王注之訛、不改也、又如

女王城詩云、稍聞泱泱流冰谷、盡放青青沒燒痕、王注據林敏功稱古詩、岡分河勢斷、春入燒痕青、補注改爲唐詩、其實皆非也、此乃宋詩、僧惠崇訪楊雲卿淮上別墅之三、四一聯、溫公續詩話謂此二句、乃其尤自負者、然當時卽爲其徒所嘲、有詩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

按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劉貢父中山詩話作古人詩、集無此句、不是師兄多犯古、不是師兄多犯古、

句犯師兄、江隣幾雜志詩句作言、注既不知、又改河分岡、

勢爲岡分河勢、尤誤也、又如次韻劉湜峽山寺詩云、應憐五管客、王注所載宋援引莊子上有五管、李厚引韓詩五

詩法萃編卷三 詩學彙編

五

管、徧歷兩說、並存、正古人虛心之處、李必恒補注、不過就兩說中用李而去宋耳、而遂專指宋、以斥王注爲杜撰乎、又如賀朱壽昌詩、按壽昌棄官入關中、尋母得之、同州宋史列入孝義傳、東都事畧列入獨行傳、宋中興藝文志有送朱壽昌詩三卷、敬見他書者、蘇頌魏公、且此事溫公錄載之矣、蘇氏家語載之矣、東軒筆錄又載之矣、朱子小學亦載之矣、補注則似宋史亦未考也、又如次韻答邦直子由一詩、邵子湘云、施本闕其半、無他本可考、只載前四句、又闕未許二字、按此詩乃烏臺詩案所有者、詩云、五斗塵勞、尙足留、閉

門聊欲治幽憂差為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  
會須成好飲思歸時亦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  
西看浴鷗補凡若此類當注而不注不當注而注者豈勝  
指摘耶

### 文用人名

以人名入詩文或姓或名有祇稱一字者日知錄有二名  
止用一字之條博徵經傳不獨詩文也而詩文之載在文  
選者固不僅顧氏所摘如班固幽通賦稱重黎曰黎張衡  
思元賦稱勃鞞字伯楚而曰伯此二名而舉一也左思蜀  
都賦稱諸葛亮曰葛此雙姓而舉一也若幽通賦稱條侯  
周亞夫曰條乃爵也四皓曰皓乃號也其應連三四字而  
摘舉其二者幽通賦稱衛叔武曰衛叔陸機宴元圃詩稱  
世祖武皇帝曰世武嵇康琴賦稱王昭君曰王昭稱晉之  
師曠字子野而曰晉野陸厥孺子妾歌稱班婕妤曰班婕  
又西征賦稱鄭桓公友曰桓友是也其兩人並稱而錯雜  
者王褒洞簫賦曰牙曠乃伯牙師曠也曰般匠乃公輸般  
匠右也馬融長笛賦曰彭胥乃彭咸伍子胥也幽通賦曰  
高項乃高陽氏顛頊也曰孔昊乃孔子及太昊也曰宣曹  
乃周宣王及曹伯陽也陸機演連珠曰蒲宓乃子路宰蒲

詩法萃編卷三詩學集覽

三

及宓子賤也文選注宓作密謂卓茂為密令曰曾史乃曾

子史魚也阮籍詣蔣公奏記曰鄒卜乃鄒衍卜子夏也孫

楚迭征西官屬詩曰彭聃乃彭祖李聃也潘岳夏侯誄曰

閔參乃閔子騫曾參也謝靈運去郡詩曰義唐乃伏羲唐

堯也顏延之陶徵士誄曰夷皓乃伯夷四皓也曰巢高乃

巢父伯成子高也江淹雜體詩曰堯老乃唐堯老聃也劉

峻辨命論曰容彭乃容成公彭祖也曰伊顏乃伊尹顏回

也又有以二名而分用之者思元賦曰穆屈天以悅牛兮

賢亂叔而幽主穆與叔乃叔孫穆子也牛與豎乃豎牛也

詩法萃編卷三詩學集覽

三

又有稱謂不拘者思元賦之文君乃文王也辨命論之文

公乃周公也他如相如子虛賦稱孫陽為陽子鄧曼為曼

姬揚雄上林賦稱公孫賀為孫叔是也然此在古人則可

後人惟前人所已用者方可襲用莫敢創造自唐人已然

矣唐如李太白扶風豪士歌曰原嘗春陵六國時謂平原

君孟嘗君春申君信陵君也韓昌黎贈崔立之詩曰東馬

嚴徐已奮飛謂東方朔司馬相如嚴安徐樂也凡皆本諸

文選班固西都賦曰節慕原嘗名亞春陵任昉答七夕詩

啟曰與買馬而入室比嚴徐而待詔初非創製及後李義

山韓碑詩以李愬韓公武李道古李文通四人合之曰愬  
武古通作牙爪此亦因平淮西碑文中先有乃勅顏允  
重允愬武古通之語而承用之也

時俗語入詩

唐人每以唐時語入詩亦猶先儒注經有文莫相人耦曉  
知一孔之類也如遮莫猶言儘教頻頻猶言至竟到底猶言不當作  
猶云先道个不該也孟襄生可憐生太瘦生聖得知見韓  
陽詩更道明朝不當生太忙生之類聖得知詩然  
不得不分生憎杜詩不分桃花紅勝赤憎猶云生憎杜詩  
其解猶言已足也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隔又作格白  
懷隔是詩如今格是頭成雲顧況詩市頭格是無人別  
詩法卷三詩學三

至如阿堵猶言他甯馨字平仄兩音則舊有此語而唐始入  
詩也相於建詩場來楚詞含笑杜詩則舊詩有之而

唐人襲用也他若潦倒按北齊崔陵于瞻性簡傲自天保  
以後重更事謂容止藉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愁絕倒  
焉杜正用此至夔府詩形容真潦倒則不如是解愁絕倒  
絕倒笑也而愁亦可言杜詩才兼鮑豈亦當時語耶又俗  
照愁絕倒又別蘇後詩絕倒為驚呼  
以一日為一天杜詩有之其三川觀水漲詩云北上惟土  
山連天走窮谷連天正謂連日也

對舉字

凡形容字有兩字各異者人多混而不分即如崢嶸山水

之聲也爛漫水火之象也漫作漫非六書無此字爛字卻  
契關離合之情也憂虞悲喜之別也揭來去來之異也  
詩直作忽朴儂文質之極也正如軒輕依違然疑淹速以  
對舉見意

平仄互用字

字有平仄異義而入詩不異者池北偶談嘗論之而有所  
未盡今推廣之如離別之離去聲急難之難平聲杜詩何時  
急難救急難中酒之中中興之中互用上應之應平聲杜詩耶  
判捨之判平聲杜詩相留可判年又有縱飲久判望平  
詩法卷三詩學三

聲那平聲那能但平聲杜詩窮愁但有骨祇多我同音見  
灰只平聲杜審言詩相入聲杜詩恰似春風相重再也  
音也只應伴月歸相欺得自詩如何不相離重再也  
上聲十見白詩琵琶入聲可動司馬之司入聲請平聲錢  
朝早扇平聲去聲白詩仁風扇入聲白詩燕量平聲白  
隨例未些平去二底顏氏家訓云何物分去聲劉夢得詩  
量移挑止聲王建詩每日臨行空挑長去聲段成式詩纔  
吹挑戰羅虬詩不應琴裏挑文君牛獨駕長擔車纔  
去聲獨孤及詩徒親去聲盧綸詩人廡唐人作平聲五代  
言漢水纜容翹親主人臣是親家廡作入聲陶穀詩尖  
檐帽子粗上聲蘇詩左元做之做平聲可馬相如之如上  
卑凡麻粗古律俱有蘇詩可馬相如之如上  
詩連上聲陸放翁詩蝗去聲放翁詩平仄其他雙聲疊

韻之字如張王蒼茫莽蒼隴隴俱應平漫汗么麼嫖姚俱應平而而仄雜見唐宋人詩至若打頭風屋打頭之打音不必作頂字也爭如爭得爭奈之爭音從上聲不必作怎字也此又習焉不察者也

### 可憐有二義

鮑明遠東飛伯勞歌云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按憐字有二解莊子庚桑楚篇汝欲反汝性情而無由入可憐哉宋玉九辯曰惆悵兮而私自憐王逸注曰竊內念已自閔傷也五行志成帝時詩謠曰故爲人所羨今爲

詩法萃編

卷三

弄

人所憐又孫會宗謂楊惲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陶詩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此可憐者皆是可閔也戰國策趙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列子曰生相憐死相捐魯連子引古諺曰心誠憐白髮元此憐字與明遠詩所云可憐者謂可愛也凡唐詩可憐有可憐生多作可愛意杜詩君家白盈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 稽陰台明

陳書文學褚玠傳宣帝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謂會稽山陰也白香山詩曰台明地展圖謂天台四明也

### 蘇煥安慎

杜詩內有贈蘇煥詩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入蘇詩內有贈安慎詩送安慎秀才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杜蘇何爲贈之詩耶然杜集又有入衡州詩曰門闌蘇生在公自注蘇生侍御勇銳白起強以白起比煥則煥之爲煥公固深知之題云紀異亦誠不料是人能爲是詩而所稱傾倒亦特傾倒其詩而已靜者之譽其以爲諷乎蘇詩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勉以熟讀深思此固切磋之義亦必其人有厭讀舊書之意舊書對新經而言微詞也不然公

詩法萃編

卷三

卑

與章信仙遊潭題名知其必能殺人豈有明於大情而昧於小情者哉

### 和仲同叔涪皤

東坡一字和仲見續濱誌銘又字子平見文與可詩文與年記得歸在京一首題云往年寄子平題下注云卽子瞻與可乃東坡之中表弟子由又字同叔亦稱阿同見東坡詩黃涪翁亦號涪皤范石湖吳船錄云魯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皤蜀中謂尊者爲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宋景文謂波當作皤涪皤從其俗也

### 吾命非與命

越絕書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生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又謂馮同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眾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陳元孝姑蘇懷古詩云寶劍賜來吾命短美人恩重父仇輕正是以吾字對父字今刻本皆訛吾作吳非也吳命別無出處列子魏有東門吳者戰國策以吳爲吾文選注引之

汪韓門博通羣籍著有文選理學權輿八卷上湖分類文編十卷而詩學纂聞一卷考訂詳明議論平允用之講習韻事良有裨益其指摘康樂文通少陵詩句尤可爲後學鑑戒閒有嚴而近苛處彌見詩律之細夫修辭

詩法萃編

卷三

詩學

四

如修身者過忌寬而貴嚴惟嚴以繩人始能嚴弃糝糠取其馨御更嚴以繩己庶幾磨玷而完璧學古人者慎勿愛忘其醜并忘一己之醜且或但知芸人之田而不自治其田也許印芳識

詩法萃編卷三終

詩法萃編卷十四上

說詩碎語

長洲沈德潛撰

石屏許印芳麟篆校刊

敘

辛亥春讀書小白陽山之僧舍塵氛退避日在雲光嵐翠中凡上有山不必開門見山也寺僧有叩作詩指者時適坐古松亂石閒聞鳴鳥弄晴流泉赴壑天風送謾謾聲似唱似答謂僧曰此詩歌元聲爾我共得之乎僧相視而笑

詩法萃編卷十四上

既復乞疏源流升降之故重卻其請每鐘殘燈燧候有觸即書或準古賢或抽心緒時日既積紙墨遂多命曰碎語擬之試兒碎盤過物雜陳略無倫次也然俱落語言文字迹矣歸愚沈德潛題於聽松閣

說詩碎語卷上

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漢以來樂府代興六代繼之流行靡曼至有唐而聲律日工託興漸失徒視為嘲風雪弄花草遊歷燕衍之具而詩教遠矣學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窮其

源猶望海者指魚背為海岸而不自悟其見之小也今雖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優柔漸漬仰湖風雅詩道始尊事難顯陳理難言罄每託物連類以形之鬱情欲舒天機隨觸每借物引懷以抒之比興互陳反覆唱歎而中藏之權愉慘戚隱躍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倘質直敷陳絕無蘊蓄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矣

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周盤誦汝墳而為親從征此三詩別有旨也而觸發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唯其可以興也讀前人詩而但求訓詁獵

詩法萃編卷十四上

得詞章記問之富而已雖多奚為

詩以聲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真得讀詩趣味

古人意中有不得不可言之隱借有韻語以傳之如屈原江潭伯牙海上李陵河梁明如遠嫁或慷慨吐臆或沈結含悽長言短歌俱成絕調若胸無感觸漫爾抒詞縱游風華枵然無有

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如太空之

中不着一點如星宿之海萬源湧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動萬物發生古來可語此者屈大夫以下數人而已

以詩入詩最是凡境經史諸子一經徵引都入詠歌方別

於潢潦無源之學曹子建善用史謝康樂善用經杜少陵經史並用但實事貴用

之使活熟語貴用之使新語如己出無斧鑿痕斯不受古人束縛

人束縛

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章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

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

明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如積沙僧解三

詩法萃編卷四說詩時語

體唐詩不以意運法轉以意從法則死法矣試看天地間

水流雲在月到風來何處著得死法

曾子固下筆時目中不知有劉向何論韓愈子固之文未

必高於中壘昌黎也然立志不苟如此作詩須得此意

賈生惜誓篇曰黃鵠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觀天

地之方員作文作詩必置身高處放開眼界源流升降之

故瞭然於中自無隨波逐浪之弊

詩不學古謂之野體然泥古而不能通變猶學書者但講

臨摹分寸不失而已之神理不存也作者積久用力不求

助長充養既久變化自生可以換卻凡骨矣

康衢擊壤肇開聲詩上自陶唐下暨秦代凡經史詩子中

有韻語可采者當歌詠之以探其原先生所以有古詩源之選許印芳識

三百篇中四言自是正體然詩有一言如緇衣篇做字還

字可頓住作句是也有二言如鱸魚所父肇禮是也有三

言如螽斯羽振振鷺是也有五言如誰謂雀無角胡為乎

泥中是也有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嘉賓式燕以敖是也

至父曰嗟予子行役以燕樂嘉賓之心則為七言我不敢

做我友自逸則為八言短以取勁長以取妍疎密錯綜最

詩法萃編卷四說詩時語

是文章妙境以上十三條總論詩法

二南美文王之化也然不著一修齊治化字冲澹樸夷隨

興而發有知如婦人無知如物類同際太和之盛而相忘

其所以然是王風雋俾氣象以下十二條論國風

詩有不分淺深不用變換略易一二字而其味油然而出

者妙於反覆咏歎也茅苜殷其雷後張平子四愁得之

雄雉末章進君子以親身善世之道猶所云萬里之外以

身為本也漢東門行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為

非重言以丁甯之去風人未遺



諷刺之詞直詰易盡婉道無窮衛宣姜無復人理而君子借老一詩止道其容飾衣服之盛而首章末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二語逗露之魯莊公不能為父復警防閑其母失人子之道而猗嗟一詩止道其威儀技藝之美而章首以猗嗟二字譏歎之蘇子所謂不可以言語求而得而必深觀其意者也詩人往往如此

詩法萃編

卷四

五

詩法萃編

人有不平於心必以清比己以濁比人而谷風三章轉以涇自比以渭比新昏何其怨而不怒也杜子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亦然

匏有苦葉刺淫亂也中惟濟盈不濡軌二句隱躍其詞以諷之其餘皆說正理使人得聞正言其失自悟

莊姜賢而不答由公之感於嬖妾也乃碩人一詩備形族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盛國俗之富而無一言及莊公使人言外思之故曰主文諷諫

陟岵孝子之思親也三段中但念父母兄之恩已而不言

己之思父母與兄蓋一說出情便淺也情到極深每說不出

政繁賦重民不堪其苦而莫楚一詩唯羨草木之樂詩意不在文辭中也至若之華明明說出要之並為亡國之音鴟鴞詩連下十字字字我詩連下九我字北山詩連下十二或字情至不覺音之繁詞之複也後昌黎南山用北山之體而張大之下五十餘或字然情不深而侈其詞只是漢賦體段

詩法萃編

卷四

六

詩法萃編

顏之推愛蕭蕭馬鳴悠悠旌旆謝玄愛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四語予最愛東山三章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埕婦歎于室末章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後人閨情胎源於此又愛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蒼涼灑灑渺欲即轉離名人畫本不能到也明陳卧子謂秦人思西周之詩卓然特見

大小雅皆豐鎬時詩也何以分大小曰音體有大小非政事有大小也雜乎風之體者為小純乎雅之體者為大試詠鹿鳴四牡諸詩與文王大明諸詩氣象迥然各別以下八條

論大  
小雅

宣王中興主也然其後或宴起或料民至廢魯嫡殺杜伯而君德荒矣詩人於東都朝會時終之以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何識之遠而諷之婉也漢人長楊羽獵那能有此鶴鳴本以誨宣王而拉雜詠物意義若各不相綴難於顯陳故以隱語為開導也漢枚乘奏吳王書本此

斯干考室無羊考牧何等正大事而忽然各幻出一夢本支百世人物富庶俱於夢中得之恍恍惚惚怪怪奇奇作詩要得此段虛景

巷伯惡惡至欲投畀豺虎投畀有北何常留一餘地然想

詩法萃編卷四

七

其用意正欲激發其羞惡之本心使之同歸於善則仍是溫厚和平之旨也牆茨相鼠諸詩亦須本斯意讀

大東之詩歷數天漢牛斗諸星無可歸咎無可告訴不得不悵望於天若此時之天非西周盛王時之天者然司馬子長云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得之矣

文王七章語意相承而下陳思贈白馬王詩顏延之秋胡行祖其遺法

古人祝君如卷阿之詩稱道願望至矣而頌美中時寓責難得人臣事君之義魏人公讌唐人應制滿簡浮華耳

美盛德之形容故曰頌其詞渾渾爾穆穆爾不同雅章之切響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故可以感格鬼神以下三條論三頌

魯諸侯也安得有頌至魯有頌且祀后稷以配天非禮矣今讀駟以下四篇皆僖公之詩先儒謂季孫行父請於周而作頌知東遷以上魯無頌也即謂頌之變亦可

周頌和厚魯頌誇張商頌古質此頌體之別

離騷者詩之苗裔也第詩分正變而離騷所際獨變故有侘傺噫鬱之音無和平廣大之響讀其詞審其音如赤子

詩法萃編卷四

九

媿戀於父母側而不忍去要其顯忠斥佞愛君憂國足以持人道之窮矣尊之為經鳥得為過以下七條論離騷

楚辭託陳引喻點染幽芬於頌亂替慢之中令人得其悃款悱惻之旨司馬子長云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深有取於辭之重節之複也後人穿鑿注解揆出提挈照應等法殊乖其意

騷體有少歌有倡有亂歌詞未申發其意為倡獨倡無和總篇終為亂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反覆詠歎之也漢人五言興而音節漸亡至唐人律體興第用

意於對偶平仄間而意言同盡矣求其餘情動人何有哉  
天問一篇雜舉古今來不可解事問之若己之忠而見疑  
亦天實爲之思而不得轉而爲怨怨而不得轉而爲問問  
君問他人不得不容不問之天也此是屈大夫無可奈何  
處  
九歌哀而艷九章哀而切九歌託事神以喻君猶望君之  
感悟也九章感悟無由沈淵已決不覺其激烈而悲愴也  
一居漁父兩篇設爲問答以顯己意客難解嘲之所從出  
也詞義顯然楚辭中之變體

詩法萃編

九

屈原微箕皆同姓之臣離騷二十五與麥秀之歌辭不同

而旨同有詩說離騷另出此錄其大旨二十七則

詩三百篇可以被諸管絃皆古樂章也漢時詩樂始分乃  
立樂府安世房中歌係唐山夫人所製而清調平調瑟調  
皆其遺音此南與風之變也朝會道路所用謂之鼓吹曲  
軍中馬上所用謂之橫吹曲此雅之變也武帝以李延年  
爲協律都尉與司馬相如諸人略定律呂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此頌之變也漢以後因之而節奏漸失

此條論樂府源流

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于其去徐徐往往於迴  
翔屈折處感人是即依永和聲之遺意也齊梁以來多以  
對偶行之而又限以八句豈復有詠歌嗟歎之意耶以下三條

論樂府

樂府甯朴毋巧甯疎毋鍊張籍短歌行云菖蒲花開月常  
滿傷於巧也無名氏木蘭詩云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後人疑爲韋元甫假託傷於鍊也

古樂府聲律唐人已失試看李太白所擬篇幅之短長音  
節之高下無一與古人合者然自是樂府神理非古詩也

詩法萃編

十

明李于鱗句摹字倣并其不可句讀者追從之那得不受  
人譏彈

四言詩締造良難於三百篇太離不得太肖不得太離則  
失其源太肖祇襲其貌也韋孟諷諫在鄒之作蕭蕭穆穆  
未離雅正劉琨答盧諶篇拙重之中感激豪蕩準之變雅  
似離而合張華二陸潘岳董愷愷欲息矣淵明停雲時運  
等篇清腴簡遠別成一格此條論四言古詩

風騷既息漢人代興五言爲標準矣就五言中較然兩體  
蘇李贈答無名氏十九首是古詩體廬江小吏妻羽林郎

陌上桑之類是樂府體此條辨古詩樂府之分

五言古長篇難於鋪敘鋪敘中有峯巒起伏則長而不濶

短篇難于收斂收斂中能含蘊無窮則短而不促又長篇

必倫次整齊起結完備方為合格短篇超然而起悠然而

止不必另綴起結苟反其位兩者俱慎以下三十一條皆論五言古詩兼論樂府由漢魏六朝至唐而止

龐言繁稱道所不貴蘇李詩言情款款感寤具有無急言

竭論而意自長神自遠使聽者油油善入不知其然而然

也是為五言之祖○蘇李之別諒無會期矣而云安知非

詩法萃編卷四詩評語

日月弦望自有時何惻惻而纏綿也後人如何擬得此下五條

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

友濶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

言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為

國風之遺

廬江小吏詩共一千七百四十五言雜述十數人口中

語而各肖其聲口性情真化工筆也中別小姑一段悲愴

之中自足溫厚唐人棄婦篇直用其語云憶我初來時小

姑始扶牀今別小姑去小姑如我長下節云殷勤養公姥

好自相扶將而忽轉二語云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輕

薄之言了無餘味此漢唐詩品之分

漢五言一韻到底者多而青青河邊草一章一路換韻聯

折而下節拍甚急而枯桑知天風二語忽用排偶承接急

者緩之是神化不可到境界

文姬悲憤詩減去脫卸轉接之痕若斷若續不碎不亂讀

之如蓬坐振沙磧自飛視胡笳十八拍似出二手宜范

史取以入傳

詩法萃編卷四詩評語

蘇李以後陳思繼起父兄多才渠尤獨步使才而不矜才

用博而不逞博鄴下諸子文翰鱗集未許執金鼓而抗顏

行也故應為一大宗此下二條魏詩

陳思極工起調如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如明月照高

樓流光正徘徊如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皆高唱也後

謝玄暉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極蒼蒼莽莽之致

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倏詭不羈讀者

莫求歸趣遭阮公之時自應有阮公之詩也箋釋者必求

時事以實之則鑿矣劉彥和稱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當

截然分道此下六條晉詩

壯武之世茂先休奕莫能軒輊二陸潘張亦稱魯衛左太冲拔出於眾流之中胸次高曠而筆力足以達之自應盡掩諸家鍾記室嶸季孟于潘陸閒謂野於士衡而深於安仁太冲弗受也過江以還越石悲壯景純超逸足稱後勁士衡舊推大家然通贍自足而絢綵無力遂開出排偶一家降自齊梁專工隊仗邊幅復狹令閱者白日欲卧未必非陸氏為之濫觴也所撰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言志章教惟資塗澤先失詩人之旨

詩法萃編

卷西

說詩時語

三

漢魏詩只是一氣轉旋晉以下始有佳句可摘此詩運升降之別

陶公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託不獨詠荆軻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詩自能曠世獨立鍾記室謂其原出於應璩目為中品一言不智難辭厥咎已晉人多尚放達獨淵明有憂勤語有自任語有知足語有悲憤語有樂天安命語有物我同得語倘幸列孔門何必不在季次原憲下

詩至劉宋性情漸隱聲色大開時運一轉關也康樂神工

默運明遠廉價無前允稱二妙延年聲價雖高雕鏤太過不無沈悶要其厚重處古意猶存前人評康樂詩謂東海揚帆風日流利此不甚允大約匠心獨造少規往則鈞深極微而漸近自然流覽閒適中時時淡冶理趣劉勰云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遊山水詩應以康樂為開先也○陶詩合下自然不可及處在真在厚謝詩經營而反於自然不可及處在新在俊陶詩勝人在不排謝詩勝人正在排此下六條南朝詩

詩法萃編

卷西

說詩時語

西

篇直欲前無古人

齊人寥寥謝玄暉獨有一代以靈心妙悟管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名理元長子融諸人未齊肩背蕭梁之代君臣贈答惟工艷情風格日卑矣隱侯沈約短章略存古體文通淹仲言何遜辭藻斐然雖非出羣之雄亦稱一時能手陳之視梁抑又降焉子堅陰鏗孝穆徐陵略具體裁專求佳句差強人意云爾

梁陳隋閒專尚琢句庾肩吾云鴈與雲俱陣沙將蓬共驚殘叶收宿雨缺岸上新流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陰鏗

云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江總云露洗山扉月雲開石  
路烟隋煬帝云鳥警初移樹魚寒欲隱苔皆成名句然比  
之小謝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痕迹宛然矣若淵明采  
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中有元  
化自在流出鳥可以道里計

梁時橫吹曲武人之詞居多北音競奏鉦鏡鏗鏘金喻歌  
折楊柳歌詞木蘭詩等篇猶漢魏人遺響也北齊敕勒歌  
亦復相似此條兼論南  
北詩樂府

北朝詞人時流清響庾子山才華富有悲感之篇常見風

詩法萃編

十五

骨爾時徐庾並名恐孝穆華詞瞠乎其後矣此下二條  
北朝詩

子山詩不專造句而造句亦工步虛詞云漢帝看桃核齊

侯問棗花軍行云塞迴羸榆葉關寒落雁毛從軍云地中

鳴鼓角天上下將軍法筵云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酬

薛文學云羊腸連九阪熊耳對雙峯少陵所云清新者耶

而武林陳允倩謂老杜不能青出於藍直是亦步亦趨未

免揚許失實

隋煬帝艷情篇什同符后主而邊塞諸作鏗然獨異劉樞

將復之候也楊素幽思健筆詞氣清蒼後此射洪陳子  
昂

江張九  
齡起衰中立此為勝廣云此條論隋詩入唐之漸  
借陳勝吳廣比借首也

古今流傳名句如思君如流水如池塘生春草如澄江淨

如練如紅藥當階翻如月映清淮流如芙蓉露下落如空

梁落燕泥情景俱佳足資吟咏然不如南登灞陵岸回首

望長安忠厚悱惻得遲遲我行之意此條論六朝  
以上名句

唐顯慶龍朔間承陳隋之遺幾無五言古詩矣陳伯玉力

掃俳優仰追曩哲讀感遇等章何啻黃初正始間也張曲

江李供奉繼起風裁各異原本阮公唐體中能復古者以

三家為最此下七條唐  
詩皆論五古

詩法萃編

十六

蘇李十九首後五言最勝大率優柔善入婉而多風少陵

才力標舉縱橫揮霍詩品又一變矣要其感時傷亂憂黎

元希稷契生平抱負悉流露於楮墨間詩之變情之正也

宜新甯高氏別為大家

五言長篇固須節次分明一氣連屬然有意本連屬而轉

似不相連屬者敘事未了忽然頓斷插入旁議忽然聯續

轉接無象莫測端倪此連左史法於韻語中不以常格拘

也千古以來且讓少陵獨步詩家須兼古文筆法  
即此可見許甲芳識

少陵新婚別云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近於怨矣而君

今往死地以下層層轉換勉以努力戎行發乎情止乎禮  
義也羌村首章與綢繆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見此粲者  
東山詩有敦瓜苦烝在粟新同一神理

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  
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閒遠儲太祝有其朴  
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  
之所近

才大者聲色不動指顧自如太白五言妙於神行昌黎不  
無張歎矣取其意規于正雅道未澌

詩法萃編

卷西 說詩時語

七

孟東野詩亦從風騷中出特意象孤峻元氣不無斲削耳  
以郊島竝稱銖兩未敵也元遺山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  
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湖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揚韓  
抑孟毋乃太過○韓孟聯句體可偶一為之連篇累牘有  
傷詩品

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自時厥後如魏文燕歌行陳琳飲  
馬長城宿鮑照行路難皆稱傑構唐人起而不相沿襲變  
態備焉學七言古詩者當以唐代為楷式○班史東方朔  
傳云八言七言上下然東方詩不傳而入言體後人亦無

繼之者以下十七條皆論七言

文以養氣為歸詩亦如之七言古或雜以兩言三言四言  
五六言皆七言之短句也或雜以八九言十餘言皆伸以  
長句而故欲振蕩其勢迴旋其姿也其閒忽疾忽徐忽翕  
忽張忽滄滌忽轉掣乍陰乍陽屢遷光景莫不有活氣鼓  
盪其機如吹萬之不窮如江河之滔漭而奔放斯長篇之  
能事極矣四語一轉蟬聯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謂玉楊  
盧駱當時體也

詩法萃編

卷西 說詩時語

末

歌行起步宜高唱而入有黃河落天走東海之勢以下隨  
手波折隨步換形蒼蒼莽莽中自有友線蛇踪蛛絲馬跡  
使人眩其奇變仍服其警嚴至收結處紆徐而來者防其  
平衍須作斗健語以止之一往峭折者防其氣促不妨作  
悠揚搖曳語以送之不可以一格論

轉韻初無定式或二語一轉或四語一轉或連轉幾韻或  
一韻疊下幾語大約前則舒徐後則一滾而出欲急其節  
拍以為亂也此亦天機自到人工不能勉強

詩篇結局為難七言古尤難前路層波疊浪而來略無收  
應成何章法支離其詞亦嫌煩碎作手於兩言或四言中

層層照管而又能作神龍掉尾之勢神乎技矣

高岑王李順四家每段頓挫處略作對偶於局勢散漫中

求整飭也李杜風雨分飛魚龍百變讀者又爽然自失

太白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濤浪自湧白雲卷舒

從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力也集中笑矣乎悲來乎懷素

草書歌等作開出淺率一派王元美稱為百首以後易厭

此種是也或云此五代庸妄子所擬非太白詩也

少陵歌行如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如鉅鹿之戰諸侯皆從

壁上觀滕行而前莫敢仰視如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

詩法萃編卷四 說詩碎語

九

沙而舞怪物靈蠢畢集與太白各不相似而各造其極後

賢未易追逐○夔州以後比之掃殘毫穎時帶頽禿矣

少陵有倒插法如送重表侄王珣評事篇中上云天下亂

云云次云最少年云云初不說出某人而下倒補云秦王

時在座真氣驚戶牖此其法也麗人行篇中賜名大國號

與秦慎莫近前丞相瞋亦是此法又有反接法述懷篇云

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若云不見消息來平平語耳此

云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斗覺驚心動魄矣又有透過

一層法如無家別篇中云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鞀無家

密而遣之從征極不堪事也然明說不堪其味便淺此云

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轉作曠達彌見沈痛矣又有突

接法如醉歌行突接春光澹沲秦東亭簡薛華醉歌突接

氣酣日落西風來上寫情欲盡未盡忽入寫景激壯蒼涼

神色俱王皆此老獸開生面處此條總論少陵古詩用筆

漢得來學詩兼學古文敘事方有法度且能銘裁

變化出奇不窮近代詩流知之者鮮矣許印芳識

三句一轉秦皇嶧山碑文法也元次山中興頌用之岑嘉

州走馬川行亦用之而三句一轉中又句句用韻與嶧山

碑又別凡學古人最忌依樣葫蘆參酌變化方不

歌行轉韻者可以雜入律句借轉韻以運動之絕無針

軟中自有力也一韻到底者必須鏗金鏘石一片宮商稍

混律句便成弱調也不轉韻者李杜十之二二李如粉圖

如哀王孫韓昌黎十之八九後歐蘇諸公皆以韓為宗

或問何者古詩中律句曰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

能送何者別於律句曰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

中

七字每平仄相閒而義山韓碑一篇中封狼生貙羆生貔

七字平也帝得聖相相日度七字仄也氣盛則言之短長



與聲之高下皆宜

昌黎豪傑自命欲以學問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張處多變化處少力有餘而巧不足也獨四言大篇如元和聖德平淮西碑之類義山所謂句奇語重點竄塗改者雖司

馬長卿亦當斂手此條帶論昌黎四言詩

白樂天詩能道盡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諷諭上卷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亦風人之遺意也惟張文昌王仲初樂府專以口齒利便勝人雅非貴品

仲初當窗織云當窗卻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人即

詩法萃編 卷西 說詩碎語

三

無志節何至羨青樓倡邪文昌節婦吟云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贈珠者知有夫而故近之更襲於羅敷之使君也猶感其意之纏綿耶雖云寓言贈人何妨圓融其辭然君子立言故自有則

李長吉詩每近天問招魂楚騷之苗裔也特語語求工而波瀾堂廡又窄所以有山節藻稅之誦杜牧之謂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可以奴僕命騷果天假以年所造遂止此乎

○王元美云奇過則凡學長吉者宜知之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搗聲音

穩順體勢其製乃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渾金璞玉不須

追琢自然名貴開寶以來李太白之明麗王摩詰孟浩然

之自得分道揚鑣並推極勝杜子美獨闢畦徑寓縱橫排

纂於整密中故應包涵一切終唐之世變態雖多無有越

諸家之範圍者矣以此求之有餘師焉以下十條論五律

起手貴突兀王右丞風勁角弓鳴杜工部莽莽萬重山帶

甲滿天地岑嘉州送客飛鳥外等篇直疑高山墜石不知

其來令人驚絕

中聯以虛實對流水對為上即徵實一聯亦宜各換意境

詩法萃編 卷西 說詩碎語

三

略無變換古人所輕即如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何嘗

不是佳句然王元美以其寫景一例少之至圓荷浮小葉

細麥落輕花宋人已議之矣

三四語多流走亦竟有散行者然必有不得不散之勢乃

佳苟艱於屬對率爾放筆是借散勢以文其陋也又有通

體俱散者李太白夜泊牛渚孟浩然晚泊潯陽釋皎然尋

陸鴻漸等章與到成詩人力無與匪垂典則偶存標格而

已外是八句平對五六散行前半扇對之式皆極詩中變

態

三四貫句稱承上斗峭而來宜緩脈赴之五六必聳然挺  
拔別開一境上既和平至此必須振起也崔司勳贈張都  
督詩出塞清沙漠還家拜羽林和平矣下接云風霜臣節  
苦歲月主恩深杜工部送人從軍詩今君度沙磧累月斷  
人烟和平矣下接云好武甯論命封侯不計年泊苦陽城  
下詩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和平矣下接云留滯才難  
盡艱危氣益增如此拓開方振得起溫飛卿商山早行詩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下接柵葉落山路枳花明驛墻  
周處士朴賦董嶺水於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下接過

詩法萃編卷四 說詩時語

三

荷山色遠近水月光低便覺直塌下去  
中二聯不宜純乎寫景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  
歸浣女運動下漁舟景象雖工詎為模楷至宋陸放翁八  
句皆寫景矣  
收束或放開一步或宕出遠神或本位收住張燕公不作  
邊城將誰知恩遇深就夜飲收住也王右丞君問窮通理  
漁歌入浦深從解帶彈琴宕出遠神也杜工部何當擊凡  
鳥毛血灑平蕪就畫鷹說到真鷹放開一步也就上文體  
勢行之

唐玄宗劍閣橫雲峻一篇王右丞風勁角弓鳴一篇神完  
氣足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絕頂此律詩正體而太白五月  
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一氣直下  
不就羈縛右丞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  
杪百重泉分頂上二語而一氣赴之尤為龍跳虎臥之筆  
此皆天然入妙未易追摹

大曆後漸近收斂選言取勝元氣未完辭意新而風格自  
降矣劉隨州工於鑄語不傷大雅然老至居人下春歸在  
客先萬里通秋鴈千峰共夕陽名雋有餘自非盛唐人語

詩法萃編卷四 說詩時語

三

賈長江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溫飛卿古戍落黃葉浩  
然離故關卑靡時乃有此格後惟馬戴亦閒有之

七言律平敘易於徑遂雕鏤失之佻巧此五言為尤難貴  
屬對穩貴遣事切貴捶字老貴結響高而總歸於血脈動  
盪首尾渾成後人祇於全篇中爭一聯警拔取青妃白有  
句無章所以去古日遠以下八條  
論七律

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勳黃鶴樓詩意得象先縱筆所到  
遂擅古今之奇所謂章法之妙不見句法之妙不見  
字法者也

雲卿獨不見一章骨高氣高色澤情韻俱高視中唐鶯啼燕語報新年詩味薄語纖牀分上下

王維李頎崔曙張謂高適岑參諸人品格既高復饒遠韻故為正聲老杜以宏才卓識盛氣大力勝之讀秋興八首詠懷古跡五首諸將五首不廢議論不棄藻績籠蓋宇宙鏗夏韶鈞而橫縱出沒中復含醞藉微遠之致目為大成非虛語也明嘉隆諸子轉尊李頎鍾譚於杜律中轉斥秋興諸篇而推南極老人自有星幾章何啻吟嚙

大厝十子後劉夢得骨幹氣魄似又高於隨州人與樂天

詩法萃編

卷四

說詩碎語

並稱緣劉白有倡和集耳白之淺易未可同日語也蕭山毛大可尊白詆劉每難測其指趣○柳子厚哀怨有節律中駭體與夢得故是敵手

義山近體裝績重重長於諷諭中多借題摠抱遭時之變不得不隱也詠史十數章得杜陵一體至云但須驚鷺巢阿閣豈假鴟鴞在泮林不媿讀書人持論

溫李擅長固在屬對精工然或工而無意譬之剪綵為花全無生韻弗尚也義山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飛卿同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對句用逆挽

法詩中得此一聯便化板滯為跳脫此法老杜尤多元遺山亦然

晚唐人詩鷺鷥飛破夕陽煙水面風回聚落花菱荷翻雨潑鴛鴦固是好句然句好而意盡句中矣又張蠟洞庭湖詩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烟綠楊二語分明邨港小景賦洞庭湖宜爾邪破字聚字潑字撲字求新在此不登大雅之堂正在此

長律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闔相生不露鋪敘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而忘其為排斯能事矣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

詩法萃編

卷四

說詩碎語

江並皆佳妙少陵出而瑰奇鴻麗一變故方後此無能為役元白滔滔百韻俱能工穩但流易有餘鎔裁未足每為淺率家效顰溫李以下又無論已七言長律少陵開出然清明等篇已不能佳何況學步餘子此條論五排並及七排

絕句唐樂府也篇止四語而倚聲為歌能使聽者低徊不倦旗亭使女猶能賞之非以揚音抗節有出於天籟者乎著意求之殊非宗旨此條總論絕句

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澹並入化機而三家中太白近樂府右丞蘇州近古詩又各擅勝場

也他如崔顥長干曲金昌緒春怨王建新嫁娘張祜宮詞

等篇雖非專家亦稱絕調

此條論五絕

七言絕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為主只眼前景口頭語

而有絃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

此下五條論七絕

王龍標絕句深情幽怨音旨微茫昨夜風開露井桃一章

只說他人之承寵而已之失寵悠然可思此求響於絃指

外也玉顏不及寒鴉色兩言亦復優柔婉約

秦時明月一章前人推獎之而未言其妙蓋言師勞力竭

而功不成由將非其人之故得飛將軍備邊邊烽自熄即

詩法萃編

卷四 說詩時語

五

高常侍燕歌行歸重至今人說李將軍也防邊築城起於

秦漢明月屬秦關屬漢詩中互文

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為壓卷王鳳洲推王翰蒲萄

美酒為壓卷 本朝王阮亭則云必求壓卷王維之渭城

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

庶幾乎而終唐之世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滄溟鳳洲主

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愚謂李益之回樂峰前柳宗元之

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杜牧之烟籠寒水鄭谷之

揚子江頭氣象稍殊亦堪接武

詩有當時盛稱而品不貴者王維之白眼看他世上人張

謂之世人結交須黃金曹松之一將功成萬骨枯章碣之

劉項原來不讀書此粗派也朱慶餘之鸚鵡前頭不敢言

此纖小派也張祜之淡掃蛾眉朝至尊李商隱之薛王沈

醉毒王醒此輕薄派也又有過作苦語而失者元稹之垂

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船窻情非不摯成蹙蹙聲矣

李白楊花落盡子規啼正不須如此說

詩法萃編

卷四 說詩時語

五

詩法萃編卷十四終

詩法萃編卷十五

說詩碎語卷下

長洲沈德潛確士原本

石屏許印芳麟篆校刊

宋初臺閣倡和多宗義山名西崑體以義山為崑體者非是梅聖俞

蘇子美起而矯之盡翻窠臼蹈厲發揚才力體製非不局

於前人而淵涵淳澁之趣無復存矣歐陽七言古專學昌

黎然意言之外猶存餘地以下十二條論宋詩

王介甫才力頗張而意味較薄桃花源一篇外良楛互見

詩法萃編卷十五 說詩碎語

矣王逢力求生新亦同時之錚錚者

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鎔鑄其筆之超曠等於

五馬脫羈飛僊遊變幻而適如意中所欲出韓文

公後又開闢一境界也元遺山云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

橫流卻是誰嫌其有破壞唐體之意然正不必以唐人律

之蘇門諸君子清才林立並入囊中猶之邾莒已○蘇詩

長於七言短於五言工於比喻拙於莊語

劔南集原本老杜殊有獨造境地但古體近粗今體近滑

遜於杜之沈雄騰踔耳明代楊君謙 本朝楊芝田專錄

其歎老嗟卑之言恐非放翁知已

放翁七言律隊伍工整使事熨貼當時無與比埒然朱竹

垞摘其雷同之句多至四十餘聯緣放翁年八十餘六十

年閒萬首詩後又添四千餘首詩篇太多不暇持擇也初

不以此遂輕放翁然亦足為貪多者鏡矣○八句中上下

時不承接應是先得佳句續成首尾故神完氣厚之作十

不得其二三

南渡後詩楊廷秀推尤蕭范陸四家謂尤延之表蕭東夫

德范致能成陸務觀游也後去東夫易以廷秀稱尤楊范

詩法萃編卷十五 說詩碎語

陸蕭幾不能舉其名氏而詩亦散逸矣傳其詠梅云百千

年蘚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又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

月冷挂珊瑚枝意子子求新而入於濫體者邪

朱子五言不必斬絕凌厲而意趣風骨自見知為德人之

音

江西派黃魯直太生陳無已太直皆學杜而未嗜其節者

然神理未泯風骨獨存南渡以下范石湖變為詰縛楊誠

齋鄭德源變為諧俗劉潛夫方巨山之流變為纖小而四

靈諸公之體方幅狹隘令人一覽易盡亦為不善變矣

蘇李數篇老杜奉為吾師不朽之作不必務多也楊誠齋積至二萬餘周益公如之以多為貴無如此二公者然披沙簡金幾於無全可備亦安用多為哉

宋末謝皋羽歸集意生語造古體欲獸闢町畦方之元和時在盧仝劉又之列

宋詩中如卷簾通燕子織竹護雞孫為護貓頭笋因編鹿眼籬風來嫩柳搖官綠雲起奇峯湧帝青遠近笋爭勝薛長東西鷗背晉秦盟皆卑卑者至若見江魚應慟哭此中曾有屈原墳則怪矣即跟頭上兩青天月子彎彎照九州

詩法萃編卷五 說詩時語 三

則俚矣學宋人者并無宋人學問而但求工對偶之間如木上座竹夫人趙盾 曲其皇巷之語舍大聲而愛折楊皇琴日展禽風之類 宜識者之不欲觀也擴清俗諦以求大方斯真宋詩出矣

○春水渡旁渡夕陽山外山何工於着景也容遊兒廢學身拙婦持家何工於言情也此種何嘗不是宋詩

谷音一卷係宋遺民詩皆不落塵涸清響可謂者月泉吟社一卷便不足觀

中州集錢牧齋極為獎激然可取者元裕之其餘詩品薄弱又在南宋諸公下也集中所傳如好景落誰詩句衰蹇

驢駝我畫圖閒好句不過爾爾王元美謂直於宋而太淺質於元而少情豈詩論哉此下二條 論金詩

元裕之七言古詩氣王神行平蕪一望時常得峯巒高插濤瀾動地之槩又東坡後一能手也絕句寄託遙深如出都門過故宮等篇何減讀庾蘭成哀江南賦

虞楊范揭四家詩品相敵中又以漢廷老吏伯生自評其詩為最他如吳淵穎之兀鼻迺易之之流利薩天錫之穠鮮雄麗故應並張一軍也王孫暨金華諸子皆讀過尚氣

此下二條 論元詩 詩法萃編卷五 說詩時語 四

鐵崖樂府詆訛者比於妖魅然廉折稜稜異于男子而巾幗服者論宋元詩不必過於求全也缺門諸子中王筍生亦復可采過此以往近乎填詞等之自鄙已

元季都尙詞華劉伯溫獨標骨幹時能規撫杜韓高季迪出入於漢魏六朝唐宋諸家特才調過人步履未化故變

元風則有餘追大雅猶不足也要之明初辭人以二公為冠袁景文凱次之楊孟載基次之張志道以次之徐幼文

賁張來儀羽又次之高楊張徐之名特並舉於北郭十子中初非通論以下十二條論明詩

張志道送阮子敬一篇連跗接萼神似飲馬長城詩袁景  
文題蘇李泣別圖神韻雙絕應在劉賓客李庶子閒

高典籍棟長於五言如海國霜氣涼秋聲落遙野飛雨露

際晴夕陽鴈邊下風致疑出常建閩中林子羽輩未之或  
先

永樂以還崇臺閣體諸大老倡之眾人應之相習成風靡

然不覺李賓之東陽力挽頹瀾李夢陽何繼之詩道復歸於正

莽獻吉雄渾悲壯鼓盪飛揚何仲默秀朗俊逸廻翔馳驟

同是憲章少陵而所造各異駸駸乎一代之盛矣錢牧齋

詩法萃編卷五說詩碎語 五

信口拈據謂其摹擬剽賊同於嬰兒學語至謂讀書種子

從此斷絕此為門戶起見後人勿矮人看場可也○兩人

學少陵實有過於求肖處錄其所長指其所短庶足服北

地信陽之心

徐昌穀大不及李高不及何而倩朗清潤骨相嶽嶽自能

馱尊吳體邊庭實王子衡同羽翼李何而地位少下康對

山涉筆庸庸一往易盡七子之名不必存也

僧雪江送王伯安謫龍場驛丞云蠻烟瘦馬經荒驛瘴雨

寒雞夢早朝上句寫遠望景色人猶能之下則文成之忠

裝俱見矣又趙鶴登岱云山壓星辰從下看海淨天地自  
凍迴胸中不知吞幾雪夢也

楊用修負高明仗爽之才沈博絕麗之學隨物賦形空所

依傍讀宿金沙江錦津舟中諸篇令人對此茫茫百端交

集李何諸子外拔載自成一隊○五言非用修所長過於

穠豐醇落凡近也同時有薛君采蕙稍後有高子業叔並

以沖淡為宗五言古風獨饒高韻後華子潛察希韋柳之

風四皇甫沖涉濟仰三謝之骨雖未身溟滓而氛垢已離正

嘉之際稱爾雅云

詩法萃編卷五說詩碎語 六

王元美天分既高學苑亦富自珊瑚木難及牛溲馬渤無

所不有樂府古體且爾成家七言近體亦規大方而鍛鍊

未純且多酬應率率之態李于鱗擬古詩臨摹已甚尺寸

不離固足招詆諆之口而七言近體高華矜貴脫去凡庸

正使金沙並見自足名家過於回護與過於摺擊皆偏私

之見耳

謝茂秦古體局於規格絕少生氣五言律句烹字鍊氣逸

調高集中雲出三邊外風生萬馬閒人吹五更笛月照萬

家霜絕漠兼天盡交河蕩日寒夜火分千樹春星落萬家

高岑遇之行當把臂七言送謝武選一章隨題轉摺無迹有神與高青邱送沈左司詩並推神來之作

王李既與輔翼之者病在沿襲雷同攻擊之者又病在翻新弔詭一變為袁中郎兄弟之詼諧再變為鍾伯敬譚友夏之僻澁三變為陳仲醇程孟陽之纖佻迴視嘉靖諸子又古民之三疾矣論者獨推孟陽歸咎王李而并刻論李何為作俑之始其然豈其然乎

萬曆以來高景逸龍歸季思子五言雅淡清真得陶公意

趣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詩法萃編卷五 說詩醉語

七

詩至鍾譚諸人衰極矣陳大樽墾闢榛蕪上窺正始可云枇杷晚翠

寫竹者必有成竹在胸謂意在筆先然後著墨也慘澹經營詩道所貴倘意旨閒架茫然無措臨文敷衍支支節節

而成之豈所語於得心應手之技乎以下雜論詩法

古人不廢鍊字法然以意勝而不以字勝故能平字見奇

常字見險陳字見新朴字見色近人挾以鬪勝者難字而已

已

點染風花何妨少為失實若小小送別而動欲沾巾聊作

旅人而使云萬里登陟境境比擬華嵩偶遇庸人頌言良哲以至本居泉石更懷逐世之思業處歡娛忽作窮途之哭準之立言皆為失體記日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本乎志以成詩惡有數者之患

用意過深使氣過厲抒藻過穠亦是詩家一病故曰穆如清風

意主渾融惟恐其露意主蹈厲惟恐其藏究之恐露者味而彌旨恐藏者盡而無餘

朱子云楚詞不皆是怨君被後人多說成怨君此言最中

詩法萃編卷五 說詩醉語

九

病痛如唐人中少陵故多忠愛之詞義山閒作風刺之語然必動輒牽入即偶爾賦物隨境寫懷亦必云主某事刺某人冰月鏡花多成粘皮帶骨亦何取耶

鍾伯敬云但欲洗去故常語然別開一徑康趙有弗踐者焉故器不尙象淫巧雜陳聲不和律艷談競響此持論極

善且似自矜其失處蓋詩當求新於理不當求新於徑譬

之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未嘗有兩日月也

援引典故詩家所尙然亦有羌無故實而自高臚陳卷軸

而轉卑者假如作田家詩只宜稱情而言乞靈古人便垂



本色

嚴儀卿有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之說謂神明妙悟不專學問非教人廢學也誤用其說者固有原伯魯之譏而當今談藝家又專主漁獵若家有類書便成作者究其流極厥弊維鈞吾恐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

擬古詠懷斷不宜入近世事與近世字面錦葛同裘嫌不稱也若本敘述近事即方言謠諺不妨引入顧用之何如耳

樂府中不宜雜古詩體恐散朴也作古詩正須得樂府意

詩法萃編

卷五

說詩時語

九

古詩中不宜雜律詩體恐凝滯也作律詩正須得古風格與寫篆八分不得入楷法寫楷書宜入篆八分法同意

詠古詩未經闡發者宜援據本傳見微顯闡幽之意若前人久經論定不須人云亦云王摩詰西施詠李東川謁夷齊廟或別寓興意或淡淡寫景以避雷同勦說此別行一路法也

太冲詠史不必專詠一人專詠一事已有懷抱借古人事以抒寫之斯為千秋絕唱後人粘著一事明白斷案此史論非詩格也至胡曾絕句百篇尤為墮入惡道

懷古必切時地老杜公安縣懷古中云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簡而能該真史筆也劉滄咸陽鄴都長洲諸詠設色寫景可互相統易是以酬應為懷古矣許渾稍可觀然落句往往入套

遊山詩永嘉山水主靈秀謝康樂稱之蜀中山水主險隘杜工部稱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儀曹稱之略一轉移失卻山川真面

詠物小小體也而老杜詠房兵曹胡馬則云所向無空濶真堪託死生德性之調良俱為傳世鄭都官詠鷓鴣則云

詩法萃編

卷五

說詩時語

十

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此又以神韻勝也彼胸無寄託筆無遠情如謝朓可瞿佑之流直宿謔語耳

唐以前未見題畫詩開此體者老杜也其法全在不粘畫上發論如題畫馬畫鷹必說到真馬真鷹復從真馬真鷹開出議論後人可以為式○又如題畫山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寫出登臨憑弔之意題畫人物有事實可拈者必發出知人論世之意本老杜法推廣之才是作手

古人詠雪多偶然及之漢人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謝康樂明月照積雪王龍標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何天

真絕俗也鄭都官亂飄僧舍茶烟溼密灑歌樓酒力微已  
落坑塹矣昌黎之凹中初蓋底凸處盡成堆張承吉之戰  
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是成底語○東坡又  
韻詩偶然遊戲學之恐入於魔

詠梅詩應以庾子山之枝高出手寒蘇東坡之竹外一枝  
斜更好爲上林和靖之雪後園林才半樹水邊籬落忽橫  
枝高李迪之流水空山見一枝亦能象外孤寄餘皆刻畫  
矣杜少陵之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此純平  
寫情以事外賞之可也○東坡詩幽尋盡處見桃花又云

詩法萃編卷五 說詩碎語

十一

竹外桃花三兩枝自是桃花名句

隱侯云彈丸脫手固是詩家妙喻然過熟則滑唯生熟相  
濟於生中求熟熟處帶生方不落尋常蹊徑

一首有一首章法一題數首又合數首爲章法有起有結  
有倫序有照應若闕一不得增一不得乃見體裁陳思贈  
白馬王謝家兄弟酬答子美遊何將軍園之類是也又有  
隨所興觸一章一意分觀錯雜總述纍纍射洪感過太白  
古風子美秦州雜詩之類是也後人一題至十數章甚或  
二三十章然意旨辭采彼此互犯雖構多篇索其指歸一

章可盡不如割愛之爲愈已

詩不可不造句江中日早殘爰立春亦尋常意思而王灣  
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經錘鍊便成警絕宜張曲  
江懸以示人

詩中韻脚如大廈之有柱石此處不牢傾折立見故有看  
夫極平而斷難更移者安穩故也安穩者牢之謂也杜詩  
懸崖置屋牢可悟韻脚之法

對仗固須工整而亦有一聯中本句自爲對偶者五言如  
王摩詰精圻將赤岸擊汰復揚舡七言如杜必簡伐鼓撞  
詩法萃編卷五 說詩碎語

十一

鐘驚海上新妝炫服照江東杜子美桃花細逐楊花落黃  
鳥時兼白鳥飛之類於板中求活時或用之

律詩起句可不用韻故宋人以來有人別韻者然必於通  
韻中借入如冬韻詩起句入東支韻詩起句入微家韻詩  
起句入蕭肴是也若庚青韻詩起句入真文寒刪先韻詩  
起句入覃鹽咸亂雜不可爲訓

寫景寫情不宜相碍前說晴後說雨則相礙矣亦不可犯  
複前說沈澁後說衡湘則犯複矣卽字面亦須避忌字回  
義異者或偶見之若字義俱同必從更易如暮雲空積時

驅馬玉鞭角弓珠勒馬終是若丞之累

杜詩去新詩改罷自長吟改則弊病去長吟則神味出

詩中高格入詞便苦其腐詞中麗句入詩便苦其纖各有規格在也然腐之為病填詞者每知之纖之為病作詩者未盡知之

古人同作一詩不必同韻卽同韻亦在一韻中不必句句次韻也自元白創始而皮陸倡和又加甚焉以韻為主而以意相從中有欲言不能通達矣近代專以此見長名曰和韻實則趁韻宜血脈橫亘句聯意斷也有志之士當不

詩法卷編

卷五

固於俗

毛稚黃云詩必相題猥瑣尖新淫褻等題可無作也詩必擇韻偏枯險俗生澀之韻可無作也昏昏長夜得此豁然雜體有大言小言兩頭纖纖五雜糾離合姓名五平五仄十二辰回文等項近於戲弄古人偶爲之然而大雅弗取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亦不盡然試思二雅中何處無議論老杜古詩中奉先詠懷北征八哀諸作近體中蜀相詠懷諸葛諸作純乎議論但議論須帶情韻以行勿近儻父面目耳戎昱和蕃云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

亦議論之佳者

不讀唐以後書固李北地欺人語然近代人詩似專讀唐以後書矣又或舍九經而徵佛經舍正史而搜稗史小說且但求新異不顧理乖准兩別風貽譏躋駁不如布帛菽粟常足厭心切理也

錢耶贈送之作當時引以爲重應酬詩前人亦不盡廢也然必所贈之人何人所往之地何地一一按切而復以己之情性流露於中自然可詠可歌非幕下張君房輩所能代作

詩法卷編

卷五

詩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觀民風考得失非爲艷情發也

雖四始以後離騷與美人之思平子有定情之詠然詞則託之男女義實關乎君父友朋自梁陳篇什半屬艷情而

唐末香奩益近褻嫚失好色不淫之旨矣此旨一差日遠名教學者恪守此戒方不墮入惡道許印芳識

詩貴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李太白子夜吳歌本閨情語而忽冀罷征經下邳圮橋本懷子房而意實自寓遠別離本詠英皇而借以咎肅宗之不振李輔國之擅權杜少陵玉華宮云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傷唐亂也九成

宮云巡非瑤水遠跡是雕璫後垂夏殷監也他若諷貴妃之釀亂則憶王母於宮中刺花敬定之僭竊則想新曲於天上凡斯託旨往往有之但不如三百篇有小序可稽在讀者以意逆之耳

漢人羽林郎篇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一鬟五百萬兩鬢千萬餘陌上桑篇頭上倭鬢耳中明月珠細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焦仲卿妻篇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何工於賦美人也而其原出於碩人之美莊姜古人重其行兼及其容婦容不與德言功並

詩法萃編

卷五

說詩時語

五

列邪

唐詩五言以試士七言以應制限以聲律而又得失諛美之念先存於中揣摩主司之好尚迎合君上之意旨宜其言之難工也錢起湘靈鼓瑟王維奉和聖製雨中春望外傑作寥寥略觀可矣

何景明明月篇序大意謂子美七言詩詞固沈著而調失流轉不如唐初四子音節可歌蓋以子美為歌詩之變體而四子猶三百之遺風也然子美詩每從風雅中出未可執詞調一節以議之王阮亭論詩云接迹風人明月篇何

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能不  
被前人瞞過

杜詩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  
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俱入理趣邵子則云一陽初動  
處萬物未生時以理語成詩矣王右丞詩不用禪語時得  
禪理東坡則云兩手欲遮瓶裡雀四條深怕井中蛇言外  
有餘味耶

王右軍作字不肯雷同黃庭經樂毅論東方畫像贊無一  
相肖處筆有化工也杜詩復然一千四百餘篇中求其詞  
意犯複了不可得所以推詩中之聖

詩法萃編

卷五

說詩時語

六

杜詩別於諸家在包絡一切其時露敗缺處正是無所不  
有處評釋家必代為辭說或周遮徵引以幹旋之甚有以  
時文法解說杜詩斷斷於提伏串插間者浣花翁有知定  
應齒冷

殷璠云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厯梁竇吾無取焉芮挺  
章云道苟可得不棄於所養事非適理何貴於膏梁真能  
特立不昧心語

高仲武以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謂工於發端

然暮蟬落葉有兩景乎不可聽豈堪聞有兩意乎此持論  
未當處

曹子建棄婦篇筆妙何減長門然二十四語中重二庭韻  
二靈韻二鳴韻二成韻古人雖有之不得引為口實

古人有誤用事實處弦高本犒秦師謝康樂云弦高犒晉  
師莊子柳生左肘柳湯類也王右丞老將行云今日垂楊  
生左肘是以楊為樹矣又衛青不敗由天幸句誤用霍去  
病事而高常侍送渾將軍出塞亦云衛青未肯學孫吳同  
時誤用未知何故

詩法萃編 卷五 說詩碎語

十七

張承吉以金山詩折服徐凝然中惟領聯稍勝樹影中流  
見鐘聲兩岸聞寫景太窄結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  
何村俗也東坡貶徐凝一條界破青山色為惡詩而不指  
摘承吉或偶然未及爾

姜白石詩說謂一篇之妙全在結句如截奔馬辭意俱盡  
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又有意盡辭不盡刻溪歸櫂  
是也辭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也微妙語言諸家未到  
唐詩選自殷璠高仲武後雖不皆盡善然觀其去取各有  
指歸唯王介甫百家詩選雜出不倫大旨取和平之音而

忽入盧仝月蝕詩斥王摩詰韋左司而王仲初多至百首  
此何意也勿怖其盛名珍為善本

韋穀才調集選固多明麗之篇然如會真詩及隔牆花影  
動等作亦采入太白摩詰之後未免雅鄭同奏矣奈何闢  
揚其體以教當世耶我朝紀文達公最善評詩此集亦  
有批本學者宜詳味之許印芳識  
方虛谷瀛奎律髓去取評點多近凡庸特便於時下捉刀  
人耳鼓吹一書嫁名元尤為下劣學者以此等為始基汨  
沒靈臺後難洗滌昔康崑崙學琵琶段師令其十年不近  
樂器洗盡邪雜方許受教作詩家毋誤入路頭為康崑崙

詩法萃編 卷五 說詩碎語

六

之續以虛谷選本紀文達公詳加批點名曰律髓刊誤讀  
之可知詩病因知詩法在今為善本矣許印芳識  
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嚴  
滄浪云羚羊挂角無跡可求蘇東坡云空山無人水流花  
開王阮亭本此數語定唐賢三昧集○木名虛云浮天無  
岸杜少陵云掣鯨碧海韓昌黎云巨刃摩天惜無人本此  
定詩先生即本此數語選定  
唐詩別裁集詳用芳識  
韓子高於孟東野而為雲為龍顧四方上下逐之歐陽子  
高於蘇梅而以黃河清鳳凰鳴比之蘇子高於黃魯直而  
已所賦詩云效魯直體以推崇之古人胸襟廣大爾許

記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凡習於聲歌之道者鮮有不和平其心者也今人忌才揚已擅拳露臂觀其意氣可覘所養矣

頃罪引慝思古無訛際人倫之窮者何厚於自責也卽涕泣關弓情非得已然惟餘怨艾之意不聞訶讓之詞乃有遭譏異於正則處變異於小弁而忿語詩情動相譏議小則見絕於友朋大則獲戾於君父君子憂之矣盡言翹過國佐已然綴文之士其知所節焉

詩法萃編

卷五

說詩時語

九

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讀太白詩如見其脫屣千乘讀少陵詩如見其憂國傷時其世不我容愛才若渴者昌黎之詩也其嬉笑怒罵風流儒雅者東坡之詩也卽下而賈島李洞輩拈其一章一句無不有賈島李洞者存倘詞可餽貧工同整頓而性情而目隱而不見何以使尙友古人者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乎

美人佳人初無定稱簡兮詩以西周盛王爲美人離騷以君爲美人漢武以賢士爲佳人光武稱陸閔爲佳人而蘇蕙稱其夫寶滔云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又婦人以男子爲

佳人矣

以下訂正詩中訛誤字句

尤歌思夫君兮太息指雲中君也望夫君兮來指湘君也孟浩然衡門猶未掩佇立望夫君指王白雲也夫讀同扶首猶之子之稱非婦人目其所夫之謂

樂府鰥魚篇鰥同鰥水族之細者從且不從且李于鱗誤用鰥鮒押入魚虞韻後人讀同疋音不知其非也古人造字有鮒無鰥看說文等書自見○吳地有鮒山見越絕書今亦誤爲鮒山

詩法萃編

卷五

說詩時語

十

漕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懊可証也惟毛詩泉水章思須與漕載馳章言至於漕屬衛邑者當平聲讀又雍字如時雍辟雍雍雍作和字訓者俱平聲雍州之雍屬地名者從去聲

人人以忙遽作倉皇然古人多作蒼黃少陵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蒼黃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柳州蒼黃見驅逐誰識死與生又云數州之犬蒼黃吠噬無作倉皇者倉皇二字應是後人誤用因倉卒皇遽而連及之也歐公伶官傳則云倉皇東出已屬宋人文集矣

今人以負恩為辜負按辜辜也絕非此意少陵孤負滄洲  
願呂黎孤負平生志義山映書孤志業之類無用辜者又  
李陵答蘇武書有孤負陵心陵雖孤恩之句更在唐人以  
前

中興之中讀去聲元凱左傳敘云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陸  
德明音丁仲反若當興而興故謂之中不必恰在中閒也  
杜詩今朝漢社稷新敷中興年萬里傷心嚴譴曰百年垂  
死中興時餘不可悉數中酒之中讀平聲漢書樊噲傳項  
羽既饗軍士中酒師古註飲酒之中不醒不醉故謂之中

詩法萃編

卷五

說詩附語

五

也太白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東坡君默未知其趣爾  
臣今聊復一中之亦不可悉數後人中興平讀中酒仄讀  
每每兩失

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  
榮明指二月謝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  
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  
雨乍晴句相沿到今學者不免矣試思猶字竟作何解  
楚辭逢此世之動動註謂急遽意也同獲韓昌黎文新  
師不牢勸勸將適杜牧之詩參軍與尉簿塵土驚動勸白

樂天詩委命不動勸正得此意後世誤同贊襄凡所遣用  
百才合一

少陵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云觀公孫氏舞劍器  
渾脫音脫瀾海頓挫獨出冠時按樂府雜錄謂劍器健舞曲  
名唐書中宗引近臣宴集宗晉卿舞渾脫則知劍器渾脫  
皆舞名後人誤以劍器為舞劍而以渾脫二字與瀾海頓  
挫並讀未免使人笑矣

後漢逸民傳序引揚雄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注篡取  
也陳射洪云弋人何篡鴻飛高雲用揚語也惟張曲江詩

詩法萃編

卷五

說詩附語

五

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篡政篡為篡矣然昌黎在曲江後  
贈人詩仍云宜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篡前賢讀書不肯一  
誤再誤如此

詩人每用爛熳字玩詩意乃淋漓酣足之狀然考說文玉  
篇等書從無熳字而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有流離爛漫句  
韓昌黎南山詩有爛漫堆眾壑句皆爛旁從火熳旁從水  
改熳為爛不知起於何時焉馬成馬習焉不覺殊可怪也  
○杜詩眾雛爛熳睡俱從火傍然是後代備本所訛不可  
引以為據以上偶舉大概以枚數何能遽盡細心求之其說自出

沈歸愚先生早有詩名晚年釋褐入翰林以詩受

高廟知遇更唱迭和

恩誼稠疊從古詩人無與爲比年既老以禮部尚書致仕所選古詩源及別裁集久已風行海內詩說二卷題曰碎語謙辭也其說上溯唐虞下迄明代源流正變瞭如指掌樂府暨古詩律詩分門說法抽秘發覆與人規矩並與人巧總論雜論則披卻導窾提要鉤元高視濶步宗仰大家宮體香奩之屬既皆擯絕離合迴文之類亦盡刪除其引古爲式無枝葉語訂正訛謬舉一概百前

詩法萃編卷五說詩碎語

三

賢說詩教人未有如此精詳者誠詩壇之金科玉律也顧其師法專在三唐不欲染指兩宋江西派尤所不喜故持論未盡公允夫詩論優劣不分朝代唐宋人詩各有優劣唐詩雖優於宋亦有下劣不可學者宋詩雖較唐爲劣亦有優而可學者其優者門戶不同消息潛通宋詩大家有蘇軾黃庭堅陸游亦如唐詩大家有李白杜甫韓愈蘇學李陸學杜黃則學杜而兼學韓既皆神合志通又能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後進之士擇其性之所近者皆可奉爲師法而杜羣推詩聖尤爲百世不

祇之祖江西派學杜有一祖三宗之說一祖少陵也三

齋也簡齋姓陳名與幾字去非洛陽人北宋末以詩名世南渡後多傷亂之作名不在江西社中江西人以其學杜援之入派而詩實勝后山歸愚山谷詩拗峭生辣先生此書未嘗論及蓋偶遺之耳魄力雄厚古律并擅其長而窮力追新時有太生之病后山淘洗剗削以深刻學杜常病晦涩不但病直其深入顯出者五七律並有佳章簡齋學杜妙有內心渾壯高雅自運本色而古體邊幅微俯律體游刃有餘放翁不入江西派而從江西派中會茶山學詩得杜沈鬱頓挫之致撫時感事多淋漓悲壯之作各體兼善七言尤

詩法萃編卷五說詩碎語

三

勝七古精練間有粗句七律豪宕亦有滑調此四家詩舍短取長皆可爲學杜者觀摩之妙究竟善學詩者不必拘守一家門戶亦不必拘守一代規格少陵嘗以要訣語人矣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自六朝以來似是而非之古體詩淫褻瑣碎之新體詩皆僞體也以近代言明七子之學盛唐李滄溟輩之學古樂府亦僞體也學詩者區別而裁法之始見詩人真面目與風雅相親而主善爲師益以多師爲輔詩經騷經詩家根本不待學四言體學騷體始奉爲專師若學古樂



府及五言古詩探源詩騷而外當以漢魏為主而輔之以六朝三唐之工樂府及王五古者學七古學律詩學絕句探源漢魏六朝外當以唐宋六大家李杜韓蘇黃陸及金之元遺山為主而輔以唐宋元明之工為諸體者如此用功既攬列朝而參變化復合羣雅而擷英華少陵由此道遂集大成學者由此道可望成家若夫學盛唐而摹倣李杜高岑之高調襲取王孟儲韋之清音致有膚廓空滑輕剽諸病又或如香山學杜流為淺易而俚俗之弊生義山學杜加以華縟而纖靡之風競力矯其失惟韓黃兩家能救之此江西派所以不可廢而學唐人詩必參宋人之法始能無弊也讀歸愚先生詩說者尚其兼聽並觀焉許印芳識

右說為學唐詩者設隄防非為專學宋詩者標宗旨宋詩有兩病一則痛快而好露好盡一則新穎而僻烈小巧此兩病唐人亦有之外有兩大病曰腐曰野唐人閒亦有之宋詩最多腐者如邵康節擊壤集以及名臣名儒論事談理之詩皆是野者江西派中槎牙粗獷之詩皆是腐之為病淺學亦能知之野之為病專學江西派

者深入其中沈溺不返動輒犯野而不自覺其病乃至不可救藥若學盛唐而參以宋法於雄渾高逸之中加以沈刻之意生新之色拗峭之音如以確黃治病受其益而不蒙其害學者不可不知也印芳又識

或謂少陵多師是師即聖人無常師也此惟上智能之中材以下恐遂驚廣而荒學詩必學大家亦恐才力不及有畫虎類犬之誦奈何予曉之日聖賢學問不外由博反約杜云多師博學也中有真師反約也勿論上智中材並須如此用功中庸為中材說法所謂擇善固執亦以博學為先博而擇之得善而固執之本是專精何嘗泛濫學詩擇其性之所近者當以大家為專師古語云學乎其上僅得其中學乎其中風斯下矣然人各有能有不能自忖才力不及舍大家而學名家亦無不可學大家有千巖萬壑之觀學名家亦有一邱一壑之勝由漢魏六朝三唐以至北宋名家多可師者在人慎擇之耳若南宋金元自放翁遺山兩大家外名家數十疵病實多學者但當遴選佳篇兼采佳句以資揣摩未可奉為專師也印芳又識

詩法萃編卷十五終

老生常談



老生常談

山右叢書初編

陽城延君壽荔浦手編

五律限於字句雖有才氣無從施展極縱橫變化之能仍不許溢於繩墨之外如工部之岳陽樓第五句親朋無一字與上文全不相連然人於異鄉登臨每有此種情懷下接老病有孤舟倘無舟字則去題遠矣戎馬關山北所以親朋無一字也以此句醒隔句憑軒涕泗流親朋音乖戎馬阻絕所以涕泗流憑軒者樓之軒也以工部之才為律詩其細鍼密縫有如此他可類推

看古人詩要這等去講究自家作了詩要這等去推敲漸打將去便到好處然於構思拈筆時則不必如此若預先安排我某處照應某處胸中先有死法筆下便無靈機惟平日能領悟得功夫深了則閉門造車出門自然合轍惟長律五十韻百韻都宜先分段落層次又不在此例

作詩常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有一題即有一種口頭套話如送人則有歸歌

老生常談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驛柳惜別分手把杯灑淚等字其他類此此種字未嘗不許用我有真氣以帥之則俗字化雅粗字化細言短言長隨形賦物學古人纔能操戈入室

學古人濃至處易疎澹處難與會淋漓一氣趕下濃至也迂迴往復其不著力處不弱不冗游行自在疎澹也稍不留意則諸病痛出矣是在洗伐功深久久自免時古文古近體詩皆然

詩話之作要皆為初學指示若入之已深心解則耳目皆廢况古人之陳言乎輕嘗淺試之人先記了許多浮話如杜稱詩聖李稱詩仙李賀之鬼盧仝之怪元輕白俗島瘦郊寒及叩其所以然之故彼仍如墮終南霧裏茫然不知巖岸索觀所作去輕俗寒瘦不啻霄壤何論仙聖鬼怪深沈好學之士當深戒之也讀書是徹上徹下工夫如人之全身然今之作時文者讀經書後即讀墨卷博取科名往往得之經書如人之首也先秦兩漢至於本朝諸書籍如人之項以下也作詩文者絕不沿流而下其淺者亦不信歸震川以至王叔渠方百里輩

皆千古上下洞悉古今成敗人物物理數而後能卓卓自立也若以時文為時文如芥舟而切水也不一刻水盡舟膠矣作詩者又多習於唐以後故實詩話等書絕不沿流而上其淺者亦不信漢魏以至本朝諸家皆千古上下領會山川草木風雲變態而後能卓卓自立也人生作事不作則已作則如斬堅陣不破不休常徒業於徒慕虛名者終其身不濟事

人原有敏鈍之不同然上智下愚少中材人多學問進益才氣未有不隨之進益者若只憑才氣是導人以廢學也做到登峯造極便各有至處且休信人言老實做將去

傳人之作未有不經營慘澹而出者太白之天才似不關讀書試想太白真未曾讀書先能作詩那功夫到了純熟田地亦有天機偶觸率然而成者非可數數見也太白詩如陶令辭彭澤一首是何等鍾鍊而成世人震於工部稱為敏捷千首斗酒百篇便謂才氣好便能為詩豈不謬哉

老生常談

一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三十歲以前皆要立有根基方能屏疊而上若時文律賦試帖詩關了半輩中年方為詩則用功苦而難成今與家中子弟約小時日授古今體詩數語到作秀才後每次鄉試九月初即可回家屏去高頭講讀八股等書專力於詩其功倍於尋常至次年元日仍習舊業久久自能入門

讀書謀生不是兩事彼有憑籍者無論矣若本來家寒心地又不能開爽時刻惟新水子孫是慮作詩必不能也脫百事不關心枵腹又難從事東坡在廣東置錢梁間日又取用如既有一年之費即可讀一年之書亦一法也

古體詩要讀得爛熟如讀墨卷法方能得其音節氣味於不論平仄中卻有一自然之平仄若七古詩泥定一韻到底必該三平押脚工部昌黎即有不然處聲調譜等書可看可不看不必執死法以繩活詩惟平韻一韻到底律句當避不可不知

七古無不轉韻者至韓蘇始多一韻工部偶有之耳蓋一韻易失於平轉韻則

多峭折之致要各隨其才力若強宗韓蘇而爲疥癩反不如瘦騷之爲愈也至運轉而氣行連不轉而波湧才也而有學焉入手當師高岑岑之詩氣盛而筆健不在李杜下工部七古選本頗盡其精華餘則啓韓歐一派可以緩讀前人學前人亦只能得其中等之作再加以自家心胸學問以變化之如袁王孫等作雖難亦不能得其妙所謂各人有各人獨至處

沈歸愚謂工部秦州以後五言古詩多類唐之作或亦有之然精意所到益覺老手可愛選本中常不經見者亦當斟酌鈔讀方有頭緒可尋門戶可入若但讀其三吏三別出塞北征詠懷等篇急切難以入手黃山谷善於學秦州以後詩真能工於避熟就生歸愚先生非之非是

大家之詩佳者儘多選本如何能盡所以必得盡發其全方能胸中有主宰凡認真作事之人豈有不讀李杜韓蘇不見全唐人詩之理此特爲家中子弟鞭策之耳其實不但四家人於初學當看選本學業稍有進日常悉覽古今諸名家之詩

老生常談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家之作參其變化以擬其精華方能自得

太白歌行真是不許人學學之者先得其字面上有云云下有云云噫吁嘻等字則永墮呆相矣

讀書一事如鑿壁東敲一下西打一拳是不中用的聰明人先從一箇地面起手一孔能開則有迎刃解牛之妙卽如時文果能上下千古源原本本他途學問固有不通者本朝如張東江韓慕虛諸人皆工於時文其詩謂非專門則可總不至於可笑鄉曲秀才偶爲書札甚至噴飯何也彼於時文亦模糊而未了也我當做時文時讀古人文多不了了廿年做詩偶覽舊業多能心口了了者洛山西崩銅鑼東應理固如是乎

眼高手生之說論未盡確夫能到眼雪亮非讀破萬卷下筆有神者不能嗜之深則出手快何手生之有工夫到純粹去處斷斷無手生之理夫俗所謂手生皆工夫本來未用只是有幾句口頭禪及詩文到眼終隔一層膜眼並不高

安怪手生隨人云云巧於藏拙

大到沒人敢說他不是處則日流於怪僻而不自覺所以士有諍友也從小有嚴師有父兄自可受教此病多在中晚年自以爲老於世故運於學問無人能更置一辭此而無密友以婉致或明告之其昏背尙可問乎

心不虛意不下斷斷無成人成才智稍稍上於人者皆有傲人之心然遇當服善處不可不低首自謝也凡人不肯自道已短必已無一長者也作籠統樣子以罔人耳凡不肯稱人之長必已先有所短者也作忌刻心腸以自欺耳丈夫磊磊落落斷斷不當如此卽或生性少偏亦當學宋儒之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人有數年不見之朋友一旦把晤領其議論與從前不殊其人必無長進不必觀所著作魯肅之驚於呂蒙卽此之故數年前所讀之書不甚了了再讀之仍如往日學問必不長進自家所作詩文纔用了一番苦心脫稿後自然得意久

老生常談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久便看出毛病來亦有彼時用心太過並不知其可否經旁人看出然後覺悟此中大有消息是自鏡鏡人之一法也

自家學問有一分然後能看人詩文得一分其權衡毫髮不爽籠統作獎語作惡語究不能指出所以然處皆皮相摸稜一流人

人之喜好不同毛西河不喜東坡詩於東坡無礙於毛亦無礙學不必定成於東家子古人好的儘多只怕說孔子不好並柳下惠伯夷都不愜意終身何所適從然於稠人廣座中顯攻古人強口飾非大屬非是今之狂多古之狂少可勝歎哉

科甲是箇招牌門面不關係學問持以欺人最可鄙期於不愧科甲而已無科甲人要傲有科甲人亦是矯枉過正有癖自然香不必效市俗粗材與人挽強引重較力量大小當而落不好看

自家學問不好自家先要知道有一種人全不知覺覺自家之牛鬼蛇神真能

字字珠玉其實非此不能夫牛鬼蛇神正要有材料人不能歸於中道然後傍行側出以自文其陋如近人多學鄭板橋之字是也

詩文之有圈點批語頗醒人心目最混人識見我平生看書不喜有批點者迨自家實有不明白處然後看注釋講解未遲又嘗再四審量參以己見如此讀一書方能受一書之益

我嘗勸人不要作詩其人之骨格俗腸脾穢性情卑下舉趾庸劣學亦不得好及至導之肯讀書寢食魂夢以之骨格雅矣腸脾潔矣性情開朗舉趾俊秀矣稍不自檢毀者至矣學詩者自然該宗李杜二公之脾氣即不平正李之高力士脫鞵杜之嚴挺之乃有此兒其氣槩落落口佳設不遇明皇嚴武之愛才能不得禍乎程子謁王荊公荊公之子蓬頭赤腳手持婦人巾幘突如其來口稱泉富卿司馬光之頭則新法行矣其沒家教目無父執已甚程子並不加以呵叱此有涵養處馬伏波之待梁松則不能矣人生作詩當學李杜作人當學程

老生常談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朱二者又斷難相兼但能時時留心其過差少

南人能詩者多南人喜標榜好凌架歸根真能自樹者亦寥寥焉北人能詩者少有則多謗之然亦偶有強漢子百折不回其造就亦必有可觀北人之出遊南方者震於南人歸述鄉曲謂書籍之多北人一世不曾見過固也夫學者不常經見之書或非書之至者充棟汗牛留以壯觀可耳能如張睢陽之一字不遺邪貪奇好異徒託人耳目詩文之工拙不係乎此即如家藏類書一部每行文查寫堆砌豈能嚇人

七律當以工部爲宗附以劉夢得李義山兩家杜詩選讀甚難當看其對句變化不測處如春水船如天上坐豈料對句爲老年花似霧中看哉其妙處不可講說正要出人意表若只讀其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又震此爲秋興八首句也便不可與言詩

讀書隨人稱佛呼祖隨人打街罵巷皆不是好漢必要設身處地細細斟酌不

可孟浪論者多引誅奸諛於既死爲口實然昌黎集中不曾叫罵前人如袁子才拂水山莊詩老婢尚能憐沈約與朝終竟薄楊彪言外有多少婉惜便合風人之旨可惜又有官大降名署上頭君多還要事空王等句則有傷雅道

古文更難於詩不可輕易捉筆古人兼工者已少韓柳東坡介甫輩才力甚大人不能及前代歸震川王遵嚴不能詩本朝壯梅堂詩又當別論魏叔子姜宸英未見其有詩汪堯宰詩似不及文邵子湘文又不能過於詩尤西堂文恃才而怪不可法吳梅邨阮亭午亭節山竹垞荔裳以及諸名人多刻有文集要非專門方望溪不爲詩近年閩中朱梅崖亦不工詩一人之精力聰明有限豈能兼工但不可不解耳詩中之有序即古文也工部詩中小序其古奧歷落之致昌黎豈能遠過其精神命脈不在此耳

老生常談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能不妨老實回復並無不是處卻又不肯折架子弄出來大不妥當豈不可笑

寫字作畫刻圖章三件事許讀書人不能不許不讀書人做到好處何也有工匠之能無書卷之氣故耳陳香泉謂林吉人是鈔書匠語雖稍刻未嘗無理小楷形如算子古人所忌蓋字體本有大小之不同強使之勻非古法也惟寫殿試策奏摺稟帖又以圓熟如算子爲妙詩書作詩文到有成就後其神理能通之於書畫即如果是知人縱未臨帖其點畫必無市井氣可一望而知如雋三之字是也獨於下圍棋不用去讀書市臉之夫與酒肉僧道儘有好手文人亦有醜陋之者楸枰相對時聞落子有靜中光景雅於呼嘯嗚雉耳

人生寫館閣體字作墨卷文字律賦試帖詩致身顯要甚多欲求富貴必得嗜之未嘗不可羨特終身山之爲可笑耳早得手早丟開爲妙若要自家尋苦吃尋窮受莫過於作詩歐公謂窮而後工東坡謂是窮人之具凡此皆論其常若

論其變高達夫平生遭際極好本朝如漁洋午亭少年登科官至宰相尙書惟是論宰相尙書又不必定以詩傳耳古人如王右軍經濟人品種種可傳乃以書名掩之又一不幸也文章畢竟是小技若以天子與人爭空梁落燕泥句尤屬沒味昔元順帝覽徽宗畫稱善變進日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爲君爾又韓魏公言王荊公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足嘗謂道君皇帝若在民間知籍爲翰林荆公只官至翰林豈不大妙造化又偏不如此位置人何哉

鄉人無識以爲場中攷古學常取超等其詩必佳此試帖類也不可與窗下作古今體詩一例論

後人論前人以述求者多如稱孟子通於六經而尤深於詩書是見其長引二書解說深透耳豈於易禮春秋僅止於通遂不深邪於是後人恐後人疑已經學則六經皆有著述究其闡發處必下孟子遠甚即愛之者亦不致以爲多了

老生常談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三經遂謂賢於孟子卽如論詩則謂孟襄陽學問下韓退之遠甚初吟之似亦可信細想來韓所見之書孟豈未曾見過要是性情不同不逞博不好張大或才氣本不能恢廓正無妨各行其是各成其好韓門張籍孟郊皇甫湜輩自是不如韓亦不似韓然正以不如不似能自成家數古人雖同時一堂不相依傍如此後人摩倣古人酷肖陶謝酷肖韓柳自家之真面目性靈在何處作詩與作墨卷不同不許單倣人家樣子以求速飛

李于鱗云唐無五古詩而有其古詩此正不相沿襲處唐去漢魏已稍遠隋末織靡甚矣倘沿去則日趨日下曲江諸人振起之功甚偉不可謂唐無古詩獨工部出目短曹劉氣靡屈賈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予嘗讀讀北征詩與荊公上仁宗書唐宋有大文章後人歛衽低首推讓不遑不敢復言文字矣

此言出人必謂震其長篇大作耳不知齊魯青未了纔五字讀孟嘗君傳幾數行後人越發不能占手段縱則長河落天收則靈珠在握神龍九霄不得以

大小論詩論太白七古句有斷不當學者工部亦然如得不哀痛塵再蒙著嗚呼二字又輕一語是其筆力氣勢行文至此有不得不然之勢李空同意在做古不嫌服人陳述後人以爲空同曾如此矣我何不可如此是讀書寡識之過作詩先要能下死工夫如甘茂謂城不下當以宜陽之郭爲莫示必死也工部之語不驚人死不休可證當以氣爲主雷擊雷轟不及掩耳人稱石曼卿詩如飢鷹乍歸迅速不可言東坡之筆所未到氣已吞可證臨時還須審視巧拙然後落筆一發則中其要害昌黎之盤馬彎弓惜不發可證脫稿後又當細細推敲隔日再視隔數日隔年餘再視專過情選閱之尙如冷水澆背陡然以驚是一團精誠之氣結於紙上便永遠不可磨滅訂全集時當虛心與朋友商其去取妙能獨愛工部之晚節漸於詩律細可證歷觀古人所云此是何等鄭重事可輕心掉弄如只是掠影浮光天下何者不可爲必要作詩

老生常談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若是刻了集是用以問世人便想不過去此刊行之不可違次也然有人吹毛索癢想來尙是有斑之豹皮直得去吹索綿津似不如漁洋人能知之當時有合刻詩稿人吹索漁洋不吹索綿津是綿津死漁洋不死也古人謂蓋棺然後論定到蓋棺了人品學問已定一切功名勢位窮櫛陋巷皆無分別則真評出矣

從小先讀古體詩發筆時當從五律入手此體爲試帖之源且可上開古體下啓七言亦有先從歌行入者余友雋三是也若先從七律一落俗格油腔便不可醫治少年做不通詩容易教得好中年做俗通詩斷斷教不好何也淫革之鼓永不響墮檐之瓦猶有聲也

古人各體已不能兼工大約自前代文人始以不全爲恨然總有偏至處餘能點得住卽是好手朱竹垞謂看人詩若古體太少今體太多五言少七言多必非作家袁子才謂古體如雅頌今體如國風亦頗有理鄙意以爲古體如古文

中之有金石碑板文字八股中之有理典長題即要其一大部稿缺了一種自是不全美生到今日便比不得古人

五古常有整句是正格七古用整句亦是正格蘇黃五古多用整句李杜歌行則風雲變態不可測其出沒能效則效可量力爲之不可勉強亦不可畫地自界到實在知難而退人事盡矣庶乎無憾

每見鄉曲學生恪守一師之言牢不可破可見都都平丈我確有是理所以人貴早早釋褐與海內賢士大夫游則學問自有長進俗所謂見世面也終身布衣有家學書籍有明師益友者又當別論

淺人多淺視郊島兩家詩初未嘗深究之也東坡不甚喜東野詩其天才雄邁不能如此之吃苦耳然必能爲東坡之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簧方許稍稍離黃之後之學東野甚多却要說是學杜韓撐門而最是可笑如王幼華之峽亂無全天非從東野之楚山爭蔽虧日月無全輝化出來邪評者必稱爲學杜

老生常談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閔仙五古精舍云耳目乃屬肝肺乃巖峯贈友云一日不作詩心溢如廢井寓興云今時出古言在衆翻爲詭語語有真氣有真性靈人於讀王孟韋柳後不讀郊島兩家猶是缺典五律尤極瘦峭之能事然五律終當以杜爲宗大則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小則行蟻上枯梨細麥落輕花之類無所不有也近日高密李十桐增選唐人主客圖亦五律入門正法但山東學者多爲此本所附洋洋大國之風幾乎息響非十桐之過學之者之過也

晚唐劉駕五古詩極於風味如送人歸嵩少云要路在長安歸山卻爲客酒醒云不記折花時何得花在手不憶東坡所稱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二語人常讀韓杜後偶看此種以博其趣如連日食大塊肥肉忽吃蛤蜊湯一碗也

有明一代之詩終當推何李其氣魄骨力自在也李學工部多有痕迹木化知其短處則可耳近人乃有謂明一代無詩真是何說話謂本朝之詩不輸於明可也謂即有過於明亦可也謂明無詩則大不可

楊升庵涂青藤是豪傑之士當何李登詞壇獨不與之合詩雖非中聲然才氣生動可嘉本朝漁洋登詞壇陳午亭趙秋谷查初白不與之合亦是豪傑之士然一代有一代之風氣雖賢者不能不爲之固近來蔣心餘黃仲則輩出大變漁洋之風其實不歸三唐則歸兩宋含著刻峭之不同耳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鬢眉纖束坡句也生才固有山川氣卜築兼無市井毀蒲公句也汝南去葉纔百里賤子與公皆少年山谷句也心餘仲則多宗之久則變不變則不能推陳出新勢所不得不然漁洋之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未嘗不佳然無人辨香矣後此之變大概跳不出古人範圍惟能各人自留情性面目耳夫子所謂雖十世可知也

老生常談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七古高岑王李是一種李杜各一種李長吉一種張王樂府一種韓一種元白又一種後人幾不能變化矣東坡雖是學前人其橫說豎說喜笑怒罵跌宕自豪又自成一種此下更無變法山谷遺山皆好到極處然不能變前人也六一

介甫學韓張文潛晁無咎輩是學韓歐東坡陸放翁虞伯生此體亦佳楊鐵崖謝舉羽張玉筍是學張王樂府楊謝奇闢處尤能上追長吉若任華盧全則又不當去學前明當推何李本朝此體人各有能處無專門名家也

看人家一部詩要靜志凝神看一兩週其人之學問大小才氣厚薄並其人交游出處都能了了若似與之曾相識者若只見得十餘首尙定不準凡有詩一千首能得百首心許可傳之作便是好手人之一生該做得多少好詩亦有數存於其間非可強求

生前要傳詩必先得有科分入詞館至少做三四品京外官有門生故舊揚其光輝便容易得許多若草茅下士讓你有本事先爲人所輕即如吳蓮洋吳野人一輩人幸遇著漁洋傑儒稱許不然窮餓而死詩刻不成誰能知道故力能爲死友刻遺稿其陰功不小稿能流傳果是明珠寶玉有目自能鑒賞北方詩人少未必不出不能刻詩之故



作詩先自家擬題目或偶有得句是成再加以題或是先生所命或同道中共擬能做自家題目不能做人家出的與能小題不能大題皆是工夫不到於可以動得手時候漸漸鍊至酒酣闌捷優伎當前總可還他一首妥當詩出來方能出門依人生活如今日之偽三長也若不用出門謀生即爲陳無已之靜臥吟稿未嘗不可鄴下功書揚壯士研堅陣夜接詞人賦華屋非曹公不足以當之上焉能擊賊下焉在箝布甚非易事想到此種人生七尺軀只解伏案弄筆墨真昌黎所云人生但如此其實亦可憐也平居誦陶韋詩可以平於釋躁讀此種句與唐人邊塞塞上之作可以壯心寄勝

屋上春鳩鳴而邊杏花自持斧伐遠揚荷鋤畧泉脈歸燕識故巢舊人右新歷隨解忽不御惆悵遠行客此詩整而不板舊而實新學右承此種爲最其五律前大論之其詳終南山詩結句稍弱由於前半氣盛即如太白大吐水聲中一首何等機秀精到不遇道士恰好但愁倚兩三松畢竟是爲韻所限不得不爾

老生常談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詩之不能全美盛唐已然何論中晚但學者不得援此以自解耳

皇甫持正題潘溪石云次山有文章可憐只在碎然長於指叙約潔有餘感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險意所欲言筆即隨之清白如話家常從陶公入不從陶出也余中年極喜此種

義山五律冥追元索魂出魄現神工鬼斧莫喻其巧工部後一人而已嘗潛心玩味即於作試帖亦大有裨益不僅當時所誦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沈山等句也馬戴諸人非不佳然於義山只是附庸李才江不備師長江其得意處全得力於工部不可不知

淵飛卿七律如贈蜀將馬嵬陳琳墓五丈原蘇武廟諸作能與義山分駕永宜構式至皮陸兩家多工於琢句可讀不可讀司空表聖神韻音節勝於皮陸方干羅隱鄭谷周樸輩皆有可觀至鴛鴦鷓鴣等名目皆近場屋一派文當別論大約晚唐諸人詩總當以義山爲宗餘皆從略

詩教甚大不必定要去學韓偓之香奩體即偶爲之似亦不必存稿等之游賊筆墨可耳然遺詞終須雅道偏之句云撲粉更添香體滑解衣惟見下裳紅斂粉難勻蜀酒濃口脂易印吳綾薄坐久暗生惆悵事背人與卻淚胭脂爲要好多心轉惑偏時宜稱問傍人四體著人嬌欲泣自家採損絳綾艷極矣尙不傷於雅乾隆年間閩人黃莘田工於此體莘田詩贈雅不僅工此論閩詩人當在丁雁水之上從前見隨園詩話載時下人香奩詩有吃虛心細善防人句是活畫出一個偷漢婦人來有傷雅道斷斷不可

貫休詩是三唐好手不權冠於諸賢也臨高臺云涼風吹遠念使我升高臺寧知數片雲不是舊山來古離別云離恨如旨酒古今飲皆醉只恐長江水盡是兒女淚此種妙思非太白不能戰城南云萬里桑乾傍茫茫古蕃壤將軍貌頗頓撫劍悲年長胡馬尙陵遲久住亦非強邯鄲年少輩個個有伎倆拖槍半夜去雪片大如掌詩有奇氣絕不同於貌肖古人古意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

老生常談

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脾尤是慧根人語江邊詞云松森森江渾渾江邊古祠空閉門精靈應醉社日酒白龜齧斷菖蒲根花殘冷紅宿雨滴土龍甲溼鬼眼赤天符早晚下空碧昨夜前郵行辟塵匡山老僧虛云寶鬘紅實好鳥語銀樽瘦僧貌如祖香煙濛濛衣上聚冥心縹緲入鐵圍白磨作夢枕藤屨東峯山媪貢瓜乳此種詩上追長吉下啓鐵崖暴羽詩教廣大正不可刪去此等緣能抱奇氣行於文字之間不同行尸走肉所以不可棄擲五律如竹鞘奮刀缺松枝臘箭牢塞上云月明風拔帳積暗鬼騎狐朔雲含凍雨枯骨放妖光大河流敗卒寒日下蒼煙送僧入山云山響僧擔穀林香豹乳兒題院云泉聲掩臥榻雪片犯爐香何物阿禿乃能如此

有明五律推謝茂秦徐迪功謝厚而微嫌於質徐清而微嫌其薄由於學杜而筆氣不靈學李而才力不雄不能不犯此小疵屈翁山後出能以古體行於律中然亦有極整鍊處學者當從整處學去太散終竟非法工部於起二語對下

二句始散行未有四句全不對者即太白襄陽亦偶有之耳

近時海內名下士有作詩要新作字要舊之說我想字要舊是不寫館閣體之謂然名士之字長一片短一片亦有舊的太可笑者詩要新新字要認得真切有從字而新進去者劣有從意思新出來者優不可不辨放翁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天成之物豈未有新者試看天上風雲頃刻有新色

從前偶見前朝人文集開卷卽有擬古詩十九首者夫此安可擬之哉試看太白古風一卷有一句一字依傍古人否學古在神不在迹譬如優孟裝關帝焉能真是關帝說來好笑可以悟矣

學問一道最怕自家不認得自家李赤公然以爲是太白宜其死於厠昌黎云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亦是自家能認得自家處世之昌黎少季亦則不少

胸中時刻刻要有古人自家魂夢皆與之接焉當落筆時則一意孤行破空

### 老生常談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游廬及至脫稿不能及古人之半若先東怯西怕安心作不濟漢永無出頭日期

吾陽城詩人午亭是天下士不僅式一鄉一邑前代之王疎庵張藐山非專門難與抗行後來川退齋工詩卻未多見繼之者爲郭冀一田楚白張芝庭王青甫衛容山樊梅軒王魯亭陳明軒余曾刻八人詩爲樊兩詩鈔再稍後則爲雋三金門禮垣與余後起少年余曾與之結樊南吟社多年不歸里聞諸生忽作忽輟多不認真午亭之香危乎幾息

海內近人詩余所及讀者不下百數十種袁子才新穎將心餘雄健趙甌北豪放黃仲則俊逸當以四家爲冠餘則各有好處此事必須如此用工夫見人家好詩自家不能先有愧色然後發憤去做與天下人論詩到了頭尙恐不能一與之較伯仲若先夜郎自大既不得與海內人接父又不曾見得海內人著作意謂左近惟我算可以去得的一自滿便不能長進

通才是天下一箇美名色若人人通才則己之通才不貴矣持以發狂凌人者最可恥况通才人加之也若果於自許其通正是可慮

樂府不傳久矣歷朝紛紛聚訟究亦不知何說近是李杜偶爲之皆以現事借樂府題目不另立名色卽雜於歌行中最是若只就題而演說則了無意味可以不作張王鈇崖皆不能近古成其爲張王鈇崖之歌行詩可耳自尤西堂有明史百首後之作者日衆

大凡好大喜多皆是一病工部有一百韻長律元自亦有之後人讀之已少竹垞亦有風懷二百韻鴛湖權歌一百首近人亦多有作絕句百篇長律一二百韻者出以詭人其實工少拙多又好學宋人聲韻不休皆不關係人之能詩不能詩余四十歲以後方能有聲韻詩偶爲之非所好也聲韻詩有極難押之韻苦思幽索忽能押得倒亦自可喜不必以此矜長耳亦有作慣用韻詩反不能自成一首更不成事

### 老生常談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凡款接文人不必先與之談學問我所知之一二事不必彼亦卽知卽尋常典故亦許偶然遺漏此未足以定人座中有生客或非同道之人及工力不能悉敵者不可高興聯句落不下臺令人難堪且恐惹禍

世人貴耳賤目原不足怪張率之詩一假沈約則字字珠玉可見俗人何時無之我平生不曾妄謁一人卽是此意片言之浮獎一茶之款待我有何益且所謁之人貴人也聲中隆赫之人也未必能常貯我之姓名於胸中我且誇耀於人設聞者反而叩之彼且茫然不省豈不傳爲笑柄戒之戒之

聽人說話便能知人學問市井無論矣有一種讀書人於閒談時說某縣官坐堂有一寡婦來送兒子忤逆必要打死官說你子母一場可夫先買一口棺材來使人偵之代而者是個和尚於是喚和尚來你是個行好人可替這婦人的兒子吃打如在萊陽則說是卽墨事在陽城則說是長治縣事意篤而色莊若座中有識者告以當初一日總有這們一樁事搬來搬去張冠李戴不是現今

有的事則必大拂其意此人必不會做文字必是不通鬼

少年子弟有一種忝不知恥逢人獻其詩文疥人牆壁高談闊論自負爲名下士卽是稍稍能讀數行書其外面如此輕肆亦斷斷使不得況舉趾高心必不固邪又有一種子弟藏於鸞牖下師不高弟子拙見了人來如鄉郵新婦羞縮不自安索其詩文項赤面紫堅不肯出亦是沒出息惟隱窺之神藏氣靜招之則詞安語和視其所業如雞鳥學飛雖未能健舉而有一種神鷹俊鷂之勢似不可羈勒偉器也不可且暮遇

學問最生忌刻非同道契合不可談有一種天生忌刻之人你卽不談他還要尋將來憑空譏諷一兩句况自家毫無瞻顧邪做官的到家說官場有科分的說同年座師做生意的津津講買賣最討人嫌若是有人同起也不過略爲酬答則可不必自家先發凡起例到是種莊稼人課晴說雨卻是可聽

人不可不避嫌疑不只閨門也卽如咱是個窮人見人家平兌銀錢卽當遠遠

### 老生常談

卷上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走開亡壁打張儀卽一證也太多心固不必太不懂眼亦斷斷使不得

從小密友卽偶有參差可以復契中年以後新交一決裂則不可救真氣客氣之不同耳老於世故者久久則骨肉皆有客氣可歎也我平生無不可對人說的話口快心直往往見罪於人我的詩雖不能佳卻有真氣此卽真性情也有吃虧處卽有討便宜處

古歌謠七古之源其中多不可解處諸解亦難盡信我讀書從來疎節闊目不能穿鑿要惟熟其音節用韵神味可耳何必強解卽如木蘭詩賞其佳焉可也何用考證是某人作究實誰見其人乘筆近來考據家太多曠日持久考出一條來如獲至寶隔不多時見一種書人家已有了白費工夫

從小偷寫人家詩文或請捉刀人哄同窗師傅父兒雖然不可尙是無礙後來好好用工到有學力有知識時自然曉得改過二十歲以後再幹這個營生便是無恥又有子弟赴場父兄爲之打關節一則有身家性命之憂縱得亦不足

榮二則引著子弟作奸犯科安能教他成人我有極通脫處有極介介不可犯處介自佳通脫亦多不足爲法

不以人廢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常見有假讀書人不曾究得史書原委耳食數語便評論前人出處鄙其詩文此非真能疾惡也疾惡者疾其惡其人有善仍不可沒也况且論人只論人論著作只論著作文人無行不必多責且自家先當克己那有工夫詆古人此與好談人家閨門隱事同是一病家中子弟休厭我之灌灌不休也

蘇子美之濤面自煙昏落月嶺頭殘燒混疎星遠嶺抱淮隨曲折亂雲行野乍晴陰王元之之風疎遠響秋開講水響寒車夜救田皆從夢得義山兩家人手方有此深造獨得之能至張乖崖之官舍四邊多種竹湖溝一面近生蘆病嫌見客低徊甚老覺臨官氣味粗梅宛陵之夾道名園迷窟曲壓枝秋實亂青紅則純乎宋人矣孔常父在北宋時亦是好手其歌行體張文潛不能過也七律

### 老生常談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如冷風有意生空闊密雪無聲下廣寒一江見底自秋色千里無風正夕陽亦疎可謂

王介甫詩昔人謂如鄧艾用兵專以奇險爲功確論也古體學杜韓而不襲殊勝六一今體亦能我行我法依傍一空余另有讀本真卓然大家也

詩以有真氣爲主曾記得張文潛雜詩句云興哀東坡公將掄邨山墓不能往一櫛名議真有負可能金玉骨亦逐黃壤腐但恐已神仙裂石終飛去又云我不知暑退但覺衣汗乾頗怪庭中天湛然青以寬不襲唐人聲調不落宋人習氣居然好手不可多得

南渡後以劍南爲大家集中如玉局觀拜東坡畫像可謂傾倒之至昌黎極力推尊李杜放翁極力推尊東坡俗所謂豪傑能認得豪傑也後人如錢收齋偏要攻擊何李現今詞人偏要攻擊漁洋是不及古人處雖何李漁洋不得與李杜東坡比不相帥可也何必詆之哉

少讀說詩醉語謂楊誠齋詩如披沙揀金幾於無金可揀以是從不閱看四十  
歲後方稍稍讀之其機穎清妙性靈微至真有人處未可一筆抹殺今摘句  
於左明發陳公徑過庵舍那灘石峯下第一首句云遙松烟未消近竹露猶滴  
石峯矜孤銳喜以江自隔清潭涵曦紫碧岫過雲白回瞻宿處隄路轉不可覓  
云云第二首云昨宵望石峯相去無一尺今日行終朝祇繞石峯側石峰何曾  
遠江路自不直云云第三首云澄潭浦晴暈不風自成花回流如倦客出門復  
還家江晴已數日新漲沒舊沙知是前溪雨溼雲尙橫斜云云碧落堂晚望荷  
山云荷山非不高城裏自不見一登碧落堂山色正對面又云指揮出伏兵萬  
騎橫隔岸後乘來未已前驅瞻已遠此皆無忝於古作者袁子才單學其屋角  
忽生明月到庭戶似憐幽獨人深夜約清晤我吟月解聽月轉我亦步等句  
靈機獨引未嘗不佳其弊恐流於淺滑不可不知也誠齋七古如太平寺徐友  
畫清濟黃河云波浪盡處忽掀怒攪動一河秋色暮分明是水纔是畫老眼向

老生常談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來元自誤佛廬化作金桂樓銀山雪堆風打頭此身飄然在中流奪得太乙蓮  
葉舟東山云天風忽吹白雲拆翡翠屏開倚南極政緣一雨染山色未必雨前  
如此碧南海廟云青山缺處如玉珥湖頭飛來打雙闕晴天無雲濺碎雪天下  
都無此奇絕題東文嶺瀑泉句云石如鐵色黑壁立鏡而平水汎鏡而一飛下  
斬竹織篔簹風濺生石知水力倦半壁鍾作玉一泓水行到此欲小憩後水忽至  
前水驚分清裂白兩派出跳珠躍雪雙龍爭不知落處深幾許但聞井底碎玉  
聲云云如此歌行刻意生新非才情絕大者不能世人輕之者但舉其夜雨句  
云夢中搔首起來聽聽來聽去到天明何直一晒  
宋釋惠洪詩方於貫休古體氣質稍粗今體七律殊佳在宋僧中亦好手也古  
體春去歌云吳蠶睡起未成繭肺腸已作金絲光大知太白七律如盤空路作  
驚蛇去落日人如凍蟻行永與世遺他日志向嫌山淺暮年心斂目舊游真可  
數蓋棺前事尙難知不知門外山花發但覺君來笑語香願紹神情掃秋晚瘦

權詩句挾風霜山好已無歸國夢老閒猶有讀書心一軒秋色侵衣重半夜波  
聲拍枕來枕中柔柳驚鄉夢門外秦淮漲夜潮真能於蘇黃外又作一種筆墨  
讀之令人神清骨爽

李西涯畫鷹詩云人間孤兔自有地慎勿反擊傷鴟鵂史稱其能保全善類於  
此可見

李空同歌行病在貌杜然其氣魄自大才力猛鷲非人所能及如送劉公歸東  
山草堂句云九重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密語人不知左右微聞  
至尊羨又上書苦死只欲歸聖旨優容意悽惻內府盤纏金纒賜出傾朝皆  
動色白金之錠紅票記寶鈔生硬鴉翎黑此種又何嘗不是學杜卻各人有各  
人真氣與白晝現形不同

何仲默歌行頗工修飾如津市打魚胡人獵圖等篇皆不失古人家數九律昭  
烈廟云中原無社稷亂世有君臣亦卓然有識邊貢句云山城稀見菊闌樹不

老生常談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關雲張佳孕句云楚雲高不落巴水去無聲雖謹守唐人法度卻自家別有骨  
格神韻至謝茂秦之夜火分千樹春星落萬家則病其太肖唐人矣

李長吉歌行如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  
化天無功四語雖工部昌黎警句不過如是出諸少小人手豈非奇才湘妃云  
雙娥吟弄滿寒空九山靜綠淚花紅浩歌云青毛驪馬參差錢嬌春楊柳含細  
煙真如出太白手若只學其提攜玉龍爲君死筠竹千年老不死元氣茫茫收  
不得練帶平鋪吹不起等句則永墮習氣矣

楊鐵崖詩讀之能開人聰明長人神智長吉後不可無此以繼之也如鴻門會  
媧皇補天謠龍王嫁女詞等作直追長吉而無愧色余尤愛讀其殺虎行一首  
大有短兵相接之勢奇險非常尤足發人才思詩云夫從軍妾從主夢魂猶痛  
刀箭癢况乃全軀飼豺虎拔刀誓天天爲怒眼中於菟小於鼠血號虎鬼冤魂  
語精光夜貫新阡土可憐三世不復仇泰山之婦何足數

晉兩徵君詩鈔於傳青主五律誤收工部秦州雜詩一首殊不成事何怪海內人之笑話山西人也青主詩奇闊精奧與其嗣壽堪詩皆孤行傳世本不當與蓮洋合刻也游樂平石馬寺云愛石即欲死過阿而扶疏天華蒸太始古菊千葉敷采采日月菁飢餐渴亦茶心肝藉貞氣物外保廉隅何處雲根識不堪埋老夫又斑璘石上華青綠蘇沙塗沈吟計年代豈非天地初何有於商周層層詩尊壺文章落言句真彩日受汚偃仰玩自然寶色曾其無邱蓋焚筆視經緯省拈拈雕龍競藻續轉眼亦土苴雲霞幻鬱風神仙誰規圖題是游石馬寺眼中意中卻別有領會尋常詩人伎倆都不用著先生五古詩不能名其學那一家即當一種子書讀可也集中有學東坡一種老筆紛披絕似坡公老年海外文字題自畫老柏云老心無所住丹青蕭瑟不知石青木不知木擊石石頑木不才冷勁兩相得飛泉不響相激凌故衝激礪柯五色濺輪菌一蛟軼寒光競澎渤轉更見氣力擲筆蕩空胸怒者不可覓笑觀身外身消遣又幾日石城

老生常談

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讀書云讀書何故爾莫測淚從來吟者見真性會家能不哀酸甘黑白傍味色眼睛齒舌皆奴才筆墨奇橫而却無粗獷之氣故佳  
五律以古體行其疎蕩之氣學太白襄陽一派唐以後尚不乏人如徐禎卿吾憐范巨卿懶幅不邀名作吏竹林下清風訟獄平之類若以古體行其奇鬱之氣工部後竟難其人以吾所見獨霜紅鬚猶能爲之此非關讀書全是一種神力所以眼空四海寥寥無人溝外云溝外一團白花將月共明小窗難得夢春鳥已先鳴岸柳牽情遠山煙著體輕酒尊殊不厭翻覺友朋生病征云青外響孤鷓綠中哀亂蟬秋心滿天地病客淡山川開眼見郵店支隨問水泉若能來野化真是飽鳥齋太行云紫盤天井上青蓉太行郭風雨詩何壯闊耕氣不奴爭韓來破趙報楚去趨吳臨老河山眼蒼茫得酒盡江月云可惜此江月教吾今乃看同舟無語得獨坐有情難買客眠榻穩荒鷄覺夜闌菰蘆人不見寂寂好長干春興云睡足徐徐覺日高總未知老人伏枕看花影上簾遲飯後道心

在溪前春水則安排入柳路花鳥不生疑先生論詩一則云詩無才則不高不博則不典無氣則不厚無力則不雄不藻綵則不艷不老則不淡不淡則不遠無性則不真無情則不風流無理則俗重理則腐無格則野變化則神神非內非外非離非合余謂變化則神云云非深人不能言亦不知也古意二首云乾坤既有部不可即無妾請即腰下劍看妾頭上血那有萬里行不得隨那去耶若封侯歸一盡附妾墓此種詩奇傑之氣涌出毫端海內詩人如恆河沙數此又何只如楊汝士僅僅壓倒元白

老生常談

二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時不知所以靜和之以天倪高雲不罨眼慢慢胃柳枝孤鳥一雙起誰或使之飛又云天地暖欲雪空林雀飛鳴畫雪天地晦夜雪天地明有薪可以爨有米可以蒸不飢復不寒且不勞我營又云夜柏團幽黑丹唯淡月明雪靜樹影動寒空搖小星一縷曳河霧暗鴻聞遠聲薄酒既新熟閉門尋青燈遠鐘隱隱來無往耳不盈又云不能斷接搆早起誦我經戶牖夜閉塞始受天地清一徑取高場寂歷耳目繁林巒朝氣紫寒蕪朝氣青青紫冥冥間日動一河明又云物化不必窮偶始坐空林一心捐河水乃得其常心中往既造適外來不入陰收散各有得聞會兩不尋又云無可奈何事強付之不聞行吟橋梁上峽口生夜雲日入萬物息中軫歎紛紜無始亦不遠因愛生遼巡貪痴差可離不能斷其噴聞道遂自忍吾不如靈均所際若有冀云何強其身題爲丹唯無輪朝夕是無題可尋粘坐冥搜日朝夕不覺連篇而下其精思妙意如獨蛹抽絲孤蟬吸露遂成天地至文近人作詩不肯如此用心只道沒人唱和沒有題目或又

謂詩中沒有大題目皆時人口頭語不足信也

風臺乾隆年間工詩者爲首李黃范春山皆燕亭余皆未及見稍後爲李收坪  
范耳黃與余友善范仲樓雪中客至云醴滑忘躋攀山樓容假寒客到認衣痕  
始知雪深淺入室就縛纏頓令寒意滅我坐粟生膚况子溪路遠次第帽裙脫  
瑟縮書帷卷薄飲取微醉憑欄指點可惜人蹤稀多爲松葉掩窗至云貧居  
畏賓客削迹宜荒村如何叩門者遠道來相存日出布簾席呼弟滌酒尊草草  
失禮數恰恰通寒暗鄰女佐弱婦過午營一殮客亦憫我拙粗糲非可論語畢  
卻辭去巷暗煙火昏我閉婦亦憫願終何言今二人皆化去所餘詩稿未知  
其家人能收藏否爲之悵然收坪詩我無留稿耳黃此二首偶於舊書中檢得  
故錄之

閩百詩送周道士長歌中有句云人言河塞田可耕田耕焉用金滿籠我笑此  
若蒼蠅聲世間孰若黃金精朝結壯士任縱橫夜吟華屋羅翠英即如仰眼目

### 老生常談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上覽著書欲求後世名亦須餽飯腸充盈孟郊吃飽僻思生韓愈率筆不停  
云云用筆奇崛恣肆持以接武遺山寧有愧色余嘗謂讀書人原不該去求富  
然無以養生書亦難讀讀孟郊吃飽二語爲之慨然

作詩題目大小雅俗詩之長篇短句一不能用意則可以不作如徐青藤題抱  
琵琶美人此等題最難討好行云行到花陰忽回首去年此日嫁明妃又丁辛  
老屋半開堂云秋蟲若解襄樊厄也直湖山養相公黃莘田瓶花云膽瓶便算  
黃金屋一响春風貯阿嬌皆有意致若以爲小詩初不經意出筆一率味同嚼  
蠟志此以例其餘

蔣師退知讓心餘先生嗣官唐縣令與雋三交好阜城祈雨云淨辯修荒政往  
往揚嘉褒天聽自古卑人幸止靈微官卑云法重情逾僞官卑志不行古人多  
禮意循中盡經生病中云氣傷詞自寡竇雜耳宜辨此是今日作令中之佼佼  
錚錚者不能詩有法紀余曾致信索其妙吉祥行窩詩稿書未復而師退旋卽

### 病故

詩有令人讀一過卽不能卻置者劉後邨客中作云漂泊何須遠離鄉卽旅人  
吹簫管海品書刺謁田鄰家寄寒衣少山來曉夢頻小兒仍病瘡詩句竟無神  
結用工部事何等蘊藉有味七律佳句如老歎云無藥能留炎帝在有人曾哭  
老明來耕仕云貧求生慕爲謀早病學靈丹見事遲皆可諷誦學詩一事全要  
見得多眼界方大守一師言挾一束書終是三家邨秀才

放翁云我不如誠齋此論天下同兩人詩妙是全不相似不必不如楊也古人  
虛心下氣每每如此如我之詩不如雋三卻是眞話然其好處正在絕不相似  
不然如王介三李松溪歌行力迫雋三須知追到相似處又能造到不相似處  
則介三松溪爲雋三敵國矣弟子不必不如師兩生其知所勉之哉

人當讀李杜詩後忽得昌黎石鼓等詩讀之如游深山大澤奔雷急電後忽入  
萬間廣廈商彝周鼎羅列左右稍稍憩息於其中覺耳目心思又別作寬廣名

### 老生常談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貴之狀迥非人世所有大快人意

余向日有讀太白歌行詩數首與各家選本稍別每以己意妄著評語鄙意以  
爲學太白必當從此種入手詩有本集可按今錄評語於後卽有未當尙可隨  
時改正也醉後贈從甥高鎮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二句不問能  
知爲太白之詩通體俱從醉後著筆而豪俊英爽之氣軒軒人世須玩其跌宕  
承轉處幾無筆墨痕迹可尋此化境也

江夏贈韋南陵冰是初從夜郎放歸忽與故人相遇一路酸辛淒楚開闢著筆  
末幅頭陀雲月多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二句忽然擲筆空際此下以必不可  
行之事據必當放浪之懷氣吞雲夢筆掃虹霓中材人讀之亦能漸發聰明增  
其豪俊之氣

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詩以董糟邱陪起入題先用廻山轉海不作難二句一  
頓方能引起下文如許熱鬧一溪初入千花明云云東坡每能效此種句前段

入漢東太守主中之寶也插入紫陽真人又寶中之寶也又復折回漢東太守手持錦袍云云不特氣力橫絕而用筆廻環亦極奇幻不測當筵意氣五句用單句作過脈有峯迴嶺斷之妙君家嚴君云云又起一波引起下半首便不更添一人只以美人歌曲畧作點綴與前面文字虛實相生恰好末路回映渭橋章治完密一首長歌以驚艷絕世之筆寫舊游朋從之歡作讀去令人目炫心搖不知從可處得來細心繹之中之離離合合一絲不亂

夢游天老吟留別詩奇離恍惚似無門徑可尋細玩之起首入夢不突後幅出夢不竭極恣肆幻化之中又極經營慘澹之苦若只觀其格句字而則失之遠矣一起淡淡引入至我欲因之夢吳越句乘勢則入使筆如風所謂緩則按轉徐行急則短兵相接也湖月照我影八句他人提筆可云已盡能事矣豈料後邊尚有許多之奇奇怪怪千巖萬轉二句用仄韻一束以下至仙之人兮句轉韻不轉氣全以筆力驅駕遂成鞭山倒海之能讀去似未曾轉韻者有真氣行

老生常談

一二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乎其間也此妙可心悟不可言喻出夢時用魂悸而魄動四句似亦可以收煞得佳試想若不再足世間行樂二句非但喝題不醒抑亦尙欠圓滿且放白鹿二句一縱一收用筆靈妙不測後來惟東坡解此法他人多味味耳讀古人詩無論前人是作何解我定細細去體會一番自家落筆久久庶有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之妙

魯郡堯祠送寶明府薄華還西京詩全用一拓一頓之筆如神龍夭矯九天屈強奇搜近日黃仲則差能彷彿其用筆遂得雄視一代辟易萬夫學者於嘉州工部後再熟此種便可悟縱橫跌宕之妙廟中往往來擊鼓此等接落真出人意表堯本無心爾何苦意極正當而筆極恣橫深沈百丈洞海底二句力爲排募昨夜秋聲聞閣來云云忽然又起一波令人已不可測我歌自雲倚窗牖云云忽又作一頓折之筆奇橫至此爲極高陽小飲四句本作一氣讀偏於下二句連再下二句另爲一韻順帶一筆挽四堯祠有千鈞力量結亦遒勁

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時凝在席一首孤飛一雁秦雲秋句稍而逸絲桐感人弦亦絕云云突接硬轉學古人全要在此等處留心方能筋絡靈動下用短句間夾長句一路接去其音凄恰其筆俊逸此太白獨異於諸家處也酬中都吏携斗酒雙魚於旅店見贈詩賞其雋逸宋明人爲之未嘗不佳便少此逸氣

答杜秀才五松見贈詩兩人出處正爾相同故情真而言暢洋洋灑灑讀之永無頓挫之謂

下途歸石門舊居云云篇中多用整句太白詩未可多得最宜師法將欲辭君挂帆去二語是太白本色俯仰人間易彫朽亦突接硬轉法也我離雖則歲物改四句當玩其轉筆之捷真能如風掃殘雲再接石門流水舊桃花四句益覺得氣味濃厚文境寬綽有餘將到結尾又用何必常從七貴游二語一束可云到底不懈選本不登此種美不勝收也從此問津覺武陵仙源尙在人世天地生

老生常談

一二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一傳人從小卽心地活潑理解神透如東坡入峽詩聞道黃精草叢生綠玉簪盡應充飲食不見有彭聃八陣積云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已心悟後世徒妄說雙鳧觀云雙鳧偶爲戲聊以驚世頑不然神仙迹羅網安能攀以年譜按之公作此詩時不過二十歲若鈍根人有老死悟心不生者難以語此作詩不必有出典而形容能盡極妍態令人一讀一驚喜東坡浴罷句云老雞臥糞土振羽暎雙目倦馬輾風沙奮鬣一噴玉此等生造能與昌黎之赤龍拔鬚血淋漓各有虛實不同之妙

選古人五七古詩若干首讀萬遍或數萬遍熟其音節氣味心解神悟久久覺得撐腸漲腹有無數之奇奇怪怪不可名狀再加一二年醞釀工夫所謂醞釀者祇食魂夢若或遇之我之形神與古人之氣脈息息相關又覺得前所謂撐腸漲腹者化而爲浩浩然汨汨然作挾沙走石之勢不可控制此當落筆候也元道山宣和雲峽石云薰蒸似欲出泉脈瑩滑定應凝石髓剝裂變華漬秋月

辛苦詩仙費摹擬重箱箭筈連西東仇池百穴窺玲瓏飛墮不嫌雲鷲小奇探  
已覺太湖空又音血網船枯九州亡國愁顏爲誰洗此種精鍊實爲集中上乘  
學遺山正當如此著力若舉頭西望忽大笑大華落落長庚高以及半空擲下  
金芙蓉等句做去便覺省力容易然後人已用之爛熟矣學者作詩先讀李杜  
韓蘇若自家才氣質在平弱未必不知難而退試取遺山之學前人所讀之當  
有彼丈夫之想鼓氣而前終當有濟

我小時作詩無師授種種工夫皆是從漆黑處摸弄出來吃苦不小家中子弟  
如今有人指示自然省力然切莫視爲容易事若以爲明明白白先有人都與  
我擺在眼前只用讀去不肯細意研究不知如此種講究是一人所得他人視  
之仍如紙上談兵一樣自家不造入一境終不能曉得一境之妙也

手編一書自不容易而能讀之者更難其人如溫公通鑑在當時惟王勝之借  
讀一過他人讀未盡一紙即欠伸思睡矣况其下者乎今之人動刻著作望一  
老年常談 一二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王勝之於千百年後豈不難哉  
宋儲金履祥謂門人許謙曰士之爲學如五味之在和醢醢既加則酸成頓變  
子來三日矣而猶夫人也云云此卽三日拭目之意今學生在書房讀書有成  
年不見長進稍稍敦促之咸謂我爲性燥然則古人之說又何謂也卽才氣不  
佳果肯埋頭苦讀亦斷無一年不長進之理其知所勉哉  
作僞心勞日拙一點不錯卽如王莽爲新都侯時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之  
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聞此兒種宜子卽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以博時譽  
如此當日名士如戴崇金涉陳湯輩皆受其籠罩何况餘子王荊公之王莽謙  
恭下士時一詩卻有見解惜莽之死不早耳作僞何益之有  
人多謂能文章者不死何也人於生前能以精誠之氣爲文字則心爲精誠之  
所結聚必不同尋常之人身死魂魄俱盡必爲靈鬼上升天界世人妄希仙佛  
豈知此與仙佛無二不必論李杜韓蘇其精誠不散石延年尤爲人所共知卽

如郊島輩詩既長留人世其精氣必生天上較生前持齋號佛打座運氣似覺  
駕輕就熟省力許多此論亦未甚穿鑿更與有識者共參焉

昌黎謁衡嶽廟詩讀去覺其宏肆中有肅穆之氣細看去卻是文從字順未嘗  
矜奇好怪如近人論詩所謂說實話是也後人遇此種大題目便以艱澀堆砌  
爲能去古日遠矣侯王將相二句啟後來東坡一種蘇出於韓此類是也然蘇  
較韓更覺濃秀凌跨此之謂善於學古不似後人依樣葫蘆

贈宿立之一首工於展拓妙於收束其鋪敘處用轉折以取勢轉折處用警句  
以整頓遂不嫌拖沓無懈可擊至全用八韻到底工部已有之盛於作者極於  
東坡歌行之能事備矣鄙意以爲作仄韻頗易於見長學者當先從轉韻人手  
再作平韻終作仄韻功夫方有層次

文人荒誕好怪自是一病如赤藤杖歌其奇創處要能言之有物劉又虛全李  
賀任華輩往往怪而不中理是無物也所以不及昌黎共傳真神出水獻四句  
老生常談 一二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已好到極處後又著浮光照手句猶以爲未足更以空堂畫眼二語以束之筆  
力奇傑直可橫塞九州鼎足李杜非公而誰  
鄭鞏贈筆一首遇此等題無可著議論又作平韵到底如何撐突得起着其前  
面用拂來當畫云云故作掀騰之筆以鼓盪之便不平板末幅側身甘寢云云  
作突過一層語以收束之昌黎極矜心之作前人有謂作者是以文爲詩殊不  
知詩文原無二理文如米蒸爲飯詩則米釀爲酒耳如此突過一層法卽文法  
也施之於詩有何不可唐人知有前期在一首亦是此法  
華山女一首用微言以諷之與諫佛骨用直筆不同詩文各有體裁耳洗妝拭  
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如見女道士風流裝束觀門不許人開扇先作一  
折筆見有如許做作至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便好笑人也末四  
句雲窗霧閣云云隱語也不必求甚解而穿鑿之  
昌黎五古語語生造字字奇傑最能醫庸熟之病如薦士調張籍等篇皆宜熟



讀以壯其膽識寄其豪氣橫空盤硬語云云此公自壯其詩耳杳然粹而清可  
以鎮浮燥卻到東野分際調張藉開口便是李杜文章在綠心中意中傾倒已  
久不覺衝口而出通首極光怪奇離之能氣橫筆銳無堅不破末於張籍只用  
一筆帶過更不須多贅至附張秘書險語破鬼膽云云亦非公不能當此語送  
無本云狂詞肆瀆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此詩文歸宿之要  
旨也不然狂肆不已卒入鬼道

嘗論東坡七律故是學問大然終是天才迥不猶人所以變化開合神出鬼沒  
若行乎其無事如和晁同年九日見寄後半首云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  
湖付與誰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又有一意翻爲一聯用筆用氣  
直貫至尾魄力雄健者送傅倅云兩兒黃花掃落英南山寺編題名宗成不  
獨依岑范魯衛終當似弟兄去歲雲濤浮汗泗與君泥土滿衣纓如今別酒休  
辭醉試聽雙洪落後聲又雪夜獨宿柏山庵云晚雨纖纖變玉髮小庵高臥有  
老生常談 一二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餘清夢驚忽有穿窗片夜靜惟聞瀉竹聲稍厭冬溫聊得健未滿秋旱若爲  
天公用意真難會又作春風爛熳晴純以質勁之氣作閃爍之筆遂能於尋常  
蹊徑中得此出沒變化之妙王荊公詠雪一首云奔走風雲四面來坐看山  
玉招鬼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枯焦是有才勢合便疑包地盡功成終欲放春  
回塞鄉不念豐年瑞只憶青天萬里開則又是一種筆墨從艱險中入去却從  
明顯處出來學者知此可參其變

人生讀書於科名一條得固佳不得亦不足憾惟能自家克苦用力則造化自  
有安排工部遺懷詩云編蓬石城東采藥山北谷用心霜雪問不必條蔓綠非  
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即此意也我少非科甲二十年來窮愁潦倒稍聞惟有  
簾弄筆墨稍自消遣亦無可奈何事順幽獨耳遺懷共二首後一首句云榮名  
忽中人世亂如蟻蝨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爲有結繩際此膠與漆禍首  
疑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轉使飛蛾密云云去年在萊陽借人家杜詩

看是王西樵批本此首皆著單點不見稱賞乃知羚羊掛角一語誤人不淺  
人生太窮至於飲食不繼雖說該去忍飢讀書然枵腹高吟肚裏如何支架得  
住偶憶東坡絕句云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當祭竈  
鷄斗酒定贖吾夫以東坡之賢豪餓到十來天也想人家饋東西吃而真率之  
氣妙能縱筆寫出乃知陶公叩門乞食浣花借妻乞絲都不足爲古人深病  
人要蘇非自作難道任其餓死天公也不來管一管昨讀元遺山送王亞夫詩  
云天公醉著百不問汝偶而偶奇而奇不覺爽然自失此等語庸而實奇前人  
不曾道過此遺山之所以能雄視金元也

工部云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太白云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  
直一杯水遺山而其意則云長衫只辦包瘦骨故紙何緣變奇貨此謂善學古  
人若工部之羣胡歸來血洗箭李空同便云逐北歸來血洗刀是謂之襲古不  
是師古

老生常談 一二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人生做事全要各人自學主意斷不可聽人德惠古人如陶公人但知其傾身  
營一飽少許便有餘幾與鄉里小民無異細讀其飲酒詩清晨叩門一首行  
文至後半忽然勒轉用答田父語云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轉誠可學遠  
已詎非迷且共歎此飲吾獨不可回斬釘截鐵勁氣勃發以想見陶公之爲  
人讀陶後當去看東坡和陶諸作方爲元元本本乃知古人有斷斷不可及處  
讀古人詩本來不許心粗氣浮我於陶尤覺心氣要凝鍊方能入得進去有看  
古人詩畧一披閱便云不過爾爾吾已了然於心口此無論聰明人鈍漢子皆  
自欺欺人也斷不可信如陶公和郭主簿云露凝無游氛天高景物澈陵岑參  
造峯選瞻皆奇絕一槩寫秋迥與唐人不同氣味深靜故耳若工部之萬壑樹  
聲滿雖淺人亦知叫好矣讀陶當從此得力方能破前人學陶藩籬若只摩倣  
其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頭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等句引入孟王儲太祝  
一路去自家便不能出頭

五月且作起筆云虛舟縱逸權回復遂無窮寫舟行之妙不可思議逸字下得  
新回復無窮是從上縱字來神淵瀉時雨晨色奏景風用瀉字奏字妙能狀出  
神字晨字來云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高收得挺健於此可悟用字起結之  
法又劉榮桑云良辰人奇懷挈杖還西廬奇懷字是自家覺得於無奇處領會  
出來他人不得而知也

九日開居一首上而平平叙下至末幅欽襟獨開謠緬焉起深情忽作一折筆  
以頓挫之下二句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以一意作兩屏收束開後人無數  
法門

癸卯十二月作云法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自皓已潔自是  
詠雪名句下接云勁氣侵襟袖簾灑灑屢設接得沈著有力量又云高操非所  
攀深得固窮節平津苟不山棲遲詎爲拙想見作者之磊落光明傲物自高每  
聞人稱陶公恬淡固也然試想此等人物如松柏之耐歲寒其勁直之氣與有

老生常談

二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生俱來安能不偶然流露於楮墨之間余有冬日雜詩數首頗能得力於此種  
桃花源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  
一朝傲神界淳薄既異原旋復還幽蔽此種又何嘗不仗議論奇蹤四句筆力  
颯爽雖健者瞠乎其後杜韓用筆每每宗此

擬輓歌云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將奈何向來相送人各  
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說得冰涼令人忽笑忽哭詩文之至者自  
能感人如金正希時文則不當以時文論民到於今稱之一篇正與此種一樣  
可感

昌黎詠雪云崩騰相排抄龍鳳交橫飛波濤河颺揚天風吹旛旗日帝盛羽衛  
參差振裳衣白霓先啟行從以萬玉妃極形容之妙王荊公詠雪云滔天有凍  
浪市地無荒隴飛揚挾富委驛等辭籠穿幽偶相重值險輒孤筆又荒林無  
空投幽瓦有高隴分纒一毛細聚或千鈞重飛揚窺已眩摧壓聽還兇魚舟平

繫絳樵履沒歸踵空令物象登豈免川塗墮爭光姮娥妒失色羲和恐又作一  
樣形容不蹈韓之一字壯夫斬將擐旗各有能手斯爲大家

昌黎送盤谷子詩東坡謂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老杜此詩當不減子美余謂  
此詩學杜得其疎處濃處仍不似也東坡學韓此種卻能神骨俱肖所以稱之  
耳詩中句云開緘忽親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此公自壯其詩也今人作詩  
多字字睡在紙上便能令讀者亦沈沈睡去矣

稍知自愛者向朋友借貸原是萬不得已事若以悠悠行路之人而望以慷慨  
好義之舉所謂立談之下豈能使人痛哭也哉張船山有句云飲酒也消名士  
福通財漸拂故人心誦之爲之慨然去年在濟南聞船山物故海內文人又窮  
一個矣

昌黎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也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  
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文詞也若奏金石以破  
老生常談

三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蟋蟀之鳴飛蟲之聲人當處失意時憂戚不堪皆是不能以學問自勝之故余  
半生憂患相仍窮愁落魄嘗誦此數語以自遣可惜有作不能出金石聲耳  
詩能窮人其所以能窮之故前人無所發明然所謂窮者窮而不達耳非必衣  
食不繼也以我想來詩文以氣爲主氣盛則必有矜色便欲驕驍羣物戾氣從  
此乘之氣盛者狂之將發也狂則窮之兆也可不戒哉

家鄉米羹飯以黃小米拌豆麩豆葉菜爲之田家終歲食此所謂能咬斷菜根  
者是也我嘗向人說不能吃這樣飯必不願罷官家居彼出必安車食必列鼎  
除死方休耳

學五古詩才質平鈍者當先從曹植鮑照入手超拔者當先從陶謝入手彼既  
超拔於謝令其鍊才就法於陶令其去華就實猶之平鈍者非陳思明遠之精  
銳開脫不能啓其端而發其聲也然後讀杜參其變讀李疎其氣讀韓肆其志  
讀蘇宏其聲而博其趣猶懼不能刻入也讀東野山谷以堅其表裏再汎覽諸

家勢如破竹矣王孟章柳富另鈔一册於讀諸家之餘然後讀之不可憑仗爲安身立命之處七古前已論列先讀嘉州次李杜次韓蘇餘皆可略至於用工之法當如飢鷹攫食如壯士砍陣以必得必破爲功種種作俑象人剪綵爲花皆所弗尚久久自到是處古人謂文無難易惟求其是是字正不容易才不足以雄一代者不能代與太白之大雅久不作一首是以一代作者自期也人生讀書一面要埋頭苦攻一面要放開眼孔方有出息

太白西嶽雲台歌送丹邱子中云雲台閣道連窈冥中有不死丹邱生明星玉女備灑掃麻姑搔背指爪輕下接从韻云我皇手把天地戶丹邱談天與天語每於轉韵處稜角峭厲令人耳目頓覺醒豁學者要從此種尋去方有途徑可通若但貌襲其起句石作蓮花雲作台便是鈍漢

扶風豪士歌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亂如麻我亦東奔自吳國浮雲四塞道路險以下若入庸手便入扶風矣卻接東方日出啼早鳴城門人開掃落花

老生常談

三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日出鳴啼城門洞開梧桐金井人掃落花一種太平景象與上之白骨如麻作反映從開處引來第四句方趁勢入題用法用筆最宜留心

妾薄命云寵極愛還歇妒深情卻疎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下忽接落雨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此種神妙讀者縱能了然於心不能了然於口

白頭吟云此時阿嬌正嬌妒接法有形無迹有一落千丈之勢其妙不可思議莫捲龍鬚席四句尙作迴護之筆至覆水再收句方下決絕語用筆如晴絲裝空深靜中自能一一領會

荊州麥熟滿成蛾綠絲憶君頭緒多雲鬢綠髮能梳結愁如回鸞亂白雪可云善於言情工於言愁

黃仲則詩趙渭川翁潭溪皆有刻本非其全也早年至吳門識其詞小仲得以

鈔本全稿託范紀年寄歸其學太白處如經時臥病出門望但見短草搖天青春畫云楊花飛游絲颺兩地相逢不相讓畢竟楊花性更柔因風復上楊枝上病愈觀城西水上合樂云粉妝照水愁水渾病回照水愁水清水渾不相入眼前士女空傾城秋夜云絡緯啼秋疎梧煙露華一白涼無邊纖雲微蕩月沈海列宿亂搖風滿天樓上對月云濛濛薄霧蒼蒼煙山意亦如人可憐一絲清氣共來往星辰自動高高天此真能直闖太白堂與東坡而後卒有其匹今試略舉東坡之學太白數句可以頓悟矣上堵吟云台上有客吟秋風悲聲蕭散鷗人空台邊游女來窺聽欲學聲同意不同又次韵云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此皆非有意學太白也天才相近故能偶然似耳

仲則學東坡亦有神肖處如題李明府天英借笠看山圖云是物等閒難得戴著履何如放船快君與東坡兩蜀人披圖似有英靈會鋪海云返照一縷衝波開彩翠細縷金銀台初疑百萬玉鯨鬪關人一道長虹來采石尋三元洞因登

老生常談

三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妙遠閣云海雲下棟猿接臂河鼓隱窺地藏車最高一閣小於艇凭闌浩浩江聲粗采石上峯翠窈窕歷陽遠樹煙糝糊魚龍怪氣走虛壁水聲天闕無象無山銘云山非極高水非深無一直筆方耐尋又句云不知深入濃陰中但覺逢人鬢須絲雲棲寺云齋餘寺後看巖湖腰脚縱好須扶藜薛四漫泉瀟瀟壁獨裝風淒淒回峯閃綠埋倒景急瀑挂練飛長霓延緣復值徑窮處嶺頭尺五天抽梯飛空騰擲我無具有不盡意輪囷其學坡公能在語言之外脫胎換骨淺者倉卒無能領會其他歌行佳者可得五六十篇有集可按本朝此體幾無二手

陳午亭酬于秀才云多君長劍倚崆峒况事仙人白兔公王屋天壇青嶂裡河陽古寨碧流中詠從洛下書生好詩是山西老將雄欲共飛車三萬里赤松同訪趁西風後半浩氣行空讀去增人豪興第六句大爲老西吐氣

午亭全是一團學力抱真氣而能獨往獨來者也余謂其深造之能直駕新成

竹垞而上之世人見其用力過猛使筆稍鈍看去覺得吃力遂輕心掉之耳五古詠漢事數首絕不用推陳出新旁見側出而用筆自然銳不可當太白秦皇掃六合等篇正是此詩之源誠者辨之五律學唐人不挾其髓則失於熟學宋人但襲其皮則失於生惟濃不染唐之蹊徑淡不落宋之窠臼經營於意象之間咀嚼於神味之外午亭五律剛到好處登普照寺云樹杪水濺濺翠峯翠碧天松門留曉月板屋過流泉谷口山城遠窗中鳥道懸前林人迹少寒磬下溪煙此首似是從太白大吠水聲中化出卻無迹象可求尤佳是後半不弱對菊云秋老彫華片天寒有菊花月稀階影白風定檻枝斜獨立真憐汝逢開每憶家故園經別處籬外即天涯此詩用意全在一結

問王給事病云昨夜眠多少思君落月時高齋聞雁早秋圃見花遲省掖稀囊草安危有髮絲連朝同寂寞吾病亦支離此學工部而泯其迹細味之中邊虛實俱到立秋日子願繹堂貽上湘北幼華過集時西樵荔裳相繼淪亡生死傷

老生常談

三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心後悲歌把臂初皇天留數子秋日集吾廬風雨孤亭寒苔花晚徑疎不慚供給薄離別較何如此首人咸知其學杜矣不知起四句卻容易難處正在後半文章著力處省刀不著力處費力

望四山云列嶂橫天壁連雲並女牆晚風落空翠疎雨溼斜陽巖巖鄉心亂關河別路長白雲如蓋處冉冉近高堂末句用梁公望雲事通首濃秀而整鍊他如春日云旅夢牽花信春心著柳條西原云籬花殘雨澗澗柳古煙青雪鴨云塵垢河山淨琉璃世界平淮上云舊日英雄里殘陽野草花並稱佳句淮上二句對句尤空靈得妙

午亭送吳蓮洋歸浦東有狗監人難遇娥眉老易猜之句應是罷鴻詞科時所作又人物雄才老雲山間氣多玉谿終古在相並得金鵝金鵝蓮洋館名其所稱許之者至矣人惟有名而後與人不爭名惟有才而後能愛人之才昨見一人詆一人云你說你會做詩我偏不喜做詩且你有才情是與我甚麼

相干是不同道也安得相契

午亭七律兼學宋人余另有讀本如臥病輟直云回鶻廊閣三番仗稍學仙人五賦禽課兒云繩牀穿座知吾老書案量身覺汝長亦宋人中之卓然能自立者

吳蓮洋原有粗服亂頭之妙特才氣不能雄肆耳歌行非無大篇如海上贈秋谷詩起首筆力超拔中間屢用噫吁兮字反受其累宋中吟蔡州道上祖龍行等篇可稱合作其小品卻有可觀不備常門九曲崑崙水千點桃花尺半魚也鄉寧山城即景云山雲啓新霽林屋含清暉風吹雨黃蝶時繞山樓飛老農向煙且驅犢溪女背人猶洗衣又雲來松際陰泉到竹根散宛然如出柳州手勝於泉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等句作者五古當以此意求之方能無失五律一體實在本朝諸人之上寄向書友云會聞向始平能注南華經之子真苗裔江山發性靈寒蛟終謝餌老鶴不梳翎載酒鸚鵡花節長吟入洞庭無一字不錘鍊

老生常談

三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出不必定是學太白留王孟穀游風穴時將歸楚云風穴何年寺傳聞水石間雲中千樹密谿上幾僧閑花信宜攜酒春心且看山休言涉魚齒凍雨損朱顏著力不多味之彌覺雋永春心五字尤有逸致題額亭皋園云鄰舍草堂近灌園同一泉白雲扶杖客芳草著書天稅在桃花外心當綠水前東屯愁柱老錯買瀆西川藹藹藥苗綠茸茸梅蕊紅懷人眠夜雨種樹立春風避世幾曾見素心今不同何年能負笈幽桂日成叢仲叔羈棲日山公把酒時林泉從此識花竹盡堪思野蔓纏青壁山禽下綠枝他時尋石路應得九峯疑著語之妙不可思議神韻氣味居然自異

憶棲巖寺云最憶棲巖寺招涼有舊亭河流迴郡白山勢入關青崖斷蜂留蜜松高鶴唳俯虛師吾有約許共一函經新城尙書極稱山勢句然好在下邊接得健否即空腔矣送周星公禮部出守南康云萬里敷文命歸無翡翠裝一廳辭北闕十月下南康問俗匡君側狂歌五老傍彭湖秋正闊波浪浩茫芷香爐

吾最愛雲氣似香煙太守能清靜高齋對晏眠更邀徐孺子同聽谷籟泉好在  
春明候騎牛西澗邊一片化機更不知爲五言律後一首中二聯未嘗不對却  
似散行者於下半首更邀二句忽作一折筆律詩至此可云靈妙絕倫

陳思王筮篨引置酒高殿上云云一路說得極其繁華忽接清風颺白日數語  
頓成華屋山邱之感而用筆之跌宕排募遂開千古法門

野田黃雀行云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交何須多不見離間  
雀見鷄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指羅網黃雀何飛飛飛摩蒼  
天來下謝少年突接拔劍句用筆斬截與上利劍有草蛇灰綫之妙結二語另  
換一韻神致爽則繳得亦極便捷

贈白馬王彪第六首全以議論行其鬱律之氣遂以挺拔之筆後人乃以著議  
論便落宋人門徑此則魏人詩也章法用蟬聯而下後人亦間有效之者其實  
其述也可以不必

老生常談

三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贈王粲詩中間云悲風鳴我側義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平平序  
說陡然用此四句振起令讀者神氣旺不如此則不雄橫便塌下去矣作慰  
之之辭卻撇開義和轉出重陰受澤來可謂新刻之至

聖皇篇句云沈吟有愛戀不忍聽可之迫有官典憲不得願恩私語有曲致有  
深情工部三別等詩多師此種當來日大難云日苦短樂有餘乃置玉尊辦東  
厨情故心相於閨門置酒和樂欣欣游馬後來轅車解輪今日同堂出門異  
鄉別易會難各盡杯觴此歌行之鼻祖也游馬二句作一停頓即排原法也熟  
此可悟行文用筆之妙

當歸欲高行云龍欲升天須浮雲人之仕進在中人衆口可以鑠金說言三至  
慈母不親置置俗間不辨僞真願欲披心自說陳君門以九重道遠河無津起  
二句七字一意第三句六字願欲句仍用七字其錯綜之妙歷落之致實爲太  
白先聲

謝康樂詩如登江中孤嶼句云懷新道轉迴尋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絕孤嶼眉  
中川其深細處非鈎意攝魄以領會之不能探索其妙亂流二句落題有景有  
勢齊中讀書後半首云懷抱觀古今寢室展戲誰既笑江湖苦又晒子雲開執  
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全以筆力驅駕氣味亦極濃  
厚工部行文至與會處往往宗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云猿鳴誠知曙谷幽光  
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泣東坡殊有此筆意其他率沁心藻綴濃深縝密  
學之者使不得一些浮躁學陶不成流於率學謝不成流於澀謹防其漸而已  
學明遠詩惟調落已爲後人所模範者則不當再倣其英俊之氣精神之筆與  
夫種種抑鬱之思最能發人哀感長人才思讀陳思陶謝明遠畢然後再汎覽  
諸家以收其美未爲晚也

老生常談

三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大家之詩每細讀一過手自丹黃以爲遺漏頗少矣隔數月讀之又看前此看  
不到處此等緣故緣隔數月不是關學力有淺深是一時心有動息事有觸發  
之故又如看這一部頭太熟了須另換一部來看字之大小行數不一頓覺眉  
目一清此種道理全要自家留心精細

工部五律歸雁一首云聞道今春雁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是  
物關兵氣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後半突接硬轉他人無此手  
筆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前四句云藜杖侵寒露蓬門啟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撥  
書眠宋人劉後邨陸放翁多師此種我謂學杜斷斷當從此入手現身說法即  
如我歸家次日早至西坪云風外聽書聲到來慰此情買春郵酒賤敲竹曙樓  
清此於工部有小得力處非自炫正欲與有識者一證之也

東坡句云平生飽益簡食符乃餘債弄筆生趣人多知其爲宋人句我欲況中  
流塘突澀懶曠乍讀之初不知爲工部句乃知唐宋之分是論其大段不似耳  
人人讀書具有靈性安有唐宋之別哉即如工部之溪行衣白漣亭午氣始散

冬溫蚊蚋在人遠見鴨亂讀者又猜以爲東坡詩矣諸如此類未可枚舉是又在有眼力人檢好的讀將去自不致走差路頭

工部蘇大侍御訪江浦詩序云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沛思借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此種散行文字即使昌黎捉筆寧能遠過後生家不肯留心看書開口低昂古人豈不大錯

工部酬韋韶州云卷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疎深慚長者轍重得故人書與七律寶至一首皆有老名士派頭後人無此老本領派頭往往過之阮吾山云狎優童窮燕雀講骨董便稱名士令人可歎

近人刻自家詩稿序文至於一面再再而三題詞詩句連篇累牘未免過於標榜姓名其實詩之能傳與否則不在是徒與羈梨葉耳有豪傑之士定能力矯此弊

有靈心肯讀書之士能深知道古人方能認得定自家古人如鏡也觸之然後

老生常談

三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妍醜得見不認得自家是兩目都瞎雖有鏡亦不能照見矣輕嘗淺試之夫以詩謁人既非素日至交誰好意思真斥其非只合將就批些好話餘實隱約其辭固未嘗許之也彼卻信以爲真謂某人說我好想來不錯便有非蛙之意於是居然刻集公然託消可惜今日更無秋谷其人謹爲回札曰士儀拜登大集

壁謝

人咸謂坡公歌行學昌黎不知其源出於太白於韓則支分派衍耳其自闢境地橫說豎說以精悍之筆逞生花之管真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所當熟讀者不下百數十首然意極神飛各有領悟又不在多與少也近年細讀其集稍病諸選本未能精當讀古人詩最是難事有古人驚天動地之作我自問斷斷學不來震其名而強誦之仍是沒交涉然亦要防己之粗心或是學力打不到以俟後日又或雖未是名篇我於這一種筆墨卻是生疎尙須揣摩亦未礙一讀再讀且各人病痛未有不自覺者對症下藥便容易見功至於揀選本是難

事我嫌他人選本不愜我意設我爲之又實不愜人意大家之詩如入五嶽探山問水可以各隨其心之所好而獲正不必強向

一鄉有一鄉之詩文字畫如在萊陽無不知有周蘭閣之畫李頌亭之書者兩人自佳然取以蓋天下則未能也從未有提及蘿石之文與荔裳之詩者即如吾鄉中近日後生家多好作詩亦未有一人立志欲上追午亭者道聽塗說貴耳賤目人人皆坐此病能自樹立之人絕少安怪江河日下一蟹不如一蟹

閉門造車出門合轍鄉山中吟詩作文孜孜不懈可謂能閉造車矣可惜無書可讀又無名師益友與之切磋及至出門多不合轍果自知尙好否則恨牛馬之不馴良道路之不平坦卒至於覆車敗帳而歸終身不悟我拙工也可哀也哉

工部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明知作詩算不得甚麼武藝然尙冀萬一弄到稍稍沾得住時候或一鄉一曲於身後尙有稱道之者庶不與草木同朽三

老生常談

三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卻也難去深怪他吾邑從前有衛侍御者少年科甲纔隔得五十餘年四鄉讀書人便多不能舉其姓名官爵無論鄉會墨卷口楚白者一老諸生後亦三十五年鄉人無有不知者何也會作數首詩之伎倆耳家中子弟作秀才成年不肯看書亦不作八股胸中苟苟營營一旦所圖不遂則悵惘不堪凡此皆求之於人者也不得尙不堪其愛今與之三史一部多不過六七套書三四年不能披閱一過卻夷然不以爲意尙搖擺人前作斯文樣子人爲之一笑我爲之一痛

人到年紀大了讀書全要心入學得起來放得下去當放下去時衝風破浪繁劇冗沓雖乍覺苦處有才料人稍久即處分有條有理仍可讀書學起來時要數行便覺此中翕翕然動神與古曾試看韓柳東坡之遺際以常人當之安能捉筆更爲詩文此是從小功夫入深了所以心入若不進去無論投艱失措仰尋常安樂時偶然看戲聽歌心亦搖搖不能自主歸來展卷如墮十重霧

安能更爲詩文其能人不能入總在三十歲以前老馬學便不中用且人到三十歲以後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卽家道豐足亦不能百事不關心與從小下帷一樣入得不深學得不穩徒業改塗勢所必然家鄉讀書有案頭荒之說心不入可知余無一事堂有句云迹混神則祕五字是中年讀書妙法

從小在書房至二十一二歲非嚴冬入場出遠門不許穿皮袍子卽雄於財只可著皮套一件食以飽爲度不可多用肥膩常令微飢薄寒則骨力清健心便靈動既可惜福亦戒侈心卽如我已及艾之年半生食貧茹苦偶然肥甘過多便懶怠看書可知飽暖二字當僅僅使之飽暖不可少過分數所謂志不在飽暖也

老杜辛牛誠女詩灑然精靈合何必秋遂此等處看題有誠後邊講到君王夫婦大義上去不必定去學他工部之詩柳州之文到撒手放筆與會濃至時多有此種不可不知

老生常談

三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文人無行多藉爲口實此大不可也夫以文人而作市井無賴之事豈不可愧子夏小德出入之言已有語病人生寧可爲數馬策以對之謹愿不可爲一擲百萬之豪縱願家中諸人謹志此語

工部同元使君春陵行云安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稍安可待矣邦伯卽今督撫藩臬也有好督撫藩臬然後有好府道有好府道然後有好州縣州縣果好則上下安而黎庶康矣工部自許稷契或稍溢分使其得時行政必有可觀卒以窮餓空山而死豈不惜哉

人生以筆墨依人吃飯實是窮得無可奈何若有數畝山田三間草屋嘯飲絃歌何求於人倘三二十年游幕鄉人無不羨之者殊不知三雖好不如少陵東家雖賢不如嚴武少陵呈嚴句云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可以想見依人之不能游行自在矣他日倘三見此當爲三歎

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工部句也宛然韋柳王孟

特不肯以此自爾耳

侍於君子有三愆卽所謂不懂眼也人有全無知覺隨處得愆直是可厭又有怕去招惹藏頭露尾永不敢侍於君子則是可惜金正希云與羣小狎處則終日不得一愆令人真如冷水撥背陡然一驚

漢高箕踞謾罵終有柏人之變能罵人不是便宜處諸葛武侯名士風流一生謹慎不曾罵過一人要學名士當先從謹慎二字入手

在家能做好學生處鄉黨能爲好人日後出門涉世或慙易或作官習與性成自能諸事安閒妥帖亦有踴躍之士未嘗不邀名當時駕御失法終是可慮且是爲好人爲惡人皆是從讀書中來惡人讀書更足以濟其惡如曹操篡漢是也若是不會學問單會作惡便容易制伏不過一箇鄉里無賴鬼一經柳杖便知稍悛

人有讀書一輩手不釋卷與之談雖悉是陳言無所發揮然腹笥可稱富有矣

老生常談

四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及行文作詩則毛病百出若從不拈筆尙可藏拙更有一種人偏要著作刊集刻稿雖轉眼灰飛煙滅算不得事然親見其刻苦如此終身不得入門豈非怪事

天之生有器識人與全無心肝人迹似相類而實有不同如患難之來窮波百折真弄得少皮沒毛降心殺氣依然讀書樂業與一種敗家子弟非但不知警畏無憂無慮坐任覆收迹窺之坦然處極是相類不知讀書樂業者之隱憂萬端力欲挽回氣運不勝其樵勞也設不幸無可奈何要是命裏早有安排此心終無愧報

刻一人專集當稍從寬蓋一人有一人之交游苟可存得未便棄擲選一省人詩與天下人詩勢不得不嚴廣雅而有山左詩鈔近年吾鄉有山右詩存山東近日又有續刻二書頗爲人所雖黃然能搜輯收於一處亦是好事精當與否似未可苛詩存中有附錄現在人詩當是爲託消起見所收余詩今集中刪

落殆盡十五年前本來沒好詩非操選者之過也所以名人存稿不貴少作鄙  
意謂刻集當待晚年或竟是身後早則終有所悔不然則是入得不深又從此  
拋荒反覺得後來做不出雖刻亦何益之有

事之從前未有者昔人謂之破天荒吾家世住北陰郵梨樹街自明末至今諸  
生不下三四十人食餼官訓導間一有之從未有登甲乙榜者然非先人不能  
也耕田燃易擗搗家事未嘗從事於此耳大凡人家不大顯達者多不速敗二  
百年來豐衣足食或亦由此今日則家徒四壁無田可耕無貨可憐無家事可  
擗搗是以著子弟讀書稍稍留心舉業日後倘得破天荒則凡中材者皆可勉  
力爲之官可不傲舉人進士則斷斷不可不中人生貴能自立不必定是遙遙  
華宵秋書謂一時遭際安敢妄附梁公自是通人語若時時刻刻誇耀先人最  
明人嫌生人地位如文王王季爲父武王爲子千古罕有之事仍要自家能小  
心翼翼卽不幸仲弓爲犁牛之子叔度爲牛醫之兒亦未爲辱將相無種何必

老生常談

四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深較且功名富貴雖父子兄弟不能相假况雲祚之裔以先人自炫邪此皆不  
讀書之過王文成公之父晚年自署楹帖有任老子婆娑風月看兒曹整頓乾  
坤之句雖是說得起嘴亦不無與王福時同有譽兒子辦學兒與誇祖宗正是  
一樣毛病

山谷秋郊云風力斜雁行山光森雨足壁蟲先知寒機織日夜促山光句全在  
森字用得妙太湖僧寺云松竹不見天蟠空作秋聲谷鳥與溪澗合絃琵琶第  
意亦尋常寫來卻十分濃秀此渣滓去盡清氣在中故也觀音院云谷底一墟  
落地形如盎盆吾家踞太行巔郵落形象多半如是刀坑口云群山黛新染  
氣寒鬱鬱蒙氣二字精妙之至與宿寶石寺之鐘磬秋山靜爐香沈水寒晴風  
蕩濛雨雲物尙盤桓同工皖口道中云寒花委亂草耐凍鳴風葉江形影平沙  
分派回勁筆寫景能字字精到不肯著一摸稜語此山谷獨得貴池云橫雲初  
抹漆爛漫南紀黑不見九華峯如與親友隔別李端叔云我觀江南山如目不

受垢曉放汴舟云又持三十口去作江南夢皆憂憂生新不肯一語猶人筆力  
精能實出宋人諸家之上所以蘇黃並稱特坡公天才橫溢尤不可及耳其答  
東坡句云枯松倒澗壑波濤所舂摧萬牛挽不前公乃獨立扛非東坡不足以  
當此語後人多有以此意譽近代名流殊未可當也

萊陽趙鈞形字絜平乙未進士官唐山令謫新疆歸卒於家予作命時已前一  
年物故覓其詩稿家人祕不肯出去年至萊始得閱一過才氣學刀種種過人  
古體如故關落齒黑熊歌養馬行和樂詩等篇皆能力追古作者予爲題詞於  
上並書寄其令嗣四川大足縣令屬其刊行問世近體亦佳如登州重謁蘇公  
祠云一官儂俗吏七載別先生再親祠前樹旋登海上城詩留殘碣在氣壓晚  
潮平異代仍尸祝何妨五日行一結是登州東坡祠移不到別處去自溝河云  
古道通青塞橫流劃白溝沙牽魚浦遠雲壓雁聲秋色迷郵口孤懷感渡頭  
壯哉張叔夜一死謝中州此首佳處亦在一結絜平與李十桐同時人五律卽

老生常談

四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苟雷同可見人當自樹不必去依購舊壁幼孫名復孫甫三齡而嗜肉甘酒  
就余乞餘口占贈之羶羶烹處語啾啾孺子含嬌媚老牛撒胎頻煩人借箸緊  
拳并學客傾囂翁官豈便如屠伯祖應須製醉侯他日脫鞵還拔劍謫仙曼  
倩覓同游作家雖游戲筆墨其不苟如此

天下斷無閒人其水雲野鶴之徒逍遙暮年而一日之中精神命脈所寄非在  
文字卽在山水手足縱關心未嘗無寄也若少年人一無所事便是行尸走肉  
與死何異然用心當自有竅百務暫集操者力與之爭慵者氣與之磨皆不足  
以任事至作詩文用心更要操縱由我余多日雜詩有句云不用心不盡過用  
心轉滯江郊才豈盡滯卽無妙筆頗能得用心款要我嘗與學生們說人大了  
讀書行文先要養性養性不能剔透玲瓏斷不濟事余曾有句云彼雖有至  
文我卻無性雙兩木合魚膠終存兩木形肯用心人從此悟入庶乎漸到佳處  
東坡作詩非只不能同孟東野之吃苦並不能如黃山谷之刻至賴有天才抱



萬卷書以真氣行之耳漁洋作詩不能同吳野人之吃苦並不能如初白秋谷之刻至天才真氣又不能上追東坡所以不免後人雖黃可見此事不想吃苦不求刻至斷斷無益我輩作詩其才氣書卷又下漁洋再不一層一層打進去吃苦刻至聊以自娛則可如何能不朽

從前在舊書肆中得周櫟園所刻吳野人陋軒詩一册僅百首朋輩借看久已不知歸落何處去年在萊陽始得從鬱生家返回古瘦堅峭於諸布衣中另豎一幟惜傳流甚少此刻諒非其全檢別裁所登即有此刻所無者竊謂行云山寺高隱市選暇兩鷓鴣米爲巢巢成子生翼儼神勞十日兩千里水遠去覓食笑殺郵警禁曳上寺潛以鷓鴣易其子卵破子出雛雛待餉子出形殊雄鷓鴣呼飛飛且怒疑雌暗私他羽東西南北徧告其同類去寒日瘦北風哀同類四而來嗔目屬喙且視且猜無端粉粉逼迫頃刻天寒地促可憐雌兮潔如玉悵不得明義不受辱嗚嗚巢中雛自挂山頭木雄見雌死轉噴爲啼同類無賴各

老生常談

四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返南北東西踽踽踽此夜孤樓樓運到曙霜露徧瓦同類復來集僧履率一雌鸞云是新寡雄不顧去四野終身不雙以報泉下叙事用字措語之妙不可思議此所謂寫生好手也

訪周櫟園先生兼呈汪沁人云櫟公之宛一朝白歎呼聲滿長安陌暫時歸臥江南春從游獨重汪沁人沁人學大年更少與公與我爲同調聞我有疾眠清谿十日不能開口笑酒酣離席向公云草野今將失此君櫟公不覺搔首語世有此君胡不開索詩一讀一長歎其時鴉叫寒宵分公悲轉令沁人喜貧病故人得知已卽遣蒼頭走雨風陋軒半夜扶予起跋涉舟車三百程指日追隨公杖履公既再生予未死俱到沁人雙眼裏質而不俚曲而能達鈍根人正難領會歌行體詩能堂堂正正力攻正面爲上否則偏師制勝旁行側出以盡其變野人卽用此法而堅勁之質生辣之味似無意求工而他人萬不能及洵推老手

野人五律送森公云人顏何可向久矣勸師行短杖又無定斜陽皆有情從今尋一寺應不負餘生古渡暮分手蘆花伏水明此種詩當賞之於聲色臭味之外食人間煙火者非但不能爲亦不能解其妙也

有人攻自家短處不但謝過兼能力改若面赤耳紅是怕當下一人攻短不怕後世千人攻短矣常有人學詩來看者再三要問可否察其心果虛乃肯告之曰若是只徒自家快活與人唱和儘可去得若還要想上追古人與今代名家抗行希圖自壽非再讀書深入不能備察之不是真心來請教的則當以極好必傳四字了之我二十年來愁到無可奈何只有看書排遣一法幸而把卷心入如好飲酒人一杯入手則千愁頓消所以尙能活到今日昨在濟南行館有句云諸愁集巒容頰老一卷對燈心力深詩雖未能佳然皆是老實語毫無客氣

老生常談

四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教訓子弟宋儒之身教者從言教者訟尙是爲中人說法下愚不移卽身教仍是無益如父背讀書兒愛賭錢之類又最可笑者嘗見老子管兒子云我打牌你卻不得打牌是自家教人放火不許兒子打家切塞有是理乎自古及今幹蠱之佳兒少濟惡之頑童衆也

東坡觀張師正所著辰砂詩云將軍結髮戰蠻溪饒有殊珍勝象犀漫說玉牀收箭簇何曾金鼎識刀圭近聞猛士收丹穴欲助君王鑄髮跡多少空巖人不見自隨初日吐虹蜺此種詩是心中先有感觸適有此題到手遂如萬斛珠泉一齊涌出與尋常小題大做不同卽如工部櫻桃詩非身膺部郎流落西蜀亦斷難憑空結構也大抵作事不可無所謂而爲之况臨文安可苟哉又如陸放翁大雪一首云大雪江南見未曾今年方始是嚴凝巧穿簾櫳如相覓重壓林杪似不勝氈屋擲慮忘夜睡金羈立馬怯晨興此生自笑功名晚空想黃河徹底冰放翁嘗南渡後忠憤之氣時時溢於毫楮間此詩其一見者也若使他人爲之則沒味矣

人之初學爲詩謂其學放翁彼必未以爲然即語之者亦必勸其去學李杜迨  
至少有造就後意謂東坡以下學不足以過我也今試舉放翁一二瑣屑小題  
以例之彼必縮手自謝然後信古人卓然成家皆有斷斷不能及處未可以輕  
心掉之也七律一首題云病足累日不出庵門折花自娛頻報園花照眼明  
蹠正廢下牀行擁衾又聽五更雨屈指元無三日晴不奈病何拋酒醜粗知春  
在賴鶯聲一枝自浸銅瓶水喜與年光未隔生語語空懸卻語語沉著他人已  
難第六句尤妙我輩作詩三十年放翁之不易到已如此何況老杜

詩貴能參活語何也今試畧言之東坡是日至下馬嶺於北山僧舍有閣曰  
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前半皆言山川形勝當日  
出師云云末幅忽著二句云山僧豈知此一室老煙霞則題中北山僧舍四字  
方有著落此參活句一證也羅昭諫題潤州妙善寺前石羊注吳王孫權與蜀  
主劉備嘗置此會第五六句云英雄已往時難問苦難知日漸深此又一證

也書此付常棠以當一隅

四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七律之對仗靈便不測雖不必首首如是然此法則不可不會用東坡贈僧云  
每逢蜀叟談終日便覺蛾眉翠掃空黃仲則之游西山道中漸來車馬無聲地  
忽與雲山有會心似從此化出此等緣故不是有心去學讀得古人多了自有  
不知不覺之妙又東坡和晁同年九日云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付與誰  
喜雪御筵云偶還仗內身如寄尙憶江南酒可賒得此可以類推東坡喜笑怒  
罵固多然亦有極蘊藉之作如次韻王懋林云平生多難非天意此去殘年盡  
主恩又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元翰云竹馬異時寧信老土牛明日莫辭  
春學者當細心檢點不可由莽草率道聽塗說

詩有空寫而不覺其空者不讀書人效之便味同嚼蠟屈翁山云白鷺一溪影  
桃花何處薄其神韵色澤味之彌長欲爲此等當先讀書即如太白牀前明月  
光一首似不從讀書得來然其機神一片又非藉書卷之氣以發性靈則斷斷

不能古人所傳亦有思婦勞人之什然持較氣味終別又有故典與題全沒關  
涉信手拈來妙不可言者翁山太白祠句云才人自古蛟龍得太白三閩兩水  
仙讀之令人驚喜如此摻合用事豈非妙手

翁山家園示弟云先人好種藥遺我神農書與子理常業參苓帶雨鋤道從多  
病入力是耦耕餘莫嘆生涯拙韓康此隱居第五六句接得深健通體脈絡方  
極靈動若此處稍弱未即扯出韓康作結仍是單薄作者五律與五律一派多  
用散行余小時喜其省力模範之頗爲受病中年細心讀杜始能漸漸改轍凡  
讀古人詩甚不容易自家學淺識陋非名師以引導之鮮不壞事

陳後山宿合江口云風葉初疑雨晴窗誤作明穿林出去鳥舉權有來聲與翁  
山之秋林無靜樹葉落鳥驚一夜疑風雨不知山月生是一種神理不待深  
者能擊賞之然必有真實學問方能手揮目送役使羣物刻劃化工若儉腹之  
人無真與會而做爲之則定落空腔可一望而知也

老生常談

四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翁山拜方正學詩末二句云莫問三楊事忠良道各分作者自不能說壞三楊  
看他下道各分三字何等生辣作文字要有膽力有識見即此等也

詩有看去極省力又極自在流出卻不許人捉筆追隨者天才人力之別也翁  
山贈楚客云聲詩江漢始莫謂楚無風我祖離騷賦人稱小雅同明珠胎下女  
香草蕙蘼藜之子南荊起還將樂府工其妙處尤在後半不弱學者學古人到  
水到渠成之候方可偶得此種初上來則不可師此所謂教不獵等也

人惟心能深入然後能讀書不然一室坐擁有何樂處蔣心餘有看書一律云  
老眼看書如讀畫巖巒溪壑太分明文成波皺循行出著紙烟雲逐字生窈窕  
虛宜橫側看飛凌心許破空行百回愈見軒昂甚舉手捫來覺未平此是真能  
看書者作者七律絕有才氣得力於劉夢得李義山兩家爲多潤州小泊云微  
雨夜沽京口酒大江橫被廣陵潮瀟湘寺云不關天地非奇困能動風雷亦異  
才過貴溪云山色遠消龍虎氣春帆橫走馬牛風皆卓然可傳者

東坡送鄭戶曹詩後半首云蕩蕩清河瀾黃樓我所開秋月照城角春風搖酒  
杯遲君爲座客新詩出玫瑰樓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他年君倦游白首賦歸  
來登樓一長嘯使君安在哉送顧起句云侍宗已在眼一往繼前開天門四十  
里夜看扶桑浴回頭望彭城大海浮一粟故人在其下塵土相塵蹴二詩即同  
話家常云樓修起了正好約來做詩卻偏值遠行日後歸來我卻走了到了樓  
上定然想起我來後一首卽如今日送入登泰山每云上山頂想必該看見  
我們在蒼巖塵土滿面不得清淨然雖是實話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必有東  
坡之才之筆曲曲傳出便能成奇文異彩匪夷所思若如近日講詩要說實話  
街談巷語流弊所至尙可問邪趙幽北七律登臨懷古之作激昂慷慨沈鬱蒼  
涼能手也袁州城外石橋最雄麗相傳爲嚴世蕃所作飛梁橫鎖急流奔道  
猶傳濟泅浚黃閣階前跨龍子古詞燈下捉刀人選材幾費深殿石得地依然  
要路津終欠出都騎款段一鞭來此踏霜晨第六句拍題甚緊未用徐階語卻  
老生常談

四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好來陽杜工部墓云生無一飽人誰惜死有千秋鬼豈知赤壁云烏鵲南飛無  
魏地大江東去有周郎韓王墓云勳業未先臥虎英雄老去亦騎驢喬公  
墓云生有隻鷄留戲笑死猶兩女嫁英雄明太祖陵云千秋形勝從三國一樣  
江山陋六朝韻之雖氣質稍粗能淵淵出金石聲最長人才思啓人聰明  
文章一道斷無僥幸能作傳人者連日多雨閉門無事偶閱陳星齋制義其精  
能處如讀心餘仲則兩家詩必傳於後無疑又閱牟默人制義其入理之深措  
詞之妙又與星齋不同駁駁乎不肯拾金陳餘唾無論餘子因嘆文章者精氣  
所固結永同金石豈妄也哉古人應試策論卽今之制義也未有文字不能文  
從字順而先學爲詩者有剝蕉抽蠶之能然後有風發泉涌之奇入手當從五  
律前讀宋人諸作猶遺陳後山一家緣所記得者寥寥數語耳昨日始得檢出  
錄之以爲學者津梁元日雪云度臘開三白開正還積陰炊煙茅舍溼噪雀暮  
枝深短髮千方誤中年萬里心成書著巖穴或有後人尋一結深情若揭似不

著題而一年方始之日看雪杜門自視所作無愧於心可傳於後其神理之妙  
有不可思議者嗚呼外人安得而知哉晚坐云柳弱留春色梅寒讓雪花溪明  
數積石月過懸平沙病減還增藥年侵邵案家後歸樓未定不但祇昏鴉末二  
句翻用工部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句有神無迹各具深情而無帶同之弊  
卽如東坡九日次韵云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相陪意已遲亦是翻進一層用  
杜句余曾舉此以語家中子弟不謂這個法便是心死此古人明明以金錢度  
人也安可不留心體察宿齊河云燭暗人初寂寒生夜向深潛魚聚沙窟墮鳥  
滑霜林稍作他年計初回萬里心還家只有夢更著曉寒侵墮鳥句前人不曾  
道過作者學杜又與義山不同精鍊工能東坡山谷皆出其下和王子安至日  
云近節翻多事爲家不亦難老成須藥力愁絕向誰寬凍雨能防夢朝霜故作  
寒顏衰心自了不待鏡中看只著凍雨一句通篇皆有新色而無土木衣冠之  
病惟第二句學杜不佳

四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李松溪云前在京師晤部郎方鐵船元鵬稱昌黎詩似大銀餅東野則如碎金  
子更令人可愛此解人語也東野五古學者當覽其全集方妙五律送遠吟一  
首云河水昏復晨河邊相送頻離杯有淚飲別柳無枝春一笑忽然斂萬愁俄  
已新東波與西日不借遠行人有此種詩昌黎安得不視爲畏友均折生辣氣  
厚力健第四句陡然作一拓筆令人不測結二句東波西日常語也一經錘鍊  
真有戰淚俱盡之妙此等五律工部而外真無兩手  
蔣心餘詩予所極心折者第一卷有擬秋懷詩數首不徒於少年時作大言炎  
炎終竟能卓然有所樹立詩亦堅栗深造力掃浮言其醉言句云讀書心久死  
每被酒力活亦非深能領略知味者不能道集中七古當以題表忠觀碑後爲  
第一豹君題兒子知廉詩本一律代謝詩東坡卽不敢知覺遺山老人捉筆無  
能遠過卽此可悟於行文下筆時非不當讓古人不取讓古人也東坡作石鼓  
歌不敢讓韓卽是此意心餘五律湖上晚歸云溼雲鷓背重野寺出新晴收葉

存秋氣寒鏡過兩聲半擔羣鳥入深樹一燈明獵獵西風勁湖心月乍生舞雪  
曉行云凍雲留曉日孤寺不曾開雪屋寒光定山風虎力迴谷深羣響合節健  
一僧來爭似茅檐底呼兒索酒杯雨過云雨過帆腰重灘迴漿力柔雲衣隨去  
鳥風軟落開關酒趁輕航買魚看細網收江南楊柳片翻欲小漁留此等五律  
又作一種明爽之槩以工部爲宗以宋人爲歸也遂覺於謝茂秦施愚山外別  
具風骨氣魄令人耳目爲之一新其他如金山云元氣留江影天光縮漲痕妙  
高臺云混茫旋一氣分野亂羣星康郎山云亂峯衝雨出孤月抱秋圓采石磯  
登太白樓數首皆能刻意生新差作雷同語如使氣非真醉沈江豈是狂錦袍  
聊自適不許後賢傷最妙太白錦袍是自家風流瀟灑後人傷而弔之翻增無  
數煩惱矣作詩從此落筆前人窺白一掃而空

詩無新意讀之不能發人性靈人每謂非不能作新語生於古人後已被其說  
盡了更從何處說起此皆隔擲搔癢不肯深入讀書願讀以欺人自欺耳果能

老生常談

四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得聞而入何患無新意今錄黃仲則詩以作一證子雲耽清淨家貧常晏如奇  
字世不識不知讀何書苦爲元祕言惜此名山軀後塵匪能步尙哉珍令譽夫  
以舉世不識之奇字而一人讀之則所讀究是何書必深有所識之疑往日頗有  
此意解人先得之耳古交戒情盡今交患情離苦自留其餘不知將贈誰寶劍  
既心許慨然脫相遺安用掛樹日悲此宿草爲慧心慧眼方許讀書又一首云  
行行向京洛冠蓋織古今疲極或慨息偶云暮泉林長掛挽之去至竟非其心  
朝來出門望車迹恐不深驚流少潛魚疾驚無安禽亮矣子陵釣感哉穉生琴  
此種事向來沒人好意思說破此意直抉其心用長掛挽之云云仲則大是刻  
薄鬼

人生遇下人寬嚴總要得當張率之壯哉鼠雀不若柳公權之銀杯羽花宋書  
稱韓魏公嘗夜作書持燭兵他燭燭然公以袖拂之作書如故頃回視已  
易其人公恐主更輒之急呼曰渠方解持燭勿易也此所謂有相度凡讀書人

當有此氣量若張桓侯之鞭撻下人卒不免有范建之禍可不戒哉

人生讀書一場倘能中式作官第一是不可依媚上官第二是不可要錢要人  
家錢若遇刁悍之人不肯給他故入人罪還有上司開脫獨依媚上司爲叨好  
起見尤當克制不然虞侯爲帥君割股大卿爲丞相放生事所必至矣

國家以時文取士家中學生自當好好做去應試然必得自家有一把好手能  
去教導不用去請先生才好若延師化費自不消說正臘兩月不能在館過節  
過令省親上墳親朋拜答此十個月中只好在館八個月學生也有過節過令  
等事再去了兩個月則是一年之中只有半年可讀問斷日久則心神不守刻  
苦下帷一年能有幾日如何得好自家有把好手委家事於一人三百六十日  
儘可讀書父訓其子兄訓其弟科甲書香可以不斷矣延賞筆太平板多病不  
能用功人之筆氣平板到學力深沉時候如大江之水無風自涌便不平板了  
可惜因病不能耳

老生常談

五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和古人詩用古人韻當於自家現在所處之地所遇之人一一盤算聽我處分  
然後是自家詩機不到古人集中東坡和李白潯陽紫極宮感秋詩序略云紫  
極宮今天慶觀也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余蓋其師卓圮之所刻圮有道術節  
義過人今亡矣太白詩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今余亦四十九感之次其  
韵云云句云緬懷卓道人白首寓醫卜謫仙固遠矣此士亦難復余謂此和太  
白詩也乃從一卓道人倒落出太白來用筆奇橫不測若只追想太白則人  
能之矣

東坡中秋月一首起首言去年看月今年臥病云云皆人所能至月豈知我病  
但見歌樓空則去年今年虛神實理兩面皆到矣下接云撫枕三歎息扶杖起  
相從天風不相哀吹我落瓊宮白露入肺腑夜吟和秋山坐令太白豪化爲東  
野窮云云若入尋常人手撫枕三歎息以下便追想去年傷感今夕可以結局  
矣看其着扶杖一語下邊還有如許好光景卻不曾脫卻臥病二字可謂妙於

布局工於展勢文章家不解此法終是門外漢又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  
示坐客云白路下衆草碧空卷微雲孤光爲誰來似爲我與君水天浮四座河  
漢落酒杯使我冰雪腸不受麴蘖醜尙恨琴有絃出魚亂湖紋云云此首紀曉  
嵐許語深能知此詩妙處謂清思最靜意可掬不似俗手貌爲倘恍語尙恨  
琴有絃入得有神無迹入俗手非琴月對寫卽另寫琴聲一段矣余謂東坡一  
集其命題有極瑣屑他人斷不能得好詩者公偏能於無奇處生奇無新處生  
新細玩其批筆時似亦未嘗鋪排我先寫月一段琴字只用一筆帶出是其天  
機活潑法律精深其成文也如風水相遭亦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後人千辛萬  
苦弄來了無生氣總是讀的香不多心源養的不靈妙耳

一日之中以晝夜相停算起學者白日讀書著四個時刻用功餘則稍稍休息  
則機行而悟生或性之所近詩花灌菜掃地燒香無之而不可若逼令枯坐時  
候太長神倦氣索與不讀同此雖爲已知讀書人說法其實小孩子亦同此理

老生常談

五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惟願劣者朴作教刑不在此例倘收得心轉來仍要此法

每下帷苦讀一月書則當一日出游以舒暢其氣脈筋骨或獨或偕可以任便  
有良朋則訪之與之縱談今古質疑問難互相印証歸仍刻苦如前看經史以  
及文字有不明白處一時無人可問再四思索仍不了了則黏簽於上待質有  
識每有所見如屬對詩詞之類不知出處必當私記咨詢所看史籍可隨手摘  
錄每歲終則分類編出日後八而受敵學有根源矣當起初入手時覺得甚煩  
苦行之日久同於無事矣

今日之做州縣攤派過重事敗則不得瓦全予緣此同落職者四五人先有一  
人捐復部議不准皇上旨意謂此案終竟是攤派不是餽送准其捐復原官可  
見事久自白皇上聖明也先是予未到官時縣有命案一件官驗明辦理未協  
以愛去遂告部狀予准任適發侍郎中廣興審訊種種攤費則惟現任是同矣  
然與之則不得無過若遇椒山剛峰一輩人則斷斷不與矣我輩讀書一場正

是有愧古人說者曰此以智自全也殊不知古人之以智自全之說如陳平裸  
衣刺船之類非此之謂也不得援以自解偶書此一條遺示後人以志予過余  
五六歲時先祖携余至佛廟中見泥塑神像五官皆活但所說之語聲甚細微  
聆之不能了了後來問人皆不知是何緣故余早年有詩云小時見泥佛官骸  
如生人呼唔作何語傾耳聽未真我或西土來輪迴味前因再世方爲僧恐爲  
佛所噴又有句云此生得緣休嫌晚再世爲僧尙未遲卽用本事也余少不慧  
十五歲讀不周四書次年隨侍先大人於園中至漢陽登黃鶴樓舟小江大每  
波浪一鼓盪心竅翕然一開覺得心裏了亮喜歡之至歸舟把所讀書忽知句  
讀兼曉其行文用筆之大槩此與見泥佛事頗相類故率述書之

古之賢人斷無矯飾者如東漢羊續爲廬江太守承餽魚鱸懸之梁上再餽則  
出前魚示之承慚而退此中必有緣故承或挾此寥寥者有非分之干不然餽  
生魚於子產何爲不罪之我在官時四鄉紳耆來餽食者無不受之彼業已烹

老生常談

五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餽不受則物敗不可食矣平生非曹劉沈謝最懶怠記其人之姓名彼時非無  
名帖來投過卽不能省記來日決事送魚鴨者竟有受責而去人皆諱曰官是  
論曲直不是論送東西吃的我去官後民情愛戴此其一端若一味讀死書去  
學羊續豈不誤事又如王粲愛聽驢鳴此有何好聽處或亦劉貢父所云馬獸  
驢鳴之類余嘗有途中雜詩云野店眞嘈雜耳中無好聲不能解王粲何事喜  
驢鳴有託留諸誰古人無矯情著鞭公事急一飯束裝行詩不必佳而識則不  
泥

山西當代文士如傅青主之人品戴楓仲之經學閻百詩之攷據畢亮四之奇  
奧而名臣及工辭翰者不與焉安見得不如南人鄉曲中有涉大江以南歸來  
者艷稱書籍之多詩文之麗鄙鄉人幾一文不值此如舊家子弟當式徵後見  
富貴人家穿華服營美室欲仰其與共之懷仲彼貨廡之私便自忘先世之狐  
裘皇皇夏屋渠渠也此之謂長他人威風滅自家志氣

萊陽之梁子口重岡複嶺茂林矮屋五龍河界其左側宛然吾家樊籠一曲沁  
流東注光景故當日有句云便須鼓櫂隨漁父何異還鄉守會稽去年重至宿  
其地得詩一首云嶺狐穴古墳日夕怪聲聞門隔一溪水心期數片雲石苔侵  
廢井長劍動秋瑟欲作還家夢山多路不分此種五律脫渣滓而留清古之骨  
求之古人當與東野作忘形之交他日六視草堂數卷詩或不致泯泯無聞  
好作綺語自是不可然人品則不關係乎此韓偓爲人有唐書可按可以作香  
塵語短之耶其安貧句云謀身拙爲安地足報國危曾持虎鬚至今讀之猶有  
生氣再如羅昭諫一輩人勸錢繆討梁堂堂正正豈詞華之士所能及其形於  
文字之間風骨亦自可見夜泊淮口云秋深霧露侵燈下夜靜魚龍逼岸行亦  
非晚唐靡靡之態

談詩者每言不可刻意求新此防其入於纖巧流於僻澀耳非謂不常新也若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作者無意緒閱者生厭惡矣如義山思歸云固有樓堪倚

老生常談

五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能無酒可傾又卽目云地寬樓已迴人更迴於樓難云不佳然再做爲則味同嚼  
臘厭然人之犯此病者則不少矣

贈人詩切姓最俗此亦爲俗手而言若古人之精切有味剛剛安頓得好則又  
不爲嫌矣王荊公上元喜呈貢父云車馬紛紛白晝回萬家燈火煖春風別開  
闕闕帝天外特起蓬萊陸海中盡取繁華供俠少祇分牢落與衰翁不知太乙  
游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前四句了不異人第五句忽然束一筆六句著到劉  
身上剛剛起起末二句俠少看燈衰翁讀書兩兩相形妙不可言而筆氣之靈  
動堅整又最起發後學

老生常談終



蓉江詩座腋





序

合千百年來詩人之詩彙而刊之古有之矣即顧先生所編江上詩鈔亦猶是也合千百年來詩人之詩之序彙而刊之古未有也自蓉江詩序版始詩序版者顧先生編詩時所不忍割棄者也乃顧先生不忍割棄而吾社或割棄焉有是理乎詩鈔工竣謝子治盒彙鈔付梓列之叢書中名之曰詩序版創舉也亦快事也何則吾江詩人多至八百五十餘家其最著者元明詩如王梧溪許北郭張藻仲孫大雅陸膺東卞蘭堂張水南繆文貞李忠毅諸公皆有專集迄清代而曹襄眉徐霞客翁霽堂楊文定夏二銘朱與持王儕晴季仙九及吾家之百五十諸公亦

蓉江詩序版

序

一陶社叢書

各有專集在著作者既名重一時而為之弁首者非當代聞人即山林耆宿此其筆墨豈等尋常今乃縮千里以同堂萃名流於一室或駢四儷六看饌乎百家或夏玉鏗金笙簧乎六籍清真淡雅無美勿收倘儻權奇彌望皆是斯固藝林之鴻室當為大雅所樂觀矣不揣鄙陋為序其緣起如此甲戌春日邑後學祝廷華

蓉江詩序版

江陰顧季慈心求輯

牆東集序

李兆洛

古來文章之得傳於後者大抵其子孫世保守之或自其鄉邦之人刊布之蓋愛重慕效故也江陰之習尚氣節而不知致力於文章故自漢以下以文章傳世者無人至唐末魏不琢始以詩稱而存者絕少宋時科第漸盛如葛氏邱氏仍世館閣袁然大集著於崇文總目而未見傳流元時則有王梧溪陸子方繆蒼石皆有聲譽王有梧溪集幸邑明經葉保堂捐貲刻之鮑氏知不足齋叢書中蒼石詩等則未之見去年春陸君清臣鳩資刻其譜予因從與刻

蓉江詩序版

一陶社叢書

子方之遺書蓋他集皆世有傳本牆東類纂則散佚已久賴四庫全書采掇永樂大典而存之如更不刊行則將遂亡之也既語清臣即屬友人於浙之文瀾閣錄取原本以還令門人薛祉安承守丹校讐授清臣付梓清臣又搜集闕遺為補遺一卷經數月而就以復於余甚喜其能表章先人以裨邑中掌故也子方子孫居邑西之蘆埼無能讀書者清臣居邑東化成鄉其鄉以元時莊簡公而名族所聚處清臣建祠於其鄉輯譜之將墜於尊祖敬宗之誼汲汲不憚勞也僅中人產而慕義若渴其志甚可尚矣曩葉氏刻梧溪集以足本為鮑氏所藏故就刻之而不以歸於江陰邑中人頗以為恨今子方之集為邑中刻先集發軔

矣嗣今以往明張藻仲之青陽集本朝徐青牧之惜陰錄其家皆有後裔倘聞風而起相繼刊布不郁郁乎邑中盛事哉余特企而竣之矣道光己亥孟冬初吉武進李兆洛序

梧溪集序

周伯琦

士莫先於尚志志之所在言行著焉考其行諦其言可以知其志矣世微道息既不可潔身以亂倫又不可忘世而獨善窮躬修辭中慮中倫高尚之志隱然可見斯得不謂之君子已乎吾讀梧溪集而得其人焉曰江陰王逢原吉父原吉氣清而才茂學洽而行檢優談論富謀畫弱冠獲譽士林嘗稱疾半辭臺臣之薦人咸高之遭時多虞以客

蓉江詩序腋

二陶社叢書

爲家大府交辟一不就迴翔州里能以一言活黨亂者數千人之命以一檄降惡少五千之衆又聚瘞無錫之殲於兵者千百人之齒幣力可致者不少恡嗇與之語恂恂也至於去就之辨三公不能易其介三軍不能奪其節故其吐而爲歌詩也一則闡彝倫之大一則褻幽潛之光一物一事之詠未嘗不重致其憂思慨歎焉其辭婉而諷其旨微而貞蓋有得夫六義之蘊植於事爲者如彼發於詞章者又如此所謂中慮中倫者非歟於乎行藏顯晦士之大致也有義存焉以原吉之才之學無施不可又非無相知者其不願仕者志也志豈異於人哉惟其義而已吾誦其詩不惟嘉其志而又有感焉白駒考槃不圖見於斯時也

原吉中年築草堂於松之青龍江上以吟詠自娛迨惟其大母徐夫人嘗手植雙梧於故里橫河之上今世遠地殊因自號梧溪子示不忘也故集以是名其殆自混於天隨元真之流乎雖然其視枉己而舍義者奚啻天壤異時如傳逸民吾必以原吉爲魯仲連之列至正己亥仲秋番陽周伯琦書

蘭堂集序

唐誠

江陰前明卞先生名榮字華伯稟資穎異而下帷苦學正統甲子乙丑聯捷商文毅榜進士年甫弱冠也授部屬累遷郎中歷職清慎而尤以辭翰名強仕卽告歸時尙具慶居東野陶城之下內樂天倫外接賓友詩酒林泉極閒居

蓉江詩序腋

三陶社叢書

之趣載酒問奇者日填門先生豪於飲興酣落筆人人得所欲是以著作甚富有蘭堂集若干卷然諸選家不及恨未窺全豹也歲癸丑偶客卞君采京所知爲蘭堂族裔亟訊遺集則出其詩一編而亦非全帙蓋歷世繇遠印本無存卽此已屬多方購輯所成者清真恬暢尤爲名家雖時多應酬率易之調而佳處自不減古人於言外每見其忘懷委運悠然自得之致其告免之故雖不可詳而詩有羞隨雅拜塵之云又龍鳳鷹諸贊意咸有所指諷是遂初之蚤賦非徒以泉石煙霞亦可見矣以如是之才當雍熙之世而未克從容侍從馳驟班揚之羣藻飾一代之盛乃僅僅以幽情淡韻超塵酣適見又湮沒散佚世幾無復有知

之者亦可慨也舊本體類參差尤多魚魯采京屬余校訂因稍刪十一重錄之五七言古詩僅有存者而五律獨失通諸體凡得七百三十首又雜著銘贊三十六首分爲六卷而識其概如此時雍正歲次癸丑一陽月朔無錫後學唐誠序

三鳳遺音序

徐如鼎

詩以言志若形影然不可誣也故喜心感者其聲暢以舒哀心感者其聲噤以殺驗之物理無不皆然吾邑自繆若石氏後作者代有其人而鄧陽薛氏獨盛其傳於是清江公開其先思亭雲萍踵其後而詩聲爲之大著三公既歿後人誦其詩仰其賢者名其集曰三鳳遺音蓋賢其能世

蓉江詩序版

四句社叢書

三鳳之名也余家於薛氏世修姻好而余復獲遊於畏齋先生之門其於詩教得僅窺其藩籬矣嘗試評之清江之詩舒徐如春風之披拂空清如秋月之播揚思亭之詩奇崛如摩空古柏雲萍之詩清雅如出水芙蓉三公之爲人也其大率亦類是故曰若形影然不可誣也雖其規格不同然各自有一種風韻可愛可傳名曰三鳳遺音亦知言矣萬歷甲戌之冬清江公之孫曰弘化思亭公之孫曰弘敬來謀於余請梓以傳余曰可清江名格翰林檢討思亭名樞山人格之弟雲萍名侃邑庠生樞之子也是爲序時皇明萬歷二年歲在甲戌季冬吉旦邑人穆齋徐如鼎撰

鴻泥堂續集序

張袞

嗟夫應龍之蟠螭也而後其神爲全其神全則其天者盛而變化之道著矣君子之藏息也何以異是尸子不云乎凡水圓折者其下有珠曲折者其下有璣莫非水也而爲圓爲曲見其折而知其中之所藏豈非寶彰於蓄哉吾鄉先輩之有薛浮休氏卓然以文章名家其爲學也好古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古而不觀博綜研究厚積靡儲日形於篇牘而靈囿之上赭莖素靄駢植羅生見者嗟爲物外之寶蒼蔚沈埋之氣以掘烏篆瓦棺於荒墟破塚之中稀代罕有也舊刻有集凡八卷蘇人鄧玄敬少卿選之序之至是公子憲副君甲蒐其散逸發其餘留屬邑儒生沈氏翰卿爲之編次總得賦一十六首詩三百三十九首銘

蓉江詩序版

五句社叢書

頌序記三十首分爲上下十卷爲續集俾予載言其端予少且閎嘗辱公降德忘年當江島華晨每拉予童子以遊興至有作予不能應一語袞今老矣盡得公之文而讀之珠璣滿前琳瓊在戶炳然應龍之章駭視迴矚有不暇也唐之名人以詩顯者李長通劉方平袁皓沈光輩皆布衣載諸藝文志中曰碧池處士曰養素先生曰雲夢子光燄萬丈亦鴻泥堂意也約略數子而進退之公實兼綜條貫措注不竭其博也周其哀也原其嚴也遷其麗也相如而王褒劉向爲之先後孰非神全而爲之也自其遵晦而后盛也不識知言之士以予言爲近也乎予自謂信矣嘉靖庚申長至之吉前太常卿掌國子祭酒學士邑人張袞

著

張水南先生集序

范惟一

昔人有云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進在遇退在不遇余嘗違其言謂有合於孟氏所論命性之指乃今覽觀水南先生張公之文而因考其世蓋慨焉傷鴻知之未效而慕穆行之有終也夫先生以吉士起家既授御史尋改翰林編修累陞侍讀學士太常卿學國子祭酒事似亦遇矣已坐諸生廷立失儀降南太常少卿稍遷光祿卿卒復從吏議先生退老山中嗟乎以先生如彼其才且際明盛之朝列清華之秩而功名未大立於世竟卷懷以老豈或尼之然哉按先生集初在御史臺數上書言國家便事其應詔

蓉江詩序跋

六陶社叢書

陳言略曰臣愚以為今日之勢轉災為祥不在毛舉天下之細故而在人君之一身不在指陳田野之顰笑而在朝堂之舉措因請罷陝西織造止雲廣採取召還浙江內豎肆赦議禮諸臣言極剴切侃侃阜雕之風既還翰林則陳郊丘之禮論孔子之祀皆鴻制鉅儀時方聚訟而先生參稽今昔務要之於當不徒附和自虎之議焉當是時先生曠覽深識且欲為國家建經久之業流無窮之光也及既齟齬而歸巖居川觀履貞委順辭讓法之寡卻書院之請至於再三矚然不緇於俗先生出處大都如此所謂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庶幾哉有常賢矣居無何倭患起水南先生嘗被圍危城中乃貽書政府復條禦倭五事

奏上之嗟乎夫言也豈得已哉先生之志益足悲矣余嘗觀太史公論士之游宦至封侯者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匡君衡十年之閒不出長安城門而封樂安侯以為遇時而命良然今讀先生自撰壙記言在南光祿時先皇帝頽念之忽遣中官詣閣下問曰今張袞何在不知所對云何尋竟罷去夫先生在翰林久既上結知聖主漸以尊顯非塗覲巷遇者比乃卒以罪廢此其故難言之矣然先生持潔節矯行終始不渝視彼周人白首泣涕於塗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曩歲余視學浙中而豫章華原徐君為右使皆先生辛丑所進士也一日聞先生輕舟亂濤江弔故人之喪急遣人逆於江乃先生乘夜趨行竟不一

蓉江詩序跋

七陶社叢書

晤而去余與徐君共歎先生之峻節不可攀云甲子之春余守憲使在浙聞先生訃既為位哭之即走吏馳奠先生於里第因寓書其子鴻儀請先生遺文將刻焉又二年而余官豫章鴻儀始以先生集屬閩轄應谷劉君大參連江季君緘至二君蓋嘗校之余復稍加刪訂釐為十一卷先生雖典詞曹而志存經世固非欲寄勳翰墨而成名詞賦也詩文迺其餘緒余故弗具論論其出處之大者書於篇端隆慶元年歲次丁卯夏五月朔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吳郡范惟一撰

從野堂存稿序

方岳貢

予讀漢史至劉子政使所親上書言弘恭石顯等為恭顯

所覺下吏難考未嘗不三歎也武宗時郎李獻吉爲大司徒劾閣瑾章獻吉幾殆賴其友以免嗟乎士君子出身犯難以與權姦爭一旦之命者類皆弗勝而同心與議之人亦必支蔓鍛鍊盡敵而止彼固以必如是而後莫我難也今觀西谿先生更有異焉甲乙之際蓋難言之腐夫竊柄於內宵人嚮導於外海內汲汲不知所措應山一擊事雖無成而天下正義有所歸矣先生與應山友善疏稿與聞是誠有之附逆者謂此疏專出於先生而先生之禍以烈大獄一起歎首陽而齊李杜固其所也特怪恭顯劉瑾皆身借叢神口銜天憲其怨言事之臣何啻買首哉而子政僅除名獻吉亦奪職耳先生事稍異於二子而遇禍獨酷

蓉江詩序腋

八陶社叢書

此何故耶蓋子政雖以宗屬被知遇然少典尙方鑄作有誣誕之譏後以經術起家耳獻吉嶽嶽著節先朝而世不免以文士目之故其事易解且也逆瑾之禍閹人與人主合而外庭攻之急故薦紳多被其難此如疾風暴雨之傷物也逆賢之禍小人與君子爲讐而借閹之威激閹之怒以快其所欲此如持斧斤者引繩而批根莫能遁矣先生清心疾惡遇事風生君宗之望久繫人倫卽無草奏之疑詎能免耶逆賢卽無所致恨於先生而詔附之徒能使先生一日不入黃門北寺耶世傳逆閹之餒未張也福清意欲彌縫之使不爲我害而先生以大義責福清甚力其後應山疏出福清意不以爲然知時勢不可爲遂引疾去夫

老成謀國之苦心固將爲擾龍蛇而參虎者然是時黨議已成內外膠固卽使從容端揆作李長沙豈所望於名德耶夫惟聖人達權其次則守義如先生所持又曷可少哉今主上握乾符整地紐首衰死節之臣郵贈先生如禮惟易名稍需耳天定期又十年矣曩時拜節甫而鋤廟廚者相繼殛死或荷戈窮荒蒙首草野不得自比於人而先生之遺文在人閒者至比於采薇之歌沈淵之作所以激揚清風者蓋萬世而未已也禍慘於劉李名亦過之孰謂善不可爲哉某先生楚闈所取士也生缺鄭弘訟罪之書沒無景毅自免之義追仰芳躅實愧古人因讀先生之文而潸然序之如此而且以易名之典望之諸名賢之主張

蓉江詩序腋

九陶社叢書

清議者門生方岳貢謹撰

落落齋詩集序

姚宗典

聞人之著古昔者李爲最獨以太白之逸才霞舉長源之鏤骨天香義山之繡腸月豔而合爲元禮冰稜霜鏘集千古一人之大成我儀圖之莫云觀之其惟仲達先生乎先生在西臺直聲震朝野彈擊內外二魏值兇醜燎原之時卒罹鉗網以至實身北寺後之歌思先生者蔑不頌其披鱗折檻之言以想見其當年鳳翽馳雷轟電掣之氣象而於先生之詩文姑置弗道矣不知高山之體固以崔魏翠嶽爲雄而當其岫幌凝煙嵐眉拖黛之頃則秀麗溢於天表而瞻仰不廢流連海若之奇固以沐日浴月爲大

而至於小浦漁舟橫波鷗鳥之趣則清冷沁徹於人心而觀止又兼怡悅余小子今讀先生之詩蓋恍然遇斯景也顧余雖弗及振衣納履於先生之側而神交似有夙緣憶方舞雩時先生適擢上第自攜一編紙貴國門余購而讀之輒一字一拜朝夕哦咏寢斯食斯每當快讀樂不可支仰天而呼曰仙乎仙乎如置此身於蓬島閩風之上也自丙辰訖丙寅十載閒先生宦成節立乃至血碧心丹磅礴霄霧上爲呈下爲嶽則又二十年所矣他人之慕先生者已久託諸想雲窈渺髣髴有無之鄉而余復何幸尋先生賢嗣庸公之不棄授先生詩數卷命卒讀而序之誦其詩想見其人迴思童年捧自攜草牀寐詠歌猶昨日事今又

### 蓉江詩序腋

十陶社叢書

拭髻几蒸水沈對此珠玉琳琅與先生炯炯性靈酬酢於風清露白之下豈非余小子之奇遇哉獨余少好吟而先文殺輒許之謂韻語差勝帖括然學不殖則落至今若蒼蠅聾耳以不敏如余而序先生詩乃襲珠玉以茅苴也惟是先生與先文毅有椒蘭之契陶陶款款九原如生而庸公奉元禮之家學好學力行謹身取友與余未謀面而先論心謂此箕裘弓冶兩姓之交道存焉子弟可以稱述父兄弁言簡端固其職矣夫龍門人所競登而先生之集大成文章氣節斐然爛然恐非余小子三十年以爲心師而拳拳服膺者不能爲先生寫照而千古上下河源海委姓氏焯煌豈惟先生如龍行空中鱗爪皆見而余且筮得中

乎之二爻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是在庸公勉旃更爲余負荷析薪之助此又兄弟相勸之義也崇禎甲申新秋吳邵通家子姚宗典題於鄧尉山麓之爛雲軒

### 露園詩序

區慶雲

往宋綺石譚青湖二公會語余曰澄江蓋以張午卿重云午卿者今之成進士令曲江所稱露林先生者也先生爲子矜古文詞賦與制義並行語言妙天下余客荆溪久士不余鄙戶屢恒滿因得藉手與三吳諸君子結貧賤緣今太史文公文起陳公明卿輩筆筒來往手澤如新獨於先生僅私淑而未面余慕之甚每至澄江登君山望大海尋季子之封訪杜康之宅靈光片片墮馬首真氣隱躍不隨

### 蓉江詩序腋

十陶社叢書

人散知爲先生設也暨余謝滇政還山忽報先生飛鳧文獻舊鄉余又喜之甚山中無鱗翼越數月始得羅民部爲郵通今昔之情先生報緘遺余露園詩一帙且索余序余聞往論詩必窮而後工意頗不然彼將以爲世法所不入誹譽所不關故得舒其牢騷侏侏之氣而極其摹擬刻畫之用是云工也然則唐虞之喜起商周之雅頌豈皆窮士作耶余謂詩之工不工不在窮不窮而在真不真世無真英雄繇無真學術安得有真詩詩之真者流自胸中屏斥煙火情與境台隨地命形人面不盈尺而億萬之形更歷億萬年無一相襲亦無一相懸者以此見造物之巧若倏而飾我之形以就彼又倏而借彼之形以覆我則不越宿

而計窮此真不真之喻也夫惟天下有真人而後有真詩  
識真詩而後可評露園之詩先生雖禘三百郊漢魏而宗  
盛唐流覽於北地信陽歷下琅琊之閒而絕無半語寄人  
籬躡人影者第見意蕊心鏡孤情絕照若烹天得津鍊道  
取髓已而雌雄風格禪元竅妙靡不受命於七寸之管符  
其情而行噫亦奇矣余最愛者入山別具看山眼睛古翻  
開作古心茲兩言可以出世可以涉世可以玩世亦可以  
經世又惡必其窮而工也不佞望洋疑冰則窮於學觸藩  
投裔則窮於官衡門短褐則窮於財參朮支牀則窮於病  
爲詩宜工然而夢筆無花枯腸空斷望先生日近而去先  
生日遠然後知天縱先生以真英雄真學術非人力也邇

### 蓉江詩序跋

主陶社叢書

來山海交訂羽檄旁午徵兵轉餉上下拮据不遑先生從  
容應之畫方畫圓隨手而中猶能以其暇煥詞鋒陳理道  
與士人說法壇坫之上文章事業初見一斑天子方注思  
前哲風度恨不同時得如先生者將晉司掖垣旋參密勿  
魚水之契視唐君臣不啻過之是詩也必當與曲江集並  
傳不朽躡先生後塵者皆至厓而反者耳欲不遠得乎庚  
午暮春嶺南區慶雲撰

### 碎琴集序

葉培恕

古來多情之士每不能聽感遇之自然是故窮愁而著述  
成慷慨而詩歌發其言之也必憤然與世不能相下乃隱  
然欲與世相求夫有求乎世而情卑以淺矣余半騷俠骨

歷落煙嵐月渚閒見鳥飛花笑幾不欲言情遇子玉而異  
之記丁卯夏余扁舟泊虎蹊遙望柳堤畫船玉簫聲沸霞  
觴翠袖簇浪驚雲而子玉羽扇葛巾神氣澹漠環視弱鸞  
玄鳳翻似深山空谷中余心疑其異人急爲把臂箠一  
夕歡若舊知至於指點古今歷歷掌上稍及時事則以嘻  
笑怒罵當痛哭流涕之疏咄嗟苟復有情誰能遣此比秋  
杪余束裝北征走別子玉子玉尙與茂林清泉作綠察其  
意態眉宇竟似遠與世隔洎戊辰春仲而子玉始破帽單  
衫入燕相訪且謂余曰余望氣而來一瞻至人舉動出處  
非所計也已而我兩人同作劉蕡故事而子玉軒朗逸宕  
不作豆粥糜蕪之想快飲數日與余一葉南下每余當扼

### 蓉江詩序跋

主陶社叢書

腕數奇時子玉便宛轉相慰證達觀於千古閒或乘流擊  
楫醉歌棋罷酒闌之詩碎琴一集蓋舟中雜咏也秀逸玄  
曠直追古人而其遺山句云澹然忘言時村村杏花落乃  
知子玉之情澹而遠幽而微矣夫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  
不爲人知千緡買胡琴舉而碎之子玉碎琴此其時矣顧  
安所得子玉之名心也哉盟兄葉培恕行可氏書於吳門  
舟次

### 嶽香堂集序

戚藩

詩之道其存於禪乎索雅吟於塵氛是爲聚蠹亡其十者  
也探逸興於餽釘是爲刻舟亡其半者也是故有必詩之  
情有不必詩之才而後可以言詩解脫一切不留些子此



必詩之情當機指示隨地神通此不必詩之才也不必於詩而必於詩則莫若求於禪託詞在此寓意在彼三百篇皆禪也而俗子不察句之爲詩于句則得矣意則未之有窺迺更浸淫于後人之說相與爲楚騷則楚騷之相與爲晉魏則晉魏之相與爲三唐則三唐之豈知屈外無騷屈之獨能有騷者思幻耳幻迺禪窟陶孟以外無魏晉唐陶孟之卓絕千古者旨澹耳澹迺禪悅耶夫詎不功子美而神太白然功之曰詩史神之曰詩仙以之翼尼河老不在子與子房下則宜躅春秋而踵道德耳而子美之詠漫成也曰仰面貪看鳥回頭錯認人太白之咏獨坐也曰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語言內外無非禪旨茲又何說歟不

### 蓉江詩序版

西陶社叢書

得禪之一體不可以史與仙不得禪之全體不可以屈子陶孟斯豈閔仙之流可肩背其萬一者則非以禪之道工詩迺道之不得不屬於禪也誠屬於禪得不歸吾久禎任子耶久禎與予爲同里憶同學時已心竊異之壯年不遂所志息心禪窟或素或緇文字智慧近且棄如遺奚區區于休文之叶而予正異其宗法要義已悉之於詩朗吟之際不覺曼陀羅華隨響而築振筆門外以當拈花之一示爾更讀諸體之辭余撫而吟絕曰豈古文之道亦屬於禪耶久禎去故鄉遊四方所在輒有令聞余閒別二十年而久禎筆下縱橫若是耶何不策天府拖青紫爲百世鼎鼎謀遂俎豆諸大家開而謾以一笠一囊了卻天地帳簿久

禎嗒然不言久之曰此山野所由執受于吾教也設山野有事鼎鐘之役不迴且仙且史亦屈亦陶耳吾有無量光上互有頂下際無盡於人所不能置喙處橫使筆墨自飛自舞于非有非無之域山野絕未唾一字何嘗有詩若文也耶是山野之詩若文也斯言誠啟蒙也哉天地全而與之久禎不足爲之用久禎全而運之天地亦不能如則子又何敢以禪也譬論吾久禎之詩若文同學弟遠菴賦藩題

### 江上野吟序

彭定求

先儒呂與叔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蓋言詞章之弊紛挐於

### 蓉江詩序版

西陶社叢書

循聲摘句東塗西抹之間其異於玩物喪志者幾希學者苟洗心滌腸與古先聖賢精神默注則天人理氣之故修齊格致之幾方將返躬存省之不懈而又何事於言乎然嘗見紫陽夫子性理吟一編探源析奧協律成章皆由於天理爛熟依然春風舞雩之趣使人循環諷詠足以振起浮惰怡悅神明比諸盤孟刀劍箴銘深切固不當以詩觀也徐君爾瀚江上宿儒也率其嗣昔民來遊太學予得挹其言談意氣深以黜浮華敦誠敬相尙繼出一編示予自行旅贈答而外大都發明性學之言其於古先聖賢入道階梯聲聲篤嗜遂能扶其綱疏其目何其有似於紫陽夫子之遺意也則亦不應復爲呂氏之所矜也夫時康熙戊

辰仲冬長洲彭定求訪濂甫書

辟莽園詩序

徐遵湯

自來著述而人爲之序自三都賦始後漸曼引濫觴邇則  
嚼蠟經義借鬻風雅者人無不詩詩無不序或戴笠邀契  
於乘車或汗血問途於老馬或異地而廣聯聲氣或同盟  
而互哆應求至色眯朱紫舌戰玄黃蓋名醜之中人如此  
介臣以詩名也而不屑以詩名見有攜篋載牘隨懷刺手  
版進者便欲唾其面畚經獵史之暇輒寤寐古人和歌古  
謂此外惟窮交野叟閒作賓主嵐翠泉聲引爲鼓吹故其  
詩選青寒碧映帶眉稜遠不媚山靈近不媚幽獨直剖心  
相印顧影自憐寫其不容已之孤懷亦出於不自知之興

蓉江詩序

夫陶社叢書

託自秦漢六朝以來諸名家俱未嘗奉以瓣香咀其賸馥  
又何知所謂王李何李衆喙紛呶而況裘馬輕肥軒軒車  
上仙者安肯投以隻字且假其隻字混柯螳而驚海鷗乎  
或謂如此直可以不詩詎知人各有心衡泌漿藟與緇衣  
杖杜諸什並垂咏歎何必舉雪柯煙篠而一一青黃丹堊  
之也近介臣以辟莽園詩徵序侑以書曰思古人弱冠能  
文章輒上書執政爲收名定價然挾其應世之文以干當  
路而吾持其草莽之言以問隱岩逾覺山高而水深余從  
病榻奮起疾讀其詩一過卽喜爲濡筆夫介臣可不詩也  
而詩詩可不徵序也而徵序余亦可不作序也而作序此  
意卽太冲元晏亦未領取所謂山鳴谷應風起水湧可從

此際會之順治己丑秋七月梧塍弟徐遵湯拜草

隨征記事詩序

毛會建

范文正做秀才時便已心存天下王孝先因無志温飽乃  
不負科名若大本不立實行有虧雖紆紫拖金不過一功  
名之士雕龍繡虎不過一文章之士耳若我鴻寶明府早  
年勵志便思爲天下圖事功一身立名節具見聖賢豪傑  
一生梗概必非功名文章之士矣今觀其紀略一編由諸  
生而遠太學試中書以至挾策從王開疆守土上答君恩  
下安黎庶多少精心白意亮節孤忠口不能盡筆不能殫  
使由是而功成名立奏最朝廷君臣一德信用無疑得邀  
異數之恩游涉公孤之位皆是耀旂常而光史冊矣乃無

蓉江詩序

夫陶社叢書

何功立而毀隨名成而謗起以致罹此无妄事久而始得  
白斯則天道之靡常非人事之有失事功雖往名節無虧  
揆諸明府之初心其亦可快然而無憾矣雖然是未足以  
盡公也觀其服官之日一聞母夫人訃哭泣擗踊幾不欲  
生急向親王泣告奔喪後以賢能奉俞旨奪情留任志誠  
痛矣雖各旗王公設奠致祭哀詞三十六軸具表太夫人  
九熊畫荻之苦心亦可以慰慈母於地下而公猶抱恨終  
天每一言及輒嗚咽弗勝然則公之忠於君也非皆由孝  
於親者耶古云移孝作忠於公益信矣其與文正孝先之  
志殆今古一轍云康熙壬戌仲冬朔後三日崑陵七一叟  
毛會建謹書

玉帶翁詩序

儲欣

江陰在敝邑義興之北相去二百餘里同爲常州屬邑敝邑僻小徒以兩溪之清銅官離墨衆峯之高且深號東南山水縣而形勢險要江天秀麗必以屬之江陰勝概甲一郡徐子昔民江陰人也今歲讀書義興歲杪輯歲中所爲詩以示余而顏其卷曰白華集余既訖讀竊有異夫徐子之爲詩也今之爲詩者宗元祖宋郊禘晚唐上焉者不在祀典故其辭纖淺俚薄往往悅流俗而傷雅道豈非矯濟南奔州之枉而過其正歟余嘗謂一代之詩之有初盛中晚匪直唐也雖周亦然關雎葛覃其周之初乎周公之制作爲盛尹吉甫以及史克爲中鄭狡童陳株林等篇是則

蓉江詩序版

夫蜀社叢書

晚而已矣必若今之爲詩是讀周詩者斷自狡童株林而前此悉荒邈無足誦法也有是理哉白華一集上希漢魏下逮劉柳諸家而止擯斥晚唐何論宋元異哉徐子之爲詩也抑又有惜者集中所載多吟咏敝邑山川風土人物之篇不可謂非敝邑之幸然徐子下帷城市耳目未舒使其泛兩溪之風月陟銅官離墨之巖巖探善權白鶴洞壑之奇訪張公玉女靈秘之跡於以發摠才藻雕刻化工而爲敝邑吐氣者又當何如此余所不能言也嗟乎余童子時就試江陰升君山眺江水遙望海門慨然欲賦選壯暨衰熟遊春申之故封仰止延陵季子之邱墓飽聞前朝及鼎革忠臣義士之軼事烈婦貞女之幽芳意所有感聞

爲詩歌顧放失不復存卽存其果異於今之爲詩歟果足爲山川風土人物幸歟讀白華集行自慚也白華者吾友蔣君京少樓居蔣君令子開泰與昔民讀書其中而昔民取以名其集詩之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徐子尊人在堂出門二百里一觴一詠無斯須而忘養書曰詩言志徐子之志猶夫宵雅詩人之志爾矣三唐漢魏又何足以蔽徐子康熙甲戌同學義興儲欣序

蓼洲詩序

邵辰煥

將欲南尋禹穴東上岱宗躍馬蜀川擊筑燕市興趣以江山而發才華由風物而生則司馬閉關將難成夫史記杜陵鍵戶無復善其詩篇有是理乎無相泥也夫子懷杼柚

蓉江詩序版

夫蜀社叢書

本自性靈胸有鍾鎪原於書卷一邱半壑曠觀等河嶽之奇峻嶺長江斂視比勺拳之小託詞寓意豈盡乎詞卽物寫心何拘於物材非外取理貴中涵蓼洲先生江左通儒蓉城右族飛揚跋扈少年意氣無雙敏捷隨時弱冠文名第一語出必驚其長老數奇不合於有司遂築小園於焉高隱結茅茨而開徑莊號犁雲導曲水以通邨池名釣月煙蓑雨笠擬范少伯之浮家綠竹紅橋似何將軍之別業斯晨斯夕乃寢乃興桂友蘭朋引壺觴而並集滿箋筠管邀風月而長吟詩有十篇錄存三卷其詩也避瘦辭寒絕少窮愁之什去輕拔俗殊多俊逸之章山郭水村風流自變花紅玉白唾咳俱清得李杜之光芒擅王盧之典麗雖

枕流漱石跡不踰乎一鄉而夸目愜心筆已搖夫五岳古今萃於靈府知君無待搜羅天地籠於寸心笑彼空思游覽煥交締文孫得觀瑤篋傷先生之已往信大集之可傳屬綴蕪詞深慚禿穎時乾隆丁亥小春月梁溪星城邵辰煥拜撰

賜書堂詩序

毛奇齡

今之爲詩者不一而好尚不齊初以爲習俗淺易相率爲膚曼之音思方洋擺落截去拘管而身入傷備而不自知既又以爲任真之過流於哩嘍法宜治之以修飾鬣衣膠髮舍鄉縣而寄之門桁之間其在有才者爲之哀愍孫雖裸而不失雅步劉禹錫銘陋室猶儵然具寥廓之致下此

蓉江詩序版

王陶社叢書

難言矣予久知江陰有翁子朗夫少小特達讀祖父之書早以文章知於人而未之覩也及予歸城東草堂朗夫偶遊越停船過予予乍見之比之積雨見霽色坐芥堂而對汪汪之波既已耳目豁然皆脫去乃復出詩編示予則意充而舒度遠而不拘於隅其才思縱發所至開適質無不足而文又見其有餘然且詞如繁露氣若連珠此豈今人之爲詩也閒嘗惜詩篇小道楊子雲壯不爲賦豈年近伏勝而猶守聲律之學因之與及門諸子曰討經義矻矻不得暇而以觀朗夫既久抱不世之才研經有素第出其所學何難上窮六藝下殫七略而姑以詩言往予出都時思檢近人所爲詩彙成一帙已刻彭禹峯七律十頁張

南士五律三十頁而至今未成何則難其人也近者天子南巡召浙西能詩者試之於吳山之麓又合召淮揚以南建康以東諸多士試詩長洲而究之後車所載亦鮮朗夫其人而不與其選予益高其志也康熙乙酉仲夏月蕭山毛奇齡老晴氏拜題時八十三歲

浣花集序

蔡寅斗

從來才子酷有鍾情自昔名流偏工遺興候蟲時鳥大都爲之流連香草美人詎是無端之點染非胸有千年之韻體兼萬卷之書未易遙溯雅宗獨推騷手也兩京以後體製斯殊六代而還聲容寔備迨至有唐而特盛要於前代而濫觴作者斐然傳之籍甚次尙方諸刻鵠高乃比於

蓉江詩序版

王陶社叢書

出藍學似少陵輒醉心於開府才如太白亦低首於宣城陌上羽林肇張王之樂府木蘭折柳開温李之新聲莫不抽祕騁妍分塗合軌雕華錯采異曲同工將續温柔敦厚之遺必極婉變纏綿之致慨自末流不學猥云太上忘情裸民誦霧縠爲太華贖女憎西施之巧笑堪憐俗物敗興偏多可怪僮荒與言無味此大雅所以榛蕪風流所以歇絕也將疑此事久墜芙蓉城何意吾賢載光梓里紉芊夏子孝友名門顧廚妙裔謝氏之芝蘭滿植尤讓惠連何家之棣萼聯輝更推子朗體如揚柳弱不勝衣韻若漪蘭芳能襲袂居列銅盤之食夙擬揚情出乘油碧之車爭呼衛玠縱心漁獵奇書難翡翠之牀乘興揮豪綵筆滿珊瑚之架

薰香有暇便自含毫傅粉多餘還思弄墨夜長冬永每饒  
入骨之思露下風前大有銷魂之句時或揚鞭蹀躞泛棹  
悠揚遨遊吳越之區憑弔齊梁之蹟無邊花月繪聲影於  
行閒如許江山助雲煙于筆底爾迺依依咏物渺渺懷人  
類池塘樹柳之吟續渭樹江雲之倡體緣情而善變姿肖  
物以屢遷五色膠東之紙錄此清文千番巴蜀之箋書其  
麗製淋漓似醉一空北部臙脂咳唾皆春不數南朝金粉  
由來佳句絕勝佳人始信慧心乃成慧業也年年泛梗  
短鬢方華歲歲飄蓬毛尖欲禿未識李邕之面早已傾心  
乍逢王粲之來可無倒屣猥承惠教命以弁言快溝南大  
雅以還重開生面欣席帽雲亭而後又振騷壇披帷焚蘭

### 蓉江詩序版

至陶社叢書

麝之香低徊維誦盟手滴薔薇之露反覆披吟殊令我以  
移情還引人而入勝獨慚下走漫隨倚玉之菲葭還笑老  
兵不避吐茵之車慢素心敷衽呼我友以忘年青眼高歌  
歎吾生之半百此日風恬月朗共盤桓於修廊曲室之中  
他時霞蔚雲蒸會奏對於青瑣丹墀之上同學弟蔡寅斗  
拜書

### 箴三詩序

趙曉明

幽明一隔條閱廿年魂夢頻牽還如昨日孫枝乍接欣懷  
繩武之思祖製相投宛覩舊交之面嚴箴三先生諱學誠  
者本居黔水移籍澄江行潔圭璋文鏘金玉爲先達王瑤  
關先生之高弟又業師車質齋夫子之嫻家逸少官奴曾

依杖履昌黎阿買亦列門牆輩年相次早居師友之間道  
義徐孚晚比漆膠之合同心同德無二無三詎知星歲之  
周遽判死生之路陶泉明奇文疑義賞析頓失其素心李  
青蓮醉月坐花筵觴徒悲乎過客猶憶曩者思則披衣坐  
恆促席虛詞宜詘指陳邑志之譌前哲難誣請定鄉賢之  
論後圃植此君之竹惠以短章北堂摧慈母之萱錫之鉅  
製方期六藝沈潛漱羣經之芳潤雙鳩疊鑠繼二老之風  
流乃名僅列於明經齒未登乎杖國誼方投於鍼芥識已  
驗於龍蛇此余所爲居若有亡出無所適望酒壚而增慨  
聞鄰笛而長唏者也先生既沒余嘗訪其著述他無所得  
得所手定制藝數十篇與其及門徐綸字紫封者謀付剞

### 蓉江詩序版

至陶社叢書

剛垂成遭阻虛願莫償抱此區區至今耿耿已絕表章之  
望更懷湮沒之虞不謂發春文孫款戶因出編次先生古  
近二體詩一册叩手澤之尙存足徵念祖問寶田而無恙  
可決興宗見所未曾喜過其望捧讀既訖序而歸之乾隆  
歲次丁酉仲春初吉教弟趙曉明書於鍾山書院時年七  
十有三

### 雲知吟稿序

蕭鍾偉

江邑之善詩者於古有許如心王原吉諸人提唱風雅北  
郭梧溪等集具在也迨中朝而玉書檢討峨峒祭酒後先  
相望掉鞅詞壇詩教之流澤孔長已予備官暨陽九載公  
餘燕閒得與士大夫歌詩往復上下其議論諸君子不遐

棄子持贈詩卷粗比牛腰嗜甚哉江邑人文之盛也後吾友屠笏巖同其世講陳君瑚海來視予出示所著吳閩遊草雜誦數四覺登覽之餘別深懷抱爲點定而歸之及量移淮甸延瑚海入幕訓誨兒子庚蓋予之知瑚海者素不徒以吟事相推耳數年來晨夕論文每於酒酣燭跋時竊慕南邨之義質疑送難有意未慊者瑚海隨加訂正不曾河漢吾言夫曹子桓嘗云人不可自謂己長瑚海之抑然自下盡洗俗士虛矯之習其用意深矣歲肇秋彙近作編成一集取唐人苦思白雲知句以顏之集中不名一格大約以自然爲宗而不假雕飾以渾厚爲上而力去纖穠東萊韓理堂進士賞其聲韻格律居然秋谷老人益信予向

### 蓉江詩序版

西陶社叢書

之傾倒於瑚海者殆非阿好由此詣極於以追王許之宗風嗣曹鄴之逸響安在古今人不相及哉時乾隆癸巳秋仲沌陽蕭鍾偉月舫氏題於袁江官署

### 浣玉集詩序

陸 □

昔外舅夏二銘先生偕苴濱盛氏蘭臺夏氏常在浣玉軒拈題分韻輒至五夜不輟苴濱丰韻悠揚絕似晚唐蘭臺氣局稍舒有似中唐外舅則大氣包舉竟似盛唐三人兼三唐之長誠盛事也不數年蘭臺卒於旅邸苴濱亦得弱疾惟外舅屢鏢年登大耄世固有以詩卜人貴賤壽夭者大抵其聲大而遠貌厚氣完其人必貴而壽外舅之詩其類是耶外舅著作等身如讀經餘論綱目舉正皆堪不朽

惜不能梓以行世至於詩祖漢禰魏兄事盛唐諸公其於齊梁中晚則自翫以下也而尤篤於至性集中如孤兒行遠行等作哀音宛轉不啻風人之賦蓼莪也今三公墓已盒矣稽其後裔苴濱則景升堪憂蘭臺適中郎孤弱獨外舅孫曾林立頭角嶄然天之報施定有在矣予以至戚撫其遺編輒汪然不知涕之何從也甲子仲夏子壻陸□良齋識於松滋書院

### 桂蔭初集序

沈德潛

暨陽東濱大江君山甄山環拱其俗質直好義負名節者代不乏人然嫻風雅者或妙六朝唐宋寥寥無聞自席帽山人王原吉以詩鳴元季流風漸被張藻仲孫大雅一時

### 蓉江詩序版

西陶社叢書

競進正嘉閒有卜華伯顏賈之諸人後此季與登著雪浪鷗盟諸豪李仲達有落落齋集倪篤之推九日之篇黃介子傳畫竹之引咸合風雅江山之秀至此漸洩矣國朝人才輩出張布衣時昇王文學韓起並有詩名而翁徵君齋堂才尤傑出名重大江南北閒霽堂歿人相悲悼恐陽風雅衰息思有人焉起而接其席以振興之而夏子仲明今以能詩特聞丁丑仲冬郵寄桂蔭初集乞余弁言披而讀之體備今古格摹三唐有大歷十子風聞仲明才情敏捷能頃刻數百言昔顏賈之於夏希明座上和白傅琵琶行援筆成篇不竄一字仲明其寶之之流乎從此虛心順理深造不已不惟可接時昇韓起霽堂之席卽以上追席

帽山人如赴海者識程途具舟楫順風而行未有派東南而轉之西北者矣仲明兼善填詞師葉少蘊向伯恭此又前入所未及爲者也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尙書長洲沈德潛序

畫亭詩序

盧文弨

江陰朱子與持以拔萃貢成均居京師者五年再應秋試不第敘書局勞當得學博士官將歸需次而故所善嵩學使在中州要之往行有日矣近詩一編在余所因爲題其端曰與持早年負異才所爲詩若文皆迥出流輩上而詩尤工余十年前爲之敘已知其進之未可量也今觀近來所作風格益邁勁蒼老姿態逸出雲族遷奔變化莫測其所

蓉江詩序版

毛陶社叢書

抑塞磊落之氣時時流露於行墨閒而無峭急褊隘之失蓋過於十年前之所見多矣歲在乙酉聖駕南巡與持以諸生獻詩召試行在欽取二等詩雖小道得上邀聖主之知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斯言於是乎驗比來京師泊然自守不敢一謁諸公貴人然不可謂不遇夫科名甲第亦人世偶然之事與持豈以是介於中耶余聞與持本姓許氏元代有居北郭名恕者工於詩爲澄江書院山長諸生化之如蘇湖子弟之奉胡先生者迨明萬厯間伯清復以詩鳴江上嘗著詩源辨體一書自三百篇以下迄乎元明各爲緒論一時識者俱躐之而兩人皆未嘗以科名顯然與持之詩淵源有自若其躬逢盛典詠歌太平陳乙覽

而榮恩綽以視北郭伯清徒吟嘯於荒江虛市之間者不亦大相逕庭耶余固非詩人自失官以來交遊益鮮獨於與持愛之重之慰之勉之誠以知遇不易得而又以見學問之無窮期焉爲敘其十年來之詩以贈其行與持之中州試質之嵩柏山當必以余言爲不誣也時乾隆三十有五年季冬之月抱經盧文弨題

樂真齋詩序

王曙

從來正則門徒共稱香草先生少選沉復安仁色養尤榮潘花大有師承篋裏盡江離杜若發其至性囊中皆華黍南陔且也系出河南家居江上明道伊川世學自昔爲昭滄洲席帽風流於茲未墜茹圃先生生有夙根人呼邁種

蓉江詩序版

毛陶社叢書

鄭蘭墜地產時別有奇徵孔雀投懷夢裏復多佳兆早識之無於屏上能通稭稻於文中固已賦李賀之高軒性關風雅非徒曉王戎之苦李小有聰明已也無如邾家桂樹祇有一枝卞氏荆山都無雙璧良弓良冶先人既別創箕裘肯構肯堂小子應承思負荷遂以長門賦手作傭保於成都何妨華屋通侯行賈豎於列肆久之終非所好既而還其故吾於是肆志研搜恣情撰述騷壇植幟蔣徑論交雍容宛洛之車騎投贈季僑之綺紵闌前射鴨悉香班豔宋之傳花下開尊盡兩到雙丁之侶苔箋競肇韻開芍藥之花兔穎分拈句鬪珊瑚之樹正值翠華南幸命太師以陳詩欣逢玉尺量才謁金門而獻賦論其藻彩固宜蜚聲

於紫微省中如此才華豈其終老於芙蓉城下者也而乃  
李廣難封馬周誰識半生白下空看幕府山光三過燕郊  
徒弔望諸君墓非無知己忽折兩翼於天門庚寅北關卷  
生勇力終少賞音欲碎千緡於琴市劍以不平而憤嘯石  
尊未售  
因有恨而能言然而天祿修書差擬清華之選以舊卷入  
四庫館吏  
部考取一安陽捧檄亦叨爨若之榮先生則膺考叔之言  
等七名  
篤黃香之性營右軍之墓歸平子之田爾其齋號樂真園  
同庚信竹生孝節樹植隱夫池則躍王祥之鱗砌則長羅  
含之草亭前石畔侍鳩杖以盤桓鳥語花香娛慈顏之色  
笑春到園林似繡卽是萊衣秋來橘柚垂金都成陸果無  
何金萱北隕月姊西沈茹痛何多銜悲曷極庭前烏巢如

蓉江詩序版

天陶社叢書

哀蕭放而鳴樹外鵲啼似應舉魚之泣睹檐花之半樹何  
事殷紅照池月之一灣居然縞素是則昔日葡萄製錦無  
非採蘭之吟此時風雨入絃更續蓼莪之恫爰於希夷之  
讀禮遂命子夏以序詩夫其學富蟲魚胸藏籀組本敦厚  
溫柔之旨綴風雲月露之文體訪西崑錦瑟玉簫之綺麗  
製傾東府霓旌劍珮之高華豪放則渴羌狂捲白波淡遠  
則仙梵輕敲玉磬隔江唱曲花落陳宮衰柳鳴蟬秋凋隋  
苑賦成囉噴行閒少婦琵琶譜出龜茲字裏伊州山水左  
太沖十年佳構劉越石百鍊精鋼宜其賭酒旗亭紅粉唱  
黃河之句未遜早行榆塞春繡繡蘆管之詞僕也夙忝忘  
年久隨君象管烏絲之側今也復窺全豹益回首竹林洛

水之遊猶憶僕甫弱冠君方壯歲識孟嘉之末座喜侯芭  
之在門馬帳從容鯉庭問答時先君司訓吳中先  
生以賦賦下榻月餘伯通橋  
外家家一樹垂楊子美亭前夜夜三分明月劍池水冷弔  
霸王於春風香徑粉消想美人於黃土板談淡月翦燭連  
宵于胥樂兮真良會也既而離家王粲時叩雙扉愛客陳  
蕃每懸一榻時臨先君在斯四  
江每借寓先生齋紅篝並倚不少微雲疎雨  
之秋綠野橫開每多射覆藏鈎之會且也桃葉渡西烏衣  
巷口乘槎有約同登李郭之舟攀桂無期共望姮娥之月  
凡茲來往靡不遊從適者曳裾邸第久滯鄒陽賣駿金臺  
忽來郭隗既喜班荆於異地數敘杯酒於前遊君每踏紅  
靴之東華僕屢訪紫髯於韋曲丙申冬先生入京寓西河  
沿子時寓東華門往來甚

蓉江詩序版

天陶社叢書

環橋水碧討論石鼓之文夾蒼槐黃馳騁銅駝之陌贊  
門好客主人亂鴉鳴之筵子館奏事蘇公家先生  
過齋蘇公輒爲款留畫戟留  
賢名士入芙蓉之府丁酉春先  
生館向府其時意氣頗未衰頽無何  
君既承養而歸僕亦倦飛而返虞山兩載聽言子之鳴琴  
年四十四五兩  
年遊琴川燕橋五年藏漸離之擊筑幾回驢首何由卻  
出橫門再四平心切莫更彈碁局石牌街口脈脈何言陰  
刺在懷厭厭盡滅幸而故人知我不絕履碁時而旅館無  
聊言過亭榭共作西窗之話昔夢難忘重尋壁上之題舊  
歡不再敢訂題襟後集更廿年唱汝和子毋寒息壤前盟  
陋餘子凶終隙末乾隆五十年長至前五日稻薈王曙序  
于城東燕橋



耕經堂詩序

朱 黼

昔歐陽公以詩人少達多窮之說為不然因進一解曰非詩能窮人殆窮者後工其說似矣而未盡也余則謂詩人之窮而工者惟忘乎窮乃工耳夫人必能曠觀於天人之際油然而自得於心而後吟咏抒其性情筆墨供其揮灑如古人云登高極目臨水送歸早雁新鶯花開葉謝有來斯應不以力致若是者不知達安知窮即不求工於詩而詩已工矣否則憂愁幽思隨在見侘傺無聊之意豈真愁苦之音易好遂可傑然自負於作者之林哉余交南村最早且最親當丙子丁丑以後八九年間余與南村皆謀食硯田然不時常得聚首聚則沽村醪具鹽豉興來情往交唱

蓉江詩序版

三陶社叢書

迭和南村為人靜默寡言笑然至酒酣耳熱輒不禁淋漓顛倒以為樂而余且退然愧弗及也自余乙酉入都留京邸五載比歸即挈家之官淮北去鄉千里音問闕然蓋居沈者至三十有五載復官西蜀閱三載南回無淵明之田園作伯鸞之僑寓仍居沭陽又經十載而余年已八十矣迴問平生故交無一存者昔人渺若山河之歎不信然耶去秋兒子寶麟始以試事回澄江得邢君江湄所致書并寄南村詩兩冊曰南村已矣其子鏞抄撮其遺稿若干首諸同人將哀貲付梓以傳於世敘南村之詩者舍君其誰余感諸君之高誼傷老友之淪亡不得復見南村猶幸得詮次其一生前後所作綜而論之大抵格律三唐比附六

義於溫柔敦厚之中備抑揚反覆之致若其撫時感事矢思遂歌小者仿齊梁大者得少陵香山之旨趣足以扶翼倫常懲創薄俗不徒以風雲月露為能也乃終其身跼伏田野所耕不過數畝所居不過一椽而安貧賤淡榮利篤交遊南村僅詩人乎哉人知其詩之工而不知其忘乎窮也余故并為論著之如此顧念余與南村志同道合雖薄宦三十年而老耄飄泊卒至無家可歸視少壯之窮猶是焉而於詩獨不工則又何也嘉慶丁卯孟陬之月畫亭朱黼拜書於沭陽之南枝草堂

心聲詩序

朱 黼

宇宙閒凡為聲者皆有自然之音響渾然之節奏豈獨詩

蓉江詩序版

三陶社叢書

歌為然哉蓋雷霆震盪海波漂搖時當夜靜萬籟蕭蕭此天地之聲詩也候蟲時鳥自止自鳴入人之耳動人之情此四時之聲詩也誦詩讀書長吟短歌怡情適性既樂且和此吾儕之聲詩也農歌鳴機籽軋軋明堂清廟鐘鼓相戛此治世之聲詩也然欲其聲之既久而益揚使人驚駭羨慕而不置者非詩不為功然則詩之為道也豈易言哉自三百篇至於漢魏而迄於唐則亦聲詩之一大繁會矣李杜者騷壇之巨擘也二公之外雖代有聞人然欲其寫天地之正聲鳴人心之悅豫有補世道共襄盛世之音者難概見矣且欲闡古人之所未有為今人之所獨有者不更難哉彼李杜者乃得乎天者既殊絕而得乎人者復

益深豈常人可企及者乎呂子奏軒與吾同研席者有年其得乎天者非有餘而得乎人者能自勉也乃其孜孜於此道者不特晦明風雨酷暑祁寒之無間即飲食服息之繁惟理是求而一朝有得則亦無境非詩無詩非理別腸別趣而偏有正大宏遠之情較之三十年前許其不懈而及于古者今乃不可以端倪識而直於化境逢也已酉秋寄予中秋詩八百首其數之多不特爲古人之所未到即其處處開闢於體之濃奇清澹不域于一家者而皆有深意可參至理可繹恍然莫籟自鳴雅音獨奏非飢寒鬼怪者之可同日語也雖然舉世滔滔誰爲知我乃呂子益無宿儲身無完褐其鬱于中而發于外者又何若此其富且

蓉江詩序

聖陶社叢書

盛耶無他心不爲境累故也觀其所有又不獨於音響節奏之間爲古雅雄健而其立言實有足發人性靈啟人志趣者則呂子雖窮而在下乎亦足以與鳴國家之盛而成其不朽者自有在也吾何恨焉是爲序乾隆歲在庚戌夏五月畫亭朱繡題於沐陽官署之點易軒

蓉山詩序

屠紳

移庚歷蟀天恣吟情漱石枕流人耽詩癖經年羞澀難傾長吉之囊一夕慵騰易擁子安之被雖未忘夫結習要不遠乎會心是有別腸匪徒近智矣李君小尹善談名理不廢嘯歌面城則宅近芙蓉露其毫采倚檻則林開楊子壯我文瀾兼之此地多材他山攻玉故茂先作賦幼善鶴鷄

希逸裁詩夙稱蝴蝶而但磨鐵硯罔顧鐵限之穿每誦金銘仍有金聲之擲於古堪稱作者而今迺付梓人牛未裁夫半腰豹特窺其一管若嗜痂有癖此五字應號正宗倘吹髮求疵彼八喙都非俊物夫僂難換骨幾經洗髓伐毛禪本忘機底用踢毬架箭不精安夥惟淡乃成詩在多乎思過半矣憶自蘭衿雅集微雲搗筆之篇蕭寺留題長笛倚樓之句僕欲逢人而說君方對客以揮凡屬神交感爲心折惟是月明千里懷燈火者十年梅寄一枝想瓊瑤吟五夜時則天寒日暮阿誰憐絕代佳人假而筆落詩成記我是昔年狂客乾隆歲次辛卯秋八月既望愚弟屠紳拜撰

蓉江詩序

聖陶社叢書

典山莊詩序

沈初

乾隆壬寅歲先母病瘳予乞假歸養訪名醫得江陰姜子治夫理明識到於岐黃而外若無所好者先與馮康齋先生交善康齋每稱爲山林風雅醫術之暇尤長於詩予深悔交臂失之丙午冬視學來江蘇院署距其家數十里耳凡吾家偶有違和者相邀輒至閱三載其品與學因得兼悉然終未嘗以詩示人今予將歸京師治夫來話別因索其存稿僅出一冊挑燈細覽古近體俱耐人尋味譬之野鶴在霄幽蘭在谷其清遠超脫有非俗塵所能染者益信康齋賞鑒之不誣而治夫之良賈深藏爲尤足重也遂手弁數語以慰當年交臂之憾並藉爲留別之贈云時己酉

夏月雲椒沈初序於試院之存雪亭

粵遊紀行詩序

屠紳

粵遊非得已也中原才士若羣駕之馬絕塵奔馳或偶涉其地尋亦悔之史子問樵僑吾邑之贊少有遠志嘗游京師既而喟曰人海才名不直量載計也吾才祇如人而名不幸七者命可知矣勛立命者惟績學砥行乎乃歸卧小曲阿之敝廬讀書研至理身心瑩然世事澹然無與家素豐美以澤人倫雖日底瘠苦真樂不改庶幾純修者焉道腴既得蔚為詩古文均脫落塵埃契乎精微別無所嗜好猶漢唐碑版耳攷據字書每見原本其為詩也陶冶百族受裁於性靈故能洪纖協宜正變合獲不名一宗倘儻自

蓉江詩序腋

香陶社叢書

喜然知斯美者難責諸今人秋闈文戰屢勝輒蹶則又歎曰白蠟之數多於青錢古人賦命罔不及我我奚其不安命沾沾復營進取耶於是遂肆志游覽恒數載不歸歸則與其友殷柳園輩棄時名敦雅尚若泉明析義子美論文朋孚為樂眎軒冕勿之易也丁巳歲問樵借柳園入粵予方判廣州旋以憂去幽愁鬱伊靡所告語兩君載觀予遊淚言曰賤子薄宦浮沈鮮民不速死戚自貽也兩君何病而越呻哉柳園曰宦海詞場端憂則一粵非吾土襍被借來不待情話矣問樵亦唁予兼自述也出遊身紀行詩以示音節蒼涼令客生感烏虜遊可已詩烏可已予故綜問樵生平綴之編首將傳風誼也不獨志遭逢也嘉慶三年

仲春下泮棘人屠紳拜撰

草堂詩序

李兆洛

草堂先生沒後五年其子麒以遺集屬余校刊其集首五卷先生所手定後七卷則季君仙九所次序未及手定而沒因紬繹案日淘汰其十之三合而梓之為之序曰詩本性情古聖人之教也然自六代三唐以來學者必有所宗尚蓋若無所宗則格律將放而之野故先必與古合既合而能離是為得之先生詩初學漢魏後學三唐然於思親念友死生離合之際一往深摯發於情之所不能已與古作者參會于微茫秒忽而以神合者也嗟乎當先生少年英銳之氣亦斬學道有得一出而為世用及乎年運而往

蓉江詩序腋

香陶社叢書

生平好友若張先生學文莊君傳承諸人所嘗欲與輔翼道術提衡當世者皆以中道而殞于是喟歎知素志之不果遂乃謝制舉縱情詩酒與賢妻稚子相對為樂于二三友生而外不復知當世事矣然先生雖隳然自放乎而束身益嚴性情益摯其所不可釋之隱若病中飲酒諸篇直欲揭鬼神而與之歌哭也余與先生三十年舊好投贈之什緒言具在甘苦共喻先生歿既論列其行事而為之狀乞知先生者而銘之矣今復校勘其遺詩能無益慨於所遇哉道光十年八月李兆洛序

瘦丰詩序

李兆洛

刻草堂詩既成瘦丰先生之子長庚亦以其詩屬余點定

夫瘦丰之與先生少有二難之目其性情純摯亦復若一  
所不同者瘦丰常客遊而草堂多獨居耳獨居則讀書求  
友優閒有餘得以歡歌自樂而無拂乎其心客遊則車輪  
馬足銷其英氣書記猥雜敝其精神加以幕府非言愁之  
地宦海無可語之人故雖客青門最久若秦關百二秦華  
三峯既不得徘徊眺覽以發其輪囷離奇之概而燈炮酒  
闌念慈幃之白髮想居室之苦辛淒然傷懷愀然寤歎又  
不敢漫歌長吟以驚其為屋之子乃于卒遇故人贈投不  
廢亦僅僅探其舊肆集杜陵玉溪之句聊以寄思焉耳至  
於自出機杼蓋百無一二矣是以君之詩遂不能與草堂  
抗行非性情之不若也乃境為之也悲夫今錄其少年之

蓉江詩序版

吳陶社叢書

作并客遊諸作為一卷集句一卷詞一卷至屬草藁之作  
悉不錄所以存其真也因序而論之俾欲知君者考焉其  
集句陸君祁生為之序其言甚長故取以冠其篇云道光  
十年八月李兆洛序

枕虛齋自序

陳士安

余性喜吟實爛吟興發時亦何論多紙不吟則終歲閣筆  
又特孤迥不適俗有以慶弔之作強余者不樂也至投獻  
篇什尤非好焉即知已贈答年罕一二風塵遊歷殆難為  
懷獨居遺興良所不廢古有作者余何以追風杯自持恍  
與有得茲揀向所吟者如千首編存二卷其上卷則作於  
乾隆朝下卷則自嘉慶以來隨吟隨筆閒傷於易亦厥性

使然大雅君子得毋哂乎媿未就正姑效好事以誌無聊  
云時嘉慶辛酉嘉平月枕虛齋主人自序

小湖詩序

李兆洛

予每憶三十年前吾鄉風俗之美物力之豐家有中人產  
以上輒蹙然向學子弟之才美可造者必延名師而教之  
其奉先生也飭饌具伺好惡惟謹予家所居曰三河口其  
東曰焦塾其西曰鄭陸橋曰匯上皆市集所輳相距十餘  
里聞焦塾承氏予里須氏則劉先生中黃湯先生映川常  
主其家匯上許氏則湯先生及丁君叔侯迭主焉數君者  
相善也赴館後必相往來主人不以爲忤且時時撰良辰  
具酒食集諸君而觴之數家者每迭爲賓主予嘗侍先大

蓉江詩序版

吳陶社叢書

夫借映川先生赴許君之招許君昆季三人次曰溟帆長  
即桐山先生門庭修潔花木娟淨伯仲怡怡式好羣子姓  
茗敷穎擢進退彬彬然相與話桑麻權文藝樂飲竟日乃罷  
自爾以還予南北宦遊家居日少劉湯兩先生並已下世  
而君兄弟亦奄捐館舍矣今年春令子寶書奉先生所為  
小湖詩稿見示曰先子生平所作不甚愛惜零墜散亡過  
半矣茲編特弱冠時所自錄恐仍失墜將以壽梓請序之  
君之詩天機清逸不事雕藻其傳世無俟予言又程君庚  
南陳君瑚海丁君叔侯皆詩人其序君詩甚備無以益之  
獨俯仰今昔慨然於風會之遷變向之絃誦相聞者今或  
從業不顧民生日蹙詩書之氣日衰不特老成凋謝為可

歎也如寶書之勤勤於流播先美克紹前業者可多得哉  
可多得哉道光七年夏五月李兆洛序

謙廬詩集序

許丙椿

昆陵古郡翹彥今茲舉趙恆流象符鼎峙丙椿親炙者三人焉一曰申耆李先生測其裏則赤水匪深瞻其表則黃岑匪峻一曰祁孫陸先生其樹骨則勁於秋幹其津顏則敷爲春華一曰循陔夏先生擅兩國士之長立一家言之範天資眉壽作伏勝於漢朝人銜齒芬仰靈光於魯殿彬乎斧藻其德金玉其音觀謙廬詩集可得大凡矣今夫大河之水非一曲之流也泰山之雲非一朝之積也將欲疏滄性天摩盡心地寸管之末起雷造冰尺簡之中移山

蓉江詩序腋

吳陶社叢書

超海則必搜遺編於策府窺祕籍於謨觴是以篋能識三張安世讀書罔失卷必破萬杜少陵下筆如神先生通叔重說文兼茂先博物赤文綠字擷上古之精英白蠟烏闌供中宵之著述每當揆張雲構標舉風騷鬱勃之思釀爲溫厚蒼秀之色隱於幽奇良由元本羣經包孕衆史沃膏於漢魏振響於齊梁涵濡三唐以植其體馳騁兩宋以腴其膚雖復丹鳳炫采於重霄燭龍閃光於奧府翠羽之鳥工襲六珈之容紫色之螺飾佐十朋之貝未足方茲藻耀擬此瓊華且夫司馬遷之文章山川助其奇氣令孤揆之歌嘯溪郭繪其吟聲人苟徒局一隅未行萬里縱使騁妍文囿效媚筆區城第守乎拘墟衝難廓乎峻爽安得區華

岳而搔首挾雲夢以吞胸先生孤懸伐閱船泛孝廉賢哲傾心公卿倒屣駕封輅而草碧入幕府而蓮紅訪翁同於趙北燕南尋霍嶽於吳頭楚尾嘗決海岱覽齊魯未了之青峯指點蓬壺挹閩越相望之白水莫不微茫墜影峭嶺披襟倚樹說雲壑苔題石天涯弔古闡奧義於幽遐木末懷人寄遙情於縣渺警諸鶴飛天遠跌宕故多奇姿鶴鳴秋高清越信非凡響然則先生德方道圓含風吐雅其博學也如此其壯遊也如彼加以志篤人倫情耽吏隱一官著腳香采都梁七秩平頭耄親圖謀喜青氈其遺我開絳帳以招人造門多問字之車入室半執經之彥洞歸駿蹏淡無出岫之心泉酌玻璃清有在山之樂於是素襟聯友

蓉江詩序腋

吳陶社叢書

緇衣好賢北海尊開南皮會合相與研磨煙墨嘯傲湖山華而不汨其真鍊而不傷其氣剖字以荆玉若星之安於天削句以郢斤如砥之平於地洵軼羣之鉅製曠代之宏裁也丙椿延賞風晨披吟月夕若玉之華外朗蘭金之檢中含爰於揚摧之餘井及疇曩之跡夢謫仙於天上榮花空存緬士龍於雲間墓草已宿惟辛先生天留碩果神與靈芝瑞兆三鱣南兗星移北兗望高一鷗邑巽秩晉郡贊先生現擔任主專席於江淮奉瓣香於遐邇因知前世丹淮安教授成不返乎武彞定慶再生壽補長稱夫漫叟道光癸卯立秋前三日桐城後學許丙椿拜序於泗州夏邱書院

亦髯詩序

金準

別時明月分留襟抱之間夢裏孤雲飛墮瑤華之側想君才於六代翦碧裁紅記情話於三生丐膏沾馥把其一卷快比琴彈贅我數言慚爲弩負蓋曉山以勝衣之早歲稱辨果之奇童冬郎走馬而篇成昌谷攜囊而句索翡翠鯨魚之格瓊林玉樹之姿匯水西來十分秀色板橋東去一箇詩人憶昔僕爾足荒山打頭老屋固未能別孟嘉於廣座過蔣詡於芳鄰也澄江笛夜旅館花晨踏磨方愁搏沙忽聚此閒握手未免有情何地逢君似曾相識指青松而珍顏色和白雪以當蹇修穆如清風歡若舊雨由是一雙柔櫓五兩輕帆返故里而偕行過君門而竟入馬融絳帳座有生徒摩詰朝川壁惟詩畫僮遵約戒客任淹留傍茶

蓉江詩序

早陶社叢書

窳而開樽對繩牀而下榻蕉迷竹醉解衣則對酒當歌香炮燈昏看劍則聞雞起舞遂乃高談七發強序三都嗟嗟君擁鄴侯萬軸之籤蘊邊韶五經之笥分其餘技跌宕騷場著此先鞭折衝詞壘莫不才堪奪錦句可籠紗銅鉢敲餘八又立就金聲擲出四座皆驚擅繡虎之華裁有驂鸞之逸致木天許到達闈宜遊何至遭路鬼以揶揄託麴生而潦倒茫茫對此咄咄書空命何如哉感可知矣然而謝公絲竹還未中年商女琵琶不曾老大禁中才子遲珥筆於微之天上神仙待吹笙於子晉又豈僅集傳丁卯雌守甲辰也耶若僕者年年壓線歲歲飄蓬笑故紙之蠅鑽異深山之豹隱江南秋老同居黃葉之村舍北人來時望白

鷓之渚癡吟入囊甘讓揮毫狂詠當樓偏輸畫壁此日驪珠先唱更不須餘爪之參差他時菱鏡新粧還試問畫眉之深淺嘉慶乙丑余月中澣蕙岑弟金準拜序

瓦全鳴詩序

周晉燾

閉門枯坐春事蹉跎對酒閒吟客懷岑寂東風南浦已非執手之年落月西窗莫翦同心之燭恨我思兮不見鄙吝旋生溯彼美之云遙離愁誰訴今者辱蒙郵寄謬託賞音淺陋斯今疎狂猶昔君高懷雲上造來五鳳之樓巧自天生織就千層之浪非陽春之可和實蘭臭之同芳月下推敲漫擬郊寒島瘦機邊髮貼細割雲錦霞裳世愚弟周晉燾頓首

蓉江詩序

早陶社叢書

夢蟾樓詩序

張文虎

歲壬辰秋晤繆君少薇於白下學亭而境困廉介自守慷慨重然諾有古人風心隨之遂訂交明年春得書以省試報罷又悼亡意氣衰頹若不自持因作書慰之今秋始寄厥所撰劉孺人小傳乞序其遺稿然後知君固瑰異士乃劉孺人者亦賢婦也士不得已衣食奔走歲持所入以事父母畜妻子苟不足猶不免如北門詩人所云者抑不至入門交謫或稍識字日手一編啾嚶雜閣閒不省親操井曰爲何事米鹽凌雜將身自經紀卽磊落俊偉若少薇吾慮其方寸亂矣孺人秉祖訓事太姑君姑克盡婦職食貧習苦力勤贍養使君坦然無內顧憂得以其閒畢力於學

問意固已遠矣寒鐙板屋朔風怒號紡績之聲與村櫟上  
下窮愁無聊發爲吟詠其音悲涼憔悴而其志屹然如千  
丈之松經霜雪而不落令人讀之隱然見陋室窮巷中有  
此賢夫婦者豈尋常閨秀比哉少薇性簡傲落落寡所  
合自孺人之歿再試仍被放又連遭兩喪境日窮蹙無可  
與言者益思孺人不已手編此稿以傳其數年同憂共樂  
之意平日糟糠之誼可知也嗚呼閨中良友如孺人於少  
薇蓋古梁鴻孟光之流不幸而不能偕老宜其感念如此  
少薇之言曰自孺人卒而世遂無知予心者嗟乎悲已道  
光疆圉作噩歲立冬後一日南匯張文虎撰

顧心求先生輯江上詩鈔各詩家小傳前有有序者有

### 蓉江詩序跋

望陶社叢書

無序者至爲不一且揆之選家亦鮮此例遂從刪汰但  
中多名人佳作不忍割愛且又不忍沒先生搜輯之苦  
心也爰爲之另刊行世無以名之名之曰蓉江詩序跋  
云癸酉冬日治盦謝鼎鎔識

雪橋詩話

餘杭褚德彞署



癸丑  
季冬  
南林  
劉氏  
求起  
齋刊

雪橋詩話序

國朝文人經學史學均超出明人之上獨至一朝掌故之學不如明人遠甚鄭端簡王弇州固無其人即紀載彙編之書金聲玉振之集國朝亦無有也史館之實錄逐日排比論旨無首尾無斷制不附大臣列傳與宋明實錄不同起居注亦同更不完備大臣列傳內官至侍郎外官至巡撫無不立傳傳亦錄論旨節奏疏一篇詳履歷耳其人之學行功業無所表見也三品以下則無傳十四傳不全十志亦不備史館如此尙何所望私家著述最爲翔實者止錢衍石之碑傳集王文勤之石

雪橋詩話序

一求恕齋

渠餘記吳制府之養吉齋叢錄而已楊芷姓太守同寓上海一日以雪橋詩話十二卷見示自首訖尾讀十日而畢曰此雖名詩話固國朝之掌故書也由采詩而及事實由事實而詳制度詳典禮略於名大家詳於山林隱逸尤詳於滿洲直與劉京叔之歸潛志元遺山之

續修八旗通志而不果同一恨事荃孫前輯續碑傳集亦以滿洲人碑傳少爲恨承乏史館前後十年大庫之零編舊冊摺包旗檔觸目皆有用之書如能細心搜采不必盡恃實錄列傳也前序意園文集以信陵密國擬意園今又以京叔遺山擬君千古傷心人當相喻於意言之表也已甲寅莫春江陰繆荃孫序

雪橋詩話序

一求恕齋

雪橋詩話序

聖遺居士避世於北江之尾陋巷湫塵蓬蘚拄徑十笏之室圭竇徹明時在嚴冬冰雪在地北風振葉踵其戶者若窺袁夏甫之室御王孝尼之車陟匡君之廬而見靈均之澤也居士有書數萬卷臺城之警十存三四然皆金匱石室之藏功宗篤弼魁儒碩師之述作累朝文獻之寄昔在承明所哀鳩以成文經者環堵五版積軸若山居士槩薄其間以永曠晝偶乘鹿車出過知好靜對移晷容寂而思深諮無不塞歸即披卷冥搜鉤章索句掌錄迄寫細書精敏日可萬字曾不逾歲積冊十二

雪橋詩話序

一 求恕齋

署之曰雪橋詩話匪獨言詩而已其於聖賢羣輔諄誨師儒裘帶都人英賢姓氏莫繫本牒徵事解題昭然若親見之若並游盛世而聞其警效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小雅之材七十二大雅之材三十六春秋說題辭曰詩之為言志也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憺為心思慮為志稱其詩以論其事稽其謀度其心慮人倫之紀春秋之事不在茲乎余嘗語聖遺韓太傅以儒行說詩義蓋比於公穀之說經劉中壘以固實說詩事蓋比於左氏之作傳王者攷正之觀降而為師儒絃歌之業鄉魯之士有恫心焉說之

愈益詳誦之愈益貫興觀羣怨憲章文武周歷八百年而周之詩教乃橫被於百世尚書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古語通用言今語通用語於籀文語字作論其解曰會合善言也知語之為會合善言則知七十子之所傳六藝詩家之所錄曰故者為樂先日傳者為示後曰說者為述教曰訓者為順攷曰記者為足識凡皆以永我先王先民之言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竹帛之稱古今則殊神明之感古今一也居士蹙然有間齋然而應曰其然他日索序即書以貽之太歲在昭陽赤奮若孟冬之月李鄉寐叟沈曾植

雪橋詩話序

二 求恕齋

雪橋詩話序

詩話之作於宋最盛其風既扇條流彌繁或品藻古今  
 或摘摭利病或旁稽軼事或偏照方隅或宏綜乎一朝  
 或導源於四始尋其意製相規大氏皆準仲偉而精識  
 遠不逮矣若乃東觀纂書始聞斷代南村讀史隱寓孤  
 懷憲宣尼之尊周體仲任之頌漢凜此箕頰之節抒其  
 忠孝之忱越世高談自關戶牖吁其少哉吾友楊君聖  
 遺久滯史職外更三州自公之隙則惟夙好是敦良書  
 獨擁蓋知閱水成世所病無名藏山立言乃傳不朽非  
 夫棲情皇路榮齒通塔者也海內多故金陵瓦解君巖

雪橋詩話序

一求恕齋

駕而行棄官從好於是文通之志唯樂一邱安世之書  
 竟亡三篋而平生撰著亦復雲委霧散等諸玄珠之喪  
 非喫詬所得而求矣自頃寢跡海濱寂寞人外孟堅懷  
 其遺美靈均鬱其離憂大春善談則自標清節陽秋別  
 錄則多識前言成詩話十二卷題之曰雪橋者所以抱  
 彼黍之慟致維桑之恭焉昔者元裕雜志築野史之亭  
 表聖工評居王官之谷君其若人儔乎去歲夏余獲與  
 君交欽其性行高 暇問學淵深喜鄰下之同游索帳中  
 之祕翫忻然授簡 俄命校讐三復卒讀以為商榷羣篇  
 整齊故事記侯謹之皇德儼苟悅之編年亦幾直抉文

心奮雕龍之筆方軌實錄具司馬之才矣然則君之感  
 物造尚屬辭比事子容持其介性蒙莊託諸寓言不廢  
 主客之圖特嚴君臣之義豈非淵明所云常著文章以  
 自娛頗示己志者乎用挈閎綱敬諭來哲毋與聖俞金  
 鍼離甫玉屑比量而齊觀也甲寅閏五月隘堪居士孫  
 德謙

雪橋詩話序

一求恕齋

雪橋詩話序

留垞先生避地之二年成雪橋詩話十有二卷承幹爲之校刊甲寅九月工既竣爰泚筆而爲之序曰是書之作蓋卜子夏所謂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先生舊家遼河以東自天聰二年隸籍尼堪居京師者九葉食德服疇幾三百載家世之所傳聞師友之所講論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居史職十年素性狷介當官應事之外不利走趨日惟故書雅記之是好輶軒之使不一預陽城馬周之科不記名故端居之日獨多宜其網羅放失著作斐然顧服膺大興朱學士翰林以讀書爲職業之

雪橋詩話序

一求恕齋

言委懷研覽自謂學問淺薄不敢天闕緝素己亥乞外轉徙江湖閒於時世變益亟所見所聞益日異浮湛周星非爲軍府典章奏卽領一郡斤斤以簿書期會自效復不暇有所述造徘徊審慎迄於今茲而先生遂垂垂老矣政教既失不糾言妖記事之書如談異域昔者西河序詩謂四始爲王道興喪之所由生乎今日由變風變雅國異政家殊俗之後而上溯夫列祖列宗厚人倫美教化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之盛軌固有芒乎其不及知知矣而不能言言矣而不能信者豈不痛哉先生是書紀舊聞發潛德具又見意其說詩以質厚爲宗

其述事以有依據爲斷自以多識前言往行於懷舊之蓄念爲加詳焉後之覽者其亦有遇塵霧而振霜雪之思乎吳興劉承幹謹序於歇浦之嘉業堂

雪橋詩話序

一求恕齋

雪橋詩話卷第一

求恕齋叢書

遼陽楊鍾義撰集

吳興劉承幹參校

宛平韓畱字經正號石耕父某布衣有行誼與無錫高  
 忠憲善攜其二子來南中因家焉善鼓琴尤工五言詩  
 四十不娶徧游吳越閒以終初畱之來南天下猶無事  
 既遘喪亂乃敘次其流寓之由為詩一篇幾數萬言兒  
 時在金陵與守陵內官相識從觀陵祭及見弓劍之陳  
 俎豆之設與夫灌壇寢殿規制曲折悉見於詩有天樵  
 子集其望天台詩云望裏天台近羣峰秀幾重回看青

雪橋詩話卷一

一求恕齋

嶂斷忽有白雲封絕壁垂樵徑春泥陷虎蹤石橋今夜  
 月應為照長松送友之晉州云策馬不辭勞看君氣自  
 豪秋風雷澤迴寒色太行高黃葉當關路清霜脆布袍  
 遙知初到郡應解醉葡萄兄耕良名田善畫  
 申臆盟節愍公佳允長子少喜為詩十五歲補邑諸生  
 以父殉難絕意仕進嘗曰靜坐自無妄為讀書即是立  
 品跋少陵徐卿二子歌曰此等詩雖老杜亦不能佳蓋  
 以牽率應酬非所以抒寫性靈耳所著詩曰聰山集其  
 遺興云豈敢名高尚山園已定居數椽風雨外萬事死  
 生餘避地尋丹訣傳家有素書天寒松酒熟日日瀨樵

漁雨後林慮道中早行云曉渡香泥坂秋花亂馬蹏不  
 知山寺近漸覺遠村低萬事驚聲鼓孤雲入杖藜蘇門  
 高臥處為訪碧峰西劉雲麓避亂來居郡中云空階新  
 雨鹿苔青有客攜棋伴草亭同屬壯年吾較老共居斯  
 世汝初經不緣兵火寧移權反以憂虞得聚星卷帙長  
 吟消白日其悲搖落負山靈黃花谷云竹杖尋源入上  
 方滿山榭葉晚蒼蒼亂碑零落游人少一道飛泉下夕  
 陽宿靈巖寺云游屐初從泰岳還石林斜日草堂閒上  
 方鐘定無飛鳥一片秋聲葉滿山汎舟明湖云女牆倒  
 影下寒空樹杪飛橋挂遠虹歷下人家十萬戶秋來都

雪橋詩話卷一

二求恕齋

在雁聲中寄莫襄陽公治云河朔音書隔楚煙十年無  
 淚拜啼鵲仲宣樓上休南望細雨蒼梧亦可憐汪鈍翁  
 謂和孟五七言詩氣體俱極高老子尤愛其七言絕句  
 暇日與王六諷詠數首歎其含蓄淒澹使置諸唐人集  
 中未知可與誰比亭林中送申公子涵光詩十載相  
 逢汾一曲新詩歷落鳴寒玉懸瓊山前百道泉臺駘祠  
 下千章木有荆園小語田綸霞司農嘗從學詩卒年五  
 十九

臆盟詩解后南游忽二年怪來鬢髮老河邊故人零落  
 行將盡與子重逢亦偶然為殷岳伯巖棄官北歸仁也

岳一字宗山雞澤人官睢寧知縣堯盟遺書勸之歸慨然曰我豈以一官易我友遂以朝衣子學官投劾歸國變與弟淵隱於西山所居鄉曰小砦有留耕草堂集一卷堯盟序之

永年張蓋覆輿一字命士與堯盟伯巖稱畿南三才子嘗贈申絕句草澤賢豪盡上書奎章閣外即公車我甘漁父因衰老獨有涵光是隱居鑿坏以居不與外人接久之發狂死申爲作傳刻其遺詩二卷招同殷伯巖白函三郝元直苑西柳霍亮雅申堯盟劉資深集飲云屢宿陶潛宅今來得數公竹斜燈影外人醉雨聲中老惜

雪橋詩話卷一

三求恕齋

歡娛短交緣出處同病軀先就榻應恕鹿皮翁漫作云玉盤浸墨可二斗高麗繭紙冰蠶紋醉來揮灑興不盡欲上青天寫白雲後湖中樂云桃花落盡柳花初重作蓮舟水上居已敕行廚烹野雁更催漁戶打官魚盧工部說楚中山水云說峽山垂座談湖水在襟谿村即事云野花開開色秋鳥落寒聲

故吏部姜如須垓號仁石山人忠肅公瀉里之子如農給事塚之弟官行人時解舍題名碑有阮大鍼名疏請重立石思陵允之鍼去大鍼姓名萊陽破忠肅殉難一門死者二十餘人鼎革後避地吳門卒葬西山之竺塢

徐昭法五君子哀詩云吾友神宇裔海岱聿挺生風騷緬哀怨感激空生平憶昔年弱冠賢書冠王庭先公分禮閣清鑒持文衡圭璋自特達遇合洵有神射策漢闕下一出凌羣英終軍正年妙術珩復神清綵衣縮紫綬翩翩馳帝京妙年奮直節慷慨輸忠貞擊奸穹碑碎粉署清軒楹攬轡周四方江山助精靈咳唾珠玉落詩歌金石聲爲國除大慙折檻有難兄若翁仗大義閩門殉孤城忠孝忠一門泣血動聖明將母避世難日夕從南征回首望日觀蒼茫隔蓬瀛再穴討幽意蘇臺懷古情間關辭絳冕契闊甘柴荆與余爲舅弟意氣浩縱橫俯仰死生間長慟中腸傾有時良譙會酒酣涕淚零涕淚咽笑語四座懷酸辛余既終避世君亦長辭榮采薇與種瓜十年同伶俚胡然鵬鳥入龍蛇歲崢嶸買生哭泣死千秋徒令名忠魂返帝鄉彷彿從霓旌中宵望天宇炯炯增華星二姜流寓於吳其後遂爲吳人如農能畫有藝圃在閩門子學在築諫草樓以奉遺書曾孫女姜桂亦善畫王蘭泉題其春耕圖云可是敬亭山下路累臣老去事春耕光宇中丞晟則其元孫也

雪橋詩話卷一

四求恕齋

徐昭法名枋號侯齋少詹事文靖公泚長子崇禎壬午舉人乙酉文靖殉節止水欲從死文靖曰吾不可以不

死若長爲農夫以歿世可也是歲避地汾湖已而遷蘆  
墟黃石齋於丙戌薦侯齋貽書臥子招之入闈臥子亦  
欲俟齋參其軍皆力辭以爲諸公不過因先人之大節  
而及藐孤是昔人所云因以爲利者故不敢若安危得  
喪非所斤斤也丁亥戊子在金墅癸巳以後往來靈巖  
支硎閒已亥居積翠定卜湖上草堂遂老焉湖上居天  
平之麓長年禁足賣畫自給蔡毓榮督武昌致名藥書  
幣求作畫謝不受日明府正是殷荊州特吾薄願長康  
不爲耳與蔡幕下馮生鶴仙書云僕自二十四歲長往  
避世今已五十一歲矣不敢違先人長爲農夫之一言

雪橋詩話卷一

五 求恕齋

親知故舊都謝往還顧政與公侯卿相通交際耶况當  
世之公侯卿相亦安用此衰瘁之廢民乎善爲我辭以  
安吾素陳言夏山中遇昭法句云雪滿山中蘇武窖雲  
橫江上謝翹臺睢陽撫吳日兩詣之避不得見宋牧仲  
有句云造訪旌麾空悵望逃名巖穴愈孱顏嚴鐵橋徐  
昭法山水冊題詞云風雨高歌有鬼神自將翰墨寫天  
真支硎亦是桃源洞不許尙書一問津康熙甲戌卒年  
七十三

邢孟貞高潛人居石日湖上因以名集李退菴與漁洋  
論布衣詩曰終須還他邢昉第一乙酉讀祖心再變紀

漫述五十韻有云白頭老宗伯作事彌狡獪捧獻出英  
皇箋記稱再拜益指牧齋有故宮燕二首丁亥年作其  
一云君不見故宮燕春雨秋風幾回轉宮中風雨長蓬  
蒿飛入宮牆繞虛殿穿簾度閣羽差池盡日呢喃人未  
知柳綠乍衝千尺絮花開仍拂萬年枝玉階寂寞冥恩  
冷畫棟差池春燕影歲歲營巢竟不成春來秋去誰曾  
省可憐此度秋風早整頓毛衣猶自好裴徊欲別未央  
宮萬戶千門忽如掃鐘簷何年去洛陽僊人辭漢淚成  
行最苦西飛雙燕子回頭不見舊宮牆其二云烏曉金  
井桐嗁聲易鳴咽未若向西風傷心故宮燕白門燕子

雪橋詩話卷一

六 求恕齋

去秋風社日年年無不同惟有曾樓青瑣闥欲去未去  
悲西宮卻憶西宮前度築禁禦句陳俄彷彿不道君王  
事臥薪願聞將作誇神木一月宮前纔列仗翠華西去  
塵飄颺虛殿無人燕子來三春對語雕梁上轉眼誰知  
事更非雕梁藻井似蓬飛明歲壞垣春草裏茫茫何處  
問烏衣沈崑銅故宮詞云三百年恩總未酬宸居何意  
臥羈囚先皇製就琉璃瓦還與孤臣作枕頭武英舊殿  
月輪西袞袞朝臣待漏齊十九年今無別夢冬青枝上  
鷓鴣啼縣遞悱悱皆足動人望古之思  
龔半于崑山布衣隱居清涼山畫仿梅花道人常自寫



小照作掃落葉僧狀因名所居爲掃葉樓別號柴丈嘗纂詩遇率近體專宗晚唐王西樵爲標圍題半千畫云石門積雨黯層巒鷓鴣路蒼蒼萬木攢爲憶秋風吹老屋孤情著意寫荒寒佟儼若贈半千詩小園留半畝有客老柴桑

朱長孺鶴齡號松陵散人苦學強記晨夕一編遺落世事以愚菴自號亂後閉戶著書長於箋疏之學撰有毛詩通義尙書埤傳禹貢箋注讀左日鈔先注李義山集錢收齋見而稱善貽以僧道源所注本令足成之牧齋自注杜集併以與之令蒼萃成書而長孺頗立異同牧

雪橋詩話卷一

七求怨齋

齋不樂遂各自爲書兩行於世錦州席居中允叔贈長孺詩高隱從知吾道尊一生自許老邱樊由來歲月惟耽學如此乾坤合閉門蹤跡久同綺里季詩篇絕愛浣花邨迢遙道里雙魚杳長向江干損夢魂年七十餘卒松陵爲少伯浮家天隨泛宅之鄉耀菴在松江之濱宋王汾營此以居柳塘花嶼景物秀野中有釣雪灘三高祠亦在焉吳江顧茂倫少游於陳大樽之門乙酉棄儒衣冠嘗慨唐人之詩選者承譚鍾謬爲之揚推論次命曰唐詩英華人各爲之傳詩矜慎不苟作出必雋永晚自號雪灘釣叟松陵女子沈關關刺繡作雪灘濯足圖

雪橋詩話卷一

八求怨齋

臨歿令諸子以頭陀斂徐電發爲作雪灘頭陀傳潘力出松陵文獻云明末吳中詩習多漸染鍾譚有孝與徐白潘陸俞南史周安顧樵輩一以唐音爲宗選唐詩英華盛行於時詩體爲之一變其寄贈沈留侯借小阮北上詩云春風楊柳拂行舟有美聯翩共遠游入洛陸機新作賦依劉王粲故多愁舊京珠履三千客荒冢冬青一十秋湖上好山無恙在獨持卮酒對羣鷗徐白字介白別號笑菴卜築蘇州之靈巖顏其室曰白髮前朝士青山半屋雲俞南史山人安期子字羨長一字無殊號鹿牀其長門怨云金屋春深早閉門平陽歌舞動黃昏君王那得如明鏡日向妝臺照淚痕江陰張尙書有譽晚爲僧居靈巖有無殊移居光福同茂倫樵水訪之不值留贈一首樵水卽顧樵力田稱其志尙冲素於世無營詩有錢劉風味畫入能品每橐筆游山水圖而詠之留連忘返過歸雲菴云落日峰頭曳杖還薜蘿深處見炊煙連雲樵徑青松裏半嶺茅茨紅樹邊疏磬數聲開竹戶寒泉百道下山田高人遺趾依然在谿路桃花憶往年周安字安節潘次耕謂其詩辭旨清遠外澹中腴潘陸字江如其論詩謂鍾譚興而國亡魏楚白謂爲法家定案云

潘次耕贈錢飲光詩蹠血生還萬里天土牀樹屋倚依然  
然箋餘易象研朱細踏過雲山著展便久矣泥塗書亥  
字讓其衰白感丁年誰憐靈武麻鞋叟老向空山拜杜  
鵝飲光崎嶇閩粵歸老田開其胡星卿茅屋歌云白鷺  
洲接大江濱牧馬兒來動成羣先生避世何處去合家  
住近公主墳茅屋三間倚墳脚門戶欹斜草繩縛籬外  
時聞樵婦喧樹下每有漁船泊先生田無一石租餬口  
祇賴青囊書星卿精堪與書春深婦子競鉏菜水落弟兄公養  
魚可憐茅屋多年破五柳陰中留客坐風雨淹旬不出  
門先生高臥舉家餓先生本是公主孫當年駙馬最承

雪橋詩話卷一

九求恕齋

恩馴象門西起府第至今基址宛然存府基荒去墳園  
冷細竹寒花空滿嶺洗象猶傳金水橋惟畦爭汲琉璃  
井東川戰功晚始酬駙馬還蒙少主優靖難師來家已  
破子孫旋失東川侯奪爵猶加主國號上書乞恩無不  
報下降聞在惠帝年間安尙觀其宗詔詔書累朝器有  
光龍殿寶篆枕中藏主家法物一朝盡撲素惟留駙馬  
牀駙馬之牀樸如此想見國初俗不侈當時賜出椒房  
官如今鎖在茅屋裏茅屋相看幾度春終年抱膝不知  
貧叩門本是先朝爵失路時憐帝室親先朝帝室復誰  
在茅屋棲遲人勿怪君不見開平王後懷遠侯妻子負

新身種菜常聞平裔某中山增鼎革後居湖孰種菜自  
給人謂之湖孰菜飲光及新安汪於昇均有歌詩牧齋  
吾彙集錄飲光及許友之詩爲多

閻古古參史閣部軍事乙酉以還刊章名捕龔芝麓救  
之而免嘗於龔座上賦詩有螳螂誤入琴工指鸚鵡虛  
傳鼓史名之句一時名流咸爲之閣筆蜀中雜詩江干  
琴史購零星金石敲殘指血腥羅漢松遮花裏路美人  
蕉錯雨中繡縹絲錦戶迎蠶虎過峽賓船祭鼈靈題罷  
雪樵行樂卷可憐游宦亦漂零仲冬天氣似花朝巖壑  
蒙茸翠未凋半截雲藏峰頂墮兩來船斷雨中橋漁邨

雪橋詩話卷一

十求恕齋

烏柳園金橋僧閣香柵蔭鐵蕉地接番驛人習苦荒山  
紅葉女郎樵二詩頗耐諷詠至若屋上龍交生漢祖澤  
中蛇斬應秦皇未免火氣偏人了無意味  
紀伯紫送胡彥遠南歸詩記昔乙酉歲斷髮出奔走城  
西黃葉邨安禪傍枯柳潭風送早秋山雨墮窗牖零單  
兩瘦僧煮茶自相勸跌坐無他言一卷常在手問爲誰  
氏詩賞之不容口展帙覽異色竟讀嗟歎久鏗然聲律  
高定識精力厚既道姓名罷行藏更非苟澹比松下禪  
堅類柏舟婦一家河清棧梅花帶左右入林恐不密數  
峰當戶守內子亦苦吟研山問杵臼置君神仙中無適

圖畫醜此語今十年夢魂未嘗負華華千秋名淪落同  
傲帶投刺長安道錯愕辨真否燒燈韓子廬濁醪傾幾  
瓶平生性命歡獨此堪不朽長歌貽寒修再歌示良友  
環堵生煙雲真懷動星斗何意超古初祇不落人後春  
到理歸鞍故人備糧糗卻恨邢臺台效我西山偶離台  
固難期日歸勿回首湖上多桃花湖中贏南畝其帶長  
安塵輕點溪頭酒彥遠名介初名士登錢塘諸生國變  
後隱於河渚河渚卽西谿萬年少贈詩所謂河渚經營  
把釣綸乾坤草莽一閒身也徙宅一畝田順治中嘗游  
京師晚逃於禪年未五十而卒有旅堂詩集馮山公爲

雪橋詩話卷一

士求恕齋

之序妻翁少君桓能詩借隱重過西湖詩云風風雨雨  
鳥空啼草綠山腰水滿隄畫閣已傾歌舞散十年重到  
六橋西

彥遠感懷云蟋蟀候十月自來親牀帷又云榮名汨民  
秉鑿略矜等夷假寐昏旦中冥然已無知又云破劍作  
耕刀鐵存而劍亡送顧庶其南還并訊茂倫諸子云離  
堂尊酒恨難平久客何堪送客行落日自傷游子意殘  
年倍有故鄉情帆檣楚國羣鳥晚橘柚吳天一雁晴歸  
訊江城隱君子幾人雨雪憶劉生雨中懷陳四康侯東  
歸云楓落吳江客路寒布袍江上思漫漫孤舟一夜風

兼兩人到嚴陵第幾灘其送吳梅邨被徵入都四首久  
在人口不錄

紀伯紫號懸叟自稱鍾山遺老有真冷堂詩稿李文定  
送其南歸詩南音新捷羽書催好趁征塵結伴回曉翠  
依然楊柳路江流無恙鳳皇臺清尊宛轉歌三疊明月  
蒼涼賦七哀從此煙波蹤跡渺有誰還爲寄書來

建陽黃澂之字靜宜初名師先字帥先晚易今名一字  
波民初以布衣爲史忠正上客忠正殉國以黃冠歸故  
鄉其小桃源山居詩云柄鑿方知入世非幽尋勝踐豈  
全違琴清夜月留僧宿酒熟春山待客歸自製竹皮籠

雪橋詩話卷一

士求恕齋

短髮新栽荷葉理初衣平生羞乞陶奴米橡實寒泉可  
療飢小桃源武夷最勝處也其後出游大江南北康熙  
丁未郡人葉矯然遇之京口僧寮三伏中爲矯然揮汗  
賦五律於便面意氣不少衰後二十年矯然至延令放  
生菴見其壁上詩詢主僧云化去五年窮老無子歿於  
維揚同人醮金以殯遺民詩感舊集皆以爲福州人長  
樂陳惕園爲作黃先生傳

李杲堂鄴嗣原名文胤以字行鄴縣孝廉年十二三卽  
能詩里中有鑑湖社仿場屋之例黏名易書以先生爲  
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上臚

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寶與徐青雷振奇王水功玉  
書邱梅仙子章林荔堂時躍徐霜皋鳳垣高廢翁斗權  
錢螯菴光緒高隱學宇泰爲南湖九子緣情綺靡音調  
淒涼其五言古詩幽冷刻深尤爲獨造秋懷云南登白  
雲山巨壑萬年在老藤緣若梁蒼虬俯承蓋崩剝傍壑  
深日渴陷其內我行已及巔得與飛鳥會憶自伏蓬茨  
三年漸短喙嚙雪猶未乾蒼茫喪蘭佩豈意躡危岳復  
窺天地大延頸始一歌林木助幽籟雲黑古西陵東望  
哭再拜朱囑暮歸來迢迢關水外萬古最傷心蘭亭夜  
半雨六陵失金鏡守此一畝土亭下孰長號寒食孟中

雪橋詩話卷一

三求怨齋

黍雲嵐幾處同故宮弔墮堵長溪不了愁豈在吾生補  
藹足走空山忍飢采椽旅五年八徙家枯魚重入釜愁  
來不敢言君聲簡苦甚六籍方颺灰腐儒等廝虜隙壁  
小漏光當塗見門虎欲哭且莫高詩人敬天怒  
泉堂嘗有詩云采薇經經是爲末節臣靡猶在復興夏  
室幅巾方袍游屐常停太白山中爲天童屢世金湯木  
陳悟留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仿遺山中州集例選  
甬上者舊詩凡四百三十人三千餘首胡道南太僕巡  
視兩淮鹽政爲之開雕康熙庚申卒年五十九黃梨洲  
志其墓謂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詞頭之任眞足華國

而以廟堂金石爲竹枝禪頌之音豈不可惜其烏石山  
後失道云習陂厭平阡歧道人榛莽筭足不肯回牽拂  
堅初往稍進益無天竹葉大踰掌隙處觸巖雲日腳不  
落壤視體若區松漸偃安得仰兩袖競翅張冒棘先用  
顛導者未識誰後趾蹠前緇人獸盡無音但聞碎籟響  
三里幸出叢目光久矐睜始見樵子行訝我反山魘得  
杖云既出賀險盡瞻前乃復陡小憩對古松支離類此  
叟策足恥言疲終落僕夫後山人指爪彊拗竹等拗非  
憐子進一莖茲意感君厚忽若當頭危倚身得奇友山  
魘不敢爭空潭戰蚺翼足若漸輕影逐孤雲走大謂

雪橋詩話卷一

三求怨齋

二子云騰嶽等培壤至鄧峰草堂云此亦梵宇耳其名  
曰草堂老僧無衲氣處士同行藏半扉辨客履引我坐  
藜牀洲客訥言語坐久喜恣恣自云山寺瘠脫粟不滿  
頂烏鼠念僧貧留果充饑糧舊栽扶老竹新葉藕花塘  
左有泉一潭木石養幽香綠煙常不散盪肺汲鴛漿勸  
客且坐此消受旱氣涼自大嵩嶺上二十里至福泉精  
舍云舍舟上樵徑晴眺分纖毫循塗凡屢盤獲奇隨所  
遭崩厓露雲根尾風勢漸饜諸巒徐束體始識身已高  
過兩忽足下髮上天氣交在輿尙苦疲何況昇者勞首  
虐乘人車筋力吐爾曹斗上復稍垂豁然闢林叻老松

得成鱗巖上抽春毛梵僧構幽棲人龍同一巢入門氣  
得蘇豆筍羅山庖到此慙浮名徒爲猿鳥嘲我何不徑  
然將家住藤梢吳門懷古云胥臺黯黯下殘陽聞說臺  
高春夜長楣景已銷頻曲路屨聲如在小斜廊曾尋故  
窟重來燕頗拾前溪舊種香淒斷越城橋上望不堪飄  
雨過橫塘郡城秋眺云有客江城共攬衣登臨不盡在  
殘暉水從唇口中門入山自峨嵋半夜飛千載純鉤餘  
劍草一編越絕問漁磯邨東漸聽人聲近知向荒碕采  
鮎歸

杜茶村墓在金陵太平門外梅花村守江寧時曾爲脩

雪橋詩話卷一

五求恕齋

葺並種梅桃三百株詩曰變雅堂集其真州新城賦得  
十里桃花留別云倚權望遙天明霞漲一川同驚分手  
日莫記種桃年紅入江南樹青爲渡口煙無勞更相送  
緩緩問歸船登金山塔云極目非無岸滄波接大荒人  
煙沙鳥白春色嶺雲黃出世登初地思家傍戰場咄哉  
天咫尺消息轉茫茫雨後集含露堂言別云桐栢交陰  
徧蕭然雨後秋過從含別緒言笑隔時流古意淮南葉  
他鄉劍外州十年對知已今日更淹留其輓嘉禾友人  
云君才丁丑盛文章壬午論交在帝鄉一別再期純涕  
淚兩登八座亦淒涼隴頭水咽疑人語粵嶠猿啼斷客

腸指點昔年游宦地不知何處不沾裳日日論文意未  
宣還從別後寄長箋請纓策黜餘何用諛基金多但可  
憐紅板橋頭重握手南倉渡口幾迴船元文罷選關天  
意猶感忠言到九泉公欲刻元文此爲曹秋岳侍郎作  
用于言而止也秋岳前明丁丑進士以庶常改御史入本朝升沈淹  
速不常厥居南游嶺表西北至雲中其與王襄璞飲酒  
驀山溪詞云閒心千種惟有秋難著孤雁不禁寒又邊  
鼓吹開畫角曾移小舸吹笛弄江煙多少事耐尋思斜  
倚闌干角新添白髮回首平生錯無故踏征塵早孤負  
花閒翠箔飛觥相屬同是客中人檀板急舞袞輕贏得  
肌如削亦可哀其志矣

雪橋詩話卷一

六求恕齋

清苑梁鷓林以樟渡桃花澗訪恒上人詩不見桃花樹  
惟聞湖水聲偶然尋去路一徑入霞城雪瀑奔崖轉松  
濤靜壑鳴遠公過不厭問踏石林平鷓林一字公狄崇  
禎庚辰進士除太原令調商城乙酉後隱居白田其送  
高二亮節歸平州云白頭羞苜飯黃葉夢樓桑別攝山  
瞿大師云世緣谿水澹道味芋苗存白田雜詩云吳歛  
楚舞雜羌歌翠靨紅顏駕紫駝一曲琵琶萬行淚朔風  
吹夢渡交河孫無言寄懷梁公狄詩何處秋聲到草廬  
一庭落月渺愁予風塵孫楚難爲客忤曰梁鴻好著書

盡室南游終汗漫側身北望總邱墟乾坤去住渾無定  
且向湖邊學釣魚

錢牧齋有學集張五穉昭少年未娶不肯席帽北游虎  
邱舟中戲爲題扇其第八首云一翦金刀滿鏡愁青春  
和髮水東流明年娶得桃花女十五盈盈最上頭注謂  
張五每自笑十三剃髮待明年娶婦好並上頭也邢孟  
貞哭麻孟璇詩笑看頭顱只自如衝冠髮在蛻形初鄉  
人莫話琴高事不學長川跨鯉魚李杲堂同周巖堂過  
宿東臯草堂作憶昔始識君君年十八九隨爲萬里行  
茫然隔杯酒豈知再值君鬢髮各鉗首移燈重黯然開

雪橋詩話卷一

七求恕齋

顏自知厚願黃公對酒當歌行我初二十髮垂踝長嘯  
每效孫公和綠絲鬢去十存一一縉二毛鬢尾花諸詩  
皆爲當時雉髮令下而作

黃公本崑山人蘄州籍有白茅堂集與廣濟張仁熙長  
人竟陵胡承諾君信吳驥既閑皆有名江漢閒其葺園  
二首云荒墟漸廬舍邇來成四鄰園丁既老病灌漑殊  
苦辛幸免麋鹿齧翻嫌犬豕獠非關籬落缺廝媪抱爲  
薪念彼生理困未忍加詈噴尋思插芒棘刺手傷吾仁  
物情好苟得刑罰誰見悛疆場且寇盜小犯安足噴唯  
當重風化浸使薄俗滄士林尙廉恥敷教羞舜倫上無

苟且政下有讓畔民干戈自偃息化日長如春昨宵風  
雨壯日出課我童樊榘既粗葺設酒邀鄰翁樞稗琴樹  
根梓瀝亦得通三申守望義再講和睦風皆云前搜取  
多出於流備蓐炊而露食迫此水旱窮聞言動隱憫語  
罷還深忡假若設官權豈亦容剽攻處分一失職攘敗  
紛相從草野弄金革朝廷問玉弓人性本忠厚天心原  
大公懷柔王者術孚格道所降搔瓜有何益踏稻終無  
功乃知鄙夫志用意若不洪軫軻構世亂何以託吾躬  
漆女惜園葵安知中所恫

雪橋詩話卷一

六求恕齋

志之餘自比於徐氏中論顏氏家訓嘗謂人物凋盡之  
時賢士大夫無論在朝在野皆宜彼此互相成就如輔  
車之相依不宜更相詆訾如冰炭之不相容斯言豈獨  
爲明季而發固可爲千秋金鑑也王幼華磯上待月寄  
懷胡君信詩雨後綠陰繁涼氣生七澤遙念石莊人林  
閒岸輕噴缺月未離海殘霞忽斂夕獨鶴下煙江渺渺  
楚天碧

王次山粵行紀事序唐顏常山之子泉明遭亂亂言鋒  
刃瀕死亡而卒購父遺骸歸葬故里史家紀之以爲難  
然天寶之亂危而復存常山之節當時已顯朝廷有褒

揚史官有實錄故其事易著而不沒今觀壽名先生壽  
行紀事一書竊歎其事與泉明相類而以孫代子職與  
其所值之時所歷之境爲尤難也方留守公之守桂林  
也明之祚已盡矣故主流離人心瓦解公社稷臣自宜  
爲社稷死先生以弱冠家孫不忍以祖側之無人潛結  
死友代父往省自家赴粵轉側閩海九死一生僅而得  
至及其求公尸而歸也懸命於大帥之手宛轉得脫匍  
匐萬里出刀途血路卒達故鄉又可謂萬死一生者矣  
尙能於其閒裂裳刺血述所經歷紀所見聞家事可徵  
國事亦可考豈非難之又難者乎方密之有行紀書後

雪橋詩話卷一

九求恕齋

一百二十四韻敘其事甚詳末云瞿氏在天下泰山視  
崑崙文章與事功後代稱殊絕西粵有天柱作屏開灌  
柳留此虞帝祠奇功比禹尙天自祚本朝沸海會澄澈  
元勳第一家祖孫盛闕閔東堂興禮樂抱經講絲絃請  
爲知己言吹劍首者映長歎掩秋笳唾壺不待缺但書  
忠孝字此字定不滅其詞甚偉中間有云偏安在嶺表  
劍圭冕用驚紐綬何纍纍薦紳毋乃褻太興殊寬容元  
康未綜覈安仁枉望塵大連惜剛訐痛飲哀顧榮賈禍  
憐郝絜鷓鴣善銜矢鬼蜮互蒙巖客誰贈撲滿器誰鑿  
葵餐民苦南塘出又傷西柄揭荒膠斷牛犢被野網

雖夏肆殷頑亦有以知再興之無望矣

朱青湖謂陳臥子司李紹興詩名既盛浙東西人無不  
遵其指授西冷十子皆雲閒派也西河幼爲臥子激賞  
故詩俱法唐音竹垞初年亦然康熙中葉始尙宋詩益  
自查悔餘吳孟舉出而詩格始大變毛稚黃著白榆堂  
詩陳臥子見而特詣之復序其畝景樓詩與陸圻麗京  
柴紹炳虎臣孫治宇台陳廷會際叔張綱孫祖望下彭  
蔣園沈謙去矜吳百朋錦雯黃昊景明號西冷十子與  
西河及遂安毛際可會侯稱浙中三毛其春思二首云  
愁窺青鬢忽如絲春老繁花又幾枝提起玉釵成怨悵

雪橋詩話卷一

三求恕齋

忍將紅豆寄相思光銷畫燭珠猶溼夢入行雲月不知  
細向屏風看楚黛此中何處不堪疑滿眼春風著意寒  
春衣擬著更嫌單去年苔砌還生綠昨夜蓬壺滴未闌  
玉杵有緣春蜥蜴寶釵無力壓龍鸞直愁亂落桃花處  
細雨新泥不肯乾

黃俞邵贈林茂之詩八十才名徧九州七朝遺老至今  
留聽談舊事開元載早識先人萬歷秋藜杖尋詩荒徑  
外松風坐客小樓頭乳山咫尺能招隱我欲從公一溯  
游茂之福清人崇禎閒移居金陵自卜生壙於乳山施  
愚山嘗製芭帳題詩其上寄之一時多屬和者名曰詩

帳康熙丙午卒年九十七新柳篇云東風吹動楊柳時  
初縈霧縷結煙絲沿河開陌方縈樹離雪辭霜始放枝  
枝頭樹底看仍舊淑氣纔融春乍透濃淡青黃尚未勻  
參差淺碧猶難驟輕黃淺碧露郊墟借草分蒲嫩有餘  
裊裊亭亭嬌且快纖梢短綫非一葉王恭張緒漫爭論  
旅舍邊營正愴魂可堪繫馬章臺畔漸許藏烏向白門  
白門紫塞那堪比逗暖凝寒異生死楚澤拂應齊漢宮  
眠未起舞出腰肢門益柔畫來眉黛纖誰擬此時宛彼  
欲成行此時攀折待條長翠樓忽使佳人悔驛路將令  
游子傷曳雨搖煙口猶冷豔李穠桃色俱醒玉關羌笛

雪齋詩話卷一

王求恕齋

動遙聲灞上隋隄弄微影聲影總愁人輭媚飄颻  
詎可陳渤海高叢爭擬貴金城重見易傷神多少鬢顏  
銷歇盡曾如楊柳故還新鄧孝威謂那是詩四子風  
調卻情致環生無擁腫堆塞之病所以爲佳

方文爾止號翁山桐城布衣明戶部郎中大鉉子施愚  
山稱其詩欵曲如話真至渾融送沈致先歸宛兼寄令  
兄眉生云秋江同作客春水又同歸何事棲遲久仍嗟  
生計微對牀聽夜雨把酒問漁磯坐惜沙邊鳥乘風忽  
背飛賢兄真處士抱道隱深山人世空相憶雲鴻不可  
攀舊交多白首辛苦老朱顏獨有鶴原好今年又出關

旅夜云客舍已淒苦況詞風雨聲一杯消永夜孤燭坐  
深更飢鼠分行出寒雞失次鳴此時心眼靜歷歷悟浮  
生居金陵以己壬子生作四壬子圖圖中爲淵明子美  
樂天皆高座而已偃僂于前呈其詩卷姬人死于怨家  
之手作長恨歌記之復爲作抱鴛圖宋荔裳題四絕云  
鴛鴦湖邊避亂時爲郎曾賦定情詩何堪再見張京兆  
絕筆三年不畫眉天意偏教殺綠珠抱鴛人與墜樓殊  
可憐冢上相思樹夜夜啼鴉傍晚鳥鴟絃一絕永無音  
莫怪相如飲恨深犢鼻者來將淚泫誰能更誦白頭吟  
圖書詩篇總斷腸人間那得返魂香報仇才證西方果

雪齋詩話卷一

王求恕齋

來世應爲葺隱娘

余澹心一字廣霞別號髮持老人莆田人江寧籍有味  
外軒稿游憩南屏淨慈寺云小雨催孤櫂湖南別有天  
幾家臨水住一塔倚山懸聲出花邊磬香流樹杪泉稀  
衣渾欲冷高屐破雲煙游弁山資福寺呈霞翁師云一  
片風篁隱翠微晚鐘初動白雲稀谿邊細草薰游屐石  
上秋光點衲衣永夜松聲山鬼嘯諸天梵唄鉢龍歸趙  
州茶熟人人醉臥聽空林木葉飛

陳元孝爲明給事邦彥子以布衣終其獨漉堂詩自序  
云志學以往皆爲憂患之日東西南北不能多挾書卷



意有所感復不能已於言故於文詞取諸胸臆者爲多而稽古之力不及漁洋稱其詩在三君中尤清迥拔俗竹垞亦云翁山祇工五言不若獨漉諸體稱也趙秋谷謂嶺南四大家余識其三元孝與梁佩蘭王隼也二子之視元孝猶未收仲之並阮翁耳其送姜山上人游南岳云送師西去重低徊曾上衡山絕頂來夏帝碑蕪蟲篆徧楚天峰斷雁行迴鐙前鬼芋穿沙出霽後僧門鑿雪開正是到時三二月上方明月下方雷過薛劍公不值云竹窗虛掩讀書堂遠近游蹤日已黃舍瑟定偕童子去采芝還入老人行苔侵舊綠緣金井花散高紅點

雪橋詩話卷一

三求恕齋

石牀一度不留君未惜年年歸路屬春陽讀秦紀云謗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嚴亦甚疏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閒猶有未燒書

徐處士宏澤以詩畫名萬歷中與李少卿日華陳徵士繼儒聲相埒有竹浪齋集子相齡節之崇禎二年舉人座主爲黃石齋石齋以言事獲罪出至杭州愛大滌山治精舍著書講學甲申以後忠節則慈谿劉振之錢塘姚希允經術則海寧袁朝瑛仁和孟應春餘姚何瑞圖書法則嘉興汪挺節之以詩畫頡頏其閒石齋贈以詩云節之貽我詩十章大清脫石齋殉國節之秉師訓始

終不渝其節與其子燦心三世皆善詩畫論者以爲難蒲田宋珏比玉明國子生善八分爲詩才情爛漫信腕疾書不加持擇其題朱白民畫壁詩云來時梅瘦未成花別去垂楊金作芽他日相思如看畫版橋西望是吾家客死無子江寧顧夢游與治走數千里往哭收其遺文乞錢牧齋表其墓與治少稱神童十歲作荷花賦善行草書聞曹學佺輯石倉十二代詩選亟錄其詩刻之曰眞詩也晚年爲洲田所累以書易粟卒無子窮老以死施愚山經紀其喪收輯遺稿得十卷行世其乙酉除夕詩云青熒鐙火不成歡薄醉微吟彊自寬何意有家

雪橋詩話卷一

三求恕齋

還卒歲久知無地可垂竿壯心眞共殘更盡淚眼重將舊歷看同學少年休問訊野人今已擲儒冠

沈文慈過落木菴題徐元歎遺像云大地留書卷香林代子孫元歎吳縣諸生鼎革後葬父母天池山麓遂結廬老焉自撰頭菴生壙志云喜登陟而筋力遂衰未廢吟詩而發言莫賞其落木菴記云崇禎癸酉與竟陵譚友夏在其弟服膺署中曉起盥漱見余白髮盈梳曰子從此別必住山請擇嘉名以名其居服膺出幅紙請作孽窠大字友夏爲書落木菴今三字揭諸菴門松栝數株撐風蔽日元冬霜葉蕭蕭而下雙童縛帚掃除不給

齋廚爨煙皆從此出事之前定如此與靈巖中峰二高僧善各寫像貯佛寺有謚簫堂染香菴等集年七十四卒一女歸許暉

五公山人王餘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初從定興鹿太常游既而受業於容城孫徵君甲申國變隱居於易之五公山嘗策古人經世事爲居諸篇十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略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又十三刀法一卷湧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其爲文具具有經世之術數千言立就書法適逸而感慨激烈之致一發於詩甲子卒

雪橋詩話卷一

美求恕齋

憚正叔湖上別朱朗詣詩海風鳴枯桑白日下西陲征人策駑馬躑躅城之隅我馬不遑留與子當際違去路何迢迢攬轡立踟躕豈無夙昔好千秋非所期豈無平生親金石將見疑榮名人所慕明義眾所警荷子衷眷言脈脈中心知未能致區區何以言乖離白雲悠然歸天風來御之遵途有祖轍馳景無停暉山川詎云遠齊願寧久睽阻勉爾微音慰我長相思朗詣名士稚世居山陰怪山下明大學士諡文懿賡孫與張宗觀朗屋最善時號山陰二朗門人私諡貞毅先生

錢塘汪瀾魏美崇禎己卯舉人家貧耿介自守里有逮

繫者奉百金爲壽屬以請託固卻之明亡侍老母之天台居石梁左右日糴米半升以供母自採蕨根淘汰食之後母思歸移居河渚徙孤山足迹不入城市年四十八卒間亦作詩多不存稿臨終口占云大化無倚軌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形間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見破焚籠逍遙從此別明詩綜刪爲絕句其意不完正叔贈魏美詩淒淒革履歲將闌避世誰知管幼安桂樹幽人招隱地鹿皮高士著書冠風檐解帶蘭香滿霜路班荆玉佩寒辛苦西山無伴侶握中薇蕨勸加餐正叔亦嘗隨其父遜菴避地天台中遜菴爲劉忠正公高弟以遺民終不愧其師所爲忠正行實最詳丁戊之間嘗參海上軍事後嘗爲僧

雪橋詩話卷一

美求恕齋

吳江王寅旭錫闢遺興云大木蔭數畝青蟲生其陰垂絲自相絡枝葉交受侵樹影日夕疏蟲窟亦不深貪生戕厥本徒然飽飛禽託意極深又有句云我固冰雪心炎燎不能灰又云蟬抱高枝鳴嗚死聲不哀寅旭一字昭冥號曉菴又號餘不乙酉以後忍飢杜門著古衣冠尺牘多用篆體作楷書兼通中西算學撰有曉菴新法五星行度解諸書所與游者桐鄉張楊園崑山顧石戶

嘗作天同一生傳云天同一生者帝休氏之民也治詩  
易春秋明歷律象數學無授自通大義與人相見終日  
緘默若與論今古則縱橫不窮家貧不能多得書得亦  
不盡讀讀亦不盡憶間有會意即大喜雀躍往往爾汝  
古人所爲詩文不必求工率意而出盡意而止或疑其  
有所諷刺然生置身物外與人無忤吾亦何容深求帝  
休氏衰迺隱處海曲冬絺夏褐日中不爨意泊如也惟  
好適野悵然南望輒至悲歛人皆目爲狂生生日我所  
病者未能狂耳因自命希狂號天同一生天同一云者  
不知其所指或曰卽莊周齊物之意或曰非也世莫知

雪橋詩話卷一

毛求恕齋

其然否太史公曰余讀荒史見帝休之德軼於唐虞及  
其衰也多隱君子無不操行詭秘如天同一生語曰山  
高澤深風嘯雲吟非帝休之爲山澤則風雲何從生乎  
又其書後云天同一生挾近人之才不獲當帝休之隆  
與時偕行徒使志擬天地迹近佯狂以詭秘貽譏未矣  
然而觀過知仁夫亦安可厚非愚聞諸故老東望若木  
西望虞淵有天同一之區蓋生之所居云

寧都西郭外數十里皆石山其北翠微峰易堂九子講  
學之所也九子李咸齋騰蛟彭躬菴士望邱邦上維屏  
林确齋時益魏善伯祥魏冰叔禱彭中叔任曾青藜燦

魏和公禮青藜詩最佳其西竺寺苦雨云何代黃金寺  
人來地覺偏綠霽高礎溼紅委小池鮮古屋生雲霧春  
江走歲年似從巴峽住日日聽啼鴉方爾止茗上送青  
藜之吳門詩獨攜破笠尋山寺稍喜貧交得酒徒

魏善伯爲本朝招吳三桂賊將韓大任遇害冰叔再舉  
鴻博堅卻徵聘嘗謂西施太真後人並稱西施越女有  
復讐之義與古今女寵亡人國者不同其靈巖雜詠云  
野草臺荒秋復春至今遺恨浣紗人應知越女傾吳國  
不比楊花覆白蘋

雪橋詩話卷一

毛求恕齋

爲可堂集同願修遠游虞山云輕舟十里汎平沙雲外  
虞山一半遮隄勢遠回言偃墓草痕青入仲雍家野泥  
初圻未開筍溪雨欲流將盡花乘興不辭今日醉此身  
誰記在天涯僑居嘉興與周貧青士王翊介人范路遵  
甫沈進山子相倡和青士有采山堂集嘗醉書五言云  
似士不游庠似農曾讀書似工不操作似商謝奔趨立  
言頗突兀應事還粗疏飢陳不少顧吟詩作歡娛

蠡吾彭之燦了凡明末諸生亂後游河朔依孫夏峰坐  
餓蘇門嘯臺上七日死天下稱之曰彭餓夫時順治十  
五年也其姊山人名通與上谷張秉曜結北邙社嘗聯

句云浩然歸去事如何不向邯鄲惹睡魔生死總同秋  
色老北邙山畔月明多吐棄世故時絕炊不以爲意每  
高吟云終日萬吞吐不道一俗字崔道母順天府學生  
以畫見知葦華亭注名復社一二集與陳章侯稱南陳  
北崔甲申寇變走近郊陶穴中不出遂餓而死可與餓  
夫並傳

閻古古杏地莊雜詠云星海滄江萬里游歸來更上探  
蓮舟青門瓜叟無名姓忌諱人前說故侯游莫愁湖云  
欲採芙蓉近晚秋微曛斜倚望江樓人生都向愁中老  
誰解閒行問莫愁其滄桑之感自在言外紀伯紫送古

雪橋詩話卷一

三求恕齋

古還沛句云自此虞翻思弔客誰從唐舉問方州

徐仲光畫寢詩幼女三齡而慧夏倚臥樓頭捉戶呀  
不輟呵之輒曰儂開戶爲晝閉戶爲夜未已又開目爲  
晝閉目爲夜予聞色喜而有此詩詩云閉戶聊成夜開  
眸遂入晨晦明彈指事老壯隙駒身月解流連照花知  
再四春最憐流浪處千古夢相因仲光名芳南城前進  
士有松明閣詩此詩卽遺山六龍忽蹉跎之意蓋緣閣  
歷興亡驚心轉燭寓意於隙駒彈指有餘恫焉

八大山人明宗室爲諸生世居南昌遭變棄家遁奉新  
山中爲僧忽狂忽瘖隱約玩世初號雪箇後更號人屋

曰驢屋驢曰書年曰驢漢最後號八大山人行楷學大  
令魯公狂草頗怪偉畫水墨芭蕉怪石及蘆雁汀鳧儵  
然無畫家町畦嘗題畫云郭家皴法雲頭小董老麻皮  
樹上多想見時人解圖畫一峰還寫宋山河同時有魯  
王孫怡如嘗畫故宮花草卷水墨澹沲是趙子固墨蘭  
一派晚年叩門乞食窮老以死卷爲孔東塘所得又有  
釋寂鐙字天放楚藩後裔住儀真東園十笏菴三十年  
瓶粟屢空絕不干人有句云飯磬三朝斷毘盧其在陳  
其小除夜示學人云一靜消諸累多能卽是頑與嚴無  
救勝事如要言煩多損精微之句同爲茗柯妙理

雪橋詩話卷一

三求恕齋

朱竹君乾隆壬辰九月拜無可大師像於浮山詩云衲  
衣拄杖是何因故紙誰參空色眞悲頃鍾沈滄海底笑  
來帽脫宰官身秉忠夜語難成佛丞相鄉歸若有神象  
教言詮都了盡卻將通雅付其人無夢無波自訂頑武  
夷掃塔豈閒閒遠禪師帶收殘局浪杖人機自首山苦  
海不登佛國岸破籃聊賣鬼門關萬安好住師須住骨  
肉兒孫任乞還浮槎山在桐城山形正方高不過十仞  
四面崖石壁立望如浮槎方密之出家居此自號浮山  
愚者又字藥地晚年工畫恒化後方氏迎其肉身歸葬  
子孫主祀弟子於廬山浮山各建爪髮塔破籃句謂師

嘗言我乃持破竹籃向鬼門關求賣耳其聽黔調山坡  
羊云調自邊關到石城此方絃管更多情游人借得東  
風力吹入江南後一聲猶憶秦淮賽竹枝青樓沈水易  
相思眼看到處生離別何故多彈子夜詞自注山坡羊  
本起自燕秦邊關後傳江南法家譜之曰沈水調流至  
黔陽別成一調湖北多彈之獨往詩云一年三變姓十  
字九椎心

盧德水一字紫房涑水人明初徙德州左衛光祿卿宗  
哲曾孫卜居平原自稱南邨病叟嘗有詩云將書抵塞  
三間屋用酒銷融萬古愁尊水園中合祀唐之子美宋  
雪橋詩話卷一 至求恕齋

之五郎故以杜名亭自謂於子美詩四十餘讀爾來卻  
掃益有餘力選摘分帙名爲胥鈔子美別李八祕書云  
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余與子美操觚充胥史而已  
校之隸人伐木信行修水筒張望補稻畦豎子摘蒼耳  
宗文樹雞柵占數鷺鴨頗樹微勳儻藉手以見子美想  
裂餅給酒在所不吝又云子美詩如天降時雨山川出  
雲木葉盡脫石氣自青第人之才識有偏全子美之詩  
從奔走一世中轉寥寂耳五郎隱居十五年不出戶庭  
桑下受風高人冷語侍御合祀蓋因以自喻云淵明有  
扇上畫贊取以名其室曰畫扇齋其論詩曰世多以韋

柳醜陶夫韋與陶差近柳則從謝靈運來雜之以吳均  
何遜其悟處獨關禪理子厚自云惜無協律者窮妙絃  
吾詩所得深矣又云論詩者長舌爲斧斲破珊瑚璣子  
有憂之又云作詩與論詩作畫與論畫總昧其胸次何  
如天下事求之胸次足矣又云明詩當以高青邱爲大  
宗有北上者德水附書於人云病中忽憶往時士大夫  
門戶葛藤殃及社稷輒爲慟哭意氣名節之假過於醜  
毒人猶狂醒不已可謂大哀田綸霞選其詩爲讀本日  
南邨若有先生在小子當爲灑掃人牧齋云余爲讀杜  
箋應盧德水之請也漁洋詩苦爲南華求向郭前惟山  
雪橋詩話卷一 至求恕齋

谷後錢盧翁覃溪謂盧氏胥鈔其書不甚行於世昔在  
粵東晤青州李南礪語及此南礪致書盧氏屬其家以  
初印本見贈始知其非定本此蓋漁洋傳會其鄉人之  
詞不可爲據也

程正夫尊水園集序云先生自評其文曰予四十年學  
文只受用得一個快字余曰固也先生四十年學道亦  
只受用得一個真字先生笑而不答蓋先生之快如秋  
隼壁雲夏龍掣電又如光風霽月之下天水空明中攬  
柁懸帆一夕千里乃先生之真則豈弟慈祥活潑坦蕩  
義理可爲豐年性情可當化雨與先生交卽不覺醉醲

自醉至於立身大節明白周正儼然與日月爭光而自  
放於酒則其作用之大晦迹於羣倫也又曰公稱詩一  
遵少陵顧亦頗類青蓮正夫德州人有海右陳人集德  
水序曰余於唐人中最愛張謂乃纔欲上口輒思吐卻  
恐未領其微祇得其率獨吾友正夫藹然有王孟柳韋  
風流余喜誦之以爲藥石生我夫二水同器有不相入  
而高山深澤氣固相通此必有其合者矣漁洋謂其才  
情不及德水而深穩過之年六十飭斷一切事詩署曰  
餘詩曰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風雨者晴之餘六十  
以後則人之餘人餘則詩亦餘矣嘗自作一棺題曰休

雪橋詩話卷一

雪求恕齋

息菴自作銘刻其上酒酣便自偃臥有詩云版屋蕭然  
密四周愚人息矣聖人休百年恍惚真疑夢萬事紛紜  
已到頭廣柳何時催去駕猗蘭此夕詠閒愁相煩雅客  
來欣賞其待遙憐土一邱德水順治癸巳卒正夫康熙  
癸丑卒亭林酬程工部先貞詩云縣上耕山日青門灌  
圃時懷人初有歎裂素便成辭一雁陵秋濶雙魚入水  
遲任城樓突兀大野澤參差物象今來異天心此際疑  
風沙春氣亂葦葦夜芒垂見魃當郊舞聞人叫廟諱頻  
翻坤軸動乍門日輪虧水竭愁魚鼈山空困鹿麋傷心  
猶賦斂舉日盡流離旅計真無奈朋歡可更追秋吟酬

鮑照日飲對袁絲葢急當軒響花繁繞砌枝朱絃彌唱  
古白雪每誇奇劍術人誰學琴心爾共知三年嗟契濶  
隻羽倦差池尙媿劬勞憶來詩云看君還添老大悲幾  
行過劬勞甚陶尼父室獨近董生帷和傳德州有器  
董子讀書臺未衰會須陪燕笑重和鄴中詩此詩作於康熙四年乙  
巳至六年丁未德州過程工部詩云海上乘槎客年年  
八月來每逢佳節至長得草堂開老桂香猶吐孤鴻影  
自迴未論千里事一見且銜杯一旦唱和以朋字爲韻  
遂十往復因目爲十朋詩正夫有周行中土三千里痛

雪橋詩話卷一

雪求恕齋

哭先朝十四陵之句十四年乙卯亭林有送程工部葬  
詩  
青神余畜字生生號鈍菴以明經襲錦衣衛百戶明亡  
謀結勳衛子弟兵殺流賊不克逃之江南參人軍事又  
不濟黃冠野服僦居四明七子詩社奉爲祭酒署其居  
曰借鑑樓陸披雲觀日堂宗正菴南軒陸雪樵歲寒館  
皆與相望更唱迭和者二十年有增益軒稿春仲客廬  
陵同友游神岡下翠峰寺云雨足天氣佳相攜尋野寺  
曲徑緣陂塘青蔥連雨氣深林隱茅茨蒼茫生遠勢曠  
覽天地豁靜對人世異荒涼古時廟殘碑紀行事宋紹興間

大后六宮泊舟於此俯仰傷心神甯爲榱桷替循崖入  
得勅封今碑乃宋刻俯仰傷心神甯爲榱桷替循崖入  
乳峰積垣攢薜荔松古不知年離奇難位置賴此山水  
情斗酒放情致日夕歸遲遲明霞麗幽翠蜀都行云自  
我之成都十日九日雨浣花草堂益蕭瑟青羊石犀但  
環堵生民百萬同時盡眼前者舊存無幾訪問難禁泣  
淚流故宮荒廢連禾黍萬里橋邊陽氣微錦官城中野  
雉飛經商半是秦人集四郊廓落農人稀整頓凋殘豈  
無術流亡安集誠可期但得夫耕婦鑿無所擾桑麻樹  
畜隨所宜數十年後看生聚庶幾天命有轉移桐城方  
子留文學名授自號圃道人既祝髮從浪杖人游亦嘗

雪橋詩話卷一

美求恕齋

流寓浙東有奉川草其夜悲歌五首辭極危苦卒年二  
十七

崑山徐開任字季重輯有明名臣言行錄百卷全謝山  
謂其搜羅稗野諸鈔與實錄相參錯可謂勤矣至成祖  
靖難功臣如張河間朱東平則並不錄竟闕一朝人物  
不知何意其贈王太常煙客云曾侍先皇太乙壇昆明  
復見劫灰寒一樽陶令猶思晉五世留侯未報韓擇地  
懶沾新雨露避人還著古衣冠揮毫欲寫雲林意賸水  
殘山不忍看  
新城徐東癡王季木考功外孫漁洋外從兄弟初名元

善字長公慕嵇叔夜之爲人更名夜號嵇菴鼎革後棄  
諸生居東臯鄭潢河上掘門土室絕迹城市有朱桃椎  
杜子春之風九日得顧甯人書詩云故國千年恨宅鄉  
九日心山陵餘涕淚風雨罷登臨順治辛丑一游錢塘  
至孤山坐放鶴亭下弔林君復詩云歸然一嶼水迴環  
想見高風物外閒墓上梅開春又老亭邊鶴去客空還  
書無禪草逢當世祠有賢名擅此山買斷西湖皆宋土  
羨他生死太平間又過浙江沂桐廬登嚴先生釣臺富  
春山中酌謝皋羽墓賦詩云啼髮吟成未了身可憐無  
地著斯人生爲信國流離客死結嚴陵寂寞鄰疑向西

雪橋詩話卷一

美求恕齋

臺猶慟哭思當南宋合酸辛我來憑弔荒山曲朱鳥魂  
歸若有神至其樂府云轆轤鳴井深淺樓高高去何遠  
長白黃山人善琵琶嘗爲譜之與李賓之揚風帆出江  
樹家遙遙在何處相似則其少時作也  
掖縣貢生趙士喆字伯濬倡山左大社以應復社嘗削  
稿縱談天下事思上之朝見陳啟新用事恥之不果甲  
申後避兵登州之枳椒山與弟子董樵耦耕海上有東  
山詩外石室談詩建文年譜遼宮詞鄉人私謚文潛先  
生董樵字樵又字亦樵一名鷲字樵谷萊陽縣學生其  
江東懷古詩云春風嗚咽鳴珂地寒食淒涼散蠟辰倪

2024 9 9 16

39 A

仁吉嘗製方竹杖遺之陳其年爲賦方竹杖歌

長山劉節之題趙松雪調琴啜茗圖二首秋宮肅肅古  
衣裳靜女無愁黛亦蒼不點疏螢和月色絹頭已作白  
年涼厓山遺恨捲黃沙彩筆王孫弗憶家忍向卷中摹  
舊事直須羞殺後庭花此與漁洋題趙承旨畫羊同致  
惋惜之意吳興八俊自趙王孫被薦後皆相附取官爵  
獨錢舜舉齟齬不合以終其身舜舉自題桃源圖云寡  
合人多忌無求道自尊鸚鵡俱有志蘭艾不同根觀文  
敏寄右之兄札云不肖一出之後每南望矯首不覺涕  
淚之橫集今秋累輩既歸孑然一身僅有一小孫自隨

雪橋詩話卷一

孟求恕齋

梅心之萌語極悽黯固知雪衣玉粒頽頽離籠不若桃  
源避秦人行歌游詣並怡然有餘樂也

鄒平張實居字賓公漁洋內兄家有涓園園變後卜居  
於大谷隱約以終老有蕭亭詩選清明云桃花乍放柳  
初生葉底春禽送好聲人在西園山翠裏斜風細雨度  
清明夜雪云斗室香添小篆煙一鐙靜對似枯禪忽驚  
夜半寒侵骨流水無聲山皓然明湖別業云微雨初晴  
劇可憐登樓四望碧垂天誰將一幅西川錦鋪向明湖  
晚照前

萬年少崇禎庚午舉人與閩古古稱同志事定後卜築

清江浦曰隰西草堂其草堂雜詩云淮浦西邊開草堂  
荻柴樅樹列爲牆意中笠澤千頭橘夢裏成都八百桑  
唐室京華淹北斗楚人歌舞思東皇優游卒歲聊稱隱  
處處蒹葭水一方深巷重門無是非閉關偃息看花飛  
升沈日月此茅屋俯仰乾坤今布衣回雁浦中雲黯淡  
射魚島外雨霏微著書未了復漁獵滿地江湖人未歸  
縹緲淮東百尺樓舊時風雨一竿收奪牛亭上人先去  
啼鳥聲中客自愁湖海未除看意氣潁川如故謝交游  
幾回策杖斜陽裏煙水蒼茫正暮秋陰風吹甚偃斜陽  
黃髮蕭蕭臥對牀出自北門逢雨雪行看西日下牛羊

雪橋詩話卷一

孟求恕齋

蘭蓀香老無人谷櫻豆花遮避世牆爲問鄉農虞夏各  
百年身世傲衣裳張瑤星送其歸淮揚詩達人志廖廓  
世事等秣稊濯足臨溪水散髮歸朝陽溪水日東流歸  
彼百川王朝陽隱豐蔀昏暄鮮晶光擾擾焚絲中誰爲  
振其綱慨彼北風詩虛邪徒自傷自古題隰西草堂詩  
素壁承兼瓦朱欄紐石藤求羊三徑客詩酒六朝僧澤  
濶難窺岸山遙不辨層旅堂春綠曉餅食看魚醫秋水  
堂前路塵封畫不開撫絃絕眞賞聞笛有餘哀花落樊  
桐館雲收戲馬臺黃泉無驛使誰說故人來益年少沒  
後作也



歸恆軒爲震川先生曾孫早年入復社與顧石戶齊名  
兩人皆耿介特立有歸奇願怪之日方史閣部守維揚  
恆軒仲兄爾德名昭參幕府事城破死難石戶吳興行  
云三年干戈暗鄉國有兄不得歸塋域高堂有母兒一  
人負米百里傷哉貧比來海虞兩月日裁得白金可半  
鎰歸來入門不暇餐直走山下求兄棺湖中雪滿七十  
峰江山對君凝愁容冬盡月向晦慈親倚門待果見兄  
骨歸心悲又以喜君向今太息此事不足言遙望天壽  
山猶在浮雲間紀恆軒葬其兄爾德事也嘗與同縣顧  
文康曾孫端木推官咸正舉兵不濟推官授命不愧相

雪橋詩話卷一

弄球怨齋

門子天達天達被執石戶欲爲之經營而未得也後先  
死於難石戶哭推官詩極沈痛恆軒行遜得免書淫墨  
癖以佯狂終身其寄懷石戶詩云故人別去已三年北  
望鍾山信杳然破盡萬金一身在青齊飄泊又幽燕知  
君已謝魯朱家此去無煩廣柳車城關山河千古壯可  
憐不是舊京華石戶哭歸高士詩弱冠始同游文章相  
砥厲中年共墨衰出入三江泐悲深宗社墟勇畫澄清  
計不獲騁良圖斯人竟云逝峻節冠吾儕危言驚世俗  
常爲扣角歌不作窮途哭生耽一壺酒沒無半間屋惟  
存孤竹心庶比黔婁太僕經鏗鏗三吳推學者安貧

稱待詔君叔祖子慕字季思清風播林野及君復多材儒流嗣弓  
冶已矣文獻亡蕭條玉山下鄺生雖酒狂亦能下齊軍  
發憤吐忠義下筆驅風雲平生慕魯連一矢解世紛碧  
雞竟長鳴悲哉君不聞全謝山云世傳萬古愁曲子瑰  
璋恣肆於古之聖賢君相無不誡訶而獨痛哭流涕於  
桑海之際蓋離騷天問一種手筆但不能定其爲何人  
所作近人或以爲謔翁或以爲道隱或以爲石霞皆鮮  
證據惟魏勺庭徵君及其事於恆軒壽序予始取而跋  
之沈釋堂詹事謂

雪橋詩話卷一

平求怨齋

食古之遺民野老記甲子哭庚申大都潛伏於殘山賸  
水之間未聞有得播興朝之鐘呂者是又一異事也  
潘稼堂雙塔寺雅集詩序云出太原郡城東南行可七  
八里有寺曰永祚雙塔巍然削雲礙日見三四十里外  
浮浮若旌幢焉其下爲松莊傳隱君青主所居也太守  
延津周計百歲初攜壺觴造焉竹垞有詩云憑君尋傳  
叟暇卽過松莊吳蓮洋讀傳公宅詩感書其後云苦節  
孤生竹哀絃寡女絲感君迸淚處是我斷腸時不死翻  
成恨多愁祇益悲長飢忍被蕨高義北堂知青主名山  
又名真山初字青竹又字倚山或別署曰公之宅亦曰

石道人又字齋廬晚號老藁禪明諸生甲申後黃冠衲  
衣居士穴以養母有霜紅龕集十二卷工分隸善醫書  
入逸品申梟盟懷太原傳青主詩云曾約溪邨訪釣竿  
數年設榻待君歡亂離苦憶良朋少衰病應愁遠道難  
晉國山川空白髮中原天地此黃冠幸將卷帙傳高跡  
自向晴窗展畫看子眉字壽髦一字竹嶺常負竹或鐵  
皆數百筋踰太行市以養親其詩名我詩集

已未詞科不就試授中書銜者青主及定興杜越越字  
君異號紫峰其初小興州人明永樂間內徙定興之東  
江邨爲鹿太常善繼高弟詩文刻峭深秀有紫峰集十  
雪橋詩話卷一

聖求恕齋

四卷亂後居新安管斗瞻爲築南鄰草舍執經者戢香  
一時常謂名最誤人題壁云混迹依鷗近藏名應馬真  
年八十餘飲啖不衰縣人高尚書問以養生之術曰無  
之但平生未嘗嗔怒或以此得老壽耳

李中孚父可從字信吾崇禎十五年從汪喬年戰死襄  
城越二十九年徒步走二千里至襄禱於社招魂以歸  
亭林記異詩云躑躅荒郊酒一尊白楊青火近黃昏終  
天不返收峭骨異代仍招復楚魂少室愁雲隨獨雁頽  
橋哀水助啼猿五千貂錦皆忠義孰似南山孝子門襄  
邑令張永中爲立信吾祠邑紳劉宗泗割郭西田治大

冢以義林表於道洛中王屏翰題義林圖曰城頭慷慨  
誰同調墓地蕭條有比鄰蓋宗泗之父某壬午同殉難  
葬地卽居其左祠碑告成之夕鬼聲大作蓋中孚祝於  
祠願以五千國殤之魂同返關中故也聞者異之癸丑  
以隱逸薦不起戊午詞科中朝必欲致之以病固辭至  
欲拔刀自刺亭林贈詩所謂從容懷白刃決絕卻華軻  
是也

聖祖西巡特賜存問中孚盤屋人水曲曰盤山曲曰屋  
自署二曲土室病夫有二曲集二十二卷

雪橋詩話卷一

聖求恕齋

試天啟乙丙間左魏被逮光斗弟光明大中子學伊相  
投周順昌寓書有一身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  
之句義激而起與定興鹿正新城張果中傾身營救爲  
兩家子弟計棲身之所世稱范陽三烈士顧亭林詩蒼  
黃悲詔獄慷慨急交親指此壬午迄甲申避地者三有  
掃盟餘話引田子春避地無終山掃地而盟之義鼎革  
後累徵不起渡河止蘇門百泉馬光裕奉以夏峰田廬  
築堂曰兼山讀易其中督子弟躬耕自給馮大木詩云  
蒼茫亂雲西落日射潭影隱隱蘇門山恍惚露靈境中  
有披髮翁讀易消晝永雲臥獻臺側鸞音出半嶺居夏

峰二十五年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有二其自贊曰問  
爾爲誰曰歲寒氏歲既云寒爾何爲爾曰幼讀書妄意  
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困公車屢蒙薦起骨脆膽  
薄不慕榮勢衣厭文繡食甘糠粃隱不在山逸不在水  
隱於舉人七十年矣繞鄒多男及門有士老而學易欲  
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其講學宗陽明而歸本於  
慎獨

錢塘布衣潘雲客問奇字雪帆詩與田梅岑合刻田曰  
埋照集潘曰拜鵲堂草寓揚州天寧寺傳育菴時爲太  
守分俸爲之置田客死葬之平山堂側爲文志其墓查

雪橋詩話卷一

雪橋詩話卷一

二膽書丹其郊坊詩云舍權纔逾宿征塵又滿衣酒漿  
經魯薄楓葉過淮稀水涸魚仍賤秋深棗漸肥津亭多  
麥飯此日可調飢葫蘆谷云一徑如蛇入蒼藤手自分  
石生都是筍嵐起不成雲覓路經熊館扞弓散鹿羣日  
哺逢鬼唱疑是鮑家墳紀陳震生與友人話別云四十  
年前數弟昆後來生事不堪論身如魯殿經秦火世若  
麻姑語上元倏爾竟成三度淺歸然曾有幾人存今朝  
話盡西窗燭可是當時舊酒樽嚴灘云漫整荷衣酌逸  
民灘聲猶自動星辰富春近日誰漁父天子當年有故  
人名到先生纔是隱賢如光武不曾臣羊裘去後煙波

澗留得桐江一釣緝秋興云少小襟期與世違布袍時  
復傲輕肥爲尋無忌棲梁苑曾弔靈均入梯歸首稻花  
寒天馬病神仙字老盡魚飢晴窗檢點奚囊句風月年  
年有是非書陳將軍便面云虎頭垂老臥江濱李廣空  
餘百戰身馬蹶平原芳草綠角弓閒殺射雕人梅岑詩  
如鬢冷腮侵雨園荒燈引蠹破扉猶入燕老樹自生花  
亦復冷峭

彭羨門少宰學於其兄孫貽仲謀仲謀一字弭仁終於  
諸生鄉人私謚孝介先生有茗齋集其遺懷云南陔聞  
轉戰嶺上昔經過華路連熊繹枕榔隱尉陀春歸巴鳥

雪橋詩話卷一

雪橋詩話卷一

怨雪盡越蠶多何日還初服雲山臥薜蘿尤工長律天  
壇晚眺云周垣環輦道雲物鎖圍丘大典刑牲帛祠官  
職冕旒銀潢扶砌落珠宿抱壇流二祖功殊絕羣倫博  
考諏乾坤含一氣岳瀆祀諸侯神鼎高陵闕齋宮御蹕  
留綠苔蟠古簋香草入空卣夾路松陰直虛筵鳥跡浮  
兩京分郊鄒百戰定羸劉五馬今南渡三山控上游長  
江龍虎闕孝廟石羊秋野蝶飛花緩春蕪燕子愁何時  
上封禪一爲奠神州謁豫章鐵柱宮云巨澤東南陷元  
宮戶不扃自來留識緯一柱奠流形忠孝傳丹術神仙  
配帝庭功成先拔宅水怪續圖經蛟蜃窺雙劍陰陽護

六丁至今存廟貌在壁繪精靈革鼓紫蛛網華冠斷鶴  
翎高甃羣瓦綠遺烈萬山青遇劫焚殘籙重游索舊銘  
庚辰扶鐵鎖星斗落旗鈴石井何年泐江聲不可聽願  
隨鸞鶴去馭氣上青冥著有流寇志林靈菴太常議其  
但憑邸報流傳事多失實宜與胡天岫與仲謀詩武原  
吾舊住結屋近滄溟鹽井紫沙曲魚風入市腥秋雲蜃  
浪黑夜雨鬼燈青會有乘槎興還尋織女星

詩以五絕爲難工邢孟貞客思云客心如游絲偶墮青  
苔上一受東風吹晴空卽飄颺江南詞云向晚颺塵起  
青門舊路斜御溝流水盡日日過牛車山家雜詠云童

雪橋詩話卷一

吳求恕齋

子朝眠起枝頭打乳鷓鷃飛還繞樹不肯去西家宋未  
有孝廉佚山中夕照云林壑有餘色夕陽猶在山浮雲  
休亂起還讓照人間李香河同知恆煇渡錢塘江云一  
權吳兼越秋風江上生江潮多少恨常作不平鳴均有

唐音

邢孟貞王言遠潘孟升五言詩均爲漁洋所推今略錄  
數首如左孟貞溪行屢經亡友印度別處云濺濺溪水  
側是子門前路涓流亂石間褰裳乃可渡憶昔造子廬  
款款平生故尊膠亦時有日晏未遑去相送屋東偏幽  
林每徐步款岸注微波殘陽在高樹情因老易悲欲別

恒反顧茲來溪草綠偶到臨分處子猶耿素歡子已長  
不寤流泣但徘徊空慙子桑扈憶幼子云汝生初墮地  
我游五茸城三月始入門聞汝呱呱聲從此更遠邁越  
嶠東南征三爲象浦客六傍惡溪行在遠日何多在家  
日何少屈指幾度別垂髫忽已好三歲別我時門前牽  
我衣宛轉學人語問我幾時歸四歲及五歲別我涕能  
揮七歲差解事鞠躬步庭幃去冬復別我含悽叩所如  
本言渡江去卻寄金陵書今汝年九齡毛詩誦曹鄴翻  
翩過父友再宿傾肝肺前日有書來頗與人意會世亂  
我已老我衰汝始大如何久契濶喟然發長嘔王言遠

雪橋詩話卷一

吳求恕齋

棧道中作云人行山上高天在山中小員暉易沈夜初  
陽遲報曉馬走山樹巔飛鳥出其下雲連深洞迷石缺  
危橋架七盤非險途三秋足清景日夕流泉聲安能辨  
喧靜潘孟升曉上焦山絕頂至暮歸宿山莊云初日江  
瀧瀧荒煙不可罷稍見蘆洲出茅茨已如畫人行穿鵲  
巢路窄盤石罅幾時攀險絕早已驚衰謝峭嶮插寒空  
孤鶩勒奔瀉一盡巔崖趣旋從別徑下搭木響空山潮  
聲杳清夜旣歸路非遠欲渡風稍借可憐江上月先我  
在茅舍山重一雁呼窗暗青燈地有酒卽相傾無酒還  
當黃

邢孟貞琵琶亭下作云誰知此夕江州淚非復傷心爲  
四絃鄧孝威枕煙亭聽白三琵琶云寒日園林尊酒陳  
琵琶急響似西秦赤眉銅馬千秋恨譜入鴟絃最感人  
北極諸陵黯落暉南朝流水照青衣都來寫入霓裳裏  
彈向空園雪亂飛白狼山下白三郎酒後偏能說戰場  
颯颯悲風飄瓦礫人間何處不昆陽天寶纏頭竟屬誰  
四條絃子斷腸時蠻鞞窄袖當爐女今日公然識段師  
同一別有懷抱也孝威嘗同龔端毅過梅嶺詩名過嶺  
集

馮定遠與兄舒已蒼稱二馮著有鈍吟雜錄其雜詩七

雪橋詩話卷一

望求恕齋

首頗似子山近體如兵後送友人避地云尊酒傾未盡  
征車發已遲可憐從此去長似憶君時燐火宵行怯爐  
煙曉望迷詩書既無用何處覓新知重經沈氏園云昔  
年無賴此猖狂一飲從教一石強鬧曉醒時鶯燕亂趁  
春終日蜨蠶忙浮雲帶樹添山影嫩藥封條門日光此  
事可堪惆悵極抱山堂後舊長廊題小刀云一尺清光  
勢似鉤鐔邊名姓舊來讐未甘孤怯常磨看自恨粗疏  
更密收無質寫煙輕欲動有情秋水凍難收欲飛七首  
堪爲伴但斬蛟龍不覓侯錄舊詩凄然有作云腸斷凝  
塵掩鈿箏寶釵當日挂冠纓蘭膏入髮盤雲膩霜素裁

書獨繭輕毘火不教留玉燼鮑壺何處著冰清堅芳損  
折由來事莫向圓穹訴不公平勝工四體書有日記及  
誠子帖論書法入微趙秋谷心折於馮氏之學每購得  
鈍吟片紙喜動顏色曰此希世之珍也至自附私淑弟  
子論詩輒引馮先生云何其推重之如此子行賢補之  
詩有父風尤工篆隸行貞服之喜填詞善射能以後矢  
落前矢投石於百步外無不中山行遇虎倚短槍自衛  
相持良久卒斃之

海陵吳野人名所居曰陋軒甘心窮餓其吾廬詩云吾  
廬清溪中年久半傾圯圯者不復問存者還欲倚老梅

雪橋詩話卷一

望求恕齋

其橫斜撐拒臨流水有客念積廢贈糧令葺理負戴駭  
鄰人升斗分匠氏仍缺石與木來朝賣一豕力作何紛  
紜癡兒間老婢窗牖次第明巷徑復委委家人意頗貪  
指點舊基址乃欲典衣裳更求廣居止微笑謂家人戶  
外寒方始且留此隙地以待春風起我自荷一鋤種菜  
柴門裏與吳鱗潭祭酒善鱗潭官京師夜夢野人索棉  
布十丈詰朝寄詩與布野人得之曰神交哉報以詩見  
金會公所爲吳祭酒傳漁洋謂野人出游後詩亦漸失  
本色要其志節固初終一轍也

揚州歌伎沈隱字素瓊工詩落籍歸徽人夏子龍子龍

諸生也好詩酒得隱倡和甚樂甲申之變遂與隱窮日  
夜酣飲不復休南都未破而子龍已得奇疾不可療遂  
死屬纊之日隱憑屍而哭曰天乎其亦知相公所以死  
乎哭罷盛飾投纓棺旁家人爭救之不能得有夏基者  
子龍之族也歎曰子龍求死而得死是求仁而得仁也  
然而雖得之猶恐目未遽瞑得隱之死或可瞑乎錢光  
繡爲賦幽澗泉曰幽澗泉清幽谷蘭芬彼美淑姬乃倚  
市門啁啾燕雀集於梧桐巢枝啄實不改其容有鳳來  
歸爰作鳳宮嗟嗟雀兮厲翮高翔嗟嗟鳳兮斂羽旁皇  
胡然靡叱昊天不臧萎身尺練墜壑借藏誰謂臣能忠

雪橋詩話卷一

吳求恕齋

乃在樵與牧誰謂婦能貞乃在桑與濮皚皚雪霜皎皎  
玉谷蘭不芬芳者猶澗水不清清者瀆噫吁嘻兮我爲  
天下哭

種餘老人趙雪余懷高雲客詩客裏逢迎盡相看獨至  
情三冬榕不雪一刻鳥無聲海國風愁定江城月共明  
遺安堂上酒容易與誰傾雲客名兆侯官人有遺安堂  
草其荷蘭使船歌代友人紀事謂船上周遭刻木偶如  
人以疑遠大佛郎機百位含伏檻中外裹牛革每月塗  
伽馬漆一週故堅固上下以藤結梯雀室船中候望之  
寶番兒見客緣梯從寶探首以手援引客登船施放諸

砲爲敬船上人無事則負手閒行竟日千周不息不測  
其故船中央以匱閉大羅經爲行舟指南之主最鄭重  
帆以布凡七張之受八面之風桅檣皆鐵束裏帆絳交  
結如網船人服升絳坐臥其中遠望如猿猴船下數層  
深數丈船第二層以四鐵索懸大釜作食船面有土種  
蔬船盡處臆皆玻璃飲器皆以朽懸懼舟行傾仄國俗  
行酒以傾瀉杯中成珠爲禮瓜蔬味酸脆碧色可餐木  
爲筆如冠簪而細是日于其貯筆處得一卷長丈許繪  
畫山水各有番字如蟻分識其下考之皆五虎門內外  
沿海地圖及水深淺處詰問譯人以識水停船爲對時

雪橋詩話卷一

李求恕齋

使者相對旁皇可以考見當時番船之制

顧景范撰讀史方輿紀要百二十卷魏叔子爲之敘稱  
爲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其送叔子還寧都詩  
天地方沍寒君行涉江水問君行何爲抱膝深山裏易  
堂好弟兄事業記文史天空鵬鶚飛日落雪霞起遙望  
翠微峰迢迢四千里吾欲牽君衣君行其少俟好風從  
東來揚帆急如駛山中正春光寒香放梅蕊  
嘉定侯氏太常震陽通政峒曾太學岐曾有三忠祠吳  
梅村過嘉定感懷侯研德臨江仙云苦竹編籬茅蓋瓦  
海田久廢重耕相逢還說廿年兵寒潮衝戰骨野火照

空城門戶凋殘賓主在淒涼詩酒侯生西風又起不勝  
情一篇思舊賦故國與浮名研德名泓更名涵字中德  
私諡貞憲先生論詩本之自得苟自得之師心可也法  
古可也有掌亭集揚州句云十年蔓草梅花嶺手把蒲  
葵淚不禁謂史道鄰以五月殉節秋懷云父老未忘陵  
谷變陌頭猶話建炎朝時所居爲斬王故壘也弟澣字  
智含有孝隱遺稿

魏子敬爲忠節公大中子有茆檐集長水怨爲友人妾  
賦云妾家住長水長水東西流青湖畔柳迢迢湖上  
樓十三學敘書十四工篋後十五臨窗繡精妙世無儔

雪橋詩話卷一

至求怨齋

翩翩少年子窈窕行相求借問樓上女可似羅敷不里  
姬前致辭願君且淹留美人好顏色終日樓上頭兼之  
臨窗繡精妙世無儔君子謬垂盼聞言中心喜語我長  
者行同聲謂應爾郎君美風度玉樹蒹葭倚十九渡長  
江聲名若江水好花不獨榮天生合連理行行隨君去  
默默思故里牽帷幾回喚低眉羞欲死臨鏡貼花鈿可  
憐體無比紗牕春日午脈脈情何已憶我在家時拈香  
繡大士金刀剪素綾瑩瑩白於紙刺成蓮花葉彷彿香  
風吹香風吹入夢夢到蓮花池繡痕細難織但覺生蛾  
眉靜玩坐逾久忽忽心自疑似曾親見佛不知身是誰

綾額尙餘尺皚皚冰雪姿淡濡碧玉毫邀郎爲題詩郎  
書擬右軍妾心亦委婉鍼鋒與筆意曲折隨郎轉繡罷  
持似君秀色堪舒卷顧我每微笑妾顏先自靦落地爲  
女子可憐側室難陡然一回想心事慘不歡雖復蒙君  
憐鮫綃恆不乾大婦貴家女妾身臧獲看上堂伺音聲  
下堂候顏色含羞入空房惻惻潛相憶雖然潛相憶無  
用長太息誠得君子歡不怨長離隔大婦奄逝世一家  
身獨當漂蕩若浮萍隨君流四方南都復北都終歲長  
道傍黃金散欲盡不思歸故鄉壯志在四海妾心暗悲  
傷君怯不勝衣年來益憔悴十日九臥病奄奄滯旅次

雪橋詩話卷一

至求怨齋

妾首如飛蓬并日忘食事上無姑嫜親下無得力婢旋  
出又旋入常恐呼不至憂勞填胸臆刺刺肝腸碎歲月  
漸消耗妾身亦不支帶圍亦趨緩空復存腰肢事君垂  
十載不一生男兒羞佩宜男草悵然心中悲君嘗兩畜  
婢中道嘗棄之妾身非不容君自輕別離暮春二月盡  
東裝謀南歸買舟僅如葉帷幕不得施長夜泊豐草巨  
蚊攢冰肌生小長閨閣辛苦實難爲入秋弛行李僦人  
樓上居小姑家海濱聞之亦來依雖非久居計氣息聊  
得舒良人忽生心娶婦支門閭隨珠飾翠幃黃金飾綺  
疏紅羅複斗帳寶馬七香車今日媒妁來東鄰有美姝

明日媒灼來西家有西施妾身匪木石焉得不孤悽對  
 鏡影如削安敢生言辭禮數任頡頏難比先孃時新人  
 入門來灼灼豔威儀二九頗不足二八頗有餘女伴覲  
 鸞幃嘖嘖相嗟咨君心愛幸絕迥與舊人殊非必顏色  
 殊新舊自相渝新人哭亦妍舊人笑不如孤房遇慰藉  
 眴睽聊斯須情知心不存詞說空爾為新昏淡旬日忽  
 作南都游俗語莫空房挽衣不能留新人暫歸寧登車  
 去由由妾身姊為母同君亦登舟耳縮雙明月墮髻垂  
 金塵飄搖蕩湘裙色如安石榴輕盈作纖步翩若雲端  
 游鄰女相擁簇朱顏自生羞十年方得歸一喜還一愁

雪橋詩話卷一

聖球怨齋

顧君色悽慘何用心物物莫非眷新昏懷此離索憂千  
 喚不一答默默自低頭舟行到長水妾自還家裏親戚  
 往邀君君固不肯起詰朝云解維舟中須盤桓勿用再  
 往返各使中心安恐君塗上寒幅巾裁合歡恐君塗上  
 飢烘粟盈朱盤木落霜露急勿使衣裳單干語屬奚兒  
 勸君幸加餐平明笑兒至顏色驟驚顛向前往叩問淚  
 流先被面郎君乞致辭此生勿相見十年恩愛深謝卿  
 重依戀奈卿久專妒會見中情變不如痛割絕免使長  
 輪轉妾身得聞之狂頓摧心肝天乎我何辜天乎真無  
 端雖在夢魂中不料遭棄捐恨無晨風翼迅駛追君船

淚珠千萬斛那得飛君前牽衣一慟哭身死妾亦甘縱  
 然被驅遺曷不先一言一去永決絕何處鳴煩冤自從  
 入君門歷今垂十年雖彼雞與犬亦當念周旋如何鐵  
 石人一絕弗復憐椎胸胸血嘔委身赴清水骨肉痛如  
 割龜勉相救止姊恩父母深我生不如死尙冀南都還  
 重來過君里性行吾熟知茲望殆已矣昔年別兩妾我  
 淚揮不止誰料行及身苦境苦如此嗚呼倉浪天茲恨  
 何日已新人入我門繡帷長日垂依稀觀容貌猶未通  
 言詞臨行詳睇視怡在登車時蚤知生死隔揮淚一致  
 辭念與小姑別淚落如連珠妾初進門來小姑九歲餘

雪橋詩話卷一

聖球怨齋

探懷索果餌髮亂呼我梳今來已成婦骨肉情依依長  
 別不一語腸斷當何如我有兩子髮事我五六年大者  
 髮覆額小者亦比肩晨興聽呼喚夜深候我眠而今永  
 隔別涕泗紛潺湲平時解思我料爾當亦然掩淚入房  
 來臆前見鍼帖殘絲與臙幾寸寸皆儂血向日入君目  
 從今長斷絕妾婉隨郎心郎心太曲折忽見大士像不  
 覺滂沱滄稽首乞慈悲妾身竟如何今生無罪過宿生  
 誓怨多安得轉君心春風被女蘿君心終不回不如赴  
 長河稽首乞慈悲再拜涕漣漣不望重聚首但願相見  
 時雨落不上天一見知何期婦人失夫心百念無可為



但願新人歡爲君生男兒更念孱弱身疾苦不相離  
人識君性新人安得知十年守窮賤心事多苦悲願君  
振高翮及時凌風飛妾身長已矣相見知何期一字一  
嗚咽行道皆酸懷朱近修謂其源出孔雀東南飛作而  
不盡規撫字句才氣無前後來惟胡雲持女李三行一  
篇堪與頡頏彭芸楣周牖如太夫人冰鶴圖一首極力  
放筆不能逮也

宜興吳湛又鄴明亡以詩酒自娛有篋吟草其百字令  
云西風初起聽誰家搗練聲聲響澈句引離人多少恨  
又早露凝霜白叵耐年年照人無寐總是清秋月相逢

雪橋詩話卷一

美求恕齋

鄰叟莫將喪亂重說際此兵氣銷沈蘆簾紙閣稱長齋  
持傷卻憶年時珠海上畫舫歡游時節笑插黃花醉牽  
紅袖任把長鯨掣可堪回首繁華如夢銷歇與陳其年  
善又鄴卒其年有詩悼之云風情旣耗偏無賴筆墨蕭  
閒也不羣憶得秋城鷓鴣萬點墊巾曾與立斜曛

顧亭林先生小名蕃漢見王德甫存養齋集

長吉飛卿七言古詩音節格調於同時韓白諸公之外  
自樹旗幟其濃麗處亦非不學人所能余潛心茗溪四  
時豔歌蘭苕發春香噴玉風篔拔地敲新竹雪水分流  
合四溪淺草茸茸過山谷文舫擁酒看桃花綠葉青青

是妾家屋裏鏡匣藏小鳳門前楊柳散啼鴉一錦旗霧  
暖遮團扇膩藥蟠花覆冰簟燕語雕梁翦綠雲鶯啼別  
院搖紅綫編如車輪筍如斗夾山錢山浪西吼柳憚道  
遙杜牧狂項王馬詩飛劍光二我有玲瓏秋玉佩贈君  
篋中三尺水桂華爛漫湘娥愁飛入吳潭打蛟起煙梧  
露井隔銀塘美人彈箏坐曲房倒轉天河寫明鏡碧湖  
射落青天影三冷光融融碎銀浦龍堆積雪鬥哮虎一  
那荆榛唬午雞小槽滴瀝傾雲母金爐煨芋墨花寒插  
貂披裘迎彩鸞千峰萬峰半夜白賦成枯樹歸未得澹  
心以高士而隱於聲色間數詩足見其風趣尤西堂詞

雪橋詩話卷一

美求恕齋

滿目山川汾水雁半頭霜雪燕臺馬問何如變姓隱吳  
門吹簫者和梅村贈澹心作也吳江沈桐莊書板橋雜  
記後云春從柳永詞中老秋入蘭成賦裏哀亦能道澹  
心著書本意

鷹阿山樵戴本孝推官戴重敬夫子布衣隱居以守硯  
名其菴賣書畫供朝夕其登張家日城樓詩駟僧譯通  
中外市馬牛氣雜往來車成容若有爲王阮亭題戴務  
旃畫詩程滄溟送其游西嶽詩君本忠孝人濁世稱大  
賢束身爲圭璋所志非偃佞振衣仙掌厓洗耳玉女泉  
皎然脫物役可以臻長年

陳伯璣答熊奉常云客心傷歲晚倚櫺聞歌聲歌聲一  
以歇谷響寒潭清孤舟不能發古調感中情曾是澹蕩  
人忽爲塵網嬰嚴鄭長遁跡張邴甘辭榮豈無好爵縻  
千載高其名邱園可棲遲文史足經營俯首徇世務無  
乃負此生君言良非誇吾願亦易盈行當攜妻孥白首  
從耦耕性嗜書嘗讀顧元言國雅

張卿子遂辰少穎異工爲詩有野花詩十首人目之曰  
張野花善病常數年不出戶面孔黃瘦人有見之曰是  
野花張也明末潛名里巷爲醫自給能採丸起人死人  
爭迎致之詩格澄澹孤峭多自得之語有白下湖上蓬

雪橋詩話卷一

美求恕齋

宅衰晚四編忍公無敢招入六逸社簡謝云東城有老  
生三五接茅屋聲名雖翳如志色不降辱乞食拙叩門  
爵年少賜粟二嚴天放翁舉逸嗣其六高會相招邀甯  
恥敝冠服寄情在琴歌養老事鰥肉詎惜恕疏狂禮容  
亦簡足持論昧苟同古風良可掬白首永宴言娛懷還  
厚俗忍公名武順無敢名教與兄印持調御稱三嚴自  
餘杭家錢塘高隱不出兄弟有作朋集題亭司農爲忍  
公子割金中丞學曾別業之半築皋園其官都諫以憂  
歸也施愚山同宋荔裳集舉園詩云阻隔歲將宴齒髮  
交積侵見君復銜恤墮涕霑衣襟踟躕展燕婉別墅延

登臨回谿貫湖水近圃緬邱林參差梧竹秀凌亂荷葦  
深微雨緩良宴故歡感夙心曠昔在京洛七子相追尋  
倦倦古人義慷慨揚清音浮雲倏飄散天路殊飛沈英  
華易凋落煩憂故難任相顧各歎息嘉會方在今各勉  
歲寒意無事徒悲吟其歿於京邸也徐華徵鄴挽以詩  
云卜築東皋闢草堂城隅樓角望蒼蒼清秋風景朱門  
客他日登臨憶侍郎無敢子津字子問亦能詩顏所居  
日陶菴金中丞別業至今里人目爲金衙莊嚴杰爲顯  
亭七世孫

雪橋詩話卷一

美求恕齋

葉響冰面微霜留屋陰事皆緣老謝迹賸有孤尋忽漫  
聞村犬悠然門巷深隱几云一區城曲地還餘隱几蕭  
蕭落木初賭墅吹樓無子弟故家遺俗有琴書天遙欲  
縱高飛鶴池白長留禁射魚尙惜興疏交漸絕朝來斗  
酒爲誰儲其過徐鏡非閒坐云朋舊今無幾所欣俱老  
翁累因遺嗣少閒賴一官窮每過寒齋雨共聽秋樹風  
商山多翼贊吾願采薇終鏡非名行恕中萬歷癸卯浙  
江鄉試嘗爲德安縣令鼎革後杜門不出與嚴印持及  
卿子稱三高詹去矜鍾玉贈鏡非詩云徐令本廉吏高  
擬陶彭澤早歲擅時名垂老厭兵革晦迹城東隅蕭然

半畝宅茶人夙自署茗盃供朝夕健兒不敢窺閉門無俗客擾擾市朝間世眼徒青白

陸冰修嘉淑海寧人有辛齋遺稿采桑曲云江南三月青陽天桃花匝而楊花頭流鶯自語元鳥斜陌上誰家雙鬢鴉繡箔柔匡臨碧祀百帖春蠶眠不起素腕迢迢倚夕陽清曠的的回秋水別有梅花洞房妾永日盈盈淚凝睫織成錦字寄別離結成同心鎖箚篋偶向城隅恨自滋長憐春暮心尤怯使君五馬莫踟躕兒家夫婿關西俠查夏重其壻也少從學詩

王崑繩孤忠遺翰序云武林陸鯤庭先生乙酉死於難

雪橋詩話卷一

李求恕齋

留書辭其母及兄弟其兄麗京先生集一時南北殉難如倪鴻寶陳木叔黃石齋諸君子平昔往還書牘贈答詩古文裝潢成卷而附其書於後題曰孤忠遺翰藏之後麗京先生亦遂棄家長往不返其子寅尋之十餘年不得遇丙寅夏寅遇源於京師出其卷示源使源爲之序按鯤庭先生名培以庚辰進士居憂未受職甲申之變南都授行人奉命祭奠淮王而南都不守遂止山中杭州下乃自經麗京先生棄諸生醫隱養母後母卒罹莊史之難幾死乃歎曰吾向不與弟俱死徒以有老母母既以天年終今又遭大難幸免尙可以餘生食息人

聞邪遂棄妻子披髮入山寅又以其辭家書數紙與小像并附此卷後今觀其像雉冠戎服挾弓矢袴鞞縱馬而馳是豈山中學道之人哉又可悲矣初先生罹難時家人俱繫獄吏籍其家裂此卷將燬之先生內弟孫君宇臺奔入流涕白吏曰此無用物燬之曷若與我我義存故人片紙卽諸君義也吏笑而許之事解復歸之先生此卷得不失者孫君力也先生名圻季弟壻人稱梯霞先生某嘗訪之吳門岸然高潔士也寅字冠周負至性亢爽有大志善文詞工詩暴書亭集有零丁爲陸進士寅作云寅也敬白零丁尺半紙敢告行路諸君子有

雪橋詩話卷一

李求恕齋

父有父一去故鄉不知日月幾千里日月逾邁二十五年矣請說軀體顏面皮軒眉廣頰豐兩頤口輔鬚鬢微有髭去時牡齒尙未落肩胛尙亦肥平生不怒多笑嬉目無邪視頭無俱周尺一尋長過之請說裳衣少新製大布寬袍淚長漬帶斷續繩衫裏臂孫孫子子蟻蝨萃有時捫之擲在地兩襠做袴雙足扉寒肌生粟暑生痱婆留鄉語聽易分問以經術辭紛紛綸至若說易尤專門方州部家味易根囊中口譜可等金匱文方不自祕恆活人不昧財不逐禍緇衣黃冠無不可惠而能以消息聞爲德者君報者我蓋麗京論釋後游嶺南依金堡丹

崖精舍一夕夢至琳宮丹梯碧瓦中有神建龜蛇之旒  
瘳對寺僧言狀僧楚人謂曰此太和山也先生乃易道  
士衣往訪竟不知所終冠周康熙二十七年舉進士既  
釋褐微服往求竹垞效東漢戴良體代作零丁一篇授  
之持以入楚云竹垞辛丑同王處士猷定施學使閩章  
陸處士圻汎舟西湖遇雨云東風吹落日西下北高峰  
欲往南屏路中流聽梵鐘迴船沙岸火驟雨石門松不  
覺碧雲暮涼煙生幾重零丁序云子早歲以詩古文辭  
受知先生遂定忘年之款自辛丑夏一別水尙知歸先  
生獨久不返辛丑爲順治十八年湖州史案在康熙二

雪橋詩話卷一

空求怨齋

年下距冠周戊辰舉進士正二十有五年也

鯤庭子繁昭字拒石韜晦鄉里閉戶著書學使張景茂  
許備員鬻宮報書辭謝徐健菴延課其子其善卷堂文  
集卽司寇仲子章仲所刻鯤庭殉國難絕吭於桐陽引  
決時留書與陳際叔別且盡以書籍遺之際叔聞信奔  
赴哭之痛爲書以報地下美鯤庭之得死所敘己有母  
且尙在草野不卽相從之故無何陸氏竄徙駱村鯤庭  
配夫人延際淑於蕭寺教拒石拒石學旣成乃還其所  
遺書籍其交誼如此駱村一名駱陽陸梯霞駱陽看拒  
石冠周兩姪云流水飛花古渡頭橫舟盪槳欲驚鷗遙

憐多病三秋逝近喜新詩一卷留看竹祇須尋小阮栽  
桃還想賦前劉卽今滿眼悲烽火好慰慈親此放愁  
王于一客燕與內僧話有世換人多默語低心可憐之  
句清明後一日登文游臺云日斷長湖三十春千帆暮  
雨海東塵梨花白雪臺前客麥飯黃冠夢裏人猛士歌  
風長憶沛泰山封石恥言秦荒荒日月過天地鍾鼓樓  
邊照幾巡其螺川早發云長江流遠夢短棹撥殘星亦  
佳于一別號軫石南昌人遭亂居廣陵乙酉正月挈妻  
歸里改葬其王父母及其尊人太僕卿止敬處荒谷誅  
茅營窳窳畢始入城七月兵亂于一居圍城中得不死

雪橋詩話卷一

空求怨齋

其妻腹兒奔竄落星橋土寇發難趨豐城十月亂平復  
還省城產子孫茂乙酉紀事詩所謂兒今忍問桑弧事  
苦月荒風聽母聲也除夕憶兒茂云失學吾誰咎長貧  
汝乏師江天風浩浩母機草離離後移家高郵有詩云  
三十六湖鉦鼓多湖中人唱打魚歌春風禾黍神農郡  
夜月觴樓城子河高郵人以鉦鼓取魚州有佳禾一名  
神農郡也客死西湖周元亮刻其遺稿曰四照堂集  
宋湖州詩人吳仲孚流寓嘉定作一絕云白髮傷春又  
一年閒將心事卜金錢梨花落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  
杜鵑上元孫文川咸豐乙卯避亂居上海新隴遙和其

韻云故國烽煙年復年客游銷盡賣文錢東風又老梨  
花瘦愁聽催歸到杜鵑同一悽斷明末秀水姚仙期間  
鵑一絕云何事催歸鳥鉤輞喚我頻故園經戰後歸去  
巷無人此與宋南渡李御史粹伯菩薩蠻詞杜鵑只管  
催歸去知渠教我歸何處哀音激楚較仲孚作又深一  
層矣全謝山之言曰古之志士當星移物換之際往往  
棄墳墓離鄉井章皇異地以死以寄其無聊之感方其  
悵悵何之魂離魄散鷓鴣之翻欲集還翔滿目皆殘山  
賸水之恫謝山生當全盛之時何其善言逋臣心事也  
仙期名佳詩嘗與孫豹人方爾止合刻

雪橋詩話卷一

奎求恕齋

黃蕘圃跋金孝章詩稿云吾鄉踞湖山旁有鳳巢幽曠  
境也孝章先生有鳳巢一印不知卽其地否卷中有登  
馬叔明巢閣登巢居還宿半巢叔明招宿巢閣巢宿將  
曙諸詩不知卽鳳巢否抑別有巢居巢閣之名也近日  
吳巢松買此山招嶺雲長老居此同人賦詩紀事爲考  
舊聞而旁及此鳳巢圖記以見詩人棲息之地今人稱  
道勿衰者究不知是此山與否也孝章初名袞字九章  
後更名俊明號耿菴又號不寐道人以善書名尤工畫  
梅其自題墨梅云孤山鶴化應無迹靈谷春回亦斷香  
留得一枝寒影在年年憑仗領風光好錄異書不閒寒

暑有退量集其觀權詩云獨居感時變暑謝徂秋始開  
心察藹木零落一何駛彼草間三時舜華乃夕死凌晨  
照初旭容光洵鮮美姚冶姬姜姿方花猶未似灼灼誠  
可憐紛紛忽已萎如彼蜉蝣翼楚楚將安恃榮衰隨旦  
暮久暫豈殊理欲息莊生言彭殤齊曠視庶保松筠心  
修名企君子

張瓜田書理寒石手批世說新語後云向讀漁洋山人  
蘇門三賢詩其一爲理寒石序云本李姓也名粵和西  
華人恥與逆閩同姓改曰理孫徵君稱爲魯連後一人  
而詩有云奉母遊菴中又云歸潔恐辱身則其孤露自

雪橋詩話卷一

奎求恕齋

守可知矣末云梟獍交蹄迹神州日沈淪靈氛久上天  
呼號竟無因感激變姓名下士良苦辛則誦其歷寇變  
憤國難而甘節義也張偉瞻其鄉後進也所爲理君安  
和傳云理安和者字廣唐生員有德子寒石之從弟也  
生數歲而孤從寒石學最力寒石出爲蘇州推官監贛  
州軍我兵下贛州寒石死之安和閉戶讀書不接人事  
晚多與方外者游好爲養生家言弟貞和亦從寒石學  
瓜田謂思考其生平而無由蓋未見此傳  
孫永慶號農隱其尊人徵君鍾元同產也隨徵君隱百  
泉山顏其居曰學稼或耕淇源或耕夏峰垂五十年晚

202 99 142

而生子曰用果既長問叩平生所為農隱曰汝為他日誌狀地耶汝視吾而驚也而傳以白柰觀者笑何方恪敏為用果題農隱小像曰遐哉徵君初音共竹林賞學稼以名居空山得閒壤

謝兼山與巢鳴盛徐枋李天植拂衣同調時稱李謝巢徐李鐵君馬大盜皆有題其晦迹圖詩為其孫皆人作禮恭親王題謝兼山衡門晦迹圖云盤桓撫孤松衡門賦歸去矯首望雲煙時人豈知處日落飛鳥歸春蔬園中露散步攜童稚逍遙脫塵污情話有親戚詩書日參互不願軒冕詎受風濤懼我今聆清風頗悉畫中趣

雪橋詩話卷一

奎求恕齋

何處訪荆溪門前五柳樹皆人即香祖

雪橋詩話卷一

遼陽楊鍾義撰集

吳興劉承幹參校

泰興季開生天中官給事順治十二年秋乾清宮成敕遣內監至江南采辦器物途中多有訛言上疏諫下刑部杖贖流尙陽堡謫居五年卒于戍所其關前志別詩云今日玉關無內外臨歧握手莫潸然尙陽堡卽事二首云振臂隨呼耕戰場野人首藉隔溪香探梅舊約虛雲夢采蕨新歌徧夜郎回首中原今牧馬驚心要地昔亡羊無棲鳥雀知多少曠向長城似望鄉五雲長繞舊

雪橋詩話卷二

一求恕齋

皇畿萬里孤城寄翠微極塞有山多北向重邊無水不西歸雞鳴夢訝朝參晚鳥哺心傷進膳遲甯惜梵梵沙磧影難隨雙燕入關飛送左大來葬詩云未遂首邱須淺葬好留枯骨待恩波十七年詔賜環開生已沒復原官還其櫬

吳縣范檢討必英諸將詩云無諸臺上英風起千載重來顧盼雄父子河山兼兩越弟兄花燭盛中宮雕旗鐵陣參雲黑龍馬珠江浴日紅回首伏波銅柱遠軍威更在挹婁東爲耿精忠未謀逆以前作也鄧州彭布政而述初到滇池詩云劍南風物值初秋萬里炎荒據上游

水下蘭滄通大夏山連葱嶺接姚州漢威遠播姑繙塞王爵新分昫叻侯況是白狼新作頌銅標應過海西頭亦三桂未反時作

陳其年讀史雜感云董承嬌女拜充華別殿沈沈闕細車一自恩波專戚里遂令顏色擅官家驪山戲馬人如玉虎圈當熊臉似霞玉柙珠襦連歲事茂陵應長並頭花此詩當與梅村清涼山讚佛詩同時作吳詩陸祁孫謂爲崇禎帝作恐尙未得本旨之所在讀史有感句云君王縱有長生術忍向瑤池不並棲意尤明顯

雪橋詩話卷二

一求恕齋

定州郝雪海中丞同王無煩游石氏祇園二首云側身雙樹入花氣浣衣裳不道千年雪融成百合香落紅嬌小築凝翠溼回廊尙有安巢燕呢喃問覺王金谷分明在相看作化城青山如假寐飛鳥自呼晴花燦陽春笑松流大壑聲幽情誰復憾況共虎谿行雪海字冰滌復陽其別號也先世自洪洞徙居中山順治中以御史巡按四川吳三桂驕橫兵不戢屢上疏陳逃兵劫殺狀復語侵三桂三桂恚劾以欺罔謫戍遼陽垂二十年讀書不輟同徙者贈以詩有祇愁深夜裏凍殺蠹書蟲之句三桂反用魏環極疏復故官尋出撫廣西卒子祭葬汪茗文誌其墓云士大夫謂天子於公旣簡諸生前又

郵諸身後曰廉曰潔稱許再四何其知公之深也琬則以今上固知公矣勿謂先皇帝不知之也三桂兇儀方張公以一書生顧獨不揣而與之抗微先皇帝則公之元已喪而肉已瘠矣假令不示薄譴以稍殺其怒則三桂反必速速則內煽川盜外連滇寇秦楚間滋未易定也以故譴公于遠使避三桂其緩三桂之反而留公爲今上腹心股肱之佐先皇帝之心豈易測也哉

馮贄雲仙雜記帝觀書處窗戶玲瓏相望金鋪可觀輝映溢目號爲閃電窗吳蘭次綺有詩云甲夜猶傳駐御

雪橋詩話卷二

三求恕齋

幢一朝芸帙冷明紅蛛絲似也知人事網徧金泥閃電窗吳江都人順治九年以拔貢生授中書舍人奉詔譜楊椒山傳奇遷武選司員外郎蓋卽以椒山原官官之其入署句云閒拂案塵攤好句一杯涼水祭椒山康熙五年以水部郎出知湖州吳興有藝香山爲西施種蘭處取以名詞宋玉叔序云蘭次出守吳興下車伊始廉得大獵主名單舸禽治而殲之湖人歡聲動天地最工於詞其吳興一闕有曰詩瓢酒盞茶爐是閒中簿書斯可以見其志矣湯文正贈吳湖州詩仙郎起草最知名幾載寒唯雪上行按部兩餘香稻晚勸農花發曉雲輕

南宮書畫添新稿李相亭臺續舊盟聞道賓朋常滿座清尊眞見古人情其浣溪紗云吳苑青苔鎖畫廊漢宮垂柳映紅牆教人愁殺是斜陽天上無端催曉暮人間何事有興亡可憐燕子只尋常諱復堂謂東風紅豆最下最傳似此含悽古淡乃爲不負罷官後游嶺南撰風物紀一卷晚年兩目失明自號聽翁後方青來以金鍼治之而愈

程可則周量一字湴溱號石臞小字佛壯順治壬辰進士第一忌者擠而去之庚子應閣試授撰文中書尋改內秘書院嘗撰端敬皇后誄爲

雪橋詩話卷二

四求恕齋

孝陵所嘉賞癸丑由職方郎中出守桂林五言有人煙寒大陸山雨急長河之句其送一靈上人歸羅浮卽屈翁山七夕鄉感和鐵夫卽姜梗梗號桐柏會稽人有曹山草堂飯饋居等集龔芝麓送姜鐵夫詩云東海姜公子詩名鄴下傳朱琴森古調霜角警秋天酒罷登樓地燈深讀史年多情還涕淚官柳玉鞭前

三原孫豹人貌魁梧好講兵事爲諸生遭流寇散家財給客集義勇數千思殺賊自效旣爲賊所敗落深塹得不死走江都學賈三致千金皆散去乃僦居董相祠旁名其居曰漑堂烹魚釜鷺寓西歸之意閉戶攻詩古文



辭高不見之節漁洋司李揚州訪之先以詩云焦穫奇人孫豹人新詩雅健出風塵王宏不見陶潛迹端木甯知原憲貧遂爲莫逆交有抱琴圖小像漁洋題詩云絕欄長松不世情科頭箕踞一先生胸中磈礪無人語落瑟聲大蟹行宗定九題云長松千尺挺宜陽箕踞孫郎態更狂世上知音人不見一絃扯去見稽康一日游焦山中流遇風舟幾覆賦詩云風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原窮薄尙欲西歸太華眠其題焦山僧房采桑子云老僧頭白焦山頂不管興亡安穩禪牀臥對江南古戰場客來久坐渾無語飯熟茶香歸

雪橋詩話卷二

五求恕齋

路茫茫水打船檣月照廊甲辰漁洋內遷豹人送別有句云欲問忘情老何名共命禽難言無所任齊有淚沾襟其五言小樂府云蕭儼向舒州君王怒未休樓高苦無井不及景陽樓又云置酒宣華苑君王好酒悲韓昭方用事涕淚莫輕垂舉詞科辭以老病不許居既久諸待試闕下者多務研鍊爲詞賦豹人獨汎覽他書閒語客曰吾僑居廣陵數十日饕餮待我使我官京師不令舉家餓死乎已入試不終幅而出得旨凡年老者悉授銜使歸及格者七人豹人與焉吏部集驗於庭獨臥不往旋被敦促乃徐入逡巡主爵者見其鬢眉皆白引之

使前日君老矣豹人直對曰我年四十時卽若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試公必以爲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爲老何也部擬授司經局正字回籍上特予中書舍人初得正字賦詩云一官如籠鶴萬里本浮鷗獻賦曾非異童年又異劉山人今上路小婦免登樓臨水看蝌蚪惟添錯字愁海甯陸嘉淑贈詩有增年辭試減辭官之句施愚山送豹人歸揚州序云其詩操秦聲出入杜韓蘇陸諸家不務雕飾其贈侍人沈云本是彈箏手家貧學煮魚

雪橋詩話卷二

六求恕齋

人之風康熙庚午典雲南鄉試著有滇南日記其沅州山中聞鷓鴣一絕云空山雨氣散清秋匹馬王程不少留怪爾聲聲行不得七千里外過沅州安若訥爲作墓誌記其夢爲李攀龍後身龐雪崖論文絕句則有壽光安子非知己強爲于鱗認後身之句其詩固不類滄溟也

邵陽王幼華從孫豹人受詩時輦下稱詩有十子之目十子者田綸霞雯宋牧仲犖丁澹汝澎曹頌嘉禾曹升六貞吉謝千仞重輝葉井叔封顏修來光敏幼華其一朱竹垞題其過嶺詩集云邇來詩格乖正始學宋體製

嗤唐風江西宗派各流別我先無取黃涪翁比聞王郎  
意亦爾助我張目振凡聾詩十卷曰黃湄集曉渡望鄂  
州云曉霧壓城頭蒼茫古鄂州風煙盤赤壁波浪下黃  
牛星動連江鎖旗高隔岸樓由來征戰地不忍問東流  
武侯拜風臺云舟泊楓林岸崇臺縱目初月明飛夜鶴  
江靜抱嘉魚北渚鳴霜角南天急羽書東風今正便一  
鼓破衝廬送家叔季鴻游睢上謁后土祠二首云綠楊  
連岸曉風斜東渡汾陰汎客槎天際兩厓馳竹箭春流  
三月涌桃花黃雲寶鼎淪衰草絳氣靈壇落暮鴉舊事  
于今何可問市樓酤酒是生涯東風紫燕入叢祠河上

雪橋詩話卷二

七求恕齋

人家記舊儀古碣半沈天上水蒼松全折雨中枝依稀  
三燭流光夜想像千官立仗時獨喜嘯鶯猶未歇看花  
一路到汾睢題瀟湘萬籟圖云漠漠蘆花水滿灣萬竿  
修竹映湘山日高八桂陰初合雪落三江綠未還離亂  
相逢圖畫裏滄洲定想有無閒傷心極目連雲樹灑落  
非因帝子斑古體如菟菴呈鍾子云芝水淙淙雲一灣  
高槐作花清晝閒祇林近在板橋外剝啄一響開禪關  
大河直瀉搖底柱推窗兩岸羅煙鬢洵州鍾子稱柄客  
日扶筇杖相追攀對飲惟貰一壺酒坐令市上嘲寒慄  
飲之不醉聊爾爾爲憐過眼千花殷終南之南有君室

室中兩婦皆朱顏一自西城動皮鼓袞袞斜夜火燒青山  
男兒蓬累亦云樂東門一出何當還落日殘霞起晉望  
隔林列岫光爛斑解得龍螭同幻相長依香界齊人閒  
趙秋谷謂本朝詩人山左爲盛先清止公與荔裳同時  
繼之者西樵阮亭而升六漁邨修來謝刑部田侍郎馮  
舍人後先並起各有所就了無依傍故詩家以爲難西  
樵題孟襄陽詩云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  
一從時世於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其微旨所寄也以  
詩法授諸弟與漁洋情好尤洽其詔罷高麗貢鷹歌云  
真人御極臨八荒百蠻九譯皆享王西旅之黎越裳雉

雪橋詩話卷二

八求恕齋

貢物各各因其方海東俊鳥好毛質鐵爪金眸猛無匹  
九都作貢來天家特受鞞鏡佐罌罍鷹臺上秋天高  
川蘭驅獸行蒐苗羽騎驂翠華至星旛雲罕紛週遭  
蒙鵬射熊未足羨跋犀殪兕勞遞遯是時摘條試一縱  
萬人昂首瞻青霄飛鳥狡兔失巢窟委身灑血填君庖  
至尊往往動顏色玉虬迴響鳴蕭蕭柔遠猶然動睿旨  
詔罷奇毛自今始行葦兼存踐履慈苗葭漫賦春田美  
聖神舉動殊尋常此事悠悠古誰比君不見虬髯天子  
英雄人佳鶴猶遺懷中死  
崑山葉文敏順治十六年賜進士第三人釋褐後卽以

文章受知

世祖其授學士述懷詩云敢道齊賢留異日屢稱蘇軾是奇才記其事也

李天生嘗以四十韻長律詩贈曹秋岳秋岳歎爲風雅以來僅有斯製初入都南人易之一日譙集語杜詩應口誦或謂偶熟復詰其他卽舉全部且曰吾於諸經史類然願諸君叩之一座昨舌其長安秋興四首云芙蓉苑北駐新軍羯鼓聲悲劇夜分邸道遺坊潛下馬王家故老夙能文重闌寂寞千門月絕成縱橫萬里雲碧竹香蘭消歇甚昔游無路接同羣三川北拱帝城開古殿

雪橋詩話卷二

九球恕齋

陰移萬樹哀地老黃蒿通作柱霜侵白骨半生苔臨城獵騎囊弓入帶郭漁舟擊櫂迴近說西羌諸郡勁秋深牧馬過邊來西來宛馬絡青絲萬炬圍城罷獵時黍遍故宮秋自滿鴻號中澤暮何之浮雲回首悲關塞返照經心望崦嵫一滯雙洲情不愜蒹葭搖落好誰思咸陽佳氣鬱難消渭水時通漢苑潮皎月猶懸京兆驛黃沙已合灞陵橋寒催霜露鳴礮急使出岷嶠荷節遙成楚窺黔多不返游魂旅旆日相招游代州愛其風土居句注夏屋閒者十年望夏屋山詩云秋色自西來蒼然萬壑迴涼風吹窈窕落日到徘徊林谷關音本乾坤老豕

才何由雙屐齒直踏白雲隈平生尙氣節急人之難亭林游濟南被誣陷天生走三千里至日下訴當事而脫其難亭林感其意賦詩三十韻乃廣二十韻酬之

涇陽李岷瞻念慈號劬菴與二曲天生當時稱關中三李善繪事宗法元人漁洋嘗題其畫云君家涇水上終南在當面紫閣與黃陂宛向圖中見有過嶺吟谷口山房集史稱池陽谷口在涇陽西北四十里爲岷瞻舊廬所在故以名集錢牧齋序曰秦人自李空同文太青莫不伉厲用壯有車鄰駟鐵之遺聲岷瞻行安節和一唱三歎殆有蒹葭白露美人一方旨意未可謂之秦聲也

雪橋詩話卷二

十球恕齋

順治戊戌成進士授河間推官漁洋懷人絕句云日華宮趾蔓寒煙雅樂銷沈絕可憐今日李郎行部去風流家世本秦川改補廉州裁缺改新城知縣多惠政緣事罷蔡大將軍毓榮之討吳逆也以才能薦從軍荆襄與秦留仙宮論同在幕府倡和之什並見然竹集薦鴻博不遇以縣令終秀水李良年東岷瞻詩云宦情閒五柳詩格動三秦詩多感時撫事之作其立春夜感懷詩云聞道花門信甘州今尙圍城分猶拒戰兵久未成歸刁斗連邊動軍書入塞飛客懷無一可愁絕盼春暉其賦雲云片片浮雲去愁人正望鄉東風吹送汝幾日到咸

陽吳六益池亭看花云松江十日九風雨無雨便爲花  
事忙野水板橋籬舍外醉時跣足蹋滄浪

顧亭林云好學不倦篤於友朋吾不如王山史有雨中  
至華下宿王山史家詩山史多諳前明故實工書法嗜  
金石尤好鑑別法書名畫著易圖象述筮述十七帖述  
並砥齋集以戊午應薦至京師居昊天寺稱疾不與試  
有病臥述懷云盛代開東閣徵書下五雲彈冠疑貢禹  
對策憶劉蕡敢謂功名薄無如出處分故山冰雪夜猿  
鶴數聲聞歸關中漁洋送之詩云華山丹頂鶴清唳向  
西峰不羨三株樹常稱千歲松林巒有佳氣暝起日高

雪橋詩話卷二

三求恕齋

春石上流泉好菖蒲方紫茸爲文議論馳騁有依據所  
居華山下有讀易廬漁洋典試西蜀嘗訪之其獨鶴亭  
在華北與三峰相向嶽影滿窗陰翠可愛亭林謂秦人  
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華陰綰轂關河之  
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欲定居  
山史爲營齋舍焉方臯宗寄懷山史詩其蠟游山屐脩  
然八十強園林留碩果身世問柴桑  
秦留仙游杭宿曹源菴贈息機上人詩小築傍招提安  
禪絕所思艱難行腳後容易退耕時佛火分池面茶煙  
合竹枝語深忘去住一榻鬢如絲留仙十九選庶常

世祖見其白鶴詩曰此人必有品置第一授檢討以通  
糧案聖吏議發往湖廣軍前效用蔡大將軍延之講學  
有燭影搖紅詞云江行舟中見雁南飛甚急當不知湖  
湘閒鋒鏑縱橫也因作是詞翔雁纔來秋風細雨低飛  
急幾回斜影掠孤舟似與人相識我本江南倦客向瀟  
湘附伊健翮黃陵廟裏青草湖邊雲山非昔我往從征  
書生漫捧中朝檄天涯爾去卻無端不怕烽煙迫誰處  
月明蘆荻看沙上臥槍沈戟何須更到回雁峰頭早歸  
始得迦陵重游寄暢園詞從軍年少巴陵客三載金笳  
畫戟時李岷瞻同在幕府嵇永福漪園亦應聘從軍荆

雪橋詩話卷二

三求恕齋

襄漁洋贈行兼寄留仙及岷瞻詩云帕首鞞刀氣不羣  
秀才今復學從軍也知好句輸中散惟有相思寄楚雲  
秦子清真五字詩李生磊落萬人姿他年幕府論功日  
七寶莊嚴合是誰己未由蔡薦舉鴻博重入史館官諭  
德中蜚語罷歸癸未南巡給還原品紀恩詩有云前事  
豈忘投杼思新恩終解拾塵疑其洞庭詞二首云縹緲  
峰高未易攀扶筇早上白雲閒低頭欲認鄉園水只露  
夫椒一抹山綠樹平湖好卜居數開茅屋一牀書山家  
供客無兼味手摘黃柑換白魚顧茂倫寄留仙詩南國  
無雙士東山第一流留仙有蒼峴山人集故其五世孫

瀛以小峴名集

顧梁汾為明吏部侍郎端文公曾孫其膠城感舊云帽  
檐欹側看傾城巷陌尋常小燕迎記得疏狂舊蹤跡鴛  
鴦池上月微明青葵州城外禪院第一層浮圖云古牆  
柳暗越江春拂地千絲颺麴塵惆悵遠山青不盡倚蓬  
閒卻畫眉人詩筆韶倩不獨長短句出入南北兩宋也  
姊貞立字碧汾亦工樂府有棧香閣詞

順治中吳三桂王雲南尙可喜王廣東耿仲明之子繼  
茂王福建天下財賦半耗于三藩三桂專制滇中十餘  
年康熙十二年撤藩命下三桂以中朝諸將無足當已

雪橋詩話卷二

三求想齋

者遂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兵反耿精忠附之蒙古察  
哈爾應之已而平涼王輔臣應之尙之信亦應之甚至  
女南莫氏亦應之最費剪除十七年八月三桂死庚申  
滇南始平盛符升南征二首云丹徼俄傳赤羽飛邊聲  
乙夜警垂衣但知歸馬謀應切誰料亡援事已違杯酒  
從容良不易淄青倔強究安歸試思几杖恩深處頭白  
何堪發禍機太白秋明鬼井旁兵占早已在炎荒養成  
以月營三窟嶼負西南擅一方莫遣金沙連蜀漢豈容  
清浪接湖湘由來制勝資全策銅柱依然緬水陽緬水  
出三桂取永明於緬甸事符升字珍示崑山人官御史

有釋堂詩鈔曾葬夏考功允葬於小崑山宋荔裳紀以  
詩

章佳麟閣學士鄂貌圖通譜作鄂一字遇堯崇德丙子

舉人雅頌集作辛累官禮部參政宏文院學士幼而貧

嘗熱馬通讀書尤好為詩畿內初定命將出師多在軍

中施愚山序其北海集云公喜經術手不釋卷詩斐然

溫厚一澤於正雅過石屏州云林中看雨過波上覺春

來九日滇府南樓云山峻環滇海雲低壓瘴流泊岳州

云何處通京國回帆下岳州日應從楚出水台向吳流

城郭兼天淨魚龍動地浮因忠少陵句渺渺使人愁秋

雪橋詩話卷二

西求想齋

思云二毛鏡裏驚衰鬢萬里天邊看破裘楚澤凱還和

王郡守韻云戰績共歌周召虎經生猶識漢京房黃河

云極目黃河日影開高風拍岸急流催誰將萬折長驅

水渡馬東南作賦來子賽圖由御史官至閣讀學

卞三元平涼有感云涇水秦山接混茫遙看四野靜邊

防層雲旅雁橫秋月斷嶺孤猿叫夜霜百里荆榛邊戍

盡十年戎馬塞城荒殘郊敗壘無人蹟燐火熒熒散北

邨二元字月華崇德己卯舉人雅頌集累官雲貴總督

有公餘詩草鄧孝威詩觀小序稱其垂情風雅時與賓

客將吏酬唱於山水間南樓峴山無以過也子永譽令

之永吉謙之均有集合之撰式古堂書畫集考書畫各  
三十卷竹垞論畫詩妙鑿誰能別齒髮一時難得兩中  
丞謂令之及宋牧仲

范忠貞遭遇逆藩捐生完節嘗著蒙谷自序百苦吟武  
夷歌以見志其畫壁詩一卷吳震方刻入說鈴秋夜次  
嵇留山韻云北風涼我牖蟋蟀繞牀鳴病影隨衣瘦煩  
愁向夜生思親成白髮報國愧虛名默對三更月勞勞  
萬古情絕命詞云連宵烏鵲南噪曉聞王師已逾仙霞  
耿劉二逆初謀攜裝汎海繼以眾情弗順始議投誠禁  
卒偵知其情密以慰子子笑曰二逆即投誠終不免然

雪橋詩話卷二

五求恕齋

必先殺我以滅口因口占示之一笑襟開萬怒平龍興  
有寺葬真卿執旗厲鬼爭前導盡掃穿牆穴壁龕十五  
年九月十九日從弟承譜募寶無錫嵇永仁會稽王龍  
光華亭沈天成及親屬家丁隸卒五十二人同時遇害  
泰甯騎兵許鼎夜負焚骸藏之十六年至京  
聖祖遣內大臣侍衛奠茶酒贈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廕一子入監賜祭葬三十四年建專祠於福州鮑辛浦  
忠貞祠詩大節並推顏魯國孤忠直繼段司農  
姚熙止少保啟聖會稽人隸旗籍康熙二年舉人初知  
香山縣澳門賊霍侶成弄兵大吏不能制熙止以計禽

之俄而逃去又率奇兵縛以歸海始靖督撫忌其才詎  
以通海將置之死熙止夜見平南王尚可喜而訴之王  
上疏白其枉督撫皆以是自殺而熙止亦以是罷官其  
香山雜詠云溼雲愁結暮煙重水白沙明何處鐘夾岸  
荻蘆橫野色大江風雨暗孤蹤已經去國爲遷客猶有  
悲歌答老農千古每多零落恨不須此際歎遭逢扁舟  
每渡鐵城陰見說農樵出遠岑 聖主已寬邊界令逐  
臣未盡撫綏心幾年共爾棲荆棘此日憐余載鶴琴猶  
幸斯民還舊業莫教寇盜再相侵無數滕鱗犯海波我  
來守土竟如何荒陬百事怡情少孤島三年戰血多獻

雪橋詩話卷二

六求恕齋

敵樓頭騰劍氣受降城下起鏡歌彈丸若使勞臣在未  
許潢池復弄文地居天末海濱東况復遷離盜賊充干  
里波濤孤枕上萬家饑溺夢魂中寒後泣月移高樹宿  
鳥驚雲過別叢莫問當年臨戰伐只今憑眺有餘恫  
文起尚書顧八代伊爾根覺羅氏諡文端其敬一堂詩  
鈔多詠平定滇南用兵之事文端年十九以監監充擺  
牙喇即先鋒順治戊戌從信郡王征雲南由貴州涉盤江  
羅淹渡口擊破李定國兵會同四川廣西大軍三路並  
進不血刃而抵雲南信郡王軍會城趙將軍軍宜良明  
年班師有宜良息兵詩師還以部員用吳三桂謀逆未

決廷議遣使闕焉執政舉文端未發閩人持簡報曰有  
吳剛馬遣人送黃金四十駄立命左右引閩人於門外  
予杖二十來使驚走隨盡以金獻大學士索額圖索邀  
公相晤婉言滇事公不可索額圖奏願某偏執恐事泄  
無濟以某易之公曰此使者無生還之日矣某果爲三  
桂所殺十四年御試旗員第一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十  
六年鎮南將軍莽依圖以孤軍駐柳州爲賊將馬寶胡  
國柱所困索惡公甚欲置之死地奏以內院學士參贊  
軍務疾驅赴粵十月圍解時傅宏烈已恢復梧潯進取  
平樂戰失利待罪軍中數與降將馬承慶往來交善公

雪橋詩話卷二

七求恕齋

料其必叛言於宏烈母墮豎子術中宏烈不聽一日邀  
宏烈飲既登舟矣公言於莽須遣將備於下游斷其歸  
路未之能從既而汎舟而去因無救援宏烈終爲所殺  
嘗勸莽依圖速進不聽及率諸將至盤江而吳世琮已  
渡江矣莽適臥疾不能指揮而諸路又爲世琮所敗無  
有當其鋒者莽以兵符授公公固辭莽曰平滇在此一  
舉參贊獨不念乎公受符調度兵事明日大破吳軍而  
敗北之兵皆死於背水十八年京察大計索額圖惡其  
不附已注以浮躁降調郵報至公謝事待命莽多公戰  
功密疏保奏方夜公就鎮南帳中焚其稿曰諸將帥數

敗以功分於眾可也尋奉特旨仍留參贊管學士事十  
九年莽依圖卒復參綏遠大將軍賴塔軍事二十年五  
月至雲南會議進取策公建議銀錠山俯瞰城內奪此  
山以炮擊城中即日城可下賴不從營歸化寺旁以致  
師老十月勇略將軍趙良棟由四川至問何不進攻省  
城獨引兵徑前黔粵兵始相繼進時公分守螺山良棟  
見訪問策用公言取銀錠山發火礮擊城城中危急謀  
變吳世琮自殺僞將軍線絨等以城降其九江道中口  
占云風雲胸已羅奇正草木時堪作甲兵奉命赴粵參  
贊道上作也侍學

雪橋詩話卷二

六求恕齋

世宗於藩邸最久致仕卒遣王府官治其喪  
康熙十七年大西洋波爾都加理亞國以獅子來貢所  
過州邑日供三豬劉德新裕公詩云地過流沙宿海鄰  
狡狴作贊亦來臣旅獒底貢同周室宛馬征求笑漢人  
豈識中原無虎豹旋看郊藪有麒麟縱多雄力憑誰試  
閒殺銅顛鐵色身尤西堂有賦云如彪有形似麟無角  
昂首仰鼻尖耳圓目廣臆修尾鋸牙鉤足茸毛如斗正  
色如簪裕公官温州知府其詩典麗雄深雅與題稱惜  
所作不多見也

彭美門與葉訥菴會試同年年四十九舉鴻博葉爲舉

主楷法近董香光讀書外無它嗜好生前自刻延露詞  
及南莊集雨中過白芒郵寄高山人儼云春陰生畫簾  
溪上無人迹石筍清相羅煙翠紛可摘欲持三尺絹寫  
此春山碧卻憶山中人遠在龍池宅惆悵不同游白芒  
風雨夕魚梁灘下泊云冥色起何處忽然雲水昏春燒  
如新月遠挂山一痕寒禽呼木杪暗蟲沸草根遙見冥  
際火知有林外郵孤舟欲棲泊石溜濃雲奔羈旅一無  
託菀結難自論矯首眺天末躑躅勞心魂其未試鴻博  
時以候選知縣充丁巳順天鄉試同考官國初定例在  
京同考各官其守部進士亦盡行開列恭候欽點

雪橋詩話卷二

王求恕齋

上元倪燦闇公工敘事之文在史館所撰明史藝文志  
序與姜西溟刑法志序並稱有雁園詩集其尋天池過  
螺峰遇雨句云五步穿雲行不見兩來讓路語方知  
佟勤僖鳳彩過襄城首山云泉聲衝石落鶴唳隔煙聽  
迺辰州石門關云人跡半空驚語墜馬蹄隔澗帶雲躋  
吳留村舟次潯州詩云飢鷺掠水去老犍負雲歸佟謫  
怡公游盤山用壁閒韻云猿收春落果虎送夜歸僧其  
寫荒寒之景皆能造意造句怡公號雁湄其歲暮詩有  
句云成樓烏鵲聚殘年亦佳  
武進周浣初司空爲太學生時有詩名馮益都贈以詩

云春草已看傳白傅飛花定見詔韓君後果以鴻博授  
檢討雍試諸作有白丁香詩句云月明有水皆爲影風  
靜無塵別遞香可與初白丁香花下作云春辭小院離  
離影夜受輕衫漠漠香並體物佳什

聖祖南巡布衣龔士炯獻歷代年表十五卷至隋而止  
司空奉詔重修未竟卒復詔閣學定州王之樞踵修而  
司空之子嘉梓佐成之名歷代紀事年表共一百卷

潘次耕少受史學於兄力田復師事亭林昭法鴻博五  
十人中尤西堂年最長次耕齒最少亭林贈詩所謂聞  
有二毛人年才三十二也入史館作議上總裁謂明更

雪橋詩話卷二

王求恕齋

三百年史事繁委宜博採而精於攷證分任而一其義  
例秉筆嚴而論平歲月寬而帙簡撰食貨志兼訂紀傳  
自洪武及宣德五朝皆其所定官翰林者皆進士出身  
次耕與竹垞藕漁以布衣與選次耕又精敏敢言無稍  
遜避在翰林五年降調歸徧游羅浮天台雁蕩武夷黃  
廬中岳各爲詩古文記之陳說巖相國欲薦之起力辭  
而止賦老馬行以謝自號止止居士於聲音反切盡通  
其變著韻音八卷遂初堂集中送白奪山人游三關一  
百五十韻此五古之最長者白奪山人卽沛縣閻古古  
力田與同縣吳赤溟居韭溪皆以南潯莊廷鑑史案牽



累事在康熙癸卯亭林汾州祭吳炎潘耒章二節士詩  
露下空林百草殘臨風有慟歎椒蘭韭溪血化幽泉碧  
蒿里魂歸白日寒一代文章亡左馬千秋仁義在吳潘  
巫招虞殯都零落欲訪遺書遠道難竹垞西陵後感舊  
詩潘安曾對酒吳質數論文舊史悲難續斯人意不羣  
一爲江海別遽作死生分淒斷山陽笛那堪歲歲聞力  
田與王曉菴友善曉菴管館其家講論算法常窮日夜  
曉菴每遇天色晴霽輒登屋臥鴟吻間仰察星象竟夕  
不寐力田著有辛丑歷辨次耕亦頗學歷粗有端倪不  
竟學

雪橋詩話卷二

王求恕齋

東明袁杜少中允佑有齋軒詩鈔月夜游秋水橋岸云  
出寺谿雲隨意遠過橋山月趁人低玉階怨云玉階無  
人行徘徊玉階側皎皎明月輝照見妾顏色侍直南苑  
有紀事詩六十首

施愚山分守湖西所轄吉臨袁三州時西南用兵轉饑  
最急奉軍符按部督促作湖西行日節使坐徵斂此事  
舊所無軍精日夜急安敢久踟躕昨日令方下今日期  
已逾攬轡馳四野蕭條少民居荆榛蔽窮巷原田一何  
蕪野老長跪言今年水旱俱破壁復何有永訣惟妻孥  
歲荒復難鬻泣涕沾襟禱腸斷聽此語掩袂徒驚吁所

嗟務敵撲以榮不肖軀國恩信寬厚前此已獨通士卒  
待晨炊孰能緩須臾行吟重嗚咽淚盡空山隅徧歷山  
谷作彈子嶺大阮歎竹源阮諸篇以告當事比之元道  
州春陵行裁缺候補公議以爲當晉開府劉安邱相國  
當其提學山東時干請不遂至是修怨遭束閣焉以制  
科授侍講遷侍讀其蠖齋詩話有云山谷言近世少年  
不肯深治經史徒取給於詩故致遠則泥此最爲詩人  
鍼砭詩如其人不可不慎浮華者浪子叫號者麤人窘  
瘁者淺癡肥者俗風雲月露鋪張滿眼識者見之直一  
葉空紙耳故曰君子以言有物

雪橋詩話卷二

王求恕齋

毛大可原名姓以郡稱西河少與兄萬並知名人呼小  
毛子善詞賦兼工度曲精樂律家有明笛耶所傳唐樂  
笛色譜據以作竟山樂錄其羅三行云周秦以來古歌  
絕漢代延年尙能說逡巡魏晉中再亡杜夔左驥徒猖  
狂開元神武興法曲高頭教坊譜相續華原驃國襍塞  
胡立部聲喧坐歌促金源起創變舞辭因之變伎歌參  
差九宮分譜限南北一十九韻音調微明興一代本無  
樂胡吹番謳苦交錯優伶鬻弄習轉深南曲浸煩北浸  
落相傳南曲始吳下梧苑風流宛如昨吳儂創調絮古  
歌翻出新聲美無價當年絕唱稱崑山松常折穎浙齒

頑張芸朱美魏良甫至今嗣續猶艱難杭州羅三重意  
氣誓欲尋源奪高第攝總絕慧通鬼神一雪從來品題  
異依聲按律節奏奇宮商相接復相離涵融便捷鶯語  
澀急決嗽嘹鶴鳴遲聲沿版定寸爲掙韻七字三前與  
後新生故死黍粒分迫度緩稽肌理湊一聲將發坐客  
定數變將終動神性流離遷客涕淚傾窈窕新孃怨思  
迸搗箏摘阮徒自豪吹師失管絃工逃吳中譚如并張  
燕到此不敢爭鳴號東昌坊頭合歌版首坐毛生泣何  
滿哀吟失職貧士情那問中趨共前緩羅三歌罷抵瑤  
瑟手把金卮挹姓出自言不是尋常人恥作當年李協

雪橋詩話卷二

三求恕齋

律生平好酒名酒徒結交滿座皆屠酤上之不屈古王  
者其下詎嫌今大夫千金散盡獨長嘯故作歌吟雜啼  
噪變童十萬蒲伏前不足當予日調笑毛公落筆能有  
神悲能寫哭怒寫嘖貌予令予死不朽至今予作忘言  
人昔年聽歌及寒食桃花滿樹風前折歌來倏忽又一  
年今夕聽歌是何夕今歌既歡且復苦坐者停聲立停  
舞寒蟬數弄咽柳條孤雁一聲墮江浦洞庭秋風剛葉  
下去春在晝今在夜霜繁露白月欲明竹斷絃弛鼓初  
罷宛如花底摘生葉少婦綠絲自成節嚴鋼鏗處銀鏗  
涼冰甕開時水晶裂又如石齒決金蕪剝核吹蘆擘風

籟屏高燭短坐歎愁昔日梨園近何在蹉跎相失淹歲  
月非我能忘棄前說我亦沈淪年又年顛賴相看總離  
別東昌坊裏九曲園高車駟馬填前軒聽歌滿堂勿相  
問此中惟見毛姓冤毛姓沈淪本無極那復羅三又失  
職羅三當復歌此歌莫道聲繁歌不得

嚴蓀友中允書法入晉唐人之室兼善繪事尤好畫鳳  
有墓田在無錫洋溪有橋曰藕蕩因自號藕蕩漁人歸  
田後築堂曰雨青草堂亭曰佚亭年八十卒廷試鴻博  
時以目疾僅成省耕詩八韻已不錄

雪橋詩話卷二

三求恕齋

聞唐祖詠南山陰嶺秀二十字入選乎與三布衣同授  
翰林有南鄉子紀恩詞年已五十樊榭論詞絕句云閑  
情何礙寫雲藍淡處翻濃我未諳獨有藕蕩工小令不  
教賀老占江南子泓曾字人宏有青梧集工平遠山水  
尤善人物嘗寫碧山吟社圖贈漁洋以病廢

宣城高詠阮懷別號遺山少與施愚山梅杓司耦長分  
韻關題聲名藉甚兼工書畫稱三絕省闈前後十五試  
不售愚山贈句云疏狂合側時人目騰達還餘幾輩傳  
年近六旬始以明經貢入太學又數年召試鴻博入翰  
林未幾以老病乞休旋卒潘次耕挽詩有云垂老一官

榮地下酷貧佳句滿人閒其恩山招游慧力寺云湖西  
城南端縣悱多連林夏首天宇和綠疇布繇陰使君眷  
邱壑風日暢追尋朋友亦具來招攜偶然遂松路曖晴  
雲蘭皋竦輕轡蒼蒼鬱平楚遠見唐朝寺古殿被陰苔  
飛蕓出深翠當門蕭水橫急漲如奔雷水光盪虛碧金  
地無纖埃冠山成新亭四角臨江開環亭秀嘉植枇杷  
及桐槐游子憺忘歸披拂散愁疾佛院吹名香僧廚飯  
落日高懷廬嶽社能事滄洲筆沙晚水禽稀風定飛蟲  
密孤郭聚帆檣煙火橫江出游青原山寺云青原山半  
寺積雨長苔痕路轉遙聞水峰回直到門雲林清磬落

雪橋詩話卷二

圭求恕齋

巖屋影堂存欲問無生偈孤雲倚石根

黃庭表贊善與堅有忍菴集牧齋稱其長安金陵雜感  
諸篇頓挫鉤鎖纏絲悱惻風情骨格在致堯裕之間  
其后稷祠詩云稼穡當虞代千秋見古祠山農猶洛日  
歲事幾幽詩賽社春澆酒排場晝擁旗配天功窈渺一  
笑付郎兒其詩說云乙丑余自衡州抵郴州郴江在下  
流距瀟湘五百餘里秦少游詞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  
流下瀟湘去勢極相反又嘗過洞庭太白洞庭西望一  
絕日落長沙秋色遠長沙在洞庭東南五百餘里甚相  
違背江文通登香爐峰詩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長

沙在廬山南二千餘里語亦未合李詩本之古人興會  
所至往往率易如是子美詩用古殊切核然如所云弟  
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以云濟南伏生則名勝非虔以  
云後漢服虔則姓服非伏蘇詩差處尤多如摸金校尉  
爲摸金中郎扁鵲爲倉公賈梁道司馬懿爲司馬師之  
類洪容齋以爲無害亦非篤論詩人以古爲塗澤借字  
可借事則不可借字史漢多有之若借事有事實安  
可虛借大蘇詩石建方欣洗牖廁以廁牖倒用之水底  
笙歌蛙兩部以稚圭鼓吹字爲笙歌雖借於義不可訓  
亦不可近來梅邨詩多借用牧齋以爲陽移陰換又以

雪橋詩話卷二

圭求恕齋

爲換步移形不無寓意然實借字於義無妨若苕文集  
中以五城兵馬司爲司城以鳩爲鷓鴣之類是事物名  
借用尤不可學者於此處須分別

徐電發居吳江之垂虹亭因以自號西河題楓江漁父  
小像有云甫里先生何處是家近垂虹亭子少受業於  
宋旣庭計甫草善書九工畫李武曾題其墨松云虹亭  
筆墨無不好以詩掩畫誰能知漁洋題其畫蟹云仄行  
與外骨併入考工記何如執扇上善寫招潮勢草泥擁  
郭索兩鉗亦何利便欲左手持未勞門下議其自述云  
新詩學放翁誰人畫團扇以上舍中鴻博入史館所著

漁洋趙北口見秋柳感成一首絕句自注云順治乙未  
予上公車與家兄吏部傅彤臣御史賦柳枝詞於此忽  
忽十餘年矣隄柳婆娑無復曩時不勝攀枝折條之感  
因賦是詩彤臣名辰新城人初仕河間推官爲畿輔第  
一行取擢御史按江西道出河間遮道攀轅者數千人  
題詩驛壁云直道至今風尙在士民接踵問平安其柳  
枝詞云灞橋橋畔美人居性慧能爲倒薤書一觀靚容  
頻問訊十眉新樣近何如絕代容華照眼明幾年聲價  
重金城誰言青鬢垂垂老一到臨風百媚生零露蕭晨  
半未乾日高猶自怯輕寒連錢馳馬驕嘶過青眼樓頭

雪橋詩話卷二

三求恕齋

帶笑看殘照芙蓉溢額紅珊瑚仙骨玉瓏璵幾回眠起  
嬌無力披拂偏宜少女風垂金小篆不曾譌葉葉紛披  
撇與波截柳編蒲無用處祇傳新樣似元和靈和前殿  
見風姿成癖賦情寫盡詞九月受風秋色裏冶游心醉  
麴塵絲拂隄又復映征颿折贈還宜女手搵薄暮一番  
微雨過江州司馬溼青衫

吳蓮洋西城別墅詩十四首其一云花枝近女牆歲月  
日瀟灑雖復在 cities 喧寂非車馬清風迥穆如知希和  
彌寡石帆亭云風動袞袞角洪濤四溟吼如何不動搖  
片石土囊口爲賞正定心添種菱三畝樵唱軒云采山

因采真歸來發高唱衣上煙霞斑雜坐無禮讓身忘草  
木年心寄尊盧上半偈闕云大辨本忘言半偈又何著  
赤日東邊上素月西邊落不必更求心四大空索索石  
丈云與世苦不諧鋒削自突兀霜明耿介性雨見嶽寄  
骨莫謂德無鄰有人具袍笏三峰云白帝家門山何年  
竟飛去毛女發精靈欲共天孫語纖月見庚方產藥川  
源處小華子岡云右丞禪悟人千秋生則做每思茱萸  
泝一理鼓湖權何意春城西犬吠夜如豹小善卷云洞  
中過天地居然小善卷焚香聊宴坐獨理朱絲絃溪割  
罨畫水人耕陽羨田春草池云池上茸茸色一畝離騷

雪橋詩話卷二

三求恕齋

經謝客太荒唐幻夢不可聽愛殺嬾公語春來草自青  
竹徑云敬仄錦石路窈窕無凡卉去去綠陰中涼風動  
斐疊仙人何處來一萬青鸞尾雙松書屋云讀書誰與  
共于思兩大夫更邀天際鶴營巢兼哺雛剛到春風候  
花飛醪玉壺大椿軒云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靈根  
託天地世界真蜉蝣何人知此意只可問莊周綠蘿書  
屋云寂寂春陰繁因成元豹隱隔座花枝明到簾鳥聲  
近風牀書卷開幽人本無愠嘯臺云蘇門有高士求怒  
不可得出水終大笑妙意誠難測爲想鳳鸞音崇臺願  
矜式西城別墅爲漁洋所築同時題詠者九十餘人漁

洋獨推天章擅場王慶仲新城訪西城別墅詩尙書池  
北營書庫數十年間赴杳冥曉日雞豚麝提閣秋風禾  
黍石帆亭居人指點基空在故老傳聞事忍聽卻憶銅  
坑與銅井漁洋終古一峰青

運洋其先遼陽人父允升官蒲州學正遂家焉所居中  
條山南永樂鎮故永樂縣地爲唐相李石李福李程兄  
弟及呂仙巖楊貴妃故里臨大河對岸卽華嶽三峰蓮  
洋次青縣題壁詩云舊山風景復何如昨日家人有報  
書門前九曲崑崙水千點桃花尺半魚其永樂蚤發詩  
云蚤發招賢里涼雲解鬱蒸河聲過雷首雨氣下風陵

雪橋詩話卷二

三求恕齋

鳳嘴三春麥龍頭五月冰蓮花天外落千仞碧峻嶒有  
玉溪卽義山故居漁洋贈詩所謂人煙盤豆驛村路玉  
溪流者其玉溪宴集詩云竹林俯春澗林下東風吹人  
生無百年爲樂須及時良朋接阡陌相招同來茲烹羊  
設醕醪坐席歡更移耳熱行南原徘徊至東菴西望太  
華顛風雲變參差雪殘毛女洞日下希夷祠古今幾且  
暮盛滿不可持酒闌吾已醉欲采商山芝有憶二首云  
憶爾提紅燭相尋半玉溪紫釵屋南北紅袖澗東西詠  
雪當鷓鴣行春過燕泥避風臺醉藉縹緲落文犀昨夜  
月明好清光萬里同階閒人少睡閣迴竹無風酒渴三

更後心空四照中南來尙烏鵲飛過戟門東此卽作義  
山體

閻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寨邨六世祖始遷山陽故晚  
取爾雅晉有潛邱語以自號父修齡字再彭號牛叟少  
師事黃石齋平生慎檢持以詩名江淮閒甲申棄諸生  
與張虞山養重新茶坡應昇嘗同作秋心詩虞山爲作  
丹荔老人傳母丁名仙竊字少姜亦能詩自題讀書處  
曰兌閣以兌爲少女已於女兄弟中行最少也牛叟兌  
閣遺徵曰妻屢勸予參訪耆宿向上一著而以鈍根未  
果近慙麗媼違負萊妻陳其年爲賦祝英臺近詞曰水

雪橋詩話卷二

三求恕齋

精簾翡翠鎖不許俗塵浣繡罷摩窗畔茜絨睡分明  
蘄蔔林香榜伽寺靜只多了阿奴旁坐歸去可好趁水  
月潮音早上雪山座怪殺蕭郎彈指景光錯請伊試看  
人間閒花浪染總一囊笛聲吹破

百詩謂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  
爲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文秋蟬鳴  
樹間爲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義詩夏王紀冬  
令殷人乃正月又自了然於漁洋唐賢三昧之選抉摘  
其舛謬如東南御亭上之譌卸梓陽何處尋之譌潯胥  
爲訂正游鞚昌與陳秀才子壽一夕成七言絕句百首

名隴左唱和詩長汀黎副使士宏爲之序年二十讀尙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薦薦在京師朱竹垞酬以詩云烈火燔帝竹秦鏡忽以淪番番濟南叟後死盡而勤腹笥傳少女齒落餘空齧掌故潁川來何繇聽其真所怪張歐陽疑義嚙不申金絲魯宮響科斗蟠輪囷俄遭巫蠱發竹簡迹久湮梅生千載後一一紛羅陳其餘航頭字拮據亦有因譬若完衣裳安用重補紉文從義艱晦體殊絕縱塵孔書旣成在謨詰恆鮮新何不正今譌去險歸溫純此義誠難知疑者頗相循閻生并州彥徙宅清淮潯昨

雪橋詩話卷一

三求怨齋

年應詔至旅食春明春小心對縫掖餘勇刺古人示我一編書其言狂且醜諸家援王吳百氏搜墨荀幽室扶突奧希音辨韶鈞雖爲見者賦猶勝徒咕呻吾生巖述作者矣潛悲辛君非漢井丹經義何紛綸况有執扇詠贈我情彌親客子寓招提不出動盈旬春冰玉河裂草暖波鄰鄰紅杏舒繁條翠嵐壓重圍相期出郭游西山恣迴巡並馬騁劇談九皇八八民醒卽坐松石醉卽臥花茵有答吳亦韓絕句云老愛青春任杖藜卻嫌委巷入深泥君家雪色壁如舊醉罷還能滿壁題趙秋谷曰黃山谷見東坡和陶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

曰此老未死今日讀閣徵君此絕句曰百詩不衰康熙甲申

世宗在潛邸手書禮致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如臥牀贊不覺其行也是年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九遣官經紀其喪親製挽章四首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復爲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詩有眷西堂許劍亭秋山紅樹閣窈窕居諸集子詠號左汾官中書從漁洋學詩工篆刻

雪橋詩話卷一

三求怨齋

士宏字媿曾順治甲午舉人授廣信司理裁缺補永新令歷官至甘山道移甯夏適營將叛殺提帥督餉籌邊嚴守禦安反側又密請免衛所通糧七萬八年塞上康熙十六年賊平敘功晉布政司參議以母老乞歸急病讓夷倫然自樂家居二十八年年八十卒有託素齋集其送崔五竺游廬山云十年清夢到匡廬一筆看君縱所如好句定從峰頂讀題名自選石潭書輕帆逐浪逢春雁野店吹鐙饌楚魚此去牽人情緒遠好山良友意躊躇章江送劉侍御云萬山如畫木蘭舟卻爲章門十日留詞賦王郎悲故郡琵琶商女憶江州沿河柳細春

初曉到嶺梅殘雪未收好去尉陀臺上望幾人綵筆擅  
風流弟士毅有寶穡堂集

常熟諸生沈秋士卓善爲詩於古作者獨北面袁鍾以  
爲搜剔性靈蕩滌腥臊可以上薄風雅先是顧仲恭大  
詔以袁鍾爲貧士之烹鮮牧齋詆之尤力以爲鉤深抉  
異促節必絃發蠅聲於蚶窟窮夢想於鼠穴一時學者  
宗其緒言多能不惑於楚人之咻至謂公安竟陵之派  
如走醋甕如乘車入鼠穴如聽幽獨君冥語馮定遠又  
祖述才調集由温李以溯齊梁後生靡然從風秋士獨  
強項自喜始終以戍削蕭寂爲宗別出機杼尤善填詞

雪橋詩話卷二

袁求恕齋

奏銷除名嘗賦詩曰禪定功名師老衲丹鉛事業付諸  
昆以憂瘁卒所與游者同邑馮班陳采齊陳協陳如塗  
皆困死定遠先秋士卒

仲恭學識淹貫尤研精於毛詩三禮作五帝世繫辨以  
康成緇史記本紀而取春秋命序歷爲有見王肅據家  
語五帝德之說爲謬歷引左氏內外傳以證其必不然  
且謂康成信緯書莫失於六天之說而後世乃千載遵  
用莫得於帝王世數之說而後世絕無信從以此知人  
心不同眾言淆亂而好學深思者之寡也文凡數百言  
著有炳燭齋稿其學一傳爲錢陸燦圓沙再傳爲嚴虞

雪橋詩話卷二

袁求恕齋

情思菴圓沙字爾弼一字湘靈以乙亥拔貢復中丁酉  
江南第二名舉人嘗得通判不仕康熙壬申卒年八十  
一有圓硯居士集其鳳陽與戚价人歎舊云鍾離郡城  
帝王里崎嶇辛苦見戚子各去家鄉一千里奚爲躑躅  
乃到此歎我飢驅徇一甌渡江幾葬魚腹死子亦杖策  
何處來感促低眉少歡喜與子握別芙蓉江十四年間  
昨日耳相逢並話餘生在蕭寺燈花生曉燉十年游宦  
入秦中墮哭風塵傍邊寒舊官挂欠責新官彈章頌繫  
誰寬貸已分他鄉付骨骸焉望歸田荷鋤耒茶馬騎驄  
兩故人脫驂越石垂青睞遂許迴轅賦西岳并得作記

鑄東岱戚子憂患豈草草詩文尙足抒懷抱憐余顛顛  
若拘囚忽漫江湖看衰老少年同學金閨籍當時好友  
沙門島何地陽春先雙腳但令冬烘歎頭腦況有空房  
黯淡魂中宵失卻麻姑爪強攜兒女寄金陵眼底生涯  
餘潦倒逆旅墮猿聞太息異鄉徒步傷枯槁爲子更數  
癸巳前爲子更憶長安道長安道上故人多白面郎君  
瘦馬馱子之親家余至友三人飲酒同高歌子先出都  
唐子住宋臚傳上第鏘鳴珂余亦南還意慨慷汝輩登  
朝子淵阿明年三月惠山下臨觴不飲顏微醺從此訣  
去遂茫茫盧龍出使尙書郎黃沙鬚肌風刺骨牙齒缺

落傳可傷歲暮還朝見天子度支三輔開神倉有書一  
函曾附北書當到日人臥牀只今唐子墓草宿輪子與  
子猶徜徉摩挲劇紙楓相向年年芳草長無恙子又騎  
驢去壽春余欲東歸繫屣網未怕顛風江怒號金陵酒  
店開佳釀一紙平安寄余懷滯心家人南歸甯敢忘日送  
西州舊弟兄安邑豐干慎所訪榴花爛漫鱒魚鮮歸途  
過余秦淮上思菴康熙丁丑一甲第二人及第官至太  
僕寺少卿著有讀詩質疑文獻通考詳節江南爲刻嚴  
太僕集以繼歸震川有句云正是空江明月夜相逢尊  
酒落花時

雪橋詩話卷二

三求恕齋

秦小峴過德州詩當代風流說侍郎搔爬騷雅記漁洋  
銜泥零落紅襟燕誰認臨溪舊草堂謂綸霞甯津草堂  
也田文博麗管警八家嘗選漢魏六朝文曰自茅選一  
出耳濡目染以故荃蕙不馨詩與漁洋標格不同學博  
才膽不肯規規作常語其棗樹詩云西鄰棗樹搖露梢  
寒風憂觸如吹茭過牆乾葉不脛走亂投屋上三重茅  
前月纂纂垂朱實大似橘柚新劈包誰遣兒童撲剝盡  
鬱屈喬棘空枝交忽憶鄉園此時節篋籃無數來邨郊  
木奴千頭那足數雜以梨栗兼瓜匏冬官嚙噉不稱意  
日飽籠餅盤無殺霜威折綿北地冷夕蟲動股鳴堂地

顛頽幾嗟漢南樹涼暑思煎黏日膠傍檐烏尾向人掉  
入夜柳瘦連牀敲作聽石林解根窟強挑燈火讀一爻  
夏日雜詩云忽遷豪傑實關中漢使星占迥不同一自  
節旄飛瘴雨長教雕鷲卷蠻風山川戰沒多新鬼杼柚  
呼來賦大東羽衛材官身手健莫辭辛苦願從戎漢代  
曾言雲夢游韓彭事業未央收夜郎棧雨盤江細烏石  
榕花獵馬秋戍伍丁男衝瘴癘邨原寡婦盡誅求羣公  
自有匡時策民瘼何須淚暗流此三藩發難時作

雪橋詩話卷二

三求恕齋

同塵多自得玩世去人間古塔煙霞在禪關水月閒空  
鎮國愨厚公悼贖和尙詩云一葉流東土花飛遼左山  
悲流偈處今日共躋攀贖和尙卽贖人名函可字祖心  
南海人韓日纘子謫戍遼東龔半干詩歲華凋白髮寒  
色卷緇衣憶贖上人作也公名高塞  
太宗文皇帝第六子號敬一道人性澹泊如枯禪老衲  
開府奉天禮聘名士閣古古贈蔣馭鹿云鐵嶺金壺夢  
一場朱門碧草影茫茫西風吹散梁園客獨有枚臯哭  
孝王馭鹿名鏞武進人故鎮國公客也有侍燕渾河觀  
漁應教詩陳其年賀新郎詞云朱邸分青社記當日竟  
陵文藻彭城風雅盛世天家敦玉牒花萼交暉其亞正  
內殿霓裳舞罷龍子一從歸大漠悵陳王不憚苔生樹



呼賓從銷閒暇鄒陽流落江潭夜剔秋燈故人重見在  
楓橋舍憔悴白頭論往事多少鸞牋鳳帕說不盡銅輿  
佳話今日金風吹兔苑任西宮花放還花謝拌夢到王  
門下亦贈馭鹿作公好讀書善彈琴工詩畫精曲理仿  
雲林小幅筆墨澹遠擺脫畦徑有恭壽堂集池北偶談  
誤載公名為國卿

黃俞邵晉江人父海鶴先生居中為南京國子監丞遂  
家江甯藏書至八萬餘卷與山陰祁氏淡生堂鈕氏世  
學樓禾中項氏倦圃曹氏埒有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  
己未舉鴻博丁憂不與試徐立齋疏薦以諸生召入明

雪橋詩話卷一

吳求恕齋

史館分纂列傳及藝文志二十三年充一統志纂修有  
我貴軒朝爽閣蟬窠諸集姜西溟題錢孝修山中煮藥  
圖卷云題詩舊日東華侶好句初看淚滿襟恨識斯文  
猶未盡九重泉下幾知音自注前有亡友黃俞邵七律  
四首極精工有抽書盡日向東華之句讀之泣然故末  
章及之

徐立齋為亭林甥竹垞壽徐侍讀詩把文同謝舅染翰  
失張顯官修撰時數被宣召諮詢移時知無不言有詩  
云空傳枚馬金門侍只倚雕蟲事武皇從幸南苑賜乘  
御馬命學士折庫納為執鞚辭以館師不敢乃改命侍

衛晚對便殿夜分賜饌問從者得毋飢乎復命侍衛賜  
之食命進孚齋說大見褒賞為刻行之孚齋

世祖讀書所也感荷知遇嘗抱攀髯之痛康熙間隨扈  
孝陵賦詩云惟將廿載攀弓淚并灑橋陵松柏中二十  
八年拜大學士甲子解官監修明史疏請購遺書徵遺  
獻並出三朝實錄以便參稽明祚迄於愍皇福唐桂三  
王天命雖傾覆亡之蹟不可不著請從宋史益衛二王  
遼史邪律大石例以愍帝終本紀之篇二王從附傳之  
列至明末諸臣盡忠所事考之史例均當采拾時題其  
議與兄健菴俱好賓禮寒素錢田閒嘗贈詩云君家兄

雪橋詩話卷二

吳求恕齋

弟交情古前輩風流今尙存庭館慣留高士榻生徒矜  
出大賢門然立齋介然謹禮法慎擇人健菴不及也  
樞臣學士牛鈕先世居赫舍里弼刺弼刺漢語河也因  
姓赫舍里氏康熙庚戌進士選庶吉士壬子授檢討未  
任即命為侍講己未御試擢第一即日除侍講學士辛  
酉賜卹朝鮮充正使壬戌除掌院學士甲子轉內閣學  
士其黃葉作秋語青山壓夢寒之句不減姚少監賈主  
簿徐健菴愴園集 今天子御極之九年始命滿漢同  
以經義賜進士而閣學牛公與焉滿洲之有漢文進士  
自公始駕嘗幸馬蘭峪觀湯泉命大臣賦詩時公方便

朝鮮及還朝命公追賦以刻石

李梅崖中丞基和字協萬丹徒人隸漢軍幼讀書城南鶴林寺卽南史宋紀所載竹林寺也以清節著官井陘道時巡撫格文清以公與陸清獻並薦廉能任山東按察使時

聖祖南巡賜御書獨持風裁四字其論治謂教先於養除害先於興利有梅崖詩意重過西山碧雲寺宿藏經閣下有感作云鐘鼓無聞靜梵音曉風吹月下窗昏山柯交錯秋聲聒泉響沈潛夜氣存五夜霜林凋震旦十年一飯宿雲門淒涼鷺閣禪鏡晦馴鴿金經念佛恩憶

雪橋詩話卷二

聖求恕齋

家云風塵轉憶舊林邱歷歷鄉關隔夢游月色曉沈官舍冷雁聲啼徹故園秋潮迴北固雲爲岸山遶南徐樹作樓極目長安愁不見天涯何日大刀頭過鶴汀侍讀齋觀董文敏畫云曉雨初晴煙未收江雲一帶引輕舟模胡認得南徐樹不到家山十六秋家居有句云清俸遠勞分故吏朝衣簡借與同年其清況可想見也上巳前一日寄懷趙天英總戎云癸丑帖傳王內史春秋癖愛杜將軍代州詩云誰識雁門今夜月山川別樣在冰壺陳其年詠鏡虞美人云我亦受人憐惜爲人磨顧橫波

讀之爲合肥尙書相向欵咽尤西堂贈吳梅村詞云江山如夢眼前誰是舊京人物又云椽燭衣香少年情事

頭白今如雪梅村讀之泣下詞之足以感人若此龔芝麓送歌者南還次牧翁韻云長恨飄零入洛身相看憔悴掩羅巾後庭花落腸堪斷同是陳隋失路人同病相憐聲情極爲悽愴鄒孝威詩所謂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也彭美門畫屏秋色蕪城秋感云野燭蕪城夕送遠目雲水蒼茫不極瓊蕊音遙青樓夢杳玉鉤人寂何處認隋宮見衰草寒煙堆積攢一片傷心碧聽柳外哀蟬風高響滯如訴興亡舊恨聲聲無力今昔

雪橋詩話卷二

聖求恕齋

可勝悽惻莫重問錦帆消息竹西歌吹淮南笙鶴盡成陳迹轉眼又西風辭巢越燕還如客落葉千重蕭瑟萬事總銷沈唯有清江皓月曾照昔人顏色鄒程邨謂可敵蕪城一賦

健菴司寇詩有虞浦詞館碧山等集其贈李研齋太史云十載江湖穩釣磯跨鞍絕塞欲誰依草荒白帝家何在瓜熟青門事已非著作千秋身未老悲歌萬里客安歸并州風勁霜如雪送爾離亭淚滿衣康熙甲戌修稷事於遂園共十二人皆有詩紀事以蘭亭二字爲韻禹鴻臚尙基爲之圖其論詩謂興寄渾厚辭義古質從容

諷諭微婉含蓄者正也刻露峭厲昇兀豪蕩者變也纂  
修大清一統志為總裁乞假南旋即家編輯開局洞庭  
既移嘉興再歸崑山校緝題名者十有四人德清胡渭  
生無錫顧祖禹子士行秦堯晉江黃虞稷山右閩若璩  
太倉唐孫華吳暉常熟黃儀陶元渚錢塘沈佳仁和呂  
澄老谿姜宸英裘璵

唐孫華東江讀梅村鹿樵紀聞有感云一旅誰知扼紫  
荆蝟蟻聒耳正分爭腹書競伏狐鳴火手蔗頰驚鶴唳  
兵直待臨危思剪牧可應先事戮韓彭石頭袁粲真堪  
惜自壞邊關萬里城指東莞督師袁崇煥也南都有為

雪橋詩話卷二

聖求恕齋

崇煥請卹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粵爭請之會北來者以  
太宗檔子所言雪其冤始復官賜諡曰襄愍鄭湛若嶠  
雅有詩紀此事梅村以順治壬辰舍館嘉興之萬壽宮  
輯綬寇紀略分卷一十有五原題鹿樵紀聞又名綬寇  
紀聞錢遵王句云借箸漫言山聚米引杯兼笑海生桑  
為梅村相訪酒閒商榷紀聞作也後改今名全謝山謂  
為門生鄒漪改竄十五專為張縉彥出脫李明睿粉飾  
洪承疇為秦督其殺賊亦多失實梅村連舉十三女年  
五十後子暉始生東江十七為諸生時年已及強赴湯  
餅宴梅村戲曰是子當與君為同年唐意拂後康熙戊

辰暉舉進士東江果同榜年五十五矣逾九十乃卒暉  
字元朗官兵科給事中有西齋集弟隣暄俱能以詩世  
其家

武進陳廣明玉璫與董以甯鄒祇謨龔百藥稱昆陵四  
家家太湖之馬蹟山以椒峰自號與迦陵為兄弟行所  
居巖園邵青門用少陵游何將軍山林十首韻寄題迦  
陵嘗讀書其中顏其齋曰學文堂李二曲為之記每讀  
書至夜分詩文落筆驚人旬日之間動至盈尺其在興  
濟寄懷家兄其年云同君擊楫大江干共把離尊未忍  
乾一自風濤愁裏聽真憐兄弟別時難雲連滄海鴻邊

雪橋詩話卷二

聖求恕齋

度月落滹沱馬上看爾在家鄉定回首幾時書札到長  
安

汪東川侍郎霽有大梁簡友句云星文三尺劍霜刃十  
年痕目是無知己非關不報恩竹垞題其詩卷云西泠  
十子流派別南宋諸家體製殊絕似韋郎浣花集奇章  
麗則近來無丁內外艱三年服闋自以二親連喪應服  
六年乃投牒請假服淺淡衣履不赴優賜仲子日騏能  
承家學竹垞贈詩云阿戎飛動意離席倒詩囊  
江以南望族太倉王氏海甯陳氏而外莫如華亭王氏  
里人名其第曰竹竿滙文恭公頊齡農山侍御子出常

博薦鴻詞致位宰輔以風度稱年躋大耋再疏乞休

聖祖御賜詩有云蹟與松喬合心緣敢沃留因自號松喬老人有畫舫齋集其詩如百粵風煙通馬援八公草木走符堅早禽孟獲趨滇水急斷盧循入廣州皆高華仇爽之音孫礪齋太守祖庚乾隆丙辰亦由進士薦舉鴻博有詩集五卷其公孫相繼膺薦者有施愚山孫念曾朱錫鬯孫稻孫

華亭錢越江學士金甫有葆素堂集贈魏惟度句云種樹書成閒課僕賣文錢到便留賓所藏司馬相如古碧玉小印迦陵西河均爲作歌

雪橋詩話卷二

吳求恕齋

丹徒張僉事九徵以崇禎丁丑進士舉順治乙酉江南解元是科順天之邵炳元河南之邢若鵬山東之邢四裳山西之朱裴皆以前進士舉第一人亦異事也九徵晚年以少不如人何況老身將終隱又焉文之句辭鴻博未免強顏生平於故明人物能縷舉其世系與其門生嫻戚以事功推新建才略推江陵經濟推王三原又論周文襄和易近人不免經權互用惟王端毅爲無間端毅雖疾惡如仇而虛心靜氣人人樂效忠告海忠介遠不能及徐華亭年四十爲少宰延攬朝士眾譽翕然歸之其精神實出前後諸公之上後惟葉福清似之時

勢各殊故設施亦異其爲機警則一也江陵爲治政尙

嚴密巡方審錄至以多決囚爲功當國者不可雜用申韓如此卽矯其弊而爲寬縱又傷治體又言張江陵爲館師令門人與上計吏往還詢知郡國阨塞營伍戶口財賦爲他日經濟葉文莊掌兵科與于忠肅共講兵事一日議不合廷劾忠肅遜謝而已前輩虛懷如是非有矯飾子素存相國總裁明史大抵稟承家學爲多順治丁酉科場大獄殿廷覆試之日吳漢槎戰慄不能握筆流尙陽堡相國時年十八從容抒寫而出有張文貞集松山在錦州城南十八里杏山在城西南四十里大凌

雪橋詩話卷二

吳求恕齋

河小凌河並在錦縣東小凌河亦曰錦水州以此名崇德六年我兵圍錦州洪承疇曹變蛟等率兵十三萬來援自杏山出將至松山遇

太宗大軍而潰豫通親王伏兵擊之明兵殲焉七年春我兵克松山洪承疇降遂下錦州文貞松山詩云古戍春深曉飛霞馬首雲低擁征傳松杏山經百戰餘舊聞歷歷眼中見坡陀隱伏雉堞積層巒拔地何崔嵬彎弓帶甲十三萬曾此空穹委塵埃紅羅山頭歸路絕青海障處戰流血角聲入雲錦水枯湘纍迎降氣嗚咽脫囚釋縛居上筵豐貂翠幕鵲印懸南冠稽首紛雨泣效死

誓日旌門前開天神武渺歎慮四海英雄歸駕馭袞袞  
將相圖丹青奕奕驛驪競騫翥于今亭埃生蓬蒿平蕪  
沙輒狐兔驕往事侵尋四十載共驅耕犢來春樵想像  
山城仗黃鉞虎帳經營幾歲月萬年形勝收雄關千里  
邊雲撫溟渤朝陵兩度輦路平百靈跂翼隨行旌經過  
鐵馬金戈地時作瀟瀟風雨聲塞曉亭杏山行云杏山  
山上石岬嶠杏山山水瀟沅山前山後沙土紅疑是  
當年覆軍血憶昔將軍初上馬羽檄交馳徧天下貔貅  
十萬出雄關遮日旌旗險原野畫鼓三通不交戰箚  
聲中轍先亂二千鐵騎儼天人大箭長弓一當萬霜摧

雪橋詩話卷二

吳求恕

敗葉草偃風血流海色波濤紅功成不坑長平卒祇今  
竹帛褒元功吁嗟推轂竟何補獻俘解縛拜

聖主有人東望尙招魂衣冠昔葬燕山土佟桐軒尙書  
夸岱有詩云大凌河上水猶自壯軍聲曾以三千峽來  
摧百萬兵洪承疇統十三萬兵號百萬也

汪舟次黯淡灘詩神工較分寸鬼伯待須臾曲折憑孤  
權安危仗一夫其寫灘行之險如在目前初刻悔齋詩  
周櫟園爲之序游匡廬得詩數十首方密之取清泉白  
石實聞此言之意題曰山間遂以名集李必恆北岳詩  
云五字吟成冰雪清新花蕊擅時名文章吏治原難

並垂老匆匆唱渭城謂其出守河南連擢潘泉詩遂不  
多作也

新安汪燧默菴與高策旃吳微仲汪揚若徐侯齊爲師  
友善言易有讀易質疑二十卷高寄詩有云游吳捫手  
皆奇士還里論心有碩儒策旃名世奉工書與華商原  
孫稚均嚴秋水齊名稱孫高嚴華

山陽邱曙戒寺副與弟西軒洗馬有二邱之目曙戒乙  
未進士康熙戊午以通判入補大理寺左寺副有逃人  
伍什等自賊中來歸吏議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曙戒  
引律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請駁正奏上報可

雪橋詩話卷二

吳求恕

旗人與父別居有鄰人通其後母父病不能制謂其子  
曰爾爲我殺之子夜入尸二人於牀自歸有司以大逆  
論曙戒曰春秋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  
也夫絕不爲親不得以逆論宜以非刑官而擅殺當之  
遂以兩議上詔從末減有白雲堂詩集西軒以鴻博起  
家其浣谿沙和阮亭紅橋懷古云清淺雷塘水不流幾  
聲寒笛畫成秋紅橋猶自說揚州五夜香昏殘月夢六  
宮欽落曉風愁多情煙樹戀迷樓格韻不減原唱曙戒  
子迥字爾求舉丙辰鴻博孫桂己未館選亦可謂無虧  
祖研

祥符王紫綬夢航嘗分巡贛南有知咫堂集哭其師劉  
文奇詩云門無司馬求書使室有黔婁正被妻

董俞蒼水別號尊鄉釣客金山衛人與兄含閻石讀書  
崑山並有才名順治庚子舉人坐通賦之獄除名卜築  
南村灌園鉅菜著有浮湘渡嶺樗亭等稟其送客入都  
詩云蕭條易水逝驅馬向空臺岸柳春前放江鴻雪後  
來次韻答漁洋贈詩云廿載行吟老翠微疏狂久與世  
情違騰驤冀北千神駿潦倒江南一布衣燕市筑聲愁  
裏聽機山月色夢中歸僧寮竊喜幽齋近繾綣交情似  
爾稀蓋丁巳入都所作居與漁洋相望四方名流輒邀

雪橋詩話卷二

兗州知府

晤對宋玉叔稱其本貴公子孫蕭然如後門寒峻蒼水  
侍郎遂初孫也

汪蛟門五客話舊圖序懋麟自順治末受知於濟南王  
公及康熙初舉鄉試始通賓客與海內名賢相結納乙  
巳得交邵陽王公丁未得交崑山徐公已酉應閣試入  
京得交澤州陳公相與論詩有合焉時陳公官侍讀徐  
公爲孝廉王公領縣潛江而濟南公則由揚州推官遷  
禮部主客矣歲庚戌徐公取上第入詞館濟南公歷戶  
部郎懋麟在中書四人者相聚于闕下惟王公隔江漢  
相去三千餘里之外雖時見其詩思其人而遠莫能致

也王子秋濟南公典試入蜀尋以太夫人憂去明年徐  
公覲省去懋麟遭母憂去而陳公方朝夕講幄蒙上知  
凜然公輔不似予輩之憔悴而濩落也又三年丙辰王  
公自潛江被召授給事中余與徐公服滿入京而王公  
先以憂去不得見惟予四人者復聚于闕下暇輒論詩  
未幾徐公與予再以憂去越三年己未予兩人再來濟  
南公已改館閣尋拜祭酒而陳公久領翰林學士先數  
月以太夫人喪歸里又不得見又二年辛酉王公始來  
給事門下陳公繼入再領翰林五人者始聚而不散回  
憶二十年來聚復散散復聚中更憂患情事不殊若不

雪橋詩話卷二

辛未知府

期然而然者陳公于此有深感焉於是壬戌七月相聚  
于城南山莊賦詩飲酒相娛樂命興化禹生貌五人像  
爲一圖屬懋麟爲之記夫古人以道義文章相合者其  
游處與其後人慕其風輒見於圖畫若香山洛社西園  
諸圖記流傳最廣雖市兒販婦皆知之至於齊名比肩  
連類以稱如廚顧俊及七子五君諸品目大抵皆一時  
矜飾之詞而千載而下亦遂以爲不可易或亦不僅以  
其名也與圖旣成亭榭橋梁水石竹樹筆牀茶具之屬  
罔不畢肖陳公據石案搦管欲書濟南公倚案左側視  
王公面案企脚坐握手語林木間者則徐公與懋麟也

懋麟於此竊有愧焉陳公與濟南公各以名德為帝師  
徐公翊贊東宮與陳公並領史局王公方拾遺補闕而  
予庸碌無狀一無所表見齒竟少陳公一歲徒以浮名  
受書札趨走纂局而諸公以故人不能擯棄許其朝夕  
譚議每攬鏡自顧顛毛半禿白髭日生枯槁無聊之狀  
不堪向人何復以畫為哉他日諸公勲業既盛宦游或  
倦欲借川澤須臾之暇而休沐焉予得幅巾方袍杖笠  
以從縱譚山川雲物之美或有可以把臂無媿者姑藏  
斯畫以待之揚州汪懋麟記翁覃谿五客話舊圖詩并  
序云是卷今藏澤州陳氏蓋禹慎齋為午亭先生作者

雪橋詩話卷二

至求恕齋

故汪蛟門記中以感誓之詩屬陳公也公官戶部尚書  
時屬虞山王石谷為作午亭山村圖此蓋在其前之十  
有五年公年尚壯與四公為文酒之會時康熙二十一  
年也新城王漁洋崑山徐健菴與午亭公并人所習知  
不具詳述矣邵陽王幼華名又旦別字黃湄順治十五  
年進士知安陸潛江縣除吏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  
事中汪蛟門江都人康熙四年進士為中書舍人後以  
主事入史館充纂修官尋補刑部仍直史館子嘗見其  
小像曰少壯三好圖蓋取南史蕭彥瑜語其卷後有幼  
華題句亦在是年壬戌之春蓋諸公相聚都門一時紀

勝又得慎齋名筆寫之今人歎羨不置恍若置身其間  
與諸公相晤對者是時幼華又作一圖曰五子論文卷  
漁洋有詩曰馳情渭北樹注目江東雲不是顏光祿誰  
當詠五君其圖詳見汪舟次悔齋集乃王幼華吳野人  
孫豹人郝羽吉汪舟次也恐聞者不深考或誤指為此  
卷故附著於此因識是卷之概而系小詩於後百年文  
獻此五客誰言偶語城南陌尚去聲歸裝二十年咍煙  
老子圖山宅午亭何減午橋莊江東渭北共嵩陽五君  
詠續顏光祿一卷詩品王漁洋十二研齋老居士早歲  
新城稱弟子廿秋師友離合蹤感歎再三同拊几對榻

雪橋詩話卷二

至求恕齋

松陰樵與梧抗論今昔誰吾徒邵陽黃門半歌腳心數  
閣老兩尚書澤州陳與崑山徐詩格新城相埒乎嘗怪  
黃湄嗜頗殊近來金農論何如查田及與午亭席區區  
同異奚取諸今得此卷笑以喟石檻秋空澹餘靄江雲  
關樹神交會季角幼華氣雄邁陳公搦管徐撚鬚各有  
漁洋目光在詩篋漁洋詩畫禪等是鴻臚妙手傳曾將  
禪悅千光相照出蛟門三好前鹿原細楷王陳錄同向  
江山叩尊宿放翁圖扇著梅花虎頭小影摹金粟懷鉛  
來續池北談名士高軒問濟南還憑百尺梧桐夢亭子  
新題小石帆漁洋有石帆亭故蛟門以石帆自號而于  
昨於濟南使院自題其書舍曰小石帆也

按午亭山人年譜康熙二十一年官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四十二年授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四十九年七十三歲予告稱山人以修書未畢留京辦事五十年以丹徒相國病故奉旨暫入閣辦事署銜仍加予告二字五十一年四月十九日薨於京師諡文貞初著尊聞堂集八十卷晚年自定爲午亭文編五十卷以所居午亭山村爲名自序謂詩古文與汪王不苟雷同而文簡之改翰林鈍翁之舉鴻博皆文貞之所薦達其三月三日同楊松谷汎舟沁水云始得方舟穩滄波望轉迷濤聲春晝外寺影夕陽西楊柳橫橋直桃花夾岸齊

雪橋詩話卷二

垂求怨齋

十年江海與爾手同攜秋夕云竟有蕭蕭色天風吹我牀關山連夜雨衾枕落新涼畫扇收殘暑秋衣生暗香最憐游子夢夢入故關長蛟門以康熙廿七年卒臨歿口占云惡夢虛名久未閒孤雲倦鳥乍還山半生心事無多子只在儒臣法吏閒有百尺梧桐閣集妖人朱方旦自號二眉山人被逮至京宥死出獄妄爲人言禍福挾其術游公卿閒士大夫爲所煽惑走者如鷲蛟門斥爲妖妄作辨道論略曰國家幸太平無事得此輩以資談諧玩弄足矣今傳者崇奉太過或謂孔子復生或謂大禹再見甚謂移檄玉皇則祈雨立應不惟上侮聖

人亦且獲罪天地京師姦邪雜處易於動搖萬一朝廷震怒問以妖言惑眾之罪吾不知山人何所逃死時王儼齋尙書鴻緒在講幄具疏劾方旦三大罪奉旨嚴拏究擬方旦伏誅其黨皆坐罪有差

長垣邵煥元字凌玉以詩鳴河朔閒與彭禹峰宋荔裳申鳧盟諸人稱江北七子學者稱雪嵐先生知太原縣行取改刑部主事考選爲湖廣道提學僉事熊文端出其門

徐方虎年十歲游會稽受知於倪鴻寶因謁劉戡山依歸正學康熙癸丑成進士授編修丙辰充會試同考官

雪橋詩話卷二

垂求怨齋

乞歸養者十年癸酉以侍讀主順天鄉試年七十矣嘗輯全唐詩錄進呈所著曰贛邨集查夏重下第後以詩見投約同行因和其韻詩云料量身如一葉輕敢將樵牧傲公卿笨車那用三騶導池草還留兩部鳴白裕烏巾仍舊服紅蘭綠芷足前程與君宿昔稱劉阮且共春帆問赤城楊花作雪路茫茫結伴青春返故鄉蛩蛩相依原自合蝶蜂趁逐也能狂罷官滋味沙糖好下第情懷刀劍傷但得閑閑十畝在君栽黃竹我栽桑

明成祖詔簡能書者入翰林雲閒大小沈學士同以布衣與選大學士名度字民則小學士名粲字民望沈文



2024.9.9

恪小學士後也順治九年賜進士第三八歷官詹事有  
充齋集其贈孫鍾元句云枕中不秘千秋業膝下常羅  
五世孫子宗敬號獅峰由編修累官少卿孫鷗亭道人  
嘗賜紫直永甯觀鄂西林贈詩有詞林門第道人裝之  
句清苑郭文清公棻字芝仙號快菴工詩文善書法與  
文恪同年有南沈北郭之目有學源堂集

佟勤僖巡撫四川疏請修復都江大堰巡撫河南疏請  
修築河工盡出官雇不費民力又請罷協濟芻豆之役  
李元振為撰題獨夫柳德政碑記王伯勉為撰復修萬  
金渠碑記姚端恪稱其服官二十餘年恤民疾苦民愛

雪橋詩話卷二

美求恕齋

信之康熙十六年卒于官有梅友堂集春思云幾年音  
問隔漁陽懊惱東風拂畫廊絕塞霜飛三月冷中原春  
到百花香空將孤枕和衣臥懶向銀缸對鏡妝歸雁不  
來何處阻征袍裁翦費商量勤僖歷任封疆興利除害  
惟恐後時而詩筆秀善婉媚雅近秦郎知賢者必不專  
以宣明面目向人也

丁景行尚書庚申閏月自壽用申文定公閏中秋自壽  
韻云恰值歲申雙建西還看月閏兩中秋尚書年十九  
雋壬辰禮闈由檢討累官雲貴總督巡撫湖南時吳三  
桂始平撫循周際務存寬恤振興文教疏請頒國子監

校刊經史置岳麓書院暇集諸生共相講論書院有丁  
公講堂比之文翁石室

吳留村起家知縣累官兩廣總督康熙二十一年覆左  
都御史徐元文條奏粵東民困一疏因極言鹽埠渡稅  
總店漁課之害請予豁除廣州瀕海多曠土招民耕種  
設兩翼鎮兵分駐廣韶嚴武備捐金建潮州廣濟橋徙  
古北口都統去任陳元孝送至三水因紀昔游作云未  
別不忍言將別常蹙蹙旌旗在路前不復展心曲維時  
月在午雨潦猶未足高原土尚坼平野苗稀綠處處枯  
棹聲未敵炎蒸酷斗米踰百錢農夫遂枵腹憶公下車

雪橋詩話卷二

美求恕齋

始頗亦憂餽粥舊染污未除遐陬莽猶伏冥心運元化  
大力旋坤軸三江匝五嶺九載皆秋熟西開官田成東  
建花城築濱海弛苛禁萬艘銜艦舳貴賤通有無梯航  
極倭竺珍奇溢都市技巧眩心目南溟潮汐地島嶼浮  
如鶩潮生盡淹浸及退仍為陸船行洲渚下支絡相回  
復姦徒掉舫舫捷徑飛馳逐意外一疏防坦途聞叫哭  
自公嚴汛守尺寸皆有屬搖颺蘆葦外瑀戈閒紅纛徒  
旅曉夕行孤客投燈宿相謂百年來太平此時獨海關  
新權稅使者憂盈縮算課及漁舟棄舟乃無屋妻兒爨  
野岸寢處依林木減米獲生全賴公為補牘牂牁數千

里發源白滇筑攢峰割雲日銛利伴刀鏃盤據百粵西  
大半苗蠻族君長世相承中華頻改卜其人殊倔強其  
性同麋鹿得失幾微間赴死如蛾燭有明中葉後每每  
用殺戮泰山壓羣卵安有不摧覆於德乖好生於武爲  
已黷內地況騷然所得焉足贖豈聞抵惡烏輒以荆山  
玉公威久已著更用恩爲育召其黠桀者賜坐與酒肉  
貂裘及錦帶照耀歸窮谷傳諭與而曹鄰好宜修睦毋  
自啟釁端禍及諸伯叔君長咸感懷稽首望輦轂邊烽  
絕無警一路蒙公福粵於丙丁際後亂而先復五營與  
有勞恃功頗難蓄前人務優容軍政漸不肅及公明號

雪橋詩話卷二

毛求恕齋

令童牛初就牯戢其驕悍氣帖耳事輪輻親隨多驍健  
功在征閩錄夾持類蓬麻臂指從所欲乃知養士效遠  
慮素所蓄從來成功人士視金與粟恩賞旣以行有罰  
敢不服公令重如山其照明如旭東西山海隅荏苒罔  
遺毒朝發夕已禽羣姦畏神速大象本無形政理難更  
僕覩此一方民安和易曩夙足知良工苦非取悅時俗  
往者破廈門舉世共瞻矚謀斷本獨行功成讓先告是  
知大臣心舍己期相勸世人見淺近事事求表暴安識  
國手棋下著關全局粵疆亂甫定培養宜先薦休息以  
無爲治世之稜袂去其害馬者所以稱良牧老眼閱古

今或頗辨麥菽識時在俊傑屈指不五六懷刺每生毛  
素恥事干瀆長揖入軍門荷公不見督疏狂謬賓禮嘯  
詠無拘束尙記數年前維舟值秋菊在坐王將軍酒闌  
命棧幅中閒置几研杯斝羅四角聯詩公首唱以次相  
賡續一人操筆吟二客飛觴促雕盤減玉饌小品珍蔬  
藪華鐙繼落晷夜月生江澳公才敏且健珠璣瀉千斛  
不離古典型別出新機軸千時有公會百政方簇簇偶  
此一日閒雅事洵難復平沙列大幕萬馬鳴山麓扁舟  
此追送彷彿猶前躡南北一分途飛潛隔寒燠老態傍  
青門生事依黃犢目極車騎行心爲蒼生祝朝端望風

雪橋詩話卷二

毛求恕齋

采功伐存山竹九重思鼓鼙天殿歸驂駮及此涉川時  
揚帆發南澳湘灘水清漪洞庭秋沕穆想到黃金臺寒  
風已謾謾童叟咽江湄揮涕成霖霖何時天上霖重作  
南人穀伸章欲抒寫耆亂筆先禿以質不以文將爲後  
世讀拜別還空山雲中望鳴鶴王將軍謂王永譽字孝  
揚康熙二十年由江南提督授廣州將軍漁洋南海集  
有倡和之作

自中司空圖爾宸小睡愜詩情是閒適語梁宗洙僉事  
洙斟酌人情醒醉難是閱歷語子靜少宰禪岱鄉心相  
對說平安是慰藉語金清惠世德秋陰如夢雁聲來吳

留村雨後人歸蠟屐聲是望遠懷人語范忠貞義在萬緣輕生死遙相守是忠義奮發語

宋牧仲年十四以大臣子入宿衛從

章皇帝渡桑乾水水濶數丈躍馬以過賜雕翎箭五嘗有詩云雕弓羽箭拜天家曾獵甘泉逐翠華老冉冉來懷抱改焚香埽地是生涯累官吏部尚書康熙四十七年得告後治西陲舊業用御製當樂故鄉春句顏之曰樂春園災中得蘇子美集施注蘇詩王荆公百家詩選校而刊之其雪園五哀詩序云往予鄉有雪園社即江南之復社也改革後先輩凋喪余從侯子朝宗賈子靜

雪橋詩話卷二

堯求恕齋

子三徐子恭士邇黃來玉復修爲六子社詳朝宗所作社序今五子先後俱歸泉壤而余以薄宦日益潦倒慨想故人潛然出涕爰爲雪園五哀詩以代招魂之賦云爾雪園社亦號應社倡自朝宗以應復社牧仲寄黃梨洲徵君詩云文獻南雷尙未湮望從卻聘愈嚙忠端氣節傳先世顧及交游號黨人大業名山驚乍拜暮年撰杖擬相親中原應社侯羸倡已白垂髫向往頻查二瞻士標休甯文學僑居江都善書畫號梅壑老人暮年不遠姬侍曉起最遲臨池揮灑必以深夜年八十餘卒宋牧仲寄梅壑詩誰擅書畫場元明兩文敏華亭

得天授筆墨絕畦町梅壑黃山翁老向竹西隱崛起藝苑中華亭許接軫昨夢平原帖豐骨何道緊更圖獅子林嬾瓊韻未泯祇今年八十抵掌談元牝興發自清夜深杯每獨引當其揮灑餘卷軸如束筍破紙及斷縑求乞無遠近聞君初生歲上與華亭準印鐫後乙卯好事供一昕維余託同調思君憂心慙一官坐束縛欲往愁軼軻因風寄此篇望氣等關尹嘉慶閒其族查篆僊於揚州訪得二瞻墓荒翳幾盡爲修整種樹立碑旋獲二瞻舊研於僧舍自紀以詩姚姬傳有和作

雪橋詩話卷二

李求恕齋

二陸子以滕王閣詩見示漫賦有云君家兄弟才難伍甫里身名動江左揮毫落紙氣凌雲坐令長才失千古戊戌歸自南海有席上留別陸兄詩陸名世楷字英一號孝山平湖人戊子以貢授平陽通判遷登州同知擢守南雄歷思州府引疾歸結方外社與禪人通復今釋縱譚清淨理通復字文可嘉興人工詩今釋者前進士金堡衛公也官御史託於禪悅孝山守南雄日爲治丹霞精舍以居歸後舍之于東園終老焉弟菜原名世枋字義山號雅坪由中書入翰林累官閣學竹垞少與同學爲孝山墓誌稱其於詩歸風合雅不墮叫囂之習子

聚侯太史奎勳一字坡星年十二卽能詩族叔匡山贈句云鵝水才華盛吾家太守賢生兒年十二詞賦自翩翩游京師與楊次也沈厚餘柯南陔有浙西四子之目嘗選定十二唐人安詩集行世竹垞題其居曰陸堂有陸堂集易書詩禮春秋均有論著

宜興儲廣期方慶丁未殿試策直言時政比之封事授山西清源知縣戊午董學士訥薦舉鴻博名在一等第五無何撤去復以原官用遂告歸自號曰遜菴魏敏果象樞爲詩送之有人從玉署瞻龍袞君合銅章讓布衣之句子五右文大文在文郁文雄文孫祕書潤書均工

雪橋詩話卷二

空球怨齋

文詞大文字六雅號畫山有存研樓集究心地理詳於險易

嘉善葉星期變康熙庚戌進士謁選得揚州之寶應不二歲與陸嘉定同時落職曰吾與廉吏同列白簡榮於遷除寓居吳縣之橫山顏其居曰二棄取鮑明遠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意有句云無處避愁應得地有山送老不嫌貧

梅村目迦陵漢槎及華亭彭師度爲江左三鳳皇師度字古晉號省廬爲唐宗伯文獻外孫宗伯所居占星堂在松江城南竹垞酬省廬詩燕郊春雨灑塵輕我唱驪

駒子送行回首酒人天外隔不知舟楫下蕪城艾家橋北論交日回首星霜十九年祇向天涯相送老新詩讀罷一淒然竹西酒市接平山鏡下妖姬十八鬟留取霜紈調錦瑟紅橋一曲送君還

丁飛濤與弟景鴻濼稱三丁官禮部坐事謫塞外者五載東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吟誦自若其遼海雜詩云不見桃花島清明斷海頭戈船回赤日火霧散滄洲五嶺仍開瘴三江未穩流管甯曾渡此今得許同游數遣句驪使邊陲控制強腥風吞鴨綠朔吹撼龍岡輻輳眞無外旃裘尙一方海東還內地日出見扶桑自在

雪橋詩話卷二

空球怨齋

分邊郡荒墩幾處傾蠶房撐老樹虎迹約空城登井連冰鑿山畦趁火耕折來新戶口廿載不知兵將軍欲見之遲未往一日乘牛車入城手周易讀之遇將軍於道低頭誦不輟將軍語人曰吾今日遇藥園先生矣此閒安有車上讀書岸然不顧者乎遂禮爲上客

張餘臣講學貞生以上書貶二秩引疾歸廬陵有句云聖明豈是誠難格臣懇還應術未全陳滄洲被劾復官詩云禁闈似聞憐讜直湖山自合老漁樵詩語均和平有忠愛而無怨誹得詩人之意  
厲樊榭書馬文毅彙草辨疑後襄平馬文毅公以名家

子受知

聖祖仁皇帝出撫粵西值吳賊鴟張時公衛社力窮為  
叛將所執幽繫四載竟罹兇斃公生平能文章工草法  
當蒙難日取宣城梅氏字彙為前人草書各體分其部  
居一一精審公之從容就義由於所養有素此足徵矣  
侍姬顧氏亦能書奉公遺筆標識而緘縢之姬亦從公  
死公子少宰公入粵尋公瘞骨得之於兵燹之餘今公  
文孫丹如使君來守婺州余因思謁鈴閣於雙谿再拜  
展觀以證張伯英之說焉錢鐸石詩云

聖廟忠節襄平公公所撰書惜未見公自作歌蒙難中

雪橋詩話卷二

全求忍齋

維時十有二年癸丑冬三桂叛延齡從廣西巡撫鐵男  
子御衣御著何從容遺之大帽髮衝怒瀝血絕城達三  
疏自經不得又復引佩刀鎮粵公能邀一顧囚首排闥  
擊笏樓疾風授命烏金鋪闔門百口視如歸白日青燐  
莽迴互拘囚方四年幽憤草聖傳鉤摹十二帙草字雜  
體無斯全唐裴行儉撰選諸  
草字雜體數萬言斯非皇象急就篇又豈浮  
屠承素能專前正書況釋顧姬筆姬亦從公奮死歸於  
天嗚呼瘞骨處廣福寺黑塔村碑御製撫蠻滅寇又死  
傳宏烈巡遠雙忠祠八桂鐵男子不怕死延齡謂公話  
時與公同處而被殺者公以下十二人與公別居而自

殺者夫人李氏以下七人後此死公難者主僕男婦十  
九人先此凍餓死囚所者十三人又唐院丞正發負公  
子歸京師其家被殺者三人先後殉節五十四人其姓  
名失記而死者不與焉幕客孫成陳文煥乘閒走達蒼  
梧以公所著擊笏樓遺稿及彙草辨疑歸之公子世濟  
郝雪海請建雙忠祠於桂林祠公及傅忠毅忠毅繼文  
毅為巡撫為馬承廕給赴柳城既登舟挾至貴陽被害  
者也

顏修來不信浮屠星命之說嘗曰軀體猶炭也神氣猶  
火也火傳於炭然後能為功顧其勢漸消而不可止夫

雪橋詩話卷二

全求忍齋

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置之密室覆以灰則後燼  
要未有不燼者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時不  
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其論可謂了徹將去金陵有句  
云江昏知雪重銜亂覺星稀

宛平陳于王字健夫一字榆邨有慎思堂集昏黑泊天  
門山下云水聲兼風聲灑灑勢蕩漾乘思舉抓蓬箭駛  
千里浪鷁首失巖翠遠峰迭萬狀路窮朝光促景滅夕  
煙上冥色連空江冷氣來疊嶂渺然迷處所經危生惘  
悵漁父屢興沒隱視辨博望陳醴解悴顏魂定色乃暢  
微星燦北斗物我皆無恙似篋中集最高之作王崑繩

序其詩曰健夫詩名都下數十年南逾嶺表東吳越其詩蒼深瘦勁嶄嶄然爭衡於古不肯下同流俗而今所謂名士者往往擬其短而詬病之健夫廣交游贈送酬唱時出性情相與乃數十年來其得失之數應亦有慨然不自釋者吾願健夫益斂其才不與時人競息交絕游擇人而後友將見溫柔敦厚而詩益深廉直勁正莊誠而詩益潔健夫之詩之傳也必矣中間致慨於小人雖與君子爲仇猶或收招豪傑爲名高以盛其黨庸夫無小人之才而有其肺肝徒心害豪傑之能造作語言以壞其名而使之不得志於天下觀劉玉衡在園雜志

雪橋詩話卷二

李求恕齋

謂健夫與其年通譜雅善才而僻性豪詩酒不樂仕進類晉人之放誕漢軍同輩者仕多華臘健夫雖遨遊所至延接甚歡然垂三十年終於韋布甲午夏過予袁浦徵歌文讌把杯索扇立成三絕以贈小部之佳者未幾北返近晤曲阜孔東塘知其卒于東魯殯于友室於健夫亦頗致不滿豈繩此序誠有慨乎其言之健夫近體如硃砂菴云古寺閒巖腹層層雲氣流谿聲過竹院山影入僧樓施食元猿接尋鐘遠客投奇峰三十六一一書中游蒜山晚眺云落日飽江煙蒼茫入遠天風迴點酒路星上打魚船瓜步無人渡邗溝有夢牽

今宵愁不寐試覓寶頭眠冬日過虎踞關訪牛叟老人龔賢云從來未到龍蟠地今日纔臨虎踞關牛叟生涯切種竹一家兒女愛看山春呼黃犢耕煙去秋蹋晴泥掃葉還只是幽居常閉戶並無消息到人間其風格在葛莊詩鈔之上

佟漚白中丞國器順治二年授浙江嘉湖兵備道禽馬士英米大定并招降白腰黨陸汧等再遷巡撫福建獲鄭芝龍父子等交通私書封進調撫南贛兵燹之後田多汗萊前政請於十二年一概科徵民情惶懼公奏請以未墾之田交屯道屯廳開墾民心遂定山賊曾拱辰

雪橋詩話卷二

李求恕齋

據興國縣梅窖剽掠吉贛二郡黃鄉賊楊興受撫復叛皆遣兵勦平之鄰境福建甯化等處黃素禾諸盜出沒次第剪除調撫浙江時海氛尙熾既敗其黨又追擊鄭成功敗之於定關去官後卜築鍾山之陰小閣幽篁酒客常滿和宋荔裳游余僻園韻云郊居塵自遠蒼翠障河干石磊連雲臥香甜帶酒乾孤松堪結侶五柳倩辭官重竹君偏獨忘歸興未闌佟儼若有僻園歌又有僻園呈漚白伯父云僻園塵不到野色擁柴門曲磴繁花落寒河老樹根人同秋水潔山自六朝存躡屐長干上風流憶謝墩樓迴疑仙署堂開倚碧霄萬峰齊入座一

水遠通橋翠靄晴飛鶴蒼煙晚度簫我來非賭墅千里  
不辭遙

全州謝良琦字仲韓號石雁以明經通判常州能為古  
文詞有醉白堂集送同年張蹇菴還山云廿載都城汗  
漫游天涯何處共登樓閒關風雨蘇卿老故國松楸望  
帝愁白首得歸茅屋在黃冠無恙野花秋他時遲我盤  
山下萬頃滄溟一釣舟

竹垞壬申罷官旋里寄陸侍御詩主恩先後逐臣還羨  
爾幽棲柳一灣想得著書風幔底桂花如霰落秋山清  
獻由靈壽縣擢御史辛未以議捐納罷歸三十三年起

雪橋詩話卷二

突求恕齋

用學臣歿已踰年矣論學以朱子為宗雍正二年從祀  
文廟乾隆元年贈閣學賜今諡其七世祖溥為豐城縣  
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  
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裏三魚塞之人以為盛德  
之祐溥子東始遷居柳上築堂名三魚清獻文集稱三  
魚堂者以此

彭尺木思賢詠給事中阿什坦海龍云海龍嗜六籍圭  
璧束其身拜手二三策欲使風俗醇真修荷殊眷高節  
避要津邇言著家誠顏柳同經綸侍講德格勒云斯人  
屹中流千金唾如芥孚號向王庭擬決一陰夬言發禍

已隨志定死不害涼涼緇衣慕繇窮荒外侍講出謫  
科爾沁其  
部大人以下敬事之既功善視其子孫不衰侍郎布泰階平云君子如春風  
所至物訢暢折獄務哀矜安邊資保障疏水有餘甘松  
楸故無恙一編手白攜老去神猶王徵士李錯鐵君云  
雪深閩流泉萬籟杳然寂植杖一軒渠此意誰能析春  
至澗花飄秋來松露滴山人何所為吟詩破寥闕此皆  
吾鄉畜德能文有志節之士階平瓜爾佳氏

雪橋詩話卷二

雪橋詩話卷二

突求恕齋

雪橋詩話卷第三

遼陽楊鍾義撰集

吳興劉承幹參校

三包六竇唐人以爲美譚彭禹峰子六人始起始騫始  
超始奮始搏皆能詩奮字中郎搏字直上漁洋寄鄧州  
彭中郎直上兄弟詩舊識中郎美新高第五名中原傳  
二妙故國繼三甥卓帽遼東客青山宛葉情羨君名父  
子家本冠軍城直上戊辰館選官至閣學禹峰女亦能  
詩漁洋嘗序其蝶龕集

施愚山序李漁柳燕臺詩云山左舊游舉進士能詩者

雪橋詩話卷三

一求恕齋

既有田子綸曹升六王仲威李子與卽墨楊子大吉又  
同召至都下不爲不遇今數來論詩日有聞吾喜諸子  
之足張吾軍也其贈六吉序云楊生還吉志潔而行芳  
才茂而年盛余爲補諸生冠軍鐫其文著有味道堂詩  
秋夜贈策征伯兄云游子久不歸留滯在何方白露忽  
已屆夜雨凝清霜不知霜早晚但見草木黃南國收芋  
栗臨崖割蜜房及此歲未暮好治我衣裳於物雖少取  
與世幸無妨俯仰體自適邱壑性難忘漢陰有父老策  
杖話羲皇

宋徽宗畫禽鳥多以漆點睛高出紙上嘗命待詔畫孔

雀獨以左足先上爲羣上所不察滄州戴巖舉明說題

徽宗畫鷹云雪後天高雙羽輕金睛斜瞬暮雲平誰知

良嶽山頭燕風雨年年罵蔡京陳其年徽宗畫鷹歌云

繁臺當日秋鮮新臂鷹子弟紅領巾綠鞵雪鏃光如銀

下視狐兔皆輕塵無情汴水堪悲咤一出宮門淚珠瀉

數傳可惜趙王孫不畫奇鷹畫凡馬趙意林藏有徽宗

鶴鴒圖沈碩士厲太鴻均有題詠錢曉徵有徽宗畫龍

歌述汜川畫船錄記有水墨鴛鴦揚大瓢謂徽宗尙人

物花鳥故黃筌父子收至六百七十餘幅徐熙二百四

十餘幅而山水寥寥若後世所傳名家山水皆高宗所

雪橋詩話卷三

二求恕齋

收

宣城梅耦長號雪坪康熙辛酉舉于鄉爲竹垞所得士  
善八分書寫山水花卉皆具雅韻國雅集稱其詩才情  
溢出似孫策渡江老宿爲之辟易凝翠亭云亭收眾壑  
陰積翠落檐深迸水晴飛雪回風香滿林穿雲閒洗盃  
選石坐彈琴隨意行歌去階前見虎心題顧眉生畫蘭  
云半幅雙鉤楚澤春南朝舊部總傷神蘼蕪詩句橫波  
墨都是尙書傳裏人上有柳如是題句也蘼蕪柳小字  
晚知泰順縣作修船謠恤民役尋以老病乞歸時康熙  
乙未有兒童失學田園廢也算從官一度回之句樊榭



送其歸宛陵詩歸去宣州七月初蕭然行李意何如官  
身已謝潘懷縣真散應同陶隱居稍待西風看雪稻更  
聞春網薦琴魚修船謠似春陵作此日雲山不負渠琴  
魚即藥相魚耦長田家桑落酒風物藥相魚句嘗爲漁  
洋所稱

孝感夏無易教授熙臣七歲補諸生詩才富贈施州衛  
寄所親云環衛皆君長東南盡笮叩流官乘小駟蠻婦  
置花寶刀劍生睡皆衣冠列附庸不煩司馬檄尺土亦  
王封跋涉皆天意艱難未敢辭地傳巴子國人拜竹王  
祠山水多奇氣煙雲無盡時更兼旬日雨得不賦秋悲

雪橋詩話卷三

三求恕齋

唐施州屬江南黔中道五代屬蜀宋屬夔州路明省州  
入衛屬湖廣都指揮使國初因之雍正十三年陞爲施  
南府

國書之作與等韻合始制字者達海榜式額爾德尼榜  
式皆諡文成嗣後稱善譯者以徐文定爲最文定字善  
長號蝶園舒穆魯氏舒與徐滿音略同而字義亦近故  
天下稱蝶園徐先生剛介負義不苟隨人可否癸丑成  
進士與容若同榜明珠屢招之不一往乙卯散館索額  
圖惡其不附己奏改戶部主事再遷至侍講選講官與  
同官德格勒故相善德格勒善言易會天久不雨

聖祖命筮之遇夬曰澤上於天將降矣而卦義五陽決  
一陰小人居鼎鉉故天屯其膏決之卽雨

聖祖愕然曰安有是以明珠對明珠聞而大惡之並及  
公尤深疾湯文正會文正議董漢臣上書事明珠誣以  
怨訕並言二人與之結黨乃召諸臣試乾清宮有旨譙  
讓二人命同試者校勘其文眾相視無言文正獨右二  
人既罷詔以文正輔導 東宮文定教諸皇子明珠使  
人謂公此非福也惟歸誠於執政或少安公不答二十  
六年冬德格勒坐私刪起居注論死赦出謫科爾沁事  
連公下獄免死入辛者庫時索已挫於珠久之珠亦落

雪橋詩話卷三

四求恕齋

職家居事漸解壬午復用爲內府員外郎累遷內閣學  
士出辛者庫五十三年出爲浙江巡撫五十七年授兵  
部尙書老而好學與方望谿共事蒙養齋時相考問  
憲皇帝御極論曰徐元夢乃同學舊翰林康熙十六年  
以前進士止此一人因賜以詩有常懷舊學窮經史更  
想餘閒力簡編之句雍正元年署大學士改戶部尙書  
八年以在浙失察呂留良案落職乾隆初再起用卒年  
八十七其秋日郊行云偶因尋客去騎馬出青門落日  
銜千樹寒流抱一村田家收黍稷場圃散雞豚父老驚  
心目將軍獵騎繁送隨義文出塞云君到居庸北應憐

一雁回沙平疑地盡山谿訝天開落日重關閉秋風萬  
馬來勉旃從此役莫上望鄉臺再送義文云兩出居庸  
塞憐君多苦辛風沙隨去馬雨雪滯行人地瀾居民少  
天寒部落貧須知柔遠意率土盡王臣登三屯鎮城樓  
云雉堞連山起登臨亦壯哉一聲南雁去萬里北風來  
苔沒前朝碣雲寒上將臺興亡無限意向想濟時才

吳漢槎以雋才成絕塞納蘭容若力贖以還而館之歿  
復爲之完其喪世高其義詩有開元大歷風格秣陵懷  
古云山色江聲久寂寥十三陵樹晚蕭蕭中原事業如  
江左草色何須怨六朝較龔孝升興懷何限蘭亭感流

雪橋詩話卷三

五求怨齋

水青山送六朝有過之無不及也其淥水亭雜識有論  
詩語今摘錄數則唐李益贈盧綸詩云世故中年別餘  
生此會同卻將悲與病獨對朗陵翁盧和云戚戚一西  
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對兩衰翁句律悽惋如  
出一口張繼在臨川寄皇甫冉詩云京口情人別久揚  
州估客來疏潮到潯陽回去相思何處通書以上三句  
見下一句別是一體冉答之云望望南徐登北固迢迢  
西塞望東關落日臨川問首信寒潮惟帶夕陽還不但  
格律與之相埒而一時相與之情亦可想見王建宮詞  
太儀前日暖房來屬向昭陽乞藥裁教賜一科紅躡躡

謝恩未了奏花開今人有遷居或築室朋儕釀金往賀  
已暖房蓋自唐人已有的丁鶴年西域人洪武初回回  
人禁例甚嚴行止皆不得自由丁嘗有詩云行蹤不定  
臬東徙心事惟隨雁北飛劉伯溫家居危疑九日詩云  
惹以明珠千古恨卻嫌黃菊似金錢其意皆可傷也

容若臘月十二日生高澹人有摸魚兒詞云小闌干早  
梅初破紙窗微逗香樓水輪似水霜輪淨遙想玉門關  
路憑記取向雪後衝寒一片玲瓏樹歸來歲暮把衣卸  
盤雕簾垂銀蒜款款夜深語年光近又被春禽喚曙匆  
匆凍臘將去牙香繡袋渾閒事那比蠻箋細柱驚節序

雪橋詩話卷三

六求怨齋

恰十九東坡十二君初度酣餘起舞擬譜鶴南飛尊前  
狂叫側帽睨今古卒於康熙乙丑五月年三十有一美  
西溟輓詩云侍從張安世名家晏小山承恩惟宿衛適  
意在花間客至同開卷朝回只閉關心期如有託寂寞  
去塵寰吳蓮洋詩十載曾聞幼婦詞願將銀管寫烏絲  
愁當鸚鵡爭傳處痛在玲瓏再唱時舊譜漫教蟲網遍  
閒情空有笛人知從今錦字休零落一認弓衣也淚垂  
通志堂集附錄挽詩九十九首惟此二首爲可誦  
趙秋谷爲孫文定公孫壻康熙戊午年十七以第二人  
舉于鄉明年捷南宮登館閣天才駿厲俯視儕輩國子

生錢唐洪昇以詩詞游公卿閒應莊親王世子之請作  
長生殿院本京師多演習之秋谷尤所咨賞會國郵止  
樂大紅小紅已映日而纖練未除願置酒大會名流畢  
集忌者持摭入奏徧及同會秋谷至考功獨以自在  
座者各譏謫有差而秋谷遂坐是削籍年曾未三十也  
其還山集寄防思云垂堂高坐本難安身外鴻毛擲一  
官獨抱焦桐俯流水哀音還爲董庭蘭又嘗有絕句云  
牢落周郎發興新管絃長對自由身早知才地宜江海  
不道清歌誤卻人徜徉林壑垂五十年乾隆九年卒年  
八十三

雪橋詩話卷三

七求恕齋

曹棟亭讀洪昉思稗畦行卷感贈一首兼寄趙秋谷宮  
贊云惆悵江關白髮生斷雲零雁各淒清稱心歲月荒  
唐過垂老文章憂思成禮法世難拘阮籍窮愁天欲厚  
虞卿縱橫捭闔人閒世只此能消萬古情棟亭弟子猷  
名宜善書閩百詩贈詩云骨肉誰兼筆墨歡羨君兄弟  
信才難南臨淮海熬波遠北觀雲霄補袞寬坐嘯應知  
勝公翰暮歸還見服邯鄲請揮一匹好東絹怪石枯枝  
卽飽看榭亭題畫詩一段寒江魚網水空簾看到日斜  
時亦通畫理

劉玉衡葛莊詩出入於香山劍南之閒新昌縣云民窮

瓦屋少縣小石城堅西山卽景云野寺無名惟見佛空  
山有路漸知村武林喜晤張中丞敬止賦呈云欲抽身  
處何曾老未罷官時已覺貧秋懷云生來多病宜蔬食  
老不禁涼換袂衣雪後答張山人云疑是身居挂月邨  
卷簾殘雪照芳尊灞橋非負尋詩約爲有梅花不出門  
其雜志四卷雜記見聞論者議其頗譽已詩似張表臣  
珊瑚鉤詩話錄卍仙詩十五六葉太近夷堅志然亦閒  
資考證也

雪橋詩話卷三

八求恕齋

家信小樓鐙贈孫豹人云老年有恨詩爲泣半世無家  
酒可依贈退思云荒城乞米依僧住老屋搖風縛樹支  
儼若尙書國正子以蔭講選得臨賀調思恩五年而卒  
年四十二懷寧蔣老客瑤芝有佟退之之任臨賀約余  
同行詩退之卽儼若其桂林雜感云獨秀山前端禮門  
興亡人說靖南藩千尋蔥嶺梵王座一炬咸陽高帝孫  
箐黑射來秋殿月廊虛夜出鬼娃魂更看死難孤雛嫁  
鄒尉安西不忍言此詠孔定南事康熙九年李定國攻  
陷桂林定南死節女四貞適孫延齡以撫蠻將軍駐廣  
西叛降三桂四貞勸其反正十五年三桂誘殺延齡四

貞歸京師

儼若過周雪客飲酒同王隆吉周鹿峰龍客榕客燕客  
雲客云江右乘槎江左來大江兩岸蓼花開波平如掌  
復如練孤篷明月生徘徊龍江關上歸途坦石頭城下  
行人滿朝辭采石歷三山秋夜漸長秋日短躡屐來登  
賴古堂哲人萎矣少輝光孤兒負荷日艱鉅對之能不  
令神傷爾我締交當日早我所欲言傷懷抱司農揮塵  
盼曾青孺子登龍髮未燥情話高軒挂紫羅迴廊樹色  
蔭婆娑加予膝上手頻撫命我長歌酌酒歌記得開尊  
飲無數此日重來花下聚看竹依然坐草亭問津何處

雪橋詩話卷三

九求恕齋

尋漁父卽今思昔一潸然同時更有王孫賢高才小阮  
擅時譽亭亭琪樹羅風前爾酌旨酒以大罍我則淒清  
不忍下東園今已售王郎想老堂空無片瓦須臾耳熱  
酒聲寒坐客齊歌行路難颯颯松濤落几席吾儕到此  
休長歎君不見司馬四壁空突兀廉吏清風不可沒梁  
園聲價重雞林身後何妨貧徹骨君不見田禾之子知  
者稀長途步擔將安歸筍管鳴鳴聽不歇鮑門日落風  
吹衣秋山積雨無昏曙回首青峰是何處感君又復費  
琳琅送我渡江明日去文集有祭周樸園文及與雪客  
書其題吳介茲一研齋詩注記樸園贈介茲聯句云貧

知蔬食美閒覺布衣尊

儼若與吳彥長皆趙氏甥趙氏家鞏昌靖遠衛趙率教  
明遼東經略總兵死王事子光遠以武舉挂漢羌總兵  
印會米脂賊起衛親藩入蜀一日王於保甯江上謂趙  
曰自成我君父讐也有能念君父者將軍悉引去於是  
引軍勤王戰歿於洪桐卽儼若外祖漢月將軍也趙氏  
無子生三女儼若母去人以產卒迎外祖母劉太夫人  
於家彥長來見儼若送其歸關中詩云君行留不住未  
忍聽驪歌歸喜全家在人如薄命何十年驚聚散萬里  
苦兵戈故國何時到春風動薜蘿西向長安望荒荒落

雪橋詩話卷三

十求恕齋

照懸黃河流白晝紫塞插青天努力須今日還家正少  
年臨歧願珍重路入戰場邊汝母同吾母西秦世冑家  
三朝金鑄券一品玉鏤花虎穴生探子龍堆死戰沙可  
憐喬木地一片夕陽鷓鴣江樓月澹明送客入西京戰後  
鵲唳切原空鬼火行雨中聽漢水磧裏認秦城親串誰  
還健因風幸致聲其哭外祖母詩四首之二云百戰憐  
夫子中原裹革身孤燈亡國恨涼夜辟繡人家破黃河  
岸碁殘漢水濱一生嬰萬慮無計慰酸辛龍沙道遠不  
能歸櫬葬黎陽彥長舉辛酉武科第五見與彥長醉後  
話舊詩注

儼若言作詩以性情深厚爲本集中感事懷人之作纏  
繚悱惻具見根性之厚吾尤愛其橫林雨夜訪邵之萊  
夫子宅四首云舟行常苦熱雷雨晚涼生楊柳一時碧  
桔槔忽不鳴溝田增細響邨鼓應初更我欲扶筇去稻  
花香裏行傳呼姓字確牆上出鐙光赤腳開雙板白頭  
據一牀虛堂移未和深草亂蝗蝻不見吾師久三年離  
恨長草堂卑且溼坐榻促移頻一夜渾風雨半生多苦  
辛雲山懷故里道路滯歸人愁著明朝別孤舟向海濱  
負笈憐鬢亂中年浪作游馬牛隨口應貧賤幾時休螺  
子荒山月烏孫絕塞秋幾番鷺會面白盡少時頭

雪橋詩話卷三

十一求恕齋

馮大木舍人與趙秋谷同鄉同年深相契合朝官或得  
諸葛銅鼓兩人各賦長歌七百言諸名士爲之閣筆其  
荆卿故里云一卷輿圖計已籤單車竟入虎狼都縱然  
意氣傾燕市豈有功名到酒徒空向夫人求匕首誰令  
豎子把頭顱南來曾過邯鄲道試問人知劍術無諸葛  
武侯祠云壤垣敲徑野花幽肅肅靈祠祀武侯紅飯三  
升邨養晚黃桑千樹廟門秋壁閒畫仗遺巾幘山下征  
人役馬牛太息高麾游滑上誰教天末大星流十年不  
調假歸曹邨庚辰再入都一夕中煤毒卒同里謝方山  
比邨過大木宅有感云可憐滿篋雕龍賦未得生前動

漢皇

歙縣江閘辰六爲吳蘭次壻貴陽籍舉人歷知益陽解  
州有河汾集穿石洞云石穴疑疏鑿神功此較稀深能  
容月入狹不礙雲飛亦落通樵徑花明得釣磯山翁知  
選勝相伴結柴扉喜符家宜人書一絕云望盡停雲不  
見家忽傳錦鯉到窗紗開緘瞥見平安字不負蘭缸一  
夜花

雪橋詩話卷三

十二求恕齋

業在望水泉上元于欽所稱二十四泉者也以名其集  
其葺屋詩云百年竟落書生手滿郡猶呼閣老亭  
休甯汪森晉賢居嘉禾之梧桐鄉讀書好友所居日碧  
巢書屋建表杼樓以皮圖書有華及堂以宴賓客官粵  
西十年輯有粵西統載詩載文載叢載著有蟲天志名  
家詞話小方壺存彙子繼燦有視臺草曾孫孟錫仲鈔  
咸以詩名乾隆壬午西湖龍井新建行宮孟錫撰龍井  
見聞錄獻之行在授中書終主事雲壑修撰如洋則孟  
錫子也兄如藻弟如淵俱入翰林  
仁和龔衡園介岑光祿佳育子少日喜爲樂章介岑開

藩江左署有瞻園竹垞武曾分虎及沈融谷明府皞日  
南渚上舍岸登皆在賓榻刻有浙西六家詞又屬王石  
谷寫瞻園舊雨圖以貢士官主事擢御史同日上兩疏  
一參吏尙能賜履欺罔一參右通政張雲翮忘親匿喪  
時文端以講學負重望雲翮係靖逆侯張勇子尤怙勢  
復疏劾雲貴總督趙良棟張趙皆出孟忠毅麾下以平  
吳逆擁節鉞父子兄弟爲美官恃功驕縱疏上尤震悚  
十年不改官致仕歸貧甚至舉家食粥閉門以詩詠自  
娛未嘗於監司郡邑有所干請常有句云官裝兩世差  
堪詭沒箇人閒造孽錢有田居詩稿紅藕莊詞玉玲瓏

雪橋詩話卷三

三求恕齋

閣叢刻玉玲瓏宋宣和花石綱石也上有字紀歲月荷  
圃得之因名其藏書之閣晚年移家白洋池畔自號田  
居舊宅已易主矣竹垞詩蘭臺有柱史敢諫名不虛奮  
舌彈將相收身還里閭過其田居留飲作也  
靳熊封太守憶弟詩云又見亭皋木葉殘幾回清夢繞  
鄉關棗梨熟後詩曾寄鴻雁來時人未還舊業縱饒書  
卷在新愁難放酒杯閒晚衙纔罷疏鐘動一倍相思損  
客顏風流好事嘗刻歛人王寅仲房所輯新都秀蓮集  
黃太沖梨洲集漁洋稱其博雅嗜古介曹升六寄其詩  
請論次竹垞嘗銘其蔗葉研云友石者君君我友澹若

水斯可久

石門勞介巖有句云酒能供客醉花不厭官貧康熙丙  
戌三月補通政紀事詩云一官坎壈人皆有七度銀  
臺世所稀戊子由僉都御史晉副憲十二月以密題皇  
儲復位押出國門甲午卒年七十六

韓慕廬宗伯康熙四十三年卒於官乾隆十七年補諡  
文懿詩尙唐音頗以文掩有有懷堂集嗜酒及棋與煙  
草或問以必不得已之說初曰去棋繼曰去酒王白田  
謂其時文如梁之徐庾唐之溫李遐方傳誦九重亦爲  
之嘉歎行卷之尊無如此者平進至尙書勳業不甚著

雪橋詩話卷三

古求恕齋

然視兩吳文簡則遠過矣

竹垞康熙己巳送蘇郡伯守杭州詩自是前身蘇玉局  
黃州領郡又杭州楊注未詳其仕履按蘇名良嗣字肖  
公號小眉有鏡煙山房詩集冒巢民序至擬之雪堂赤  
壁夙世前身擊揚未免過當其柏林老一篇云秦地多  
奇勝行役空僕僕兵戈未衰歇荒村山鬼伏深樹蔭人  
煙倦羽聊信宿茅檐兩三閒柴門不容輻有叟坐門隈  
理蔬向日暴須眉紛雪縷鬢鬢頂先禿碧瞳蘊清光瘦  
骨清於竹問年今何其應對頗雍睦曰歲百零七困頓  
老白屋一嫗更雙鑠當窗綴做幅問客何方來對我笑

可拘叟云此老妻今才九十六聚族居此久生涯特耕  
讀老妻姓秦氏當時亦右族遭逢勝國末傷殘少骨肉  
子盡歿戈矛孫復死鋒鏃惟餘曾女孫適偶已生育夫  
壻輕薄兒愛酒好馳逐出門動經年寂寂無片牘聞今  
隸戎籍長安作頭目妻子委我旁四口嗟枵腹每當秋  
穫畢田閒拾贖穀苦飢兼苦寒生死向誰譴屈指經七  
朝歷盡涼與燠日月亦何長多壽竟非福余因慰兩老  
相依幸不獨遂解囊中錢稍為佐饋粥雙雙向我謝語  
罷轉淒盛如誦兵車行似聞泰山哭彷彿羅喉年竟乏  
東川築斯人豈易逢為詩記行麓蘇門柯山此其流亞

雪橋詩話卷三

五求恕齋

晉人已已游武林選刻西湖三太守詩魏蒼石麟徵  
劉玉衡廷璣一卽肖公晉人名先吳人世稱之曰聶怪  
范蘇公尙書文肅第三子于清端之卒也  
聖祖諭九卿更有如成龍者其以聞僉舉陸清獻等七  
人蘇公與焉督滇黔陞見御書世濟其美四大字以賜  
康熙四十三年致仕修文肅東臯別墅營壽藏於密雲  
之青甸自號眉山植松九別號九松有世美堂詩文奏  
疏其龍淙雜詠云偶步何心訪玉眞欲捫牛斗上星津  
胡麻卻怪來何處各有臨流笑語人弟彥公司農承烈  
有雛鳳堂集

馮山公答竹垞問唐詩稱馬卿葛亮馬卿則魏志三馬  
同槽晉書馬為國姓信之矣稱葛何本景案風俗通陳  
涉誅其將葛嬰孝文封其孫諸為縣侯因并氏焉而吳  
書則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先有葛  
姓時人謂之諸葛兩說雖不同葛為本姓明矣且孔明  
在時已稱葛氏禪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魏略此  
為確據矣山公一字少渠在宋漫堂幕府得漢延熹五  
年西嶽廟碑拓本賦詩奇警冠儕偶其草菴詠物詩我  
眉石云我眉山石小膚寸曜靈下射搖晶光如火無性  
出陽燧照之白黑青紅黃又如五色爛卿霽牟尼珠在

雪橋詩話卷三

六求恕齋

淵吐芒此豈恆星不見夜實作璞韞球琳瑯頗疑支機  
迸一角內含雲錦天孫裳不然十二玉樓墜瓊玖天門  
蕩蕩飄西荒樵夫牧豎競拾取供人近玩圖書旁或是  
女媧鍊時賸龍星不耀開農祥忽然李于大船北三旬  
春兩愁無陽我欲持此補天漏高渺難覓丹梯長總然  
御風抵清關虎豹固拒關九閭飛廉豐隆雨師怒誰何  
多事狂夫在早晚六龍馭義轡會瞻朝旭升扶桑爾時  
杲杲煥光彩今日韜晦藏巾箱嘗謂魏叔子文有議論  
而失考據筆鋒利而少斡旋又謂其文之曲折處在能  
縱然其病正在此波折太過繆戾叢生切中其病康熙

五十四年卒年六十有四其集曰解春取易林中解我胸春語女夫曰盧敬甫存心工詩示子文昭詩曰外祖馮山公文章驚在宥衣鉢無復人瓣香落女手

趙恭毅庚戌進士由商邱縣擢州部主事歷員外郎家居七年用李文貞薦超授浙江布政使時康熙四十年也嘗著勸農書曰質言繪有勸農圖竹垞題云三農播百穀原隰各有宜匪特因地利又必循天時民生務在勤豈可惰四肢耘耨一不力苗莠豆爲其炎暑尤可憐秧馬苦躑躅晨蠟夕飛蠶一一磨頑肌及其登場圃手足盡皴胝磨礪且簸揚然後供一炊云何不愛惜等之

雪橋詩話卷三

七球想齋

稀稗爲盈倉飽雀鼠百斛飯僧尼國奢當示儉先務宜在茲我后省耕斂蠲租起創夷作繪耕織圖賜予先保釐公復纂質言鑲版下有司遠邇七十城戶誦此書詩齊民諳要術風俗公所移吾哀受一屢僻在長水湄披圖媿善頌對此豁雙眉佞佛齋僧吳越爲甚竹垞雜詩有云至晉始有尼人梁俗莫挽此輩僧易狎爲態亦婉婉一人富家門內言出於樞挾伴湖山游積金寺塔建精舍累百區有司豈能限宜淫青豆房飽食香積飯可與百斛飯僧尼之句作注腳也

李元美司寇輝祖別字蒲陽其先出於朝鮮徙襄平自

英始英子文彬孫五長春美春美子涇是生明甯遠伯成傑次春茂春茂子潤潤子成功成功子如梓如梓子恆忠恆忠長子卽元美由佐領積功歷官楚制軍晉刑部尙書四川歲供蠟料民多病棧道之險阻署巡撫時奏罷之綏流民闢荒土釐刑隱詭託之姦按畝徵賦民以爲便其已秋杪送嵩亭還樵李云雲津龍躍本三吳特爲採奇到蜀都人仰風裁如內相我欣道義類鵝湖曾期臘雪同煨芋忽憶秋風獨釣鱸去矣知君留不得芙蓉也悵錦城孤子三銳鉞錯錯生於蜀故以眉山爲號黔石圖歌序云初先大夫以黔臬從軍事平載一石

雪橋詩話卷三

六球想齋

歸高三尺似龕趾登玉筍二受水則碧苔紛羅嘗愛玩之以娛老先大夫卽世子小子方僕僕作牛馬走歲壬辰予徙潞舉致之貯以五石益相與共晨夕焉嗟乎先大夫平國之頃貨貝山積委而不顧乃於荒榛密箐中掇拾此君而素業長物今亦惟此君在爰屬冷吉臣爲之圖且系以歌匪石是識識先德也後又作黔石詩二十韻陳石閭和之云天地鍾靈異崑崙到一隅女媧餘鍛鍊力士費馳驅鳳荷遙銜璧龍領迥抱珠青蒼麟甲變銛利爪牙鋪受水新苔潤朝宗眾壑殊序時遭喪亂兵燹辱泥塗妖孽黔陽動創夷故國瘡旌頭纏殺氣大



角指威弧部曲推廉使軍書問碩儒截江七縱罷援手  
萬民蘇日月回昭運山河拱舊都飲冰謀旦夕航石盡  
江湖鄂渚權貔虎西曹領豸貤宦途三徑僻長物一峰  
孤去矣漢飛將傷哉楚大夫丹心還碧海皓魄落金樞  
令嗣誰承業深藏且繪圖檐前窺色笑几上識規模雨  
露春秋在乾坤氣象扶兒孫能鄭重終不任荒蕪

陽城張公字中丞泰交居縣東北鄉屯城村傍沁水沁  
水一曰泊水故又字泊谷由太和令行取御史去滇詩  
云點蒼石在無船載洱海風狂有岸登又云五年心血  
枯將盡百里創夷起未全官至浙江巡撫有受祜堂集

雪橋詩話卷三

九求恕齋

康熙間有兩牛鈕一樞臣閣學一禮部右侍郎他塔刺  
氏有兩汪灝一臨清人字文漪有倚雲閣集一紫滄編  
修休甯人有兩崔華一字不雕居太倉直塘順治庚子  
舉人漁洋爲同考官所得士性孤癖工詩畫梅村目爲  
直塘一崔有櫻桃軒集其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  
酒不辭之句人目爲崔黃葉一字連生號西嶽眞定平  
山縣人已亥進士以開化令擢揚州府甲子諭舉廉能  
備擢用廷薦者七人推爲天下清官第一兩江總督缺  
以郡守得列會推越一歲擢兩淮鹽法道轉陝西涼州  
道未任卒揚州人至今有祠祀之石刻像尙存

煖谷在江華縣南隔江蔣之章記云盛寒入此谷其氣  
温然谷之旁有別洞唐邑令瞿令問作亭石上元次山  
名以寒亭有寒亭記朱竹垞送張見陽令江華詞云定  
知後夜相思寒亭煖谷吟不了晚紅餘翠見陽名純修  
字子敏溧陽人工書畫嘗爲成容若刻飲水詩詞集由  
貢生累官廬州知府竹垞壬申出都有瓜步留贈張同  
知詩甲申九月竹垞自吳門抵白下寓朝陽門內承恩  
寺九間房兩與見陽相值賦五絕句有君去我歸京口  
牖春鷓秋蟀十三年及看君干騎廬江郡日對東南孔  
雀飛之句其云潭柘山游舊侶稀每逢鄰笛一沾衣蓋

雪橋詩話卷三

十求恕齋

懷容若距容若下世已廿年矣見陽與容若異姓兄弟  
也  
竹垞漕船詩國家歲轉漕每船六百石官船計所儲爲  
斛千二百其初由海運險越虎蛟脊波濤恆簸蕩日月  
互跳躑所以造舟時不復算尋尺入明改從河水次盡  
置驛不見眞州估浮江泛豆麥縮之僅得半滿載未爲  
窄安用萬斛寬邪許百夫役過牖逆上魚迎風退飛鷁  
臘開徂暑到久而蠱鼠咋惟以便輓丁夫婦得汎宅南  
去挾泉絲北來收果核誰爲迂緩圖因循匪朝夕吾聞  
琴瑟敝絃者必更易國計在鼎司何時建良策彭文勤

有糧艘一首并序云少讀暴書亭集糧艘詩謂舟大費  
浩而遲遲重困丁力宜撤而小之心違其說嘗舉似清  
江楊勤恪公當作勤慤大不以爲然指畫事體達於政宜於  
民方知書生之見隘以公總漕十有五年河湖南北數  
千里閒七省舟楫之民至今言之泣下踊行日遇糧艘  
觸憶前語彙括成詩令甲凡漕舟舟載七百石所受未  
及半枵然尙餘力或言元海運道易舟未易官有歲修  
費水有地形格夫有干指勞軍有終歲役何如陔其規  
取足容正額章句紙上談老成胸中畫由來國家事體  
大物不迫始謀儘蠶疏末路更覺偏轉漕連七省營造

雪橋詩話卷三

三求恕齋

如一式或亂江漢流或浮彭蠡澤敢以天庾供輕涉波  
臣國歲算政之經官帑豈靳惜彼苟有所利不辭稍附  
益材大用可久質薄朽必亟胡爲憚補苴而乃勇變革  
平江達通路數千里南北置插時蓄縮設夫日爬剔都  
爲運道謀行旅蒙其德苟爲易浮送漸恐成淤塞牽挽  
集百夫其面有菜色情民不耕稼貧人雜盜賊千舟十  
萬眾仰此以衣食一朝忽奪之誰賦非黔赤荆襄伐竹  
木三吳出布帛西江擅陶埏兩浙供蠶織微或販酒醴  
下至羅履屐日用飲食閒爲物頗繁賸商固便附載軍  
亦資儲直懋遷有無通彼此均樂得屯田業久虛僉運

費孔劇一物不能容終歲何所獲市冷物價昂運艱商  
利窄豈惟軍告病四民被其厄變法匪易易利害必什  
什大官愧媿阿督儒流尅覈指掌言登覽傾耳心默默  
事往一日夢人遙九京隔安得如斯人盡布中外職此  
僅論漕船一事耳而包滙宏深瞻言百里惜庚子以來  
謀國者不解斯義銳意與革日不暇給信無當之游言  
壞可久之成法衣珠乞食蓄藥成毒馴致魚爛瓦解而  
不可收拾三復斯篇益見前人之不可及也

雪橋詩話卷三

三求恕齋

山秋後夢黃葉雨中詩酒熟東籬下君問可預期晚出  
東便門返潞河同家次蘭云出郭銷塵慮聯鑣信晚歸  
黃雲回獵騎白雁下漁磯冰合河流細天寒野渡稀頓  
忘行役倦新月上人衣其論詩曰鍾譚詩歸之選明季  
操觚家奉爲津筏雖去文存質將以力排飛揚蹈厲之  
失然天地菁華刊削濩落風氣之衰亦遂中於運祚又  
曰清而不已閒入於薄真而不已或至於率率與薄相  
乘漸且爲俚爲野又曰天下莫不爲詩連篇累牘雲馳  
泉湧可謂大盛顧唐家音律與晉室清談士大夫靡然  
成俗至於曠職廢業以求一二字語之工又余之所大

懼矣後來王蘭泉謂袁簡齋往來江湖從者如市太邱道廣無論贊郎蠢夫互相酬唱又取英俊少年著錄爲弟子矜新門捷蕪雜織恍江鄭堂又以之議蘭泉謂其以五七言詩爭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猶知文義者一經盼飾自命通儒何補於人心學術哉其言皆可爲詩家龜鑑弟煒字韜汝亦能詩有滄霞集

琵琶名大海潮者宋紹興內府物也大過常器一倍小上鐫句云飄揚殿閣新晴裏斷續梧桐曉露時蓋明萬歷宮中物皆爲孔東塘所收爲作大海潮小吟蟬兩拜

雪橋詩話卷三

三求恕齋

琵琶歌云喬木世臣事已革零書破琴存故國每從舊物重摩挲必訊此物從何得廟市曾出兩琵琶製作不同俱精極其一龜錦裏周身翦犀鏤牙如縷織背上雙鈕蹲雙螭盈尺曲柄玳瑁飾雲楸面子波濤生三十六峰尤奇特橫挾不起斜按難滿輪明月遮胸臆其一瘦削美人肩螳螂匙題蜻蜓翼水波迴紋到四邊碎門檀槽百衲式異寶妝成兩樹花牡丹秋菊真氣逼不似螺蚶非確磔別珠填漆無此色次第傳觀反覆誇旁立老伶不能默前朝琵琶屬教坊玉熙宮裏數承直方響前頭琵琶隨一派韶音揚舜德其時宇內已煙塵無人說向

先皇創先皇顧曲愛繁絃搜出此器示樂職大者名爲大海潮南宋流傳今到北四絃彈動殿廷搖卻似指甲有氣力小者斲從萬歷初內府金錢費千億年年風露催白頭才人袖底響唧唧聽來恰似秋蟬吟鍼鋒細字將名刻大聲洪亮小聲清雄鳴雌和無差忒龍錦囊中只兩張舊時中侍眼皆識可惜淪落在市塵四十八年塵積黑折軸斷品難安排玉帶銀撥乍拂拭有腹無絃意悄然令人抱著發歎息造者前王毀者誰甲申三月遭流賊東塘精於音律工長短句有鷓鴣天云院靜廚寒睡起遲秣陵人老看花時城連曉雨枯陵樹紅帶春

雪橋詩話卷三

三求恕齋

潮壞殿基傷往事寫新詞客愁鄉夢亂如絲不知煙水西村社燕子今年宿傍誰諸城劉弢子方伯榮由甯羌州授平陽府釋奠見笙鏞不具延東塘爲製樂器教以雅樂嘗於魯城西南石門山結草堂其上曰孤雲杜陵訪張氏隱居暨與劉九法曹鄭殿邱宴集卽其處上海曹氏本宋武惠王後成化開始遷上海茹菴大令秦曾康熙戊午舉人宰興化之蒲田童子試者三千人半著短葛衣不冠戴而至謂曰爾儕所以試爲欲廁衣冠卽盛暑本縣亦衣冠以臨汝今願以不衣冠試試亦何爲眾大慙服再試皆冠戴爲詩不置稿少作秋興詩

云五夜愁心悲落雁百年遺事痛九熊蓋十一歲卽遭  
母周孺人喪也子諤廷給事一士嘗請寬妖言禁誣告  
謂古者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  
俗尙之美惡卽虞書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意使下情  
之上達也降及周季子產猶不禁鄉校之議惟是行僻  
而堅言僞而辨雖屬聞人聖人亦必有兩觀之誅誠恐  
其惑眾也往者造作語言顯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  
世汪景祺等

聖祖

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誅之非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

雪橋詩話卷三

美求恕齋

語涉疑似如陳鵬年任蘇州府知府游虎邱作詩有密  
奏其大逆不道者

聖祖明示九卿以爲古來誣陷善類大率如此如神之  
哲洞察隱微可爲萬世法則比年以來小人不識兩朝  
所以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  
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方窮鞠或致波累  
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爲井田封  
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  
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卽或序跋偶遺紀  
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

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  
休士子以文爲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  
請敕下直省大吏查從前此等獄案不準援赦者條列  
請旨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苟無的確蹤跡依律反坐  
以爲挾仇誣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訐之風可息  
矣時

高宗初御極也

范蠡山死耿逆之難子自牧尙書時年十四日夜號泣  
仰天誓日必手刃而齎食之康熙壬戌耿逆正法於京  
師之宣武門涕泣請于刑官手自寸磔取其心以歸設

雪橋詩話卷三

美求恕齋

忠貞位拜而獻之一時名人爭爲歌詩佟儼若詩云白  
馬霜蹶快似飛見君今日復警歸刀纔飽啖渠魁肉血  
尙模糊孝子衣河岸鳥聲喧禿樹城根人影倒斜暉出  
門更向深松去醜血高原淚亂揮又自牧省墓歸詩云  
聞爾山中去淒清開舊廬松風鳴石馬墓表拜天書爪  
髮空山葬衣冠誓死餘十年一剝淚滴滴落襟裾儼若  
祖方年爲文肅尊人范楠塢其高祖佃曾祖養義相繼  
死難方年復戰歿於灤州父國正甫六齡依外家賴以  
生全文肅視之如子撫育教誨成戊子貢士由無爲州  
牧歷官江西巡撫兵部尙書以戰功授正一品其哭舅

大父范文肅公云一代伊周品望尊忠貞沒齒重君恩  
當年痛哭埋弓處陵草春深鎖石門五十過頭見二毛  
驚傳御藻五雲高卽今遺像增悲涕畫省等邊有佩刀  
功成百戰賦閒居黃卷青緇意自如月照東皋丞相宅  
至今樓上有遺書橋南橋北聽車聲想像鶯花二月晴  
此日枝枝隄上柳瀟河流水共傷情千章喬木挺高丘  
落葉蕭蕭下暮秋昔日孤兒頭已白渭陽恩義那能酬  
文肅以順治十一年乞休家居康熙五年八月卒年七  
十卒之前一年請旨謁陵拜舞後痛哭久之年五十時

世祖圖公像配享

雪橋詩話卷二

毛求恕齋

文皇帝佩刀侍立望之若生國正摹自大內時時瞻拜  
文肅墓在紅螺山儼若游紅螺山記云紅螺山在懷柔  
縣治之北去京師百有十里丙午冬從表伯肖卿表叔  
觀公蘇公以經營文肅墓來此山之下有范家莊北去  
環溪而走有懷甯侯冢武定侯冢東有紅螺村又東向  
去可二里有紅螺寺僧曰昔有二紅螺潛於寺外潭下  
時作五彩色光徹天此山與寺之所山名也

嵇承仁字匡侯先世常熟人父廷用宏光時官中書舍  
人居金陵匡侯游無錫樂其山水留家焉乃更字留山  
別號抱犢山農補吳郡諸生工詞及北曲有遊戲三昧

珊瑚鞭布袋禪揚州夢諸劇中書君與范文肅有舊觀  
公撫浙羅之幕下吳留村時知錫山置酒祖餞爲賦蹋  
莎行一闋有云孤城殘角夢家山亂帆影裏人憔悴匡  
侯心動不欲往中書君促之行夫人楊氏抱二子曾筠  
右丹送至吳門止外家之紅橋莊伫立河干淚涔涔下  
匡侯曰汝歸善事堂上撫吾子無爲我戚戚也鼓櫂而  
去至署輒病賦詩云不知何事春三月剛到清明又憶  
還觀公和前調以廣其意有停驂暫緩入山期哀鴻待  
爾離憔悴之句時浙中游饑方請蠲振也癸丑總制七  
閩邀與俱耿精忠以甲寅三月叛被幽繫者三年著吉

雪橋詩話卷三

毛求恕齋

吉吟百苦吟和淚譜及續離騷雙報應樂府畫炭於壁  
日與觀公相倡和屬友人林能任詩曰此身若遂沈淪  
死留與寒家子弟看能任潘博士宗社婦翁也潘轉以  
授曾筠刻爲抱犢山房集曾筠以孤童崛起直南內任  
河防雍正癸丑曾筠拜大學士給予一品封典距先生  
殉節五十有八年矣楊夫人尙健飯無恙是年冬始卒  
年八十四賜忠節流芳及人倫坊表額曾筠諡文敏孫  
璜諡文恭兩世宰輔重宴恩榮曾孫承謙亦以進士官  
侍讀武康高東井孝廉嵇公祠詩云弓刀一跨便從軍  
草檄才高入幕賓豈爲黑頭公輔器翻成碧血侍中身

威洪赴死原同日許遠圖動合並論咫尺靈旗風雨集  
年年廟食配張巡

喻武功尚書成龍知臨江府時漕米解戶多累率破產  
武功令悉領於官百姓便之購經籍數千卷置尊經閣  
以餉學子詩學少陵有塞上集登萬壽閣云古寺荒涼  
草木平十年人到倍傷情滿城黃葉飛秋色虛閣寒禱  
挾雨聲賦稅何勞頻仰屋關山行看爲休兵依然故國  
音書絕潦倒風塵白雁橫聞笛云嘹亮飛空短笛聲高  
天露下共淒清愁來江漢人何處望裏關山月倍明萬  
里孤雲隨絕漠十年羸馬更長征誰知一曲中宵怨霜

雪橋詩話卷三

手求恕齋

雪無端兩鬢生

指頭畫始於明至高且圓窮極其妙花木鳥獸人物山  
水奇情異趣信手而得其述畫詩云吾畫以吾手甲肉  
掌背俱手落尙無物物成手卻無人甫具兩睫便見雙  
瞳珠情性本萬殊所事因相符貴之料弗慕賤之甯受  
呼易老在用智不老緣其愚於我畫可見非我手可摹  
沈子大光祿題饑驅圖云熊子務光藏饑驅十二爲虎  
爲豹爲狼爲鷹爲鷗爲鶴爲雀爲魚而人終焉皆饑狀  
也因名爲饑驅圖少司寇且園高公所作噫爲此圖者  
其有深慨乎抑以警世也熊子屬余題其後予固圖中

人也漫志三章饑驅字始於陶然如陶者乃能不爲饑  
所驅者耳故末章及之詩云元化鼓橐籥萬族各有生  
靈蠢殊懦強飛潛異形聲託命於大德懷生固其情嗟  
彼羣動機一飽豈易營造物甯有靳盈細理難平營營  
亦胡爲祇以生自擾千載師黔婁不數夷齊清鶉衣曳  
葛屨蹇立當寒風虎豹嗥絕壑鳥雀喧蒿蓬上有縱山  
鶴饑鳴自霄穹對此增慷慨甯獨丁我躬饑固生之仇  
飽亦患所叢行行睹百族被驅失所從爲此涕霑臆憂  
來心忡忡遐哉杜陵老獨死志何雄矯矯五柳士詎爲  
饑所驅非無得飽術叩門情自愉撞鐘燕列鼎一筋水

雪橋詩話卷三

手求恕齋

陸餘不有食餌鱗安致盤中魚昨日豔金谷今日悲黃  
墟寄語謝世人乞食眞吾徒陳亦韓次韻云載形大塊  
內罔不愛厥生飽爲熙怡色饑作酸嘶聲人爲可憐蟲  
爾多慾與情爭食無牙爪青蠅等營營朱門臭酒肉造  
物何不平夫惟曠懷士豐嗇兩無攖堅坐驅不動蟬腹  
同虛清誰與爲此圖凜若圖北風單衣聳兩肩柴立如  
枯蓬異類乃同病號嗚向蒼穹自非至仁心痛痒不在  
躬那知饑驅者迫於雀投叢居高鑿窮檐意到物象從  
昔賢繪流民入告天門冲清時不須此徒觀畫筆雄吾  
見擾擾者饑驅亦名驅饑驅氣憔悴名驅色敷愉九衢

雪橋詩話卷三

紅塵中輪蹄地無餘集如慕羶蟻員若同隊魚何當暫  
息機呼酒黃公壚勿競夸父走端居古為徒圖絹地方  
廣徑二尺在廷嘗於金陵市上見之每幅圖一物惟缺  
二幅並題跋亦無款識印章一見審為且圖得意之作  
未幾為日本人購之去張瓜田云余曾見扇上筆畫散  
仙數種尤妙有如王初平叱石成羊作亂石一攢或已  
成羊而起或將成而未起者或半成而未離為石者神  
采奕奕風趣橫生他如龍虎等亦各極其態世人祇稱  
其指畫加以年老便於揮灑遂不復筆墨故流傳者少  
且圖名其佩字韋之惠定字題其畫鍾植詩作高司寇

雪橋詩話卷三

三求怨齋

其章大誤

卓子任前鋒自號寶青山人嘗輯遺民詩其近青堂詩  
集宋牧仲吳蘭次均所稱許送呂半隱太常歸蜀葬母  
云辭鄉曾計日四十四經春門巷多新草山川是舊鄉  
空囊歸旅櫬野服拜先人遺老江湖少蠶叢問隱淪紅  
山觀獵云古道停鞭看打圍征袍乍暖炙斜暉彎弧紫  
燕追風去攫兔蒼鷹貼草飛野地割鮮爭飲血卮壚沽  
酒更烹肥各誇身手多輕捷誰向南山射虎歸同余鴻  
客周雪客朱林修蔡芝泉鉉升過翼半千半畝園看花  
有感云綠樹鶯啼半畝園城中虛舍近荒邨一闌花氣

還熏客無處山光不到門酒力尚堪消白晝笛聲切莫  
傍黃昏西州曾墮羊曇淚虎踞關前更斷魂九日同人  
平山堂登高云相期不醉毋歸去秋至重陽晴最難風  
雨每從今日到江山肯負此回看檻平遠岫同人倚心  
繫南天一雁寒仲弟子厚更欲移尊花下坐浮雲薄暮  
正漫漫中歲至吳趨以蔡維文為妾維文能詩子任以  
三絕句聘之有句云書生豈有黃金屋紅袖難歸薛荔  
牆裴之仙和之云千騎東方名第一可容宋玉獨窺牆  
宣城梅文鼎和之云生兒應取桃花釀鸞尾湘鉤出短  
牆

雪橋詩話卷三

三求怨齋

查夏重教人作詩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詞詩之雄在氣  
不在貌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其天  
擊洞歌云黔江自與楚水通楚山不與黔山同神靈有  
意幻奇譎使我豁達開心胸初披榛莽覓微徑旋渡略  
約踰奔洪水窮雲起巖洞出外象軒翥中含空陰叢轟  
轟聚蚊蚋老骨瑒瑒摧虬龍懸崖俯瞰勢將墜一柱突  
兀撐於中蜂房倒垂作層級鐘乳亂滴穿玲瓏不知瀑  
布之源在何許天紳飄下朝陽東石梁截斷千匹練明  
珠迸出鮫人宮又疑蜥蜴吐沫散冰雹寒氣颭颭生迴  
風長林豐草四時潤雨露不到誰尸功種藤歌為周桐

野前輩賦云吾聞管子云十年計種木稍欲望成陰甯  
須較遲速君言美蔭貴目前疇能鬱鬱待十年兩株柔  
木手交植意取引架遮炎天插竹扶持工乍畢玲瓏未  
騁龍蛇質綠痕難作薛荔牆不與先生障西日盆池  
水置廣庭細鱗戢戢多于萍碧天倒影落萬丈夜久卻  
涵三五星此閒露坐差不惡翻怕團團葉垂幕放梢何  
日過鄰家留待春風看瓊瑤家德尹潤木兩弟韓莊開  
口望嶧山湖云嶧山鑿石東作隄天勢半落陝湖西湖  
波吞天入豐沛日脚插地生虹霓湖西爲沛縣芒碭雲氣忽  
斑駁倒影摩盪青玻瓈須臾水光變深黑涅盡萬古蛟

雪橋詩話卷三

孟求恕齋

龍泥洪濤怒挾風雨至列岫出沒頭皆低呂梁直下二  
百里但見漁舸散亂隨鳧鷖琴高可跨吾徑去誰能臥  
壓篷底同雞棲所爲詩皆縱橫俊利生氣迥出十月朔  
五更鷹窠頂觀日出有云山高地窮天水連尾閭東洩  
茫無邊明星有爛黑氣作霧非霧兮煙非煙移時一痕  
破滿空血色紅殷鮮乍浮復乍沈水底疑被長繩牽須  
臾涌出水面圓紫金光現樽柔顛自東而西不知幾萬  
里一氣倒射洪波穿亦不知自高而下幾千萬丈一  
躍直上團團天觀者目眩心神遠卻尋雞聲到宿處松  
窗黑暗僧猶眠謁南海神廟詩有云浴日孤亭表其右

七十二級直上窮躋攀不知樽桑出地幾千尺頓覺東  
西南北四望無遮欄驪龍吐珠蛟飲涎陽鳥擊水龍移  
山祝融分位當炎曦萬象呈露秋豪端紫霞紅浪上下  
兩摩盪中有萬點風檣竿星流電掣到廟下一一椎髻  
垂花鬘其寫日出之景最爲奇特翁覃谿則最賞其五  
老峰觀海綿歌謂同時諸公皆當避席至題陳元文圮  
橋授書圖小影收句云眼前經術皆經濟莫問人閒未  
見書尤爲見道之言非尋常詩人胸次所有使廣雅知  
此勸學篇可以不作矣

雪橋詩話卷三

孟求恕齋

似時代古手植傳自金章宗是時朔南罷兵革貢使一  
一舟車通明昌泰和號極治擊球詐馬習俗同近郊亭  
館恣游賞逐獸不入深榛叢遺山野史有深意國亡事  
去忍更攻孤臣飲泣記舊恨肯畏後世譏不公洗妝樓  
空春月白射柳圖廢秋花紅一朝故物獨留此鬱鬱幸  
自蟠蒼穹中間數語寫出遺山胸中鬱結此意明未遺  
老尙能見及如梅村承和宮詞松山哀雁門尙書行思  
陵公主輓詩蒼涼悽麗可備一代詩史者其用意遺詞  
未始稍失忠厚也乃汪鈍翁猶以盲女彈琵琶唱蔡中  
郎傳奇少之宜爲葉文敏所駁斥矣



查龍圖寓居常州琅山寺躬事薪水給眾人稱爲長老  
嘗與程宿留旅舍盜取其衣呼宿曰衣有副乎當奉假  
盜聞之棄去查田酷愛東坡僧臥一菴初白頭之句自  
號初白菴主人辛巳四月舟過吳門遇盜竹垞題其初  
白菴小像曰頗似琅山查長老新涼可有副衣存用事  
可謂切合初白菴圖禹司賓作也

初白嘗謂太白廬山謠有屏風九疊雲錦張銀河倒挂  
三石梁之句元李洞言三石梁在開元寺西黎則言在  
五老峰上或云在簡寂觀及上霄紫霄三峰間桑喬廬  
山紀事則竟以爲無如竹林寺之幻境眾說紛然莫知

雪橋詩話卷三

美求恕齋

所指今三疊泉在九疊屏之左水勢三折而下如銀河  
之挂石梁與太白詩句正相脗合非此外別有三石梁  
也後人必欲求其地以實之失之鑿矣

廣甯方伯興祖爲元美司寇弟

雅頌集作  
輝祖兄誤

有謀慎堂詩

集夜坐和友人韻云興到書空非怪事詩來道故已前  
塵丙寅春日判端曰三過訪琅邪署云買山惟乞分司  
俸餉客還餘博士錢冬日維感云性不習官休屢出身  
難遺世且從同丁卯元旦云興闌厭展三姑記眼暗慵  
看九老圖佗興而作詩格於放翁爲近

揆凱功歸化城觀打鬼云板升城下部勾時呼必辣吉

稱導師其餘喇嘛十八等亦有緇素兼僧尼舊衫黃帽  
來合運紺殿炷火干琉璃天王繪旗樹殿角縱金聲急  
風淒其一僧自詭通宿命高座俯視羣僧隨少年班第  
行淨水掌輪接取齊淋漓几陳鬼食用誘鬼麥夢搏抗  
醜嘲滋胡胡吟令甘且美故鬼新鬼羣來窺夜叉旁睨  
二鬼舞目矚指動涎流頤一聲長嘯忽變滅紛紛散麪  
迷肝睢忽然番樂動膠葛骨剛凍嘔啞吹幻形十二

門險怪蛇神牛鬼兼蒙俱普門示利各示現善神護法  
來相追花冠錦帔十菩薩腦骨作椀骷髏槌虬鬚深目  
數百輩饒鳴鼓擊躍且馳女僧燕香來繞佛優婆塞與

雪橋詩話卷三

美求恕齋

優婆夷一僧朗宣空王偈眾僧祕呪同聲持鈴杵琿琮  
梵唄沸髣髴風雨喧蛙池俄將鬼食擲平地鬼欲竊陷  
神先知長刀七尺交加下定教此鬼無完屍復有環甲  
拓金戟吞刀吐火無不爲惡鬼已殄吉神降生人禍福  
皆所司和南合十界單獻神曰祐汝百事宜跳跟并舞  
慶如願闌門滿口塗錫飴彼哉異俗君勿笑亦猶張子  
祛儼遺事雖近戲意則古周官百隸存其儀昨階朝服  
記魯叟不廢戈楯蒙熊皮我昔帝城嘗寓目每當歲首  
相娛嬉今扈六飛肅天討窮冬飽看當邊陲因思狡寇  
恣蠶食何異饑鬼貪膏資誘以甘餌入死地鑽斧一下

身首離爾雖善走速如鬼周遮羅畢何所之足知天威  
勝佛力小醜狡獪安能施聊將打鬼當鏡聽便作奏凱  
鏡歌辭凱功爲初白弟子初白詩以透露爲宗旨物能  
工用意必切得宋人之長而無粗直之病凱功此詩波  
瀾不二其功力實過於乃兄孫愷似序益戒堂集謂其  
辭必達意語必有題非虛譽也

凱功益戒堂自訂詩集起壬申訖癸未後集起甲申訖  
乙未子仁山散騎永壽所編其采菱曲序云自甯夏以  
來黃河北岸蒙古部落無牛羊畜牧之利夏秋之交率  
就河濱採野菱以自給冬春則乾以爲糲而續食其隙

雪橋詩話卷三

毛求恕齋

光亭雜識云山自崑崙發脈南至於庾嶺北至阿爾泰  
又北至杭愛人居皆在庾嶺阿爾泰之中近阿爾泰者  
人多肥白壯健而多壽厄魯特之所居也近杭愛者齒  
牙早落須髮早白喀爾喀之所居也蓋地脈之不同如  
此

姜西溟以古文詞名動公卿薦修明史食七品俸初白  
詩有舉場老負十上名史館貧支廿年俸之句康熙丁  
丑年七十始捷南宮以第三人及第授館職嘗與宗人  
約買錢塘東園屋將告歸遂初焉送項霜田洛歸杭州  
句云我愛東園宅繞池青琅玕主人有成券卜居諒非

雪橋詩話卷三

毛求恕齋

難所願遂鄰並非久同盤桓又送湯西厓編修移居句  
云一椽如可託準擬住錢塘其眷眷如此己卯主順天  
鄉試以同官事牽連挂吏議發憤死刑部獄中卜居之  
約徒成虛語其書得晉人筆勢徐壇長葦間先生書冊  
跋云宋元後學書者風神則趣米姿媚則趣趙近日董  
體更多尤苦無筆獨存膚殼傾欹纖弱之習風積斯下  
先生詩云人情皆米董吾意只鍾王古調歌難竟時眉  
畫易長先生之書品固有位置矣有研爲梁汾舍人擊  
碎江都顧書宣圖河爲賦斷研歌云姜侯研小纜如掌  
玉膩金清世無兩渝麋發采宜毫爽酒半傳觀各誇賞

舍人怒起奪之急媿罵何堪一錢直奮槌不顧拳皮折  
滿座失聲留不得物之成毀有由然舍人辨口方便便  
君不見姜侯著書凡幾千抵突彪固追談遷脫手便有  
風雷纏廟堂頗復急此賢諸公百僚壓其顛祿米不救  
飢窮煎看人富貴摩青天焉用此石空鑽研窮白首  
空自憐嗚呼胡琴摔破不復弦唾壺口缺那更全姜侯  
乃煎鱗角鳳嘴之膠重綴聯玉蛛吐水調松煙摩掌自  
謂石可田石鄉可游吾老焉

書宣一字花田有雄雉齋集初白題書宣小影云十萬  
青鸞尾搖竹映得詩人鬢毛綠此中可少三閒屋竹西

三月桃花紅前村後村煙濛濛此中可少一扇蓬遠勢兼收隔江塔指圖山也與君作詩論畫法借君門前來放鴨卒於湖廣學政任初白哭以詩云江漢文星墜瀟湘士氣泯又云澤國秋多慘騷人例豈循同里齊名者有史蕉飲申義陳文貞在直廬日

聖祖傳問後進詩人爲誰文貞以申義及周起渭對一時翰苑有兩詩人之目蕉飲所著有蕪城使瀆過江諸集桐野詹事一字漁璜崛起西南以詩鳴輦下蕉飲贈句云孰與夜郎爭漢大手攜玉尺上金臺漁璜山陰舟中云越山巖壑鎖煙霞此日輕舟汎若耶紅雨權邊迷

雪橋詩話卷三

禿求忍齋

遠近綠蘿陰裏見桑麻啼鶯過水仍棲樹乳燕銜泥半帶花試訪剡中幽絕地不知何處戴逵家其詩集弟起濂刻於都中者曰北本同年汪千波再刻於吳下者曰南本並漁璜所自定乾嘉閒謝本以未刻稿與南北本錯雜編之莫子偲據北本析其繁重之一卷作四卷爲正集其未刻稿別爲集外詩六卷刻於咸豐壬子漁洋嘗於酒半撚髭語座客曰西崖蕉飲皆吾傳衣鉢之人也西崖少宰爲蓬菴太守之奇孫由掌科視學河南清苦無雙中州人士交口頌其廉遷卿尹再入翰林掌院事初白贈詩有且喜歐陽爲學士蓬山領袖得詩

仙之句全謝山謂西厓以詩名世者四十餘年其懷清堂集生前未及編次身後門下士王雪子收拾之得二十卷湯氏後人陵替遺書散佚并是集亦爲人所賺黃崑圃侍郎僑居吳中爲追理而得之復以歸諸湯氏少宰晚節不無慙德或謂暮年善病門舊子弟因其宸眷之隆竊以自營其私其引進後學亦自有不可及者庚子厲樊榭以計車北上西厓視其詩深賞之置酒殷勤因掃榻欲止而授之館樊榭爲人孤僻次晨遽束裝不謝而歸士論兩賢之

雪橋詩話卷三

禿求忍齋

朱天貴先世固始人居莆田避亂三沙父母俱死於賊被掠得不死及長結豪傑往來漳泉間悉海道要領聽水聲知海程遠近總督姚啟聖招降部三百餘艘眾二萬來降授平陽總兵康熙二十二年詔勦閩寇以十二舟率先抵澎湖虎井直薄賊壘燒賊艦殺傷甚眾中飛礮仆舟中猶大呼殺賊指揮十二舟驟進大師繼之連奪六嶼臺灣遂平贈太子少保謚忠壯高文良澎湖曲云閩嵩峩峩插天起環以波濤一萬里山川奇氣生偉人指嗾熊貔杖馬箠鯨浪拍天搖扶桑橫海佩印司戎行先聲警敵心膽裂中流擊楫鬚髯張賊旗照水殷於血賊刃成林皚如雪一叱先登只等閒十萬平摧在頃

刻巨礮忍墮赤燄飛將星下隕聲如雷死綬尙持無忌  
節逐北仍用英公麾華表書勳照鄉土戰地於今集商  
賈澎島長風捲怒潮碎錫猶似將軍鼓

高文良字章之號芙沼又號種筠行十六甲戌進士出  
彭無山之門有味和堂集南天門云低從晉井底仰躡  
飛鼉背豁然天宇開升嶺延勝概連峰際滄碣維勁腕  
短岱右迴包神京左抗扼幽塞溟漲拍天波陣出萬馬  
隊古北口云北顧闕居庸南境抵遼碣屹然界其間長  
垣兀積鐵城頭一抔土黎庶九州血作俑趙與秦流弊  
及明末貂璫秉國成書生總戎律志擬封狼胥兵不踰

雪橋詩話卷三

望求忍齋

房闈颯沓西風來萬騎射南月世但稱其和雅之作此  
等詩尤爲實大聲宏上追韓杜  
文良公繼室季玉夫人綬遠將軍毓榮女有蘊真軒詩  
鈔二卷詩餘一卷文良以雍正元年由廣西巡撫遷雲  
貴總督夫人詩云滇南爲先大夫舊位之地四十年後  
余隨夫子督滇目擊勝概猶存而大人之墓有宿草矣  
撫今憶昔淒然有感因得八長句用誌追思之痛辰龍  
關云一徑登危獨惘然重關寂寂鎖寒煙遺民老贖頭  
開雪戰地秋閒柳外田闢道萬人隨匹馬曾經六月墮  
飛鳶殘碑猶誌諸軍勇苔蝕塵封四十年關鎖嶺云山

雪橋詩話卷三

望求忍齋

從絕域勢遙分天限西南自昔聞烽靜戍樓狐上屋風  
喧古木烏驚羣橫盤石礮危通馬白裏松根倒看雲叱  
馭昇平猶覺險登臨還憶舊將軍鐵鎖橋云結構飛梁  
蹟尙存蘇碑遺字滿埃塵三垂鐵鎖晴虹挂百疊江聲  
戰鼓沈細柳營空雲似幕嶺陵原靜草如茵臨風一灑  
孤兒淚不見題橋續後人江西坡云西嶺千重簇劍芒  
曾麾萬騎羈羊腸鬼燈明滅團青血野塚荒涼種白楊  
夢斷層霄空漠漠事隨流水去茫茫當年耆舊今無幾  
指點殘山說戰場九峰寺云蘿壁松門古徑深題名猶  
記舊鋪金苔生塵鼎無香火經蝕僧厨有蠹蟬赤手屠  
鯨千載事白頭歸佛一生心征南部曲今誰是賸有枯  
禪守故林鸚鵡峰云鸚鵡峰前悵倚闌思量遺事獨長  
歎紅旗指處人迎馬白首歸來雪滿鞍湖底波流如哽  
咽寺門聯額半摧殘豈知石上傷心筆留與孤兒掩淚  
看雲南坡云榮枯浩浩海無邊名就功成自古傳白鵝  
幾過新驛路赤燐曾徧舊山川吳雲已變如蒼狗蜀魄  
惟能化杜鵑試看絳侯千戶邑應知懋績在當年謁祠  
云腸迴百結淚如絲一奠椒漿拜舊祠箕尾已歸應有  
處音容何處杳難思環旋故壘青山在寂寞虛廊白日  
移不謂霜淒雲幻後南人猶惜召棠枝諸詩沈鬱悲涼

2024 9 9 14

歸愚簡齋皆未見其全什雅頌集亦僅錄其四文良有  
題征南圖四首云削平楚蜀靖南邦獨指機槍豎節幢  
但解孤城堪作豕誰言萬騎可橫江朱旗颯地親麾陣  
蠻甲齊山坐受降南去光輝照行路馬前白鉞一雙雙  
橫探沸海掣長鯨旋許開牙領百城滿眼青燐新戰血  
一隅赤子舊編氓身當方岳爲霖雨手挽天河洗甲兵  
弓矢載囊豺虎盡歸來頭白見昇平十載投荒海一涯  
故關已入敢言遲歸雲自戀初時岫棲鳥猶驚已定枝  
爾日封侯多部曲當年屈指計安危至今湘漢諸耆舊  
猶記將軍倚樹時馬鬣封留漆水東爰田已沒舊樓空

雪橋詩話卷三

望求恕齋

蘇碑遺字零星綠戰壘秋陽寂寞紅不夜人寰方白晝  
無私天地自春風且留粉本傳孫子好待他年寫鄂公  
皆爲蔡將軍作蔡字仁菴漕運總督士英次子康熙九  
年督四川湖廣駐荊州十八年授綏遠將軍節制各省  
協勦官兵二十年雲南平二十一年調雲貴總督初至  
公私赤立招徠流人戶給銀建屋貸以牛穀使耕荒地  
以其間修城築營葺學宮立衙署三四年閒綱目具舉  
二十五年內轉尋以事謫戍黑龍江未幾召還三十八  
年卒滇人祀之名宦祠從子若璞尚書廷守素堂集重  
經香界寺云曳杖披衣到上方重來舊路賸淒涼斷碑

初屋依荒井野蔓牽花上廢牆出嶺一樵行竿礪背檐  
孤鐸語郎當斜陽華表千年恨搖落西風意自傷此詩  
可爲白頭歸佛之句作一佳證若璞深入佛海著有楞  
嚴會歸十卷文良爲之校刊

舊見文良自書詩冊佳境天教與老倪無邊光景到招  
提白蘋風細魚苗長紅杏花深燕子低勝日正當春社  
後好山都在曲闌西它時講席如聽法萬柳塘南卽虎  
谿游萬柳塘贈天倪上人石梁西路水粼粼香界分明有別春九  
子檐鈴閉自語半鉤簾日靜無人花閒塵尾能銷劫兩  
後山光不受塵記得匡廬游舊在便從慧遠悟前身游

雪橋詩話卷三

望求恕齋

通寺贈素堂上人早行無定程愁客苦夜永出門望明月在  
西峰頂木葉落衣上馬蹏踟人影荒雞樹上啼秋星露  
中冷情慙耳目幽身倦道途迴犖聞車聲更上東南  
嶺早行既逐青山行復指青山住山深闕無人野水上道  
路西風吹秋來遠入斜陽樹悠悠征人離懷黯薄暮  
暮蒲觴角黍感佳辰忽漫辭家盡一旬多病憐君非健  
婦承歡知我憶慈親莫看膏沐愁中句且喜平安塞上  
身簪筆執及吾分在主恩已重敢逡巡塞外端午日御寄撲袂  
西風悵據鞍勞生底事未容閒河梁跋馬無窮意一片  
斜陽幾崦山菊花黃徧晚寒多二尺鐙檠照暮羅不離

釣魚臺畔去無端新夢似灤河它日題詩憶北平半窗  
落日迴合情也應此際情愔意無那碾聲復雁聲知君  
最少塵中意願我都非濟世才灤上青山三百疊幾時  
同挽鹿車迴奉寄四首此冊蓋書與蔡夫人者萬柳堂詩庚  
辰春作白蘋紅杏之句同年願書宣周漁璜汪安公所  
賞爲存詩之始後五首皆寄內之作文良戊子校士山  
右壬辰居憂甲午復除館職乙未嘗扈蹕山莊丙申秋  
隨恆郡王於熱河五十九年以閣學出撫廣西歷督雲  
貴閩浙改兩江移撫江蘇總督趙芸書宏恩爲後進每  
齒齒之公卓然孤立喜愠不見於色嘗詠白燕第五句

雪橋詩話卷三

吳求恕齋

云有色何嘗相假借沈思未對夫人至代握筆曰不羣  
仍恐太分明張裕筭筑瀾序蘊真軒詩稱其喜讀書有  
過人之識者此類是也乾隆三年文良以戶部尙書內  
召卒于寶應夫人以二十年卒年六十一  
青浦倪蛻翁甘忠果公傳後序云當吳逆潛謀不軌之  
時諸方鎮大臣皆燕雀煦煦及公至燭其奸凡所以收  
人心而備竊發者靡不至而吳逆亦嚴憚之卒不能遽  
動迨既平凱里公思拔一二勇奮智謀之士以爲腹心  
備緩急之用乃議者每拘成例不聽於是要鎮逆藩胥  
逆羽翼公鬱鬱不得行其志告養親疏煩上不許既太

夫人病殂請終制又不許僅準給假歸葬及墨經詣黔  
而吳逆反心決矣嗚呼公制軍四年而吳逆弭耳帖尾  
受服轉旋去甫數月禍亂遂成然則公之繫於封疆何  
如哉吳逆反形既著公移書提督李本深曰虎狼盤踞  
搖動民心端茲事變禍亂已熾期與聯鑿共籌勦滅妖  
氛本忠孝眞性建英雄事業鐘鼓式靈其勤王事正不  
必俟寇涉盤江始商共著祖鞭卽或寇孽猖獗孤城受  
困惟有效張睢陽南雲雲以身殉國願卽日興師禦變  
馳檄各鎮結唇齒以爲聲援不然者倘恍無憑二三其  
德瞻顧家室思附前驅遺臭遺馨募釐千里是公於此

雪橋詩話卷三

吳求恕齋

時以睢陽自許而亦以壽雲望之本深孰知本深業已  
投款不爲公用同城者巡撫曹申吉又復密圖應賊無  
一人可與謀者乃按劍而起疾趨鎮遠猶思守黔門戶  
以待大師鎮將乃復抗顏逆命此則非公之所豫料者  
矣公賜塋在京城西郊斗府閣神道碑爲王文靖公撰  
文沈文恪公書丹完顏益亭中允恆裕同甘大道淵劉  
九虛白嘯亭上人西郊游眺詩有云謁廟經過迴觀碑  
取徑遲孤墳當直道勁節照清池蒼蘚侵春蚓貞珉燦  
色絲如聞罵賊語想見奮髯時頸血焉能借臣心誓不  
移靈頭洞寂寞峴首淚淋漓在昔光臨難於今式見危

激昂情莫禁徒倚去何之斜日明墟里歸途傍水湄道  
淵忠果後人也

王崑繩己丑南行飲黃粥臣齋中留詩云憂向中來豈  
易寬與君對酌且爲歡憐才自古英雄少得意當前我  
輩難消遣壯懷藏寶劍陸陸春夢付征鞍還期共醉金  
臺下四野蕭蕭放眼看明年遂卒于淮安崑繩字或菴  
少從梁鶴林游推究世用深于兵家當吳三桂叛天下  
騷動曰無事也三桂鼓行而前直抵中原策之上也順  
流東下以取金陵跨江而守策之中也裴徊荆湘延日  
引月此成禽耳驚馬戀棧安知遠圖必無事矣已果如

雪橋詩話卷三

吳求恕齋

其言晚與李剛主交遂師事頗習齋文多記明人逸事  
子隆川孝廉兆符

黃崑圃侍郎弱冠登進士實出漁洋之門其萬卷樓藏  
書多文簡手迹以康熙壬子生乾隆丙子卒年八十五  
著有養素堂詩文集學者稱北平先生平生以造就人  
才扶植善類爲己任方望谿爲諸生時來謁一見稱莫  
逆交凡望谿所著周禮春秋之學皆與往復指畫無少  
閒出撫浙江被劾落職僦屋以居乾隆元年再起年已  
六十有五母夫人吳垂九十矣給還向所籍產于是奉  
母居德壽堂舊第雍正中嘗徹御座木瓜盛以青龍瓷

盤漬以薇露而論曰供母聞香又御書德門壽母四大  
字榜以賜所謂德壽堂者以是名庚午辛未鄉會兩科  
後輩踵門通名公爲賦詩序同年先生本徽州歙縣程  
氏裔本生祖伯起字瑞芝順治初攝陝西郿縣篆旣罷  
任流寓京師索逋西游爲盜所害本生王母柳已先沒  
父華蕃字潤采生甫髫而家難起養於繼母舅黃曰爾  
悟遂後黃氏潤采念黃氏恩重而無嗣子終其身不忍  
歸宗每望空祀其本生父母及公始置木主於別室而  
始終後黃

雪橋詩話卷三

吳求恕齋

庚辰先後成進士由檢討官至浙閩總督自乍浦至南  
澳建墩臺水寨一百七十二所安礮位一千一百七十  
有八時臺灣新隸版圖孤懸海外朱一貴者本農家子  
養鴨爲業每叱鴨鴨皆成伍愚民以爲異康熙六十年  
四月遂託明裔倡亂于鳳山之姜蘭陷臺灣府治鳧山  
自率兵至廈門命諸將合攻鹿耳門克安平鎮旬日而  
復府治生禽一貴南北二路以次討平安輯流亡慰撫  
各莊士民臺灣遂定雍正三年九月卒于官有檢心堂  
集浦城云土肥農力厚沙淺水紋清保安云雲中山養  
勢雨後水添聲臨江道中云山花開處不知名野水澆

田細有聲經歲誰憐農父老辛勤一半代牛耕

佟陶菴尚書有悔翁集游棲霞寺云石磴迂迴上陰崖  
挂薜蘿嶺開千佛古松記六朝多明月何曾改荒碑看  
已磨雲霞棲隱處我欲問巖阿雨不止云風雲日日嶺  
南生百日曾無一日晴殊俗猗蘭還自馥非時反舌已  
無聲心經患難初知斂身閱功名老漸輕何事最宜煙  
瘴地羅浮春酒任人傾康熙三十三年以庶吉士入直  
南書房其懋勤殿恭紀三首云天街玉燭有光輝五夜  
披星對紫微自謂侍臣趨直早不知深殿已宵衣晝漏  
稀聞出玉墀春風暖閣日遲遲乾清宮裏圖書滿盡是

雪橋詩話卷三

吳求恕疏

君王御筆批每有微風到玉墀九重廣達四聰時閱  
闕莫謂君門隔民隱深宮盡得知與初白爲文字友出  
陪羽獵入侍蓬壺其送查梅餘還鄉云老去身須惜歸  
來夢亦安山居詩云竟日閒閒坐草亭谷風吹酒易成  
醒高低雲氣依檐白咫尺天光繞戶青啄粟家雞爭引  
子棲松野鶴各梳翎芒屨一徑穿林去自荷長鑿采扶  
蒼公侍皇子講幄十年中癡復起開府廣東督學江南  
晚由大司馬罷官寓居古寺疏布羊裘枯寂如老僧此  
詩則其閒居時作也卒年六十七鄂文端贈學使中丞  
法淵若詩除卻詩書何有癖獨於山水不能廉

長白十八郎名岳端字兼山號玉池生別號紅蘭室主  
人多羅安和親王岳樂子原封固山貝子有莊在遼安  
縣界冷口外其春郊晚眺詩有西嶺生雲將作雨東風  
無力不飛花之句問亭將軍見而賞之時稱東風居士  
詩四種一紅蘭集一夢汀集一出塞詩一無題詩與其  
客吳江顧卓無錫朱襄校定凡五卷大題曰玉池生稿  
颯颯云颯颯西風旅雁過佳期歲月兩蹉跎赤簫聲裏  
春三月綠酒尊前一曲歌別後幾曾通好夢見時未許  
託微波沈郎縱不吟詩瘦可奈無端六憶何汪退谷謂  
其詩清婉奇麗出入於太白昌谷義山飛卿之間其塞

雪橋詩話卷三

吳求恕疏

上詩云十載難書作小儒一朝銜命入匈奴紫駟蹀躞  
秋風裏左佩烏號右僕姑善畫有自題牡丹梅杏蒲菊  
松石諸絕句其畫菊云清明纔過雨初收癩病相兼怕  
出游偶寫黃花三四朵閉門獨對似深秋嘗作揚州夢  
傳奇恆月山題瓊花夢傳奇詩玉堂才子譜新聲一曲  
瓊花四座驚同是揚州同是夢令人重憶玉池生其寒  
瘦集自序云自東坡云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後之論詩  
者多不重元白郊島吾獨以爲寒瘦是褒非貶凡物莫  
不寒者清而瘦者古清古詩品之極致也輕俗則鄙薄  
之辭也蘇之論詩可謂得其利病矣然蘇詩嘗作輕俗



2024 99 142

語有甚於元白者吾歎其自知之難也郊詩劇月銚心  
神施鬼設琢削而成島詩不欲使才氣掩性情特于事  
理物態豪忽體認深者寂入峻者迥出非莊人雅士不  
能窺其藩籬然皆以苦澀為病元白于流便痛快中頗  
有佳處而苦于淺近吾又歎全才之難也今吾遠不及  
蘇慮自知之難與其輕也甯寒與其俗也甯瘦因選是  
詩自規集以寒瘦名禮賢下士鄒枚之列時來座下沈  
方舟居長安時婦朱柔則常以畫卷寄之主人題詩云  
柳下柴門傍水隈天桃樹樹又花開應憐夫婿無歸信  
翻畫家山遠寄來方舟即日歸一時傳為美談香嬰居

雪橋詩話卷三

至求恕齋

士文昭題寒瘦集追悼夢汀云香名猶說紅蘭室仙骨  
終埋白玉棺

博問亭別號東皋漁父輔國恪信公拔都海子襲封輔  
國將軍有問亭詩集白燕棲草汪鈍翁稱其近體清新  
歌行雄放其寄懷鈍翁云古人三載別煙樹宵重重歸  
雁雨中去裁詩花下封嘗同臥山館空復對雲松猶記  
題名處玉泉最上峰古意云皎皎當窗月夜夜心生苦  
只向長廊照歌舞不向空房憐縞素空房有女王為質  
薄倖經年杳音息礎殘雙杵聲淒淒花謝東風少顏色  
芙蓉繡冷雙鴛鴦誰言七十二成行所居東皋有楓莊

爽園刻竹引泉結亭種樹與大可阮亭鈍翁愚山其年  
梁汾耦長攤書繞座具醴留詩其東皋野望云野色侵  
衣冷谿聲入戶喧雨後坐閒園云密樹含風冷歸雲裏  
日斜和季偉公過訪留別云官冷同人少階閒落葉多  
東皋秋夜云窗前散葉隨風舞籬外寒流帶月明喜晴  
云門靜塵隨車轍淺階前苔逐履痕生至於修篁節日  
喬木緣谿秋汎人歸水禽驚散其東皋雜詩曰沙隄屈  
曲盡平蕪水面閒鷗逐野鳥向晚漁人垂釣罷煙波深  
處唱吳歎同人盪槳日斜時嫩綠新舒雨後枝何處關  
情堪倚棹紅妝花下聽黃鸝東皋谿畔足煙霞深樹閒

雪橋詩話卷三

至求恕齋

門映淺沙興發乘舟如過問野花多處是吾家綠楊夾  
水傍村墟風物蕭條樂有餘載酒儻來花下醉為君一  
釣況谿魚又有句云門前停畫舫風景似江南題吳仲  
圭山水云谿山性本愛莫作遊秦看盤山潞河養山望  
海樓桃花寺皆其游屐所經有東行留別蝶園諸子詩  
其送梁汾南還云雪霽郊原映翠微紅亭分手欲沾衣  
春風古道人歸去斜日荒村鳥亂飛長蕩鶯花隨處好  
平津車馬與心違何年訪爾空山裏相對清齋學息機  
寄懷梅耦長云帝城別後竟誰依知向江干暫息機雨  
過漁舟當戶集秋深沙燕貼窗飛愛看水月宵移權靜

憩松陰晝掩扉幾欲寄書征雁杳空教翹首對斜暉

翁覃谿謂國朝人善學虞書者惟何義門義門少受學於邵僧彌僧彌出自牧齋其書法精妙則得之馮定遠父子徐壇長詩所謂鄒氏固無師毛公有所授君學謹派別虞山切講究也初字潤千一號無勇因哭母更字吧瞻印章則作咳瞻晚字茶仙先世曾以義門旌學者因稱爲義門先生短小麻髯綽號袖珍曹崇有髯字朱文圓印讀經不取輔漢卿讀史不取胡致堂夙爲曹秋岳王言遠所器重康熙四十一年與錢名世查慎行汪灝均以舉人入直南書房旋由庶吉士授職編修官至

雪橋詩話卷三

蓋求恕齋

侍講學士其讀書記考證精密方望谿頗採其說有同友過堯峰免水禪院訪過菴長老云道人種松罷近水開禪關微塵吹不到白雲相與閒偶尋林外約引我過前山倚杖看奇石徘徊殊未還歸安姚蕙田世鈺私淑義門嘗述義門之言以爲厚齋不脫詞科習氣全謝山曰義門不脫紙尾之學習氣見謝山所爲蕙田壙志銘鳥背嵐光過夕汀碎萍魚唼水花腥青山一角湖三面記是菱塘乙未亭張日容絕句也日容居吳郡之干將門干將門又名匠門遂以自號詩文溫雅爲鈍翁慕廬竹垞三先生所賞識慕廬送其下第歸里句云旗亭唱

徧弓衣織折得身如燕子忙匠門秋夜書懷詩云堯峰許頌東南備吏部容先弟子行更感白頭朱檢討苦將塵劍拭光芒南巡賦詩宣入史館及爲翰林典試四川司學黔南秩滿再留任有集三十卷

蔣文肅字揚孫已酉生因自號西君又號南沙以畫名世詩有青桐秋風片雲等集宋牧仲開府三吳時爲刻入江左十五子其題陳仲美竹雀圖云以畫作詩詩細膩以詩作畫畫入神王樓村以年長列十五子之首郭于宮齒最少爲殿吳山掄廷楨名在第二戊子以左諭德充江西主考領解者爲李穆堂他如徐大臨昂發徐

雪橋詩話卷三

蓋求恕齋

學人永宣及匠門北岳均在十五子中

塞侍郎曉亭詩鈔四卷一曰春雪集二曰三餘集三曰懷音集四曰秋塞集曉亭字慄菴號北阡季子康熙三十七年授奉國將軍累官倉場總督晨夕佔畢作儒生詠乾隆九年駕幸翰林院簡詞臣三十八人侍宴賦詩非甲科雖公孤不得與特命公以宗臣侍明年宴瀛臺如前命一時榮之其詩氣格清曠風度諧婉沈文愨序薩魯望集言於北地得晤三詩人首數曉亭次乃及英夢堂與魯望宿別山店與客話雨云落木殘陽古薊城河橋秋水晚來清別山山下休言別涼雨疏鋌一夜情

715

披別山過動 十里河口占云古原月落曉烏啼杳杳山  
 州三十里 光送馬蹏枯草寒沙三十里小凌河外錦城西古北口  
 云排空山勢亂戈矛山上長城樓上樓樓下潮河川裏  
 水潺湲三月入關流西洋畫云西海霜侵漢使頭蒲萄  
 數醉月支秋歸來要領都無得爵賞居然博望侯摘句  
 如積霰翳蒼柯繁雲嵌孤月高風歛雁陣落葉減庭陰  
 風欺孤枕人無夢雲過空山雪易成同雲釀雪垂檐重  
 凍雀驚寒過樹遲皆佳不僅如歸愚所稱一水明殘照  
 孤村入暮煙宋朝南渡君稱姪周室東遷帝是侯兩聯  
 也十二年卒年七十一英文肅與崑霞夜坐得曉亭耗

雪橋詩話卷三

美求恕齋

云白頭弄筆真書客黃閣偷閑近腐儒頗能寫出王孫  
 故態李鐵君為作傳稱其居常自檢云凡事務快於支  
 體則心有未安此理欲之分不可不辨又曰鬼神與人  
 呼吸通吾期無媿而已其於事也有恆行止坐臥有常  
 處索任大僚嗜昔故人來見其門館如初器物未嘗少  
 移置歎曰徐逸之介不烈於此矣子伊都禮字立齋有  
 鶴鳴集鄂洛順字厚菴有樊雁書屋詩並能紹其業世  
 以為難

香嬰居士自題宸尊集後五首云青蓮昌谷兩仙人解  
 愛東坡有德麟不是天潢風雅盛由來四始詠振振和

氣蒸濡數百秋萬條柯葉布中州隱囊慶尾承平後莫  
 笑朱門盡粉侯憇憇佳氣五陵原綠閣詩人格調存留  
 得錦囊寒瘦句開元幾葉辨王孫半世功名託彩毫百  
 年文獻敢辭勞中州集後南州集也著新編奪錦袍紅  
 蘭已死問翁徂此事渠誰更覓途萬馬奔馳榮利熟有  
 人重下冷工夫居士字子晉自號紫幢軒主人又稱北  
 柴山人原封鎮國公百綬子錄天潢詩為宸尊集分上  
 中下三卷共二十八家計詩三百七十六首各著小傳  
 自序誤於康熙庚寅年第一卷中載

雪橋詩話卷三

美求恕齋

世宗宸章益藩邸之作鮑冠亭稗勺記其嘗借歸頌閱  
 手錄其目并序傳藏之法梧門撰陶廬雜錄已謂其不  
 可得見矣

香嬰居士集其子目為古瓶集松風塵餘集螿吟東屯  
 集在告集交春集古瓶續集龍鍾集飛騰集知田集松  
 風支集雍正集檜棲草畫屏齋稿槐次吟艾集臺谿集  
 石孟集盤山紀游草瓢居草病榻吟其古瓶集自序云  
 余少喜吟詠未敢輕以示人家故有一古瓶遇有所得  
 輒投其中率以為常月時命童子一掌記之過亦不復  
 省視歲丁丑從游新城公之門乃始取少陵摩詰蘇州  
 諸詩潛心熏習之一日侍叔祖紅蘭先生分韻有句云

花香高閣近書味小樓深先生擊節賞之曰是兒冰雪聰明不媿漁洋高弟子他日固不僅讓一頭地也自是余益肆力爲詩而詩往往不工然以余聞古之能詩而工者蓋未有不出于游李杜韓蘇諸公其大較矣余才不逮古人而志竊嚮往重以典令于宗室非奉命不得出京邑故間有所游不過郊坰而外乘一編屐數日輒返夫所謂高山大谷浦雲江樹之屬舉足助夫流連詠歎者而顧未嘗一寓于目詩之不工抑又何尤耶辭俸多暇乃因禽戲之餘出瓶中稿排次一通會當屬二三同志一正訂之郭于宮題古瓶續集云茶聲館裏暖

雪橋詩話卷三

美求恕齋

如春數首新詩淨雪魂歲晚諸侯賓客老一杯橙蜜戀王孫牧之健筆千番洗坡老清詩百態新安得彩毫騰素手徧傳千本信時人王樓村稱其以鮑謝爲胚胎而又兼綜眾有擷諸家之菁華其味在酸醜之外課家人理茶畦云億昔方弱齡學書兼學射忽忽無所成雙丸不少借衡門有隙地廣袤三五舍長夏課園丁連畦搭籬架昨朝新雨來一望綠無罅稍宜種瓜果兼可藝桑柘早非與晚菘錯雜如繡帕周循剔蚍蜉料理及澆研雖然具辛勤收功抵禾稼登盤野味甘滑滑清香瀉寒厨薄調羹隨分佐燔炙笑彼口腹徒千錢箸厭下吾嚮

學老圃庶幾樊須亞

林吉人廣唐賢三昧集序云康熙壬寅歲暮春茶翁先主偶抱疴臥京邸予特造茶聲館問起居見案上有手鈔書知其合漁洋師所選五七言古詩及唐賢三昧集與唐人選唐詩十種并萬首絕句統錄之總定爲廣唐賢三昧集凡四編因言曩避暑於趙村農舍嘗輯詩管一部去夏輯此編其前編則初唐正編則盛唐續編後編則中晚也漁洋以詩名天下幾四十年當其盛時及門受業者亡慮百千人身後一紀餘諸弟子風流雲散或名他師或反脣操入室戈拈瓣香尸而祝之者乃出

雪橋詩話卷三

美求恕齋

於天潢宗室中之一老茶翁及師門爲丁丑歲後一年予始以拔貢來京師獲廁洒掃之列又三年師以盛司成所輯漁洋精華錄詩本授予編錄今者衰頹晚喜茶翁廣三昧集成自傷遲暮無能復効筆札之勞也此書荊州田氏得之日本書棚中聞係船載日朝鮮者近已用金屬版法印行

詩管十冊舊藏翁瓶生師許後以贈意圖表兄其題記云紫幢老人手鈔詩平生所珍弄戊戌四月倉卒出國門舉贈吾友伯義敢問伯義是紫幢一流否常熟翁同龢記意圖報以文文水畫焦山圖勝以七言古詩一首

云大江東下不可收金焦兩點橫中流果然鏡卻亦快  
 意那見鮫鱷驕清秋水不盡滿汗水蒼茫紙上天拍  
 浮重樓翠阜絕滄海松寥隱葑菴留我藏此卷早夢  
 游出沒日月狎海鷗公今被恩得長假壓裝書畫填歸  
 舟茭菱片紙不足重拳石想像撈五洲成均故人盡凋  
 喪微官十載前公休蠶居人海竟無謂洵源亦有巖壑  
 幽吾宗香嬰有故事鄉居養病親服疇未惜相去日以  
 遠三年賓館刺不投抱瓮灌田各努力神觀詎以形體  
 求畫中有人公是不嗚呼公竟焦先儒詩管跋尾余錄  
 人文經

雪橋詩話卷三

李求恕齋

紫幢王孫近體如積潦漚麻漂淺渚窪田打塹斲深泥  
 浮白心情批酒券殺青事業勘農書柳罐汲泉剛近井  
 鐵鍬畫棧各分疆虛堂夜冷眠初覺林葉聲多雨易成  
 絕句如北樓坐雨云黃篋水邊閣秋來鶴其閒怪他連  
 日雨遮我一窗山打麥子云苜蓿節後麥成秋禾稼油  
 油漸沒牛始信太平原有象麥堆高出土牆頭諺云麥  
 子刺頭  
 高糧沒牛清辭雋句超然於塵垢之表查田日爲宗室高人  
 洵不虛也其無題十首云芳菲歷歷憶曾探香施常消  
 酒半酣柳葉舊依蘇小暗杏花原是寶兒愁珊瑚繞枕  
 凹留印豈惹春心窵尙含料得沙頭明夜月送人魂夢

到江南錦舫畫牒作春游日晚樊川意獨留衣卸香梳  
 胸雪露鉤輪金芽臉霞浮落花賺客原知誤墮絮沾泥  
 始欲愁但使芳蘭終竟體星河端不隔牽牛蕉展迴廊  
 綠影鋪粉雲天氣薄羅襦猩猩箋寄簪花格瑟瑟簾歸  
 出浴圖金綫曉風穿茉莉香囊晚日門簾蕪紅闌小立  
 眞如夢憶著年時隔世無漫悔王昌少日狂五桃含笑  
 倚東牆畫眉麝墨求張遇挾彈金丸祀孟王春色淺深  
 關病態鶯聲睨院繫愁腸護花鈴索風微動正好留仙  
 避起忙風吹麝粉臉初勻病下湘簾過半春飛燕腰輕  
 難檢束小憐體弱易橫陳更無人處看鴛戲略遣愁來

雪橋詩話卷三

李求恕齋

蹙柳顰滅燭留兒傾一石絕纓端的是何人曙鴉驚夢  
 倚香篝圻雨桃花隔畫樓紗映守宮紅絡臂鳥鐫比翼  
 玉搔頭逢梅詎信能消渴佩草何嘗遂解憂小謫蓬山  
 千劫過幾回誤向海槎浮連宵望斷七香車何事金蟲  
 綴燭花繡幔秦宮虛蛺蝶小窗楚客調琵琶香銷寶鴨  
 衾初暖漏盡蓮籌月已斜道是巫陽能入夢可憐終被  
 九疑遮紅顏學士最能文柳顛腰支減一分紫布幃前  
 分寶袂碧梧廊下繫羅裙草猶知結相思子天亦常開  
 合玦雲幾日離鸞魂欲絕銀牆隔海不曾聞鳳瑤鸞笙  
 了不閒當門蟾子亦何關玉篔喜見初弦月錦石分攜

九曲灣流水詩篇廣白體浣花牋紙暈紅顏兀誰能管  
人閒事賸有春雲鎖碧山薄醉烘霞得好懷只將嬉笑  
整瓊釵陳王隔水迎羅襪温尉留心賦錦鞵掠面粉朱  
憎趙女垂髻輕怯惜吳娃五湖煙水平生夢一舸鷗夷  
計未諧緣情綺靡亦義山致堯之遺後之爲豔體者言  
之惟恐不盡風斯下矣

張歷友答郎梅谿問竹枝云竹枝本出巴渝唐貞元中  
劉夢得在沅湘以其地俚歌鄙陋乃作新詞九章教里  
中兒歌之其詞稍以文語緣諸俚俗若大加文藻則非  
本色矣世所傳白帝城頭以下九章是也嗣後擅其長

雪橋詩話卷三

空求怨齋

者有楊廉夫焉後人一切譜風土者皆沿其體若柳枝  
詞始於白香山楊柳枝一曲蓋本六朝之折楊柳歌辭  
也其聲情之儗利輕雋與竹枝大同小異與七絕微分  
亦歌謠之一體也漁洋漢嘉竹枝云龍游城郭碧玻璃  
西望三峨曉黛滋分取三江作明鏡鏡中各自照蛾眉  
番禺方殿元蒙章南湖竹枝云佳人結伴似花叢澄湖  
南畔採芙蓉乍觸郎舟莫相怪木蘭橈小奈東風皆有  
風致紫幢京師竹枝十二首云珠駟寶馬帝城春賸冷  
微暄半未勻幾日東風初解凍琉璃瓶內賣金鱗芳草  
裙腰綠尙嫩少年賭射馬如飛銀貂日暮宮牆外一道

玉河春鴨稀西直門西繡作堆暢春園外儘衰裏

聖人生日明朝是早看高粱社會來棗花照眼麥齊腰

南苑紅門入望遙鈴鼓前鳴香唄起燒香人上馬駒橋

食罷朱櫻與臘櫻賣冰銅盆已錚錚疏簾清簟堪避暑

處處蒲萄引竹棚水檻涼生綠樹遮冰梓旋剖辣麼瓜

潞河報道糧船到載得南州茉莉花坊巷游人入夜喧

左連哈達右前門紫幢主人居臺谿即台吉願其薄暮

以此詩其地聞鐘詩注云九門獨崇文門設鐘磬

正崇文門西繞城秋水河鐙滿今夜中元似上元涓涓

涼露碧天高碾杵聲中百結勞紅皺黃團都上市果房

又到肅甯桃才過霜降無多日閉齋黃蘗正好時摺入

雪橋詩話卷三

空求怨齋

菜車書上用沿街徧插小黃旗孟冬朔日頒新朔猩色  
香羅疊錦囊監正按名排八分一齊先送與親王城下  
長河凍已堅冰牀仍著纜繩牽渾如倒曳飛鳶去穩便  
江南鴨嘴船催辦迎年處處皆四牌坊下聚俳諧關東  
風物東南少紫鹿黃羊疊滿街其春初偶題六絕句云  
賀歲歸來矚出遊偶拈紅豆喚笙篁閒中暗數題詩日  
自起研朱記案頭玉梅花發向南枝綵勝銀幡又一時  
觸忤閒情無處著高歌人日草堂詩細雨斑斑溼上元  
花燈夜市靜無喧小梅卻自憐人意故點殘妝伴酒尊  
土膏已坼水紋開無限年光次第來九九圖中彈指過

臙脂點過一枝梅懶隨東里門繁華一院松濤聽煮茶  
絮慢低垂風不到小紅燈影照唐花試燈節過日加長  
半月嘗騰付醉鄉餅餌春梓風味好今朝廿五是填倉  
都門人家於正月二十五日大啖餅餌名曰填倉此皆  
敘承平舊事可錄爲春明夢憶

衡州段柱湖獻生康熙乙酉丙戌聯捷進士得汀州上  
杭縣陳恪勤送以詩云事當盤錯難何避功在澄清志  
弗違又云車經九折途原險日記三緘道自真

澹士尙書赫舍里氏漕運總督帥顏保子畫入妙品不  
在王婁東下徐壇長圭美堂集澹士以寄懷詩意寫畫

雪橋詩話卷三

空求恕齋

見寄依韻題此云憐此興州月照我峒嶠嶺竝立久懷  
人寒生階前影故人憶我畫竟是憶君景孤月流青天  
寡鶴唳高嶺畫中有兩人定是一人影對畫不成酌奈  
此獨夜景又青靄先生寄贈疏林碧嶂圖併惠短韻有  
懷云居想紅螺妙圖開碧嶂成意真山欲語勢合水聞  
聲著履眠雲屬臨流倒酒瓶何年鄰可卜一杖往來輕  
又有句云氣韻山堂空翠滿高尙書後赫尙書其竹齋  
先生小傳云竹齋先生幼以大臣子充侍衛幾二十年  
擢領內務府秩均外部尙書數年補工部尙書仍兼內  
務府丁酉罷官令提督熱河行宮事能琴著有琴說於

畫山水獨心折雙東王少司農麓臺謂虞山王翬工力  
亦深舊第植竹百餘竿取野竹分青靄之句額其軒曰  
竹齋余因以號先生不稱官以先生有超於官者甲戌  
余至京師主國宗容菴公家容菴爲余道先生從兄罷  
相爲內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先上隸其下不能諂事雅  
所不喜久受斥辱及從兄敗以此受上知在九卿班富  
有昌言按其從兄卽索相額圖 景陵親政方冲齡索  
首建謀黜輔臣專橫者未爲無功康熙八年以一等侍  
衛授大學士十九年解任澄懷園本索相賜園有

雪橋詩話卷三

空求恕齋

俊與明珠以利權相傾卒以侈敗四十二年緣事死于  
禁所成哲親王近光樓詩云長白索公坐內閣堂封實  
戶輕王侯安知進宅事良有但欲旋馬心誠羞春明勝  
奪董宇定金陵記掩王弁洲 聖人誥誠出深厚孝經  
四字垂琳球保全委曲國體大寵賂太甚名言浮相公  
猶嫌起無地掌武苦欲名長留荷花空對石磯冷燕子  
亦知簾幕收索爲頑色巴克什之孫澹士爲希福巴克  
什之孫也

澹士青靄山房集望雨句云氣涼低薄戶風緊逆回波  
雲樵散騎石芳自怡堂詩草山行夜歸句云人隨月到

門又上副車蒙額圖秋日西園詩有花靜得開遲之句  
雖非深詣均極自然

顧十一俠君爲松交吏部子咸子家有秀野園梁妙巖  
公主冢在焉水木亭臺之勝甲吳中王麓臺仿董文敏  
盧鴻草堂筆意作秀野草堂圖竹垞有記初白有詩曾  
庭間晚贈松交詩云直覺東歸似故鄉每逢佳節就君  
觴客中文謙如羊曼吳下名園數辟疆芳草畫凝歌扇  
綠落花春散舞衣香東山未許頻游玩早晚微書發建  
章俠君嗜書耽吟詠嘗箋注飛卿昌黎詩蒐輯元人詩  
家凡四集合千二百卷有元一代之詩網羅爲備以南

雪橋詩話卷三

金球想齋

巡獻詩召入書館纂修康熙壬辰賜進士入翰林乙未  
放歸其歸寒廳詩云閱盡風波兼世態餘年決計傍僧  
龕兄嗣協字迂客亦能詩

朱西峻詩才雄驚不媿小朱十之目其羅浮胡蝶歌云  
我曾南游南海披圖經朱明之洞恨未探幽扇一寸二  
寸花開萼蒲節千個萬个竹箨蚪斗形巡山啞虎履尾  
亦不啞修蛇毒蠶焉敢來棲停惟聞青羊黃麟雪色鹿  
寶衢雲術往往逢真靈更有碧雞五距雀五色千年老  
鶴彈舌音冷麻姑釀酒自盡東海水書邀王母畫下  
扶珠駢雲璫霞佩冉冉取仙集九靈之籟一奏羣山青

雪橋詩話卷三

金球想齋

花前爛醉不復顧禮法拍肩挹袂彼此相撩拾煙裾霧  
袖一笑看盡裂化爲胡蝶百萬飛玲瓏蓬萊左肱上有  
田七畝亂抽紫芝黃獨葎朮紛紛飲香吸露嚼瓊蕊  
一一黏枝裏葉懸金鈴五羊城邊昔遇梁太史喜獲一  
雙之爾浮歸船蠻江春風未滿五十日雌雄並出光射  
船窗橋惜無入神好手爲圖畫但見珠娘織錦梭瓏玲  
垂虹亭長昨歲客嶺表石樓千仞直上追飛艇白藤笈  
中亦攜鳳皇子遠分一繭燦燦同華星挂之紅羅復帳  
近端午謂已乾死有若囊中螢朝來忽聞敲敲破繭出  
仰眠牀上不覺神魂醒陸離光怪更異昔所見縱有孔  
雀扇縮羞開屏張如東洋摺疊翡翠扇掠如古洞撲鹿  
蝙蝠翎綠毛倒挂無此好顏色而況金花蟲子紅蜻蛚  
何當粵客歲致繭百斛一花一蝶遶我香茅亭晉民見  
和胡蝶長歌一篇遠勝拙作因取前詩未盡之意再成  
一歌云詩人手擘烏絲箋箋書細字如蠶眠長歌和我  
胡蝶含笑看筆勢何翩翩此地離仙山迢迢五千里豈  
意黃梅天破繭忽飛起吳儂對此喜欲狂前詩未悉請  
再詳春風一吹洞門暖花開百萬爭飛揚山中之人云  
是葛翁麻姑衣所化天生瑰異非尋常顏色羞雷同各  
各矜文章卽如此蝶極奇麗六足四翅頭昂昂鬚如鬱



金甍腹如古錦囊綠如遠山橫秀黛赤如初日升扶桑  
黑如黟山萬年松煙色抹漆白如秦臺一轉丹粉光凝  
霜瑩如洋玻璃駁如蕃瑪瑙閃如紫毛毯絕如金光草  
活剝瑤瑁甲生割孔雀屏亂碎錦雞翅細簇翡翠翎九  
張機五色綫六銖衣七華扇頃刻容光看百變粉飛飛  
尋仙常繞白玉扉伏帖帖作繭齊黏烏柏葉一年一度  
韶華轉定有神蛾來抱繭此蝶雖非啄菹成伴我衾枕  
久始生厭中文采有如此不枉人呼鳳皇子江南雖好  
非爾家可憐飄泊天之涯黃葵花已盡豈忍仍籠加石  
樓鐵橋山遠水更遠崎嶇風浪焉能返我聞句曲已字

雪橋詩話卷三

李求恕齋

山下華陽洞洞中一徑直通朱明曜真之仙關仙人來  
往於其閒胡蝶胡蝶放爾從此還沈香薰爾像色絲繡  
爾顏生綉圖爾形渲染黃朱斑滕王搦本大小海眼皆  
可刪未許輕狂野蝶誇妖嬈翁覃谿謂在粵東親見此  
蝶以二月朔破繭出不聞五月粵志亦言聞雷則出與  
二月驚蟄相合疑竹垞詩物候初溫五月風注者謂以  
五月朔破繭之未知何據今考西陵前詩言春風未滿  
五十日竹垞第四首亦有炎天二月展金泥之句與二  
月之說正合朱稻孫中村詩草序云徐虹亭訪先大父  
持贈羅浮胡蝶繭一明年夏四月破甬出蝶云云故西

峻後一首云豈意黃梅天破繭忽飛起蓋竹垞所得偶  
以五月出繭故兩詩皆特爲拈出竹垞詩云衰年再見  
真難得異物初生也不齊其語尤爲明瞭固可不必致  
疑第注竹垞詩者未免鶻突耳笛漁年未五十竟以窮  
死竹垞老人爲之校定遺藁嘗有家貧怯換年之句亦  
足見其才豐而過齋矣

九道河在古北口素侯司寇巢可託詩云九道河九道  
河河聲嗚咽人荷戈十萬禁軍夜渡河河深水寒刺馬  
骨霜風撲人如箭鏃行行漸近開元城回首長安不敢  
哭山鬼啾啾夜火明明日復作陰山行素侯一字寄齋

雪橋詩話卷三

李求恕齋

阿顏覺羅氏其先建州靈椿里人明時以都督同知總  
領建州等衛天命時來歸其尊人柯爾琨仕至護軍統  
領張文貞爲撰神道碑稱其身列四朝戰績輝赫而始  
終一節勁挺不撓順治九年從敬謹郡王征衡州凱旋  
疏中諱王戰歿事貝勒羅託以下皆逮問  
世祖御午門臨決焉鄭獻親王詰責辭甚厲公言衡州  
之役以先鋒前驅王之致陷初未目覩及王旣薨乃透  
重圍求王體骨捷書所載絕不與聞及學士邵泰入內  
未經同奏故云所知與學士同今諸臣具在可其質也  
豈敢自蹈誑君之罪王曰人言靈椿里人行僞而言詐

誠然公大志厲聲言曰臣鄙齋侍

太祖高皇帝稍長事

太宗文皇帝俱以氣節自厲效死行陣二十餘年今奏事不明死自吾分王奈何以讎語坐人罪先是邵泰齋奏以行比至京入奏久之始召公入公云王薨事已載本內云云會勘時詞氣憤激捧縲索於地鬚髯畢張世祖謂左右曰陷此黑面參領者補曰邵泰耳遂命擊邵泰幾殆護軍統領缺傳旨云廷議屢舉不及柯爾琨豈以其不工俯仰耶遂以特旨補授以勦茅麓山賊功授拖沙喇哈番世襲康熙八年卒素侯由任子授主事

雪橋詩話卷三

李求恕齋

累官刑部尚書嘗以使事迂道中牟訪冉輝菴論學析疑流連信宿致仕後居房山丁家窪有花雨松濤閣卽以名其詩文集林吉人序云先生於詩體不輕立筆不苟下深造自得默與古合馬大鉢房山六絕句云峨峨大房山倚杖時一眺雪霽數峰青風吹暮雲到把嵐手攜青布囊時貯白雲影醉枕白雲眠山風吹不醒留雲三峰露遠光一樹遮蘭若時與山僧期婆娑明月下樹秋水飲垂虹扶杖過橋去回望四山雲隔斷人來處橋澄泉石壁間古柳秋雲冷道山集虛無悠然與之靜柳夕陽淡遠天嵐影昏石闕采藥獨歸來青林吐初月泉

又有絕句云雪頂茶樓竦半身尚書隱處杏花春綠旗香破銅瓶水舊紙塵昏品故人皆爲司寇作也茶樓房山峰名集中寄興詩云青濛雨後茶樓峰蜿蜒起伏疑蒼龍野人家在山之谷飲水採山築茅屋嘗有句云秋谷盼我入巖阿馬飲房山大石河每與曉亭奉國雷谿居士浮觴瀑水之巖煮字紅螺之嶮尋買島之祠醉霍原之墓忘情愜喜以醉全真高懷遠致悉寓於詩所撰碑版文字雅潔謹嚴尤爲一時之冠

雪橋詩話卷三

李求恕齋

目或以蜚語中之卽拂衣去蕭然林下者殆三十年終其身不復出家居時嘗圖其家人爲家慶圖一卷卷中題者自尤滄湄趙伸符及鄧東長鍾岳手蹟羅列乾隆戊戌曾孫若常以刑部郎出守福甯朱竒河爲題長句一首云王君二十年間友一旦八閩去作守名家舊弄高曾圖動我康熙朝話久開國承平累洽年豫豐亨大象必觀闕闕豪門明索盛聲華巨子徐王先三徐三昆東海最錦氣珠光獨無對收羅諸老擅著書雜選名流號征彙附正祛邪輾轉効我先人後須臾得兩雷咫尺局幾更雲煙變現看烏測君曾王父醒齋翁當時坦腹

匡牀東喧語徐家貴相貴逸才王氏中書中美服指人  
室鬼瞰蚌鵲相持浪相啗羣飛有口刺天紛中立無身  
集苑暫警焉一顧吾可歸都門祖道送者睇寥廓焦明  
今則有江湖蓴菜古所思不是家鄉愛平遠此中人以  
徜徉顯玉山一集坐顧瑛樂錄三月汎陶峴人生難得  
壽有徵卅年間住過飛昇卽窺畫裏松來鶴可知翁與  
仙爲朋瑜珥蘭芽晚晦樹長佳兒又名父此畫成來  
六十年八十翁先白雲舉沈吟圖意卷舒好題者磊落  
羅諸老曾孫更索鄙人詩束手前賢都祕寶十四年前  
我作誌乙酉爲先生孫從翁孫游發古喟十四年後題  
鳴作墓誌銘

雪橋詩話卷三

王求恕齋

翁圖國初典型此髣髴況復琅邪與太原覽祥渾湛從  
誰先莫誇東晉烏衣族要並西京折坂賢此圖信美君  
家重世世能書何足誦格高重歎醉有鄉勢熏絕倒門  
題鳳我生好古古忽過逸情遠與圖中多行矣太守好  
什襲玉峰嗟峨爾奈何李眉山爲索額圖壻盡以先世  
產業屬二昆不樂仕宦與田父野老相周旋方望谿爲  
作傳而林楚世罕知之者得美叔此詩可並傳矣

雪橋詩話卷第四

遼陽楊鍾義撰集

吳興劉承幹參校

施南堂為靖海侯琅仲子康熙二十四年以蔭授江南  
泰州知州廉強有聲二十七年淮安下河被水詔道兩  
大臣涖州督隄工從者驛騷白其不法者治之是年湖  
廣兵變援勦官兵過境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挺  
列而待有犯者立禽治之兵皆斂手去二十八年以承  
修京口沙船遲緩部議降調督臣傅拉塔以南堂清廉  
公直題留尋擢揚州知府其次海陵詩云去此時春暮

雪橋詩話卷四

一求忍齋

來過屆早秋馬嘶知舊陌人語識同游寮佐迎新守兒  
童喜故俟停舟未忍別一為問春疇累官漕運總督五  
十九年陝西大旱廷議輓河南粟二十萬石給關中詔  
赴豫勘河南府至西安黃河運道乃自孟津歷砥柱上  
龍門由陝州達西安量地險易繕路通阻酌舟運多寡  
有差其年冬詔發帑金五十萬合陝屬常平倉粟一百  
三十六萬餘石賑饑民南堂總其事因歷陝境分十二  
路按口分給明年夏得雨乃歸六十一年卒  
富察文端公福敏號湘鄰丁丑庶常散館歸班  
世宗在藩邸時深知之召授諸子讀時

高宗冲年初就外傳雍正癸卯授閣學累官大學士乾  
隆二年謝病仍在上書房行走二十一年卒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稱為龍翰福先生六十年釋奠禮成贈

大師其夏日侍皇子瀛臺讀書偶成云物我相關方是  
學驕矜方見便非欽舉筆納規具見師道之重

朱涵齋閒青堂集伊學庭奉御書賜扇歸省詩云天上

揮豪綉綵明雲邊頒賜到蓬瀛童年殿上談神穎舊學  
宮中念老成又八月六日為伊學庭作云聖代由來重

文字才似鄒枚咸入侍昔日甘泉詔賦詩君家二阮稱

能事學庭名伊都立伊爾根覺羅氏相國文端公伊桑

雪橋詩話卷四

二求忍齋

阿子年十三膺己卯鄉薦曾拜御賜由內務府員外郎  
累官雲貴總督有嘉樂堂詩集祭方山師移居句云自  
惜子雲多寂寞從今曼倩更談諧其冰玉道人明善堂  
集一序類魏晉人駢儷文弟翼庭名伊爾謹有印月齋  
詩集其祭竈述懷云深屋孤燈形影親情懷擾擾未歸  
人欲拚白紙驅窮鬼焉得黃羊祀竈神嗜飲難瘳消渴  
病耽吟有累折腰身今宵試覓還鄉夢嘉樂堂前辦早  
春其別業在天開山廬齋詩有云草堂日暖櫻桃熟山  
圃春晴筍蕨鮮擬鴛短轅雙拄杖雲山幽處訪詩仙  
寫景之句如柴虎臣寄陸景宣歸河渚云春雨草連郵

市沒曉風花傍戰場開周元亮南浦橋亭望夢筆山云  
西山夢冷花藏寺南浦人來雪壓城羅琢山明經萬成  
自吳門歸隻舟中即目云野隴無人閒臥犢遙邨過雨  
亂飛鴉查初白重過齊天坡云人來天際斜陽影馬踏  
雲中落葉聲樓上看雨云牆缺雲流山影去樹頭風截  
雨聲來惲正叔句云疏林夜徑寒谿影隔岸秋亭落葉  
聲申甫笏山句云幾日閒眠關竹戶一番細雨長秋花  
厲樊榭句云春深城郭渾如畫定裏鶯花不屬僧彭芝  
庭句云漁唱數聲初出港樵風兩岸送歸船抒情之作  
如初白與顧梁汾舍人次閣學韓公韻云往事相關甚

雪橋詩話卷四

三求恕齋

已散秋風纔到鬢先知錢田閒以投贈先君子詩初白  
名遺字見示感而次韻云詩貪記憶關心讀話到蒼涼  
逸遠 掣淚聽無錫褚廷棻元旦云百年又復添今日一事何  
曾及古人呂大風太守礮宿竹林寺因懷純久夜不成  
寐云一去陶潛門有柳近來周朴寺爲家怡仙方伯佛  
喜寄內云已遲婚嫁歡情少爲歷饑寒絮語多邊塞之  
作如魯齋光祿文明夜宿拜達里城外云天敬平野星  
垣濶風巾層霄月暈黃拙菴老人明泰塞上詩云門外  
青燐低叫鬼道邊白骨久生苔傳承之明經出塞云山  
殿老狐秋拜月戰場新鬼夜呼人山林之作如金廷義

雲景句云爲辭逋客遲開徑恐礙歸雲矮築牆石東邨  
永甯句云無多生計初開圃有限知交半在山汪杜林  
應銓句云客屢款門刪臆語僮初移竹問裁方羅泰介  
昌句云野泉鑿壁安新甕古木穿牆曬舊衣皆清切不  
襲陳因自成馨逸

圖理琛字瑤圃阿顏覺羅氏初任內閣侍讀緣事罷官  
康熙五十一年給原銜出使土爾扈特初土爾扈特汗  
阿玉奇從子阿喇布珠爾嘗假道準噶爾赴西藏謁達  
賴喇嘛已而準噶爾台吉策旺阿喇布坦與阿玉奇構  
怨阿喇布珠爾不得歸請內屬詔封貝子賜牧嘉峪關

雪橋詩話卷四

四求恕齋

外黨色爾騰嗣阿玉奇遣使薩穆坦入貢  
聖祖憫阿喇布珠爾欲遣歸且欲悉所部要領至是命  
瑤圃偕侍讀學士殷扎納郎中納顏宣諭勅旨頒賜恩  
賞由喀爾喀假道俄羅斯五月自京啟行七月達俄羅  
斯境駐楚庫柏興以假道故俟其國察阜汗信五十二  
年正月信至始行由烏的柏興越柏海爾湖而北抵厄  
爾庫城其駐托波爾之噶噶林遣屬博爾科泥來迎噶  
噶林者彼國所稱總管也言噶噶林令迎天使由水路  
行而昂噶拉河冰未泮請駐俟之五月由昂噶拉河乘  
舟抵伊聶謝柏興登陸閏五月抵麻科斯科復乘舟由

揭的河順流而行所經者曰那里穆柏興薩瑪爾斯科  
狄穆演斯科七月至托波爾噶噶林名馬提飛費多里  
魚赤者迎至署留八日仍遣博爾科泥護之行抵雅班  
沁登陸由費雅爾和土爾斯科城越佛洛克嶺抵索爾  
喀穆斯科以路滿守凍十月始行所經者曰改郭羅多  
黑林諾付喀山西穆必爾斯科十一月至薩拉托付是  
爲俄羅斯與土爾扈特界水自東北來折而南俄羅斯  
呼爲佛爾格土爾扈特則呼爲額濟勒阿玉奇汗駐牧  
地曰瑪努托海距此十日程以雪盛不能行五十三年  
四月阿玉奇遣臺吉偉徵等來迎五月渡額濟勒河喇

雪橋詩話卷四

五求恕齋

布珠爾之父納扎爾瑪穆特遣獻馬御之六月朔至瑪  
努托海阿玉奇擇吉聽宣勅我使語之曰阿喇布珠爾  
已賜爵優養欲遣歸爾牧以策安阿喇布坦惡爾恐戕  
之爾若欲令阿喇布珠爾歸當自俄羅斯來迎阿玉奇  
曰我雖外夷然冠服與中國同俄羅斯乃嗜欲不同言  
語不通之國也天使歸經其國當察其情俄羅斯若以  
往來數故不假道則我無由入貢中國矣阿喇布珠爾  
荷厚恩與歸土爾扈特等復何疑慮於是阿玉奇及納  
扎爾瑪穆特等各贈馬及方物我使以越境無外交御  
不受阿玉奇待之有隆禮留十四日筵晏不絕復附表

奏謝遂由舊路歸俄羅斯遣護如初五十四年三月還  
京是役也往返三載又數月經行三四萬里蓋土爾扈  
特爲俄羅斯所隔遠阻聲教而俄羅斯又故導我使紆  
道行瑤圃自奉使及反命無辱焉既歸因述其道里山  
川民風物產以及應對禮儀隨日記載爲異域錄二卷  
呈覽

聖祖深加獎悅特授兵部員外郎旋擢郎中雍正三年  
巡撫陝西入爲工部侍郎阿拉布珠爾亦遂留牧黨色  
爾騰不復遣再傳至其子丹忠於雍正九年遷牧額濟  
內河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特全部內附而所記俄羅

雪橋詩話卷四

六求恕齋

斯南路十四國乾隆乙亥以後無不膜拜受封悉主悉  
臣蔡亮功 瑜題異域錄云秋空軫宿湛光芒知是文星  
照異方玉節高懸天外影繡裳輕颺月中香風凝酪粥  
冰心潔沙捲氈廬鐵面涼一物一情端著述獨留奇石  
在奚囊翻水文章擬入又太平天子重皇華裝無陸賈  
千金囊氣壯張騫萬里槎草木舊曾霑雨露衣冠新許  
煥雲霞鄂羅斯地輶車返從此乾坤總一家甘肅知縣  
明福有指畫土爾扈特投誠圖馳犬犇鷹旆表明駝攜  
女載婦襁負來王之意傳神阿堵中長洲願壽堂有長  
歌紀之

鄂文端爲江蘇布政使於紫陽書院構春風亭以課士  
甄綜詩文爲南邦黎獻集與其選者華亭姚培衷朱霞  
常熟盛元光趙貴樸邢鉞陳祖范許潮吳縣倪承茂張  
進施寶曹基劉俊周豐吳江周日藻陸桂馨顧我錡沈  
岑淮安許其恕靖江孫宏綸陸一清蘇州蔡書升孫達  
和李德溢吳之溥楊繩武青浦胡鳴玉慈谿翁馮淵餘  
姚鄔希文溧陽潘如儼通州李堂儀眞伍起程世瑛江  
陰蔡寅斗丹陽姜兆錫長洲沈德潛許名崙上海陸懋  
恩陸瀛齡曹培選無錫華希閔楊潮觀泰州沈默朱治  
崑山王景源葛宸翼寶應潘遇莘江都管宏進李鄴崇

雪橋詩話卷四

七求恕齋

明顧炳光江甯張堅周易穎上慎儻五十餘人陳亦韓  
言子宅記閩闈門考司業文集未載盛元光樂府十五  
章一曰始基命言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首事建州明督師楊錫帥五道之  
兵侵東夏

太祖白旄黃鉞指麾一戰而旗靡轍亂折北不支由是  
灤永披靡燕雲震動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又曰天  
作高山太王荒之此其義也二曰宅營州蓋今之奉天  
爲舜營州之域  
太祖義旗旣建先取遼瀋爲家而後

太宗皇帝勤勞三駕經略中原也三日定九鼎言

世祖皇帝爲明討賊李自成敗於獨石焚燒燕都而去  
謳歌獄訟舍是無歸焉然後雍容南面兵不血刃而正  
位京師也四曰蕩秦氛言闖成蒙氈卷甲縮首西竄仍  
以長安爲巢窟王師逐捕自成走死湖南而後秦民得  
以蘇息也五日誅連寇言流賊張獻忠乘亂據蜀窺  
鑿齒封豕其民磨牙吮血靡有孑遺王師討罪射而殺  
之天下快心也六曰振鷺飛言王師下金陵福王遜於  
姑熟隨悟天命有在率其將劉良佐來降待以虞賓而  
無銜璧牽羊之禮也七曰祀會稽言魯王屯浙東聞王  
師至卽避地舟山爰登會稽銘武功八曰正南海言唐  
王去闕出奔薨於道而東粵番禺皆來臣服也九曰平  
六詔言永明王出居緬甸知海內嚮風遂素車白馬奉  
符節來歸

雪橋詩話卷四

八求恕齋

聖祖免其俘見而昆明邛笮罔不率俾也十日截二葉  
言勝國降臣吳耿之徒恃鷹犬之功懷鯨鯢之計合從  
背叛勢半天下

聖祖皇帝命將出師瓦解冰銷應時傾蕩也十一曰靜  
滄波言鄭成功竊據海島結縻內犯至此而稽顙入朝  
臺山鳳嶺咸籍版圖而海不揚波越裳重譯也十二曰

破流沙言噶爾丹負固邊陲背恩作惡

聖祖皇帝車駕親征震攝天威髦頭隕喪也十三日致  
太平言東西朔南聲教四訖

聖祖之德巍巍蕩蕩中和位育人樂其生也十四日祚  
萬年言

聖祖壽考作人受天遐福比于陶唐伊祁中宗太戊而  
非殷宗以後可及也十五日慶重華言

皇上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傳精一之法致風動之休且  
自黃帝顓頊高辛堯舜五世今適符其運也是集刻於

雍正三年

雪橋詩話卷四

九求恕齋

富景韓文端舊友也康熙庚子秋以戶部主事從年羹  
堯散賑秦中超擢甘肅布政使文端時爲內府郎聞喜  
增憂作詩繩之云戎馬正當荒歉日一麾初領大藩時  
因人自古難成事爲國何年可罷師手理亂絲須用緩  
方醫惡疾不妨奇與君廿載爲朋友未敢臧情致賀辭  
不獨交道之誠尤見料事之早楊賓實以雲貴總督畢  
吏議公委曲保護得無事與朱可亭相國爲膠漆交暨  
于墓有宿草哭之猶慟滇黔苗獠盤亘等莽閒屢出爲  
民患督兵禽獮改土歸流造橋雲貴之交號庚戌橋毛  
口渡易名西林渡雍正十三年台拱苗叛自以從前籌

畫未周疏辭伯爵并陳疾請解任子告後命養病內地

人皆不測 上意公亦自危其書懷詩云蠻天待罪包

荒日綸閣無功負媿門官罷依然居近地吾衰何以答

殊恩中厨別敕珍羞饌前席重聞肺腑言念報大難憂

歎切秋燈殘雨泥黃昏是年八月二十三日夜召受顧

命詔令配享宗祏圓明園問津屋兩間居河北岸文端

養疾所住六所相離咫尺每召對輒就此沿河而南不

半里許卽樂志山村

憲皇帝寢宮在焉乾隆三年

高宗率同汎舟看花徧游內所退直賦詩有云問津何

雪橋詩話卷四

十求恕齋

處思前席回首山村淚欲捫其輔柜兩朝咸有一德君

臣之契皆古人所僅有也

文端熱河雜詠自注云熱河花木不減長安惟不宜竹

草荔子賜名花津果琉璃瓦瓜長六七寸許青翠可愛

酒名乾竿味似滄州紹興但微甜阿藍鳥善鳴鼯鼠一

名飛狐一名飛鼠深山樹杪多有之黃鵬山畫眉最多

松鴉形狀近八哥而稍大毛深絳色尾稍黑翅尖有翠

點善畜者能令學人語紅杏木色甚膩潤榆木多黃色

其有花者名花榆色較深與豆瓣楠相似用製几兀等

器不須漆而自然雅潔取各種山木根作花簪拄杖等



件買賣無所不備只少金珠二行爲遜京師元寶山去  
熱河二十里去河屯營亦二十里南營在山莊直南平  
西藩下人居焉與塞上土人顏色大別俗以松油取火  
名亮子其油多者名肥亮子僧官帽直南彌勒稍北磬  
鍾峰又稱北皆山名文端才子六人忠孝克世休如伯  
仲相繼死節乾隆二十年以姪鄂昌與胡中藻倡和事  
撤出賢良祠三十九年刻西林遺稿時惟第五子怡雲  
少司空鄂忻癯然獨存怡雲爲莊親王額駙質直端厚  
不肯求合干進賜第之文蔚堂文端以西陲經略還朝  
泰陵勅賜至此已兩毀于火有寢邱之歎嘗使和闐游

雪橋詩話卷四

三求恕齋

事卽玉河采玉之所凡使還必以玉獻怡雲獨無有大  
司馬福隆安詰之曰自監之而自取之盜也豈可更以  
獻乎其方介不苟如此由刑部主事擢副都御史署工  
部侍郎以侍衛終其身有清虛齋集

姜西溟惜花云一春強半是春愁淺白長紅付亂流  
有垂楊吹不斷絲絲縮恨上高樓震青少詹文岱采蓮  
云西山雲盡碧藕莢落日凝風鏡水波莫道此中花信  
晚前洲猶有未開荷劉玉衡寄兒均云昨夜親知話故  
鄉十年兒過乃翁長他時相見不相識兒面髭鬚我鬢  
霜翠若璞送張萬石下第歸廉州云黃陵廟裏題詩去

賈傅祠邊醇酒過莫把相思寄湘水楚山明月夜援多  
覺羅昌言都憲吳拜出邊門口占云纔出邊門眼界新  
遠無邨舍近無塵卻如高士雲林筆寫徧溪山不寫人  
彭躬菴雨中寄山中人云漠漠湖天雨坐閒濃煙疏樹  
有無閒懷人似共瀟湘遠一點輕帆九面山厲樊榭春  
寒云漫脫春衣浣酒紅江南三月最多風梨花雪後酥  
離雪人在重簾淺夢中仁山觀察福安偶感云景物他  
鄉百念違避春終日下簾幃不知二月春風暖聽得歸  
鴻向北飛諸詩俊逸清新皆可入旗亭之畫

雪橋詩話卷四

三求恕齋

才人計無有先足下者夢游仙之篇自與樊姬江上別  
玉京朝會又何年蓋謂劉綱妻也樊姬則別有荆后事  
矣越王山之篇治池劍氣亦蕭寂干將一去空寒潭蓋  
用越絕歐冶也干將則別有張雷事矣比許子遜詩謂  
西湖不當言夫差墓杭州不當言冬青此雖不足爲足  
下與子遜病但刻字鑲響枰文申義則吹毛次骨恐不  
當受瑕於目論耳莘田永福人康熙壬午舉於鄉謁選  
得粵之四會令攝高要被劾罷初學書於林鹿原後得  
筆於汪退谷居閩縣光祿坊矮屋三間花竹秀野其詩  
刻露清新尤擅豔體乾隆二十七年重赴鹿鳴年八十

矣集初名十硯齋老年齋前羅植香草即名香草齋集  
女蘭字佩紉亦工詩

大宗閩行雜錄題張大參廷枚春暉堂集後云麟木終  
軍蚤棄繻傳家勳衛有金符一驂羽獵長楊乘三繪宣  
和奉使圖戴斗威名馳絕塞揆天才藻壓炎都若教傳  
向雞林賈白傅詩篇價定殊張宇卜臣嘗奉使朝鮮齋  
所賜空青石於其國王紀行諸作頗資考核累官福建  
布政使沈方舟常主其家時多唱和其呂坦菴中丞澗  
樵太史邀同沈方舟游家鸞和友礪秋查山房分賦云  
高門近市塵一徑入林泉疊石成瑤圃開窗儼畫船魚

雪橋詩話卷四

三求恕齋

苗乘電出桐子受霜堅吏隱今誰屬吾宗覺汝賢列坐  
團幾几行廚進巨羅一時佳客少兩地主人多翠帶牽  
風蔓明珠瀉露荷更憐秋色早遙映醉顏酡高樹投歸  
鳥遙峰挂落暉草香偏戀屐花落強黏衣石壁還同倚  
霞腸亦濫飛不因城郭暝歡賞欲忘歸兄秉衡大令廷  
弼有竹園詩集句如貪涼已忘吟侵夜習簾常教飯過  
時亦佳

晚亭舍人吳麟吳查拉氏康熙戊子舉人原官中書與  
修明史由徐文定薦舉詞科爲明史綱目纂修官買田  
懷柔意致蕭散晚更恬退自高著有黍谷山房集客况

云滿眼飛花不暫停客窗又是一年經校書鎮日編構  
枕夢草當春憶鶴鶴映郭好山騎馬看滴階微雨背燈  
聽休儒一飽原容易只合持鋤返綠坳擬明莊烈帝本  
紀有感云橫流滄海當年事獨對青燈此夜情一代前  
塵增話柄幾行殘墨屬書生鳴蛙門戶人何在鬥虎干  
戈恨未平欲熱名香懺亡國竹窗雲散月空明立夏前  
一日同汪師茗太史登陶然亭云風光客緒兩如何縱  
目層軒感逝波十載青門春稷少九原芳草舊游多雲  
山繫夢藤猶健魚鳥驚人鬢欲皤賴有玉堂清興好精  
藍同倚一微哦其歸田雜興二首已見鶴徵後錄不具

雪橋詩話卷四

西求恕齋

載與西林相國交好西林遺稿吳子瑞來京邀同蒙又  
上德松如家季正並王踵息張野鶴沈鷗亭李伯農請  
清士東廂小集同賦云黍谷來幽客琴臺下列仙佳期  
如有待好事定誰傳詩骨經秋老塵緣入道捐一金謀  
易得未便惜華筵所居黍谷山去京師百里程文瑞有  
句云丁家莊子尋常憶消息從人問得知兼工山水有  
法天師自盤山來向余索畫詩

晚亭長律有元白之遺詠鼻煙壺四十韻云至德綏柔  
遠梯航競獻奇圖經增瑞草器譜注軍持利用借杯棬  
高華式鼎彝殷紅深火齊膩白淨羊脂表裏光瑩澈波

紋色陸離資生飲啖外服玩衷懷宜午夜趨鷄直春城  
駐玉羈佩從青綬綰香向玉爐移互賞芝蘭契相貽金  
玉規含風多密粟無礙見冲夷雙柱通天氣山源毓化  
基有馨乃上達去障即祛私物小大能警心存道在斯  
幽人尤可念永日欲何爲拳幔朝眠起披衣夜坐遲花  
風初透榻鱗影未盈厄搔首書方捲懷人枕半敲看雲  
閒仰面得句尙攢眉對客將殘酌斜陽偶倦基隨宜探  
祕具依約進纖匙撚紙畫誠阿焚疏說是噴唾壺羞擊  
缺塵尾伴談資猶有深閨裏遙憐罷刺時羅囊開紫玉  
繡佩解朱絲彈指勻花露分瓶出碧瓷輕籠雙袂掩淺

雪橋詩話卷四

五求恕齋

吸兩蛾垂小玩香凝手微摩滑瀉肌博山失甲煎煙篆  
冷雲蟻此製從西極於今徧海涯厥功彌導引貯器貴  
玻璃芳潔儀堪象堅剛內始滋奇來雕瓠質貴至冶金  
劇日用同茶椀頻需過酒瓶漫言增嗜欲且勝餌芎藭  
皇路車書闕蒸民愛惡歧矧茲頤養事均爲厚生遺解  
脫香能攝根塵獨自知未經餐佛鉢聊學嗅檀枝灌頂  
非薰習怡心斷受施圓通鼻觀候斯義妙難思  
會侯學士洙蘭泰舒穆魯氏有於止齋詩谿上卽景云  
花遶岸西頭花開不見樓萬松倚山立兩水夾門流坐  
久苔侵袂睡餘茶在甌漁舫搖不住驚起兩三鷗其序

諸襄七饗禮補亡云冬官之缺昔人補以考工議者猶  
嘗其不類以後出之簡策文雖高古究不足以續經也  
今茲所纂一以周禮爲宗周禮固三禮之綱領也朱子  
稱爲運用天理之書其爲古經明甚以經代經孰敢得  
而議之至其分注之傳記皆各有原本足徵非雜就附  
會之比是序作於乾隆十八年蓋晚年筆也距康熙庚  
辰得第之歲已五十四年矣同時傳承之及納喇次山  
均與襄七友善次山名芳泰雍正癸卯舉人官太僕卿  
爲左氏春秋學亦工詩車宜年新闢俞俞軒成云髯也  
逃禪地衙回獨閉門橫琴開竹徑謝客蒼苔痕梨雪飛

雪橋詩話卷四

去求恕齋

千片松膠貯一尊不知年大小春去更何論七言如老  
去宦情同漫叟邇來病態類潛夫麥隴青青三月半棠  
花如雪壓門前皆有丰致  
韓竹里名奕同知榆林時清介有政績推臨洮知府軍  
民攀留者萬計累官江西糧驛道洪山寺遠眺書懷云  
春初花見嶺頭梅檻外飛雲去復回清口風聲穿樹出  
荆門山色隔江來瀕湖野燒連烽起落日孤帆帶霧開  
天塹自經多戰後不堪更聽楚猿哀洪山在武昌東郭  
外有塔可遠眺望儂若詩一塔凌霄帝座通舉頭遙  
見寺門紅諸天梵咽層雲外楚國河山細雨中怪鳥巢

爭慈佛頂盤龍瓶垢廢王宮不知松柏何年盡飄渺如  
聞萬木風兩詩皆寫景逼真兒時隨先大夫步履尋春  
屢過山門茶喜趨庭縱目追憶黯然

方鬼宗爲甦菴宮詹子有紀游詩謂仍歲以來由鄴之  
燕之楚之粵之梁足跡所經紀之得百二十韻嘗與陳  
元孝梁築亭夜飲嚴藕漁舟中時泊端州閱江樓下以  
箸巡酒以酒署官元孝主酒令以夕夕多良會屬偶蓋  
夕夕相成多字也鬼宗對以人人从夜游諸君稱善用  
二語作起句得五十韻又有端州采硯行謂黃岡去端  
州十里村人以琢硯爲生此硯數也鸚眼或五暈或七

雪橋詩話卷四

七 求恕齋

暈九暈暈數有奇而無偶有暈無睛者謂之死眼有睛  
若潰者謂之淚眼黃白色者鸚眼長者象眼圓而綠者  
鸚眼也置水中若蘋藻浮動其內曰青花二者惟下巖  
硯備之餘皆無石紋有黃而長亘其上者曰黃龍白而  
潤者曰蕉葉白旁色赭者曰鱸血邊點墨痕相比者曰  
雀斑紅若粟者硃砂斑白凝于綠纖而長者曰玉帶凝  
綠若灑汁者曰翡翠紫氣奔而散者曰火捺紋聚而圓  
若輪者曰金錢石關盤旋若墨池者曰蟲蛙紋黃龍之  
細若縷者曰金綫朝天巖阿婆灘皆產石亦佳易與水  
巖混西坑北嶺屏風背皆有石或紅白模胡如敗錦或

閒道如松紋下品也宣德厓在屏風山半宣德年所開  
品居朝天巖上而不及水巖梅花坑去端溪四十里產  
石多鸚眼至數十百光滑而易裂石之最下者也所記  
與小長蘆說硯略同官水部康熙辛卯坐鄉人累牽連

謫遼左其讀何陋居集甦菴集感賦云五十年前罹禍  
日征車行後我生時豈知今日披荒眼又讀先人出塞  
詩久遠孫謀文字累蒼茫天意始終疑攜來笑爾非無  
意似此生還亦有期有今樂府五十首王干哥云邊山  
有鳥每於夜半輒呼王干哥至千百聲哀切不忍聞傳  
昔有人入山斫榿相失遂呼號死山中化爲鳥當侵盛

雪橋詩話卷四

六 求恕齋

處則三市悲啼隨聲至其地必見五葉焉老槍來云俄  
羅斯國即古大食善用火槍故又以其技名之相傳元  
世祖得其地立弟爲可汗鎮之至今國主猶元裔也其  
邊界泥撲處城與艾渾接水陸道皆通歲一至卜魁互  
市其人性好鬪至則弁兵監之木石謠云墨爾根愛渾  
深山老樹爲風雨所摧臥地數年輒變爲石質色堅青  
木理宛然榆爲上柞次之其皮不變故可辨也卜魁墨  
爾根艾渾皆無石用以礮刀箭甚利有老友牛玉恆山  
西澤州人患難相從垂二十年卒于卜魁其垢硯吟有  
云吾友古君子誼比時流厚三年急難情灑淚向杯酒

悲我遠別離許我共車肘不惜筋骨勞霜雪閉關走感  
深涕不禁慰藉翻充口

太祖削平諸部始守哈達輝發烏拉葉赫所謂扈倫四  
國烏拉那拉氏爲南關葉赫那拉氏爲北關葉赫在威  
遠堡外九十里威遠堡去奉天二百三十五里鎮北堡  
卽故北關去威遠堡二十里那拉氏世有葉赫之地明  
初星懇達爾漢內附中國六傳至養汲弩第三子爲金  
臺什女弟爲

太祖高皇帝后生

太宗文皇帝

雪橋詩話卷四

元末怨齋

太祖舉大事而葉赫爲明外扞數遣使諭不聽因加兵  
克葉赫金台什死焉以舊恩存其世祀方沃園中書葉  
赫城詩道旁立兩城殘堞冷朝雨傳言古王居兵車盛  
旄羽山上復山下兄弟各分主其地界喉舌其官拜龍  
虎國家初開疆三戰戒流杵維時九部落力靡識眞主  
雲從破堅墉長驅廓海宇殺王俘民人規模益雄武苗  
裔仍軒裳境邑但垣堵過客流播傷不暇紀曩古空城  
草木長狐狸自悲語史臣頌功勳滄桑漏應補沃園隨  
鳧宗出關侍養外獨坐一土室雜羣經誤說之卒于丁  
酉善畫嘗爲郭于宮畫牛鳴雙村圖著有龍沙紀略其

雪中集訥拙菴齋頭觀菊分韻得故字云颯沓蓬無根  
飄搖葉舞樹漠漠天風來平野一相聚秋花淡入室苦  
竹粉在路踏雪忘雪寒良約導吟步對花恕花瘦物命  
託邊戍暖燄復曠光清陰互衣屨枝蒂自芳潔籬落何  
新故餐英盡美酒不學湘江訴張南山詩人徵略列沃  
園於鳧宗之前南山書多疏舛此其一端

拙菴名訥爾樸世襲一等男以曹郎供奉中正殿在下  
魁時與鳧宗沃園暨問亭宮保倡和甚多鳧宗序其劃  
沙集云拙菴十三年居窮髮之地吟誦弗輟暇則以蹇  
衛曳短車出郭荷鋤移野卉數十種蒔階下非襟懷浩

雪橋詩話卷四

元末怨齋

蕩烏能如此其連兩次答方問亭云蓄鮮罷翦園中韭  
防溼閒移枕畔書閒居詩云鄰叟叩門惟乞藥奚童煮  
茗每敲冰精梵書專修禪悅有元始命還由我造維摩  
病豈待人醫奇特機鋒非妙諦尋常衣飯是真修之句  
鳧宗詩云昨日卽前生明日如來世雲飛不墮影了徹  
三生諦梵唄何多音聲輪亦疣贅火宅挽牛車黑白見  
明慧萬古塵瀾中天光有時閉雲境豁素心心境兩無  
滯卽聽訥菴談禪語述以成詠者也訥菴奉召還京鳧  
宗送以詩云同慨生歸覓卜期天恩竟有賜環時登車  
目斷烏龍塞珥筆生還赤鳳墀到日九霄花似錦經過

一路柳如絲高齋退食長吟暇應動殊鄉舊雨思慣涉  
離觴淚禁揮送君涕泗滿裳衣祇緣義重人難別不怨  
時慳我未歸幾度雨風勞過問八年衰病苦相依從今  
孤杖城邊立望斷朝雲與夕暉問亭入塞詩聞拙菴先  
生於熱河行在奉詔供奉內廷云甘泉宮畔拜絲綸十  
五年前供奉臣長樂鐘回天外夢夜郎月照禁中身藜  
光夜湛開青瑣貝葉親書獻紫宸暇日上林看過雁好  
音曾否慰邊塵家有半園其樓曰嵐影可眺西山問亭  
有拙菴先生招寓半園養疾及半園偶作示山儀詩山  
儀拙菴子也同時謫居者有圖逸叟亦見拙菴集中

雪橋詩話卷四

王求恕齋

白東屏相國始仕爲中書舍人由侍讀歷福建山東分  
司貴州藩臬以逮開府江右垂三十年康熙五十四年  
仁皇帝指數天下清官若大學士張文端公鵬翮尙書  
趙恭毅公申喬大學士蕭公永藻僅六七十人皆封疆大  
臣時公方爲貴州按察使名亦與焉入爲戶部侍郎尋  
授大司馬

世宗御極作相三載內閣之職票本而外不與議非願  
問無所奏對公獨遇事陳言嘗蒙賜御筆詩扇書御製  
詩云密勿黃扉重清時掌國均平成需弼亮光輔賢經  
綸共勉三公職無慙一个臣蓼蕭多雨露每及老成人

倚昇方深寵眷優渥而公則瞿然思退以病林居者且  
十餘年交際惟義是重一切炎涼世態不入於胷臆有  
因公舉薦餽千金爲壽者公方入典機務卻其金辭其  
使曰焉有爲國薦賢而受人餽者乎歸語爾主封疆所  
任匪輕能始終勉爲好官則報我多矣比公閒居其人  
入歷崇階頓絕往來知其事者咸爲不平偶語及之公  
爲誦唐人避賢罷相詩一哂而已朱文端稱其善履盛  
滿之際進退始終一概於道尤非深於學問者不能也  
李穆堂先世休甯居臨川僅二世已升釋褐漁洋稱其  
有萬夫之稟平日於學術取象山謂朱子道問學之功

雪橋詩話卷四

王求恕齋

居多陸九淵尊德性之見爲卓性剛不能容物果蹶果  
起乾隆八年以內閣學士致仕陸辭曰

高宗問有所欲陳否以慎終如始對蒙賜詩以寵其行  
有學嘗兼慕陸節應上同疏尤喜臨解闕嘉謀實起予  
之句本朝江右文學當以公爲弁冕此外如永新之賀  
廣昌之黃新城之魯絮非陳石士瑞金之羅臺山南豐  
之吳子序其樹立皆不及也

隨園稱松江提督張雲翼嚴灘一首獨出新裁按其詩  
全與潘雲客詩同惟末二句作只因曾作梅家壻外氏  
家風愛隱淪爲差異不知何故張字鵬扶有句云明月

到樓忘是夜桃花無水不知春亦非不知詩者雲翼公  
侯世家或雲客代作以成其名如倪永清之選詩最每  
出于永清之手淵如稚存爲畢秋帆作刻書序跋皆以  
入集亦其類也

黃德溥字子厚家河間有千頃齋詩草紅葉邨詩鈔多  
閒適之作雙龍觀看花卽席拈韵云花深疑失路泉響  
喜通津散步云流水池塘初到燕沿城邨落盡飛花桃  
花云杜鵑聲裏東風急祇可簾櫳半捲看嘗游關中有  
絕句云細柳營前積雪消新豐市口馬蹏驕隴西飛將  
多長技一騎紅塵醉射雕瀟陵春畔柳絲長茅屋青帘

雪橋詩話卷四

孟求恕齋

賣酒香最憶晴郊風景別麥苗相間菜花黃氣味頗自  
不俗

卞梅谿師古堂詩古直蒼涼不涉凡近雜詩云何必去  
浮雲聊與月波瀾情狀無窮已方成宇宙寬孤鴻宿中  
洲夢想乘風翻弋者將加之見者發長歎麾手謝弋人  
此志誰相憐孤鴻延頸顧知己良所難我自不飛騰弋  
人奚責焉月自有光輝浮雲豈所患野游詩云行雲雖  
欲停飄風吹不住頑石敢當流水自洋洋去覽物動我  
心此心向誰語老樹布新陰故人情若許故人倦悲歡  
老樹多風雨贈友云此以不可續歲序又將冬酒盡夜

將晏其如興未終迢遙出庭戶歡笑與人同秋菊有逸  
姿達人無隘中孤獸亦原隰飛鴻去遠空天心無愛憎  
何物不相容皆有阮步兵陳射洪之遺意

王三玉生名斌紫幢客也除夕句云燈花明續夜酒浪  
暖生春

賽岸亭廢寺云佛光存草莽僧貌集風霜落葉云可憐  
初著地不肯竟隨風李鐵君謂其每構思木形灰色鉤  
深詣絕窮夜涉句一字不安其稟立毀詩之得於苦吟  
者也

雪橋詩話卷四

孟求恕齋

虞詩云朔風吹雁雁聲哀千里江天一權來白社久懸  
高士楊重鑑初酌故人杯雙蓮古寺悲清磬百子春山  
豔早梅久坐問渠論往事不堪晴雪點莓苔詩筆雋雅  
亦有父風佟艾生方伯與徐子榜書先太高祖韓一公  
巡撫江西掃蕩逆藩歸朝納節鸞居宅以贖百口假舅  
氏眉山范尙書別業以居按韓一尙書爲文肅甥顏曰  
眉山乃其中表非舅氏槐石繡水王安節爲之圖老友范筠堅爲之記卽鄧元  
昭先生集中所詠是也嘉慶己卯文從施南街恤北還  
舟覆津門圖籍盡沈於水並先高祖儼若公手錄失焉  
艾生名景文自編修外除歷滇黔道府廣西提刑官至

安徽布政使權巡撫事有綱齋劄記世稱敬堂先生  
王隆川跋阿文勤東游集云公向從先君子游余得與  
共几研者數年既余奉母浮家而南公即入館閣躋優  
崇

仁皇帝避暑塞外往來扈從者十年於其間奉使朝鮮  
者三朝鮮去京師三千五百里公連使皆以兩月還經  
途萬里其再使除夕作有一杯濁酒千山外萬里長途  
兩月中之句癸卯子以教習留京師公奉使中州回遂  
館余於別墅得讀所爲文詞并讀使朝鮮所爲東游集  
乃與余論詩謂景則一耳情則生於我而遷變不窮景

雪橋詩話卷四

美求恕齋

肖矣詞工矣而情不屬是無我也夫景則一而我之時  
與地不同我不可泥於我况無我乎因又追述先君子  
言論古人必有所感觸之情而發聲涵韻乃見爲慷  
慨抑揚悲憂喜悅余請函潭以雜記詩二十首書之爲  
一冊朝鮮自箕子傳國其風猶有近古者而我

太宗文皇帝破其王都追之至南漢山城獲其妻子於  
江華島然終封其社稷及今久遠感戴天朝逢勅使臨  
其境其朝臣拜舞其士女伏地爲恭記此並屬函潭爲  
小行於詩後函潭爲金壇蔣衡或菴嫉壻世所稱寫十  
三經拙老人也朝鮮好鬼而不重二氏春秋記者惟孔

子關帝黃笠白衣僧道之服也護兵居前從者皆戴羽  
毛路人見使者過則皆伏地爲敬舊以鴻臚主賓客即  
大加也俗名差備朝夕侍左右以通言語習俗以蹲踞  
爲常以趨走爲敬黃革履折風巾則仍古制臨津江有  
隱者構亭名曰花石土人美之平壤練光亭明時使人  
題額曰第一江山慕華館距城十里國王出城至此行  
迎勅禮朝鮮稱三尺馬爲朱蒙所乘果下種馳驟一隨  
步從弓劍最小武事下矣皆見東游集自注

雪橋詩話卷四

美求恕齋

外夷西塞四種厄魯特駝馬牛羊分牧之種類之中準  
噶爾善於牧馬日蕃滋部落酋長課勤最屢降丹書晉  
太師元祚寢衰帝北狩一傳再傳不自持額參強盛收  
蒙古土木之變是所爲元帝子孫號推戴翦伐厥後威  
更施嗟彼喀爾喀實乃有元之本支叛虜不臣肆侵擾  
渙散奔走何慘悽

聖祖納降誅有罪噶爾丹滅無子遺兄子策旺遜西域  
苟安於世飾詐欺子濟父惡惟恃遠跳梁小醜亦太迷  
我武維揚熾逆寇年來瞻落望風靡將士鼓勇思奮擊  
直搗其巢及此時 帝曰普天之下皆赤子雖在殊俗



202 99 142

忍視歧按兵不動俟悔悟子以自新一介馳好生之德  
洽蒼昊蠢爾悅服中心移表上謝過遺貢使臣得遭逢  
千載奇天時人事詳審度臣敢拜手以獻昇平詩額參  
太師者噶爾丹策凌之先祖明正統之蒙塵乃額參收  
蒙古以後事蒙古紀載甚詳明史曰也先蓋漢譯番言  
額參之誤策旺阿拉布坦者噶爾丹之姪噶爾丹娶其  
母而殺其弟故逃走西域收敗亡之餘卒取回地以成  
國噶爾丹策凌者策旺阿拉布坦之子巢穴在伊犁塔  
爾奇嶺乃其門戶烏魯木齊者番語種稻之所因以名  
城烏魯木齊以番音切之則得輪字漢之輪臺也出嘉

雪橋詩話卷四

毛求恕齋

峪關過哈密關石圖嶺陽關塔爾奇嶺而至伊犁由伊  
犁回京再過陽關烏魯木齊亦力把力進嘉峪關皆有  
詩關石圖者番語碑也嶺上有唐侯君集領兵十四萬  
西征之碑而字已剝落不成文矣陽關之西有河名瑪  
納斯其流甚鉅南帶天山北據瀚海設關以此為險  
文勤奉使西域集和閣峰侍郎伊犁還旆原韻云絕域  
皇華使雙旌嶺外看廿年兵事息一詔遠人安虎穴探  
非易巖關閉亦難聖謨天意合歸路少春寒閣峰尚書  
富察氏以世家子簡護 雍邸每事諮詢於其家事纖  
細具悉嘗聞公母病藥餌踵至謂左右曰其家一人病

則眾皆病矣

世宗御極授雍和宮總管兼侍衛晉副都統擢兵部右  
侍郎時廷議將斂旗人居京城公以田廬墳墓安之且  
久一旦遷之是償之也如故便年羹堯之初逮也事多  
織蔓公曰法外法非聖主意羣臣請族誅公曰羹堯妄  
明主審知之虞誅四凶初不孥也初西事起

雪橋詩話卷四

毛求恕齋

易工詩通黃岐堪輿家言性恬退嘗構稻香草堂於南  
鄭村之獨樹里負山臨流蒔竹種稻布衣卓犖之士爭  
游其門子昌齡字晉衡由檢討官至侍講學士藏書最  
富  
塞紫峰學士上方山詩有云懸崖俯首過疏鐘天外響  
燈火露微光梵韻隨風颺路盡足力疲羣峰列如掌紅  
螺嶮詩有云微徑出罅中翹首天一綫絕壁欲束人當  
空路忽斷游覽固所稀樵蘇亦罕見森然雲會門墮石  
撐如巖絕險挾幽語極冷峭其近體驚麋見客迴及清  
流遶樹飛之句皆山行勝概也

蕉園參議岳禮那木都魯氏馬道驛曉發云雪晴褒谷  
曉人馬盼朝暉水淺山根瘦天寒旅客歸飢猴循澗下  
涉鳥負霜飛半嶺松煙起山僧尙掩扉官漢興道時作  
也梨花云臥病空堂燕又來曉煙捲幕玉梨開梁園酒  
散東風冷孤負當年賦雪才此與戊午七夕及秋晚感  
惇詩皆悼亡之作蕉園善畫詩文甚富子先福守黃州  
時燬于火哀輯爲蘭雪堂集

王牆東制義名一時終困場屋以特科官通江知縣罷  
官後往來湘中游豫游楚晚客年雙峰制府幕留秦中  
數年遇之甚厚一旦幡然罷歸沈文愨贈耘渠丈兼道  
雪橋詩話卷四 三求恕齋

別詩杜陵老去依幕府醉後登牀傲嚴武青鞵萬里歸  
去來滿徑蓬蒿守環堵指此事也所爲詩近長慶頗具  
蹤迹陳笠漁令金壇時綴緝成集校付梓人李申耆爲  
之序

年允恭侍郎爲雙峰兄著有視學測算刀圭面體比例  
便覽對數廣運萬數平方表算法纂要總綱集驗良  
方兼工繪事嘗畫枇杷一枝八哥四枇杷葉以石綠爲  
之白粉爲果赭染其半一八哥立于枝上向下而鳴三  
八哥相鬪攪成一團生動潤潔題曰雍正甲寅長至寫  
似青巖和尚采政廣甯年希堯甲寅爲雍正二年越年

以雙峰牽連落職後復起用內務府總管怡賢親王力  
也雙峰獲罪時父遐齡年八十餘法當從坐九卿俱畫  
諾矣朱文端公不署名

世宗責問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遐  
齡訓其子甚嚴子不能從以陷于罪罪在子不在父遐  
齡得末減

江都余葭白輓郭二于宮十首中間警句如驛路鄭卿  
停好客侯門鮑佐罷逢人死籍孤魂當及第官資一歲  
不中書曾捋虎鬚排硬喙忽傷羊胛過浮生陶令無絃  
聊意寄溫生有孔使聲吹樂府禁中宣柳七詩人身後

雪橋詩話卷四

三求恕齋

例陳三寢門痛哭如見平生于宮以資郎修佩文韻府  
等書獨力刻全金詩有一鶴菴集子萬石工詩葭曰有  
宗武才堪貽石斧少陵遺業自能擔之句

何義門與徐亮直書蔡聞之至蘇得接閏七月初七日  
字極感爲我覓文之勤成綱齋一篇宛然先正手筆又  
云成綱齋直是奇人凡舊有文冗夏處一經刪削頓改  
舊觀綱齋名成文葉赫納喇氏戶部侍郎察庫子安溪  
高足刻志探討於易理尤有所得以乙科與修周易折  
中一時榮之徐壇長上元簡綱齋云海蠟羹孟荔子杯  
潭潭東閣爲君開六街簫鼓燈花鬧細聽先生講易回

七上公車乙未始成進士官編修湯西厓送成綱齋出使安南詩云使星先入日南天朶殿新看詔紙傳九譯蓋幢來白雉百重樓櫓望朱鳶林風箐雨山稠疊峒獠溪蠻路接連萬里何人論威德此行端藉玉堂仙徐壇長亦有詩云羣推經學殷員外肯羨歸裝陸大中年越四十卽召修文平生著作久遭長吉表兄之厄

無錫杜紫綸少從嚴蓀友願梁汾游工于倚聲康熙四十四年進迎鑾詞命入內廷纂修歷代詩餘及詞譜壬辰會試不第賜進士改庶常以養親歸自號蓉湖詞隱其望見惠山入聲甘州云幾年來浪跡輾紅塵無端苦

雪橋詩話卷四

三求恕齋

掩留自故鄉一別青山不見白了人頭久念泉清石瘦曾假夢中游誰料因風便天際歸舟忽望九峰如畫牛墨痕濃淡費我凝眸對依然眉嫵可與說離愁黯銷魂額黃無限怕晚來重倚夕陽樓怎禁得斷雲零雨飛上簾鉤碧山吟社者明成宏十老遺蹟也集同人清尊聯吟以詩唱導後進自題齋聯云但願老充詩社長不妨狂作酒家傭嘗選唐詩叩彈集皆中晚名作與道士榮溥僧妙復酬唱寫九峰三逸圖晚年坐臥半樓學者稱半樓先生著雲川閣集雲川者

聖祖御書程明道詩以賜取首尾字顏其讀書之閣也

朱涵齋與李穀齋皆且園甥得其畫法各名一家如叔明之於文敏涵齋四歲卽以煤塗壁時有小似一日攀煤車取煤身墮傷右手中指比痊則此指甲獨厚而銳微凹能容墨遂專以指代筆穀齋少隨宦江南見石谷得其講授後與馬退山游及官晉士得觀吳道子水陸道場圖遂工人物其花鳥果品各種筆意出於其舅且園之指墨而易以筆各臻其妙題畫一絕云亂山深處黃茅屋活水灣頭白板橋但得人來常問字劇勝蓑笠溷漁樵

雪橋詩話卷四

三求恕齋

吳夔修學士孝登嘗謂粵俗信巫覡覲於路傍隨指一石以紙纏其上曰神石孺童卽信以爲神如有非公庭不引咎者見此石卽帖然曰服巫以此賈利其冬日山行卽目云嶺海炎蒸節候徧袂衣迎臘未裝縣飄風紅柏深谿路破甲黃橙小雪大呪石越巫呈變怪趁虛溪女鬪清妍响黎亦解豐年瑞廟社經秋被管絃

植邨少宰德齡字松如宏毅公五世孫有倚松閣詩稿自序謂賦性懶漫少所存留年屆八旬始略爲釐定子書山爲之校刊時亦同官九列其題杭編修大宗松吹讀書圖云天籟寂無聲地籟號眾歎吹萬有不同洩盡無聲妙倚彼雲端松時和蘇門嘯風濤乍作止聲聞道

所道嗒然隱几人心聽領其要非寂亦非喧茲焉得深  
造使車所至南踰桂管北過居延久居渥中重到錦里  
其塞上雜詩云古塞重過一斷魂兒時舊事與誰論驛  
驢周喪英雄去滿眼青山映淚痕其尊人佛隆務襲輕  
車都尉亦嘗出關也過琉璃河口占云白髮蒼頭老侍  
臣又隨豹尾踏芳塵瑠璃河畔舞舞柳應識三朝扈蹕  
人松如乙未進士癸卯典試廣西陳文恭出其門王子  
壬戌再充經筵講官

傅育菴副使起家令長呂大風送其之任涇縣云送君  
此去宛陵閒稻熟蠶成民正閒白柰花開三十里日長

雪橋詩話卷四

雪求恕齋

吟上水西山其行水金鑑刻於雍正三年於四瀆運河  
興廢之由及疏築塞防一切事宜之得失緩急犁然悉  
備詩筆亦復遠俗燕子磯步阮亭先生韻云艤棹拖筇  
趁晚晴斷崖臨處正潮平天空沙鳥和煙沒風起江豚  
和浪生瓜步帆檣浮遠岸鍾山形勢抱嚴城伴人只待  
蓬窗月莫更蕭蕭夜雨聲

徐沛皇中山王裔明季以關外都指揮家遼陽隸漢軍  
由康熙乙未武進士官侍衛應制稱旨改授文階博學  
多能自詩古文外下至方技之書靡不究雖老猶能挽  
強弓騎生馬累官直隸河道副總督有通介堂稿示煥

章旌云無術可辭叔向賀有文虛負稚圭移少以高等  
生入貢康熙五十年改應武科獲舉出臨川李穆堂之  
門榜後隨例一謁而已後穆堂坐事西曹朝夕護視惟  
謹雍正紀元出為兗甯道僉事使者數輩勘閱河道會  
有所需不應厲色曰汝所司何庫曰四大庫問安在曰  
南旺南陽蜀山馬場四湖是也使大忤穆堂為諸使首  
獨折節禮之為眾具言其故乃釋然調廣西按察使時  
穆堂由廣西巡撫入為工部侍郎值土司岑某就撫後  
復蠢動穆堂在任所安插者也新撫追劾其從前措置  
不善革職前往禽治沛皇密遣人入其巢獲首逆十八

雪橋詩話卷四

雪求恕齋

人以獻其事始得解口不言人過子弟有言某人為某  
事者必反詰之曰汝非目擊何能知悉以是譖愬之語  
無有能至其前者乾隆二十年卒年八十四乙未武狀  
元劉蓉洲總兵賽都有滇南游草常山別同年王莪園  
太守云六詔風煙新紫綬三朝人物舊青氍孫鶯峰游  
擊紹祖亦乙未武進士有步雪堂詩集西征紀略李紹  
祖官臨清副將詩筆清拔不羣擢登州鎮總兵督兵勦  
川楚教匪沒於陣武人工詩不獨紫雲山之邱維正也  
王子中懋竑為樓材修撰從子少從學謂其詩格大癩  
嘗為言詩當作翔蛟吐鳳之語郊寒島瘦不可為也又

嘗為言聰明運用人皆能之所需者材料耳材料不富譬如用兵糧無百萬之儲士無超石投距之勇雖韓白無能為昌黎言虛殿無書不讀止用以資為詩蓋謂其用之之小然詩不如是不能工也子中論詩謂少陵遣興詩云豐年豈云遲甘澤不在早此即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之意而變出之同谷謠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子朱子嘗謂其陋余謂此老或別有意在也謂義山無題詩鄭衛之遺音也注家以為寓意君臣此飾說耳此與狡童刺忽意雖殊脈絡則一託芳草以喻王孫假美人以喻君子義山自言云爾然其指意遼絕

雪橋詩話卷四

美求恕齋

矣高唐神女自其淵源所自不可以誣屈子也無題詩後來多效之者然轉入香奩其趨愈下矣是又義山之所不取也少陵每稱陶謝非陶比也章少不及要可並言耳子中初以戊戌進士官安慶府教授憲皇帝詔與蔡文勤及喬崇遠同引對授編修直尙書房以母憂歸鄭璣尺侍讀官庶常時佟家宰方總庶政同年薦入幕不就已而佟敗方侍郎薦之於果邸亦力辭與修明史提督江安學政乾隆庚申以足疾得告屬太鴻有句云湖上青山如有約京華白髮幾人歸其和太鴻移居詩

有聽雨並宜東郭住看雲各就北窗眠之句嘗與謝山論學謂康節實出老莊之緒餘飾之以焦京之術數世特以二程推之遂列之六先生之目宋史登之道學可一笑也又謂蔡虛齋固善人然惜其學之陋也因文見道已屬庸庸豈有因帖括講章之文而見道者今世橫目二足之徒挾菟園冊以論學則蔡氏為之厲也少學詩於洪稗畦卒歸醇雅絕去破碎鬼瑣之習有筠谷詩集其殘柳云畫橋斜去水東流落日西風澤國秋樹下彩雲都散盡夜來明月尚留碧蹄馬老憐荒驛白髮人閒倚酒樓六代離宮鴉數點滿天疏雨不勝愁

雪橋詩話卷四

美求恕齋

顧用方為顧文端孫以地望稱混同文端立朝有大節論事審諤為同列所憚用方由監生修算法議敘康熙六十一年授吏部員外郎念其祖為公正大臣時自感奮任大事不為利害屈撓生平最敬服朱高安徐蝶園方靈臬總督漕運及南北河者久之以老病罷歸至不能僦屋以居嘗得朱子所書靜廉二字因以名堂有靜廉堂詩文集其愁客行云零落秋桐葉隨風過粉堞日暮笳聲喧將軍初罷獵歸騎帶禽入第宅高館張燈宵宴客壯士舞劍光滿庭美人捧卮香盈席綠竹夜靜聲過雲座中愁人如不聞側身獨出階前立向月撫膺長

太息孤行已意不隨人低昂之概可見一斑  
高東軒相國自題固哉草亭詩後云固哉此叟詩無味  
老矣其人心可憐素習有宋諸儒之學總督南河時沈  
椒園在其幕中潛心正業著理學淵源十卷實文定有  
以啟之也

廣甯郎廷槐梅谿爲定菴中丞永清子嘗從漁洋暨平  
原張篤慶厯友鄒平張寶居蕭亭學詩有師友詩傳錄  
一卷漁洋序其江湖夜雨集云其境蕭寥其情磯感故  
或慷慨以仗氣或悵悵以切情往往令人諷之欲歌欲  
泣哀樂無端成連移情於斯可悟其秋懷云秦郵客倦

雪橋詩話卷四

毛求恕齋

非無酒用里人稀尙有家頗饒風致累官貴州水城通  
判簿官崎嶇邊方久次客舟聽雨云燈滅漫勞聲暗通  
天寒數問夜如何岑寂可想也一門羣從勳業燭然一  
柱尙書祀江西名宦胞兄廷樞廷棟歷典方州溫勤兼  
耽撰述勝飲編集唐要法皆刊行於世梅谿負材矜地  
一命沈淪而卒以昌其詩亦非不幸

江都程香溪編修爲汪蛟門外孫嘗與江昱松泉共訂  
詞譜雅好玉溪生詩重爲箋注刻成題後云西崑無鄭  
箋遺山昔悵悵况我千載下敢窺祕密藏虞山箋杜陵  
惟此亦推讓朱氏本道源注釋未云創所惜作詩意蒙

昧若煙瘴要非抉其微何以發高唱時從懶祭外一洗  
優孟樣楚雨縱含情其義某竊諒穿鑿固不免論說或  
非妄但求古人心甯避世俗謗想其不羈才詎肯牛李  
傍君臣朋友間厚意誰與亮美人怨芳草遂至比浮浪  
豈知寄託深直追風雅上荆公是知已謂與少陵抗杜  
箋匪一家往往共頌頌梅谿有蘇注司諫更精當疑誤  
藉改定後先甯礙防管中窺豹班聊用志所歸其謂花  
鳥諸題多是平康北里之志蘇齋亦取其說有今有堂  
集取謝康樂今成鄙夫有句也善鼓琴馬嶠谷以宋姜  
白石所製側商調古怨屬爲追撫三日而成聲

雪橋詩話卷四

毛求恕齋

婁縣張奕山行人西子妝和珠巖兄聽雨云迥翠窗深  
嗶紅徑峭數日清觴慵舉驟驟屑屑易黃昏對孤檠恍  
疑新旅閒愁幾許似吹動一襟芳絮染吟毫恨風流雲  
散重逢今雨良朋去草色天涯雁足渾無據寂寥花館  
遠鐘寒有誰憐鬢絲千縷飛飛倦羽回首香叢深處攪  
離懷不那梧桐一樹溫潤閑雅頗近堯章奕山別號保  
閑主人兄西園農部策營別業於西谿每上元後輒往  
探梅中秋復往看紅葉姪得天司寇方貴盛堅臥不出  
鶴徑風漪專意淨土蘆江上人居西谿法華菴嘗以錢  
稚廉所集法帖贈之奕山雪夜詩有云小樓話雪空幡

影幽澗聽泉沒屐痕古帖相貽今什襲題詩留與示兒  
孫子臣來上舍亦能詩有乃吾廬稿

宛平查蓮坡爲仁年十九舉康熙五十年鄉試第一是  
科趙恭毅以左都御史主試事公故以革銅商事與執  
金吾陶和氣相水火謂榜首固富人子且少年不識一  
丁字欲鉤致興大獄被訐繫請室越八年始釋居天津  
水西莊通懷嗜學才藻橫飛其衝凍每尋孤嶼寺討春  
時上暗問船之句爲時傳唱許渭竹司馬贈詩云庶人  
孫北海置驛鄭南陽厲太鴻以舉人需次知縣部選期  
近將入都道經沽水留之觴詠同撰周草窗絕妙好詞

雪橋詩話卷四

元求恕齋

箋遂不就選而歸次年蓮坡卒太鴻哭以詩云漫浪虛  
充選人去淹留直爲訪君來英文肅津門感舊詩云當  
明全種竹竹裏著閒身鬢爲就吟短家因好客貧弟恂  
叔中丞少舉鴻博襟抱與蔗塘相似周月東上舍得謝  
文節橋亭卜卦硯臨歿遺書萬里以贈之藏古印章至  
千在蜀最久成都磨子街爲楊文憲故居重葺升菴雜  
樹花藥爲文酒之會有銅鼓書堂集

仁和趙昱功干與同里沈嘉轍築城吳焯尺鳧陳芝蔚  
九符曾幼魯鷹鶚太鴻及弟信意林集南渡遺事系以  
斷句名南宋雜事詩萬經九沙爲之序有云野史傳聞

雪橋詩話卷四

元求恕齋

不可盡信如勝國愍帝遺錄載十七年三月甲辰李自  
成陷昌平州燬十二陵余核之實昭定二陵西山口天  
下大師墳乃蒙古僧朱竹垞日下舊聞辨之極明屈翁  
山謁陵詩至指爲建文君夫有明事其近者也猶難信  
如此況其遠者乎此論最爲有識甬上萬氏徒自定遠  
世以武功顯至履安先生泰與黃黎洲學于劉念臺子  
充宗季野兩先生相繼高蹈九沙受三禮春秋學於充  
宗受史學於季野杭大宗詩所謂先人傳經角嶽嶽季  
父讀史腹便便也著有增補禮記集解續纂春秋隨筆  
明史舉要歷代建元考官編修視學貴州派城工去職

工漢隸求書者趾踵相接絹素堆積因取古來論隸學  
及作隸人姓字碑刻題跋爲漢隸偶存一書成於雍正  
辛亥年七十三矣丙辰召試鴻博九沙年最高袁簡齋  
年最少  
九沙從子開遠承勳少卽以詩名與鄭南溪謝北溟李  
東門爲四子之集初白嘗贈以詩云孟郊沒後千餘載  
苦語何人更別裁風雅道衰無至性海山地大有奇才  
翻瀾涕淚隨聲出徹骨冰霜鍊句來竊喜故人還有子  
一編浮白爲渠開開遠號西郭爲貞一徵君言子黎泥  
女孫瑁貞一與弟九沙以學問相切劘薦舉入史館其

時故明輔相家子弟多以賄入京求史館諸總裁未減其先人之傳貞一適主管崇禎長編力格之坐是忤貴臣出令五河上官安承風旨撫細故致其罪罷官論死西郭未弱冠踰萬里乞哀告急久之得論贖生還已復嚴追贖重繭走京師知交零落計無復之思自投西安獄已入關遇故人子某力援之爲完帑項事乃寢江湖間有萬孝子之目雍正初元以諸生保舉端方授磁州知州其被徵也鄭南溪謂曰按以古人出處之義當辭西郭不能從中途寄聲曰吾悔不用良友之言東門名瞰臬堂子南溪名性寒村太守梁子

雪橋詩話卷四

望求恕齋

厲太鴻先世家慈溪故以四明山樊榭名其居賈秋壑玉枕蘭亭云援兵不救呂文煥武爵翻酬王用和正是樊襄多事日只留勇爵付斯人此用志雅堂雜抄賈師憲命王用和翻開定武蘭亭三年而成酬以勇爵幾與定本相亂漢銅雁足燈歌妍蛾無姝夕侍祠金缸如虹摻手持此用漢律姝變不得侍祠事虹橋春游曲東陵飛下三青鳥女兒破顏鈿窩小此用李詩春風正澹蕩暮雨來何遲願因三青鳥更報長相思平生有煙瘴嘗譜天香詞其爲陸南香作煙草倡和詩序自云以肺疾禁不復飲幾同毋旻論茶有利豔累大之慮

樊榭讀五代史二首云五季方龍戰濁亂失昏曉士有苟祿者傾身以營飽退哉鄭先生冥心棲靈顯松脂去三口獨立塵塹表吾愛張監軍心爲巨唐有不知門雞兒自取竟相負刑餘誠何傷報韓同不朽區區六臣輩晝日但顏厚意有所觸輒爲錄之其義石謠一篇亦有古意

盧雅雨出塞集輓何太僕同年溥詩報國甯憐戰骨橫痛心上將蹶驍輕白登已匿乘秋馬好水仍驅襲夏兵尙憶聞雞探祕略果然斷鞞屬書生同方後死空蒙垢榮卿還兼悼舊情溥字淵若一字謙齋與兄廣菴學士

雪橋詩話卷四

望求恕齋

浩同舉康熙辛丑進士官刑部主事雍正九年從靖邊大將軍傅爾丹軍征準噶爾六月策凌驟增兵詭言大隊未至傅爾丹信之遣兵四千往襲於噶鉢洞諫甚力不聽兵敗與靖邊副將軍查弼納同時死難事聞贈卹有慎餘堂詩文集贈從征諸將云天朝冢宰已臨戎節制同行遣上公沙漠漸傳胡騎遠嫖姚應數漢家雄猶然西域樣能到豈但燉煌路可通未斬樓蘭清瀚海居延城外漫論功送友云朔雪寒風遠送君離筵別緒思紛紛十年往事驚蕉夢萬里征途悵雁羣月上秦關頻倚劍風高瀚海正移軍玉門生入知何日渺渺鱗書隔



塞雲軍中九日云前歲西曹逢九日去年東觀過重陽  
 今秋戰馬臨邊塞此際離人憶故鄉玉帳山川霜已白  
 小園風雨菊初黃登高愁煞諸兄弟一雁橫天思渺茫  
 烏爾圖軍中題長山山壁云天荒地老古龍堆遠客逢  
 秋萬里來白水一灣山磧古青山兩面翠屏開虎符自  
 有安邊策麟閣誰為出眾才憑仗諸君同努力月中飛  
 渡赫連臺諸詩伉爽激昂其述懷云髓以三洗淨金以  
 百鍊精海以萬川滙山以一簣成鼎鼎百年內窮達各  
 有營人生貴努力憂患生功名古來豪傑士束髮志請  
 纓揚威萬里外義重身命輕區區抱蠹簡烏足了此生

雪橋詩話卷四

聖求恕齋

卒之馬革龍沙授命於萬里之外可謂克踐其言

沈子大懷許二子遜詩狂來魯國真男子餓後淮陰尙  
 少年子遜少即工詩秀水新城皆所歎賞嘗客江西文  
 幕聘充粵西山長一令武平退居陳墓有句云江山無  
 太白遼落一千年其自負如此絕句如送春云吳兒日  
 暮踏歌回紈扇痕新袖底開燕子一雙斜掠地不隨春  
 去卻飛來行過芳草酒旗橫醉晚當壚倒玉瓶十里好  
 風吹不住亂紅飛雨過長亭題家書後云偶撥離情拂  
 彩箋秋風瑟瑟雨絲絲寒燈獨照三千里薊北江南共  
 不眠吟鞭遙指酒帘斜唱徧旗亭樹樹花忽憶風光滿

吳苑江頭燕子又還家乍逢寒食客中情麥飯誰家隴  
 上行如雪梨花如縷柳當年容易過清明飄零莫怨竇  
 連波每當青山憶黛蛾錦帶書成頻寄否天邊飛雁北  
 來多儲六雅稱其詩有鶴天遼夏之韻亦知言也

子遜序沈光祿詩草云吳中詩學婁東為盛鳳洲梅村  
 開其先繼之十子後則冰菴白澗諸先生敬亭承白澗  
 庭訓少即稱詩與予定交於蘭陵之既閑堂迨游日下  
 相與切劘倡和長安道上有許沈之目嘗送陳秋田檢  
 討之官長甯各賦五言四章越日大會凝園秋田眾中  
 大言曰送行詩不下千餘家無逾二子者按白澗名受

雪橋詩話卷四

聖求恕齋

宏十四能詩見賞於駿公祭酒次第授以詩訣首日摺  
 句含數義若摺疊而成者次日堅擲地作金石聲次日  
 潔無纖毫塵氣最後曰渾千鍾百鍊仍若渾然天成  
 通經術隱居教授秋田為武進陳聶恆雍正癸卯由長  
 甯知縣擢刑部主事薦授翰林子大送其之任長甯云  
 四山秦吉了百里小桃源路過雲雙棧人希劍一門太  
 邱才望在楚道古風存凋敝資循拊休嫌聽夜猿山川  
 奇僻處薄宦走詩人荔子丹邊月先官我眉雪外春驅  
 車方子贛展簾復安仁時正太瘦非吟苦登樓幾愴神  
 卷軸資新理江山好共開朝攜筇竹去暮訪桂輪還自

大桂  
輪山怪石逢奇士名花慰客顏應餘詩滿囊濯得錦爛  
斑袞袞誰華省君才一令遙相逢將別處情重惜昏朝  
寄夢三秋月隨君萬里橋古人為宰意敢惜路迢迢

子大乙已抵京呈西田公云十年勳望重魏班致政天  
教元老閒四海還期相司馬九重未許臥東山鬢毛盡  
白憂危後風度偏高進退閒舊是孟嘗門下客今來喜  
見尙童顏鼎湖一慟淚潸潸抱病春明日杜門真相聲  
名留牧豎罷官情味對兒孫長君宮詹次君觀  
察俱坐亭在塞外愁扶鳩  
杖看邊月喜聽鸞書到海村時有詔  
江南浮糧天下昇平公已  
老從容一飯亦君恩西田相國為明宰輔文肅曾孫太

雪橋詩話卷四

聖求恕齋

常時敏第八子以詞臣敷歷侍從徧領六曹者四十餘  
年康熙壬辰拜大學士當是時天下熙熙皞皞舉朝大  
臣循分守職獨公以

聖祖春秋高儲位久虛先後七上密疏請定國本至六  
十年復申前請會御史十三人合疏以建儲請或疑西  
田指使下詔切責命其子奕清奕鴻與諸御史往軍前  
効力時

聖祖意已有屬大計久定而外廷固莫喻也暨公忠誠  
恩禮始終雍正元年以老乞致仕仍留京備顧問越八  
年薨年八十四乾隆紀元拙園勛齋始得歸陳乞營葬

襄城萬西田邦榮慷慨有才略學亦奧博平生萃精力  
於詩年近五十始領康熙庚子鄉薦試詞科未用為莘  
縣令僅三月卒於官未竟所施有詩云南山石可耕俟  
時合高寄又云上書光範門斯亦賢者累其安命俟時  
略可見矣桑葭甫序其紅崖草堂詩集云西田志堅而  
才雄奇氣鬱勃勁粒無孺響持身特峻潔而介立弔古  
詠史時出獨見

雪橋詩話卷四

聖求恕齋

陽文簡於孟陽年齒相懸孟陽卒于崇禎癸未時文簡  
生纔九歲山左吳中何由相見不應雜入感舊蘭泉此  
論本之儲國鈞長源題感舊集詩所謂若準元家篋中  
例不應牽拂到松圓也雅雨起家洪雅縣令故以雅雨  
自號任兩淮運使愛古好事能奔走寒賸中蜚語去官  
而有坐臺之行襪被蕭然遠役窮塞者三年其杭鶴竹  
枝詞云正朔欽遵賀歲新佛天參能更周親出門禮數  
先臺長哈達高擊道塞因俗以素帛獻尊長名曰不宿  
哈達塞因其請安之詞不宿  
春糧不裹糧但逢煙火便充腸家堂有禁君須記下馬  
投鞭好入房俗無宿店但遇人家皆可對對阿龍  
宿食以持馬鞭入房為禁以馬

202 99 142

通為柴阿龍其 馱馬鞍樵蘇及早莫盤桓月關日疊曾  
 取之之具也 先覺準備連朝蘇魯汗風雪天日早聞邊禁重甯黃火  
 器何年慣此方雪淺草肥驍馬健大家爭賽打黃羊窄  
 裘稱體鉅環垂髮披肩側帽宜馬上昭君從瞥見笑  
 他畫史貌關氏驅馬牽羊載酒尊委禽禮物劇喧喧雙  
 環卻閉緣何故要待阿翁親款門納采日必親翁跪錦  
 鞵迎得女如花驍騎兒郎莫浪誇腰裏一雙齊縱看  
 誰先到阿婆家親迎將近則夫婦交配朱陳愛一門外  
 家行輩莫須論何年為教周公禮同姓于今不議婚炎  
 夏朝寒似晚秋說來花木總關愁那知春色曾偏到杭

雪橋詩話卷四

吳求恕

鶴山青發繡球邊郵傳檄欲生風驛長無如此地雄二  
 十九臺分兩部南頭司馬北司空海幻屋樓誇異觀誰  
 知山市等波瀾崢嶸臺閣歸何處纔供閒人一霎看最  
 好攤書儘閉關太平遺戍但愁閑畫圖儻欲傳清況五  
 月披裘雪滿山瘴雨蠻煙舊有詞武陵夷俚舊歌之侏  
 儻風景侏備調好拍胡笳唱竹枝  
 石屏張月槎侍御先以翰編出守河南郡行縣過宜陽  
 甘棠若補植棠十三本以芾棠題集一時屬和者甚眾  
 杭大宗句云發倉汲黯能持節驅虎劉昆不設祠諸襄  
 七宮贊詩云甘棠新補十三枝今日疇賡召伯詩君子

須眉皆甚古丈人清畏不鐫碑懸同合浦車爭挽豈必  
 桐鄉像設祠他日轄軒問原隰廣基臺樹幾人知能令  
 望國封嘉樹總為風詩愛到今郭璞樊光勤補注白棠  
 赤杜想連陰忘勞重整周行芬聽訟當年一片心詭似  
 漫無薑桂性朱脣點綴不能禁月槎名漢康熙癸巳進  
 士丙辰召試重入詞館改列臺署胡雲持有送其歸雲  
 南序

雪橋詩話卷四

吳求恕

女歌云酒泉烈女無其儔龐娥姓氏垂千秋父為李壽  
 所戕殺大誓同羣難為謀有弟三人皆欲報連遭災疫  
 歸荒邱壽聞大喜招宗族舉酒大慶酣高樓趙氏強壯  
 今已盡惟一弱女吾何憂娥聞壽言呼李壽汝莫浪喜  
 輕纖柔焉知吾不手刃汝一旦復此千年誓陰市名刀  
 光照膽夜數磨厲風颼颼李壽同之加備衛帶刀更復  
 乘驂鄰婦勸娥娥隕涕扼腕切齒天為愁棄家乘車  
 伺李壽白晝相遇紅雙眸下車叩馬壽驚愕迴馬欲走  
 娥遮留奮刀斫壽傷壽馬驚顛壽墮溝娥怒揮刀  
 就地斫旁中大樹刀難抽取壽所佩刀難得壽跳而起

聲如牛娥復挺身奮雙手左抵其額右椿喉反覆盤旋  
應手倒遂拔壽刀截壽頭指詣都亭自歸罪有司起立  
解不收縱之使去娥不肯大誓已復生何求鄉人聞此  
傾城往少者起舞老者謳嗟乎男子忘親事讐者能不  
遺此叙裙羞

遠邨詩多苦語讀之今人不歡白骸云白骸來自烏斯  
藏斷瓊零璐空車上小囊展轉鬼雄愁西風吹散封侯  
想孀姬迎抱人無影零星檢對鮫珠冷絹包綾裏付孤  
兒酒餞殘靈入幽窈哀聲感天天亦苦涼野瀟瀟滴酸  
雨願生頗收靖邊睡莫遣青燐徧黃土此詩爲康熙五

雪橋詩話卷四

吳求恕齋

十九年大兵入藏時作近體如荒隄如世外亂草比人  
長落葉下敲戶秋山涼入城巴谷雲腥蛇啖象宋城春  
老樹生雞類皆極意荒寒力避甜俗其自題頑石草堂  
云補天不信媧皇手填海徒勞精衛心時際昇平身爲  
侍從其憂盛危明之意乎不可詳矣

伊肩吾安化寺看竹兼訪戴遂堂云水石襟懷老益真  
清吟惟許竹爲鄰誰知萬綠斜陽外更有攜筇訪戴人  
遂堂名亨字通乾康熙辛丑進士其訓士吟云野鶴失  
雲侶日暮各孤飛隨風無定羽棲息竟何依彩鸞振六  
闕高踞瓊樹枝瓊樹茂且崇鳳鳥忘所歸歸飛託深蔭

此蔭諒不衰持此固綢繆綢繆安可遲種桑采桑葉采  
桑養蠶子風雨忽縱橫葉盡蠶欲死抱蠶對蠶泣淚落  
桑園裏詎緣錦繡心淹沒遽爾爾所傷萬人寒不織從  
此始不織傷人寒不修道則否所以古聖賢殷勤誨不  
已一語不能行萬卷徒糠粃朝見槿花開暮見槿花死  
非無一時榮不久長如此獵獵谷中風冷冷礪中水蒼  
蒼松柏姿亭亭水風裏凝寒詎不酷貞性素所履良禽  
擇木棲戢羽欣來止託根貴託堅永爲歲寒恃步出城  
東門徘徊歧路旁東門何所有歷歷種白楊秋風自西  
來颯然起悲傷嗟此泉下人安知非侯王造物無妍媸

雪橋詩話卷四

辛求恕齋

有生同喪亡富貴固所欣貧賤事亦常斯人正鹿鹿織  
鳥不停翔人非金石固誰能得久長胡不惜嘉名及時  
自奮強四詩義兼比興上規正始宋竹君有書戴進士  
亨詩後四首其三云大雅溯漢晉淵明隱逸流出言皆  
本性忠質從此求輞川與襄陽結興成遐修芙蓉臨春  
陽梧桐清若秋韋侯近澹宕柳子尤深幽羣賢相倚和  
似共靈槎游君今生百代殷勤託扁舟誠能得其淵源  
所自小詩如山齋雨乍晴新月照茅屋萬籟寂不喧殘  
聲滴疏竹孤艇泊秋林夢繞江天路寒雨帶歸鴻飛向  
江南去亦如遠篇遠音元霜朔吹齊河小試終老江南

雅雨所刻遼東三老詩今已絕少傳本

納蘭容若江行云不見繫纜石寒潮沒瓜步納蘭克明  
見浮青嶺云樹罅白雲流浮動青參差夢文子瓜步云  
日上京口雲月落廣陵樹納拉笠民夜發酉陽云夜色  
歸冷溪寒帷放曉綠朱子穎游白鶴菴云皓月昇遙峰  
潑永忽千頃皆天然好句

唐毓東以陰官參領工山水宗法宋大家與華鯤金明  
吉王敬銘黃鼎趙曉溫儀曹培源李爲憲同出王原祁  
之門

聖祖御賜畫狀元著有繪事發微寒曉亭題靜巖山水

雪橋詩話卷四

至求恕齋

卷後二首霏煙淡晨光野水易昏夕連峰接遠陰雲樹  
何霖屢却墟得蕭散飛瀑濺空碧不見山中入秋山嶺  
長寂吾性自云靜寫此宵中圖覽觀情既愜得此無外  
娛北風吹虛閣涼月照廣除寄語邱樊人歲暮當來居  
其戊申仲春與以仁表姪夜話聞唐靜巖驛騎盡付祖  
業與弟率妻子別居喜成長句云一肩家室挈妻孥了  
不憂貧友愛殊姜氏深情惟大被延陵高義薄全吳鶴  
鶴原上人何在緹騎城南夜不呼孤館春窗連剪燭同  
心今喜得吾徒

錢文端主乾隆丁卯庚午江西兩科鄉試東林寺和王

文成題壁詩丁卯作也時籜石尙困諸生攜以同行亦

有用韻之作試畢隨文端灘行還浙王申籜石成進士

文端以是年子告歸甲午正月卒是秋籜石典江西試

重游東林寺文成公次邵二泉韻詩已刻石墨蹟壁已

壞寺僧出觀文端次韻詩庚午再過所錄碧箋因取畫

蓮幅寫丁卯同作詩于上付之再用韻云山游何用傳

詩草豈謂山靈盡知好十八高賢久已非疏林只待秋

霜老武夷君唱人閒哀姚江節鉞章江開壁閒墨寶成

終壞門外錢生去復來香爐之峰頻矯首嘗共茶甌不

同酒風雨劫外公當仙廿八年前吾已朽殘僧兩三立

雪橋詩話卷四

至求恕齋

荒庭藕葉出花如江汀匡君留與山匡姓任爾匡山青

不青其百花洲燕席賦第二首云卯歲庚年又九秋

瓊瑜舞徧只芳洲君恩時有臣家事四座翻催一客

愁天上公歸星緯爛漢南樹老露華流酒悲已被哀絃

覺詩好仍煩素壁留丁卯庚午文端兩燕百花洲皆有

詩刻于壁也已亥籜石復典江西試有百花洲追感金

總憲及文端公二首金檜門督學江西者六年蔣心餘

其門下士其禮闈則籜石分校所得

汪仔懷詩學纂聞屢稱茶陵彭閣老之說茶陵由協揆

罷斥再起爲臺長時王次山初官諫垣首劾其居心矯

詐作事苛細任山東浙江學政不務實心課士唯以虐侮爲能清查江蘇積欠督促州縣盡力苛徵窮民被逼鬻及子女先任憲臣每晨入前門必令五城司坊官拘集遠近枷犯排列道左候其經過顧盼以示威嚴官吏不勝其擾及晉尙書協理閣務深負

憲皇帝任用營私壞法自罹重罪 皇上登極棄瑕錄用時維新已聞訃乃公然視事及聞停止在任守制之旨方請回籍貪位戀祿罔顧綱常一至於此今服滿仍掌風紀臣恐中外聞之謂朝廷復用罪惡昭著之人有累聖德云云時以爲當比於朝陽鳴鳳茶陵之爲人可

雪橋詩話卷四

垂珠怨齋

知矣其說詩亦無要義韓門薦雅何故取以自穢其書完顏松裔少宰晚自稱恤緯老人著有名臣言行錄頗資考鏡其園居在京師厚載門外後臨積水潭尹文端嘗爲作記樓曰含青亭曰宜亭嘗以三月雅集分詠宜亭新柳錢蔞石不能赴招補作呈少宰云宜春亭子面湖西城上山光掃黛齊飛翠恰霑東角柳籠陰渾帶北門隄淡煙染雜濃濃露雙燕穿陪箇箇鸚聞道蠻腰催短拍當筵乞向樂天題其自作上清卽事六首語帶煙霞亦曹堯賓馬鶴松之亞

國初河臣如楊淳然方輿靳紫垣輔王純嘏新命于振

甲成龍徐沛漢湛恩白毓峰鍾山李湛亭宏皆急事勤民有鬻疏之績尤以高文定在事爲最久自雍正十三年授江南河道總督至乾隆十八年卒于南河工次中間惟乾隆十年授吏部尙書仍管直隸水利河道工程十二月協辦大學士軍機處行走不及一年仍來江左十二年大拜十六年復以大學士管河道總督事二十年建祠賜諡英夢堂題高東軒先生漫興詩後云防河以菱礎見之史記河渠書及漢書溝洫志今河上所稱埽工是也顧修治之法舊籍不載東軒先生以省災來江左旣而督石林之役事竣著斷句二十首多道埽

雪橋詩話卷四

垂珠怨齋

工事宜法制運用纖悉畢具足補前人之闕略蓋先生之治水能審機於微以豫制其盈絀乃淺而至土木之事亦復深悉款要可謂本末兼至矣爰題三十韻以誌其意詩曰化工敷春心甄陶無好醜豈必棄蓬菅而但築花柳國醫儲羣材轉移齊天壽豈必擇鮮妍而遂遺枯朽防河如防兵艱危良非謬得失審其微操縱均在殼餘事及菱礎爲功重補救取裨無精麤相濟有先後尺土在所爭逆湍可以關岸柳與灘蘆捍暴同戈冑勢亞薄城攻嚴若登陴守外禦衝突加內復版築舊坐令狂瀾迴氣索如逸寇一綫繫安危此意宜深究茫茫河

渠書一字何嘗鏤惟餘百夫長耳舌相師授情者滯於  
曾狡者祕諸口眷念民社繁斯事烏容苟一編漫興詩  
三歎不去手浩蕩海翁心虛白漆園耦尤怪語有神繪  
出萬夫走奔趨亂蟻趨捷騰飛狄運土與搬柴參錯  
筆底遊瑣屑含妙理肯繁披疑寶望漏古所憾渾沌今  
爲剖想見濟世心籌及安瀾久功出三策餘意居一覽  
右庶裨後來者畚鍤鮮紕繆事業笑書生撚鬚對杯酒  
塗抹漫東西詩外復何有

國朝勝流俱工吟詠名臣如魏文毅道以遲能重書因  
悟轉疑湯文正年老才將盡憂多道轉親范忠貞浮雲

雪橋詩話卷四

美求怨齋

富貴春冰薄如雪心肝鐵柱強孫文定梅花云天地心  
從數點見河山春共一枝回劉文正奇揮昌谷囊中句  
妙聽成連海上琴楊勳愁詠螢云剛有流光能自照已  
忘腐草是前身方恪敏夜來香云釵影半橫人倦後衣  
香又到晚涼時禁葛山澗水歸河先入洛函關自漢遠  
通秦陸朗夫荷節剛於相熟後擔懷長似定交初經學  
家如秦文恭窗開泉上樹門對雨中山陳長發天上霓  
裳傳此夜宮中玉樹憶當年顧震滄兩岸青山圍素月  
一溪寒水宿殘星夏醴谷濁酒慣邀今舊雨名山盡入  
短長吟盧紹弓入座溪光全勝畫隔簾人影總疑花程

蘇莊武林懷古云海日忽驚宮漏盡春潮猶笑將壇虛  
狂容甫驚心歲月中年速過眼雲煙舊恨多邵二雲斷  
梗隨風人易別薄寒吹袂酒初醒任幼植無言便是別  
時淚小坐強於去後書江鄭堂公本愛才勤說項我因  
自好未依劉錢學淵絕交豈敢如朱穆入世誰當恕爾  
衛姚文僖舊時燕子誰家屋前度桃花載酒人文學家  
如魏叔子酒酣能自醉意適便爲鄉計改亭久客忘時  
序依人慎去留李穆堂張文獻祠云上壽千秋鑑談經  
七寶牀陸翼王尊前故舊凋零牛亂後文章感慨多陳  
文貞百年吾是今春老一歲人能幾日間劉獻廷萬事

雪橋詩話卷四

美求怨齋

無成心力少一生有幾別離多方樸山王子元旦云坐  
守庚申憐影隻重來甲子當生初書家書後云貧家苦  
趣多男子樂府傷心病婦行儲畫山秋水渡邊無去樂  
夕陽亭下有迴潮王芥子潼關云山連二華橫秦塞水  
控三川下豫州陸耳山小牀怯雨留燈坐薄絮欺寒歷  
夢眠彭尺木二美先生祠云九死流離君父痛一生患  
難弟兄情格意不同皆能自出機杼其以世眼輕書客  
至謂不讀書不識字爲豪傑者非吾所敢附和也  
宇室曉亭荆卿墓云身入虎狼國心空百二州壯懷生  
死外易水古今流白日澹將夕行人去不留墓旁誰擊

筑寂寞野花秋納蘭容若盛京詩云蟠地蛟龍宅當關  
虎豹城山連長白秀江入混同清廟社靈風肅川原斗  
氣橫煌煌開創業萬古此陪京高文良和許子遜中秋  
風雨後看月云風雨初更歇涼蟾已在天泔泔終不溼  
炯炯只孤懸髮映干莖白秋逢兩度圓三吳烽堠靜絃  
管自年年納蘭克明歷下北歸遙別任二開宗云東風  
吹旅雁北向桑乾鳴予亦理歸櫂長河春水生孤蓬依  
岸火遠夢屬江城念爾沙棠檝春江何處行趙芸書與  
范公右先生夜話云涼風逼殘暑坐話及深更燈暗翻  
憐影言真自入情薄雲穿月色微雨助泉聲半破青荷

雪橋詩話卷四

美求恕齋

葉蕭蕭秋意生永亮蘋洲喜同年顧茨山至云後君久  
不至搔首山之隈孤雲向空盡小犬吠人來明月照攜  
手秋花佐舉杯幾年此離別纔得好懷開李鐵君歸雁  
云畢竟家何處而云北是歸高天殘照下萬里一行飛  
風急毋相亂沙平定少依羈人方失序緣汝淚沾衣喜  
晴西澗上人云握手各無恙相看垂暮年病銷春草後  
心定落花前藥裏原多事詩囊亦偶然支頤雲壑底爲  
誦達生篇山月云虛白開陰壑清光寸寸生人心不寐  
昧此月共分明墟落秋燈息乾坤夜氣平順時兼適煮  
斷續戶蟲鳴秋園漫興云朝來新絡緯啼上金井闌物

固有其候誰能易所安石蘭終古潔雪藕一生寒桐樹  
秋風底空悲清露溥懷謙地山夜雨云無時江上雨孤  
枕夜窗聲春夢三更亂閒愁百草生歸期不能定泥路  
總難行轉起披衣坐天涯莽莽情此吾鄉詩人五律之  
佳者博問亭喜長沙岳州捷音睡至云驚濤疾下推三  
戶竹破長沙與岳州衡嶽孤危三箭定昆池頽洞一帆  
收江盤蜀道原輸錦海隔珠崖本貢球早晚功成報天  
子止攜圖籍載輕舟終景葦教弩臺云教弩臺高百丈  
雄舳艫千里下江東竟成漢室三分鼎未射周郎一炬  
風青草夜寒山雨黑荒邱日落土花紅當年勝蹟今安

雪橋詩話卷四

美求恕齋

在留與行人歎轉蓬保在中秋興云芙蓉搖落大江濱  
載酒東皋半夕曛郭隗臺連滄海月劉蕡祠枕亂山  
幕中才子閒居賦馬上將軍乞巧文我欲和歌愁未穩  
暮天無際雁行分李鐵君登北極臺云合睇高城接滄  
茫饑鳥飛噪古臺荒沙連秋水寒皋迴山擁晴雲落日  
黃邊塞關心雙寶劍親朋滿目一空囊廿年不偶伶俚  
影寶戲真難答省郎又生填成作云封樹何妨踵舊文  
王孫厭葬太空羣固應無物遺天地或不將身玷水雲  
蔓草任荒江總宅青山聊識鮑昭墳鼠肝蟲臂他年化  
絮酒知誰弔鐵君甘道淵登吉州城樓云城樓傑構少



飛攀獨倚危闌縹緲開太岳東迴雄冀鎮霍山有大岳  
黃河南下界秦關萬家煙火催寒食二月鶯花照客顏  
禹跡堯封何處問浮雲常護稷神山夢文子冬日觀象  
臺二首云木落風高畫角哀霜濃野闕一登臺雲旗天  
轉桑乾出日馭煙橫碣石開黑水還封思禹蹟金方借  
箸失邊才漢家養士恩如海誰伏青蒲請劍來嚴鷗吹  
雪滿西山原野蒼茫積素閒鉦鼓一軍勞輓粟風沙十  
月憶當關重圍日落銅符出大漠雲驅塞馬還驃騎武  
師俱寂寞短衣擬綴羽林班博西齋和孫笠山秀才憶  
燕詩采蓮腸斷木蘭舟寂寞烏衣細語留水驛殘陽何

雪橋詩話卷四

李球忍齋

處夢舊巢新壘總成愁梁空故國三千里簾捲西風十  
二樓此日蕭齋重惆悵浴鷺天氣話重游山谷祠云宜  
州戲謔竟非訛墓道荒城宿草多一代黨人悲孟博中  
天詩派並東坡空堂歲晚陳雞黍古屋秋深挂薜蘿二  
千四家誰續訂南陔宗嗣竟如何柳侯祠云柳侯祠墓  
柳城北山水清空畫不如蕉荔春秋仍祭獻松楸風雨  
轉蕭疏政成獲俗風猶古沒作明神事不虛太息老柏  
三兩樹西風香尚滿庭除此七律之佳者治亭尙書有  
讀鄉前輩遺詩感賦十二首梧門祭酒有奉校入旗人  
詩集題詠五十首雖采葺尙未能備評騭亦未盡允然

亦可見北方詩派之大凡今並錄之以資研究焉治亭  
詩云北海留遺籍文章闢草萊功名馬上得聲教日邊  
開朝野瞻新治台衡起異才書生號麟閣詞賦鄙鄒枚  
麟學士一片雷溪月情輝映草堂長留居士影不改布  
衣裝五字傳衣鉢餘生託老杜波濤春易水巨響撼雷  
殞馬處士大益破屋老風雨傷哉阮步兵萬言真倚馬五字  
竟長城家計文章誤功名老病輕茂陵遺稿盡金石久  
無聲九如落日田盤暮乾坤老布衣詩成蚊睫古魂  
返廡峰非入市嫌泥滑依山愛蕨肥水雲真不玷詞客  
似君稀李處士俎豆文章業流傳仗後人百年扶大雅

雪橋詩話卷四

李球忍齋

九地戴功臣欲廣篋中祕旁搜席上珍吾生真好事夫  
子豈前身卓農部何處牧牛子窮愁併斷腸夕陽一聲  
笛天地久低昂性證寒山淨詩宗賈島狂冰花結成字  
展卷夢魂涼兆處士將軍返天上旗鼓靜豎壇人並金  
臺古詩成易水寒老懷看故劍白髮愛儒冠弱冠增聲  
價龍門舊識韓福將軍海內瞻山斗嗟余忝及門憐才  
真破格知已不言恩舊夢傳心訣遺書見指痕瓣香垂  
不朽千載溯淵源觀補亭竹井老人老古音誰復彈怒  
龍噴雨驟奇鬼搏人寒墨氣凝煙紫詩痕帶血乾苦吟  
成別調風雅振臺端英相國元暉堪繼美持此謝肩濱

誼在稱猶子詩成作古人高歌燕市月同賦路河春往  
事風流息低吟獨愴神善員外老驥恥伏櫪悲鳴性不  
馴青年推將種白首作詩人幽興窮山水奇蹤託鬼神  
此生眞夢幻鴻爪委緇塵劉冠軍昔共論詩日愁難見  
古人至今歌薤露誰復繼陽春雅望生前少交情死後  
眞錦囊遺好句不負苦吟身極宮允梧門詩云寥寥十  
五篇元氣渾中天古曲何人識清才一代傳文章乘運  
早豪傑感恩偏獨託漁洋老稱名訛誤沿鎮國憲山水  
音清妙移歸富貴人詩中能有我酒外恐無賓獨坐一  
心遠閒觀萬物春花間孰酬酢只得李公麟慎精東風  
空求想齋

雪橋詩話卷四

居士集強半學西崑愛聽琴汀雨時開蘭室樽性情從  
可見寒瘦亦曾論爲憶春郊句花飛不著痕紅蘭王孫  
因病廢詩自病中核身付空山老春從下筆回隨州工  
短句樂府擅清才池北談文獻唐賢三昧推香巖將軍  
愛賓客交接盡名流派衍紅蘭室情餘白燕樓東泉詩  
花竹北海盛航籌往往秋葉裏蓑衣伴釣舟周亭歸愚  
沈宗伯不滿曉亭詩盡取恢奇語選樓刪削之此編采  
沈鬱當日苦吟思咫尺匡廬面晤當秋霽時曉亭幽燕  
詩筆悍句短見才長獨爾樗仙老能參太白行行空騰  
逸氣掩卷發寒芒老去詩瓢裏兼收蘇與黃博仙淡濃

皆有致貧富總關愁此是詩人筆休從陳述求狂能見  
情性老益愛林邱秋水荒汀外時時侶白鷗嵩山殘稿  
三千首披吟十日過有時佳句出還是少年多老節師  
秋竹澄懷對早荷勺亭新雨後筆勢最嵯峨雁仙一邱  
復一壑別自具神通年少識奇字身閒似野翁天懷瀟  
蘇白兒輩有成戎明月生前悟山居興不窮宗室白髮  
老兄弟青山野性情風騷不雕飾骨格極崢嶸直使鄙  
懷盡能令秋思生蕭然理杯勺同結歲寒盟宗室敦一  
死已千古遺詩誰所刪如何職詞館不許業名山公中  
唱詩本咳唾九天上風雷萬里開即今傳贖墨猶冠石  
集不載

雪橋詩話卷四

渠班范忠侍中擅文墨想是得天多更藉賢師友相於  
費琢磨注經扶鄭孔敲句敲陰何笑煞憺園老徒遭世  
詆訶容若一生學初白初白且師之初白選庶吉士涉  
筆自成趣苦吟奚爾爲夢醒春草發心曠野鷗知相府  
堂堂地山人驢任騎凱功一部劔南集知君早貯曾留  
心刪複香極力出清雄書卷微嫌少山川妙不窮家家  
小兒女團扇畫劉翁在圖奉詔梓唐詩衙齋校勘之一  
生精力在干古典型貽博取迷嚴棄狂吟還苦思請看  
華藻處原不藉燕支子清下筆便離塵寒梅悟夙因愁  
來偏有句官後卻長貧春輝一樓溼蠻花隔水新病中

雪橋詩話卷四

事矧吮咄咄逼人優若倘書懸臺省優寒似寒儒有

貴身名薄詩成氣象殊江湖傳已徧燭水味都無近日

倉山叟推公大雅扶高文一生最心折只有味和堂名

與身同歿詩隨夢共涼殘花開廢圃乳燕認空梁那有

兒孫在遺書託渺茫若璞尙書公舊相公眞作者德

與位俱尊老更欺詩句貧仍到子孫賣田全種樹留俸

半開樽南國客來說春風亭尙存鄂文我愛蕉園墨殘

兼到處尋誰知詩筆妙直與畫情深澹澹水中月冷冷

松下琴夜涼吟不歇勝聽礪泉音蕉園時於秋寺閒與

僧同往還不知身已貴直是性能閒跌宕非關酒低徊

雪橋詩話卷四

奎求恕齋

爲入山柳條攀折處寫奇玉門關松如軼事驚兒女傳

公非鬼神歌成人欲泣令出物皆春憂樂一生志存亡

百戰身南堂詩具在筆勢壓全閩南堂讀詩如覩面排

惻更纏縣世許心如佛吾稱句似仙月桐俯幽石霜篠

濯清泉此境何人喻工夫到自然尹文正氣餘天地殘

詩待我收高情五湖寄奇句百神搜馬革嗟來日牛腰

不可求料應西海外精魄大星留鄂剛無事取奇詭自

然金石諧生徒徧天下夫子尙清齋花鳥都成趣江天

偶放懷一官編一集老去細安排景菴步伐從容甚玉

堂清興乘曾撐黃海石心炯白門燈筆陣年年換詩兵

夜夜興老來益瀟灑載酒翠微登有亭自辛吳興後吟

情逐日增桑臯詠蠶箔兼館賦魚醫詩話江湖播叢談

遠近徵歸家理殘業稗勺有人稱冠亭紫禁管豪久黃

門結客多偶然酬應語可按管絃歌豪氣餘杯酒幽懷

生澗阿老來悲壯思一半付煙波魯望琵琶亭子上追

想樂天翁今日南樓客臨風又憶公文章去枝葉天地

久虛空自署陶人語應知存養功俊公苦學似君稀遠

東一布衣文章甯爾誤時命偶相違有弟凌雲手旋仍

鍛羽歸可憐紫荊樹飄泊任花飛石閭拙菴百事拙卻

好筆通靈身死無人問園荒有客經前身豈明月同輩

雪橋詩話卷四

奎求恕齋

擬晨星課讀尙書第詩篇歎賸零拙菴五典春闈試門

生列幾千春風百城擁白髮六經研澹語嫗能解孤懷

老益堅嗟余受知早孤陋愧彭宣德文美君登第早况

復政多閒識盡浙東士吟完江左山一官行處好舊句

老來刪幾輩貧交在年年清俸頌雲亭官職因詩折蕭

然解組歸貧來方痛哭金到又全揮山水餐雖飽實朋

老漸違僧廬題柱句今尙碧紗圍洛書優曇花偶現三

十便徂亡詩到無人愛才開萬古荒性情儘疏放筆墨

極精良衣鉢東南在蘭泉最擅場午塘掃地焚香事生

平公不諳愛吟黃葉句老宿白雲菴看竹到城北訪僧

來水南至今精利裏遺墨寫清耐裕軒學士近傳謫仙派推

是海愚翁老得山川助狂增魄力雄王治姚鼎欣把臂

何李不臧曾羅隱江東死殘詩委釣蓬子穎運使於羅兩峰几上

讀先生詩今作者踵相接不如髯軟倫得來清淑氣掃

去古今塵此老偏無命斯文信有真千秋公論在我豈

貢諛人道淵蒼巖友嘯巖時輩比戎咸餘子卑無論老

懷真不凡瓶花香自淨階草綠誰芟甘老零星墨鈔存

貯錦函蒼巖佐領君晚年身是平臺客心空作者壇

人原同鶴野命只比蟬寒句僻無人愛才雄獨我歎北

方詩峭悍此卷足波瀾雲臣李廉黯黯石經堂十年三徑荒

雪橋詩話卷四

多愁即奇病不笑是真狂冷向山中憶高官世上忘江

南春草綠客夢繞池塘蘭峰侍郎其與冷亭詩重出者數家

不具錄

雪橋詩話卷四

雪橋詩話卷第五

遼陽楊鍾義撰集

吳興劉承幹參校

宛平鍾屬暇晚雍正六年進士當得知縣以親老不就  
選乾隆三年薦充三禮纂修主周官補國子監助教遷  
禮部主客司主事進祠祭司員外郎與雷貫一黃靜山  
傳謹齋陳體齋同志六七人月訂數會必課所學各  
舉所見辨難究詰衷于一是子光豫知松江府累擢蘇  
松太道就養江南三十七年卒年七十九王惕甫為撰  
事狀稱其學以窮經為主究極於天地民物之故而反

雪橋詩話卷五

一求恕齋

求於身心敦飭於倫紀發其餘以為文章則又不苟為  
毀譽故謹於撰著又重之以軼失為具錄其文三篇朱  
竹君觀鍾蔗經先生遺像詩云乾隆十年初稱第一流  
彥吾師鍾屬暇南北所冠弁我年十八九側耳想識面  
疑疑文勤公首薦三禮選初試國子師郎官儀曹轉文  
勤典宗伯得屬喜而怵曰吾鍾君賢布被不慙軀塊北  
宣武街閉戶曲臺撰客或闕其齋不曾手舍卷聞過陳  
詹事憫忠寺角旋國朝有掌故日瀉急渦旋我輒從杖  
履臘過陪春膳齒讓客益溫鄉人慕不憚一朝引年去  
子舍養就簞吳會麗佳哉款款故鄉戀天京幾紛華秀

貌俗腸腸鄉先生行矣架架愁改佃昨辛卯仲冬我役  
江波濺既稅金陵阿上上攝一綫彎環最高峰圭笏臨  
江楮還當謁偉人令子職資餞直入黃堂寢台背坐老  
籤先生聞我來倒屣領微顛握手忽忘年明燈酌疊獻  
日子鄉之傑吾老快子瞻相勉古學者山水其攀援太  
守聽無聲余曰先生倦良游雖欲之不敢前請瑗再拜  
辭去去翠螺堆徽絹一日三仰山相思布使院忽蒙長  
者札雙鯉魚躍泉下言歲零落別子百繡綉上言慰子  
問舊聞夙所擅同鄉諸老宿人物志寫繕孫王兩家書  
厥功能鳩僦請陳其大者可傳囑作傳康熙文靖相向

雪橋詩話卷五

二求恕齋

主子未譴疏寒吳賊膽天鉞利用剽亦有高大理廷對  
陳情便願身代父戍誠感疾馳券此忠一孝一大勇色  
不變子其載筆書光燄長熒熒我識先生約者舊傳必  
踐歸來書未草梁木駭折箭循環札在篋老成言孔僕  
亡何遺像來落我涕潸潸側聞先生手經穴禮互穿噫  
嘻鄭君注賈孔其屬眷漢唐學法壞訛冠等轆綫開成  
石雖存注疏刊未徧昔聖徵器物在殷路周覓下土浪  
鑿空剗削古坵墀陳敷累妄庸醫藥成疰瘧遂來句讀  
師大放小則吏先生本修身所得頗博衍遺編惜未出  
圖之名可揣蔗經喻食蔗揀末本必連漸入境乃佳低

聲哦若轉吐詞與舉足非此戲狻狻交通旁亦推至味  
心自羨是之曰甘受在口不能選斯圖先生在後進式  
頗偏往者引虎賁形貴禮不賤鬚眉浩如昨經訟奚共  
謝良辰小春閣暢月圓手展我詩述先生寒梅好風扇  
兄曙字孟陽號溪堂嘗令宿遷詩文超軼書法尺牘佳  
絕馮文肅懷人詩云太傅風流未盡蕪蕭閒欲寄步兵  
厨火攻未必非高策莫把聲名傲阿奴蓋勵暇書亦有  
晉人法也

昌平陳紫淵少詹工書始從北海入後學東坡復肆力  
於晉魏以來諸家墨妙而盡其變有南游草其游蘭亭

雪橋詩話卷五

三求恕齋

詩云晉代羣賢蹟風流宛在茲欲尋修稷事不待暮春  
時古色看修竹清流到墨池行廚知有酒先酌右軍祠  
子伯思戶部高才耽酒四書文最工虞山顧備九序其  
稿云余與伯思舅弟交十五六年伯思隨其尊人未齋  
先生入楚豫顧從其仲氏太史時時見所著文余初識  
伯思時其文矜慎持擇介介不可於俗繼乃獵精雕微  
入其腠理久之益溟博幽縱近且攝氣歸神臻於簡澹  
朱竹君贈伯思詩伯思雄于文真逸謝近晚有如古仙  
人自煮青精飯高鳳既凌雲天葩欲滋晚相思三楚中  
忽如九秋遠少詹於乾隆癸酉任湖北學政也伯思乾

隆四十八年曾任貴州學使姚惜抱惜其以酒致疾未  
能極其才

馮文肅晚諸城相國詩半夜台星黯欲溷朝來音訊動  
中宸王商不愧稱真相温嶠終當是毅人百事無心惟  
直道一生報國有清貧鑿與過處分明記爭道天顏鎮  
愴神諸城獨立清修儉於自奉成哲親王題槎河山莊  
圖云食粟應無馬為田世有詩山莊其讀書處也自以  
為書不及文清詩河句云小米謹題爭力勝大王製筆  
讓名謙姚姬傳題方坳堂所藏文正手蹟云後來董令  
思文律誰許王宏繼穆之竹素蒼茫千載事邱山零落

雪橋詩話卷五

四求恕齋

百年悲乾隆六年任左都御史疏言大學士張廷玉歷  
事三朝遭逢極盛然而晚節當慎責備恆多臣竊聞與  
論動云桐城張姚兩姓占卻半部摺紳今張氏登仕版  
者有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姻仕宦者有姚  
孔振等十人雖二姓本係桐城巨族得官之由或科目  
薦舉夔蔭議敘日增月益以致於今未便遽議裁汰惟  
稍抑其陞遷之路使知戒滿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  
之也又言尚書公訥親年未強仕統理吏戶兩部入典  
宿衛參贊中樞兼以出納王言叨承恩數時蒙召對嚮  
用方隆我皇上用人行政無非出於至公訥親之居

心行事當亦極圖報稱但臣慮訥親以一人之身承辦事務太多或有疏失又任事過銳恐逢迎者漸眾其疆直結主知者自此始三十八年卒乘輿即日臨哭四十四年御製懷舊詩列五閣臣中

竹君觀劉文正書貫休夢羅漢語于黃小華修撰寓齋感賦七律四首其二云權公文與晉公詩後死能言詎敢辭點畫精由大事辦偏傍講與正心期石人子削珠崖草水馬兒鈔玉局詞趨趨迎流誰解悟累余連紙許楊思自注公嘗手寫東坡水馬兒步步送流水句問筠此何蟲也筠對俗語謂之水秀才即指庭中魚盎水面

雪橋詩話卷五

五求恕齋

有之因言知進不知退者似此公領之以爲然英夢堂有蟲詩八首其序云長夏憩釋子院荒且寂人無至者所見多蟲類殊嗜異各營其營又若相資爲營者夫惟無營足以極有營之情則豈獨憫之而已汪鈍翁二蟲喻云京師多蠅而赤首者爲患最甚其所嗜糞也其所遺亦糞也尤善招引同類羣集器物間往往劈竹擊之每擊必殺數百其患猶不止嗟乎蠅逐臭以斃其軀視蟬之茹苦者異矣有蟲細若浮塵北方土俗謂之白蛉善齧人雖設幬幌不能隔也民開率蒙絮衣自蔽猶能入人肌肉其毒逾于蚊陳子薦公嘗評之曰蠅陽而蛉

陰蠅拙而蛉巧蠅之用疏而蛉之用密其真蟲中之小人與善哉評也吾何術以避之此類皆可入蠅天志

章佳文端與劉文正丁酉同年有贈延清相國詩云馬齒空慙年較長鹿鳴回首夢全違兩世平津性耽吟詠袁簡齋爲輯遺稿至嘉慶庚申始讐校付刊乾隆中巡撫鄂昌以文侍郎世臣以詩先後獲罪黃文襄之子孫又以刻奏議干議當時著作率皆藏家而不出而問世者以此諸子貂蟬世業蘭綺盈門第六子慶蘭性體冲虛甘辭華廬居相府後冰漿局後老屋數楹環種以竹每風清月白抱鄰孤吟詩酌書香與竹聲相應答詩專

雪橋詩話卷五

六求恕齋

寫性情畫亦灑落不俗嘗爲黃仲則作雲峰閣圖錢籀石丙戌奉和總裁尹相國用聚奎堂壁間韵三十年餘令望深得陪檢校及春深注謂相國姓衣爾根覺羅誤洪北江書道德經後一篇最得老氏治天下之意近人謂學老者病痿痺至謂後世君臣苟安誤國之風陋儒空疏廢學之弊猾吏巧士挾詐營私輒媚無恥之習無不自老子開之其言可謂妄逞胸臆而不稽事實者矣吳江李實君編修詩云嵐氏尙督責好用韓非言不知吃公子乃伏亡秦根其身則已斃其說旋以尊良由嗜殺身理勿使久存岐周積仁義箕疇助其源奚獨且夷

謀亮彌貽後昆維韓關中商毒甚燎火燔追咎道德家  
伯陽甯非冤可謂先得我心實君名重華從張匠門游  
成進士列侍從脫然去官一肆其力于詩有正一齋集  
玉洲詩話

鮑辛浦月蝕詩黑心符莫人閒有懸象中天與世觀西  
岡官浙幾四十年自號待翁所著鴻爪于山水閒發凡  
不淺自康熙五十四年銓授長興縣履任三載以病去  
官雍正辛亥復除原缺又幾十年攝鹽運嘉松分司復  
往湖州勘災于是三至長興移嘉興再調海甯遷杭州  
海防草塘通判乾隆十三年卒年五十有九諸襄七三

雪橋詩話卷五

七求恕齋

水集哭鮑西岡通守四首云令君初締交歲在庚子秋  
余時登鄉書君罷禾中留白哲須鬢髮炯然清兩眸南  
北地相去聲氣相應求何由慰飢渴林杜生道周道周  
雖永懷薄宦天涯馳歘然雲龍合乙巳逢京師窮巷氣  
色悽秋霖苦無時典書聊儗屋啟甑無晨炊粗分條冰  
俸贈米蒙惠詩惠詩亦孔多離合神交同乃知君子心  
不問達與窮我鄉得循吏子羽逢言公清德化吏民惠  
懷及兒童余實無愧辭君真有古風古風不可及通守  
鹽官衙既已奪分司奈并高年華六十歷未周萬首翼  
咨嗟蛤蜊且共食水母無聚蝦斯材乃斯用紫栲兼木

瓜

辛浦道腴堂詩古體如浪陽峽十八灘玉淵潭延建道  
中觀音崖下灘行諸作模山范水裂月撐霆諸襄七所  
謂文編笠澤叢書體詩寫魚山梵唄聽當指此種其銅  
雀半硯爲王秋駕賦有云阿瞞脫鼎挾天子橫槩三市  
悲棲烏紫色龍聲僭閭位三臺雄峙誇鄴都幾人稱王  
幾人帝征西題墓言難誣遺臭千秋沈青史片瓦奚足  
煩吹噓多因世遠不易得飲器尙且留頭顱矧乃埏埴  
本泥土氣燄已逐飛灰祖西陵疑冢骨且朽憎人何必  
及餘肖筆力足以凌厲一切其從子之清字暉山穎悟

雪橋詩話卷五

八求恕齋

孰詩亦饒思致有句云雨收小市人聲聚日落平途馬  
影高全謝山辛浦墓志云辛浦爲吏不名一錢而未嘗  
以廉自見其任事尤精密而未嘗以幹吏先人其接物  
和平無忤而其中有介乎不可奪者所以一官拓落終  
身不得有力者之仗此常侍郎問於天門唐內翰赤子  
曰浙中屬吏有足語風雅者否曰真有過於長興令者  
矣且其人非但詞客也唐建中故辛浦雖旅見其禮殊  
絕于羣吏或留語移日然辛浦落落穆穆未嘗以此自  
詭累以才譎不勝煩重爲辭侍郎嘗語之曰少需之吾  
當薦君爲方面辛浦終泊然每入謁所言不出于詩文



及侍郎招物議 天子遣大臣莅其獄屬吏坐之株連者累累而辛浦高枕自如始其歎其不可及詩脫稟卽付雕日吾老矣而無子漫爲之亦漫存之耳

常侍郎葉赫那拉氏以潛使改撫浙中乾隆丁卯見法非其罪也全謝山謂其有事於進奉屬吏爭任之以是招物議語亦不詳諸襄七行路難一詩作於戊辰中有云有若士兮東海隅誼如董仲舒孝若曾子與忠如楚三閭勇若伍子胥直哉若史魚君子若衛蘧口不能佞足不利趨退不匿賢進不避誅所肥國與民所抱楮與模方開氣而一見孰知上帝俾赫怒銀鐙拘係填若盧

雪橋詩話卷五

九求想齋

辭意若近若遠隱然爲侍郎頌冤侍郎有受宜堂集受宜堂者官山西時

世宗以潛藩降香五臺所賜奎墨也其古意云織女機倡女衣餉婦壺漿常在手商婦膏梁不厭口怨歌行云妾曾堂上歌莫愁客喜一曲千金酬妾曾花開歌白雪客不沈醉歌不輟今日匱糧到雍門餘音繞梁白日昏歌無人聽舞誰覩曼聲哀哭揚長去信陽駐馬寄禪松巖云亂峰尖上半秋暉武勝關前塞雁歸四壁蒼巖松鼠落一林涼雨竹雞飛身浮淮水流清夜煙滿靈山雜翠微古驛欣逢新釀熟登樓惆悵故人違

侍郎有滇南雜詠序爲歸安吳穎庵大理應枚作也雍正十一年穎庵以編修視學滇南所過風土山川琳宮梵刹俱見之詩尹文端在滇五載亦有倡和乾隆四年侍郎於盛京兵部官署起澄觀樓落成之日穎庵時尹

陪京携酒來賀吳昌言總憲時官盛京刑部倡之以詩傅謹齋府丞陸卷阿主事各次其韻五部司官咸爲慶和顏曰澄觀樓倡和詩侍郎序云余之於遼固祖貫也而宦游以來由晉而粵而滇而黔而彭蠡豫章之區迴思松山杏山之紆鬱大凌小凌之淪漣夢寐以之今奉命官於斯地獲與諸君子旦夕切劘彙集所作而序之

雪橋詩話卷五

十求想齋

蓋喜與會之不孤且爲斯樓慶所遇也按侍郎起家刑部筆帖式出爲太原理事通判雍正戊申由冀甯道遷廣西按察使歷雲南藩臬者三載十一年由貴州布政使擢撫江西在黔時刻有醉紅亭集乾隆元年由江西入都命督理北路糧餉駐鄂爾崑有瀚海前後集其瀋水三春集則官盛京兵部時作也五年內召改少司寇有班餘翫燭集是冬授漕督有駐淮集受宜堂者其總名也乾隆閒大臣多得禍者若蔚文尙書雅爾哈善之死其枉與侍郎等皆能文章有政績而侍郎著作爲尤富其廿二史文鈔古文披金世多有之

趙秋谷題余苗邨濡雪堂詩云短日臨窗意不舒新篇  
老眼喜相於廣陵恍惚遺音在此是人閒未見書文選  
樓空地氣殘大江東盡碧迴瀾不愁淮海風流歎驚見  
三生陸務觀荆棘何人闕廣場清心愛爾獨高張二分  
明月低迷處只貯寒暉濡雪堂松陵索莫鹿門游四載  
今憐一唱酬寄謝荒波漁釣老採珠人已絕邗溝苗邨  
名元甲字葭白江都人其書堂曰濡雪取傅咸款冬賦  
中句用以名集樊榭稱其以韓孟之奧峭爲宗而復取  
材近於皮陸淵雅近於歐梅十月十八日同樊榭竹町  
章蓮峰閱游禪智寺云禪智不受喧背郭扼荒靜良月

雪橋詩話卷五

士求如齋

肆游踐步弱意則猛是時天正霜雲木蘊清景隋董跡  
已湮但見畦與町亦有突兀車闢鐸繫牛頭高立寺門  
要寸目極遙騁竹色障爲郭岡勢疊成嶺蒲輪江外落  
商軸如舛猛淮流縈斗野昏際日氣暝此地盛歌吹側  
豔恣淫淫老佛一奄有幻作塵外境豈無虞辭輩過眼  
祇俄頃三絕片石耳轉得千禩永東坡岷峨仙愛此通  
蜀井事去飛鴻過殘刻留爪影肉存無復骨而尙光炯  
炯疏性苦耽寂深企百慮屏摩挲斷碑蹟手不畏榛梗  
憶昔陳飲饑白帝矩初秉癸巳初秋曾送客於此鏤肌暑未燿屢  
汲寒螿縷重過百晦朔執熱猶記省退院僧不覲敗葉

雪橋詩話卷五

士求如齋

一龕冷淒燠雖異時吾心亦平等忽驚鈴語清天風策  
餘警沿河趣歸途煙水合溟津同時上虞石貞石詩格  
尤悽戾幽怨與樊榭壽門龍泓授衣和酬倡其卒也授  
衣序以傳同樊榭游雲居寺禮中峰和尚髮塔詩云春  
雨回荒姿餘寒晴復陰逶迤步石徑禪室來幽翠眾山  
已秀發綠淺未滿林繞寺雉堞壯入門臺殿森阿師久  
西去遺履猶至今妙相渺難覩默契情更深合十向雲  
際恍聞淨土吟四體豈無愛諸妄惟滅心緬彼紺螺色  
香土歲月沈但餘煙草碧如絲緣塔侵平生慕禪意苦  
爲飢火燒焉知此僻境修廊靜惜惜閑湖上景悠悠  
南山岑鉏聲編芳野微風忽鐘音暫憩殊有會虛寂歸  
冲襟  
那拉伊麟種墨齋詩集二卷附詩餘一卷其叔容齋序  
云從子夢得少余一歲善爲聲韻之言數奇不得志於  
有司從事河工未及議敘而卒所爲詩不自收拾多方  
購存訂爲一集癸卯從孫福誦登賢書乃付以存稿其  
詩如夜起云三更鐘落枕一覺月侵牀夜詩云霜濃眾  
葉白月午四山明月夜登山頂云蒼狗平吞月山魃暗  
近人均佳夢得與傳承之善集中有雨後懷用拙詩用  
拙謂收山魃句爲銀蟾暗走雲屬對尤工後往來河上

夜出成詩遂用此聯可謂點金成鐵蒼狗即雲銀蟾即  
月信寤極矣伊福訥字兼五一作肩吾號柳堂幼孤從  
母受書庚戌成進士由員外郎官御史有歌風引云天  
下猛士韓彭英嘗吾鼎鑊吾能烹九州草澤富材力從  
起正復勞經營坐聽野鷹飛不下終當腐索維奔馬倚  
酒高歌誘致之乃公豈是閒吟者極寫雄猜心事用筆  
老辣其老佛歎亦沿翁山之誤近體如次韻車宜年民  
部云夢中亦覺生三耳盡裏焉能門十眉庚午春暮扶  
病城南遣興云春如遠客歸千里老覺浮生負寸陰輓  
常璞庵郎中云海門童引迎梅福石室生徒憶馬融詩

雪橋詩話卷五

三球想齋

筆成就實過若翁嘗輯白山詩選法梧門以夢得列兼  
五之後殊爲失考

屬樊榭使琉球記序云皇清受命悉主悉臣琉球遠在  
東南海中冀霑寵靈世爲外藩請封者至再康熙元年  
張侍御學禮銜命以行踰年歸著有使琉球記二卷上  
卷言使事下卷言風土也嘗鑲版歲久漫漶曾孫寶善  
重授劄副琉球國貢而俗儉侍御減供御金中山久旱  
冊禮既畢大雨三日嗣是出使者汪檢討楫則有使琉  
球雜錄中山沿革志徐編修葆光則有中山傳信錄皆  
本侍御而增益其末備其序烏船紀略云康熙十三年

吳三桂以滇南叛全楚震動京口將軍張公思恭時爲  
副都統聞變即移住武昌佐討逆將軍鄂爾琿帥水軍進  
勦以沙船屢敗其眾兇渠杜輝乘鳥船駛賊不可仰攻  
公請造鳥船至京口監其役京口船式久廢因福船之  
式增損之成六十艘汴流入湖連有桃花峽柳林背君  
山石壘之捷論者謂保全岳鄂得鳥船力爲多公字欽  
五寢疾彌留出鳥船紀略一編授嗣君景仲孫寶善雕  
木以傳按寶善原名法善字春臯鐵嶺人由奏事處郎  
中累官江南廬鳳道有國香堂集杭大宗翰苑集並帝  
蘭云碧盃青瓷判曉光一枝分幻兩重香笑開楚澤同

雪橋詩話卷五

西球想齋

心臭立並春風竟體芳露眼泣啼便采摘月華交影費  
評量宜男好與紅闈佩定有雙珠協夢祥即次春臯韻  
作也其從父兄弟西潭觀察謂八旗三千人駐防京口  
設水師習戰備伯祖欽五公開府鎮海時見沙唬等船  
難涉大洋因條議造鳥船康熙癸亥靖海將軍施琅實  
照造以平澎臺西潭名法有買桐軒集

大宗雍正元年舉人用宏詞入翰林未久保送御史條  
陳失指罷歸其言滿洲官督撫者過多及天下藩庫宜  
有餘款存留以備不虞不可悉解內部皆切當時之務  
沈文懋送之詩云殿頭磊落吐鴻詞文采何嘗憚作犧

王吉上書明聖主劉蕡對策治平時鄰翁既雨談牆築  
新婦初婚議竈炊歸去西湖理場圃青青還藝向陽葵  
其論詩謂漢魏以降消古澹泊之風微富麗繁密之製  
漸興高齋十學士所選以迄周隋名曰古詩中間不離  
儷句少陵詩千四百六篇排律多至百三十五首集中  
五古屬對者十之八九昌黎詩三百七十一首益以集  
外之詩不滿四百篇其中排律凡十五首聯句十四首  
用平韻者凡四篇惟遺興一篇不用對句餘皆古詩也  
鮮有不對者元白尤以長排見奇皮陸亦然自來大家  
名家未有不工排律而可冒託者也

雪橋詩話卷五

五求恕齋

莊恪親王允祿自題樂志圖有勺水拳山藏曲折小亭  
疏檻足優游之句其手書清淨經膏刻石大宗題云朱  
邸欣多暇度書太上經清言探紫宙妙墨媿黃庭運腕  
工無敵齋心誦可聽緹巾應十襲臨寫徧槐廳  
大宗與沈欒城厲太鴻吳尺鳧趙功千意林妝域聯句  
序云妝域者形圓圍如璧徑四寸以象牙爲之面平鏤  
以樹石人物丹碧燦然背微隆起作坐龍蟠屈狀旁刻  
妝域二小字楷法精謹當背中央凸處置鐵鍼僅及寸  
界以局手旋之使鍼卓立輪轉如飛復以袖拂則久久  
不能停踰局者有罰相傳爲前代宮人角勝之戲武林

舊事所載千干日下舊聞之放空鐘之類蓋藉以銷吹  
花永晝閱題葉閒思所謂妝域者也其詩云深宮晝多  
閒樂事年相較嘉舊戲罷攤錢餘歡收握槊高擊拭  
烏皮圓轉走羸殼焯花背龍紋蟠巧心象齒斲豎黃香  
別方脞藕粉界橫權一翻衣痕千干拂巾角鬚午  
鍼豈能停丁腳不須捉焯在次星離躔中規月還朔嘉  
久行戒敬傾小住防準確豎寶曆暈重重風車盤數數  
信北南昧易遷朱碧眩難覺鴉十刻費環循一錐空倒  
卓駿鳥三市未棲蕉百回仍剝信蓬卷無根株渦洄亂  
清濁嘉徐時影續翻急處勢騰踔焯氣竭猶蟻旋局殘

雪橋詩話卷五

六求恕齋

屢鶴啄豎文窗紛合圍紅袖競關撲嘉快奪金百鏃偏  
輸玉雙珰信迴腸託防閑匪石謾謠詠鴉攜鬢婢爭看  
扶腰女初學嘉眉顰側輕細臂瘦動寬錫世人語喧行  
廊花光屬繡梅焯前塵已微茫小物尙高邈豎細字認  
蠶眠兒嬉等燕濯信菟羅譜莫憑奧衍句從馭鴉徒用  
刻楮工相看齊一握世朱朗齋文藻妝域歌序云余見  
樊榭手稿曾有妝域聯句詩謂是明神宗宮人兒嬉之  
具後於鮑氏知不足齋見有求售者是雕漆所製上刻  
神宗年號今來沛上黃司馬小松署齋出脉所藏乃琢  
象齒爲之其體圓徑二寸五分面平而底稍隆起正中

有臍六稜突起臍中卓一錐長三分寸之一巖如燈心而不銳可使儿上旋轉者卽此錐也六稜周刻小楷字自右而左順讀曰甲寅年七月二十四日造李得仁葢萬歷二十四年也六稜之外雲氣繚繞於仙山樓閣琪花瑤草之間下有二鹿牝牡相倚文顯而不深其正面則樓館山樹人物皆鏤空飛動窪處大小二艇酒樽舟子相待老羽衣翩然携琴童子繼至主人謂宜作詩紀之遂爲此歌時癸丑中秋後十日其記妝域之製較大宗爲詳故並錄之

漁洋爲宋牧仲題展子虔高歡歸晉陽圖詩翁覃溪選

雪橋詩話卷五

七求怨齋

入七言餘師集大宗謂元郝文忠集亦有此題稱高緯非高歡也考宣和畫譜展子虔畫齊後主歸晉陽圖六幅高歡歸晉陽圖是唐張昉畫不可混也古人作畫十日一山五日一水或有遲之經年累月而不訖工者非如今人信手塗抹隨即散失故唐以前之可稽者備載於張彥遠名畫記其次則特有宣和畫譜其可考覈如此焉有至今日而商邱宋氏突出展子虔之畫定爲高歡也漁洋山人詩云紅衣執樂一千指益知爲馮小憐偕行之證歡雖多內寵神武紀中每歲一歸晉陽以太原根本之地藉婁后居守也其時方與關中構難未暇

携挈宮眷觀北史后妃傳馮翊太妃爲高澄所烝因司馬子如而事解可證芒山一戰而根基立沙苑一敗而疾遂不起使斛律金唱勅勒歌正其疾革時事任意闌入尤爲雜選其說甚核使漁洋見之當亦首肯

吳鴻錫閩之晉江人羈旅早孤育於父友郎中鳴某所及鳴老子幼族人環謀害之鴻錫挺身持正卒定其家撫鳴三子成立李立侯爲作吳義士傳王次山爲之詩曰忠臣不食言義士報知己由來臨大節家國無二理程嬰立趙孤王成存李氏在困志彌堅出險名乃峙世俗日澆清舊恩棄如屣卓哉吳君事高義繼前史聞君

雪橋詩話卷五

六求怨齋

七歲時隨翁到浙水邂逅賢主人相依自茲始一朝痛終天哀此故人子嵇紹爲不孤文季信足恃提携迨長成報德固應爾惟是值艱危庸夫多畏葸况當蕭牆內禍且旦夕起伶俜藐諸孤迫此衰暮齒有肆如鴟張有強如虎視主人徒周章親故隨波靡誰知羈旅身長城在於是君誠至性人兼亦無雙士相持一慟後全家舉相委挺身介其閒兇謀竟消弭延師訓諸孤常恐墮紈綺直從襁褓中教誨到金葉報國振窮黎賢聲馳遠邇九原定含笑生者不愧死君猶恐負託臨歿懷未已平生好施與善行不勝紀吉人天所佑有子早登仕吾友

李君言茲事信如此嗚呼今之人翻覆不知恥作詩  
幽光庶以垂千祀

雍正元年黃崑圃典江南鄉試得人稱盛若常熟陳亦  
韓荆溪任翼聖當塗徐位山其尤著者崑圃託曰吾得  
三經師矣位山舉鴻博不遇乾隆十五年舉經學授檢  
討杭堇浦詩云捧日頓教誇晚遇飲冰才得轉春温全  
謝山嘗與語邵子三十六宮說引據淹博位山曰君不  
讀擊壤集乎物外洞天三十六都疑布在洛陽中小車  
春暖秋涼日一日祇能移一宮是非三十六宮之明文  
乎天根月窟老氏之微言也三十六宮圖經之洞天福

雪橋詩話卷五

九求恕齋

地也其必以復姤之說文之者其猶參同必以乾坤坎  
離分氣值日而究之參同契之用易非聖人作易之旨  
也亦工詩有句云酒緣齋日陳三雅茶爲眠時試一槍  
亦韓癸丑舉南宮謁蔣文肅於邸舍文肅謂子有盛名  
而我又在朝今歲大魁非子誰屬遂託足疾不應廷對  
傲塵華滙之上清淨自養舉經學年七十九矣卽家拜  
司業詩多理趣詠史云子雲淵雅士爲官甚拓落守无  
不能終晚有美新作封禪文已慙效尤益可作後來陳  
子昂議論殊煒煌獻周受命頌圭璧薦闈房兩賢在平  
昔豈不識順逆勢利一薰心永爲後人惜西京足儒術

薦素多被徵抱經借時髦往往見侵凌轅固食馬肝刺  
疵吁可懲王式本不來來遭狗曲憎申公傳藩國不免  
胥靡刑疇蒙稽古榮致位至公卿知務叔孫子曲學公  
孫宏烏智能擇木俊傑猶難之風塵混六合適從路多  
歧成敗豈前定事後覺前非堂堂魏鄭公佐治罕疇匹  
方其未遇時道士從李密又爲建德臣展轉歸唐室但  
期底蘊展匪矢致身一儒生議論拘引義在管忽較量  
兄弟閒母乃太屑屑清流關外村中有趙學究徑路默  
自識檢點忽相就半部佐治平功業洵卓茂締觀彼生  
平與主相將迎總用識徑智長得保寵榮不賣盧龍者

雪橋詩話卷五

九求恕齋

其人孰重輕

蘇黃門過楊令公祠詩我欲比君周子隱朱彤聊足慰  
忠魂王次山詩兒時愛說楊無敵今見荒祠鎮古關遺  
像魁梧猶懷目諸郎配食自承顏空山尙想捷膺恨塞  
草曾霑戰血殷若欲比公周子隱更餘佳話滿人間用  
黃門語也英文肅出古北口詩云下馬來尋楊業廟問  
人未識李陵碑海城陳石閭景中古北雜詩我來北平  
右人指令公墳

卽墨郭華野連疏劾權貴直聲震朝野子廷翥乾隆二  
年知嘉興府嘉善奸民富大等誘孩提殘損之密訪真

于法人稱之日郭青天民有夤緣呈控者邑令與上官  
皆準其狀廷翥獨不許忤上官檄權他郡事去後邑令  
及上官皆褫職廷翥復莅郡先後凡八載政簡刑清訟  
庭草長多植梅有盛生者僵立中道適太守至頭踏擁  
仆之詢其故以吟詩對有放衙靜似阿蘭若官與梅花  
一樣清之句諸襄七嘗爲賦三水行云醜厲猖狂誰式  
遏取彼兇殘赤子活人孰無情忘召艾使君淡欲如水  
清使君截犀如水明使君持衡如水平頑鈍不才邀上  
計簠簋不飭希脫係撫字勞勞挂吏議又清風行云挹  
然耆老何不樂今年奪我使君郭使君袖裏只清風承

雪橋詩話卷五

王求恕齋

家節操制府公一錢不受過劉寵官囊蕭蕭兩肩聳津  
頭不聞打鼓船祇憑鶴唳聲聞天

杭州宗陽宮卽南宋德壽宮舊有穹石傍石有古梅一  
株襄七宋故宮梅石歌云華陽宮成狄難起壽山艮岳  
溝中委海棠龍柏推爲新絳桃垂楊半成杞二蔡二惇  
未厭亂厲階誰生勳父子崩騰靖康互絡繹淒涼南渡  
開基趾傷心細柳與新蒲滿眼殘山兼賸水六百餘年  
過故宮尙存一片青芙蓉梅花蝕盡空餘影劫殘曉月  
凌霜冬零星石柱見古礎槎枿枯樹含悲風冥冥黑水  
青楓道杜鵑啼號山鬼笑青城寥廓雪窖深一枝冰玉

同誰照冬青陵攢已無樹蒼梧路長不知處惟有長編  
纂輯餘一坑義士懷終古瑛乎瑛乎吾與汝藍瑛圖梅影石壁  
所南之蘭已無土石不能言花解語觀馬文教公彙草  
辨疑書冊云辨疑兩縛公所寫捧來恍若騎箕下當時  
逆帥同姓名合鑄黃金綱惡馬提鎮馬雄絕援歸逆孫吳作賊虛  
懸軍磬聲思死封疆臣憐公僅辦擊賊笏作伴尙有中  
書君怒貌鬱屈不流宕裂月撐霆排榻上畫沙空倚平  
原顏籌筆數揮丞相亮君門萬里難補戈一羣那促蔡  
州鷺春蛇秋蚓化爲螿筆鋒霹靂摧蛟蜃氣豪心壯臣  
節禿雨粟嗷嗷鬼夜哭燭龍無燄一室幽埋沒驪珠三

雪橋詩話卷五

王求恕齋

百斛闔房之秀林下風筆幹造化天無功其旁注者爲  
筆閩門死難粵西復此事卻羸文信公簪花筆陣誰知  
寶未肯簽名奉降表貞心不作斷腸花恨血留爲指佞  
草袁簡齋謂陸陸堂汪韓門及襄七經學淵深而詩多  
澀悶後人慎勿爲所謾也

烏程嚴遂成松瞻官嵩明州知州有海珊詩鈔紀俺荅  
事懷明王襄毅公云城郭豐州帝制雄鈞連三鎮潰雲  
中脣吹石勒漚麻嶺血浴高歡避暑宮奇禍歸來和始  
定名經請去貢長通相臣主議民休息宋事虛徵葉夢  
熊不信漁陽突騎羸連年膽落鐵浮圖奇功忽逸桃林

塞小勝惟誇莪麥湖海若何心邀祭典闕氏有手握兵符西方以次皆歸款衣飾紅獅老把都五言如東坡書院云竹非因月瘦山不厭雲癡七言如怪鳥呼風天忽冷危風到地晝常陰詠物如海棠云睡味似逢鶯喚起酒痕仍借笛吹消梅云殘笛一聲涼在水遠峰數點碧于煙皆可入摘句圖

歸安沈東甫炳震著書最多新舊唐書合鈔外有九經辨字瀆蒙廿一史四譜唐詩金粉井魚聽編歷代帝系紀元歌增賦齋集辭科召試未用以歲貢終弟釋旃炳巽有水經注集釋訂謠幼牧炳謙亦膺鴻博之薦吳斯

雪橋詩話卷五

西求恕齋

洛云東甫生平未嘗談禪歿後半月示夢其弟雪漁口吟二句云飛時已忘爪梢後豈知冰

襄七虛白集冬心庵著書圖云布衣所居堂前江而後山山冬轉清瘦江冬逾潺湲羣木勁以森其下無茅菅主人擁琳琅朱黃二豪刪此中有何得至樂私所慳當其得意時遂古一瞬間飢者可以飽迷者如得還咄嗟繁華子朝發夕已殷小年晒大年陋此何羈縻茲事宜千秋歲寒應閉關金燦合以上石泐因以攝此心無變滅貞元遞周振又書景申集尾二首云周密著書癸辛卷許渾題詩丁卯橋雅誦冬心景申集新聲如此正寥

寥輒來絮似蘋婆果烝後梓中哀仲梨可惜都無薑桂性須君生手一提携三詩皆作於康熙庚子以前冬心與丁龍泓敬吳西林穎芳稱浙西三高善爲古詩及銘贊雜文晚益力於書畫畫款嘗稱蘇伐羅又稱二十六郎乾隆甲申九月卒詩如秋澗曲流喧枕上槐花一寸積門前剛得天涼三日雨秋光如水草蟲啼皆有蕭寥遺世之致

雪橋詩話卷五

西求恕齋

事古色數家邨鷺鴨通前浦豺狼到小園何須不來往鄰里數相存半尺清溪水滄浪或在茲草香迴蛺蝶沙迴宿鷓鴣白髮悔他日清流信此時虛舟吾意得飄蕩更何之一雨柴門路紛然掩碧莎澹懷隨老至小隱畏人多澤雉安微分醢雞有太和寄聲舊朋好莫復笑蹉跎曉嶠南山口參差晚稼陳誰知荷鋤者不是帶經人天地容歸老妻孥怨食貧秋風看近在紅稻一嘗新耳目都無事空山貢寂寥飛生時探穀稚子日承蜩蒼莽情焉薄胚渾器不雕初非事高尙於以永今朝石東村與鐵君爲世外交一廬山南一耕山北藤杖棕鞋相遇



窮岷陡壑開無別風雨方望溪爲作二山人傳古雲根  
石在紫蓋峰東北澗中敬表而立高數丈石紋皴斑如  
豹玉石塘在盧家峪南長數十里其地或稱石塘峪天  
成寺舊名福善寺一題天成法界當翠屏峰之陽千相  
寺一名祐唐寺唐開元中建谿谷礪石之面刊千佛像  
寺後有搖動石少林寺舊名法興寺上方寺在嶢曉峰  
東寺東西列靜室二址尙存東甘澗觀音庵西甘澗淨  
土庵法藏寺舊名茶子庵寺前有法船石招提寺在光  
師臺上盤山最高做處山下有報水村鐵君皆有詩

雪橋詩話卷五

孟求恕齋

延接生妙悟復嶺抱重岡奇構見迴互石豁白雲屯  
張流水住人跡闕云滅殘村寄深處敗垣立缺齒老屋  
飽撐柱日冷肥蠅穴場荒射干赴山田久汗萊依稀辨  
樵路緬彼巖棲人白骨委邱墓情專理豈傲火傳薪偶  
傳寒蓬啟長歎蒼蒼夕陽暮天成寺詩束髮牽世網衰  
謝仍漂搖往迷泥塗步今迴塵外鑲遺此般憂懷況值  
芳春朝靈區貢隈隩淨域棲寂寥軒面空翠丹壁摩  
青霄肅肅山翟飛趨鼯鼠跳塔鈴語真唄松雪灑驚  
巖萬化無端倪無生自逍遙委形誠斯須揮手謝松喬  
自少林寺至西靜室詩老鶴欵密林猛虎蹲伏莽黝黝

亭午陰寥寥太空響曠懷無前期高興肆獨往化城周  
大千維摩室方丈布毛證鳥窠東鄰有僧常樹樓晝夜不下妙諦飛  
龍象儻非水精域焉啟鴻荒想縱心以天游六藝罷相  
攘法藏寺詩至味伏餘甘修塗引紆步沙石犬牙嚙人  
遵虎行路壑陰寒叢莽臺荒立枯樹野風來蕭蕭若與  
山鬼逆道心不自鎮白日生恐怖嶮嶮諒終古中乃具  
百度古瓦栖圓榱丹華脫桓柱龕燈久無蕊遂爲靈狐  
据生滅信更事此理長不住大地接慈航寺前有風波法船石  
卒誰渡胸次之高聞道之早不僅以詩論也其樂府如  
射雉行烏生八九子野田黃雀行行行且游獵篇七言

雪橋詩話卷五

孟求恕齋

如觀村人刈稼洋琴歌精白馬歌爲慎王作皆格高韻  
遠言之有物其五十九初度作云前六十年無所謂我  
兮後六十年無所謂我兮當其有時勉求其可兮有道  
之言非漫爲華藻者也五律如上方寺云險愁巖石墮  
冷逼洞猿啼行吟石堂與山樵夜話云荒谿蝕秋水虛  
谷轉晴雷寶齋主人臨沉廡青山莊云鶻冠隱几得蔬  
食閉門宜八月六日過石氏村居因卽留宿云白髮書  
全廢秋風劍不神七律如石東村寄詩賦荅云八口重  
兼諸弟在十年今見一身存廢寺云梟雛日落啼鴉吻  
孤火秋陰上女牆清微樸老無怒張蔓衍之習

鐵君曉集集爲洪東閩所刊多少年之作邗上杜甲刊  
後集秦文恭序稱其浸淫漢魏歸本少陵其七詠序云  
離羣而居同游於秋山中者有數君焉雖物我殊類而  
天趣則同作七詠所託既幽隱能無哀怨繁秋山自空  
響芳草又黃昏汝豈知天意愁眞到耳根避霜牀下好  
還藉主人恩發水啄矜長喙煙棲藉翠矜陂塘人不見  
上下爾何心臥柳秋風弱擎荷夜雨深黃金干不惜防  
貼美人簪翡翠餘氣乾坤薄遂令秋蝶黃微生同是寄  
春色若相妨帶露仍依圃因風或過牆蕪蕪善將護早  
晚度新霜蝶萬壑羅叢莽微行自有蹊秋風陰澗曲落

雪橋詩話卷五

毛求恕齋

日石梁西揮音情真暇懸庖命不齊射生好身手珍重  
寄巖樓鹿衰遲不自振蕭索涼秋天有鳥應金氣如人  
正少年風霜嚴欲下燕雀寂無前養爾驅除力他時六  
翮全鷹陰氣亦化物忽緣寒雨生沙明時一躍藻密動  
羣行自信天全足何妨水至清長鯨數千里曾否具同  
情鱉魚物類各有性善君能自修一行甯失序萬里竟  
何求碧水清湘岸黃雲絕塞樓有人垂白髮相共老春  
秋雁春山獨游作懷人七絕句云一卷新詩達旅情望  
舒幾照謝宣城侑經堂下清谿淺早晚秋蘭帶雨生香  
春水東南溜一渠蕭條官舍類貧居津門昨報漁舸

發自笑公儀尙嗜魚塞曉二月春寒擁鹿皮人間獨少  
馬清癡夜來竈底無煙火自詠梅花絕調詩馬大韋曲  
相逢竟幾春及今五十樂閒身舊傳衛國多君子獨愛  
遠君寡過人石東兄弟江東歷歲時江花江草繫相思  
春風並奏還鄉曲蕭瑟廬陵墓下詩陳石閣問訊杖泉  
中酒無風簾香炮夜燈孤梅花十里蘿邨路好寫春山  
第一圖易淑古塞春寒藉酒消知君吏隱近漁樵宮人  
爭詠甘泉頌莫更花前賦洞簫王蘭  
鐵君歲往來於盤山潞水閒通州園亭有壑舟書屋曉  
巢書屋江蘭社裘恭勤行簡潞河詩云呼風誰上涼鷹

雪橋詩話卷五

毛求恕齋

臺曾是漁陽郡守來爲問曉巢書屋好隔隄遙想芷蘭  
開盤山之陰有惠村英夢堂謂其水木清勝可卜築詢  
之卽近眉山所居蘿邨夢堂詩稿寒曉亭招同李眉山  
陸子與小集詩云一笑難逢豈信然今朝坐近陸郎邊  
叔韶筆好聞宣取宋宗室趙叔韶皇祐初進所爲文賜  
元晏書成要共傳眉山著尙香覆深杯梅萼展翠榮春  
幕菜絲妍可知老我思陽羨醉後殷勤問買田按鐵君  
所著尙史一百七卷外有原易三卷詩解頤二卷春秋  
通義十八卷嘗病宋史冗雜晚年開江蘭社理葺之未  
成書又著江蘭社詩薦雅菊雅等書少精音律亦閒仿

元曲所與往還者釋介閻通篆猶雪亭師善琴陸虔實  
精漢隸嘗卽席臨史晨禮器二碑陳盤公未嘗謀而爲  
作生藏誌張克復字文衡棄舉子業就學蘭陽賦詩贈  
之嘗同沈確士侍講張鳳岡孝廉集張香巖太守結根  
軒布衣朱燉抱光攻易造微廬墓凡六年有秋日過朱  
抱光及過朱抱光幽居詩姪醅甫嘗爲平江令自罷去  
宿好養生術年齒出處略同又皆無子有贈醅甫姪及  
遲醅甫不至詩余莘園爲畫江山圖易淑南華相野瓊  
邪王清遐皆爲作蘿邨圖鹿若儵溪習雪瀨皆近蘿邨  
其自響雪瀨緣儵溪至振衣岡下云寒水帶餘秋凝陰

雪橋詩話卷五

无求恕齋

滙沈綠佳興躍老懷能無散幽躅石靜瀨則喧心夷步  
翻局所歷忽云遙登頓耐紆曲溪迴耳目移霜葉鞠山  
木野風徐蕭颯衰颯振羣族如何無爲境亦使萬態足  
平生寡情慮此意固已篤寥天入安排繫余整初服高  
雲諒無方悠然同往復

陳石閭善書畫尤工古隸詩宗漢魏命意豪上其孤僻  
刻峭亦時近郊島雷貫一懷五布衣詩石閭居一嘗手  
書擬古詩六十餘首貽雷雷爲鈎摹上版頗精好所居  
曰大安堂其偶然作二首云大雅久湮沈管絃變協律  
濮上有新聲遂使元音失嚶嚶黃鳥鳴宛轉失其匹雌

雄互相和所志在專壹正聲不以鑿始從天地出神遇  
成連琴別怨湘江瑟樂奏各有懷哀樂甯同日宮徵易  
清商千秋味真實朱鳥棲高岡回頭修羽儀雖無變化  
術所貴見者稀豈不自韜晦文采縱橫施斥鷃顧之笑  
鷺騰甘後期曜靈垂炎光慶雲幻奇姿高峰躡太虛左  
右清風馳興衰有大命造化無小私願附王喬鶴栖託  
瓊樹枝長歌行云寶劍不在手鸞魅出爲崇黃金不在  
腰壯士乃憔悴男兒生於天地不及時出門貿貿將安  
之北海巨魚化爲鳥振羽一飛去天表黃塵蔽日不相  
見青雲有路何其小人之生生而不化死不靈童稚蒙

雪橋詩話卷五

无求恕齋

味老無能壯盛幾時光景窄况如狡鳳與鞞鷹榮守  
故域戚戚少顏色白髮仰霜天憂來正如織近體如崇  
兆寺云鈴聲吟殿角澗影落松枝嚴陵釣臺云一片桐  
江月千秋出世心三山口號云海颺連天走雷光並日  
懸冷月云冷月無佳色寒風帶苦聲七言如泉蘭云疏  
窗聽雨三更夢匹馬衝風六月寒得書云遠戍寒漿秋  
飲馬窮邊野火夜飛狐初秋云遠樹流光深戍火懸崖  
鑿壁野人家亦皆天然秀拔不事雕飾其寓清苑作云  
投人顏色中懷沮獨守清貧位置尊偶儻尙氣具依隱  
玩世之概宜與焉青名相埒也張南山以聲貌少之未

免輕於立論弟橘洲名景中字右方丙辰薦試鴻博嘗  
官蜀西廡青有薄宦趨雞肋之句其爲廡青移居作云  
千載田盤隱誰期此願違相憐春楚楚依舊雁飛山  
月來窮巷東風入故衣憐君不得意吾孰與同歸渡京  
江云大江限南北日月東西懸客子畏波浪舟師老歲  
年魚龍變春水草木委秋天萍泛悲身世風帆落照邊  
鐵君寄答馬滙川詩云銅柱秋風立五溪南征名字舊  
鐫題客卿馬援子字徒具封侯骨倚劍荒原大樹西滙川烏  
拉那蘭氏尊公馬期爲鎮安將軍平滇逆滙川行四以  
鎮安功予蔭不就宜補戶部庫使復不起屏居嗜學老

雪橋詩話卷五

圭求恕齋

而不衰酷嗜畫藏名蹟甚夥好釋氏所奉皆烏斯藏佛  
像伯叔兄弟並後先登顯秩落落任放了無容心愛易  
水之雷溪築大盍庵雷溪草堂大司寇巢可託寄齋牧  
山居士圖清格月坡並有別墅據佳勝杖笠所如輒相  
探索多出奇句超人意表其園竹穿林夜有聲及雪壓  
雞聲冷出籬之句可謂沈思獨往妙手天成乾隆九年  
卒年六十七鐵君哭以詩云少小傳公子蕭然獨任真  
千金渾脫屣一臥竟終身爲作馬山人傳其詩規矐古  
人而不膠繩墨斷句尤冠絕一時烏鎮云澹雲微雨欲  
晴時櫻筍江南已過時桑葉半稀蠶盡老綠楊門巷賣

新絲李後主祠云古嶽寒江萬里迴昇元故跡碧雲隈  
山中種蓬萊紫花曾向金風殿裏開清明掃墓云寒  
食溪邨不禁煙柳芽杏蕊賣餚天鹿門妻子牛車緩絕  
似龐公上冢年白題玉衡閣圖云崦內林廬掩外溪數  
峰青影壓籬低水沈一炷閒無事人在空堂掃燕泥上  
陽女云網戶雲深玉漏稀年年惟有淚沾衣上陽宮女  
頭如雪閒坐斜陽數雁飛往體如山中雜詠云明月滿  
空林一道秋河影律句如喜王魯傳至次韻云人來漢  
水從呼漫宅覓王官未擬休皆以自然澄澹爲宗嘗仿  
遺山爲論詩絕句今摘錄廿首可以得其趣嚮之所在

雪橋詩話卷五

圭求恕齋

矣老驥雄豪耐爾何時時一擊唾壺歌公然作賊推能  
手可及并州夜枕戈龍性誰云不可馴雉才傷俗合藏  
身長吟目送飛鴻句自是風塵以外人陣馬溪鳥語不  
繁子猷七字解微言天機拈出詩中祕證入禪宗不二  
門栗里風開澹穆春一吟一字總天真義熙尙有關心  
事豈便義皇以上人轍謝陵顏有定論韓陵片石復何  
言桐花槐影無人賞空爾流傳吐谷渾辭郭英才不比  
肩金華山色獨嬋娟風塵躡躑麒麟老好惜陳公感遇  
篇襄陽五字是余師逸韻天成更不疑挂席名山牛渚  
月青蓮詩是鹿門詩躡躑文場獨角麟曲江拈出卻清

新英雄故作欺人語詰曲整牙莫認真樂府遺音里社  
 詞劉郎實是羨門師彭侍郎孫遜竹枝詞最佳山長水遠巴中女明  
 月滿船歌竹枝盱眙妙句每通神瑤瑟清彈出美人莫  
 笑歐公厭芻豢畫圖先屬厲歸真玉溪詩法昌黎筆孔  
 鼎商盤各擅場千古大文終不滅人閒別有段文昌彩  
 筆凌雲第一流穠華不復夢揚州春風豆蔻渾閒事頭  
 白傷春賦杜秋歐似昌黎無古奧梅如東野有清奇空  
 山白鶴風人旨清廟朱絃大雅詞清言蘊藉見文心詩  
 品仍還正始音細寫明珠穿一線遺山不惜度金鍼春  
 霞染岫品高流神韻多於風調求名句何曾爲畫掩流  
 雪橋詩話卷五 三求恕齋

將春夢到杭州遠郭青山白下深青邱逸韻有清音低  
 徊再讀明妃曲猶是忠君愛國心黃岡決起少陵孫阜  
 帽吟詩白下門幸有阿逋知已在金陵一篇論定杜  
 茶邨眼前誰是出羣雄嶺外稱詩獨漉翁曾見羅浮香  
 雪裏梅花開到六分中清氣乾坤託性靈小長蘆客許  
 甯馨草堂何用龍文鼎祗愛梅花插膽瓶漸悟何如頓  
 悟工已公以後見蒼公審聲論格詩人事併入高僧妙  
 諦中  
 江陰翁朗夫少曾奉教於西河竹垞兩公西河序其詩  
 云意兀而舒度遠而不拘於隅其才思縱發所至開適

質無不足而文又見其有餘推挹甚至精書法工章奏  
 歷游大幕有倚馬之才周心羅題其三十三峰草堂圖  
 云平生作客不作宦弓衣好句遐方聆鐵塘沈垞云豈  
 有後山四六之工而無子蒼二三之歎周石帆贈詩云  
 一日百函眞作手十年三賦早名家愛南池酒樓久客  
 沛上馮文肅懷人詩少陵祠廟謫仙墟幾載行吟撚白  
 鬢見說建安風調盡爭教不憶阮元瑜其將之北河留  
 別云織就文禽作對飛一篝燈火久相依耦耕當日言  
 猶在佐讀終年計轉非但使我能拋憤袴肯教君更泣  
 牛衣料應不學蘇家婦金盡歸來也下機楸文敏以鴻  
 雪橋詩話卷五 三求恕齋

博薦高文定以經學薦終不遇沈文愨謂其嘗出修脯  
 代償朱某逋賦歸橐罄如告之配歡如也萊妻鴻婦曰  
 首相莊詩中耦耕佐讀之言良非虛語  
 會稽商寶意太守以編修乞外授鎮江府同知同時車  
 以翰林改授杭州司馬馬匯川贈詩有左遷仍宜年亦  
 職吾道莫辭貧燈火蟬頭舫湖山雉尾尊之句解官  
 居秦淮水榭眷一妹麗臨去出白玉墜爲贈把說不忍  
 釋手袁簡齋過之投諸河以防止水使人涸而出焉累  
 宦邊郡投老沅江追念昔游形諸篇詠嘗曰吾鄉放翁  
 在蜀十年曾有所盼歸日每懷舊游屢見吟詠僕於金  
 陵亦然月地花天復此追憶不知身滯百蠻也詩曰選

勝驚花幾度經吳娘低唱酒微醒誰知暮雨瀟瀟曲偏  
向蠻村意外聽何處南朝不可憐屏中樓閣鏡中船茫  
茫洗馬愁難遣已過羊車入市年鸞坊寂寞鳳臺空白  
髮吳伶話故宮外院尙橫金鉞鉞內橋誰奏玉玲瓏謝  
莊玩月憑闌坐梁緒簪花側帽歸古巷斜陽誰認得重  
來惟有舊烏衣名士當年說過江園棋邀笛總無雙只  
今惟有青溪水九曲潺湲到客窗王德甫司寇詩温李  
風華絕代才蠻荒淪落儘堪哀逢時若比韓熙載空向  
歌姬乞食來非惟前輩風流抑亦承平舊話也

固山貝子福存爲

雪橋詩話卷五

三美求恕齋

太祖高皇帝弟追封親王舒爾哈齊孫有云爾吟詩集  
以子簡儀親王德沛襲封贈如其爵德沛字濟齋以賢  
藩慕道德爲曠古所稀早歲藝勇絕人年二十橐弓韜  
劍篤志聖賢之學躬行實踐應襲鎮國公爵讓與兄子  
恆魯閉戶窮經三十年其學尤專於易以果毅親王薦  
世宗召見問所欲言曰願厠身孔廟與特豚之饗授兵部  
侍郎遷古北口提督巡撫甘肅遷督湖廣調閩浙再調  
江南議河事與高東軒相國不合召補吏侍兼祭酒嘗  
集諸生講大學首章圍橋聽者千餘人莫不悅服獨助  
教河間王之銳以爲未盡復陳說己意欣然下階三揖

而謝尋遷本部尙書乾隆十四年簡親王神保住有罪  
削爵以王襲封明年薨年六十九著有周易補注八卷  
實踐錄二卷其實踐錄序云嘗聞諸先民曰天職覆地  
職載參其中而職行乎變化者曰人人者動物之貴者  
也然有大體焉有小體焉秉之天者大體也受之父母  
者小體也大體終古不毀小體則順時而旣是不可不  
辨也人有二體然多徇其小以亡其大其量遂莫能與  
天地準欲養大體而不爲小體所役於匪知之艱行之  
維艱三致意焉所至黜陟一稟至公不迴避勢要尤盡  
心於荒政南豐趙甯靜黎邨由王薦舉詞科督浙閩時

雪橋詩話卷五

三美求恕齋

携以入幕王薨後袁簡齋贈黎邨詩云儻拜東平憲王  
墓爲言故吏髮飄蕭王督兩江時簡齋方宰江浦也其  
碑銘卽袁所作

洪北江謂馮文肅詩如申韓著書刻深自喜又云近時  
九列中詩以錢宗伯載爲第一漢軍英廉相國亦其次  
也又云詩有自然超脫雖不作富貴語而必非酸寒人  
所能到者馮相國詠雪詩填平世上崎嶇路冷到人閒  
富貴家之類是也錢籜石所爲夢堂詩老傳謂其平生  
抑然道義初嘗作吏江南其柙詩自江南知之且五十  
年温潤縝密超然意象之表晚而致位政府淡交如水

置身和介之間而一寄之於詩詩稿十五卷始於康熙  
 壬寅訖乾隆癸卯游法華寺云寒花當晚靜殘葉傍人  
 飛冬夜書懷云霜寒增夜氣葉盡滅林聲過清芳庵云  
 院涼山雨到樹暝野禽歸病後杜門云能藏我拙休醫  
 嬾怕受人憐轉諱貧上谷靈雨寺晚眺云雨餘龍氣留  
 僧鉢漲後溪痕上石梁淡如齋漫興云階陰綠借鄰家  
 樹瓶影紅分擔上花人日錢籜石過四憶齋遲施耦堂  
 不至云梅邊小集還人日酒外春聲是雁天破山寺云  
 環寺峰高潛瞰佛渡溪虎餒夜蹲門霜降後云不飲慣  
 能留客醉愛閒偏有和詩忙風夜舟行云河聲怒欲驅

雪橋詩話卷五

毛球怨齋

舟轉夜氣嚴能禁酒温少嘗執業於何淵若有送淵若  
 從軍及哭淵若詩其卽事二首云度邊橫海近何如聞  
 道機槍未掃除天末蟲沙難孟浪陣前鷺鶴敢踟躕伏  
 波無意思歸葬馬服當年讀父書十萬貔貅雄闔外誰  
 令羽檄達宸居西北浮雲作陣雲飛書旁午念紛綸邊  
 人思得雲中守漢帝原憂灞上軍堅壁條侯能克敵屯  
 田充國舊成勳杜陵野老懷諸將洗甲無忘慰大君雍  
 正辛亥為西師征討準噶爾澤旺作也當與望溪論策  
 旺書同讀文肅輓詩人祝荔亭句云偏師秦系勁半尉  
 孟郊貧荔亭潤州人能詩尤工五字其見山樓詩多名

句如汲泉動山影放鶴破天青潮聲出叢樹山翠渡空  
 江落日淡空巷古藤垂老牆夢迴燈影下人在雁聲中  
 皆雋永可誦恬退寡營司芒稻闈者將一紀無子歿之  
 前一年復喪其偶易簣時惟二青衣在側

梅宛陵以河豚詩得名河豚出於春暮食絮而肥諺云  
 蘆青長一尺不與河豚作主客斑魚似河豚而小京口  
 人目之為舅甥青青有斑文無鱗尾不歧腹白有刺亦  
 善噴噴則腹大圓緊如鞠仰浮水面馮文肅斑子魚詩  
 河豚罷春市斑魚上江店彭亨勢少損斑駁形頗踐渾  
 沌劣無擬拂鬱怒誰惋鮮食貴及新家家競入饌曉起

雪橋詩話卷五

天求怨齋

赴朋招當筵已首薦翻匙雪膏滑上筋玉花豔眾賓咸  
 朶頤主人雅能勸北客逢南食信美意先憚吾聞嗜河  
 豚速生等齒劍是物本其黨而云性實善禍固伏所甘  
 悔生在弗斷放箸謝主人拌君一笑粲威君意良殷吾  
 生未敢賤終恐無忌才或似牢之悍其禍固伏所甘二  
 句可以因文見道

文肅初客潤州詩云元子雅思京口酒長公會乞蒜山  
 田江天浩蕩偏相趁歲月擘燦漫自憐作伴蠶書旋啟  
 篋依人襍被又裝綿誰能飽食長腰米日看金焦落眼  
 前嘗謂於江南名勝獨愛焦巖其梅花四憶詩一淮浦

鳳子園一茱萸灣問耕園一鄧尉山一卽焦山謂焦之  
梅多而不林巖邊沙際時見孤蹤清曠之神江天共遠  
有寒濤激崩崖老樹清無恙瘦影墮江潭飢蛟惜空掠  
之句其四憶齋卽以此名

雍乾閒詩人詞客每多兼工書畫江陰沈鳳別號補籬  
外史精鑒別古物嘗畫松貽文肅文肅有寄沈三凡民  
詩云江左論風裁惟君舊有聲人呼沈記室官繼謝宜  
城曾宰宣城文字懷豪飲江山積別情虬枝忽驚眼髣髴似  
髯清江都方士庶詢園豕本貴公子焚香掃地蕭然如  
寒士善畫不輕爲人寫文肅嘗得其一二幀其懷人絕

雪橋詩話卷五

元求忍齋

句云三絕誰能數鄭虔疏髯風裁見坡仙廣陵不少驚  
溪絹祇博先生畫紙鷺丹徒張琪字樹存號曉村能詩  
寫生入妙白下楊法已軍五字句簡淡超妙作隸書不  
圓千古無交游有少資卽呼客歡醉視其室襖被外無  
長物也吳縣徐堅孝先善漢隸兼鐵筆尤長山水家于  
光福之虎山橋文肅題孝先畫卷卽送歸吳門云虎山  
橋外記維舟曾爲梅花結伴游彈指不期卅載過驚心  
才有兩人留甲子鄧尉之游惟孝先在相逢且作無何飲老別誰知  
分外愁展卷幾回還閣筆微茫煙樹似吳洲馬滙川亦  
善畫塞曉亭題大益山水小幅云畫筆詩情兩共閒林

鬱蕭散有無閒水雲一片倪黃意恰似雷溪屋外山題  
雷溪居士水墨小幅云山氣靜應陶晚熱水容淡欲洗  
清塵遲看放鶴雷溪上滌泊指頤讀畫人

文肅秋夜懷篁邨詩秋夢忽不果秋思滿涼月涼月墮  
西堂蟋蟀猶未歇見篁邨所畫虎山橋游蹟感題云姑  
蘇城外黃村路細雨籃輿問草堂臘酒拌成連夜醉梅  
花消得一春忙魚箋淡墨仍虛壁松塢新阡又夕陽往  
事銷沈故人盡鬢絲蕭散對鑪香此張篁邨也長洲人  
名宗蒼字墨岑長身清癯自號瘦竹工詩畫山水師獨  
往老人嘗寫秋江晚渡圖寄文肅文肅爲題二絕云寒

雪橋詩話卷五

罕求忍齋

山淡淡水瀾瀾誰寫幽憂寄所思記得哨帆催客去半  
江斜照別人時煙浦霜林倦眼開無端別夢久低回如  
何一葉寒波上載得愁來客未來同時有陶篁邨名元  
藻山陰貢生有鼻亭詩話

文肅吉林道中詩有云雙輪不碾輜車異一木孤浮渡  
艇長謂爬狸及威呼也爬狸如車無輪有牀無廂馬牛  
皆可駕尤宜於冰雪可以載重行遠威呼小舟也劔獨  
木爲之狹而長雖巨流可濟方鼻宗今樂府腦溫江邊威瓠渡江口行人日來去  
不聞江岸集鳥橋但向山中劔獨樹樹劔成似葉輕  
長身窄腹波上行不帆不漿一篙水破月飄塵縱復橫  
有時縱橫撒大網網得大魚供客餉有時並榜過輕車  
庫輪網木篙徐朝朝暮暮滿聲裏秋風吹雪江冰起



幾日江冰凍不開其東行雜詩云寒色帶新霜行人總  
急裝茅柴團廢堡斥堠上層岡戍卒兼農事居民半異  
鄉山顛還駐馬風帆在重洋宛轉蒼龍脊迴環綠玉屏  
巫閭三百里面面向人青見說桃花洞飛泉雪不停嚴  
程催驛使幽賞負山靈翦破寒波色河冰放渡船營平  
分一水遼河東岸古營割據每當年山隔元菟郡湖通  
渤海天低徊形勝地從此控幽燕四海為家久留都記  
始興戰塵銷百載佳氣鬱三陵煮海人無禁燒田賦未  
增五侯閒子弟霜野競呼鷹冰雪兼泥淖暄寒覓路行  
盤雕翻日影歸衲赴鐘聲墾野新增戶分邊舊駐兵古

雪橋詩話卷五

望求恕齋

牆人拆盡猶號句驪城草屋平無脊泥牆缺作門經營  
兼父子偃息共雞豚沙井空心木牛車曲頂轆客來容  
借宿三戶老民邨遼地多流寓呼野塘荒草亂攬轡重  
脚踏遮馬奔驚兔鑽冰出凍魚遺城失遼隧列障到扶  
餘八百滄溟路齊煙入望疏牛莊在海濱古遼隧縣地  
遼海以東為

祖宗提戈創業慮數詩於那岐風土略得大凡讀第四  
首尤感不絕於予心也

文肅家北城曰檀欒草堂街南壘石架閣曰獨往園可  
眺城西諸山羅兩峰嘗為寫借山樓圖蔣文肅賜第在

藜光橋與獨往園鄰近戟門司農常招同人修北臺之  
集夢堂葺石均有詩

準噶爾本蒙古厄魯特人元置駝馬牛羊四部分駐西  
北邊準其牧馬部也今外藩四十九家多元後裔準噶  
爾語言字畫皆同蒙古而諱言為蒙古人以此康熙間  
準酋策妄阿拉卜坦來犯邊

聖祖親征至各多里巴爾哈孫西北望鄂里雞圖有山  
如案平衍長百餘里賜名玉几山策妄阿拉卜坦敗衄  
遁居窩克阿拉里經年譯名慈母湖距科布多二日程  
所部至食魚為活既死其子策凌襲為台吉殺其異母

雪橋詩話卷五

望求恕齋

弟舒魯達瓦阻伊里河而居其河深廣須舟筏乃渡西  
路自巴爾庫軍營至其地二千六百餘里較北路為近  
策凌二子嫡子多爾際那木札兒庶長子喇麻達爾札  
亦相讐怨雍正壬子六月準噶爾寇邊至吉爾馬泰距  
厄爾得尼招已近厄爾得尼招乃招提省文略爾喀王策令部內  
虜據南山我兵列長陣與山對分兵繞至虜後砲發半  
山虜陣大亂山盡處即鄂爾昆河時方屯種堰水益深  
多墜河死索倫精兵萬箭齊發殺數千人李鐵君鄂爾  
六月策麟駐師鄂爾渾河老惻林道多率騎三萬至我  
師擊之日旰未決策麟使謂之日止詰朝相見既解策  
麟鳩士卒而謂之日客三年矣舍此胡底乎幸而遇敵  
盜死于是蒔食易馬將夜起乃別遣騎驅其乘馬歸遂

薄之寇驚求馬不可得陣亂相蹈藉射之矢立盡益而  
復之鐵三之二馬既明視之河水皆赤方戰之疾也通  
多子梟而捷勝而刺策麟幾及之衛青曳之墮墮而衛  
者亦中矢墮遂生獲之用祀大蠡羌師大奔所記爲詳  
時鄂文端經略西北兩路軍事平郡王以定邊大將軍  
統師北路進勦征兵三萬配馬十二萬匹擇地分廠委  
蒙古官兵牧放以時驗其肥瘠役外藩者持理藩院印  
票所至供羊馬如數羊或全或半或一蹄視使者貴賤  
婦子露處空廬帳以居使者名爲孛魯拉卽捉役之謂  
馬之未鞍者曰額爾賓蹏齧騰越不受銜勒蒙古健兒  
以竿索約繫其腦項捉而騎之行次招華在張家口勦  
外三百里就牧所賜大將軍馬數百關廢堵中印烙有伍巴什者

雪橋詩話卷五

望求恕齋

捉馬馬怒立什於馬上聲身擒其雙耳股全離鞍馬前  
後努突項益下終不得脫去自張家口至烏里雅蘇泰  
軍營凡四十七臺十六腰站出口至大壩爲第一臺壩  
卽嶺也蒙古稱達巴罕自張家口至山西殺虎口沿邊  
千里塞民與土默特人咸業耕種北路軍糧歲取給於  
此土默特部卽明土木大同城西三十里雲西堡有雲  
岡寺後魏拓跋氏建歸化城本名枯枯和屯蒙古謂青  
爲枯枯謂城爲河屯譯曰青城蓋因大山得名爲北征  
孔道大將軍費揚古平定策旺阿拉卜坦歸化城立祠  
祀之岑嶺高處積亂石成冢名嶧博謂神所棲經過必

投以物物無擇馬鬣亦可將誠周官犯軼之祭封土爲  
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嗎博意亦近之謹案高宗  
御製詩注滿漢文音義不同不可取漢字強合滿文  
方觀承引軼祭行路神之義失之鑿矣第十六臺爲博  
羅哈蘇圖入瀚海廬帳不居凡七日瀚海卽古流沙蒙  
占呼爲戈壁東西亘萬餘里徑千里或四五百里沙石  
茸雜無草土山色盧黑焦赤無生氣詫怪鹵莽無起落  
向背分合之形其通準噶爾者爲習里哈戈壁跡罕至  
荒昧爲尤甚焉二百里至麻尼圖一井清深井東數十  
步有泉泉上石洞鑿涌泉洞三字諾明戈壁舊有石臺  
呼爲達蘭土魯相傳漢時築蒙古謂七十之數爲達蘭

雪橋詩話卷五

望求恕齋

峰爲土魯青金石爲諾明今其處平沙無山或云峰乃  
烽之譌古謂墩爲烽漢時傳烽塞上爲第七十烽猶今  
言七十臺也查克拜達里城在三十六臺地產查克木  
故名引鄂爾昆河屯種略似甯肅渠工綠旗兵屯種於  
吉爾馬泰傍近鄂爾昆河元太祖曾墾牧於此大軍駐  
察罕搜爾柵木爲城近移烏里雅蘇泰遂屯糧於此運  
道由上海較軍臺爲近自京師至軍營計六千餘里郵  
筒八日可達草青馬壯纔須七日將軍大臣皆頒賜錦  
篋陳奏批荅以重機鈐迎送行九拜禮軍中帶刀爲儀  
自大將軍至士卒皆然相遇輒比試以爲樂元旦行朝

賀禮蒙古諸藩皆至禮畢班坐廬帳中命茶如儀凡分兵命將先選兵如數自參贊大臣以下有統兵之職者咸集軍門隨印內閣學士以名上大將軍擇將既定用紅紵奉令箭下教具機宜授之以行當待命之際諸軍不知所屬諸將未知所向令出而一軍趨之如水之赴壑焉副將軍印惟分駐乃用之同在一營則送大將軍所其諸將印如建武揚威有名號者皆願自內府遣發時佩之甲寅六月大將軍王自烏里雅蘇泰進駐科布多城科布多河在烏里雅蘇泰西北千里濱河爲城大兵駐此科布多箭囊也阿爾泰山東面之水皆入此河

雪橋詩話卷五

吳求恕齋

與札布韓河合由愛拉克湖伏流入於烏卜藏湖北渡科布多河至薩克里山麓有石人具蒙古冠服相傳爲元太祖像以示遠國之願瞻仰者烏鼠同穴科布多河以東徧地有之方午鼠蹲穴口烏立鼠背蒙古謂雀爲鼠之甥北抵阿爾泰山向千里阿爾泰山譯曰金山或云卽古金微極高峻八月雪齊馬腹定邊左副將軍喀爾喀王策令遣兵七千以十一月度阿爾泰越二千里至額爾起斯準噶爾部眾遁去乞降者數百帳杭靈爲喀爾喀境內名山松多泉美其最高峰曰鄂託渾騰格

里譯言少天也杭靈阿爾泰山陰盛產松榆山陽濯濯

鄂爾昆河河源出頡爾圖拉河源出韓山會入厄格色楞河繞俄爾斯南界西流與結締河合歸伯該爾湖阿爾西南之水皆入額爾齊思河西流空窩圖河又萬餘里歸西海鄂爾昆寬闊也額爾齊思峽也峽束如江爲西北第一巨流畢赤克圖有字之謂也山在頡爾圖之南石壁如削鑿度八經用古梵書喀爾喀韓山諸部夏晝冬夜至六十三四刻地軸已高晷影爲近夜帳恆明定邊右副將軍塔爾岱黑龍江新滿洲人屢破敵有威名戴獺皮小帽如索倫製準夷稱爲獺帽將軍

雪橋詩話卷五

吳求恕齋

陣身被七創馬亦帶傷復中火槍仆地塔射殺一賊奪其馬裹創復戰仆馬忽甦揚首長鳴而起衝突與俱不離左右馬色正黃索倫產也塔置棧親餉之雍正十三年七月撤兵移駐台米兒十一月大將軍王奉詔還京右皆方恪敏從軍雜詩注中語恪敏時以布衣授中書爲平郡王掌書記也其末章云畏吾兒部古纏頭烽火連城苦未休願撥蒲萄隨漢使年年瓜熟貢伊州注云哈密古伊吾盧地唐改伊州與畏吾兒土魯番皆爲回回部其俗以白氍纒頭自哈密西至土魯番城八百里又西約三千里皆其境土庫察城阿克蘇城凡十數處

一城多至萬餘家其人循分務耕作錦帛略如內地產綠蒲萄無核味甚美其近準部者頗爲所侵暴咸思內附循此一路至葉爾奇木爲回部遠境在伊里西南準夷地瘠人復媮惰食用皆資於回人哈薩克亦同屬也在準噶爾之北與布魯忒連界卽古大宛國其人悍鷙善火槍來去倏忽準夷畏之由兀良哈可通彼北困強鄰西南盡失其外蔽則伊里所恃之險如他犁奇等亦無所用也當坐見困敝此特就當時之形勢而言之也迨至乾隆開平伊犁收回部兵屯候尉聲教之暨訖益遠矣

雪橋詩話卷五

吳求恕齋

桐城馬樸臣相如與方貞觀履安林谷同聲襟情交契南堂寄懷句云自入秋來常中酒一從君去斷吟詩其交情可見也南堂曾隸旗籍雍正元年放還相如少卽工詩寓揚州天甯寺有句云客到幾人曾跨鶴我來三月不聞鶯乾隆丁卯卒于京師其弟蘇臣湘靈屬陶篁村索遺稿於沈平山篁村題云山陽人去笛聲秋斷紙零繼小宋收七字淒涼三月客不聞鶯語住揚州其子騰元刻於甲戌

鄂休如尙書參贊伊犁與誠勇公班第同死阿睦爾撒納之亂五言如首山朝陽寺云松頂平鋪地潮聲直上

樓獨夜云天地隨高枕風霜自傲裘七言如過松山渡小凌河作云山含嵐氣晴飛雨海接天光水似雲登首山絕頂云鷹窠高寄浮雲外鷄背低翻落照迴清挺之氣拂拂行閒王蘭泉謂在雲南過嵩明州海潮寺懸剛烈海暗雲無葉山寒雪有花楹帖是從西林相國督黔時書筆力峻拔在歐褚閒想見棲身絕域握拳透爪之狀公子鄂岳舉其遺詩彙本盡以昇法梧門研鍊洗伐塗乙改竄者甚多出闕以後之詩則不可得矣伯熙嘗謂張鄂相攻而虛亭書法瘦硬通神乃大類天瓶居士亦足異也

雪橋詩話卷五

吳求恕齋

熙甯王子清明東坡看花於錢塘吉祥寺金盤綵籃獻花者五十三人有吉祥寺中錦千堆之句三百一年爲洪武王子楊孟載清明日看花於西江省掖亦有詩又三百六十一年雍正王子清明平望王藻載揚徧邀輦轂名人集故相國王文靖公怡園追和蘇楊兩先生作凡二十人各賦七言古詩一首張文敏亦有詩紀之納蘭氏門材稱盛良誠伯純良明仲欽峻德克明三人皆與焉克明詩云雍正十年歲壬子清明約看城南花吳江王藻招作會熙甯洪武無等差保祿在中詩云東坡久不出孟載亦已矣一朝風雅擅千秋六百年閒兩王

子吉祥古寺荒蒼苔西江省掖安在哉更逢我輩文酒  
會看花又到城南來克明一字慎齋歲貢生官戶部筆  
帖式有使秦集富察家宰託庸有庚子冬詣河送克明赴陝詩望潼關云立馬  
風陵望漢關三峰高出白雲閒西來一曲崑崙水劃斷  
中條太華山舟次與思恆話舊云年來朋傳各袞袞那  
意逢君此對牀話到傷心同不寐五更逢背雨聲涼春  
日懷黃瑛齋云青門昨成送歸驂記折垂楊酒半酣紅  
杏花開人不見小樓春雨夢江南懷佟咸亨使杭云一  
白輕帆挂早潮武林煙月夢迢迢不知紅藕花開日船  
泊西湖第幾橋皆有風致其趙北口銅雀臺西陵感舊

雪橋詩話卷五

吳求恕齋

諸詩爲湯緯堂所稱在中一字兩邨有野人居豪留別  
云擲卻毛錐望朔天笑提長劍出幽燕終南風雪崆峒  
月醉眼看山到酒泉醉後作云可人只有陶宏景得意  
誰如顧憲之載揚號梅泚有鸞脰湖莊集其題桃源圖  
云相看何物同塵世只有秦時月在天讀梅村集云百  
首淋浪長慶體一生慙愧義熙民  
景葵侍郎介福爲元舅國綱孫梅翁尙書從子居佟府  
舊邸在東城燈市口其早春偶作有云鳳城煙火懷燈  
市江國梅花夢竹屏王蘭泉同朱竹君學士過介座主  
受茲故第詩金張甲第禁城東辰已曾悲昔夢空燈市

看明夜月經帷誰與坐春風祇留虎觀文章在回望  
龍門涕淚同更憶名園郊外路琴書寥落野棠紅景庵  
主順天鄉試者二主江南浙江鄉試各一己巳以經學  
薦錢捧石周元牧辛未甲戌丁丑皆爲總裁有詩云三  
見門生是狀元庚辰復典會試捧石和詩有四見狀元  
門下放兩陪夫子院中吟之句于文襄嘗贈聯云天下  
文章同軌轍門牆桃李半公卿壬午扈蹕江南薨於舟  
次捧石輓詞云素業元勳裔清風外戚門身相依禁籞  
歲屢從邊垣古句陶韋倣眞書趙董論斜暉方下直獨  
樹自開軒簡在 先皇早恩霑聖主多寅清資典禮喜

雪橋詩話卷五

辛求恕齋

起拜賡歌經筵壁奎朗公門桃李羅豈惟熊孝感盛事  
欲兼過講幄承皇子詞林式眾仙帝巡河海日臣扈雨  
暘天伏枕醫來亟去吏切乘舟命返遄葵心終報國屬籟  
尙纏縣都統蒙加秩朱栢許入城賜金資大事權厝傍  
先塋壽母難悲苦孤兒未長成感恩求所慰號勸徹門  
生著有西清載筆錄退思齋詩野園詩集留都集關中  
紀行草采江小草  
遵化州馬蘭峪去京不三百里爲守陵百司所任王蘭  
谷長住原名蓮字松僂號柳溪世居馬蘭峪以包衣監  
生任 景陵八品茶上人由慎郡王薦舉鴻博累官內

務府郎中管理官學詩才清綺李鐵君稱其少年勇于  
爲學有一日千里之勢嘗有詩云萬石既醉謹二馬還  
通方少年事古處更得瓊邪王祝豫堂舍人奉陪酒郡  
王謁陵有往還投贈之什其贈李純九詩云淮海賢聲  
廿載餘又從淑問服官初夢回塵世詩情遠心寄雲山  
宦味疏苔蘚映階飛雀下菱荷隔水晚風徐高槐蔭滿  
西華路白首重來檢簿書時同徵者晚亭眉山橘洲慎  
齋外榜園太常西成字有年乾隆甲子以戶部郎中副  
沈文慤典試湖北號得人有玉雨堂集其秋懷云秋色  
何其悲天風下衰草帝城天北頭畫角聲吹曉鳴咽隨

雪橋詩話卷五

至求恕齋

風揚淒涼長安道念此不能眠惻惻心如擣自古功名  
閒誰能致身早石夫歲貢黑瑤舒舒覺羅氏杭莖蒲稱  
其家居教授雅有儒風詩格亦極蕭澹秋興云西風應  
是徧天涯開滿池塘白藕花有意不關沙上鷺傷心難  
訴樹閒鷓鴣醉鄉但可千杯盡鏡影還驚兩鬢華老景那  
堪對蕭瑟平生回首事空嗟  
胡雲持送秦涇幼混歸邵陽詩相士常苦衣相馬常苦  
肥古來豈不然勿謂今更非秦士焚舟來起乘爭騰希  
自許一戰霸空振干鈞機仍將片葉身遠向瀕岸歸灑  
陵夜半雪南山奪光輝句芒遲遲春倉庚鳴不違浮雲

浩茫茫安知所從依謾謾秋樹林下有雙石屣逸竹闌  
青火亦足忘寒飢去矣忽歎嗟各自從風飛幼混布衣  
樸學關中推重杭大宗謂其古詩樸老疏硬似其爲人  
沈麟洲元滄爲查仲章學士愛婿博學工書議敘文昌  
知縣子椒園廉使少受詩法於初白樊榭詩所謂應是  
本師查長老也麟洲坐事編管甯夏每歲省覲其別母  
云雲影有心隨望眼綫痕和淚綻征衣秋懷云境當安  
穩誰知足事到分飛始信窮遺懷云秋生紅豆辭南國  
春到青銅赴朔方樊榭謂其纏綿悲惋本於人倫天咫  
之故而合於四始六義之旨兄心字房仲有孤石山房

雪橋詩話卷五

至求恕齋

集

胡雲持有褚千峰歌千峰名峻邵陽人與牛空山同撰  
金石經眼錄復取古來碑碣摹其字形約其圭趺之式  
紀其尺寸名金石圖王良齋峻爲作序其後烏程陳經  
抱之有求古精舍金石圖許周生題辭甚工  
全謝山年三十六娶滿洲學士春臺之女見隨園詩話  
按鮑琦亭年譜先生前娶張孺人三十歲續娶曹孺人  
於京師云三十六歲者誤也春臺字錫祺康熙癸巳進  
士謝山丁巳歸班呈李穆堂絕句五首其次章曰申轅  
報罷董生黜更復誰同汲直羣自分不求五鼎食何妨

平揖大將軍末章云生平坐笑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疏未成醪身已去先幾何待督郵來自是家居不出乙丑陳句山以書適出山謝山答詩有云寸長尺短誰相量北馬南轅我弗任又曰苦不自知吾豈敢將一擲試微軀乾隆十六年南巡梁文莊將薦之賦詩云木雁遭逢豈可班羞居材與不材閒故人爲我關情處莫學瓊山強定山

謝山云南渡而後郭忠恕徐鉉之篆無有繼者而党承旨獨以其墨妙雄于河北承旨與稼軒友善稼軒之詞承旨之篆真河北雙絕也予得其濟州普照寺篆碑四

雪橋詩話卷五

孟求恕齋

通明昌六年四月寺僧知照所立石又云清容跋承旨所篆杏壇二大字以爲風雲之意藹然千載一日今相去又四百年豈非孔林之墨寶耶承旨署名自稱門生亦新奇歐陽公曰受業者爲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爲門生承旨源流得無遠乎中州集載皇叔永蹈伏誅承旨作詔云天下一家詎可窺於神器公族三宥卒莫追於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益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於閒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於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殆匪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歎奚窮論者謂承旨制誥金源百年當爲第一紫

幢老人嘗記其向得舊畫一幀上有党竹溪題云雙眠雙宿水平溪共看秋光在兩隄誰信瀟湘有孤雁冷沙寒葉不成樓大定十年十月余之官汝陰漁川寫此圖贈別余行至徐橋道中偶書一絕憶與漁川沉酒郟城時恍然在懷党懷英題詩亦有致

沈文慤風霜欺短褐星髮入歸舟頗似老杜其門下詩人稱盛周陳顧青嶼上舍居木瀆讀書賦詩外事不求甚解詠白蓮云玉井分栽到野塘冰綃翠袖迴生涼半江殘月欲無影一片冷雲何處香真相尙留開士社紅衣盡洗美人妝水仙操罷扁舟去誰與凌波解佩瑤

雪橋詩話卷五

孟求恕齋

女夫章日照緝其詩以行蜀道集尤勝營繪細雨騎驢入劍門圖客馮文肅幕最久文肅河祠舊寓感懷青嶼詩云落拓江湖鬢早皤相依南北忘蹉跎寒祠賦雪驚河伯春圃攀花惱郭駝前度客來裘屐杳十年小負友朋多留將一段華陽錦好薦椒漿配楚歌欽菜自甫里移居臨頓里文慤寄詩云移家自得天隨友借隱相携孺仲妻向其閒吟追汐社近聞直釣坐清溪行藏齒冷乘軒鶴文采心驚斷尾雞何日隨君還故業一棹煙雨課耕犁其登北高峰絕頂云不知曉雲過但覺衣裳冷清颼動林薄初日照山影寫景清迥異常經邦祿百詩

略相似皆長洲人

祝豫堂爲滄邱上客舊業龍山去漱浦之永安湖百里而近錢樽石詩扁舟澈上作新社不用人歌山鷓鴣用元人汎永安湖啄花鶯坐水楊柳雪藕人歌山鷓鴣句也嘗與朱沛然陳乳巢王受銘及稗石合訂詩卷曰南郭新詩子明甫孝廉詰工畫梅與楞山壽門頡頏

錢唐王介眉延年與其弟步元孝廉騰蛟並薦大科嘗以史編經進賜官學正稗石題其紀夢詩後云國子先生冬病腓夜夢有適戶闔扉立者胡來陳承祚坐者不識習彥威三揖立者答且顧一揖坐者蹇弗揮立者乃

雪橋詩話卷五

畫求怨齋

指坐者語帝魏之正其庶幾前身後身君豈憶盍卽寫此吟依稀白頭累舉猶未第史學可傳復何祈風寒夢回紀其二一十四字懷珠璣足成六章章四句說夢向人人笑譏蓋嘗夢至一室一人揖而言曰余漢之陳壽黜劉帝魏後人以爲口實指榻上人曰賴彥威先生正之汝乃先生後身手授一卷俾題六絕句寤後僅記二句曰慙無漢晉春秋筆敢道前身是彥威其事雖怪然較之動輒言夢見孔子者爲韻勝矣

夏英公琵琶亭詩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收淚溼青衫用意甚別乾隆癸

亥唐俊公重爲修葺有春游琵琶新亭倡和草未涵齋有題重修琵琶亭繪圖詩蔣心餘琵琶亭別唐蝸寄使

君詩云老樹四圍虛閣隱晴嵐一綫大江吞可函蓋一切也李穆堂序其陶人心語曰公工詩文書畫戊申督陶政於浮梁龍綱均窯追復古制嘗權兩淮復權九江十年以來珠山昌水見之筆墨爲多其起蛟行云起蛟起蛟天茫然好生好殺敢問天一蛟方生萬戶死江左江右常若此避蛟不及民可憐江邨谿堡深淵填蛟生於天何功德民死於蛟何冤愆將欲殄惡彰天討洪濤窟穴淵其淵或謂民孽應浩劫狂蛟司命天無權蒼頭

雪橋詩話卷五

畫求怨齋

黔首蚩蚩子骨肉漂流一時死豈追捉月水仙游懷沙慘葬魚腹裏孽流觸浪命懸絲呼救號天聲百里縱使萬死漏一生廬舍田園空逝水今宵新鬼昨宵人昨日富室今孤貧一草一木天生意忍驅赤子飽彼窮淵鱗天高聽渺渺水浩波無津安得周處當年劔馭神寰海搜窮瀆盡斬蛟頭掃孽種安瀾永靖千萬春巨來激賞尤在此篇陳文恭伐蛟說所言徵驗攻治之法甚詳惜俊公未之見也杭董浦爲僧願子題唐權使八分詩卷頗贊其書法之美子芝圃兵備寅保亦工詩過庾嶺句云竹護空亭雨松鳴野壑雷



錢竹汀宋史稿跋云陳和叔宋史彙共二百十九卷其糾舊史之失謂韓琦與陳升之王珪同傳陳東歐陽澈與宋季一僧一道士同傳康保裔戰敗降契丹官節度使事見遼史而以冠忠義杜審琦卒于天成二年而以冠外戚凌唐佐本紀既書降金而又入忠義李穀竇貞固皆五代遺臣入宋未仕不應立傳皆確不可易於姦臣傳進史彌遠嵩之而出曾布與鄒意合然前後義例未能盡一紀傳無論贊志無總序蓋猶未定之稿王蘭泉懷人絕句門對封溪流水碧秋槐落葉覆閒庭柯維王惟檢舊本叢殘後新史何時付汗青和叔文道先生景

雪橋詩話卷五

季求恕齋

雲子雷翠庭稱其曉世務食貧著書有新唐書刊誤謚法考導河書性獯介少許可晚年爲人所構幾不測賴彭大司馬啟豐白其誣得脫又一年以疾卒桑張甫哭和叔詩晚爲孟博銜憂憤死比黔婁守賤貧青浦胡鳴玉吟鷗著有訂譌雜錄沈文愨嘗集唐贈之云漢南詩老猶存社魯國諸生半在門卒年八十三仁和汪臺抱璞爲湯西厓少宰婿南屏坐雨句云雲氣半遮山下塔秋光早入水邊邨家有復園因以自號嘗取陳簡齋亭角尋詩滿袖風句繪亭角尋詩圖錢塘汪氏有聽雨樓康熙甲午至戊戌舍亭孝廉招樊

榭主其家塾課二子汪沈師李與兄浦蘅洲先後列弟子員蘅洲早卒師李沈敏多才屢爲諸侯上客樊榭贈句云舉旣書好才稱捷橫梁詩成氣自雄杭大宗序其津門雜事詩云吾友汪君西瀨滯淫是邦以詩傳事夫攬奇紀游之什大抵詳南而略於北西瀨抽妍騁祕豈非省方者之惇史乎得樊榭詩法其盤西紀游之作如託根莫嫌孤特立物所尙詎識快心地人生有跼步締造縣一紀役罷萬夫瘠生年誰滿百辛苦營臺榭山林俗不爭遺榮亦遠辱諸句皆有名理東堂觀劇句云久識人生同爨演銷沈不待管絃終讀之輒爲悵

雪橋詩話卷五

季求恕齋

歸安姚念慈世鍊丙辰薦舉詞科丁巳補考報罷鄂文端公薦修三禮書成將特薦館職而文端薨僅敘縣丞念慈哭公詩云未報公恩徒一慟自憐此淚亦千秋又感賦云雕刻千言雙鬢苦挽回一命萬牛難又云折柳魂銷燕市酒閒箱淚墮晉公縑選授長沙縣丞以病去任陳句山爲京尹延爲金臺書院山長後辭赴山右鄂中丞弼之招句山贈詩云罷尉河西遂去官客中爲客感無端青山直指雁來路白髮行飄風裏冠生計幾時歸雪水故鄉今日是長安東門帶草叢叢在待繫先生去轍難申拂珊副都次韻云山長新加得好官夢餘休

更惹愁端才名不愧陳蕃榻家氣曾經貢禹冠久住忽  
成千里別強移聊借一枝安草堂資要隨時蕃垂老依  
人畢竟難中丞文端子也

瓜田逸史張浦山幼不樂科舉業嗜畫及詩與錢氏比  
鄰封君廉江先生令與文端同學表姑南樓太夫人與  
講明六法山水自成一家博學工文所為劉崑諸傳有  
史法一對大科放還山杭大宗桂堂席上送其還長水  
詩京國朋歡半淪謝菰蘆詩格獨清嚴管主湖州太守  
李堂李署其室曰浦來軒乾隆二十年卒年七十六

李越縵先生論詩絕句云學福清才自絕儔經生吐屬

雪橋詩話卷五

李求恕齋

最風流何當摘句圖重繪樊榭漁洋一例收謂華亭沈  
沃田也陳亦韓序其詩謂才多而不雜思敏而能密康  
熙丁酉學使昆明謝坤侯科試松江取冠鄉校謁見時  
謂吾試江蘇八府二州士不乏取上第如拾芥者然他  
日能讀書崇古學惟子一人而已其為學遂于經史旁  
通九宮納甲天文樂律九章諸術客安居玉樓山陽湖  
潘敏惠幕最久樓山陳泉嶺南問士於薩方伯以沃田  
對時客青浦王述文學使所即日禮迎論詩而合縣歷  
數載樓山以乾隆七年卒感國士之知編次其詩序以  
傳世

惠定宇徵君四世傳經曾祖有聲字樸庵精於詩社周  
揚從堯峰侯齋游嘗有句云花浮小盞三投酒乳潑深  
壚七品茶以辛未庶常改密雲知縣揆凱功挽研溪詩

自別蓬山分百里卻臨花縣只三年初由東濟邨遷居  
郡城東南冷香溪之北郡城東禪寺有白鶴禪師所種  
紅豆老而枯矣至是復生新枝研溪移植一枝於庭生  
意郁然僧睿目存為繪紅豆新居圖自題五絕句又賦  
紅豆詞十首和者二百餘人因自號紅豆主人嘗夢東  
里楊文貞公來謁而生天牧學士遂以文貞之名名之  
有半農人詩徵君論詩謂唐音古淡一派前賢隸為逸

雪橋詩話卷五

李求恕齋

品畫家逸品在神品之上詩畫本同趣也予嘗讀前明  
徐昌穀高蘇門楊夢山華鴻山詩蕭然有超世出塵之  
想右丞襄陽歷千載以來風流未沫端賴諸公然世人  
競賞王李不及高徐本朝惟西樵漁洋二王推賞此種  
故為詩直入王孟之室蓋紅豆家法皆在新城故其言  
如此漁洋論五言詩直以明之高徐上接六朝三唐也  
雷貫一副憲少從蔡文勤講學乾隆初元直向書房同  
事宜黃余棟以父喪歸入闕 皇太子喪 上意欲留  
之侍讀上疏言余某父喪未葬不宜在皇子左右聞輔  
臣咎其辭為好名使在廷人人避好名之嫌不執親喪

非細故也棟由是得歸終制果運通政使時上以言事者外沽直名自規利便下旨訓飭公謂人臣不惟不可計利并不可好名而朝廷樂聞謙言不必疑其好名并不必疑其好利臺諫所得者名政事所資者實也昔孔子稱舜隱惡揚善則知當舜之時言者亦不能有善而無惡惟舜隱且揚之所以嘉言罔伏遂成執兩用中之治因言宜任老成遠諛伎不爲無事之游幸以增費累不耽無益之玩好以妨幾務其奉使督學出京廬青山人送別舟次廬青守道自重不妄見人惟公能得之當爲鵝湖詩說曰朱陸異同聚訟至今始於鵝湖之詩當

雪橋詩話卷五

李求恕齋

日朱子送呂東萊先生至鵝湖東萊約陸子壽子靜二先生來會于壽賦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趾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棟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勸琢切須知正樂在於今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孟子指出人之本心所固有使知察識而擴充卽如築室之有基成岑之有趾子壽此詩夫何閒然但所以築室成岑正有結構積累之功非卽以基爲室以趾爲岑也聖經賢傳辨別是非邪正以開牖人心胸正恐鹵莽涉獵不得其精微之意願謂傳注可不留情精微可不著意乎當云滿情章句翻

雪橋詩話卷五

李求恕齋

棟塞著意空虛更陸沈則得之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自今子靜此詩首二句卽子壽引孟子之意子壽未說及功夫子靜斡旋之故曰涓流卷石積至滄溟泰華滄溟不擇細流泰山不辭土壤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集義以生浩然之氣正如是也如謂自有易簡功夫則孔子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亦爲多事矣朱子三年後乃和詩以寄懷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此追憶當日相會時事也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此探問別後功夫也因子壽脫離傳注子靜自矜易簡恐開蹈空之弊故曰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厥後朱子答項平甫書云近世學者務返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左右佩劍各主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合此學者之大病又云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子靜白鹿洞講義朱子深取之謂其足以發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陸先生兄弟之學固不可因鵝湖二

詩定其生平朱子答呂東萊書云近兩得子壽兄弟書  
卻自訟前見之誤東萊與朱子書云陸子壽前日經過  
留此二十餘日翻然以鵝湖所見爲非又云陸子壽不  
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習之非求益不已朱子祭子  
壽文尤深痛惜謂其降心以從善豈有一豪驕吝之私  
子靜與曹挺之書云學者日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  
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聖賢事業往往從俗  
浮沈與世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自振日月逾邁  
而有泯然草木同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  
求涵養磨厲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

雪橋詩話卷五

空求怨齋

隨處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  
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此段每讀之令人汗  
下陸先生未嘗教人廢書冊亦卽此可見今之主張陸  
學者尙曰據依在心豈靠書冊爲有無其弊不至不立  
語言文字不入禪學不止豈陸先生之教哉卽曰在人  
情事勢物理上做功夫並非頓悟其不至師心自用臆  
見自逞者幾希我輩惟在脫去俗學如朱子所謂讀書  
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而  
已矣其言平實可爲讀書行己之法所著勵志雜錄余  
已列入留坨叢刻

南阜老人高鳳翰居膠西之三里河工繪事尤長於詩  
寄嘉興鮑西岡明府云水次山樓別後登應憐江上數  
峰青遙知鼓盡湘靈瑟只有隨行老鶴聽元人鄭元祐  
生而右廢既長工書因自號尙左生南阜刻印用其語  
錢獻之晚得未疾亦以左手作篆

西直門外覺生寺大鐘爲永樂閒造華亭沈度書華嚴  
經鑄於上本貯大內後移漢經廠萬曆五年建萬壽寺  
移懸寺中日俾六僧擊之寺有張江陵所撰碑記天啟  
閒或言寺在帝里白虎分不宜鳴鐘遂不復擊臥置於  
地嘉定張儋伯萬壽寺華嚴鐘歌城西七里前朝寺銅

雪橋詩話卷五

空求怨齋

鐘如山土花漬脣吐三千寶地音背蟠十萬蓮花字九  
重願力超人天點畫波捺何翩翩六丁呵護霄電紫羣  
眞下讀慈雲鮮靖難功多新鬼哭銅山掣破鐘成速龜  
茲樂奏勝幡飄雙樹光涵少師禿鐘高三丈腰圍豐君  
王笑錫公侯封南山伐木枸篋壯照耀慧日何曠曠鼎  
湖龍馭排雲上神物淒清墮經廠仙梵禪燈歷九朝特  
勅移來地蕭埃萬牛回首千夫馳華椽巨棟光參差曇  
花感夢聲沈夜銀草搖風曉擊時聖孝原承文母命六  
僧日供齋筵淨雷轟天半紫閣寒湖捲津門塵世醒文  
皇黑業豈能償神廟垂衣祚自長洪鐘靈應迦維力金

地千秋家教彰前年繫馬鍾山下靈谷蒲牢張斷瓦云  
是高皇東序鏞金川破後無人打雍正十三年改爲覺  
生寺 御製覺生寺大鐘歌并書之勒石於左一時詞  
臣應制賦詩如鄂剛烈沈文愨周石帆均有賡和之作  
錢穉石清明日登鐘樓詩曾家莊靜叩春林永樂鐘洪  
發敬心佛號銑于無隙地 帝歌鐘銘有元音寶欄十  
二低山翠沙界千秋澹夕陰楊柳遶春成冷節獨於天  
畔數歸禽

全紹衣謂古來受命之主未有如

世祖之仁慈者故臣下多疑以爲佛之後身

謹案 福

陵神功聖

德碑 太祖每定

一城必諄諄戒發

聖祖嘗曰朕生平未嘗妄殺一人大哉斯言乃祈天永  
命之本明思宗碑文出自

世祖御製力言其非亡國之君又爲葬熹宗張皇后並  
致祭焉既賜甲申諸忠廟祀各給田七十畝于其家又

賜史闕部之母宅廩以終其身嘗有稱故明廢陵者  
聖祖斥曰彼身爲天子誰其廢之其平賦篇云昔明增

遼餉驟至八百萬未裕邊防反成寇患暫累吾民豈知  
滋蔓 暫累吾民一年明 乃有真天子應期而生十三戎

甲所向無堅城曰朕知天意將蘇疲氓

章皇入關授之元輔首收圖籍祛茲疾苦惟正有舊章  
以告大府民惟邦本斯王政之先所以受命夫豈偶然  
本支百世何必更卜年東南重征相承累代史賈以來  
繭絲爲害烈烈

憲皇蠲除清汰世世有仁君以覆我窮黎三江五湖草  
木盡酣嬉前史食貨志似此者希按范文肅本傳師入  
北京收諸曹冊籍布文告給軍需事無巨細咸與議明  
季賦額屢增籍皆燬於寇惟萬曆時故籍存或欲於直  
省求新冊文程不可曰即此爲額猶恐病民豈可更求  
哉自是天下田賦悉照萬曆年開例徼民獲蘇息雍正

雪橋詩話卷五

矣求恕齋

三年奉旨蠲免蘇州府額徵地丁銀三十萬兩松江府  
十五萬兩從管理戶部事務怡賢親王等所請亦由西  
田相國於康熙季年密爲陳奏早契聖心也謝山 三  
后聖德詩十二篇皆能識其大者選家顧不之及何耶  
徐伯鈺吏部炎嘗選唐宋諸家詩朱子穎贈詩云先生  
閉戶與誰親白首青燈夢古人獨取變風扶正始別裁  
偽體識清真大文糟粕存天地元氣淋漓泣鬼神幾輩  
精誠未磨滅九原心事宛如新禮恭親王嘗師事之誠  
正堂稿讀崑山先生詠物效顰詩書後云西子默不言  
堪配王秋柳嗟此調鼎器蓬廬但拙守

朱涵齋官侍衛時與同官黃丹崖劉蓉洲李文紀張雲  
上交誼最篤嘗勸丹崖宜講求經史術以待大用後  
果仕至陝甘總督兼大學士為時名臣涵齋以副都統  
供奉內廷筆墨歷三朝其送丹崖由陝遷兩江云當年  
侍從幾同羣十載聞雞志苦辛大樹將軍髯盡白同輩  
劉蓉  
洲有將軍之稱  
由滇鎮歸老林下三朝畫史醉為鄰彈冠共喜君稱最  
勸學甯忘我亦神聚散如今渾似夢臨歧老眼淚偏真  
子穎送大學士黃丹崖之西軍云殿中舊拜黃金印闔  
外新披錦戰袍萬里長城飛露布三邊朔雪洗旌旄黃  
河天遠洪濤接青海雲開戍堞高聞道平涼已乘勝天

耳橋詩話卷五

李球題

兵昨夜過臨洮乾隆二十五年西征凱宴

高宗御製詩有獨憶儲胥宣力者凱回未見惜斯人之  
句蓋文襄以前一年卒也